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六五・史部・編年類

明通鑑九十卷首一卷目錄二十卷前編四卷附編六卷(卷十九至卷六十二)〔清〕夏燮撰……………

明通鑑卷十九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變編輯

紀十九 起柔兆敦牂盡彊圍協洽凡二年

宣宗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

宣德元年春正月丙申朔御奉天殿受朝不舉樂 癸卯享太廟 甲辰南京地震 丁未大祀南郊 癸丑

赦死罪以下令運糧宣府自贖 己未遣吏部侍郎黃宗載十五人清理天下軍伍初仁宗時興州左屯衛軍

范濟言衛所勾軍州縣多不以實無丁之家誅求不已

明通鑑卷十九

有丁之戶行賄得免仁宗謂尙書張本日軍伍不清弊

多類此至是上即位諭兵部曰朝廷於軍民如舟車任

載不可偏重有司宜審實無混遂有是命自後遣京卿

給事中御史以爲常時宗載奉使至浙江 是月詔大

學士金幼孜起復幼孜乞歸省母至是母卒遂奪情

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或言其藉以窺伺朝廷上曰

吾惟推至誠以待之耳乃以諒陰却不受 既國諸書載漢王獻燈事

蓋說朝廷也明史 二月戊辰祭社稷丁丑耕藉田

本紀不載今增入 戊寅南京復震 不書五 行志云是年南京地震者九則

又不止正二兩 丙戌謁長陵獻陵丁亥還宮 是月

盡除開荒田逋稅時巡按山西御史張政上言民人先

有逃徙荒廢田土逋負稅糧近奉詔赦宥令其復業所

有積逋悉予蠲免歡騰遠邇莫不來歸臣見山西民人

多復愁沮緣初逃時有司懼罪未申戶部無從開豁今

來歸將復徵之恐又逃徙上謂夏原吉曰大赦之後何

逋不除豈可謂初未申聞便要徵納其卽下有司悉予

蠲免 三月己亥征夷副將軍陳智都督方政討黎利

于茶籠州敗績先是茶籠陷智等擁兵不救賊勢益熾

尋陷諒山知府易先力竭自經死之迨智等奉救切責

始與政帥兵薄可留關爲利所敗遂至茶籠又敗政勇

而寡謀智懦而多忌素不相能而山壽專招撫逗留又

安不救是以屢敗 既國紀事本末典彙書茶籠諒山先

去年之冬惟易先死無月日可 癸丑進行在禮部侍

郎張瑛兼華蓋殿大學士直文淵閣瑛以東宮舊恩起

用然善承風旨雖參機務委蛇受成而已 夏四月乙

丑詔授成山侯王通爲征夷將軍充總兵官都督馬瑛

爲參將討黎利于交趾仍命尙書陳洽參贊軍務平安

伯李安寧交趾都司事陳智方政俱奪職充爲事官從

通立功自贖 是月呂震卒以胡濙爲行在禮部尙書

時京師仍稱行在也震爲人佞諛傾險然有精力能疆

明通鑑卷十九

記才足以濟其為人嘗兼三部事奏牘益多皆自占奏情狀委曲背誦如流故歷事三朝雖不見重亦竟以功名終漢以仁宗改元召為行在禮部侍郎上書陳十事力言建都北京非便請還南京省南北轉運供億之煩帝皆嘉納既聞其嘗有密疏疑之不果召轉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祭酒上即位仍遷禮部左侍郎至是來朝留之行在禮部遂進尚書 上以載籍所記前代外戚及臣下善惡足為鑒戒乃採其事製外戚事鑑歷代臣鑑至是書成頒賜外戚及羣臣論曰朕惟治天下之道必自親親始至文武諸臣亦欲同歸于善前事之不忘

明通鑑卷十九

三

後事之師也故于暇日采輯其善惡吉凶之迹彙為是書以示法戒其擇善而從以保福祿並手自製序頒之 五月甲午朔錄囚論三法司曰古者孟夏斷薄刑出輕繫仲夏拔重囚益其食所以順時令重人命也祖宗時遇隆寒盛暑必命法司錄囚今天氣嚮炎不分輕重悉繫之非欽恤之道其即量輕重區別之務存平恕毋致深刻 丙申詔赦交趾黎利許自新時渠魁未平小寇蠶起美留潘可利助逆而宣化周莊太原黃菴等結雲南甯遠州紅衣賊大掠上敕黔國公沐晟勦甯遠又發西南諸衛軍悉赴交趾受王通節制通未至而黎利

復犯清化于是下詔赦利罪許以降者仍授官職又停採辦金銀香貨冀以弭衅初茶籠之陷也上責智等期以來春平賊召楊士奇楊榮于文華殿上曰昨諭榮昌伯等赦已行朕有一言獨與卿二人知之昔在南京皇考曾與朕言太祖定天下安南最先歸化黎氏篡陳法所必討求陳氏之後不得故郡縣其地若陳氏尚有後立之猶是太祖之心而一方亦得安靜此語藏之朕心未嘗忘士奇榮對曰永樂三年初征黎賊凡誥赦皆臣等親承面命聖志惓惓在于興滅繼絕上曰其時朕雖

明通鑑卷十九

四

三二年内朕必行之及茶籠再敗敕王通等既出一日上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及士奇榮侍上曰交趾自建郡縣以來用兵無甯歲昨遣將出師朕反復思之欲如洪武中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卿等以為何如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二十年之功棄于一旦臣等以為非是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交趾唐虞三代俱在荒服之外漢唐以來雖為郡縣叛服不常漢元帝時以賈捐之議罷珠厓郡前史稱之元帝中主猶能布行仁義況陛下父母天下與此豺豕較得失耶上領之至是遂有赦利之詔

王寅册孫氏爲貴妃初妃父忠任永城縣主簿皇太后母彭城伯夫人故永城人時時入禁中言忠有賢女遂得入官方十餘歲文皇命今皇太后育之已而上婚詔選胡氏爲妃而以孫氏爲嬪及上卽位孫氏有寵至是遂封爲貴妃故事皇后金寶金册貴妃以下有册無寶上特請于太后製金寶賜焉貴妃有寶自此始 丙午

明通鑑卷十九

五

孝若致傷生其罪尤大況太祖時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竝救禮部仍著之律 六月行在刑部都察院奏南京輕重錄囚俱解赴行在道中凶故者多况其囚已經大理寺審允又赴行在則複矣宜令南京刑部都察院除軍民職官命婦犯輕重罪及旗軍校尉力士餘丁犯徒流死罪皆監候奏請其餘皆就地依律決遣從之 秋七月癸巳京師地震 乙未免山東夏稅時山東旱無麥也 己亥諭六科給事中凡中官傳旨必覆奏始行時中官有傳旨徑行者命下法司治之遂有是諭

王子罷湖廣採木時湖廣發民運糧調軍征討會遇旱災民皆艱食工部勘合採杉松大材七萬株巡按御史劉鼎貫奏請罷役從之尙書吳中請罷其半不許是月巡按御史李驥奏請變通薊州軍戶畜馬初以薊州之東地廣草肥宜畜牧令永平衛軍人牧牝馬一兩歲責納一駒免其他役後軍士調發既多畜者皆老幼殘疾之人一人有畜至二三十匹者責駒既難種馬亦耗宜分給諸衛馬少者均養之詔從其議 自六月至是月江水大漲襄陽穀城均州鄖縣綠江民居漂沒者半又黃汝二水溢渰開封十州縣及南陽汝州河南嵩

明通鑑卷十九

六

縣始立內書堂教習內官監也初洪武間太祖嚴禁宦官毋得識字後設內官監典簿掌文籍以通書算小內史爲之又設尙寶監掌御寶圖書皆僅識字不明其義及永樂時始令聽選教官入內教習之初上卽位下詔求直言有湖廣叅政黃澤上書言十事其言遠變倖曰刑餘之人其情幽陰其慮險譎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大巧似愚一與之親如飲醕酒不知其醉如噬甘腊不知其毒寵之甚易而遠之甚難古者宦寺不使典兵于政防患于未然也涓涓不塞將爲江河漢唐已事彰彰可監上雖嘉嘆不能用至是開書堂于內府改刑部主

事劉紳為翰林修撰專授小內使書選內使年十歲上  
下者二三百人讀書其中其後大學士陳山亦專是職  
遂定翰林官四人教習以為常自此內官始通文墨司  
禮掌印之下則秉筆太監為重凡每日奏文書自御筆  
親批數本外皆秉筆內官遵照閣中票擬字樣用硃筆  
批行遂與外廷交結往來矣致墨設內書堂事明史本紀不載三編輯覽特書之  
于是平之七月据寶錄也 八月壬戌漢王高煦反初  
高煦之國樂安未嘗一日忘反及仁宗崩上即位賜高  
煦及趙王祝它府特厚高煦日有請皆曲徇其意由是  
益自肆乃遣其親信枚青等潛至京師約英國公張輔

明通鑑卷十九

七

為內應輔執之以聞時高煦已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  
又散弓刀旗幟于衛所盡奪旁郡縣畜馬立五軍四哨  
部署已定偽授指揮王斌知州朱恒長史錢巽千戶盛  
堅典仗侯海教授錢常等為太師尙書都督侍郎等官  
其餘各以差授職議先取濟南然後犯闕御史樂安李  
潛以父憂家居高煦遣人招之不往變姓名間道詣京  
師上變上猶不忍加兵遣中官侯泰賜高煦書泰至高  
煦盛兵見泰南面坐大言曰靖難時非我出死力不得  
至是太宗輕聽讒言削我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徒以金  
帛餌我今上動以祖制繩我我安能鬱鬱久居此尋以

兵馬軍器示泰觀之曰以此橫行天下可也歸報爾主  
亟納奸臣夏原吉等來徐議我所欲泰懼不敢言歸亦  
不敢以實對錦衣官從泰往者具陳其狀上怒已而高  
煦遣百戶陳剛進疏更為書與公侯大臣多所指斥上  
歎曰漢王果反矣初議遣陽武侯薛祿往討之夜召諸  
大臣入屏左右密語大學士楊榮首勸上親征曰彼謂  
陛下新立必不自行今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  
濟時英國公張輔在侍奏曰高煦素懦願假臣兵二萬  
禽獻闕下原吉曰獨不見李景隆已事邪臣昨見所遣  
將命下即色變退語臣等泣臨事可知且兵貴神速卷

明通鑑卷十九

八

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榮言是也議遂決 癸  
亥召鄭亨陳英自大同永平還 丙寅宥武臣殊死以  
下五百二十人罪復其官丁卯釋軍士徒罪以下令從  
軍自贖 己巳諭諸將親征詔鄭王瞻埈襄王瞻埈居  
守廣平侯袁容武安侯鄭亨大學士黃淮尙書黃福等  
協守又敕遣指揮黃謙同平江伯陳瑄帥兵防淮安勿  
令賊南走 辛未車駕發京師命薛祿等率兵二萬為  
先鋒少師鸞義少傅楊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楊  
榮太常卿楊溥扈行 癸酉車駕過楊村馬上顧從臣  
曰度高煦計安出或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巢

窟或曰彼昔請居南京今必引兵南下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衛軍家屬皆在樂安肯棄之南走乎高煦外疆而中怯敢反者輕朕年少新立必不肯親征他將之來以甘言厚利誘之僥事成事今聞朕來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卽禽矣丙子發哨騎二百前行戊寅獲樂安歸正人言高煦初約靳榮取濟南山東布按二司覺之防榮不得發又有進計言引精兵取南京者衆以家在樂安不從初聞陽武侯等進兵攘借喜曰此易與耳及聞親征始懼上厚賞之給榜令還樂安諭其衆仍遣高煦書曰朕惟張敖失國本之貫

明通鑑卷十九

九

高淮南受誅成于伍被今大師墜境王出倡謀者禽以獻朕與王削除前過恩禮如初自古小人事藩國欲因之以圖富貴事如不成則又反噬以圖苟安王如執迷不悟大軍旣至一戰成禽又或麾下以王爲奇貨縛之來獻朕雖欲保全不可得矣其審圖之 庚辰薛祿等前鋒至樂安高煦約以詰朝出戰祿馳報上令大軍募食兼行夜分至陽信縣一時陽信吏人皆入樂安城無來朝者辛巳駐蹕樂安城北大軍壁其四門賊乘城舉炮大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兇惡諸將請卽攻之上不許仍以書諭高煦不報又以敕繫矢射城中諭

逆黨禍福于是城中人多欲執高煦以獻者高煦狼狽失據乃密遣人詣行幄願假今夕訣妻子卽出歸罪上許之王午移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固止之曰甯一戰死毋爲人所禽高煦始斌等復入宮潛從間道出見上羣臣請正典刑不允以劾章示之高煦頓首言臣罪萬萬死惟陛下命上令高煦爲書召諸子皆至餘黨悉就禽赦城中罪凡脅從者皆不問癸未改樂安曰武定州命薛祿及尙書張本填撫之乙酉遂班師 庚寅駐蹕獻縣之單橋大學士陳山迎駕山見上言趙王與高煦共謀逆已久宜移兵彰德禽之否則趙王反側

明通鑑卷十九

十

不自安異日復勞聖慮楊榮亦從中贊決惟楊士奇不可曰事富有實天地鬼神可欺乎榮厲聲曰汝欲撓大計邪今逆黨皆云趙實與謀何謂無辭士奇曰太宗皇帝三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其無罪者宜厚待之疑則防之使無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意時惟楊溥與士奇合約入諫閣者不納上尋召蹇義夏原吉入二人以士奇言白上上亦初無罪趙王意移兵事得寢 九月丙申車駕還京師 戊戌法司鞠高煦同謀者詞連趙王高燧晉王濟熿命勿問時戶部主事李儀請劾趙王護衛尙書張本亦以爲言上召士奇諭

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陛下當保全之毋惑羣言上曰吾欲封羣臣章示王令自處何如士奇曰善更得一璽書幸甚于是遣廣平侯袁容都御史劉觀至趙齋書示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上書謝恩明年復獻護衛由是言者始息上待趙王日益親而薄陳山謂士奇曰趙王所以全卿力也賜之金幣 庚子廢高煦爲庶人錮于西內築室居之曰逍遙城王斌朱恒等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爲民天津山東諸都指揮以預謀誅死者六百四十餘人餘皆戍邊上親製東征記書其事明不得已而

明通鑑卷十九

十一

用兵也 冬十月戊寅釋李時勉于獄復以爲侍讀初時勉以諫先帝受扶瀕死既下獄與錦衣千戶某有恩千戶適蒞獄密召醫療以海外血竭得不死仁宗之大漸也謂夏原吉曰時勉廷辱我言已勃然怒原吉慰解之其夕帝崩至是有言時勉得罪先帝狀竝及遺言上震怒命使者縛以來朕親鞫必殺之已又令王指揮卽縛斬西市毋入見指揮出端西旁門而前使者已縛時勉從端東旁門入不相值上遙見罵曰爾小臣敢觸先帝疏何語趣言之時勉叩頭曰臣言諒陰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上聞言色稍霽徐數至六事止

上令盡陳之對曰臣皇懼不能悉記上意益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對曰焚之矣上乃太息稱其忠立赦之竝復其官比王指揮詣獄還則時勉已襲冠帶立階前矣 己卯夜大雷雷雨 十一月乙未成山侯王通擊黎利于應平敗績兵部尙書陳洽死之通以九月至交趾會榮昌伯陳智遣都指揮袁亮擊黎利弟善于廣威遂分兵三道犯交州其攻下關者爲都督陳濟所敗攻邊江小門者爲安平伯李安所敗善夜走適通至亦分兵三道出擊參將馬瑛敗賊于清威至石室與通會俱

明通鑑卷十九

十一

至應平之甯橋諸將言地險惡恐有伏宜且駐師覘之通不聽麾兵徑渡人馬行泥淖中不能成列伏四起軍潰遂大敗死者二三萬人通中脇走洽獨躍馬入賊陣創甚墮馬左右欲扶還洽張目叱曰吾爲國大臣食祿四十年報國在今日義不苟生揮刀殺數賊自到死黎利自清化聞之鼓行至清潭攻北江進圍東關通以父真死事封素無戰功朝廷不知其庸劣誤用之一戰而敗心膽俱喪乃陰許爲利乞封而割清化迤南界利悉撤官吏軍民還東關清化知州羅通不從曰不奉朝命而棄土地是賣城也與指揮打忠堅守利移兵攻之不



能下別賊萬餘攻隘留關百戶黃彪等遇害百戶萬琮  
自南門大呼奮擊乃退初利攻又安都督蔡福以糧盡  
降賊賊逼福詣諸城說降至清化通大罵而去福之降  
也其千戶包宣先通于賊脇福竝降之惟指揮僉事周  
安憤甚潛與眾謀俟官軍至爲內應宣覺之以告利利  
收安將殺之安曰吾天朝臣子義不死賊手與指揮陳  
麟躍起奪賊刀殺數人皆自刎死所部九千餘人悉被  
殺甯橋之敗王通詭與賊和而請濟師于朝爲賊所遮  
不得達時何忠爲政平知州會利遣使奉表入謝通乃  
遣忠及副千戶桂勝與偕行以奏還土地爲詞陰令請

明通鑑卷十九

三

兵至昌江中官徐訓泄其謀賊遂拘忠勝臨以白刃二  
人瞋目怒罵不屈竝忠子皆被害上聞治死嘆曰大臣  
以身殉國一代幾人追贈少保謚節愍後上聞安等之  
死亦嘆息如之是月左都御史劉觀等言高煦之黨  
同謀者皆伏法其護衛軍丁居他州者尙多當罪之上  
曰凡先調衛及商販在外者皆不預逆謀其釋之勿窮  
治 十二月辛酉免六師所過地方秋糧 辛未命行  
在刑部都察院錦衣衛三日內悉上所鞠獄囚罪狀上  
親覽決真犯死罪依律連坐以下免死謫戍追贓流徒  
以下運贓贖罪及罰鈔釋免有差凡有免三千餘人

上聞王通之敗大駭乙酉命安遠侯柳升爲征虜副將  
軍充總兵官保定伯梁銘副之都督崔聚爲右叅將尙  
書李慶參贊軍務由廣西進討黎利又命黔國公沐晟  
爲征南將軍總兵官帥興安伯徐亨新甯伯譚忠從雲  
南會之尙書黃福奉使南京陳治之代福也累奏乞福  
還撫交趾至是召福赴闕諭曰卿惠愛交人久交人思  
卿其爲朕再行仍以工部尙書兼詹事領交趾布按二  
司事與升等同行竝敕王通守城練兵俟升至同進  
是歲以錢塘于謙爲監察御史謙生七歲有僧奇之曰  
它日救時宰相也中永樂十九年進士上卽位授御史

明通鑑卷十九

西

奏對音吐鴻暢上爲傾聽尋扈蹕樂安高煦出降上命  
謙口數其罪謙正詞嶄嶄聲色震厲高煦伏地戰慄稱  
萬死上大悅師還賞賚與諸大臣等遂命巡按江西  
于謙授監察御史吾學編系之是年證之明史謙傳謙  
從上樂安還賞賚與諸大臣等遂命巡按江西是謙授  
御史已在前也今  
系于是年之末  
二年春正月庚子大祀南郊 丁未有司奏歲問囚數  
上謂百姓輕犯法由于教化未行命申教化 是月詔  
申明屯田法諭戶部及侍臣曰海內無事軍士量留守  
備餘悉屯種所收足以給衣食則國家可省養兵之費  
然朕以爲立法固善尤在任用得人其令兵部移文所

司選老成軍官提督屯田仍命風憲官以時巡察 南  
京地震 上既命柳升等出師一日御文華殿召楊士  
奇楊榮諭曰前論交趾事蹇義夏原吉拘牽常見昔楚  
子討陳夏徵舒縣陳申叔時以為不可乃復封陳古人  
之服義如此前太宗初定交趾即欲為陳氏立後時廷  
臣不能順承今朕欲承先志但叛賊在所必得稍甯當  
求陳氏立之士奇等對曰此盛德事惟陛下斷自聖心  
上于是益決意罷交趾兵 二月癸亥進行在戶部侍  
郎陳山為本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直文淵閣又進  
禮部侍郎張瑛為本部尚書上雖不重山然以東宮舊

明通鑑卷十九

五

恩故與瑛先後命之 乙丑黎利犯交趾王通擊敗之  
斬其偽太監黎祕及太尉司徒司空等官獲首級萬計  
利破膽遁走諸將請乘勢追之通逗留三日賊知其怯  
復立寨濬濠四出剽掠未幾勢復張 是月上御文華  
殿賜輔臣銀章各一楊士奇曰端方貞靖榮曰方直剛  
正尋又賜尚書蹇義銀章曰忠厚寬宏夏原吉曰含宏  
貞靖國史諸書皆紀賜輔臣四人銀章各一其實蹇夏  
貞靖二人非輔臣也又證之二人傳賜銀章在三年亦  
非同時事今牽連  
茲記仍分別書之 三月辛卯賜馬愉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愉臨胸人自洪武開科惟三十年夏榜賜韓克  
忠弟一人蓋專試北士也是科始分南北中卷取士而

北人預首選亦自此始禮部尚書胡濙請復洪武舊制  
以朔日臨軒策士上曰設科求賢國家大事從之 是  
月敕戒羣臣曰執德以廉為要廉者法之公而政得其  
平治人以仁為本仁者施之厚而下蒙其澤忠以奉國  
敬以勤事古之良臣率由斯道其勗之哉又與夏原吉  
語及古人信讒事曰讒慝之人能變白為黑誣正為邪  
聽其言似忠究其心實險是以舜聖讒說孔子遠佞人  
唐太宗以為國之賊朕于此輩每切防閑不使奸言得  
入在害忠良汲黯正直奸邪寢謀卿等亦宜以為法  
黎利自犯清化不克以昌江為官軍往來要道率眾八

明通鑑卷十九

六

萬餘攻之時上復敕調武昌成都護衛中都留守及各  
省都司行都司兵凡三萬五千人從柳升沐晟征討而  
賊勢方熾道路梗絕奏報不通傳聞昌江被圍急上敕  
升等亟進援而賊懼大軍將至攻之益力夏四月庚申  
利陷昌江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劉順及中官馮智皆  
死之任等守昌江凡九月餘賊知不能克乃逼降將蔡  
福招任降任於城上大罵曰汝為大將不能殺賊反為  
賊用狗彘不食汝餘發礮擊之賊擁福去大集兵象飛  
車衝梯薄城環攻任與顧福帥精騎出城掩擊燒其攻  
具賊築土山臨射城中鑿地道潛入城任福隨方禦之

誓以死守而諸將率觀望不援至是城陷任福猶帥死  
士三戰三敗賊賊驅象大至不能支皆自刎死智及順  
亦先後自經城中軍民婦女不屈死者數千人時諒江  
被圍亦九月知府劉子輔與守將集民兵死守與昌  
江先後同陷子輔曰吾義不汙賊刃自縊死一子一妾  
皆死因閱明史本紀是月庚申黎利陷昌江都指揮李  
之陳洽傳利死昌江李任福劉順馮智四人皆以守  
昌江抗節死時劉子輔為諒江知府與昌江先後陷子  
輔與一子一妾皆死之是子輔乃諒江知府守諒江而  
死者明史紀但書知府不書諒江同人之李任等四人  
之列蓋牽連並記耳今甲子晉王濟熿有罪廢為庶  
人初濟熿不與美圭田又聞朝廷賜濟熿王者冠服及

明通鑑卷十九

它賚予益怨望仁宗崩不為服使寺人代臨幕中廣致  
妖巫為詛呪不輟上即位密遣人結高煦謀不軌甯化  
王濟煥恭王第五子也上告變比禽高煦又得濟熿交  
通書上皆不問而濟熿所遣使高煦人懼罪及走京師  
首實內使劉信等告濟熿擅取屯糧十萬餘石欲應高  
煦竝發其宮中事皆實召至京廢為庶人幽之鳳陽同  
謀官屬及諸巫悉論死 己巳王通許黎利和為進表  
及方物通自甯橋之敗志氣沮喪舉動乖張賊圍交州  
久雖獲城下一勝終不敢出昌江諒江既陷賊遂并力  
以攻交州通益恒懼度柳升師雖出未能猝至道路多

梗會利遣人請和願上表謝罪通欲許之集眾議按察  
使楊時習曰奉命討賊與之和而擅退師何以逃罪通  
厲聲叱之眾莫敢言遂以利書聞遣人偕利使至京  
五月癸巳命陽武侯薛祿佩鎮朔大將軍印充總兵官  
督師防護糧餉赴開平時備禦都指揮唐銘等屢奏寇  
出沒邊境故也銘等又言孤城荒遠薪芻竝難猝遇寇  
至別無應援請添官軍神銃守備下英國公張輔及羣  
臣議皆以為添軍則餽給愈難宜准祿初奏于獨石築  
城立開平衛以開平備衛家屬移于新城且耕且守而  
以開平及所調它衛官軍選其精壯分作二班每班一

明通鑑卷十九

千餘人更代于開平舊城備哨新城守禦官軍不足者  
暫于宣府及附近衛分酌量添撥候發罪囚充軍代還  
仍敕祿于防護糧餉之餘相宜區畫築城安恤以次集  
事上命俟秋成後為之 己亥奉仁宗昭皇帝神主祔  
太廟 丙午上親錄囚襍犯死罪皆就徒徒流笞杖論  
輕重罰工因謂侍臣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彼能因  
事改過即為善良若怙終不悛終亦不免又曰唐太宗  
號稱明君除斷蹤法禁鞭背而悔殺張蘊古帝王用刑  
不可不慎 是月吏部上言自永樂十九年迄今遣回  
庶官四千三百餘人居鄉多不循分持官府短長請悉

召至京考驗才能可用者以次銓叙否則罷為民從之  
 六月戊寅錄囚 秋七月己亥黎利復陷隘留圍  
 巨温時鎮遠侯顧興祖擁兵在南甯不援桂林中衛指  
 揮徐麒與南甯千戶蔡顯守巨温將吏多棄城遁麒與  
 顯猶帥疲卒固守城陷皆死無一降者上聞之詔逮治  
 興祖至京師明史本紀七月己亥黎利陷隘留圍  
復級陷隘留圍顯帥時在南甯擁兵不救敵下  
錦衣據此則陷隘留圍顯帥時在南甯擁兵不救敵下  
傳即温被圍將吏皆棄城遁惟桂林中衛指揮使徐麒  
與南甯千戶蔡顯帥疲卒固守城陷皆死無一降者今  
據傳補出顯帥温及徐 庚子錄囚 辛丑四川松潘  
 蠻叛詔都督同知陳懷充總兵官帥師討之初四川巡

明通鑑卷十九

九

按御史奏松潘衛所轄阿用等寨蠻寇擁眾萬餘傷敗  
 官軍請討之上意邊將必有激之者已而四川都司奏  
 至言番本無叛意因千戶錢宏聞調發松潘官軍往征  
 交趾憚行詭言番寇至當追捕以冀免調又領軍突入  
 番族逼取牛馬致番人忿怨又脅以大軍將致討番眾  
 驚潰遂約黑水生番為亂上命逮宏等而責諸司怠玩  
 邊務亟捕諸傷官軍者遣都指揮僉事蔣貴往同松潘  
 指揮吳璋招撫番寇令調附近諸衛軍二萬人以行時  
 賊已圍松潘城殺指揮陳傑聚眾五萬焚上下四關及  
 諸屯堡又分兵圍威茂疊溪諸衛所官軍屢戰皆敗出

掠絲竹諸縣鎮撫侯璉死之蜀王遣護衛官校七千人  
 來援事聞上乃詔懷與貴合師進討茲覈諸將之貪淫  
 玩寇者以聞 丁未鎮朔將軍薛祿敗北寇于開平時  
 祿巡邊還駐宣府鹵犯開平無所得而退去城三百餘  
 里祿帥精兵晝伏夜行三夕至縱輕騎蹂敵營破之生  
 禽鎮撫百戶等十二人獲馬八百餘匹牛羊四千餘頭  
 師還鹵躡其後祿縱兵奮擊又敗之虜由是遠遁 是  
 月令官吏軍民入米贖罪定襍犯死罪至笞四十分十  
 等納米百石至二石有差納者皆減死罪徒流以下悉  
 免惟無力納米者雖笞杖久繫不釋御史鄭道甯張純

明通鑑卷十九

十

等奏言軍儲倉拘繫罪囚無米輸納自去年二月至今  
 死者九十六人請以罪輕者免其追繫發所隸州縣遣  
 還從之 八月甲子大學士黃淮以疾乞致仕許之淮  
 歷事三朝所獻替皆嘉納然量頗隘同列有小過輒以  
 聞或謂解縉之謫淮有力焉上亦以此疎之然以舊臣  
 故恩禮勿替仍賜錢萬貫遣歸 免兩京山西河南州  
 縣水旱被災稅糧 是月以戶部侍郎郭敦為本部尚  
 書尋奉詔巡撫陝西明年五月召還復任 上聞諸司  
 於朝廷所下寬恤詔令往往沮格不遵行諭曰朝廷治  
 天下以信為本朕每下一詔令必預度可行可守而後

發有司沮格致朝廷失信于民不忠孰大焉其嚴禁之  
有沮格者治以罪 九月壬辰錄囚 乙未安遠侯柳  
升師次交趾進軍倒馬坡遇伏死之升奉命久俟諸軍  
集至是始抵隘留關黎利已與王通有成言乃僞爲國  
人書詭稱陳氏有後請升罷兵立陳氏裔主其地升得  
書不做封遣人奏聞時賊于官軍經處緣途據險列柵  
拒守官軍連破之抵鎮夷關升以賊屢敗易之郎中史  
安主事陳鑑言于參贊尚書李慶曰柳將軍詞色皆驕  
驕者兵家所忌賊或示弱以誘我未可知也防賊設伏  
種書告誡甚切公宜力言之時慶與保定伯副總兵梁

明通鑑卷十九

三

銘皆病甚慶強起爲升言之都事潘禮亦勸升持重廣  
偵探引甯橋事爲戒升不爲意進薄倒馬坡與百餘騎  
先馳渡橋橋遽壞後隊不得進伏四起升陷泥淖中中  
鏢死從者皆沒其夕銘病卒明日慶亦卒又明日左軍  
都督僉事崔聚帥兵至昌江賊來益衆官軍殊死鬥賊  
驅象大至陣亂聚力戰被執賊百計降之不屈死官軍  
或死或走無一降者安鑄禮及主事李宗昉皆死之  
據明史柳升傳言升進軍至倒馬坡一時同陷而死者  
有崔聚陳鑑史安李宗昉潘禮而是一時副總兵梁銘及  
參贊軍務李慶皆以病死明史稿統系之死事非也  
惟明史書法詳明本紀是月書云乙未柳升師次倒馬  
坡遇伏戰死是日保定伯梁銘卒丙申尚書李慶病卒  
師大潰參將崔聚郎中史安主事陳鑑李宗昉死之與

升傳台三編亦據明史升傳并補出都事潘禮勸升持  
重升不爲意師潰禮亦死之今據明史升傳參之三編  
補入黃升質直寬和善撫士卒勇而寡謀遂及于敗  
升既敗沐晟師至水尾縣不得進引兵還王通孤軍援  
絕遂決意棄交趾矣 是月工部尚書黃福行抵交趾  
聞柳升敗沒退至雞陵關爲賊所執欲自殺賊至是始  
知爲福相與羅拜下泣曰公文民父母也公不去我曹  
不至此力持之黎利聞之曰中國遣官吏治交趾使人  
人如黃尚書我豈得反哉遣人馳往守護餽白金餼糧  
肩輿送出境至龍州福悉取所遺歸之官乃還 冬十  
月戊寅王通以交趾界黎利大集官吏軍民出城爲壇

明通鑑卷十九

三

與利盟約退師先是利上柳升書其畧言高皇帝龍飛  
安南首朝貢特蒙褒賞賜以玉章後黎賊篡弑太宗皇  
帝興師討滅求陳氏子孫陳族避禍方遠竄故無從訪  
求今有遺嗣焉潛身老嫗二十年本國人民不忘先王  
遺澤已訪得之儻蒙轉達肅宸循太宗皇帝繼絕明詔  
還其爵祀匪獨陳氏一宗實繼邦億萬生靈之幸至是  
通與利盟復教利僞爲陳曷謝表稱臣曷乃先王頃三  
世適孫其餘詞意與利書畧同遂遣官偕利使奉表及  
方物進獻通既與利和因宴利遣以錦綺利以重貨賂  
通通不俟朝命遂擅許之 十一月鴻臚寺進柳升封

上黎利書上頌之越日王通上陳曷謝表亦至上心知其詐然欲藉此息兵乃以書表示廷臣集議張輔曰不可許唯益發兵討此賊臣請任之蹇義夏原吉亦言許之無名徒示弱天下而楊士奇楊榮知上厭兵且屢有欲棄交趾語因力言陛下卹民命以綏荒服不為無名許之便于是朝罷出曷表示文武羣臣曰論者不達止戈之義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何恤人言尋命擇使交趾者義薦伏伯安有口辯士奇曰言不忠信雖蠻貊之邦不可行伯安小人往且辱國上是之乙酉命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為正使右通政黃驥鴻臚卿徐永達為副使齎詔撫諭安南人民赦黎利罪令具陳氏後人之實以聞敕召王通馬瑛及三司衛所府州縣官吏盡撤軍民北還 乙未皇長子生上年三十

明通鑑卷十九

三

胡皇后未有子又善病孫貴妃有寵乃陰取宮人子為己子上以長子生大喜寵貴妃有加己亥大赦天下免明年稅糧三分之一 十二月丁丑振陝西饑諭戶部尙書夏原吉曰昨聞關中旱饑已命有司發廩又命卿出京庫布帛往振之此皆朝政闕失所致因作詩志愧卿亦當與朕同憂也時戶部奉詔給絹布凡十五萬疋是月王通不俟詔至輒令太監山壽與陳智等由水

路還欽州而自帥步騎還廣西至南甯始以上聞自交趾內屬者二十餘年前後用兵數十萬餽餉至百餘萬轉輸之費不預焉至是棄去官吏軍民還者八萬六千餘人其陷于賊及為賊所殺者不可勝計天下舉疾通棄地殃民而上不怒也 是年南京地凡十一震列明史五行志宣德元年南京地震者九二年春復震者十三編則于二年正月書南京地震目云是年凡十一震按三編本之實錄今據之

明通鑑卷十九

三

明通鑑卷二十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二十起者雍濬灘盡上章施茂凡三年

宣宗皇帝

宣德三年春正月甲午大祀南郊 丙申都督陳懷平

松潘叛蠻懷初至臬錢宏于軍中以徇尋率諸軍連敗

賊于牂峯葉棠關奪永鎮等橋復疊溪撫定祁命等

十族又招降渴卓等二十餘寨松潘遂平 是月命都

督僉事山雲佩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填廣西列異明史本紀

不載證之雲傳言宣德二年柳慶蠻韋朝烈等掠臨桂諸縣時鎮遠侯顧興祖以不救邱溫被逮公侯大臣舉

明通鑑卷二十

雲帝亦自知之三年正月命佩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

往鎮據此則柳慶蠻之叛在二年因顧興祖被逮延臣

薦雲代之乃有三年正月之命三編系雲填廣西于去

年之七月蓋因柳州蠻叛及興祖被逮牽連並記耳今

摺明史雲傳統系初廣西柳州慶遠蠻韋萬黃章朝傳

等聚眾劫殺為民害詔鎮遠侯顧興祖討之興祖以不

救交趾被逮公侯大臣舉雲廉勇有智畧遂有是命時

賊方寇掠臨桂諸縣聚眾保山顛山峻險挂木于藤壘

石共上官軍至輒斷藤下木石無敢近者雲夜半束火

牛羊角以金鼓隨其後驅向賊賊謂官軍至亟斷藤比

明木石且盡眾謀而登遂盡破之南安廣源諸蠻悉先

後下之尋築四城九堡傳舍九十餘區廣西自韓觀卒

後諸蠻漸橫雲至始惴服 二月戊午立皇長子祁鎮

為皇太子皇子生之八日羣臣即上表請立為太子皇

后亦數上表請早定國本孫貴妃伴驚曰后病痊自有

子吾子敢先后子邪上不允至是遂立于是胡皇后始

請遜位 丁卯上奉皇太后游西苑登萬歲山奉觴上

壽 是月御製帝訓凡二十五篇曰君德奉天法祖正

家睦親仁民經國勤政恭儉儆戒用賢知人去邪防微

求言祭祀重農興學賞罰黜陟恤刑文治武備御夷藥

餌至是成上自為之序復題其後以詔子孫 三月癸

未廢皇后胡氏立貴妃孫氏為皇后先是上欲廢后召

明通鑑卷二十

張輔養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論之曰朕年三十未有

子今幸貴妃生子母以子貴古亦有之但中宮宜如何

處置因舉中宮過失數事榮曰舉此廢之可也上曰廢

后有故事不義曰宋仁宗降郭后為仙妃上問輔原吉

士奇何無言士奇對曰中宮母儀天下羣臣子也子豈

敢議廢母輔原吉依回其問曰此大事容臣等詳議以

聞既退榮義語原吉士奇曰上有志久矣非臣下所能

止原吉曰但當議處置中宮士奇意亦動明且上御西

角門問議云何榮懷中出一紙列中宮過失二十事上

覽二三事輒艱然變色曰曷嘗有此官庶無神靈乎士

奇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後亦甚悔願陛下慎之一日上獨召士奇至武英殿屏左右問處置中官事對曰皇后今有疾因其有疾而導之辭讓則進退以禮上俞之乃令后上表辭位退居長安宮賜號靜慈仙師貴妃遂得立 壬辰錄囚是月上召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從游萬歲山命乘馬登山周覽賜登御舟泛太液池上指御舟曰治天下猶此舟矣利涉大川卿等之力也遂賜宴于西苑是時上方勵精求治諸大臣同心輔政海內漸臻治平上乃仿古君臣豫遊事每歲首許百官旬休

明通鑑卷二十

三

選勝宴樂上亦時游西苑諸學士皆從賦詩廣和從容問民間疾苦朝野傳為盛事 阿嚕台遣使四百六十人來朝貢馬及方物是時阿嚕台數敗于衛喇特部曲離散率其屬東走烏梁海駐牧邊塞雖歲修職貢不過窮蹙求撫而衛喇特自此益強 夏四月癸亥詔凡官民建言章疏尙書都御史給事中會議以聞論曰致治之道莫先于廣言路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生休戚臣民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古人謂明主視天下猶一堂滿堂飲酒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座不樂若令天下有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實為君德之累今後有建言民瘼者卿

等勿諱 是月吏部尙書蹇義奏裁內外冗員從之未幾巡撫浙江熊概請增設杭嘉湖管糧布政使上曰糧稅自有常朕方裁抑冗濫古人言省事不如省官不許 閏月壬寅錄囚 免山西平陽府屬八州三十三縣旱災稅糧會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民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萬餘口有司遣逐死乞者多上謂尙書夏原吉曰昔富弼知青州民間居處飲食醫藥皆為區畫山林湖泊之利與民共之所活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甲辰詔各布政使及府縣官加意撫綏隨所在發倉廩振之有捕治者罪之

明通鑑卷三十

四

庚戌王通等至京文武諸臣交劾其喪師棄地請賞之法又言山壽曲護叛賊馬騏激變交民廷鞫皆具服詔與陳智馬瑛方政及布政使弋謙俱論死下獄籍其家自通外壽騏罪尤重而謙實無罪皆同論時議非之廷臣復劾沐晟徐亨諱忠逗留及喪師辱國罪上皆不問亦無意誅通等長繫待決而已時顧興祖至亦下獄五月壬子李琦羅汝敬自交趾還黎利遣使奉表謝恩詭稱曷於正月物故陳氏子孫已絕國人推利守其國請俟朝命上亦知其詐不欲遽封也 辛酉錄囚 己巳復遣羅汝敬徐永達等齎敕諭利及安南國人令再



訪陳氏後并盡還官吏人民及其眷屬 辛未贈卹交  
陞死事諸臣先是交陞布政使弋謙以都指揮同知李  
任等十二人死事聞上惻然曰大丈夫爲國固當殺身  
成仁舍生取義任等可謂無愧矣各加贈官予誥賜祭  
十二人者李任顧福劉順徐麒周安蔡頤何忠桂勝易  
先劉子輔及中官馮智凡得贈卹者十二人惟陳麟以  
嘗與朱廣開門納賊死不掩過故不及 壬申免北京  
被災夏稅時真定順德廣平所屬州縣有司奏自去年  
十月至今年夏不雨麥無秋故有是命 是月黎利送  
還官吏百五十七人蔡福等與焉初黎利攻义安福與

明通鑑卷二十

五

都指揮朱廣薛聚于瓚指揮魯貴于戶李忠等不戰而  
降福又教賊造攻具以攻東關時有官軍九千餘人欲  
焚賊營福告賊賊盡殺之遂進攻昌江等城又爲賊徧  
說諸城降至是福與廣等六人至京師鞫之服罪皆棄  
市籍其家 交陞之役土官之被脅降黎利者甚衆亦  
有助官兵討賊及擣義自拔來歸者永樂十七年四忙  
土官之役交陞人陳汝石朱多蒲從方政討賊深入陷  
陣死之又陶季容者世爲水尾土官交陞內屬以爲土  
知縣歷歸化知州遷宣化府同知上即位之元年季容  
遣所部阮執先等追賊爲賊所獲令執先還招季容脅

以兵不爲動上聞之擢宣化知府降救獎勞賊復遣人  
誘季容季容執以送沐晟而導官軍敗賊于水尾王通  
乘交陞季容帥官屬入朝又有陳汀者古雷縣千夫長  
數從方政擊賊有功政信倚之王通棄地汀北行爲賊  
所得授以官令守交州東關汀不從挈其家九十餘人  
從間道走賊追之家屬盡陷汀獨身入欽州上嘉其義  
以爲指揮厚賚之他若土官阮世甯阮公庭皆不願從  
利帥所部來歸乞居龍州陳州之地土命有司加意撫  
卹資糧器用悉給之均據明史王通傳增入 下刑部  
尙書金純于獄先是純有疾上命醫視療稍間免其朝

明通鑑卷二十

本

參俾護疾視事會暑救法司理滯囚純數從朝貴飲爲  
言官所劾上怒曰純以疾不朝而燕于私可乎命繫錦  
衣獄既念純老臣釋之落太子賓客尋命致仕 廢汝  
南王有燭新安王有燭爲庶人有燭有燭及祥符王有  
燭皆周定王櫛之庶子也櫛薨世子有燭嗣有燭數許  
其過上爲書諭之有燭與有燭詐爲有燭與趙王高燧  
書繫箭上置彰德城外詞甚悖都指揮王友得書以聞  
詔逮友訊無跡召有燭至曰此必有燭所爲訊之具服  
有燭少與高煦善建文中嘗誣定王反文皇即位定王  
請誅之帝不忍徙之大理定王老始歸有燭喜食人肝

腦薄暮伺人于門掠而殺之日未哺邸前行跡為斷至是亦鞠服竝削爵宥有熇勿問 六月丙戌免陝西西安延安鞏昌所屬四州十四縣被災稅糧旱故也 丁未遣都御史劉觀巡視河道先是上朝罷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至文華門諭曰祖宗時朝臣謹飭年來貪濁成風何也士奇對曰永樂末已有之今為甚耳榮曰永樂時無踰方賓上問今日誰最甚者榮對曰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效之御史奉巡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上曰然尋有是命是月下工部尚書吳中于獄中以官版木石遺中官楊

明通鑑卷二十

七

慶作私第甚宏壯上登皇城望見之問左右得實遂繫獄尋釋之落少保奪俸一年 秋七月戊辰錄囚 是月甯王權請乞南昌近郭灌城鄉土田不許 以通政使顧佐為右都御史 攷異 據明史七卿年表佐任右都御史在是年七月三編亦書之蓋因罷劉觀命之巡河道又是時右都御史王彰卒故以佐代之諸書有記佐任右都于十月者牽連並記耳今據年表三 佐前任應天尹剛直不撓人比之包孝肅至是上出劉觀問誰可代者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薦佐公廉有威歷官竝著風采上喜遂擢是職 八月辛卯罷北京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初仁宗將還都南京因設行府行部凡五府六部文移申達必經行府行部往往重復

稽誤至是命公侯伯尚書都御史翰林學士議于是張輔蹇義等言北京既有府部行府行部宜罷從之會李友直自四川采木還改授工部尚書然諸司尚沿行在稱也 上欲自將巡邊壬辰召公侯伯五軍都督府諭之曰北寇每歲秋高馬肥必擾邊比來邊備未審何以東北諸關隘皆在畿內今農務方畢朕將親歷諸關整飭兵備卿等整齊士馬以俟命丁未車駕發京師蹇義楊榮等扈從張輔薛祿等分將各兵渡滹河駐蹕虹橋諭諸將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逸但朝夕思念保民故有此行今渡河道路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獲朕甚

明通鑑卷二十

八

憫焉其將士有擾民者殺毋赦 是月皇次子祁鈺生賢妃吳氏出也 攷異 明史本紀不載三編書之八月蓋是月初三日壬午生也今增入為後景泰立 九月庚戌朔車駕次薊州上覽郊原平遠山川明秀田疇既獲頗多遣兼滯穗喜曰使四處皆如此朕復何憂進其州官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為政民有樂不可支之歌古今人材不甚相遠其勉為之辛亥次石門驛諜報烏梁海萬眾侵邊已入會州上謂諸將曰此寇無能為若知朕在此必驚遁今須擊之不可失也惟喜峰口路隘且險可單騎行朕以精卒三千為諸將先出其不意禽之必矣或請益兵上曰兵在精

與和不在冬乃命齋十日糧以行使西甯侯宋瑛武定侯郭玪豐城侯李賢都督冀傑屯兵遵化以俟瑛晟之次子兄琥以洪熙元年坐事奪爵命瑛襲封玪洪武功臣英之孫賢彬之子也 乙卯車駕出喜峯口文臣惟大學士楊榮從日暮抵寬河與寇遇上親射其前鋒殪三人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飛矢如雨神機礮並發寇馬死者過半遂大潰上自將數百騎追奔其眾望黃龍旗知上在焉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斬其酋渠命諸將搜山谷獲軍器馬駝無算戊午饗將士于會州甲子班師癸酉車駕還京師上親製詩歌勞將士謁告于

明通鑑卷二十

九

廂 冬十月乙酉上巡邊還以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四人皆春秋高賜璽書曰古者師保之職論道經邦不煩以政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皆祖宗遺老昇輔朕躬今黃髮危齒尙令典煩劇兼有司之事非所以優之也其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討論治理共甯邦家其勲階爵祿竝如故 是月下都御史劉觀于獄觀居憲職以糾十四道御史劾大理卿弋謙時論觀之而觀素不謹同僚宴樂聲伎滿前又私納賄賂諸御史尤而效之亦貪縱無忌上既詢之楊士奇楊榮等即欲治觀以肅臺政已念其三朝舊臣姑遣之出視

河道于是御史張循理等交章劾觀竝其子輻諸贓污不法事上怒逮觀父子以彈章示之觀復上疏自辯上益怒出廷臣先後密奏中有枉法受賕至千金者觀乃引伏遂下錦衣衛獄明年將寘之重典楊士奇楊榮乞貸其死乃謫輻戍遼東而命觀隨往觀竟客死其後士奇請命風憲官考察奏罷有司之貪汙者上曰然向使不罷劉觀風憲安得而肅 命中官郭敬填守大同時武安侯鄭亨佩征西前將軍印填大同治軍嚴肅撫士卒有恩而自文皇任宦官監軍分鎮遂至擅用威福激生事端一時邊鎮總兵為所脅制往往畏之敬至亨獨

明通鑑卷二十

十

裁之以理與議事無所撓敬雖不悅然以此憚之 十一月癸酉錦衣衛指揮鍾法保請採珠東莞上曰是欲擾民以求利也乃下之獄 十二月庚子廣西總兵官山雲討忻城蠻擒其首譚團斬首千五百餘級歸所掠軍民三百八十五人 夏異據明史本紀平忻城蠻在是月證之山雲傳言是年之夏者因蠻叛牽連竝記耳紀蓋本之實錄今據之 是歲封哈密故忠義王弟托懽特穆爾嗣為忠義王初永樂間封恩克特穆爾為忠順王恩克死以其兄子托克托嗣托克托死封其從弟推勒特穆爾為忠義王 俱見前 上即位推勒死遣官賜祭命故王托克托子卜荅失里嗣仍封忠順王竝遣中官諭

之令遣故忠義王弟托懽特穆爾至京師上以下咎失里年幼復以托懽嗣為忠義王同理國事自是二王並貢歲或三四至奏求婚娶禮幣命悉予之

四年春正月己未大祀南郊 是月兩京地震政歷明志是年兩京地震本紀書兩京地震于正月三編北京是年震者三南京震者七皆本實錄今據三編書之

上郊祀御齋宮召學士楊溥論曰朕每念創業難守成不易今幸海內稍安顧禍亂每生于不虞邇來羣臣好進諛詞朕頗厭聞卿宜勉輔朕勿憚直言溥頓首曰直言求之非難受之為難上曰然 二月己丑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獻駙虞二禮部請表賀上曰朕嗣位四

明通鑑卷二十

十一

年民生未能得所騶虞之祥于德弗類不許 三月羅汝敬等自交趾還黎利復表言陳氏無遺種請別命因貢方物及代身金人又言臣九歲女遭亂離散後知馬騏攜歸充宮婢臣不勝兒女私冒昧以請上心知陳氏即有後利必不言然終以封利無名甲戌復命李琦偕汝敬再往訪求陳氏後且以利女病死告之 夏四月戊寅上以書諭甯王權時甯王自以大父行數有干請上皆以理裁之至是又以宗室將軍不宜以祿米定品級奏言高皇帝篤念親親凡宗室子孫舊無品級不與異姓同又言靖江王府將軍與諸王同班不論品級皆

行君臣禮又請不避斧鉞乞赦高煦語多忿戾上乃自為書責之其畧曰來書謂高皇帝子孫舊無品級今稽之祖訓錄內載凡郡王之子授鎮國將軍三品孫輔國將軍四品曾孫奉國將軍五品元孫鎮國中尉六品五世孫輔國中尉七品六世以下世授奉國中尉八品是郡王子孫未嘗無品級也必如王言則諸王兄弟子姪同為行列是無尊卑之分曷為而可若靖江府鎮國將軍與羣下相見之禮則洪武二十九年欽定禮儀云凡鎮國將軍與駙馬儀賓公侯相見將軍居左駙馬等居右皆再拜與文武一品至三品官相見將軍居中各官

明通鑑卷二十

十二

拜將軍若拜四品以下官相見各官拜將軍坐受凡遇將軍于道駙馬儀賓公侯讓左並行文武一品至三品引馬側立四品以下下馬令曰鎮國將軍裔旨稱曰官人別無行君臣禮之說若如王言是教子孫越禮犯分春秋之法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豈宜有此朕自嗣位以來體祖宗之心循祖宗之法不敢毫末有所增損往者逆賊高煦包藏禍心謀為不軌求朝廷之過不得輒妄稱太祖高皇帝時未嘗頒給羣臣誥敕以為擅改舊制具本指斥遂舉兵反及被執至京出洪武中諸司職掌示之俛首無言愧悔不及今王輒有不避斧

鉞乞為赦免之說宗廟神靈監臨在上何冤何抑而代抱不平朕覽畢以示公侯大臣咸謂王意非在此蓋託此為名不然何以宣德元年八月之事而至今始發也朕已悉拒羣臣之言不聽尚望謹之或復不謹非但羣臣有言恐天下亦將言之不已彼時雖欲朕全親親之義不可得矣權得書乃皇恐謝罪宣德三年請乞南昌灌城田明年又論宗室不當祿米定品級帝怒頗有所詰責即四月事明史稿系之戊寅是也今據增並高煦既不得赦一日上偶幸西內視之高煦伸足勾上階地上命昇銅缸覆之缸重三百觔高煦頂負之輒動乃命積炭于其上燃之踰時火

明通鑑卷二十 三

熾銅鎔高煦死諸子皆伏誅 辛巳總兵官山雲討潯柳二州叛蠻誅從寇二千四百八十人梟首境上遂平之 戊子命工部尚書黃福平江伯陳瑄經畧漕運初上即位命瑄守淮安督漕運至是瑄奏濟甯以北水道淤塞計用十二萬人疏濬半月可成上念瑄久勞命福往同經理大臣督河督漕皆自近年始也 是月以吏部侍郎郭璉為本部尚書初尚書蹇義以老命輟部務上欲以璉代之璉厚重勤敏然寡學術楊士奇謂宜別選大臣通經術知古今者上乃止至是仍以命璉並諭以呂蒙正夾袋虞允文材館錄故事然是時二楊用事

政歸內閣自布政使至知府闕聽京官三品以上薦舉既又命御史知縣皆聽京官五品以上薦舉凡要職選擢皆不關吏部璉亦望輕委蛇受成而已 五月壬子錄囚赦者二千二百餘人 羅汝敬還奏交趾廣源州人閔顏岑斗烈譚忠謹初以龍州地歸附授顏本貫知州斗烈判官忠謹吏目黎利叛三人義不從賊咸歸龍州顏臨終屬其子元成曰受天朝官不可貳心從賊今顏已死乞憫其忠量與元成等官職處之善地從之是月命元成仍為龍州知州判官吏目皆如舊俱于廣西布政司支俸有司常加撫卹 六月甲午詔文吏犯賊

明通鑑卷二十 四

不聽贖罪時御史王翱言官吏害民蠹政賊犯為甚今官吏罪無輕重運磚復職是貪贖者幸免廉潔者鮮勸非為治之道請自今贖吏坐死但許贖罪不許復官從之未幾文職有贖罪納米者吏部請降一級用上曰納米乃一時之權宜懲貪為立國之大法自今官吏犯贖者罷納贖例仍依律治之 己亥寇犯開平掠赤城鎮撫張信百戶盧讓死之 庚子命陽武侯薛祿督餉開平 是月初設鈔關初仁宗即位戶部尚書郭資以太子少師致仕至是上復召還仍以原官掌戶部事資言鈔法不行由商居貨不稅請推廣納鈔例舊制有商稅

而無船稅資請照門攤市肆居商貨之例凡舟船受雇裝載者計所載料之多寡路之遠近悉征其鈔設關收之于是始置灤縣濟甯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許墅九江金沙洲臨清北新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各差御史及戶部主事監收鈔關之設自此始致聖明史本紀見食貨志在是年明書吾學編皆系之是年五月三編轉覽系之六月按請設鈔關乃郭資在戶部所請資以永樂廿二年致仕是年四月召還六月以原官掌戶部事見七卿年表今據三編系之六月與表合 秋七月己未上幸文淵閣與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等論經史咨政務悉召諸學士及史官諭之曰國史貴

明通鑑卷二十

五

詳實卿等宜盡心各賜鈔有差 是月戶部上戶口登耗之數上曰隋文帝戶口繁殖自漢以來皆莫能及議者以在當時必有良法因享國不永故無傳焉朕謂隋文勤于政事自奉儉薄足致富庶豈徒以其法哉大氏人君恭儉取民有制則生齒日繁財賦自然充足矣 八月丁丑遣鄴王瞻堦襄王瞻墀荆王瞻垌淮王瞻瑱俱之藩 已卯太常卿楊溥以母喪告歸上命中官護行尋詔起復 九月癸亥釋顧興祖于獄 是月放免南北國子監生年五十以上學無成效及老疾者二百五十三人令還鄉為民時國子監助教王仙奏言學校

教養人才固當講習經史至于書數之學亦宜用心近年生員止記誦文字以備科貢其于字學算法畧不曉習乞令天下學校生員兼習書算由提調正官按察司巡按御史考試以備因材之用從之 冬十月庚辰上幸文淵閣御製詩賜楊士奇楊榮等 丙戌上自製詩蘭操示大臣曰孔子自衛反魯傷道之不遇而作荷蒔操朕今慮山林巖谷之賢亦有不遇者輒擬斯篇夫以人事君大臣之道也卿等宜勉副朕意 庚寅大學士張瑛陳山罷初瑛與山皆以舊恩直機務無所建白上浸厭薄之一日御門遙見山趨朝問楊士奇曰山何如

明通鑑卷二十

六

人對曰山雖侍陛下久然其人寡學多欲而昧大體上曰然往者趙王事朕幾為所誤至是命山輟閣務專授小內使書瑛亦改南京禮部尚書 甲午上閱武近郊召豐城侯李賢等居守遇機密重務詳議即行仍馳奏乙未獵于峪口戊戌還宮 十一月癸卯詔薛祿仍充總兵官巡宣府恭順侯吳克忠副之命都督譚廣武安侯鄭亨各選士馬聽調克忠恭順伯允誠之子洪熙元年進侯爵允誠蒙古人初名巴圖特穆爾舊作把都帖木兒 忠初名達蘭舊作塔蘭俱以歸附賜更姓名 上年北巡命都御史顧佐偕尚書張本等居守還復賜佐敕令約

東諸御史于是佐糾黜貪縱朝綱肅然居歲餘奏  
佐受隸金私遣歸上密示楊士奇曰卿不嘗舉佐廉乎  
對曰中朝官俸薄僕馬薪芻資之隸遣隸牛使出貲免  
役隸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即臣亦然先帝知  
之故增中朝官俸上嘆曰朝臣貧如此因怒訴者欲下  
法自治之士奇曰細事不足干上怒上乃以吏狀付佐  
令自治之佐頓首謝召吏言上命我治汝汝改行吾當  
貸汝上聞之益喜謂佐得大體是月有告佐不理冤獄  
者上曰此必重囚教之命法司會鞠果千戶臧清殺無  
罪三人當死使人誣佐上曰不誅清則佐法不行命磔

明通鑑卷二十

七

清于市時佐既振舉臺職而南京都御史時擢福建按  
察使邵玘爲之南京諸司縱弛亦久御史貪婪賊私狼  
藉玘至考察奏罷不職御史二十餘人紀綱大振與北  
院顧佐齊名憲臺爲之一肅 十二月乙亥京師地震  
壬辰罷中官松花江造船之役先是遼東有警填守  
征虜將軍巫凱請罷其役既而中官復造舟凱劾阮堯  
民等下之吏遂有是命 是歲南京地震者七 免兩  
畿稅糧十七萬有奇  
五年春正月癸丑大祀南郊 壬戌英國公張輔尙書  
蹇義夏原吉等進太宗仁宗兩朝實錄及寶訓上御奉

天門受之賜諸臣金幣鞍馬有差致墨明史本紀不載  
正月明書則書正月壬戌按夏原吉以戊辰卒傳言原  
吉以實錄成賜金幣入謝歸而卒據此則壬戌正原吉  
卒之前六日事 戊辰戶部尙書夏原吉卒原吉歷事  
三朝筭度支二十七年善持大體入參軍務出扈征巡  
諸所獻替率有古大臣風烈性寬和有雅量人有善即  
采納之或有小過必爲之掩覆巨震嘗傾原吉震爲子  
求官上難之原吉以震在靖難時有守城功爲之請陳  
瑄初亦惡原吉而原吉顧時時稱瑄才或問原吉量可  
學乎曰吾少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  
則無可忍矣嘗夜閱爰書撫案而嘆筆欲下輒止妻問

明通鑑卷二十

本

之曰此歲終大辟奏也筆一下則生死決矣與同列飲  
它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者原吉曰君子不以  
真真墮行其慎如此自奉儉約三年從上北巡上取原  
吉橐糗嘗之笑曰何惡也對曰軍中猶有餒者上爲之  
犒將士尋賜原吉以大官之饌上雅善繪事嘗親畫壽  
星圖以賜其它圖書服食器用玩好之賜無虛日至是  
以兩朝實錄成賜金幣鞍馬旦入謝歸而卒贈太師賜  
謚忠靖並敕戶部復其家世世無所與 是月吏部考  
察天下朝覲官黜無能者五十五人罷歸爲民貪汙者  
二十五人發戍邊 二月壬辰罷工部採木之役論曰

為國之道農事為急今國家無大營繕當東作時而採  
運木植不已豈不有妨農事凡已採之木隨處堆積軍  
夫悉罷歸農 癸巳頒寬恤之令上以四方屢水旱召  
大學士楊士奇欲蠲免災糧寬民間追償畜馬士奇對  
曰聖念及此真民生之幸但今宜寬恤者尚不止此因  
請免積欠薪芻量減官田租額停採買汰工役理冤滯  
以廣德意上嘉納即命士奇草敕行之 乙未清明節  
上奉皇太后謁長陵獻陵敬懼乙未係清明節是年立  
春在四年十二月也法傳錄  
三月下誤 上親藁鍵以騎導太后輦行至清河橋下  
馬扶輦畿民夾道拜觀陵旁老穉皆山呼迎拜太后顧

明通鑑卷二十

九

上曰百姓戴君以能安之耳皇帝宜重念上奉太后過  
農家召老婦問所業有進蔬食酒漿者太后取嘗之以  
與上曰此田家味也皇帝宜知之時英國公張輔尚書  
蹇義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學士楊溥皆扈從朝  
太后于行殿太后慰勞之既退上復語士奇曰太后為  
朕言先帝在青宮惟卿不憚觸忤先帝能從以不敗事  
又誨朕當受直言士奇對曰此皇太后盛德之言願陛  
下念之 三月戊申上謁陵歸行至昌平之東郊見道  
旁耕者以數騎往視之禁從者勿警蹕因下馬從容詢  
稼穡事取所執耒三推耕者初不知上也中官語之乃

驚羅拜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况常事此乎  
人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  
已酉還宮次日上錄其語作耕夫記示蹇義楊士奇等  
辛亥李琦等自交趾還黎利遣使貢金銀器方物復  
飾詞具奏竝具頭目耆老奏請令利攝國政琦等既歸  
上復以訪陳氏裔及還中國遺民二事諭之然詞不甚  
堅始以此緩其封事待復請而后許之 丙辰免山西  
平陽十九州縣去年旱災田租 丁巳賜林震等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 是月楚王孟烷請納兩護衛孟烷昭  
王楨子也先是平江伯陳瑄密奏湖廣東南大藩襟帶

明通鑑卷二十

十

湖湘控引甌越人民繁庶商賈輻聚楚設三護衛自始  
封至今生齒日繁兵疆國富小人行險或生邪心請以  
轉漕為名選其精銳俟至京師因而留之可無後患上  
曰楚無過不可孟烷聞之懼遂納護衛二而留其一上  
勞而聽之 夏四月戊寅命陽武侯薛祿築赤城等五  
堡先是祿巡邊上言永甯衛團山及鵬鶚赤城雲州獨  
石宜築城堡便守禦從之至是詔發軍民三萬六千赴  
工精騎一千五百護之皆聽祿節制祿瀕行上賜詩以  
比山甫南仲祿武人不知書以問楊士奇士奇曰上以  
古賢人待君也祿拊心曰祿安敢望前賢然敢不勉圖



報上恩于萬一 是月進楊榮少傅榮請辭大學士祿許之 五月癸卯追奪賊吏誥敕著為令 丙辰詔修預備倉出官錢收糴以備凶荒 癸亥擢郎中况鍾等九人為知府賜敕遣之上以郡守多不稱職會蘇州等九府缺皆雄劇地命部院臣舉其屬之廉能者補之于是尙書蹇義胡濙大學士楊士奇等首薦儀制司郎中靖安况鍾詔以為蘇州知府一時與鍾同薦者戶部郎中羅以禮知西安兵部郎中趙豫知松江工部郎中莫愚知常州戶部員外邵旻知武昌刑部員外郎馬儀知杭州陳本深知吉安陳鼎知建昌何文淵知温州九人

明通鑑卷二十

三

者皆有治績而鍾最著云 六月己卯遣官捕近畿之永平河間蝗諭戶部曰往年捕蝗之使害民不減于蝗宜知此弊因作捕蝗詩示之 是月遷開平衛于獨石初洪武三年李文忠克元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四驛曰涼亭泥河賽峰黃厓接大甯古北口西四驛曰桓州威虜明安臨甯攷異三編質實作威自度安接獨石文皇四出塞皆道開平興和萬全間嘗曰滅此殘寇惟守開平則興和大甯遼東甘肅甯夏邊圉永無虞矣已棄大甯界三衛而興和亦廢開平失援至是以北寇數犯開平乃置獨石堡徙開平衛治之自此蹙地三百里盡失龍

岡灤河之險而邊地益虛矣攷異明史本紀世書四月衛三編輯覽據實錄分書五堡之築在四月從開平衛在六月今據之諸書皆系移開平治獨石于三年十一月據薛祿之議 朝使自西域還言曲先衛副指揮散即思等數帥部眾邀劫往來貢使梗塞道塗上怒命都督史昭為大將帥左右叅將趙安王彥及中官王安王瑾督西甯諸衛軍及安定罕東之眾往討之曲先東接安定洪武時置衛後遭多爾濟巴之亂部眾竄亡併入

明通鑑卷二十

三

而邀劫不已至是討之 復命鄭和使西域上以踐阼歲久而諸番國遠者尙未朝貢乃命和及中官王景宏等復奉命歷忽魯謨斯等十七國和歷事三朝凡先後七奉使所歷凡三十餘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費亦不貲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為明初盛事云攷異明史本紀于鄭和使西洋及還之日月皆詳記之獨是年使諸番不載事見和傳而三編書于永樂二年日中亦言宣德五年六月與王景宏奉命使西番歷忽魯謨斯等十七國今據增 秋七月癸亥諭吏部甄別守令 是月陽武侯薛祿卒祿以巡邊有功加太保至是以築城有疾召還尋卒祿勇而好謀謀定後戰故所至有功善撫士卒同甘苦人樂為用贈鄞國公謚忠武 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時當食

陰雨不見禮官請表賀上不許曰天下之大京師雖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朕方圖修省以答天意其勿賀 己卯改工部尚書黃福爲戶部尚書命總理淮北河南山東屯田事致選明史稿書戶部尚書黃福三編輯覽書工部證之七卿表福本任工部尚書是年八月以經理屯田因改戶部明史稿但書戶部不言由工部改任三編則徑作工部今據年表著其改任事並參本傳先是福上書陳足兵食省役之要大畧謂永樂間南討交趾北征沙漠加以營建北京而費用未嘗之比國無大費而歲用僅給若不幸有水旱征調將何以濟請役操備營繕軍士十萬人于濟甯以北衛輝真定以東綠河屯種初年自食次年人收五石三年收倍之既

明通鑑卷二十

三

省京倉口糧六十萬石又省本衛月糧百二十萬石歲可得二百八十萬石上善之下行在戶兵二部議尚書郭資張本等言綠河屯田實便請先以五萬頃爲率發附近居民五萬人墾之但山東近年旱饑流徙初復衛卒多力役宜先遣官行視以俟開墾上從之命吏部郎中趙新等經理屯田福總其事既而有言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營田役益勞擾本等以聞事卒不行 是月上罷朝諭吏部尚書郭璉等曰東漢初竇融保河西以孔奮爲姑臧長姑臧最富饒而奮守甚潔光武知之擢奮武都郡丞夫激濁揚清爲治之道光武卽位未幾舉

卓茂又舉孔奮故東漢多循良吏今天下豈無廉吏卿等其甄別以聞一日上與學士楊溥論人才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不患不得上曰此尙非探本之論若不豫爲教養則人才日壞猶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也溥頓首稱善 九月丙午擢監察御史于謙越府長史周忱等六人爲侍郎巡撫兩京山東山西河南江西浙江湖廣等處各省專設巡撫自此始謙以御史巡按江西雪冤囚數百上知謙可大任至是手書謙名授吏部擢兵部侍郎令巡撫河南山西又以天下財賦多不理而江南尤甚思得才力重臣往釐之乃用大學士楊

明通鑑卷二十

四

榮薦擢忱工部侍郎令巡撫江蘇諸府時與謙等同命者吏部郎中趙新巡撫江西兵部郎中趙倫巡撫浙江禮部員外郎吳政巡撫湖廣刑部員外郎曹宏巡撫北畿山東而謙與忱任最久績亦最著云 乙卯上巡近郊命豐城侯李賢尚書張本都御史顧佐居守己未還宮 是月誅前南京御史嚴暉初暉以受賂爲御史劉宏道所劾罷官尋賄劉觀得復職及顧佐代觀奏黜謫遼東踰年暉自戍所潛還京師復脅他賄爲佐所奏且言暉將謀陷臣上怒命戮暉于市 冬十月乙亥阿魯台犯遼東遼海衛指揮同知皇甫斌死之斌忠勇有智

畧遇警輒身先士卒聞寇至馳赴密城東峪禦之自旦至晡力戰矢盡援絕其子弼以身衛父俱戰死千戶吳貴百戶吳襄毛觀竝驍勇出必衝鋒至是皆死斌等雖死殺傷過當寇亦引退事聞詔有司褒卹 丙子上巡近郊戊寅度居庸關已卯獵于岔道壬午駐蹕雷家站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等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皆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畧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丙戌至洗馬林徧閱城堡兵備遂還壬辰車駕至京師 丙申蓬星見外屏南由東南行經天倉天庾凡八日而沒 十一月己未以給事中薛

明通鑑卷之十

十一

廣等二十五人為知府皆賜敕如況鍾等 是月總兵官山雲討慶遠蠻寇斬首七千四百平之 十二月庚辰先夕大雪盈尺是日早朝罷上喜而成詩以示羣臣復賜賞雪宴羣臣進賀章上擇其有關警戒者別錄之而自為之序亥異賞雪賦詩諸書多系之十月惟憲章錄書十二月庚辰紀聞書之十月庚辰是時上方巡幸在外並無途中遇雪事且書中記於十月壬辰回京師之後干支倒誤今據憲章錄 丁亥有星如彈丸見于九旂色黃白光潤天文家以為含譽星羣臣請表賀不許凡旬有五日而隱 癸巳曲先叛番平史昭等兵至曲先散即思先遁其黨托克托布哈舊作脫等迎敵諸將縱兵擊之殺傷甚眾生禽托克

托布哈及男婦三百四十餘人獲駝馬牛羊無算散即思素狡悍上宥其罪仍怙惡不悛至是人畜多損失乃悔懼明年遣其弟貢馬請罪復待之如初令還居故地并歸其俘自是西番懾服 閏月己未詔內外諸司久淹獄囚者罪之亥異明史稿作十二月己未十二月無錄同今是時直登聞鼓給事中年富奏重囚二十七人從之 以姦盜當決擊鼓訴冤煩瀆不可宥上曰登聞鼓之設正以達下情何謂煩瀆自後凡擊鼓訴冤阻遏者罪直登聞鼓官竝命法司審錄 以戶部侍郎李昶為本部尙書明年十月卒 是歲兩京地震京師震者一南京

明通鑑卷之十

十一

震者四亥異明史五行志五年正月壬子南京地震辛酉又震三編則于是年十二月書兩京地震目云北京震者一南京震者四據此則兩京並震在十二月南京四震正月兩震十二月一震此可攷者今據三編書于是 築浙江海堤時巡撫侍郎成均言海鹽去海二里石嵌土岸二千四百餘丈水齧其石皆已剝敝議築新石于岸內而存其舊者以為外障請如洪武中令嘉嚴紹三府協夫舉工從之

明通鑑卷二十一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變編輯

紀二十一

起重光大淵獻盡游蒙單閱凡五年

宣宗章皇帝

宣德六年春正月丁丑大祀南郊 庚辰大雨雷電

是月罷湖廣採木之役先是命侍郎黃宗載往湖湘採

官殿大材又發民運舊所採木赴南京至是上聞湖廣

旱災軍民艱苦遂罷之 禮部尙書胡濙兼掌戶部

兵部尙書張本卒以工部侍郎許廓代之廓尋以明年

六月卒 二月丁酉命工部侍郎羅汝敬督陝西屯田

明通鑑卷二十一

時陝西參政陳瑛言甯夏甘肅膏腴之地皆為鎮守官

及各衛豪橫官旗所占並不報官輸租其卑下瘠地則

分與屯軍致屯糧虧欠軍士饑困乞遣官巡視以均之

乃命汝敬往同三司經理 己亥濬封邱縣金龍口引

河水達徐州以便漕運時河南布政使又請濬祥符抵

儀封黃陵岡淤道四百五十里從之 厥興金龍口之濬始于永樂九年

宣德間漸淤宣德十年以御史李懋言濬之此見于河渠志者志中所載宣德六年則言河南布政使請濬祥符抵儀封黃陵岡故道惟運河條下言宣德六年用御

符抵儀封黃陵岡故道惟運河條下言宣德六年用御史白圭言濬金龍口引河水達徐州以便漕與本紀六年二月所書合而云用御史白圭言誤也圭以正統六年成進士授御史此時安得有濬河之奏且圭傳中亦無請濬金龍口之語若李懋之請事在宣德之末不可合而為一紀志參差必有一誤今據紀書之仍增入志

合而為一紀志參差必有一誤今據紀書之仍增入志

合而為一紀志參差必有一誤今據紀書之仍增入志

中濬黃陵岡事而增刊其誤于此 是月下巡按御史陳祚于獄祚以

永樂中言建都北京不便謫均州上即位命憲臣即均

州試諸謫成者祚策第一尋試吏部復第一遂擢御史

巡按福建方面大吏多被彈擊尋按江西時天下承平

上頗事游獵祚馳疏勸聖學其畧曰帝王之學在明

理明理在讀書陛下雖有盛德而經筵未甚興學講學

未有程度聖賢精微古今治亂豈能周知洞晰真德秀

大學衍義一書聖賢格言靡不具載願陛下于聽政之

暇命儒臣進講非有大故無得間斷使知古今若何而

治政事若何而得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邪佞之

明通鑑卷二十一

以奇巧蕩聖心者自見疎遠天下人民受福無窮矣上

見疏大怒曰豎儒謂朕未讀大學邪薄朕至此不可不

誅學士陳循頓首曰俗士處遠不知上固無書不讀也

上意稍解乃下之獄又逮其家人十餘口隔別禁繫者

五年祚父竟瘐死其時刑部主事郭循諫拓西內皇城

修離宮逮入面詰之循抗辯不屈亦下獄 厥興下陳祚獄事明史本

紀不載證之祚傳祚以巡按江西馳疏勸聖學編怒下獄正在是年吾學編明書皆系之是年二月又言祚禁錮五年故三編于宣德十年九月記陳祚

之釋並記其宣德間勸聖學之事今據之 三月乙

亥命吏部考察外官自布政按察二司始著為令時巡

撫江西侍郎趙新奏言今方面官雖出身不同皆由資

格陘推有臨政畧無施設者有貪虐為非者名與實異行與言違近吏部勘台令其考察郡縣官吏已不能正焉能正人是以好惡不公去取多謬乞令吏部先察布按二司賢否分別留黜然後可以責令考察屬吏上是其言遂有是命 夏四月戊戌有星孛于東井長五尺餘 己酉遣兵部侍郎柴車經理山西屯田時巡按御史張揚言大同地雖寒平原曠野種粟麥有收其地多為官軍所據民無地可種日以貧困請遣官往視占多者分與軍民便從之故有是命 是月戶部尚書郭敦卒 深陽妖人錢成詐言子死復生云見李老君謂其

明通鑑卷二十一

三

有福可圖大事遂聚眾謀叛有司捕之不獲襄城伯李隆以聞上曰道家貴清淨絕嗜欲後來小人詐言禍福以誑惑愚民謂不忠不孝誦經皆可免罪愚民無知傾心嚮之是以奸人多託以舉事前代禍亂不可悉舉今此輩又欲為張角耶勅隆發兵捕之至是悉就獲械成至斬諸市 五月丁卯交趾黎利遣使謝罪復以前諭訪陳氏歸軍民二事飾詞對仍進頭目耆老奏為利乞封上乃許之六月己亥遣禮部右侍郎章倣右通政徐琦賚敕印命利權署安南國事 是月渾河溢決徐家等口順天保定真定河間二十九州縣俱水又河決開

封沒八縣 秋七月己巳錄囚 壬午遣錦衣指揮齋教諭朵顏等三衛許其來朝及往來市易初上即位三衛掠永平山海間上將親討之三衛頭目悉謝罪入貢至是仍撫納之如初 是月上幸大學士楊士奇第明史本紀不載事見本傳三編系之是年七月時上好微行一日漏下十二刻從四騎至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頓首曰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上曰朕欲與卿一言故來耳越日遣中官問士奇微行有傳不可對曰陛下尊居九重豈能徧洽幽隱萬一究夫德李窺間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獲二盜有異謀上召士奇告

明通鑑卷二十一

四

之曰今而後知卿之愛朕也 八月趙王高燾薨高燾自上禽高煦後宥其罪自是稍斂戢遂以善終謚曰簡 九月熒惑犯南斗攷國據明史天文志在是月宛平民以地施崇國寺戶部請蠲其稅上曰地為小民衣食之資乃以施僧又求免稅甚無謂令還之民 冬十月甲辰都督陳懷復討松潘叛蠻平之攷明史稿系之十月庚子 紀作甲辰 丙午上巡近郊庚戌還宮攷明史稿系之十月庚子 紀不載惟吾學編昔于是月丙午上巡近郊庚戌還宮明書則云丙午上巡近郊五日還五日正庚戌也疑本紀漏脫 十一月丙子始命官軍兌運民糧初平江伯陳瑄行支運法軍民兩便後以官軍多所調遣仍用民

運而道遠數愆期上即位之四年命尙書黃福佐瑄經  
畧漕運因建議復支運法乃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糧  
百五十萬石于淮安倉蘇松甯池廬安廣德民運糧二  
百七十四萬石于徐州倉應天常鎮淮揚鳳太滁和徐  
民運糧二百二十萬石于臨清倉令官軍接運入京通  
二倉民力稍減至是瑄復上言江南民運糧諸倉往返  
幾一年有誤農業若令民兌與附近衛所官軍運載至  
京給與路費耗米則軍與民尤爲兩便是爲兌運上命  
羣臣會議吏部尙書蹇義等上官軍兌運民糧則例其  
加耗以路之遠近爲差每石湖廣八斗江西浙江七斗

明通鑑卷二十一 五

江以南六斗江以北五斗民有運至淮安兌軍者止加  
四斗如有兌運不盡仍令民自運赴倉其不願兌者聽  
其自便自此兌運與支運參行而軍既加耗又給輕齎  
銀爲洪開盤撥之費且得附載它物皆樂從事而民亦  
多以遠運爲艱自是兌運者多而支運者少 乙酉中  
官袁琦等坐賊事覺分遣御史逮治 是月以書戒諭  
伊王顥煥竝逮其官屬長史以下治之顥煥太祖第二  
十五子伊厲王機之子也嗣位後縱中官擾民洛陽人  
苦之時河南知府李驥稍持以法遂誣奏驥罪上廉得  
其實謂都御史顧佐曰此必王府讒邪小人教之辱驥

耳遂誅其官屬數人而有驥 十二月乙未誅中官袁  
琦竝逮其黨十餘人皆棄市琦自幼侍上恃恩縱肆擅  
遣內官內侍以採辦爲名虐取官民財物事覺下錦衣  
衛獄籍其家金寶千萬計服用僭侈非法上怒命磔之  
先是上以其黨所遣在外者尙多遣太監劉甯御史張  
駿李瀨等分往直隸福建湖廣江西廣東廣西河南南  
京雲南等處捕之時裴可烈在蘇松諸郡貪暴尤甚巡  
按御史林碩將繩以法可烈遂誣碩毀詔書被逮上詢  
得其實赦責可烈方欲治之而琦事適發遂命械繫至  
京師獄死內使馬俊公差還京至良鄉聞琦事自經有

明通鑑卷二十一 六

司以聞上曰此正與袁琦同惡害民者命僇其尸梟首  
于市又中官唐受以公差南京縱恣貪酷事聞捕至具  
服械赴南京磔梟于市其它宦黨阮巨隊阮誥武莽武  
路阮可陳友趙淮王貴楊四保陳海等十人皆下獄論  
死尋命都察院榜琦等罪示天下 琦等十一人棄市三  
編質實据宣宗實錄載之甚詳蓋唐受與阮巨隊等凡  
十一人其馬俊先自經于良鄉故不在十一人之內今  
據三 丁未大學士金幼孜卒幼孜歷事三朝眷遇雖  
隆而自處益謙簡易靜默以功名終贈少保謚文靖  
庚戌遣御史二人巡視甯夏甘州屯田水利  
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詔免朝賀竝敕羣臣修

省 癸酉大祀南郊 是月賜司禮太監金瑛范洪免死詔詞極褒美上既罪琦等以此示賞罰之公于是中官之寵任者如故死異賜中官免死詔事見明史宦官傳三編據實錄系之是年之正月今從 二月甲午以春和命法司錄囚 丙午修南京太廟 是月上御文華殿謂大學士楊士奇曰恤民詔下已踰二歲今更有可恤者乎對曰前詔減官田租而戶部徵如故上怫然曰今當首行之廢格者論如法士奇復請撫逃民察墨吏舉文學武勇之士令極刑家子孫皆得仕進又請令廷臣三品以上及在外二司官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之選上皆從之 三月庚申復下寬

明通鑑卷三十一

七

恤之詔辛酉諭兼戶部尚書胡濙曰朕以官田賦重十減其三乃聞異時蠲租詔下戶部皆不行甚至戒約有司不得以詔書為詞是計臣壅遏膏澤使不下究也自今令在必行有壅遏者罪之乃出減租詩示廷臣 章倣等自交趾還黎利遣使齎表及金銀器方物隨倣等入貢以前月至京師是月遣還利及使臣皆有賜然不遽封也 夏四月辛丑以山西旱蠲逋賦二百四十萬石有奇 壬寅募商中鹽輸粟入邊初洪武時定開中鹽法例召商輸糧而給以引鹽始行之于山西其後各行省邊境皆仿之成祖即位以北京諸衛糧乏悉停天

下中鹽專于京衛開中惟雲南金齒衛楚雄府四川鹽井衛陝西甘州衛開中如故數年之後京衛糧米充羨會安南用兵轉餉難繼于是諸所復召商中鹽他省邊地亦以次及之洪熙初尚書夏原吉以鈔法不通請令有鈔之家納鈔給引上即位尋罷之原吉請更定舊則仍召商納米北京至是戶部請推之邊境以十分為率六分支與納米京倉者四分支與遼東永平山海大同宣府萬全甘肅納米者又以甘肅等處道險遠趨中者少許寓居官員及軍餘有糧之家皆納米豆中鹽上以開中舊制軍儲鹽法邊計相輔而行其法至善故復之

明通鑑卷三十一

八

己酉增建國子監房舍諸生有家室者給月糧如南京例 五月上御便殿閱宋史謂侍臣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于不振何也對曰宋太祖太宗以兵定天下其子孫率流于弱致武備不飭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弱然其將帥雖才亦不得展蓋為小人所蔽耳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過也 六月癸卯錄囚時御史孫純刑部主事王鎮以監決重囚誤斬首為凌遲法司論純等罪應斬上宥之命罰役以贖既而論侍臣曰凌遲本律之文命斬首者蓋出于朕一時之不忍純等依律處之非故入之比但不能宣朕德意故姑以此示薄罰耳

癸丑罷遣中官入番市馬 是月太原河汾竝溢堤壞鎮守都司李謙巡按御史徐傑以便宜修治然後馳奏上嘉獎之 巡按湖廣御史朱鑑上言洪武間天下各郡縣皆置預備倉積穀多者萬餘石少亦四五千石倉設老人監之富人守之遇水旱以貸貧民今皆廢毀宜遵舊制俾早潦有資從之于是始詔天下府州縣修預備倉 御製官箴以戒百官諭曰朕撫綏兆民實賴中外文武羣臣同心同力興起治功遠臣既不得數見而人論之近臣朝夕相接亦不能數以言諭因取古人箴儆之義凡中外諸司各著一篇使揭之聽事朝夕省覽庶幾有裨然古之君臣有交儆之道凡在位之君子有以嘉謨告朕者尤朕所樂聞也箴凡三十五篇內自六部九卿以及主事行人外自布按二司各府州縣以及儒學武職則自都督府以及各都指揮內外諸衛各著其職之所宜以為鑒戒 秋七月庚辰御製幽風圖詩揭之殿壁時上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幽風圖因作詩一章命儒臣書于圖右諭曰此周公陳公劉后稷之所由興以告成王使知稼穡之艱難實為萬世人君之鑑朕非愛其圖繪之精欲以此朝夕省覽庶幾無忘農事尋又製織婦詞示廷臣以見蠶事之勞苦

明通鑑卷二十一

九

八月乙未諭京官三品以上舉賢才吏部都察院黜方面有司不職者諭曰近惟少傅楊士奇薦舉交趾南靈州知州黎恬等諸臣曠旬積月無一人焉巖叢窟穴豈皆虛哉先是上作招隱猗蘭詩以示廷臣意在薦賢以自輔比見推舉者少而有司貪暴不職者亦不聞有所糾劾故降敕責之恬以進士授御史因上章力詆大臣出為南靈知州黎利反恬始北歸至是以士奇薦入翰林士奇嘗稱恬在內為良御史在外為良郡守云 是月有男子大呼西華門外語涉誹訕守門者執至上前呼仍不已羣臣請下法司上曰古聖王設誹謗木以來諫者此人甯可罪邪其釋之 改戶部尚書黃福為南京戶部尚書時上于宮中覽福奏漕事便宜疏出以示大學士楊士奇曰福言智慮深遠六卿中無倫比者對曰福受知太祖正直明果一志國家永樂初建北京行部綏輯凋瘵及使交趾總藩憲具有成績誠六卿所不及然福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福四朝舊臣乃朝暮奔走勞悴殊非國家優老待賢之禮上曰非卿不聞是言士奇又曰南京根本重地先帝以儲宮監國福老成忠直緩急可倚上曰然是時大臣多希旨承順福持正不阿上寢疎福士奇亦忤之

明通鑑卷二十一

十

明史福傳見



七卿表改南京戶部尚書在是年八月今據之惟據福本傳言改南京係楊士奇所請以均勞逸而吾學編及李賢天順日錄則言福以剛直見疎于宣宗瑄錄記其不看劇不著棋等語雖不足據而吾學編則直云諸大臣皆依違承順福獨持正不阿故以改南去然則均勞逸之語亦士奇希旨奏也今參吾學編書之尋有是命 釋故城縣丞陳銘使復任初上以太監劉甯清謹命隨御史馳赴各省捕表琦黨解送京師甯事畢還道經故城銘素惡內官聞甯至不問所由來輒奮前拌甯手擊之御史奏丞無狀逮至上曰丞固可罪然一時偏于所惡姑宥之仍遣復任內臣有言其酗酒擅擊縱宥之亦宜罷黜為民上曰朕既釋之彼當因此改過也 九月庚午命諸將巡邊 是月蘇州知府況鍾奏

明通鑑卷二十一

十一

言蘇松嘉湖湖有六曰太湖龐山陽城沙湖昆承尚湖永樂間夏原吉濬導今復淤乞遣大臣疏濬上命巡撫周忱與鍾治之並計其所用工役以聞 是秋免兩畿及嘉興湖州水災稅糧 上以江南歲稔詔令諸府縣出官鈔平糶以備振貸時蘇州官鈔所糶得米二十九萬石故時公侯祿米軍官月俸皆支于南戶部蘇松民轉輸南京者石費六斗巡撫周忱奏令就各府支給與船價米一斗所餘五斗通計米四十萬有奇並官糶米共得七十餘萬石與鍾悉心計議會修倉詔下乃合所餘所糶置倉貯之名曰濟農振貸之外歲有餘羨以代

民間襍辦及逋租皆依時借給約以秋成抵還是時寬恤備豫之詔屢下有司率視為具文其以實心行實政者惟忱與鍾二人終忱在任江南數大郡小民不知凶荒兩稅未嘗逋負云 冬十月八百大甸宜慰司刁之雅遣使來貢方物因奏波勒土酋常糾土雅之兵入境侵掠乞發兵討之上曰八百大甸去雲南五千餘里波勒土雅皆未嘗歸化此等荒服之地豈宜勞中國為遠人役不許止降敕撫諭而已 十一月辛酉召督漕平江伯陳瑄巡撫侍郎趙新等歲終至京師會議糧賦利弊時瑄等方奏行兌運法上以戶部所定則例恐有利

明通鑑卷三十一

三十一

于軍而不便于民者故令議之 十二月修祖陵孝陵是歲巡撫南畿工部侍郎周忱蘇州知府況鍾奏減蘇州官田租七十二萬餘石初太祖籍蘇松嘉湖官田賦額而四府之糧皆以積重逋賦獨多蘇賦又比它府獨重覈計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七萬石而官田之租乃至二百六十二萬石民不能堪上即位屢下詔減之去年二月用楊士奇言詔舊額畝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十之三著為令其年九月特擢忱巡撫江南命總督稅糧時鍾守蘇州奏所屬崑山諸縣民以死徙從軍除籍者凡三萬三千四

百餘戶所遺官田二千九百八十餘頃應減稅十四萬九千餘石其它官田沒海者賦額猶存宜悉除之臣所領七縣秋糧二百七十餘萬石民糧止十五萬三千餘石其他悉為官田有畝徵至三石者輕重不均如此又請屬縣四年逋賦凡七百六十餘萬石量折以鈔皆為部議所格會忱至與鍾曲算累月奏減七十二萬餘之鉅數民困獲甦

八年春正月丁卯大祀南郊 己巳上元節張燈西苑上奉皇太后往觀皇后皇太子咸侍稱觴上壽竝敕文武諸臣及四夷朝貢之使皆得往觀大學士楊士奇撰

明通鑑卷二十一

聖德詩十章以獻諸學士儒臣皆有奏御之作

陳建曰大臣以陳善格君匡國甯民為職不以阿諛媚悅為恭楊文貞前譏蹇義謂不當言天下太平及勸上微行以取媚似矣今乃因張燈之盛作太平聖德詩去蹇何能以寸噫當時林長楸陳祚之囚數年矣諸公上太平聖德之詩何如上申救二人之章之為賢耶宜乎李文達追憶解縉之能為魏徵而謂諸人之不及深美黃福之持正不阿而謂諸人依違承順之不暇也

賜文武羣臣遊于西苑時致仕大學士黃淮以父喪賜

葬祭詣闕謝會燈節賜宴亦預焉竝詔乘肩輿登萬歲山時以為榮 是月天下朝覲官集京師上問吏部尚書郭璉曰前擢任九人為知府亦有來者不璉以何文淵等七人對乃召入便殿命中使傳旨獎勞尋賜文淵等宴于廷以御製招隱詩賜之 二月壬子錄囚凡宥免五千餘人 是月禮部會試命致仕大學士黃淮主試試畢辭歸餞之太液池上自製長歌送之且曰朕生日卿其復來 三月丙辰賜曹鼎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龜初舉鄉試中乙榜授代州學正辭以年少不堪為人師願改別職得泰和典史時以督所部工匠至京乞

明通鑑卷二十一

預會試至是南宮廷試遂膺首選 庚辰諭衛所優恤軍士竝救內外風憲官察其苛虐者罪之 是月初宴新進士于禮部遂為令 是春以兩京河南山東山西久旱災民乏食遣使發官倉糧振濟 夏四月戊戌以旱災詔蠲京省被災逋租襍課免今年夏稅賜復一年軍民乏食者有司驗口給官糧如無官糧勸有糧大戶借貸俟豐稔按數償之救直隸巡撫御史在外按察使理冤獄減殊死以下赦軍匠在逃者罪有司各舉賢良方正一人巡按御史按察使糾貪酷吏及使臣生事者上留意文雅是月建廣寒清暑二殿悉置書籍貯之

五月丁巳總兵官都督蕭授討貴州烏羅蠻平之初烏羅知府嚴律已奏所屬治古峇意二酋長石各野等聚眾劫掠山沒銅仁平頭瓮橋等處誘脅蠻賊石雞娘及篁子坪長官吳畢郎等共為亂招撫不從請調官土軍分據要地且捕且撫事聞詔授及鎮巡諸司議授乃築二十四堡環其地守之而兵力分卒難扞禦賊四出劫掠殺清浪衛鎮撫葉受勢益張去年巡按御史陳斌奏言生苗之地不過三百餘里乞別遣良將督諸軍殄滅授言殘苗吳不爾等遁入篁子坪結生苗龍不登等攻劫湖廣五寨宜令川湖貴州接境諸官兵土軍分路

明通鑑卷二十一

五

併力攻勦上敕諭曰遣將調兵恐暴師日久轉為寇翫或撫或勦朕觀成功不從中制也至是授果平蠻奏言臣受命統率諸軍進攻賊巢破新郎等寨前後生禽賊首吳不跳等二百一十二人斬吳不爾王老虎等五百九十餘級皆梟以徇餘黨悉平還所掠軍民男婦九十八口悉給所親獲賊婦女幼弱一千六百餘口以給從征將士竝械吳不跳等至京師上覽奏謂侍臣曰蠻苗好亂自取滅亡然於朕心不能無惻然也授在鎮前後二十餘年威服南荒 丁卯總兵官山雲討宜山蠻平之先是雲討平桂林蠻上斬勦首級之數上曰蠻寇害

我良民辟之彘賊害稼不可不去然殺之過多亦所不忍賜雲勅戒諭之至是獲賊首蘇公夏等悉散其脅從之餘黨 是月四川盜起命副都御史賈諒討平之

六月乙酉禱雨不應作閔旱詩示羣臣辛丑詔中外疏決罪囚 兩京河南山東山西等處自春徂夏不雨有司以聞上復命振之又以湖廣饑免稅糧 是夏日本國來貢初上念四方蕃國皆來朝獨倭人不貢去年命中國柴山使琉球令其王轉諭日本賜之敕至是日本國王源義教始遣使來上報之賚白金綵幣 秋七月壬申詔免江西稅糧時江西自六月以後天雨不止瀕

明通鑑卷二十一

六

江八府江水漲溢漂沒民田溺死男婦無算 八月癸巳汰京師冗官凡戶兵工三部大理鴻臚光祿太僕及順天府官共七十七員 是月交趾黎利復入貢上命兵部侍郎徐琦等與其使偕行諭以順天保民之道未幾利卒利雖受勅命未得封然已自帝其國紀元順天建東西二都分為十三道東都在交州府西都在清華府皆置百官設學校以經義詩賦二科取士彬彬有華風焉 閏月辛亥西域貢麒麟 壬子有彗星出天倉長丈許 戊午有三星見西北方天門青赤黃各一大如椀明朗清潤良久聚半月形大學士楊士奇奏稽之

載籍云四氣和為景星又云天子至孝任賢使能法令清明制作合天四海歡悅則景星見又云德至于天則景星見于天門于是禮官胡濙等請表賀上雖不許然文臣自士奇以下皆獻頌文獻通考云景星見于天門是禮官胡濙等請表賀上雖不許然見證之通紀紀聞等書言少詹王直進頌士奇言稽之載籍當為景星于是自士奇以下皆獻頌據此則以為景星者亦臆度耳而是年閏八月彗星已巳彗入貫索掃七公 丁丑有黃赤色見東南方似星非星如雲非雲天文家以為歸邪星云文獻通考云景星見于天門是禮官胡濙等請表賀上雖不許然見證之通紀紀聞等書言少詹王直進頌士奇言稽之載籍當為景星于是自士奇以下皆獻頌據此則以為景星者亦臆度耳而是年閏八月彗星已巳彗入貫含譽為瑞星故明臣之獻媚以此 已卯彗星復入天市垣掃晉星凡二十有四日而滅 九月乙酉遣官分

明通鑑卷二十一

七

赴各省錄重囚諭三法司曰朕體上帝好生之德惓惓夙夜惟刑之恤今法司所決重囚憑案牘耳外間所具豈能保其無鍛鍊文致者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其遣廉明官分臨各處同三司巡按御史及府州縣公同詳細審實如情有可矜獄有可疑及審訊不服者仍監候具奏與之辯理切勿輕率致人冤抑慎之慎之 已亥阿嚕台部省卜寇涼州總兵官劉廣擊斬之 是秋日本國復貢先是洪熙時倭久不貢而沿海奸民輒為嚮導寇掠頻聞自奉敕之後時復窺伺性最黠常載其方物戎器出沒海濱得聞則張其戎器而肆侵掠不得

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自是遂為東南海濱之患 冬十月平江伯陳瑄卒十一月命右軍都督僉事王瑜充左副總兵官督理漕運填淮安代之 命內閣禮部選本科及前兩科進士御文華殿親試之拔其尤者鄭建等二十八人進文淵閣與修撰馬愉曹鼐等同命詹事王直教之其優禮給賜一如永樂甲申之例又命內閣試吏部就選外官六十餘人錄其優者知縣孔友諒等七人以備任用 十二月乙亥諭法司宥京官有過犯者 是歲天方默德那國始來貢天方者回回之祖國也其地在西印度之西印度者漢之身毒國一曰天竺

明通鑑卷二十一

六

皆譯音之異也印度凡五曰中曰東西南北中印度者佛國也佛滅度六百年而西印度之耶穌出是曰天主教耶穌生後又六百年而西印度之穆罕默德出是曰天方教穆罕默德生于默加今四洲志作麥加在利未亞洲界即今所稱小西洋行教于天方而葬于默德那又自紀其最初之祖曰阿丹為肇生人類之始故其國總名天方而阿丹默德那則其所分之國皆奉回教者也先是上遣鄭和七使西洋行至古里國始知天方在其西南會古里遣人往天方和因道人齎貨物附其舟偕行往返經歲市奇珍異寶及麒麟獅子歸于是天方默德那等隨朝使入貢上

膏湯資有加時回人居中國者徧于各省自元以來用其麻法以參校授時洪武之初令設科隸欽天監與大統參用其推算始于隋開皇十四年甲寅蓋穆罕默德辭世之歲也及聖明史本紀天方來貢系之是年之末外國傳同蓋天方是年始貢也明書系之七年今從明史分天方默德那阿丹為三國其實皆回教之國同部異名耳

九年春正月辛卯大祀南郊 戶部員外郎羅通奉詔理宣府軍餉奏言朝議儲餉開平令每軍運米一石又當以騎士護送計人馬資費率二石七斗而致一石今軍民多願輸米易鹽請捐舊例五分之一則人自樂輸餉足而兵不疲報可 二月庚戌振鳳陽淮安揚州徐州饑 乙卯申兩京河南山東山西寬恤之令 是月

明通鑑卷二十一

九

南京刑部侍郎段民卒民以山東參政召還擢南京戶部踰年改刑部上以民廉介端謹特賜敕令考察南京百官是時以詔書寬恤凡罪囚自十惡外並減一等有重囚三十餘人例不得赦民亦減其罪後有旨報決乃復追還而逃已數人民自陳狀給事中年富劾民上知民賢不問至是卒于官貧不能歛都御史吳訥視以衣衾事聞詔有司為營葬事 三月戊寅文武羣臣朝皇太子于文華殿 甲申交趾諒山府土官阮世甯七源州土官阮公庭各帥所部來歸時黎利已死三子閭弱

奸臣黎問黎察等搆黨仇殺世甯等請徙居廣西龍州等處總兵官山雲以聞詔聽隨宜居住並敕雲戒飭邊兵嚴謹守備 是月山雲討思恩叛蠻平之時蠻首覃公岩等累年作亂雲遣都指揮彭義率兵勦捕斬賊首梁公成潘通天等梟之仍督官軍搜捕餘黨捷聞上賜

救慰勞雲又以慶遠鬱林苗獠非大創不服請濟師詔發廣東兵千五百人委都指揮一員赴廣西聽雲調用明史稿又於三月甲午書山雲討平潯柳叛蠻證之明史雲傳言雲先後討平潯柳桂林宜山思恩諸蠻見于紀者平柳在四年四月平宜山在八年五月討思恩在九年三月與傳中先後次序合明史剛甲午平潯柳蠻事是也今據傳增入討慶遠蠻事 以王驥為兵部尚書驥以侍郎

明通鑑卷二十一

十

屢署兵部事至是實授 夏四月己未徐琦自安南還黎利子麟遣使來告其父之喪詔麟權署安南國事利僭位六年私謚太祖子麟一名龍自是其君長皆有二名以一名奏天朝仍貢獻如常制上命侍郎章敞行人侯璉賫敕往復遣行人郭齊朱弼賜弔祭 戊辰錄囚 五月壬午詔控暴骸 六月甲子雷震大祀壇外西門獸吻明史本紀不載吾學編系之是月門獸吻證之五行志乃是月甲子也今據書之 是月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以永樂戊子舉于鄉明年登乙榜第一授霍州學正歷九年丁憂廬墓終喪起復補蒲州會洪熙元年考績兩學諸生

皆請復任而霍州章先上遂許之至是以朔之明日卒于霍諸弟子號哭一州人爲之罷市端自少篤志正學見元儒謝應芳辨惑編悅而好之故于輪迴禍福巫覡風水時日世俗通行之說毅然不爲所動父爲善于鄉而勒行佛老之善信其所謂因果報應者端乃爲夜行燭一書進之謂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父欣然從之爲諸生上書邑宰請毀淫祠百餘爲設里社里穀壇使民祈報年荒勸振存活甚衆其任霍州學正前後凡十六載修明聖學諸生服從其教卽一州之人皆化之恥爭訟知府郭晟問爲政

明通鑑卷二十一

圭

荅曰其公廉乎公則民不敢謾廉則吏不敢欺展拜受州有樵者拾金釵以還其主人以爲異樵曰第不欲愧曹先生耳有高文質者往觀劇中道而返曰此行豈可使曹先生知也其學以力行爲主守之甚確一事不容假借蓋立基于敬體驗于無欲而歸宿于心性嘗曰欲至乎聖人之道須從太極上立根脚又曰天下無性外之物性卽理也理之別名曰太極曰至誠曰至善曰大德曰大中名不同而道則一初伊洛之學自河南許衡洛陽姚樞倡道于北北方之學者翕然宗之元亡歷鼎革三十餘載而端起峭澗間倡明絕學論者推爲一朝

理學之冠嘗作川月交映圖以擬大學學者稱月川先生初與曹端之卒證之儒林傳在是年紀聞系之七月憲章錄系之九月按南雷明儒學案言先生卒于六月朔之二日此必據其門人所記今改系之六月下秋七月兩京山西山東河南諸州縣蝗蝻覆地尺許傷禾稼有司以聞甲申分遣給事中御史督捕之 八月庚戌振湖廣饑 甲子敕兩京湖廣江西河南巡撫官及三司巡按御史行視災傷蠲秋糧十之四乙丑罷工部諸採辦 己巳衛喇特順甯王托懽攻殺阿嚕台來告捷初阿嚕台駐牧塞下爲故元之後托克托布哈舊作脫不花所襲妻子死孽畜畧盡獨與其子碩尼堪等徙居穆納山穆舊作母至是托懽復襲阿嚕台竝其子碩尼堪皆殺之遣使來獻捷且請獻傳國璽上賜敕曰王能克復世仇甚善至玉璽傳世久近殊不在此王得之王自用之可也仍賜紅綵五十表褒遣之 是月甯國長公主薨主梅殷妻也初文皇舉兵主貽書責以大義不荅及至淮北貽主書命遷居太平門外勿罹兵禍主亦不荅然文皇故推重主及殷之死恩禮尤厚云 晉楊溥禮部尚書兼學士直內閣

明通鑑卷二十一

圭

溥進尚書見辛輔表在九年八月本紀不書以其直內閣如故也諸書以溥自四年丁憂起復並未入閣故九年進尚書但兼學士而已十年正月始入內閣原修三編據之後修則仍據明史紀傳刪去十年入內閣之文今從 九月諭曰天下雖安不忘武備今稽事旣成朕

將親帥六師行邊塞飭武備命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等扈從癸未車駕發京師乙酉度居庸關丙戌獵于全道乙未阿嚕台子諤博爾濟延舊作阿請納款內附上以其喪敗無依憐而撫之丁酉車駕至洗馬林諸將言衛喇特獵所去此不遠襲之必大克上以問楊榮對曰陛下屢遣人招諭令其近邊獵牧故感恩而來若擊之是前救誘之矣且彼聞上至必先遁雖擊何益徒失戎心上曰然乃諭諸將曰朕此來飭邊備耳非爲捕寇也已亥大獵庚子車駕發洗馬林冬十月丙午還宮丙辰總兵官方政參將蔣貴討四川松潘叛蠻平

明通鑑卷二十一

十一

之初總兵陳懷填松潘討平諸蠻尋爲御史及按察使所劾謂懷日荒于酒不飭邊備且僭侈踰分上怒召懷還遂以政代貴副之至是諸蠻復叛政論以禍福皆聽命惟任昌等寨梗化政等分道進勦以次平三十餘寨捷聞進政都督同知甲子罷陝西市馬丁卯以兩京浙江湖廣江西饑發應運南京倉米及臨清倉米振之十一月戊戌停刑庚子免四川被災稅糧時四川奏旱澇不一所種無收命戶部分別蠲其租十二月命監察御史巡視各倉時大學士楊士奇言南方運糧至京人力甚艱而倉廩無關防奸人盜竊動輒千萬

前者就執後者復繼恬無警畏請命風憲官關防巡察從之自是御史巡倉一年一代著爲令是月甲子上不豫命衛王瞻埏攝享太廟

十年春正月癸酉朔上以疾不視朝命羣臣朝皇太子于文華殿甲戌大漸罷採買營造諸使乙亥帝崩于乾清宮年三十有八遺詔國家重務白皇太后帝幼爲文皇所鍾愛及既冠立爲皇太孫巡幸征討皆從仁宗在東宮以讒故失愛于文皇其危而復安太孫蓋有力焉卽位以後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安樂歲不能災自開國歷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

明通鑑卷二十一

十一

治平之象焉壬午太子卽皇帝位大赦天下詔以明年爲正統元年時上方九齡外廷傳言太后取金符入內欲召立襄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率百官入臨請見太子太后卽至乾清宮攜上泣曰此新天子也士奇等伏謁呼萬歲于是浮議始息丁亥吏部尙書蹇義卒先是義以新君卽位告祭齋宿得疾上遣醫往視問所欲言對曰陛下初嗣大寶望敬守祖宗成憲始終不渝耳遂卒年七十三義歷事五朝質直寬和善處僚友間未嘗一語傷物楊士奇常言張詠之不飾玩好傅堯俞之遇人以誠范景仁之不設城府義蓋兼之仁宣之間

政在三楊義雖掌銓衡輒依違其間無所匡拂時亦以此少之卒贈太師謚忠定 庚寅罷十三布政司鎮守中官惟南京守備諸邊鎮守及徐州臨清收糧淮浙巡鹽者如故 丁酉上大行皇帝尊謚曰章皇帝廟號宣宗 辛丑晉戶部尚書黃福少保參贊南京機務留都文臣參機務自福始 二月戊申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庚戌尊皇后為皇太后時左右有請太皇太后垂簾聽政者太后曰毋壞我祖宗法第罷一切不急務斥官中玩好之物時時易皇帝嚮學而已朝廷大政羣臣白太后太后悉令送內閣俟楊士奇等議決然後行太后

明通鑑卷二十一

兄彭城伯景都督昇惟令朝朔望毋得與聞國事時楊士奇等薦昇賢宜加委任太后不許 辛亥封弟祁鈺為郕王 甲寅罷諸司冗費 是月封平陽王美圭為晉王晉自濟熿廢後不立王者已八年至是始以美圭縉封 釋前鬱林知州林長懋御史陳祚主事郭循于獄復其官 如愚諸書皆在二月三編書之九月蓋據其復官之月分也今牽連記之並據明史列傳增入林 三月戊寅放教坊司樂工三千八百餘人辛巳罷山陵夫役萬七千人 丙申諭三法司死罪臨決必三覆奏然後加刑 是月江西樂安大盜曾子良等作亂據大盤山眾至三萬詔都督僉事彭森討之時陳

本深為吉安知府與森設伏大破之斬子良餘眾潰散本深治吉安政舉大綱不屑苛細大猾既殲府中無事晨起鼓升堂吏無所白輒鼓而休間有所訟呼至榻前析其曲直遣之亦不受狀有抑不伸者雖三尺童子皆得往白久之人恥爭訟無告訐者 夏四月丁卯以久旱考察天下布按二司及府州縣官 戊辰畿南山東河南蝗遣給事中御史督捕之 五月庚辰錄囚 壬午戶部言浙江蘇松荒田及舊額官田減除稅糧二百七十七萬餘石請加覆覈論曰減除稅糧以蘇民困也又令覈實必增額為民患不許 是月大學士楊士奇

明通鑑卷二十一

等上言去年十月奉先皇帝諭明年春煖東宮出學講讀宜慎選賢良端謹之士以為輔導今遺言猶在耳皇 上冲齡此為第一重事伏望山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 聖學太皇太后嘉納之 詔自今初任者不得除風憲官 六月丁未令天下瘞暴骸 辛酉葬章皇帝于景陵 及異諸書多作是月戊申今據明史 秋七月丙子本紀證之甲子會紀所載月日亦同 蜀山西夏稅之半 丁亥太白經天 及異明史天文志是月丁亥太白晝見三編則云太 是月進刑部侍郎魏源為本部尚書 八月丙午詔減光祿寺膳夫四千七百餘人 是月以甯陽侯陳懋為平羌將軍填甘肅上初踐阼以懋勲



舊命偕英國公張輔參議朝政至是以邊警出之九月庚寅龍州宣撫司以瑞麥獻有一莖六穗七穗者詔曰今四方旱蝗相望一方稱瑞如天下饑民何自今有若此類者毋進獻 壬辰詔督漕總兵及諸巡撫官歲以八月至京師會廷臣議漕運事宜著爲令 是月詔修宣宗實錄命英國公張輔爲監修官大學士楊士奇等爲總裁 以王振爲司禮監振少選入內書堂侍上于東宮爲局郎狡黠得上歡遂越金英等數人任之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乃導上閱武將臺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殿最之有紀廣者嘗以衛卒守居庸得

明通鑑卷二十一

三

事振大見親暱遂奏廣第一超擢都督僉事自此招權納賂諸大臣自士奇以下皆依違莫能制 冬十月壬寅遣使諭韃靼阿爾台舊作阿台多爾濟巴勒舊作朵兒只伯先是阿爾台死其故所立王子阿爾台及所部多爾濟巴勒等復爲托克托布哈所窘竄居鄂齊訥路外爲納款而數入甘涼爲寇甘肅守臣以聞上猶欲招撫之故有是諭 辛亥詔天下衛所皆立學 十一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壬子阿爾台多爾濟巴勒犯涼州之鎮番衛將軍陳懋禦之于平川敗之追至蘇武山遂還時上命兵部左侍郎柴車協贊甘肅軍務兵部右侍郎徐

晞巡撫甘肅傲邊備也 是歲廣西總兵官山雲討大藤峽賊平之先是雲奏請濟師勦除慶遠鬱林叛蠻朝廷遣廣東都指揮田真帥兵助之會潯州等處蠻寇劫掠良民雲遣真率兵禦之于大藤峽前後斬首九十六級歸所掠男婦二百三人雲在鎮先後大戰十餘斬首萬二千二百六十降賊酋三百七十奪還男女二千五百八十築城堡十三鋪舍五百陶磚鑿石增高益厚自是猖獗屏跡居民安堵論功進都督同知璽書褒勞雲謀勇深沈而端潔不苟取廣西鎮帥初至土官率餽獻爲故事帥受之卽爲所持雲始至聞府吏鄭牢剛直召

明通鑑卷二十一

三

問曰餽可受乎牢曰潔衣被體一汗不可湔也雲曰不受彼且生疑奈何牢曰贖貨法當死將軍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乎雲曰善盡却餽獻嚴馭之由是土官畏服調發無敢後者雲所至詢問里老撫善良察誣枉土人皆愛戴之上卽位雲墜馬傷股上遣醫馳視以病請代優詔不許進右都督

明通鑑卷二十二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變編輯

紀二十二 起柔光執徐盡上章浩濳凡五年

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膺

皇帝前紀

正統元年春正月丙戌罷銅仁金場初永樂間遣官湖廣貴州採辦金銀課復遣中官御史往覈之又于浙江福建開金銀場歲額日增上即位欲封閉坑穴以次罷之是時以貴州生苗方為亂遂首罷焉 大學士楊士奇等上言國家歲用糧儲浩大皆仰給江南軍民轉運

明通鑑卷二十二

一

不勝勞苦況河道偶有阻窒則糧餉不充實非經久之策計今在京官軍數多除操練造作應用外餘者悉令于北京八府空間田地屯種倘遇豐年必有蓄積可省南方轉運之費從之庚寅詔發禁軍三萬就近地下屯士奇等又言前因巡邊調選大甯都司及南北直隸衛所官軍更番赴京操備今天下已靖請不必赴京俱令下屯既省轉運之勞又養精銳之氣上命從容行之三月始開經筵從大學士楊士奇等之請也士奇等又言天子就學其事體與皇太子親王不同乞先命禮部翰林院詳定講筵禮儀從之丙辰命太師英國公張輔

知經筵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學士楊溥同知經筵事少詹王直王英侍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侍講學士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穀修撰馬愉曹鼐兼經筵官翰林春坊儒臣分直侍講經筵定儀注自此始 是月命僉都御史王黼出填江西時廷議遣文武大臣出鎮遂命黼偕都督武興行 三月己巳賜周旋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乙亥上御經筵先是經筵進講之制無定地亦無定期至是始定月講御文華殿詔以月之九日行之續定每月三日日以逢二為期以二八月中旬起四十月末旬止寒暑暫免遂為定制時中官王振方用事

明通鑑卷二十二

二

考功郎中李茂弘謂今之月講不過虛應故事粉飾太平而君臣之情不通朕隔蒙蔽此可憂也即日抗章致仕去 國史稿書二月丙辰定經筵儀註明史不書御經筵也是年三月丁卯朔乙亥則三月九日證之明會典言經筵月講向無定日亦無定所正統初始者為儀常以月之二日御文華殿進講月三日寒暑暫免據此則英宗初御經筵當以三月十二日戊寅證之王圻續文獻通考言正統元年春二月初九日開經筵楊士奇等定禮儀上之制曰是以今月初九日御經筵楊士奇等初定儀注以月之九日為期紀書乙亥與制詞合共改二為期者據通攷言續定經筵儀注每月三日日以逢二為期庶率以二八月中旬起四十月末旬止云然則初定之期以九後始更之也以二明史所紀自招實錄故三編亦系之三月是也惟據明會典但有逢九逢二之期而景泰元年開經筵御史許士達上疏言舊典經筵每月不遇初六十六二十六三日似景泰初又定經筵以六為期蓋正統景泰之間或二或六或九本無定

期其逢二之期似是後來所定故會典據之今增識于此

初鎮番之役平羌將軍

陳懋遣兵援之遽解去懋以捷聞會參贊侍郎柴車至

功又劾涼州副總兵劉廣喪師不以實聞願昌功要賞

詔奪懋祿械廣至京特賜車金幣以旌其直車以廉幹

名上簡用之一時調軍給餉悉得事宜改柴車參贊

年之冬此則以劾陳懋劉廣故賜金幣以旌其直證之

明史車傳大畧如此吾學編則統系之是年三月言車

劾劉廣上以其可當師旅之任命贊甘肅軍務並賜金

幣文綺裾此則車以劾廣之故始授參贊不知車之劾

懋傳而車傳亦載之今據二傳增入 詔蘇松浙江等

處官田準民田起科糧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減作

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

二斗者減作一斗自宣德之末蘇州漕糧至七百九十

萬石巡撫周忱蘇州知府況鍾屢請輒為部議所格至

是稍稍蠲減民困少蘇 夏四月丁酉朔享太廟上沖

節踐阼至是始詣太廟行親享禮 是月河北旱蝗遣

工部侍郎邵昫等督所在有司分道捕之 五月丁卯

阿爾台多爾濟巴勒寇肅州先是寇由鎮番入涼州劉

廣等不敢擊大掠而去尋犯山丹指揮陳玘戰沒又犯

大同千戶葉林等戰沒至是圍肅州不克亦大掠去

明史本紀系之五月丁卯證之吾學編典彙諸書本年寇山丹又人大同塞明史稿書寇大同于二月寇山丹

明通鑑卷二十二

三

明通鑑卷二十二

四

干三月明史紀皆畧之且據諸書則寇山丹在前寇大  
同在後明史稿亦似倒叙今統書于是月寇肅州之下  
又明史稿五月及閏六月皆書犯肅州蓋五月  
月犯至閏六月始解去也今並系之五月下 壬辰始  
設提督學校官時南京戶部尚書黃福上言比來生員  
學藝疎淺宜令布按二司徧歷考試庶得真才于是詔  
兩畿及十三布政司皆設提學道專理學校事按臣不  
得侵越兩畿以御史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副使或僉事  
著為令是時廷臣舉堪任提學者吏部尚書郭璉首薦  
薛瑄瑄字德溫號敬軒河津人舉永樂十八年河南鄉  
試第一明年成進士以省親歸居父喪悉遵古禮宣德  
中服除擢御史三楊當國欲見之謝不往出監湖廣銀

場日探性理諸書學益進以繼母憂歸至是服闋還朝  
遂以璉薦授山東提學僉事首揭朱子白鹿洞學規開  
示學者延見諸生親為講授才者樂其寬而不才者憚  
其嚴皆呼為薛夫子云改明史本紀但書是月壬辰  
歲以御史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副使僉事  
官志同今增入又薛瑄以僉事授山東提學道證之本  
傳在正統改元之初吾學編 六月都察院右都御史  
顧佐致仕初佐有疾請致仕宣宗命熊概代理院事踰  
年概卒佐疾良已遂復任是年佐考察御史不稱者十  
五人奏請降黜時邵宗九載滿吏部考稱佐獨寘之十  
五人之列遂與尚書郭璉相奏辨上入璉言遂原宗而

責佐佐因上章求去賜救獎慰賚鈔五十貫命戶部復其家佐操履清白性嚴毅每旦趨朝小憩外廬立雙藤戶外百僚過者皆折旋避之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羣坐一時稱為顧獨坐卒以是被擠去家居十一年卒佐既罷以陳智代為右都御史我則編國史紀開皆系之是年六月證之明史七卿表佐以元年六月致仕陳智任按仁宣以來左右都左不並設任授一官而證之佐傳佐任右都御史並未改左吾學編及諸書作左都又以陳智所代為左副都皆與史不合今參明史表 徙甘涼寄居回回于江南凡五百戶又徙在京降人于河間德州 閏月罷陝西織造駝羯永樂間增設內外各織染織造局遂及陝西之駝羯至是以

明通鑑卷二十二

五

西鄙不靖罷之 是月順天真定保定濟南開封彰德六府俱大水預異是月順天等六府大水明史本紀不具證之明史五行志在是年之閏六月今 秋七月訪聖賢後裔蠲其徭役初宋高宗南渡孔子四十八代孫端友率其子玠扈從至浙居于衢州高宗紹興初端友卒賜其子玠田五頃命以州學為家廟世奉祭祀四傳至洙元至元間命歸曲阜襲封洙讓爵曲阜之弟治元世祖嘉之命為國子祭酒提舉浙東學校然自此衢州之襲封遂罷至是有言端友之裔孫仍有在浙者上命訪之並及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朱熹後裔皆復之所在祠墓傾圮者修之預異據三編輯覽系

之七月傅氏明書系之六月之末今從三編其目云訪求南末衍聖公孔端友後裔按端友從宋高宗南渡始有南宗而北宗已屬之金端友既去金人乃以其同母弟端操為北宗而證之明關里志端友之子玠即端操之子嗣端友而從南渡者也元至元間端操後絕有言謂州之孔洙即端操之後裔故特召之而洙仍讓于洙故洙之族弟復歸南宗元世祖始命其本有南北二宗弘治末年始訪得洙之六世孫彥繩命主祀始復明史彥繩傳謂時以在曲阜者為孔氏北宗皆出于一時之訪求為南宗也程敏政聖裔攷謂北宗皆出于一時之訪求為南宗是已南宗猶為近之因謂關里之大宗當歸之衛族孔氏關里志辨之甚詳蓋敏政既不知端友端操實同母兄弟又不知端友在衛所立為後者即端操之子又其時志謂二裔素不相能雖未敢以此排斥 徙襄王瞻培聖裔亦其攷據之失詳也餘詳攷證中 徙襄王瞻培干襄陽淮王瞻墀于饒州 是月南畿陝西湖廣廣東

明通鑑卷二十三

六

皆大水預異此據三編增 八月甲戌以右都督蔣貴充總兵官佩平虜將軍印都督同知趙安副之討阿爾台多爾濟巴勒也貴填守松潘數有功上即位召還進右都督會阿爾台等數犯甘涼邊將告急遂有是命 是月詔選前學士解縉所籍家產預異據明史本傳在是年八月傅氏明書同今從之 始定歲賦折銀入內承運庫初洪武九年天下稅糧許以銀鈔代輸者謂之折色所折之銀俱送南京供武臣俸祿及北京各衛官支俸以為常至是副都御史周銓言行在各官俸支米南京道遠費多輒以米易貨貴賤賤售十不及一朝廷虛糜廩祿各官不得實惠請于南

畿浙江江西湖廣不通舟楫地折取白金布絹解京充俸江西巡撫趙新南京戶部尙書黃福亦以爲言上以問戶部尙書胡濙濙對以太祖嘗折納稅糧于陝西浙江民以爲便乃仿其制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米麥共四百餘萬石折銀百萬餘兩不送南京悉入內承運庫謂之金花銀除給放武臣俸餘專供內用其後概行于天下自起運兌運外率糧四石折銀一兩解京以爲永例由是諸方賦入折銀者幾半而倉廩之積漸少矣 九月癸卯遣刑部侍郎何文淵戶部侍郎王佐都察院副都御史朱與

明通鑑卷二十二

七

言督理兩淮長蘆浙江鹽課竝敕內官同往有不便于民者具實以聞其阻撓鹽法情犯重者械送京師欽差巡鹽自此始 庚申遣兵部侍郎李郁通政使奈亨齋敕印封黎麟爲安南國王初黎利死勅其子麟權晉國事麟遣使入貢謝恩上卽位改元之四月以宣宗賓天遣使進香又以上登極尊上太皇太后皇太后位號竝遣使表賀貢方物閏六月復貢上以陳氏宗支旣絕麟事大禮恭欲使正位下廷臣議成以爲宜遂有是命 冬十月上閱武于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三發三中上喜撤上尊賜之

觀者私相語曰往年王太監閱武紀廣驛陸今天子自來顧一杯酒耶然竟無殊擢或異明史紀傳皆不載紀事本末及通紀紀聞皆系之十月今從之○駙馬都尉井源仁宗女嘉興公主下嫁者後死于土木之難明書作駙馬都尉薛桓誤也證之明史公主傳宣宗女常德公主以正統五年十一月下嫁薛桓此時安得有駙馬都尉之稱 十一月

乙卯詔京官三品以上舉堪任御史者四品及侍從言官舉堪任知縣者各一人 是月免湖廣被災稅糧

十二月丁丑下兵部尙書王驥侍郎鄭埜于獄時王振初用事欲令朝臣畏已會驥議邊事五日未奏振教上

召驥面責之曰卿等欺朕年幼卽日執驥竝埜下之獄尋釋之未幾右都御史陳智劾張輔回奏稽延竝劾

明通鑑卷二十二

八

科道不舉奏上釋輔不問杖御史給事中各二十自是言官承振風指屢撫大臣過自公侯駙馬伯及尙書都御史以下無不被劾或下獄或荷校甚至譴謫殆無虛歲 乙酉湖廣貴州總兵官蕭授討廣西蒙顧十六洞賊平之初授平貴州烏羅蠻踰年復討都勻蠻降下合江蔡卽等五十餘寨會上卽位命佩征蠻副將軍印仍填湖廣貴州又念授年老以都督僉事吳亮副之先是普定蠻阿遲等叛僭稱王四出攻掠授遣指揮顧勇等擣其巢破之而廣西蒙顧十六洞與湖廣逃民相聚蠶起投督兵圍之再戰悉禽斬其酋餘黨就誅捷聞進右

都督上言靖州與廣西接壤時苦苗患永樂宣德間嘗儲糧數萬石備軍興比年儲漸少有警發人徒轉輸賊輒先覺以故不能得賊乞于清浪靖州二衛各增儲五萬石庶緩急可藉報可 是冬成國公朱勇言近衛喇特托懼以兵迫逐韃靼多爾濟巴勒恐既吞併日益強大乞勅各邊廣儲積以備不虞上嘉納之是時二部相讐殺而阿爾台多爾濟巴勒竄居在外非衛喇特之敵故陽乞撫于我而陰行寇掠未幾復犯莊浪都指揮江源戰沒士卒百四十餘人邊事益棘 是歲上改元初政三楊當軸各處坑冶悉詔封閉撤永宣新增之關

明通鑑卷二十二

九

辦官又罷諸處採買及造下西洋船木諸冗費民困少蘇內供之物如糖蜜果品脯酥油茶芽稷糯米藥材或較舊數減半或減三之二而上用膳食器皿如南工部造金龍鳳白瓷諸器饒州造硃紅膳盒諸器即位數月撙節頗多而營造所之援例誅求尚膳監之乘時乾沒上雖備帖具書不能禁也其後中官用事徵索紛紜較之舊制又變本而加厲云 僉都御史魯穆奉命捕蝗于大名還以疾卒穆天台人永樂四年進士家居褐衣蔬食足跡不入州府比謁選有司餽之贖穆曰吾方從仕未能利物乃先厲州里乎不受除御史仁宗監

國屢上封事劾漢王官校諸不法狀直聲震朝廷遷福建僉事理冤濫摧豪強泉州人李某調官廣西其如富民林某遣僕醜李于道而室其妻李之宗人訴于官所司納林賂坐訴者繫獄久穆廉得其實正林罪漳民周允文無子以姪為後晚而妾生子因析產與姪屬以妾子允文死姪言兒非叔子逐之盡奪其貨妾訴之官穆召縣父老及周宗族密置妾于羣兒中咸指兒類允文遂歸其產民呼魯鐵面時楊榮當國家人犯法穆治之不少貸榮顧謂穆賢薦之朝上即位遂擢是職卒之日貧不能歛始穆入為僉憲行李蕭然尚書吳中贈以器

明通鑑卷二十二

十

物不受至是中為治棺衾乃克殯詔給舟歸其喪及異之卒揭明史本傳在英宗即位之明年乃正統元年也是年河北旱蝗遣官督捕穆之還未知何時故諸書有系之二年者惟憲章錄七年書魯穆巡視江南尤誤耳今據其出使之年牽連記之 以劉中敷為戶部尚書中敷任山東左布政丁憂歸至是奪情起之 宣德八年西洋西域來朝貢者凡古里柯枝蘇門答刺及天方等共十一國滯留未遣是年上始命禮部稽其使臣在京師者悉令附瓜哇貢舟還國 二年春正月甲午奉宣宗神主祔太廟 己亥詔大同總兵官方政都指揮楊洪會甯夏甘肅兵出塞先是總兵蔣貴趙安等奉命出師未至而寇犯莊浪巡撫甘肅

徐晞上章劾貴廷議以貴方選軍甘州勢不相及而莊浪正晞所統責晞委罪置貴不問未幾謀報阿爾台多爾濟巴勒等駐賀蘭山後詔政與洪出大同迤西貴與安出涼州塞會勦貴等師至魚兒海子都指揮安敬言前途無水草留十日以芻餉不繼欲引還時右僉都御史羅亨信參貴軍務讓之曰公等受國厚恩敢臨敵退縮耶死法孰與死敵貴不能從遂引軍還亨信遂上章劾貴陝西都御史陳鑑亦言狀詔切責貴等是月太皇太后欲誅王振不果上之初即位也太皇太后悉委政內閣而三楊皆累朝元老振心憚之未敢逞太后嘗

明通鑑卷二十二

十一

遣振至內閣問事士奇擬議未下振輒施可否士奇愠三日不出太后聞之怒立鞭振仍令詣士奇謝罪且曰再爾必殺無赦一日太后御便殿召英國公張輔內閣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入朝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上西向立太后旁五臣東面稍下太后召問人皆有獎勸之詞及溥乃嘆曰先帝念卿忠屢形慈嘆不意今日得相見也蓋仁宗監國以讒故宮僚多下獄溥及黃淮一繫十年瀕死者數矣仁宗每于宮中言及東宮時事慘然不樂以故太后言之于是溥泣太后亦泣因顧上曰此五臣先朝所簡貽皇帝有行必與

之計非五臣所贊成者不可行也有頃宣太監王振至俛伏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時女官加刃振頸上跪為之請五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禍人家國我聽帝暨諸大臣留振此後不得令干國事也振自此稍斂戢已而太皇太后病遂跋扈不可制矣取選此事明史三楊及宦官未及明書皆載之據昇州攻誤言出自何文簡餘冬叙錄而楊文敏行狀及楊文貞三朝聖諭錄皆不及以召對言則似影響宣宗時事若果有誅王振之語則文敏國媿言之此又何所諱而不書意者何文簡驟聞前輩之言喜而筆之不自知其誤也予謂文敏行狀及文貞三朝聖諭錄皆因王振諱也楊榮之卒在正統五年正王振用事之時宜行狀不書士奇以正統九年卒三

明通鑑卷二十二

十二

朝聖諭錄據其自序成于正統七年壬戌是年太皇太后崩振勢益盛大作威福廷臣人人憚恐士奇雖老耄之年豈不慮異日子孫之禍太后賜王振之死即有其事亦必不敢入錄中矣州之說毋乃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是年正月今從之

御批三編曰誠孝太后既對諸臣數責王振且以刃加振頸不得謂無必殺之心使五臣能因勢而贊成之則去大慈易於反掌乃五臣不但不顯言其惡且為之長跪致請轉若重為申救者良由諸臣阿順幼主為身後計故爾隱忍保全致貽奸惡之禍而不得諉之誠孝太后之優柔寡斷矣且如太后于兄景昇皆禁其不得干預國事可謂深知大體而三楊則於景

昇請加委任私意揣摩若此又奚有於王振乎

三月甲午錄囚 戊午遣御史金敬撫輯大名及河南 陝西逃民 夏四月免河南被災田糧 五月庚寅命

兵部尚書王驥經理甘肅邊務時寇數犯甘涼邊境將

貴趙安等出塞無功而侍郎柴車徐晞都御史曹翼相

繼飭防均不能制上乃命驥往許以便宜行事驥奉命

疾驅至軍大會諸將問往時追敵魚兒海先退敗軍者

誰僉曰都指揮安敬驥之行也上以僉都御史羅亨信

劾貴等逗留狀示驥並密勅驥儆軍中以徇至是遂

承旨縛敬斬轅門尋奉敕責取貴死狀一時諸將皆股

明通鑑卷二十二

主

栗驥乃大閱將士分兵盡地使各自防禦邊境肅然閱

軍甘涼汰三之一定更番法兵得休息而轉輸亦省

王驥斬安敬及貴蔣貴死狀一事據弁州史乘攷誤謂

出自中旨並非便直行事彭文憲為王靖遠作墓志有

似狄招討之修陳涉者雖快人意恐當以正史為據也

余謂王驥非能擅斬安敬責蔣貴死狀之人此不足辯

而證之羅亨信傳亨信劾留狀上以其書示王驥

等故驥傳亦言承密旨縛敬斬軍又責貴死狀亦云宜

較其皆出自中旨明矣明史所 王寅命刑部尚書魏

源經理大同邊務亦令以便宜行事先是王驥言邊軍

怯弱由訓練無人因薦千戶楊洪詔加洪游擊將軍洪

所部才五百詔選開平獨石騎兵益之再進都指揮僉

指揮杜衡部卒李全許奏洪罪源素知洪能乃奏謫衡

成廣西而執全付洪使自治時源遣都督僉事李謙守

獨石遂請以洪副之 丁未免陝西平涼六府旱災夏

稅竝諭戶部遣官勘實蠲之 是月有吉安浮梁淮徐

等處義民十人各出穀千石有奇助官振濟賜璽書旌

勞復其家 六月乙亥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

祀孔子廟廷時肇慶知府王瑩等以安國作春秋傳沈

作書傳真德秀作大學衍義均有功于聖門請從祀孔

廟兩廡下禮部議奏稱瑩等言是故有是命 庚辰遣

明通鑑卷二十二

西

隸之鳳陽淮安揚州諸府徐和滁諸州河南之開封諸

府奏自四月至五月河淮泛漲民居漂沒禾稼不登特

命諒等往振之 秋九月以都指揮僉事楊洪守獨石

先是洪副李謙守備赤城獨石謙老而怯與洪不相能

洪每調兵謙輒陰沮之洪嘗勵將士殺敵謙笑曰敵可

盡乎徒殺吾人耳御史張鵬劾罷謙因命洪代洪雖為

偏校中朝士大夫皆知其能有毀之者輒為曲護洪以

是得展其才益自奮數敗烏梁海兵禽其酋威名聞嶺

北稱為楊王 王驥經理甘肅尋召還未幾甘肅守將

報北寇復犯邊冬十月甲子以鎮守甘肅左副總兵任



禮充總兵官授平羌將軍都督蔣貴都督同知趙安副  
之兵部侍郎柴車僉都御史曹翼羅亨信參贊軍務討  
阿爾台多爾濟巴勒命驥及太監王貴監督之車盡心  
邊務糾劾將帥欺玩章前後凡數十上或以後患怵之  
車曰吾敢愛身以誤國也每有功賞雖敕下必覆驗而  
後行岷州土官后能冒功得陞賞車奏請加罪能復請  
命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實繁有徒臣  
方次第按覈今宥能何以戢眾若無功而得官則捐軀  
死敵者何以待之朝廷雖從能請然嘉車賢遣使勞賜  
之仍進從二品祿 是月勅方面郡守缺令三品以上

明通鑑卷二十二

五

保舉擇用左通政陳恭言古者擇任庶官例由選部職  
任專而事權一今令廷臣各舉所知恐開私謁之門長  
奔競之風下吏部議尙書郭璉遜謝不敢當大學士楊  
士奇言宣德七年以前布按二司及府州縣官多不得  
人致爲民害是以宣宗皇帝勅令大臣保舉自茲以往  
多得其人間有一二非才亦緣舉主不察甚或徇私所  
司不行糾劾以致如此昔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  
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但  
所舉之人後有犯賊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  
不敢濫舉官必得人矣詔仍如士奇言 十一月乙巳

振河南饑免稅糧

三年春三月己亥夜京師地震庚子又震甲辰又震者  
再震三編據實錄增入庚子甲辰今批之 是月  
振陝西饑 禁天下祀孔子于釋老廟宇 是春兵部  
尙書王驥督諸將出塞以蔣貴爲前鋒而自與任禮帥  
大軍後繼與貴約曰不捷毋相見也貴亦感奮會多爾  
濟巴勒懼罪連遣使入貢敵勢稍弱貴帥輕騎敗之于  
狼山追抵石城多爾濟巴勒走與阿爾台合 夏四月  
王驥任禮等帥諸軍出鎮夷關蔣貴將二千五百人爲  
前鋒貴欲深入副將李安沮之貴拔劍厲聲叱曰敢沮

明通鑑卷二十二

六

軍者斬遂由間道疾馳三日夜抵其巢阿爾台方牧馬  
貴猝入馬羣令士卒以鞭擊弓韉驚馬馬盡佚敵失馬  
挽弓步鬥貴縱騎蹂躪擊指揮毛哈阿奮入其陣大敗之  
乙卯貴分軍爲兩翼別道百騎乘高爲疑兵轉戰八十  
里斬首三百餘禽僞左丞脫羅獲金銀印各一駝馬兵  
甲千計會驥與禮敗敵于梧桐林至額齊訥路禽僞樞  
密同知僉院十五人萬戶二人降其部落窮追至黑泉  
而趙安等出昌甯至多喇溝舊作力亦禽僞右丞達嚕噶  
爾齊三十人分道夾擊轉戰千餘里多爾濟巴勒遠遁  
西邊悉平改撰明史本紀系之四月乙卯據其奏報之

月七卿年表言王驥以四月召還理部事皆牽連記之耳證之諸書驥等還在十月論封及升賞王驥柴車等皆在其時 癸未設大同馬市先是刑部尚書魏源等今分書之

以衛喇特貢馬接遼東開原例以六事聞曰置馬市選貢馬輸供具嚴禁約擇通事設牙行上以馬市勞軍民不必置待遠人宜厚馬不必選供具取給公帑勿擾民餘如議未幾巡撫大同僉都御史盧睿復言大同宜立馬市從之 是月宣宗皇帝實錄成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溥進少保兼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餘陞賞有差 五月南畿巡撫周忱奏疏通鹽課法去年淮揚水災鹽課虧少上命忱往視之忱奏令蘇州等府撥剩餘

明通鑑卷二十二

米每縣量撥一二萬石運赴揚州各鹽場收貯如數出給通關准作次年預納秋糧令竈戶將私鹽于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米于是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賴之 六月癸酉以早詔濼中外疑獄 麓川宣慰使思任發叛任發前宣慰思倫發子也初思倫發為其部長刀幹孟所逐洪武之末太祖命黔國公沐春會都督何福討平之歸倫發于麓川仍為宣慰使分其地設孟養木邦孟定三府隸雲南設潞江干崖大侯灣甸四長官司隸金齒永樂初陞孟養木邦為宣慰司久之孟養木邦與緬甸相仇殺時思倫發已卒子行發

襲亦卒次子任發遂襲而狡猶踰于父兄差發金銀不以時納朝廷稍優容之會木邦與緬甸相攻任發乘機侵奪遂欲盡復其故地稱兵擾邊值宣德之末以交趾四川方用兵民勞未息遣中官齎敕撫諭令勿與木邦爭地抗殺而任發輒連年侵孟定南甸干崖騰衝潞江金齒等處于是黔國公沐晟奏任發叛形已著近已侵迫金齒勢甚披猖已遣諸衛馬步官軍至金齒守禦乞調大軍進討是時上方命晟遣官齎金牌信符諭還所侵地而任發卒不奉詔乙亥命都督方政僉事張榮會晟討麓川

明通鑑卷二十二

之紀中系之是年之夏者為得其實蓋方政等出征當以秋冬間至而空泥之敗政之死難事在明年正月以此推之政之奉命出師在是年之六月無疑也政等既出師而思任發復侵孟養蓋是時任發方修貢以冀緩師沐晟遽信其降無渡江意政不勝憤乃獨率麾下出戰先勝後敗政死之後詔切責晟不援故晟亦懼罪累卒本紀系晟卒于四年三月者是也今據本紀參之雲南土司傳○思倫發思任發思倫發父子相孫皆以發名蓋發即法夷人稱其長為法猶中國之稱王也紀事本末言思任發取孟養遂其宣慰刀賓玉途屠騰衝踞潞江仍自稱曰法法漢王號也中國遂詔為思任發云按此所記本之田汝成西南夷傳田官于滇故知之居騰衝踞潞江皆思任事是思仁即思任也 秋七月癸未下禮部尚書胡濙等于獄初行在禮部印失上以濙故詔勿問命改鑄至是又失之遂被劾下獄未幾印獲釋之復其官 辛卯下戶部尚書劉中敷等于獄

初中官俸稍于通州支給中敷掌戶部改在京倉支給  
中官諷御史給事中劾奏遂竝侍郎吳璽等俱下獄既  
而釋之 八月辛酉順天貢院火席舍多焚試卷亦殘  
缺時翰林侍講學士曾鶴齡爲考官值初試之夕有司  
懼罪不敢言更試惟請葺號舍終事鶴齡曰必更試然  
後滌百弊以昭至公不然者卽此心無私亦欺也禮部  
官乃具二議以進詔下如鶴齡言 乙亥以陝西饑令  
襍犯死罪以下輸銀贖罪送邊吏易米是年春平涼鳳  
翔西安鞏昌漢中慶陽凡六府皆以饑告故有是命  
九月癸巳蠲兩畿湖廣通賦凡六十四萬石以元年二

明通鑑卷二十二

九

年連災故也 冬十月癸丑再振陝西饑 是月召王  
驥等還論平鹵功封蔣貴定西伯任禮甯遠伯趙安會  
川伯驥以尙書兼大理寺卿支二俸柴車陞兵部尙書  
自羅亨信以下皆陞賞有差 十一月逮天下逋逃工  
匠四千餘人初宣德間徵天下軍民工匠多所興造上  
卽位悉罷之未幾建宮殿修九門改造五府六部諸司  
公署又廣建京城內外諸佛寺工役繁興匠多逃者二  
年二月以後已逃六千餘人至是積四千二百餘人悉  
命逮之逮至者皆桎梏赴工軍民失望 是月南京國  
子祭酒陳敬宗請定入監事例敬宗任南京國子監司

業九年秩滿遷是職至是上書言舊制諸生以在監久  
近送諸司歷事比年有因事予告者遷延累歲至撥送  
之期始赴實長奸情請以肄業多寡爲次第又近有願  
就襍職之例上風卑陋誠非細故請加禁止從之 十  
二月丙辰下刑部尙書魏源右都御史陳智等于獄源  
經理大同邊務本年四月召還有御史劾源爲御史時  
曾犯贓冒領誥命上以源有勞置不問比還與都御史  
陳智相詈于直廬智以聞詔兩責之七月以坐決獄不  
當與侍郎何文淵俱下獄既而釋之至是以上遼王貴  
烺罪狀不言其內亂事遂與三法司俱繫詔獄智亦預

明通鑑卷二十二

十

焉先是巡撫湖廣侍郎吳政等奏遼王貴烺不友諸弟  
待庶母寡恩捶死長史杜述居國多過及召訊京師盡  
得其淫穢黷倫兇暴諸不法事上以政等所奏及三司  
所鞫皆不當復命英國公張輔會問得實乃論貴烺重  
典遂竝政等規避不奏論斬時上嚴繩臣下大臣下獄  
以爲常源一歲兩繫論者皆以爲王振作威之漸云  
明史本紀但書十二月魏源下獄事證之源傳源是年  
兩下獄一在七月一在十二月均見七卿年表今據本  
傳書之○又按明史稿書魏源下獄于 是歲多爾濟  
七月乙未是源初次下獄之日分也  
巴勒敗走尋爲衛喇特托懽所殺托懽自襲殺阿魯台  
後悉收其部未幾又內殺賢義安樂二王盡有其衆欲

自立為可汗眾不可乃以托克托布哈舊作脫不花故元後  
立之以阿魯台之眾屬焉托權自為丞相陽推奉之實  
不承其號令一時朝臣邊將皆言衛喇特日強且兩虜  
合一尾大勢成非阿爾台等殘寇之比也上皆不省但  
戒敕防禦而已阿魯台明史王驥傳言驥等追至黑  
泉兒只伯遠道三編言其遠道尋為  
脫脫不花所殺明史韃靼傳也傳言其遠道尋為  
阿魯台收其部欲自稱可汗眾不可乃以脫脫不花為  
故元後立之又兀刺傳言脫脫不花乃其賢義安樂兩王  
盡有其眾欲自稱可汗眾不可乃共立脫脫不花以先  
所并阿魯台眾歸之自為丞相已襲破朵兒只伯復誘  
脅三衛規伺塞下據此則脫脫不花雖為脫脫不花所奉不  
過空名而已兀刺傳朵兒只伯在正統三年脫脫不花之  
死在正統  
四年則朵兒只伯被殺即在三年之末

明通鑑卷二十二

注

四年春正月壬午都督方政討麓川蠻窮追敗績死之  
先是政等出師詔會黔國公沐晟及晟弟右都督昂共  
討之思任發者本名思任未襲時曾隸孟養宣慰刀賓  
玉部下賓玉嘗遣詣晟晟兒畜之泊擁眾麓川侵畧鄰  
境勢日強南甸知州刀貢罕奏麓川奪其所轄羅卜思  
莊等二百七十八村詔思任還之不聽政等將至思任  
佯言修貢以冀緩師復畧孟養地逐賓玉遂據潞江自  
稱曰法法夷人王號也政謀進兵而晟輒視思任發易  
與聞其降遷延不欲渡江任發潛遣眾萬餘沿潞江造  
船三百艘欲取雲龍政欲出戰晟不可政造舟欲濟師

晟又不許政不勝憤乃獨帥麾下與賊將緬簡戰破其  
大寨賊奔景罕指揮唐清復擊破之又追之高黎共山  
下斬賊共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任發上江上江賊重  
地也政遠攻疲甚求援于晟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  
久之以少兵往至夾象石又不進政追至空泥賊出象  
陣衝擊軍殲政死焉時晟抵金齒聞敗引軍還 二月  
丁巳總兵官蕭授討貴州計沙叛苗平之時苗賊首金  
蟲總牌等糾紅江生苗作亂偽立統千侯統萬侯號授  
督兵抵計沙分遣都指揮鄭通攻三羊洞馬睦攻黃柏  
山大破之都督同知吳亮窮追至紅江斬總牌千戶尹

明通鑑卷二十二

注

勝誘斬金蟲于是生苗盡降授在鎮二十餘年威信大  
行寇起輒滅前後諸帥莫及也論功進左都督尋以老  
致仕久之復起視事右府越數歲卒贈臨武伯謚靖襄  
是月大學士楊士奇乞致仕上不許命歸省墓差中  
使護行賜璽書金幣曰卿省墓畢即速來毋久戀鄉土  
士奇省墓道南京聞少保黃福疾往候之福驚曰公輔  
幼主一日不可去左右奈何遠出土奇深服其言越二  
月還朝 閏月辛丑釋魏源陳智等復其官並宥棄交  
趾王通馬騏罪及弋謙俱罷為民 三月己酉以春和  
下寬郵詔殊死以下罪無大小咸赦除之並蠲逋稅

王子賜施榮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庚申廢遼王貴

烜為庶人俾守其父簡王園已封其弟貴燬為遼王

麓川之敗沐晟請益軍詔遣使者責狀仍調湖廣官軍

三萬一千五百人貴州一萬人四川八千五百人令吳

亮馬翔統之仍敕聽晟節制晟行至楚雄聞詔懼罪丁

卯暴卒致異明史本紀系方政之敗于正月沐晟之卒

南土司傳及沐晟傳方政以正月敗沒晟以三月引軍

還行至楚雄會朝廷遣使者責狀晟因懼罪自盡而

前詔發湖廣貴州兵仍飭晟節制迨晟死乃改命昂

紀中所記月分次第井然悉與傳合諸書所記有在二

五月尤為不合今悉據明史紀傳月日書之○又按晟

之死據土司傳言暴卒本傳言漸思發病至楚雄

卒蓋野史所記互異史兩存之詳三編質實中

西增南京及在外文武官軍俸廩 初湖廣巡按御史

陳祚以奏遼王罪有所隱與巡撫侍郎吳政等先後被

逮下獄至是以事定釋之尋改南京雲南道御史 是

月左副都御史吳訥致仕上初御經筵訥錄所輯小學

集解上之訥議論有根柢于性理之書多有發明歸家

環堵蕭然周忱撫江南欲新其居不可家居十六年卒

夏四月倭寇浙東致異明史本紀不具據日本傳初

在五月紀事本末系之四月 宣德間定日本諸國來貢皆給信符勘合上即位倭遣

使來貢明年還工部請照例給之又定使臣貢無過三

舟使人毋過三百毋得多攜軍器倭初奉約束既則貢

明通鑑卷三十三

三

不如期輒滿載方物戎器出沒海濱得間侵掠至是載

倭船四十艘連破台州桃渚甯波大嵩二千戶所又陷

昌國衛官庾民舍焚劫一空詔嚴兵海上備之麓川

思任發既得志遂犯景東劉孟定殺大侯知州刀奉漢

等脅孟璉長官等司降之五月庚戌以右都督沐昂為

征南將軍充總兵官都督同知吳亮副之討思任發

壬戌京師大雨雹 丁卯錄中外囚 是月京師大雨

水溢壞官舍民居三千三百九十區時順天真定保定

三府州縣及河南之開封衛輝彰德三府俱大水 六

月戊寅彗星見畢宿旁長丈餘指西南計五十有五日

明通鑑卷三十三

三

乃滅致異明史天文志三編亦書于是 乙未京師

地震 丁酉以京畿水災祭告天地諭羣臣修省戊戌

下詔寬郵求直言時翰林院編修劉定之應詔言十事

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不可苟且敷

易二言公卿侍從宜數召見察其才能心術而進退之

三言降人處京畿者宜漸移之南方四言郡縣職宜以

京朝官補使迭相出入五言薦舉之法不當拘五品以

上宜仿唐制遷秩時舉一人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宜習

翰畧七言守令牧養為先毋徒取幹辦八言僧尼蠹國

當嚴絕九言富民輸粟授官者有犯宜追奪十言丁憂

文臣宜永罷起復所言皆切中時弊疏上竟留中定之  
永新人 秋七月庚戌免兩畿山東河南江西被災稅  
糧凡二十一萬三千餘石 壬申汰冗官 是月淳化  
沁漳三水俱決壞饒陽獻縣衛輝彰德隄岸勅有司修  
築 八月戊戌增設沿海防倭官 己亥京師復震  
是月白溝渾河二水溢決保定安州隄蘇常鎮三府及  
江甯五縣俱水溺死男婦甚眾 九月宣大守將楊洪  
追擊烏梁海于三岔河等處連敗之洪以去年擊寇于  
伯顏山馬蹶傷足戰益力卒大敗之璽書慰勞命醫往  
視賜之銀幣尋以總兵譚廣年老命洪為右叅將佐之

明通鑑卷二十二

美

洪建議加築開平城增置獨石等墩臺六十所寇至屢  
却之 冬十月增造海運船 十一月福建僉事廖謨  
以事杖死驛丞大學士楊溥欲坐謨抵罪楊士奇謂因  
公致死宜示薄譴互爭不決請裁于太皇太后王振因  
進言溥與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鄉各有私意抵償  
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職太后然之乃出謨為同知  
自是振漸憚閣臣過侵其權自士奇以下皆莫能難也  
十二月四川松潘所命族番叛丁丑命都督同知李  
安充總兵官僉都御史王勗叅贊軍務討之先是指揮  
趙得奏神命番族桑巴舊桑巴作亂官軍捕禽之其弟小

桑巴復聚浦江新塘等關據險劫掠至是命安等帥官  
軍土兵二萬人往 是歲衛喇特托懽死子額森嗣舊  
也稱太師准王北部皆服屬托克托布哈具空名不復  
相制每入貢主臣竝使朝廷亦兩敕答之稱托克托曰  
達達可汗額森曰太師賜賚甚厚竝及其妻子部長于  
是額森勢益橫邊境自此多事矣額森據明史衛喇特  
諸書皆系之八年誤也正統六年托克托布哈及其太  
師額森遣人貢馬是脫懽已前死明矣三編統系之正  
統七年入貢之下目中追書脫懽  
之死于四年與明史合今從之  
五年春正月己未大祀南郊 是月少保南京戶部尙  
書黃福卒福歷事六朝多所建白公正廉恕當官不為

明通鑑卷二十二

美

赫赫名事微細無不謹憂國忘家老而彌篤初太宗手  
疏大臣十人令解縉評之惟于福曰秉心易直確乎有  
守無少貶上即位令福以少保參贊南京機務時襄城  
伯李隆守備南京福嘗坐隆側楊士奇寄聲曰豈有狐  
卿而旁坐者福曰焉有少保而贊守備者邪卒不變然  
隆待福甚恭公退即推福上坐福亦不辭兵部侍郎徐  
琦自安南回福與相見石城門外或指福問安南來者  
曰汝識此大人不對曰南交草木亦知公名安得不識  
卒之日贈謚不及士論頗不平成化初始贈太保謚忠  
宣 召襄城伯李隆提督京營以豐城侯李賢守備南

京五年正月證之明史本傳是也惟諸書以豐城侯李彬不知彬已卒于永樂二十年子賢嗣封此時守備南京乃賢也賢以正統初旗大同亦見本傳而明史鄭辰傳言辰與豐城侯李彬轉帥大隆守南京十餘年鎮同則亦誤以賢為彬矣今刊正 隆守南京十餘年鎮以靜定最識大體讀書好文尤敬禮士大夫及召還南都士民流涕送之江上 二月乙亥以翰林院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鼐入內閣預機務先是王振用事漸厭三楊一日語士奇榮曰朝廷事久勞公等今公等皆高年倦矣士奇曰老臣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擇後生可任者報聖恩耳振喜而退士奇以咎榮榮曰彼獸吾輩矣一旦內中出片紙令某人入閣且奈何及此時進一二賢者同心協力尙可爲也

明通鑑卷二十二

士奇以爲然翌日列愉鼐及侍讀學士苗衷侍講高穀名以進愉鼐遂先被擢用 政異明史本紀馬愉曹鼐入愉鼐本傳愉鼐皆云以正統五年入內閣預機務又證之卒輔年表在五年二月與本紀合又證之愉傳言楊榮荅王振云遂于翌日列苗衷曹鼐及愉名以進又高穀傳言英宗即位開經筵士奇薦高穀及苗衷馬愉曹鼐四人據此則四人入閣雖先後不同皆三楊夾袋中人也愉鼐入閣在五年二月衷穀入閣在十年十月明史本傳表所載悉合而裕之州史乘攷誤則所薦四人皆陳無馬愉又鼐等入閣之年分與明史絕不合上亦與弁州自撰之輔臣年表不合其增陳循而遺馬愉則爲祝枝山野記之說所誤而至謂曹鼐之入閣在正統九年則尤情情語也今據明史馬愉 甲申命兪都御史張純大理少卿李珍振撫畿內流民是

月大學士楊榮乞歸省墓命中官護行 三月戊申建北京宮殿初永樂間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稍稍修葺之上卽位命中官阮安同都督沈清工部尙書吳中等重建三殿奉天門爲正朝大事御正殿其後爲華蓋又其後爲謹身皆較前壯麗竝修繕乾清坤甯二宮凡役工匠官軍七萬餘人 丁巳麓川思任發請罪詔宥之 夏四月壬申免山西旱災逋賦 癸未振畿內八府饑 丙戌平松潘蠻桑巴者所命族番國師也指揮趙諒誘執之掠取其財與同官趙得誣以叛狀王翽訪得其情至則釋桑巴于獄奏請誅諒成得復桑巴國師使

明通鑑卷二十二

招諭其弟撫定餘黨而松潘遂平 初開中事例商人納米塞下給引在于淮浙長蘆等處支鹽永樂間在場守支有祖孫相代不能得者乃議仿洪武中例加鈔錠以償之願守支者聽至是以守支年久少有上納者乃定常股存積之法以十分爲率八分給守支商曰常股二分收貯于官曰存積遇邊警始召商中納然常股價輕循次守支迄不可得存積價雖重可以不次支給于是商人甚苦守支而爭趨存積則常股愈壅 五月沐昂討麓川抵金齒畏賊盛不敢進參將張榮前驅至芒市爲賊所敗昂不救遂棄符驗軍器奔還敕責昂逮吳

亮馬翔等 六月丁丑免兩畿被災稅糧 戊寅錄囚  
是月兩畿山東河南浙江江西大水江河皆溢陝西  
平涼諸府山西行都司及蔚州皆大雨雹深尺餘傷稼  
中官王振喜僧道每歲必一度之是年五月以前已  
度二萬一千人至是又度前後共二萬二千三百餘人  
黃冠緇衣布滿街市自來僧道之多無踰于此 秋七  
月辛丑遣刑部侍郎何文淵等分行天下修備荒之政  
從大學士楊士奇之請也時太皇太后專以養民為務  
每遇水旱振濟動億萬計蠲免災糧或數百萬石閭閻  
安樂雖災不為害迨王振用事悉反初政惟蠲租振荒

明通鑑卷二十一

堯

尚仍之不改云 壬寅大學士楊榮還朝行至杭州武  
林驛以疾卒榮歷事四朝善處君臣間每諸大臣議事  
不決觸上怒榮至輒解又或遇人被重譴致不測往往  
以微言導上意亦旋解嘗語人曰事君有體進諫有方  
以悖直取禍吾不為也故其恩遇亦始終無間性喜賓  
客雖貴盛無稍崖岸士亦多歸心焉或謂榮處國家大  
事不愧唐姚崇而不拘小節亦頗類之嘗從文皇北征  
頗通饒遺邊將歲致良馬帝頗知之賴士奇力言榮曉  
暢邊務不宜以小過介意事乃解榮數短士奇于帝前  
至是愧之遂相得甚歡晚年值王振用事導上以重法

明通鑑卷二十二

辛

繩臣下榮之歸也靖江王佐敬私餽榮金于京邸榮固  
不知振欲借以傾榮賴士奇力解乃已卒年七十贈太  
師謚文敏 八月乙未令各邊修舉荒政 九月壬寅  
蠲雲南通賦 是月封都督張昇為惠安伯昇與彭城  
伯景竝太皇太后之兄而景已前卒太后念外氏惟昇  
一人故別封之 冬十月庚午朔蘭州莊浪地震十日  
踰月又屢震壞城堡廬舍墜死人畜政異見明史五行  
志據本紀六年正  
月以莊浪地震躬視郊廡今于是年十月下據增 十一月壬寅振浙江饑  
壬子免蘇松常鎮嘉湖水災稅糧 丁巳下河南僧揚  
行祥于獄先是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詐稱建  
文帝遣其徒清進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時安遠侯  
柳溥升之子也以總兵官填廣西瑛執送溥械至京會  
官鞫之僧自言九十餘且死思葬祖父陵旁耳御史言  
建文帝生洪武十年今當六十四歲僧詞屈乃自陳姓  
名為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  
歷游兩京雲南至廣西詔錮之錦衣衛獄越四月死其  
徒十二人皆戍邊或曰建文帝遜國後為僧于雲南廣  
西問好為詩行祥偈同寓竊其詩遂冒其名云政異明  
史三編  
皆據英宗實錄蓋所械送之僧本非建文安得有迎入  
大內之說野史多出傳會而薛氏憲章錄誤系之正統  
十二年又以思恩之升府為府始此昇州攷誤辨之是  
也今按思恩州之升府據明史廣西土官傳思恩知州



岑瑛以正統三年進職知府仍掌州事以其從征蠻寇有功也後因與田州知府岑紹交惡各奏下總兵三司議于是柳溥請升恩恩為府俾瑛紹各守疆土以杜侵爭從之此則恩恩之升府與送瑛紹各守疆土也今從明史三編一稿刪之惟楊行祥之詐稱建文野史以為竊其詩者似之證之萬麻問神宗問張居正建文事因取在滇詩以進意即此時械送之倫與詩 乙丑沐俱上並入之爰書供證中今存之以為或說 乙丑沐昂討平師宗蠻 十二月壬午免南畿浙江山東河南災糧 麓川思任發請罪廷議罷兵而王振欲示威荒服先已召還甘肅總兵官蔣貴等使待命兵部尙書王驥揣知振意力主用兵振大悅遂紕廷議于是麓川之役起

明通鑑卷二十二

三

明通鑑卷二十三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二十三起重光作重盡疆

英宗睿皇帝前紀

正統六年春正月己亥朔欽天監言日食不應禮官以為當食不食請表賀不許見非陰雨之謂蓋推歷者失之也典彙言五年歲暮勅羣臣曰欽天監言正統六年正月朔日食九十一抄故事食不一分者不救護朕惟事天之誠雖微必謹至期仍救護如制據此則欽天監推是年正月朔日食九十一抄而卒不應故禮官以當食不食請賀而不知其為推歷之誤 庚戌大祀南郊也三編則直言日食不應今從之 乙卯以莊浪地屢震祀郊廟遣使祭西方嶽鎮 大

明通鑑卷二十三

十一

舉征麓川以定西伯蔣貴為平蠻將軍都督同知李安僉事劉聚副之兵部尙書王驥總督軍務太監曹吉祥監督軍務大會諸道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皆王振主之也 二月大學士楊溥請歸省墓尋還 王驥等奉命征麓川陛辭上賜驥貴金兜鍪細鎧蟒綺衣朱弓矢許驥以便宜行事驥又薦太僕少卿李蕡郎中侯璉楊甯等隨軍贊畫侍讀劉球上疏曰帝王之馭四夷必宥其小而防其大所以通綏急之宜為天下久安計也周伐崇不克退修德教以待其降至于獫狁則命南仲城朔方以備之漢征南越不利即罷兵賜書通好至于

匈奴雖已和親猶募民徙居塞下入粟實邊復命魏尙  
守雲中拒之今麓川殘寇思任發素本羈屬以邊將失  
馭致勤大兵雖渠魁未殲亦多戮羣醜為誅為舍無繫  
輕重璽書宥罪使得自新甚盛德也邊將不達聖意復  
議大舉欲屯十二萬眾以趣其降不降則攻之不慮王  
師不可輕出蠻性不可驟馴地險不可用眾客兵不可  
久淹況南方水旱相仍軍民交困若復動眾粉擾為憂  
臣竊謂宜緩天討如周漢之于崇越也至于衛刺特終  
為邊患及其未即騷動正宜以時防禦迺欲移甘肅守  
將以事南征卒然有警何以為禦臣竊以為宜慎防邊

明通鑑卷二十三

二

如周漢之于獯狁匈奴也伏望陛下罷大舉之議推選  
智謀將帥輔以才識大臣量調官軍分屯金齒諸要害  
結木邦諸蠻以為援乘間進攻因便撫諭寇自可服至  
于西北障塞當敕邊臣巡視濬築溝垣增繕城堡勤訓  
練歲守望以防不虞有備無患之道也章下兵部謂南  
征已有成命不用球安福人 三月庚子下兵部侍郎  
于謙于獄謙巡撫山西河南十二年威惠大行每入京  
師無私謁王振銜之謙以在外久乞召還薦參政王來  
孫原貞自代通政使李錫阿振指劾謙以久不遷怨望  
擅舉人自代會謙來朝遂下法司論死繫獄三月始釋

之左遷大理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留謙者

以千數久之始復原官

三月庚子三編亦系之于謙獄于

據實錄也謙傳謂是時三月楊已前卒太監王振方用事

適有御史姓名類謙者嘗持振謙大朝薦參政王來孫

原貞自代通政使李錫阿振指劾謙怨望云云遂繫獄三

月已而振知其謀得釋按此所記即是年下獄之事而

是時三楊惟榮以去年卒士奇博皆在而軒振之御史

以姓名類謙致誤者恐亦非實錄三編輯覽俱作王振

街之是也 是月兵部尙書柴車自陝西召還上念車

久勞命與都御史曹翼歲一更代及期病甚請歸治疾

未及行越三月卒車介特有宴樂輒不與至斷酒肉

夏四月己卯以災異屢見遣使祭郊社山川甲午遣使

省天下疑獄楊士奇請之也 五月庚戌太白經天

明通鑑卷二十三

三

明史天文志五月庚戌太白晝見三編作經天按是時  
以天變命理兩京刑獄則作經天者是也經天與晝見  
同而經天較重三編蓋指實錄書之甲寅命刑部侍郎何文淵大理卿王  
文錄在京刑獄巡撫侍郎周忱刑科給事中郭瑾錄南  
京刑獄 六月右都御史陳智被劾免擢王文右都御  
史 秋七月丁未振浙江湖廣饑 八月召提學僉事  
薛瑄為大理少卿先是王振問大學士楊士奇吾鄉誰  
可大用者士奇薦瑄至是遂召之瑄至京師士奇使謁  
振不可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一日議事東  
閣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  
自是振遂銜瑄

獄幸速竝記耳今九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乾清

坤甯宮成冬十月丁丑下戶部尙書劉中敷侍郎吳

璽陳瑞于獄中敷等掌戶部以京城草束不足請以供

御牛馬分牧民間言官劾其變亂成法竝繫獄論斬詔

荷校長安門外凡十六日始釋之仍復其官庚寅免

畿內被災稅糧十一月甲午朔上御奉天殿賜文武

落成宴政異明史本紀系之十一月朔三編系之九月

蓋三殿成于九月其御殿賜宴則在十一月皆

牽連記事例也今分書之洪永以來故事中官不預外廷宴是日上

遣使問王先生何爲王先生謂王振也上在宮中呼振

先生而不名使至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

明通鑑卷二十三

四

一坐耶使復命上感然命開東華中門召振至百官候

拜于門外振始大悅時上傾心嚮振公侯勳戚咸呼振

曰翁父工部郎中王祐以詔事振驟擢本部侍郎都御

史王文陳鑑俱跪門俯首兵部侍郎徐晞屈膝尋擢尙

書一時士大夫廉恥道喪相與恬然以官殿成大赦

天下初仁宗欲遷都南京命北京諸司仍稱行在至是

定都北京始去行在稱癸卯王驥帥諸軍大戰于麓

川拔其上江寨驍馳傳至雲南部署諸將遣參將冉保

由東路趨孟定大軍由中路至騰衝分道夾擊

遂與蔣貴帥二萬人疾趨上江圍其寨五日不下會大

風縱火焚其柵拔之斬首五萬餘級癸丑免河南山

東及鳳陽等府被災稅糧凡四十四萬三千四百餘石

閏月衛喇特額森入貢詔問馬駝芻救數戶部劉中

敷等不能對王振言于上上怒甲戌復下中敷及吳璽

陳瑞于獄踰年釋中敷爲民璽瑞戍邊中敷既罷召倉

場侍郎王佐代之十二月王驥等克麓川驥等之趨

上江也令副總兵劉聚右參將宮聚等由夾象石渡下

江通高黎共山道與大軍會于騰衝長驅抵杉木籠山

賊乘高據險築七壘相救驥遣聚等分左右翼緣嶺而

上自將中軍奮擊賊大潰連破之乘勝至馬鞍山進搗

明通鑑卷二十三

五

賊巢山陡絕深塹環之東南面江壁立不可上賊更從

間道潛師出大軍後驥戒軍中毋動而令都指揮方瑛

以六千人突入賊寨斬首數百復誘敗其象陣瑛政之

子也會冉保亦由東路破諸蠻寨以兵來集驥令截守

西岷渡防賊軼乃分督諸將環攻其七壘積薪縱火風

大作焚死及溺江死者凡數萬人思任發僅免攜其二

子走孟養獲其虎符金牌及宣慰司印又所掠騰衝諸

衛所印章凡三十有奇犁其巢穴留兵守之而還捷聞

上及王振皆大悅丁未詔班師是役也惟副總兵李安

駐潞江護餉聞貴等大破賊自恥無功乃率兵追擊餘

賊于高黎共山敗績都指揮趙斌等戰沒亡士卒千餘人詔逮安下獄 是歲蘇州知府况鍾吉安知府陳本深皆九載秩滿詔進正三品仍視府事鍾起刀筆然重學校禮文儒剛正廉潔孜孜愛民前後守蘇者皆莫能及先丁母憂郡民詣闕乞留詔起復至是以考最當遷部民二萬餘人走訴巡按御史張文昌乞再任奏聞遂有是命明年十二月卒于官吏民聚哭為立祠祀之本深為政勸豪強息爭訟尤折節士人飾治儒學奏新先儒歐陽修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萬里文天祥祠廟至是當遷亦以部民留進秩仍守吉安又九年政化大行

明通鑑卷二十三

六

一日升堂聞鼓樂聲問之則廨前民嫁女本深笑曰吾來時乳下兒也今且嫁我尚留此耶遂請老既去郡人肖像祀之及墨沈鍾陳本深進秩事見明史本傳在正統六年三月編系之是年十月今據增入六年未之

七年春正月甲戌大祀南郊 二月庚申車駕謁天壽

山陵越四日三月甲子還宮及墨明史稿三月壬戌朔謁天壽山陵甲子還宮明

史書謁天壽山陵于二月 乙亥免陝西屯糧十之五

早故也 戊寅賜劉儼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

月甲午振陝西旱饑是月兩畿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皆旱蝗命吏部侍郎魏驥等分往各郡縣督有司捕之又

免山東山西河南被災稅糧 五月壬申論麓川功進封定西伯蔣貴為侯王驥為靖遠伯侯璉楊甯以下皆陞賞有差及墨明史本紀系之五月壬申功臣年表同記也證之七卿表驥以是年三月還驥受封解部事以五月封璉遠伯尤為明析今據之 侍郎徐晞為兵部尚書 戊寅立皇后錢氏后族單微上欲封其父貴為侯后遜謝故后家獨無封 丁亥倭寇浙東陷大嵩千戶所殺官軍百人掠三百人糧四千四百餘石軍器無算 六月壬子遣戶部侍郎焦宏整飭浙江防倭事兼理蘇松福建沿海軍務 是月吳中致仕越二月卒中前後在工部二十餘年北京宮殿及

明通鑑卷二十三

七

長獻景三陵皆中所營造規畫井然然不恤工匠家費巨萬湛于聲色時論鄙之踰月以工部侍郎王香陞任尚書 秋七月丙寅振陝西饑贖民所鬻子女 思任發之走孟養也詔木邦緬甸能効命禽任發獻者即以麓川地予之既而任發走孟蒙為木邦宣慰所擊追過金沙江走孟廣為緬甸宣慰卜刺當所禽于是緬人挾之以求麓川任發子思機發復帥餘眾據者藍開任發被禽懼遣弟招賽入貢謝罪廷議欲因而撫之王振不可 八月壬寅復命王驥總督雲南軍務帥參將冉保毛福壽等以往未至而機發遣其弟招賽入貢朝廷不

納會緬甸亦奏獲思任發請麓川地不許救驥以便宜  
討思機發且圖緬甸 九月甲戌陝西進嘉禾禮臣請  
表賀不許 是月始置太倉銀庫先是歲賦折銀謂之  
金花銀入內承運庫至是復設太倉銀庫專以貯銀各  
直省派剩麥米十庫中綿絲絹布及馬草鹽課關稅凡  
折銀者俱入太倉籍沒家財變賣田產追收店錢援例  
上納者亦入焉銀庫之設始此國史本紀不書證  
編系之九月憲章錄孫冬十月壬辰烏梁海寇廣甯  
之七月今據吾學編前屯大掠而去時衛喇特額森正強三衛附之泰甯衛  
頭目以女妻額森皆陰為之耳目入貢輒易名且互用

明通鑑卷二十三

八

其印上惡其反覆始議討之國史稿書寇廣甯于  
十月癸丑又云十一月己  
巳掠塞兒山明史不載已巳入寇事其  
寇廣甯則十月壬辰也今據明史書之乙巳太皇太  
后張氏崩先是太皇太后大漸命中官問大學士楊士  
奇楊溥國家尙有何大事未舉士奇因上三事其一言  
建文君雖凶曾臨御四年當修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其  
二言太宗詔有藏方孝孺諸臣遺書者死宜弛其禁其  
三未及上而太皇太后已崩國史楊士奇等所上三事  
語出枝山野記三編摭增  
入日中遺詔勉大臣佐帝愔行仁政語甚諳篤太后自  
宣庶之崩以上在沖齡凡宮中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  
皆罷去禁中官不得差遣有事必關白始行委任三楊

政在臺閣數年來海宇休息皆太后之力也王振擅權  
以太后故不敢逞數年來太后有疾漸至驕縱及崩而  
振益無顧忌矣癸丑上始御門視事

御批三編曰當開豎擅權肆橫流毒方深大事無過于  
此者士奇等甯當不以為隱憂即誠孝太后亦未嘗  
不慮其貽害故爾倉猝垂詢諸臣如果忠于為國當  
思此事機難得一去而不可復挽即宜列王振罪惡  
亟舉人告以請速除凶孽或冀其萬一得行猶可有  
裨國政若建文君臣之復號弛禁即未及陳于平時  
亦無妨俟之異日有何迫不及待而於呼吸難留之

明通鑑卷二十三

九

頃舉此以塞白乎至其三未及上紀者亦不言其何  
事則與前二條之摭拾無當大畧相同士奇等為相  
雖亦有小節足稱而核其實究不免阿容守位至是  
而老將及之尤不過浮沉自全而已史家斃稱三楊  
相業果盡可為定評耶  
十一月衛喇特額森遣使入貢故事衛喇特使入貢來  
者不過五十人其後利朝廷賞賚增至二千餘人大同  
供億費至三十餘萬屢勅不奉約束又所過多殺掠邀  
索不遂輒造釁端是春上以貢使太多限三百人入關  
及秋至大同者仍二千餘人旬日又百餘人詔姑納之

使人以馬易弓藏于衣篋不可勝計巡撫羅亨信請于  
居庸關詰檢之不許鎮守太監歲造箭簇數十繕遺其  
使恃王振庇之故上不之知知亦不問也 十二月葬  
太皇太后于獻陵上尊謚曰誠孝昭皇后 是冬以僉  
都御史王翱提督遼東軍務翱前鎮江西陝西上知其  
能至是以遼東寇迭侵將士不能力戰使翱治之翱至  
諸將庭謁責以失律罪命以出斬之皆股栗叩頭願効  
死翱乃躬行邊塞起山海關抵開原繕城垣濬溝塹  
五里為堡十里為屯使烽燧相接練將士室餼寡軍民  
大悅又以邊塞孤遠軍餉不繼緣俗立法令有罪得收

明通鑑卷二十三

十一

贖十餘年間得穀及牛羊數十萬邊用大饒致墨翱督遼東軍務  
明史本紀不書證之翱傳在是年之冬今從之吾學編通紀皆系之三月誤 初洪武中鑿  
前代宦官之禍置鐵碑高三尺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  
事八字在宮門內宣德時尙存至是振以太皇太后崩  
益無忌遂盜毀之

八年春正月丁卯大祀南郊 是月吏部尙書郭璉致  
仕先是六年御史曹恭以災異請罷大臣不職者上命  
科道官叅議璉及尙書吳中侍郎李庸等被劾者二十  
人上皆切責而宥之至是璉子亮受賂為人求官事覺  
御史孫毓等復劾璉璉請致仕許之踰四年卒 以禮

部侍郎王直為吏部尙書時初罷廷臣薦舉方面大吏  
專屬吏部直委任曹郎嚴抑粹競凡御史巡方歸者必  
令具所屬賢否以備選擇時稱得人直子積為南國子  
博士考績至部文選郎欲改北學留侍直直曰是亂法  
自我始矣不可遇王振未嘗少降辭色每坐直先居其  
右曰太監四品尙書二品也振無如之何更加禮貌焉  
吏部侍郎魏驥直道自持時王振怙寵獨嚴重驥呼  
先生振出六卿皆斂輿避驥一日遇振于崇文門不為  
避振頗銜之遂改禮部尋以老請致仕吏部尙書王直  
言驥未衰如念其老宜令去繁就簡乃改南京吏部侍

明通鑑卷二十三

十二

郎復以老請不允尋進尙書 二月己丑汰南京各衙  
門冗官 戊戌淮王瞻墀來朝丙午荆王瞻埒來朝  
三月刑部尙書魏源致仕以戶部侍郎王質陞任代之  
未幾以失囚謫降戶部侍郎 夏四月以元儒吳澄從  
祀孔子廟廷先是慈利教諭蔣明建言澄宜從祀大學  
士楊士奇主之遂從明議致墨明史本紀系吳澄從祀于正統元年四月證之禮志  
言八年慈利教諭蔣明請祀元儒吳澄大學士楊士奇從之明會典亦系澄從祀于八年吾學編續文獻通考  
茲同疑紀誤也今據傳年分 王驥抵金齒檄緬甸送  
思任發緬人陽聽命持兩端驥乃復請濟師圖再舉從  
之五月己巳復命平蠻將軍蔣貴會驥討思機發調土

兵五萬發卒轉餉凡五十萬人 戊寅雷震奉天殿賜

吻上輟朝祭告勅修省求直言壬午赦天下 侍講劉

球應詔陳十事吸異明史稿系劉球應詔陳十事于五

六月丁亥下牽連一曰勤聖學以正心德古聖王不作

並記耳今分書之無益故心正而天不違之願皇上勤御經筵數進儒臣

講求至道務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天心

自順矣二曰親政務以攬乾綱政由己出則權不下移

我太祖太宗日視三朝進大臣于左順門或便殿親與

裁決庶政總自一人願皇上守二聖成規使權歸于一

三曰任大臣以崇國體古之擇大臣者必詢諸左右大

明通鑑卷二十三

三

夫國人及其有犯雖至大辟亦不加刑第賜之死今用

大臣未嘗指出公論及有小失輒極楷筆楚之未幾時

又復其職甚非所以待大臣也願自今擇任大臣宜允

愜衆論小犯則置之必不可容亦宜下法司定罪使自

爲計庶不乖共天職之意四曰選禮臣以隆祀典今之

太常卽古之秩宗必得清慎習禮之臣然后可交神明

今卿貳皆缺宜選擇儒臣使領其職五曰嚴考覈以肅

吏治古者省方巡守所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兩漢唐

宋盛時數遣使巡行郡縣洪永間亦嘗行之今久不舉

更多貪虐民不聊生而軍衛尤甚宜擇公明廉幹之臣

分行天下考察文武庶人知勸懲而吏治亦修六曰慎

刑罰以彰憲典古人君不親刑獄必有理官蓋恐任喜

怒而輕重失平也邇法司所上獄多奉勅增減輕重不

敢執奏及訊他囚又觀望以爲輕重民用多冤宜使各

舉其職至運輓輸米諸例均非古法尤宜罷之七曰罷

營作以蘇民勞春秋營築必書戒勞民也今京師興作

五六年矣日不煩民而役軍軍獨非國家赤子乎況營

作多完亟宜罷工以紓其力八曰寬逋賦以恤民窮各

處水旱有司既不振救請減租稅或亦徒事虛文宜令

戶部以時振濟核實減免兼安養流民使不失業九曰

明通鑑卷二十三

三

息征討以重民命麓川近年用兵死者十之七八軍賞

爵賞不可勝計今瘡夷未瘳又遣蔣貴遠征緬甸責獻

思任發果禽以歸不過梟之通衢而已緬甸挾以爲功

必求與木邦共分其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蠻坐大

是減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跎兵事無已臣見皇

上每錄重囚多有令徒軍仁心若此今欲生致一失地

之窮寇而驅數萬無罪之衆以就死地豈不有乖于好

生之仁哉宜赦緬人斬任發首來獻機發既已歸罪卽

量削其地分于各寨新附之蠻則一方可甯十曰飭武

備以防外患池北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爲難測宜分

遣給事御史閱視京邊官軍衛卒以時訓練公武舉之選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材勇廣屯田之規收中鹽之利以廣儲蓄庶武備無闕而外患可弭疏上王振益惡之 六月丁亥下翰林侍講劉球于獄王振尋使人殺之球疏既上下廷臣議惟擇太常官可行令吏部推舉修撰董璘遂乞改官太常奉祀事而獄因之起初球言麓川事振固已銜之欽天監正彭德清球鄉人也倚振為奸凡天文有變皆匿不奏一時公卿以振故皆趨謁德清球絕不與通德清恨甚遂摘疏中攬權語謂振曰此指公耳振益大怒會璘疏上振私人錦衣指揮

明通鑑卷二十三

古

馬順喜謂振曰此可以并殺球矣遂誣以同謀並逮下錦衣衛獄旋屬馬順殺球乙未順深夜攜一小校持刀至球所球方卧起立大呼太祖太宗校直前斷其首血流被地體猶植立不仆遂支解之瘞獄戶下取明史本紀書球下獄及被殺于六月丁亥明史稿書下獄于乙未蓋下獄在丁亥被殺在乙未也若甲辰則薛瑄下獄之日明史稿率連球事振既殺球遂不問獄解璘得釋歸球之見殺也璘在旁竊其血裙歸遺球子鉞鉞後復求得一臂裹裙以歛順有子病忽起捽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爾他日禍踰我我劉球也順驚悸俄而子死小校者傳為盧氏人球死數日有識校者見其貌瘠色慘詢之

枝吐實告且曰為勢所迫不敢違比聞劉公忠臣吾儕小人無故作此逆天理事死有餘罪矣因慟哭悔恨不已未幾亦死璘有孝行既歸遂不復出云取明史董璘傳記董璘遺球子血裙並馬順事又云俄而子死小校亦死紀事本末則言此枝係盧氏人與耿九疇鄰所云貌瘠色慘即九疇所見而憲章錄謂九疇愛其年少俊美云云拿州史乘攷誤謂清惠正人不宜有此今采入節而甲辰下大理少卿薛瑄于獄振既銜瑄欲因事構陷之會有指揮某死振從子山曾與其妾通欲納之指揮之妻不可妾遂訐妻毒殺夫下都察院訊已誣服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誣瑄及左右少卿賀祖嗣顧惟敬等故出人罪振復諷言官

明通鑑卷二十三

五

劾瑄等受賄竝下獄論瑄死祖嗣等未減有差瑄繫獄待決猶讀易自如子三人願一子代死二子充軍不允及當行刑振蒼頭忽泣于爨下問故泣益悲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頗感動會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得釋罷為民 丙午蠲湖廣逋賦 秋七月戊午國子祭酒李時勉荷校于國子監門王振矯旨坐之也初時勉請改建國子監上命振往視時勉待之無加禮振銜之廉其短無所得時勉嘗葺彝倫堂樹旁枝振遂言時勉擅伐官樹入家徑取中旨與司業趙琬辜僕金鑑竝枷國子監前官校至時勉方坐東堂閣課



士卷徐呼諸生品第高下顧僚屬定甲乙揭榜乃行方  
盛暑柳三日不解監生李貴等三千餘人詣闕乞貸有  
石大用者上章願以身代諸生圍集朝門呼聲徹殿廷  
振聞諸生不平恐激變及通政司奏大用章振內慙會  
會昌侯孫忠生日公卿皆為壽忠太后父也助教李繼  
因公卿請解于忠太后使至忠家忠言今歲生辰殊不  
樂以公卿皆集獨李先生荷校不至耳使還奏太后言  
于上上始知振所為立釋之大用朴魯素不為六館所  
知至是名動京師而繼官于國子監不拘檢柙時勉嘗  
規切之繼不能盡用然心感時勉言至是遂得其助云

明通鑑卷二十三

六

八月致仕祭酒胡儼卒儼家居二十年方岳重臣咸  
待以師禮儼與言未嘗及私自處澹泊歲時纔給衣食  
初為湖廣考官得楊溥文大異之題其上曰必能為董  
子之正言而不為公孫之阿曲世以為知人卒年八十  
三 以右副都御史金濂為刑部尚書兼侍經筵 九  
月甲子大師抵金齒思機發遣頭目刀籠肘偕其子詣  
軍門乞降不許 是月倭寇浙東先是倭犯海甯樂清  
皆登岸偵伺旋去留二人在民村乞食被獲置極刑梟  
其首于海上至是復犯桃渚浙江按察僉事陶成擊却  
之 冬十月徙封鄭王瞻竣于懷慶時瞻竣留京邸踰

年乃之國 十一月宣宗故后胡氏卒先是太皇太后  
崩后慟哭不已至是亦卒以嬪御禮葬金山后無過被  
廢天下聞而憐之宣宗亦嘗自悔曰此朕少年事 十  
二月癸未免山東逃民復業者稅糧二年 丙戌駙馬  
都尉焦敬荷枝于長安右門王振構之也 是冬王驥  
蔣貴等以大軍逼緬甸索思任發緬人佯諾不遣潛載  
樓船來覘官軍而別以他舟載思任發遁去驥等乃與  
沐昂分五軍薄之緬人亦聚眾以待驥見緬眾盛未易  
攻又恐多一麓川敵乃宣言犒師而令貴潛焚其舟數  
百艘緬人仍堅執予地前約復以獻任發之故慮其子

明通鑑卷二十三

七

機發致仇為解于是舍之而專攻思機發 大學士楊  
士奇既耄子稷傲很嘗侵暴殺人言官交章劾稷朝議  
不即加法封其狀示士奇復有人發稷橫虐數十事遂  
下之理時士奇以老疾在告上恐傷其意降詔慰勉之  
士奇得詔感泣憂不能起  
九年春正月辛亥朔雷電 甲寅命右都御史王文巡  
延安甯夏邊務文至劾都督僉事王禎都督同知黃真  
等皆逮治邊徼為肅 辛酉大祀南郊 辛未討烏梁  
海命成國公朱勇出喜峯口都督馬亮出劉家口興安  
伯徐亨出界嶺口都督陳懷出古北口各將精兵萬人

同太監錢僧保曹吉祥劉永誠但住等分勦之會泰甯衛頭目與肥河衛頭目戰于鄂爾坤大敗衛喇特復分道截殺建州亦出兵攻之三衛大困 二月丙午王驥進兵直趨者藍搗思機發巢破之俘其妻子及從賊九十餘人捷聞詔立隴川宣慰司命驥等班師還時機發竊據孟養負固不服自如也 是月新建太學成先是太學因元陋吏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太學日就廢弛佛寺時復修建舉措乖舛何以示天下請以佛寺之費修舉太學李時勉亦言之詔始營建至是遂成 三月辛亥朔車駕幸太學釋奠于先師孔子

明通鑑卷二十三

六

祭酒李時勉當進講會久病及升堂講尚書詞旨清明上悅賜予有加改異明史本紀系車駕幸太學于三月朔日據實錄也三編輯覽同稽之禮志但有正統五年視學無九年視學之事泰氏五禮通攷據之或者太學未改建以前亦有視學之事然實錄何以不書意禮志誤以九年為五年歟明閔里志言英宗視學于正統九年又明史李時勉傳亦記九年視學時勉進講事今據本紀 甲子楊士奇卒士奇自迎附成而附著其異于此 祖遭遇永洪宣三朝君明臣直以此侃侃得自行其意晚值上冲齡踐阼王振專權太皇太后雖委之以政卒不能制以及于土木之難論者少之初士奇言衛喇特漸強將為邊患而邊軍缺馬恐不能禦請于附近太僕寺關領西番貢馬亦悉給之士奇沒未幾額森入寇識

者猶思其言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士奇卒後法司乃論殺稷越二月稷歿死獄中改異明史士奇傳言士奇卒後有司乃論殺其子稷稷章錄則云稷逮至京審實斬之士奇以疾在告乃下勅慰諭一言殺稷于士奇卒後一言殺稷于士奇卒前奔州則云稷逮至京文貞疾已甚論死未決故上以救慰諭之文貞卒兩月而稷以疾死獄亦未嘗處決也今按奔州說是士奇在時論死未決卒後 朱勇等未遇秋決而死此據國史似不誤今據書之 征烏梁海皆以捷聞勇奏敗敵于富峪川亨奏敗敵于土河懷奏敗敵于虎頭山亮奏敗敵于黑山然俱無大功捕其擾邊者奪回所掠人畜而已至是還乙丑論功加勇太保進亨與安侯封亮招遠伯懷平鄉伯諸將士竝陞賞有差自是巡邊者多以斬獲邀功三衛積怨遂

明通鑑卷二十三

九

為衛喇特額森鄉導之師 夏四月丙戌以翰林學士陳循直文淵閣預機務初廷議天下吏民建言章奏皆三楊主之至是榮士奇相繼卒循及馬愉曹鼐在內閣禮部授故事請上以楊溥年老宜優閒令循等三人預議參決 丁亥振沙州及赤斤蒙古饑 是月旱 五月己未命法司錄在京刑獄辛未命刑部侍郎馬昂錄南京刑獄 是月命刑部侍郎楊甯參贊雲南軍務甯與侍郎侯璉從王驥再征麓川皆有功詔璉與甯二年更代至是召璉還命甯代參贊軍務時麓川甫平甯以騰衝地居要害與都督沐昂築城置衛設戍兵以控諸

蠻邊方稍定 六月壬午振湖廣貴州蠻餓 秋七月  
已酉下駙馬都尉石璟于獄璟嘗其家奄振惡其賤已  
同類也遂構之下獄 初洪武之末浙江之温處福建  
之浦城等處皆有銀場歲徵其課其後福建歲額增至  
三萬餘兩浙江增至八萬餘兩地力既竭民不堪命上  
卽位詔封坑冶而奸民私開遂屢以盜礦相殺傷嚴禁  
不可止於是福建參政宋彰浙江參政俞士悅請復開  
銀場使利歸于上而礦盜自絕下三司議浙江按察使  
軒輓力持不可謂復開銀場雖一時利而百凡器用皆  
出民間恐有司橫加科擾其患尤深莫若擇官典守嚴

明通鑑卷二十三

三

加禁捕盜自衰息朝廷是輒言得止至是處州賊葉宗  
留及陳鑑胡等聚眾數千盜開福安礦福建參議竺淵  
捕之不克遂被殺或異者三編言宋彰俞士悅首請開  
礦證之明史軒輓傳無彰名惟丁瑄  
傳言福建參政朱新助王振得遷左布政亦不言其請  
開礦事三編實實云朱彰明史丁瑄傳作朱新與實錄  
異又瑄傳亦云新交附人與宋彰里  
貫同是宋新卽宋彰也今據三編 癸丑免河南之  
開封衛輝南陽河南懷慶彰德等府所屬去年被災糧  
凡三十萬三千餘石 是月揚子江沙洲潮水溢漲高  
丈五六尺溺男女千餘人 閏月戊寅復開福建浙江  
銀場刑科給事中陳傅之請也時中官及言利諸臣爭  
和之乃命戶部侍郎王質往經理定歲課福建銀二萬

一千餘兩浙江銀四萬一千餘兩比宣德時減半而已  
十倍洪武時官屬供億之費較課額尙過之自是民益  
困而浙閩之盜遂相繼起矣三編實實引明實錄洪武  
中福建歲課二千六百七  
十餘兩浙江二千八百七十餘兩永樂中福建增課三  
萬二千八百餘兩浙江八萬二千七百餘兩宣德中福  
建增課四萬二千七百餘兩 甲申瘞暴骸 壬寅雷  
震奉先殿鳴吻 是月北畿七府及應天濟南岳州嘉  
興湖州台州俱大水河南山水灌衛河沒衛輝開封彰  
德懷慶民舍壞衛所城或異者明史本紀書是年兩畿  
皆溢又据五行志所載在七月  
間七月今据五行志分書之 八月庚戌免陝西被  
災稅糧四十八萬六千石有奇詔有司贖民間所鬻子

明通鑑卷二十三

三

女 甲戌敕邊將備衛喇特額森時額森日強遣人授  
罕東諸衛都督訥格舊作  
喃哥等爲平章又置甘肅行省名  
號鎮撫陝西右都御史陳鑑以聞故有是論 九月丁  
亥命靖遠伯王驥與都御史陳鑑巡視延綏甯夏甘肅  
諸邊初甯夏諸邊軍半歲一更後邊事亟三年乃更又  
益選軍餘防冬至一家有五六人在邊者軍士日益疲  
困驥請歲一更代當代者以十月至而得代者留至明  
年正月乃遣歸邊備足而軍不勞上善其議命行之諸  
邊時陝西災沴頻仍鑑條上撫安軍民二十四事亦多  
議行之 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庚午烏梁海貢

馬謝罪 是月下監察御史李儼于錦衣衛獄時王振威勢日重自都憲以下見振皆跪儼在光祿寺監收祭

物振過之怒其應對不跪遂下之獄謫戍鐵嶺衛攷異

本紀不載李儼下獄事三編書于是年之十月與紀事本末同惟王振傳作李鐸未知是一人二人否○王振

得志之秋史言都憲以下皆長跼都憲即指陳鑑王文也余州攷誤謂王直坐于王振之右此非實錄振得志

而巳成禮者不過英國公胡宗伯王太宰及內閣三四人奔州云云則當時尚書亦有長跪者十二月甲子錄

史失其名今仍據都憲以下書之

囚 癸酉再振赤斤蒙古饑

十年春正月丙戌大祀南郊 戊子詔舉天下智勇之士以備邊將之選 是月天下朝覲各官至京師先是

給事中鮑輝請于各官來時勅吏禮二部詢訪有廉能

明通鑑卷二十三

三

著稱治行超卓者禮部官引赴御前面加獎賞吏部具

錄姓名待其考滿薦舉擢用從之至是舉布政丁鑑等

宴于禮部各賞衣一襲鈔百定候吏部遇缺陞用尋擢

鑑為刑部左侍郎汝甯知府李敏為應天府尹攷異丁鑑擢侍

州別集卿貳表中言鑑以十年任今從之 王振專權

日甚朝臣無敢言者錦衣衛卒王永心不平乃數振罪

惡為書揭之通衢又揭于振姪山家為緝事者所獲刑

部坐以妖言論斬詔即磔之不必覆奏攷異明史本紀

傳三編系之是年正月據實錄 二月丁巳京師地震

也證之紀事本末同今從之

己未免陝西逋賦 丙寅烏梁海復貢馬請貸犯邊

者罪不許詔修其人于市 壬申車駕至天壽山三月

甲戌朔謁陵丙子還宮時上謁三陵諭百官具淺色衣

服如洪武永樂例又定制每歲三月謁祭以為常 庚

辰麓川思機發遣使入貢謝罪詔納之 庚寅賜商輅

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輅涪安人鄉會試皆首選至是

廷對復第一時稱三元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庚申詔所在有司振逃民復業及流移就食者以頻年

水旱也 是月遣御史提督浙江福建銀場 浙江甯

紹等處久早上命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王英往祀南

明通鑑卷二十三

三

鎮英齋香幣虔誠致禱時民遭厲疫死者甚眾英為民

禱厲齋宿三日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見星明

日又大雨田野霑足民疫以解皆喜呼曰此侍郎雨也

英歷仕四朝在翰林四十餘年屢為會試考官朝廷制

作多出其手時年七十以三楊不喜故屢請致仕不許

五月繼輔饑上命大理少卿李奎振濟 六月乙丑

振陝西饑免田租三之二 是月以黎澄為工部尚書

澄前安南王季犛之子蒼之弟也季犛禪位于蒼蒼以

弟澄為衛國大王永樂間獲季犛父子送京師長繫獄

中赦澄澄善製神鎗供事內府以監造器仗有功遂拜

尚書令專供內府事國史七卿年表云安南王  
州致誤謂枝山野記言季聲死其子皆在朝長曰澄  
改姓陳證之于史澄既赦監造內府器仗累官工部尚  
書並無改姓之說余謂所赦三人乃澄與蒼及蒼之偽  
太子芮亦非兄弟也合惟以澄為景泰中任與秋七月乙未減糶河南懷  
慶倉粟濟山西陝西饑民從巡撫于謙之請也謙言山

陝饑民二十餘萬皆就食于河南訪得懷慶河南二府  
倉糧見存六十餘萬石乞減價糶與饑民收鈔解京上  
諭戶部曰此古名臣救荒良策也其論謙速行之謙乃  
令布政使年富安輯其眾授田給牛種使里老司察之  
流民以安國史據明史于謙傳糶河南懷慶倉濟是

明通鑑卷二十三

五

月下霸州知州張需于獄需見州民游食者眾每里置  
簿列男女大小口數計其耕桑樹畜暇復躬自巡視分  
別勸懲于是民皆勤力州用以饒有中官牧馬擾民者  
需笞其校卒中官譖于王振執需下錦衣衛獄楚楚幾  
死卒戍邊竝坐其舉主順天府丞王鐸罷為民國史明  
不載三編系之是月 八月癸丑免湖廣旱災秋糧丙  
辰免蘇松嘉湖十四府州水災稅糧 九月擢鄭瑄為  
兵部尚書以徐晞致仕代之也瑄以元年進兵部右侍  
郎明年王驥出征瑄獨任部事以邊陲多警請令中外  
博舉謀畧材武士以備任使至是拜尚書又言衛喇特

日盛宜嚴為備因請增大同兵擇智謀大臣巡視西北  
邊務尋又請罷京營兵修城之役令休息以備緩急時  
不能用 冬十月戊辰以侍讀學士苗衷為兵部侍郎  
侍講學士高穀為工部侍郎並入文淵閣預機務同日  
進曹鼐吏部侍郎馬愉禮部侍郎陳循戶部侍郎時內  
閣六人鼐最通達政體自楊榮沒後士奇老病不視事  
閣務多決于鼐上亦賢之 以錢習禮為禮部侍郎王  
振用事達官多造其門惟習禮恥為屈遂以講官久滯  
不遷去年乞致仕不許至是上以六部侍郎多闕命吏  
部尚書王直會大臣推舉而特旨擢習禮習禮力辭不

明通鑑卷二十三

五

允踰二年再上疏乞骸骨乃許之家居十五年卒 是  
月召都御史陳鑑還以都御史王文代填守陝西 十  
二月丙辰緬甸始獻思任發及其妻孥三十二人送至  
雲南任發于道中不食垂死千戶王政斬之函首京師  
壬戌復輸河南粟振陝西饑國史明史書于是年十  
王辰明史稿作王 是歲衛喇特額森掠哈密欲降之  
哈密忠順王之卒也會上即位之初封其子為忠順王  
王之母額森姊也時額森役屬西北諸部于是沙州罕  
東及赤斤蒙古諸衛皆附焉乃挾之以侵哈密圍其城  
殺頭目虜男婦尋取王母及其妻北還脅王往見王懼

不敢往數遣使告難朝廷救令諸部修好毋相侵額森  
不從惟送王母妻還哈密未幾又復取之去大肆侵掠  
仍數趣王往見王外順朝命而懼額森實甚額森破三  
衛脅朝鮮邊將知必大為寇屢書奏報朝廷迄不省  
十一年春正月己卯大祀南郊 庚辰予太監王振姪  
林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官竝授錢僧保姪亮高讓姪  
玉曹吉祥弟整蔡忠姪革俱世襲副千戶中官世襲實  
始于此 乙未日生背氣白虹亘天 二月辛酉有異  
氣見于華蓋殿金頂及奉天殿鴟吻上遣官祭告天地  
癸亥詔恤刑獄 三月戊辰下戶部尚書王佐及刑部

明通鑑卷二十三

美

尚書金濂右都御史陳鑑等于獄時安鄉伯張安與弟  
爭祿詔逮治法司與戶部相諉言官劾佐濂等竝及刑  
部侍郎丁鉉馬昂副都御史丁璿程富等俱下錦衣衛  
獄數日釋之尋命安出鎮廣東 壬申遣御史柳華討  
礦盜福建銀場既開盜礦者益眾葉宗留為賊首自稱  
大王詔遣戶部郎中楊謀招撫浙江參議吳昇上言福  
建礦盜出沒浙江江西廣東諸境東勦則西逃南搜則  
北竄若合而為一其患不小宜特遣朝臣專董勦捕乃  
命華督福建浙江江西軍討之華至福建遣兵分捕羣  
盜令村聚皆置隘門望樓編民為甲擇其豪為長使自

置兵器督轄巡夫盜稍稍戢而宗留劫掠如故 癸酉  
車駕如天壽山謁陵越七日庚辰還宮 是月英國公  
張輔及諸侯伯等奏願偕詣國子監聽講許之令以月  
之三日往李時勉升師席諸生以次立講五經各一章  
畢事設酒饌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當就諸生列坐惟  
輔與時勉抗禮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盡暮散去  
時以為太平盛事云 明史李時勉傳 等詣國  
講期也帝以九年視學時勉以十二年致仕憲章錄以  
書系之十一年三月是也 魏講當在三月庚午今系之  
是月 夏四月倭犯浙西之海甯乍浦 六月丙辰夜  
京師地震有聲 明史五行志 是月免湖州

明通鑑卷二十三

老

等府稅糧十萬有奇 秋七月癸酉增市廛稅鈔復設  
稅課司領之用戶部尚書王佐議也初上即位凡課程  
門攤俱遵洪武舊額不得藉口鈔法妄增未幾以兵部  
侍郎于謙奏革直省稅課司局領其稅于有司罷濟甯  
徐州及南京上新河船料鈔移溧縣鈔關于河西務船  
料當稅六十貫者減為二十貫商民稱便至是佐掌戶  
部以軍旅四出庫藏空虛乃請置彰義門官房收商稅  
課鈔尋令天下稅課司局一萬五千貫以上者俱請復  
設稅課司官于是征權漸繁 食貨志 九年三編 明史本紀 證之  
錄亦書之是年七月蓋志中 庚辰大學士楊溥卒溥  
九字疑誤也今仍據本紀

後士奇榮二十餘年始入閣洪宣之際天下清平朝無失政中外臣民翕然稱三楊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楊榮曰東楊溥嘗自署郡望曰南郡因目為南楊時謂士奇有學行榮有才識溥有雅操皆人所不及比榮士奇相繼卒馬愉曹鼐輩皆後進望輕溥孤立王振益用事溥卒三年而有土木之變論者追思三楊在當不至此然依違中自以釀成賊奄之禍則皆不能無議云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 甲申太白經天天異三編不載今據明史天文 八月戊戌免湖廣被災秋糧 庚申下吏部尚書王直等于獄時光祿寺卿奈亨詔事王振擢戶部侍郎

明通鑑卷二十三

亨嘗以事干請吏部不行怨郎中趙敏構之詞連直及侍郎曹義趙新竝下獄三法司六科廷鞠論亨斬直義新俱徙上宥直義奪新亨俸遂釋之仍復亨職行人尙疏上疏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文武大臣偶因微眚遽陷囹圄事或涉虛旋即復職是今日衣冠之大臣即昨日受辱之囚繫面僚友而統屬官甯能無愧請自今有犯者召至午門大臣會問事實則疏其輕重請旨裁決不實即奏還其職上頗然之而惑于王振不能改也祿尋授南京御史 是月謫大理寺丞羅綺成邊先是綺參贊甯夏軍務嘗以事劾指揮任信陳斌二人皆王振

黨也是夏信斌許綺不法事下總兵官黃真覆覈真謂綺嘗嘗宦官為老奴以激振怒召還京下法司擬贖振改令錦衣衛再鞠指揮同知馬順鍛鍊成獄遂謫成遼東 九月辛巳廣西徭叛執化州知州茅自得殺于戶汪義自山雲卒後柳溥代填廣西不能守成法過于寬弛雖先後討大藤峽賊及柳州叛蠻頗有斬獲而徭猶相煽為亂訖不能靖 冬十月甲寅遣給事御史分資諸邊軍士 是月上閱武于近郊 十一月壬申減殊死以下罪 是月命襄城伯李隆巡大同邊賜寶刀一戒救將士內外凜凜訖還不僂一人明年隆卒 十二月壬寅大雨雷電翼日乃止 是冬額森攻烏梁海道使至大同乞糧竝請見守備太監郭敬上敕敬毋見毋予糧

明通鑑卷二十三

十二年春正月癸酉大祀南郊 巡撫宣大副都御史羅亨信奏衛喇特額森專候釁端以圖入寇宜預于直北要害增置城衛為備不然恐貽大患時王振用事兵部尙書鄭埜不敢主其議遂寢不行 三月癸亥車駕至天壽山謁陵越七日庚午還宮 丙子免杭嘉湖被災秋糧凡五十一萬五千石有奇 是月選翰林院修撰劉儼商輅等十人肄業東閣命曹鼐等為之師仍命

侍經筵以備他日內閣之選 國子祭酒李時勉以王振擅權不能諂事屢疏乞休至是始得請廷臣及國子生出餞都門外者幾三千人鼓樂前導觀者塞塗或遠送登舟俟舟發乃還有感泣涕下者 始命天下學校考取附學生員從鳳陽知府楊瓚之請也瓚以趙城知縣課績為山西最擢守鳳陽上言民間子弟多可造者請增廣生員毋限額下禮部議從之于是諸生日眾定制食廩餼者曰廩膳生增廣者曰增廣生皆如舊額以歲科兩考高等充補其額外增取入學者曰附學生天下學校之有附學生自是始國朝輯覽系之十年四月重修三編改入十二年之

明通鑑卷二十三

三

三月據實錄 初永樂二年置沙州衛授其酋昆濟楞也今從之 舊作因 邁珠舊作 住為指揮使宣德間沙州為罕東西番即來 侵掠不自安乞徙察罕舊城耕牧宣宗遣敕止之又敕罕東西番還其所掠人畜會上即位昆濟楞懼衛喇特見逼不能自立帥部眾二百餘人走塞下陳饑窘狀詔發邊粟濟之且令邊臣議所處置請徙之苦峪從之自是不復還沙州但遙領其眾于是部眾攜貳入哈密赤斤者甚多而罕東久駐牧沙州不去昆濟楞訴于朝朝廷數救責諸部皆不奉命九年昆濟楞卒長子訥格率其弟恭羅凌舊作克俄 來朝授訥格都督僉事其

弟都指揮使賜勅戒諭既還兄弟乖爭部眾畔散甘肅總兵官任禮欲乘其窘乏遷之內地會訥格亦來言欲居肅州去年秋禮遂遣使偕訥格先赴沙州撫諭其眾而自帥兵隨其後比至訥格意中變陰持兩端其部下多欲奔衛喇特禮進兵迫之收其全部入塞居之甘州凡二百餘戶一千二百三十餘人詔徙之山東居其頭目于東昌平山二衛分其部落為三屯居清平博平二縣于是沙州遂空卒為罕東所據初太祖太宗以次置哈密罕東赤斤沙州四衛于嘉峪關外屏蔽西陲及是沙州先廢而諸衛亦漸不能自立肅州遂多事改異徙沙州衛

明通鑑卷二十三

三

明史本紀不載事見西域傳在是年三 夏四月丁巳編輯覽系之十二年之三月今據之 免蘇松常鎮四府被災稅糧凡九十八萬四千石有奇 五月己亥遣大理少卿張驥振濟甯及淮揚饑 六 月奪英國公張輔田初太監喜甯侵輔田宅輔不從甯弟勝帥奄奴歐輔家人妻墮孕死輔訴于上上宥甯勝而戊奄奴于邊至是甯喉青縣知縣奏輔占民田二十頃上命以田還民而置輔不問輔實未嘗占也時王振視諸勳戚如奴隸諸勳戚亦望塵頓首惟輔獨與抗禮振亦敬輔輔既衰老又數為喜甯所侮亦稍屈以避禍 癸 秋七月甲辰敕各邊練軍備衛喇特時額森糾結



諸虜共背中國其部眾有來歸者言額森謀入寇托克  
托布哈止之不聽詔詰額森不報于是始以楊洪為總  
兵官鎮宣府又命左叅將石亨守萬全 八月庚申朔  
日有食之 九月乙未禮部侍郎馬愉卒愉端重簡默  
門無私謁論事務寬厚嘗奏天下獄久者多瘐死宜遣  
官分道決遣上納之邊警方命將而別部使至眾議執  
之愉言賞善罰惡為治之本波及于善非法乘人之來  
執之不武上然之及卒贈尙書仍兼學士贈官兼職自  
愉始 冬十月礦盜葉宗留反宗留聚眾連掘少陽政  
和等坑無所得亦微甚不給用謂其徒曰以吾之眾

明通鑑卷二十三

三

即索金于市易耳何至自疲山谷間恒苦不給也時已  
數百人遂掠政和至慶元號召得千餘人延龍泉良葛  
山人葉七為教師訓練武藝由浦城劫建陽從者益眾  
遂掠建甯官民皆逃匿會閩盜起遂蔓延不可制宗留  
之反吾學編憲章錄皆系之是年之十月證之紀事本  
末言宗留是年二月掘少陽坑九月掘政和坑皆不給  
用始聚眾反是九年十一月不過盜礦 十一月庚寅  
殺官吏而已至此始反也今據書之  
皇長子生貴妃周氏出也致異明史英宗憲宗紀皆不  
載三編系之是年十一月  
彙作十月者野史是年閏四月明史推麻更正耳明書  
系之是月庚寅為十一月二日證之景泰三年上問東  
官生日金英對以十一月 是月以邊警罷山西河南  
初二日正庚寅也今據之 巡撫官設都御史專撫山西兼理軍務會大理少卿于

謙丁父憂請歸治喪尋起復擢兵部右侍郎 宣大總  
兵楊洪在迪北久諸部皆憚之至是額森致書于洪且  
遺之馬洪聞于朝敕令受之而報以禮自是數有贈遺  
上不疑洪亦嚴為之備 福建參政宋彰與都指揮  
僉事鄧安進表至京以萬金賄王振又屬安具疏薦之  
為吏科給事中劾振陰為之地于是上竟允安請進  
彰左布政使彰抵任計所費令縣官驗戶科斂民不堪  
命由是盜賊四起 是歲逮南京副都御史周銓及十  
三道御史竝下獄初銓督南京糧儲御史嘗劾其貪暴  
遂銜之及掌院事置功過簿督責諸御史吹求詬置御

明通鑑卷二十三

三

史范霖楊承劉焯盧祥尙瓖等十人不能堪乃合疏訐  
銓不法事詔徵銓詣獄銓亦訐奏諸御史于是盡逮十  
三道銓忿得心疾死乃論諸御史或降或謫而霖承以  
首建議論決承亦忿死獄中霖以恤刑得減死出獄焯  
祥以事白留任霖出獄數日亦卒及異逮南京十三道  
事見明史劉焯傳明書系之十  
二年七月今系之是年之末

明通鑑卷二十四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變編輯

紀二十四 起著雍執徐盡屠維大荒落凡二年

英宗睿皇帝前紀

正統十三年春正月丁酉大祀南郊 是月詔釋李景

隆家屬增枝等三十八人令啟門第得自便 二月太

監王振重修慶壽寺凡役軍民萬餘人糜帑數十萬寺

在西長安街元初所建振以媚佛故新之攷撰三編書于上幸興隆

寺以十月修賜名大興隆寺慶壽乃元所建之本名也

今分 三月戊子詔責孟養宣慰司使獻思機發初思

明通鑑卷二十四

任發既誅思機發竄匿孟養屢遣使人貢乞宥罪詞甚

哀詔納其貢因敕總兵官沐斌及參贊侍郎楊甯等經

畫善後策以聞斌晟之子也晟卒時斌以幼留京邸詔

昂代之數年昂亦卒乃令斌以總兵官仍襲晟封爵上

既敕諭思機發許以不死而機發以前所遣弟招賽未

歸疑懼不敢出時招賽安置雲南上復遣送來京授為

頭目給冠帶月糧房屋隸錦衣衛其從人俱令于馴象

所供役冀以招徠機發而機發終不至斌請帥蠻兵討

之未幾以糧盡瘴作引還王振以斌師出無功必欲生

致機發犁其巢穴意乃慊又慮孟養復效緬甸故智故

先以是諭之 壬寅命都督同知官聚佩平蠻將軍印

充總兵官帥南京雲南湖廣四川貴州官軍土軍十五

萬人往討思機發攷撰明史麓川傳作官土兵復命靖

遠伯王驥總督軍務侍郎焦宏督餉驥至是凡三征麓

川省承振指也 賜彭時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安

福人 夏四月辛巳錄囚 是月兩畿山東河南湖廣

早蝗陝西江西水浙江亦被災免浙江江西秋糧六十

六萬有奇湖廣秋糧八十九萬有奇 初礦盜之亂有

江西人鄧茂七者與弟茂八殺人避仇走福建依甯化

縣豪民陳政景假信義集無賴為眾所推御史柳華之

明通鑑卷二十四

編里甲也茂七兄弟皆為甲長益役屬鄉民間俗佃人

輸粟于田主例餽少物茂七倡其黨人佃者毋餽田主

自往受粟田主訟于縣縣逮茂七不至下巡檢追攝茂

七拒捕殺弓兵數人事聞上官遣軍三百往勦之被殺

幾盡巡檢知縣竝遇害茂七遂刑白馬歃血誓眾舉兵

反攻沙縣尤溪政景亦率黨攻汀州推官王得仁與守

將及知府劉能擊敗之禽政景等八十四人械政景送

京師斬之餘賊悉潰獨茂七黨盛不可制有尤溪爐主

蔣福成者亦乘亂聚眾旬日得萬餘襲尤溪據之與茂

七為聲援是時兵衛久弛舊從日眾又苦布政使宋彰

虐政于是相率附茂七為盜者眾至數萬茂七據陳山  
寨自稱剗平王設官屬攻陷州縣是月遂圍延平巡按  
御史汪澄至延平聞賊勢熾遠回省會刷卷御史張海  
在城被圍遣都指揮范真彭璽拒戰于城外先後敗沒  
海乃躬自登城諭賊賊曰吾等皆良民苦富民魚肉有  
司不我直耳乞贖死免三年徭役即解散海以聞詔都  
督劉聚陳榮討之以僉都御史張楷監軍事國史明史本紀書  
茂七反于八月乙卯蓋據遣丁瑄招討之月分也五  
月丙戌遣使捕山東蝗甲辰遣刑部侍郎丁鉉撫輯河  
南山東災民 是月以鈔法不通申用錢之禁從御史

明通鑑卷二十四 三

蔡愈濟議也自米麥折色之令行遂弛銀禁其交易之  
小者則用錢惟折官俸用鈔鈔益壅不行洪武間鈔一  
貫直錢千文者至是止折三文于是愈濟請禁民交易  
用錢違者以阻鈔論追一萬貫全家戍邊然鈔仍不行  
而商民益以為不便其後禁亦漸弛云 召山西布政  
使石璞為工部尚書時王忬以不能屈意王振致仕去  
璞為振所善遂擢用之 六月命侍郎楊甯巡撫江西  
以浙閩盜起流剽入江西境上故有是命 秋七月乙  
酉朔京師飛蝗蔽天 河決大名之開州長垣沒三百  
餘里遣使振濟蠲秋糧 己酉河決新鄉八柳樹口漫

曹濮抵東昌衝張秋潰壽張沙灣壞運道東入海尋又  
決滎澤漫原武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歷睢毫入渦口  
至懷遠界入淮淹地二千餘里壞城垣廬舍漂沒人民  
不可勝計詔工部侍郎王永和往治之河自永樂九年  
浚封邱金龍口使復故道又自塌場口會汶水經徐呂  
二洪運道既通而河南水患亦稍息宣德以後金龍口  
漸淤河復屢溢開封御史李懋請濬金龍口洎正統初  
一決范濬一決陽武灌魚臺金鄉嘉祥越數年金龍口  
亦決河既橫溢分流東趨不專向徐呂而二洪亦淺濶  
不能濟運至是永和至山東亟令修塞沙灣以通漕運

明通鑑卷三十四 四

是月始罷保舉三楊既沒尙書王直稍收其權于吏  
部于是教諭傅瑄給事中余忬御史涂謙屢以為言至  
是始詔罷之 都督陳詔擊處州賊葉宗留不克死之  
八月甲戌命御史丁瑄招討鄧茂七等時張海奏至  
上覽之惻然乃下詔撫諭許免徭役三年復召瑄至諭  
狀使齎敕往而令官聚張楷等以大軍隨其後 冬十  
月王振重修慶壽寺成壯麗甲京師詔賜名大興隆寺  
振延崇國寺僧主之上幸寺中親傳法稱弟子公侯以  
下趨走如行童焉 十一月丙戌以福建盜日熾張楷  
等屢請益兵乃命甯陽侯陳懋充總兵官保定伯梁瑄

平江伯陳豫副之太監曹吉祥王瑾提督火器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珩銘之子豫璫之孫也 甲辰處州賊葉宗留陳鑑胡等流劫浙江江西張楷討福建分兩路進兵令都督劉聚率都指揮劉得新等自江西建昌取道楷自帥都督陳榮等自浙江取道楷至廣信以葉宗留道梗留不敢進浙江布按二司請楷便宜擊之江西巡按御史韓雍亦言宗留近在咫尺門庭之寇皆國家事未可畫疆而守楷進退莫決指揮龔禮願得兵五百往勦之都督陳榮謂楷曰今延平事急而鉛山不通大軍密邇二寇逗留不進乃遣一部將往朝廷知之何

明通鑑卷二十四 五

所逃罪耶于是榮以二千人率禮等往行至玉山遇伏榮禮及都督劉真皆死之楷聞報方益兵進會劉得新等敗福建賊于建陽道始通楷由間道入閩按張楷分兵討葉宗留副總兵陳榮戰沒楷進討閩賊月張楷率陳榮等討鄧茂七者其時茂七勢方熾豈能分兵討浙賊而陳榮之沒三編言敗于玉山明史張驥傳言茂七勢甚張宗留鑿胡之等皆附之流剽浙江江西福建境上參議歐定僉事王晟及都督僉事陳榮指揮劉真都指揮吳剛龔禮等皆先後敗沒云云據此則陳榮雖討閩賊而實敗于浙江江西境上與三編所云敗于玉山者正合再檢紀事本末所記言張楷與劉得新等議分兩路進兵而楷率陳榮等由浙江取道入閩為浙按二司請便擊處州之賊是以陳榮等有玉山之敗證之明史韓雍張驥等傳大畧相符此實錄也今據書之惟戴禮諸書皆作龔禮或別是一人 庚戌詔永康侯徐安備倭山東安忠之子也 是月朝廷

慮浙閩賊合命御史朱瑛與中官分守兩省交界要隘瑛榜諭脅從之民示以禍福降者甚眾又以計禽賊黨周明松等數人械至慶元謀報賊眾三萬來劫明松等中官大慰欲走瑛不為動立梟明松等于市賊聞之皆遁去 十二月庚午廣東猖賊趙音旺等作亂詔有司討平之 是冬丁瑄至閩遣人齎敕往撫鄧茂七等茂七大言曰吾豈畏死求免者吾取延平據建甯塞二關傳檄南下八閩誰敢窺者遂據沙縣瑄率兵二千馳赴沙縣圖之賊首林宗政等萬餘人攻後坪欲立砦拒守瑄亟令通判倪冕等帥眾先據要害而身與都指揮雍

明通鑑卷二十四 六

楚等邀其歸路斬賊二百餘級禽其渠陳阿巖送京師伏誅賊勢稍却 鄧茂七遣其黨陳敬德等寇泉州時南昌熊尙初以吏才為都御史陳鑑所薦擢知泉州府值閩盜起上官檄尙初監軍不旬日降賊數百至是賊逼城下守將不敢擊尙初憤提民兵數百與晉江主簿史孟常陰陽訓術楊仕宏分統之拒于古陵坡兵敗三人皆遇害郡人哀之為配享忠臣廡茂七又寇建甯帥賊二千餘迫城結砦四出剽掠建甯知府張瑛帥建安典史鄭烈會都指揮徐信軍分三路襲之斬首五百餘拔其砦賊遂遁朝廷嘉之擢瑛右參議仍知府事烈亦

遷主簿 以大理少卿張驥巡撫浙江時聞賊之亂葉宗留陳鑑胡等倚為聲援流劫處州金華蔓延不可制御史先後以敗聞乃命驥往督有司捕治會遂昌賊蘇牙俞伯通等剽掠蘭溪武義松陽龍泉永康之眾與之相應遠近震動驥至遣金華知府石瑁擊斬牙等處州知府張佑擊敗賊眾禽斬千餘人驥勦撫兼施散其脅從之餘黨宗留鑑胡亦自相猜殺踰年茂七既敗浙賊勢亦孤矣張驥巡撫浙江請書或系之十月或系巡撫浙江今從之並據傳增入石瑁張佑敗賊事彙系之是年冬下十四年春正月甲午大祀南郊 乙巳免浙江福建銀

明通鑑卷二十四

課以鄧葉二寇之亂故也 辛亥太白晝見 是月鄧茂七攻延平不利退保陳山寨丁瑄遣人撫諭賊黨降沙縣羅汝先黃琴等三十餘人 貴州巡按御史陳鑑上言思機發已遠遁宜責雲南守臣相機勦滅無勞禁旅王振怒尋以事下之獄 二月丁巳御史丁瑄都指揮劉福擊鄧茂七斬之先是羅汝先等既降瑄善遇之汝先等願殺茂七贖罪謂瑄曰茂七據險自衛未易攻也必欲取之吾為公說令復攻延平公督大軍分道禦之以逸待勞我主彼客禽之必矣瑄善之汝先等陰攜茂七黨而啗茂七以攻城之利於是賊悉陳山之眾直

撲延平瑄以江浙南京軍伏三面而令福建軍素為賊所易者出城挑之賊乘浮橋競進突礮作伏起大軍四面衝擊大破之賊遁走劉福乘勝追之遂斬茂七汝先及黃琴復以計禽其偽將劉宗羅海郎七等械至軍門誅之餘黨潰散惟林子得鄧永祖等復擁茂七兒子伯孫聚後洋攻劫州縣瑄撫諭脅從者使復業分兵徇沙縣尤溪會甯陽侯陳懋等大軍至合討之張驥巡撫浙江請書或系之十月或系巡撫浙江今從之並據傳增入石瑁張佑敗賊事彙系之是年冬下十四年春正月甲午大祀南郊 乙巳免浙江福建銀

明通鑑卷二十四

又云楷之監大軍討賊也至建甯賴不進日置酒賦詩為樂聞瑄破賊則馳至延平據其功瑄被脅依違具奏功亦竟不錄云云三編所記大畧相同而紀事本末及典彙等學編等書皆以平開賊為楷招討之功甚至命及茂七不降乃議討之據明史瑄傳瑄攻沙縣在三年之冬而是時張楷有玉山之敗官軍失利陳榮劉直死之又證之紀事本末言楷自浙江取道行至廣信為葉宗留所梗會劉得新破闕賊于建陽道始通楷由間道入閩云云據此則明史瑄傳謂楷頓兵于建甯者即此時也斬鄧茂七在是年之二月楷不無功且亦未嘗身在行陣至于茂七既死陳懋等兵亦至詔楷與劉聚遠師討處州賊又復與徐恭石璞等逗留無功而陳鑑胡之降實張驥陶成二人勦撫兼施之力其後楷奏報前胡之招撫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人則其獲功于閩又據其連平浙明甚而野史所記大都據其奏報之文為鋪張其連平浙明甚而野史所記大都據其時王振當國賞罰失平故楷班師後卒以無功下獄蓋

至英宗北狩王振已死而後公論始定也今所叙次悉據明史紀傳及三編

已巳靖遠伯王驥破麓川思機發于金沙江先是驥帥諸將會師于騰衝由干崖造舟至南牙山舍舟陸行抵沙壩復造舟至金沙江機發樹柵于江之西岸拒守大軍順流下至管屯會木邦緬甸兩宣慰兵亦列于沿江兩岸緬甸備舟二百餘為浮梁濟師我軍併力攻破其柵寨得積穀四十餘萬石軍士飽騰銳氣增倍賊築大寨于鬼哭山當兩峯上又築七小寨綿亘百餘里官兵士兵分道並進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而思機發思卜發卒遁去時王師踰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

明通鑑卷二十四 九

部皆震驚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大軍至此真天威也驥還兵其部眾復擁思任發少子思祿據孟養為亂驥慮師老度賊未可滅乃與思祿約使降授以土目得部勒諸蠻居孟養如故立石金沙江為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于是以捷聞遂班師驥三征麓川卒不能得叛首一時議者謂其黨振邀功老師糜餉遂以一隅騷動天下而四川會川衛訓導詹英抗疏劾之大量謂驥等多役民夫昇綵繪散諸土司以邀厚利擅用腐刑詭言進御實充私役師行無紀十五萬人一日起行互相蹂踐每軍負米六斗跋涉山谷自縊者多抵金

沙江旁皇不敢渡既渡不敢攻攻而失都指揮路宣翟亨等俟賊解多捕漁戶為俘以地分木邦緬甸掩敗為功此何異李宓之敗而楊國忠以捷聞也奏下法司王振左右之得不問而命英從驥軍自効英知往且獲罪匿不去 辛未命指揮僉事徐恭充總兵官討處州賊以工部尚書石璞參贊軍務 詔處州賊及石璞參贊軍務于去年之七月又證之明史七卿年表亦云工部尚書石璞七月出征浙賊葉宗留惟木紀系之是年二月按明史璞傳言十三年工部尚書王登致仕璞為王振所善召為尚書明年處州賊葉宗留作亂總兵徐恭等往討以璞參贊軍務未至宗留已為其黨陳鑑胡所殺巡撫張璠招降鑑胡賊勢少息據此則恭之出師璞之參贊皆十四年事與本紀合又是年四月張璠陶成等招降陳鑑胡則鑑胡之殺宗留當在四月之前其時

明通鑑卷二十四 十

恭等師尚未至若去年七月命將焉有事隔八九月而不至浙者紀傳是也年表謂璞以七月出征或是時遣璞先行與驥等會討後聞陳榮之敗始命徐恭總兵以往其時璞已在浙因即令參其軍事未可知也今仍從紀傳系于 三月戊子車駕至天壽山謁陵越五日癸巳還宮 是月鄧茂七黨林子得等轉掠建甯知府張瑛與從父敬率兵拒之賊敗乘勝逐北陷伏中敬死瑛被執大罵不屈遂遇害事聞詔贈福建按察使賜祭官其子未幾丁瑄禽子得等誅之尤溪之賊鄭永祖復率四千人攻延平瑄偕雍堃邀擊禽斬五百有奇餘黨潰散會陳懋等大軍至詔瑄還命張楷赴處州會徐恭等討賊 夏四月徐恭等未至處州告急巡按浙江御

史遣參議耿定僉事王晟都指揮沈麟帥兵四千往與賊戰于麗水三人皆敗沒致異沈麟紀事本末作麟傳學編作琦今據明史張驥傳庚戌賊犯崇安都指揮吳剛被殺旋入江西廣信境張楷檄永豐知縣鄧顯禦之于上饒顯伏兵截殺甚眾俄賊大至顯力戰被執罵賊不屈死于是浙賊復熾主戌湖廣貴州苗賊大起麓川之役盡調雲南貴州兵連兵十年將士多死列衛空虛于是苗獠乘間竊發攻圍城堡貴州之東路遂閉時苗賊所在西至貴州龍里東至湖廣沅州北至武岡南至播州之境不下二十萬王驥班師所至民人皆遮泣陳苗害驥曰吾征麓川不受命平苗也還至武昌始奉朝命討之遂與侍郎侯璉都督宮聚等往璉聚皆從征麓川者也乙丑遣御史李俊等十三人同中官督福建浙江銀課時罷課之令爲中官及有司沮格不行至是以閩浙將平上意欲減其稅故有是命是月大理少卿張驥浙江副使陶成招浙寇陳鑑胡等降之先是葉宗留陳鑑胡陶得二等寇蘭溪成率兵擊斬數百人進屯武義立木城以守誘賊黨爲內應前後斬首數百生禽百餘人會鑑胡以爭忿殺宗留專其衆自稱大王國號太平建元泰定僞署將帥進圍處州然聞官軍漸集闕賊已衰亦頗內懼成見

明通鑑卷二十四

徐恭等屢勦無功欲乘間招撫之乃單騎從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凡前後諭降者三千餘人于是鑑胡勢亦孤巡撫張驥謀于成以賊中多麗水人遣麗水縣丞丁甯率老人王世昌等齎榜徑入鑑胡巢許貸其死鑑胡遂偕其黨出降惟陶得二不就撫仍入山爲亂如故致異紀事本末言葉宗留之死在去年陳榮等玉山敗沒之時宗留亦中流矢死諍之明史張驥傳言鑑胡以私忿殺宗留而三編亦云五月丙戌陳懋討沙縣尤溪之賊平之懋至浙江有欲分兵扼海口者懋曰是使賊致死于我也及至建甯茂七已死餘賊聚尤溪沙縣諸將欲屠之懋曰是堅賊心也乃下招撫之令並立賞格有能自禽相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賞時鄧伯孫據九龍山賊將張留孫者勇而善鬥自茂七起事恒倚之伯孫亦信任焉千戶龔遂榮奉懋招撫之諭親入尤溪山中降其衆數千而還又僞爲貽留孫書許其降令送書者誤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黨皆不自安棄伯孫先後來降于是進兵攻沙縣尙書金濂誅王辰以京畿旱命太監金英同三法司錄囚時築壇于大理寺英張黃蓋中坐尙書以下左右列坐抑九卿于內官之下遂爲定制己亥以侍讀學士張益直

明通鑑卷二十四

文淵閣預機務益博學彊記三楊雅重之至是遂入直  
庚子誅巡按福建御史汪澄竝前巡按御史柴文顯  
初鄧茂七之亂澄逗留省會檄浙江江西會討尋又以  
賊方議降止兵毋進既知賊無降意復趣進兵而賊已  
不可制浙江巡按御史黃英恐以失援被重譴因具白  
澄止兵狀兵部遂劾澄失機福建三司又言賊初起前  
按臣柴文顯匿不奏釀成今患遂俱下吏獄成詔磔文  
顯籍其家澄棄市是時浙閩盜起所在剽掠為民患將  
帥率翫寇而文吏勵民兵拒守如張瑛王得仁石瑄張  
佑之屬往往多斬獲于是上降敕詰讓諸將帥都指揮

明通鑑卷三十四

鄧安等因歸咎前御史柳華時王振方欲殺朝士威眾  
命逮華華已出為山東副使聞命仰藥死籍其家男戌  
邊婦女沒入浣衣局論者謂華所建置未為過澄文顯  
罪不至死武將不能滅賊反委之文吏至與叛逆同科  
失刑實甚而虐民激變之宋彰等坐斬遇赦竟以謫戍  
終徐恭石璞等逗留無功為御史張洪所劾詔俟師旋  
以聞而張楷之監大軍討賊也至建甯頓不進日置酒  
賦詩為樂比聞丁瑄破賊則馳至延平攘其功瑄被脅  
依違具奏劉福不能平恕之詔責瑄具狀卒之楷等有  
罪不誅而瑄以有功不問亦竟不錄一時以為賞罰失

平輕重倒置皆王振主之云 六月庚戌靖州苗犯辰  
溪都指揮高亮戰沒 丙辰南京雷電大震風雨驟作  
是夜謹身殿災延及奉天華蓋二殿門俱燬甲子下詔  
修省 衛喇特額森寇報頻聞詔河南山西班軍番休  
者盡赴大同宣府乙丑命西南侯宋瑛總督大同兵馬  
己巳赦天下 戊寅命平鄉伯陳懷駙馬都尉井源  
都督王貴吳克勤太監林壽分練京軍于大同宣府備  
衛喇特也 是月前大學士黃淮卒准自宣德八年主  
會試歸上即位再來朝至是卒年八十三謚文簡 是  
夏烏梁海盜邊大同參將石亨等邀擊于箭谿山禽斬

明通鑑卷三十四

五十人三衛怨之遂導額森入寇 秋七月己卯朔癸  
惑入南斗夜異通紀是月十七日車駕發京師典彙則  
寅而明史天文志書災惑犯南斗于七月己卯朔則甲  
午當為十六日又按三編八月庚宗北狩月中是月戊  
申朔質實云按實錄八月戊申朔駕至大同自戊申至  
辛酉凡十四日明日帝北去蓋十有五日壬戌也據此  
則七月戊寅朔乃野史誤據侍講徐理頗知天文私語  
大建書之耳今據明史三編侍講徐理頗知天文私語  
其友劉溥以為不祥久之不退舍理曰禍不遠矣亟遣  
其妻子南還 己丑衛喇特額森入寇初額森屢貢王  
振以藻飾太平為名賞資金帛無算凡所請乞亦無不  
予既而貢使日增復虛其數以冒廩餼是春遣二千人  
貢馬號稱三千振怒其詐令禮部覈實汰其虛報者不



與而所請又僅得五之一額森恚怒欲誘脅諸部大舉入寇托克托布哈止之曰吾儕服食多資大明何忍爲此額森不聽曰可汗不爲吾當自爲之于是藉減給貢使爲兵端托克托布哈亦從之率三衛之衆寇遼東阿喇舊作知院寇宣府圍赤城別將寇甘肅額森自擁衆寇大同參將吳浩迎戰貓兒庄死之詔遣宋瑛井源等各帥兵萬人屯陽和口是時邊報日數十至王振勸上親征兵部尙書鄜堃侍郎于謙力言六師不宜輕出不聽吏部尙書王直率百官力諫謂陛下宜固封疆申號令堅壁清野蓄銳以待之可圖必勝不必親御六師遠

明通鑑卷之十四

五

臨塞下況今秋暑未退旱氣未回青草不豐水泉猶塞士馬之用未充兵凶戰危臣等以爲不可亦不納 癸巳下詔親征命鄜王居守是日陽和之敗聞西甯侯宋瑛及武進伯朱冕參將石亨將戰爲太監郭敬所撓瑛冕戰沒亨單騎奔還敬伏草中得免冕榮之子也諸邊守將俱逃匿時廣甯右衛指揮僉事趙忠守鎮靜堡敵圍堡甚急忠乘城固守語其妻左氏曰若城破吾不苟活汝母子宜自爲計未幾攻益急詎言城陷妻與三女皆縊死攻圍凡兩晝夜以堡堅解去守臣上忠全城功擢都督同知贈左氏淑人旌其門曰貞烈云 甲午車

駕發京師或異卽是月十六日也諸書作十七日者大建之誤辨已見上惟憲章錄徑作十七日丙戌此尤誤也丙戌乃是月八日是時警報尚未至安英得有親征之事今月日悉據本紀並刊諸本之誤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等帥官軍五十萬人從戶部尙書王佐兵部尙書鄜堃及學士曹鼐張益等扈行吏部尙書王直留守京師時從行者英國公張輔居首然不使預軍政輔亦老依違而已閣臣惟鼐與益二人而益入閣未及三月相與憂憤鼐乃乘間謀於諸御史之從行者曰不殺王振則駕不可回也今天子蒙塵六軍喪氣切齒于振久矣若用一武士之力梓振而碎其首於駕前數其奸權誤國之罪然後遣將領前詣大同則天

明通鑑卷之十四

六

意猶可挽也諸御史惴惴無敢應者尋又欲謀之于輔而不得間遂行 乙未次龍虎臺軍中夜驚丁酉駐蹕居庸關尙書鄜堃屢諫親征謂此兵內犯一邊將力足以制之陛下爲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不聽至是扈從出關復首請回蹕振怒令與尙書王佐皆隨大營至懷來堃墜馬幾殆或勸留就醫堃曰至尊在行敢託疾自便乎辛丑車駕次宣府連日風雨人情恟恟聲息益急于是隨駕諸臣連上章請留振怒以堃與佐首倡還議忤旨罰跪草中至暮不得請上將朱勇等白事皆廢行聽命丙午次陽和欽天監正彭德清振私人也密

告振曰象緯示警再前恐危乘輿振曰果有此亦天命也學士曹鼐曰臣子不足惜主上繫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終不從時陽和之敗伏尸滿野軍士人人危懼

八月戊申朔車駕次大同振尙欲北行中官郭敬密止之會前途敗報踵至振始有還意己酉命廣甯伯劉安充總兵官填大同安榮之子也庚戌還師振初議從紫荆關道由蔚州邀上幸其家既恐蹂其鄉禾復折而東時參將郭登武定侯英之孫也從劉安守大同聞之亟言于曹鼐等謂駕宜從紫荆關可保無虞鼐等爲振言之振亦不聽丁巳次宣府諜報鹵兵大至襲我後遣恭

明通鑑卷二十四 七

順伯吳克忠都督吳克勤帥兵爲後拒庚申克忠克勤力戰敗沒亟遣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救之勇無謀進軍至鷓兒嶺遇伏皆死全軍殲焉 辛酉車駕至土木日尙未晡去僕來二十里欲入保懷來城以王振輜重千餘輛未至留待之尙書鄒瑩再上章請車駕疾驅入關嚴兵爲殿不報瑩又詣行殿力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者死瑩曰我爲社稷生靈計何得以死懼我振叱左右掖出之遂駐土木寇四面合圍地無水泉人馬饑渴掘井深二丈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額森已遣兵先據之車駕遂不得發 壬戌額森遣使持

書來以和爲名詔曹鼐草敕遣二通事齎敕偕北使去振亟傳令移營回旋問行伍已亂行未三四里寇以勁

騎四面蹂躪入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軍士裸袒蹈藉死者蔽塞川野宦監及宿衛士矢被體如蝟上與親軍突圍不得出下馬據地坐敵兵擁之去帝遂北狩 是役也官軍死傷者數十萬文武從征扈行之及于難者英國公張輔泰甯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瓊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戶部尙書王佐兵部尙書鄒瑩吏部侍郎內閣學士曹鼐刑部侍郎丁鉉工部侍郎王永和副都御史鄧綬內

明通鑑卷二十四 六

閣侍讀學士張益通政使龔全安太常少卿黃養正戴慶祖王一居太僕少卿劉容尙寶少卿凌壽給事中包良佐姚銑鮑輝中書舍人俞拱潘澄錢昂監察御史張洪黃裳魏貞夏誠申祐尹竑童存德孫慶林祥鳳郎中齊汪馮學明員外郎王健程思溫程式遂端主事俞鑑張瑋鄭瑄大理寺副馬預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羅如壙欽天監夏官正劉信序班李恭石玉等凡五十餘人一時諫親征者自王佐鄒瑩曹鼐外鄧綬扈從出居庸關上疏請回蹕以兵事專屬大將至宣府大同復再上章皆不報及遇變同行者皆欲脫去榮不可曰乘輿失所



我尙何歸主辱臣死分也遂死北征之役郎中胡甯當從以病求代于俞鑑鑑慷慨許之或曰家遠子幼鑑曰爲國臣子敢計身家鄺堃知其賢數與計事鑑曰惟力勸班師耳時不能用羅如塙從征瀕行訣妻子以死報國屬翰林修撰劉儼銘其墓儼驚拒之如塙笑曰行當驗耳後果死事定聞于朝皆賜謚贈官有差瀛珪之曾孫珍隆之子墳志之曾孫也諸公侯伯皆追贈晉一等梁成王貴追贈伯文臣自張益以上皆加贈賜謚龔全安以下皆贈官錄其子入國子監 帝之北狩也中官喜甯從焉額森初聞車駕至錯愕未之信時有一鹵索

明通鑑卷二十四

九

衣甲帝不與鹵欲加害會其兄至見帝舉動異人乃擁出雷家站見額森之弟賽堪王舊作賽刊帝問曰子額森乎抑巴延特穆爾舊作伯顏帖木兒賽堪王乎巴延特穆爾者亦額森之弟皆鹵中貴人也賽堪聞言大驚馳告額森召中國係虜之使者使識之果然旁有一虜大言曰天以仇賜我不如殺之巴延特穆爾立叱之出鹵中呼其長曰那顏那顏者華言大人也因從容謂額森曰那顏幸毋聽妄人言我輩受大明天子恩何忍負之且兩軍相鬥枕藉死者以數十萬計今以萬乘之尊蹈不測之地而鏃矢不沾寸兵不及知天意固有在也違天者不祥

當報中國遣使奉迎還國復尋舊好那顏豈不有萬世美名乎衆聞之皆齊聲應曰者鹵語云者然詞也于是額森擁帝北去居巴延帳中令護之時中官從臣悉奔散甯降于額森悉以中國虛實告之惟錦衣校尉袁彬從陷鹵中額森使侍帝遂不離左右癸亥帝命彬作書遣千戶梁貴齎示懷來守臣言被留狀且索金帛守臣亟遣送至京師以是夜三鼓從西長安門入 甲子敗問至百官皆集闕下相聚哭太后遣使齎金寶文綺載以八騎皇后錢氏復括中宮物佐之時尙不知帝之所

明通鑑卷二十四

十

在令詣額森營請還車駕不報乙丑皇太后命郎王監國集朝臣議戰守時京師疲卒羸馬不滿十萬人情洶洶侍講徐理大言曰險之星象稽之天數天命已去惟南遷可以紓難尙書胡濙不可曰文皇定陵寢于此示子孫不拔之計也兵部侍郎于謙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請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尙書王直學士陳循等議皆合太監興安金英言于太后曰若去陵寢將誰與守因立叱趕出之太后又以問太監李永昌對亦同于是議遂定王奉太后命總百官大小事俱啟聞 丙寅移通州糧入京師徵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畿沿



海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亟赴京師守衛皆侍郎于謙議也時議欲焚通州倉以絕寇資會應天巡撫周忱在京言倉米數百萬可充京軍一歲餉棄之可惜不如令自取之謙以為然白于王令京官及軍士有能運糧至京者官以脚值給之于是京師始有備人心稍安 召甯陽侯陳懋帥浙兵入衛 戊辰以兵部侍郎于謙為本部尙書 論文武羣臣曰國家為政莫急于聽言用人人臣為國莫先于輔忠薦士卿等國之股肱耳目凡有治國安民除邪輔正禦災捍患及備賊方畧竝許直言無隱 是日額森擁帝至大同先是過宣

明通鑑卷二十四 三

府額森傳帝令趣開門城上人對曰所守者主上城池天已暮門不敢開且鎮臣楊洪已他往時羅亨信仗劍坐城下令日出城者斬一時人皆死守額森知不可動乃引去至是郭登守大同亦閉門不納帝遣人謂登曰朕與登有姻何至拒之若是登奏曰臣奉命守城不知其它時額森索金幣甚急表彬以頭觸門登令以飛橋縱彬入尋與廣甯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等出謁帝伏地慟哭以金二萬餘及宋瑛朱冕郭敬家資進帝以賜額森等初額森索賂許以賄至即歸聖駕至是不應是夕鹵營城西登謀遣壯士劫營迎駕不果明日

復擁帝去 己巳立皇子見濬為皇太子改名見深時太子方三歲以皇太后命立之仍命王代總國政 陣亡將士 庚午王攝朝御午門左門右都御史陳鑑合諸大臣言王振傾危社稷構陷乘輿請族誅以安人心哭聲震殿陛振黨馬順叱之退給事中王竑憤起與刑科給事中曹凱共捽順髮嚙其肉曰汝往時助振惡倚以作威今事至此尙敢爾耶與眾共毆之立斃王竑 粹馬順髮與眾共毆之事見茲傳證之 又索振黨內使明史曹凱傳凱是時共捽順髮今據增 毛王二人太監金英見事急捽之出亦擊殺之曳三尸陳東安門有頃又執振姪王山反接跪于廷眾爭唾罵

明通鑑卷二十四 三

之一時衛卒洶洶朝班大亂王懼欲起尙書于謙直前掖王止請宣諭百官曰順等罪當死勿論眾乃定尋命縛山至市磔之振族無少長皆斬籍其家得金銀六十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株它珍玩無算已而郭敬彭德清皆自大同逃歸竝籍其家下獄長繫時猶以為薄云是日事起倉卒賴謙鎮定當排眾掖王時袍袖為裂既出左掖門尙書王直執謙手曰國家正賴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為蓋直自以篤老倚謙為重謙亦毅然以宗社安危自任天下賴之 辛未命右都御史陳鑑安撫畿內軍民于謙薦之也 是日帝至威

甯海子遂出塞 封總兵官楊洪為昌平伯仍填宣府  
 洪前後守城有功額森挾帝命脅洪開門者三皆不聽  
 王益重之額森令帝貽洪書洪封上王遣使報洪曰此  
 書偽也自今有書悉勿受洪于是一意堅守國書明  
 洪以正統十四年八月辛未封證之洪傳言景帝監國  
 論前後功封昌平伯景帝監國在八月乙丑也先擁上  
 皇至大同在戊辰今洪之封去監國僅七日史所云積  
 前後功者是也若其所謂後功者則正以大同不納上  
 皇一事野史乃謂洪以閉門不納上皇速下詔獄學  
 編遂于是年八月書逮楊洪石亨下獄奔州攷誤駁之  
 謂洪之封即在是月辛未石亨武清伯二人初無下獄  
 是年八月擢為右都督九月封武清伯二人初無下獄  
 事也又證之明史功臣年表洪亨二人封伯皆在八月  
 辛未是正史所記並無下獄之事明矣惟亨之封奔州  
 以為九月者近之蓋寇至 壬申命都督石亨總京營  
 總京營時也今別記之

明通鑑卷二十四

兵亨以陽和之敗奔還謫為事官令募兵自効至是于  
 謙薦之遂有是命尋封武清伯 甲戌帝至黑松林額  
 森營在焉帝入營額森侍坐設宴令妻妾出上壽歌舞  
 為樂仍奉帝居巴延特穆爾營去額森營十餘里巴延  
 與其妻見帝彌恭謹而額森屢欲伺間謀害會夜大雷  
 雨震死額森所乘馬復見帝寢幄有異瑞乃止帝既入  
 沙漠所居止毳帳敝帷旁列一車一馬以備轉徙而已  
 袁彬周旋患難未嘗違忤夜則與帝同寢天寒甚恒以  
 脅溫帝足又有哈銘者蒙古人幼從其父為通事官入  
 鹵中至是亦侍帝帝宣諭額森及其部下嘗使銘額森

有所陳請亦銘為轉達帝每南望悵鬱二人時進諧語  
 懋帝帝亦為之 乙亥以修撰商略彭時入閣預  
 機務陳循高穀所 也時方以繼母喪乞終制不許  
 諭邊將自今衛喇特奉駕至不得輕出翰南京軍器于  
 京師 是月辛未月晝見與日竝明壬申癸酉夜天鳴  
 有聲如瀉水 召前大理寺少卿薛瑄給事中程信所  
 薦也尋授大理寺丞 以羅通為兵部員外郎提督守  
 備居庸關初通以兵部郎中從王驥整飭甘肅邊務為  
 驥所劾謫為廣西容山開官已調廣東東莞河泊所官  
 及是于謙陳循薦通有邊才遂復起通至關相度形勢

明通鑑卷二十四

上言居庸為敵出入之衝大小關口宜各增兵口凡三  
 十有六可通人馬者七宜各增人千可通人不可通馬  
 者二十九宜各增人百仍命大將一人統兵三萬分駐  
 十營于關外備額森藉送駕為名因之入寇從之尋進  
 郎中 廣東賊黃蕭養作亂蕭養南海人以為盜捕繫  
 獄中潛通其黨艤舟在外是月蕭養越獄出凡百餘人  
 遂乘舟遁入海嘯聚羣盜旬日至萬餘人遂攻廣州詔  
 總兵官安鄉伯張安討之 進陳循戶部尚書高穀工  
 部尚書仍兼學士 九月戊寅朔帝在迤北額森遣使  
 來言欲送帝還京師謀入寇也使還賜額森金百兩銀

二百兩綵幣二百匹時廷臣合請皇太后曰車駕北狩皇太子幼冲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請速定大計以安宗社太后然之羣臣以太后旨告王王驚讓再三避歸邸邸羣臣復固請尚書于謙曰臣等誠憂國家非為私計會都指揮岳謙使衛喇特還口傳帝旨以王長且賢令繼統以奉祭祀王始受命癸未王即皇帝位以明年為景泰元年遙尊帝為太上皇頒詔赦天下免景泰二年田租十之三 庚寅張楷報處州賊平前後聽招撫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人時值張驥陶成勦撫兼施賊勢已衰楷亦攘其功奏之而陶得二聞赦降

明通鑑卷二十四

三

未幾復叛楷還廷議楷無功追論下獄詔以寇平功贖罪得放歸 癸巳指揮僉事季鐸奉皇太后命達于上皇時上初立尚書于謙入對慷慨泣奏曰寇得志要留大駕勢必輕中國長驅而南請飭諸邊守臣協力防遏京營兵械且盡宜亟分道募民兵令工部繕器甲修戰具分兵九門列營郭外附郭居民皆徙入內文臣如軒輓者宜用為巡撫武臣如楊洪石亨柳溥者宜用為將帥至軍旅之事臣身當之不效則治臣之罪上深納焉 甲午祭宣府土木陣亡將士瘞遺骸 乙未安鄉伯張安討廣州之賊指揮僉事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安

帥舟師遇賊于碓船澳方醉卧官軍不能支退至沙角尾賊薄之安溺死清為賊所執擁至廣州城下使諭降清大罵不屈死蕭養屢勝遂僭號改元自稱東陽王據五羊驛授偽官百餘人 辛丑擢給事中孫祥郎中羅通為右副都御史分守紫荆居庸關 甲辰遣御史十五人募兵畿內山東山西河南 遣都督同知陳友帥師討湖廣貴州叛苗 乙巳遣使奉書于上皇告即位也 丙午貴州鎮遠蠻苗金臺偽稱順天主與播州苗相煽為亂圖平越新添等衛半年巡按御史黃鎬死守糧盡掘草根食之王驥頓兵辰沅不進詔調雲南四川

明通鑑卷二十四

美

兵會驥討之時上皇北狩廷臣劾王振竝及驥以驥方在軍且倚之平苗置弗問 以參議楊信民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廣東初信民為廣東參議清操絕俗先後劾巡按郭智黃翰等又劾僉事韋廣廣遂許信民與翰俱被逮軍民譁然詣闕下乞留信民詔復信民官而翰廣皆鞫實除名上監國于謙薦之命守白羊口會廣州圍急嶺南人乞信民遂有是命于是廣州士民間而相慶曰楊公來矣時廣州被圍久將士戰輒敗禁民出入樵采絕而鄉民避賊來者拒不納多為賊所害民益愁苦歸賊信民至開城門發倉廩刻木鑿給民得出入賊見

木鐸曰此楊公所給也不敢傷避賊者悉收保民若更生是月詔減浙江福建銀場課尋命封閉之廣甯伯劉安填大同時額森欲以妹進上皇使人言于安安奏聞上切責之未幾自大同馳至京師言奉上皇命來告敵情且言上皇已進己爲侯羣臣交章劾安擅離守地自加侯爵宜正典刑上令禁錮之會雲南提課鹽舉司吏目胡仲倫緣事入都上疏言今日事不可屈者有七降萬乘之尊與諧昏媾一也敵假和議使我無備二也和親之後驕尊自大三也索我金帛使我坐困四也以送駕爲名乘機入犯五也逼上皇手詔誘取邊城六

明通鑑卷二十四

七

也欲求山後之地七也稍從其一大事去矣今宜亟命宣大守將固守城池整肅軍伍使敵不敢輕進果其送駕還京密敕楊洪邀其歸路石亨據其險阨俟駕至關堅閉勿出則戰無不勝而聖駕得還矣若不戰而和非計之得也事下禮部議行之以郭登爲總兵官填大同代劉安也登值北狩之後大同軍士多戰死壁壘蕭條城門晝閉人心洶洶登慷慨奮厲修城堞繕器械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親爲裹創傅藥曰吾誓與此城存亡不令諸君獨死也上監國進都督同知充副總兵至是代安初蒞鎮士卒堪戰者纔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

至萬五千精卒數萬大同兵遂爲天下最以練綱爲監察御史綱舉鄉試入國子監歷事都察院上卽位綱上中興八策至是聞額森將入犯復言和議不可就南遷不可從有持此議者宜立誅安危所倚惟于謙石亨當主中軍而分遣大臣守九門擇親王忠孝著聞者令同守臣勤王檄陝西守將調番兵入衛上悉從之綱有才辯急功名都御史陳鑑尙書俞士悅皆綱同里念綱敷陳時政有聲又所言皆合上意薦之故有是擢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朱鑑上言竊見王振亂天下往者江南寇發輒以誅振爲名夫事歸朝廷則治歸宦官則亂

明通鑑卷二十四

八

今額森詭詐百端往來窺伺宜專將帥事權悉罷監軍中貴重懸賞格鼓勵義旅庶大駕可還敵兵自退上雖嘉納之不能從冬十月戊申額森詭稱奉上皇還送大舉入寇先是額森以中國喪君有君欲挾上皇要之不可得乃會衆議喜甯請以送上皇爲名至邊脅諸將開關召總兵鎮守官出見則留之可以得志京師空虛長驅而入必將南遷大都可有也于是額森計決奉帝至大同總兵官郭登不納遣人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額森知有備不敢攻登馳蠟書入奏京師戒嚴壬子詔諸王遣兵入衛乙卯命于謙提督諸營將

士皆受節制都指揮以下不用命者先斬以徇然後奏  
聞乃議戰守之策石亨請毋出師盡閉九門堅壁以老  
之謙曰賊張甚矣而又示之弱是愈張也乃分遣諸將  
兵二十二萬列陣九門外謙自與亨帥副總兵范廣等  
陣于德勝門以當賊衝都督陶瑾陳于安定門廣甯伯  
劉安陳于東直門武進伯朱瑛陳于朝陽門都督劉聚  
陳于西直門鎮遠侯顧興祖陳于阜城門都指揮李端  
陳于正陽門劉得新陳于崇文門楊節陳于宣武門皆  
受亨節制分遣諸將列陣九門三編悉閉諸城門  
絕士卒反顧下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

明通鑑卷二十四

完

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于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瑛  
冕之子興祖以宣德間征交趾敗績論死至是釋而用  
之 額森自大同至陽和進陷白羊口守將遁守備通  
政使謝澤督兵扼山口大風揚沙不辨人馬或請移他  
關避賊澤不可賊至兵潰澤厲聲叱賊遂被殺丙辰額  
森抵紫荆關喜甯導之夾攻關城守備都御史孫祥都  
指揮韓清戰死關遂陷長驅而東祥之死也言官誤劾  
其棄城遁及寇退有司修關得其尸于戰地焚之不以  
聞祥弟祺詣關言冤景泰初詔卹其家 丁巳詔宣府  
遼東總兵官及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巡撫皆入援兵科

給事中葉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  
棄駕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寇何以薄都城由此  
以觀邊關不固雖守京城不過保九門而已宣府為大  
同應援居庸切近京師守之尤不可非人楊洪等既召  
必求如洪者代之然後可以副重寄而集大功上是之  
乃分遣別將代守 額森擁上皇過易州至良鄉父老  
進茶果羊酒進次蘆溝橋園官進果上皇作書三一奉  
皇太后一致上一論文武羣臣戊午額森兵薄都城列  
陣至西直門上皇止于德勝門外是日都督高禮毛福  
壽敗敵于彰義門北殺數百人奪還所掠千餘口己未

明通鑑卷二十四

辛

寇擁上皇登土城喜甯啖額森邀大臣迎駕詔以通政  
司參議王復為右通政中書舍人趙榮為太常少卿出  
城朝上皇進書敕額森與巴延特穆爾掇甲持弓矢侍  
喜甯復啖額森曰此小官耳于是額森不見復等令亟  
遣于謙石亨胡濙王直來上皇亦諭復等宜亟去遂辭  
歸額森更索金帛萬萬計廷臣欲議和遣人問謙謙曰  
今日止知有軍旅它非所敢問額森既不得請四出窺  
掠庚申遣數騎來覘德勝門謙令亨設伏空舍中遣數  
騎誘之有頃敵以萬騎來薄伏兵出神機營火器發范  
廣躍馬陷陳勇氣百倍遂敗敵于城下額森之弟博囉



茂諾海舊作李羅中礮死敵復轉至西直門都督孫鏜

斬其前鋒數人敵益兵圍鏜鏜力戰不支欲入城給事

中程信督軍守西城不納自城上發箭礮助之會亨分

兵至敵稍却欲還至彰義門副總兵武興邀擊敗之而

內官數百騎欲乘勝爭功躍馬競前陣亂與中流矢死

寇至土城居民升屋號呼爭投磚石擊之驚聲動地會

僉都御史王竑督毛福壽高禮援至寇乃引去 壬戌

寇退初額森深入視京城可旦夕破及見官軍嚴陳待

意稍沮至是相持五日要請不應戰輒不利會其別部

攻居庸者五萬天大寒羅通汲水灌城冰堅不可近七

日遁走通追擊三敗之斬獲無算額森大沮又聞勤王

明通鑑卷二十四

三

據明史瓦刺及楊洪傳皆以追擊也先為楊洪之功其

次則范廣孫鏜故楊洪師還論進侯爵錄其功也野史

謂石亨追賊于清風店大破之李夢陽有清風店歌云

學編據之且鋪張亨之從子彪在安定門持斧擊賊事

奔川及談駁之謂據于肅愍碑皆無此二事况亨自廣

退則進封侯在京營廟奉上皇由良鄉大掠而去以甲

子出紫荆關亨何嘗以一兵追之而有此談也按明史

亨傳亦不載其記彪事不過言其善用斧追襲餘寇頗

有斬獲而已今刪去石亨追 甲子額森擁上皇出紫

賊事仍據明史紀傳書之 荆關丁卯詔止諸藩及各鎮勤王兵寇退故也 額森

之入寇也托克托布哈在後未入關聞敗而遁時衛喇

特君臣鼎立額森專國兵最多托克托布哈雖為汗兵

較少阿喇知院兵又少三人互猜忌而南犯之利多歸

額森害則均受之至是托克托遣使來獻馬議和朝廷

欲却之尙書王直胡濙曰彼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厚

加賞賚以間之從之 辛未楊洪等追餘寇至霸州破

之獲阿歸等四十八人還所掠人畜萬計孫鏜范廣追

寇至固安亦捷及關寇返門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

明通鑑卷二十四

三

入援奏至京師解嚴上優詔褒荅之登以京兵新集不

可輕用上用兵方畧十餘事上嘉納焉 十一月丁丑

楊洪師還論功進封昌平侯命帥所部留京師督京營

訓練兼掌左府事洪陳禦寇三策上以洪宿將所言多

采納 癸未以顧興祖為左軍都督同知劉安為右軍

都督同知劉聚為中軍都督僉事命修塞沿邊關隘時

兵部缺官三人皆起廢用之 辛卯以毛福壽充副總

兵官討湖廣辰州叛苗 壬辰上皇至衛喇特自出紫  
荆關連日雨雪上皇乘馬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  
袁彬執鞍哈銘隨之既至鹵營額森來見宰羊拔刀割  
肉為敬尋值上皇聖節進蟒衣貂裘設筵宴嘗謂上皇  
曰中朝若遣使來皇帝歸矣上皇曰汝自送我則可欲  
中國遣使徒勞往返喜甯聞而怒曰欲急歸者彬也必  
殺之 乙未遣刑部侍郎耿九疇安撫南畿流民賜復  
三年時鳳陽等處歲饑盜且起九疇至招徠流民七萬  
戶境內以安 丁酉命僉都御史蕭榮等填河間保定  
真定 乙巳冬至免朝賀 是月改刑部尚書金濂于

明通鑑卷二十四

三

戶部加太子太保以掌都察院事俞士悅為刑部尚書  
大學士陳循等以羅通曉暢兵事請召還參楊洪軍  
務從之尚書于謙言于上曰宣府京師之藩籬居庸京  
都之門戶今洪既留中通復召還宜更選重臣填守乃  
以左都督宋謙鎮守宣府僉都御史王竑鎮守居庸關  
謙又請以重臣填守山西防寇南侵皆從之 十二月  
庚戌尊皇太后為上聖皇太后 辛亥以王驥為平蠻  
將軍充總兵官討貴州叛苗侍郎侯璉總督軍務時平  
越圍尚未解苗勢益熾眾至十餘萬 以都督同知董  
興為左副總兵討廣州賊黃蕭養戶部侍郎孟鑑參贊

軍務 癸丑尊母賢妃吳氏為皇太后甲寅立妃汪氏  
為皇后從上皇后錢氏別居仁壽宮 丙辰大赦是日  
彗星見天市垣市樓旁歷尾度長二尺餘凡二十日始  
沒 己未命石亨楊洪柳溥分練京營兵 戊辰祭陣  
亡官軍于西直門外 叛閩喜甯勸額森西犯甯夏掠  
其馬直趨江表居上皇于南京袁彬哈銘謂上皇曰天  
寒道遠陛下又不能騎空取凍饑且至彼而諸將不納  
奈何上皇亟止甯計甯愈欲殺二人屢譖之額森上皇  
力解而止 以禮部侍郎楊善為右都御史善以土木  
之潰問行脫歸額森入寇改左副都御史提督京城守

明通鑑卷二十四

三

備至是寇退遂進官 是歲浙閩盜赦而復叛浙江布  
政使孫原貞條上方畧請為備至是即命原貞參議軍  
事深入禽其魁而温州餘賊猶未滅乃命都指揮李信  
為都督僉事調軍討之遂拜原貞兵部侍郎參信軍務  
填守浙江會原貞丁母憂當去副都御史軒輅請留之  
報可

明通鑑卷二十五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二十五

起上章致祥盡重光協洽凡二年

恭仁康定景皇帝

景泰元年春正月丁丑朔上皇在池北罷朝賀 辛巳

築永安城于天壽山之南以居陵衛官軍後遂移昌平縣治焉 壬午享太廟 彗星出天市垣外掃天紀星

丙戌大祀南郊 是月以邊事需餉急始定輸納之例凡生員納粟上馬者皆許入監戶部又議令軍民輸納或米或粟或豆草或鞍馬者皆給冠帶官吏罪廢輸

明通鑑卷二十五

納者得復職初行之于宣府大同其後兩畿及諸布政司遼東皆行之已而監生郭佑上言昨以國用耗乏謀國大臣欲紓一時之急令民納粟者賜冠帶今軍旅稍甯行之如故農工商販之徒不較賢愚惟財是授驕親戚誇鄉里長非分之邪心而賊汙吏罷退為民欲掩閭閻之恥納草納粟冠帶而歸前以冒貨去職今以輸貨得官何以禁貪殘而重名器況天下統一藏富在民未至大不得已而舉措如此是以空乏啟戎心也章下廷議格不行時又開輸豆予世襲之例刑科給事中曹凱爭之曰近例輸豆四千石以上授指揮彼受祿十餘年

費已償矣乃令之世襲是以生民膏血養無功子孫而

彼取息長無窮也有功者必相謂曰吾以捐軀獲此彼

以輸豆亦獲此是朝廷以我軀命等于荏菽其誰不解

體乞自今惟令帶俸不得任事傳襲文職則止原籍帶

俸上以為然命已授者聽未授者悉如凱議 閏月甲

寅額森寇甯夏叛奄喜甯計也 初洪熙宣德間定禮關取土之額分南北中卷以百人為率正統中增額至

百五十人而分地如故至是從大理寺丞李奎之請仍循永樂間例癸亥詔明年會試取士無拘額本年鄉試亦如之 庚午額森寇大同總兵官郭登擊敗之時寇

明通鑑卷二十五

至沙塢登召諸將問計或言寇眾我寡莫若全軍而還登曰我軍去城百里一思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逼即欲自全得乎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賊營奮勇擊之諸將繼進呼聲震山谷遂大破其眾追奔四十餘里又敗之栲栳山斬二百餘級得所掠人畜八百有奇自土木之敗邊將無敢與寇戰是役登以八百人破敵數千騎軍氣為之一振捷聞封登定襄伯予世券是月免大名真定開封衛輝被災稅糧 侍讀彭時以兵事稍息奏請回籍終制許之時以釋褐踰年參大政前此所未有上方嚮用之以此頗忤旨 二月戊寅耕

精田 癸未懸賞格招陷敵軍民副都御史羅通之請也通請榜文于沿邊諭凡被陷人口有能自還者軍免差役三年民免徭役終身官支全俸各賞銀一兩布二匹有能殺賊一級者軍民人等俱予冠帶賞銀五兩官陞一級仍賞銀如之若能殺額森賞銀五萬兩金一萬兩封國公太師殺巴延特穆爾及喜甯者賞銀二萬兩金一千兩封侯詔依議行之 丙戌命武清伯石亨為鎮朔大將軍帥師巡大同都指揮楊能充遊擊將軍巡宣府能洪之從子也 壬辰叛奄喜甯伏誅先是甯數導誘額森擾邊上皇患之言于額森使甯及總旗高登

明通鑑卷二十五

三

等還京索禮物而命袁彬以密書付鑿俾報宣府設計禽甯甯抵獨石宣府守將設伏野狐嶺令鑿給甯至其地伏盡起鑿直前抱持之遂禽甯送京師法司諸臣襍治磔于市上皇在池北聞之喜曰自此邊竟稍甯吾南歸有日矣甯為都指揮江福所獲而參將楊俊飾奏于朝謂已實定謀遣福等禽之上嘉俊功進右都督賜金幣言官及兵部請如懸賞前詔上以俊邊將職所當為不允俊洪之庶子也久之冒功事始露 是月初開經筵甯陽侯陳懋知經筵事文臣自內閣高穀陳循等外禮部侍郎儀銘及俞山俞綱皆以潛邸舊恩兼經筵官

銘智之子也上每臨講幄輒命中官擲金錢于地任講官徧拾之時以為煤爨云致異儀銘命綱俞山皆充經筵官見憲章錄法傳錄證之明史儀智等傳皆謂即舊人也擲金錢事見儀銘傳謝儀而野史有以為高穀李時勉故事者今不著贈前侍講劉球為學士賜諡忠愍立祠于鄉竝追論彭德清時德清已在獄瘐死詔優其尸球二子鉞及弟鈺皆篤學躬耕養母球既得卹兄弟乃出應舉先後成進士 羅通自居庸召還命參楊洪軍務兼理院事通上言諸邊報警率由守將畏徵調飾詐以欺朝廷遇賊數十輒稱殺敗數千向者德勝門外不知斬敵幾何而獲官者至六萬六千餘人輦下且然何況塞外且韓信起

明通鑑卷二十五

四

自行伍穰苴拔于寒微宜博搜將士如信苴者與議軍事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祿之人憎賢忌才能言而不能行未足與議也意蓋詆于謙石亨輩謙疏辨言概責邊報不實果有警不奏必致誤事德勝門外官軍升級惟石亨功次冊當先者萬九千八百餘人及陣亡三千餘人而已安所得六萬之多通以為濫宜將臣及亨等升爵削奪有如韓信穰苴者乞即命指薦并罷臣營務俾專治部事疏下廷議廷臣共言謙及石亨楊洪實堪其任又謂通志在滅賊無它上兩解之尋敕謙錄功不得如前冒濫蓋因通言發也給事中覃浩等

謂通本以知兵用不宜理院事乃解通兼職初京城解嚴侍講劉定之上疏曰自古如晉懷愍宋徽欽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及馴致播遷未有若今日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師奉上皇于漠北委以與寇者也晉宋遭禍亂棄故土偏安一隅尚能奮于既衰以禦方張之敵未有若今日額森乘勝直抵都城以師武臣之眾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約和以迎駕聽其自來而自去者也國勢之弱雖非旦夕所能強豈可不思自強之說而力行之又其所陳十事其末曰昔者漢圖恢復所恃者諸葛亮南宋禦金所恃者張浚彼皆忠誠夙

明通鑑卷二十五 五

著功業久立及街亭一敗亮辭丞相符離未捷浚解都督何者賞罰明則將士肅也昨德勝門下之戰未聞摧陷強寇但迭為勝負互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乃石亨則自伯進侯于謙則自二品晉一品天下未聞其功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可令仍循舊秩勿躐新階它日勳名著而爵賞加正未為晚夫既予不忍奪者姑息之政既進不欲退者患失之心上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待也書奏上優詔荅之謙有社稷功一時忌者輒屢以深文彈劾通定之所論亦多失平然實有中于目前軍務之積

弊云 三月己酉衛喇特寇朔州 辛亥詔錄土木死事諸臣後官尚書王佐子道陽鄭堃子儀俱為主事侍郎曹鼐子恩丁鉉子琥副都鄧棨子瑞俱為評事通政龔全安子廷暉太常劉容子鑑俱為部照磨學士張益子翊尚寶凌壽子暉俱為序班又欽天監正廖義仲子景明為司歷太醫院使欽謙子智為本院吏目義仲謙蓋五十餘人之外續報同時預難者也按英宗實錄是年五月辛亥所錄死事諸臣後中有欽天監正廖義仲子景明太醫院使欽謙子智一授司歷一授吏目也今又按野史書護衛欽忠諸臣並無此二人蓋遺漏死之明史不載又明史金英傳右司禮監出殺數十人沒于土木葬香山永安寺宏即與金英同賜免死詔者

明通鑑卷二十五 六

此又中官死事之遺 癸丑衛喇特寇甯夏抵慶陽漏者也附識于此 乙卯又寇朔州時寇分道入邊官軍禦敵互有殺傷惟甯夏慶陽朔州被敵殺掠甚眾 董興之討廣州也未至而僉都御史楊信民以巡撫坐填威望日隆乃多方招撫降者日于是遣使持檄入賊營諭以恩信黃蕭養曰得楊公一言死不恨尅日請見信民單車詣之隔濠與語賊黨望見皆羅拜有泣下者賊以大魚獻信民受之不疑蕭養且降俄聞大軍至忽中變其夜有大星隕城外七日而信民暴疾遂以是日卒軍民聚哭城中皆縞素賊聞之亦泣曰楊公死吾屬無歸路矣事聞賜

祭葬錄其子玳為國子生廣東民赴京請建祠許之成  
化問賜謚恭惠並命有司以忌日祭焉國史按明史楊信民傳言信民

巡撫廣東以三月乙卯卒列傳叙事紀日者最少此以信民卒後奉勅命以忌日祭祠故特書其卒之月日耳

今據 癸亥以早免畿內逋賦及夏稅 是月鹵分道入寇陽和大同偏頭關野狐嶺所過殘掠時總兵官朱謙填宣府奏敵以二萬攻圍萬全救范廣充總兵官禦之已而寇退于謙請駐兵居庸寇來則出關勦殺退則就糧京師大同參將許貴奏池北有三人至鎮欲朝廷遣使講和于謙曰前遣季鐸岳謙往而額森隨入寇繼遣王復趙榮不見上皇而還和不足恃明矣況我與彼

明通鑑卷二十五 七

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傲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得和貴為介冑臣而恇怯若此何以敵愾法當誅移檄切責自是邊將主戰守無敢言和者 以俞綱為兵部侍郎內閣辦事綱以生員侍上潛邸至是驟遷擢疏辭越三日請佐兵部許之是春致仕國子祭酒李時勉卒時勉家居聞上皇北狩日夜悲慟遣其孫驥詣闕上書請選將練兵親君子遠小人褒嘉忠節迎還車駕復讐雪恥得旨褒荅而時勉卒矣年七十七賜謚文毅成化中改謚忠文贈禮部侍郎 夏四月丙子廣東都指揮李昇何貴等追海賊不

克死之 辛巳衛喇特寇大同以數千騎奄至總兵官郭登出東門與戰佯北誘之入土城伏起寇敗走登度敵且復至令軍士齋毒酒羊豕楮錢偽為祭豕者見寇即棄走寇至爭飲食之死者甚眾 貴州平越被圍九月御史黃錦置疏竹筒中募土人乞援于朝丁亥命保定伯梁珪都督方瑛會湖廣總督侯璉討之救王驥還瑛從驥征麓川事平留瑛雲南上即位廷臣薦瑛有將畧召還進都督同知甫抵京而貴州苗賊勢熾驥復請瑛還討乃拜右副總兵 戊子遣大理寺丞李茂錄四南京考黜百司訪軍民利病以聞時尙書于謙言南京

明通鑑卷二十五 八

重地撫輯須人中原多流民設遇歲荒嘯聚可虞乞救內外守備及各巡撫加意整飭防患未然從之遂有是命 丙申衛喇特寇雁門丁酉以三百騎入石峯口燒關門復由故道去勅責總兵官朱謙等 己亥遣都督同知劉安充總兵官練兵于保定真定及涿易通三州僉都御史陳泰參贊軍務泰幼從外家冒曹姓既貴請復之 庚子振山東饑辛丑振畿內被寇州縣 癸卯衛喇特復寇大同郭登擊却之 是月旱山東亦旱自去冬至春災異叠見黑氣四塞烈風拔木御史許仕達言災沴數見請聖躬痛自修省優詔褒荅 浙江鎮守

中官李德上言諸臣擅殺馬順同于犯闕賊臣不宜用  
下廷議于謙以爲不足問上曰誅亂臣所以安衆志卿  
等忠義朕已知之勿以德言介意風異据明史王茲傳  
謙以爲事不足問及上令 五月乙巳免山西被災稅  
糧 衛喇特以數萬騎攻雁門都指揮李端擊却之尋  
犯河曲及義井屯堡殺二指揮遂圍忻代諸州詔劉安  
督涿易諸軍禦之寇自代州南下長驅直抵太原城北  
山西大震詔巡撫朱鑑移填雁門而別遣都督僉事王  
良填太原援兵漸集敵亦饜乃引去時山西兼邁兵荒  
鑑外飭戎備內撫災民勞瘁備至 戊申衛喇特復寇

明通鑑卷二十五

九

雁門詔益黃花鎮戍兵以衛陵寢敕兵部稽在京軍馬  
數以聞 癸丑廣東賊黃蕭養伏誅先是都督同知董  
興調江西兩廣兵征討而以天文生馬軾自隨與果銳  
不能戢下軾輒戒之是春師至廣州賊舟千餘艘勢甚  
熾而徵兵未至諸將請濟師軾曰廣民延頸久矣卽以  
狼兵往擊猶拉朽耳狼兵者廣西溪峒土兵也與從之  
旣而兵大集進至大洲擊賊殺溺死者萬餘人餘多就  
撫蕭養中流矢死函首以獻俘其父及子等餘黨皆伏  
誅論功進興右都督留填廣東 壬戌振大同被寇軍  
民 丙寅總督侯璉副總兵田禮大破貴州叛苗時梁

璉等大軍未至禮已進兵解新添平越之圍璉復遣兵  
攻敗水西諸賊貴州道始通又調雲南兵由烏撒會師  
開畢節諸路檄普安土兵援安南衛而自帥兵攻破紫  
塘彌勒等十餘寨會賊復圍平越回師擊退之遂分哨  
七盤坡羊腸河等處撫定良苗東至重安江與王驥兵  
會鎮遠道亦通捷聞進璉兵部尙書 衛喇特額森復  
寇宣府以二千騎屯買家營總兵官朱謙與參將紀廣  
等拒以鹿角發火器擊之寇少却謙軍且退寇復來追  
都督江福援之亦失利謙卒力戰寇不得入是時寇屢  
擾邊銳而驕意大同宣府三城可旦夕下而謙與郭登

明通鑑卷二十五

十

屢却之會喜甯已誅額森失其間諜所部兵多死傷而  
托克托布哈喇知院自遣使請和後魯撤所部歸于  
是額森亦欲息兵恥自屈乃令阿喇先通和議辛未阿  
喇知院遣其參政旺扎勒托歡舊作完等至懷來貢馬  
議和邊將以聞上用學士陳循言賚使令還而以勅諭  
阿喇大畧謂額森詭詐反覆朕欲從爾講和第聞彼尙  
聚兵塞上意在要挾義不可從卽阿喇必欲和好待衛  
喇特諸部落北歸議和未晚不然朕不惜戰也 是月  
浙江副使陶成討處州賊陶得二不克死之得二降而  
復叛擁衆犯武義先遣其黨十餘輩僞爲鄉民避賊者

以做縕裹薪闌入城中及成出戰賊持薪縱火焚木城  
 官軍驚潰成與都指揮僉事崔源皆力戰死事聞贈成  
 左參政錄其子魯為八品官國朝陶成之死明史本紀不載證之成傳在是年五月  
 月今初土木之變楊俊自獨石奔還上以洪故置不  
 問而俊恃父勢橫恣在宣府時嘗以私憾杖都指揮陶  
 忠至死洪懼奏俊輕躁恐誤邊事乞令來京隨臣操練  
 許之既至言官交劾下獄復以僉喜甯冒功事覺論斬  
 詔宥之令勦賊自効尋充游擊將軍巡徼真保涿易諸  
 城至是還仍令督三千營訓練國朝據明史楊洪傳俊為洪之庶子以杖殺陶忠及冒喜甯功論斬詔宥之尋充游擊將軍云云而皇明通紀紀事本末諸書皆係俊誅于是年之五月奔州

明通鑑卷二十五

十一

攷誤謂本雙槐歲抄之誤駁之是也惟劉安者涿易諸軍正在是年之五月則俊之巡徼真保涿易皆同時事今系之五月之末 六月壬午衛喇特寇大同總兵官郭登擊

却之越四日丙戌額森奉上皇至城外聲言送駕還登  
 與同守者設計具朝服候駕月城伏兵城上俟上皇入  
 即下月城開額森及門而覺遂復擁上皇去 丁亥下  
 左都御史陳鑑王文于獄時中官金英縱家奴不法事  
 覺下法司治之鑑等但請抵奴罪不及英于是給事中  
 林聰率同列劾鑑文畏勢長奸竝及御史宋琛謝瑠皆  
 下獄尋以請罪自伏宥之聰在科論事無所諱先是有  
 中官單增督京營有寵朝士稍忤者輒遭詈辱家奴白

盡殺人奪民產侵商稅聰發其奸下詔獄獲宥增自是  
 不敢肆至是因治英家人獄復劾瑠不任風紀竟調  
 二人于外 戊子衛喇特復帥二千騎寇宣府朱謙遣  
 都指揮牛璽等往禦戰南坡謙見塵起率參將紀廣等  
 馳援自已至午寇大敗遁去 戊戌免山東被災州縣  
 稅糧 額森之請還上皇也詔下禮部議未決吏部尚  
 書王直率羣臣上言曰太上皇惑細人言輕身一出至  
 于蒙塵陛下宵衣旰食徵天下兵與羣臣兆姓同心僇  
 力期滅此朝食以雪不共戴天之恥迺者天誘其衷額  
 森有悔心之萌而來求成于我請還乘輿此轉禍為福

明通鑑卷二十五

十二

之機也望陛下俯從其請遣使往報因察其誠偽而撫  
 納之奉太上皇以歸少慰祖宗之心上曰卿等言良然  
 但前後使者五輩往終不得要領今復遣使設彼假送  
 駕之名來犯京師豈不為蒼生患賊詐難信其更議之  
 已而阿喇使復至尚書胡濙等復以為言于是上御文  
 華門召廷臣諭以宜絕狀直對曰必遣使毋貽後悔上  
 不悅曰朕非貪天位當時見推賢出卿等尚誓于謙從  
 容曰天位已定甯復有它願理當速奉迎萬一彼果懷  
 詐我有詞矣上乃顧謙改容曰從汝從汝議遂決羣臣  
 既退太監興安出呼曰若等欲遣使孰為富弼文天祥



者詞色交厲直面折之曰廷臣惟天子使既食祿敢辭  
難乎安始語塞時禮科給事中李實慨然請行已亥以  
實為禮部右侍郎大理寺丞羅綺為少卿及指揮馬顯  
等令齋鹽書諭衛喇特君臣遂偕阿喇使俱往是月  
尚書于謙以山西近寇請遣大臣往鎮昌平侯楊洪亦  
乞遣重臣從雁門關護餉大同上以命參軍務羅通通  
不欲行請得與謙洪俱謙言國家多難非臣子辭勞之  
日奏乞躬往上不允卒命通通本謙所舉而每事抵牾  
人以是不直通云夜墨命羅通填山西明史紀及三編  
皆不載證之通傳在是年之六月今  
增上即位之初愆王振蒙蔽大闢言路吏民皆得上

明通鑑卷二十五

三

書言事是時有肅府儀衛餘丁聊讓詣闕陳數事其畧  
曰邇歲土木繁興異端盛起番僧絡繹汙吏縱橫相臣  
不正其非御史不劾其罪上下蒙蔽民生日蹙因之狡  
寇犯邊上皇播越陛下枕戈嘗膽之秋可不拔賢舉能  
一新政治乎昔宗岳為將敵國不敢呼名韓范填邊西  
賊聞之破膽司馬光居相位強鄰戒勿犯邊今文武大  
臣之有威名德望者宜使典樞要且延訪智術才能之  
士布滿朝廷則額森必畏服而上皇可指日還矣大臣  
陽也宦寺陰也君子陽也小人陰也近日食地震陰盛  
陽微謫見天地望陛下總攬乾綱抑宦寺使不得預政

遇小人俾不得居位則陰陽順而天變弭矣天下治亂  
在君心邪正田獵是娛宮室是侈宦寺是狎三者有一  
足蠱君心願陛下涵養克治多接賢士大夫少親宦官  
宮妾自能革奢靡戒游佚而心無不正矣仍願陛下廣  
從諫之量旌直言之臣使國家利弊問閣休戚言者無  
所顧忌蘇子曰平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難必無仗  
節死義之士願陛下恒念是言而審察之書奏上嘉納  
焉後四年讓登進士官知縣夜墨聊讓上書正景泰初  
書元年六月並記其四大開言路之時明史讓傳  
年後始登進士今據增 秋七月己酉李實等牽衛喇  
特額森在營既見讀鹽書畢乃導之謁上皇時上皇仍

明通鑑卷二十五

南

居巴延特穆爾營惟袁彬哈銘侍實等見上皇泣上皇  
亦泣因問太后皇上又問二三大臣泣然曰處此踰年  
始見卿等實等頗以上皇前寵王振太過以致蒙塵請  
還京引咎自責上皇意不懌實等之既行也會托克托  
布哈及額森所遣使丕勒瑪尼哈瑪爾舊作皮兒等復  
至趣和詔禮之賜之宴使者因言于館伴曰昨知院使  
來朝廷遣人偕往今吾等乃汗及太師所命若不報使  
事必不諧禮臣胡濙以聞尚書王直等議遣正副使四  
人往上曰且俟實還徐議之 庚戌總督尚書侯璉大  
破貴州之賊時璉檄副總兵方瑛攻賞改寨禽苗偽王

王阿同等三十四人別賦阿趙偽稱趙王率眾掠清平  
璉復討禽之會王驥亦俘獲剡平王苗富蟲先後送京  
師伏誅 李實等將還王直等因請遣使從之庚申遣  
右都御史楊善工部侍郎趙榮充正使以都指揮同知  
王息錦衣衛千戶湯允勳副之資金銀書幣往先是有  
金齒衛知事袁敏自土木奔還上書曰上皇居九重所  
服者衮繡所食者珍羞所居者瓊宮瑤室今駕陷沙漠  
主辱臣死臣子何以爲心請速遣官一人或就令臣齋  
書及服御物問安塞外以盡臣子之義不報至是尙書  
胡濙等言上皇蒙塵久御用服食宜付善等隨行亦不

明通鑑卷二十五

五

報時額森欲還上皇而勅書無奉迎語自齋賜額森外  
亦無它物善乃出家財悉市彼中所需者攜以往遂行  
癸亥李實羅綺自衛喇特還初實自京奉使將行見  
勅書不及迎上皇驚走白內閣遇太監興安安叱曰若  
奉黃紙詔行耳它何預實遂行至是額森語實等曰我  
亟欲送上皇歸而勅書無奉迎語今汝之來通問而已  
若欲奉迎宜亟遣大臣來歸語皇帝迎使夕來大駕朝  
發決不食言實等還具道額森意及再遣使奉迎狀上  
不許于是王直偕甯陽侯陳懋等上疏曰臣等與李實  
語具得彼中情事其所需衣物資斧者上皇言也而奉

迎車駕額森意也昨者托克托布哈及阿喇知院使來  
皆有報使今額森使以迎請爲詞乃不遣使借往是疑  
敵而召兵也復不許已而實自言于上上曰楊善已去  
但以奉迎意致額森即令善迎歸足矣比北使將發直  
等復上言宜本上皇之心順臣民之願因彼悔心遣使  
往報以圖迎復此不待計而決者也不然衆志難犯違  
天不祥彼將執爲兵端邊事益棘京師亦不得高枕卧  
矣檢討邢讓亦上疏曰上皇于陛下有君之義有兄之  
恩安得而不迎且令寇假大義以詰我其何詞以應若  
從羣臣請仍命實齋救以往述迎復之指雖上皇還否

明通鑑卷二十五

未

未可必而陛下恩義之篤昭然于天下萬一迎而不許  
則我得有詞于彼以興問罪之師不亦善乎上不得已  
乃從羣臣議仍遣實往報既而曰俟善歸議之卒不遣  
己已楊善等至衛喇特額森遣館伴來迎館伴自言  
田氏亦中國人飲善帳中語曰土木之役六師何怯也  
善曰彼時官軍壯者悉南征王司禮邀大駕幸其里不  
爲戰備故令汝得志耳今南征將士歸可二十萬又募  
中外材官技擊可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火器藥弩百步  
外洞人馬腹立死又用策士言緣邊要害隱鐵椎三尺  
馬蹄踐輒穿又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猴伴聞之色

勳善曰惜哉今皆無用矣問何故曰和議成歡好且若兄弟安用此因出所齎遺之其人喜悉以語額森明日謁額森亦大有所遺額森亦喜善因詰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遣貢使必三千人歲必再資金幣載途乃背盟見攻何也額森曰奈何削我馬價予我帛多剪裂前後使人往多不歸又減歲賜善曰非削也太師馬歲增價難爲繼而不忍拒故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比前孰多也帛剪裂者通事爲之事露誅矣即太師貢馬有劣弱貂或敝亦豈太師意耶且使者多至三四千人有爲盜或犯它法歸恐得罪故自乞耳留若奚爲貢使受宴賜上

明通鑑卷二十五

七

名或浮其人數朝廷核實而予之所裁乃虛數有其人者固不減也額森數稱善善復曰太師再攻我屠僂數十萬太師部曲死傷亦不少矣上天好生太師好殺故數有雷警今還上皇和好如故中國金幣日至兩國俱樂不亦美乎額森曰勅書何以無奉迎語善曰此欲成太師令名使自爲之若載之勅書是太師迫于朝命非太師誠心也額森大喜問上皇歸將復得爲天子乎善曰天位已定難再移額森曰堯舜如何善曰堯讓舜今兄讓弟正相同也其平章昂克問善何不以重寶來購善曰若齎貨來人謂太師圖利今不爾乃見太師仁義

爲好男子垂史冊頌揚萬世額森笑稱善知院巴延特穆爾勸額森留使臣而遣使要上皇復位額森懼失信不可竟許善請明日額森引善謁見上皇于巴延特穆爾營遂許送正皇歸 八月癸酉上皇發自衛喇特瀕行額森設宴餞上皇額森席地彈琵琶妾奉酒顧揚善曰都御史坐善不敢坐上皇曰太師著坐便坐善承旨少坐即起周旋其間額森顧善曰有禮巴延等各設餞畢額森築土臺坐上皇臺上率妻妾部長羅拜其下各獻器用飲食物上皇起蹕額森率部長皆送約半日程巴延送至野狐嶺下馬伏地慟哭曰皇帝行矣何

明通鑑卷二十五

六

時復得相見良久乃去仍遣其頭目七十人扈送京師瑛墨諸書皆言巴延特穆爾送上皇至野狐嶺下馬伏地慟哭而去三編目中則言額森送上皇數十里下馬伏地慟哭去今據明史瓦刺傳 戊寅祀社稷 初廷臣聞上皇將還欲奏請奉迎都御史王文燭聲曰公等謂上皇果來耶額森不索金帛土地而遽送還耶衆素畏文皆愕然不決而罷及是上皇果還乃詔禮部議迎上皇禮尙書胡濙等議遣禮部官迎于龍虎臺錦衣法駕迎居庸關百司迎土城外諸將迎教場門上皇自安定門入進東安門于東上北門南面坐皇帝謁見畢百官朝見上皇入南城大內議上傳旨以一驕二馬迎于居庸關至安

定門易法駕餘如奏給事中劉福等言禮太薄報曰朕尊大兄為太上皇帝禮無加矣福等顧云太薄其意何居禮部其會官詳察之澗等言諸臣意無它欲陛下篤親親耳上曰昨得太上皇書其言迎駕禮宜從簡損今豈得違之于是羣臣乃不敢言會千戶龔遂榮為書投大學士高穀言奉迎宜厚主上當遜位懇辭而後受命如唐肅宗迎上皇故事穀袖其書于朝以示胡濙王直等直曰此禮失而求諸野也濙欲以聞王文不可而給事中葉盛竟奏之同官林聰復劾直濙穀等皆股肱大臣有聞必告不宜偶語竊議濙等因以書進且言肅宗

明通鑑卷二十五

九

迎上皇典禮今日正可仿行陛下宜躬迎安定門外分遣大臣迎龍虎臺上不悅曰第從朕命無事紛更乃遣太常少卿許彬至宣府侍讀商輅至居庸關迎上皇時上索遂榮書所從得甚急遂榮自縛詣闕言之下詔獄坐遣久之得釋壬午上皇至宣府許彬迎謁上皇命書敕諭羣臣遣祭土木陣亡官軍甲申至居庸商輅迎謁上皇諭以遜位退閒意使歸告皇帝政異明史本紀書楊善等至瓦剌及見上皇于七月之末英宗還駕在八月癸酉為八月初三日詔之劉定之否泰錄則善等謁上皇在八月初二日但明史多據實錄否泰錄雖目擊之事而塞外道里月日不過據所聞見 丙戌上皇至京師上迎于東安

門拜上皇答拜相持泣各述授受意推遜良久遂送上皇至南宮上帥百官行朝謁禮庚寅赦天下 辛卯以刑部侍郎江淵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預機務時苗衷致仕以淵代之初徐瑄倡議南遷太監金英叱出之踰踏過左掖門淵適入迎問之瑄曰以吾議南遷不合也于是淵入朝極陳固守之策遂見知于上以侍講超擢卿貳至是遂入閣踰月改戶部侍郎兼職如故 是月總督貴州兵部尚書侯璉以勞瘁卒于普定軍中賜祭葬廕其子世襲錦衣衛千戶 御經筵先是御史許仕達上言經筵之講一暴十寒聖學何以有成正統間上

明通鑑卷二十五

十

下蒙蔽無敢言者願陛下于經筵之外日召儒臣講論經史稽之于古驗之于今以應無方之變優詔褒答 九月丁未封都督朱謙撫甯伯論守宣府功也 癸丑進左副都御史王來為右都御史總督湖廣貴州軍務來巡撫河南至是以侯璉卒進來代之與保定伯梁瑄都督毛勝方瑛會討叛苗勝即福壽更名也初永樂中降人安置近畿者甚眾額森入寇多為內應會西南用兵尚書于謙謀散遣之每有征行輒選其精騎厚資以往已更遣其妻子內患以息 是月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南京祭酒陳敬宗同致仕驥屢請致仕不許至是復

以老請至京師大學士陳循驥門生也請問曰公雖位  
冢宰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循輩驥正色曰君爲輔臣  
當爲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退語人曰渠以朝廷  
事爲一已事其能善終乎竟致仕去敬宗官南京祭酒  
與李時勉名望相埒時稱南陳北李方王振寵盛時敬  
宗秩滿入都振欲致之不可得會巡撫周忱亦在京振  
知其與敬宗善令通意敬宗曰吾爲諸生師表而私謁  
中官何以對同學生徒忱退謂振曰陳公崛強未可以  
勢力致顧善書法公試以禮幣求書彼來謝或可致耳  
振遂貽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書訖署名而返

明通鑑卷二十五

三

其幣終不往見以是在南太學十七年不調及是與驥  
同引年歸家居不輕出有被其容接者莫不興起驥在  
籍二十餘年布衣糲食不殖生產事兄教諭驥雖耄益  
恭教子孫孝弟力田講明理學蕭山故多水患驥率鄉  
人增修塘堰復宋時縣令楊時所築湖堤邑人賴之驥  
魏驥陳敬宗之致仕在是年之九冬十月辛卯錄囚  
月事見本傳三編特書之今據增癸巳免畿內逋賦十一月辛亥禮部尙書胡濙奏  
上皇聖節請令百官詣延安門行朝賀禮不許是月  
下太監金英于獄英縱家奴事發上怒乃盡發其結黨  
市恩及縱家人中鹽等事論斬及戍諫有差英下都察

院獄亦論斬詔禁錮之自是遂廢不用時工部尙書石  
璞方奉詔出募義勇還朝法司劾璞嘗賂英遂竝下獄  
論斬上特宥之命出理大同軍餉初上之監國也徐理  
倡議南遷舉朝震動當是時外微于謙內微金英幾岌  
岌矣薛瑄既起用尋推南京大理寺卿英嘗奉使南京  
獨瑄不出見使還上問所見誰爲良者英對曰獨一薛  
卿耳論者以爲英之智識殆非他瑄比云瑄異明史本  
紀但載陳鑑王文以鞠金英家人不實下獄事而英之下獄不具證  
之宦官傳英下獄在是年十一月然亦但書其犯賄下  
獄而野史所載則以對東宮生日事詳後卷攷異中惟  
諸書記薛文清推大理正卿在景泰二年其時英已禁  
錮未必有奉使之事意文清之推正卿即十二月丙  
召後事也今於英下獄之月牽連記之

明通鑑卷二十五

三

申胡濙等復請明年正旦令百官朝上皇于延安門不  
許竝諭自今後正旦慶節皆免行給事中林聰欲上疏  
言之同官葉盛止之曰今上孝弟上皇盛德兩宮帖然  
安靜若益以言則涉衆易疑恐無中生有反爲非便聰  
乃止御史盛景目盛曰已不爲而又阻人爲之耶盛曰  
此大事當熟慮惟安與靜久長之道也是冬王來至  
靖州賊掠長沙寶慶武岡會梁瑤方瑛等連破貴州之  
賊遂分道邀擊俘斬三千餘人賊魁韋同烈遁去據興  
隆復劫平越清平諸衛來與瑛邀擊敗之王驥既還  
命總督南京機務其冬乞世券子之南畿軍素偷惰賊

至以所馭軍法教之于謙弗重也朝廷以其舊臣寵禮之越二年賜赦解任奉朝請

二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 庚戌大祀南郊 壬子詔

天下朝覲官當黜者令避糧口外 初僧道三年一度

上即位特詔停之至是太監興安以皇后旨度僧道五

萬餘人尚書于謙上言今四方多流徙之民三邊缺職

守之士度僧道太多恐乖本末不報 二月辛未幸太

學釋奠于先師時衍聖公孔彥禛率子孫來京師至國

子監聽講上嘉之自後幸學必先期召衍聖公著為令

禮成上至藝倫堂升坐祭酒蕭鎡講尚書天聰明章詞

明通鑑卷二十五

三

旨敷賜上甚嘉之鑑代李時勉為祭酒去年以老疾辭

既得允監丞鮑相率六館生連章乞留報可至是遂有

嚮用意國圖據明史儒林傳孔彥禛至京師聽講因定

自後幸太學必先召衍聖公又蕭鎡事見本傳

及三編 戊子填星犯上相庚寅逆行入太微左掖欽

天監奏天垂象伏望日新聖德仍勅文武羣臣修省辛

卯詔曰上天仁愛垂象示警朕當省悔五府六部都察

翰林院其計議寬卹條例以聞 癸巳詔畿內及山東

巡撫官舉廉能吏專司勸農授民荒田貸牛種 是月

吏部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願箴警戒嗜慾

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責近振士風結民心

上善之命翰林寫置左右備省覽尋又陳車戰火器之

利亦見采納 三月壬寅賜柯潛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夏四月乙酉保定伯梁瑄總督尚書王來等大破

平越苗禽其偽王韋同烈等先是誰自沅州進兵與都

督方瑛破賊于興潭賊退保香爐山山陡絕瑛與都督

毛勝陳友三道進瑄與來大軍繼之先後破三百餘寨

會師香爐山下發礮轟崖石聲動地賊黨懼縛同烈並

賊將五十八人降餘悉解散俘同烈等獻京師遂分兵

共勦都勻草塘諸賊賊皆望風具牛酒迎降捷聞詔班

師留瑄來填撫尋命來兼巡撫貴州時因黔楚用兵暫

明通鑑卷二十五

三

行需得例至是來奏稱寇賊稍甯惟平越都勻等四衛

之餉請召商中鹽罷納米例從之初貴州苗未平吏部

侍郎何文淵議罷二司專設都司以大將填之尚書于

謙不可曰不設二司是棄之也議乃寢 甲午衛喇特

寇宣府馬營勅游擊將軍石彪等巡邊乙未命石亨選

京營兵操練召尚書石璞巡參贊軍務彪亨之從子也

是月遣都督僉事孫安守備獨石用尚書于謙議也

初楊洪自獨石入衛額森內犯所過入城俱殘毀眾議

欲棄之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亦且動

搖乃薦安授以方畧使帥輕騎出龍門關據之募民屯

田且戰且守八城遂復尋命右參政葉盛協贊軍務石璞自大同轉餉給之 命左都御史陳鑑巡撫陝西鑑前兩填陝西值秦中饑蠲租振貸軍民戴之若父母每還朝必遮道擁車泣再至則懼迎數百里不絕至是陝西復饑軍民萬餘人詣監司請願得陳公活我監司以聞遂復有是命致異明史本紀不載事見鑑傳在是年出巡無陝西今摺之 五月乙巳城固原固原本守禦千戶所至是以故原州城置尋升為衛 上皇既歸衛喇特托克托布哈及額森仍循歲貢上皇所亦別有獻上意欲絕衛喇特不復報使額森以為請尙書王直金濂胡濙等

明通鑑卷二十五

五

皆言絕之恐起衅上曰遣使有前事適以滋衅耳曩入寇時豈無使邪因勅額森曰前者使往小人言語短長遂致失好朕今不復遣而太師請之甚無謂也太師使來朕皆優禮厚給之顧亦須少人賞賚乃得從厚至是托克托布哈使又至送還所掠招撫使高能等直等復請報之上曰使臣不遺朕志已定乃禮其使而以書報之 六月戊辰朔欽天監奏是日卯初刻日當食至期不應 己卯詔貴州各衛修舉屯田防苗寇 是月學士江淵以天變條上三事一厚結朶顏赤斤諸衛為東西藩籬一免京軍餘丁以資生業一禁許告王振餘黨

以免枉濫詔悉從之淵又言法司斷獄多枉于是刑部尙書俞士悅都御史王文求罷且言淵嘗私以事不聽故見誣上兩置之致異江淵上書事見明史本傳在是年六月又王文傳並記淵劾文及俞士悅事亦在六月蓋 是夏復命昌平侯楊洪填守宣府時宣府總兵官朱謙卒于鎮復以命洪並洪從子能信充左右叅將洪奏言臣既佩印充總兵官而兄子能信皆以都督同知僉事充參將子俊亦以右都督督三千營一門父子同握重兵盛滿難居乞賜臣休致或調能等它鎮不許居數月以疾召還又踰月卒洪久居宣府御軍嚴肅士馬精強為一時邊將冠 秋七月戊申

明通鑑卷二十五

五

普定永甯畢節諸苗復叛詔梁珪留軍會方瑛王來等討之 癸丑夜京師地震自北而南 是月進吏部侍郎何文淵為本部尙書 八月壬申南京地震致異明史本紀 但書是月南京地震事證之五行志七月癸丑京師地震自北而南故三編輯覽並系之七月日中今據分書之 辛巳復永樂間午朝之制從給事中葉盛請也 九月乙卯詔邊事方甯禁諸司毋得援奪情例起復 論曰文臣起復自二楊蹇夏開其端歷永洪宣三朝已成故事而其時臺諫班中無一人能言其非者干是正統以後遂有京官營求奪情而在外方面以下等官往往部民耆老詣闕請留輒聽起復還任至景

泰二年始禁諸司起復然未及京官也故天順間大學士李賢以父憂奉詔起復修撰羅倫劾之首引宋仁宗欲以故事起復富弼弼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二語可謂詞嚴而義正矣弁州謂自有羅一峯扶植綱常一疏而奪情之風少息然則仁宣邇治之朝若有能為此言者其挽回又當易易也

是秋定襄伯郭登以疾召還先是登以老疾乞休舉石彪自代且請令其子嵩宿衛上以嵩為散騎舍人不聽登辭是時邊患稍息登悉心措置思得公廉有為者與

明通鑑卷二十五

毛

俱遂劾奏沈固廢事而薦布政使年富上遂命富以右

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召固還 浙閩盜平 既歷明史本紀不載諸書

或系之七月或系之九月按陶成之沒在去年五月據孫原貞傳以元年斬陶得二蓋在陶成敗沒之後今竝

系之初閩賊吳金八等流劫青田諸縣詔副都御史軒

祝會兵部侍郎孫原貞討平之原貞復進兵掃處州賊

巢斬賊首陶得二招撫三千六百餘人追還被掠男女

捷聞聖書獎勵原貞請奔喪踰月還分兵勦平餘寇奏

請析瑞安地增置泰順析麗水青田二縣地置雲和宣

平景甯凡四邑皆建官置戍盜患遂息輒亦以防禦闕

寇有功至是皆進秩一等 冬十月己丑免山西被災

稅糧凡一百八萬二千餘石 是月鎮守山西都御史

羅通召還仍贊京營軍務命巡撫山西朱鑑兼領其事

廣通王徽燂陽宗王徽燂以謀逆廢為庶人徽燂微

燂岷王梗之庶子也岷王薨次子徽燂嗣位徽燂有勇

力家人段友洪以技術見寵與致仕後軍都事于利賓

言徽燂有異相當王天下遂謀亂作偽勅分遣友洪及

蒙能陳添仔等誘諸苗以銀印金幣使發兵攻武岡苗

首楊文伯等不敢受事蒙友洪為徽燂所執都御史李

實以聞詔徵徽燂入京師會湖廣總督王來保定伯總

兵官梁珪復發徽燂通謀狀亦徵入並除爵幽高墻時

明通鑑卷二十五

朱

蒙能方帥苗兵至武岡聞事敗叛入廣西遂結生苗作

亂 既歷明史本紀不載三編輯覽系之是年十二月按

亂明史諸王傳記徽燂等謀逆事書云時景泰二年十

月也三編並據實錄蓋以十月事發十二月

月論罪也今仍據明史本傳系之十月下 十二月庚

寅以禮部侍郎王一甯祭酒蕭鎡兼翰林學士直文淵

閣預機務 是月晉戶部尚書陳循少保兼文淵閣大

學士工部尚書高穀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初徐珪叛南

遷議為內廷訕笑久不遷而理急意進取因自結于循

遺之玉帶且用星術言公帶將玉矣至是循果加少保

大喜因屢薦之而是時用人多決于少保于謙理屬謙

門下士游說求為國子祭酒謙為言于上上曰此議南



遷徐瑄耶為人傾危將壞諸生心術瑄不知以為謙之沮已也益銜之循因勸瑄更名自是遂名有貞踰年遷諭德 托克托布哈與額森名為君臣抱空質而已布哈妻額森姊也額森欲立其姊子為太子托克托布哈不從額森亦疑布哈通中國將謀已遂治兵相攻布哈敗走額森追殺之執其妻子遣使獻捷且貢馬于謙上言額森雖悔過摠誠而上皇之仇至今未雪今其君臣自相仇殺是天授我復仇之機臣請統京營軍馬分往宣府大同以除邊患而雪國恥上不許國諸書或系九月十月今據明史本紀及三編又明史稿書是月壬辰是冬下中書舍人何觀

明通鑑卷二十五

元

于獄尋杖之觀上言大臣如王直胡濙等在正統時皆阿附權奸釀成大患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又言北虜之來朝者宜驅置于南方等語自正統中劉球以片王振冤死中外莫敢言事者上懲其失即位以後言路始開凡前後上書者無不優旨褒荅而一二中貴見觀疏中有權奸語以為侵已遂激上怒下六科十三道參議吏科給事中毛玉主奏稿力詆觀誣陷大臣擅開邊衅宜正其罪以為進言虛妄者戒給事中林聰葉盛爭之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今雖怒觀猶令我輩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見劉球乎球之死人孰不

切齒于王振馬順今雷霆之下萬一不測則是我輩為之而使朝廷受不容直言之名況諸君皆言官獨不為它日身計耶玉乃稍稍刪易之奏上會御史疏亦上中有觀考滿不遷私憾吏部語遂下詔獄杖觀謫九溪衛經歷國杖何觀事明史本紀及三編皆不載憲章錄之冬今是歲巡撫南畿工部尚書周忱致仕忱秩滿由戶部侍郎進尚書尋以江西人例不官戶部乃改工部仍巡撫忱撫江南經理財賦耗羨充盈于是益務廣大修葺廨舍學校先賢祠墓橋梁道路及崇飾寺觀贈遺中朝官資給過客無少吝借胥吏漁蠹其中亦不甚

明通鑑卷二十五

辛

警省以是屢召人言正統中給事李素等劾忱妄意變更專擅科斂已而奸民持其短長輒以多徵耗米為詞上即位之初戶部請遣御史稽覈踰年遂召忱還忱乃自陳臣未任事之先諸郡稅糧無歲不逋自臣蒞任設法剗弊節省浮費于是歲無逋租更積贏羨凡向之公用所須科取諸民者悉于餘米隨時支給或振貸未還遇赦宥免或水估時值低昂不一緣奉宣宗皇帝及太上皇敕諭許臣便宜行事以此支用不復具聞以致部民訐奏戶部遣官追徵實臣出納不謹請治臣罪上素知忱賢大臣亦多保持之但令致仕去然當時理財者

無出忱右其治以愛民為本其所弛張變通皆可為後世法諸府餘米數多至不可校公私饒足施及外郡頻年江北饑都御史王竑從忱貸米三萬石忱為計至來年麥熟以十萬石界之性機警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算忱既被劾上命李敏代之救無輕易忱法然自是戶部括所積餘米為公賦儲備蕭然其後吳大饑道殣相望課逋如故民益思忱不已即生祠處處祀之越二年卒謚文襄

明通鑑卷二十五

三

明通鑑卷二十六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二十六

起元熱君灘盡剛逢掩茂凡三年

恭仁康定景皇帝

景泰三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 丙午大祀南郊 是月晉都御史楊善王文皆太子太保善以迎上皇駕功改左至是與文竝加官銜為將易儲也 二月乙酉遣副都御史劉廣衡詣南京錄囚 京師久雨雪學士江淵上言漢劉向曰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仲春少陽用事而寒氣脅之占法謂人君刑法暴濫之象陛下恩

明通鑑卷二十六

一

威溥洽未嘗不赦過宥罪竊恐有司奉行無狀冤抑或有未伸且向者下明詔免景泰二年田租之三今復移檄追徵是朝廷自失大信于民怨氣鬱結良由此也上乃令法司申寃濫竝詰戶部違詔事初洪永間秋糧輸米有折收銀布者夏稅輸麥有折收絲絹者上即位詔免二年稅糧十之三時尙書金濂掌戶部檄有司但減米麥其銀布絲絹徵如故至是淵言之濂上書自辯給事中李侃等請追問有司奉何明文濂恐事敗乃言銀布絲絹詔書未載今國家多用若概免國計何資于是科道交章劾濂竝發其為生員時出妻及按福建不發

母喪諸陰事上欲宥之而言者力爭不已戊子詔下濂  
都察院獄三日釋之削太子太保調工部越月吏部尙  
書何文淵言理財非濂不可遂復還戶部 是月進江  
淵吏部侍郎蕭鎡戶部侍郎 三月甲午朔有星孛于  
畢 戊午都督毛勝討湖廣巴馬苗克二十餘寨禽賊  
首吳奉先等一百四十人斬首千餘級 是月遣刑部  
侍郎耿九疇巡撫陝西先是召王翱陳鎡還尋以九疇  
代之又遣僉都御史王竑巡撫淮揚廬三府徐和二州  
代九疇也竑時奉詔督理漕運遂就命之竑兼理兩淮  
鹽課交與九疇巡撫陝西事見明史本傳在是年三月  
諸書有系之二冬者據其自江北召還牽連  
竑記耳證之陳鎡王竑傳竑巡撫江北是代九疇也九  
疇巡撫陝西是代陳鎡故鎡傳中有三年春自陝召還  
正與九疇之代填陝 初王振之亂馬順既誅廷臣因  
西合今分別書之 極言官校緝事之弊上切責其長令所緝悉送法司官  
校稍稍斂戢及是上欲陰察外事乃命指揮同知畢旺  
專司偵訪自此錦衣衛官復漸用事 夏四月賜文淵  
閣諸臣陳循高穀白金各百兩江淵王一甯蕭鎡商輅  
半之上自即位後久欲易皇太子以己子見濟代之而  
難于發言遲迴久之太監王誠舒良爲上謀先賜閣臣  
以絨其口然猶未發也會廣西土目黃玠以私怨戕其  
弟思明土知府瑯竝滅其家巡撫李棠以聞下有司捕

明通鑑卷二十六

二

玠父子下獄玠懼亟遣其黨千戶袁洪至京師行賂有  
教之上書迎合聖意者乃倡易儲議以上其畧曰太祖  
百戰以取天下期傳之萬世往年上皇輕身禦寇駕陷  
北塞寇至都門幾危社稷不有皇上臣民何歸今且踰  
二年皇儲未建臣惟人心易搖多言難定爭奪一萌禍  
亂不息皇上卽循遜讓之美欲全天叙之倫恐事機叵  
測反復靡常萬一羽翼長養權勢轉移委愛子于它人  
寄空名于大寶階除之下變爲寇讐肘腋之間自相殘  
感此時悔之晚矣乞與親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計以一  
中外之心絕覬覦之望疏入上曰萬里之外乃有此忠  
臣趣下廷臣議且令釋竑罪于是禮部尙書胡濙集羣  
臣會議衆相顧莫敢發言惟都給事中李侃林聰御史  
陳英以爲不可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容已卽以爲  
不可者勿署名毋得首鼠持兩端羣臣皆唯唯時文武  
諸臣議者九十一人濙及陳循王文首署名吏部尙書  
王直有難色循濡筆強之乃署名上言陛下膺天明命  
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皇子黃竑奏是制曰可禮部  
速具儀擇日以聞卽日簡置東宮官悉以文武廷臣兼  
之于是王直胡濙俱太子太師陳循高穀于謙俱太子  
太傅進儀銘兵部尙書與俞士悅王翱何文淵俱太子

明通鑑卷二十六

三

太保蕭鐵王一甯太子少師商輅以兵部侍郎兼右春坊大學士勲臣自陳懋石亨以下亦兼官有差改是明史本紀但記廢太子立皇子事于五月證之宰輔表陳循等加官像皆在四月蓋先置東官官後立太子也立太子在五月初二日則置官像之在四月明矣兪州謂易儲之詔兼官之命同日竝下今統系之四月之末為易儲張本

論曰史言陳循等賜白金在易儲之先賜黃金在易儲之後然則先賜者餌之也後賜者酬之也餌輕而酬重景帝亦已傾倒矣惟是白金百兩不足以動市儈之心豈足以饜閣臣之欲而景帝悍然行之者蓋循等之阿諛以為容逢迎以為悅帝之窺其隱者已

明通鑑卷二十六

四

久故姑以此為嘗試之端使知上意所在耳觀黃玠首建易儲之議帝謂萬里之外有此忠臣固已箝諸臣之口而奪之氣矣由此言之即無白金之賜循等亦將乘間請之何況廷臣集議之時陳循王文首請署名則又安知異日之厚酬非出自先期之密許哉若夫大臣之將順自仁直以來相習已久乃三楊蹇夏能彌縫於太平之世而胡濙王直卒敗露於晚蓋之年亦其所遇之有幸不幸也

五月甲午廢皇太子見深為沂王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詔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實造安于四海父有天下傳

之子斯固本于萬年大赦天下命百官朔望朝太子賞諸親王公主及邊鎮文武內外羣臣有差尋又賜諸閣臣陳循等黃金各五十兩改是明史本紀復賜閣臣黃金各五十兩憲章錄以為賜金銀同在一時者非也今按明史陳循傳言先期賜循等白金百兩比下詔循等遂不敢諍加兼官踰月復賜循等六人黃金五十兩踰月者即五月廢立之日也據此則賜白金在易儲之先賜黃金在易儲之後三編次東宮公孤官序亦是如此皆據實錄也今分別書之

明通鑑卷二十六

五

事乃為一蠻酋所壞吾輩愧死矣同日封上皇子見清樂王見濬許王廢皇后汪氏立太子母杭氏為皇后上之易太子也獨汪后不可曰如監國之稱何上不悅后以太子杭氏生請讓位從之 丙申工部尚書石璞築沙灣隄成河自正統十三年經由沙灣決口入海運道日益淺澀上即位敕山東河南巡撫都御史洪英王暹協力合治積數月無功時議者謂沙灣以南地高水不得南入運河請別引水以灌運甚者言沙灣水湍急投以石鐵沖浮若羽非人力可為請設齋醮符咒以禳之上心甚憂念命璞往治之竝加河神封號璞至濬渠自黑洋山至徐州以通漕而沙灣決口如故復遣中官黎賢阮格御史彭誼助之乃于沙灣築石堤以禦決河開月河二引水以益運河且殺其決勢至是河流漸微細

沙灣隄始成璞還朝加太子太保又于黑洋山沙灣建  
河神二新廟春秋致祭 辛丑詔河南流民復業者計  
口給食五年 乙巳授顏希惠孟希文竝翰林院五經  
博士子孫世襲先是命禮部取顏孟子孫長而賢者各  
一人至京師至是召見皆官之未幾以希惠非適子乃  
改官其兄子議 六月乙亥罷各省巡撫官入京議事  
初巡撫之設本無定員有事則命之宣德中以關中江  
南等處地大而要命官更代巡撫不復罷去正統之末  
南方盜起北寇犯邊于是內省偏隅徧置巡撫以職兼  
兵事多不便于武官石亨等奏請罷之而是時耿九疇

明通鑑卷二十六

六

以侍郎巡撫陝西有言侍郎出鎮與巡按御史不相統  
事多拘滯又文移往來亦多窒礙難行遂以踰年復巡  
撫竝請改授憲職凡出鎮者皆授都御史或副都或僉  
都著為令錄異請罷巡撫官入京議事明史本紀據實  
事多不便于武官也按是年七月有詔洪英孫原貞薛  
希璉分行天下考察官吏是時英巡撫山東原貞巡撫  
浙江希璉巡撫福建以罷巡撫故改命也然統事多窒礙  
取九疇傳言侍郎出鎮與巡按御史不相統事多窒礙  
乃定自後大臣填守巡撫皆授都御史據此則始罷巡  
撫繼因兵部定授憲職遂仍設之故明史職官志巡撫  
定遣都御史在景泰四年則是罷後尋復而入京議  
事亦巡撫之舊例罷則俱罷復則俱復也今彙書之  
是月大雨決甸河復決沙灣北岸掣運河之水以東近  
河地皆沒詔巡撫山東河南都御史洪英等督有司修

築復遣中官黎賢工部侍郎趙榮等往治之 秋七月  
兩廣苗寇相尋積年不靖總兵董興武毅推委不任事  
尚書于謙請以翁信陳旺易之而特遣一大臣督軍務  
乃薦都御史王翱乙未命翱總督兩廣軍務兩廣之設  
總督自翱始也翱至鎮將吏警服推誠撫諭于是蠻酋  
嚮化寇盜亦平 壬寅禮部侍郎兼學士王一甯卒一  
甯之入閣也以中官王誠輩嘗受業私相援引遂致顯  
達士論薄之 是月殺內監王瑤等時御用少監阮浪  
侍上皇于南宮上皇賜浪鍍金繡袋及鍍金刀各一浪  
以贈瑤錦衣衛指揮盧忠者險人也見瑤刀袋異常製

明通鑑卷二十六

七

醉瑤酒而竊之遂令校尉李善上變言浪傳上皇命以  
袋刀結瑤謀復位上怒下浪瑤詔獄令忠證之忠筮于  
術者全寅寅以大義折之且曰此大凶兆死不足贖忠  
懼佯狂以冀免內閣商輅及中官王誠言于上曰忠病  
風無足信不宜聽妄言傷大倫上意少解乃竝下忠獄  
坐以他罪謫廣西立功瑤磔死銅浪于獄尋亦殺之  
明史本紀不載事見宦官傳言阮浪王瑤俱磔死三  
編則云銅浪于獄瑤竟磔死蓋據實錄所載與明史異  
若吾學編則于瑤等按浪乃侍上皇于南宮者治此獄  
則云殺阮浪王瑤等按浪乃侍上皇于南宮者治此獄  
時商輅及中官王誠等按浪乃侍上皇于南宮者治此獄  
盧忠獄坐以他罪據此則殺瑤亦當坐以他罪不涉上  
皇之事蓋輅等請之也不殺浪而銅浪于獄恐傷上皇  
之心三編所記似為得之惟英宗復辟追贈阮浪上念

其為已受慘禍命儒臣立碑記之然則淚之 八月甲

子熒惑晝見 乙丑振徐兗水災 戊辰遣都御史洪

英尚書孫原貞薛希璉等分行天下考察官吏時英等

巡撫暫罷故有是命 丁丑振兩畿水災州縣免稅糧

乙酉振南畿河南山東流民 九月庚寅學士江淵母

喪起復請奔喪治葬事畢還京許之初侍講學士倪謙

遭喪淵薦為講官謙遂奪哀至是御史周文言淵之引

謙正自為今日地請并治謙以為營求奪情者戒上以

事既處分不問詔自今後有官吏遭喪者皆令依例守

制毋得濫保 辛卯以南京地震兩淮大水河決命都

明通鑑卷二十六

八

御史王文巡視安輯乙未振兩畿山東山西福建廣西

江西遼東被災州縣 初副都御史朱鑑請罷內官監

軍不省已而山東布政使裴綸言山東既有巡撫又設

內官填守有司供應以一科十實為擾民請下廷議凡

內地已有巡撫者填守內官悉召還疏入中官激上怒

責綸陳狀綸伏罪乃已時臨洮同知田陽聽選知縣單

宇陝西舉人段堅工部辦事吏徐鎮俱上言請召還監

軍填守中官詔以為祖宗舊制不可更皆不納是月南

京軍匠餘丁華敏上言極陳宦官之害畧曰近年以來

內官袁琦唐受喜甯王振專權害政國事傾危望陛下

防微杜漸總攬權綱為子孫萬世法不然恐禍稔蕭牆

曹節侯覽之害復見于今臣雖賤陋不勝痛哭流涕謹

以虐政害民十事為陛下痛切言之內官家積金銀珠

玉動以萬計原其所至非內盜府藏即下賤民膏害一

也怙勢矜寵占公侯邸舍與作工役勞擾軍民害二也

家人外親皆市井無賴縱橫豪悍任意作奸納粟補官

貴賤淆雜害三也建造佛寺耗費不貲營一己之私破

萬家之產害四也廣置田莊不入糧稅寄戶府縣不受

征徭阡陌聯亘而民無立錐害五也家人中鹽虛占引

數轉而售人倍支巨萬壞國家之法奪商人之利害六

明通鑑卷二十六

九

也奏求塌房邊接商旅倚勢賒貨恃強不償行賈坐斃

莫敢誰何害七也賣放軍匠俾辦月錢致內府乏人工

役繁重并力不足害八也家人買置物料所司畏懼以

一科十虧官損民害九也監作所至非法酷刑軍匠塗

炭愁苦不堪害十也事下禮部寢不行時又有賈斌者

山西都司令史也亦疏言宦官之害引漢桓帝唐文宗

宋徽欽為戒輯忠義集四卷採史傳所記直諫盡忠守

節之士而宦官恃寵蠹政可為鑑戒者附焉乞命工刊

布上雖報聞仍飭禮部不必刊行 附 異華敏上書明史

年九月三編統書于正統十四年朱鑑請罷內官監軍

之下蓋牽連並記也今據明史本傳並彙記朱鑑以後

請罷內官填守監軍之 閏月癸未復開處州銀場從  
裴綸等皆據列傳書之 閩民請也 陝西明史食貨志言景帝嘗封閉以盜礦者  
建按是年開浙江處州銀場明年三月復開福建建甯  
銀場志所云者是也惟據孫原貞傳言福建福州建甯  
二府舊有銀冶因寇亂罷朝議復開原貞執不可乃寢  
據此則原貞乃請罷福建開礦之人豈有先請開浙江  
銀場遂及福建者原貞本鎮守浙江是年因暫罷巡撫  
命分行福建考察官吏因留鎮焉據本紀言閏月福建  
盜起是原貞留鎮討賊也明年開福建銀場原貞執不  
可正以盜賊甫平恐復因開場起衅耳然則志之所載  
編以爲浙民所請蓋據實錄今從之 是月福建盜復  
起 冬十月戊戌召左都御史王文入直文淵閣預機  
務大學士高穀薦也時內閣陳循最任事好剛自用穀  
與循不相能會王一甯卒請增置閣員穀以文彊悍思

明通鑑卷二十六

引與共政以敵之遂舉文循亦舉其鄉人蕭維禎而文  
得中官王誠助遂詔用文 丙辰命都督孫鏗僉事石  
彪協守大同都督同知衛穎僉事楊能張欽協守宣府  
備北寇也 是月召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朱鑑還尋致  
任時詔遣大臣分行天下黜陟有司禮部侍郎鄒幹至  
山西多所論劾鑑請召幹還幹因奏鑑徇護上是幹言  
召鑑還佐院事初上易儲鑑貽書大學士陳循極言不  
可且言陛下于上皇當避位以全大義循大駭至是鑑  
至京師遂不求用家居二十餘年卒 召總督尙書王  
來還梁珪以來功大乞加旌異都給事中蘇霖駁之乃

止來還在道以貴州苗復叛救回師討之踰年事平召  
爲南京工部尙書 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戊辰  
都督方瑛討貴州白石崖賊俘斬二千五百人招降四  
百六十砦進左都督 甲戌安輯畿內及山東山西逃  
民復賦役五年 是月免山東及淮徐等處水災稅糧  
十二月癸巳始立團營兵部尙書于謙定也初京軍  
凡三大營一曰五軍太祖初制也一曰三千太宗得邊  
外降丁三千人亦分五營掌隨大駕一曰神機則征交  
趾所得火器立營肄習佐以馬隊者也三大營同隸五  
軍都督府其掌府者治常行文書而已非特命不預營

明通鑑卷二十六

事自上皇之還謙以和議終不可恃必求所以自強者  
顧營政久弛三大營雖各有總兵不相統壹臨期調撥  
兵將皆非所素習猝遇敵軍有所呼召甚至彼己不知  
姓名不記者于是始選三營軍十萬分五營團操名曰  
團營法以五十人爲隊隊有長百人兩隊有領隊官千  
人有把總五千人有都指揮體統相維兵將相識量敵  
多寡以爲調法行之一年又請益兵五萬竝前五營爲  
十團營每營置都督一人都指揮三人把總十五人指  
揮三十人每隊置管隊官二人仍各統以武臣內臣而  
謙及石亨內臣劉永誠曹吉祥往來提督其餘軍不在

團營者歸本營訓練以衛京師名曰老營至是營制既定謙繪圖上進悉依古法而變通之京軍舊制為之一

變詔如謙議依法訓練謙號令明審日視指屈口奏悉

中機宜亨雖大將受成而已厥異據明史本紀系之是

二年十二月蓋二年立團營三年復增定也三編實

云按明兵志謙請于諸營選勝兵十萬分十營團練于

謙傳云擇精銳十五萬人分十營團練其說互殊按明

兵志職綱錄三編景泰三年十月癸巳謙與石亨

謙傳為得實而兵志謂謙也職綱錄三編今按三編目

中所記謂二年立團營係以三營軍十萬分五營團操

是每營二萬人又云明年十二月十月請益兵五

萬并前五營為十團營是以十五萬兵分十營每營

一萬五千人也置都督一人統一營則十營置都督十

人又一營置都督三人則二年之制所謂五千人一

都指揮者也又一營置把總十五人則二年之制所謂

千人一把總者也指揮三十人則五百人一指揮也每

添置管隊官二人則百人為二隊凡隊長四人此與

二年所定大畧相同惟增兵五萬分為十營此其異耳

三編所載營制即本明時所修兵志之文今據書之

是月免河南及永平被災秋糧 衛喇特額森復遣

使來賀明年正旦尚書王直等復請遣使答之詔兵部

議于謙言臣職司馬知戰而已行人之事非所敢聞上

明通鑑卷二十六

三

卒不遣 團營既立上命于謙總其事石亨自以才智

非謙敵又上所以任之者不如謙專自是銜之亨恃功

驕縱輒為謙所裁抑益恚甚乃疏辭總兵不許謙上言

祖宗朝本無總督近因邊事孔棘命臣兼領此一時之

宜非經久之法即今敵情不定將任宜專臣見石亨屢

奏辭職以臣為之軒輊也乞解臣總督軍務俾亨專任

其事上亦不許初額森寇京師德勝門之捷亨自以功

不如謙而得世侯內愧乃疏薦謙于冕請召赴京師從

之冕既至謙言國家多事臣子義不得顧私恩且亨位

大將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顧獨私

臣子如公議何卒辭之亨之不悅于謙已非一日而謙

性剛負才氣遇有不如意事輒拊膺嘆曰此一腔熱血

竟灑何地視諸選與大僚勲戚意頗輕之以此自亨外

怨而訾之者益眾賴上知謙深得以自行其志而謙亦

至性過人憂國忘身上皇之還以謙從容數語轉移上

意而口不言功易儲之際兼官僚者命支二俸而謙獨

再辭故金幣之賞亦不及焉國選于謙之不諫易儲論

之際增置官僚王直胡濙皆太子太師謙所加不過太

子太傅又不預賞以此決謙不與易儲之謀是固然矣

若三編所載御批謂謙在當時實能公忠體國若

則安知非謙已有造應之陳景帝裕其意不可奪故不

復相屬耶不然景帝任謙方深苟非有大拂其恩之嫌

明通鑑卷二十六

三



何至天順復辟時一聞鐘聲而有疑是于謙之問耶按此論最足雪忠肅之誣今參觀前後景帝之任謙自易儲之後寵遇少替此可見矣方額森之入寇也謙留宿直廬不還私第素病痰疾作上遣中官與安舒良更番往視問其服用過薄詔令上方製賜至醢菜畢備又親幸萬壽山伐取竹瀝以賜或言寵謙太過與安曰彼日夜分國憂不問家計即彼去令朝廷何處更得此人其見重如此然自易儲後上之于謙亦不無少替云是歲鳳陽淮安徐州皆大水饑民死者相枕藉僉都御史王竑巡撫江北奏聞不待報輒開倉振之上聞奏方憂甚及得竑自劾疏喜曰好都御史不然餓死我百姓矣

明通鑑卷二十六 五

四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 辛未大祀南郊 是月上元節詔市羊角爲燈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耿九疇引宋燕賦諫神宗買浙燈事以奏詔罷之 河復決新塞口之南詔復加河神封號 二月戊子湖廣五開清浪諸苗叛命梁珪會王來討平之 乙未皇太子冠 庚戌免江西去年被災秋糧 是月都御史王文自江淮還晉吏部尙書兼學士文以二品入內閣閣體益崇舊制重家宰雖內閣歷二三十年不領吏部尙書內閣之領吏部亦自文始也 文二人先以正月加太子太保故昇州有王不預陞而于不與賞之語今按帝之易儲自元年冬下金英于獄上意已定而先期密謀實始于中官

王誠史言文與誠前善又言易儲之際文率先承命然則不待白金之賜及黃珏之上書而文已首倡此議矣先之加太子太保以餌之及奉使江淮不一月即酬之矣內閣踰年不至京師又酬之以吏部尙書文之所得多矣而弁州以爲不預陞毋乃惜惜 廣西土目黃珏奉敕馳驛至京師召見便殿上以珏有機謀勇畧遂擢前軍都督同知竝賜第居京師初巡撫廣西李棠治珏獄檄參政曾輩副使劉仁宅捕珏父子珏使人持千金賄于道且擁精兵脅之輩等佯諾遂誘執珏其子下獄甫按治而珏得釋赴召且命出其子于獄輩等太息而已棠以不得竟珏獄鬱鬱累疏謝病歸不攜嶺表一物以清節著聞 三月戊寅開建甯銀場時浙江銀場既

明通鑑卷二十六 五

開戶部以閩地相連請併開從之命少監戴細保提督場事 是月召都御史王翱還時御史練綱偕同官上言吏部推選不公任情高下請置尙書何文淵右侍郎項文曜于理尙書王直左侍郎俞山素行本端爲文曜等所罔均宜按問上雖不罪文淵等頗以綱言爲直命綱舉堪勝吏部者綱薦王翱年富薛瑄三人時翱填兩廣遂召之 文淵者三人故有召還之勅其實文淵下獄及翱後尙書皆在六月也諸書並系之三月者牽連並記耳明史本紀系文淵下獄于六月再被林聰劾其初爲綱所劾上宥之至六月再被林聰劾 淮徐游饑僉都御史王竑振之是時山東河南饑民亦相率就

食竝以徐州廣運倉有餘積欲盡發之典守中官不可  
竝曰民旦夕且為盜若不吾從脫有變當先斬若然后  
自請死耳中官憚竝威名不得已從之竝乃自劾專擅  
罪因言廣運所儲僅支三月請令死罪以下入粟自贖  
從之復命侍郎鄒幹齎帑金馳赴聽竝便宜竝乃躬自  
巡行散振不足則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其大小出米作  
粥以食饑民又勸富民出米麥穀粟黍以銀錢絹布分  
給被災之家凡前後全活二百一十餘萬人賦牛種及  
招撫復業者七萬九千餘戶流民安輯者萬六百餘家  
病者給藥死者具構鬻子女者贖而還之還籍者予道

明通鑑卷二十六

里費民忘其饑頌聲大作歌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巡  
撫尙書金濂大學士陳循等僉稱其功 太監興安自  
金英廢後益專用事佞佛甚于王振又見振建大興隆  
寺請乘輿臨幸思有以敵之乃請別建大隆福寺費數  
十萬是月寺成上命尅期臨幸河東鹽運判官楊浩切  
諫謂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景嚮今  
又棄儒術而崇佛教非所以垂範後世也郎中章綸亦  
上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臨非聖  
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聖德上乃止自王振佞  
佛歲一度僧大作佛事數年以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

餘區以故釋教益熾選人單宇待銓京師上書言前代  
人君尊奉佛氏卒致禍亂近男女出家累百千萬不耕  
不織蠶食民間營構寺宇徧滿京邑所費不貲請撤木  
石以建軍營銷銅鐵以鑄兵仗罷遣僧尼歸之民俗庶  
皇風清穆異教不行疏入為廷議所格出知外任而國  
學生姚顯亦上言曩者修治大興隆寺窮極壯麗又奉  
僧楊某為上師儀從伴王者親萬乘若弟子一旦上皇  
北狩曾不能前赴衛喇特化論額森佛之不足護國彰  
彰矣自上即位以來廷臣諫事佛者甚眾上卒不能從  
攷異明史本紀不載三編系之三年六月据始建也其  
目云明年三月成上尅期臨幸章綸楊浩諫乃止證之

明通鑑卷二十六

明史單宇傳亦云是年三月寺成蓋明史三編皆据實  
錄也今統系之是年三月下竝景記前後諫事佛諸人  
皆据列 是春吏科給事中林聰左遷春坊司直郎以  
易儲異論也學士商輅言聰敢言不宜置之散地尋復  
之聰上言國家舊制冒喪有禁匿喪有罰近年虜事甯  
謐在外方面等官已有定例不許起復而在京官員或  
有奪情者恐遂成故事其流弊將必至貪戀名爵不顧  
廉恥以奪情為幸事視父母如路人子道既虧臣節安  
在乞行改正上嘉納之 夏四月戊子築沙灣新決口  
復塞之 徐淮饑甚學士王文巡視還請移南京倉粟  
振徐州從之 己酉詔天下生員納米徐州東昌臨清

以振災民者許入國子監讀書初定制八百石後減五百石最後減至三百石行之禮部胡濙等言權宜之制實壞士習未幾遂罷初洪武中監生與薦舉人材參用故其時太學生有布衣登大僚者迨科目自行而薦舉廢于是監生亦漸輕至是納粟例開不久即止然其後或遇歲荒或因邊警或大興工作率援前例行之而軍民子弟亦得援生員例入監謂之民生亦謂之俊秀或竟謂之例監而監生日益輕矣 時戶部以邊儲不足又奏請令罷退官非贓罪者輸米二十石給之詔敕都給事中劉燁等言考退之官多有罷軟酷虐荒蕩酒色廉

明通鑑卷二十六

六

恥不立者非止贓罪已也賜之詔敕以何爲詞若褒其納米則是朝廷詔敕止直米二十石何以示天下後世此由尙書金濂不識大體有此謬舉上爲立已之 五月丁巳出徐淮倉粟振饑民 己巳學士王文丁母憂詔奪哀起復尋請奔喪許之正統初文以陝西按察使遭父憂命奔喪起視事至是凡再奪情云 甲戌徐州復大水以改撥支運及鹽課振之又截留山東應運米九十二萬石以備振濟丁丑發淮安倉振鳳陽 乙酉大雷雨又決沙灣北岸掣運河水入鹽河漕舟盡阻時河南水患方甚太僕少卿黃士儁言河分兩派一自滎

澤南流入項城一自新鄉八柳樹入張秋會通河竝經六七州縣約二千餘里民皆蕩析離居而有司猶徵其稅乞敕所司覆視免徵巡撫河南御史張瀾又言原武東岸嘗開二河合黑洋山舊河道引水通徐呂二洪以濟漕運今二河淤塞恐徐呂之水必妨漕事黑洋山北河流稍迂迴請因決口收挑一河以接舊道灌徐呂上皆從之 是月巡按山西御史左鼎上言自衛喇特變作于今五年貂蟬盈座悉屬公侯鞍馬塞塗莫非將帥民財歲耗國帑日虛以天下之大土地兵甲之衆曾不能一振揚威武則軍政仍未立也昔太祖定律至太宗

明通鑑卷二十六

九

暫許有罪者贖蓋權宜也乃法吏拘牽沿爲成例官吏受枉法財悉得減贖訖如此復何顧憚哉國初建官有常近始因事增設主事每司二人今有增至十人者矣御史六十八人今則百餘人矣甚至一部有兩尙書侍郎亦倍常額都御史以數十計此京官之冗也外則增設撫民管屯官如河南參議益二而爲四僉事益三而爲七此外官之冗也天下布按二司不過每司十餘人乃歲遣御史巡視復遣大臣巡撫填守夫今之巡撫填守即曩之方面御史也爲方面御史則合衆人之長而不足爲巡撫填守則任一人之智而有餘有是理邪至

御史遷轉太驟當以六年為率令其通達政事然後可  
以治人巡按所係尤重毋使初任之員漫然嘗試其餘  
百執事亦宜慎擇而久任之疏上上頗嘉納未幾復言  
國家承平數十年公私之積未充一遇軍興抑配橫徵  
鬻官市爵率行衰世苟且之政此司邦計者過也臣請  
痛抑末技嚴禁游惰斥異端使歸南畝裁冗員以省糜  
費開屯田以實邊料土伍而紓饑寺觀營造供佛飯僧  
以及不急之工無益之費悉行停罷專以務農重粟為  
本而躬行節儉以先之然後可阜民而裕國也倘忽不  
加務任措克聚斂之臣行朝三暮四之政民力已盡而

明通鑑卷二十六

三

征發無已民財已竭而賦斂日增苟紆目前之急不恤  
意外之虞臣竊懼焉章下戶部尚書金濂請解職不許  
時給事中敢言者推林聰葉盛凡六科聯署建請多聰  
盛為首御史則鼎與練綱卓有聲譽鼎善為章奏綱有  
才辯急功名廷臣皆畏其口一時京師語曰左鼎手練  
綱口自公卿以下鮮不被其彈劾者明史本傳在四年  
下文云踰月以災異偕同官劾大臣遂論何文淵等今  
按文淵下獄致仕皆在六月傳以為踰月是鼎以五月  
上書明矣明鑑亦系之 六月壬辰下吏部尚書何文  
淵等于獄尋釋之時災異見給事中林聰等劾文淵儉  
邪左庶子周旋疏言其枉聰竝劾旋給事中曹凱復廷

爭之遂與旋俱下獄先是御史左鼎以災異偕同官陳  
救弊恤民七事末言大臣不乏奸回宜黜罷其尤用清  
政本聰請明諭鼎等指實劾奏于是鼎聰等乃共論文  
淵竝及刑部尚書俞士悅工部侍郎張敏通政使李錫  
不職狀上乃罷錫令文淵致仕以王勛為吏部尚書  
辛亥瘞土木大同紫荊關暴骸 秋七月庚辰罷諸不  
急工役 是月上以沙灣屢決復命尚書石璞往治之  
璞乃鑿一河長三里以避決口上下通運河而決口亦  
築壩截之令新河運河俱可行舟以濟漕運致異石璞  
明史本紀不載事見璞傳證之七卿表璞以七月出治  
沙灣河諸書有系之五月者因沙灣之決牽連竝記耳

明通鑑卷二十六

三

三編系璞前次治河于三年四 以羅通為右都御史  
並記四年再治事今分別書之 蕭維楨為左都御史未幾維楨以丁憂去 八月己丑  
振河南饑時濟甯亦饑上遣侍郎沈翼齋帑金三萬兩  
往振翼散給僅五千兩餘以歸京庫僉都御史王竑劾  
翼奉使無狀請仍易米備振從之 甲午衛喇特額森  
自立為可汗初額森既殺托克托布哈遂乘勝迫脅諸  
部東至建州烏梁海西及赤斤哈密遂自稱汗以其次  
子為太師 九月都御史陳鑑致仕卒鑑性寬恕少風  
裁回院後譽望損于在陝時卒贈太保謚僖敏 冬十  
月庚寅詔天下鎮守巡撫官督課農桑 甲午以徐有

貞為僉都御史命治沙灣決河沙灣屢塞屢決上甚憂之前後治河者皆無功石璞所鑿新河雖成上恐不能久令璞且留處置而命廷臣舉一人以專治沙灣于是陳循等共薦有貞上亦忘其為瑄也遂以諭德驟膺遷擢于是復起用 戊戌額森遣使致書自稱大元特克紳達罕達罕者華言可汗也舊作田盛大可汗末署添元元年詔廷臣議報書所稱給事中林聰以為但救論來使不必報書安遠侯柳溥以為宜仍稱太師郎中章綸以為可稱衛喇特王而府部大臣則僉言稱汗者從其俗也詔乃報書稱衛喇特汗 十一月辛未皇太子見濟薨

明通鑑卷二十六

三

謚曰懷獻 十二月乙未免山東被災稅糧 乙巳賚邊軍 是月衛喇特諸酋遣人貢馬尋寇遼東官軍擊却之 是歲倭入貢至臨清掠居民貨有指揮往詰毆幾死所司請執治上恐失遠人心不許時倭人貢物外所攜私物增十倍禮官言宣德間估時值給錢鈔或折支布帛為數無多然已大獲利今若仍舊制當給錢二十一萬七千銀價如之宜大減其直給銀三萬四千七百有奇使臣不悅詔增錢萬猶以為少求增賜物詔增布帛千五百匹終快快去 五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 戊午黃河清自龍門至于

芮城 甲子大祀南郊 壬申罷福州建甯銀場從填守尚書孫原貞之請也原貞言寇盜方平且臣覆視各銀場親臨各坑見坑路深遠礦脉微細亦有堅石深泉之處實難開煎伏望仍前封閉俟歲豐民富時徐議其事乃罷之 甲戌遣平江侯陳豫學士江淵撫輯山東河南及兩淮被災軍民時江北游饑山東河南亦饑值大寒人畜多凍死巡撫都御史王竑屢以為言故有是命 二月王竑上書言比年饑饉海臻人民重困頃冬春之交雪深數尺淮河抵海冰凍四十餘里人畜僵死萬餘弱者鬻妻子強者肆劫斂衣食路絕流離載塗陛

明通鑑卷二十六

三

下端居九重大臣安處廊廡無由得見使目擊其狀未有不為之流涕者也陛下嗣位以來非不敬天愛民而天變民窮特甚者臣竊恐聖德雖修而未至大倫雖正而未篤賢才雖用而未收其效邪佞雖屏而未盡其類仁愛施而實惠未溥財用省而上供未節刑罰寬而冤獄未伸工役停而匠力未息法制頒而奉行或有更張賦稅免而有司或仍牽制有一于此皆足以干和召變伏望陛下修厥德以新厥治欽天命法祖宗正倫理篤恩義戒逸樂絕異端斯修德有其誠矣進忠良遠邪佞公賞罰寬賦役節財用戒聚斂却貢獻罷工役斯圖治

有其實矣如是而災變不息未之有也上褒納之乙巳  
敕內外臣工同加修省並求直言乙巳以雨暘不時  
詔廷臣修省按是年江北海饑山東河南亦饑證之  
王茲傳蓋茲時撫江北上書因有修省之詔今據增  
是月禮部會試初詔會試遵永樂間例不限額不分地

上即位之二年辛未會試禮部方奉行而給事中李侃  
爭之言部臣欲專以文詞多取南人刑部侍郎羅綺亦  
以為言下禮部覆奏臣等所奉詔書非私請也上命遵  
詔書不從侃議去年給事中徐廷璋復請依正統間例  
從之至是禮部奏請裁定于是復分南北中卷南卷應  
天及蘇松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北卷順天山

明通鑑卷二十六

書

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  
州二府徐和三州自是遂著為令按明史本紀不載三編統系于景泰元年詔明年會試毋拘額數之下扼明史選舉志李侃所奏在二年而廷璋復奏在五年會試之前典彙系之四年八月今彙書于五年會試下三月壬子賜孫賢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 辛酉命學士江洲振淮北饑洲前後條上軍  
民便宜十數事並請築淮安月城以護常盈倉廣徐州  
東城以護廣運倉悉議行 命學士王文撫卹南畿先  
是正統以來蘇松常鎮四府糧四石折白銀一兩民以  
為便後戶部復徵米令輸徐淮率三石而致一石有破  
家者至是文以便宜停之又振饑民凡三百六十餘萬

時年饑多盜文捕長洲盜許道師等二百人欲張其功  
坐以謀逆大理卿薛瑄力辨其誣給事中王鏊乞會廷  
臣勘實得為盜者十六人置之法餘得釋越三月還進  
少保兼東閣大學士 甲子廣東瀧水獠作亂時王翱  
召還以副都御史馬昂總督兩廣至是破瀧水賊俘其  
酋送京師誅之 庚辰緬甸執麓川思機發送京師初  
緬人得思機發仍挾為奇貨上即位之元年總兵官沐  
璘奏請緩之聽其自獻為便從之至是緬人索舊地左  
叅將胡誌等許以銀戛等處地方與之乃送機發及其  
妻孥六人至金沙江總兵官毛勝以聞尋遣誌等檻送

明通鑑卷二十六

書

至京誅之勝以平貴州苗功封南甯伯填金齒 是月  
戶部侍郎孟鑑言國子生二千餘人俱仰給官廩有名  
無實請留年深者千餘人餘悉放歸從之 給事中林  
聰以災異偕同官條上八事襍引五行諸書累數千言  
大畧以絕玩好謹嗜慾為崇德之本而修人事在進賢  
退奸武清侯石亨指揮鄭倫身享厚祿而多奏求田地  
百戶唐興多至一千二百餘頃宜為限制餘如罷齋醮  
汰僧道慎刑獄禁私役軍士省輪班工匠皆深中時弊  
上頗多采納按明史本傳中在五年三月今據之 都督黃  
玠以易儲議得上眷奏求霸州武清縣地都給事中劉

煇偕同官抗章言玠本蠻獠遠蒙重任怙寵晏于乞地  
六七十里豈盡無王者乞正其罪上宥玠遣戶部主事  
黃岡謝景往勘還奏果民產戶部再請罪玠上卒不問  
夏四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四川草塘苗黃龍韋保  
作亂自稱平天大王剽掠播州西坪黃灘等處詔左都  
督方瑛討之瑛與巡撫蔣琳會川兵進勦辛卯克之賊  
魁皆就縛尋分兵克中湖山及三百灘諸苗砦禽其酋  
斬首七千餘捷聞詔封南和伯瑛為將嚴紀律信賞罰  
臨陣勇敢善撫士士皆樂為用以故數有功廷臣言宜  
委以禁旅尋召還同石亨督京營軍務 是月以刑部

明通鑑卷二十六

素

侍郎張鳳為戶部尚書時金濂卒代之也 懷獻太子  
之薨也中外屬望沂王欲乘此復東宮無敢發者御史  
鍾同與禮部郎中章綸語及沂邸皆泣下因約疏請復  
儲五月同上疏論時政遂及復儲事其畧曰近得賊謀  
言額森偵京師及臨清虛實期初秋大舉深入直下河  
南臣聞之不勝寒心而庶堂大臣皆恬不介意臣草茅  
時聞寺人構惡戕僂直臣劉球遂致廷臣箝口假使當  
時犯顏有人必能諫止上皇之行何至有蒙塵之禍陛  
下赫然中興勦奸黨旌忠直命六師禦敵于郊不戰而  
三軍之氣自倍臣謂陛下方且鞭撻坐致太平奈何邊

氛甫息剝夷未復而侈心遽生失天下望伏願取鑒前  
車厚自奮厲毋徇貨色毋甘嬉遊親庶政以總威權敦  
倫理以厚風俗辨邪正以專委任嚴賞罰以樹風聲去  
浮費罷冗員禁僧道之蠹民擇賢將以訓士然後親率  
羣臣謝過郊廟如成湯之六事自責太宗之十漸即改  
庶幾天意可回國勢可振又言父有天下固當傳之子  
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臣竊以為上皇之子  
即陛下之子沂王天資厚重足令宗社有託伏願擴天  
地之量敦友于之仁蠲吉具儀建復儲位實祖宗無疆  
之祿又言陛下命將帥各陳方略經旬踰時互相委責

明通鑑卷二十六

素

及石亨柳溥有言又不過庸人孺子之計平時尙爾一  
旦有急將何策制之夫禦敵之方莫先用賢陛下求賢  
若渴而大臣顧排抑之所舉者率多親舊富厚之家即  
長材屈抑孰肯為言廷臣欺謾若此臣所以拊膺流涕  
為今日妨賢病國者醜也疏入上不憚下廷臣集議甯  
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直等請納同言因引罪求罷上  
慰留之越二日綸亦抗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大者  
謂內官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事權後宮不可盛聲  
色又言孝弟者百行之本願陛下退朝後朝謁兩宮皇  
太后修問安視膳之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

下之父也陛下親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上皇傳位陛下是以天下讓也陛下奉為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陛下與上皇雖殊形體實同一人伏讀奉迎還宮之詔曰禮惟加而無替義以卑而奉尊望陛下允蹈斯言或朔望或節旦帥羣臣朝見以展友于之情極尊崇之道更請復汪后于中宮正天下之母儀還沂王于儲位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充盈災沴自弭上得疏益大怒時日已曠宮門閉傳旨自門隙中出立執同等甲子同及綸俱下錦衣衛獄拷掠慘酷逼引主使及交通南宮狀瀕死無一語會大風揚沙天地晝晦獄得稍緩令

明通鑑卷二十六

表

錮之 初額森入寇朝廷仍遣使撫諭烏梁海而三衛受額森指數以非時入貢遣使往來伺察中國既而額森虐使三衛復逼徙朶顏所部于黃河穆納舊作地三衛皆不堪復陰輸衛喇特情于中國是月三衛請近邊屯駐因乞居大甯廢城尙書于謙以為不可詔不許 六月戊子錄囚 秋七月癸酉振南畿水災時學士江淵分振淮北淮安糧運在塗者淵悉追還備振漕卒乘機侵耗事聞遣御史按實召淵還論劾當削籍廷臣以淵守便宜不當罪遂宥之 是月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上疏曰臣曩在朝見上皇遣使冊封陛下每遇慶節必

令羣臣朝謁東廡羣臣感歎謂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上皇在南宮願陛下時時朝謁或講論家法或商推治道歲時令節俾羣臣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又言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之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習書策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心豈不美歟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北征亦為此天下也今陛下撫而有之宜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天下之人心即弭災召祥之道莫過于此疏入不報時上皇在南宮左右數為離間及懷獻太子薨羣小恐沂王復

明通鑑卷二十六

表

立撓構愈甚賴鍾同章綸與莊先後力言皆得罪然上頗感悟因廷杖牽連並記耳證之明史莊傳言是年七月上書不報明年以母憂赴京領勘合上憶前疏命廷杖並封杖杖章綸鍾同于獄中是莊上書在五年七月實寶云明寶錄莊上書在五年七月今分書之兵部尙書儀銘卒銘以潛邸舊恩不次遷擢然陳善進諫頗有父風是年蘇州淮安諸郡積雪民凍餓死者相枕沙灣之築役山東河南九萬人責民間鐵器萬具銘從密請于上多所寬恤因災異言消弭在敬天法祖省刑薄歛節用愛人錄皇明祖訓以進深見獎納卒謚忠襄 起復左都御史蕭維禎仍故官 八月丁酉復詔天



下巡撫官赴京議事 是月減兩京課鈔時以鈔法不行令兩京市肆園場稅悉納鈔戶部按月征之商民以爲病或閉戶不敢市易拔園蔬伐果木以避之給事中陳嘉猷言兩京根本重地不宜當歲歉之時興擾民之政縱使鈔法通行而民已不聊生矣乃詔蔬果等暫免納鈔 九月壬戌免蘇松常揚杭嘉湖七府漕糧凡二百餘萬石別運淮徐臨德四倉糧以補之 福建官臺山民作亂時練綱爲巡按御史捕其渠魁而釋其脅從遂與諸司忤福建按察使楊玘劾綱縱盜而廷臣當事者亦多忌綱召還謫邠州判官 冬十月庚辰命副都

明通鑑卷二十六

三

御史劉廣衡巡撫浙江福建專司討賊事 十一月戊午罷蘇松常鎮四府織造採辦 十二月免南畿浙江被災稅糧 是月御史黃溥等劾給事中林聰聰以敢言著自劾何文淵等後諸司皆凜凜而吏部尤甚凡聰所言無不奉行者內閣及諸御史亦竝以聰好論建弗善也先是御史白仲賢以久次擢廣東按察使聰言仲賢奔競不當超擢乃改鎮江知府兵部主事吳誠夤緣得吏部聰亦劾之遂改工部至是聰甥陳和爲教官欲得近地便養聰爲言于吏部于是溥等遂劾聰專選法挾制吏部竝訐其前劾仲賢爲私其鄉人參政方員欲

奪仲賢官予之與吳誠有怨輒劾誠因竝劾尙書王直阿聰不舉發章下廷議大學士王文允惡聰文致其罪欲論斬尙書高穀胡澆不肯署穀上書論救澆稱疾數日不朝上遣中官與安問疾澆曰老臣本無疾聞欲殺林聰殊驚悸耳上亦自知聰遂得釋左遷國子監學正 是冬前南京御史尙禱因災異上書陳數事中言忠直之士冒死陳言而執政者格以條例輕則報罷重則中傷是言路雖開猶未開也釋教盛行煽誘龔俗由掌邦禮者畏中官勢以此度僧日益多宜盡勒歸農以省冗費章下禮部時禩以劾周銓同下獄尋論謫至是疏

明通鑑卷二十六

三

既下尙書胡澆惡其刺己遂格不行量移豐城知縣 浙閩之亂尙書孫原貞兼填兩省其年冬疏言四方屯軍宜簡精銳實伍餘悉歸農以省冗食今歲漕數百萬石道路之費不貲如浙江糧軍兌運米石加耗米七斗民自運米石加八斗其餘計水程遠近加耗是田不加多而征斂實倍欲民無困不可得也況今太倉無十數年之積脫遇水旱其何以濟宜量入爲出俟倉儲既裕漸減歲漕數而民困可蘇也又言臣昔官河南稽諸逃民籍凡二十餘萬戶悉轉徙南陽唐鄧襄樊間羣聚爲生安保其不爲盜宜及今年豐遣近臣循行督有司籍

為編戶給田業課農桑立社學鄉約義倉使敦本務業  
 生計既定徐議賦役庶無它日患時不能盡用越十年  
 郎陽盜起果如原貞言 是歲額森為知院阿喇所殺  
 額森自立為汗恃其強日益驕恣荒于酒色阿喇以己  
 當遷太師求于額森曰主人衣新衣幸以故衣賜臣額  
 森不許阿喇怒額森亦忌阿喇欲討之恐不勝乃自遣  
 其子守西番召阿喇二子從先鳩殺其次子阿喇懼詐  
 言三衛盜馬請召還其長子合擊之額森先使賽堪達  
 通舊作賽二王與俱臨行觴焉中途阿喇長子亦中鳩  
 死阿喇憤甚給二王前渡自在後勒部落兵三萬攻額

明通鑑卷二十六

三

森數其三罪曰漢兒血在汝身上托克托布哈王血在  
 汝身上烏梁海血亦在汝身上天道好還血在我矣額  
 森無以應約明日與戰退而與巴延特穆爾等議帳中  
 有阿喇故部曲三人事額森久額森不之疑因共趨帳  
 中拔所佩劍刺額森殺之並殺巴延等賽堪王聞變領  
 七千人蹶之既知額森死棄眾去為其下所殺達通王  
 領其人馬西奔踰年韃靼部長保喇舊作李來復殺阿刺奪  
 額森母妻并其玉璽求托克托布哈子穆爾格爾舊作麻兒  
 兒立之號小王子自是額森諸子分散衛喇特遠衰而  
 保喇與其屬瑪拉噶舊作毛里孩等雄視部中韃靼勢復振

云改異明史本紀系額森被殺于六年之末三編系之  
 十月證之明史瓦刺傳言額森被殺在六年因遣貢  
 牽連並記耳若諸書所記謂額森被殺在天順間英  
 北虜志系之天順四年皆因野史致誤明史三編據英  
 宗實錄今從之仍依  
 本紀書于是年之末

明通鑑卷二十六

三

明通鑑卷二十七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二十七 起旃蒙大淵獻盡盪 國赤奮若凡三年

恭仁康定景皇帝

景泰六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 戊午大祀南郊 是月以江淵為工部尚書令視部事淵遂出閣時閣臣不相協而陳循王文尤刻私淵好議論每為同官所抑意忽忽不樂會兵部尚書于謙以病在告詔推一人協理部事淵欲得之循等佯推淵而密令商輅草奏示以石兵江工四字淵在旁不知也此詔下調工部尚書石璞

明通鑑卷二十七

于兵部而以淵代璞淵大失望 列聖明史七卿表言淵以內閣起復誤也證之 宰輔表淵丁母憂起復入閣在四年四月是年則以工部尚書視事出閣也今據本傳 自是月癸酉至于丁丑凡五日雨木冰 歐陽明史五行志不載三編書于是年正月目云自癸酉至丁丑凡五日 二月壬午遣太監王誠同法司刑科錄囚時中外繫囚有至十餘年者上以災變有是命由是得減免者甚眾刑部郎中夏時正言通番劫盜諸獄以待會讞淹引時月囚多瘐死請令所司斷決詔從之遂推行天下著為令尋又命大理少卿李茂等錄南京浙江囚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辛巳敕戶兵二部及兩畿山東河南浙江湖廣撫按三司官條

寬郵專及罷不急諸務 是月鞮韠小王子穆爾格爾

遣使貢馬駝禮部言池北未有君長請量減賞賜詔從

舊給之以慰其心 頃思諸書省系鞮韠貢馬于天順間今據三編改入是年四月據實錄也

明史鞮韠傳亦 五月畿內旱蝗蝻延蔓淮安揚州鳳

陽皆大旱己巳上親禱雨于南郊 是月子太監王誠姪敏舒良弟玉張永兄琮郝義姪安王勤姪質俱世襲錦衣衛職 六月乙亥以宋儒朱子九世孫挺為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挺世居福建建安縣之紫霞洲至是命主朱子祀挺為人醮謹言動有則 癸未河決開封閏月兩畿湖廣水遣官省視振卹 厥暉是年閏六月明史紀凡無事者

明通鑑卷二十七

不書月分故六年六月乙亥下即書七月乙亥又五行志兩書閏六月于景泰六年是閏在六月明矣吾學編作閏五月誤也朱挺世襲傅氏明書系之閏六月三編改入六月又系振兩畿湖廣饑于閏六月皆據英宗實錄今 秋七月乙亥徐有貞治沙灣決口成有貞至張秋上治河三策一置水門一開支河一濬運河議既定督漕都御史王茲以漕渠淤淺滯運請亟塞決口上敕有貞如茲言有貞守便宜言臨清河淺舊矣非因決口未塞也漕臣但知塞決口為急不知秋冬雖塞來春必復決徒勞無益臣不敢邀近功詔從其言有貞乃踰濟汶沿衛沁循大河道濶范相度地形水勢上言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斥水勢既肆由豫而充土益疎水

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堤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漕道由此阻然驟而堰之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于是設渠以疏之起張秋金堤之首引而西南百里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北經澶淵以接河沁內倚古金堤以為固外恃梁山泊以為泄又置上下二閘以節宣之凡河流之旁出不順者築九堰以障之堰各長萬丈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至是工成凡役夫五萬八千有奇閱五百五十餘日賜

明通鑑卷二十七

三

其渠名曰廣濟自是河水不東衝沙灣而更北出以濟漕乃濬漕渠北至臨清南抵濟甯建閘于東昌者凡八用王景制水門法以平水道而山東之阿郵曹鄆間田出沮洳者百數十萬頃水患亦息先是有貞倡河決宜疏不宜塞之議廷臣皆難之上遣中使就問有貞乃出二壺而穿其一為五竅注水其中則五竅者先涸中使還白于上乃決用有貞策及工將竣江淵請遣中官偕文武大臣督京軍五萬人往助役有貞言京軍一出日費不貲今泄口已合決堤已堅但用沿河民夫自足集事乃止自沙灣之決垂十年至有貞治之決口乃塞然

亦會黃河南趨徐呂東流之勢漸殺故有貞用是奏功云 辛巳刑科給事中徐正請問言事 政事諸書皆系之五年證之明史廖莊傳言六年七月辛巳徐正請問言遺沂王之國事傳中紀日分者絕少此云辛巳蓋本今據之 上亟召入乃言上皇臨御歲久沂王嘗位儲副天下臣民仰戴宜遷置所封之地以絕人望別選親王子育之宮中上驚愕大怒立叱出之欲正其罪慮駭眾乃命謫遠任已復得其滌穢事謫戍鐵嶺衛時上雖怒復儲議而于上皇未嘗不眷眷也無何有高平者謂城南樹木多恐生叵測請盡伐之從之值盛暑上皇嘗倚樹憩息至是見之大駭于是離間復行 政事諸書皆系傳但書徐正請

明通鑑卷二十七

四

問言事而諸書所記則並及御史高平請伐南城樹木書云英宗復辟正平皆伏誅重修三編據之記于杖廖莊等目然則正平皆從中離間之御史尚高平皆以天順初伏誅與明史莊傳異今按高平為御史所不見故三編實云高平里籍未詳今參核前後疑即太監高平也三編天順元年五月書云柳州千戶盧忠太監高平伏誅證之明史宦官傳言上皇賜阮浪袋刀浪以贈王孫指揮盧忠醉瑤而竊之以告尚衣監高平平令校尉李善上變據此則殺阮浪王孫係盧忠與高平同謀故天順元年五月並磔之也蓋高平前一年謀殺王孫等次年復請伐南城樹木兩事實一人野史不攷誤連徐正書之而以高平明史廖莊傳亦疑御史無高平故但書徐正事而刪却高平三編但書天順元年殺盧忠高平事亦未詳攷宦官傳也今于徐正言事下並書高平請伐南城樹木事為後年詳攷證中本不書御史亦不書太監以示存疑餘俱詳攷證中 庚寅以南畿屢災及太白常晝見救諸臣修省 政事諸書皆系本紀書七月庚寅以南京屢災勅羣臣修省三編則于七月書太白晝見考明史天文志是月不書太白晝見

事然三編所據皆實錄月日而明史志中言景泰間太白常晝見與三編目中語合今並記之于是御史倪敬偕同官盛景杜宥黃讓羅俊汪清等上言府庫之財不宜無故而予遊觀之事不宜非時而行曩以齋僧屢出帑金易米不知櫛風沐雨之邊卒趨事急公之貧民又何以濟之近聞造龍舟作燕室營繕日增嬉游不少非所以養聖躬也章綸鍾同直言見忤幽錮踰年非所以昭聖德也願罷桑門之供輟宴佚之娛止興作之役寬直臣之囚上得疏不憚下之禮部部臣稱其忠愛上雖報聞意終不憚未幾詔都御史蕭維楨考察其屬遂希指罷黜敬等凡十六人時又有御史王鑑者嘗

明通鑑卷二十七

五

干左順門面斥中官非禮中官怒甚因考察屬維楨竝去之維楨不可而止蓋見之下蓋以災異應詔言事也證之明史敬傳書六年七月下言帝雖報聞意終不憚詔都御史蕭維楨考察罷黜御史凡十六人敬預焉明史稿書考察御史事于八月乙巳即維楨考察敬等事也今並系之七月下又十六人諸書作十二人八月庚申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于廷竝杖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獄時莊以母喪赴京關給勘合朝見東角門上憶莊前疏立命廷杖八十左右言事由鍾同等倡之上愈怒乃封巨挺令杖同綸于獄同竟死獄中綸長繫如故同永豐人父復以宣德中進士官修撰與劉球善球上封事約與俱復妻勸止之球聞之曰奈何謀及

婦人遂獨上之竟死無何復亦病死妻深悔之每哭輒曰早知不祿曷若與劉君同死同幼聞母言即感奮思成父志嘗入吉安忠節祠見所祀歐陽修楊邦乂諸人嘆曰死不入此非夫也方復儲之上疏也策馬出馬伏地不肯起同叱曰吾不畏死爾奚為者馬猶盤辟再四乃行同死馬長號數聲亦死天順復辟贈大理左丞錄其子啟入監尋授咸甯知縣啟請父遺骸歸葬詔給舟車器費成化中追謚恭愍從祀忠節祠與球聯位竟如同初志方同等下獄時有禮部郎孟珩者亦疏言復儲事竟不罪而進士楊集上書于謙曰奸人黃玠獻議易

明通鑑卷二十七

六

儲不過為免死計耳公等遽成之公國家柱石獨不思所以善後乎今同等又下獄矣脫諸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如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忌諱要為有膽宜進一官處之乃以集知安州莊既杖謫定羌驛丞是月濬京師城河備雨潦也九月乙亥振蘇松饑民米麥凡一百餘萬石冬十月戊午免陝西被災稅糧十一月乙亥命南和伯方瑛為平蠻將軍充總兵官討湖廣叛苗初廣通王徽燂既廢其黨蒙能竄入苗中為亂詐作妖書糾生苗三萬餘攻龍里新化銅鼓諸城能自稱蒙王官兵屢勦不能克瑛之召還

也貴州巡撫蔣琳奏瑛前守貴州邊境苗蠻畏服乞遣  
還上不許至是湖廣苗叛復命瑛帥京軍討之而使御  
史張鵬偵其後還奏瑛所過秋豪不犯上聞之大喜明史本紀是年十二月但書方瑛討湖廣叛蠻而蓋之瑛傳及諸王傳則以廣通王廢後其黨竄入苗中煽亂也三編據書于是年十一月目中今從之十二月己巳免南畿被災稅糧  
是歲南畿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江西湖廣府三十三  
州衛十五皆旱

七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 己卯命兵部尙書石璞總  
督湖廣軍務與方瑛合討叛苗 壬午大祀南郊 二  
月庚申皇后杭氏崩甲子營壽陵 三月戊寅免雲南

明通鑑卷二十七

七

被災稅糧 辛巳天鼓鳴是夜無雲西南方有聲如雷  
夏四月乙卯麓川思任發子思卜發遣使貢象馬方  
物奏稱臣父兄犯法時臣幼無知乞賜矜宥朝議許之  
賜敕誠諭竝賚卜發錦幣及其使鈔幣有差 壬戌彗  
星北見于胃長二尺指西南 五月癸酉彗星漸長丈  
餘戊寅以星變及水旱災異敕內外羣臣修省 戊子  
彗星西北見于柳長九尺餘掃軒轅星 辛卯以宋儒  
程頤十七世孫克仁周敦頤十二世孫冕俱世襲翰林  
院五經博士程氏世居嵩縣之六渾周氏本道州人周  
子葬母江州子孫因家廬山蓮花峯下至是命克仁冕

子孫世奉祀事明史本紀于六年六月記朱子裔孫冕世襲證之明史儒林傳七年五月有程子裔孫克仁與冕同賜世襲是本紀七年漏去克仁也三編統系之六年六月朱子裔孫冕世襲下自云復以宋儒程頤十七代孫克仁周敦頤十二代孫冕俱為五經博士世襲蓋連兩年所賜世襲牽連並記故實實云克仁冕之授博士在景泰七年五月此據實錄也惟明史克仁傳書于景泰六年則因朱挺連 甲午彗星見于張長七尺餘及之故冕傳仍作七年 掃太微北西南行 是月以福建僉事呂昌奏增祀黃

榦蔡沈劉倫眞德秀于朱子祠明史呂昌奏宋儒黃榦編六年質實中據實錄 初詔儒臣修寰宇通志至是在是年五月今從之

成上之大學士高穀晉少保陳循以下皆加兼官商輅  
初擬進兵部尙書為王文所抑乃兼太常寺卿贊善兼

明通鑑卷二十七

八

檢計錢溥擬陞諭德兼侍讀輅謂溥已越衆陞二級不  
宜復陞兼官于是溥以諭德兼編修溥不悅作老禿婦  
傳以譏輅輅亦不與校也 六月壬寅彗星入太微垣  
長尺餘漸沒 庚申葬肅孝皇后 是月河決開封河  
南彰德田廬皆被淹沒大雨故也 秋七月雨畿山東  
河南自夏至秋大雨不止諸水竝溢高地丈餘是時山  
東河隄多壞惟徐有貞所築如故事竣還朝召見獎勞  
尋進左副都御史 以工匠蒯祥陸祥為工部侍郎時  
營建數起工役繁興蒯以木匠陸以石匠俱援軍功例  
累擢太僕少卿至是遂為卿貳仍命督工匠時稱匠官

云

明鑑曰傳曰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崩祥等木石之工耳列之卿貳可乎昔李輔國以閑廐小兒參決國事王叔文以奕棋待詔議政中書皆為後世指摘然猶追論其出身之始也未有正當執役事上之日寵以顯位且即令督其所事若景泰之紕繆者其後嘉靖以雷維學為工部尚書絕與此類重土木而輕官爵奈朝班而墮綱維奚以勵士大夫之品節哉

八月上以官多擾民敕吏部等議裁冗員于是省參政三參議二副使五僉事二同知以下一百五十餘員

明通鑑卷二十七 九

是科順天鄉試翰林劉儼黃諫為考官楊揭大學士陳循子瑛王文子倫皆被黜循等乃以私憾構儼等劾其校閱不公請如洪武間治劉三吾等罪及重開科考試例蓋欲殺之也詔禮部會大學士高穀復閱取中之徐泰等有優于瑛倫者有相等者亦有不及者惟第六名林挺殊卷無評語亦無私弊應以疎忽論穀因言于上曰大臣子弟與寒士競進已不可況又不安于義命欲以此構考官乎上欲兩全之九月賜瑛倫俱為舉人准來年一體會試其已中之舉人惟黜林挺餘毋庸議于是六科給事中請論循文罪而張甯上疏謂宋范質為

相其從子求奏遷秩質作詩戒之韓億之子維舉進士以父執政不就廷試方之陳循王文賢不肖何如也況應試者千八百有奇而中式者百三十五人倘一概援例干進豈不壞科目之制乎請治循等仍將瑛倫照不中發回原籍是時穀亦請致仕上慰留之卒曲宥循等不問文為穀所引而自入閣後反與循比穀持正不阿屢為循文所擠請解機務不許由是閣臣卒不相協而以論救林聰劉儼二事人皆右穀而病文云 詔追謚

宋丞相文天祥曰忠烈侍郎謝枋得曰文節從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韓雍之請也致異追謚文謝事見明史韓雍傳三編據實錄系之是年

明通鑑卷二十七 十

之九月雍代楊甯撫江西歲饑奏免秋糧劾奏甯王奠培不法事奠培事見後卷蓋奠監許之也時雍年甫三十赫然而才望其所規畫措置皆得士民心 冬十月癸卯振江西饑十一月丁卯以監察御史陳述薦江西處士吳與弼詔巡撫都御史韓雍禮聘送京師與弼年十九見伊維淵源圖慨然嚮慕遂罷舉子業盡讀四子五經及洛陽諸錄不下樓者數年家貧躬耕非其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已分少飲食教誨不倦正統之末御史涂謙撫州知府王宇山西僉事何自學先後薦俱不出嘗嘆曰官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平難矣至是述請禮聘

俾侍經筵或備成均教士之選故有是命然與弼竟不  
至 而 未 至 至 係 陳 述 所 薦 若 天 順 元 年 則 石 亨 李 賢 薦 也  
分 州 致 誤 以 爲 十 一 月 丁 卯 今  
據 之 丁 卯 蓋 是 年 十 一 月 朔 也  
十二月己亥方瑛大  
破湖廣叛苗先是賊渠蒙能攻平溪衛都指揮鄭泰等  
擊却之能中火鎗死瑛遂進兵沅州連破鬼板等一百  
十餘寨遂與尚書石璞會兵于天柱 甲寅彗星復見  
于畢長五寸東南行漸長越九日沒 既 是 年 四 月 彗  
史 天 文 志 三 編 據 書 之 惟 十 二 月 甲  
寅 彗 星 復 見 亦 見 天 文 志 今 據 增  
戊午振畿內山  
東河南水災竝蠲逋賦及本年被災稅糧 癸亥上不  
豫詔罷明年元旦朝賀 是歲湖廣浙江及南畿江西

明通鑑卷二十七

山西府十七旱以水旱免天下稅糧計米麥二百四十  
五萬四千二百餘石

八年春正月丙寅朔上皇在南宮 既 是 年 四 月 彗  
書 景 泰 八 年 三 編 質 實 云 景 泰 八 年 爲 英 宗 天 順 元 年 不  
按 是 年 正 月 壬 午 英 宗 復 辟 丙 戌 改 元 天 順 今 依 朱 子  
綱 目 書 唐 中 宗 及 分 注 睿 宗 例 大 書 景 泰 八 年 而 以 天  
順 元 年 分 注 其 下 今 按 明 代 本 年 改 元 只 英 宗 一 人 而  
其 事 又 在 正 月 壬 午 則 十 七 日 也 今 不 沒 去 景 泰 八 年  
而 書 壬 午 英 宗 復 辟 之 事 于 其 下 並 以 天 順 元 年 與 景  
泰 八 年 同 卷 自 正 月 丙 戌 改 元 爲 始 則 月 分 日 分 明 白  
易 見 惟 據 本 紀 景 帝 崩 在 二 月 故 于 天 順 元 年 二 月 癸  
丑 書 鄭 王 薨 蓋 在 廢 後 貶 稱 如 親 王 例 也 今 仍 書 帝 崩  
于 西 宮 而 系 于 壬 午 之 下 云 踰 月 癸 丑 帝 崩 于 西 宮 以  
正 其 生 前 之 名 至 天 順 元 年 戊 辰 免 江 西 被 災 稅 糧  
二 月 則 但 書 貶 祭 葬 事 而 已  
丁丑上與疾宿南郊齋宮 上疾日甚而儲位未定

中外憂懼百官問安左順門太監興安出謂曰公等皆  
朝廷股肱耳目不能爲社稷計徒日日問安何益眾嘿  
然安之意蓋謂宜早請建儲也諸臣會于朝議請復立  
沂王爲太子惟大學士王文陳循議不合文曰今只請  
立東宮安知上意誰屬循不言學士蕭鏊曰沂王既退  
不可再也乃以早建元良請時都御史蕭維禎舉筆曰  
我請更一字乃更建爲擇笑曰吾帶亦欲更也已卯諸  
臣疏進諭曰朕偶有寒疾十七日當早朝所請不允已  
而上將郊召武清侯石亨至榻前命攝行祀事亨見上  
疾甚退與都督張軌左都御史楊善及太監曹吉祥謀

明通鑑卷二十七

謂立太子不如復上皇可邀功賞軌吉祥等然之乃謀  
之太常卿許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彬老矣無能爲徐元  
玉善奇策盍與圖之元玉有貞字也亨軌遂夜至有貞  
家有貞大喜曰須令南城知此意軌曰已陰達之矣有  
貞曰必得審報乃可亨軌遂去辛巳王直胡濙于謙會  
諸大臣臺諫請復立沂王推商輅主草大畧謂陛下宜  
宗章皇帝之子當立章皇帝子孫疏成期以日暮奏未  
入而奪門之變起 既 是 年 四 月 彗  
未 上 而 奪 門 事 起 則 壬 午 之 前 一 日 明 矣 諸 書 言 奪 門  
在 十 七 日 是 年 正 月 丙 寅 朔 壬 午 十 七 日 辛 巳 則 十 六  
日 也 奪 門 在 十 六 日 之 夜 故 仍 于 辛 巳 下 書 之  
是日夜石亨張軌與曹吉祥



矯稱皇太后制復會有貞所軌日報得矣計將安出有貞乃升屋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因密語定計倉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利不成門族禍歸人不歸鬼矣時方有邊警有貞豫令軌詭言備非常勒兵入大內亨掌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之既入復閉以遏外兵值天色晦冥軌等惶惑有貞趣行軌顧曰事濟否有貞大言曰必濟進薄南宮城城門銅毀墻入見上皇子燭下上皇問故眾俯伏合聲請登位乃麾兵士進轡皆驚戰莫能舉有貞率諸人助挽以行忽天色明霽星月開朗上皇顧問各以職官姓名對

明通鑑卷二十七

三

至東華門門者拒弗納上皇曰我太上皇也遂入至奉天門升座有貞等常服謁賀呼萬歲時以明日有旨視朝羣臣咸待漏闕下忽聞殿中呼譟聲方驚愕須臾鳴鐘鼓諸門畢啟有貞出號于眾曰太上皇帝復位矣趣入賀壬午上皇召諸臣入朝諭曰卿等以景泰皇帝有疾迎朕復位其各任事如故方上皇復辟帝方病卧聞鐘聲問左右爲誰既知爲上皇連聲曰好好踰月癸丑帝崩于西宮

英宗睿皇帝後紀

天順元年春正月丙戌上告卽位于宗廟陵寢詔大赦

天下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詔中掖位幽閉之語皆徐有貞所撰也先是上卽位卽日命有貞以原官兼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明日加兵部尙書尋論奪門功封石亨忠國公張軌太平侯軌兄輓文安伯楊善興濟伯曹吉祥嗣子欽都督同知 丁亥殺少保兵部尙書于謙大學士王文籍其家先是廷臣會議請立沂王文與陳循懼忤景帝意遂易以請擇語一時中外譎傳謂文與中官王誠等謀召取襄世子及石亨等議迎復徐有貞恐其中變乃詭詞激亨曰于謙王文已遣人迎襄世子矣又曰上已知君謀將于十七日早朝執君亨大懼謀

明通鑑卷二十七

四

遂決有貞以南遷及求薦事切齒于謙而亨總十營兵爲謙所制不得逞亦銜之上甫復辟卽日下謙文于獄于是有貞與亨等嗾言官劾謙文謀迎外藩入繼大統命鞫于廷文抗辯曰召襄王須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馬牌內府兵部可驗也詞氣俱壯謙笑曰亨等意耳辯何益都御史蕭維禎曰事出朝廷不承亦難免遂文致其詞竟以意欲二字傳會成獄坐謀逆律當寘極刑奏上上猶豫未忍曰于謙實有功有貞曰不殺于謙此舉爲無名上意遂決時薛瑄方召至力言于上乃減一等斬于市文之死人皆知其寃徒以倡易儲議爲時論所

不與無情之者為迎立襄王文實有是謀而史因追雪  
于謙遂立王毅怒故語之謀掩之遂得與肅愍同贈諡  
傳臣稱其寬而所采天順日錄語極有斟酌傳中言文  
之死人皆知其誣以素刻伎且迎駕復儲之議不協與  
論故冤死而民不思云云此論平允可謂良史之筆若  
王弁州謂其實有迎立之謀而反諱其易儲之不預未  
免是非而謙以定社稷功為舉朝所嫉及奪門事起一  
 傾倒時希旨取寵者又藉以為口實至有遂溪教諭吾豫奏  
 請族謙並誅其所薦舉文武大臣部議持之而止籍沒  
 之日家無餘貲惟正室局鑰甚固啟視則上賜蟒衣劍  
 器也臨刑入市陰霾四合天下冤之皇太后初不知謙  
 死比聞嗟嘆累日時有錦衣指揮多喇舊作者本出曹

明通鑑卷二十七

吉

吉祥部下以酒酌謙死所慟哭吉祥怒扶之明日復酌  
 奠如故都督同知陳達感謙忠義收遺骸殯之踰年謙  
 婿千戶朱驥歸其喪葬之杭州達故舉將才出李時勉  
 門下者也 詔謫戍陳循江淵俞士悅于鐵嶺斥商輅  
 蕭鐵等為民皆徐有貞主之也有貞既入閣欲盡攬事  
 權遂佐石亨輩撼去諸閣臣循雖素有德于有貞亦弗  
 恤也上之即位也至便殿復召高穀及輅入溫旨諭之  
 命草復位詔亨密語輅赦文不須別具條款輅曰舊制  
 也不敢易亨不悅至是與有貞曠言官劾循等朋奸遂  
 竝及輅下之獄輅上書自愬言復儲疏在禮部可覆驗

蓋王直等疏雖未上稿猶留禮部侍郎姚夔所故輅以  
 此請而亨等持之遂不省淵既謫進工部侍郎趙榮為  
 本部尚書 己丑復論奪門功封孫鏗懷甯伯董興海  
 甯伯擢欽天監正湯序禮部右侍郎一時官舍旂軍晉  
 級者凡三千餘人 辛卯以石亨言罷巡撫提督軍務  
 亨在景帝時屢以文臣不宜節制武臣為言至是卒罷  
 之時王竑巡撫江北遂改浙江參政亨與張軌曹吉祥  
 輩復追論竑擊殺馬順亨詔除名編管江夏居半歲上  
 于宮中得竑疏見正倫理篤恩義語感悟顧左右曰竑  
 所奏多為朕也命遷河州尋遣官送歸田里敕有司善

明通鑑卷二十七

吉

視之 壬辰榜于謙黨人示天下千戶白琦請之也  
 方額森之寇京師也謙薦擢職方郎中吳甯為本部侍  
 郎佐謙治軍事寇騎充斥甯立雨中指麾兵士從容鎮  
 靜寇既退朝廷議仍召勤王兵甯曰今畿民猶日數驚  
 相率南徙若再召外兵是益之驚也莫若告提四方人  
 心自定因具奏行之景泰改元以疾乞歸後不復出嘗  
 為謙擇婿得朱驥驥以世襲武職謙頗輕之甯曰公它  
 日當得其力後驥卒歸謙喪甯言果驗然驥卒坐謙姻  
 親謫戍又有王偉者亦以謙薦擢兵部侍郎自以為謙  
 所引恐嫉謙者目己為朋附嘗密奏謙誤冀以自解景

帝出其奏示謙叩頭謝退謂偉曰我有失君何不面  
規我乃至爾耶偉大慙沮然竟坐謙黨罷歸越十餘年  
乃復官請毀白琦所鏤板遂告病歸榜中所示竝中官  
王誠之黨及邸府舊僚皆預焉 甲午殺昌平侯楊俊  
初俊守永甯懷來聞額森欲奉上皇還密戒將士無輕  
納至是上復位張軌與俊不協言于朝遂徵俊還下詔  
獄坐誅 是月以太常寺卿許彬大理寺卿薛瑄爲禮  
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致異許彬薛瑄入  
稿記許彬入閣于壬午薛瑄入閣于甲申明  
史則統系之壬午下今竝系之正月之末 吏部尙  
書王直禮部尙書胡濙以老請致仕許之竝賜金帛給

明通鑑卷二十七

七

傳歸直在翰林二十餘年稽古代言編纂記注之事多  
出其手長吏部凡十四年年益高名德日益重上之還  
也直最有力焉景帝易儲雖同受金幣之賜非其本意  
也請復沂王之疏雖未及上上亦雅知之故不及于譴  
濙在禮部久凡表賀祥瑞皆以官當首署名一時頗病  
其違迎然立朝垂六十年節儉寬厚喜怒不形于色易  
儲議起不免依違其間而以屢請朝賀南宮不忘忠愛  
故上亦優容之二人既歸直年八十有四濙年八十有  
九皆得享歸田之樂以令名終 二月乙未朔廢景泰  
帝仍爲邸王遷之西內尋貶所生母皇太后吳氏復爲

宣府賢妃廢后汪氏復爲邸王妃削孝肅皇后杭氏謚  
號改懷獻太子爲懷獻世子皆稱皇太后制行之時湯  
序請革除景泰年號不許 庚子大學士高穀致仕穀  
見循文等皆誅竄遂謝病上以穀長者語廷臣曰穀在  
內閣議迎駕及南內事嘗左右朕其賜金帛襲衣給驛  
舟以歸穀既去位杜門謝客有問景泰天順間事悉不  
荅越三年卒後贈太保謚文義 癸卯以吏部侍郎李  
賢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時賢在吏部王直既去  
掌部事者爲尙書王翱石亨惡之言于上曰翱老矣可  
令致仕翱聞之遂上疏乞休許之亨語賢曰翱已休致

明通鑑卷二十七

八

君當代之矣賢曰朝廷不可無老成人況翱雖老精力  
未衰以賢輔之可也賢安敢當此重任于是亨復言于  
上遂留翱未幾賢復以徐有貞薦遂與有貞同預閣務  
初上之北狩也廷議推舉將材尙書于謙獨薦遼東  
指揮僉事范廣充左副總兵爲石亨副積功累遷至總  
兵官督兵居庸關外及圍營既立謙復薦廣副亨提督  
圍營軍馬而亨所爲多不法其部曲復貪縱廣數以爲  
言亨銜之譖罷廣止領毅勇一營廣又與張軌不相能  
徒以謙在未發也及上復位亨軌等恃奪門功遂誣廣  
附于謙謀立外藩下之獄廣詞氣不屈卒搆以謀逆與

謙同罪遂斬于市廣性剛果每臨陳身先士卒未嘗敗  
衄一時諸將盡出其下以故為儕輩所忌謙與廣相繼  
死國營亦尋罷 戊申廣西總兵官柳溥奏破廣西蠻  
先是潯州大藤峽山寇糾合荔浦等處賊劫掠縣治殺  
擄居民至是勦平之尋召溥還 癸丑詔郟王喪葬悉  
依親王例毀所營壽陵葬之西山謚曰戾以其後宮唐  
氏等殉葬初議欲并及汪后學士李賢曰妃已幽廢兩  
女幼尤可憫乃止 戊午南和伯方瑛尚書石璞率左  
副總兵陳友等進擊湖廣天堂諸砦復大破之克砦二  
百七十禽偽侯以下一百二人捷聞召璞還瑛留填貴

明通鑑卷二十七

九

州湖廣 壬戌免南畿被災稅糧 是月贈鍾同官同  
前見釋章綸于獄召廖莊還擢綸禮部右侍郎莊大理  
左少卿上釋綸命內侍檢前疏不得內侍從旁誦數語  
上嗟嘆再三 召副都御史軒輅為刑部尚書巡撫陝  
西副都御史耿九疇以議事至京師上顧侍臣曰九疇  
廉正人也時改蕭維禎于南京又以迎駕忤旨追奪李  
實職為民事見景泰元年乃留九疇為右都御史擢國子學正  
林聰為僉都御史 贈少監阮浪命儒臣立碑記其事  
王驥既致仕見石亨徐有貞等驟貴自謂復辟會預  
謀而賞不及因上章自訟言臣子祥入南城為諸將所

擠墮地幾死今論功不預疑有蔽之者上不得已乃官  
祥指揮僉事命驥仍兵部尚書理部事數月致仕去  
改張鳳于南京踰月以沈固代為戶部尚書 三月已  
巳復立沂王見深為皇太子封皇子見濬為德王見澍  
秀王見澤崇王見浚吉王初景帝將易儲語太監金英  
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  
一月初二日帝憮然蓋帝所言者見濟而英所言今皇  
太子也或曰景帝之怒英以此汪后之諫易儲也太子  
雅知之至是請于上遷居舊王府得盡攜官中所有而  
出與太子母周貴妃相得甚歡歲時入宮敘家人禮性

明通鑑卷二十七

十

剛執一日上憶有繫腰玉玲瓏索之太監劉桓言在汪  
妃所命往取妃投諸井對使者曰無之已而告人曰七  
年天子不堪消受此數片玉耶後有言妃出所攜巨萬  
計上命檢取之立盡按英東宮生日之語奔州  
英發其結黨市恩及縱家人中鹽事遂下獄論斬詔禁  
錮英家幾籍矣豈東宮生日之語在英未下獄之前耶  
或景帝之怒由此但其時帝方即位未萌易儲之念  
不應有東宮之說英之赦出必在三年問當時儲位已  
定帝何必復言東宮生日英尚在危疑間豈敢作此對  
耶按景帝監國憲宗方三歲而證之懷獻太子傳見濟  
似長于憲宗故景泰三年立為太子四年二月冠明制  
太子冠在十五歲又蚤者十二歲然則景帝監國見濟  
已離就傳之年不遠金英生日之對必係改元前後事  
奔州未核前後一詳攻耳今彙敘於立憲宗為太子之  
下詳中 癸酉封徐有貞武功伯方有貞以錄奪門功

入閣加尙書意猶未慊語石亨曰願得冠側注從兄後至是亨爲言于上遂得封太監興安見有貞等俱邀封賞言于上曰當日若附和南遷不知置陛下于何地又安有奪門功邪上嘿然時上以謀立外藩事盡磔景帝所用太監王誠舒良等于是給事御史爭劾安預逆謀宜同罪上宥之是時中官坐誅者甚衆安僅獲免云

乙亥大賚文武軍民 庚辰賜黎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上之北狩也巴延特穆爾敬護尤至心感之至是復位卽遣都督馬政等使迤北賜巴延妻金幣鞋靴保喇遮政等執之而遣使人賀且請獻玉璽赦之曰璽

明通鑑卷二十七

三

已非眞卽眞亦秦不祥物獻否惟爾但勿留我使以速爾禍保喇不受命遂寇延綏都督李懋等敗沒事聞上命忠國公石亨爲征鹵副將軍討之時石彪召還復以爲游擊將軍帥兵備大同 丁亥振山東饑民 是月下大同巡撫年富于獄初富以景泰二年撫大同提督軍務時經喪敗之後法弛弊滋富一意拊循奏免秋賦罷諸州縣稅課局停太原民轉餉大同武清侯石亨等令家人領官庫銀帛糴米入邊多所乾沒富首請按治詔宥亨等抵家人罪亨所遣卒越關抵大同富復劾亨專擅亨輸罪已又劾參將石彪罪彪銜之至是富以罷

巡撫歸未幾彪修前憾遂劾富亨左右之下富詔獄上以問學士李賢賢稱富能祛弊上曰此必彪爲富抑不得逞其私耳賢曰誠如聖諭宜早雪之上乃諭錦衣衛門達從公鞫實事果無驗尋釋之令致仕去 初袁彬從上在迤北周旋左右寒暑飲食未嘗一刻離一年之間上視彬猶骨肉也及從上還景帝僅授彬錦衣試百戶至是上復辟擢指揮僉事尋進同知上眷彬甚所奏請無不從內閣商輅旣罷彬乞得其居第旣又以湫隘乞官爲別建上亦報從彬娶妻命外戚貴人主之賜予優渥時召入曲宴敘患難時事歡洽如曩時哈銘亦以

明通鑑卷二十七

三

舊恩擢千戶賜姓楊 夏四月甲午朔以災異數見齋戒露禱于上帝竝命廷臣條軍民利病以聞是時北畿山東竝饑發糶墓斫道樹殆盡父子或相食上甚憂之命侍郎周瑄振北畿僉都御史林聰振山東上恐巡歷不能周徧復遣侍郎黃仕儁繼往聰屢請發帑徐有貞曰發帑振濟徒爲里書乾沒耳李賢曰慮乾沒而不貸坐視民困是因噎廢食也上卒從賢言 乙未免浙江被災稅糧凡五十四萬有奇 丁酉方英討蒙能餘黨凡克銅鼓藕洞一百九十五砦覃洞上隆諸苗震懼各斬其渠來獻 丁未錄囚 乙卯保喇寇甯夏參將种

與戰死 是月襄王瞻塔來朝版黑明也本紀不載而于天順四年四月壬子書其來朝證之諸王傳王以元年來朝四年再朝本紀不書元年之朝蓋漏脫耳三編據實錄增入今從之王在諸藩中最長且賢方上北狩時眾望頗屬之皇太后命取襄國金符入宮不果召景帝未立時王上書請立皇長子令邸王監國募勇智士迎車駕踰年上還京師居南內王又上書景帝謂宜朝夕問安率羣臣朔望朝見及上復辟石亨等誣于謙王文以迎立襄王為詞上頗疑王久之從官中得王所上二書復檢襄國金符仍在太后閣中乃賜書召王比二書于金膝至是王入朝禮待優隆一日宴便殿避席請曰臣過汴汴父老遮

明通鑑卷二十七

道言按察使王榮賢以誣逮詔獄願皇上加意上立出榮命為大理卿詔設襄陽護衛命有司為王營壽藏及歸上親送至午門外握手泣別王遂巡再拜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省刑薄斂上拱謝曰敬受教目送王出端門乃還 何文淵卒文淵已致仕上即位削前所兼官而是時有謂景帝易儲詔中父有天下傳之子語出文淵或傳朝命逮捕文淵懼而自縊時文淵子喬新官南京禮部主事奔喪歸里里人故侍郎揭稽嘗受業文淵而與喬新兄弟不協遂奏文淵之死實諸子迫之自經又逼嫁父所愛妾喬新亦許

稽為巡撫時嘗薦黃珌且代草易儲疏皆被逮比對簿文淵妾斷指為諸郎訟冤獄得少解上亦以事經赦後釋不問版黑通紀紀開皆系之三月據奔州政誤謂文淵後為人所奏差官驗之果然證之何喬新傳當時揭稽奏文淵乃諸子逼之自經野史遂沿其誤啟棺復驗即此案許訟之類五月辛未命安遠侯柳溥備邊宣末也今據喬新傳 府大同時寇遣千騎屯大同邊外窺偏頭關命溥會石亨等合擊之 丙戌彗星見于危芒長五寸指西南初景帝不豫廷臣請立東宮不許御史楊瑄與同官錢璉樊英等約疏爭會奪門事起乃已及是瑄印馬畿內至河間民遮訴曹吉祥石亨奪其田瑄以聞竝列二人

明通鑑卷二十七

佑寵專權狀上以語閣臣李賢徐有貞曰真御史也遂遣官按覈而令吏部識瑄名將擢用吉祥聞之懼訴于上請罪之不許會星變掌道御史張鵬周斌等將劾亨吉祥諸違法事約十三道交章論奏先一日亨西征方歸給事中王鉉遂洩之于亨亨與吉祥泣訴于上誣鵬為己誅內監張永從子結黨排陷欲為永報讐明日疏入上大怒收鵬及瑄御文華殿悉召諸御史擲彈章俾自讀斌且讀且對神色自若至冒功濫職語上詰之曰彼率將士迎駕朝廷論功行賞何云冒濫斌曰此輩皆貪天功當時迎駕止數百人光祿賜酒饌名數具在今

起遷至數千人非冒濫而何上嘿然竟下瑄鵬及諸御史于獄 是月磔太監高平及千戶盧忠坐阮浪王瑤獄也詔捕黃玘徐正玘聞自殺命發棺修其尸玘子震亦爲都督韓雍捕誅之正亦伏誅徐正事則三英宗復正以謙王文以謀立外藩誅死其事遂不白云據此則英宗復辟後免誅也然明人紀載皆云徐正高平皆以何文淵自經一事云云文淵以天順元年四月卒黃玘徐正以五月伏誅則玘固有所據矣三編類書于六年杖廖莊目中亦云正平皆伏誅三編所記多據實錄與六月癸巳朔彗星見室長丈餘高平盧忠彙書之由尾至東壁犯天大將軍卷舌弟三星井宿水位南弟二星 甲午下右都御史耿九疇左副都御史羅綺于

明通鑑卷二十七

五

錦衣衛獄時楊瑄等下吏榜掠詰主使者無所引于是石亨等以爲九疇綺實主使之遂竝坐九疇既罷以刑部侍郎馬昂代爲都御史尋出撫山西踰月復以副都御史寇深爲都御史 己亥下徐有貞李賢于錦衣衛獄初有貞既調諸閣臣得盡攬事權中外側目而有貞愈益發舒進見無時初爲曹石所引既得志則思自與于曹石又陰窺上于二人不能無狀色乃稍稍裁抑之且微言其貪橫狀上亦爲之動楊瑄之劾亨吉祥也上以問有貞及李賢皆對如瑄奏遂詔獎瑄亨吉祥大怨恨日夜謀構有貞上方眷有貞時屏人密語吉祥令

小監竊聽得之故泄之于上上驚問曰安所受此語對曰受之有貞且曰某日語某事外間無弗聞上由是始疏有貞會張鵬等獄起亨吉祥謂內閣實主之遂竝及賢至是同至上前具陳迎駕奪門功因訴曰今內閣專權欲先除臣等不然諸御史安敢爾相與悲哭不已上心動乃諭言官劾有貞賢圖擅威權排斥勳舊遂竝下獄于是瑄及鵬皆論死餘遣成亨等復譖諸言官上諭吏部簡給事御史年踰三十者留之一時給事中何玘御史吳禎等凡三十六人皆調外臺諫爲之一空三編質實云給事御史調外三十六人按明史楊瑄傳給事中何玘等十三人爲州判官御史吳禎等二十三人爲

明通鑑卷二十七

五

知縣尋以災變得 是日大風震雷拔木發屋須臾大雨雹壞奉天門鴟吻上救羣臣修省而亨吉祥家大木俱折二人亦懼欽天監湯序本亨黨亦言上天示警宜恤刑獄于是上感悟獄得稍稍解庚子徐有貞李賢等皆出獄謫有貞廣東參政賢福建參政九疇江西布政使綺廣西參政楊瑄張鵬免死成遼東十三道御史自鵬外周斌盛頤費廣張寬王鑑趙文博彭烈張奎李人儀邵銅鄭冕陶復凡十二人皆謫知縣其前請調外之何玘吳禎等皆令復職 以通政司參議兼侍講呂原入閣預機務尋晉學士原內端外和石亨曹吉祥等皆

敬之一日原朝會衣青袍亨笑曰行爲先生易之原不  
荅 壬寅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致仕瑄在內閣數月  
見曹石用事嘆曰君子見幾而作甯俟終日遂以老乞  
休去 薛瑄既去上謀代者尙書王翱薦翰林修撰岳  
正召見文華殿正長身美鬚髯上遙見色喜既入上問  
年幾何家安在何年進士正具以對上連稱善曰爾畿  
縣人年正強仕又吾所取士今用爾內閣其盡力輔朕  
正頓首受命趨出石亨張軌遇之左順門愕然曰何自  
至此比入上曰朕今日自擇一閣臣問爲誰以正告兩  
人陽賀上曰但官小耳當與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兩人

明通鑑卷二十七

毛

曰陛下既得人俟稱職加秩未晚上嘿然癸卯命正以  
原官入閣預機務 李賢謫外未行上謂尙書王翱曰  
賢非有貞比宜可用翱亦薦之請以爲南京吏部蓋欲  
使之遠亨等也上曰宜留之左右甲辰復賢吏部侍郎  
乙巳巡撫貴州副都御史蔣琳坐于謙黨棄市 是  
月游擊將軍石彪備大同與參將張鵬等哨磨兒山遇  
寇千餘騎來襲彪率壯士衝擊斬巴圖王舊作把禿以下百  
二十人追至三山墩又斬七十二人捷聞時寇勢日熾  
石亨無功而還上憂形于色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使于  
謙在當不令寇至此上爲默然瑾永誠之孫克忠子也

秋七月乙丑復下徐有貞于獄有貞既出而石亨等  
憾未已必欲殺之令人投匿名書指斥乘輿因奏有貞  
怨望使其客馬士權者爲之遂追執有貞于通州竝士  
權下詔獄時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承亨等意痛加榜治  
士權瀕死者數四終無所言 丙寅夜承天門災丁卯  
上躬禱于南郊戊辰下詔罪已赦羣臣修省 庚午復  
命李賢入閣進吏部尙書兼翰林學士時石亨知上嚮  
用賢怒然無可如何乃佯與交權賢亦深自匿非宣召  
不入而上益親賢顧問無虛日保喇近塞獵亨言傳國  
璽在彼可掩而取上色動賢言璽不可啟璽不足寶事

明通鑑卷二十七

毛

遂寢亨益惡之上亦厭亨吉祥驕橫屏人語賢曰此輩  
干政四方奏事者先造其門爲之奈何賢曰陛下惟獨  
斷則趨附者自息上曰不用其言能毋佛然賢曰願陛  
下制之以漸然是時亨等勢猶熾賢亦有所顧忌不敢  
盡言 出內閣許彬爲南京禮部侍郎彬性坦率門下  
多浮薄士及輔政欲謝客客競騰謗且爲石亨所忌竟  
不安其位甫行復貶陝西叅政旋乞休去 辛未石亨  
曹吉祥構修撰岳正謫爲欽州同知正負氣敢言驟蒙  
上遇益感激思自效或爲匿名書列曹吉祥罪狀吉祥  
怒請出榜購之使正撰榜格正與呂原入見曰爲政有



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出榜購募者且事緩之則自露急之則愈匿上是其言遂不問石彪遣使獻大同之捷下內閣問狀使者言捕斬無算不能悉致皆泉林木間正按地圖詰之曰此地皆沙漠汝臬置何所其人語塞時亨吉祥恣甚正言二人權太重恐久不可制臣請以計間之上許焉正出見吉祥曰忠國公常令杜清來此何爲者吉祥曰辱石公愛致誠欺耳正曰不然彼使伺公所爲耳因勸吉祥辭兵柄復詣亨諭令自戕亨吉祥揣知正意因詣上免冠泣請死上內愧慰諭之召正責漏言正對曰臣觀二家必以謀叛滅門

明通鑑卷二十七

完

臣欲全上恩故令其自爲計耳二人聞之益怒會承天門災上命正草罪已詔因歷數弊政無所避亨吉祥遂搆蜚語謂正賣直誚上上怒故有是謫亨時正在閣僅二十八日耳初陳汝言以附亨等謀奪門亨薦之遂代王驥爲兵部尙書益相比爲奸正以災異極言亨將謀不軌陳汝言小人宜亟去上不省至是正謫外道瀟縣以母老留旬日汝言令巡校言狀且言正嘗奪公主田尋逮正繫詔獄杖百戍肅州行至涿夜宿傳舍手拳急氣奔且死涿人楊四醉卒酒脫正拳刺其中且厚賂卒乃得至戍所云 癸酉以災眚肆赦時徐有貞在獄亨

等慮赦後將釋乃言于上曰有貞自撰武功伯券詞云績禹成功又自擇封邑武功禹受禪爲帝武功曹操始封也有貞志圖非望上出以示法司命鞠于廷馬士權大呼曰豈有自撰誥券露其逆謀理邪及獄具刑部侍郎劉廣衡等奏有貞詐爲制文竊弄國柄罪當棄市上以犯在赦前免死癸未放有貞于金齒有貞出獄拊士權背曰子義士也他日一女相託後有貞自金齒歸士權往候之竟不及婚事士權辭去終身不言其事人以是薄有貞而益重士權云 戊子以平苗功晉方瑛南和侯陳友武平伯又論大同功封石彪定遠伯 辛卯

明通鑑卷二十七

辛

大賚諸邊軍士 是月刑部尙書軒輅致仕輅在刑部數月見曹石怙權侵官乃引疾乞歸上召見問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行李僅一籠乃卿耶輅頓首謝上猶欲用之知不可強乃賜白金慰遣歸踰月以刑部侍郎劉廣衡進尙書代之 楊瑄張鵬既謫戍行至半道遇赦還或謂瑄等宜詣曹石謝二人卒不往遂復謫南丹 八月甲午以彗星頻月見至是尙有餘芒乃躬禱于上帝 九月甲子以太常少卿彭時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時以請終制忤景帝指遂不用至是徐有貞得罪許彬岳正相繼罷上坐文華殿召見時曰汝非朕所擢

狀元平時頓首明口遂復入閣自三楊後閣臣進退禮甚輕惟時與岳正二人爲上所親擢者而上方嚮用李賢數召獨對賢雅重時退必浴之時引義爭可否或至失色賢初小忤久亦服其諒直曰彭公眞君子也 上復位欲仿先朝故事出廷臣爲知府是月以御史林鶚爲鎮江知府河東運判楊浩爲順德知府陞辭召至文華殿諭所以擢用意賜燕及道里費鶚以邑子林挺預薦陳循等疑鶚有私逮挺考訊久之事得白鶚感上遇蒞任革弊舉廢治甚有聲浩以諫止景帝幸隆福寺名震京師至是遂被擢用 冬十月丁酉賜王振祭葬立

明通鑑卷二十七

三

祠初振旣族誅有言其在衛喇特爲敵用者上大怒謂振之死難朕所親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或曰土木之難振侍上側有護衛樊忠者從帝旁以所持筆筭死振曰臣爲天下殺此賊遂突圍殺數十人死之然振之死于土木上猶追念不已復其官刻香木爲振形招魂以葬建祠祀之賜額曰旌忠 壬寅徵江西處士吳與弼時石亨擅權欲引賢者爲己重乃謀于閣臣李賢屬草疏薦之上乃命賢草敕加東帛遣行人曹隆齎禮幣往與弼以朝廷厚意當赴關謝恩遂行 丙辰釋建庶人文圭初文圭被幽方二歲至是五十七歲矣上復位

念其無罪久繫欲釋之以問學士李賢賢對曰此堯舜之用心也天地祖宗實式馮之上意遂決即日白皇太后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爲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乃遣中官牛玉至鳳陽造房屋出文圭及其庶母以下家屬五六十人皆安置鳳陽聽婚娶出入自便給閹者二十人婢妾十數人文圭初出見牛馬亦不識未幾卒 是月己亥彗星復見于角長五寸餘指北犯角北星及平道東星 十一月甲戌廣西田州苗叛叛目呂趙偽稱敵國大將軍張旂幟鳴鈺鼓率衆劫掠南丹州又據向武州時武進伯朱英填廣西以聞詔英會思恩

明通鑑卷二十七

三

府土官岑瑛討之 己丑免山東被災稅糧 十二月壬辰復論奪門功封曹吉祥養子欽爲昭武伯時吉祥以司禮監總督三大營又請官其從子鉉鐸鏞等皆爲都督門下廝養宦官者多至千百人 辛丑保喇寇甘涼命安遠侯柳溥佩平虜大將軍印充總兵官帥都督邊興都督同知雷通備邊禦之又命宣城伯衛穎爲平羌將軍填甘肅 上爲石亨營第宅是冬上一日登翔鳳樓見其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曰此何人居瑾佯對曰此必王府上笑曰非也因顧內臣言亨之橫無人敢發其奸者由是益銜之

明通鑑卷二十八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變編輯

紀二十八 起著雍攝提格盡重光  
光大荒落凡四年

英宗睿皇帝後紀

天順二年春正月辛酉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通紀系汝言下獄于元年之冬蓋以其賊敗事發牽連並記耳明史本紀系之二年正月辛酉證之七卿年表同今汝言以諂附石亨被薦會于謙誅王驥管部事數月解任乃以汝言代之至是以賊敗籍其家財物累巨萬上召亨等入視愀然曰于謙被遇景泰朝死無餘貲汝言未一年何多也亨俛首不能對汝言遂伏誅初謙

明通鑑卷二十八

既死皇太后始知之嗟嘆累日徐為上言謙匡濟國難之功及迎立外藩之誣上亦悔之至是始益悟謙冤而惡亨等 乙丑享太廟 甲戌大祀南郊 已卯上皇太后尊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先是上郊天後顧謂學士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太后憂勤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依前代尊上徽號何如賢頓首曰陛下舉此莫大之孝也即命賢擬徽號進詔告天下初天順改元太后兄繼宗以奪門功進侯爵諸弟官都指揮僉事者俱改錦衣衛尋又命繼宗督五軍營戎務兼掌都督府事左右又有為其弟紹宗求官者上召

李賢謂曰孫氏一門長封侯次皆顯秩子孫二十餘人

悉得官足矣今又請以為慰太后心不知初官其子弟時請于太后數請始允不憚者累日曰何功于國濫授此秩物盛必衰一旦有罪吾不能庇矣太后意固如此賢稽首頌太后盛德因從容言祖宗以來外戚不典軍政上曰初內侍言京營軍非皇舅無可屬太后至今實悔之賢曰侯幸瀆謹但後此不得為故事耳上曰然已而錦衣遂臬奏英國公張懋太平侯張瑾及繼宗紹宗並侵官地立私莊命各首實宥其罪還其地于官 辛巳頒優老之政 是月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上命

明通鑑卷二十八

李賢擬講讀官進並詢以先讀何書賢以尚書大學對初景泰問京師崇信佛教每三年度僧數萬上謂李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敕今後僧徒每十年一度著為令 二月戊申開雲南福建浙江銀場司禮太監福安請之也安奏雲南福建浙江等處舊有銀礦採辦煎銷上納京庫近年或採或止今國用不足宜如舊制遣官開場煎辦又請于雲南等處分遣內官收買黃金珍珠寶石從之 是月保喇寇涼州柳溥堅壁不出官軍敗績 改馬昂為兵部尚書 閏月己巳日無光旋赤如赭 已卯詔瘞土木暴骸 是月籍前副都御史羅

綺綺自上年下獄謫為廣東參政未赴至是其鄉人告  
 綺在家有磁州同知龍約自京還與綺言天子仍寵臣  
 官刻香木為王振形事相與訕笑以為朝廷失政致吾  
 輩降黜上聞奏大怒詔捕綺下吏坐死籍其家陳所籍  
 財賄于文華門示眾家屬戍邊婦女發浣衣局及異羅綺以居  
 家訕笑朝政下吏事諸書皆不載證之明史三月張  
 本傳特書于下獄之明年閏二月今據增  
 軌卒軌以奪門功封侯納賄亂政亞于石亨于謙王文  
 范廣之死軌有力焉或曰廣既死軌一日過諸途為拱  
 揖狀問之左右曰范廣過也歸家發病死及異諸書系  
 書張賜卒而以為軌之更名奔州致誤辨之謂軌為河  
 間王弟四子英宗每呼之為張四世遂謫四為賜耳按

明通鑑卷二十八

三

明史軌並無更名 夏四月乙丑皇太子出閣講讀上  
 事今仍據傳書之  
 語廷臣曰東宮講讀宜在文華殿朕欲移居武英殿但  
 早晚朝見太后不便乃以左廊居東宮 辛未復設巡  
 撫官先是上語李賢曰朕初復位奉迎諸人皆以巡撫  
 官不便一旦革去軍官縱肆士卒疲弛文武官不相制  
 之過也宜為朕舉才能者復任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  
 大同延綏甯夏甘肅需人最急上令賢與王翱馬昂等  
 議乃以太僕卿程信之遼東山東布政王宇之宣府僉  
 都御史李秉之大同監察御史徐瑄之延綏山西布政  
 陳翼之甯夏陝西布政芮釗之甘肅仍以京官巡撫地

方如舊制尋又召前山西叅政葉盛至京擢僉都御史  
 巡撫廣東盛乞終制不允 是月吏部侍郎孫宏聞喪  
 宏以知縣考滿赴京為石亨鄉里營求京官又以奉迎  
 有功擢工部侍郎即調吏部上頗鄙其人而以亨故又  
 悉其謀奪情即令守制召李賢曰吏部乃天下人物權  
 衡侍郎即尚書之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卿以為誰可  
 賢薦鄒幹姚夔更稱夔表裏相稱有大臣量乃以夔為  
 吏部侍郎及異夔任吏部侍郎在天順二年證之天順  
 列之三年證之七月表亦以是年 五月處士吳與  
 弼至京師上謂李賢曰與弼當授何職對曰今東宮講  
 讀正宜老成儒者輔導之授以官僚為宜上曰然壬寅

明通鑑卷二十八

四

召與弼入見即日召吏部授為左諭德與弼辭曰臣草  
 茅賤士本無高行陛下采聽虛聲又不幸有犬馬疾匍  
 匍京師今年且六十八矣實不堪供職上曰官僚優閑  
 不必辭賜文綺酒牢遣中官送館次謂賢曰此老非迂  
 濶者務令就職時上眷良厚而與弼疏辭再三不許乃  
 請以白衣就邸舍假讀秘閣書上曰欲觀秘書宜勉受  
 職令賢諭意與弼留京師二月遂以疾篤請賢復叩其  
 所以不受之故謂敕書崇重聘以伊傳禮意當大用而  
 以官僚無事慮不得即行其志故不受賢為言于上請

曲從放還始終恩禮以光曠舉上然之賜敕慰勞賚以銀幣復遣行人送還令有司月給米二石與粥歸表謝陳崇聖志廣聖學等事致異康齋辭官僚遣歸事明史儒林傳多據天順日錄而錄中亦無貶語但言其以授職官僚未能待以伊傅之禮以爲固執而已薛氏憲章錄則指其跋石亨族譜及與弟訟囚首公庭事皆本之尹直瑣錄錄黃氏明儒學案亦疑其不實今悉刪之是月嚴自宮之禁初石亨等收留自官之人至是乃自首其大名等府金吾等衛軍民人等皆相繼自首乃詔凡自宮自首者皆宥其罪發南海子藝蔬六月己卯雷震大祀殿鴟吻秋七月癸卯授定遠伯石彪爲平夷將軍充總兵官禦寇甯夏彪先偕高陽伯李文赴延綏備邊尋以

明通鑑卷二十八

五

疾召還遂有是命八月戊辰保喇寇鎮番是月詔修一統志諭李賢彭時等曰朕欲覽天下輿圖之廣我太祖太宗嘗命儒臣纂輯未竟厥緒景泰間雖有成書繁簡失當卿等尙折衷精要繼成初志于是命賢等爲總裁官書成凡九十卷九月右副都御史林聰奉詔捕江淮鹽盜以便宜禽僂渠魁數人餘悉解散竝奏籍指揮之受盜賄者未幾以母憂起復再辭不許冬十月己未太白晝見甲子上校獵南海子親御弓矢命勳戚武將以次馳射獲輒獻之既畢賜酒饌更以所獲分賜侍臣一時鷹坊司內臣奏乞出外採獵上不許固

請乃曰不許擾害州縣及出所獲獐鹿兔雉多出州縣斂之民間遣人預進上令人密訪某州若干某縣若干皆得其數俟其歸各杖而黜之壬午命武平伯陳友爲征夷將軍充總兵官勦寇甯夏是月李賢請罷錦衣官校刺事時上慮廷臣黨比欲知外事多倚錦衣官校爲耳目由是指揮門達遂果俱得幸而果更強鸞上尤委任之果遣校尉偵事四出所至官吏震恐多進聲伎貨賄以求免雖親藩亦然無賄者輒被逮每逮一人必破數大家四方奸民詐稱校尉乘傳縱橫無所忌賢請撤還上不許于是其勢益張刑部尙書劉廣衡罷

明通鑑卷二十八

六

擢布政使陸瑜代之十一月甲寅免山東濟南東昌兗州青州四府被災稅糧凡五十一萬一千三百餘石是月罷冬至宴上謂李賢曰節固當宴但殺牲畜太多尙有正旦慶成一歲四宴朕欲減之如何賢對曰大禮之行初不在此陛下減之亦是由是每歲二宴至于正旦亦或不宴唯慶成一宴歲以爲常致異罷冬至宴章錄系之十一月蓋本天順日錄也今從之保喇寇延綏時楊信充總兵官填延綏都督僉事張欽副之禦敵于青陽溝大捷欽復敗之于野馬澗等處捷聞封信彰武伯欽進都督同知填守如故致異諸書多記楊信敗北寇于明年正月證之明史本傳信封彰武伯在二年以青

陽溝之捷也憲章錄但記張欽破寇事法傳錄並系之是年十一月惟青陽溝作柴溝今據明史本傳

十二月戊午柳溥以失律罷歸 是冬令百官祈雪

是歲日本王源義政以前使臣獲罪天朝欲入貢謝罪

不敢自達乃移書朝鮮令轉請之詔令擇老成識大體

者充使而倭仍不時入寇貢使亦不至

三年春正月甲申朔有大星如蛇入危宿 乙未大祀

南郊 甲辰保喇復犯安邊營總兵官石彪楊信擊敗

之先是保喇屢犯甯夏延綬等處皆敗之至是復以二

萬騎入寇彪與信連戰皆捷斬其平章郭勒齊舊作鬼力赤

人又一追出塞轉戰六十餘里復大敗之生禽四十餘人

明通鑑卷二十八

七

斬首五百餘級獲馬駝牛羊二萬餘為西北戰功第一

都督僉事周賢都指揮李鑑俱沒于陣 是月晦兩廣

搖賊起慶遠同知葉禎募健兒與戰生繫其酋其黨憤

悉眾攻城禎子公榮戰不克死之禎自帥三百人趨赴

道遇賊山下鏖戰手刃一賊身被數鎗與從子官慶及

三百人俱殲焉嶺南無雪是夜大雷電雪深尺許賊解

圍去諸村寨獲全事聞贈廣西叅議命守臣立廟祀之

葉禎事見明史本傳而諸書皆不載今按傳記其事特

大書云時天順三年正月時也又記是夜嶺南大雪事不知三編何

以佚之今據增 二月丁卯遣御史呂洪同內官往廣東雷州廉州採珠從太監福安奏也 是月上幸太

監曹吉祥宅吉祥以奪門功得上寵至是邀上幸其宅

時有百戶李成者善詭稱沙狐狸隨池北有功擅入內

府求陞職上怒命錦衣衛鞠之指揮僉事哈銘與額森

特穆爾舊作也先帖木兒此又一人謀脫成罪伺上幸吉祥宅乃報

額森特穆爾先期往候比至奏言成有功乞宥之上問

知事由哈銘復命錦衣衛監禁久之錄奏罪囚乃降銘

千戶調發貴州衛差操 夏四月壬子巡撫兩廣僉都

御史葉盛大破瀧水獠生禽獠鳳弟吉時兩廣盜讎起

所至破城殺將諸將怯不敢戰率殺平民冒功民之從

賊者益眾盛以蠻出沒不常請自今攻劫城池者始以

明通鑑卷二十八

八

聞餘止類奏疏上兵部駁不行 己巳南和侯方瑛平

貴州苗初東苗干把豬等僭號稱王攻都勻等衛詔瑛

與贊理軍務都御史白圭合川湖雲貴軍四道擊之瑛

圭兵進青崖總兵李貴進牛皮箐叅將劉玉進谷種叅

將李震進鬼山所向皆捷至是合兵攻石門山賊退踞

六美山翁受河諸軍大進生禽干把豬送京師磔之凡

先後克六百餘砦邊方悉定 石彪以安邊功進爵為

侯彪本以戰功起家不藉父兄蔭然一門二公侯勢盛

而驕多行不義馴至于敗國圖明書系石彪下獄于正

證之功臣年表彪以四月己巳進封侯蓋以正月安邊之捷也是時彪雖以功進爵而與亨內外握兵柄上已

疑之故欲以封侯召還使奉朝請非遠也彪之下獄在是年之八月誅在明年二月明史本紀所記亨彪前後事證之矣州史乘放誤所據

國史其年月日悉符今據之 五月庚子詔都督劉深充總兵官會兩廣守臣討廣西流賊致異此据明史稿增惟本紀叙于四

月已已下四月無 六月辛酉復命巡撫官以八月集庚子蓋脫五月字

京師議事尋諭戶部移文各巡撫以地遠近分年赴京著為令

秋七月召石彪還彪與石亨內外為援上頗疑之欲以封爵使奉朝請而彪謀填大同令干戶楊斌

等保奏上覺其詐收斌等拷訊得實趣彪疾馳入京

八月庚戌下石彪錦衣衛獄令門達鞠之得其繡蟒龍衣及違式寢牀諸不法事罪當死遂籍彪家竝逮其黨

九

明通鑑卷二十八

九

七十六人彪事既發言官將于朝班劾之有泄于彪者

上聞之大怒已未禁文武大臣往來其給事御史及錦

衣官不得與文武大臣交通違者依洪武間鐵榜例治

罪 乙亥免湖廣被災秋糧 是秋建安老人賀煬上

書論時事言今銓授縣令多年老監生泊滿九載年已

七十苟且貪污何以為治宜擇年富有才能者其下僚

及山林抱德之士亦當推舉又言朝廷建學立師將以

陶鎔士類而師儒鮮積學草野小夫貪祿津要初解免

園之冊已厠鶚薦之羣待次循資濫升太學侵尋老耄

俸博一官但墮身家之謀無復功名之念及今不嚴甄

選人材日陋士習日非矣上善其言下所司行之致異

上書事見明史張昭傳 冬十月己未上獵南苑 庚

午石亨以罪罷先是亨聞彪下詔獄懼請罪上慰諭之

亨請盡削弟姪官放歸田里亦不許及法司再鞠彪言

彪初為大同游擊以代王增祿為已功王至跪謝自是

數欵彪出歌妓行酒彪凌侮親王罪亦當死因交章劾

亨招權納賄肆行無忌私與術士鄒叔彞等講論天文

妄談休咎上乃命錮彪于獄罷亨聞住絕朝參亨既得

罪時方議革奪門功上以問李賢賢曰迎駕則可奪門

豈可示後天位乃陛下固有奪即非順時亦幸成功耳

明通鑑卷二十八

十

萬一事機先露亨等不足惜未審置陛下何地上悟曰

然賢曰若景泰果不起羣臣表請復位此輩雖欲陞賞

以何為功老臣耆舊依然在職何至有殺戮降黜事致

干天象招權納賄何自而起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益盛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正謂此也上深然之乃詔自

今章奏勿用奪門字諸冒功得官者許自首更正凡罷

黜四千餘人 是月命法司會廷臣霜降後錄重囚謂

之朝審遂為定制致異明史本紀每歲霜降錄重囚明

後證之刑法志 十一月癸巳振湖廣饑免其稅糧

亦作後從之 是月南和侯方瑛卒於鎮所瑛在湖廣貴州前後克若

幾二千俘斬四萬餘平苗之功前此無與比者至是卒年四十五上聞震悼賜謚忠襄瑛天資英邁通古兵法嘗上練兵方畧及陣圖老將多稱之時都督僉事李震從瑛平東苗有功至是即以震充總兵官代填貴州湖廣

四年春正月丁亥大祀南郊 癸卯下石亨錦衣衛獄

亨既罷中官遂杲等奏亨怨望逾甚與其從孫後日造妖言且蓄養無賴專伺朝廷動靜不軌迹已著廷臣皆言不可輕宥乃下亨詔獄坐謀叛律應斬籍其家

本紀正月癸卯石亨有罪下獄疾死二月丁卯石彪棄市按亨死獄中奔州攻誤以為二月癸亥又四日丁卯

明通鑑卷二十八

十一

誅石彪明史稿分書之下獄在正月癸卯籍家初上以在甲辰亨死在二月癸亥虎誅在丁卯今據之

復辟德亨亨復薦千戶盧旺彥敬為指揮使侍上側自

是干請無虛日亨每見上出必張大其言在亨門下者得亨語即揚于眾以為聲勢一時朝臣奔走恐後以貨之多寡為授職美惡入之先後為得官遲早時有朱三千龍八百之謠謂郎中朱銓龍文輩俱以賄被擢也杲

本亨所擢密受上旨往往伺亨所為以報會彪謀填大同為天下精兵處權傾人主羣疑其有異志遂及于禍

同為天下精兵處權傾人主羣疑其有異志遂及于禍

書曰惟有石人不動勤亨舉事亨謂其黨曰大同土馬甲天下吾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可恃也異日彪佩鎮朔將軍印專制大同北塞紫荆關東據臨清決高郵堤

以絕餽道京師可不戰而困及保刺寇延綏帝命亨往禦之童先又力勸亨亨曰為此不難但天下都司除代未同待周為之未晚也先日時者難得而易失亨不聽會彪敗罷亨而亨謀漸急事益露其家人上告變逮治之據此則亨不軌之謀乃其家人所發而明史亨傳以為杲奏存考按傳言藉養無賴專伺朝廷動靜則當時必有發其陰事者抑或杲具爰書時使人告變以為不軌之左證第野史所記半出傳聞而國史紀聞所載尤多蕪穢今仍參石亨本

傳及三編餘悉刪之 是月天下朝觀官至京師詔出榜禁約不許交通京官餽送土物亦不許下人挾讐告害上又語李賢曰黜陟之典亦宜舉行對曰此祖宗

舊制時吏部都察院黜不職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下賈銓等十人賜禮部筵宴並衣服楮幣遣之 二月壬子廣西獠賊陷梧州 癸亥石

明通鑑卷二十八

十二

亨瘐死獄中法司請僇其屍梟首示眾上以李賢言命瘞之 丁卯石彪棄市後亦伏誅後中天順元年進士

助亨籌畫時有都督杜清出亨門下後造妖言有土木

掌兵權語蓋言杜也事覺流金齒亨之敗也有錦衣指揮劉敬坐飯亨直房用朋黨律論死時韓雍為右僉都

御史佐寇深理院事語深曰朋黨謂阿比亂朝政也以一飯當之豈律意且亨盛時大臣朝夕趨門不坐獨坐

敬何也深嘆服出之雍以景泰二年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劾奏甯王兄弟相訐事一時王府官皆得罪軍

民連逮者甚眾甯王銜之天順初罷天下巡撫官改山



西副使甯王因挾前憾劾其擅乘肩輿諸事下獄釋之  
尋起故官佐理刑部未幾復命巡撫宣府大同 是月  
擢布政蕭暉為禮部尚書又召致仕副都御史年富為  
戶部尚書時沈固罷上以戶部難其人李賢薦年富為  
法不撓可居此職上然之左右有不悅富者謂賢不宜  
再舉一日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恐非年富不可賢因述  
其不悅于衆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  
私情遂召用之暉以吏部考察薦故有是擢及異蕭暉  
年富擢召  
事紀聞系之三年十二月憲章錄在是年正月蓋以暉  
考察在十人之列因牽連並書召年富事也諡之明史  
年表二人皆以二月 命皇子德王秀王等出閣讀書  
間任今系之是月下

明通鑑卷二十八

三

陝西慶陽隕石大者四五斤小者二三斤擊死人以  
萬計又有傳石能言可駭及異明史五行志不載紀聞  
系之是月二申野錄同今據  
之 三月庚辰賜王一夔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一夔  
前推官王得仁子也 乙酉大雨雪越月乃止及異此  
據明史  
五行志三編彙  
記之于四月 戊戌免南畿被災秋糧 是月召耿  
九疇為南京刑部尚書軒輅為左都御史總理南京糧  
儲石亨既死上每念二人廉正不易得故相繼召用之  
夏四月己酉分遣內臣盧永等督浙江雲南福建四  
川銀課浙閩課額大畧如舊雲南十萬兩有奇四川萬  
三千有奇總新舊額十八萬三千有奇 壬子襄王瞻

堪來朝上命百官朝王于邸詔王詣天壽山謁三陵及  
辭歸禮送加隆且勅王歲時與諸子得出城遊獵蓋異  
數也 五月壬午免畿內浙江被災秋糧 己亥罷中  
官督蘇杭織造 六月癸亥免湖廣被災稅糧 秋七  
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辛卯自五月雨至是月淮水決  
沒軍民田廬遣使加意振卹並所決城塌以次修築  
甲午填守廣東太監覃記誣奏廉州知府李遜縱民竊  
珠徵遜下獄遜悉發記杖人至死及強斂民財物狀上  
怒令錮記復遜職 是月徵天下逋逃工匠凡三萬八  
千四百餘名命吏部遣官二十員分往督捕 下工部

明通鑑卷二十八

四

侍郎翁世資于獄初蘇杭等府織染局歲造上供皆有  
定數至是上遣內使增造綵緞七千匹世資請減之上  
怒下獄尋貶衡州知府 八月戊午上親諭戶部免天  
下災田稅糧 甲子韃靼保喇與瑪拉噶等分三道自  
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總兵官李文及宣府總兵官楊  
能禦之文等畏其鋒不敢出癸酉寇大舉直抵鴈門掠  
忻代朔諸州烽火徹京師居民驚走擁入禁城不能止  
李賢言于上曰宜出軍紫荆倒馬二關非欲與之對敵  
一則安撫人民一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會兵部奏請  
遣將統京軍赴大同上曰緩不及事徒勞士馬惟駐關

之策可行也于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荊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寇知有備尋引去 九月庚辰保喇復犯大同右衛 庚寅命撫甯伯朱永都督白玉鮑政率京軍巡宣府邊永謙之子也 甲午免江西被災秋糧

冬十月甲子上御西苑閱京營將領騎射令三營管操侯伯都督以下皆騎射以三矢為率上親按籍記中矢多寡賜鈔有差 戊辰幸南海子 十一月丁酉復閱隨操武臣騎射于西苑 是月改蕭昫于南京以南吏部侍郎石瑄為禮部尚書 閏月丁巳以月食失占下

禮部侍郎掌欽天監事湯序于獄上謂李賢曰月食人所共知欽天監失于推算以致救護不行因言序掌監事遇有災異多隱蔽不言天文吉事却詳書以進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修省今序如此豈為

明通鑑卷二十八

五

臣盡忠之道賢對曰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聖意實同序罪可誅也尋貶序秩政異明史本紀不載史稿書天順日錄書閏十一月十六日是也紀開作閏十月丁巳證之明史天文志是年閏在十一月蓋轉寫脫去一耳 己未上幸鄭村壩閱甲仗車馬 十二月戊寅以巡撫直隸副都御史崔恭為吏部侍郎上以王翱年老欲早得一人習練其事翱與李賢合薦恭上以為得人因與賢論人才高下上曰若徐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

有何大罪祇為石亨輩所害耳即日傳旨釋有貞為民有貞既歸猶冀復召時時仰觀天象謂將星在吳益自負常以鐵鞭自隨數起舞及聞韓雍征兩廣有功乃擲鞭太息曰孺子亦應天象耶雍同里人也有貞既不用

放浪山水間十餘年而卒政異崔恭授吏侍據天順日錄在十二月六日訪其人于李賢等明日恭以薦授吏部侍郎是月壬申朔六日為丁丑又明日為戊寅至釋徐有貞同在是時而明史本紀不載三編摺實錄系之是年十一月 是歲朝鮮與鄰部毛憐衛仇殺詔禮科給事中張甯同都指揮武忠往解之甯詞義慷慨而忠驍健張兩弓折之射雁一發墜朝

鮮人大驚服竟解其仇而還中官覃包邀甯相見不往尋擢都給事中政異事見明史張甯傳證之朝鮮傳在天順四年今增 五年春正月庚戌大祀南郊 二月己卯免山東被災稅糧凡二十四萬餘石 甲午保喇寇莊浪詔都督馮宗帥兵討之 丙申填守廣東中官阮隨奏大藤峽猺

明通鑑卷二十八

未

賊出沒兩廣累年為患雖常會兵勦捕而地里遼遠又兩廣軍馬不相統屬宜大舉以創之乃命都督僉事顏彪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調南京江西及直隸九江等衛官軍一萬隸之 是月巡撫廣東葉盛奏廣東珠池經二次採取今珠螺稀嫩須暫停緩方得長大況雷廉等府州縣夫蠶累被廣西流賊劫殺必須大兵甯靖

人力寬甦之日方可採撈上命戶部議行 三月壬子  
免蘇松常鎮四府被災稅糧凡五十三萬餘石 甲寅  
湖廣貴州總兵官李震勦城步猺獞攻橫水城溪莫宜  
中平諸峯皆克之長驅至廣西西延會總兵官過興軍  
克十八團諸獞前後俘斬數千人 是春以劉孜爲右  
副都御史巡撫江南十府孜以吏部考察舉治行卓異  
遂自山東按察使陞任左布政至是命撫南畿蘇松財  
賦自前撫臣周忱立法後多紛更孜至首訪忱善政遺  
蹟斟酌行之民以爲便 夏四月癸巳保喇寇邊入平  
虜城誘指揮許顯等入伏死之邊報日亟乃詔兵部侍

明通鑑卷二十八

七

郎白圭督陝西諸軍討之按是年白圭凡兩命此係督師七月之命則贊馮宗軍務也諸書多混今分記之 是月上與閣臣李賢言今府庫錢糧入  
少出多且軍官俸一季關銀十四萬兩何以爲繼賢對  
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上令  
賢與吏戶兵三部議之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令兵部  
以次調外却以軍補其闕以省冗費上曰此時恐難行  
賢曰宜安靜行之如無事然使其不覺可也上領之賢  
又言今日軍官有增無減自古賞功之典雖金書鐵券  
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傳而犯法即除其國或能  
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行革黜者若再因

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困歲供此不可不深慮也上  
曰此事誠可慮然亦當徐爲之政異語見天順日錄書于五年四月今據增

五月丙午保喇犯宣府 丁未免河南被災稅糧凡  
二十六萬石有奇 是月殺弋陽王奠壘王甯獻王之  
庶孫也初有錦衣衛指揮緝王丞母事上遣人按問不  
實復令奠壘兄甯王奠培具實以聞奠培奏無其事而  
是時中官遂臬聽訶事者言以爲實迨上遣駙馬都尉  
薛桓與臬再按會奠培奏亦至上以責臬臬懼仍執如  
初遂賜奠壘母子自盡焚其尸是日雷雨大作平地水  
深數尺衆咸寃之政異據天順日錄系之五年二月蓋據事發按問之月也三編系殺奠壘

明通鑑卷二十八

末

子五月據其見殺之月分本之實錄其目 下南雄知  
府劉實于獄實居官三十餘年廉介愛民中官過郡多  
邀索弗與遂折辱之郡民大呼擁實去中官慚忿誣以  
罪逮下詔獄瘐死郡人哀而祠之實江西安福人政異  
史本傳實以天順四年知南雄府因記其作中官下獄  
事三編系之是年五月據實錄也通紀系之景泰六年  
三月證之本傳實彼時以順天府治中召修宋元通鑑  
至天順初還原任四年據知南雄府是其下獄之在五  
年明矣今據 六月丙子保喇寇河西官軍敗績關中  
震恐壬午復命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懷甯伯孫鏗  
充總兵官帥京營軍禦之未行而曹吉祥之亂作 戊  
戌夜彗星見東方芒長三尺許尾指西南 是月以天

下水災又值邊警會昌侯孫繼宗吏部尚書王翱等請行寬卹之政以蘇民困上有難色不得已令條其不便于民者十數事詔行之 秋七月己亥朔東方有黑氣須臾蔽天 庚子太監曹吉祥及其從子欽反石亨之敗也吉祥內不自安漸蓄異謀家故多藏甲日犒諸達官金錢穀帛恣所取皆願盡力結為死黨千戶馮益曾于景泰間請徙上皇于沂州復辟後以吉祥庇得不誅因客欽所欽問曰右有宦官子弟為天子者乎益曰君家魏武其人也欽大喜欽有家人百戶曹福來者得罪逃去奏行捕治欽乃別遣人尋獲至家私掠死為言官

明通鑑卷二十八 九

所劾上令逮梟按之且降敕徧諭羣臣毋自專干憲典欽驚曰前降敕遂捕石將軍今復爾殆矣反謀遂決使其黨掌欽天監湯序擇以是月二日昧爽欽自外擁兵入廢帝而吉祥以禁兵為內應謀既定欽召諸達官夜飲時懷甯伯孫鏗奉詔西征將陛辭是夜與恭順伯吳瑾俱宿朝房達官馬亮恐事敗逸出走告瑾瑾趨告鏗從長安右門隙投疏入二人皆武臣拙于書惟曰曹欽反曹欽反上得奏急繫吉祥于內而敕皇城及京城九門門勿啟欽以亮逸知事泄中夜馳往遂梟家殺梟斫傷閣臣李賢于東朝房以梟頭示賢曰梟激我也逼賢

草奏釋己罪亡何又執尚書王翱賢乃就翱所索紙伴草疏乃獲免欽又殺都御史寇深于西朝房遂帥眾攻東西長安門不得入縱火守衛者拆河墻輒石塞諸門賊往來叫呼門外鏗遣二子亟召西征軍擊欽于東長安門且大呼曰有獄賊反西征軍奔集至二千人鏗曰不見長安門火耶曹欽反能殺賊者必得重賞欽先攻東安門不克瑾將五六騎覘賊道遇欽力戰死欽復縱火門殿門內聚薪益之火大熾賊不得入天漸曙欽黨稍稍散鏗勒兵逐欽鏗子軌斫欽中膊欽走突安定諸門門盡閉歸家拒戰會大雨如注鏗督諸軍奮呼入欽

明通鑑卷二十八 十

投井死其家無大小盡誅之 壬寅撫諭京城內外癸卯磔吉祥于市夷其族丙午磔吉祥黨湯序馮益陳守忠丁順等皆籍其家額森特穆爾舊譯見前以事覺逃至通州被獲械送京師均伏誅 丁未免南畿應天等府被災稅糧凡五十九萬七千七百石有奇 庚戌以禽逆賊詔示天下大赦求直言時李賢上言曹賊就誅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又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或設敢諫之鼓誹謗之木以導之或舉旌獎賞勞陞用之典以勸之猶慮其緘默自保或設不言之刑以懼之聖帝明王其惓惓求言

若此者唯恐不得聞其失也惟姦邪之臣惡其攻已必欲塞之以肆其非由是覆宗絕嗣陷于大僂而不悟矣上曰此吉祥石亨張軌輩實為之宜列之詔中咸使聞知 丁巳河溢開封城中水深丈餘官舍民居漂沒者過半周王及諸守土官皆乘舟筏避于城外軍民死者不可數計詔侍郎薛遠往視 戊午上以孫鏜不行邊報益警乃以馮宗充總兵官禦保喇又以李賢薦起副都御史王竑于家與兵部侍郎白圭參贊軍務明史白圭本傳是年保喇寇莊浪與都御史王竑贊都督馮宗軍務竑傳亦云都督馮宗出師周李賢薦起竑故官與兵部侍郎白圭參贊軍務據此則圭與竑同參贊馮宗軍務明史統系之七月三編據之皆本實錄明書以為

**明通鑑卷二十八**

辛酉保喇上書乞和 丙寅彗星自前月晦見至是凡二十九日始滅 是月追封吳瑾涼國公諡武壯贈寇深少保諡莊愍明史吳允誠傳瑾諡武壯贈寇深少保諡莊愍 進孫鏜爵為侯又以馬亮告反授都督武莊疑莊為壯之誤也 諸書皆作亮者亮按亮以達官客曹欽家以李賓完者其番名也三編明史皆作馬亮今從之

賢請令六部共舉已舉三人以南京刑部尚書蕭維禎居首賢請用之上曰此人曾經吉祥力薦必其黨與非端士也上以大理卿李賓年雖少久典刑名復詢之王勳等遂有是命 八月壬申寇犯永昌甲戌又犯甘州

甲申加李賢王勳皆太子少保時上勅吏部曰學士李賢為賊傷乃能力疾辦事忠勤可嘉宜進秩酬之賢等固辭不許明史事見天順日錄云八月十六日是月己巳朔今據書之 是月保喇寇西番遂入涼州守將都督毛忠禦之鏖戰一日夜矢盡力疲寇來益眾忠意氣彌厲拊循將士復殊死門寇卒不能勝會宣城伯衛穎援至寇解去忠竟全師還上既擢李賓而大理寺卿未除一日與李賢論人才因及工部尚書趙榮賢曰此人可取且如曹賊反時文臣皆畏縮不敢前獨榮被甲走馬呼于軍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忠臣義士勿避也

**明通鑑卷二十八**

于是從者數十百人上聞嘆曰此忠臣也乃命榮以工尚兼大理卿食兩俸明史七卿表李賓任右都在七月趙榮兼大理在八月今據表 分書之趙榮事見明史 岳正之在戍也上每念及輒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至是曹石敗上思其言乃放還為民正自為像贊述上語以為之死靡憾人謂其果于自信云 賜兵部尚書馬昂玉帶及繡金麒麟服昂初附曹吉祥嘗薦曹欽得管大營禁兵至是以誅欽有功因得掩其薦欽之罪自是寵待特厚賜賚無虛日 九月壬戌已時京師地震有聲起自西南方至東南方止冬十月壬申以西邊用兵令河南山西陝西士民納

馬者予冠帶 保喇之乞和也上遣都指揮詹昇寶顯等賚璽書往諭降自是凡三乞和皆許之辛卯昇等至塞外保喇聽命遣使來貢受約又請改大同舊貢道而由陝西蘭縣入朝議許之初韃靼入寇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甯夏莊浪甘肅去來無常為患不久景泰初始犯延綏然部落少不敢深入嗣後有韃靼部下阿勒楚爾者舊作阿羅出率其屬潛居河套遂逼近西邊出沒為患河套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處也地在黃河南自甯夏至偏頭關延袤二千餘里其外為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明初置衛控之厥後以曠絕內徙虜始

明通鑑卷二十八

三

渡河犯邊于是保喇與小王子及瑪拉噶等舊譯見前卷先

後繼至掠我邊人以為嚮導自請改道陝西每歲入貢

而寇掠如故河套之患始此攷異河套事通紀系之五年冬證之明史韃靼傳言

入河套在天順間而受約入貢及請改道陝西皆在五年此即虜入河套之張木今並系之請降入貢下

十一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攷異諸書多系日食于九月

一月丁酉日食今從之戊明史三編拓實錄為十一月丁酉日食今從之丙辰上召閣臣李賢于文

華殿語曰曹吉祥非無功一旦犯法誅極無遺且朕在

南城時若輩如何一旦得志却又忘之朕今復位五年

矣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是以每日視朝朝母后畢即

親政務覽章奏至于飲食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俱從

便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百姓自

然富庶可期上曰願卿勉輔朕躬君臣一德攷異語見

云十一月二十日是月丁酉朔今據之王戊幸南海子十二月癸巳

太白晝見是冬命李震專填湖廣以李安充總兵官

填貴州是歲四川松潘蠻叛松潘地雜番苗舊設參

將一人事權輕會守臣告警朝議設副總兵以都督同

知許貴充總兵官填守未抵鎮而山都掌蠻叛詔便道

先討之貴分兩哨直抵其巢連破四十餘砦斬首千一

百級生禽八百餘人餘賊遠遁貴亦感嵐氣未至松潘

卒上為輟朝一日賜賻及祭葬如制攷異事見明史許

貴本傳傳云天順

五年今系之是年之末

明通鑑卷二十八

三

明通鑑卷二十九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二十九 起元默敦并盡闕  
逢浩濼凡三年

英宗睿皇帝後紀

天順六年春正月丁未大祀南郊 戊申保喇遣使入貢時白圭王竑巡視西邊圭遇寇于固原川竑遇寇于紅崖川皆破之保喇尋入貢謝罪時保喇與穆爾格爾舊詳見前卷相仇殺會穆爾格爾死眾共立其兄蒙古勒克舊作馬右亦號小王子自是韃靼部長益各專擅延綏邊事日棘矣 二月癸酉以書諭保喇令自

明通鑑卷二十九

後仍從大同入貢 丙戌建東安東上二門 是月遣

學士錢溥給事中王豫封黎灝為安南國王灝麟次子也初黎麟死子濬立為庶兄琮所弑以濬游湖溺死聞朝廷不知方遣人弔祭而琮已為國人所誅立濬弟灝灝既立速遣使朝貢請封上命廣西守臣覈實奏請從之尋有是命歐陽明書系封安南國王于是年二月三月癸丑召馮宗白圭還王竑仍留填西邊歐陽明書召馮宗等還證之王竑傳是月白圭召還竑仍留填是馮宗白圭同日召還也今據之 是月陝西管糧通政司叅議尹旻奏寇退河開軍馬眾多人民供輸困極請罷兵朝議慮有後警難之李賢上言兵可暫

不可久暫則壯久則老且寇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侵犯

若慮其復來更無退兵之時今陝西人民困極宜如旻

言暫退軍馬以紓供億莫若令彼處官軍且耕且守調

去軍馬俱令暫回祇留文武官各一員提督城堡軍糧

庶為允當上以賢言是命廷議從之 夏四月壬申免

河南開封等五府所屬四十州縣去年被災稅糧凡二

十八萬四千餘石 是月朔奉天門奏事禮部尚書石

瑁以授勅失儀請致仕許之既念瑁為人篤實復命王

勳李賢議留其年十二月卒于任 五月庚子征蠻將

軍顏彪討大藤峽猺賊克之先是大藤之亂兩廣猺獠

明通鑑卷二十九

蠢起廣西殘毀殆徧彪至會兩廣巡撫葉盛攻破七百

餘皆遂駐軍大藤峽進擊龍山直抵梧潯所向皆捷而

彪多濫殺冒功謗者竝以咎盛于是復命吳禎撫廣西

而盛專撫廣東歐陽明史本紀書顏彪討平兩廣諸猺

大藤峽賊也證之葉盛傳是時進兵皆在廣西因濫殺

冒功竝以咎盛乃調盛專撫廣東至三編所記勦捕不

盡盜不久即發則所謂討平者亦奏報語耳今據三編

薛應旂曰何喬新言葉盛巡撫兩廣合兵勦賊屬廣

東叅議朱英督察奸弊叅將范信以兵會勦大藤峽

信利擄掠馳至橫廉間誣宋泰永平等鄉居民皆賊

屠戮殆盡又欲并進城等鄉屠之以為功英力爭其

非辜且遣間使請盛亟班師諸鄉民始免屠戮由此  
觀之當時所謂破賊若八百禽斬數萬平民之殃及  
者不知凡幾矣盛被殺降之謗殆亦有由故曰兵者  
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

已未免陝西被災秋糧 是月禁內外一切酷虐刑具

六月戊辰淮王祁銓來朝 已丑太白晝見 是夏

湖廣總兵官李震帥師由錦田江華抵雲川貴嶺橫江

諸砦破猺賊俘斬二千八百餘人 秋七月淮安海溢

溺死鹽丁一千三百餘人命免兩淮鹽課三十萬引

八月庚午太白歲星同晝見 是月學士呂原以母喪

明通鑑卷二十九

三

歸詔葬畢起復原請終制不許致異原丁母憂明史本

月按原以十一月卒見明史幸輔表證之原傳原乞終

制不許乃之景州啟父兄殯歸葬舟中哀毀瘠抵家

而襄事而卒據此則原之卒去憂歸不止踰月 九月

也通紀憲章錄俱系原丁憂于八月今據之

乙未皇太后孫氏崩 是月廣錦衣衛獄初遂梟給事

門達左右達倚為腹心及梟得志達反為之用至是梟

已死達欲踵其所為益布旗校于四方告訐者日盛尋

以囚多獄舍不能容請城西武庫隙地增置之 冬十

月戊辰上大行皇太后尊謚曰孝恭皇后致異明史後

系之九月下因太后之崩率連竝記耳證之明書論換

志則詔書中云十月初七日是月壬戌朔則上尊謚在

今據之 十一月甲午葬孝恭章皇后于景陵致異明

孝恭皇后系之十月丙戌按三編亦系之十 是月保

喇要劫三衛寇邊甯夏兵擊走之自是每藉入貢之名

往來塞下殆無虛日 翰林學士呂原卒初原與岳正

劾曹石致上怒上以原素恭謹罷正特留之至是以母

喪歸葬哀毀羸瘠甫襄事而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

是冬召王竑還 是歲山西巡撫李侃以考察屬吏

奏罷布政使王允李正芳以下百六十人竝自劾請罷

詔不許其年冬以母喪歸軍民擁泣至不得行服除遂

不出家居十餘年 兩廣之亂陶魯魯時以父蔭授新會

縣丞時新會土寇蜂起魯以孤城守禦賊來輒擊敗之

明通鑑卷二十九

四

會秩滿巡撫葉盛上其績就遷知縣尋以破賊功進廣

州同知仍知縣事致異李侃陶魯魯事見明史

七年春正月丙午大祀南郊 丙辰湖廣洪江苗叛詔

湖廣貴州諸將會師討之致異明史本紀書討洪江苗

系之正月丙辰蓋一據其奏叛之月日一據其討平之

月日也今據史稿竝湖廣貴州會討牽連記之湖廣貴

州時則總兵官 是月以姚夔為禮部尚書致異諸書

李震李安也 月今據明史七卿表夔以正月任又通紀作吏尚亦誤

也夔調吏部在成化六年明史本傳可證也今據表傳

二月壬戌以詹事陳文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

閣呂原之卒也上問李賢孰可代者賢以詹事柯潛對

出告王翺翺曰陳文以次當及奈何抑之明日賢入對



如黜言文既入閣數撓賢以自異曰吾非若所薦也

戊辰會試貢院火御史焦顯局其門燒殺舉子九十餘

人詔以八月補行會試 是月晦夜半空中有聲李賢

奏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乃命賢條

寬恤事宜以進 三月壬寅詔行寬恤之政時李賢復

請罷江南所進緞匹及中官採辦止各邊守臣進貢等

事不從尋詔停各處銀場明史本紀書三月壬寅

有畿內去冬少雪今春缺雨云云故實錄書早明史據

之其實以鼓妖事李賢奏請寬恤即明史五行志所載與

天順日錄同此為詔行寬恤之張本以鼓

妖五行之異不便見之詔書故云早耳 是月進兵

部侍郎白圭為工部尙書 福建上杭賊起巡按御史

伍驥討平之先是賊擾上杭都指揮僉事丁泉汶上人

善捍禦賊屢攻城皆却之已而賊轉熾驥聞立馳入汀

州調援兵四集驥單騎詣賊壘賊不意御史猝至皆擐

甲露刃驥從容立馬諭以禍福賊感其至誠有泣下者

一時歸附之眾凡一千七百餘戶給以牛種俾復故業

惟賊首李宗政負固不服遂與泉深入破之泉力戰遇

害驥弔死恤傷激以忠義復與賊戰連破十八砦俘斬

八百餘人四境悉平而驥冒瘴厲成疾班師至上杭卒

軍民哀之如父母旦夕臨者數千人爭出財立祠成化

初以知縣蕭宏請詔與泉竝祀賜祠名褒忠平上杭賊

明通鑑卷二十九 五

事見明史本傳在天順七年 是春復命副都御史王竑

巡撫淮揚兼督漕務淮揚士民間竑再至歡呼迎拜數

百里不絕 夏四月壬午逮宣大巡按御史李蕃下獄

時錦衣門達遣偵事者四出蕃以擅撻軍職逮治荷校

于長安左門數日卒 丙戌復遣中官督蘇杭織造

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甲寅遼東巡按御史楊璠亦

以擅撻軍職逮治 六月丁卯復逮巡按山西御史韓

祺荷校于長安門數日卒 秋七月庚戌免陝西被災

稅糧凡九十一萬石 閏月甲戌追上宣宗故后胡氏

尊謚曰恭讓章皇后孫太后之崩也皇后錢氏為上言

明通鑑卷二十九 六

胡后賢而遜位其沒也人畏孫太后歛葬不如禮因勸

上復其位號上問李賢賢對曰陛下此言天地鬼神實

監臨之臣以陵寢享殿神主俱宜如奉先殿式上皆從

之實錄也憲章錄作七月明史本紀系之閏月三編同皆據

蓋轉寫脫 戊寅洪江叛苗平 八月禮部奏請補行

會試從之竝贈被焚之貢士皆賜進士出身 巡撫宣

大僉都御史韓雍以議事入覲上壯其貌留為兵部右

侍郎復問李賢曰誰可代雍者賢薦山東按察使王越

召見越偉服短袂進止便利上喜擢右副都御史遣之

九月甲戌敕廣東總兵官歐信巡撫葉盛會廣西總

兵官秦甯侯陳涇勦兩廣猖賊涇珪之曾孫瀛之弟也  
信以參將守備廣東盛薦其廉勇進都督同知為副總  
兵官時廣西參將范信守潯梧陰納猖賂縱使越境流  
劫于是雷廉高肇悉被寇奏聞詔尅期會勦未幾涇以  
罪徵乃擢范信充副總兵填廣東而命歐信佩征蠻將  
軍印代涇填廣西 冬十月丁酉振陝西西安諸府饑  
凡出粟一百八十萬餘石 丁未命巡撫廣西僉都御  
史吳禎節制兩廣諸軍討猖賊 十一月癸酉廣西猖  
賊夜薄梧州城時總兵陳涇駐兵城中方會議調兵而  
賊以三更駕梯入涇不覺賊遂入府治劫官庫放罪囚

明通鑑卷二十九

七

殺人無算大掠城中執副使周璫為質殺訓導任璩有  
致仕布政朱欽挺身出諭以大義亦為賊害賊聲言官  
兵莫動動則殺周副使于是涇但擁兵自衛不敢發一  
矢縱賊出城而與講和賊亦尋遣璫還時官軍數千賊  
僅七百騎事聞上降旨切責而已 壬午以刑部囚自  
縊諸給事中劾紀綱廢弛乃下都御史李賓右副都御  
史林聰于獄尋釋之或疑明史本紀但書二人下獄證  
之林聰本傳則以刑部囚自縊給  
事中劾之 是月下錦衣指揮同知袁彬于獄彬與門  
達同掌錦衣衛事彬恃上舊恩不為達下達深銜之乃  
誣奏彬罪且言其受曹石賄下之獄上語達曰任汝往

治但以活袁彬還我獄毅鍊成有軍匠楊墳者獨不平  
為彬訟寃上疏言昔者駕在北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護  
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誠所不解乞御前錄審俾  
死無遺憾竝羅達諸不法狀擊登聞鼓以進詔竝下逮  
治時學士李賢方被寵任數陳達罪達恨入骨欲并去  
之乃榜墳究主使墳知達意謬應曰此李學士教我也  
達大喜即奏聞請法司會鞠午門外上遣中官裴當監  
視達欲執賢為質當曰大臣不可辱乃止及訊墳大言  
曰吾小人何由見李學士此實門錦衣教我言之達色  
沮不能言彬亦歷數達納賄狀法司畏達不敢聞坐彬

明通鑑卷二十九

八

絞輸贖墳論斬上命彬贖罪畢調南京錦衣衛而禁錮  
墳久之墳亦論釋或疑本紀書皆系之八月蓋  
據其証奏彬罪之始也三編據實錄  
系之十一月證之明史彬傳言彬獄既解越二月英宗  
崩據此則彬以十一月釋之獄中尋調南京也三編實  
錄云楊墳或作楊瑄為彰德軍匠按憲章  
錄作瑄通紀墳瑄並書尤失之今據三編 十二月辛  
卯復下刑部尙書陸瑜及侍郎周瑄程信于錦衣衛獄  
尋釋之初瑄以刑部右侍郎出振順天河間饑未竣而  
上復辟有司請召還不許復賜敕令便宜行事瑄徧歷  
所部大舉荒政先後振饑民二十六萬五千給牛種各  
萬餘奏行利民八事事竣還轉左時上方任門達達果  
數與大獄瑄委曲開諭多所救正復飭諸郎毋避禍以

改行部定罪者不至冤濫官刑部久意主寬恕不為深  
文同佐部者安化孔文英為御史時按黃巖妖言獄當  
坐者三千人皆白其誣僅解首從各一人論罪及是居  
部與瑄並稱長者是年瑄以刑侍署工部尙書遂竝入  
瑜獄逮治信以天順二年以僉都巡撫遼東都指揮夏  
霖恣不法僉事胡鼎發其四十罪信以聞下霖錦衣獄  
門達以信不當代奏請責令陳狀會寇深方掌都察院  
修前在遼東劾劾信徵下詔獄降南京太僕少卿五年  
召為刑部侍郎至是以獄囚論劾又二人者皆門達所  
不悅因竝構之未幾瑄仍署都察院事致異下陸瑜等  
三人于獄見明

明通鑑卷二十九

史本紀七卿表但系陸瑜下獄于十二月蓋七卿至都  
御史而止故侍郎不及也至下獄之由史傳不見以李  
賓林聰下獄證之意即以刑部縊囚一事又其時門達  
用事從中構之也今參瑄信本傳書之惟瑄傳遺去下  
獄事是月保喇復來貢入關上欲却之以學士李賢言  
而止 是冬湖廣總兵官李震平赤谿洶洞諸苗二部  
舊置長官司至是叛苗據之震會貴州總兵官李安分  
道進討斬賊渠飛天侯等破砦二百遂復長官司進震  
都督同知 是歲擢項忠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忠以  
天順初歷陝西按察使母憂歸部民詣闕乞留詔起復  
陝西連歲饑忠發廩振之奏請輕罪納米民賴以濟是  
年召為大理寺卿部民乞留如前遂晉官忠平洮岷叛

羌開龍首渠引水入城又疏鄭白二渠溉涇陽三原醴  
泉高陵臨潼五縣田七萬餘頃民祠祀之項忠以  
是年巡撫陝  
西事見本傳明書通紀書滄鄭白二渠于是年十  
月亦不言也所濬今參之本傳並系之是年之末  
八年春正月乙卯上不豫 己未皇太子攝事于文華  
殿先是上卧疾文華殿有間東宮于上者上頗惑之密  
告大學士李賢賢頓首伏地曰此大事願陛下三思上  
曰然則必傳位太子乎賢又頓首曰宗社幸甚上起立  
召皇太子至賢扶太子令謝太子謝抱上足泣上亦泣  
讒竟不行 庚申太白晝見 乙丑雨木冰 己巳大  
漸命太監牛玉執筆草遺詔初太祖崩官人多從死者

明通鑑卷二十九

歷成祖仁宣二宗皆用殉多者至數十人景泰帝以廊  
王薨猶用其制至是遺詔始罷宮妃殉葬閣臣捧詔驚  
惶以為真盛德事 庚午帝崩年三十有八帝承仁宣  
之業海內富庶朝野清晏老成勳舊綱紀秩然徒以王  
振專權遂至乘輿播遷蒙塵塞外復辟之後困心衡慮  
稍稍振作而宦寺之弊因循不除吉祥既誅紀綱門達  
輩猶踵覆轍抑何痼蔽之深也若其釋建庶人追上胡  
后謚號首罷宮妃殉葬此則盛德之事可法後世者矣  
乙亥太子見深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為成化元  
年免天下明年田租三之一浙江江西福建陝西臨清

填守內外官諸邊填守內官凡正統間所無者悉罷之  
下番使者及緝事官校皆召還 是月釋前叅政羅綺  
于獄赦為民竝還其家產 侍讀學士錢溥以罪貶官  
初溥嘗授內使書東宮內侍王綸從受學焉先帝疾篤  
綸私詣溥計事大學士陳文與溥比舍居密覘之已而  
帝崩首輔李賢當草詔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者  
因言溥綸定計欲以溥代賢而以兵部侍郎韓雍代尙  
書馬昂賢怒發其事會大斂時綸衰服襲貂上惡之因  
數綸罪執下獄詞所連者十餘人詢溥順德知縣雍亦  
文素所不悅者坐累貶浙江參政陳明史本紀不載  
事見陳文傳三編系

明通鑑卷二十九

十一

之正月與憲章錄明書合明書正月壬 二月乙未  
午蓋是月二十九日也今系之正月下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睿皇帝廟號英宗陳明史英宗  
紀作三月乙未  
蓋沿明史稿之誤也三月無乙未是年二月甲申朔乙  
未為二月十二日證之明書綸渙志上謚號詔文云茲  
于二月十二日祇告天地宗廟奉上皇考大 庚子始  
行尊謚云云正二月乙未日也今據改正 以內批授官舊制授官必由閣部上即位初命中官傳  
旨用工人為文思院副使自後相繼不絕一傳旨姓名  
至百十人謂之傳奉官自文武下及僧道濫恩者以千  
數 是月下錦衣指揮僉事門達于獄初達以王綸將  
柄用預為結納綸敗達謫貴州都勻衛甫行言官交章  
劾之都御史李賓疏言達恃恩藐法玩弄威權文綱苛

細大獄屢興假託上旨官校驛騷子弟好比罪浮于謹  
謫當正國法于是逮達下獄論斬籍其家後貸死戍廣  
西南丹衛達既敗乃以袁彬復掌錦衣衛事達既請彬  
餞之于郊竝厚贖之一時皆稱彬為長者 晉閣臣李  
賢少保吏部尙書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吏部左侍郎  
彭時右侍郎皆兼學士 復定襄伯郭登爵填甘肅登  
以陳汝言黨奪爵至是復之陳明史登以天順二年奪爵  
八年復爵皆見功臣表惟  
表系復爵于三月壬辰三月無壬辰也  
并州改誤作二月壬辰今系之二月下 三月甲寅朔  
尊皇后為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為皇太后上即位命  
議上兩宮尊號中官夏時希周貴妃旨言錢后久病不

明通鑑卷二十九

十二

當稱太后而貴妃上生母也且宣德間有故事閣臣李  
賢彭時持不可曰今日事與宣德異胡后上表讓位故  
正統初不加尊號今名分固在安得為比中官曰如是  
何不草讓表時曰先帝存日未嘗行今誰敢草且朝廷  
所以服天下在正綱常若不爾損聖德非小人臣阿意  
順從是萬世罪人也中官復休以危語時拱手向天曰  
太祖太宗神靈在上孰敢有二心錢皇后無子何所規  
利而為之爭義不忍默者欲全主上盛德爾若推大孝  
之心則兩宮竝尊為宜賢亦極言之議遂定將上冊寶  
時又曰兩宮同稱則無別錢皇后宜加二字以便稱謂

從之越數日中官覃包至內閣曰上意固如是但迫于周太后不敢自主非二公力爭幾誤大事時閣臣陳文默無一語聞包言甚愧之孫異明史本紀書上兩宮尊之正月者因上即位命廷臣議兩宮稱號牽連並記耳而明書直稱正月丙子在即位之次日是時大行謚號未加必無先期上兩宮尊號之理又證之明書編漢志載上兩宮尊號詔文在三月二日則先期禮成越日詔告天下與明史本紀合其書于即位之次戊午放宮人時日黯無光李賢偕同官上言曰者君象君德明則日光盛惟陛下敬以修身正以御下剛以斷事明以察微持之不忘則天變自弭又言天時未和由陰氣太盛自宣德至天順間選取官人太多浣衣局沒官婦女愁

明通鑑卷二十九

怨尤甚宜皆放還上從之中外大悅丙寅毀錦衣衛新獄蓋門達所增設者李賢等屢以為言至是達敗始毀之 庚午賜彭教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蓋去年八月補行會試貢士至是始廷試 癸酉詔內閣九卿考覈天下方面官黜河南布政使侯臣等十三人以王恕為河南布政使 戊寅復立團營時會昌侯孫繼宗等請于五軍神機三千營選壯勇官軍一十二萬分為十二營曰奮武曰耀武曰練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鼓勇曰效勇曰立威曰申威曰揚威曰振威各命侯伯都督等官坐營團練從之詔繼宗同太監劉永誠總管

提督每遇操時仍遣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巡察 是月召楊瑄張鵬還復岳正官御史呂洪請之也正自以還朝當大用而李賢欲用為南京國子祭酒正不悅有忌正者偽為正劾賢疏由是賢嗽之孫異三編書召岳正所召還在天順五年誅曹石後時斥為民此更復其官今分別書之呂洪請召楊瑄並見正傳今據憲章錄增入張鵬蓋鵬之召是春御史陳選言鞵鞞部落保喇最強又密招三衛諸番相結屯住去冬來朝要我賞宴窺我虛實其犯邊之情已露而我邊關守臣因循怠慢城堡不修甲仗不利軍士不操習甚至富者納月錢而安閑貧者迫饑寒而逃竄邊備廢弛緩急何恃乞勅在

明通鑑卷二十九

邊諸臣痛革前弊歲遣大臣巡視庶邊防有備寇氛可戢報聞 夏四月癸未朔欽天監推日食不見上以天文生賈信所言天象非惟術數不精且事涉輕率下之獄 甲午奉孝恭章皇后祔廟 壬子發內帑七十六萬餘兩犒邊軍 是月召郭登總神機營兵命內官十二人坐營管操 戶部尚書年富卒富以陝西頻用兵而治餉非人請黜左布政孫毓用右布政楊璿參政婁良及西安知府余子俊吏部尚書王翺論富侵官請下于理富力辨曰薦賢為國非有所私也因乞骸骨上慰留之為黜毓頃之富病疽卒賜謚恭定孫異年富之卒請書多系之五

月今據七卿 五月丁巳大雨雹大風飄瓦拔郊壇樹

表在四月 敕羣臣修省時大學士李賢上言天威可畏乞陛下凜

然加省無狎左右近幸崇信老成共圖國是上嘉納之

政明史本紀作五月丁巳證之五 庚申葬睿皇帝

于裕陵 是月翰林院編修張元禎上疏陳三事一勤

講學母間寒暑所講必切于修德為治之實不必以亂

亡忌觸為諱一公聽政請日御文華殿午前進講午後

聽政天下章奏命諸臣詳議可否陛下親臨裁決俾得

失利病下情得以畢達一廣用賢請命給事中御史各

陳兩京堂上官賢否亦許在京五品官指陳之以為進

明通鑑卷二十九 五

退又令共薦有德望者以代所去之位有剛正敢言者

舉為臺諫不必論其言貌官職出身但不宜委之堂上

官恐憚剛方而薦柔媚者以充數以至所舉之人感其

推薦不敢直斥其非是以古者大臣不舉臺諫疏入以

言多窒礙難行寢之先是上踐阼元禎疏請行三年喪

不省未幾預修英宗實錄與執政議不合遂引疾歸

元禎上三事見明史本傳書是年五月至請行 南

三年喪又在故諸書多系之三月今牽連書之

京給事中王徵與同官王淵朱寬李翔李鈞上疏陳四

事末言自古宦官賢良者少奸邪者多若授以大權致

令敗壞然后加刑是始愛而終殺之非所以保全之也

近有無恥大臣結交內宦或行叩頭之禮或有翁父之

稱因而鬻獄賣官擅作威福應請今後內臣一遵高皇

帝舊制毋令預政典兵置產立業家人義子悉編原籍

為民嚴禁官吏與之交接惟厚其賞資使得豐足無復

它望此國家之福亦宦官之福也又言制置奄宦之法

莫良于宋故終宋之世宦官鮮專政亂國之禍視漢唐

遠矣疏上不報 政異王徽等上書事見明史本傳傳言

系之是年五 六月致仕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卒贈

禮部尚書謚文清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已教人以復性

為本嘗言自考亭後斯道大明無煩著作有讀書錄二

明通鑑卷二十九 六

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 政異文清之

十月蓋據實錄奏至之日也證之 秋七月壬申立吳

氏為皇后先是有司以遺詔請大婚南京吏部侍郎章

綸言山陵尙新元朔未改陛下踐阼之初當以孝治天

下乞俟來春舉行大禮疏至京而冊立之詔已行綸言

雖不用一時咸重之 八月癸未御經筵甲申命儒臣

復日講之制賜講官柯潛等白金文綺 政異按是月王

廷又云復日講之制即明會典所 癸卯廢皇后吳氏

云日以逢二為期者此為定制 初上居東宮萬貴妃已擅寵及后立摘其過杖之上怒

因下詔謂后舉動輕佻禮度率畧德不稱位不得已請

命太后廢吳氏別宮又言先帝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別宮待期太監牛玉輒以選退吳氏蒙蔽太后成冊立禮宜正玉罪免死謫居南京孝陵種菜吳后父俊先授都督同知至是亦下獄戍邊 是月詔修英宗實錄編修尹直以經筵講官預修實錄總裁時有欲革去景泰帝號引漢昌邑更始為比直辨曰昌邑旋立旋廢景泰帝則為宗社主七年更始無所受命景泰帝則策命于母后當時定傾危難之中微帝則京師非國家有雖易儲失德然能不惑于虛忠徐正之言卒全兩宮以至今日其功過足相準不宜去帝號時不能難 改兵部

明通鑑卷二十九 七

尙書馬昂為戶部尙書以副都御史王竑為兵部尙書時言官交劾昂而薦竑及宣府巡撫李秉堪大用下廷議王翱李賢請從其言上曰古人君夢卜求賢今朕獨不能從輿論乎于是復用秉為左都御史命下朝野相慶巡撫廣東葉盛以議事入都給事中張甯等欲薦之入閣以御史呂洪言遂止而以韓雍代撫廣東雍新得罪衆難之竑曰天子方棄瑕錄用雍固有罪竑亦以罪廢者卒用之初編修邱濬與盛不相能閣臣李賢入濬言及是草雍敕曰無若葉盛之殺降也盛不置辨稍遷左僉都御史代秉巡撫宣府

兵部王竑授兵部李秉授左都皆見七

卿表以八月任葉盛韓雍諸書日月不同按舊制各省巡撫官皆以八月入京議事則除授正在是時今竑書之 冬十月壬辰立王氏為皇后時萬貴妃寵冠後宮后處之淡如故諳不行 甲辰立武舉法自洪武二十年用武舉武臣子弟得于各直省應試尋罷不行至是復命直省舉諸武藝人兵部同總兵官考校其弓馬策畧分別甲乙以備錄用指揮以下子弟悉令入學又定試武舉式騎中四矢步中二矢以上者為中式騎步所中半者次之帥府試策畧教場試弓馬問策二道大畧如文闈之式 是月以沒入曹吉祥地為宮中莊田皇莊之名始此給事中齊莊言天子以四海為家何必與小民爭利弗省自是戚畹中貴家多奪民地為莊田矣

明通鑑卷二十九 六

禮部尙書姚夔以皇太后生辰請仍故事設齋醮都給事中張甯言無益且傷大體乞禁止上嘉納之

太后 生辰張甯請罷齋醮事憲章錄通紀皆系之成化元年之二月而證之明史張甯及后妃傳皆特書是年之十月是時有兩太后疑一係十月一係二月諸書致誤之由在此惟明史本之實錄且張甯禁止齋醮見孝肅問皇后傳中則十月為孝肅生辰可知且是時兩宮並尊朝議久之方定憲宗為孝肅所生明史必不誤今從之

十一月丙寅逮南京給事中王徽王淵等下獄時中官牛玉以罪被謫微等復上疏劾之曰陛下冊立中官此何等事而賊臣牛玉乃敢大肆奸欺罪當萬死願僅斥陪京全其首領則凡侍陛下左右者將復何所忌憚

哉內閣大臣身居輔弼視立后大事漠不加意禮官畏權輒為阿附及玉事發後國法難貸刑官念舊竟至苟容而李賢等又坐視成敗不出一言黨惡欺君莫此為甚請竝罪賢等以為大臣不忠者戒臣等前疏請保全宦官正欲防患于未萌乃處置之道未聞牛玉之禍果作往不可諫來猶可追臣等不敢遠引請以近事徵之正統末有王振矣詎意復有曹吉祥天順初有吉祥矣詎意復有牛玉若又不思患預防安知後不有甚于牛玉者哉夫宦者無事之時似乎恭慎一聞國政即肆奸欺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以為己功將行某事也必先

明通鑑卷二十九

九

泄之以張己勢迨趨附日眾威權日張大臣不識廉恥多與交結饒獻珍奇即以為賢而朝夕譽之有方正不阿者即以為不肖而朝夕讒謗之譽者獲顯謗者被斥恩出于內侍怨歸于朝廷內外交通亂所由起臣等職居言路不為苟容雖死無悔惟陛下裁察上以為妄言要譽欲加罪都給事中張甯率同官及御史交章論救乃竝謫州判官徽得貴州淵茂州一時同列名者朱寬潼川李翔甯州李鈞綏德而草是疏者鈞筆也侍郎葉盛編修陳言相繼請留皆不納最後楊瑄言尤切幾得罪明史本紀不載事見王徽本傳諸書有系之九月者有系之是冬者昇州攷誤據國史在是年十一月

月丙寅十二月甲辰敕兩京文武除犯賊外雜犯罪者悉宥之是歲四川妖賊趙鐸作亂鐸初與綿竹人徐貴有隙貴告鐸家匿羣盜縣官捕之急遂反自稱趙王漢州諸賊皆歸之數陷城殺長吏遣其黨何文讓及僧悟昇掠安岳諸縣時都指揮寧四川都司事何洪率所部兵捕之斬悟昇生禽文讓鐸將犯成都官軍分三路趨彰明賊引去追至梓潼朱家河力戰賊少却洪乘勝陷陣後軍不繼為賊所圍左右跳盪殺賊甚眾力竭與指揮僉事劉雄俱死之事聞贈洪都督同知予祭葬雄都指揮同知詔巡撫汪浩檄官軍合討之明史本傳三編不著今據增

明通鑑卷二十九

十

之成化元年五月據其討平之年也諸書皆系之天順八年何洪劉雄事見明史本傳三編不著今據增



明通鑑卷三十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三十 起旃蒙作噩盡疆  
圍大淵獻凡三年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

皇帝

成化元年春正月乙卯享太廟 已未大祀天地于南

郊 甲子兩廣守臣以叛徭不靖流剽廣東又越湖廣

江右日益蔓延請發兵討之兵部尚書王竑亦言賊非

大創不止韓雍才氣無雙平賊非雍莫可于是以都督

趙輔充總兵官為征夷將軍太監盧永陳瑄監其軍雍

明通鑑卷三十

以僉都御史贊理軍務時雍方奉敕代葉盛巡撫廣東

遂有是命 改異韓雍巡撫廣東事見葉盛傳而本傳則  
但言贊理軍務而已又王竑傳言舉雍為總

督證之雍傳乃在平大藤峽賊後召趙輔等還遷雍左  
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是雍總督兩廣乃在明年此

時改授僉都正與巡撫之加銜同意雍以去年奉敕代  
葉盛巡撫廣東未行而有是命非傳中脫誤也今分書

之 戊辰西域諸國及哈密來貢禮部尚書姚夔等言

哈密貢馬二百匹而使人乃二百六十人以中國有限

之財供外蕃無益之費非策也乃下廷臣議定歲一入

貢不得過二百人制可 改異事具明史哈密傳中明  
書系之正月戊辰今據之

是月開納粟例以備兩廣軍餉命戶部侍郎薛遠督兩

廣餉事 二月戊子祭太社太稷 甲午上親祀先農

耕藉田賜百官耆老宴宴畢還宮 保喇誘三衛九萬

騎入遼河武安侯鄭宏擊却之宏亨之孫也 是月雪

少保于謙獄先是御史趙敬上言謙等為石亨輩誣陷

榜示天下不一二年亨輩亦皆敗露陳循等已邀恩省

無俟臣言獨思正統十四年寇犯京城賴謙一人保守

其功甚鉅伏乞收回前榜死者贈卹生者錄用上曰朕

在東宮時即聞謙寬謙有社稷之功而受無辜之慘其

敕有司急如敵言施行于是謙子冕壻朱驥及前大學

士王文子宗彞並釋戍放歸 改異明書通紀憲章錄並  
系釋陳循江淵俞士悅等

于是年正月證之明史陳循傳循因石亨之敗自貶所  
上書詔釋為民是循在英宗時已先釋之故敵奏中亦

明通鑑卷三十

言循等已邀恩宥無俟臣言其江淵余士悅之等亦當

同時並釋也 三編據實錄系之二月又質實中亦辨之  
今從

三編 廣西猺賊流劫廣東遂寇新會初廣東僉事毛

吉分巡惠潮二府有程鄉賊楊輝已撫復叛攻陷江西

安遠剽掠閩廣間進襲程鄉吉乘其未至募壯士合官

軍得七百人直抵賊巢生禽輝破諸洞凡俘斬千四百

人捷聞上方嗣位璽書嘉勞移巡高雷廉三府時民遭

賊躡數百里無人烟吉不勝憤以平賊為已任按部雷

州海康知縣王騏以擊賊死吉進兵破之是時新會告

急吉檄指揮閩華署縣事而令同知陶魯合軍萬人至

大磴破賊乘勝追至雲岫山去賊營十餘里時已乙夜

吉召諸將分三哨黎明進兵會陰晦眾失期及進賊棄  
營走山上吉命潘百戶者據其營眾競取財物賊自山  
馳下殺百戶華亦馬蹶遇害諸軍遂潰吉勒馬大呼殺  
賊軍吏勸且避其鋒吉叱曰眾多殺傷我獨生可乎言  
未已賊持刀趨吉吉且罵且戰手刃數賊力竭遂被害  
是日雷雨大作山谷震動又八日始得其尸貌如生事  
聞贈按察使錄其子科入國子監尋登進士方吉出軍  
時賫千金為犒費以付驛丞余文司出入已用十之三  
會吉死文憫其家貧以所餘金授吉僕歸治喪忽是夜  
僕婦馮之作吉語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大驚走

明通鑑卷三十

三

吉按察使夏燠燠至起揖曰吉受國恩不幸死于賊今  
余文以所遺官銀付吉家雖無文簿可考令吉負垢地  
下矣願亟還官毋汙我言畢仆地頃之始蘇卒歸其金  
于官吉死時年四十後賜謚忠襄元異毛吉死難事見  
明史本傳傳言成化  
元年二月此與天順三年葉禎死難事絕  
相似故傳特著其年月諸書不載今摺增 有彗星見  
踰月又見西北長三丈餘三閱月而沒襄陽地震天雨  
黑黍元異二月彗見事具明史天文志意章錄書是年  
正月己酉朔有流星光燭地自左攝提東南行至  
天市西垣孫氏二申野錄則云有星孛于天市垣與天  
文志所載同一事而月分異耳三編系之二月蓋據實  
錄也今 三月庚戌四川山都掌蠻作亂山都掌者永  
甯宣撫司所轄地也正統間屢歲出沒殺掠良民景泰

元年招之復叛天順六年撫之又反至是大壩等寨之  
賊分劫江安合江等縣兵部以聞詔總兵官李安會永  
甯宣撫司相機勦撫毋釀邊患時侍讀周洪謨上討賊  
方略六事詔付所司行之 丁巳上幸太學釋奠于先  
師孔子始加牲用樂停祭酒官以下宴 是月荆襄盜  
起荆襄之上游曰鄖陽古麋庸二國地也元至正間流  
賊聚此作亂終元世莫能制洪武初鄖愈以兵勦除空  
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界秦豫楚之間又多曠土山  
谷阨塞林菁蒙密中有草木可採掘以食正統二年歲  
饑民徙入不可禁聚眾既多罔稟約束其中巧黠者稍

明通鑑卷三十

四

稍相雄長天順間漢中守臣以聞英宗以小民饑寒所  
迫不欲用兵命御史撫輯謫戍數人餘陽聽撫而大好  
潛伏不出尋復縱勢益滋蔓有錦衣千戶楊英者奉使  
河南策其必反上疏言流逋之眾宜遣良吏填撫漸圖  
所以散遣之詞甚諄切不報三省長吏又多諉非已境  
因循不治至是有劉通者少負膂力縣治前有石獅重  
千斤通手舉之因號劉千斤糾其黨石龍劉長子及苗  
龍苗虎等聚眾數萬為亂署將軍元帥等號偽稱漢王  
建元德勝寇襄鄧間指揮陳昇等二十四人皆先後拒  
之不克死焉時三原王恕為河南布政使詔擢右副都

御史撫治之

及異明史本紀系計刑襄賊于是年十二月蓋據命將出師之月日也三編據實錄

系之三月蓋始亂奏報之月也證之王恕本傳恕以副都御史撫治在前命贊朱永等軍務在後今分書之

晉吏部尚書王朔太子太保時朔年踰八十屢疏乞

休輒慰留至是詔雨雪免朝參以旱災免陝西延安

等府稅糧凡八萬七千一百石有奇夏四月甲申河

南鈞州地震有聲凡二十三日止是月以都給事中

張甯為汀州知府修撰岳正為興化知府大學士李賢

出之也先是尚書王竑薦甯堪任僉都御史正堪任兵

部侍郎賢皆不悅至是廷推兵部侍郎清理貼黃以正

與甯名竝上詔責其會舉多私乃託以歷練票旨出二

人于外士論為之不平五月戊申詔修比干廟命有

司春秋致祭戊午熒惑守南斗辛酉大雨雹壬戌

上避正殿減膳勅羣臣修省是月四川賊平先是何

洪等既敗綿竹典史蕭讓率鄉兵擊趙鐸破之官兵繼

進其黨稍散去鐸勢孤帥餘賊走彰明千戶田儀等設

伏梓潼參將周貴分兵直搗賊巢賊大敗夜奔石子嶺

儀偵知之追及手刃鐸墮馬斬之傳首成都又四

三編系之五月據明史何洪傳書云成化元年正月也

按三編據實錄此條係輯覽所遺補入是年之五月必

不誤疑明史五六月庚子革太平侯張瑾與濟伯楊

宗爵二人俱以奪門功封石亨既敗諸以奪門冒功者

皆革奪唯瑾宗襲封如故至是有指揮同知董源等援

例乞復遂竝革瑾宗以瑾為錦衣指揮使宗指揮同知

及異明史本紀不載三編輯覽系之六月是月僉都

證之明史功臣表為六月庚子今據之御史韓雍大會諸將于南京時朝議用兵兩廣編修邱

濬上書李賢言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宜困賢善

之上于朝詔錄其書示諸將將多主其說欲分兵兩

廣雍不可曰賊已蔓延數千里而所至與之戰是自敝

也宜全師直搗大藤峽賊之巢穴所在腹心既隙控制

四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可迎刃解耳舍此不圖而

分兵四出賊益奔突郡邑益殘所謂救火而噓之也諸

將皆曰善趙輔亦知雍才足辦賊軍謀一聽之雍遂帥

諸將倍道趨全州秋七月己酉免天下軍衛屯糧十

之三甲子振兩畿湖廣浙江河南饑時給事中袁芳

等上言比來救荒無術老弱轉死丁壯流移南陽荆襄

流民十餘萬兩京浙豫或水或旱禾麥無秋乞敕官司

振濟於是命撫治河南王恕及浙豫撫按各振其屬又

振兩畿等省明史本紀系之七月三編系之八月蓋因

遺沈義吳琛等牽連竝記也今據本紀分書之紀中不

書湖廣今甲戌瑪拉噶犯榆林巡撫陝西項忠會諸

軍合禦之八月丁丑復遣工部侍郎沈義往保定僉

都御史吳琛往淮揚時廷議請緩徵鹽鈔逋賦從之義

明通鑑卷三十

六

琛奉使無所陳惟條上納粟事例既而皆以不恤民瘼  
斥罷 辛巳瘞暴骸 庚寅瑪拉噶寇延綏總兵官房  
能敗之 癸卯修玉牒成 是月改右都御史李賓為  
南京兵部尚書 九月兵部尚書王竑致仕張甯岳正  
之出外也上以廷推不實罷會舉例竑聞之憤然曰吾  
尚可居此耶即引疾求退上方嚮用竑優詔慰留日遣  
醫視疾竑請益力至是始許之竑既去中外薦章百十  
上竝報寢 是秋韓雍會諸軍趨桂林斬失機指揮李  
英等四人以徇軍威大振乃按地圖與諸將議曰賊以  
修仁荔浦為羽翼宜先收二縣以孤賊勢乃督兵十六

明通鑑卷三十

七

萬分五道先破修仁之賊窮追至力山禽千二百餘人  
斬首七千三百級荔浦亦定乃議趨潯州攷異據紀事本末憲章錄  
皆書大軍抵潯于十月證之雍傳則先平修仁荔浦其次第也其事當在八九月間今系之是秋下冬  
十月韃靼瑪拉噶等復大入延綏詔大同總兵官楊信  
甯夏總兵官李杲陝西巡撫項忠等合擊之官兵力戰  
乃引去攷異瑪拉噶寇延綏三編系之是年十月諸書皆在七月證之韃靼傳云是秋散掠延綏冬復  
大入今據 是月以王復為兵部尚書 十一月韓雍  
趙輔等帥官兵土軍長驅至大藤峽口先是雍至潯州  
延問父老皆曰峽天險不可攻宜以計困之雍曰峽延  
袤六百餘里安能使困兵分則力弱師老則財匱賊何

時得平吾計決矣比至峽口有儒生里老數十人伏道  
左請為鄉導雍見即大聲曰賊敢給我叱左右縛斬之  
左右皆愕既縛而袂中利刃出推問果賊也悉支解之  
賊聞大驚曰韓公天神也雍尋督諸軍水陸竝進分遣  
總兵官歐信帥五哨兵自象州武宣攻其北自帥八哨  
兵與趙輔都指揮白全等自桂平平南攻其南復分二  
哨兵遣叅將孫震等從水路入又分兵扼諸隘口賊魁  
侯大狗等兇懼移其累重于桂州橫石塘而立柵南山  
多置滾木礮石鏢鎗藥弩以拒大軍 十二月乙亥朔  
韓雍趙輔大破猺賊于大藤峽是時賊死拒分守要隘

明通鑑卷三十

八

雍等帥水陸諸軍齊進擁圍牌登山殊死戰連破石門  
林峒沙田石營諸巢焚其室廬積聚賊皆奔潰官軍伐  
木開道直搗橫石塘及九層樓諸山寨賊復樹柵數重  
憑高以拒我軍誘賊發矢石度且盡雍躬督諸軍緣木  
攀藤上別遣壯士從間道先登據山頂舉礮賊不能支  
遂大敗先後破賊三百二十四砦生禽大狗及其黨七  
百八十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墜溺死者不可勝計先  
是峽中有大藤如虹橫亘兩岸間晝沈夜見賊以為神  
及是雍用斧斷之改名斷藤峽勒石紀功而還提聞賜  
敕嘉勞尋召趙輔還進雍右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

破則以十月至潯州十二月朔破峽中尚隔一月  
破紀事本末言雍軍以十一月抵潯州長驅至峽口十  
二月朔破之又據明史土司傳趙輔等平大藤峽賊奏  
中言十一月師次潯州期以十二月朔日水陸並進云  
云則是破賊在十二月朔若其部署進兵則十一月  
事也是年十一月朔者傳寫之誤耳 初王恕奉撫治河  
南之命會丁母憂詔奔喪兩月即起視事恕辭不許始

蒞任懸榜曉諭而未受征討之命賊扭為故常橫掠如  
故恕聞于朝曰民可撫而奸民好亂者非懾以兵威賊  
未易平也廷議皆以為然癸卯命撫甯伯朱永為靖虜  
將軍充總兵官太監唐慎監軍工部尚書白圭提督軍  
務會恕及湖南總兵官李震合兵討之史紀事本末皆

明通鑑卷三十

九

書命朱永白圭等討荆襄賊于五月與明史所記是年  
之十二月相若半年若謂牽連竝記則荆襄之盜據三  
載日月可憑非奏報先起于四月而命將出師則有紀  
載當盜初起時欲以王恕撫治河南勦撫兼施而恕是  
時丁母憂詔奔喪後起復恕辭不許是恕蒞撫治任當  
在秋間迨撫治不效始請出師故恕奏中有民可撫而  
奸民好亂宜懾以兵威之語據此則是年十二月命將  
出自王恕之請明矣今 是冬無雪

二年春正月戊申更定團營制先是上即位復立團營  
踰年改元復罷之至是御史魏瀚等上言備邊之策莫  
要于訓練營兵以為緩急之用今京師軍士不下三十  
餘萬或占役于私家或借工于公府或買閒而輸月錢  
或隨從而備使令其操練者不過老弱充伍且馬多羸

瘠器非犀利以之折衝禦侮安能挫銳摧鋒又言選練  
一事尤繫于兵部之得人今尚書王復質實有餘應變  
不足處此多事之秋未見其濟上曰王復陞任未久難  
責近效前于三營內選撥精銳官軍十二萬分為十二

營團練情弊多端益滋廢弛今還歸三營分三等次等  
訓練仍差給事中御史不時巡察尋由兵部會同京營  
提督選得一等軍十四萬有奇上以數多仍令分十二  
營團練名其軍曰選鋒不任者仍歸本營區其名曰老  
家以供役于是團營復立而其法又稱變云本紀天順

明通鑑卷三十

十

復成化二年罷三年又復也三編天順八年三月復立  
團營目中則云明年正月復罷去又明年復立據此則  
團營之罷在元年復在二年與明史本紀不合證之憲  
章錄典彙諸書皆言二年復立團營攻之明史兵志二  
年罷十二營統歸三營團練故諸書或以為罷或以為  
復三年之復則亦見人數太多仍分十二營操練其實  
復仍在二年也今參明史兵 乙卯大祀南郊 辛酉  
奉英宗神主祔太廟 壬戌皇長子生萬貴妃出也上  
大喜遣中使祀諸山川 己巳命九卿舉堪任布按二  
司者自是仍復三品薦舉例 二月癸未命禮部侍郎  
鄒幹巡視畿內饑民振之 己丑虜犯保德 三月甲  
辰賜羅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倫吉安之永豐人興  
江西明時有兩永豐一廣信轄一吉安轄故 為諸生即  
明史倫傳書其里貫加吉安二字今從之

有志聖賢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知府張瑄憫其貧周之粟謝不受居親喪踰大祥始食鹽酪至是廷試對策萬餘言直斥時弊名震都下 己酉大學士李賢父卒詔起復三辭不許令奔喪遣中官護行營葬 辛亥冊封萬氏為貴妃 乙卯朱永等大破荆襄賊劉通于南漳先是湖廣總兵官李震方平苗賊歸問劉千斤之亂乘勝進討屢敗之追及于梅溪賊巢官軍失利都指揮以下死者三十八人有詔切責白圭等大軍至震自南漳進兵合擊敗之會永疾留鎮偵賊巢穴在襄陽房縣豆沙河等處萬山之中列為七屯白圭奏

明通鑑卷三十

十一

聞議分兵四路賊之上曰兵不可遙制勅圭等相機進勦 是月詔李震討靖州苗先是湖廣五開諸衛與貴州之黎平等府接壤上乃復命震兼填貴州獲賊首苗蟲蝦至是武岡沅靖銅鼓五開苗復蠱起巡撫王儉不能討復以命震原明史本紀書李震破靖州苗于三年據其平苗之年也三編書于是年三月據震討賊之年也證之震傳震兼填貴州及獲苗蟲蝦皆在元年今彙書之 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等上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北虜敢與戰鬥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得驅使者上命兵部覆奏都臣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于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

慶陽之甯州環縣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曰土兵其籍為兵者量免戶租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詔如法行之 閏月癸酉振南畿饑時江淮大旱人相食詔發淮徐倉米四十萬石振之又副都御史林聰請貸蘇松漕糧及支運餘糧悉以備振皆從之 乙未朱永白圭大破荆襄賊劉通等時賊據險拒我圭等督諸軍分道進擊遂逼其巢通奔壽陽謀走陝西圭遣兵扼其餉道通乃退保大市與苗龍合官軍又破之雁坪斬通子聰及苗虎等賊退保後巖山據險下木石如雨諸軍四面仰攻圭往來督戰士皆蟻附而登賊不能支遂大敗生禽通及其眾三千五百餘人獲賊屬子女萬一千六百餘人械通至京師磔之其黨石龍劉長子遁去逸入四川原明史本紀系之閏三月明史作閏三月乙未明史稿作閏月癸巳今月日皆據明史惟三編元年三月日中記白圭禽劉通等于明年之夏疑所據 夏四月倭寇浙東 擢掌新會縣事廣州府同知陶魯為廣東按察司僉事魯從韓雍征大藤峽雍在軍巖重獨於魯虛已下之用其策輒有功至是兩廣賊平雍請擢用之專治新會陽江陽春瀧水新興諸縣兵原明史本傳在成化二年憲章錄系之四月今從之 五月癸酉修撰羅倫劾大學士李賢時倫登第甫踰二月會賢

明通鑑卷三十

十二

西修撰羅倫劾大學士李賢時倫登第甫踰二月會賢

奉詔還朝倫詣賢沮其起復不省乃上疏曰臣聞朝廷  
援楊溥故事起復大學士李賢臣竊謂賢大臣起復大  
事綱常風化繫焉不可不慎曩陛下制策有曰朕夙夜  
拳拳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于上風俗厚于下竊  
以明人倫厚風俗莫先于孝在禮子有父母之喪君三  
年不呼其門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無避禮與孔子曰  
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  
知也陛下於賢以爲金革之事起復之與則未之有也  
以大臣起復之與則禮所未聞也夫人君當舉先王之  
禮教其臣人臣當守先王之禮事其君昔宋仁宗嘗起

明通鑑卷三十

三

復富弼弼辭曰不敢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  
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起復劉珙  
矣珙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  
名私竊利祿之實孝宗不抑其情此二君者未嘗以故  
事強其臣二臣者未嘗以故事徇其君故史冊書之爲  
盛事士大夫傳之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教臣以孝自臣  
孝可移于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王黼史嵩之陳宜  
中賈似道之徒皆援故事起復然天下壞亂社稷傾危  
流禍當時遺譏後代無它君不教臣以孝臣無孝可移  
于君也陛下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則賢身不可留口

實可言宜降明詔俾如劉珙得以言事使賢于天下之  
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于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  
不起復猶起復也苟知之而不能盡言言之而不能力  
行賢雖起復無益也且陛下毋謂庶堂無賢臣庶官無  
賢士君孟也臣水也水之方圓孟實主之臣之直佞君  
實召之陛下誠於退朝之暇親直諫博洽之臣講聖學  
君德之要詢政事得失察民生利病訪人才賢否考古  
今盛衰舍獨信之偏見納逆耳之苦言則衆賢羣策畢  
萃于朝又何待違先王之禮經損大臣之名節然后天  
下可治哉臣伏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

明通鑑卷三十

四

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不知此人于  
天下之重何關耶且婦于舅姑喪亦三年孫于祖父母  
服則齊衰奪情于夫初無預其妻奪情于父初無干其  
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還乃號于天下曰本欲終喪  
朝命不許雖三尺童子臣知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  
望其子之報豈意至于此哉爲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  
心豈忍出於此哉在己者不能直人忘親者不能忠君  
陛下何取于若人而起復之也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  
爲非且從而贊之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  
之上下成俗混然同流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

忍聖明之朝致綱常之壞風俗之弊一至此極也願陛下斷自聖衷許賢歸家持服其它已起復者仍令轉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之變亦從墨衰之權使任軍事于外盡心喪于內將朝廷端則天下一大臣法則羣臣效人倫由是明風俗由是厚矣疏入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御史陳選疏救不報御史楊琅復奏言天下之士氣與國家之元氣相通士氣之壯弱即元氣之消長繫焉陛下即位以來頒布明詔開廣言路以振作鼓舞天下之士氣未幾而王徽等以進言遠斥士氣為之一沮至是羅倫又以論事補外士氣為之再沮夫

明通鑑卷三十

五

士氣之在國家鼓舞振作倘恐其不振況從而沮抑之將諛佞成風聰明日塞甚非朝廷之福也乞追回王徽羅倫等復其舊職以作士氣奏入有旨切責尚書王翱以文彥博救唐介事諷賢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何可效之卒不聽疏復被劫在五月紀賢丁父憂在三月廷試授修撰諭二月大學士李賢奔喪畢奉詔還朝倫詰賢沮之不聽乃上疏云是年三月有閏則所謂倫與本紀月分合明史稱書倫劾賢于三月蓋因賢丁憂連記之介州以為九月非也賢之丁憂去倫登第僅五日明史分書今從之○援文彥博救唐介事諷賢明史三編以為王翱憲章錄皇朝已卯禁侵損古帝王忠臣烈士名賢陵墓犯者論罪是月召白圭還時朱永

疾愈命帥兵搜勦餘賊 六月甲辰趙輔班師還時韓雍留填兩廣散遣諸軍以省饋餉而遣孽侯鄭昂等復乘虛攻陷潯州及洛容北流二縣雍被劾引罪上以其功大勿問 乙巳免今年天下屯糧十之三 王子瑪拉噶寇延綏詔彰武伯楊信為平虜將軍充總兵官太監斐當監督軍務會陝西巡撫項忠禦之信時填守大同兵部尚書王復等議以大舉投套必主將得人楊信舊填延綏稔知地利宜召還京面受成算其陝西延綏甯夏甘涼大同宣府鎮巡諸官亦宜令整飭兵備俟期調發于是信復以議事召還 是月巡按湖廣御史王

明通鑑卷三十

六

瀛奏賊首石和尚即劉千斤之黨石龍者集眾千餘焚劫四川巫山大昌等縣殺夔州通判王禎奉節縣典史及百戶二人俱遇害兵部王復等請勅白圭督京營山東官軍分往勦捕仍勅四川守臣馳赴夔州調兵策應 秋七月辛巳封弟見治為忻王見沛微王 戊戌瑪拉噶犯固原 是月學士彭時乞歸省許之 八月丁巳瑪拉噶犯甯夏都指揮焦政戰沒時楊信未至而項忠禦寇于延綏兵部劾忠詔特宥之 丁卯復故少保于謙子冕官冕以蔭授副千戶謙冤既雪詔復冕官自陳不願武職改兵部員外郎復遣行人往祭謙墓制詞



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爲  
權奸所竝族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一時  
朝野傳誦之 是月遣兵部尙書王復整飭延綏邊備  
左都御史李秉整飭大同邊備復至陝西自延綏抵甘  
肅相度形勢上言延綏東起黃河岸西至定邊營接甯  
夏花馬池縈紆二千餘里險隘俱在內地而境外乃無  
屏障止憑墩堡以守一旦有事軍反居內民顧居外官  
軍未行而民遭掠已盡矣又西南抵慶陽相去五百餘  
里烽火不接寇至民猶不知其地北墩墩率皆曠遠非  
禦邊長策請移府谷響水等十九堡置近邊要地而自

明通鑑卷三十

七

安邊營接慶陽自定邊營接環州每二十里築墩臺一  
計凡三十有四隨形勢爲溝牆庶聲息相聞易于守禦  
詔兵部議行之秉至大同首劾填守中官李良總兵官  
武安侯鄭宏失律罪軍政肅然 冬十月丁未朱永白  
圭等誘執石和尚時石和尚劉長子聚眾巫山圭遣叅  
將喜信鮑政都指揮白玉合兵圍之賊餉絕乞降圭遣  
指揮張英往誘之劉長子遂縛石和尚送喜信營受之  
長子詣信營乞食信餉之俾居近營已竝誘執劉千斤  
妻連氏及其僞職常通王靖張石英等六百餘人事聞  
詔搜捕餘賊悉平諸將忌張英功譖于永謂英多獲賊

賄以事捶殺之遂班師歐陽修石龍月日見明史本紀  
而憲章錄及紀事本末較詳紀事並及朱永殺張英事  
三編質實亦引之又明史朱永傳言永進討石龍馮喜  
皆提馮喜諸書皆不見憲章 十一月庚辰以平大藤  
峽賊功封趙輔爲武靖伯時潯州報至言官交劾輔等

而廣西巡按御史端宏謂賊流毒方甚而輔安報賊盡  
盲封爵不罪輔無以示戒輔乃自陳戰伐委其罪于守  
將歐信上皆弗問 甲午皇子薨萬貴妃自此不復娠  
而擅寵如故 是月磔石龍劉長子等七十三人于市  
斬其家屬五十二人 十二月甲寅李賢卒閣臣得君  
自三楊後無如賢者賢亦自以受知人主所言無不盡

明通鑑卷三十

六

及是卒上震悼贈太師謚文達賢立朝三十餘年一時  
翕然稱賢相然其自卽署受知景帝洊擢卿貳而著書  
詆帝荒淫多過其實其抑葉盛擠岳正不救羅倫尤爲  
世所短云

薛應旂曰文達之卒陳文誌其墓謂其量宏而福厚  
大臣遭遇之隆無與比者夫福誠厚矣遭遇隆矣但  
其忌張甯岳正王徽王淵俾終身棄置而奪情戀位  
不能釋憾于羅倫吾未見其量之宏也王整言國朝  
三楊後得君最久無如李賢者亦能展布才猷然在  
當時亦以賄聞夫爲相而以賄聞此攘竊之流也比

來蓋接踵矣雖少有才猷皆矯偽以自文耳安足論哉

丙辰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劉定之入閣預機務時以李賢之卒故有是命定之謙恭質直以文學結人主之知嘗有中旨命製元宵燈詩中使竊立以俟定之據案伸紙立成七言絕句百首上嘉賞之 是月填守開原太監韋朗坐失律當逮治時內侍諂事萬貴妃日進美珠珍寶遂爭假采辦名先後出監大鎮至是朗坐罪其同官填守太監李良上言昔武侯失律街亭韓琦喪師西夏兵家之常未嘗以一眚遂棄請着朗戴

明通鑑卷三十

九

罪立功兵部覆奏謂朗私役軍人貽誤大事豈得援諸葛韓琦以為比宜勿許然內批仍赦不問 是冬工部尚書白圭丁憂詔葬後起復 瑪拉噶復犯延綏將湯允績戰死楊信等無功搜套師亦竟不出及異湯允書或系之三年或系之是年之七月證之明史韓韜傳言是年夏大入延綏冬復入延綏允績戰死是瑪拉噶一夏一冬兩犯延綏今據之 廣西再亂諸賊所在蠶起思恩潯賓柳城悉被擾掠流劫至廣東欽化二州韓雍四路勦捕分遣僉事陶魯廣東高州知府孔鏞大破劇賊廖婆保于欽化二州璽書嘉勞取異明史本紀十二月書云是月韓韜賊復起證之韓雍趙輔等傳廣西遺孽在輔班師之後故諸書多系之七八月間若本紀所記十二月疑韓雍奏平之日也又證之

陶魯傳言是年冬破欽化二州之賊而證之韓雍傳中亦云兩廣之賊應時殄滅其在趙輔進封之前後可知今據之統系 是歲刑部員外郎彭韶疏論僉都御史遼東巡撫張岐檢邪請召王竑葉盛李秉性旨下詔獄給事中毛宏上書論救不聽卒輸贖後遷郎中

三年春正月壬申撫甯伯朱永以平賊功進爵為侯加白圭太子少保 己卯大祀南郊 丙申命朱永充總兵官會楊信討瑪拉噶副都御史王越奏贊軍務是時韃靼諸部內爭保喇弒蒙古勒克青吉思瑪拉噶又殺保喇更立他汗而居河套之阿勒楚爾者復與瑪拉噶仇因自殺所立汗逐阿勒楚爾而遣使入貢尋渡河入

明通鑑卷三十

十

大同詔永等往禦之會瑪拉噶再乞通貢而別部長頗羅龜舊作李魯乃亦遣人來貢上許之敕永等駐軍塞上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丁巳李震大破靖州苗平之震平苗蟲蝦後湖廣諸苗復起密邇貴州兩省告警震以貴州終難遙制請專鎮湖廣許之乃還兵由銅鼓天柱分四道進直抵清水江因苗為導深入賊境兩月間破巢八百焚廬舍萬三千斬獲三千三百而廣西猺賊劫桂陽者亦擊斬三千八百有奇當是時震威名著西南苗獠聞風畏懼時呼為金牌李 是月召彭時還御經筵故事經筵講畢辭退上必口宣賜酒饌閣臣講

官承旨叩謝出及是劉定之請照例宣賜毋煩玉音自是君臣之間無一詞相接人咸以定之巽順為過云

三月戊辰召商輅為兵部侍郎兼學士復入閣輅自罷斥後英宗以已所取士欲用之終以忌者而止至是召至京師命以故官入閣輅疏辭上曰先帝已知卿枉其勿辭首陳勤學納諫儲將防邊省冗官設社倉崇先聖號廣造士法凡八事上嘉納之其言納諫也請召復元年以後建言被斥者于是羅倫及言事被謫漢陽知府孔公恂等皆召還復其官時給事中毛宏請斷自踐阼而後召還給事中王徽等不許倫亦改官南京居二年

明通鑑卷三十

三

引疾歸遂不復出屏跡金牛山築室著書其中四方從學者甚眾又十四年卒嘉靖初以御史唐龍請追贈左春坊諭德謚文毅學者稱一峯先生 己巳瑪拉噶復犯大同 辛巳復開浙江福建四川雲南銀場以內臣領之 是月召李秉還 戶部尚書馬昂及副都御史林聰清理京營文案閣臣陳文謂必得內臣共事始可剷除宿弊因薦太監懷恩從之恩原姓戴相傳以為前兵部侍郎戴綸之族弟也踰月進聰右都御史 夏四月四川自去年六月至于地凡三百七十五震壬寅勅所在官吏修省遣使祭其山川 乙巳錄囚 是

月改王復為工部尚書復自延綬還言者謂治兵非其所長乃起復白圭為兵部尚書督十二團營 刑科給事中毛宏偕六科諸臣上言比塞上多事正陛下宵衣旰食時乃聞退朝之暇頗事逸游礮聲數聞于外非禁地所宜有况災變頻仍兩畿水旱川廣兵革之餘公私交困願省游戲宴飲之娛停金豆銀豆之費日御經筵講求正學庶幾上解天怒下慰人心御史展毓等亦以為言上皆嘉納之而不能用 五月壬申宣府大同地震有聲威遠朔州亦震敕填巡官警備 是月荆門州訓導高瑤抗疏陳十事其一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北狩陛下方在東宮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

明通鑑卷三十

三

長君則禍亂何由平乘輿何由返六七年間海宇甯謐元元樂業厥功不細迨先帝復辟貪天功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節惠濟祀未稱典禮望特敕禮官集議追加廟號盡親親之恩章下廷議久不決時給事御史多以建言獲譴言路大阻惟瑤以卑官建危言卒無罪 既罷高瑤請加景帝廟號憲章錄明書皆系之是年之五月證之明史瑤傳特書成化三年五月今據之復命都御史李秉督師遼東 督師遼東皆見明史七月表 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門詔羣臣修省 改雷震于六月乙酉蓋下詔修省及停採辦之月日牽連拉記耳今

從明史 三編 時言官劾罷戶部尚書張睿南京侍郎俞綱等  
于是陳文彭時商輅劉定之姚夔竝乞免上皆慰留之  
辛酉詔襄城伯李瑾為征夷將軍充總兵官討山都  
學蠻太監劉恒監軍晉兵部侍郎程信為尚書提督軍  
務初四川戎縣蠻數叛上敕總兵官進勦屢破賊寨移  
兵琪縣進至戎縣貴州兵亦至抵金鷲池遂合攻大壩  
斬獲甚多以捷聞而蠻性叛服不常軍還復出寇至是  
陷合江等九縣所過屠城赤地千里廷議大發兵討之  
信言山勢險惡必得土兵為之鄉導請敕諸土司集兵  
聽調仍守境勿縱賊逃從之 秋七月乙酉停河南採

明通鑑卷三十

三

辦 是月吏部尚書太子太保王翱以病免翱致仕未  
出都越三月卒贈太保謚忠肅翱清心寡欲方嚴質直  
典銓十餘年門無私謁有所論薦不使人知嘗曰吏部  
豈快恩怨地耶自奉儉素歷仕五十三年第宅服食不  
改于舊與李賢同得上眷而方執過之惟性不喜南土  
所引用多北人時頗以此少之 八月巡按江西御史  
趙敬上言江西賦繁官少催徵不力逋負遂多請增設  
司府佐貳官俾專督理報可于是增布政使叅政一南  
昌吉安撫袁臨江饒瑞七府同知各一 是月英宗廢  
皇帝寶錄成閣臣陳文彭時劉定之皆加官餘總裁纂

修官陞賞有差 九月辛未振湖廣江西饑 是秋葉  
盛自宣府召還遷禮部右侍郎偕給事毛宏按事南京  
還改吏部以王越巡撫宣府 虜陷開城知縣于達教  
死之徙開城縣于固原 冬十月南京司禮監內官家  
人阮權盜南京太宗神御珠冠金盆等物事覺伏誅  
十一月乙亥封周壽為慶雲伯壽周太后弟也 十二  
月庚子禮部以追崇景泰廟號不敢擅議請上裁決時  
高瑤疏報聞左庶子黎澹追論景泰廢立事且以昌邑  
更始為比謂不宜復上曰此已往事朕不介意澹為此  
奏欲獻詔希恩耳議遂寢然上終感瑤言 辛丑杖翰

明通鑑卷三十

四

林院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景時以明年上元張燈  
命詞臣撰詩詞進奉懋仲昭景同疏進諫畧曰陛下命  
撰鰲山煙火詩詞臣等竊謂非陛下本懷或以兩宮聖  
母在上欲備孝養奉歡心耳然大孝在乎養志未可徒  
陳耳目之娛以為養也今川東未靖遼左多虞江西湖  
廣赤地數千里此正陛下宵旰焦勞兩宮聖母同憂天  
下之日至翰林官以論思為職宣宗皇帝御製翰林箴  
曰啟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魯以陳張燈豈堯  
舜之道詩詞豈仁義之言帝王謹小慎微必矜細行者  
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也乞停止煙火移此視聽明

目達聰省此資財振饑恤困則災祲可消太平日致矣  
上以元夕張燈祖宗故事責懋等妄言杖之闕下請懋  
仲昭知縣景通判時以與羅倫言事被黜相先後入稱  
爲翰林四諫云 是月以李秉爲吏部尙書秉自遼東  
召還仍掌都察院事及是王翱卒廷推代者上特擢秉  
任之秉銳意澄仕路監生需次八千餘人請分別考核  
黜庸劣者數百人國乘擢吏部事見本傳證之七卿表以十一月召還十二月任吏部尙書  
書今 是歲揚州鹽寇起守兵失利詔南京僉都御史  
高明討之明造巨艦名曰籌亭往來江上督戰竝江置  
邏堡候望賊蹤跡無所匿遂平之內官鬻私鹽者據法  
沒入官鹽政大治因條上利病十餘事多議行一廣西  
賊首黃公漢等猖獗于思恩潯州按察僉事陶魯偕參  
將夏鑑等連敗之未幾賊陷石康執知縣羅紳魯復偕  
鑑追擊之六菊山敗之

明通鑑卷三十一

五

明通鑑卷三十一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三十一 一起著雍田敦盡上  
章攝提格凡三年

憲宗純皇帝

成化四年春正月甲戌大祀南郊 是月武靖伯趙輔  
進封侯予世伯券 給事中毛宏率六科論救章懋等  
畧曰古人有言曰君明則臣直今懋等敢言直諫實由  
陛下聖明有以致之既不深罪其言而又改調外任恐  
遠近流傳非盛德事也伏望從宜處置以慰人心息物  
議而于國家大體亦有裨益疏上調懋等南京評事行

明通鑑卷三十一

人等官 二月以水旱免直隸高郵州成化三年秋糧  
六萬五百七十石有奇 三月甲子以湖廣去年旱免  
荊州等處十四府七十五州縣竝武昌等二十三衛所  
糧凡一百七萬三千餘石 甲申詔中外勢家毋得擅  
請田土先是有番僧扎實巴勒舊作劄實巴勒乞靜海地爲常  
住田嘉善公主求文安地數百頃德王請壽張地四千  
餘頃皆予之戶科給事中邱宏偕同官上言洪武永樂  
間以畿輔山東土曠人稀詔聽民開墾永不科稅邇者  
權豪怙勢率指爲閒田朦朧奏乞如嘉善公主西天佛  
子扎實巴勒等求地多者至數十百頃夫地踰百頃古

者百家恒產也豈可徇一人之私而奪百家之恒產哉  
 上納其言詔自今請乞皆不許著為令仍敕扎實巴勒  
 等所乞還之于民致墨邱宏上疏見明史本傳在四年  
 之春本紀書三月下詔以宏奏故也  
番僧乞田已見宏疏中上納宏言令還其田于民則其  
 事必在四年三月之前明書系之是年九月誤也今據  
 三編系之 是月昏霧蔽天不見星日者累晝夜 改  
 戶部侍郎楊瑄為右副都御史撫治荆襄南陽流民次  
 瑄撫治荆襄即撫治河南之任也王恕時內遷刑部侍  
 郎故以瑄代之憲章錄紀事本末皆系之是年之三月  
 增 是春提督兩廣軍務韓雍以兩廣地大事殷請  
 東西分設巡撫從之乃命陳濂撫廣東張鵬撫廣西而  
 雍仍以總督專理軍事 夏四月甲午追封太后父周

明通鑑卷三十一

二

能為慶雲侯時慶雲伯周壽復以太后弟冒禁求涿州  
 田六十餘頃上不得已許之自是勲戚效尤者接踵矣  
 丁巳錄囚 陳文卒文素以才自許在外頗著績效  
 士大夫多冀其進用及入閣參大政無所建明惟朝退  
 引賓客故人置酒為曲宴專務請屬遇睚眦怨必報及  
 李賢以奪情為羅倫劾文以已為詹事時方丁母憂益  
 內愧于是陰助賢逐倫益為時論所鄙賢卒後文益恣  
 行名節大喪至是卒廷議謚莊靖御史謝文祥禮部主  
 事陸淵之皆疏論文不當得美謚上以事已施行不許  
致異陳文卒于四年本紀系之是年四月丁巳下證之  
 宰輔表亦云四月惟明史稿書五月甲寅誤也今從明

史 是月加番僧封號是時番僧有扎巴且勒燦者舊  
 劉巴以祕密教得幸封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  
 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宏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  
 濟大智慧佛扎實巴勒舊譯  
 見上為清修正覺妙慈普濟護  
 國衍教灌頂宏善西天佛子大國師索諾木且勒燦舊  
 瑣南為靜修宏善國師其徒加封錫誥命者不可勝計  
 服食器用僭擬王者出入乘輿輿衛卒執金吾仗前導  
 其它羽流加號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佞倖由茲更進  
 矣 召尙書程信還與白圭同任兵部尙書先是信奉  
 詔討四川山都掌蠻請敕東川芑部烏蒙烏撒諸府兵

明通鑑卷三十一

三

並速調湖廣永順保靖兵又請南京戰馬一千匹應用  
 比至賊已攻燒上下羅計等寨乃督游擊羅永忠等由  
 永甯剋期分道竝進賊敗遁入深箐乘風縱火先後焚  
 滅寨二千斬首三千有奇生禽一千餘人獲鎧仗草畜  
 无算又討九姓苗之不奉化者改大壩為太平川長官  
 司山都水都分地設官控制之諸蠻惕息四川遂平次  
 程信自四川召還七卿表系之是年四月證之本紀信  
 平蠻在三年十二月而信傳所記皆在四年今牽連記  
 于四月召還之下其傳等費 五月癸未遣官錄天下  
 功進爵仍據功臣表分書之 六月丙午以旱災免江西秋糧二百八十八萬六  
 千三百餘石 辛亥開城賊滿俊反滿俊一名滿四其

祖巴丹以洪武初率所部歸附投千戶畜牧蕃息又無科徭俊素獷悍藏匿奸盜會有獄連俊有司跡捕至其家多要素俊遂激衆爲亂不數月聚黨數萬關中震動詔陝西總兵官甯遠伯任壽巡撫都御史陳价討之甯遠侯禮之子也 甲寅慈懿皇太后錢氏崩初英宗北狩錢后傾中官貨佐迎駕夜哀泣籲天遂損一目及英宗在南宮不自得后曲爲慰解泊英宗大漸遺命曰錢皇后千秋萬歲後與朕同葬大學士李賢退而書之冊上卽位周皇后以己子欲獨上徽號李賢彭時力爭乃兩宮竝尊及營裕陵賢時請營三壙下廷議中官夏時等希指不可事竟寢至是太后崩周太后不欲后合葬上召大臣議學士彭時首對曰合葬裕陵主祔廟定禮也翌日又問時對如前上曰朕豈不知慮他日妨母后耳時曰皇上孝事兩宮聖德彰聞禮之所合孝之所歸也時閣臣商輅劉定之議皆同乃合詞奏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心爲心今安厝慈懿太后于左而虛右以待將來豈非兩全其美上頷之是夕時等復疏言漢文帝尊所生母薄太后而呂后仍葬長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章獻劉后仍祔太廟今若陵寢之制稍有未合則有乖前美貽譏來葉下禮官及廷臣衆議皆請

明通鑑卷三十一

四

如時言上曰乖禮非孝違親亦非孝其議別卜明日廷臣百四十七人竝上疏諫又明日禮部尙書姚夔合諸大臣疏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皇上當守祖宗成法豈可阿順母后顯違前典上猶豫仍不決于是給事中毛宏倡言曰此大事吾輩當以死爭于是給事中魏元偕同官三十九人御史康允韶亦偕同官四十一人伏哭文華門外中使傳旨命退衆叩頭曰不得旨不敢退自巳至申乃得允衆齊聲呼萬歲出後異明史本紀書太史稿則竝書姚夔帥百官請合葬祔廟及羣臣跪哭文華門事于七月戊午按太后崩于六月甲寅爲六月二十六日戊午則七月之朔也證之姚夔及后妃傳皆崩後三四日間事今竝系之六月甲寅下 秋七

明通鑑卷三十一

五

月癸酉命都督同知劉玉爲平虜副將軍充總兵官討滿俊以太監劉祥監其軍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師未行而陳价等之敗聞至時滿俊擁衆自署招賢王价及甯夏總兵官廣義伯吳琮會任壽以兵三萬進討敗績都指揮蔣泰申澄被殺賊因官軍器甲勢益張入據石城石城卽唐吐番石堡城稱險固非數萬人不能克者也山上有城砦四面峭壁中鑿五石井以貯水惟一徑可緣而上詔王等進軍圍之後異陳价等之敗明史改入八月三編目中亦據之按王以七月奉詔討賊必在价等既敗之後證之明史項忠傳言王等師未行而巡撫陳价先以兵三萬進討大敗又明史紀事本末言任壽陳价等既敗賊乃益猖獗事聞逮价壽等下獄命

項忠總督鄂豫劉玉充總兵官往討之據此則任壽陳  
价之敗在前而玉等之奉詔討賊在後明矣明史分系  
之七八兩月前後倒置 戊寅上太行皇太后尊謚曰  
今仍據明史稿書之

孝莊廢皇后 八月癸巳京師地震 己酉以平山都  
掌蠻功進襄城伯李瑾為侯封羅秉忠順義伯 是月  
速任壽陳价等下獄時南京大理卿馬文升丁父憂歸  
即家起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以代价 先是朝廷  
聞价等之敗欲令撫甯侯朱永將京軍赴援永多所要  
請閣臣彭時惡其張大且策項忠能破賊毋煩益兵會  
忠抵石城馳疏上言臣等調兵三萬三千餘人足以滅  
賊今秋深草寒若更調它軍往復需時賊得遠遁且邊

明通鑑卷三十一

兵不能久留益兵非便疏至上遣中官偕白圭程信至  
閣議時曰賊四出攻掠鋒誠不可當今入石城自保我  
軍圍甚因此困獸易禽耳信曰安知忠不退師時曰忠  
處分已定何故退且今出師何時到信曰來春時曰如  
此益緩不及事事成敗冬月決矣信忿出危言曰忠若  
敗必斬一二人然後出師眾懼問時何所見時曰觀忠  
疏曲折知其能若更遣禁軍則退避不敢任賊未可知  
也時閣臣惟商輅然其言禁軍得不遣明史本紀  
玉為總兵官于八月乙卯證之彭時項忠等傳則朱永  
實未行蓋朝議欲遣永代劉玉以彭時言而止明史所  
書似係命永討賊已奉明詔然亦不言其中止也今  
參明史列傳書之而刪去乙卯朱永為總兵官語

九月庚申葬孝莊廢皇后于裕陵 辛酉振陝西饑  
癸亥有客星蒼白色甚長三丈尾指西南變為彗掃三  
台越五十八日乃滅國朝明史天文志九月己未有星  
丈尾指西南變為彗星其後晨見東方昏見南方三  
公北斗瑞光七公轉入天市垣出垣漸小犯天屏西弟  
一星十一月庚辰始滅按三編書是年九月彗星見日  
中起于癸亥據其變彗之日即志中所謂越五日者是  
也惟三編言五十八日乃滅自癸亥推之應以十一月  
庚申滅而諸書皆言彗星沒于十一月戊午則五十六  
日若據明史天文志則以九月己未數至十一月庚辰  
又八十二日矣蓋或據其微或據其沒所記詳畧不同  
耳今仍 辛未奉孝莊皇后主祔太廟 壬申以地震  
星變下詔自責竝敕羣臣修省時萬貴妃寵盛大學士  
彭時等言外廷大政固所當先宮中根本尤為至要諺

明通鑑卷三十一

云子出多母今嬪嬙眾多維熊無兆必陛下愛有所專  
而專寵者已過生育之期故也望均恩愛為宗社大計  
妃長上十九歲時已近四十故云上雖知其忠而不能  
用 甲申杖給事中董旻御史胡深等九人先是上以  
星變求言禮科給事中魏元率同官上言其畧謂今春  
以來災異疊見近日彗星又見東方光拂台垣人心洶  
思皆陰盛陽微之驗也臣傳聞宮中盛寵匹耦中宮陛  
下富有春秋而震位尙虛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  
付于愛專情一之人而不求所以固國本安民心哉十  
三道御史康允韶等亦以為言上曰宮中之事朕自有



處不聽元等又言四方旱澇相仍民困日棘荆襄流民告變而戶部尚書馬昂等凡遇奏報視爲泛常首鼠依違民更何望乞罷征稅發帑銀遣官振濟竝請赦昂自陳休致以微不職于是旻偕給事中陳鶴胡智深偕御史陳宏鄭已何純方昇張進祿先後上書痛詆學士商輅尚書程信姚夔上皆不納越日旻等復劾輅等謂諫官彈章故事達御前者非大廷宣讀則封進未有不讀而面呈者上不悅曰大臣進退有禮旻等敢不循舊章亂朝儀耶于是輅等皆乞休上惟聽昂致仕餘不許夔憤甚復連疏求去旻深復合詞攻而詆夔尤力上怒乃

明通鑑卷三十一

下旻等九人獄先是御史林誠疏劾輅曾預易儲事不宜用上怒曰朕用商輅有何不可而屢奏擾耶因竝下誠獄命廷鞠諸言者欲加重譴輅曰臣嘗請優容言者今以臣故反責之如公論何上意少解乃命杖旻等仍復其職因輅杖重旻等九人明史本紀書于是月甲申三編于彗星見目中遺之今參明史商輅魏元等傳是秋吏科給事中程萬里上言滿四等據險嘯聚而瑪拉噶往來于宣府大同去邊不遠其情巨測萬一有變畿輔震驚臣愚意其有可敗者三近我邊地止二三日程彼客我主一也兼并諸部馳驅不息既驕且渡二也比來散逐水草部落四分兵力不一三也宜選

精兵二萬統以驍將使偵虜所在潛師搆之破可必也上壯其言而不能用明史萬里上書據明史韃靼傳在四年秋憲章錄系之九月今仍據明史書冬十月乙未項忠圍滿俊于石城屢敗之伏羌伯毛忠分攻賊巢項忠由木頭溝直抵礮架山下斬獲不少忠乘勝冒矢石連奪山北山西兩峯而項忠等亦克山之東峯及石城東西二門賊大窘相對哭忽昏霧起他哨舉烟掣軍賊遂并力攻忠忠中流矢卒年七十五從子海孫鎧前救護忠亦死忠爲將嚴紀律善撫士其卒也西陲人弔哭者相望于道事聞贈侯謚武勇予世券 已亥吏部考覈諸司斥罷中外聽選官三百

明通鑑卷三十一

餘人時吏科給事中毛志言邇者京師地震妖星示警御史康永韶等奏稱兩京官員宜從公考覈以消天變請從之遂有是命而尚書李秉銳意澄清所斥退者多大臣鄉故因之譏議紛起 是月進商輅兵部尚書兼學士直內閣如故輅以請優容建言諸臣上尤重之又進劉定之禮部左侍郎時因久旱萬貴妃擅寵儲嗣未兆邸王女及笄未下嫁定之竝論及之疏皆留中不下以戶部侍郎楊鼎爲本部尚書代馬昂也 十一月壬戌項忠擊固原之賊平之毛忠之敗也劉玉被圍于城下諸軍欲退項忠斬千戶一人以徇衆乃殊死戰忠

親冒矢石不少避玉得出復連戰數十賊大衄會有星  
李于台斗占者以為在秦分不利出師忠聞之曰賊虐  
害生靈惡貫滔天今奉詔討罪師直而壯昔李晟討朱  
泚炎惑守歲卒以成功此何害乃日遣兵薄城下焚賊  
芻草絕其汲道四面蹙之賊窘欲降邀忠與馬文升相  
見忠偕劉王單騎赴之文升亦從數十騎至呼俊等速  
降賊遙望羅拜忠直前挾俊姪璿歸俊疑懼不敢出有  
賊將楊虎狸夜出汲被獲忠賞其死論以購賊賞格且  
賜之金帶鉤縱歸使誘俊出戰忠伏兵禽焉盡獲餘寇  
毀石城繫石紀功請增一衛于固原西北西安廢城留

明通鑑卷三十一

十一

兵戍之送俊至京師伏誅初石城久不下天甚寒士卒  
頗困忠慮賊奔突乘凍渡河與套寇合乃日夜治攻具  
歷大小三百餘戰彭時商輅知其才能辦賊不從中制  
卒用珍滅論功進右都御史與林聰協掌院事 瑪拉

噶寇遼東攻指揮傅斌營指揮胡珍率軍來援被賊射  
死及黑明史本紀書虜犯遼東胡珍戰沒于十一月初六日  
也乃又于十二月趙勝奏中復及胡珍被賊射死書法  
重復而據明史稿則書寇犯遼東于丙子又與趙勝所  
奏十一月月初六日不合今胡珍之死仍 十二月戊戌  
湖廣地震 已酉瑪拉噶復犯延綏都指揮僉事許甯  
擊敗之甯故總兵貴之子也 是年之夏日本始遣使

來貢詔禮之如制使臣自言本甯波村民請便道過省  
許之並戒使臣至家毋引中國人入海其冬復遣使臣  
清啟入貢傷人于市有司請治其罪清啟奏請帶回本  
國如法論治上命姑宥之自是外蕃使臣益無忌憚矣  
朝鮮國王李瑄卒遣中官鄭同崔安封其世子晁為  
王巡按遼東御史侯英奏舊制冊封正副使皆于翰林  
院中選有學行文望者充之況今所遣同安俱朝鮮人  
屬在臣民見其國主不免屈節殊喪中國體乞寢成命  
或翰林或給事中及行人內選一員充使為便上是其  
言命今後冊封正副使毋遣內官著為令 安南國王

明通鑑卷三十一

十一

黎瀨侵據廣西憑祥詔守臣謹備之 中官潘洪奏乞  
兩淮餘鹽五萬餘引戶部叅覆不許未幾賜太監陳珪  
萬引潘午萬引自是中官奏乞者接踵矣  
五年春正月乙丑大祀南郊 是月吏部尚書李秉致

仕秉居吏部朝覲考察斥退多人侍讀彭華大學士時  
族弟也附中貴數以私干秉秉不聽而是時大理卿王  
槩亦欲去秉代其位乃共嗾同鄉給事中蕭彥莊劾秉  
十二罪且言其陰結年深御史附己以攬權上怒下廷  
議左侍郎崔恭以久次當得尙書而秉先得之頗不平  
右侍郎尹旻嘗學于秉秉初用其言旻而疏之于是二

入皆言嘗諫不聽刑部尚書陸瑜附會入奏上以秉徇私變法負任使落秉太子少保令致仕復命彥莊指秉所結御史不能對久之乃以劉璧等三人上所論亦多失實上怒遂竝彥莊下詔獄謫爲大甯驛丞方秉之被竊也勢洶洶且逮秉秉謂人曰爲我謝彭先生秉罪惟上厲命第毋令人獄入則秉必不出恐傷國體因具疏引咎畧不自辨時天下舉子方會試集都下奮言曰李公天下正人爲奸邪所誣若罪李公願罷我輩試以贖及聞薄責秉乃已秉行官屬餞送皆欲獻有泣下者秉慷慨揖諸人登車去家居二十年與王珖竝負重望中

明通鑑卷三十一

主

外薦章十數上竟不起 李秉旣罷廷推吏部尚書商輅欲用姚夔彭時欲用王傑而北人居言路者謂時實逐秉誼謗于朝時稱疾不出侍讀尹直以時傑皆己鄉人恐因此得罪急言于輅遂以崔恭爲吏部尚書代秉 南京吏部侍郎章綸以考察與僉都御史高明議不協疏旣上綸復獨奏給事中王讓不赴考察且言明剛愎自用己言多不見從乞與明俱罷會葉盛等按事南京詔覆勘而綸子元應者以去秋冒籍舉京闈爲給事中朱清御史楊智等所發盛等先已奉旨勘得實至是讓及下考諸臣又連章劾綸綸亦屢疏求罷上不聽而

所奏元應冒籍事亦置不問綸性懇好直言上以前請復儲事眷不衰而爲侍郎二十年不得遷久之乃請老去旣卒其妻張氏上綸奏稿上嘉歎贈禮部尚書謚恭毅及異李秉章綸事憲章錄皆系之正月並朝親考察都下之時至葉盛毛宏按事 二月乙卯南京雷震山川壇具服殿之獸吻 是月興化知府岳正入覲遂致仕正旣出外欲有所興革鄉士大夫多不利其所爲騰謗言正亦厭吏職遂乞歸歸五年卒嘉靖中追贈太常寺卿謚文肅 衍聖公孔宏緒有罪廷臣請按治上以

明通鑑卷三十一

主

先聖嫡裔惟奪其爵宏緒者彥縉孫也襲封幼弱詔命其族父公恂理家事英宗復辟宏緒入賀纔十歲進止有儀帝甚悅每歲入賀聖壽帝聞其賜第湫隘以大第易之凡南城賞花西苑校射皆預焉宏緒旣少貴又爲故大學士李賢之壻漸多過舉賢旣卒有司奏劾其貪淫暴虐諸不法狀罷爲民以其弟宏泰襲封宏泰沒爵仍歸宏緒子 閏月癸未廣東瓊山縣雨雹大如斗見明史五行志憲章錄二申錄所載月日同惟明史天文志書五年二月丙申癸亥俱月犯歲星以麻推之內申在二月癸亥則閏二月 三月辛丑賜張昇等進士也今于目錄是月下核改 夏四月辛巳皇子祐極生柏賢妃出也 是月江西真人張元吉坐擅殺四十餘人有一家

三人者下獄論死給事中毛宏等請絕其封毀其府第  
不許據三編成化九年目中五月辛丑以禮部侍郎萬安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安有同年生詹事李泰中官永昌養子也齒少于安安兄事之得其驩自為同官每當遷必推安出已上至是議簡閣臣泰復推安曰子先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入閣而泰忽暴病死安外寬而深中既柄用惟日事請託結諸奄為內援時萬貴妃寵冠後官安因內侍致殷勤自稱子姪行如嘗自愧無門閥則大喜妃弟錦衣指揮通遂以族屬數過安家其妻王氏有母至自博興王謂母曰嚮家貧時以

明通鑑卷三十一

十四

妹為人娣今安在母曰第憶為四川萬編修者通心疑是安訪之則安小婦由是兩家婦日往來通妻著籍禁內恣出入安得備知官中動靜益自固是月吏部尚書崔恭以母喪歸踰月改姚夔為吏部尚書又踰月進禮部侍郎鄒幹為本部尚書代夔夔夔崔恭改南京吏部通紀誤記恭改南京而夔代之今據明史恭傳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丁巳河決開封杏花營三司具牲醴禱于河神有一卵浮于河大如人首上鏡下圓或曰龍卵也其占大水辛酉錄囚是月瓊山地震給事中李森疏陳十事時萬貴妃寵盛言者每勸上普恩澤然未敢顯言妃妬也惟

森抗疏言之不悅報聞而已按吳閩月瓊山雨雹見明史五行志而六月瓊山地震不見于志惟見于李森傳傳言明年夏日食瓊山地震即是在年六月癸丑日食事也下文復記森陳十事因類及請普恩澤等語今據增秋八月辛酉禮部侍郎兼學士劉定之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安

論曰成化初閣臣自李賢以下其可稱者彭時商輅而已史言呂原岳正劉定之三人雖相業未優而原之行誼正之氣概定之之建白咸有可稱予謂定之之建白多在入閣以前至其身躋卿貳侍直內廷不過以文章結主知以巽順保祿位其于貴妃之專寵中人之傳奉若有知之而不敢言言之而不敢盡者

明通鑑卷三十一

十五

至于上元張燈章懋等疏請停止且禁詞臣進奉詩詞而定之以七言百首伸紙立成詔其敏捷之才失其規諷之旨豈所謂格君心非引君子當道者耶蓋官愈尊遇益隆而志益蕙也

是月復御經筵視午朝先是劉定之請經筵兼講太祖御製諸書斥異端邪教勿令害政耗財上留其疏至是乃詔行之初太后弟周瑄奏乞武強武邑地六百餘頃賜聖夫人劉氏求通州武清地三百餘頃皆許之給事中李森因日食地震之變率同官上言昔奉先帝敕皇親強占軍民田者罪無赦投獻者戍邊一時貴戚莫

敢犯比給事中邱宏奏絕權貴請乞陛下亦既俯從乃周壽周瑛羽聖夫人請無不許何其與前敕悖也彼籍壑難馱而畿內膏腴有限小民衣食皆出于此一旦奪之將何以爲生且本朝百年來戶口日滋安得尙有閒田不耕不稼各爲奏乞實豪奪而已上善其言而已賜者仍不問至是或又奏乞武強武邑民田不及賦額者籍爲閒田詔遣官按視皆民所墾闢輸賦者因據籍步之每畝百步餘沒入爲閒田得七十餘頃或不滿復言于上改命刑部郎中彭韶監察御史季琮覆勘韶琮至不復步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真定田自祖宗時許

明通鑑卷三十一 七

民墾種卽爲恒產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家與國咸休豈當與民爭尺寸地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請伏奉使無狀罪疏入詔以田歸民而責韶等邀名方命復下詔獄言官爭論救乃得釋 冬十月大學士彭時以疾在告踰三月上起視事免朝參 十一月乙未瑪拉噶糾朵顏三衛復犯延綏榆林大擾巡撫延綏王銳請濟師詔大同巡撫王越帥師赴之阿勒楚爾之據河套也別部頗羅龜後至舊譯見三年三編一作頗羅龜一作博勒乃同是一人也與之合未幾又糾其別部釋嘉策凌舊作也博勒呼魯魯先後入套爲久居計于是延綏

之疾置頻聞安異明史本紀系阿勒楚爾入居河套于入河套在天順間是年冬證之韃靼傳則阿勒楚爾之潛爲久居計故本紀託始于此今仍據傳書之是月罷兩廣巡撫仍起復韓雍總督東西事務先是雍請分設東西巡撫已總軍事未幾雍以憂歸賊復熾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錯互當如指臂相使不可離析近賊入廣西臣與廣東三司調兵匝月未決以是賊得大肆劫掠乞仍命大臣一人總之庶事權一而責有所歸詔卽其家起韓雍仍總督兩廣開府梧州遂爲永制 十二月丙辰汝甯武昌漢陽岳州同日地震 是冬無雪煖如夏大學士彭時疏言光祿寺採辦各城門抽分拮据不堪而獻珍珠寶石者倍估增直漁竭帑藏乞革其弊以惠小民上優詔褒納 是歲土爾番來貢爾番初上卽位禮官姚夔等定議土爾番三年或五年一貢貢不得過十人至是遣使來貢其酋阿爾舊作阿力自稱蘇勒坦摺奏求海青鞍馬蟒服綵幣器用多違禁物禮官議給綵幣布帛餘不許是時哈密削弱而土爾番日強阿爾欲并之不數年而衅作 巡撫貴州都御史陳宣奏劾太監錢能出填雲南道經貴州從行官舍需索百端民吏駭竄乞通行取回兵部以特旨所定人數不許惟行巡按御史禁治之

明通鑑卷三十一 七

六年春正月丁亥河南地震 己丑大祀南郊 壬寅

大同巡撫王越遣游擊許甯擊瑪拉噶敗之丁未大同

總兵官楊信禦寇于胡柴溝亦敗之收異明史本紀王越破瑪拉噶在正月命朱永將兵討寇在三月此分書例也韃靼傳中言六年春則因命朱永並記之故三編統系之三月今仍從本紀分書之其王寅是月禮部奏甘露降給事中

郭銓以河南地震不先奏而以瑞應希詔請罷禮官鄒

幹等上不悅 韓雍乞終制不許遂蒞兩廣任復以平

江伯陳銳充總兵官填兩廣 二月辛未遣使分巡州

郡先是兵部尚書白圭言陝西屢遭寇掠川廣盜攘未

息疫厲行于閩越災異見于淮南兩畿齊豫雨雪愆期

二麥稿死荆襄流民動數十萬姦盜由之乞簡大臣循

行天下便宜與革于是分遣大理寺少卿宋旻侍郎曾

輦原傑黃琛副都御史滕昭巡視畿南大名諸府暨浙

江河南四川福建訪軍民疾苦考察官吏奏斥貪殘其

南北直隸陝西山西山東湖廣荆襄兩廣貴州有巡按

者江西有撫民按察使者及雲南多土官者皆不遣

丁丑以自冬徂春雨雪不降親詣郊壇祈禱 戊寅振

廣西饑 三月辛巳京師雨藎晝晦 甲申免湖廣被

災稅糧二十八萬山東三十九萬有奇又免蘇松常鎮

四府及蘇太鎮三衛所去年秋糧二十四萬八千屯糧

明通鑑卷三十一 六

七千一百有奇阿勒楚爾擾邊不止王越報柴胡溝之

數今據增阿勒楚爾擾邊不止王越報柴胡溝之

捷遂引師還抵偏頭關延綏告警兵部劾越擅還詔弗

罪而令越屯延綏近地為援壬寅復命延綏屯田朱永

為平鹵將軍充總兵官太監傅恭顧恒監軍越奏贊軍

務以備之 是月兵部尚書白圭以虜駐牧河套奏劾

延綏巡撫王銳總兵官房能罷之薦浙江布政使余子

俊歷官陝西習邊事從之 翰林院編修陳音應詔陳

時政言近日經筵之御僅循故事願引儒臣賜坐便殿

從容咨論仰發聖聰異端者正道之反法王佛子真人

宜一切罷遣章下禮部越數日音又奏國家養士百年

求其可用不可多得如致仕尚書李秉在籍修撰羅倫

編修張元禎新會舉人陳獻章皆當世人望宜召還秉

等置獻章于臺諫更召還判官王徽評事章懋等以開

言路忤旨切責音在翰林會司禮太監黃賜母死廷臣

皆往弔侍講徐瓊謀于同官音大怒曰天子侍從臣相

率拜內豎之室若清議何瓊慙而中止時都給事中潘

榮亦偕同官上言比來雨雪愆期災異迭見陛下降詔

自責躬行祈禱詔大臣盡言宜上天感格而今乃風藎

晝晦氣亦而復黑豈非應天之道有未盡與夫人君敬

明通鑑卷三十一 九

一第 270 冊 續修四庫全書 2 史部

天不在齋戒祈禱而已政令乖宜下民失所崇尚珍玩費用不經後宮無序恩澤不均爵濫施于賤工賞安及于非分皆非敬天之道願陛下日御便殿召大臣極陳闕失而整革之庶災變可弭時萬妃專寵羣小爵緣進寶玩官賞冗濫故榮等懇切言之上不能用陳音皆見明史本傳特書成化六年三月正潘榮上書風雲晝晦郊壇祈禱時也今據列傳增入是春南京大理少卿夏時正奉敕巡視江西除無名稅汰冗役奏罷不職官吏二百餘人築南昌之豐城堤民賴其利

夏四月庚戌立夏節雷未發聲陰霾四塞壬戌天鼓鳴是月以水災免直隸溧水溧陽句容六合江浦富塗明通鑑卷三十一

蕪湖七縣稅糧凡三萬六千有奇五月丙申振畿內山東河南饑時三省大旱陝西四川山西兩廣雲南並饑亦先後振之大學士彭時請免夏稅鹽鈔及太僕寺賠課馬又以京師米貴請發倉儲五十萬石平糶下所三司行之丁酉王越奏破河套寇于延綏東路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是月順天河間永平諸府大水時旱澇相仍民食草木幾盡吏部尚書姚夔請遣使振卹從之是夏山東河南大旱都給事中邱宏因言四方告災部臣格于成例必覈實始免上雖蠲租下鮮實惠請自今遇災撫按官勘實即與蠲除從之是時萬貴妃

有寵中官梁芳陳喜爭進淫巧奸人屠宗順輩日獻珍異寶石輒厚酬之糜帑藏百萬計有因之得官者都人仿效競尚侈靡僭擬無度宏偕同官疏論其罪請追還帑金置宗順等于理因沒其貲以振饑民上不許但申明禁約違者無赦然竟不能禁也京師歲歉米貴而四方游僧萬數宏請驅逐以省冗食又請在京百獸房及清河寺諸處所育珍禽野獸日飼魚肉米菽乞竝縱放以省冗費疏上報聞而已宏與毛宏同居言路皆敢言人稱二宏云上欲建佛閣于西山六科給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待哺荆襄流民強梗陝西

明通鑑卷三十一

虜寇侵掠致勞宸慮分遣大臣巡視選調官軍今乃起無名之工為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閣可以邀福利孰若以之振濟饑民賞勞軍士其為福利豈不大哉上命已之明通鑑卷三十一秋七月戊寅免四川被災稅糧明史本紀及三編皆書是月稿系之戊寅而無南畿二字按是年四月以水災免直隸溧水等七縣稅糧即南畿也今日分省分皆據明史稿已卯皇子生于西內紀淑妃出也妃廣西賀縣人本土官女以征蠻俘入掖庭授女史警敏通文字命守內藏時萬貴妃專寵而妬後宮有娠者皆墮之上偶行丙藏妃應對稱旨悅幸之遂有身萬貴妃知而恚甚命

婢鈞治之婢謬報曰病瘡乃請居安樂堂久之皇子生使門監張敏溺焉敏驚曰上未有子奈何棄之稍哺粉餌飽密藏之它室萬貴妃日伺無所得時廢后吳氏居西內近安樂堂密知其事往來哺養上不知也國朝明不載今據三編增其日分則明書及通紀皆書已卯通紀茲云七月初三日是月丁丑朔已卯正月初三日也今據王午朱永奏破河套寇于雙山堡朱永破寇于是月甲辰按是年七月丁丑朔甲辰為七月二十八日史稿書于戊寅之前疑有誤字今據明史作七月壬午初六日丙戌太白晝見丙戌按六月戊申朔是月無丙戌也是年七月丁丑朔命都御史項忠吏部侍郎葉盛振畿內饑民 甲辰大同總兵官房能大

明通鑑卷三十一

三

破河套寇于開荒川先是寇以萬騎自雙山堡分五道至及戰敗皆棄輜重走至牛家寨遇都指揮吳瓚兵少寇圍之指揮李鎬勝忠至復力戰都督劉聚及都指揮范瑛神英分據南山夾擊寇乃大敗斬首百有六獲馬牛數千阿勒楚爾中流矢走是役也雖斬獲不多然諸將咸力戰追敵邊人以爲數十年所未有云 是月命都督李景撫治屯營 通州張家灣等處被水軍民凡二千六百六十戶漂沒房舍六千四百九十處給事中韓文等勘實以聞命所司振恤之 八月辛亥振山西饑竝免今年稅糧 癸丑下寬卹之政以各省水旱相

仍故也 己巳廣東高雷二府地震 九月丙子朔太白犯軒轅左角甲午犯左執法己亥犯木星庚子又犯左執法國朝明史天文志系太白犯諸星于五年九月則丙子也志言五年九月丙子朔乃承上文書之脫去六年二字耳其下文甲午己亥庚子皆在六年之九月復檢憲章錄及二申野錄是年金星四犯皆在九月其犯軒轅左角則丙子朔也今特書之以列正明史天文志之是月改兵部尚書程信爲南京兵部尚書信以是年春旱應詔言兵事宜更張者四兵弊宜申理者五大畧言延綏兩廣歲遭劫掠宜擇大臣總制四方流民多聚荆襄宜早區畫京軍操練無法功次陞賞未當語多侵尙書白圭奏寢之尋改南京明年致仕踰年卒

明通鑑卷三十一

三

贈太子少保謚襄毅 以李賓爲左都御史賓自都御史遷南京兵部尙書至是以程信改南復召賓內用冬十月丙午朔東北有流星赤色光燭地自昴宿東北行至井宿而沒 己酉以旱災免河南民田夏稅三十萬七千七百石有奇軍屯子粒八萬六百石有奇尋又以旱災免濟南兗州等處秋糧二十八萬九千七百有奇濟南昌平青州德州諸衛所子粒七千三百有奇又以水災免保定等衛子粒二萬三百有奇 十一月荆襄流民復亂初白圭討平劉通遠請班師諸郡邑控制戍守事宜皆未及會歲大旱流民入山者九十萬人



有李胡子者劉千斤餘黨也千斤敗與其黨王彪走免糾合餘眾小王洪等往來南漳內鄉渭南諸縣復倡流民爲亂僞稱太平王署其黨爲總兵先鋒等又立一條蛇坐山虎等號官軍屢勦不利諸郡騷然癸未詔都御史項忠總督河南湖廣荆襄軍務會湖廣總兵官李震討之 是月博勒訥渡河與阿勒楚爾合時朱永王越奉詔討賊數以捷聞論功永世侯越進右都御史而敵據套自如焉能之被劾也永等薦都指揮同知許甯才詔擢都督僉事佩靖鹵副將軍印代能充總兵官會套寇大入甯與游擊孫鉞禦之于波羅堡相持三日夜寇

明通鑑卷三十一

一

乃解去亡失多甯以力戰得出卒被賞至是寇入安邊營甯復擊却之 十二月庚戌遣官十四人分振畿輔是歲侍講學士尹直上疏乞纂修大明通典竝續成宋元綱目章下所司行之 巡按雲南御史郭陽奏稱填守中官錢能剛果有爲政務歸一時能方以被劾乞疾陽奏請仍留雲南填守一時士論鄙之 巡按江西御史楊守隨疏陳六事一追復邸王謚號一召還李秉一犯公罪者宜復官一西征宜速班師一軍官犯罪援例赦免者不得管軍在外一漕運宜量爲存留以備匱乏奏上時不能從

明通鑑卷三十二

續編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三十二 起重光單閏盡開  
逢敦祥凡四年

憲宗純皇帝

成化七年春正月辛巳命京官五品以上及給事御史各舉堪州縣者一人復正統間例從都御史李賓之請也 丙戌大祀南郊 是月擢浙江布政使余子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先是巡撫王銳奏請沿邊築牆建堡爲久遠計工未興而罷子俊上疏言三邊惟延慶地平易利馳突寇屢入犯獲邊人爲導徑入河套屯牧

明通鑑卷三十二

一

自是寇顧居內我反屯外亟宜沿邊築牆置堡況今舊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剝削或壘築或挑塹縣引相接以成邊牆于計爲便尙書白圭以陝民方困奏緩其役先是延綏鎮治綏德州屬縣米脂吳堡孤懸鎮外寇以輕騎入掠鎮兵覺而追之輒不及往往得利去子俊至徙填榆林增益兵衛攻守器畢具遂爲重鎮寇鈔漸稀軍民得安耕牧焉 項忠討賊至襄陽以見卒寡弱請調永順保靖土兵而先分軍列要害多設旂幟鉦鼓遣人入山招諭流民歸者日益眾會王彪引數十人覘軍忠掩其不意禽之事聞時白圭爲兵

部遣錦衣百戶吳綬贊參將王信軍綬欲攘功不利賊  
其解縱流言圭信之止士兵勿調忠疏爭且劾綬罪上  
為召綬還仍聽忠調士兵惟敕嚴禁不得擾民其流民  
在山眷戀生業不至為非者仍分別填撫之襄陽請調  
土兵諸書或系之正月或二月復設九江蘇州杭州  
系之二月今據紀事本末 鈔關初鈔關設于宣德間九江及蘇之游墅杭之北新  
皆同時建置上即位之四年罷之至是戶部以京庫歲  
用鈔不足遂議復設 三月丁丑歲星逆行入太微垣  
致異明史天文志作丁卯誤也丁卯在二月三月無丁卯檢明史稿作丁丑是也今枝改 是月工  
部尚書王復請于直隸太平之蕪湖湖廣荊州之沙市

明通鑑卷三十二

二

浙江杭州城南三處抽分竹木遣官權收初止取鈔後  
易以銀漸增至數萬兩以為宮中營繕之用 朱永王  
越等分兵五道禦寇于懷遠等堡設伏敗之追至山口  
及翁郭察圖河舊作見忽都寇敗走游擊孫鉞蔡瑄又破其  
別部于鹿塞山捷聞璽書獎勞是時永越等以虜寇數  
萬出入邊塞而我軍堪戰者不及一萬又復分散防守  
何以禦敵乃上戰守二策而兵部議以馬瘦餉缺命諸  
將分兵守禦以圖萬全于是搜套之議復寢永等請班  
師不許敗寇懷遠等堡事見朱永傳在是年之三月  
是年之春皆前後 禮部侍郎邢讓國子祭酒陳鑑以  
事今統系之三月

事除名初讓在太學力以師道自任修辟雍通志督諸  
生誦小學及諸經痛懲謁告之弊時以此見稱而各位  
相軋者多忌之至是以國子監用會饌錢事劾後祭酒  
陳鑑等竝追論讓前在監中同罪坐死諸生訴闕下請  
代復詔廷臣禠治卒論死贖為民鑑在太學亦有聲既  
得罪禮部尚書姚夔請起致仕禮部侍郎李紹為祭酒  
馳召之而紹已卒紹居官剛正有器局時以疾解職歸  
其卒也上深惜之 是春京師以頻年饑饉大學士彭  
時先奏請發倉儲五十萬石平糶續又發二十萬至是  
又增十萬定值每石六錢而豪猾乘時射利戶部侍郎

明通鑑卷三十二

三

陳俊奏請平糶以升斗為率過一石勿與饑民獲濟俊  
練習錢穀四方災傷邊鎮餉餉奏請還至俊裁決咸當  
戶部尚書楊鼎深倚之致異明書系平糶于四月蓋春  
倉粟八十萬石掘明書初發五十萬後發二十萬至是  
又增十萬與俊傳八十萬之數合又平糶之議發于彭  
時傳請發五十萬石蓋 以都督同知歐信充總兵  
官填守遼東致異信充遼東總兵官事見明史本傳  
夏四月乙卯歲星入太微垣留守端門是日雨土墮丙  
辰雨黑沙如漆致異據明史天文志歲星留守端門在  
也今據 己巳錄囚 五月辛巳瘞京師暴骸時歲饑  
大疫民多道死戶部奏請無令暴露以干和氣從之詔

置漏澤園六所于都城外並令病者委官收恤其軍餘  
匠役給所親收養所親不能給者許送入養濟院撫視  
之 是月副都御史巡撫陝西馬文升請復修茶政易  
番馬八千有奇以給邊用 六月巡按直隸御史梁昉  
上言涿州良鄉等縣密邇京師其民迫于饑寒困于徭  
役往往隱下稅糧虛賣田地產業已盡征賦猶存是以  
田野多流亡之民里甲有代償之擾宜令有司查實歸  
戶以清賦稅下所司行之 秋七月甲午總督荆襄軍  
務項忠奏前後招撫流民復業者九十三萬有奇賜復  
三年仍請益士兵搜捕賊黨改黑忠奏流民復業者九  
十三萬有奇明史稿系之

明通鑑卷三十二

四

七月甲午指忠奏報之文也明史則統系于十一月荆  
襄賊平之下云流民復業者一百四十餘萬人亦據忠  
之奏報耳證之忠傳忠疏言臣先後招撫流民復業者  
九十三萬餘人餘黨遁入深山又招諭解散自歸者五  
十萬人合此二數明史所稱一百四十餘萬人其為項  
忠自報之數明矣史言荆襄之亂流民附賊者至百萬  
又安得有一百四十餘萬之數且招撫之衆編之戶  
籍猶可以數稽若解散之徒散之四方又安可以數計  
乎明史紀中據其奏報之數以為實則當日濫殺之謗  
何自而來諸書所記但云四十餘萬與忠自報之九十  
三萬已屬懸殊何況此外尚有五十萬忠不過以此掩  
其所殺之多豈足為盡信之書耶今但據明史稿七月  
忠所自奏為得其實 八月甲辰振山東浙江水災時  
戶科給事中李森等奏山東七府及浙江嘉湖杭紹四  
府自夏霪雨傷稼漂沒廬舍人畜無算乞遣廉幹名望  
大臣勘災蠲振從之森以敢言指斥為上所愾會戶科

都給事中缺吏部列森名上詔予外任部擬興化知府  
不允乃出為懷慶通判未幾投劾歸遂不復出 是月  
王越以方西征辭大同巡撫詔聽之加總督軍務專辦  
西事以右都御史林聰巡撫大同代之改黑越辭巡撫  
史本傳在是年而聰以八月  
出撫大同見七卿表今據之 九月辛未浙江湖溢衝  
決錢唐江岸千餘丈漂沒居民田宅守臣以聞明史五  
行志浙江湖溢在九月辛未本紀統系于閏九月己未  
蓋指遣李暉往祭及修築之月日牽連記耳三編則系  
之九月月中書是月二日辛未 丁亥始定漕糧長運  
法初宣宗宣德間平江伯陳瑄議立兌運法與支運參  
行支運者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運

明通鑑卷三十二

五

官分派官軍轉運于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民多受  
累後周忱巡撫江南議以民運糧儲俱于瓜洲淮安補  
給脚價兌于運軍自是變為兌運而支運者少至是應  
天巡撫滕昭議變瓜淮兌運為長運令運軍徑赴江南  
水次交兌加耗外復給米為渡江之費戶部以為便請  
行之改黑三編實云按渡江法宣德時已與瓜淮兌  
行之運並行明史周忱傳云忱與陳瑄議民運至瓜淮  
水次交兌漕運軍運至通州其附近軍者攻之瑄傳蓋謂湖  
廣江西南浙及蘇松安慶軍士而浙江兌運糧歲六十  
萬蘇松安慶九十一萬八千附近軍領兌不盡仍多赴  
瓜淮交兌昭之此議則並令江北軍過江就兌浙江等  
處石加過江米一斗南直隸等處一斗三升戶部會議  
定石加脚米六升乃悉罷瓜淮兌運是為長運法之始  
按前此兌運赴瓜淮交兌者謂民就兌于軍此則直令

運軍渡江就兌于民所云水次交兌者如某府漕糧即在某府水次兌之于軍但給過江之費不復自運此仍兌運法變通而行之者實所記最為明析今並議之○又按定長運法明書憲章錄通紀皆系之是年正月蓋恭勝昭奏至之月三編系之九月蓋戶部議行之月也三編月日皆據實錄今從之 是月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卒驥家居二十餘年至是年九十八歲御史梁昉奏稱其有德有壽因舉前史尊養三老五更及乘安車賜几杖故事請施行上覽奏嘉嘆遣行人存問賜羊酒命有司月給米三石使命未至而驥已卒賜祭葬如禮謚文靖其子完以驥遺言詣闕辭葬乞以其金振饑民上憮然曰驥臨終遺命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許之蕭山小民詣闕請祀于德惠祠以配宋

明通鑑卷三十二

六

楊時報可既興驥卒在成化七年見明史本傳憲章錄系之八月據梁昉所奏遺人存問之月也通紀系之九月則驥卒之月也證之明名臣言行錄言是年八月上遣行人至其家存問未至而驥以九月己丑卒己丑乃九月二十日也今系之九月下 閏月己未以浙江海溢遣工部侍郎李願往祭海神並修築塘岸 冬十月乙亥以王恕為刑部左侍郎總理河道時運河淤塞廷臣言自永樂間陳瑄治河通運六七十餘年近歲以來規制廢弛灘沙壅塞不加挑濬漕運將阻亟宜命官修治復瑄之舊然自通州至儀真瓜洲二千里非一人所能獨任當分沛縣以南德州以北及山東為三道各委曹郎暨監司專理且請簡風力大臣總理其事期以三年底績從

之尋有是命政甚據輯覽目中所謂言英宗初命官督都御史賈詠治其北至是河道淤塞廷議請分三道云云按明初治漕木兼河道承樂間陳瑄充總兵官兼理河漕其後文臣如尚書侍郎都御史等間遣巡視亦河漕不分據明史職官志總督河道始於王恕自成化後始分設總漕總河此則王恕之命專在治河三編所載但書河道淤塞分三道治之明史本紀亦但言總理河道不及漕運皆據 十一月甲寅立皇子祐極為皇太子太子大赦 及異此即五年四月所生之皇子證之後妃生子未期而薨後賢妃生皇太子今已三歲故立之史中叙載甚明而法傳憲章二錄直以祐極即萬貴妃出誤矣貴妃生皇太子既薨自是不復娠 已未項忠奏亦見貴妃傳中陳薛二家失于政諍耳 刑襄賊平忠前後奏調土兵合二十五萬分八道逼之流民歸者又數萬李胡子勢孤潛伏山寨忠遣副使余

明通鑑卷三十二

七

洵都指揮李振帥兵掩捕遇于竹山縣乘溪漲半渡截擊遂生禽胡子及小王洪等餘多溺死忠遂移軍竹山搜捕餘孽斬首六百四十俘八百有奇家口三萬餘人戶選一丁戍湖廣邊衛餘令歸籍給田疏陳善後十事悉允行政異此俘斬之數皆據明史忠傳而原奏稱復撫之多而俘斬之少亦不實不盡矣今仍據明史 二月甲戌彗星見天田西指下詔自責救羣臣修省條時政闕失了丑彗復北行橫掃太微垣即位已卯光武長丈東西竟天北行二十八度餘犯天槍掃北斗三公太陽入紫微垣正晝猶見自帝星北斗魁庶子后宮勾

陳天樞三師天牢中台天皇大帝上衛閣道文昌上台  
無所不犯壬午上避正殿撤樂御奉天門聽政先是廷  
臣以彗久見多言君臣否隔宜召大臣議政大學士彭  
時商輅力請中官乃約以是日御殿召對戒曰初見時  
情未洽勿多言姑俟它日將入復約如初比見時言天  
變可畏上曰已知卿等宜盡心時又言昨御史有疏請  
減京官俸薪武臣不免歛望乞如舊便上可之疏三  
云明實錄御史張敬因星變陳八事其一為兩京官俸薪宜暫減半時所謂御史有疏者蓋謂敬也萬安  
遂頓首呼萬歲欲出時與輅不得已皆叩頭退中官戲  
朝臣曰若輩嘗言不召見及見止知呼萬歲耳一時傳

明通鑑卷三十二

八

笑謂之萬歲閣老上自是不復召見大臣矣本紀曰食  
外星變多不書是年十二月彗見則書之以避正殿撤  
樂為非常也天文志所載九詳今日分皆據之諸書言  
彗始見軒轅在十一月二申錄則言三月有星孛于天  
田據此則彗見已近一年史特書其甚者耳茲記之  
癸未召朱永還王越總督延綏軍務 乙酉彗星南  
行犯婁宿天河天陰外屏天囷 彗之見也大學士彭  
時上言政本七事一毋惑佛事糜金錢二傳旨專委司  
禮監毋令他人以防詐偽三延見大臣議政事四近侍  
賜予太多工匠冒官無紀而重囚死徙者法不蔽罪宜  
戒濫刑僭賞五虛懷受諫勿惡切直六戒廷臣勿依違  
凡政令失當宜直言論奏七清理牧馬市地減退勢要

莊田皆切中時弊吏部尚書姚夔亦偕羣臣陳二十八  
事大要以絕求請禁採辦恤軍匠減力役撫流民節冗  
費為急並見采納是時諭德王一夔上言彗星之變災  
異非小謹上五事一曰正官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  
以咨治道三曰開言路以疏壅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  
生五曰謹妄費以裕財用言尤剴摯被旨切責疏一  
事見明史王得仁附傳中憲章錄法傳錄系之是年十  
二月星變時是也據傳王得仁本謝姓父避警外家因  
冒王氏故二書皆作謝 辛卯錄囚減死罪以下 是  
一夔今仍據明史本傳歲釋嘉策凌入居河套與阿勒楚爾合時頗羅鼎稍衰  
又有別部們都爾者舊作滿都魯亦先後來套中兵部

明通鑑卷三十二

九

尚書白圭議以十萬眾大舉逐之沿河築城抵東勝徙  
民耕守上壯其議 安南黎灑攻占城破之虜其王槃  
羅茶全以歸  
八年春正月戊戌朔以星變免慶成宴 丙午彗行奎  
宿外屏漸微久之始滅 庚戌大祀南郊 乙卯太白  
經天與日爭明 癸亥皇太子薨傳者以為萬貴妃害  
之也謚曰悼恭 是月瑪拉噶犯安邊營延綏參將錢  
亮與戰敗績指揮柏隆陳英死之釋嘉策凌復犯固原  
平涼先是白圭議大舉搜套上敕吏部侍郎葉盛巡邊  
與總督王越巡撫馬文升余子俊徐廷璋詳議初盛為

諫官好言兵多所論建既往來三邊知時無良將邊備  
久虛轉運勞費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乃會諸臣上  
疏言守為長策如必決戰亦宜堅壁清野俟其情歸擊  
之令一大創庶可過再來又或乘彼入掠遣精卒進搗  
其巢令彼反顧內外夾擊足以有功然必守固而後戰  
可議也上善其言而主復套方謀出師于是盛議亦  
寢國安邊之敗明史本紀系之正月驍韃傳中言七  
年之冬因遣葉盛巡邊類記耳證之盛傳其邊上  
疏亦在是年之春蓋盛之奉使在去冬其至邊議事  
皆在是春今竝牽連記于入寇之下仍据明史本紀  
四川榮縣盜起殺人攻城據府庫縱獄囚已又焚劫健  
為恣行剽掠官軍捕之輒為所敗兵部尚書白圭言昔

明通鑑卷三十二

十一

年趙鐸之亂一再出兵然後克之今瘡痍甫定宜勅填  
守官偕巡按御史嚴督三司尅期進勦兵力不敷可徵  
威茂永甯分守官軍協勦毋如前日養寇上納之尋擢  
江西布政使夏埏為副都御史巡撫四川任以平盜填  
至官立互知會捕法盜稍稍戢 二月白圭以大舉搜  
套發京兵及他鎮兵十萬屯延綏而以輸餉責河南山  
西諸府縣民不給則預徵明年賦于是內地騷然兵科  
給事中梁璟言山西預徵草豆每夫科銀二十兩歲旱  
民饑逃亡載路太原一縣五日內已亡三百八十餘家  
人心嗾懇乞發帑補買以甦民困事下戶部議格不行

時侍講倪岳亦言山西河南之民飛芻輓粟徒步千里  
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乃轉輸不足又有預徵水旱  
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徵如何其可預也皆不省  
明史白圭傳以輸餉責河南山西陝西重修三編据明  
實錄主議預徵河南山西料豆各十萬石草各五十萬  
束以足陝西諸郡不繼之數陝西並無預徵蓋誤也今  
據三編刪去陝西二字但云預徵山西河南諸府縣  
三編發明曰預徵非制唐莊宗哀世苟且之法也然  
同光四年所謂預徵者亦祇于三月徵夏秋之稅如  
唐代宗之稅青苗而已非懸豐歉不可知之明年而  
先責其賦也明至憲宗之時國用不節傾內帑以恣  
中官梁芳輩之侵牟府藏既虛而欲大舉搜套遂至

明通鑑卷三十二

十一

以預徵為籌餉之計謬矣且豫晉為師行經過之區  
其民方任轉輸尤當減賦緩征以紓其力而乃欲行  
此苟且之法以重困之民勞不大可念乎況是時所  
發京兵素號冗怯前後命遣朱永趙輔劉聚三大將  
又皆畏葸不任戰者徵匱竭之餉以飽媮惰之兵一  
矢未發而內地且騷然矣雖欲復套得乎  
三月癸丑賜吳寬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辛  
未始雷 癸酉以京師久旱運河水涸遣使禱于郊社  
山川淮瀆東海之神 初南京戶部侍郎陳翌因災異  
陳事請如正統例遣使錄囚部議寢之至是上憶其言

乙酉分遣郎中劉秩等十四人會巡按御史及三司官錄囚丁亥復從商輅請遣郎中張文昭等錄天下囚自是遂定為五年一遣之制 項忠之平荆襄也下令逐流民民有自洪武中占籍者亦在遣中有司一切驅逼不前即殺之成者舟行多疫死給事中梁璟因星變求言劾忠妄殺而白圭亦言流民成業在前者宜隨所在著藉又駁忠所上功次與湖廣總兵李震都御史楊瑄所報名數不符忠因上疏大畧謂流民之眾臣因不忍濫誅故令丁壯謫發遣戍至揭榜曉賊謂已殺數千蓋張虛勢休之非實事也且圭身在事中心今日之事又圭

明通鑑卷三十二

所遣中外議者謂荆襄之患何日得甯今幸平之而流言沸騰輒以臣為口實昔馬援薏苡蒙謗鄧艾檻車被徵功不見錄身更不保臣幸際聖明願賜骸骨勿使臣為馬鄧之續上溫詔荅之踰月召忠還進左都御史梁璟劾忠諸書多系之去年之冬紀事本末系劾忠于是年之四月忠致仕于五月憲章錄致仕在六月今二事統系之五月戊申免陝西山西河南夏稅十之二 癸丑以武靖侯趙輔為平鹵將軍充總兵官與總督軍務王越禦延綏諸路竝救都御史馬文升督陝西兵余子俊督延綏兵徐廷璋督甯夏兵及各道總兵參將游擊俱聽輔越節制搜河套也先是葉盛巡邊還白圭

請擇遣大將軍專事敵而王越以在邊無功士卒衣裝盡壞馬死過半請且休兵與盛偕還而廷議以套寇不滅三邊終無甯日先所調諸軍已踰八萬將權不一迄無成功宜專遣大將調度乃有是命 六月寇入平涼鞏昌臨洮殺掠人畜三十六萬四千有奇 秋七月寇入慶陽時趙輔等師次榆林寇已深入不能制乃與王越奏言搜套非十五萬兵不可今餽餉煩勞公私困竭宜姑事退守會陝西巡撫馬文升復報寇警兵部論輔越擁重兵坐視命給事中郭鏗往勘以聞 是月南畿大風雨壞天地郊壇孝陵廟宇蘇松揚三府亦以水災

明通鑑卷三十二

告浙江海溢杭紹嘉湖甯五府各被水災凡八郡淪沒田禾漂毀官民廬舍畜產無算溺死者二萬八千四百六十餘人 勅修隆善寺成工匠授官者三十八人尙寶少卿任道遜等以書碑皆進秩都給事中王詔上疏力諫不省國王詔諫工匠授官事法傳錄系之九年詔上疏言陛下紹承鴻業于茲九載所謂九載者自其踐阼計之非改元也今據明史本傳八月寇犯甯夏深入環慶固原 九月丙午敕諭安南黎瀨初安南破占城虜其王其弟榮羅茶悅逃之山中遣使臣樂沙弄來告難兵部請救責安南令歸占城國王及侵地上欲俟安南貢使至徐為處分乃先冊封榮羅茶

悅為占城國王至是始遣給事中陳峻行人李珊持節  
 往時占城已為安南所據改曰交南州峻等行至新州  
 港守關者不納遂不克入因明史本紀不載占城告  
 難及冊封占城事但于五月  
 九月書論黎顯還占城侵地三編書占城告難于五月  
 諭之諸書占城之破在去年告難在本年五月冊封占  
 城在六月蓋欲俟安南貢使之至故遲之  
 也今仍據本紀而統系于是年九月下 辛亥巡按  
 陝西御史王哲言寇據河套去冬至今今年夏三入鞏昌  
 會甯近益深入南至通渭秦安西至金縣每入俱由安  
 邊花馬池總兵總督調兵守延綏環慶固原而榆林固  
 原安定會甯相距二千餘里有警難應援宜令輔越專  
 理東路別遣將扼其西路 癸丑巡撫延綏余子俊上

明通鑑卷三十二

南

言今征套土馬屯延綏者八萬餽餉之費以今年之數  
 約之米豆需銀九十四萬草六十萬每人運米豆六斗  
 草四束應用四百七萬人銀八百二十五萬公私煩擾  
 亟須變計臣前請築靖堡事屬可行請于明年春夏  
 寇馬疲乏時役陝西運糧民五萬給食興工期兩月畢  
 事時白圭在兵部猶持前議阻之上是子俊言令速舉  
 改黑王哲子俊上書月日皆見明史稿明史刪之故統  
 系寇邊事于是年之末證之子俊傳當在是月今據增  
 是月巡撫陝西馬文升奏破套寇于鞏州先是釋嘉  
 策凌們都爾等屢犯邊文升請駐兵鞏州而設伏諸堡  
 待之遂破之黑口禽其平章迭烈孫至是又破之湯羊

橫斬首二百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紀功而還見明史  
 文升傳在是年憲章錄法傳錄皆系之是年九月據傳  
 所記亦文升奏報之文明年報功不實即是年  
 州之 禮部尚書姚夔以南畿浙江大水請敕廷臣共  
 求安民弭患之術詔付所司議行之 冬十一月己酉  
 以甯晉伯劉聚代趙輔為將軍充總兵官屯延綏先是  
 郭鏗勘邊還稱六七月間寇縱橫邊地輔越等逗留榆  
 林不進致部將遇敵輒以不得號令為詞當治其弛兵  
 玩寇罪時輔越方以寇不戰自屈奏請班師兵部劾其  
 欺謾上不之責至是輔乞疾求代乃改命聚召輔還仍  
 以王越總督軍務 十二月癸酉振京師饑民尋又以

明通鑑卷三十二

志

旱災免直隸順德真定等府所屬並河間衛秋糧九萬  
 七千餘石 是冬江西巡按御史楊守隨以災異陳時  
 政七事時廷議以四方災傷停遣刷卷御史會昌侯孫  
 繼宗請并停在京者守隨劾繼宗等任情作奸恐罪及  
 假此祈免上置繼宗不問而刷卷如故 初繼輔八府  
 舊止設巡撫一人駐薊州頻年以禦邊不能兼顧都給  
 事中梁璟請分設東西二巡撫東治順天永平駐遵化  
 以薊州軍務屬之西治保定等六府兼提督紫荆倒馬  
 二關駐真定朝議從之遂為定制 初運糧京師未有  
 定額至是因改長運定解京四百萬石不令缺以為常



鞑靼別部釋嘉策凌以女妻們都爾立為可汗策凌自為太師

九年春正月丁未大祀南郊 壬子總兵官劉聚及總

督軍務王越敗釋嘉策凌于漫天嶺時三遣大將皆以

越總督軍務寇每入小擊輒去軍罷即復來率一歲數

入將士益玩寇而寇勢轉熾 癸丑免湖廣武昌等府

被災秋糧凡三十二萬餘石 是月土爾番阿爾即阿

前據哈密城初哈密忠順王布拉噶舊作卜卒無子王

母甯溫達錫里舊作勞溫主國事天順之末釋嘉策凌

窺哈密無主襲破其城王母率親屬部落走苦峪遣使

來告難時鞑靼數擾邊朝廷不得援上即位之二年虜

兵已退乃資遣還故土其頭目哀請以都督同知巴圖

穆爾襲封舊作把巴圖者故忠順王托歡特穆爾舊作

帖木帖木外孫也上因擢為右都督攝國王事又卒其子哈

商舊作請嗣職許之而不命其主國事政令無所出是

時土爾番酋阿爾方疆遂于去年冬乘機襲哈密破之

虜其王母劫金印去留其妹婿伊蘭舊作據守之至是

哈密來告難廷議討之致異哈密之破明史本紀及三

八年之冬土爾番傳則云九年之春蓋以去年破今年

始來告也哈密傳言四月上聞則據遣李文等往諭之

分書遣李文等于四月江西真人張元吉坐繫二

明通鑑卷三十一

年竟以資緣免死杖百發肅州軍言官爭之不納至是

其子元慶復為父陳情祈免上許之給事中虞瑤等言

律殺一家三人者磔元吉以睚眦殺四十餘人罪不容

誅貸死遣戍已為枉縱今又得釋歸田里臣竇未諭若

以元吉母老子幼情或可矜則元吉所殺四十餘人豈

無可矜如元吉者祖法朝綱不可不慎奏入命俟終養

遣戍尋竟釋為民 二月壬戌朔免山西被災稅糧

是月吏部尚書姚夔卒夔才器宏遠表裏洞達朝議未

定者夔一言立決其在吏部留意人才不避親故每遇

災異輒請振卹憂形于色至是卒贈少保謚文敏 三

月甲午山東黑暗如夜乙未濟南諸府狂風晝晦咫尺

莫辨致異甲午乃三月初四日見王恕奏疏中明史稿

千是也惟風蕪門書成化九年三月癸未濟南 王寅

減雲南銀課之半 庚申振畿內山東饑是時東省饑

尤甚酪無遺齒 是月以尹旻為吏部尚書時姚夔卒

商輅欲以王傑代會妻喪在告旻通中官以中旨得之

有食之 甲子烏梁海福餘三衛寇遼東總兵官歐信

擊敗之時言者以信老請召還巡撫彭誼奏言官軍者

老五十餘人皆言信忠謹有餘累立戰功年六旬而騎

明通鑑卷三十一

射勝壯士不宜召回乃留填如故 丁卯山東又黑暗如夜 總督河道刑部侍郎王恕奏山東畿內災及山東畫海上惻然戊辰詔山東今年稅糧悉與蠲免瘞京師暴骸丁丑復下寬卹之詔 壬午上閱武臣騎射于西苑時以武備廢弛勲指揮李勝等四十六人 是月巡撫山東牟俸以災請發濟南倉儲減價平糶臨清關稅兼收米麥以資振濟又乞開中淮浙鹽百萬引盡蠲州縣逋課詔悉如所請仍命移臨清倉粟十萬石振之于是俸又乞截留漕糧並貸饑民且乞開納粟例令胥吏富民皆踴躍輸振詔悉許以便宜從事 兵部奏言

明通鑑卷三十二 六

哈密實西域咽喉棄而不救恐赤斤蒙古等衛亦為所脅則我之藩籬盡撤而甘肅之患方殷若使套寇不退關中供億愈難于是命邊臣謹戒備敕罕東赤斤諸衛協力戰守尋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經畧甘肅並遣錦衣千戶馬俊往諭土爾番使歸哈密侵地 五月進商輅戶部尚書萬安禮部尚書兼學士直閣如故 六月壬申振山西饑已卯免陝西被災夏稅 秋七月壬辰釋嘉策凌寇邊巡撫延綏余子俊會總兵官許甯敗之于榆林澗 庚戌東直門火 八月刑部尚書陸瑜致仕以王槩為刑部尚書 兵部尚書白圭以憂

去詔葬後起復國圖瑜以是年八月致仕及王槩以八年誤也白圭以憂去本 傳不見亦據年表書之 九月辛卯填守浙江中官李義有罪宥之義至甯波衛指揮馬璋餽白金二十兩意不嫌遂杖殺之璋母訟于朝詔義自陳義言因公事杖璋璋以病死非杖斃也上竟不問 庚子王越等襲套寇于紅鹽池敗之時們都爾博勒呼釋嘉策凌三首連兵深入直抵秦州安定會甯諸州縣從橫數千里王越策寇盡銳西出必不備東偏乃帥總兵官許甯游擊將軍周玉各將兵四千六百人為左右哨玉前都督僉事賢之子也諸將從榆林紅兒山出境晝夜兼行八十里

明通鑑卷三十二 九

涉白鹽灘北又百五十里偵知寇老弱盡在紅鹽池乃分兵千餘伏他所而身率甯王張兩翼直薄其營伏兵又從後夾擊大破之焚其廬帳而還及諸寇飽掠歸則妻子畜產已蕩盡相顧痛哭自是稍徙北去不敢久踞套中亦不敢恃險深入于是延綏得息肩者數年 是月詔准徐臨德四倉支運七十萬石之米悉改為水次交兌先是七年立長運法計四百萬餘石之額其舊入支運者惟此四倉七十萬石之米未改至是悉改之自是官軍長運遂為一代定制其自支運改為長運者又名改兌云國圖據明史食貨志立長運法在七年下文又言不數年命四倉支運七十萬石之米悉

改水次交兌云云今證之三編七年目中據明史志書

冬十月乙丑錄囚 是月巡撫山東牟俸復以洩餞

檄發東昌濟甯倉粟十萬餘石為軍士月糧而以德州

臨清寄庫銀易米振濟奏請伏專擅罪上特宥之又言

今救荒者止救其饑不謀其寒縱得食終不免僵死乞

貸貧民布棉詔從之實錄作救荒事具見明史本傳傳

西苑罷定襄伯郭嵩等四人嵩登之兄子也英國公張

懋三發皆中上大嘉賜金鈔 是月朶顏三衛附虜寇

出沒廣甯義州遼東總兵官歐信遣將韓斌等敗之于

明通鑑卷三十二

興中追及麥州斬六十二級獲馬畜器械以千計是時

喜峯守將吳廣以貪賄失三衛心故三衛入犯詔徵廣

下獄死 十二月兵部奏畿內山東河南等處水旱請

免徵民間馬課詔南直隸等處凡災傷地皆暫停之

王越奏紅鹽池之捷紀功郎中張謹劾趙輔劉聚等濫

殺冒功越妄奏虛捷竝及馬文升余子俊等初文升韋

州之捷不欲誇張以是賞薄至是因越奏大捷亦遣子

秀報功而子俊方以築邊牆不預其役奏報多出傳聞

故謹竝劾之詔遣工科給事中韓文等往勘張越等

諸書多系之十年蓋因韓文等勘還牽連竝記也若紀

史列聚傳在是年之冬三編十年實實記余子俊築邊

靖事遂及張謹之劾趙輔等系之九年之十二月此據

奉使抵肅州先遣錦衣千戶馬俊往諭土爾番阿爾抗

不奉命羈後月餘文等乃檄哈密故攝國王子哈商及

赤斤罕東默克埒舊作也諸部合討之 是歲翰林編

修謝鐸因校勘宋元通鑑綱目將竣上言綱目一書帝

王之繼鑑陛下命重加考定必將進講經筵為治道資

也今天下有太平之形而無其實名曰振紀綱而小人

無畏忌曰勵風俗而縉紳棄廉恥飭官司而汙暴益甚

恤軍民而罷敵益極減省有制而興作每疲于奔命蠲

明通鑑卷三十二

免有詔而徵歛每困于追呼考察非不舉而倖門日開

簡練非不行而私撓日眾賞竭府庫之財而有功者不

勸罰窮讞覆之案而有罪者不懲以至修省祈禱之命

屢頒水旱災傷之來不絕禁垣被震城門示災是則誠

可憂也願陛下考古證今見之行事然後可長治久安

而載籍不為無用矣上嘉納之而不能行

十年春正月丁亥朔振京師貧民 丁酉大祀南郊

癸卯命王越總制延綏甘肅甯夏三邊先是刑部主事

張鼎上言陝西八府三邊俱有填守總兵而巡撫都御

史不相統一遇事各為可否有警不相救援宜推文武

兼濟者一人總制三邊副將以下悉聽調遣以一事權  
下所司議設制府于固原控制三邊詔以越總督文武  
自總兵巡撫而下皆聽節制三邊設總制自此始時越  
以紅鹽池功加太子少保增俸一級于是朝議紛起王越總督軍務數年其辭大同巡撫專辦西事證之越傳在七年代趙輔總督軍務在八年其總制三邊則在十年蓋三邊設總制始于是年也三編目中據實錄書之與明史本傳合通紀則統系之成化六年蓋未見實錄也今據明丙午召劉聚還聚太監永誠從子也  
也以邊功得內援遂封伯河套之役前後所遣三大將  
朱永趙輔及聚皆無功輔還仍督京營聚亦以漫天嶺  
之捷加給世券故言官劾之尤力聚還數月卒 二月

明通鑑卷三十一

三

命都御史董方出撫大同改林聰南京都察院左都御  
史 免南畿湖廣被災秋糧 吏部左侍郎葉盛卒盛  
清修積學尚名檢簿嗜好居言路尤多建白卒年五十  
五謚文莊 三月庚寅崇王見澤之國 是月總督兩  
廣右都御史韓雍請致仕許之初雍在粵不禮于填守  
中官黃沁沁頗銜之會上年柳潯諸蠻復叛系將楊廣  
俘斬九百人方更進而賊破懷集縣兵部劾雍奏報不  
實沁亦訐雍坐視且言其濫賞費財上遣給事中張謙  
等往勘而廣西布政使何宜副使張敷亦以雍素輕已  
共醜釀其罪謙還奏事虛實交半遂聽雍致仕去雍有

雄畧善斷臨賊躬親矢石不目瞬既承制專決自奉尊  
嚴軍門設銅鼓數十儀節詳密三司皆長跪白事裨將  
以下繩押無所假又坦中不為厓岸揮斥財帛不少惜  
故雖令行禁止而謗議亦易起卒為中官所齟齬公論  
皆不平兩廣人思其功為立祠祀焉家居五年卒正德  
間賜謚襄毅致異韓雍致仕諸書皆系于去年之冬蓋得所請而去故三編系給事中韓文自慶陽覈諸將  
軍功還奏張謹所劾劉聚馬文升王越等濫殺邀功及  
所報首功百五十僅十九級皆實請論治上曰今寇已  
平姑勿問已兵科給事中郭鏗復請治之詔所司移文

明通鑑卷三十一

三

戒飭而已文復會同官梁璟王詔等奏起致仕尙書王  
茲李秉而斥王越竝及官闈隱事上大怒召文等至文  
華殿面詰之詔仰呼曰臣等言雖不當然區區犬馬之  
誠知為國而已乃杖而釋之致異韓文等受杖事見明史韓文梁璟等傳文傳所載係覈軍州軍功歸璟傳所載亦在紅鹽池奏捷之後諸書多系之九年十二月蓋因張謹之劾韓文之勦連記及之通紀系之九年九月其時王越等甫敗套寇尙未報捷惟憲章錄書韓文自慶陽還劾奏越等在本年三月今夏四月以陝西布政使朱英為右副都御史  
巡撫甘肅英先後奏陳安邊二十八事其請徙居戎安  
流離簡貢使于時務尤切云 王越聞總制三邊之命  
方自以功大賞薄及聞言官交劾遂怏怏稱疾乞還朝

許之天異王越之還諸書皆系之十年正月蓋因受總制之命率連並記也通紀系之四月蓋在韓文戰功之後然證之七卿表越任左都御史兼督團營在明年二月又證之馬文升傳代越總制三邊在明年之春則此時越尚末五月戊申申藏妖書之禁是月免還得請而已

山西太原平陽被災稅糧八十二萬有奇陝西西安被災夏稅四十五萬有奇六月趙輔以被劾辭侯乞世伯上許其世伯侯如故僅減祿二百石言官力爭不聽輔復上疏暴功言減祿無以贍老余子俊等復劾之卒不問閏月乙巳巡撫延殺余子俊築邊牆成上其事且以母老乞終養慰留不許初子俊請築邊牆役運糧民夫上皆從之會王越襲寇紅鹽池患少息子俊得一

明通鑑卷三十二

五

意興築東起清水營西抵花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鑿厓築牆掘塹其下連比不絕每二三里置敵臺崖岩備巡警又于崖岩空處築短牆橫一斜二如箕狀以瞭敵避射凡築城堡十一邊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岩八百十九時謂之橐駝城役軍四萬不三月而告竣城內之地悉分屯墾歲得糧六萬石有奇天異子俊築邊牆年巡撫延綏即建此議八年復請始以九年興工會王越奏紅鹽池之捷寇患少息遂以是年閏六月成之明史本紀及傳所載悉合三編實云邊牆之築明史兵志謂在成化七年地理志謂在九年致憲宗實錄八年三月葉盛疏云七年六月內用總兵巡撫議令官軍與桑而城堡守備兵不足供役乃請役民夫旋為部議所格是兵志以為七年築者蓋據官軍與築之始也九年十二月張謙劾趙輔等冒功罪有云余子俊方修治邊

地難于概治是趙輔等禦寇章州之際即已糾眾興工以九年築十年成而邊牆之議始於七年三月是月以編所載證之明史子俊傳悉合今據書之

定西侯蔣琬督十二團營兼總神機營兵琬貴之子也先是琬協守南京廷議設三邊總制並舉琬為總兵官上命王越專制三邊尋罷琬不遣至是琬還遂有是命琬上言北京西北隅有土城故址請復築之又言大同宣府諸塞下田宜清覈事下所司議雖不盡行時論難之天異琬督團營諸書多系之正月蓋據其召還也證之功臣表領團營在是年閏月今從之秋七月甲寅免江西南昌等府被災秋糧凡八十六萬有奇八月辛卯釋嘉策凌犯宣府命都督同知趙勝為

明通鑑卷三十二

五

平鹵將軍充總兵官禦之太監劉恒覃平監軍未幾寇退復召還是月刑部尚書王榮卒賜廣東按察副使孔鏞僉事陶魯林錦誥命鏞初以連山令從巡撫葉盛征廣西有功薦擢高州知府平犒賊十餘部降其眾數百人己又會陶魯破粵賊于廖婆堡魯以新會丞連破廣西猺賊之流劫高廉肇惠者以葉盛韓雍先後薦擢監司而廉州知府林錦亦以禦寇功陞僉事至是巡撫吳琛具三人治績聞于初遂有是命錦終按察副使鏞後累官至貴州巡撫而魯遷湖廣布政仍留治廣東兵備兼領廣西事時稱三廣公廣人倚之如長城

鑄等三人誥命事諸書不載三編九月癸丑朔日有  
據實錄系之是年八月今從之食之國明書作癸卯朔乙卯以水災免南直隸蘇

松常鎮四府被災州縣並蘇州衛秋糧共四十三萬四  
千餘石國明書作免秋糧五十九萬蓋內有馬草十

今從是月國子司業耿裕言勲戚子弟當先束身禮  
法乃采輯古諸侯貴戚言行可師者入授一編上閱而

稱善乃詔侯伯及駙馬年少者皆入國子監裕刑部尚  
書九疇子也 冬十月以項忠為刑部尚書代王槩也

國憲章錄法傳錄記項忠任刑尚于十二月亦不言  
改兵部事證之明史七卿表刑尚王槩八月卒故忠以  
十月代之及十二月兵尚白圭卒忠改兵部以  
董方為刑向其遷代皆可及也今據明史表 都督

明通鑑卷三十一

同知李文等討土爾番不克引還先是文等引兵至布

隆吉爾川舊作卜隆吉兒謀報土番阿爾集眾抗拒更結別部  
謀掠罕東赤斤二衛文等不敢進遂請旋師肅州散遣

二衛兵固守本土令哈商及默克埒輝和爾舊作畏兀兒  
眾退居苦峪駐牧章下兵部具如所請文等無功而還

土爾番知中國不足憚據哈密久之 十一月丙子免  
河南被災稅糧三十四萬有奇 是月虜寇復犯宣府

入馬營赤城署都督僉事周玉擊敗之捷聞兵部言宣  
府諸大帥無功玉所部三千人能追敵出境請加一秩

以酬其勞乃予實授尋充宣府副總兵官是時寇徙出

套延綏之患少息而宣府大同諸邊頗被其擾矣 十

二月己丑罷採金之役時內費日侈帑金不足用命湖  
廣寶慶等郡開採歲役民夫五十五萬人死者無算僅

得金三十餘兩撫臣劉敷奏請已之戶部檄所司開遼  
東黑山金場遼東巡撫彭誼奏永樂中太監王彥等開

是山督夫六千人三閱月止得金八兩請一并已之報  
國明史本紀書罷寶慶諸府採金于是月憲章錄

可所載亦僅湖廣寶慶等府三編增入彭誼請並遼東  
黑山金場罷之證之明史誼傳在十年之 甲午都御

更李賓等奏錦衣鎮撫司累獲妖書語多妄誕小民無  
知往往被其幻惑請備錄妖書名目榜示天下並定傳

明通鑑卷三十一

習罪名俾畏法不敢再犯從之 是月白圭卒項忠改  
兵部代之以董方為刑部尚書代忠 是冬陳峻等自

安南還時安南黎灝復執占城王弟榮羅茶悅奏稱榮  
羅茶全為其弟榮羅茶悅所弑因自立及將受封又為

其子茶質苦所弑其國自亂非臣灝罪朝廷知其詐不  
能詰但勅令還其土宇亦不聽 是歲山東復饑巡撫

牟俸請發倉儲振貸從之俸撫山東五年治尚煩苛然  
頗盡心荒政所全活甚眾

明通鑑卷三十三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變編輯

紀三十三 起旃蒙協洽盡著 雍掩茂凡四年

憲宗純皇帝

成化十一年春正月癸亥大祀南郊 癸酉上以哈密失國人民無統敕哈商權主國事竝給以衣糧穀種 是月晉大學士彭時少保 吏部奏罷朝覲官布政使楊文琳按察使王琳以下凡一千八十一員 二月甲申禁酷刑時國子祭酒周洪謨言天下有司聽訟輒用夾棍等刑具百姓不勝苦楚請赦法司禁約除人命奸

明通鑑卷三十三

盜死罪外其餘止用鞭朴違者風憲官論治報可時洪謨又以士風澆漓請復洪武中舊規上納其言命禮部榜諭國子監崇信伯費淮怠不就學洪謨劾之詔奪冠服以儒巾赴監讀書竝停其歲祿之半學政肅然 是月閉河南宜陽等縣銀洞先是兵科給事中郭鏗請開河南銀礦以備邊用有司勘報礦脈細微所得不多徒費民力事遂寢至是戶部尙書楊鼎以邊儲缺用復請開煎下所司勘報如前詔仍封閉 進王越左都御史兼提督十二團營越既還詔陝西巡撫馬文升節制陝西等處軍務及異據明史本紀及王越傳越以十年總制三邊軍務而職官志則以三邊總制設

于宏治十年火節入寇之時證之本紀則王越再起時也參攷前後設三邊總制實始於成化十年因王越被劾辭疾請還因而中止故三編實云三邊設總制自此始越還朝即罷不設據此則始設總制越固未嘗任而越之實任則在宏治十年故職官志據而言焉惟越既還朝則總制已不復設而明史馬文升傳則云成化十一年春代越總制三邊似三邊又未嘗罷且文升代越正與越還朝總制左都御史同時所以然者當越自七越節制特未授總制專銜耳即馬文升代之代越亦歸此直至宏治十年始有實授職官志所記本不誤也又據志言始設時稱提督軍務設嘉靖間改為總制後又避制字改為總督云云是則總制之名亦非始設之稱史家所記語多混淆證之於文升代之總督軍務皆專辦西事非三邊軍務此與七年王越之總督軍務皆專辦西事非實授之官明矣今于文升代越下刪去傳中總制語仍以節制陝西 三月壬子賜謝遷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辛未少保大學士彭時卒時上怠于政時與萬安

明通鑑卷三十三

同在閣而安內結中官戚晚大臣希得進見時頗懷隱憂每上言時政或留中或下所司多不見用常悒悒不得志屢請疾在告乞放還不許至是疾革衣冠端坐徐言曰死生常理不足念但冒居大位上不能報國下不能養老父耳卒年六十贈太師謚文憲時立朝三十年持正存大體有所論薦不使人知燕居無倦容非其義不取有古大臣風 是春釋嘉策凌寇大同叅將李鎬等擊敗之 夏四月乙酉以吏部侍郎劉珣禮部侍郎劉吉竝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珣先以舊官僚進官直經筵日講反復開陳詞氣侃侃劉定之稱爲講官第

一上亦愛重之入閣後嘗呼東劉先生珙性疎直吉則多智數與萬安比 壬辰乾清宮門災乙未以災告于奉先殿謹躬自責時工部以重建請採木川湖學士商輅言宜少緩以存警畏從之 己亥錄囚 是月宋元通鑑綱目成諸總裁纂修官皆陞賞有差兵部尚書商輅晉兼文淵閣大學士 五月丁卯始召見皇子于西內上自悼恭太子薨恒鬱鬱不樂一日召太監張敏櫛髮照鏡嘆曰老將至而無子敏伏地曰萬歲已有子也上愕然問安在對曰奴言即死萬歲當為皇子主于時太監懷恩侍叩首曰敏言是皇子潛育于西府今已六

明通鑑卷三十三

歲矣匿不敢聞上大喜即日幸西內遣使至安樂堂迎皇子使至紀妃抱皇子泣曰兒去吾不得生兒見黃袍有鬚者即兒父也衣以小緋袍乘小輿擁至階下時猶未剪胎髮髮披地走投上懷上寘之膝撫視久之悲喜泣下曰我子以類我使懷恩亟走內閣道其事閣臣皆大喜懷恩傳上意欲宣示外廷大學士商輅曰宜降敕禮部以定名為詞于是廷臣相率入賀上即命皇子出見于文華門越日冊封紀氏淑妃留皇子于宮中妃仍居西內未幾禮部奏上皇子名上御文華殿召閣臣商輅等皇子侍輅頓首曰陛下踐阼十年儲副未立天下

引領望久矣當即立為太子安中外心上領之史本紀但于是年冬十一月書立皇太子而召見西內事不具三編系之五月明書書于是月丁卯蓋十九日也冊封紀氏据明史后妃傳在 癸酉免湖廣被災秋糧又以水灾免南直隸鎮江福建漳州等府秋糧七萬五千餘石歐陽明史本紀但于是月書免湖廣被災秋糧意章江蘇免鎮江漳州等府而遺湖廣明書則云免武昌鎮今並書之 六月乙巳淑妃紀氏薨先是妃居西內大學士商輅恐有它患難顯言偕同官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保護恩踰已出但外議謂皇子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宜移就近所俾母子朝夕相接而皇子仍藉撫育于貴妃宗社幸甚于是妃遂移

明通鑑卷三十三

居永壽宮數召見至是妃病篤輅請曰如有不諱禮宜從厚且請命司禮監奉皇子過妃宮問視及薨又請制衰服行禮上皆從之謚曰恭恪莊僖明史后妃傳妃居永壽宮萬貴妃日夜怨泣曰羣小給我其年六月妃暴薨或曰貴妃致之死或曰自縊也張敏亦吞金死三編實謂與商輅傳所載互殊蓋傳聞之異也今從輅傳三編目中據實錄書是月乙巳紀聞言是月二十八日即乙巳也今據 秋七月朶顏三衛以們都爾暴強侵掠皆走避塞下數饑困初國家設遼東馬市一城東一廣甯皆以待三衛正統間以其部眾屢叛罷之至是三衛請復開馬市不許國明史本紀不載朶顏傳言馬市開于成化錄皆系之是年七月三編則統 八月辛巳浚通惠河記于十四年目中今分書之

一第 270 明通鑑卷三十三 4 反文內



先是漕運總兵楊茂言目張家灣舍舟車輓至都下雇值不貲通州至京舊有通惠河道石牀尚存修脯瀕水用小舟剝運爲便下戶部遣尙書楊鼎侍郎喬毅相度上言舊牀二十四通水行舟但元時水在官牆外舟得入城今水由皇城金水河出故道不可復行請濬玉泉龍泉及月兒柳沙諸泉水使入西湖閉分水青龍牀引諸泉水從高粱河分其半由金水河出餘從都城外濠流轉會正陽門併流大通橋牀河隨旱澇啟閉則糧艘可近倉甚便上善其議以災異工未及舉至是命平江伯陳銳等督漕卒七千人疏浚 丁亥們都爾釋嘉

明通鑑卷三十三

五

策凌遣其使通阿等舊作楠哈來朝貢馬朝廷燕賚甚厚仍以綵緞酬其馬直通阿等九十二人皆授官有差予冠帶時釋嘉策凌等以紅鹽池受剝復謀通貢策凌自爲太師殺博勒呼舊譯見前卷并其衆益專恣別部托羅該舊作脫羅伊斯瑪音舊作馬因謀殺之尋們都爾亦死諸強酋相繼畧盡邊人稍得息肩 是月福建大疫延及江西死者無算詔遣使祭其山川 九月丁未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癸丑立皇子祐樞爲皇太子大赦天下時皇太后居仁壽宮語上曰以兒付我遂居仁壽一日貴妃召太子食太后諭曰兒去無食也太子至貴妃賜食

曰已飽進羹曰疑有毒貴妃大恚曰是兒數歲卽如是它日魚肉我矣因恚成疾 是月總督兩廣都御史吳琛卒廷議以巡撫甘肅朱英前在廣東有威信詔以英總督兩廣代琛兩廣自韓雍大征諸蠻將帥喜邀功利俘掠名爲鵬勦英至鎮以甯靜于是馬平陽朔蒼梧諸縣蠻望風欵附又招降荔浦賊李公主之衆數萬爲置永安州處之凡爲戶四萬三千有奇口十五萬有奇上甚嘉之初雍在兩廣雖有平寇功恢廓自奉賄遺過侈有司供億公私耗竭及琛代雍務爲廉謹至英益持清節其威望不及雍而惠澤過之 十二月戊子復郕王

明通鑑卷三十三

六

帝號上尊謚曰恭定景皇帝初訓導高瑤上書請復郕王帝號以黎澹議中寢其後御史楊守隨亦請之至是上思瑤等言命閣臣議復郕王位號商輅極言王有社稷功贊成之遂下詔曰朕叔郕王踐阼戡亂保邦奸臣讒構請削帝號先帝旋知其枉深懷悔恨以次抵諸奸于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篤念親親用成先志郕王帝號一仍其舊竝加尊謚仍令有司修飾陵寢 丁酉申自宮之禁時有自宮者三百一十四人先已謫戍復逃至京師倖圖進用上命錦衣衛重杖而遣之仍申前禁政異憲章錄系之十年 是冬祈雪 是歲湖廣苗

復犯武岡靖州湖湘大震雲南填守中官錢能私通

安南于是安南黎灝請改道由雲南入貢不許南事見

十二年其請改貢道據昇州中官考系 浙江叅議張

之是年為明年王恕巡撫雲南張本 敷華平景甯礦盜禽其魁十二人餘悉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辛亥南京陰霾蔽日地震有聲南京科

道官上疏言弭災之策乞進君子以正朝廷擇將帥以

備邊鄙設法制以弭盜賊竝乞飭天下填巡官及三司

郡縣省刑薄歛拯饑緝盜毋妄興土木毋因公科擾詔

下所司議行國朝明史本紀及五行志皆但書地震三

意章錄言南京六科十三道各以陰 戊午大祀南郊

蕪蔽日地震有聲疏請修省今據之 明通鑑卷三十三 七

是月釋嘉策凌寇宣府 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甲

午以南京災異勅羣臣修省 三月壬子減內府供用

物 壬戌湖廣總兵官李震大破靖州叛苗平之震與

巡撫劉敷等會兵分五道進破六百二十餘砦俘斬八

千五百餘人都指揮彭倫率右哨兵破其山上之賊賊

遁倫渡邛水江直搗其巢乘勝攻白崖塘崖高萬仞下

臨深淵稱絕險倫掩其不意得路夜登賊倉皇潰追斬

二千餘級遂夷其砦 是春晉商輅太子少保吏部尙

書萬安戶部尙書 夏四月御史薛為學等上言鹵寇

縱橫又將大舉入寇恐倉卒之間難于制敵況今災異

屢見南京地震陰霾榆林天鳴如砲流星隕于城中有

聲大氏皆兵象也乞救在廷文武大臣及科道等詳議

兵備若不先時而慮待患至而圖之不曰將才難得則

曰軍士不足不曰器械不備則曰糧餉不給失機貽患

可勝道哉詔下所司議之 五月庚申錄囚 丁卯荆

襄流民復亂命左副都御史原傑撫治初項忠既平荆

襄凡流民已附籍者給復三年未附籍者逐歸其鄉而

占籍既久散者復聚忠雖陳善後十事不過增設營堡

多置巡司以厲入山之禁不數年禁漸弛黨亦漸眾朝

廷以為憂祭酒周洪謨因著流民說畧言東晉時廬松

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松滋縣于荆南陝西雍州之民

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于襄西其後松滋遂隸荊州

南雍州遂治襄陽今當增置郡縣聽附籍為編氓可實

襄鄧戶口都御史李賓善其說聞于上上是之乃有是

命傑既至徧歷山溪宣朝廷德意諸流民欣然附籍乃

大會湖廣河南陝西撫按官籍之得戶十一萬三千有

奇口四十三萬八千有奇用輕則定田賦民皆大悅

六月通惠河成 趙王見潯有罪見潯高燧之曾孫也

累世失德至見潯尤甚屢賊殺人又嘗乘醉欲殺其叔

父事聞詔奪祿米三之二去冠服戴民巾使讀書習禮

明通鑑卷三十三 八

以冀後悔致異事見諸王傳在成化十一年明書系之是年六月今據之 秋七月癸

卯皇次子生宸妃邵氏出也 庚戌京師黑青見時民

間傳有物金睛修尾狀如犬狸負黑氣夜入人家至則

人昏迷徧城驚擾是日上常朝奉天門侍衛見之而譁

頃之始定乙丑上躬禱天地于禁中以用度不節工役

勞民忠言不聞仁政不施自責大學士商輅疏弭災八

事曰番僧國師法王毋濫賜印章四方常貢外勿受玩

好許諸臣直言分遣部使錄囚省冤獄停不急營造實

三邊軍儲守沿邊關隘設雲南巡撫上優詔褒納戊辰

遣使錄天下囚致異黑青之見明史本紀系之七月庚戌證之五行志及二申錄皆同明史稿

系之乙丑者下詔自責之日牽連並記也庚戌皆見乙

五躬禱戊辰錄囚明史分書皆本之實錄今悉據之

八月改王恕為右都御史巡撫雲南治錢能之獄也

舊制使安南必由廣西能既通安南遣指揮郭景奏事

京師詭言安南捕盜兵入境上即命景賚赦戒約之而

景徑自雲南往能因遣安南王黎灝玉帶寶纒蟒衣珍

奇諸物灝遣將率兵送景還欲遂通雲南道景懼後禍

給先行白守關者揚言安南寇至關吏戒嚴黔國公沐

琮遣人諭其帥始返而諸守臣畏能匿不奏能又遣景

及指揮盧安蘇本等交通于崖孟密諸土官納其金寶

大學士商輅以雲南僻遠中官不法議遣大臣有威望

明通鑑卷三十三

者巡撫填墜之乃以命恕一上欲建玉皇閣于宮北命

丙臣執事禮與郊祀等大學士商輅等奏祖宗創為郊

祀歲一舉行今皇上又欲別建閣祀玉皇無非欲為母

后祝釐為生民祈福但稽之古禮實有未協昔傳說之

告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況

天者至尊無對事之之禮宜簡不宜煩可敬不可瀆今

乃別立玉皇之祠祀竝用南郊之禮樂則是一月之間

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懈怠誠意不專伏望停止竝將內

廷一應齋醮悉令報罷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災為祥

上嘉納之命折其祠祭器等件悉送庫儲致異建玉皇閣事見明史

商輅傳憲章錄系之是年 兵部侍郎馬文升整飭邊

東軍務巡撫陳鉞貪而狡將士小過輒罰馬馬價騰湧

文升上邊計十五事因請禁之鉞由是嗾文升未幾仍

救還部致異事見明史本傳在是年 甘肅守臣上言

哈密王母已死城印俱存土爾番請俟朝廷往諭即獻

還上方却其貢使至是復許之時大臣專務姑息致外

番益無顧忌云致異諸書或系之是年或系之明年證之明史外國傳書十二年八月今據之

九月辛丑朔始令太監汪直刺事直故大藤峽猺種

也初給事萬貴妃宮為人便黠遷御馬監太監會黑嘗

見官中有妖人李子龍者本侯姓名得權易州人少為

明通鑑卷三十三

僧行脚河南遇道士授以符術遂蓄髮變姓名先是有  
 陝西民李氏產子子龍有異徵得權因冒之往來真定  
 間迤邐至京師主軍匠楊道仙家負綠中官鮑石潛入  
 大內石黨章寒等敬信皆北面禮子龍為上師尋錦衣  
 校偵其謀不軌白中官黃賜上變寒自殺子龍及石等  
 伏誅于是上益惡之銳欲知外事因命直易服將校尉  
 一二人密出伺察人莫之知也國史本紀不載但  
版汪直提督官校刺事三編則于三年正月書置西  
刺事明年正月書置西廠編年之例分書之是也蓋李  
子龍之獄發于是年黑書見後因有汪直刺事之命明  
年以直刺事有驗始置西廠命領之故諸書皆系誅子  
龍于是年九月其刺事之始為明年置西廠張本也  
今從三編又憲章錄記在直領西廠事云去歲九月因

明通鑑卷三十三

十一

黑告之異侯得權之誅始命直出外調察據此則直刺  
 事確在是年九月子龍伏誅之後三編蓋據實錄也明  
 書系之辛丑為九月 庚申湖廣總兵官李震以平靖州  
 苗功封興甯伯時趙輔劉聚皆先後以功封侯伯論者  
 多訾議之惟震以功高無異言 冬十月辛巳京師地  
 震 丙戌太白晝見 十一月癸亥南京大雷雨國史  
五行志書是月癸亥三編日中亦云 是月巡撫四川  
是月二十三日癸亥也是月辛丑朔  
 右副都御史張瓚討播州灣溪苗破之瓚以十年冬巡  
 撫四川會播州致仕之宜慰使楊輝言所屬天壩干地  
 灣溪諸寨及重安長官司為生苗竊據請王師進討詔  
 瓚諭還侵地不服則征之時輝子愛年幼仍起輝暫理

軍事詔瓚親至播州征調機宜悉聽裁處至是瓚督諸  
 軍及輝攻破諸苗凡平山寨十六斬首四百九十六級  
 撫男婦九千八百餘口請設安甯宣撫司灣溪隸焉事  
 聞賜敕獎勞國史平海漢事見明史瓚傳及四川土司  
兼督松茂安綿建昌軍務似平海漢苗又在其前蓋苗  
始叛在十年之冬平則當在十一二年間土司傳系之  
十二年與本紀合若年七月兼督之命則灣溪  
之捷尚未報至也諸書皆不載今據本紀年月  
 二月壬午陝西蘭州地震國史此據三編本之實錄在  
目中今 己丑始開設鄖陽府治原傑既受撫治之命  
 乃相度地勢以襄陽所轄鄖縣居竹房上津商洛諸縣  
 中道路四達且去府治遠山林深阻將吏鮮至猝有盜  
 賊遙制為難乃拓其城置鄖陽府以縣附之並置湖廣  
 行都司增兵設戍而析竹山置竹溪析鄖置鄖西析漢  
 中之洵陽置白河與竹山上津房咸隸新府又于西安  
 增山陽南陽增南召桐柏汝州增伊陽各隸其舊府制  
 既定薦知鄖州吳遠為鄖陽知府諸縣皆擇鄰境良吏  
 為之流入得所四境乂安以功進右都御史傑數勲歷  
 于外既居內臺不欲外出荆襄之命非其意也事竣請  
 還朝既以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事無統紀因薦御史吳  
 道宏自代鄖陽之有撫治自此始也國史原傑撫治鄖  
月開設鄖陽府及行都司在十二月證之明史地理志  
鄖陽府下分隸各縣皆書成化十二年十二月置其治

明通鑑卷三十三

十一

既定薦知鄖州吳遠為鄖陽知府諸縣皆擇鄰境良吏  
 為之流入得所四境乂安以功進右都御史傑數勲歷  
 于外既居內臺不欲外出荆襄之命非其意也事竣請  
 還朝既以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事無統紀因薦御史吳  
 道宏自代鄖陽之有撫治自此始也國史原傑撫治鄖  
月開設鄖陽府及行都司在十二月證之明史地理志  
鄖陽府下分隸各縣皆書成化十二年十二月置其治

革固可致也憲章錄系之是年七月據其經營之始猶為近之若紀聞及明書書于是年之正月是時侯向未受撫治之命亦非牽連記事是月以巡撫延綏余子之體今據明史紀志分書之  
俊移撫陝西先是子俊知西安府興修水利鑿渠引河西水灌田民賴其利行之既久水溢無所洩至是復于城西北開渠洩水使經漢故城達渭公私益便號余公渠又于涇陽鑿山引水溉田千餘頃通南山道直抵漢中以便行旅學校公廨圯者悉新之奏免岷河洮三衛之戍南方者萬有奇易置南北之更戍者六千有奇就戍本土于是邊境乂然民以不擾

明通鑑卷三十三

三

奇 庚戌大祀南郊 己巳置西廠初永樂中設東廠令宦官刺事權勢與錦衣衛均至是別設西廠刺事以汪直督之所領緹騎倍東廠勢遠出衛上自是大獄屢興 是月增孔子廟籩豆樂舞之數初洪武四年定祀孔子禮籩豆以十舞以六侑前年秋祭酒周洪謨請備天子之制章下禮部尚書鄒幹駁寢之洪謨再疏爭言孔子像以冕旒十二既用天子之禮而侑舞乃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為僭乞如前所請增籩豆為十二舞為八侑庶禮樂相稱足章尊崇之典從之乃命大學士商輅以增定禮制告孔子廟學士

王獻告于闕里 二月甲戌安慶大雪雷電間作應天巡撫牟倬言雷者陽氣之發雪者陰氣之凝十一月一陽初復而震雷早發已乖二氣之常二月四陽既盛而恒雪不已雷電復作陰陽襍糅尤天變之大者乞修人事以弭之上從其奏乃下詔求直言政事見明史五傳不具三編據實錄采入去年十一月日甲午浙江中今據增是月庚午朔甲戌則初五日也 山陰縣地忽湧泉如血 是月汪直以刺事籍建甯指揮同知楊總總少師榮曾孫也坐與其父泰殺人為仇家所訐詔刑部主事王應奎錦衣百戶高崇往勘而總亡入京師因其姊婚禮部主事董序求計于中官韋瑛

明通鑑卷三十三

四

瑛素無賴子鸞于宦官韋姓為家人冒延綏功授百戶方欲從直刺事無絲也乃諾總為營解傾取其貲而潛報直謂總父子殺人懼罪輦金鉅萬匿序所將賄諸用事者以緩其獄直信之即遣人捕總序顧總貲已盡于瑛大索序家無所得因考訊總誓之三誓者錦衣酷刑也以加人骨節皆寸解總不勝誓妄言寄金于其叔父兵部主事仕偉所瑛遂夜率邏卒突入仕偉家縛仕偉考掠及其妻子翰林侍講陳音與仕偉比屋居聞其聲甚楚乘墉大呼曰爾擅辱朝臣不畏國法耶邏卒應曰爾何人不畏西廠音厲聲曰我翰林陳音也瑛尋繫仕

偉去而應奎崇勘獄猶未報直奏其受泰賂與泰竝械  
 至京獄具總痼死獄中泰坐乘市籍其家時崇亦死于  
 獄乃論應奎遣戍仕偉序竝謫官直既發總事頗誣左  
 右大臣多得總賄上隱不發然愈謂直可倚任而瑛亦  
 以此結直直遂倚瑛如左右手氣餒薰灼凡西廠逮捕  
 朝臣初不俟奏請下至民間門詈雞狗瑛事輒重法  
 中外騷然致異明史本紀不具事見官傳蓋直方見  
 前憲章錄法傳錄明書及紀事本末皆書于下獄之  
 月今據之楊總明史楊榮傳作業宦官傳作畢法傳錄  
 作畢業與畢以形似而誤惟三編作總蓋本之實錄疑  
 即據奏報之文今從之董序序諸書皆作瑛又其官為  
 中書非主事今皆據三編書之惟質 閏月辛酉免山  
 實以楊總為榮之孫蓋脫去曾字也

明通鑑卷三十三

五

東被災稅糧凡四十一萬有奇 三月戊子免河南被  
 災稅糧凡三十九萬有奇 是月諭法司慎勘妖言獄  
 時西廠旗校以捕妖言圖官賞多為贖書誘愚民而後  
 捕之冤死相屬廷臣莫敢言有通判曹鼎知縣薛方者  
 甯晉人也會罷閒家居厥校誣其邑人王鳳與瞽者康  
 文秀受妖書株連及之發卒圍其家拷掠誣伏既論死  
 鼎方兩家人數聲冤下法司覆驗獄果妄而分守懷來  
 中官廖禮復與妖人趙大獄所收繫甚眾巡撫殷謙等  
 具奏如禮言獄成命官按之亦妄于是左都御史李賓  
 奏請今後安報妖言者坐斬上但下詔責禮等諭法司

慎鞠毋或瞻徇以虐非辜而西廠之刺捕者如故致異  
 系此事于三月云上悟其誣始下詔責禮等云云證之  
 憲章錄云都察院奏擬安報妖言坐斬紀事本末以為  
 李賓時實正若憲職後坐商輅 夏四月戊戌甘肅地  
 裂又震有聲甯夏大震榆林涼州及山東沂州之郟城  
 滕費嶧等縣同日俱震 癸丑刑部郎中武清廣西勘  
 事還至通州厥校謂其有所齎載不俟奏執而繫之獄  
 尋訊鞠無驗釋之竟不以聞 丁巳汪直令韋瑛執太  
 醫院院判蔣宗武下之獄以通政使方賢及之也瑛以  
 索院中藥不得遂竝執宗武 庚申禮部郎中樂章行  
 人張廷綱及浙江布政使劉福俱下西廠獄章廷綱同

明通鑑卷三十三

未

使安南還厥校執之鞠其受餽遺有跡奏聞詔冠帶閒  
 住福先已擢副都御史以母憂去尋坐為浙江布政時  
 督造戰船不如法當鑄一級服除命以三品官外補有  
 構之于直者遂執繫厥旋以鞠無實釋之改授陝西  
 按察使 是月商輅兼謹身殿大學士萬安加太子少  
 保劉珝晉吏部尚書劉吉晉禮部尚書 召原傑為南  
 京兵部尚書時傑在鄖陽屢請還朝遂有是命傑以疾  
 疏辭不許遂卒于南陽年六十一 鄭襄民為立祠詔贈  
 太子太保謚襄毅致異明史原傑傳言傑薦吳道宏自  
 代遂請還憲章錄召為南京兵部尚書  
 之是年四月 五月甲戌執左通政方賢下西廠獄時  
 今據書之

賢掌太醫院事韋瑛以索藥不與遣人恣檢其家得片腦沈香以為盜之官庫且藏有御墨及龍鳳簪器俱以違法論尋謫戍遼東戍者無日其方賢下獄別系之四月甲戌蓋先後之次第也今四月其支皆據明史稿書之三編統系之正月置西殿中其諸人下獄之本末悉據明實錄所載詳著于實實中證之憲章錄紀事本末皆同有繫獄而後奏請問者有旋執旋釋竟不以聞者武清等也今據三編分書之丙子罷西殿時汪直

韋瑛用事官校勢日橫大學士商輅憂之因率同官僚直十二罪言陛下委聽斷于直直又寄耳目于羣小如韋瑛輩皆自言承密旨得顛刑殺擅作威福賊虐善良陛下若謂摘奸禁亂法不得已則前此數年何以帖然

明通鑑卷三十三

七

無事且曹欽之變由遂杲刺事激成可為懲鑒自直用事人心疑畏士大夫不安于位商賈不安于塗庶民不安于業若不亟去天下安危未可知也上得疏愠曰用一內豎何遽危天下誰主此奏者命太監懷恩等傳旨詰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逮問直擅抄沒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邊城要害守備俄頃不可缺直一日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直擅收捕諸近侍在上左右直輒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無危輅等同心一意為朝廷除害無有先後詞意慷慨懷恩等以實覆奏傳旨慰勞會兵部尚書項忠亦倡九卿劾

之上不得已令直歸御馬監調韋瑛邊衛散諸旗校人心大悅然諸人奏皆留中上意猶未釋也時蔣宗武尚繫獄中聞罷西殿竟衣囚服反其家輅傳事見明史商輅傳惟傳言同時萬安劉珝到吉亦俱對引義慷慨輅因有諸公皆為國如此輅復何憂之語按萬安劉吉中官之黨當輅在閣正言不得不相與附和若謂引義慷慨在劉珝或有之而安吉未必敢也此蓋劉吉後修實錄之飾詞故三編日中雖據明史輅傳而刪却是月太監懷恩傳內旨令錦衣副千戶吳綬同在鎮撫司問刑綬貌陋而心險頗通文移善詞翰時上雖革西殿猶密召汪直伺外間動靜且令訪能文事者為之輔有軍卒以綬能寫本通行移報之干直直召至擬三批荅封進稱旨遂有是命

明通鑑卷三十三

六

初綬從項忠征荆襄以罪被劾銜之至是忠劾直直任綬為腹心相與伺之急忠不自安乞疾歸未行而東廠校之獄起 六月甲辰罷兵部尚書項忠為民方忠之倡九卿劾直也既具草令郎中姚璧持詣諸尚書署名璧夔之子也時尹旻為吏部尚書璧先詣旻而旻素交驩直因言奏出項尚書兵部宜為首璧曰公六卿之長也旻怒曰今日乃知六卿長耶旻既署名即馳報直直遂與吳綬謀嗾東廠校誣忠以劉江事劉江者金吾左衛都指揮也注選為江西都司巡按御史以其未諳軍政檄使領操而更令僉事掌都司印江不勝忿疏其事以

請事下兵部言江安奏當罪而上方以都指揮例得掌印直江而責兵部阿御史言一時東廠官校受直指忽騰蜚語謂江選都司非例乃黃綠中官黃賜屬兵部得之賜故與陳祖生為司禮監直忤其位在己上不相能商輅之劾直疑出賜祖生意二人皆閩產直謂其為鄉人楊認報復出之南京意猶未憚因構江事誣忠且以傾賜給事中郭鏗等遂上章劾忠詞連與武伯李震交通忠狀震初佐忠平荆襄賊亦綬所惡也詔竝下法司會錦衣衛廷鞫忠忠抗辯不少屈衆雖知忠枉而重違直意會綬擢錦衣問刑官遂周內其獄忠既罷江論

明通鑑卷三十三

九

遣成壁亦坐牽引與震等諷有差 庚戌復設西廠時上雖罷西廠而任直如故有御史戴縉者性險躁干進以九年秩滿不遷至是探知上意乃假災異上疏言近歲以來災異屢臻敕諭廷臣修省未聞大臣進何賢退何不肖亦未聞羣臣祛何穢政效何嘉猷獨有太監汪直緝捕楊總等之奸惡懲治高崇王應奎之臧貪凡所摘發允協公論足以警衆服人特其部下官校韋瑛輩行事或涉張皇為大臣奏罷伏望陛下推誠任人務俾宿弊盡革然後天意可回也縉初為此奏以屬所善吳綬示直草直得之大喜為言于上疏入遂復開西廠直

之權勢愈熾云

三編發明曰明自宦官王振亂政御史李鐸以遇振不跪諫成獄嶺衛于是言官之氣始懾于宦官然未嘗顯與宦官比也前七年雲南鎮守中官錢能以疾將召還巡按御史郭陽譽能剛果有為乞留鎮守為士論所鄙然猶不至傾朝士以悅宦官也戴縉險躁干進諂諛訛頌西廠之功而揚其燄且以傾直所不悅者嗣後宦官用事遂多與言官相表裏馴至末流崔呈秀倪文煥之徒皆甘心効逆閹鷹犬毒痛海內以速明祚之亡而作備實自縉始縉罪可勝誅哉

明通鑑卷三十三

十

壬子京師雨錢 丁巳大學士商輅請致仕許之輅奏罷西廠汪直謂其嘗納指揮楊總賄欲脫其罪輅不自安會戴縉復頌直功請復西廠輅遂力求去詔加少保賜敕馳傳歸輅既去士大夫益俛首事直無敢與抗者秋七月辛未詔翰林院會內閣自考察其屬舊制諸司官屬考察俱由吏部都察院會覈至是以翰林職居清要聽其長自覈奏聞版隱事見憲章錄明書而明書是年七月辛未今從之是月召陝西巡撫余子俊為兵部尚書南京右都御史林聰為刑部尚書汪直治楊總之獄誘諸大臣受賄自商輅外竝及刑部尚書董方都御史李賓等上頗信



之及戴縉上書竝乞令兩京大臣自陳以傾直所不悅者于是方賓皆致仕去一時如署尚書薛遠及侍郎睢昭程萬里等以次陳免者凡數十人而縉以媚直尋擢尚寶少卿 八月壬戌錦衣官校執通政使張文質下獄時東廠官校發雲南百戶左昇私事詞連文質遂執送錦衣衛獄上不知也左通政何琮等以掌印請上始知而釋之詔錦衣衛官以擅繫大臣停俸三月史三編皆書工部尚書而三編目中又書兵部疑兵字誤也然是時王復任工部尚書則以通政司兼署故目中有左通政請印之語今仍書其本官刪去工部尚書字 是月以應天之淮安揚州徐州鳳陽及山東兗州水災分遣刑部郎中張文兵部

明通鑑卷三十三

三

郎中張謹等五人馳往發倉粟振之竝賜文等敕所在有司貪酷者許請逮治政異振應天等府明紀系是年遣之官署實言文之兗州謹之淮安揚州則戶部郎中谷致徐州則吏部員外國秦鳳陽則戶部郎中李炳然皆揭實錄中免江西福建被災秋糧 九月甲戌京師夜地震者凡三政異見明史五行志三編書于月初十日也甲申吉王見浚之國長沙 是月王恕改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參贊軍務先是恕巡撫雲南盡廉得填守太監錢能私通安南及諸不法狀遣騎捕詐稱安南寇至之郭景景懼自殺因効能私通外國罪當死詔遣刑部郎中潘蕃往按之能又以其間驛進黃

鸚鵡恕請禁絕會巡按雲南監察御史甄希賢劾奏能索守礦千戶三人賄意不滿以巨挺杖千戶至死者一人下都察院而王越畏能勢獨緩其獄及蕃自雲南勘還奏恕所効能遣郭景以玉帶蟒衣私通安南及遣盧安蘇本等通于崖孟密等事皆實都察院請逮能等至京治罪上特宥能但降敕切責罪其下九人恕因再疏言昔交趾以填守非人致一方陷沒今日之事殆又甚焉陛下何惜一能不以安邊微能大懼急賂貴近請召恕還而是時商輅項忠諸正人方以忤汪直罷遂有是命恕居雲南九月威行徼外黔國以下咸惕息奉命疏

明通鑑卷三十三

三

凡二十上直聲震天下政異王恕傳恕在雲南南之命當以歲底至滇而中間勘能之疏屢上皆在是年九月改南之前故兗州中官致遣潘蕃往勘及甄希賢劾奏能杖殺千戶事俱記是年之秋又傳言在商輅項忠忤汪直罷後正是時也今彙記其巡撫雲南以後事統系之 冬十月戊申以土爾番久據哈密乃命邊臣築城于苦峪谷移哈密衛治之仍給以土田牛種是月余子俊還掌兵部事政異明史年表子俊任兵尚于後自陝西還于是奏申明條例十事又列上軍功賞月與明史合今從之 十一月辛未冬至杭州大雷雨格倖中外有所遵守 虹見巡按御史侶鍾言月合八月雷始收聲二月雷乃發聲今十一月初旬一陽始生正閉藏之時而乃雷電

交作虹蜺出見皆為非時乞加修省下禮部移文三司及撫按等官撫恤軍民操練士馬夜異見明史五行志之是月雷雨下有虹見二字證 戊寅湖廣荆門州大雷電雨雪 是月張瓚討四川松潘衛叛苗瓚既平播州苗會松茂番寇邊乃以去年七月命兼督松茂安綿建昌軍務瓚至軍審度形勢改大壩舊設副使于安綿而令副總兵堯或軍松潘叅將孫高軍威疊為夾攻計乘間修河西舊路作浮梁治月城避偏橋棧道軍獲安行轉餉無阻 十二月丁巳免南畿蘇松常鎮四府水災夏稅凡五十萬有奇 是月進王越兵部尚書先是

明通鑑卷三十三

三

項忠之罷越自謂當遷而廷議推余子俊為兵部尚書越彌不平請解領國營優詔不許因自陳搗巢功為故尚書白圭所抑從征將士多未錄乞移所加官酬之子俊亦言越賞不酬功而越方結汪直有內援遂有是命初內閣之論罷西廠也越遇大學士劉吉劉珣于朝顯謂之曰汪直行事亦甚公如黃賜專權納賂非直不能去商萬在事久是非多有所忌憚二公入閣幾日何亦為此珣曰吾輩所言非為身謀使直行事皆公朝廷置卿大夫何為越不能對夜異史所載劉珣多貶語蓋本吉而珣然矣州攷誤力辨之今明史已刪之矣越素蓋寶錄出自劉吉所修多不足信今據明史本傳

以才自喜不修小節為朝議所齒至是乃破名檢與羣小關通因奸人韋瑛自結于直而同時有陳鉞者亦以資緣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是冬南京填守太監覃力朋進貢還以百艘載私鹽騷擾州縣行至武城典史詰之力朋怒擊折其齒射殺一人會汪直刺事廉得之以聞明年逮力朋下獄論斬竟以倖免而上益謂直不私可倚任云夜異力朋進貢事紀聞系于是年之善于復設西廠目中亦以力朋事在明年蓋明年始逮治也今仍據紀聞系之是年冬 是歲擢陝西參政秦紘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紘至劾鎮國將軍奇澗等罪奇澗父慶城王鍾鑑為奏辯且誣紘上

明通鑑卷三十三

三

重違王意逮紘下法司治事皆無驗而內官尚亨籍紘家以所得做衣數事奏上嘆曰紘貧一至此耶賜鈔萬貫旌之于是奪奇澗等三人爵王亦削祿三之一未幾復改紘撫河南 以太僕少卿李綱為右僉都御史轉左出督漕運與平江伯陳銳共事綱以進士授御史厯按南畿浙江劾去浙江臧吏至四百餘人時目為鐵御史督運踰年卒銳見笥中惟做衣揮淚曰君子也為具棺斂聞其清節于朝特詔賜祭葬不為令綱清剛似李侃竝為時所重云 十四年春正月甲戌大祀南郊 己卯襄王瞻墉薨王

自四年來朝歸六年又召以老辭歲時存問禮遇之隆諸藩所未有謚曰獻 是月吏部考察朝覲官奏免二千十六員浙江按察使劉鈺江西按察使趙啟預焉時論惜之國事見明書而憲章錄所記尤詳惟劉鈺據明史劉球傳係雲南按察使今仍據憲章錄書之 二月戊申皇太子出閣講學上命太常少卿三獻等入侍學士彭華等充講讀官閣臣萬安劉翔劉吉董督之時有老宦官覃吉者朝夕侍太子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上賜太子莊田勸勿受曰天下皆太子有也太子偶從內侍讀佛經聞吉入口老伴來矣急手孝經是年太子方九歲端本正始吉有力焉致興明史本紀不載三編

明通鑑卷三十三

系之是月日  
分据明書

三編

御批曰太子出閣就學豫教所當慎重覃吉即老成舊閱亦祇可謹視起居若口授章句廷臣中豈無可簡備宮僚以資啟迪乃委之寺人實為非體幸而吉尙謹愿不致貽累蒙求然欲以是垂訓後人則如馮保等之挾勢攬權未嘗不由于承華保護史家不知履霜堅冰之義反以端本正始歸功于吉無識甚矣 是月改萬安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劉翔劉吉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尹旻楊鼎鄒幹皆加

太子少保 三月甲子朔皇太子冠禮部請每月朔望文武百官奉天殿朝參後皆赴文華殿謁太子制曰可 戊辰免浙江被災秋糧 己卯賜曾彥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辛巳罷四川烏撒衛銀場 丙戌復開遼東馬市初朶顏等三衛以饑困再四請復開馬市皆不許至是陳鉞巡撫遼東復為之請乃許之時們都爾已死伊斯瑪音主兵柄三衛復數為所窘而通事劉海姚安肆侵牟三衛怨之不復來市及鉞內召始請治二人罪令參將布政司官一人監市毋有所侵尅于是通市如故國事陳鉞請治通事罪事見三編鉞以明年十二月內召乃開市今類記之 丁亥以

明通鑑卷三十三

浙江饑罷採辦花木之役 是月福建上杭盜起初天順中巡按御史伍驥平上杭盜搗其巢亂乃定至是有曾宗鄧嵩等復聚眾屯結出掠救鎮守中官盧勝巡按戴用督捕之而勢益熾時前僉都御史高明方服闋特起為福建巡撫任以討賊明至汀州即督兵入山不數月盜皆以次禽縛誅首惡三十六人餘滅死遺戍析其地置永定縣由是上杭無盜患 夏四月丁酉免南畿山東被災秋糧尋以襄陽江溢壞城郭免之 是月吏科都給事中趙侃等上言州縣守令親民之職不宜以監生序補乞諭吏部取科目出身者選授之部臣覆

稱先年大學士李賢請選監生有學識者授以知州知縣等官至今行之且歲貢久在太學固難以科目拘今後但嚴加考覈仍循舊制為便報可 五月以戴縉為右僉都御史縉既擢尚寶少卿意猶未慊汪直復力薦之遂有是命于時御史王億等競效縉尤相率媚直謂西廠摘伏發奸不惟可行之今日實足為萬世法傳之四方無賢愚皆唾罵之羣指縉為罪首而縉驟躋顯秩甘為鷹犬而不辭臺中紀綱為之掃地附錄諸書但載縉請復西廠事惟明書于上年六月庚戌書戴縉王億二人明史紀事本末亦並及之證之三編則王億所奏蓋縉之遷擢而效之未必同在一月事也三編記王億事于戴縉推縉都御史目中今從之 汪直奏武舉

明通鑑卷三十三

設科鄉會殿試如文科例時直用事欲以建白為名吳綬為撰草奏上上令兵部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成效巡按提學等官具奏處置卒行之 六月庚子歲星太白同晝見 癸卯命汪直行遼東邊先是巡撫遼東陳鉞以掩殺冒功激變直欲自往定之功據明史馬文升傳在十四年春三編目中則云前年冬蓋掩殺在前被劾在後三編本之實錄今類記之系以先是云云 上令司禮監懷恩等詣內閣會兵部議恩欲遣大臣往撫以沮直行文升疾應曰然思入白上即命文升往直不悅欲令私人王英與俱文升謝絕之疾馳至鎮宣壘書撫慰無不聽撫者事垂定直思攘其功固請于上挾

英俱往日馳數百里箠守令遠近驛驛鉞聞之懼先遣人賂直左右令所過居民跪迎道左比至鉞出迓于郊望塵蒲伏又盛供帳娛直賂其左右皆爭稱鉞賢直大喜至開原再下令招撫文升乃推功于直然直內慚文升又與抗禮奴視其左右直益不悅而鉞與文升素不合日夜譖之直于是直必欲傾文升矣 是月四川巡撫張瓚自率兵攻白草壩西坡禪定數大砦斬獲無算徇茂州疊溪所過降附又討平白草壩餘寇先後破滅五十二砦殲其魁他一百五砦悉獻馬納款諸番悉平留兵戍要害增置墩堡乃班師上嘉其功徵拜戶部

明通鑑卷三十三

左侍郎以請終制辭許之附錄瓚平松潘疊溪叛苗明史本紀書于十三年十一月之下明史稿則書于是年四月詩之明史張瓚傳亦書十四年蓋瓚以十二年七月兼督松茂軍務閩兩年而後平故奏報之先後互異三編書于是年六月今從之 秋七月丁丑京畿山東大水分遣郎中林孟喬劉道員外郎袁江王臣往勘災振之 是月江西人楊福以偽稱汪直伏罪福嘗為崇府內使隨入京既逃還過南京遇所識者謂其貌似直福乃冒直名而所識者亦冒充校尉自蕪湖乘傳食廩歷蘇常由杭州抵四明有司及市舶中官亦屏息奉命威福大張既抵福州為填守太監盧勝所覺執問如律時直勢震天下故小人乘之以擾害人大率類此附錄

州中官致系之威化十四年憲章錄紀 八月癸巳遣

南京刑部侍郎金紳巡視江西時江西亦大水以上各

路災傷詔廷臣條郵民事宜于是科道應詔言近歲工

匠以斧斤微勞濫膺祿秩旗校以捕獲妖言輒得遷官

前雖赦法司慎鞫斯獄而緝捕希求陞職其中豈無誣

枉刑賞過中災稜或亦由此疏入下所司議之 戊戌

早朝東班官若聞有甲兵聲者因辟易不成列衛士爭

露刃以備不虞久之始定國史本紀不載事見五

之志及憲章錄二申野錄皆作戊戌疑稿中誤戊為申也今據明史志 庚戌免湖廣被

災秋種凡十六萬有奇 甲寅下巡撫蘇松副都御史

明通鑑卷三十三

牟俸于錦衣衛獄初俸巡撫山東陳鉞為布政使兩人

負氣不相下遂相惡也鉞既為汪直所喜欲修前憾于

俸數短之于直直信之會俸議事至京直請執俸下詔

獄先是俸所親學士江朝宗除服還朝俸迓之九江聯

舟竝下所至有司供張頗盛直因謂朝宗有所關說竝

下獄詞連僉事吳瑄等十餘人俱逮繫 九月己未命

御史三人捕盜畿南國史本紀不載見明史稿議

盜事諸書不見證之憲章錄言甲兵之異上命御史究

其事所從起竟不能得疑即以甲兵之異遣御史密捕

借盜為名耳 是月擢嘉興知府楊繼宗為浙江按察

使繼宗守嘉興以一僕自隨署齋蕭然性剛廉孤峭人

莫敢犯時集父老問疾苦為祛除之大興社學遇學官

以賓禮師儒競勸文教振興御史孔儒來清軍里老多

撻死繼宗榜曰御史杖人至死者詣府報名儒怒繼宗

入見曰為治有體公但釐剔奸弊勸懲官吏若比戶稽

核則有司事也儒不能難心銜之瀕行突入府署發視

之敝衣數襲而已儒慚而去中官過者索錢于繼宗即

發牒令取庫金曰金具在與我印券中官咋舌莫敢受

比入覲汪直欲見之不可上一日問直朝覲官孰賢直

對曰天下不愛錢者惟楊繼宗一人耳至是秩滿超擢

是職數與填守中官張慶忤慶兄敏在司禮每于上前

明通鑑卷三十三

毀繼宗上曰得非不私一錢之楊繼宗乎敏惶恐遺書

慶曰善遇之上已知其人矣國史三編系繼宗事于是

傳錄是年七月浙江按察使楊瑄卒九月以楊繼宗

宗為浙江按察使與三編同他書皆不載今據增 河

決開封壞護城堤五十丈河南巡撫李衍上言河南累

有河患皆下流壅塞所致宜疏開封西南之新城下抵

梁家淺舊河口以洩杏花營上流而自八角河口抵南

頓則當分導之以散其勢庶可免祥符鄆陵睢陳歸德

之災詔衍酌行之踰年遷榮澤縣治于河北然衍所疏

浚者不久亦壅 冬十月加萬安太子太保尚書余子

俊林聰皆加太子少保王越加太子太保 十二月甲

午免畿內被災秋糧凡二十萬有奇 是歲占城齊亞  
麻弗菴遣使朝貢請封初安南既執槃羅茶悅立前王  
孫齊亞麻弗菴為王以國南邊地予之至是請封上遣  
給事中馮義行人張瑾往封之義等多攜私物行至廣  
東聞齊亞麻弗菴已死其弟古來遣使乞封義等慮空  
還失利亟至占城占城人言王孫請封之後即為古來  
所殺安南以偽敕立其國人提婆若為王義等不俟奏  
報輒以印幣授提婆若封之得所賂黃金百餘兩又過  
滿刺加國盡貨其私物以歸義至海洋病死瑾具其事  
竝上偽敕于朝而安南黎瀨方請遣朝使申畫郊圻興

明通鑑卷三十三

滅繼絕其踞占城如故朝廷知其誕妄亦卒弗能討也  
西盟事見明史占城傳特書其朝貢于十四年明  
書及憲章錄皆系之是年八月今書于是年之末  
爾番蘇勒坦阿爾死其子阿哈穆特舊作阿  
黑麻嗣為蘇勒  
坦遣使來貢甘肅巡撫王濬請乘間納哈商俾復其國  
救以便宜圖之

明通鑑卷三十四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三十四起屠維大淵獻盡  
昭陽單閼凡五年

憲宗純皇帝

成化十五年春正月丁卯大祀南郊 庚辰免山東被  
災秋糧辛巳振山東饑 是月加吏部尚書尹旻太子  
太保汪直為之請也 改王恕以兵部尚書兼左副都  
御史巡撫蘇松代牟俸也恕參南京軍務考選官屬嚴  
拒請託同事者咸不悅而錢能歸屢譖訴于上上亦浸  
厭恕數直言遂有是命尋起致仕薛遠為南京兵部尚

明通鑑卷三十四

書吏科都給事中趙侃御史王濬等交章劾遠潛住京  
師銜緣起用蓋指汪直也不聽 二月庚寅免湖廣被  
災稅糧凡二十二萬餘石國明史稿以去歲旱免秋  
今仍據明史但  
書被災云云 壬子免廣東廣肇高雷廉五府逋賦  
甲寅詔修開國功臣墓時南京禮部上言國初勲臣  
李文忠等十三人墓俱在南京城外文忠曾孫李夢等  
以歲久頽壞請修治許之竝令無後者置守冢一人明  
年復命修取再成墓從其曾孫俊之請也國三編實  
勳臣十三人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馮國用吳復俞  
通海康茂才趙德勝張瑄勝丁德興吳禎吳良凡十三  
人附記 三月癸未免江西被災秋糧 是月遼東巡

撫陳鉞復以邀功失事激變為言官所劾上遣汪直偕  
定西侯蔣琬尚書林聰往勘時馬文升自遼東還仍掌  
部事會兵部尚書余子俊亦劾鉞疑出文升傾之益  
國史本紀系文升下獄于五月諸書皆並記鉞  
急激變及直往勘事明書系鉞激變于三月證之明史  
文升本傳亦云是年春蓋文 夏四月丙午免南畿被  
災秋糧凡四十萬有奇 壬子下駙馬都尉馬誠于錦  
衣衛獄國史諸書不載惟見明史本紀其下獄之  
由亦無可攷疑出自汪直構陷也今據書 是  
月以方士李孜省為太常寺丞尋改上林苑副監孜省  
者初為江西布政司吏愷法受賊既歷京考得冠帶而  
賊事發獲為民不敢歸時上好方術孜省乃學五雷法

明通鑑卷三十四

二

厚結中官梁芳錢義以符籙得幸中旨授太常寺丞御  
史楊守隨言祖宗官人之制必考素行是以奸邪衰止  
流品不淆孜省故犯賊之吏其資格則刀筆也其情罪  
則胥靡也太常職司祭祀厥選尤重奈何用此賊賄罪  
人以瀆事天地宗廟給事中李俊亦以為言上不得已  
乃改命之然寵幸日甚賜以印章二曰忠貞和直曰妙  
悟通微許密封奏請孜省因與芳等表裏為奸干亂國  
事 五月壬戌下兵部右侍郎馬文升于獄汪直故惡  
文升而庇陳鉞欲卸其罪因奏言文升行事乖方禁互  
市農器故致邊患然文升在邊實禁市軍器非農器也

蔣琬林聰畏直勢不敢異奏皆如直言遂逮文升下錦  
衣衛獄尋與牟倖論謫戊戌辰謫倖戍湖廣鎮遠衛庚  
午文升戍四川重慶衛初倖為江西按察使治吉安知  
府許聰之獄入同知黃景隆言致死至是巡按御史奏  
劾景隆升任吉安府自十一年至十三年以淹禁凌虐  
故勘人犯至死者凡三百八十七人逮治至京師下獄  
瘐死會倖獄方竟而以前事不為公論所與故人皆知  
其為直所陷然無白其冤者踰年卒戍所國史本紀治許  
本傳證之憲章錄黃景隆以上年逮治是年三月死  
獄中正與倖被陷謫戍皆同時事因牽連並記之  
癸酉以牟倖馬文升事中旨責科道官互相容隱緘嘿

明通鑑卷三十四

三

不言令自陳狀于是給事中李俊等二十七人御史王  
澹等二十九人合詞請罪詔廷杖各二十時文升謫不  
以罪倖賊證不明俊等畏直勢不敢辯冀以異詞獲免  
卒拜杖去  
論曰汪直之勢焰甚矣當其時如戴縉王愷等欲以  
媚直求遷擢者不足論矣若廷之大臣如王越陳鉞  
尹旻輩欲借直以張權勢邀邊功者亦不足論矣至  
如萬安劉吉薛遠之等亦保祿充位之鄙夫固不復  
望其有所論列而如劉珝林聰輩亦一時之錚錚矯  
矯者今據史所記珝能折王越于朝而卒不能持之

于西厥復設之日其後萬安見直寵衰復邀珣奏罷之珣辭不與安乃譖之于帝卒與吉排而去之豈非授之以瑕乎聰奉使勘文升獄而直稍假之詞色遂不敢自樹異同然則史謂其以舊德召用時望益峻特据其傳狀中歸美之諛詞耳至于直庇陳鉞聰不能爭卒亦不能不為之惜則甚矣晚蓋之難也

己卯免湖廣河南被災稅糧七十六萬有奇 秋七月癸酉命汪直行大同宣府邊時宜大填巡官屢以邊警報而釋嘉策凌己為伊斯瑪音所殺部下方內亂實無意南侵邊臣欲虛張守禦功以覲賞兵部不知而誤信

明通鑑卷三十四

四

之乃有是請上竟命直往所至飾厨傳供張百里外都御史服繫鍵偕其屬伏道左沈首迎謁須過乃敢起至館易服請見膝行起居叱之出乃唯唯退左右索賂不貲各傾帑以應之邊儲為之一空 八月乙未遣戶部郎中裴慧等七人巡視兩畿山東河南水災 九月四川播州諸蠻復亂初張璘平播州灣溪苗置安甯宣撫使以楊輝之庶長子友為之所屬天壩干地等峒舊以僻阻棄不問生苗耕其地居之頗相安及立宣撫爛土諸蠻惡其逼遂引齋果等攻圍安甯時輝子愛新襲友告警力不能支求援于川貴二鎮兵部奏請仍起輝再

統兵勦之又敕川貴兵為助至是齋果復糾合九姓蠻甯及荔坡賊萬人攻剽愈亟巡撫貴州陳儼請調川湖等官軍五萬合貴州兵聽儼節制時貴州總兵官吳經綬之兄也與儼合請兵部尚書余子俊曰賊在四川而貴州請討是邀功也五萬之師以半年計須軍儲十三萬五千石山路險峻輸運之夫須二十七萬眾況天暑瘴癘可虞上然之敕責守臣玩寇命填守太監張成及經儼等相機勦撫然迄不能靖按吳經意章錄言是時子俊以經乃吳綬之兄畏勢欲准其奏上不許核與明史子俊及四川土司傳所記不合今按錄中又言儼奉命相機進止畏經弟綬之勢遷延于家以致經大肆殺儼自濫邀功據此則畏綬勢者乃陳儼非子俊也今參

明通鑑卷三十四

五

三傳 陳鉞既傾馬文升復諷汪直請大發兵樹邊功直言于上遂許之冬十月丁亥命撫甯侯朱永為靖肅將軍充總兵官直監軍鉞參贊軍務是行也王越急功名私于永諷其薦已督師而鉞以計沮之于直遂有是命于是越益心艷之 閏月汪直陳鉞等出遼東塞遇貢使六十人誣以窺邊掩殺之焚其廬舍更發墓斲髑骸以張級數先是直奉使東征余子俊議以自古羈縻之國不犯邊者毋令驚擾而鉞欲以媚直邀功謂如此則損威示弱故六十人之死皆以招誘得之自是報復為有名矣按吳朱永汪直東征明史本紀系之十月諸書牽連並記遂及其掩殺貢使事惟意章錄



分書之是也但錄中所記謂建州貢使四十餘人俱械  
至京師令都察院錦衣衛禁錮之核與明史宦官傳及  
三編目中所載不同今十一月庚子振河南饑是  
仍據明史三編書之

月吏科給事中王瑞上言天下布按二司進表官令各  
陳地方利病上惡其紛擾命杖之時湖廣江西撫按官  
以所部災傷盜起請免有司朝覲瑞偕同官言歲稔民  
困由有司不職正宜加罪乃復為之請留如此則人才  
進退何由審辨是朝覲考察大典皆從此廢壞矣上從  
其言命吏部禁之致異王瑞被杖見明史本傳十二

月辛未論東征功進朱永保國公加汪直歲祿陞賞者  
二千六百餘人 丙子太白晝見 是月戶部尚書楊

明通鑑卷三十四

六

鼎禮部尚書鄒幹工部尚書王復俱致仕許之時汪直  
用事廷臣謀遷擢者喉科道以災異劾大臣于是鼎等  
請賜骸骨歸召陳鉞還以功晉戶部尚書張文質禮部  
尚書劉昭工部尚書 免四川江西被災稅糧 是冬  
安南黎瀨遣兵八百餘人越雲南蒙自界聲言捕盜築  
室據居守臣力止之始退瀨自破占城志意益廣親督  
兵九萬開山為三道攻破哀牢侵老撾復大破之又頒  
偽敕于車里徵其兵合攻八百為所敗邊吏守臣以聞  
上敕廣西布政使檄瀨斂兵而瀨安稱未侵老撾且不  
知八百疆宇何在是時汪直好邊功欲乘間取安南言

于上索永樂間討安南故牘兵部郎中劉大夏匿不予  
密告尚書余子俊謂邊衅一開生民糜爛子俊悟事得

寢大夏華容人 致異據國史紀聞兩書此事一成化八  
意欲仿三保太監下西洋故事因至兵部查取西洋水  
程時項忠為兵部尚書劉大夏任郎中檢舊案匪他處  
忠索之不可得云云以下所記與此畧同按此係野史  
傳聞之異詞而八年任兵部尚書確係項忠是年任兵部  
者確係子俊所記亦俱不誤惟西與安南事異而證  
之安南傳則瀨所記則蓋安南自侵老撾後徵兵復  
安南敗于老撾所記則蓋安南自侵老撾後徵兵復  
攻八百據安南本傳所記則蓋安南自侵老撾後徵兵復  
今據正史並參 是歲擢吳道宏為大理少卿撫治鄖

陽襄陽荆州南陽西安漢中六府 致異此即鄖陽設撫  
將還薦道宏自代是道宏撫治鄖陽在十三年三編書  
于十五年據其擢大理時也是時道宏已任鄖陽撫治

明通鑑卷三十四

七

明自景泰末巡撫例加京官銜定授副都僉都御史之  
等此以撫治官秩亞于巡撫故僅授京卿之職撫治之  
加都御史銜也 起張瓚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  
撫江北諸府

十六年春正月辛卯曉雨水水 甲午大祀南郊 丁  
酉伊斯瑪音犯延綏詔朱永為平虜將軍充總兵官禦  
之汪直監其軍改命王越提督軍務越垂涎督師不可  
得會延綏守臣奏寇潛渡河入靖虜越乘機說汪直而  
陳鉞時已內召遂改命越時謂越鉞相競云 辛丑免  
南畿被災稅糧 是月遼東寇復內犯擁眾深入雲陽  
清河等堡殺掠男婦皆支解以徇邊將斂兵不出而陳

鉞方內召亦隱匿不以聞于是邊地騷然 兵科給事  
中孫博奏陳數事末言東西二廠緝事旗校多毛舉細  
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豈  
旗校可信反有過于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  
或失實所損實多乞嚴加禁革奏入上以為不諳事體  
姑宥之而汪直聞事涉西廠怒甚呼博面加詰責時皆  
為博危之 二月癸酉免湖廣被災稅糧凡七十五萬  
有奇 戊寅王越襲寇于威甯海子敗之越偵知敵無  
犯延綏意河水方泮移帳威甯欲以計襲之而惡遼東  
之役永不援已與偕也乃說直奏令永率大軍由南路

明通鑑卷三十四

八

已與直將輕騎循塞垣而西俱會榆林越至大同告直  
以敵帳在威甯則盡選宣大兩鎮兵二萬出孤店分數  
道進值大風雨雪晦冥潛行至威甯海子時伊斯瑪音  
等竝無寇邊意不虞師之猝至也倉卒乘馬避之不及  
因殺其老弱報首功四百三十餘級獲馬駝牛羊六千  
師不至榆林而還永至榆林不見敵故無功致黑明史本紀作戊寅明史稿作庚辰相差二日耳其事皆據本傳書之 是月逮河間知府滕佐下  
獄時中官陳嘉以事出河間會歲饑佐率屬分振在外  
失迎謁倉猝治供具不當意喜怒歸白于上遂逮佐等  
尋論謫成有差 三月戊子以歲歉詔減光祿寺供用

物時京畿山東海饑諭禮部曰比歲以來順天北直隸  
山東府縣旱潦相仍朕甚憂之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  
甯朕重賴吾民供奉玉食于上而吾民有不飽半菽者  
日當典膳進御興念及此為之輟食其令被災府縣應  
徵入光祿寺供用量為減省自今有可恤民之事其議  
以聞 是月王越還論功封威甯伯歲祿千二百石又  
增汪直歲祿至三百石越以文臣受封宜入西班不得  
復領都察院事綱目威甯之捷在二月王越受封在三月皆率連並記體也蓋之七月卿表越以三月回院封威甯伯則捷在二月封在三月明矣今參明史越傳分書之  
于是御史許進等請援王驥楊善例仍領都察院事並

明通鑑卷三十四

九

兼督十二團營汪直從中主之制曰可是役也朱永以  
無功賞不行久之進太子太傅  
薛應旂曰王越之逢迎汪直躡取爵位許進等又從  
而附會之一時皆謂之名臣士風習尚可知矣予謂  
進以率同官論救強珍為汪直所怒構之下獄摘進  
他疏譎字廷杖之幾殆此同時事何前後之不類毋  
亦與王越有舊而論之獨寬遂同預于頌功之列與  
不然吾未見此越之賢于彼鉞也  
夏四月巡按遼東御史強珍劾陳鉞冒功啟變事不問  
初御史王崇之巡按遼東即上書劾鉞恐謀之汪直

以崇之受都指揮庭參不為禮違制下獄輸贖請延安  
推官至是珍代其任見汪直與鉞方論功而寇謀大入  
鉞與填守中官韋朗等匿不以聞鉞既召入為戶部尚  
書朗始上聞珍往巡按得其狀請正鉞等欺罔罪事下  
兵部尚書余子俊覆奏如珍言乃命停鉞等歲祿國典  
効鉞諸書皆系之是年六月三編據之證之舟州中官  
効珍之奏効在前吳原之奏効在後故原奏中已有停  
俸帶罪之語蓋因珍効後始有此處分也三編目中綜  
其前後故效王崇之効亦牽連記之其實珍之効在  
四月原之効在六月紀事本末並吳原之効 五月免  
河南被災秋糧三十五萬有奇 六月癸丑禁勢家侵  
占民田 是月兵科都給事中吳原復劾陳鉞及總兵

明通鑑卷三十四

官緱謙填守太監韋朗謂鉞等啟衅冒功失機匿罪以  
祖宗法度為不足畏生靈血肉為不足恤不忠不仁莫  
此為甚今因強珍之効僅予停俸不免情重法輕請重  
治之以為人臣欺罔者戒御史許進等亦以為言且謂  
陳鉞如宋黃潛善賈似道語甚剴切上是之卒置鉞等  
不問 秋七月甲午倭寇福建 八月辛酉申存恤孤  
老之令時戶部言大興宛平歲廩孤老七千四百九十  
餘人凡贍糧二萬六千九百餘石近有司疎于稽察董  
其事者日肆侵牟無告之民不濡實惠宜敕府尹月再  
巡視俾惠澤下流毋負朝廷惻痍至意上俞其請且敕

論天下有司殫心存恤所在巡按御史廉其怠者請逮  
治之 是月汪直自遼東還聞強珍劾陳鉞罪銜之會  
鉞聞直還郊迎五十里訴珍誣已直益怒奏珍所劾皆  
妄詔遣錦衣千戶蕭聚往勘械赴京比至直繫治珍于  
御馬監榜掠備至然後奏聞命法司廷鞫皆不敢忤直  
意坐以奏事不實當輸贖直心未慊降中旨責珍欺罔  
論戍遼東而免鉞等所停歲祿且責兵部及言官先嘗  
劾鉞者各停祿三月 冬十月南京十三道御史徐完  
等復劾陳鉞停俸罰輕不誅何以示戒六科給事中章  
元應等亦言鉞玩寇殃民冒功希賞乞明正典刑皆不

明通鑑卷三十四

報 十一月以旱災免直隸順德所屬九縣秋糧一萬  
八百石有奇 十二月庚申伊斯瑪音犯大同報威甯  
海子之怨也大同填守官告警丙寅命朱永汪直王越  
禦之永等師未出己巳大同鎮將范瑾拒之出境國典  
明史本紀月日蓋邊寇自秋入塞至此始命將也明史  
韓相傳言是年之秋諸書有系之九月十月者皆類記  
耳 是月潯梧高廉賊起總督兩廣都御史朱英與總  
兵官陳政分道擊之再戰俘斬甚眾政平鄉伯懷之孫  
也是時廣西田州頭目黃明聚眾為亂知府岑溥走避  
思恩英復調參將馬義率軍捕明明敗走為恩城知州  
岑欽所殺並族屬誅之傳首軍門英在粵持法無所假

借與市舶中官韋眷忤劾其專權玩賊潯州知府史  
芳以事見責亦訂英奸貪欺罔按皆無驗上責眷鵠芳  
二官而諭英協和共事 是歲擢湖廣布政使何喬新  
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初項忠驅流民過當原傑奉  
招撫至南陽引喬新自助民間傑至益竄山谷喬新躬  
往招之附籍者六萬餘戶遂遷湖廣右布政至是撫山  
西禁邊地軍民出塞伐木捕獸曰此輩苟遇敵必輸情  
求生皆賊導也尋進左副都御史歲饑奏免襍辦及戶  
口鹽鈔十之四 廣東布政使彭韶請罷市舶其畧曰  
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野之闢商旅之通可

明通鑑卷三十四

三

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畜人民衣食艱于自給  
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需無造作營繕之費而富強  
反不及何者以害財之多也文武之煩冗日增宗戚之  
親疎日衆僧道則寺觀聯翩寶貢則四夷絡驛加以進  
獻多門供御無紀徵斂煩苛採辦馳騁若不及今樽節  
一旦更改它端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耶時中官奉使  
紛巡鎮守顧恒市舶萃珠池黃福皆以進奉為名所  
至需求民不勝擾詔先後劾奏不避權勢遂為中官所  
銜然詔與何喬新同官內外並有重名一時稱何彭云  
十七年春正月壬午大祀南郊 是月兵部尚書余子

俊以母憂去改陳鉞代之以戶部侍郎翁世資為本部  
尚書代鉞先是于俊論陳鉞掩殺貢夷罪上以汪直故  
宥之鉞多方構于俊于直會以憂歸得免 以方士顧  
玘為太常寺少卿玘以扶乩術得幸于上遂由傳奉為  
太常丞至是復晉少卿時李孜省用事玘與趙玉芝凌  
中倚以為奸玉芝亦善方術因中官高諒進中善書給  
事文華殿皆累擢至太常卿攷國事見明史宦官傳三  
之 二月甲寅南京地震鳳陽廬州淮安揚州和州交  
州及河南州縣同日地震有聲禮部奏言考之傳記地  
動千里有大災春動者歲凶二月動者水今所動不止

明通鑑卷三十四

三

千里又况鳳陽南京皆祖宗根本之地宗廟社稷所在  
關係尤重乞勅有司恤冤抑矜孤寡以弭災異廣儲蓄  
以備歲荒修渠堰以防水患從之攷國甲寅地震事見  
之目中云是月初十日甲寅也是年二月乙巳朔憲章  
錄書初十日正甲寅也惟五行志有和州憲章錄則但  
云南錄兼有江西今仍据明史志書之 王戌詔遣官分  
覈天下庫藏出納之數 是月免山西太原等府及浙  
江杭嘉湖等府被災稅糧凡九十五萬有奇 以禮部  
侍郎周洪謨為本部尚書時張文質以憂去也 方士  
顧玘以母喪乞祭誥故事四品官未滿三載無給誥賜  
祭者上特予之時吏尚尹旻欲獻媚于玘因請竝賜誥

贈其父未幾玗二子亦以中旨授官上方崇信左道故  
佞倖之徒粹致榮顯如此 王越偕汪直朱永出師大  
同會寇掠邊境追擊至黑石崖斬首百二十餘人獲馬  
七百匹踰月還加越太子太傅永世襲于是越從勳臣  
例改掌都督府事且凱封侯矣 三月辛卯賜王華等  
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月傅陞戴縉為右都御史  
西域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乞命大臣迎受職  
方郎中陸容上言獅子為獸在郊庶不可以為儀牲在  
乘輿不可以備服馭無用之物不宜受禮部尚書周洪  
謨亦言不當遣大臣乃敕內臣往迎之 夏四月庚申

明通鑑卷三十四 五

以久旱風蕪救羣臣修省戊辰命法司慎刑獄並遣太  
監懷恩同三法司錄囚自定五年一審例率以丙辛之  
歲京師內臣審錄以為常謂之大審南京則命內守備  
太監行之初成祖始定熱審例決遣輕罪仁宗命閣臣  
會審重囚英宗又命三法司同公侯伯會審謂之朝審  
至是罷問臣會審之制而內臣大審所矜疑放遣常倍  
于熱審云 三編實按明史刑法志成化時會有弟助  
兄殺殺人者太監黃賜欲從末減尚書陸瑜  
持不可賜曰同室門者被髮纓冠救之况其兄乎瑜不  
能難卒為屈法放瑜于成化八年致仕賜于十三年以  
汪直諸罷斥則憲宗之遣內官會審不自  
是年始矣特是年始定為大審之例耳

三編

御批曰中涓錄囚濫觴于正統體統凌夷已非一日但  
熱審朝審之制自永樂以來守而不變何至憲宗竟  
盡改舊章概行罷廢而以會識大典專任宦官廷臣  
遂無由過問紀綱倒置甚矣况其矜疑放遣較常倍  
增則由若輩欲假姑息博美名不復顧明刑本意濫  
縱之失豈可勝言乃權勢既崇法司惟視其意指則  
其所寬者必其通苞苴者也不然必其流離貧賤與  
彼無涉者也而其所嚴者必其有警隙或受囑託而  
欲致之于死者也國法尚可問乎而史家猶以多所  
矜放為美真不識事體之甚矣

明通鑑卷三十四 五

癸酉伊斯瑪音犯宣府 五月己亥王越為平胡將軍  
充總兵官汪直監督軍務率京軍萬人禦之比至察將  
男儼等已追之出塞復為寇所遮死者過半上皆置不  
問仍命直越留屯宣府 六月癸亥雨雪 歐陽明史五  
蓋據實錄也其目云是月十九日癸亥按是年六月甲  
辰朔則癸亥當為二十日疑大小建各異也今但據書  
癸亥 秋七月甲戌朔免南畿被災秋糧 丙戌南京大  
風雨社稷及太廟殿宇俱摧 甲午詔所在填守總兵  
巡撫汪直王越節制 己亥雷震郊壇 歐陽三編書  
云是月二十五日己亥也按是年七月甲戌朔推之十  
三日為丙戌亦見三編目中己亥當為二十六日非二  
十五日疑轉 八月癸亥太白晝見 是月以李孜省

為右通政上寵致省欲驟貴之乃命寄俸于通政司仍  
掌士林苑事同官王景惡其奸邪亂政遇之無加禮致  
省銜之謂之于上左遷景太僕少卿故事寄俸官不預  
郊壇分獻上特以命致省自是廷臣懲景事無敢執奏  
者 冬十月壬戌振河南饑又免湖廣被災田租十之  
六 是月以道士鄧常恩為太常寺卿自李致省進後  
方伎僧道無不銜緣中官以冀恩澤一時取中旨授官  
者累數千人名傳奉官有白衣躡至卿寺者常恩因中  
官陳喜進導上祀淫祠上為之動是時嶽鎮海濱諸祠  
竝置石函周以符篆中藏金書道經一卷雜貯金銀錢

明通鑑卷三十四

六

寶石及五穀為厭勝皆常恩所為也 十一月戊子取  
太倉銀三分之一入內庫初太倉庫之設始于正統七  
年後積至數百萬兩續收者又分老庫中庫之目至是  
以內府供應繁多乃取中庫三分之一以供內庫之用  
丁酉江南大雷雨雪 是冬汪直王越以寇退請班  
師不許初陳鉞王越交結直邊功遂先後進官膺封  
爵自強珍等發其奸狀于是惡直者指王越陳鉞為二  
鉞有小中官阿丑工俳優一日于上前為醉者謾罵狀  
人言駕至謾如故言汪太監至則避走曰今人但知汪  
太監也又為直狀操兩鉞趨上前人問之則曰吾將兵

仗此兩鉞耳問何鉞曰王越陳鉞也上忻然笑稍稍悟  
然廷臣尙未敢攻直也有東廠中官尙銘者始因直進  
附于直直方自威甯還會有盜西內物者上命廠校按  
之急而銘在東廠捕得之以聞上大喜賚銘甚厚直且  
怒銘之自以為功也曰銘敢負我銘聞之懼將傾已謀  
發直事以先之直初與王越甚昵時或泄禁中語于越  
後直主陳鉞議用兵遼東言官多以啟釁劾鉞越方領  
都察院事不能制也而鉞譖于直謂皆越所嗾者直怒  
而窘辱越越乃挾前所泄語以抵之直乃沮尋二人意  
釋交如初顧所泄語頗聞于人銘悉廉得之乘直監軍

明通鑑卷三十四

七

在外白于上上始疑直直請班師者再皆不許其還而  
鉞尙未之知也時鉞方長兵部遂復為直請班師上切  
責鉞于是直越乃大懼已大同總兵孫鉞卒即命越代  
之而以直總填大同宣府悉召京營將士還攻黑直等  
史本傳皆在是年三編統書之五月寇犯 是歲復以  
宣府目中以請班師為是冬事今據之 書諭安南黎灝先是安南侵老撾據占城如故詔諭解  
之不奉命本年之秋滿刺加又以被侵告而占城遣使  
朝貢故王之弟古來奏稱其兄齊亞麻弗菴權國未幾  
遠爾隕沒臣當嗣立不敢自專仰望天恩賜之冊印臣  
國所有土地本二十七處四府一州二十二縣凡三千

五百餘里請特諭交人盡還本國章下廷議英國公張懋等請遣有威望之近臣賜敕諭安南使還侵地會安南貢使方歸即賜灑救令毋抗朝命先是安南攻老撾議者恐其內寇詔問兩廣總督朱英處置之宜英奏言彼不過爭甌脫耳諭之當自悔懼上從其言未幾安南果上表謝入貢如故 初遼東貢使之役邊境驛騷會朝鮮入貢舊由鴉鶻關至是請改由鴨綠江尚書議許之郎中劉大夏曰鴨綠道徑祖宗朝豈不知顧紆回數大鎮此殆有微意不可許乃止時有中官何九者其兄任京衛經歷以罪爲大夏所笞九譖之于上捕大夏繫

明通鑑卷三十四

六

詔獄令東廠偵之無所得會太監懷恩力救乃杖二十釋之

十八年春正月壬午大祀南郊 庚寅閣臣劉吉以父憂奉詔起復吉三疏懇辭而陰屬貴戚萬喜爲之地得不允 二月逮沛縣知縣馬時中于獄時太監郭文自南京還過沛怒時中供張不時榜掠時中子不勝楚溺于河時中赴救之起呼冤文益怒褫時中衣繫以行縣民憤甚繞船大呼叱之不退文使家人持兵擊之殺二人時中訟于朝而上先入文愬命錦衣衛械時中至京尋謫降廣西慶遠府經歷未幾有尙膳監中官齎薦新

節物道出南旺湖辟行舟或避之緩縛其人懸于橋笞之死管河通政楊恭以聞命刑部郎中朱守孚往勘守孚右中官請治恭等巡河不能禁約之罪上皆勿問此事諸書皆不載弁州中官考亦遺之今據三編增入是年二月下 三月己巳朔振南直隸饑先是淮揚巡撫張瓚以鳳陽淮安饑請發兩淮鹽直五萬振之至是南京給事中劉璣復告南直隸諸府州灾詔以淮安倉糧三萬石振鳳陽以蘇松常鎮四府歲儲餘米及徐州倉糧一萬石各振其地之民以南京常平倉三萬石振應天滁州以揚州鈔關及稅課司夏季應征之鈔準貫納米振淮安揚州救瓚與蘇松巡

明通鑑卷三十四

九

撫王恕董其事救甫下而瓚已卒恕奏免秋糧六十餘萬石周行振貸全活二百餘萬口 壬申罷西廠先是汪直王越以久鎮不得還寵日衰于是言者始交章請罷西廠未報可閣臣萬安知尙銘譖已行上已浸惡直乃上章極言東廠法制之善人易遵循西廠事出權宜當革從之一時中外欣然 是月陳鉞以罪免時右軍都督馬儀言鉞撫遼東時侵牟帑金交結近侍私役軍官入京誦事擅殺貢使乾沒方物與汪直誣陷侍郎馬文升御史強珍謫戍其子澍冒功授錦衣千戶亦倚勢爲奸利事下都察院請遣官按治時上已知鉞爲直黨

儀所効皆實而馬文升諸人之謫雖由鉞等所構實上命也頗惡儀言及之不欲窮其事乃令鉞致仕去調樹于永平衛右所而儀亦南京閒住 以張鵬為兵部尙書鵬自甯夏巡撫召還歷任兵部左右侍郎至是遂晉尙書時守珠池中官韋助乞往來高舉瓊廉會守巡官捕寇鵬執不可上竟許之南北印馬率遣勳臣內侍後以災傷止遣御史是年上欲復遣內侍鵬執不可上勉從之後仍如舊制 夏四月癸丑哈密故王子哈商見前興師攻哈密復其城初哈商寄居若峪十年土爾番將伊蘭守哈密城甘肅總兵王璽遣人間諜悉得其

明通鑑卷三十四

三

虛實于是哈商糾罕東赤斤二衛得兵一千三百人與其部下兵共萬人夜襲哈密城破之伊蘭遁走乘勢連復八城遂還居故土王璽及巡撫王朝遠上其事上喜賜救獎勞朝遠請封哈商為王且言土爾番已與哈商議和宜乘時安撫取還王母孫女及金印俾隨王母共掌國事哈密國人亦乞封哈商廷議不從乃進左都督甲子免山西被災夏稅凡五十四萬有奇時山西大同等處饑戶部主事汪洪奉命往徵邊儲知其狀請緩徵故有是命已洪又請命山西巡撫何喬新大同巡撫郭鐘檄所屬振卹從之疏異此據明史本紀汪洪之請具見三編三月振南畿目中

是月召鉛山知縣張昂為監察御史昂善治獄所雪冤獄至多其令鉛山時邑有嫁女者及婿門而失女訟于前令不能決昂至行縣界見大樹妨稼欲伐之民言有神巢其顛不聽率眾往伐有衣冠三人拜道左昂叱之忽不見比伐樹血流出樹間眾懼欲止昂手斧之卒仆其樹則二婦人墮焉一即前所失女也有巫以隱形術宣淫邑中昂執巫痛杖之無所苦已竝巫失去昂馳縛歸印巫背鞭之立死乃悉毀諸淫祠殺婦子為虎所噬其母訴于昂昂齋戒檄城隍神期五日必驅虎至縣庭聽鞠及期二虎伏庭下昂叱曰孰傷吾民法當死無

明通鑑卷三十四

三

罪者去一虎起斂尾去一虎伏不動昂射殺之以昇瘞婦曰虎抵而子死矣一時政聲聞于朝乃有是命時與昂先後以治行稱者有陳綱丁積綱令黔陽縣城當沅湘合流敷決壞廬舍網募人採石甃堤千餘丈水不為害南山厓官道數里徑仄甚行者多墮厓死綱積薪燒山沃以醢拓徑丈許行者便之綱病民爭籲神願減己算益長官壽遷長沙通判其卒也黔陽長沙竝祠祀之積為新會知縣宦者梁芳邑人也時方用事其弟長橫于鄉官吏莫敢誰何積捕之繫獄自是權貴屏迹令甲民出錢輸官供役日均平錢其後吏貪復使甲首出錢



供用日當月錢貧者至鬻子女積一切杜絕歲大旱築壇祈雨所夕伏堂下八日雨大澍而積遂得疾卒士民聚哭于途一姬哭極哀或問之曰來歲當甲長丁公死吾無以聊生矣然三人者惟曷以最遷陳丁二人竟以

明通鑑卷三十四

三

瓜園總兵官許甯敗之于三里塔參將周璽游擊董升等敗之于黑石崖越以調度功益祿五十石方余子俊之築邊牆也或疑沙土易傾寇至未可恃至是寇入犯被扼于墻塹不得出遂大敗于是邊人益思子俊功云明史本紀是月壬寅寇犯延綏在直王越調兵禦

十年侵掠隴川兵力日盛自稱天娘子其子思柄自稱宣慰黔國公沐琮奏委三司官往撫曩罕弄益驕蹇不服且欲外結交阻逼脅木邦八百諸部至是琮等復以聞兵部尚書張鵬主用兵詔廷臣集議皆以孟密與木邦仇殺竝未侵犯邊境止宜撫諭乃遣宗馳傳與譯者序班蘇詮往改異明史本紀不載此據明史稿月日證是月劉吉起復仍入閣南京太常少卿陳音貽書勸其固辭不悅遂與音有隙 八月癸丑遣使振畿內及山東饑 辛酉免河南被災稅糧 是月調王越填守延綏以延綏都督同知許甯代填大同時汪直與越

明通鑑卷三十四

三

俱留填大同大學士萬安等以越有智計恐誘直復謀內召乃調越延綏以離之兩人勢益衰改異越調延綏退之後紀事本末系之是年八月 衛漳漳沱並溢潰漕河岸自清平抵天津決口八十六河南霪雨三月漂損廬舍三十一萬四千二百餘間滄死軍民一萬一千八百餘人 閏月壬申下倉副使應時用于獄時內府供用日繁守備分守中官布列天下率以進奉為名糜帑納賂動以巨萬計而江西浮梁之景德鎮燒造御用瓷器尤多且久費不貲時用請罷遣中官卒論譎輸贖時又有中都留守指揮郭玉亦上言守備中官徇奴隸之

言掣諸司之肘決獄惟貨多不以情請罷勿設上以臨濠乃祖宗根本之地特命中官往鎮寄以守備之權循祖制也玉何人敢議罷革下巡按御史逮問妄奏之罪改異按以上二事諸書皆不載一見明史本紀一見三編今摭月日增是月詔天下刑官毋滯訟時山西巡撫何喬新奏劾按察僉事尚敬劉源視獄多淹滯乃下詔曰刑獄重事也周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蓋言慎也今有司乃或瘵厥職推鞠不以時凡罪囚應省釋者亦枯萃而久囹圄之一旦瘐死是有司殺之也喬新言是其即治敬源曠官罪自後有司滯訟半年以上者所在巡按御史奏聞逮治令

明通鑑卷三十四

志

天下刑官勤于決讞以副朕意 刑部尚書林聰卒于任自景泰以來論諫之臣聰獨稱首後偕汪直鞠遼東陳鉞獄不能爭時論惜之卒謚莊敏 以刑部侍郎張鑒為本部尚書 九月庚戌太白晝見 癸亥歲星晝見 冬十月取太倉銀四十萬入內庫 十一月免畿內陝西遼東被災秋糧 十二月庚午御製文華大訓成以教皇太子也書凡二十八卷列綱四曰進學曰養德曰厚倫曰明治上親製文弁其首命詹事彭華中允周經等進講文華殿太子每起立拱聽首輔萬安以為勞請坐聽華與經不從乃止 是月以書成晉萬安太

于太傅兼華蓋殿大學士劉珣太子太保兼謹身殿大學士劉吉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彭華以下纂修官陞賞有差

十九年春正月丙午大祀南郊 二月錄故大理寺丞鍾同次子越為通政司知事同長子起已錄入國子監授官至是上復念同死于忠義雖已隳一子未足酬之詔賜越一官竝給同妻羅氏月廩 以職方郎中劉大夏為福建右叅政大夏在兵部久明習故事尚書皆倚重之時兵部左侍郎缺中官有欲薦之者冀大夏一見卒不往吏部議遷太僕卿大夏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

明通鑑卷三十四

志

堂豈不甚願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之官非素志也況郎中一出非知府即叅議官陪崇重何為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乃陞大夏授是職以政績聞未幾父喪聞赴一宿即行致墨大夏政明史本傳系之是年惟大夏方在兵部為尚書所倚重一旦外遷傳中不言其故檢國史紀聞言大夏不願轉京堂自請外任證之本傳大夏改庶吉士館試當留自請試吏以此推之福建之任出自大夏自請明矣今三月丙辰免湖廣被災稅糧 是月戶部尚書翁世資致仕召余子俊代之 改戴縉南京工部尚書以副都御史李裕為都察院右都御史 中官梁芳有寵

假市珍玩名侵盜庫金以數十萬計不足則給以鹽上  
卽位之初太監李棠等乞開中遼東鹽萬引許之自是  
請者益衆芳前後請兩淮存積餘鹽不下數十萬引皆  
怙寵輒行于是戚畹家人亦有希恩妄乞者計臣不能  
執爭凡所乞中鹽至無算商引壅不行邊儲日匱至是  
中官王鈿復請支河東鹽二萬四千引上始狀其擾曰  
祖制內臣無私產矧敢牟利中鹽乃命戶部榜諭禁之  
三編質實明史食貨志洪武時定額兩淮歲辦大引鹽  
三十五萬二千餘引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所輸邊  
甘肅延綏甯夏宣府大同遼東固原山西神池諸堡歲  
入太倉餘鹽銀六十萬兩浙歲辦大引鹽二十二萬四  
百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倍之所輸邊甘肅延綏宣府  
大同薊州歲入太倉餘鹽銀十四萬長蘆歲辦大引鹽

明通鑑卷三十四

五

六萬三千一百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十八萬八百有  
奇所輸邊宣府大同薊州歲入太倉餘鹽銀十二萬河  
東歲辦小引鹽三十萬四千引弘治時增入萬引歲輸  
甯夏延綏固原銀三萬六千餘兩凡大引四百斤小  
引二百斤餘鹽者竈戶正課外所餘鹽也存積鹽者正  
統時從巡撫周忱議以淮浙長蘆鹽十分爲率八分給  
守支商日常股二分收貯于官  
夏四月癸亥朔太白  
晝見 丁丑免河南被災稅糧 五月汪直報大同寇  
警請調京軍赴援兵部尙書張鵬以時方盛暑師難久  
戍計大同各邊士馬數及四萬使內外守臣僇力同心  
足敷守禦奏止勿遣鵬又言控制邊方必須養精蓄銳  
于無事之時方能折衝禦侮于有事之日邇來工役頻  
繁未遑訓練猝有徵發恐不足用乞罷遣歸營停諸襍

役是時盧溝堤岸及京倉通州倉諸役一時並與是春  
又命襄城侯李瑾督軍萬人修大慈恩寺凡團營見軍  
九萬三千四百有奇更番赴工者至五萬二千人故鵬  
言及之會保國公朱永亦以爲言乃罷京倉之役餘令  
趣工速竣卽休舍之然于時團營弊日滋營帥中官習  
以軍士供私役謂之應役市井游販之徒以賂竄名軍  
籍避操憚調率賄將弁祈免謂之買閒而提督守營諸  
官又詭以空名支餉缺伍輒以萬計尋定西侯蔣瓌奏  
其狀上命懷恩偕戶尙余子俊閱實之而其弊迄莫能  
革云 六月乙亥調汪直南京御馬監時許甯旣與王

明通鑑卷三十四

五

越易鎮至大同以爭坐不協于汪直巡撫郭鏗以聞遂  
調直南京別遣中官蔡新代填而邊警已屢告矣 丁  
丑廣西桂林平樂諸徭叛攻城殺將總督朱英會總兵  
官平鄉伯陳政分兵十二道擊破之發異據明史本紀  
朱英傳 秋七月辛丑池北小王子犯大同先是謀報  
寇至巡撫郭鏗問賊守計于許甯甯皆不應至是小王  
子驟率三萬騎大入連營五十里甯旣未有備禦猝見  
敵至勢方盛不敢撓其鋒乃欲示以持重伺其情邀擊  
之因斂兵城守而令別將劉甯董升軍西山周墜屯懷  
仁相犄角癸卯寇縱兵大掠焚代王別墅王趣戰使眾

哭于轅門甯猶不聽會有自京師至者服佩頗異守門卒報曰行事校尉來矣甯不得已與郭鏗蔡新等將中軍營城外寇以十餘人為誘新遣部騎馳擊甯將士爭赴之遇伏大敗死者千餘人劉甯董升聞中軍失利督眾自守寇圍之數重幾陷發巨礮擊之圍乃解時許甯奔夏米莊鏗新馳入城勢方急會璽自懷仁還兵來援道遇敵乘勝前銳甚璽厲將士曰今日有進無退大呼陷陣寇少却久之短兵接璽臂中流矢拔鏃戰益急與子鵬及麾下壯士擊殺數十人會劉甯兵至中軍潰卒亦稍集寇乃退而許甯竟掩敗以捷聞 己未授朱永

明通鑑卷三十四

夫

鎮朔大將軍充總兵官率京軍禦之以蔡新監其軍時寇得志長驅入順聖川大掠謀犯宣府劉甯將兵三千遇之聚落站西連戰敗之 八月甲子小王子寇宣府都督同知周玉將二千人前行巡撫秦紘帥兵繼進至白腰山擊敗之指揮曹洪邀擊敗之于西陽河都指揮孫成又敗之于七馬房時寇乘勝氣銳甚竟為玉等所挫未幾復至玉伏兵又敗之會朱永至大同復會玉軍擊敗之鵝鴿峪而山西巡撫邊鏞參將支玉等亦邀擊遂遁先是諸將失利許甯以下皆被逮惟周璽劉甯轉

敗為勝而莊鑑以所部無亡失皆論功陞賞有差 乙丑命戶部侍郎李衍刑部侍郎何喬新巡視邊關時寇入大同畿內震驚喬新至相險阻築城堡簡精壯厲器械為戰守備又獲虜謀知小王子在邊守者多老弱請選精兵間道出搗之會虜引去不果行 明史喬新傳不載此據本紀月日又證之紀 壬申貶汪直南京奉御其黨王越戴縉等皆罷黜直既失勢言官劾其八罪一負恩欺罔二冒功濫殺三侵盜帑金四誣善獎奸五擅作威福六招納無藉七朋邪亂正八妄開邊釁詔從末減遂有是謫越以黨直奪諾券編管安陸州二子以功

明通鑑卷三十四

完

蔭得官者皆削籍戴縉吳綬並斥為民章瑛前已調萬全衛陳鉞亦先致仕皆不問明年瑛欲邀功希復用誣報衛人劉德興謀不軌覆驗之妄上惡其稔惡誅之而直後竟得良死又有工部侍郎張順亦以媚直得遷至是亦令致仕去一時直黨先後斥逐公論快之而越鉞縉順之等皆進士出身時以為科名之玷云 九月 明史稿九月丁巳應天鎮江太平甯國廣德量加田租無是年量加田租之事不載而明史食貨賦役志中亦知明史稿何據今亦刪去妖人王臣伏誅時中官進奉多借購書採藥之名所在騷擾賄賂公行臣以妖術為內監王敬所信任敬奉使蘇常等府挾臣及百戶王完

等十九人以從所至陵虐官吏矯旨搜括民間珍玩因奪室女縱淫長吏不從者多被辱至蘇州召諸生寫妖書辭不赴即令有司捕繫至驛中亂箠之諸生大譁敬素其抗命下巡按御史逮問巡撫王恕疏言當此凶歲宜遣使振濟顧乃橫索玩好昔唐太宗諷梁州獻名鷹明皇命益州織半臂襦子進琵琶捍撥銀牙合子諸物李光亮蘇頲不奉詔臣雖無似有慕斯人又言王敬賫來駕帖止開前往蘇常採取藥餌收買書籍別無行拘大戶索要銀兩緣由何期敬動以朝廷為名需索要求無有紀極東南騷然民不堪命目下王敬方來太監段

明通鑑卷三十四

三

英又至造辦藥材冰梅蘇松常三府已辦與價銀六千兩鎮江太平池州甯國安慶徽州廣德七府州與銀一千五百兩又發鈔于松江索銀二千兩王敬又發鹽一萬五千五百引與甯國等府逼銀三萬二千五百兩又有鹽艘數百發去江北廬州等府衛江西南昌等處通賈不知又得幾千萬兩至蘇常等府倚勢逼取官民銀三萬六千餘兩其在江浙二布政司及南京沿途索要官民金銀不知又有幾千萬數千戶王臣專弄左道邪術而敬聽伊撥置舳艫相街滿載而歸虧損國體大失人心謹將臣該管地方索取金銀開數具題伏望留意

于難保之天命割恩于壞事之小人明正法典以告天下時常州知府孫仁為敬誣奏被逮恕抗章救之凡三疏劾敬會中官尚銘亦發敬奸狀上乃下敬等獄成其黨十九人而棄臣市傳首江南中外稱快然以為敬等猶倖免云敬與明書憲章錄同與明書憲章錄同州中官攷則兩載之一云九月則尚銘始發其事之日也一云十一月則王恕所劾蓋是時恕凡三疏劾敬又論救孫仁故身州據國史分書之今仍據三編統系之九月下

明通鑑卷三十四

三

三編發明曰汪直王敬之橫恣甚矣憲宗一旦譴斥時共快之然商輅發直之奸甫踰月而直復用王恕論敬之罪至三疏而敬自如特以尚銘一言譴訴乃始貶直而下敬于獄則憲宗之譴斥宦官者仍以信任宦官直敬貶而尚銘用事銘固直敬之類也厥後梁芳之廢以蔣琮劉瑾之誅以張永亦皆其類之自相傾軋而非在上者果能察其亂政務決去之此明世宦官之禍所以蔓延而不可圖也

都察院右都御史李裕以汪直既敗借副都御史屠滿請雪諸忤直得罪者上以事已處分惡其紛擾各停俸半年尋復馬文升強珍官 召廣東舉人陳獻章獻章舉正統中鄉試再上禮部不第從吳與弼講學歸築陽春臺靜坐其中其學以靜中養出端倪為指要即喜怒

哀樂未發之中也久之游太學祭酒邢讓重之言于朝以爲楊龜山復出由是名藉甚京師朱英彭韶交章薦之至京令就試辭疾不赴乞放歸田里就醫奉母乃授翰林院檢討歸 江夏僧繼曉以祕術因中官梁芳進封國師至是爲其母朱氏乞旌許之朱本娼家女也詔不必勘覈遽旌其門 冬十月壬申召朱永還永之復將也以王越汪直已得罪至則會周王李璵等擊敗之歸仍督團營或投匿名書言永圖不軌永乞解兵柄不許尋手敕加太傅太子太師 十二月始罷傳奉官先是陝西巡撫鄭時上言傳奉之官日益冗濫因首劾中

明通鑑卷三十四

三

官梁芳及其引用之李孜省僧繼曉等上不憚譴降貴州參政陝西人哭送如失父母上微聞其事頗悔悟至是吏科都給事中王瑞倡同官上言爵賞天下公器自非功德才能難以弋獲近年倖門大開鬻販如市恩典內降徧及吏胥武階蔭襲下逮白丁或選期未至超越官資或外任襍流驟遷京職以至廝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攀援妄竊名器踰濫至此有識寒心乞斷自宸衷悉予斥汰以存國體御史張稷等亦言傳奉各官至于末流賤伎妄廁公卿屠狗販糴濫居清要文臣有未識一丁武階亦未挾一矢白徒驟貴間歲頻遷或父子竝

坐一堂或兄弟分踞各署甚有軍匠逃匿易姓進身官吏犯贓隱罪希寵一日而數十人得官一署而數百人寄俸自古以來有如是之政令否上得疏爲之動居三日貶李孜省一秩凌中等十二人皆罷黜朝野稱快然上特借以塞中外之望卒亦不罪芳也 是歲調廣東布政使彭韶于貴州時太監梁芳之弟錦衣千戶海在雷廉私採禽鳥以進貢爲名官民被擾韶奏劾觸芳怒遂有是調廣州父老皆涕泣送之

明通鑑卷三十四

三

明通鑑卷三十五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變編輯

紀三十五 起開逢執徐盡彊  
國協洽凡四年

憲宗純皇帝

成化二十年春正月庚寅京師地震永平諸府及宣府大同遼東皆同日地震壬辰勅諭廷臣曰朕仰惟祖宗丕緒夙夜兢惕圖治未遑邇者地震京師天戒至矣齋心滌慮省愆修德爾文武羣臣與朕共天職者得毋有竊位苟祿以召災咎者乎自今宜痛自懲艾以毗朕志于時御史徐鏞何珙請暫免慶成宴以法古者減膳徹

明通鑑卷三十五

懸之意上以其妄議變制下錦衣衛獄訊之已竝誦知縣反異是年正月己丑朔庚寅初二日見三編目中惟星變章錄書于是月己丑朔且有星變二申錄則己丑變明史志傳中皆無所見今從正史明史稿書地震於王辰者據下詔以災異減貢獻飭備邊罷營造理冤獄寬銀課工役馬價卹大同陣亡士卒 丁酉大祀南郊 是月太監尙銘有罪銘既傾汪直益擅權勢鬻爵市官恣爲奸利聞京師有富室輒以事羅織得重賄乃已上尋覺之杖之百謫充南京淨軍籍其家輦送內府數日不絕初銘以附直得領東廠其黨李榮蕭敬授之入司禮監銘既貶而榮敬猶用事于是都給事中王瑞

上言二人者昔黨汪直壞事于前繼黨尙銘壞事于後祖宗大業豈容小人屢壞之京師之人皆曰直開西廠兆以黑胄之變銘入司禮應以地震之災若非宸衷內斷早見而勇去之後日壞事或不止此今榮敬尙在竊恐汪直尙銘之禍未艾也乞竝加貶斥以絕根株則宗社生靈幸甚疏入上竟置榮敬不問而以太監陳準代銘督東廠準爲人謹愿既蒞事誠諸校尉曰有大逆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若勿預也自是都人稍稍安之 二月命戶部尙書余子俊兼左副都御史總督大同宣府軍務兼理糧餉尋加太子太保 小王子寇大同

明通鑑卷三十五

三月庚寅賜李旻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己酉以定西侯蔣琬充總兵官會余子俊備寇大同宣府太監張善監督軍務預異明史本紀琬會余子俊備大同證之書子俊督大同于 是月以大理少卿侶鍾爲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等處兼提督紫荆等關改南京刑部侍郎盛暉爲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寇入大同廷議遣大臣巡視保定諸府乃以命鍾至則巡撫其地山東自牟倖後不設巡撫者十年至是歲旱饑盜起廷議復遣大臣往撫之遂以命暉願下車禱雨大樹槁禾復蘇條荒政數十事下所司修舉願前令束鹿以縣多豪家徭役

不均乃立為九則法豪家皆奉法惟謹及撫東省頌九則于諸府行之盜不禁而戢一處士餘干胡居仁卒居仁性行淳篤聞吳與弼講學往從之游其學以主忠信為先以求放心為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遂以敬名其齋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手置一冊詳書得失用自程考鶉衣箠食晏如也築室山中四方來學者日眾皆告之曰學以為己勿求人知又曰吾道相似莫如禪學世之學者誤認存心多流于禪或欲屏絕思慮以求靜不知聖賢惟戒慎恐懼自無邪思不求靜未嘗不靜也鶉于空虛與溺于功利者均失之其愚有二一在所見

明通鑑卷三十五

三

不真一在工夫間斷時以為篤論居平不求仕進間修一室布衣終其身人以為薛瑄之後粹然一出于正者居仁一人而已卒年五十一萬曆十三年追謚文敬夏四月戊午錄囚 是月增設山西副使僉事各二員時余子俊奏大同宣府二處倉場隔遠政務殷劇請增設監司督理糧餉乃舉南陽知府雍泰成都知府毛松齡授為山西副使慶陽同知李萼鄜州知州周甯授為山西僉事 五月甲午再錄囚減死罪以下 甲寅山西代州地凡七震 是月起馬文升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文升至是凡三至遼東民聞其來皆鼓舞益禁

抑中官總兵使不得朘削眾益大喜 改王恕仍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軍務時錢能仍守備南京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敬事而已想坦懷待之能卒斂戢政異文升巡撫遼東恕改南京兵部據明史本傳皆 逮大同失機之在是年憲章錄系之五月今從之 許甯郭鐘蔡新俱下獄巡按程春震發之也法司會鞠以甯等輕率致敗降指揮同知閒住鐘降六官新以初任降三官 六月庚午設雲南孟密安撫司先是曩罕弄之役遣程宗蘇詮往勘而曩罕弄貳于木邦畏鄰境不平潛使人從問道至京獻寶石黃金且重賂閣臣萬安請別立孟密安撫司開設治所直隸雲南布政司下

明通鑑卷三十五

四

內閣議安欲許之劉珝劉吉曰孟密故隸木邦今叛而請命于朝若許之是周天子命三晉大夫為諸侯也土官誰不解體安曰不從則當伐之往日麓川之敗不可不戒珝對曰何以伐為但命守臣嚴邊備而救鄰境土官合兵蹙之彼奚能為事遂寢及宗率詮往詮受曩罕弄子思柄金導宗迎安風旨示意曩罕弄復遣人入貢如前請會雲南巡撫吳誠卒于官即令宗代下其事于宗議可否宗遂言曩罕弄與木邦仇殺已久勢難再合別立安撫司因命思柄為孟密安撫使于事為便從之孟密地有寶井恣行賄遺而木邦兵力積弱不能報思



柄恃有朝命益肆侵奪先後占踞木邦地凡二十七所自是諸部擾攘中國用兵且數十年 己卯免陝西延安等處被災稅糧六十萬有奇又免南畿江北等府被災稅糧按異明史稿是月已卯免陝西被災稅糧明史但書六月無日又同月免南畿被災稅糧證之明書蓋南直隸江北諸府也今統系之六月下 是月改都察院右都御史李裕為南京都御史裕承戴縉之後欲振臺綱諸不悅者咸謗之至是上亦厭其紛擾遂有是命召朱英為右都御史 秋七月庚寅以陝西旱命停歲辦物料 八月壬申太白歲星同晝見攷異三編書于八月其日今見明史天文志今據之 九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戊子陝西山西旱大饑人相食

明通鑑卷三十五

五

山西巡撫葉淇請發帑金三萬振山西是年夏秋間山東湖廣河南及畿南江北各省災傷疊告遣大臣分道振之竝免稅糧不足又預度天下僧道六萬人令輸粟給牒濟山陝饑攷異各省災傷三編統系之六月下明史本紀書之是秋今仍據明史稿分書之 是月北寇伊斯瑪音等復入居河套 冬十月丁巳下刑部員外郎林俊及都督府經歷張徽于獄時歲大饑僧繼曉方以左道擅寵先後賜美姝十餘人金寶不可勝紀又請建大永昌寺于西市逼徙居民數百家糜帑數十萬于是俊上言今年以來災異迭臻京師地震陵寢動搖日月繼蝕監戒之昭莫此為甚陝西山西

河南頻年饑饉人民流離道殣相望振濟無從可為流涕而僧繼曉以妖言熒惑聖聽遂竭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工役不息人怨日興臣謂當斬繼曉以謝天下然縱繼曉之惡者梁芳也芳傾覆陰狼引用邪佞排斥忠良數年之間假名乾沒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騷擾汪直莫能過今內而朝臣外而市井之徒皆痛心饑民之死莫不欲食芳與繼曉之內而卒不敢以此言進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臣何忍畏罪不言以誤陛下疏入上大怒下俊錦衣獄拷訊徽上疏論救言今三邊未靖四方災旱軍民愁苦萬

明通鑑卷三十五

六

狀凡有世道之憂者惟恐陛下不得盡聞人臣不敢盡言耳今林俊上言而反得罪則遠近相傳以言為戒豈朝廷之福哉上怒徽回護竝下之獄欲誅二人司禮監懷恩力爭上怒投以硯曰若助俊誅我恩免冠伏地號哭上叱之出恩遣人告鎮撫司曰汝曹諂芳傾俊死汝曹何以生遂稱疾不起上怒亦漸解命各杖三十謫俊雲南姚州判官徽師宗知州時言路久塞兩人直聲震都下為之語曰御史在刑曹黃門出後府 癸酉罷雲南元江諸府銀坑 是月以倉場侍郎殷謙為戶部尚書仍兼倉場事 十一月南京兵部尚書王恕聞林

俊張黻先後得罪復上言天地止一壇祖宗止一席而佛至千餘寺一寺立而移民居且數百家費內帑且數十萬此舛也人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獨林俊言之人皆知林俊之是而不言獨張黻言之今悉寘之于法人皆以言為諱設再有奸邪誤國陛下何由知之疏入留中先是懷恩諷兵尚余子俊救俊子俊謝不敢至是恩見怨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 中旨進吏部尚書尹旻為太子太傅舊制凡加大臣保傅皆賜教授而旻獨以傳奉得之又與丁憂之中書杜昌同日受命皆前此所未有也 陝西之饑待振孔急有陝西人南京戶

明通鑑卷三十五

七

部主事張倫以事至京師因陳餽運事宜言黃河自河南入淮直抵南京水路無礙請量撥淮安瓜洲軍糧十萬石南京常平倉糧十萬石運至澠池縣令河南山西陝西三司委官轉運以五萬石存留懷慶等處五萬石給平陽等處十萬石給潼關西安等處以備振濟又以兩浙鹽七十四萬餘引兩淮鹽一百二萬餘引賣銀送京以給軍餉下所司議行並令倫督運 封哈商為忠順王哈商貪殘國人失望 十二月辛未免山西被災夏稅乙亥免河南被災稅糧凡共三十八萬有奇 是冬余子俊還朝 是歲大學士萬安等言漕運多取給

于江南運道水利所係甚重如河南懷慶地方築堤障沁水以濟徐呂二洪及邳宿桃源運道山東兗州等處導引汶泗洸河諸泉以濟濟甯上下運道今沁水衝決堤岸流入黃河汶泗洸諸泉歲久不浚亦多淤塞以致河流淺澀運道稽遲請敕工部重臣自通州至淮揚會山東河南撫按相度經理從之敕工部侍郎杜謙率郎中蕭冕員外郎李濬往董其役 攷異事見明史河渠志錄系之是年據朝議之始也今從之 初占城遣使請封其使者具言古來寶王弟其王病死非弒惟提婆苦不知何許人乃命使臣暫往廣東俟提婆苦使至審誠偽處之使臣候命

明通鑑卷三十五

八

經年提婆苦使者不至乃令還國仍敕古來諭提婆苦使納原降國王印看其受偽封之罪仍為頭目提婆苦不受命乃遣給事中李孟暘行人葉應冊封古來為占城國王孟暘等言安南構兵不已提婆苦又竊據占城邊地稍或不慎反損國威宜令來使傳諭古來使詣廣東受封古來乃自老撾挈家赴岩州孟暘等竣封而還古來又欲躬詣闕廷奏安南罪許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甲申朔申刻有光自中天墜化白氣曲折上騰踰時復有赤星如椀自中天西行轟然如雷 攷異星變在是年正月之朔甲申也明史稿書丙戌者據下詔之日自庚寅以下類記發帑金及分遣大

臣振饑事明史皆各有日分今據紀中分書之

丙戌詔羣臣極言時政庚寅赦天下詔行寬恤之政諭曰往者災沴迭興天時亢旱歲竟不登河南山東畿內率多饑饉山西陝西尤劇至有棄恒產家室不顧者元元何辜罹此危阨朕博采羣議發內帑倉儲救所司多方振濟期此矜人咸歸樂土不意歲首星變有聲朕愈兢惕載救廷臣備陳時政得失采納而行方春時和祇承資始之仁誕敷寬恤之典乙未大祀南郊乙巳遣戶部侍郎李衍刑部侍郎何喬新僉都御史賈俊以帑金二十五萬振山西陝西河南饑喬新奉使山西所全活三十餘萬人還流冗十

明通鑑卷三十五

九

四萬戶是月廷臣以星變各應詔上封事吏部尙書尹旻戶部尙書余子俊都御史朱英等皆條陳政事而於傳奉官論者尤多吏科給事中李俊率同官上疏曰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曰近倖干紀也大臣不職也爵賞太濫也工役過煩也進獻無厭也流亡未復也天變之來率由于此夫內侍之設國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而叢十餘人一事而叅六七輩分布藩郡總領邊疆援引儼邪投獻奇巧司錢穀則法外取財貢方物則多方責賄兵民坐困官吏蒙殃殺人者見原償事者逃罪如梁芳韋興陳喜輩不可枚舉惟陛下大施剛斷無令干

紀奉使于外者悉爲召還用事于內者嚴加省汰則近幸戢而天意可回矣今之大臣非負緣內臣則不得進非依倚內臣則不得安此以財賈官彼以官鬻財無怪其賂受四方而計營三窟也如尙書殷謙張鵬侍郎艾福杜銘南京尙書李本侍郎劉俊皆老而懦尙書張瑩大理卿田景陽南京尙書張瑄侍郎尹直皆清論不愜惟陛下大加黜罰勿爲姑息則大臣知警而天意可回矣爵以待有德賞以待有功今或無故而爵一庸流或無功而賞一貴倖方士獻煉服之書伶人奏曼延之戲掾吏胥徒皆叨官祿俳優僧道亦玷班資一歲而傳奉

明通鑑卷三十五

十

或至千人數歲而數千人矣數千人之祿歲以數十萬計是皆國之租稅民之脂膏不以養賢才乃以飽奸蠹誠可惜也如李孜省鄧常恩輩尤爲誕妄此招天變之甚者乞盡罷傳奉官毋令汚玷朝列則爵賞不濫而天意可回矣都城佛刹迄無甯工京營將士不復遺力如國師繼曉假術濟私糜耗特甚中外切齒願陛下內惜資財外惜民力不急之役姑賜停罷則工役不煩而天意可回矣近來規利之徒率假進奉爲名或錄一方書市一玩器購畫圖製簪珥所費不多獲利十倍願陛下留府庫之財爲軍國之備則進獻息而天意可回矣陝

西河南山西赤地千里屍骸枕藉流亡日多萑苻可慮願陛下體天心之在愛憫生民之困窮追錄貴倖鹽課暫假造寺貲財移振饑民俾苟存活則流亡復而天意可回矣疏人上優詔荅之一時先後陳言者兩京諸臣則給事中盧瑀秦昇童祝御史汪奎員外郎崔陞彭綱主事張吉蘇章周軫李旦中書舍人丁璣等言尤剴直大都為李孜省僧繼曉及傳奉之冗濫而發上時遇天變方懼乃降孜省上林丞繼曉先為林俊所論目知清議不容乞空名度牒五百道歸養其母許之至是亦革國師黜為民傳奉官以次斥罷而林俊張徽得免謫授

明通鑑卷三十五

十一

南京散官一時朝野稱快然是時瑀等所言因中官方士之等浸及官閣上銜之因密諭吏部尹旻等且書六十一人姓名于屏俟奏遷則貶遠惡地于是自瑀以下相繼貶斥後亦尋調外惟陞章應遷以部臣遲奏得免奎尋以糾儀稍緩廷杖謫夔州通判而孜省常恩等寵卒不替云 星變之言事也一時在外大臣則彭韶方以副都御史巡撫應天上言彗星示災見于歲暮遂及正且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此天心仁愛欲陛下善始善終也陛下嗣位之初家禮正防微周儉德昭用人慎乃適年以來進奉貴妃加于適后褒寵其家

幾與先帝后家埒此正家之道未終也監局內臣數以萬計利源兵柄盡以付之犯法縱奸一切容貸此防微之道未終也四方填守中官爭獻珍異動稱敕旨科擾小民此持儉之道未終也六卿竝加師保監寺兼領崇階及予告而歸廩食與夫濫加庸鄙爵賞一輕人誰知勸此用人之道未終也惟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亦言近者林俊張徽蒙召復職繼曉亦已遣歸惟是諸司之中固嘗有先林俊張徽而被謫者天下之大亦豈無後繼曉而肆術者請敕吏部通查數年以來因言事而降調閒住者悉令復職仍許直言

明通鑑卷三十五

十二

無隱及敕都察院行委巡城御史嚴加禁治如有奸妄巧伎邪術之徒不許潛住京師敢有藏匿者竝罪鄰佑如此則崇正黜邪災變可弭而和氣交應矣上得疏皆不憚而韶時方召為大理卿遂停其擢臣星變言事目書之而所指為言尤剴直之盧瑀等即下文所云書六十人姓名于屏者是也據憲章錄法傳錄言一時言者浸及官閣秘密事蓋指萬貴妃也帝以其干涉費妃遂密書其姓名而斥逐之彭韶一疏明斥貴妃是以上不憚而停其內召 二月己未吏部奏放免傳奉官凡五百六十餘人上為留六十七人餘皆斥罷時御馬監王敏請留馬房傳奉者上許之敏謁司禮監懷恩恩大罵曰星變專為我曹壞國政故今甫欲正之又為汝

壞天雷行擊汝矣敏遂愧恨死 壬申泰安地震 丁丑免陝西被災夏稅 是月復命余子俊兼副都御史往宣府大同等處總督軍務初子俊巡歷宣大請以延綏邊墻行之兩鎮因歲歉而止及復出銳欲行之言東起四海治西抵黃河延袤千三百餘里舊有墩百七十應增築四百四十墩高廣皆三丈計役夫八萬六千數月可成而是時巡撫宣府李岳等以連歲兵荒軍民罷困今東作方興驟以修邊為事未免動眾妨農乞暫停止以俟豐年兵部尚書張鵬等謂差官修邊已有成命請自聖裁詔以明年四月即工然是時公私耗敝驟興

明通鑑卷三十五

三

大役上下難之子俊又欲責成于邊臣而已不親其事由是謗議紛起及異據明史子俊傳總督宣大軍務在去年二月其冬還朝是年復奉行邊之命因有請築宜大邊墻之議據此則子俊去冬還朝今春復出而以議修邊與廷臣議不合謗議之起實始于此今參憲章錄及子俊本傳書之為是三月壬午朔泰安又震聲如雷泰山動搖丙戌復震 庚寅開納米例振河南饑 癸巳乙未泰安相繼震庚子又震是時太監梁芳章與糜帑藏為奇技淫巧結萬貴妃林俊之下獄也上亦疑芳等一日視內帑見累朝金七窖俱盡謂芳與曰糜費帑藏實由汝二人興不敢對芳曰建顯靈宮及諸祠為萬歲祈福耳上不懌曰吾不汝瑕後之

人將罪汝矣芳大懼遂說貴妃勸上廢太子而立邵賢妃之子為之動召司禮監懷恩徵示其意恩免冠叩頭曰奴死不敢承命甯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之人殺恩也伏哭不起上怒謫鳳陽守陵次及覃昌昌曰以恩力猶不能回天況昌乎會泰山屢震占者謂應在東宮上懼事得寢及異易太子事見明史萬貴妃及懷恩傳恩痛哭之語此野史之可信者蓋恩非強諫不至上寢其事而仍斥居鳳陽也今據書之夏四月戊午以泰山屢震遣官祭于東嶽之神 壬戌轉江南漕運四十萬石振陝西饑 戊辰錄囚 甲戌免南畿山東被災稅糧凡五十七萬有奇及異明史本紀書免稅糧于是月今

明通鑑卷三十五

四

日分據 是月以庶永韶為禮部侍郎永韶故為御史以言事謫知縣久之有薦其知天文者中旨召還授欽天監正進太常少卿掌監事永韶為御史有直聲及是乃以迎合取寵占候多隱諱甚者以災為祥是時陝西大饑永韶言今春星變當有大咎賴秦民饑死足當之誠國家無疆之福上甚悅中旨擢是職仍掌監事未幾坐惡多譎字落職歸 閏月兵部尚書張鵬罷鵬初為御史抗直負重名後敷歷中外惟事安靜羣小竊柄閣臣萬安劉吉陰附之鵬不能有所匡救是春星變鵬偕僚屬言傳奉武職至八百餘人乞悉令閒住非軍功毋

濫授四方填守守備內官非正統間原設者悉宜召還  
廷臣亦交請之下兵部覆覈而鵬畏中官卒不敢堅其  
議遂盡留之時論皆咎鵬奸民章瑾獻寶石求為錦衣  
衛鎮撫懷恩不可鵬知上意屬瑾即推用焉故臺諫劾  
大臣不職者多及鵬鵬力求去遂賜救給驛歸 五月  
壬戌京師地震夜三編日中書 丙子振京師饑民  
是月左遷巡撫順天石僉都御史楊繼宗為雲南副  
使繼宗撫順天按行關塞武備大飭會星變應詔陳言  
歷指中官及文武諸臣貪殘狀且請召還中官出鎮者  
蓋為權貴所嫉治中陳翼評其過諸權貴因中之遂左

明通鑑卷三十五

五

遷 市舶中官韋眷奏乞均徭戶六十人添辦方物廣  
東布政使陳選以時方減省貢獻持詔書爭之上命予  
其半眷由是怒選番人馬力麻詭稱蘇門答刺使臣入  
貢私市易眷利其厚賄將許之選立逐之去撤馬兒罕  
使者自甘肅貢師子將取道廣東浮海歸云欲往滿刺  
加更市以進選疏言不可許恐遺笑外番輕中國上納  
其言而眷憾選益甚攷三編系選卒于二十二年九  
史選傳事發于二十一年是年因星變減省貢獻與傳  
中書二十一年韋眷添辦方物之語合今據憲章錄書  
于是 六月辛巳令武臣納粟襲軍職時廷臣條時政  
闕失多以官爵太濫為言詔下兩京部臣覈實澄汰至

是南京兵部覈武職之冒濫者具名以聞率多內臣厮  
養乃寢前詔令援納粟事例任如故 癸未詔盛暑祁  
寒朝臣所奏毋得過五事以星變陳言惡紛擾也 秋  
七月都察院右都御史朱英卒英入掌院事尋加太子  
少保星變疏陳八事請禁邊將節旦獻馬填守中官武  
將不得私立莊田侵奪官地燒丹符咒左道之人當寘  
重典四方分守監槍內官勿進貢品物罷撤倉場馬房  
上林苑增設內侍召還建言得罪諸臣清內府收白糧  
積弊治奸民投獻莊田及貴戚受獻者罪權倖皆不便  
執政多持之不行英造內閣力爭竟不能盡從也時流

明通鑑卷三十五

六

民集京師者多英請人給米月三斗幼者半之報許卒  
贈太子太保正德中追謚恭簡英既卒以副都御史屠  
滂為右都御史 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是月以萬  
通家人徐達為指揮僉事予世襲通少業賈以萬貴妃  
弟驃貴貪驢驕橫刑科給事中馬中錫再疏劾之再被  
杖後遂無敢言者日命家人牟利四方達以善居奇為  
通所喜因得官百戶通沒上眷通不已庶子方二歲養  
子方四歲俱授官而達亦以此擢四品秩並傳襲不替  
達嘗奏請兩淮鹽引三萬時上已漸惡乞鹽之擾猶命  
立予之其荷恩寵如此初通父貴性醜謹見子姓皆得

官每憂形于色曰吾家德不勝福何以堪之諸子或屑越賜物輒戒曰縣官所賜皆著籍它日復宣索汝曹將重得罪諸子竊笑以爲迂自貫卒後通與其兄喜弟達等遂日驕橫其家憑倚恩眷聲勢烜赫矣及累萬通家書皆不載三編括實九月甲子劉珣致仕去時閣部大臣萬安與南人相黨附珣及尹旻王越又黨于北人顧珣性疎直自以官僚舊臣遇事無所回護林俊之劾繼曉下獄也珣于上前解之李孜省輩左道亂政欲動搖東宮珣密疏諫上皆不悅珣又素薄安嘗斥安負國無恥安忿日夜思中珣未有以發也會汪直寵衰安偵

明通鑑卷三十五

七

知西廠可罷邀珣同奏珣懲商輅前事且見言官方交章請罷因辭不預及疏上上頗訝無珣名安陰使人訐珣與直有連會珣子鐵邀妓狎飲安又使人爲劉公子曲增飾穢語雜教坊院本奏之上大怒欲罷珣遣中官覃昌召安吉赴西角門出上手封書一函示之安等伴驚救次日珣具疏乞休令馳驛賜月廩金幣甚厚其實排珣使去者安吉二人謀也及異按舟州攻說謂萬安策逐珣者也明史傳中本之若明人國史則有珣言西廠事有何不公道及安言公不欲吾當自爲之舟州以爲証史蓋以憲宗實錄修自劉吉故也至傳旨謂珣貪財好色及納王越賄等事皆不可信諸書多載之明史傳中刪之是也惟珣不預罷西廠事而以爲汪直寵尙未衰此似亦實錄中錄語今並刪之維時內

閣三人安貪狡吉陰刻珣稍優顧喜談論人目爲狂躁珣既倉卒引退而安吉之黨如彭華尹直者相繼入內閣于是安吉之寵乃益固 冬十月免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被災稅糧凡合二百五十五萬有奇 是月復李孜省左通政鄧常恩太常卿 十一月丙辰太白晝見 丙寅京師地震 韋眷之通番也番禹知縣高瑤沒其賂貲鉅萬陳遷移檄獎之且聞于朝至是眷誣奏選瑤朋比爲貪墨詔道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往勘之又行巡撫都御史宋旻勘報皆畏眷勢不敢發未幾選與瑤俱坐罪 是月召馬文升爲兵

明通鑑卷三十五

末

部尙書文升撫遼之踰年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淮徐和饑請移江南糧十萬石鹽價銀五萬兩振之至是召掌兵部時李孜省方怙寵文升入朝頗惡其爲人而孜省亦深嫉文升不相容 十二月甲申以彭華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當是時朝多秕政四方災傷日告上崇信道教李孜省鄧常恩方進用安因華潛與結藉以排異已一時諸大臣相繼被逐而華遂由詹事提侍郎入閣華深刻多智數善陰伺人短與安孜省比一時人皆惡而畏之尋又晉劉吉戶部尙書兼謹身殿大學士 甲午振南畿饑 是冬小王子犯

蘭州莊浪鎮番涼州 是歲星變南京兵部尚書陳俊  
率九卿陳時弊二十事皆極剴切上亦多采納而權倖  
所不便者終格不行明年致仕去

二十二年春正月己未大祀南郊 乙丑免河南被災  
秋糧 是月寇犯臨洮 二月庚辰免畿南六府及湖  
廣被災秋糧 余子俊築宣大邊牆未成遂以去冬疏

請還朝上入蜚語命改左都御史巡撫大同于是中官  
章敬讒之于上謂子俊假修邊多侵耗又劾其以私恩

怨易置將帥兵部侍郎阮勤等為之白時勤方以巡撫  
陝西內召力言子俊築邊牆實一勞永逸之舉上怒讓

勤等而給事御史復交章劾子俊中朝多欲傾之者上  
命工部侍郎杜謙等往勘平情按之是月謙等還奏子

俊在邊未及二年費雖無私然用官銀百五十萬米菽  
二百三十萬耗財煩民不得無罪遂落太子太保致仕

去 政異諸書記子俊事有系之去年者有系之今年者  
證之明史本傳子俊改撫大同在去冬請還朝之時

時上已入彀語因中官章敬之讒復命杜謙往勘來往  
數月故傳中于其致仕下特書云時二十二年二月也

證之憲章錄亦同今 三月小王子復犯開原 夏四  
月戊寅錄囚 乙未清畿內勲戚莊田 是月封金闕

王闕二真君為上帝命大學士萬安祭于靈濟宮 政異  
闕真君憲章錄系之是年四月證之明史萬 奪尹旻  
安傳正李孜肖等構逐朝臣之時今據之

明通鑑卷三十五

九

太子太傅授太子少保旻掌銓衡最久而與閣臣萬安  
不協安屢欲去之以劉珣與旻同鄉相厚數為所沮及  
珣罷歸安欲援尹直入閣而直與旻尤有怨安與直因  
彭華謀之李孜肖遂構尹龍之獄龍旻子也先是旻有  
鄉人武選郎鄒襲者以司吏樊忠韓錫盜赦事發坐防  
範不謹調外襲素與龍及侍讀焦芳善因謀為指揮張  
旺等一百二十三人保留襲疏上之下吏部議旻曰此  
公論也乞復襲官時上已疑旻有私于襲問曰爾何繇  
知為公論然猶勉從旻議不深詰也未幾東廠緝事者  
發襲等交通狀旻自伏罪上責其徇情妄奏遂有是貶

明通鑑卷三十五

三

又未幾而龍諸陰事並發矣 政異尹旻子龍事諸書多  
日也證之三編實載憲宗實錄言旻先因鄒襲交通  
事奪一秩而特書云時二十二年四月也下文云甫踰  
月而廠校又發龍納賄事乃下龍獄命旻以尚書致仕  
諸書所載但言發龍納賄事而不及鄒襲交通一獄又  
但言革旻太子少保而漏脫前月旻落太子太傅事由  
未見實錄耳惟明史七卿表于尹旻下注云四月奪太  
子太傅授太子少保五月劾免與三編所載實錄 五  
同今分書之茲據實錄書其子龍下獄之本末 五  
月東廠復發尹龍交通官吏納賄狀萬安彭華等又嗾  
給事中張雄劉清劉旻御史陳孜等交章劾龍並及旻  
上宥旻而下龍錦衣衛獄詔法司會鞫于午門通判王  
範經歷張璠並以賂龍得官逮訊詞連郎中劉紳員外  
郎董甫同知朱紳副使謝顯王錦馮蘭六人獄上命旻



以尙書致仕龍削籍範等謫有差侍郎耿裕黎澹以阿  
默停祿三月而焦芳坐爲襲草保留疏謫同知于是御  
史呂璋等復劾侍郎何鍾泰絃大理寺丞劉獄寺副蘇  
泰太僕寺卿張海順天府丞黃傑洗馬羅璟給事中馬  
龍御史劉璧于壁高輔張胤編修王敕員外郎楊榮袁  
鵬皆以山東人坐旻黨或調或降云致異尹龍一獄之  
本未悉拙三編所  
載明書錄書之惟憲章錄載張雄等原疏又有知縣孫  
盛送銀三百兩指揮吳昂送銀五百兩實錄何以不及  
而詞連之劉紳董南等六人憲章  
錄亦不及也今據實錄增入之六月乙亥敕羣臣  
修舉職業及異明史稿敕羣臣修省按是年無災荒事  
明史作修舉職業爲是蓋是時尹旻等事發  
以此致戒也乙酉免南畿陝西被災稅糧 甲午諭  
今據明史

明通鑑卷三十五

主

法司慎刑 是月戶部尙書殷謙致仕 秋七月小王  
子犯甘州指揮姚英等死之 故致仕少保謹身殿大  
學士商輅卒輅再入閣前後預機務二十一年家居十  
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文毅輅平粹沈重寬厚有容  
臨大事決大議毅然不可奪旣謝政劉吉過訪邸第見  
其子孫林立嘆曰吾與公同事歷年未嘗見公筆下妄  
殺一人宜天之報公厚也輅曰正不敢使朝廷妄殺一  
人耳 八月滿江西巡撫閔珪爲廣西按察使江西南  
贛諸郡多盜率獻貨強宗投爲僕事發輅倚庇拒有司  
捕珪請連坐其主以清盜源法司議從之而尹直謝一

夔卽前一變皆江西人怒珪謀之李致省取中旨責珪  
以不能弭盜遂被謫致省亦江西人也珪被謫命下一  
夔喜謂人曰珪之謬也非吾則致省密啟上前吾鄉縉  
紳尙得高枕乎人乃知珪之左降致省爲之也珪撫江  
西以風力聞故江西人官于京師者皆忌之時尹直比  
致省以傾尹旻父子又構珪及羅璟馬文升楊守隨等  
一時物論喧騰朝野側目致異三編書閔珪鄭時二人  
左降于是年八月證之諸書  
及明史列傳時論貴州參政在成化十九年冬罷傳奉  
官十二人之前言時首劾中官梁芳請貴州參政陝人  
哭送如失父母上頗悔悟尋因王瑞之言乃罷傳奉官  
十二人據此則時之左降與閔珪相差三年疑三編牽  
連並記而目中所云斥尙奉官十人繫六人獄者仍是  
十九年事今據明史鄭時王瑞諸人傳但書閔珪左降

明通鑑卷三十五

主

事而仍系時滿貴 是月以吏部侍郎耿裕爲本部尙  
書改工部尙書劉昭于戶部以李裕爲工部尙書代昭  
御史姜昂偕同官劾李致省罪上怒其妄言命杖之  
午門外 九月丁卯以尹直爲戶部左侍郎兼翰林學  
士入閣預機務直躁于進取性矜忌不自檢飭前爲侍  
讀學士覬摧禮部侍郎而尙書尹旻不欲薦直直竟以  
中旨得之翌日遇旻于朝舉劾謝旻曰公所謂簡在帝  
心者由是兩人益交惡直尋以憂去服闋起南京吏部  
侍郎就改禮部凡在南部八年鬱鬱不得志屬其黨萬  
安謀內召旻輒持不可諸朝臣亦皆畏直幸其在南卒

倚安及李孜省力召為兵部侍郎益比孜省與彭華共  
傾身以洩怨至是復由中旨改戶部入閣時論鄙之

是月免河南廣東被災稅糧改異明史稿但書是月乙巳免河南被災稅糧今據

明史本紀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改馬文升為南京

兵部尚書恕以論救林俊張徽侃侃論列無所避先後

應詔陳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皆力阻權倖天下

傾心慕之遇朝事有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或又曰

公疏且至矣已而果然時為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

王恕于是貴近側目上亦浸厭苦之是時傳奉官前罷

者復黃緣干進恕言政令不宜數改語尤激切遂忤旨

明通鑑卷三十五 三

會南京兵部侍郎馬顯乞致仕忽附批曰王恕老劣矣

亦令致仕而文升為孜省所譖遂出以代恕一舉而閒

廢兩名臣朝野大駭工部主事王純疏請留恕比之漢

汲黯以為無愧古社稷臣上怒純出位妄言命杖之尋

謫貴州推官 改都御史屠瀟于南京召劉敷代之明

年任不久尋罷 逮廣東布政使陳選道卒先是勘使

李行等至粵中官韋眷以選及高瑤貪墨無跡賄選所

黜吏張襲令誣證襲堅不從拷掠無異詞行等畏眷竟

以誣獄上于是選及瑤俱被逮士民數萬號泣遮留使

者辟除乃得出選行至南昌疾作行等阻其醫藥竟卒

年五十八編修張元禎為治喪斂之娶痛選死乃上書

曰竊見故罪人選子處羣邪之中獨立眾憎之地大監

韋眷通番敗露知縣瑤按法持之選移文獎勵以激貪

懦固賢監司事也都御史宋昞及徐同愛法勢養奸致

眷橫行胸臆穢清流動官李行頤指煨煉竟無主證

臣本小吏註誤觸法被選黜罷實臣自取眷意臣憾選

噉以厚賂臣雖胥役敢昧素心行等乃文致其罪選故

剛直不堪屈辱憤懣旬日身嬰重疾行等幸其隕身阻

其醫療訖命之日密走報眷小人佞毒一至于此臣屏

明通鑑卷三十五 三

朝累也不報選以天順間進士巡按江西斥貪殘吏上

即位之初督學河南汪直出巡都御史以下皆拜謁選

獨長揖久之進按察使重囚多所平反決遣輕繫數百

人囹圄為空治尚簡易獨于賊吏無所假在粵數年卒

以發奸及難瑤即前請復景帝年號者以訓導遷知縣

至是同被逮竟謫戍永州釋還卒 遣刑部侍郎何喬

新往四川勘播州土司之獄也初巡撫張瓚設安甯宣

撫以授楊輝庶長子友為使而友忤其弟愛嗣輝宜慰

職欲害之輝既沒友與長官張淵謀刺愛不果遂誣奏

愛居處器用僭擬朝廷又通唐府密書往來私習兵法

天文謀不軌事喬新奉勅將行請曰楊氏主播州五百  
餘年諸蠻服從久矣歷代寬以文法蓋治之以不治也  
今但宜二人而質真偽無令驚疑上是之及至盡得其  
始末白愛誣而奪友官遷保甯驍管斬張淵播州遂安  
冬十月乙亥錄囚 是月內閣萬安晉少傅兼太子  
太師劉吉晉少保兼太子太傅彭華晉禮部尚書太子  
少保尹直晉兵部尚書太子少保 改耿裕為南京禮  
部尚書李裕代為吏部尚書謝一夔代裕為工部尚書  
耿裕以持正不為萬安所喜而李孜省方用事欲引其  
鄉人為援會李裕自南都御史赴都考績留為工部尚

明通鑑卷三十五

庚

書至是遂以代裕而一夔之擢亦孜省主之也李裕與  
一夔皆有時望至是以孜省故名頓損 刑部尚書張  
鎰以憂去進刑部侍郎杜銘為尚書代之 十一月癸  
丑占城王古來來奔先是古來為安南所逼欲來求援  
朝議欲遣大臣兩解之未行而兩廣總督宋旻之奏至  
十二月免江西廣西被災稅糧 戶部尚書劉昭罷  
昭尹旻黨也旻子龍交通事發詞連昭子紳于是六科  
十三道交章劾昭比尹旻而聲勢相倚子紳復比尹龍  
而黃緣陞官上勿問至是昭子綺以納粟授錦衣千戶  
復黃緣遷官事覺科道復交章劾昭乃奪太子少保令

致仕去

二十三年春正月庚戌大祀南郊 辛亥貴妃萬氏薨  
妃服用器物窮極僭擬中官佞倖錢能覃勤汪直梁芳  
章輿輩皆假貢獻苛斂民財傾竭府庫以結妃歡四方  
進奉異物皆歸之父兄弟姪皆授都督指揮千百戶等  
官性嫉妬掖廷御幸有身飲藥傷墜者無數至是薨上  
輟朝七日謚曰恭肅 致異據明史后妃傳妃以暴疾薨  
還宮忽報妃卒凡云暴卒者皆不良于死傳中加一疾  
字是貴妃之薨亦一疑案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其為  
謀易東宮憤事不成它日恐受 魚肉之禍因自經耳今據正史 已巳免陝西湖廣被  
災稅糧 是月遣南京右都御史屠滹護送占城國王

明通鑑卷三十五

庚

古來歸國竝傳檄安南宣示禍福滹至廣東募健卒二  
千人駕海艘二十至占城安南以滹大臣奉特遣不敢  
抗古來乃得入 致異據明史占城傳言古來欲躬詣闕  
議遣大臣往乃命屠滹云云是古來但有躬詣闕廷之  
請並未自至而本紀記其來奔于去年十一月癸丑意  
彼時古來已至廣東而未旻以奔上聞 故史據實錄書之今分書仍據明史紀傳 應天府丞  
楊守隨以母憂起復至京師初守隨劾李孜省改上林  
監副孜省銜之至是吏部以無缺議添註不許命除外  
任遂謫南甯知府 召余子俊復為兵部尚書子俊致  
仕去上徐愜其無罪會馬文升改南遂召代之尋加太  
子太保 以李敏為戶部尚書代劉昭也是時敏督漕

運召拜之敏昔撫大同見山東河南轉餉至者道遠耗費乃會計歲支外悉令輸銀民輕齎易達而將士得以其贏治軍裝交便之至是竝請畿輔山西陝西州縣或輸糧各邊者每糧一石徵銀一兩依時值折軍餉有餘則召糴以備軍興從之自是北方二稅皆折銀由敏始也 二月乙酉命副都御史邊鏞通政司參議田景賢巡視大同諸邊以備北寇 是月以李孜省為禮部右侍郎初孜省復用益作威福既構尹旻父子又假扶鸞術言江西人赤心報國於是致仕副都御史劉敷禮部郎中黃景南京兵部侍郎尹直工部尚書李裕禮部侍郎

明通鑑卷三十五

郎謝一夔皆因之以進間探時望若學士楊守陳倪岳少詹事劉健都御史余子俊李敏諸名臣悉密封推薦搢紳進退多出其口執政大臣萬安劉吉彭華從而附麗之所喜者則援之通顯所怒者則構之貶斥至是進官仍掌通政司如故一時佞倖竊權寵者無與侔比 三月丁未彭華得風疾致仕去華以賄孜省得擢時人為之語曰八百憲台升李裕三千館閣薦彭華及華去見明史萬安傳八百三千二語據三編實言華之卒孝宗實錄載此二語今于華致仕下增入 三編發明曰明季門戶之習為一代深鋼之患然當成化以前未有顯然援結庇其鄉里連及閩省者也

自李孜省擅寵薦引鄉人彭華入閣復假邪術言江西人赤心報國而同省大臣皆因之以進厥後孜省既敗焦芳用事倚孜省輩之烈已遂滅江西解額且榜禁之使不得選朝官譽北詆南相尋報復黨禍之結自此始矣夫人臣植黨樹援未有不害于而國者然多以學術意氣私相矜許久之乃成角立之勢若孜省者一佞倖小人習五雷道法迎合憲宗意旨與奸僧繼曉竊取尊顯偶假扶鸞仙鬼之伎遂開朋黨比附之門使朝局為之一變可不慎歟

丁巳賜費宏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癸亥免山東被

明通鑑卷三十五

災稅糧 夏四月乙亥免浙江被災秋糧 庚辰錄囚 丙戌上周太后徽號曰聖慈仁壽皇太后及異明史本紀不載 據后妃傳在是年四月明書 五月乙卯早遣使分禱天下山川丙辰敕羣臣修省 是月工部尚書謝一夔卒先是僧繼曉請建大永昌寺未成而去梁芳輩復請興工一夔前有謹安費以足財用之疏因使督建永昌寺以難之一夔遂憤懣得疾卒及異明史本姓謝已見前憲章錄 以閱珪之謫乃尹直所為而鄉人有忌一夔者因入之憲宗實錄中然一夔江西人其因李孜省以進蓋亦不能為之諱也今 朶顏三衛數為韃靼所窘去年有韃靼別部那孩擁三衛眾入大甯金山涉老河攻殺三衛

頭目巴延等掠去人畜以萬計是月三衛撫老弱走避

邊塞守臣劉潺以聞詔予芻糧令于近邊地駐牧致異

別部侵三衛據明史韃靼傳事在二十二年此據其邊

六月己丑免陝西南畿被災秋糧致異明史無日此

無陝西據憲章錄是月以災傷免陝西西安 是月以

賈俊為工部尚書俊歷工部左右侍郎時專重進士舉

人無至六卿者俊獨以重望得之 秋七月戊申封皇

子五人為王祐杭興王祐榆岐王祐楨益王祐樞衡王

明通鑑卷三十五

五

御批曰史家紀萬妃之事皆謂其驕妬橫行至于後官

有娠盡遭藥墮今以憲宗封建諸子證之知其說殊

不足盡信蓋憲宗偏寵萬妃及妃之恃寵驕妬固當

時情事所有若謂其專房溺惑則後宮必進御無期

何就館之多竟爾繩繩相繼如是年及孝宗初受封

共有十人其最幼者乃憲宗第十四子而所云飲藥

墮胎者尚不可勝計其生不為不蕃萬妃果妬毒豈

能聽貫魚及眾而誕生成立者且如是之多乎總之

官閨事秘傳聞已不可憑或由眾人深嫉萬安之假

附亂政遂飾為無稽之語以歸罪萬妃紀載家耳食

滋訛于成化間事幾不啻漢成時之昭陽禍水而不

顧其跡之矛盾亦可怪也

是月萬安進少師 八月庚辰上不豫甲申命皇太子

視事于文華殿戊子大漸已丑帝崩遺詔皇太子即位

諭文武羣臣帝早正儲位中更多故而踐阼之後上景

帝尊號雪于謙冤柳黎瀆而召商輅恢恢乎有人君之

度矣顧以寵萬貴妃中官乘之以進遂任汪直開西廠

明通鑑卷三十五

五

至于季年章與梁芳擅寵于內李孜省僧繼曉通賂于

外婦寺之禍遂與之終始云 九月壬寅太子即皇帝

位詔赦天下以明年為宏治元年 丙午太白晝見

丁未斥諸佞倖李孜省及太監梁芳外戚萬喜等時六

科十三道交章劾孜省及其黨鄧常恩趙玉芝交結太

監芳外戚喜等諸不法事上以宅憂謫芳南京少監喜

指揮使孜省常恩玉芝等皆戍陝西邊 乙卯上大行

皇帝尊謚曰純皇帝廟號憲宗 是月御史曹璘上言

梓宮發引陛下宜衰經杖履送至大明門外竝率宮中

行三年喪貴妃萬氏有罪宜告于先帝削其謚遷葬他

所上納其奏而戒勿言貴妃事 冬十月丁卯朔汰傳

奉官罷右通政任傑侍郎蒯綱指揮僉事王榮等凡二

千餘人又罷遣禪師真人及西番法王國師之等一千

數百人攷明史稿任傑等五百六十四人剛綱等一榮等故據其總數云二千餘人也明史稿又云罷左善世等一百二十人法王佛子國師等七百八十九人證之明史後幸傳尚有僧道官初傳奉之例既開文武僧道濫恩澤者數千李孜省用事羣奸中外蟠結士大夫附者日益多進士郭宗由刑部主事以篆刻為中人所引擢尙寶少卿日與市井工技伍趨走闕廷兵部左給事中張善吉謫官因祕術干中官高英得召見因自陳乞復官士論以為羞一時諸雜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僕尙寶者不可悉數至是上即位用科道言斥革謫成有差憲宗初即位以道士孫道玉為真人厥後西番法

明通鑑卷三十五

三

王國師之等皆錫誥命服食器用僭擬王者出入乘樓輿衛卒執金吾仗前導錦衣玉食幾千人取荒冢頂骨為數珠髑髏為法盃僧繼曉貴幸所引用緇衣羽流加號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自二十一年星變之後稍稍斥罷而諸番僧如故至是詔禮官議汰奏諸寺法王至禪師四百三十七人喇嘛諸僧七百八十九人中國人為禪師及善世覺義諸僧官一百二十人道士自真人高士及正一演法諸道官一百二十三人請俱貶黜詔法王佛子遞降國師禪師都綱真人高士降正一演法餘悉落職為僧道遣還本土竝追奪誥敕印章及儀仗

諸玉器等物 乙亥尊皇太后周氏為太皇太后皇后王氏為皇太后上在東宮太皇太后親加撫育省視萬方故上事祖母至孝時以為兩世孝同一揆云 丙子立妃張氏為皇后 丁亥萬安罷安以首輔草登極詔書禁言官風聞言事中外譁然安亦悔之至是詔廷臣廣陳天下利弊御史壽州湯鼐詣閣安從容曰此非內廷意吾輩維持君等耳鼐以告人謂安歸過于君無人臣禮于是庶吉士台州鄒智御史廣德姜洪等交章列安罪狀先是有歛人倪進賢者粗知書無行詔事安日與講房中術安暱之因令就試得進士授庶吉士除御

明通鑑卷三十五

三

史上一日子官中得疏一小篋皆論房中術者末署曰臣安進上令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為耶安愧汗伏地不能出聲及諸臣彈章入復令恩就安讀之安數跪起求哀無去志恩直前摘其牙牌曰可去矣始惶懼歸第乞休去安時年七十餘在道猶望三台星冀復用居一年卒安在政府二十年每遇試必其門生為考官子孫甥壻多登第者子翼為南京禮部侍郎孫宏璧編修安卒後皆相繼死遂絕 壬辰追謚母淑妃為孝穆皇太后初孝穆之薨外廷藉藉指萬貴妃上即位魚臺丞徐瑱請上母妃尊謚遷葬竝追究薨故于是廷臣議逮

萬氏戚屬下錦衣衛鞠治萬安懼不知所出曰我久與萬家無往來劉吉亦以有連自危與尹直共擬旨寢之然上仁厚終恐傷先帝意卒不問 癸巳以吏部左侍郎徐溥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 萬安之被劾也湯龜寶首發之龜上疏之明日宣至左順門中官森列令跪龜曰此旨耶抑太監意耶荅曰有旨龜始跪及宣旨言疏已留中龜大言曰臣所言皆國家大事奈何留中安既斥龜亦出畿輔印馬馳疏言陛下視朝之餘宜御便殿擇侍臣端方謹厚若劉健謝遷程敏政吳寬者日與講學論道以爲出治之本至如內閣尹直尙書李裕

明通鑑卷三十五

三

都御史劉敷侍郎黃景奸邪無恥或夤緣中官或依附佞幸不早驅逐必累聖明司禮中官李榮蕭敬曩爲言官劾罷夤緣復入遂撫言官過貶竄殆盡致士氣委靡宜亟正典刑勿事姑息諸傳奉得官者請悉編置瘴鄉示天下戒且召致仕尙書王恕王竑都御史彭韶僉事章懋等而還建言得罪諸臣以厲風節疏入報聞 初萬安等居政府鄒智時在諸生中惡之會上年舉鄉試弟一入都道出三原謁致仕尙書王恕慨然曰治天下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毒痛四海而公顧屏棄田里智此行非爲科名欲上書天子別白賢奸拯斯

民于塗炭耳恕奇其言笑置之是年成進士授庶吉士遂上疏曰陛下於輔臣遇事必咨殊恩異數必及亦云任矣然或進退一人處分一事往往降中旨使一二小人陰執其柄是旣任之而又疑之也陛下豈不欲推誠待物哉由其進身之初多出私門先有以致陛下之厭薄及與議事又唯諾惟謹心似倂若有所不敢反不如一二俗吏足以任事此陛下所爲疑也臣竊以爲過矣昔宋仁宗知夏竦懷詐則黜之知呂夷簡能改過則容之知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可任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拒契丹西臣元昊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事也

明通鑑卷三十五

三

願陛下察孰爲竦孰爲夷簡而黜之容之孰爲衍琦仲淹弼而擢之日與講論治道不使小人得參其間則天工亮矣臣又聞天下事惟輔臣得議惟諫官得言諫官雖卑與輔臣等乃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以簿書刑獄爲職業不畏天變不恤人窮或以忠義激之則曰吾非不欲言言出則禍隨其誰吾聽嗚呼旣不能盡言效職而復引過以歸於上有人心者固如是乎臣願罷黜浮冗廣求風節之臣令仗下糾彈入閣參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霽色接之溫言導之使得畢誠盡蘊則天聽開矣臣又聞汲黯在朝淮

南寢謀君子之有益人國也大矣以陛下之聰明甯不知君子可任而故屈抑之哉乃小人巧譏間以中傷之耳今碩德如王恕忠饒如強珍亮直剛方如章懋林俊張吉皆一時人望不宜貶黜負上天生才之意陛下誠召此數人置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則天心協矣臣又聞高皇帝制開寺惟給掃除不及以政近者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其手內倚之爲相外倚之爲將藩方倚之爲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恣出入官禁此豈高皇帝所許哉願陛下以宰相爲股肱以諫官爲耳目以正人君子爲腹

明通鑑卷三十五

三

心深思極慮定宗社長久之計則大綱正矣然其本則在陛下明理何如耳竊聞侍臣進講無反覆論辨之功陛下聽講亦無從容沃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豈不信也願陛下念義理之難窮惜日月之易邁考之經史驗之身心使大業日新終歲無間則聖學明而萬事畢治矣豈特四事之舉措得其當已耶疏入不報未幾上嗣位御史姜洪亦上時政八事歷詆太監蕭敬內閣萬安劉吉學士尹直侍郎黃景劉宣都御史劉敷尙書李裕李敏杜銘大理丞宋經而薦致仕尙書王恕王茲李秉去任侍郎謝鐸編修張元禎檢討陳獻章僉事

章懋評事黃仲昭御史強珍徐鏞于大節給事中王徽蕭顯賀欽員外林俊主事王純及見任尙書余子俊馬文升巡撫彭韶侍郎張悅詹事楊守陳且言指揮許甯丙官懷恩竝拔出曹輩足副任使他所陳多斥近倖疏幾萬言大指與智及湯隴合上嘉納之卒爲所斥者憾不置云時又有麻城進士李文祥上封事其畧曰祖宗設內閣六部贊萬幾理庶務職至重也頃者在位多匪人權移內侍賞罰任其喜怒禍福聽其轉移讐視言官公行賄賂阿之則交引驟遷忤之則巧譏遠竄朝野寒心道路側目望陛下密察渠魁明彰國憲擇謹厚者供

明通鑑卷三十五

三

使令更博選大臣諮諏治理推心委任不復嫌疑然後體統正而近習不得肆也祖宗定律輕重適宜頃法司專徇己私不恤國典豪強者雖重必寬貧弱者雖輕必罪惠及奸宄養成玩俗兼之風尙奢麗禮制蕩然豪民僭王者之居富室擬公侯之服奇技淫巧上下同流望陛下申明舊章俾法曹遵律令臣庶各守等威然後禮法明而人心不敢玩也然國無其人誰與共理致仕尙書王恕王茲孤忠自許齒力未衰南京主事林俊思南通判王純剛方植躬才品兼茂望陛下起列朝端資其議論必有裨益可翊明時且賢才難得自古爲然習俗



移人豪杰不免惟茲臣庶不盡庸愚能知自愧即屬名  
流樂其危殆乃為猥品願陛下明察羣倫罷其罔上營  
私違天蠹物者餘則勉以自新既開改過之路必多遷  
善之人臣見登極詔書不許風聞言事古聖王懸鼓設  
木自求誹謗言之縱非其情聽者亦足為戒何害於國  
遷欲罪之昔李林甫持此以禍唐王安石持此以禍宋  
遠近驟聞莫不驚駭願陛下再頒明詔廣求直言庶不  
墮奸謀足彰聖德大率君子之言決非小人之利諂問  
倘及必肆中傷如有所疑請試面對疏奏宦官及執政  
萬安劉吉尹直等咸惡之數日不下忽詔詣左順門以

明通鑑卷三十五

表

疏內有中興再造語傳旨詰責文祥從容辨析而出謫  
授陝西咸甯丞 萬安之既去也尹直亦尋罷而劉吉  
獨留為首輔會是月星變鄒智復上書言今日君子所  
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由宦官權重也漢元帝嘗  
任蕭望之周堪矣卒制於弘恭石顯宋孝宗嘗任陳俊  
卿劉珙矣卒間於陳源甘昇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  
相附和而唐政不綱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表裏  
而宋室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繫此曹之盛  
衰願陛下鑒既往謹將來攬天綱張英斷凡所以待宦  
官者一以高皇帝為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

之治出於一矣是時上新嗣位多更弊政智喜以為其  
志且得行乃更上之 十一月癸丑尹直罷時給事中  
宋琮御史許斌劾直自為侍郎以至入閣資緣攀附皆  
取中旨上于是薄其為人令致仕去一時言官復交章  
劾吏部尚書李裕工部尚書劉敷皆因致省以進裕連  
疏辨遂與敷同乞休去 乙卯以詹事劉健為禮部侍  
郎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尋進禮部尚書健自為編  
修謝交游鍵戶讀書人以木強目之然練習典故有經  
濟志曾充東官講讀受知于上遂有是命 國史劉健入  
閣皆系之宏治元年正月  
今據明史紀及七卿表 戊午復逮梁芳李致省等

明通鑑卷三十五

表

下獄芳等既被謫太監蔣琮復發其罪大不當赦狀遂  
有是逮致省不勝榜掠死芳廢死而王芝常恩等尋遇  
赦免 是月召王恕為吏部尚書調馬文升為左都御  
史恕致仕家居一時論萬安劉吉者輒首薦恕司禮監  
懷恩亦力言于上遂即家起用之而文升亦以時望得  
內召 國史馬文升任左都諸書亦系  
內召之明年正月今據明史年表 禮部左侍郎邱  
濬進大學衍義補濬以真德秀大學衍義止述修身齊  
家事而治國平天下闕焉乃博采羣書以補之至是表  
上于朝上覽稱善進濬尚書資金幣詔刊行其書既濬  
以書中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摘其要者下內閣議行

之報可 十二月壬午葬純皇帝于茂陵孝穆太后祔焉 是月免江西湖廣被災稅糧 始建奉慈殿祀孝穆也上既追謚遷葬又以不得祔廟下廷臣議禮臣周洪謨倪岳上言周禮有祀先妣之文謂姜嫄也魯頌之閔宮是已唐宋推尊太后不配食祖廟者別立殿以祀之故宋之章獻章懿二后皆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如常儀今孝穆神主宜于奉先殿傍別立奉慈殿歲時祭享一如奉先殿儀從之上追念太后遣人求太后家先是太后在宮中嘗自言家在賀縣姓紀幼不能知親族也于是有妄冒太后戚畹以希寵貴者

明通鑑卷三十五 堯

十數輩後事露皆謫戍而太后家終不可得厥後禮臣上言可仿太祖封徐王故事定擬太后父母封號立祠桂林致祭以上慰聖母之靈遂封后父慶元伯母伯夫人立庶桂林府有司歲時祀焉大學士尹直撰冊文有云觀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仁宗之慟上燕閒誦之輒歎歔泣下附錄遷葬及建奉慈殿事諸書多系之十月追封下蓋同時事也憲章錄系之葬純皇帝下今從之又冊文為尹直撰直即以上之嗣位也起是月罷官其為是年之冬又可證也 用正人言路大開時將建棕棚于萬歲山以備登眺有太學生虎臣上疏切諫祭酒費閭懼禍及銀鐙繫臣堂樹下俄官校宣臣至左順門傳旨慰諭曰若言是棕棚

已毀矣閭大慚臣遂名聞都下頃之命授七品官為雲南知縣卒于官宗正月事明書所記尤詳据明史高瑄傳以為孝宗踐阼今 是歲鬱林陸川賊黃公定胡公明等作亂廣西參將歐磐偕按察使陶晉等分五道討平之

明通鑑卷三十五 早

明通鑑卷三十六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三十六 起著雍涖濼盡上章掩茂凡三年

孝宗達天明道純誠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

皇帝

弘治元年春正月己亥享六廟 丙午大祀天地于南

郊 己未始命考察在外填守武臣如文官例 是月

以何喬新為刑部尚書喬新初為刑部侍郎以剛正為

萬安劉吉所忌上嗣位安等擬旨出喬新為南京刑部

尚書借升秩以遣之中官懷恩不平詣闕正色曰新君

明通鑑卷三十六

立當用正人何為出何公安等默然既而刑尚杜銘罷

羣望屬喬新而吉代安為首輔終忌之久不補至是以

王恕復薦乃有是命 御史湯龜復上書言劉吉與萬

安尹直奸貪等耳安直斥而吉獨進官不以為恥請大

申黜陟明示勸懲又劾李榮蕭敬而薦謫降進士李文

祥為臺諫是時上更新庶政封章旁午言路大開而魏

意氣尤銳其所抨擊間及海內人望先後劾馬文升周

洪謨倪岳張悅等浸及王恕以故大臣多畏之而吉尤

不能堪 攷異事見明史龜傳特書 閏月敕修憲宗實

錄 詔天下舉異才 攷異明史本紀不載修實錄舉異材事今一據明書一據紀事本末

增 是月言官劾兩廣總督宋旻漕運總督邱壘等三

十七人宜降黜中多素有時望者閣臣劉吉竟取中旨

允之章不下吏部尚書王恕以不得其職拜疏乞去不

許時陝西巡撫缺恕推河南布政使蕭禎詔別推恕執

奏曰陛下不以臣為不肖任臣銓部倘所舉不效臣罪

也今陛下安知禎不才而拒之是必左右近臣意有所

屬臣不能安承風旨以固祿位且陛下既以禎為不可

用是臣不可用也願乞賜骸骨上乃卒用禎 攷異王恕論劾推事

諸書皆不載據明史恕傳特 攷異王恕 二月戊戌祭太社太稷

丁未耕藉田禮畢宴羣臣教坊以稌伎進都御史馬

明通鑑卷三十六

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

聰耶即斥去之耕藉之禮自成祖以後惟登極一行之

至是始定于每歲仲春上躬自行禮定為制 攷異定耕藉自是每歲躬行三編據明史禮儀志

增入並著之實寶中今從之 丙辰禁文武大臣請託

公事 是月封哈密左都督哈商為忠順王哈商既復

國會成化之末衛喇特揚汗王 舊作 謀犯邊哈商知之

來告邊將嚴設備揚汗不得利去憾哈密遣兵掠其拉

木城 舊作刺 甘肅巡撫唐瑜因請假哈商以名位使益

固臣節至是其國人復訴衛拉特之逼欲得中國封以

威鄰部乃命哈商仍襲前封時衛拉特已與哈密和且

約婚不復擾而土爾番阿哈穆特聞哈商之封怒曰哈商非忠順族安得立乃偽與結婚而圖之 中官郭鏞請上豫選妃嬪以廣儲嗣庶子謝遷上言山陵之工未畢諒閣之慟猶新此必宦豎巧為諛詞以動上非陛下本心也陛下富于春秋俟祥禪之後徐議未晚願亟寢前命詔罷選 三月乙丑命吏兵二部疏兩京文武大臣在外知府守備以上官姓名揭之文華殿壁有遷罷者易以新除 癸酉幸太學釋奠于先師孔子加幣用太牢改分獻曰分奠尚書王恕請之也禮畢御彝倫堂命祭酒費閻等進講閻舉商書說命篇敷陳時憲欽若

明通鑑卷三十六

三

之義詞旨了暢上聳聽良久徐諭曰六經載聖人之道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朕與爾師生勉之 乙亥小王子寇蘭州都指揮廖斌擊敗之是時伊斯瑪音已死入寇者復稱小王子云 丙子御經筵改異是月乙丑朔丙子十二日正後定之講期故會典摺先是吏部侍郎楊守陳請遵祖制開大之以為定制 小經筵日再御朝其畧言大經筵及早朝但如舊儀若小經筵當擇端介博雅之臣以次進講必于聖賢經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賢否政事得失民情休戚講之明而無疑乃行之篤而無弊凡前朝典籍祖宗謨訓百官章奏皆當貯文華後殿退朝披覽日令內閣一人講官

二人居前殿右廂有疑輒問一日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心清臨政不惑得于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午朝則御文華門大臣臺諫更番侍直事已具疏者用揭帖舉厯畧口奏陛下詳問而裁決之在外文武官來覲俾條列地方事面陳大要付諸司議其陞辭赴任者隨所職任而戒諭之有大政則御文華殿使大臣各盡其謀勿相推避不當則許言官駁正其它具疏進者召閣臣議可否以行而於奏事辭朝諸臣必降詞色詳詢博訪務竭下情使賢才常接于目前視聽不偏于左右合天下之耳目以為聰明則資于外

明通鑑卷三十六

四

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如或經筵常朝祇循故事百官章奏皆付內臣調旨批荅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深疏入上深嘉納丁丑復命儒臣日講時謝遷為講官務積誠開上意每進講敷詞詳切上數稱善改異守陳上疏宏治改元之正月三編書于開經據明史本傳在筵日中標以先是二字今從之 壬午始視午朝于左順門吏部尚書王恕復請之也恕言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雖聖主聰明豈能盡識盡察不過寄聰明于左右之人左右之人與大臣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或得之毀譽之言或出于好惡之私未免以直為枉以枉為直欲察識

之真必陛下日御便殿宜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才任使亦可以啟沃聖心從之不久尋罷是月都御史馬文升陳時政十五事曰選廉能以任風憲禁撫拾以戒貪官擇人才以典刑獄申命令以修庶務逐術士以防煽惑責成效以革奸弊擇守令以固邦本嚴考課以示勸懲禁公罰以勵士風廣儲積以足國用恤土人以防後患清僧道以杜游食敦懷柔以安四裔節費用以蘇民困足兵食以禦外侮上頗采其言下所司議行其節用一事則云一應供應之物陛下量減一分

明通鑑卷三十六

五

則民受一分之賜言尤剴切上之嗣位也起用言事謫降之林俊強珍等命科道官闕者悉增補於是南京吏部主事儲懌上言先朝直諫諸臣既蒙軫念起改官資而前主事張吉王純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毓元尙弃嶺海蠻瘴之間臣甚惜焉又前進士李文祥當陛下御極之初倡衆敢言冀益新政大臣厭其少年陽示培植而陰挫抑之天下皆知非陛下意方今增補諫官乞召此五人寘之風紀論思之地言論丰采必有可觀疏入上命部臣以次起用吉與璣皆以星變言事被謫者而毓元預焉純以抗章留王恕故文祥以劾萬安劉吉

故安雖死而吉銜文祥次骨于是吏部擬擢官多爲吉所糾駁頗不盡起用夏四月甲寅以天暑錄囚自後歲以爲常是月天壽山震雷風雹樓殿瓦獸多毀禮部尙書周洪謨上書請修省上深納之維時庶子張昇亦因天變疏言陛下卽位言者率以萬安劉吉尹直爲言安直被斥吉獨爲首輔復又傾身阿佞取悅言官昏暮欵門祈免糾劾許以超遷由是諫官緘口廷臣靡然附之李林甫之蜜口劔腹賈似道之籠絡言路吉實合而爲一因數吉十罪請亟譴斥以應災異以回天意疏上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左遷南京工部員外

明通鑑卷三十六

六

預異天壽山震雷雨雹明史五行志不載證之明史周洪謨傳則是年四月事又張昇傳亦言因天變上書與憲章錄國史紀聞二申錄所記皆同今據書于四月下惟諸書皆作大風雨雹此據明史洪謨傳至以比李林甫賈似道則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請釐正祀典下尙書周洪謨等議以釋迦文殊上清太上老君不宜修建齋醮遣官祭告古禮幽崇祭星今北極紫微大帝像之爲人稱之曰帝非典至風雲雷雨本合祀于南郊復隆秋報今徇道家言又有雷聲普化天尊之祀是瀆也歲以正月十五日爲真君張道陵生辰遣官祭告非制大小青龍神禱雨無應不足祀梓潼帝君昔傳神姓張名亞子蜀人仕晉戰沒人爲立祠唐宋屢封至英

顯王元加號為帝君景泰中因京師舊廟新之歲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神廟食于蜀宜也與文昌六星無涉其祠在天下學校者當毀永樂中以道士周思得傳王靈官法有驗乃建天將廟祀靈官謂宋徽宗時有西蜀薩堅授法于林靈素者其師也因于廟立祖師殿宣德中改大德觀封靈官曰崇恩真君祖師曰隆恩真君成化初改顯靈宮歲易袍服其費不貲當革靈濟宮祀金闕玉闕上帝蓋五代時徐溫子知證知諤也神世系事蹟非甚異其僭號亦當革于是祀典為之一正洪謨又建議謂元武七宿不當信道家武當山修煉之說城隍

明通鑑卷三十六

七

非人鬼不當有五月十一日誕辰之祭東嶽泰山既專祭封內且合祭郊壇則朝陽門外東嶽廟之祭實為煩瀆上以崇祀既久不盡除也洪謨矜莊寡合與萬安同鄉安居政府時頗與之善至是以言官先後論奏致仕歸又三年卒謚文安致異洪謨之卒憲章錄系于是年今據明史本傳之十月蓋據其致仕牽連並書也卒在宏治四年 五月庚午太白晝見 丙子南京雷震壞洪武門獸吻又壞孝陵御道樹 是月嘉興盜起時嘉興百戶陳輔以盜賊鹽為邏者所發革官遂招集無賴作兵器四出剽掠郡縣吏置不問輔益恣與其父端子文婿鄧夔等率眾攻府治知府徐霖踰牆走因據

府庫縱獄囚劫軍器執千戶白鑑大掠城中奪舟趨太湖官軍不能遏填守中官張慶以聞先是二月間浙江景甯縣屏風山有異獸萬餘大如羊白色銜尾浮空去巡按御史楊亨請罷溫處銀礦而真填守太監張慶于法至是上諭戶部曰浙江財賦甲天下有銀礦鹽場之利易以生盜而官吏怠玩武備廢弛嘉興城守轄集之地尚爾寇賊縱橫則山谿僻縣姦宄潛伏乘機竊發者更不可詰乃遣刑部侍郎彭韶馳往巡視偕領巡官督諸司討平之 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乙未小王子率部落潛住大同近邊營且三十里遣使千五百餘人

明通鑑卷三十六

八

欵關求通貢巡撫許進以便宜納之聞于朝所上書自稱大元汗時朝廷方務優容許遣五百人詣京師致異本紀不書今據明史稿系之是月乙未惟其書寇大同宣府證之韃靼傳言宏治元年夏小王子奉書求貢自稱大元可汗朝廷方務優容許之所記與三編合今據三編書之 甲寅歲星晝見是月清理淮浙鹽法淮浙鹽自成化間為勢豪乞中者所撓有司不敢與忤每事姑息以是鹽法日壞商病而課不充邊儲匱乏戶部尚書李敏請簡風憲大臣整理上以彭韶方在浙即命部理浙鹽而別遣戶部左侍郎李嗣清理兩淮鹽法嗣至淮乃建買補餘鹽之議初洪武創制商支鹽有定場毋許越場買補釐戶勤者正課

外有餘鹽送場司二百斤爲一引給米一石其鹽石商  
開中不拘資次給與成化後令商收買而勸借米麥以  
振貧竈至是嗣請令商人買餘鹽補官引而免其勸借  
且停各邊開中俟逋課完日官爲賣鹽三分價值二充  
邊儲而留其一以補商人未交鹽價由是以餘鹽補充  
正課而鹽法小變詔以浙商苦抑配爲定折價額蠲逋  
負憫竈戶煎辦徵賠折閱之困繪八圖以上條其利弊  
奏行之 秋七月戊辰減浙江溫處等銀課萬餘兩汰  
管理銀場官 是月文華殿日講畢賜講官程敏政等  
各織金緋衣金帶上皆呼先生而不名 南京御史張

明通鑑卷三十六

九

曷偕同官上言邇臺諫交章論事矣而扈蹕糾儀者不  
免錦衣捶楚之辱是言路將塞之漸也經筵既舉矣而  
封章屢進卒不能回寒暑停免之說是聖學將息之漸  
也內倖雖斥梁芳而賜祭仍及便辟是復啟寵倖之漸  
也外戚雖罪萬喜而莊田又賜皇親是驕縱姻婭之漸  
也左道雖斥而符書尙揭于宮禁番僧旋復于京師是  
異端復興之漸也傳奉雖革而干戶復除張質通政不  
去張苗是傳奉復啟之漸也織造停矣仍聞有蟒衣牛  
斗之織淫巧其漸作乎寶石廢矣又聞有戚里不時之  
賜珍玩其漸崇乎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陛下以

爲戒上嘉納之五月是冬曷之被貶此御史曹璘上言星隕地震  
二事其張本也今分書之 御史曹璘上言星隕地震  
及金木二星晝見請御經筵罷斥劉吉等又請罷內史  
書堂以消天變上不懌降旨譙讓傳此亦據明史璘  
增 八月乙巳小王子犯山丹永昌辛亥犯獨石馬營  
是時小王子又糾其別部曰巴延蒙克王舊作伯顏與  
俱入朝自是屢以入貢爲名沿邊寇掠且漸往來套中  
矣 丙辰減雲南銀課二萬兩致異所江雲南銀課減  
福滿却浙江明史漏却雲 是月張九功復請更正文  
南今分系之七八兩月 唐祀典大畧言從祀諸賢如荀況馬融王弼皆在所當

明通鑑卷三十六

十

黜今之儒臣禮部侍郎薛瑄在所當入少詹事程敏政  
言戴聖身陷賊吏劉向喜談神仙馬融爲梁冀草詔殺  
李固何休解春秋黜周王魯王弼何晏倡爲清談王肅  
佐司馬昭纂弒杜預爲吏不廉爲將不義得罪名教皆  
宜黜祀顏子曾子子思配享于殿而父在兩廡非所以  
明倫宜別立啟聖一祠祀叔梁紇而以顏無繇曾皙孔  
鯉及孟孫氏配祭酒謝鐸則謂吳澄出處不正當黜其  
祀俱詔廷臣議之學士吳寬侍郎倪岳則言馬融王弼  
之徒雖立身不無可議而六經煨燼賴以守缺抱殘自  
是唐之注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多引其說何可盡廢

于是從祀之議中寢致異據憲章錄明書請更正文廟  
文釐正祀典同在張九功一奏中也明史禮志云初洪  
武時司業宋濂請去像設廟主禮儀樂章亦多更定太  
祖不允成宏問少詹程敏政謂馬融等入人當斥給事  
中張九功推言之並請罷荀况公伯寮蓬瑗等而進后  
蒼王通胡瑗為禮官周洪讓所却而止至是以張璠力  
主不敢遠毀像蓋用濂說先賢去留畧如九功言與是  
年八月事合至謝鐸請罷吳澄從祀則明史鐸傳中詳  
之且言鐸請進宋儒楊時而罷吳澄從祀則明史鐸傳中詳  
禮中寢之證也今據增八月下 九月已卯錄因

冬十月乙卯振湖廣四川饑 是月召南京尚書耿裕  
為禮部尚書代周洪讓也尋又改倪岳為禮部左侍郎  
時裕因災異條上時事及申理言官先後陳言甚衆值  
公私侈靡耗費日增裕隨事救正大都歸于節儉岳好

明通鑑卷三十六

十一

學博綜經世之務佐理部事一切禮文制度裕皆取決  
焉 十一月甲申妖僧繼曉伏誅繼曉既罷為民歸至  
是給事中林廷玉復請逮治乃令有司執送京師法司  
論其罪以犯在赦前免死給事中陳璘言繼曉罪大不  
當宥命弃市同時有戶部員外郎周時從疏請寘先朝  
遺奸汪直錢能蔡用輩于重典而察核兩京及四方鎮  
守中官諸宦官因摘其奏中宗社字不越格命法司逮  
治已而釋之 乙酉免河南被災秋糧 是月土爾番  
阿哈穆特潛師至哈密城下誘哈商舊譯見前三盟執  
殺之復襲破哈密城仍令伊蘭據其地留六十人助之

尋遣使入貢稱與哈密結姻乞賜蟒服及九龍渾金膝  
襪諸物使至甘州哈密都指揮阿穆呼朗舊作阿告變  
朝廷亦不罪番使但令還諭其主反侵地阿哈瑪特竟  
不奉命復遣使來貢禮官議薄其賞而拘其使臣 是  
冬太監蔣琮劾給事中周紘御史張昂閣臣劉吉構之  
也先是孝陵雷震之異紘率六科昂率十三道交章劾  
吉等十餘人吉銜之至是紘昂奉命閱軍軍多缺伍兩  
人欲劾奏守備中官琮知之乃先劾二人章下內閣吉  
修劾擬黜之外尚書王恕抗章曰不治失伍之罪而罪  
執法之臣何以服天下再疏爭言官亦論救乃調紘南

明通鑑卷三十六

十二

京光祿寺署丞昂南京通政司經歷致異二人被劾調  
明史昂傳書于是年之冬致異擢貴州布政使王詔以  
著二人被劾之本末今據增 擢貴州布政使王詔以  
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雲南土官好爭襲所司入其賄  
變亂曲直生邊患詔至苟苴不通繩之以法且去弊政  
之不便者又以前尚書吳雲在洪武中繼王禕死事後  
禕賜謚歲祀之而不及雲詔以為請乃謚雲忠節並祀  
稱二忠祠致異七禕吳雲並祀京師稱二忠見洪武  
八年此所請乃並祀雲南今據明史本傳  
是歲侍講劉戡以上卽位頒詔安南由南甯乘傳抵其  
國交人大驚戡依舊制受陪臣拜謁不交一語越宿卽  
行魄遺一無所受使人要于塗固致之卒麾去時與前



奉使之徐琦章敞並爲交人所重云

二年春正月丁卯收已故內臣賜田給百姓 辛未大祀南郊 二月癸巳截湖廣漕米二十萬石振四川饑時蜀中大饑先後遣戶部郎中江漢王宏往振仍發帑金二萬爲饑民耕種之具先是流民逐食四出巡撫謝士元檄所部置廣室十餘區作糜食之且令所在給符遣歸道經郡縣驗而廩之粟乃漸復業時朝廷雖命轉湖廣漕久不至賴士元區畫民得以濟會湖廣歲亦歉轉漕竟止不發四川故多盜有野王剛者嘯聚且五年矣劫掠夔州新甯往來大甯大昌諸縣前守臣畏罪匿

明通鑑卷三十六

三

不以聞乘歲饑土番大小娃復煽亂士元託行邊馳詣其地大小娃懼泥首迓道左立諭散之剛更轉入湖廣竹山竹谿據陝西漢中金州平利西鄉諸郡縣副都御史戴珊方撫治鄖陽請集湖廣陝西合四川兵討之于是士元亦遣兵會討賊聞風潰珊督湖廣兵擄其巢盜悉平 是月兵部尚書余子俊卒子俊以先朝舊臣上待之獨厚改元以來疏陳十事已又上邊防七事多允行至是疾亟猶手削奏稿陳救荒弭盜之策甫得請而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子俊沈毅寡言有偉畧凡奏疏文移必自屬草每夜分方寢嘗曰大臣謀國當身

任利害豈得遠怨市恩爲自全計故榆林始事怨讞叢

起子俊持之益堅竟以成功爲數世利 擢馬文升兵部尚書代子俊也並命兼督十二團營時兵政廢弛西北部落不時窺塞下文升嚴覈諸將黜貪懦三十餘人奸人大怨夜持弓矢伺其門作謗書射入東長安門內上聞詔錦衣衛緝捕給騎士十二人衛出入文升乞休慰諭之文升又請于團營內選馬步銳卒二千遇警徵調且遵洪永故事五日一操以二日走陣下營三日演武皆報可以屠濬代文升爲左都御史 下監察御史湯龜于獄初龜與庶吉士鄒智中書舍人吉人進士李文祥交善並負意氣裁量人物劉吉之被劾也諸人有

明通鑑卷三十六

四

力焉而龜章屢上不已吉銜之次骨使人陷御史魏璋曰君能去龜行僉院事矣璋欣然日夜伺龜短于是吉人之獄起時上方遣官振四川饑吉人上言宜遣四使分道振且擇才能御史爲巡按庶荒政有裨因薦給事中宋琮陳瑊韓鼎御史曹璘郎中王沂洪鐘員外郎東思誠評事王寅理刑知縣韓福及壽州知州劉槩可使而巡按則龜足任之璋遂草疏僞署同官陳景隆等名言吉人抵抗成命私立朋黨上怒下人錦衣獄令自引其黨人以璘璘思誠槩福對璋又嗾同官陳璧等言璘

福思誠非其黨其黨則彙槩文祥智及知州董傑是也  
槩嘗餽遺彙白金貽之書謂夜夢一人騎牛幾墮彙手  
挽之得不仆又見彙手執五色石引牛就道因解之曰  
人騎牛國姓也意者國將傾賴彙扶之引君當道耳彙  
槩等自相標榜詆毀時政請竝文祥智傑逮治疏上吉  
從中主之遂悉下詔獄時槩知壽州彙里也上之卽位  
也槩上言刑賞予奪人主大柄後世乃有爲女子小人  
強臣外戚所攘竊者由此輩心險術巧人主稍加親信  
輒墮計中愛者乘君之喜而游揚之惡者乘君之怒而  
微中之使賢人君子卒受曖昧而去然後薦易其軟美

明通鑑卷三十六 五

易制者以行其交通餌引之計故刑賞予奪名雖人主  
獨操實一出于其所簸弄黨立勢成復恐一旦敗露則  
又極意以排諫諍之士務使其君孤立于上耳無聞目  
無見以自便其私不至其身與國俱敗不止故夫刑賞  
予奪必由大臣奏請臺諫集議而後可行則讒佞莫能  
間而權不下移矣會考績赴都遂遇禍傑以進士授外  
任方入都謁選會尙書王恕請暑月輟講爲彙所劾傑  
亦抗疏爭之尋授沔陽知州甫數月遂就逮智與文祥  
皆吉所深恨者時文祥方以王恕薦召爲兵部主事未  
踰月吉輒嗾其黨魏璋竝入二人名智身親三木僅屬

喘息慷慨對簿曰智見經筵以寒暑輟講午朝以細事  
塞責紀綱廢弛風俗浮薄生民憔悴邊備空虛私竊以  
爲憂與彙等往來論議誠有之不知其他也然是時獻  
者皆承吉意吉欲以一網盡置之死賴尙書何喬新侍  
郎彭韶力持之外議亦洵洵不平乃坐槩妖言律斬彙  
受賄戍肅州人欺罔削籍智文祥傑皆謫官吏部尙書  
王恕奏曰律重妖言謂造作符讖類耳槩書詞雖妄不  
過推詭湯彙等今當以妖言設有如造亾秦讖者更何  
以罪之上得疏意動命姑繫獄既而熱審喬新等言槩  
本不應妖言律且槩五歲而孤無兄弟母孫氏守節三

明通鑑卷三十六 六

十年曾被旌老病且貧槩死母必不全祈聖恩矜恤乃  
減槩死戍海州致異湯彙等下獄謫戍三編系之是年  
二月正遣使振四川饑時也紀事本  
本同惟憲章法傳二錄皆書於元年之四月今按王恕  
請暑月輟講彙上章劾之在元年之六月安得有下  
彙等子獄之事若謂因劉吉之恨牽連並記則彼時四  
川之饑報未至遣振之諸臣無聞相差始及一年其爲  
舛誤明甚至憲章錄分書其事以下獄系之去年謫戍  
系之今年亦非也據三編所記本之實錄下獄謫戍皆  
在二年振四川饑之後證之明史彙復起南京御史  
傳時事悉符今據三編參明史書之 復起南京御史  
姜紹之獄南京沿江蘆場故隸三廠給中官採用成化  
初江浦縣田多沈于江而瀕江生沙洲六民請耕之以  
補沈江田額洲與蘆場近奸民輒投獻守備中官指爲  
蘆場收其利民失業而歲額租課仍責償之民上卽位

詔勢家悉返投獻地縣民乃相率訴于朝下棺覆按南京守備中官蔣琮屬棺求右己不應尋上疏言琮以守備重臣不宜與小民爭利因歷數其變亂成法之十罪疏入下南京三法司請遣官覆治先是御史余濬劾中官陳祖生違制墾後湖田湖爲之淤奏下南京主事盧錦勘報時錦與給事中方向監後湖黃冊黃冊者洪武中置庫于後湖令主事給事中各一人守之而錦故與祖生有隙向亦嘗率同官繆樛等劾祖生及文武大臣不職狀又因雷震孝陵柏樹劾大學士劉吉等十一人而詆祖生益力祖生銜向次骨遂許向錦實侵湖田詔

明通鑑卷三十六

七

下法司勘勘未上而琮爲棺所劾于是琮祖生及吉合謀復陷南京科道等請逮治之致異據明史姜紹傳琮編系之三年正月者據其被逮下獄之年也今分書之三月己未免陝西被灾秋糧三分之一乙丑寇犯宣府獨石 戊寅閉會川衛銀礦 是月以秦紘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紘奏中官奸利及賞功所歲儲金錢數萬費出無紀請從都御史勾稽詔從之 大理寺評事夏鍬上疏曰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謫徙之名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罹今日之禍

祇成後世之名所惜者獨非人主之福耳人主知此之故使言者無其禍亦無其名而名固歸于人主之一身矣疏入留中鍬前四川巡撫填子也致異據紀問憲章錄紀事本末諸書皆系之是年湯藥下獄之後惟明史本傳言四年錄以進士謁選入都上書救鄒智李文祥等忤旨下獄得釋久之除南京大理評事夏四月庚戌錄囚 丁巳復減浙江銀課 是月吏部尚書王恕乞致仕不許詔免其午朝及風雨朝參恕以請寒暑輟講經筵爲湯藥等所劾恕自認過乞放還上優詔勉留之恕感激眷遇益以身任國事方以疾在告聞上頗擢用宦官至有賜蟒衣給莊田者具疏切諫中官黃復請起復匠官潘俊供

明通鑑卷三十六

末

役恕力言不可以小臣壞重典再執奏竟報許而是時劉吉方用事多尼之會兩京獄起吉所構陷之湯藥劉槩姜綰及張昂周紘等恕皆抗章力救吉益恨乃合私人魏璋等共排之凡恕先後推用之羅明熊懷強珍陳壽印魏白思明等咸嗾璋等糾駁恕自知不得行其志連章求去賴中官懷恩數于上前左右之得不加害致異恕求致仕詔免午朝等事皆見明史本傳傳中所記正陽魏姜綰獄起之後事明書系之四月是也今從之並據本傳五月庚申河決開封自原武由開封黃沙岡抵紅船灣凡六所又決埽頭五所東北入沁河溢流爲二一決南岸自于家店經蘭陽縣南東至歸德由徐邳

人注一決北岸自封邱縣之荆隆口漫祥符潰儀封縣  
之黃陵岡東經曹濮入張秋運河郡邑多被害汴梁尤  
甚議者請遷開封城于許州以避患布政使徐恪持不  
可乃止命所司役夫五萬人治之 六月京師及通州  
等處大雨水溢軍民房屋傾倒人畜多溺死致異此據  
憲章錄紀  
聞等書明史五行志入之七月據下詔月分且是時順  
永河保四府州縣皆大水奏報之先後不一今分月書  
之  
秋七月壬戌敕兩京錄囚 癸亥以京師陰雨南  
京風雷詔文武羣臣勉加修省政事有闕失當更正者  
以聞于是給事中韓重等應詔陳四事一存敬畏以契  
天心一慎用人以奉天命一祛弊政以消天變一謹號

明通鑑卷三十六

五

令以肅天威上嘉納之惟御史歐陽旦上言七事極詆  
閣臣劉吉不職狀乞罷歸田里上以其妄言切責之戶  
部郎中周軫請革皇莊言天子藏富于民不宜有莊與  
民爭利宜捐付民佃種責其租稅疏入留中時尙書何  
喬新亦以京城大水請恤被災民戶又慮刑獄失平條  
上律文當更議者數事悉爲閣臣劉吉所格不行 戊  
寅振畿內水災給貧民麥種復遣官分振河間永平戶  
給米一石 八月丁酉復四川流民復業者襍役三年  
壬寅敕孟密歸木邦侵地時雲南守臣奏孟密曩罕  
弄先後占奪木邦地二十七處又誘其頭目放卓孟等

叛其勢非盡吞併不已乞敕入百宣慰司與木邦和好  
互相救援亦救木邦宣慰收拾人心親愛骨肉勿使孟  
密得乘間誘叛自致孤弱如孟密聽諭方許曩罕弄孫  
承襲報可並敕雲南守臣親詣金齒曉諭復降敕詰責  
前填巡官所以受賂召侮啟釁者致異據明史稿系之  
八月壬寅明史不載  
證之木邦傳正  
在是年今據增 己酉奉憲宗神主祔太廟初憲宗既  
葬將行升祔禮而是時九廟已備議者咸謂德懿僖仁  
四廟宜以次奉祧禮部尙書周洪謨侍郎倪岳議國家  
自德祖以上世次莫推則德祖宜視周后稷爲不祧之  
始祖太祖太宗則所謂文世室武世室者也今憲宗升

明通鑑卷三十六

五

祔當祧懿祖宜于太廟寢殿後別建祧殿如古夾室之  
制歲暮則奉祧主合享如古祫祭禮時吏部侍郎楊守  
陳言天子七廟祖功而宗德祖可比商祖乙周亞圉非  
契稷比議者習見宋儒嘗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既有  
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非禮之  
正今請并祧德懿僖三祖自仁祖以下爲七廟異時祧  
盡則太祖擬契稷而祧主藏于後寢祫禮行于前殿時  
享尊太祖祫祭于德祖則功德並崇恩義亦備上從禮  
官議建祧廟于寢殿後遣官祭告宗廟上具素服告憲  
宗几筵祭畢奉遷懿祖神主衣冠于後殿牀幔御座儀

物則貯于神庫自後奉祧仿此 九月以白昂為戶部侍郎修治河道賜以特敕令會山東河南北直隸三巡撫自上源決口至運河相機修築效異憲章錄紀事本末等書皆記命白昂于三年四月河決陽武之下證之明史河渠志書河決開封于是年五月命白昂在九月白昂上書論治河在明年正月而明年四月河決陽武則佚之蓋是時昂方修治功未竟也至昂之奉命上書志中分書年月皆可攷證今 冬十月乙巳罷浦城銀冶 已酉錄囚 十一月戊午以順天饑發粟平糶 十二月甲申朔日有

食之 辛卯賜故少保于謙謚給事中孫需上言謙功在社稷宜賜贈謚庶祀時謙子冕為應天府尹亦請之上曰謙能安社稷以遏寇畧其定國捍患之績著矣中

明通鑑卷三十六

三

罹權奸之害雖先帝已嘗昭雪優加褒卹而不使之膺食于後猶未足為効忠者勸乃加贈光祿大夫上柱國謚忠愍立祠墓所賜額曰旌功學士程敏政為作旌功錄祠成郎中李夢陽為之記萬歷中改謚忠肅效異于謚指明史謙傳用給事中孫需言三編則謂子冕所請蓋據實錄是二人先後奏請今並書之忠愍明史作肅愍三編實錄是歲西域賽瑪爾堪舊作撒馬兒罕入貢獅子土爾番亦貢焉先是土爾番遣將伊蘭據哈密哈密將阿穆呼朗見上覘知伊蘭勢弱請援于邊臣調赤斤罕東兵夜襲破其城伊蘭遁去因命哈商弟恩克保喇舊作奄克襲都督同知給新印而阿穆呼朗等以力薄不能

守尋引還土爾番復據哈密城如故至是來貢上言願獻還哈密城印禮臣請却其貢上不從並敕兵部還其前拘之使臣命內官張芾護行諭內閣草敕閣臣劉吉等言阿哈穆特背負天恩殺我所立哈商宜遣大將直搗巢穴滅其種類始足雪中國之憤或不即討亦當如古帝王封玉門關絕其貢使猶不失大體今寵其使臣厚加優待又遣中使伴送此何理哉陛下事遵成憲乃無故召番人入大內看戲師子大賚御品誇耀而出都下聞之咸駭嘆以為祖宗以來從無此事奈何屈萬乘之尊為奇獸之玩俾異言異服之人雜遝清嚴之地況

明通鑑卷三十六

三

使臣滿刺土兒即哈商之外舅忘主事仇逆天無道而阿哈穆特方聚人馬謀犯肅州名雖奉貢意實叵測兵部議羈其使正合事宜若不停張芾之行彼使臣還國必謂中土帝王可通情希寵長番賊之志損天朝之威莫甚于此疏入上止芾行而問閣臣與師絕貢二事吉等以時勢未能但請薄其賜資因言飼獅日用二羊一歲則七百二十羊又守獅日殺校尉五十人一歲則一萬八千人若絕其餼養聽其自斃傳之千歲實為美談上不能用明年復遣使從海道貢師子始却之效異據明史本紀云是年土魯番入貢撒馬兒罕貢師子鸚鵡却之證之土魯番及劉吉傳則土魯番及撒馬兒罕俱貢師子

也且二傳俱云諸臣請却其貢上不能用又土爾番傳中已有召番人入大內看戲師子之語是則本紀所載並明年再貢却之之事牽連並記耳又據土爾番傳初貢師子在三年之春再貢在秋蓋奏報及使至之先後不同耳非紀與傳之自相矛盾也  
 使梁璟以右都御史巡撫湖廣是歲兩京饑璟奏免南北漕糧八十九萬餘石從之上登極詔書已罷四方額外貢獻而提督武當山中官復貢黃精梅筒茶芽諸物武當道士先止四百至是倍之所度道童又倍之咸衣食于官月給油蠟香楮及灑掃夫役以千計璟奏請停免多見采納 擢太常少卿周經為禮部右侍郎時中官請修黃村尼寺祀考穆太后土爾番貢師子不由甘肅假道滿刺加浮海至廣東經倡議毀尼寺却番貢不與通尋改吏部進左侍郎通政經歷沈祿者皇后姑壻也尙書王恕在告中官傳旨擢祿本司參議經言非面承旨又無御札不敢奉詔復與恕疏爭之雖不能止朝論躓焉 以鄧廷瓚為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初廷瓚以淳安知縣內遷太僕寺丞時以貴州新設程番府地在萬山中蠻獠雜居特擢廷瓚為知府政平令和巡撫陳儼上其治行憲宗令久任九載秩滿始遷山東參政尋進布政使廷瓚自令至守淹留踰三十年至是去知府止三歲遂得開府尋以母憂歸令服闋還原任

明通鑑卷三十六

十一

三年春正月甲子大祀南郊 是月再發倉米三十萬石振畿南諸郡縣 下南京御史姜綰等十人于獄尋貶官南京後湖田之獄會楊守隨為應天府尹勘中官守備蔣琮罪且雪方向盧錦等琮乃嗾其黨郭鏞並劾守隨時鏞奉使兩廣道南京駕方舟泛湖御史孫紘以擅遊禁地劾之鏞怒歸訴于上言守隨勘向錦失出御史不劾奏獨繩內臣上乃遣太監何穆大理少卿楊謐再勘後湖田及琮琮互訐事比報謂守隨失出如鏞言結琮互訐皆私忿方琮疏之下三法司也刑部尙書何喬新請移南京法司勘治琮因條辨琮疏謂已嘗奏下

明通鑑卷三十六

十二

李孜省獄琮與喬新皆其鄉人欲以傾已圖報復至是謚等因論琮不應先囑勘官後誣指琮與喬新為孜省黨琮等亦不當逞忿瀆奏並宜逮治乃褫錦職謫守隨向有差于是與琮同官之孫紘劉遜金章紀傑曹玉譚肅徐禮余濬及給事中繆橈皆在逮中給事中陳璘言不宜以一內臣而置御史十人于獄不省卒宥琮不問而貶琮等為州判官陳祖生雖違制墾田亦獲宥是時大學士劉吉方惡言官遂結內官頻與兩獄于是兩京臺署為之一空尙書王恕言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李敏亦言琮琮同罪異罰失平而上先

入吉譜不知也由是中外惡吉為之側目 戶部侍郎白昂上書論治河其畧曰臣自淮河相度水勢抵河南中牟等縣見上源決口水入南岸者十之三入北岸者十之七南決者自中牟楊橋至祥符界析為二支一經尉氏等縣合潁水下滄山入于淮一經通許等縣入渦河下荆山入于淮又一支自歸德州過鳳陽之亳縣亦合渦河入于淮北決者自原武經陽武祥符封邱蘭陽儀封考城其一支決入荆隆等口至山東曹州衝入張秋運河去冬水消沙積決口已淤因併為一大支由祥符翟家口合沁水出丁家道口下徐州此河流南北分

明通鑑卷三十六

美

行大勢也合潁渦二水入淮者各有灘積水脈頗微宜疏濬以殺河勢合沁水入徐者則以河道淺隘不能受方有漂沒之虞況上流荆隆諸口雖暫淤久將復決宜于北流所經七縣築為堤岸以衛張秋但原敕山東河南北直隸而南直隸之淮徐實河所經行要地尚無所統上乃并以命昂舉郎中費性協治役夫二十五萬築陽武長堤以衛張秋引中牟決河出滎澤濬宿州古汴河又濬歸德睢河使河流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海南北分治水患稍甯九月此其甚事後所上方畧明史河渠志特書 二月壬辰免河南被災秋糧于是年之正月今據之

以河決後民困未蘇也甲午戶部復以南畿之鳳陽淮揚湖廣之鄖襄及河南南陽諸郡水旱請免徵芻糧及麥絲之稅詔曰凶年當損上益下必欲取盈如病民何部臣言甚稱朕旨亟如所請行之已而潞沁二衛所屯田被災舊制屯田災及三分乃免糧部臣格于例不敢請蠲上聞之曰歲饑方將振之安可復徵特免之致異本紀是月免河南及南畿湖廣稅糧據三編則戶部所請兼及三省之芻糧麥絲及潞沁二衛屯田之稅皆從實錄增 召后公張繼至京師繼以滸貢入太學上優禮外家踰年遂封壽甯伯 三月丙辰命天下預備倉積糧以里數多寡為差凡州縣十里以下者積穀五千石十里以上二十里以下者積一萬五千石二十里者積二萬石其上以是為差至八百里以下限積十九萬石衛千戶所積五千石百戶所三百石考滿之日稽其多寡以為殿最不及三分者奪俸六分以上謫官著為令 庚午賜錢福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甲戌詔兵部侍郎張海左通政元守直隸邊 是月劉吉偕同列上言陛下聖賢清羸與先帝不同凡燕樂游觀一切嗜好之事宜悉減省左右近臣有請如先帝故事者當以太祖太宗典故斥退之祖宗令節宴游皆有時陛下法祖宗可也是時吉于閣臣居首而同列徐溥劉健皆正

明通鑑卷三十六

美

好之事宜悉減省左右近臣有請如先帝故事者當以太祖太宗典故斥退之祖宗令節宴游皆有時陛下法祖宗可也是時吉于閣臣居首而同列徐溥劉健皆正

人故兩人有論建吉亦署名去年二月早上命儒臣撰  
文禱雨吉等言邇者奸徒襲李孜省鄧常恩故術見月  
宿在畢天將陰雨遂奏請祈禱觀一驗以希進用倖門  
一開邀寵召禍實由于此五月七月又以災異言事請  
上修省慎終如始是年之春又以西域再貢師子請却  
番貢凡此皆不盡由吉而吉之領袖以竊美名皆此類  
也致異事見明史劉吉傳書于是年中官乞鷹場牧  
馬地千頃戶部尚書李敏言場止二百餘頃餘皆民業  
不宜奪耕種之地以為飛走之所從之致異事見明史  
事本末皆系之是年之三月今從之惟中官明史作貴戚稍異夏四月丙戌寇犯宣

明通鑑卷三十六

三

府獨石 五月甲子錄囚 六月鞬鞞別部巴顏蒙克  
曹譯 見上 遣人貢馬 秋七月起侍講謝鐸為南京國子祭  
酒鐸兩遭親喪服除以親不逮養遂不起上即位言者  
交薦以言官召修憲宗實錄至是遂擢是職上言六事  
曰擇師儒慎科貢正祀典廣載籍復官饌均撥歷其正  
祀典則請罷吳澄而進宋儒楊時為禮部所持卒不行  
明年謝病去致異鐸請罷吳澄從祀已見元年釐正祀  
也鐸之請據本傳在是年憲章錄系之七月惟傳言進  
楊時而罷吳澄為禮部尚書傅瀚持之乃進時而澄從  
祀如故今攷瀚為禮部尚書在去治十三年楊時從祀在入  
年且鐸以是年擢南京祭酒明年謝病歸十年復起則  
時從祀時鐸已去朝蓋建論在先從祀在後也又攷瀚  
傳孝宗嗣位擢太常少卿兼侍讀歷禮部左右侍郎然

明通鑑卷三十六

三

則明史傳中尚書二字蓋侍郎二字 九月庚戌禁內  
府加派供御物料 是月土爾番使者至京師先是土  
爾番再貢師子朝議却之其使乃潛詣京師禮官請治  
沿途有司罪仍却其使當是時中外又安大臣馬文升  
耿裕輩咸知國體于貢使多所裁損阿哈穆特始知中  
國有人稍稍斂戢 閏月癸巳禁宗室勲戚奏請田土  
及受人投獻上之登極也詔勢家所受獻地悉還之民  
尋有南京蘆場之訟其弊如故至是刑科給事中胡金  
復以為言乃申是禁然上性寬厚雖屢申禁不能盡執  
法也 是秋詔修葺于大興隆寺理刑知縣王嶽駒遇  
之中使梓辱獄使跪寺前御史任儀劾中使罪姓名偶  
誤乃並儀下吏貶知縣 冬十月辛亥錄囚 十一月  
戊戌有彗星見天津南尾指東北大學士劉吉等言邇  
者妖星出天津歷杵曰近營室稽之載籍其占為兵為  
饑為水旱今兩京河南山西陝西旱蝗四川湖廣歲不  
登倘明年復然恐盜賊竊發禍亂將作願陛下節用度  
罷宴遊屏讒言斥異教留意經史講求治道沙河修橋  
江西造瓷器南海子繕垣墻皆非急務宜悉停止上嘉  
納之甲辰詔停工役及罷內官燒造瓷器 十二月戊  
申朔彗入營室 辛亥以星變敕羣臣修省陳軍民利



病吏部侍郎彭韶上言宦官太盛濫授官太多亟宜裁

損杜倖門又請午朝面議大政母祇具文上善其言而

不能用致異明史本紀書藝見在十二月摺修省下詔

之月日也天文志藝見始于十一月三編摺實

錄系之十一已未京師一日地再震致異三編摺實

是月戊申朔庚申彗見天倉漸沒 壬戌減供御品物並

敕罷明年上元燈火 是歲廣西恩城州土知州岑欽

攻逐田州知府岑溥初溥既與欽共誅黃明事見成化

已復與欽交惡欽遂攻奪田州與其黨泗城知州岑應

分踞其地至是總督秦紘以兵入田州逐欽欽與應復

交殺紘乃還溥于田州留官軍戍之亂乃定

明通鑑卷三十六

五

明通鑑卷三十七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三十七起重光大淵獻盡閔

孝宗敬皇帝

宏治四年春正月癸未以修省罷上元節假 己丑大

祀南郊 辛卯停慶成宴 是月戶部尚書李敏致仕

時敏有疾在告上遣醫視療已復力請詔乘傳歸未抵

家卒贈太子少保謚恭靖敏生平篤于行誼所得祿悉

以分昆弟故人里居時築室紫雲山麓聚書數千卷與

學者講習及巡撫大同疏籍之于官賜名紫雲書院掌

戶部力請革皇莊時不能用繼以論救姜紹與中官相

惡遂不得行其志云敏罷踰月進戶部侍郎葉淇為本

部尚書 二月己巳敕法司曰曩因天變示譴救天下

諸司審錄重囚矜疑放遣者數十百人朕以為寬之于

終孰若慎之于始嗣後兩京三法司及天下問刑官務

存心仁恕持法公平詳審其情罪所當毋姑息母苛刻

毋傳致于一時冀不坐于他日庶協古人欽恤之訓焉

是月召南僉都御史白昂為都御史以屠瀟罷也

三月逮兩廣總督秦紘先是紘在鎮劾總兵安遠侯柳

死景連嫺周太后家有與援許絃不已乃並逮絃連鞠卒無罪詔宥景死奪爵閒住而絃亦坐罷尚書王恕請留絃不納絃自成化末被誣為尹旻黨謫官上即位以恕薦督漕運尋督兩廣軍務在制府二年多所飭治時中官武臣填兩廣者率縱私人擾商賈干預公事賊殺無辜又交通土官為奸利前督臣宋旻屠瀟際不敢言絃至輒疏于朝請申條禁填守官益銜之會田州之亂遣兵安定方議討平黎猶勦山後之賊而逮治之命已下絃部署軍事畢從容就道儀衛驛從仍如開府儀踰嶺囚服就繫語官校曰兩廣蠻夷裸處總制體尊逮就

明通鑑卷三十七

二

拘執恐損國威既踰嶺真囚矣人皆服其知體 夏四月乙丑遣司禮太監韋泰同法司錄囚 辛未太白晝

見 是月以禮部公解火尚書耿裕侍郎倪岳周經被劾下獄已釋之停其俸 及異事見明史裕傳據七卿表在是年四月今按五行志禮部

官解火在是年二月戊午蓋諸人被劾至此始下獄也今據本傳 六月辛亥京師地震 日凡三震 及異三編目云月之六日 是月南京工部

侍郎黃孔昭卒孔昭在成化中由工部主事改吏部文選司進郎中故事選郎率閉戶謝客孔昭曰國家儲才猶富家之積粟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

日乃可以濟用每公退遇客至輒延見訪以人才書之

于冊由是銓叙平允居平嗜學篤行與陳選林鶚謝鐸友善並為士類所宗嘉靖中追贈禮部尚書謚文毅 及孔昭之卒據明史本傳在是年憲章錄系之六月今從之 秋八月庚戌以水災停蘇州浙江今年織造 乙卯南京及淮揚二府同日地震 及異明史本紀但書南京地震證之五行志則淮揚亦同日震三編亦據增于六月京師地震日中今從之 是日南京晦冥 己未封皇弟祐楛為壽王祐棹汝王祐楛涇王祐楛榮王祐楛申王 丁卯以憲宗皇帝實錄成劉吉進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徐溥進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劉健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是月刑部尚書何喬新致仕喬新在刑部

明通鑑卷三十七

三

值閣臣劉吉仇正人屢與大獄喬新率據法直之吉愈憤數抵他事奪俸二年屬大理丞闕御史鄒魯覲遷而喬新薦郎中魏紳會喬新外家與鄉人訟魯即誣喬新受賂曲庇吉取中旨下其外家詔獄喬新乃拜疏乞歸

頃之窮治無驗魯坐停俸喬新亦許致仕喬新居官廉介與人寡合氣節友彭韶學問友邱濬而已時論惜之

及異喬新致仕憲章錄紀聞等書皆系之是年之春蓋據其外家起訟之月也至諸書皆云喬新坐受饒遺下獄證之明史本傳則下獄者乃其外家非喬新也今據七卿表喬新致仕在八月其本末參本傳書之 九月丁酉皇長子生 及異明史本紀書皇子生于十月丙辰 據實錄也諸書

于五年立太子日中云前年九月丁酉據實錄也諸書作九月二十四日是月甲戌朔丁酉正二十四日今據

之 是月擢吏部侍郎彭韶為刑部尚書代何喬新也  
韶與喬新同以氣節相尚佐吏部與王恕驟人材發功  
實仕路為清至是遷掌刑部會柳景為秦紘劾罷坐賊  
數千徵僅十之一以其母訴免韶執奏曰昔唐宣宗元  
舅鄭光官租不入京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宣宗欲寬之  
澳不奉詔景無元舅之親賊非負租之比獨蒙宥除是  
臣等守法媿于澳也不從 冬十月癸丑錄囚 丙辰  
以皇子生詔天下 戊午河決開封懷慶及宣武睢陽  
諸衛皆被災命有司分振之 乙丑晉禮部尚書太子  
太保邱濬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初大臣入閣自景

明通鑑卷三十七 四

泰間王文始然猶都御史也至是濬以尚書入閣而閣  
體愈崇故事大學士秩五品非加三孤及官傅者仍班  
尚書下時王恕長六卿位濬上濬自以閣部相兼欲示  
尊異而恕仍舊制不讓濬不悅已而內宴濬徑居恕上  
自是由侍郎詹事入閣者班皆列六部尚書上實自濬  
始也 致異據王弼州二史致誤言以大臣入閣者前有  
王文即濬王瓊雙溪錄說以為尚書入內閣自焦  
芳始誤也三編實實引之然王文以都御史 是月改  
入閣而以尚書入閣者實自濬始並叙之 是月改  
封興王于安陸 前庶吉士鄒智卒智以湯隸獄謫廣  
東石城所吏目比至廣東總督秦紘檄召修書乃居會  
城聞陳獻章講道新會往受業自是學益粹至是得疾

遷卒年二十六天啟初追謚忠介 十一月庚辰振南  
畿災 十二月甲子土爾番復貢師子請還金印及所  
據哈密十一城甘肅總兵官周玉為之奏請許之果以  
城印來歸 致異據明史土爾番貢師子在是年之秋蓋  
邊臣奏聞之日也至是貢使入都紀摺書之  
詔還其所拘之使臣並厚賚之 是月鳳陽陵火時有  
遺火山場者遂延焚九十餘里巡按官劾留守中官王  
正等罪贖杖還職 復召秦紘為南京戶部尚書時言  
官交章論紘無罪詔起之紘自為大臣先後以劾宗戚  
屢得罪賴廉直受主知又所在著勞績為廷臣所推故  
再仆再起云 是歲以河南布政使徐恪為右副都御

明通鑑卷三十七 五

史巡撫河南恪所部多王府持法嚴宗人多不悅平樂  
義甯二王遂許恪減祿米改校尉諸事勘無驗坐恪入  
王府誤行端禮門欲以平二王忿上知恪無罪而以二  
王幼降敕切責命與湖廣巡撫韓文易任吏民罷市泣  
送數十里不絕比至湖廣值岐王之國中使携鹽數百  
艘抑賣于民為恪所持阻不行其黨密搆于上居一年  
中旨改南京工部侍郎恪上疏曰大臣進用宜出廷推  
未聞有傳奉得者臣生平不敢由他途進請賜罷上慰  
留乃拜命後以考績入都得疾遂致仕卒 召右副都  
御史侶鍾為戶部侍郎鍾以三年巡撫蘇松諸府盡心

荒政至是召佐戶部總督倉場未幾改吏部

五年春正月壬午大祀南郊 二月丙寅詔封安定王

之族人善巴舊作陝巴為忠順王時土爾番既獻還哈密城

兵部尚書馬文升言番人素畏蒙古必得兀裔填之有

安定王沁布舊作千奔之族人善巴乃故忠順王托克托之

近屬從孫可主哈密從之時又有綽爾濟者沁布弟也

初哈密無主廷臣固嘗屬綽爾濟而綽爾濟憚哈密多

事不欲立及事定又覬得爵兵部以其反復持不許會

諸番亦以善巴奏請遂有是命而以阿穆呼朗為都督

僉事輔之 庚午減陝西織造絨氍之半巡按御史張

明通鑑卷三十七 六

文請之也又言陝西歲歉之後民病未甦司禮監近下

帖子降圖式織造絨氍數百事並宜停止以其價振業

貧民命減其半 三月戊寅立皇子厚照為皇太子赦

天下 錄太廟配饗功臣後初功臣佐太祖定天下卒

後追封王者六人中山開平岐陽甯河東獻黔甯是也

其子孫皆襲侯至是不替爵者惟中山黔甯而已上以

立太子頒恩詔及之命吏部訪以聞致異諸書皆系諸

年惟明史本紀分書之蓋訪錄在先予襲在後也三編

統系之六年二月日中亦類記訪錄功臣後于五年蓋

本紀之分書其月日皆據實 辛卯古田獐叛初廣西

錄也今參三編所記分書之 獐獐惟古田種類最繁其強者曰韋曰白曰閉而皆并

于韋賊首韋朝威據古田縣官竄會城遣典史入縣撫

諭烹而食之事聞命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鉉千戶王珊

等進討皆遇伏敗死詔奪兩廣總督閔珪等俸令益兵

進剿 是月進后父張繼為壽甯侯先是繼封伯請勲

號誥券尚書王恕言錢王兩太后正位中宮數十年錢

承宗王源始邀封爵今皇后立甫三年繼已封伯遽有

此請累聖德不可許至是仍以后故晉封爵 夏四月

丁巳錄囚 是月大學士邱濬上言成化時彗星三見

徧掃三垣地五六百震邇者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

日異鳥三鳴于禁中春秋二百四十年書彗孛者三地

明通鑑卷三十七 七

震者五飛禽者三今乃屢見于二十年之間甚可畏也

願陛下體上天之仁愛念祖宗之艱難正身清心以立

本而應務謹好尚不惑于異端節財用不至于耗國公

任使不失于偏聽禁私謁明義理慎儉德勤政務則承

風市罷左道亂政之徒自不敢肆其奸而天災弭矣因

列時弊二十二事上納之致異據明史濬傳上書在是

年之四月 五月乙亥太白晝見 是月詔求遺書從

大學士邱濬之請也濬言高皇帝當至正丙午之歲始

肇帝業首求遺書既平元都得其館閣祕冊又廣購民

間一時所積不減前代太宗當多事之時猶集儒臣纂

永樂大典以備攷究今承平百年中外無事烏可使經籍廢墜夫民庶之家遷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廣有儲藏即儲藏亦不能久遠所賴石渠遂閣積聚之多收藏之富高鑰之固類聚者有掌故之官闕畧者有繕寫之吏損壞者有修補之工散佚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致廢壞闕失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近內閣書目不能什一數十年來在內未聞考核在外未聞購求及今失之恐遂放佚自古藏書不一所漢有東觀蘭臺鴻都唐有秘書監集賢院宋有崇文館秘書省國朝罷前代臺監館省之官并其任于翰林院設典籍二

明通鑑卷三十七

八

員掌文淵閣書籍南京國子監雖設典籍僅掌累朝頒降之書及舊鈔書板而已今請敕內閣所藏書籍令學士以下督典籍官彙若干冊冊若干卷檢其有副本者分貯一冊于南京國子監若內閣所無或不備者乞敕禮部行天下提學官榜示購訪俾所在有司校錄呈送其藏書之所二在京師曰內閣曰國子監一在南京曰國子監使一書而存數本一本而藏三所每歲三伏時令翰林院僚屬同赴閣監曝書畢事局鑄廷臣有因事欲稽攷者奏請詣閣以為常規則于文治有裨焉疏入上嘉納之故有是命

三編實按宋書王儉傳稱明帝置東觀祭酒晉志稱魏爾臺選二

御史居殿中唐志稱龍朔二年改秘書省曰蘭臺則宋亦有東觀魏唐亦有蘭臺不獨漢也通典稱漢延熹二年置秘書監唐志稱東宮官崇文館學士二人唐六典注稱魏有崇文館則秘書監非始于唐崇文館亦非始于宋也宋志稱秘書省即集賢院圖籍則宋亦有集賢院不獨唐也唐宋皆設秘書省其官皆稱曰監亦非唐謂之監而宋謂之省也 加兵部尚書馬文升太子

明通鑑卷三十七

九

少保文升請崇正學抑邪說節財用省工作所論奏甚眾至是以民困賦役極陳其害謂今民田十稅四五其輸邊塞者糧一石費銀一兩以上豐年用糧八九石方易一兩若絲綿布帛之輸京師者交納之費過於所輸南方轉漕通州至有三四石致一石者中州歲役五六萬人治河山東河南修塞決口夫不下三十萬蘇松治水亦如之湖廣建吉興岐雍四王府江西益壽二府山東衡府通計役夫不下百萬諸王之國役夫供應亦四十萬加以湖廣征蠻山陝防邊餽餉給軍旅者又不凡幾賦重役繁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宜嚴敕內外諸司省煩費寬力役毋擅有科率王府之工宜速竣庶令困敝少蘇上皆嘉納之

及異事見明史文升本傳證之是年河決江浙水災及征蠻防邊皆用工役之時今統系 六月丁未免南畿去年被災稅糧

是月下御史彭程于獄程巡視光祿寺見造皇壇祭器皇壇者憲宗齋醮之所也程上疏言光祿金錢皆民膏血用之得當猶恐病民況投之無益之地先

帝篤信李孜省繼曉輩意在求福今二人已伏辜尙不能自免禍焉能福人陛下卽位若輩廢斥殆盡何復有皇壇煩置器果復有此則宜遏之將萌如無之請治所司逢迎罪時上初無造皇器之命特光祿仍故事未革置以備也及得疏以程暴揚先帝過下錦衣獄給事中叢蘭亦巡視光祿繼上疏論之上有蘭奪光祿寺卿胡恭等俸付程法司論罪刑部尙書彭韶擬程贖杖還職不許韶復抗章申救且言光祿寺糜用無籍經費不支牲物槩賒之市肆大爲賈人累及今不節恐無以善後程欲爲國家惜經費心本無他但不應引李孜省事疏

明通鑑卷三十七

十一

入上令光祿寺籍歲出之數以聞而戍程及家屬于邊程母李氏年老無他子叩闕乞留侍養南京給事中毛珵等亦奏曰昔劉禹錫附王叔文當竄遠方裴度以其母老爲請得改連州陛下聖德非唐中主可比而程罪亦異禹錫所少矜憐全其母子不許子尙隨父戍所遂舉廣西鄉試明年上念程母老放還 秋七月甲午振南畿浙江山東饑時山東人旱南畿浙江水災兵部尙書馬文升疏請振卹從之先是浙饑餘杭致仕尙書鄒幹疏言浙江水旱相仍民窮且盜乞亟行振卹上以幹家居憂國賜羊酒文綺勞之乃特遣侍郎吳厚巡視浙

江督有司振濟給事中吳世忠復上疏言近者各行省以灾告而浙江爲甚致廛宸衷屢飭百司經畫乃振恤之典有加而惠澤之實未究良由府縣官吏發粟不時文書勘報動淹旬月俟既得食而饑者已死流者已遠又况書吏胥役因緣爲奸更有不可勝言者今欲約之以法莫若稽諸冊籍以產之多寡驗民之窮富凡遇給振視此爲則富者不得濫支貧者獲沾實德庶弊革而惠行因條上興水利復常平倉二事詔舉行之致異明史稿書振南畿山東于是月而振浙江更系之八月乙卯明史統書之是月三編糾日亦書于七月下今從之是月河復決數道入運河壞張秋東堤奪汶水入海漕

明通鑑卷三十七

十一

流絕命工部侍郎陳政總理河道集夫十五萬治未效而政尋卒致異諸書皆系之是年之七月惟明史運河卒當在是年八月癸卯劉吉罷吉居內閣十八年柄政久權勢烜赫上初加委任後眷亦漸衰而吉無去志及是上欲封后弟張延齡伯爵命吉撰詰券吉言盡封二太后家子弟乃可上不悅遣中官至其家諷令致仕給驛歸吉性機詐善傳會銳于營私屢爲言路所攻晉官不已人目之爲劉棉花以其耐彈也吉疑其言出下第舉子因請舉人三試不第者不得復會試時適當會試期舉子已羣集都下禮部爲請詔姑許入試後如令

已而吉罷令亦不行歸踰年卒致異據明史吉傳言帝欲封后弟伯爵是年十一月襲侯爵則此所指蓋延齡也證之思澤表延齡封伯在八年十一月蓋帝欲以是年封因吉言中止耳今據表傳參書之乙丑停南京蘇州浙江

額外織造召督造官還灾故也 是月壽甯侯張繼卒追贈昌國公命其子鶴齡襲為侯繼以后父故特賜祭葬欽天監革職監正李華擇葬地中旨復官大學士徐溥等言即位以來未嘗有內降倖門一開末流安庶臣等不敢奉詔乃止 冬十月丙辰錄囚 壬戌貴州都勻苗叛初有苗賊七千人攻圍楊安堡都指揮劉英統兵覘之為所困詔填巡官往援乃得出至是復有苗黨

明通鑑卷三十七

三

也富架長脚等煽聚為亂會巡撫鄧廷瓚蒞任乃詔鎮遠侯顧溥率官兵八萬人以廷瓚提督軍務太監江德監軍往討之溥與祖之孫也致異明史本紀書貴州黑苗叛證之士司及廷瓚傳即都勻苗也今參二傳書之是月更中鹽法初洪武時各邊開中商人招民墾種築臺堡自相保聚邊方菽粟無甚貴之時成化間始有折納銀者然未嘗著為令也商人納米鈔給鹽恒苦守文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違涉之虞在通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乃奏請召商人納銀運司類解太倉分給諸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

國初中米直加倍而無守支之苦一時太倉銀累至百餘萬然赴邊開中之法廢商屯撤業菽粟翔踊于是邊儲因之日虛

三編發明曰葉淇召商納銀之議論者多咎其更開中法以致邊儲日匱而不知明代邊儲之匱自在屯政不修而不盡關於鹽法其鹽法之壞又在勢家乞中而不關淇之變法也蓋產鹽有盈有絀邊地不能懸知則但知召商開中而初不為支鹽計故守支之弊在永樂時已所不免逮憲宗之世勢家爭先奏乞所賜鹽引動以萬計且許其越場支鹽不限年次于

明通鑑卷三十七

三

是商人益困守支而鹽亦壅閉不行夫商人挽輸數千里外守支至數十年之久而不得鹽及既得鹽復為奏乞鹽所壅閉而不獲速售然則商人之病開中亦極矣雖日下令招之其誰應哉淇見報中之急乃為更制以利商商利則報中多報中多則國課裕是亦救弊之策也如云商屯撤業邊粟翔貴獨不思塞下之地商可屯軍不可屯乎明食貨志稱成化時屯田法廢成卒多役于私家子粒不歸于公廩論者不深咎此而徒責淇變法亦昧于輕重之計者矣 十一月丙申開浙江溫處銀坑 是月停納粟例初成

化末以陝西河南諸省饑始開事例凡納粟者許為監生吏典等項至是尚書王恕言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餉當時無納粟例糧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比年來一遇災傷輒行捐例以致正途壅滯出身候選多至十五六年以上纔得一官年已向暮誰肯盡心職業又況前項人員既以財進身豈能以廉律已欲它日不貪財害民何由可得上是其言立命已之 十二月丁巳荆王見瀟有罪見瀟者荆憲王之孫靖王子也靖王三子次見溥封都梁王與見瀟同母見瀟怨母之醜見溥也錮母奪其衣食竟死出柩于寶

明通鑑卷三十七

西

召見溥入後園捶殺之給其妃何氏入宮逼淫之從弟都昌王見潭妻茹氏美求通焉見潭母馬氏防之嚴見瀟髡馬鞭之囊土壓見潭死械繫茹妃入宮嘗集惡少年輕騎微服涉漢水掠人妻女弟樊山王見潒懼禍及已密以聞上召至京師御文華殿命廷臣會鞠見瀟引伏廢為庶人錮之西內 是歲吏部主事蔡清上疏畧曰今日急務在朝廷之紀綱而其次在邊境今士大夫皆謂罪可以計免功可以權得苟利其家朝廷之事不暇顧也民之貧者無立錐之地而宦官廝養富過王侯朝廷錙銖取於民以為士馬資者半入於庸將之家而

轉輸於權倖之門于是兵弱而不能衛民蓋士風弊則人才乏民力屈則兵力弱勢也夫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功必賞罪必罰此紀綱之大要也若其本則在人主之一心心正而後事可理理明而後心可正講學而後理可明真氏大學衍義一書不易之則也上嘉納之與諸書不載蔡清上書事此據明鑑補證之明史本傳言王恕時長吏部訪以時事請乃上二札一請振紀綱一請納其言復行上奏耳明鑑所載在是年十月今系之是年之末

六年春正月己卯大祀南郊 是月吏部考察大學士印濟言于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

明通鑑卷三十七

五

及一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祖宗舊制也上然之勅吏部凡歷官未及三載者俱令復任雖經三考非有貪暴實迹者亦勿黜時王恕主吏部爭之不得遂有隙 二月甲寅吏部訪得開國勲臣常遇春元孫復李文忠元孫瑄鄧愈五世孫炳湯和六世孫紹宗以聞詔襲指揮使奉先祀時有滁人郭琥自言滁陽王子老舍四世孫老舍當宣德間曾以滁陽王親來朝至是琥遂昌之命予冠帶奉祀已而為宥氏所許宥氏者故滁陽王鄰太祖復其家令世守王墓者也禮部審滁陽王碑文王實無後老舍非王子復



奪其冠帶 丁巳擢布政使劉大夏右副都御史治張秋河是時張秋屢決上深以為憂命廷臣薦才識堪任者時大夏方為浙江左布政使以王恕薦賜敕遣之據明史本紀三編在是年二月詔之河渠志黃河條下特書宏治六年二月與本紀合而運河條下以為七年之春蓋大夏以六年往七年議治河志中未分析且下文所載正直夏洪將至漕舟鱗集皆七年大夏經營之本末非二志自相矛盾也今分書之是月兵科給事中吳世忠上言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修練子甯鄒瑾魏公冕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伏節以死夫太宗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諸臣抗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大經也世之論者徒以諸臣之迹為疑此皆不知祖宗之心帝王之孝者太宗嘗謂羣臣曰若練子甯在朕固當用之仁宗即位之初即詔赦諸忠臣子孫此二聖之所已行者且仁宗既罪李時勉而日後又有忠文之謚英宗既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庶祀之舉祖宗雄畧率多類此陛下以祖宗之心為心褒贈諸臣九廟神靈豈特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竟格不行效異據憲錄明書皆係吳世忠請褒恤方孝孺等于是月三編不載今據增三月癸未賜毛澄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月甯夏地震連三年共二十震 夏四月己亥土爾番復據哈密善巴既立諸番索犒賞不得皆怨之尋阿穆呼朗又引別部默克塔

明通鑑卷三十七 六

克也人掠土爾番牛馬阿哈穆特怒潛兵夜襲哈密圍之三日諸番莫肯捍禦沁布忌其立亦不援默克塔衛喇特以兵來助俱敗去乃執善巴禽阿穆呼朗支解之伊蘭復據其城事聞印濬謂馬文升曰西陲事重煩公一行文升曰西域人嗜利自古未有能為中國患者徐當靖之濬復以為言文升請行廷臣僉言北寇方張本兵未可遽出請改命大臣已酉遣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同知緱謙經畧哈密 庚申錄囚竝命南京法司暑月錄囚如京師 辛酉久旱敕修省求直言庶子李東陽條摘孟子七篇大義附以時政得失累數千言上之吏部侍郎張悅陳遵舊章卹小民崇儉素裁冗食禁濫罰數事又上修德圖治二疏上皆嘉納及異久早求言揭而東陽本傳列之五年其實五年是月太醫院院判劉文泰劾吏部尚書王恕大學士印濬使之也濬與恕素不相能是年考察恕奏罷二千入濬調旨留之者九十餘人恕遂求去文泰者故往來濬家以求遷官為恕所沮銜之恕里居日嘗屬人作傳鏤板以行濬謂其沽直誘君文泰心動乃自為奏草示除名都御史吳禎潤色之許恕變亂選法且傳中自比伊周于奏疏留中者槩云不報以彰先帝拒諫無人臣禮欲中以奇禍恕奏辨

明通鑑卷三十七 七

且言文泰無賴小人此必有老于文學多陰謀者主之請賜廷鞠蓋指濬也詔下文泰錦衣獄詞連濬諸言官亦交詆濬請竝逮頑對溥上不悅降文泰御醫明史七卿表王恕致仕在閏五月蓋文泰之劾在是月故明史稿書之四月癸丑今系之是月下而分書恕致仕于閏月未免南畿被災秋糧凡一百八十萬石有奇應天巡撫伯鍾復以饑告請截留蘇松常湖四府漕糧三十萬石分振被災郡縣從之 是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致仕文泰之貶也上責恕沽名令焚所餼板而置濬不問恕再疏辨不省乃力求去聽馳驛歸不賜敕廷論以

明通鑑卷三十七

太

是不直濬

王世貞曰按縉紳之論皆以文泰此舉出自印公然三原止合畧辨其事力求歸休不當疏請廷鞠又以老學陰謀肆加詆斥大臣恬靜之體與事君恭順之道惜乎無為三原謀者蓋公北人仇直少文之故而憲章錄為賢者諱亦似未攷其事之顛末也

六月庚午京畿大旱飛蝗過京師自東南而西北日為之掩者三日戶部請遣順天府丞畢亨行縣督捕其直隸府衛及各布政司竝令正佐官行視從之 壬申總督湖廣右都御史閔珪擊古田叛獍破之上年馬俊等

之敗沒也詔切責珪等珪乃與總兵官毛銳復進兵連破七寨餘皆就撫遂連定百餘寨獍患漸戢于時南京戶部員外周琦上討獍三策謂桂林之古田柳州之馬平山勢綿亘徑復岡連大軍北進則賊南走西進則賊東走師甫退則賊盤據如故以是屢發兵討迄不能創賊所當厚集兵力環四面銳攻過其奔竄之路以覆其巢撫定殘獍召還連民編戶給田薄租賜復或析村附鄰縣或因俗置土官三年安堵然後班師此為計長久之策如不能然仍止調附近官軍與土兵進剿則師期不可不早往者討獍之師大抵秋徵冬集春初入山雨

明通鑑卷三十七

九

水既多瘴癘將發勢不能久駐若于六月調發霜降進攻不致迫于撤兵則深阻可窮而功乃克集且獍賊之叛雖常數十洞峭起而倡亂特一二凶渠郡縣既聞竊發四五百里稟命制府議撫議勦輒淹旬時賊得以其間連結諸獍勢乃益熾若責成分鎮軍官乘其蠢動卽率所部偕郡縣吏以時撲滅則可不徵師不糜餉而事濟此二者亦剗賊之策也琦馬平人生長諸獍出沒之地知其情勢故所陳策頗得賊要領廷議皆是之下兩廣守臣議行而古田尋告捷守臣幸紆患目前遂置琦策不用明史周琦上討獍三策諸書不載三編書之是年目中據云琦策方議行而古田尋告捷是二

事同在一 是月改耿裕為吏部尚書以禮部侍郎倪岳為本部尚書岳任事未久會詔取國師領占竹于四川岳力諫不省給事中夏昂御史張禎等相繼爭之事竟寢時營造諸王府規制宏麗踰永宣之舊岳請頒成式從之致異諫取四川國師事法傳錄系之九月詔之明史岳傳即擢尚書後事今牽連並系之是月秋七月刑部尚書彭韶致仕詔蒞任三年昌言正色與王恕何喬新稱三大老時內官王明苗通高永殺人遣戍昌國公張巒建墳踰制役軍至數萬畿內民冒充陵廬戶及勇士旗校輒免徭役致見戶不支流亾日衆韶抗章極論皆格不行貴戚近習深疾之韶因連疏乞休竟得請去 八月辛未雨雹大如彈丸平地壅積禮部尚書倪岳疏弭災急務勸上勤聖學開言路止無功之費停不急之役黜奸貪進忠直多見采納先是四方所報災異禮部歲終彙奏視為具文岳在部乃以日月先後彙分條析復援證經史為上懇切言之 甲戌免順天之河間保定等府被災夏稅是年以災蠲者兩京外蠲山西太原諸府平陽諸縣夏稅河南開封諸府夏稅之半祥符諸縣秋糧又免濟陽衛屯糧六萬四千餘石振則自蘇松外山東饑甚巡撫王霽先後請發帑金五十餘萬米二百餘萬石選廉能吏驗口給之凡活

明通鑑卷三十七 辛

饑民二百六十餘萬致異以上各省蠲賑三編統系之明史本紀于南畿山東之振皆遺之今據三編彙記于是年八月下是月以都御史白昂為刑部尚書代彭韶也復召屠瀟為左都御史以代昂 九月丁酉免陝西被災夏稅致異是年蠲賑悉中惟瀟却陝西今是月賜荆王見瀟死見瀟既繫西內復自繫中摠奏見瀟罪誣其與楚府永安王謀不軌詔遣使往按問不實見瀟更奏見瀟嘗私造弓弩與子祐柄有異謀險之得實乃賜見瀟令自盡廢祐柄而以見溥子祐桐嗣為荆王 冬十月丙寅以災傷罷明年上元燈火庚辰停甘肅織造絨氈 十一月庚申振京師流民 是月詔舉天下材德之士隱于山林者順天府尹唐恂舉布衣潘辰辰景甯人少孤隨從父家京師以文學名吏部以其生長京師不錄至是恂復奏而給事中王綸夏昂亦交章薦乃授翰林待詔掌典籍會典成進五經博士累官至太常卿一時士大夫重其學行稱為南屏先生致異潘辰事見明史陳濟傳傳言詔舉十一月十二月乙丑太白晝見 辛未以災傷復開銀米事例備振濟之用 己卯敕天下填巡官修省是月南京大雷雨拔孝陵樹 巡按河南御史涂昇疏論治河其畧曰黃河之為患南決病河南北決病山東

明通鑑卷三十七 辛

昔漢決酸棗復決瓠子宋決館陶復決澶州元決汴梁復決蒲口然漢都關中宋都大梁河決為患不過瀕河數郡而已今京師專藉會通河歲漕粟數百萬石河決而北則大為漕憂臣博采輿論治河之策有四一曰疏濬榮鄭之東五河之西飲馬白露等河皆黃河由渦入淮之故道其後南流日久或河口以淤高不洩或河身狹隘難容水勢無所分殺遂泛濫北決今惟曬上流東南之故道相度疏濬則正流歸道餘波就壑下流無奔潰之患北岸自無衝決之虞矣二曰扼塞既殺水勢于東南必須築堤于西北黃陵岡上下舊堤缺壞當度下

明通鑑卷三十七

三

流東北形勢去水遠近補築無遺排障百川悉歸東南由淮入海則張秋無患而漕河可保矣三曰用人薦河南僉事張勳四曰久任則請專任大夏且於歸德或東昌建公解令居中裁決也上是其言詔大夏議行之效涂昇論治河諸書不載其見明史河渠志書于六年十二月今據增是歲擢布政使何鑑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兼理杭嘉湖三府稅糧

七年春正月丁酉大祀南郊 是月與王之國安陸舟次龍江有慈烏數萬繞舟至黃州亦然時以為瑞謝疏陳五事上嘉之效異事見明史本傳明人諸書皆系之是年正月以世宗故記之特詳今據之二月甲子以去冬孝陵風雷之變遣使祭告救兩京

羣臣修省求直言竝命內外慎刑獄決輕繫從給事中馬子聰御史劉琬之請也 是月工部尚書賈俊罷以侍郎劉璋陞任代之 河復決張秋時劉大夏以夏汛將至漕舟鱗集乃先自決口西岸鑿月河以通漕 三月癸巳貴州苗平先是巡撫邵廷瓚奉提督軍務之命以副使吳倬善計豎引贊軍事倬遣熟苗詐降富架誘之入寇伏兵禽之乘勢深入連破百餘寨生禽長脚以歸羣苗震懼廷瓚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九長官司以土人世官自用其法恣虐激變苗民亂四十餘年今元凶就除非大更張不可請改為府縣設流官與土官兼

明通鑑卷三十七

三

治庶可久安于是設府一曰都勻州二曰獨山麻哈縣一曰清平苗患自此漸息效異并都勻為府屬二州一苗蓋平苗奏報在先處縣據地理志在宏治七年五置在後也今並記之 戊申勅兩畿捕蝗民捕蝗一斗者給米倍之 夏四月丁亥錄囚 是月張海等自土爾番還海與綏謙皆庸才行至甘州遣土爾番人歸論其主令還侵地身駐甘州待之至是阿哈穆特遣使求貢詭言願還善巴及哈密廷議以番人譎詐謀奔善巴閉嘉峪關絕番貢海等聞之大喜遂逐番使封關而還言官劾其罪下獄尋貶秩效異據明史土爾番傳海六年四月月中亦云明年證之明 五月甲辰遣大監

李興平江伯陳銳往會劉大夏治張秋決河疏異劉章  
河成于是月蓋因命李興等奉運並記也明史紀遺治在五月河成在十二月今據分書之是月

宣府山西河南有星晝隕 六月築高郵湖隄成賜名

康濟河初白昂治開封決河訖工遂自山東循運河而

南抵揚州議治之時御史孫珩郎中吳瑞方董南河事

皆謂高郵州運河九十里自州西北三里入新開湖道

湖凡五十里湖東直南北為堤洪武中障以土正統中

固以石屢決而復修其西北則與武安張良七里珍珠

幾社諸湖相灌注縈迴數百里每風濤作挾舟觸隄石

輒壞多覆溺者當于湖東開複河以避其險昂遂上其

明通鑑卷三十七

五

議召工開鑿起杭家嘴歷清水潭抵丁志港長竟四十

里兩岸壅土為堤堤首尾置扉與湖通隄之東又置扉

四捨洞一至是成會大夏治張秋河奏上之致異白昂

河在前築高郵堤在後諸書並系之二年之冬奉運

並記耳三編據其成之日列其事于日中今從之

秋七月乙巳京師地震三編目云月之十九日乙巳也

丙午命工部侍郎徐貫往蘇湖會巡撫副都御史何

鑑經理南畿水利時三吳水道湮塞給事中葉紳巡按

御史劉廷瓚乞遣官濬治乃命貫往貫上言自永樂初

命夏原吉濬治時以吳淞江灤沙浮蕩未克施工逮今

九十餘年港浦復塞臣相度地勢疏吳江長橋導太湖

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又開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

湖水由吳淞江入海開白魚洪鮎魚口等處洩昆承湖

水由白茆港入江開斜堰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

由七了港入海下流既通于是開湖州之濠涇洩天目

安吉諸山水自西南入太湖又開諸斗門以洩運河之

水由江陰入大江上流亦通東南水患少息並奏以主

事祝萃自隨從之 南京六七兩月復大風雷壞孝陵

樹 八月以李東陽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

典誥敕時閣臣徐溥等以詔敕繁請如先朝王直故事

設官專領乃推東陽入閣典之 晉徐溥少傅吏部尚

明通鑑卷三十七

五

書謹身殿大學士印濟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劉健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九月丁

亥以水災停蘇松諸府所辦物料留關鈔戶鹽備振

是月南京地震時御史宗彝等請召致仕尚書何喬新

彭韶不報致異明史五行志于是年書云是歲兩京凡

云九月戊寅南京地震十一月壬子京師地震比可

為八月二十二日蓋八月丁巳朔也三編戊寅二字疑

誤否則九月二字當為八月之誤今但書是月不書戊

寅 加吏部尚書耿裕兵部尚書馬文升俱太子太保

戶部尚書葉淇刑部尚書白昂都御史屠滂俱太子少

保 冬十月己未錄囚 是月立僉民壯法初正統景

秦間嘗募民壯願自効者然未定僉法至是以給事中孫鼎言令州縣七八百里以上里僉二人五百里三人三百里四人百里以下五人俱于丁衆糧多之家選年力強者充之有司以時訓練遇有調發給糧以行而禁占役賄縱之弊富民不願者則上直于官官自募之疏諸書皆系僉民壯于二年今據三編本實錄也 廣洋衛指揮石文通奏太監蔣琮僭倖殺人掘聚寶山傷皇陵厥及毆殺商人諸罪琮竟滅死謫充孝陵淨軍 十一月壬子京師地震十二月甲戌張秋河工成初劉大夏奉救治河時河流湍悍決口濶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

明通鑑卷三十七 美

治當治上流于是即決口西南開月河三里屬之舊河使通漕運乃濬黃陵岡南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以殺水勢又濬孫家渡口別鑿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潁上東入淮又濬祥符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爲二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俱會于淮然後沿張秋兩岸築臺立表貫索連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至決口去窒沈艦壓以大埽且合且決隨決隨塞連晝夜不息功乃成上遣行人往勞改張秋名曰安平鎮攷黑明人諸書皆系張秋河成于四月今月日悉據明史紀志 己卯小王子數犯甘涼永昌莊浪諸被掠者救填巡官恤其家給

以牛種 是歲免北京河南湖廣陝西山西被災夏稅攷異是年免各省稅糧明史本紀不書月日統系于是年之末三編同今據之 前翰林院檢討莊景以成化初與章懋黃仲昭等諫內廷張燈廷杖被謫尋投南京行人司副居三年母憂去旋丁父憂服除不復出居定山二十餘年學者稱定山先生巡撫王恕嘗欲葺其廬辭之薦章十餘上部檄屢趣不赴大學士印濬惡景語人曰率天下士背朝廷者景也是年有薦景者應詔起用景念濬當國不出且得罪強起入都閣臣徐溥欲復起爲翰林濬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乃復以爲行人司副俄遷南京吏部郎中得風疾明年乞

明通鑑卷三十七 毛

休部臣不爲奏又明年京察尚書倪岳以老疾罷之居二年卒天啟初追謚文節 前威甯伯王越以汪直黨被謫時議頗以越功大罪輕然竟無白之者上嗣位赦還是年越屢疏訟冤詔復左都御史致仕越時年七十耄矣復結中官李廣以中旨召掌院事給事中季源御史王一言等交章論乃寢攷異以上二事據明史本傳皆特書于是年諸書不載今

明通鑑卷三十八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三十八

起旃蒙單閼蓋著  
雍敦牂凡四年

孝宗敬皇帝

宏治八年春正月乙未大祀南郊以太皇太后不豫免

慶成宴 王子韃靼寇涼州時韃靼北部伊畢喇伊木

王等舊作亦入套駐牧小王子及陀羅海之子舊作脫

和碩舊作居賀蘭山後與之相倚勢日強至是入寇甘

肅總兵官劉甯與戰禽斬五十餘人相持至暮收輜重

南行寇復來襲禽其長一人明日參將顏玉來援副將

明通鑑卷三十八

陶頑兵亦至寇乃遁俘其穉弱獲馬駝牛羊二千論功

進甯右都督未幾寇犯宣府是年三入遼東卒為東西

諸邊患 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效異諸書皆作三月  
乙酉朔日食明史推

麻改正 戊午印濬卒濬在內閣五年嘗以寬大啟上

心忠厚變士習廉介嗜學所居邸第極湫隘四十年不

易既老有目失明猶披覽不輟然議論好矯激譏范仲

淹多事謂岳飛未必能恢復秦檜有再造功聞者頗駭

其言性褊隘與劉健議事不合至投冠于地言官建白

不當意輒面折之與王恕不相得至不交一言卒嗾所

私劉文泰訐之去及是卒文泰往弔濬妻叱之出曰以

若故使相公齟王公負不義名何弔焉贈太傅謚文莊

論曰黃南雷明儒學案謂印文莊喜進惡退一見之

于定山再見之于白沙與尹直相去不遠今按尹直

瑣綴錄言印濬修憲宗實錄謂陳獻章作十絕句媚

梁芳自是為世所鄙予謂此即尹直平日以此誣白

沙者濬遂据而筆之實錄中又据王弇州引憲宗實

錄謂獻章貌謹厚詩文亦有可取者然于理學未究

也一時好事者妄加推尊形諸薦奏雖其鄉里前輩

以德行文章自負者亦疑之及授官歸沿途擁騶從

列仗槩揚揚得志而去云云薛氏憲章錄謂此語出

明通鑑卷三十八

自張元禎之筆不過因鄉里前輩之語非出于濬之

所自道然又安知非出于濬之所指授遂筆之實錄

中南雷見元禎極稱獻章遂以為尹直等之所為然

元禎固力詆康齋者而白沙則康齋弟子也憲宗實

錄主自印濬而張尹二人實秉筆焉乃至藉代言之

體以逞其撼樹之誣豈非昔人之所云穢史哉

乙丑以禮部侍郎李東陽少詹事謝遷入內閣預機務

時遷方居憂力辭許俟服除拜命 己卯黃陵岡河工

成先是劉大夏治張秋決口成復上言安平既塞下流

已治惟黃陵岡居安平鎮之上流河口廣九十餘丈荆

隆等口又居黃陵岡之上流廣四百三十餘丈黃河至此寬漫奔放必築塞諸口導河上流使南下徐淮庶可為運道久安之計廷議從之是年正月大夏乃興工築塞黃陵岡及荆隆等口凡七處五旬而畢于是上流河勢復歸蘭陽考城徑歸德徐州入運河會淮水東注于海南流故道以復又築大名府之長隄亘三百六十里起胙城抵徐州復築荆隆口等隄凡一百六十里起于家店歷銅瓦廂抵小宋集大小二隄相翼培以石壩潰決之患始息勅建黃河神祠以填之賜額曰昭應初黃河自金明昌中南北分流其後南流盛而北流漸微國

明通鑑卷三十八

朝正統景泰間嘗東決大清河入海雖即修治而支渠猶有存者至是黃陵岡塞黃河始全入于海而北流遂絕攷異據明史河渠志議築黃陵岡在去年張秋河成後興工在本年正月成于二月已卯則三編所云五旬者確合志以為旬有五日未如何據今從三編  
國朝孫嘉淦論治河曰北之大清河為濟水南之大清河為淮水皆能滌河之淤宋熙寧二年河決澶州分而為二一由南清河入海一由北清河入海南北分流歷久無患南渡以後河遂南徙論者謂地勢南高北下宜順水之性導之北行不可引之南下至正初決金隄等處命賈魯治之大開黃河故道水遂安流

賈魯稱善治河乃道之北行未嘗令南徙也明洪武初河決陽武東過開封南入於淮而河之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河決張秋沙灣東流入於海景泰時又決張秋宏治時又決金龍口趙張秋衝會通河以入海張秋之東不及百里即東阿之山山下即大清河黃河決水不能踰山東走必自順河北行故凡言決張秋者皆由大清河以入海也自劉大夏築大行堤二百餘里逼河南行河遂全入於淮逆水性而禍民生亦可謂拙於謀矣我朝運道河流皆沿舊制順治康熙年間決北岸者十之九決南岸者十之一北

明通鑑卷三十八

岸決後潰運道者半不潰運道者亦半凡其潰運道者皆由大清河以入海者也蓋以大清河之東南皆泰山之支腳故其道亘古不壞亦不遷移從前南北分流之時已受黃河之半嗣後張秋潰決之日又受黃河之全然史但言由此入海而已並未聞有衝城郭淹人民之事則此河之有利而無害亦百試而足徵矣至於運道尤易為力即從張秋入海順河北行五六日可至利津距天津海道不過五六百里計大清河所經之處不過東阿濟陽濱州利津等四五州縣即有漫溢不過偏災忍四五州縣之偏災即可減



兩江二三十州縣之積水并解淮揚兩府之急難此其利害之輕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三月壬辰免湖廣被災稅糧 已亥陝西甯夏地震十

二次聲如雷 夏四月甲寅蘇松各府治水工成凡修

濬河涇港瀆湖塘斗門堤岸百三十有五所役夫二十

餘萬徐貫悉以任之祝萃功為多然是時迫于成功疏

白茆未深廣十數年後仍復壅塞 壬戌諭吏部都察

院考察進退人才務得實跡以聞 乙丑封后弟張延

齡為建昌伯 壬午錄囚 是月下山東副使楊茂元

于獄茂元吏部侍郎守陳子也初上遣中官李興等偕

明通鑑卷三十八

五

劉大夏治河與成虐繫辱按察使且多索供億茂元代

攝司事上言治河之役官多而責不專有司供億日糜

百金諸臣初祭河天色陰晦帛不能燃所焚之餘宛然

人面具耳目口鼻觀者駭異鬼神示怪夫豈偶然乞召

選興及陳銳二人專委大夏功必可成且言后戚家戚

權太盛請加禁防畫工藝士宜悉放遣山東既有內臣

填守復命李全填臨清徒滋民擾亦宜撤還疏入下山

東撫按官勘奏言焚帛之異誠有之所奏供億多過其

實而興銳連章劾茂元妖言詔遣錦衣百戶胡節逮之

茂元蒞官有惠政父老遮道愬節乞還楊副使比入見

茂元長跪不伏上怒下錦衣獄節徧叩中官備述父老

懇冤狀中官多感動會言官交論救部議贖杖還職特

謫長沙同知尋謝病歸茂元事于去年

本傳茂元上書在李興等既至之後下獄當在

八年三編揭實錄系之是年之四月今從之五月

已丑免南畿被災秋糧時應天之蘇松等府浙江之嘉

湖等府並以天告因命工部侍郎徐貫協同巡撫何鑑

振之凡給穀米五十六萬三千餘石帑金三千九百五

十餘兩所活饑民百二十萬有奇故選明史本紀是月

明通鑑卷三十八

六

及者仍坐堂肄業又令諸生分習吏事謂之歷事又謂

之撥歷其期以入監之年月為先後送吏部選用其超

異者奏請上裁多擢顯官其常調者為府州縣六品以

下官已而進士日重監生日輕雖積分歷事不改初法

而監生漸多淹滯撥歷或至十餘年之久景泰以後乃

頻減撥歷歲月以疏通之每歲揀選優者輒與撥歷遂

有坐監未及一年者及是監生在監者少而吏部聽選

至萬餘人又不得官禮部尚書倪岳乃定議監生諸司

歷事一依舊例必日月滿後方許分撥由是諸生在監

稍久而選人亦不至壅滯矣時林瀚為祭酒以監生不

敷撥歷請增貢額岳亦議行之瀚典國學垂十年饑銀歲以百計悉貶之官以次營立署舍師儒免僦居自瀚始 秋七月丁亥封宋儒楊時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廷初正德中訓導王昌請以時入祀孔廟下禮部議未及行其後祭酒謝鐸亦以為言至是特命從祀位司馬光之次三編質實孝宗實錄言時位在司馬光之次而明時蓋分列兩廡則時位次光而統之次為程頤頤之次為左右廡序之則時又居頤之次也 戊子廣西府江平樂獠叛府江者灘江之水自興安流入桂林府東北復繞而南行入平樂府境夾江兩岸皆高山紆迴六七百里獠獠之所聚也由府江而西南百六十里曰永安州

明通鑑卷三十八

七

州之西有茶山力山諸獠憑險阻與府江賊相聲援遂並起為亂總督閔珪調兵六萬分四哨討之參將歐磐自象州修仁直擣六峒所向摧破偕諸軍連破山峒百八十六斬首六千有奇磐以功進都指揮遷廣西副總兵 是月召崇王見澤不果見澤以成化十年就藩至是太后以春秋高思一見之因敕召工部尚書倪岳言數年來諸王之國道路供億民力殫竭今召王復來往遠勞費兼水旱洊臻舟車所經恐有它虞親王入朝雖有故事然英宗復辟襄王奉詔來朝實以塞疑謗之際非故事也大學士徐溥亦以為言上重違太后意不允

既而言官交章論之乃已致異事見諸王及徐溥倪岳傳而崇王傳中特書于是年 今摺之 八月癸亥以四方災異數見敕羣臣修省時耿裕主吏部大臣應詔陳時政者禮部侍郎周經為具奏草而斥戲樂一事語尤切直上遣中官廉草奏者裕曰疏首吏部裕實具草經曰疏草實出經手即有罪罪經時兩賢之 是月命右副都御史金澤總制江西湖廣福建軍務勦撫羣盜是時上杭盜復起故有是命明書憲章錄與彙諸書皆系上杭盜起于六月命金澤總制三省在八月本紀不載今摺增 改馬湖土知府為流官知府馬湖為安氏世襲知府傳至鰲者殘虐其民歲計口斂財以萬計縱淫所部土婦用妖

明通鑑卷三十八

八

僧百足魘魅殺人怒其屬長官王大慶不阿已遣人殺之大慶聞而逃乃殺其弟橫恣且二十年有司利鰲賄不問及是僉事曲銳請遣巡按御史張鸞按治按察使洪鍾贊決之捕鰲送京師真極刑馬湖自漢為牂柯郡地勢沒于蠻唐設羈縻州四統名馬湖郡安氏租稅其地為所據者蓋數百年至是始設流官云 九月南京地震 是秋召劉大夏還授左副都御史尋遷戶部侍郎 冬十月陝西妖僧據終南山為逆巡撫張敷華禽之送京師伏誅先是朝廷議用兵會敷華自山西移撫入陝兵部尚書馬文升曰張都御史能辦此敷華果以

計縛僧平之後異敷華後撫陝西諸書皆系之是年之四月明書系誅妖僧于十月正敷華蒞任

儀觀俊偉秉節直亮與劉健李東陽同輔政而遷見事

明敏善持論時人爲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

侃天下稱賢相焉 十一月已酉免直隸被災稅糧

是月僉都御史許進進兵討土爾番初土爾番既執善

巴令牙蘭據守哈密借稱可汗侵沙州迫罕東諸部附

已兵尙馬文升謂此寇桀驁不大創終不知畏宜用漢

陳湯故事襲斬之乃薦進巡撫甘肅又以指揮楊翥熟

悉番情召詢方畧翥備陳罕東至哈密道路請調罕東

兵三千爲前鋒漢兵三千繼之持數日糧間道兼程進

可得志文升喜請救發罕東赤斤及哈密兵令副總兵

彭清將之令受進節制進蒞鎮與總兵官劉甯厚結土

爾番世讐什埒圖舊作小使以四千騎先往殺數百人

什埒圖中流矢卒其子布拉噶岱舊作卜憤欲報父仇

進復厚結之使斷賊道無令東援伊蘭而重犒赤斤罕

東及哈密遺種之居苦峪者令出兵助討至是清以精

騎五百出嘉峪關前行甯與中官陸闔統二千五百騎

繼之越入日至伊濟穆爾川舊作羽諸軍俱會薄暮大

風揚沙軍士寒栗僵卧進出帳外勞軍有異鳥悲鳴將

士多雨泣進慷慨曰男兒報國死沙場幸耳何泣爲將

士皆感奮夜半風止大雨雪時番兵俱集惟罕東兵未

至眾欲待之進曰潛師遠襲利在捷速兵已足用不須

待也及明昌雪倍道進又六日奄至哈密城下伊蘭已

先遁去餘賊拒守官軍四面竝進十二月辛酉拔其城

復善巴妻女俘其守者八百人則皆哈密人爲伊蘭所

劫者或欲盡殲之進不可遣使撫諭悉降遣分守要害

而疏請懷輯罕東諸衛爲援散土爾番黨與以孤其勢

遂班師後異明史本紀系克土爾番之衆在十二月辛酉此據其拔城之月日也證之進傳彭清進兵

在十一月下云越入日至羽集也川又六日抵哈密城

下計辛酉在十二月之上旬是十一月進兵十二月克

也今分 丙子湖廣長沙大雷電丁丑江西南昌彭湖

俱大雷電雨雪雹大木折 是月詔撰三清樂章時上

崇信齋醮命內閣爲之閣臣徐溥等言天至尊無對漢

祀五帝儒者猶非之況三清乃道家妄說耳一天之上

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人鬼于

天神矯誣實甚郊祀樂章皆太祖親製今使製爲時俗

詞曲以享神明藝瀆尤甚臣等誦讀儒書不敢以非道

事陛下上嘉納之遂寢前命後異事見明史徐溥傳傳

據之明鑑系之八月下蓋彙書于 是歲占城復奏安

明通鑑卷三十八 九

南侵擾上欲遣大臣往大學士徐溥等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今遣使至其國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與師貽患尤大上命已之 西北別部默克埒其長曰亦刺思王曰滿哥王曰亦刺因王各遣使款肅州塞求貢且互市巡撫許進總兵官劉甯為之請尚書馬文升言互市可許入貢不可許乃却之 召巡撫貴州右都御史鄧廷瓚掌南京都察院事甫數月命提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九年春正月壬辰大祀南郊 是月吏部尚書耿裕卒

明通鑑卷三十八

十一

裕在吏部秉銓數年無愛憎亦不徇毀譽銓政稱平自奉澹泊兩世貴盛家業蕭然父子竝以名德稱贈太保謚文恪及異諸書皆系裕卒于八年之二月證之明史本傳特書九年正月卒七卿表同今據之月以都御史屠滹為吏部尚書 土爾番之敗也阿哈穆特始知畏懼欲還善巴而哈密屢破遺民入居者旦暮虞寇至是阿哈穆特復來攻固守不下訖散去諸人自以窮窘難守盡焚室廬走肅州求濟邊臣以聞詔賜牛具穀種并發流寓之回回等三部番人及哈密之寄居赤斤者盡赴苦峪及瓜沙州俾自耕牧以圖興復及事見明史哈密傳明書系二月己酉朔太白晝見辛

亥歲星晝見四日 庚午免河南被災稅糧 辛未詔右通政張瑛大理少卿馬中錫閱邊尋擢中錫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 是月增文廟僧舞七十二人如天子之制及異諸書明史禮志增文廟僧舞在九年明書系之是年之二月今從之三月丙申賜朱希周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閏月上御文華殿少詹事王華進講時上方信任中官李廣華進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指陳甚切上命中官賜食勞焉及異諸書明史王守仁傳明書及紀事本末皆系之閏三月今從之夏四月戊子下武岡知州劉遜及給事中龐泮御史劉紳等六十二人于獄遜以偕南京御史姜紹等劾中官蔣

明通鑑卷三十八

十二

琮得罪謫澧州判官尋遷武岡知州岷王膺鈺以支歲祿不時給許遜于朝詔錦衣官校逮遜按治于是泮紳等偕同官上言錦衣天子親軍非重事不宜輕遣遜坐給祿愆期事微而王奏牽左證百人勢難盡逮請救撫按官勘報上以親王劾一州官輒交章奏沮乃下泮等同官四十二人紳等同官二十人于錦衣衛獄六科署空吏部尚書屠滹請命尚寶司及中書代收部院封事侍讀學士楊守陟貽書極詆滹失尋滹與府部諸臣申救泮等尋釋遜貶四川行都司斷事而守陟書頗傳于世滹甚憾之守陟侍郎守陳弟也 丙午錄囚 是月

戶部尚書葉淇致仕以禮部侍郎周經代之時上寬仁而戶部尤奸蠹所萃挾勢行私者不可勝紀少不如意謗毀隨之經悉按祖宗成法無所顧寬逋緩征裁節冗濫四方告災必覆奏蠲除每委官監稅課入多者與下考苛切之風爲之少衰 改禮部尚書倪岳爲南京吏部尚書先是南吏尙缺廷推吏部侍郎徐瓊而瓊與后家有運謀代岳至是詔加岳太子少保改南而瓊果代爲禮部尚書尋改岳南京兵部尚書參贊軍務 以閔珪爲左都御史珪時遷南京刑部尚書至是以屠瀟擢吏部召珪代之 六月庚子免江西被災稅糧時江西

明通鑑卷三十八

三

南昌等九府並以災告共免稅糧五十萬八千餘石是月詔舉將才初宣德間定舉將才之制令天下都司歲選一人資送京師都督府甄別錄用自天順末立武舉法材勇多由科目進後雖特詔舉用將才罕有應者至是兵部尚書馬文升請廣選舉令府部臺省諸人別其材所堪者以聞仍會官考校如武舉制上然其言故有是詔已而給事中蔚春又請救天下郡縣訪有山林之士材堪將帥者以禮聘遣或擢總兵營或命專大鎮逮有成效賞及舉者上亦從之然卒無以應詔也 致仕尚書尹直上表賀萬壽竝以太子年當出閣上承華

箴引先朝少保黃淮事冀召對上鄙其獻諛希恩却之致異直賀聖節據明史本傳在是年明書系之六月蓋七月孝宗萬壽節也意章錄系之十月今從明書秋七月小王子等連犯大同宣府 八月壬寅免湖廣被災秋糧 是月擢工部侍郎徐貫爲本部尚書以劉璋罷也 九月己酉禁勢家侵奪民利是時外戚長甯伯周瑄與壽甯侯張鶴齡經營私利兩家忿爭至聚眾相鬥都下震駭尙書屠瀟偕九卿上言憲宗皇帝詔勅戚之家不得占據關津陂澤設肆開廛侵奪民利違者許所在官司執治以聞皇上踐極亦惟先帝之法是訓是遵而勅戚諸臣不能恪守先詔縱家人列肆通衢邀

明通鑑卷三十八

四

截商貨都城內外所在有之截永樂間榜例王公僕從二十人一品不過十二人今勅戚多者以百數大乖舊制其間多市井無賴昌名罔利利歸羣小怨叢一身非計之得適者長甯伯周瑄壽甯侯張鶴齡兩家以瑣事忿爭喧傳都邑失戚里之觀瞻損朝廷之威重伏望綸音戒諭俾各修舊好凡有店肆悉皆停止更敕都察院揭榜禁戒擾商賈奪民利者聽巡城巡按御史及所在有司執治仍考永樂間榜例裁定勅戚家人不得濫收科道亦以爲言上嘉納之 致異事見明史周能傳特書八月己酉下八月無己酉蓋上文漏去九月 乙丑錄二字也證之五行志亦書九月己酉今更正

囚 冬十月中使取寶泚港銀魚巡撫順天都御史屠  
勳以為橫索害民詔止之 十二月刑部吏徐珪上書  
請革東廠上初即位員外張倫請革東廠不報及是司  
廠中官羅祥楊鵬用事遂起滿倉兒之獄法司承鵬指  
問擬失平珪憤因抗疏論之滿倉兒者千戶吳能女也  
先是能以女付媒者鬻于樂婦張給曰此慶雲侯家後  
轉鬻樂工袁璘所能沒妻鬻訪得之女怨母鬻已詭言  
非已母鬻與子劫女歸璘訟于刑部郎中丁哲員外郎  
王爵訊得情璘語不遜哲笞璘歸數日而死御史陳  
玉主事孔琦驗瘞之鵬從子嘗與女淫教璘妻訴寃于

明通鑑卷三十八

五

鵬而令張指女為妹引前媒者証聶女固鬻于侯家此  
非是奏下鎮撫司坐哲爵等罪復下法司錦衣衛讞索  
女慶雲侯周瑛家無有復命府部大臣及給事中御史  
廷訊張與女始吐實法司坐哲因公杖人死當徒爵玉  
琦及聶母當杖而科女罪與母同珪言聶女之獄哲斷  
之審矣鵬拷聶使誣服鎮撫司共相蔽欺陛下令法司  
錦衣會問懼東廠莫敢明至鞠之朝堂乃不能隱夫女  
誣母僅擬杖哲反坐徒輕重倒置如此皆東廠威劫所  
致也臣在刑部三年見鞠問盜賊多東廠鎮撫司緝獲  
或校尉挾私誣陷或為人報讎或受首惡贓令傍人抵

罪刑官洞見其情無敢擅更一字以致枉殺多人臣願  
陛下革去東廠以絕禍原則太平可致臣一介微軀左  
右前後皆東廠鎮撫司之人禍必不免願與其死于此  
輩孰若死于朝廷願陛下斬臣首行臣言雖死無恨上  
以其狂誕發原籍為民哲等亦放歸觀政進士孫磐上  
疏曰近者言官劾人率乘勢敗而排觸奸倖反出胥吏  
議者羞之請定建言為四等最上彈劾權貴其次補拾  
闕遺又其次建白時政有裨國家皆分別擢敘粉飾文  
具循默不言者黜之時不能用 是冬無雪

明通鑑卷三十八

六

戊午京師山西地震 甲子太白晝見凡四日一  
月吏部考察京外官侍講學士楊守陟時掌院事上言  
臣等各有屬員進與吏部會考所屬則坐堂上退而聽  
考又當候階下我朝優假學士慶成侍宴班四品上車  
駕幸太學坐彝倫堂內視三品此故事也今四品不與  
考察則學士亦不應與臣等職司講讀可否在聖鑒何  
待考察詔可學士不與考察自守陟始 二月上游後  
苑畢御講筵侍講學士王鏊進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畝  
反覆規切上為動容講罷上顧李廣曰講官所指殆為  
若輩好為之自是遂罷游獵及紀事本末俱系之是年

之二月 今從之 上自八年後視朝漸寡中官李廣以齋醮燒鍊被寵大學士徐溥等上疏極論曰舊制內殿日再進奏事重者不時上聞又嘗面召儒臣咨訪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參之外不得一望天顏章奏批荅不時斷決或稽留數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滯有妨政體經筵進講每歲不過數日正士疎遠邪說得行近聞有以齋醮修鍊之說進者宋徽宗崇道教信符錄卒至乘輿播遷金石之藥性多酷烈唐憲宗信柳泌以隕身其禍可鑒今龍虎山上清宮神樂觀祖師殿及內府番經廠皆焚毀無餘彼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陛下

明通鑑卷三十八

七

下若親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慶不召自至何假妖妄之說哉自古奸人蠱惑君心者必以太平無事為言唐臣李絳有云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今承平日久溺于晏安目前視之雖若無事然工役繁興科斂百出土馬罷敝閭閻困窮愁嘆之聲上干天和致災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為妖四方奏報殆無虛日將來之患灼然可憂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絀黑臣等若復不言誰肯為陛下言者疏入上為之感動疏之明史溥傳特書是年二月蓋三月召溥等議政此其張本也今分書之三月辛亥以旱蠲赦羣臣修省求

直言戶部主事胡燿蕪湖人首應詔上書言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今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輩藉左道濫設齋醮惑亂聖聰耗蠹國儲乃有不肖士大夫昏暮乞憐于其門交通請託不以為恥言官有所舉劾輒瞻前顧後苟且塞責陰盛陽微灾何由弭因極論方士中官傳奉冗員之害疏入留中不報同時祠祭司郎中王雲鳳給事中葉紳御史張縉等皆應詔陳時事大畧如燿言紳疏八事而未言去大奸則專劾李廣八大罪詎陛下以燒鍊而進不經之藥罪一為太子立寄壇而興煖疏之說罪二撥置皇親希求恩寵罪三盜引玉泉經緯

明通鑑卷三十八

末

私第罪四首開倖門太肆奸貪罪五太常崔志端真人王應禱輩稱廣為教主真人廣即代求善官乞賜玉帶罪六假果尸為名侵奪畿民土地幾至激變罪七四方輸納上供威取勢逼致民破產罪八內而皇親駙馬事之如父外而總兵鎮守稱之為公陛下奈何養此大奸于肘腋而不思驅斥哉雲鳳則請斬廣首以弭灾變語尤激厲廣銜雲鳳次骨令校尉日伺其出入欲中傷之不得會上祠祭省牲運雲鳳騎馬從駕後遂劾下錦衣獄諭知陝州時人皆為燿等危踰年廣得罪燿等竟得免疏之明史燿傳及三編皆免有修省求直言之詔也然證之明史燿傳及三編皆

系于是年之二月蓋本之實錄也又諸書皆 甲子上  
 系早獲求言于四月或五月今悉據正史 御經筵罷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于文華殿從閣臣  
 之請也既至授以諸司題奏曰與先生輩議溥等擬旨  
 上上應手改定事端多者健請出外詳閱上曰盍就此  
 面議既畢賜茶而退自成化間憲宗召對彭時商榷後  
 至此始再見舉朝傳為盛事然終溥在位亦止此一召  
 而已溥時年七十引年求退不許詔風雨寒暑免朝參  
 及異明史本紀言召閣臣議政後以為常此例語耳至  
 憲章錄書七月復召溥等法傳錄又有明年正月之召  
 皆歸美孝宗之語獨溥傳載此一召為得其實證之十  
 二年張宏至之疏言自十年二月後不復再召與溥傳  
 合今 是月命內閣及翰林儒臣繕修大明會典上以  
 摛之

明通鑑卷三十八 九

累朝典制散見登出宜會于一乃命溥等條次以本朝  
 官職制度為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為目類以頒降羣  
 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領其屬事職于官以成一代之  
 制列朝修會典在是年三月具見明會典卷首敕諭中通紀據昔今從之 夏四月加屠  
 蒲太子太保滿驥擢六卿之長又晉官銜時言官交章  
 論劾以為交通李廣得之云 五月戊辰小王子犯湖  
 河川指揮王玉偕劉欽等出禦敵佯走追之遇伏敗績  
 欽等二十七人戰死玉僅以身免己已復縱兵犯大同  
 連營二十里巡撫劉猷等惟報寇警而已時寇數入邊  
 無虛歲京師民訛言震驚兵部請榜諭給事中屈伸曰

若榜示人心愈驚漢建始中都人訛言大水至議令吏  
 民上城避之王商不從頃之果定今當以為法事遂寢  
 明年洪鐘撫順天以潮河川去京師二百里居兩山間  
 廣百餘丈水漲成巨浸水退則坦然平陸因言古北口  
 東三里許其山外高內庫約餘二丈可鑿為兩渠分殺  
 水勢而于口外斜築石堰以束水置關堰內守以百人  
 使寇不得馳突可免京師北顧憂且得屯種河墾地兵  
 部尚書馬文升等請從之比興工鑿山山石崩壓死者  
 數百人言者請罷役不聽未幾工成侍郎張達往視還  
 言石洞僅洩小水地近邊垣多沙石不利耕種屈伸因

明通鑑卷三十八 十

劾鐘欺妄罪諸言官及兵部皆請逮鐘上以鐘為國繕  
 邊不當罪停俸三月 六月丙子太白經天 己卯命  
 侍郎劉大夏李介俱兼僉都御史督理宣府大同軍餉  
 兵部尚書周經謂大夏曰塞上勢家子以市糴為私利  
 公毋以剛買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  
 圖之初塞上糴買必粟千石芻萬束乃得告納以故中  
 官武臣得採利權大夏令有芻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  
 皆許售于是勢家欲牟利無所得不兩月諸積充羨邊  
 人蒙其利時寇已退介乃大修戎備察核官田牛具錢  
 還之軍以其資償軍所通馬價邊人感悅先後條上便



宜二十事下所司議行 秋七月癸丑命都督楊玉率京營軍備永平先是大同警報至上命中官武臣練京營兵以待至是聞寇退命備永平以防內犯 八月癸未太白晝見 九月振山東水災時濟兗青登萊五府皆大水命有司分振之 加兵部尚書馬文升柱國文臣之加柱國者始自正統間以授大學士楊士奇楊榮然猶內閣也成化間加吏尚書尹旻然亦吏部也至是文升以兵部得之時稱異數云 致異文升柱國見七卿表奇楊榮皆不見本傳亦無與尹旻同然幸輔表楊士之今據王弇州柱國表序 冬十月壬申錄囚 是月起王越總制三邊軍務越黃緣中官以中旨召掌都察

明通鑑卷三十八

圭

院事被劾而罷至是鞮鞢諸部數犯邊遼東宣大延綏甘肅俱被蹂躪廷議復設總制先後會舉七人不稱旨屠瀟乃以越名上詔起原官總制甘涼軍務越言甘鎮兵弱非藉延甯兩鎮兵難以克敵請兼制兩鎮從之兵部尚書馬文升言歷代兵制不使權歸一人漢制有南北軍南軍守王宮主禁衛北軍護京師聽征討各有所掌而南軍尤託以心腹我太祖法古置十六衛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府為禁兵即古之南軍也其他衛屬五府以備征討即古之北軍也永樂中增置十二衛又選精壯數千人屬御馬監更番上直近年禁兵廢弛請

勅大臣揀選操練令更番直各門官為鈐束出入從之 十一月庚子土爾番歸哈密善巴乞通貢許之時諸番以朝廷閉關絕貢不得入咸怨阿哈穆特阿哈穆特始悔之因送善巴及哈密之眾乞通貢如故廷議謂無番文不可驟許必令具文乃從其請善巴既還且令暫居甘州俟眾頭目歸心然後修復哈密城塹使復舊業從之會王越總制三邊命兼經理哈密 是月振四川水災 是歲免南畿山西陝西被災稅糧 致異明史本云是年免南畿山西陝西被災稅糧振山東四川水災今據三編振山東在九月振四川在十一月其免稅無月日仍系之 中官李廣勸上建毓秀亭于萬歲山復是歲之末

明通鑑卷三十八

圭

遣官至河間修建廡宇吏科給事中周璽上疏畧曰陛下即位之初諭天下有司一夫不許擅役一錢不許擅科乃近來興作相繼費出無經民困于科派軍困于力役壽甯侯宅第與毓秀亭之建未得休息近又遣官至河間修蓋廡宇夫京師腹心也河間數府肢體也若肢體傷矣腹心能無恙乎伏望陛下深憫斯民罷止興作則太平可致也疏入上嘉納之 致異此疏明史本傳不載今據明鑑增入是年 壽甯侯張鶴齡兄弟出入宮禁嘗侍內廷宴上如廁鶴齡倚酒戴上冠中官何鼎性忠直怒鶴齡無禮他日鶴齡復窺御帷鼎持大瓜欲擊之奏言二張大不敬

皇后聞之激上怒下鼎錦衣獄給事中龐泮御史吳山張泰主事李昂進士吳宗周等論救上怒詰外廷何由知內廷爭令對狀大學士徐溥尚書周經等復以為言乃罷諸言官不問后怒鼎甚竟使太監李廣杖殺之上後追思鼎賜祭勒其文于碑致異事見明史何鼎傳證之徐溥周經諸傳正足年始設南贛巡撫兼理南贛汀韶等處明年改提督軍務

十一年春正月丁未大祀南郊 二月己巳小王子遣使求貢 是月以皇太子將出閣講讀加徐溥少師兼太子太師劉健少傅兼太子太傅李東陽謝遷皆太子

明通鑑卷三十八

三

少保改健戶部尚書東陽禮部尚書遷兵部尚書皆兼大學士又六部尚書屠滽等都御史閔珪皆兼東宮官三月皇太子出閣就學先是太子方四齡馬文升即請早諭教擇醇謹老成知書史如衛聖楊夫人者保抱扶持凡言語動作悉導之以正若內廷曲宴鐘鼓司承應元宵熬山端午競渡諸戲皆勿令見至于佛老之教尤宜屏絕恐惑眩心志上深納之至是太子八歲矣給事中葉紳請擇講官侍讀尋有是命時東宮宦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以事間講讀詹事吳寬上疏曰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月

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進講之時少輟講之日多豈容復以他事妨之古人八歲就傅即居宿于外欲令離近習親正人庶民且然況太子天下本哉上納之 夏四月辛卯錄囚 五月戊申小王子犯肅州參將楊翥擊敗之于黑山 六月丙子桂林地有聲如雷旋陷九處大者四十七丈小者七丈或三丈 是月京師有熊自西直門入城兵部主事何孟春曰當備盜亦備火宋紹興間熊抵永嘉城州守高世則以熊字能火戒郡中慎火果延燒廬舍此其兆也是年城內多火災未幾遂有清甯之異致異事見明史五行志憲章錄亦載之今據增 河決歸德管河

明通鑑卷三十八

三

工部員外郎謝緝上言黃河一支先自徐州城東小浮橋流入漕河南抵邳州宿遷今黃河上流於歸德州小橋子等處衝決與黃河別支會流經宿州睢甯由宿遷小河口流入漕河于是小河口北抵徐州水流漸細河道淺阻且徐呂二洪惟賴沁水接濟自沁源河內歸德至徐州小浮橋流出雖與黃河異源而比年河沁之流合而為一今黃河自歸德南決恐牽引沁水俱往南流則徐呂二洪必至淺阻請亟塞歸德決口遏黃水入徐以濟漕而挑沁水之淤使人徐以濟徐呂則水深廣而漕便利矣上從其請致異諸書不載見明史河渠志中下文八月振祥符民被河患者即

是時河決歸德後也今據志茲 秋七月己酉總制三

增入謝緝請治河大畧如此 還王越襲小王子于賀蘭山後敗之時小王子居山後

久熟知徑路招伊瑪克舊作野也克力等擾邊無虛日至是

越分三路進俱有斬獲日晡收兵別伏他道寇至復追

殺至柳溝獲駝馬牛羊器械千數頻年寇出入宣大延

綏間守臣不能禦至是越等連敗之邊人咸以戰勝賀

捷聞論功進越少保未幾古北口報警寇入遼東指揮

王臣死之 癸亥華蓋殿大學士徐溥致仕溥以目眇

乞休上眷留之三疏乃許溥在內閣十二年值上方向

治所言多聽從承劉吉恣睢之後填以安靜務守成法

明通鑑卷三十八

三

與同列劉健李東陽謝遷協心輔治事有不可輒共爭

之遇大獄必委曲調劑天下陰受其福焉踰年卒贈太

師謚文靖 八月癸未振祥符民被河患者 甲申歲

星晝見 是月王越經畧哈密上言哈密不可弃善巴

亦不可廢宜仍其舊封令先還哈密量給修城築室之

費竊賜三種番人及赤斤罕東什塔圖舊作小禿默克

將即也克諸部以獎前勞且責後效報可于是復封善

巴為忠順王上年土爾番之請貢也時哈密無主都督

奄克孛刺為之長亦遣其黨舍音和珊舊作虎仙等來貢

給幣帛酬之使臣猶久留大肆咆哮禮官徐瓊等極論

其罪乃驅之去至是善巴復立奄克孛刺者哈商弟也

與善巴不相能當事患之令善巴娶哈商女與之結好

然善巴嗜酒培克失眾心部下阿爾保喇等舊作喇威

怨之 是秋上以少監莫英等三人監督倉場自成化

之末裁減倉場監督中官至是復增之戶部尚書周經

上疏力爭上以已遣不聽會內靈臺請錦衣餘丁百人

供洒掃經等諫不納經曰祖宗設內臺其地至密今一

且增百人將必有漏洩妄言者上立已之崇王見澤乞

河南退灘地二十餘里經言不宜予與王祐杭前後乞

赤馬諸河泊所及近湖地千三百餘頃經三疏爭之竟

明通鑑卷三十八

三

不許上以肅甯諸縣地四百餘頃賜壽甯侯張鶴齡其

家人因侵民地三倍且毆民至死下巡撫高銓勘報銓

言可耕者無幾請仍賦民不許時王府勦戚莊田例畝

徵銀三分鶴齡奏加徵二分且概加之沙灘地經抗章

執奏命侍郎許進偕太監朱秀復覈經言地已再勘今

復遣使徒滋煩擾昔太祖以劉基故減青田賦徵米五

合欲使基鄉里子孫世世頌基今與濟篤生皇后正宜

恤民減賦俾世世戴德何乃使小民銜怨無已也頃之

進等還言此地乃憲廟皇親柏權及民恒產不可奪上

竟與鶴齡如其請加稅而命償權直除民租額經等復

抗疏言權乃先帝妃家亦戚畹也名雖償直實乃奪之天下將謂陛下惟厚椒房親不念先朝外戚上終不納大同缺戰馬馬文升請太倉銀以市經言糧馬各有司存文升不宜以兵部侵戶部權上為改撥太僕銀給之給事中曾昂請盡括稅役金錢輸太倉經曰不節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費而欲括天下之財是舛也內官傳旨索太倉銀三萬兩為燈費持不予經剛介方正好強諫雖重忤旨不惜一時宦官貴戚皆憚而疾之明史本傳特書是年秋紀事本未系之九月今類記之 僉都御史劉大夏三疏請移疾歸築東山草堂讀書其中 冬十月丙寅命工

明通鑑卷三十八

末

作不得役團營軍士 丁卯錄囚 甲戌清甯宮災清甯者太皇太后宮也于是大學士劉健等言近年以來災異頻仍而清甯宮之災為尤異恐議者謂天道渺茫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謂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為弭災此乃邪妄之術適足以長惡向來奸佞之徒每以此熒惑聖聽妨盡聖政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徵斂百出公私耗竭軍民困憊而大小臣僚被其脅制畏罪避禍箝口結舌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歎之聲仰干和

氣災異之積職此之由伏望特降綸音戒諭臣工痛加修省廣求直言指陳弊政並加采擇次第施行以收人心以回天意竇宗社生民之福疏入上嘉納之丁亥以災告天地宗廟社稷罷明年上元燈火救羣臣修省言時政闕失 是月太監李廣有罪自殺廣以符籙禱祀獲上寵會毓秀亭成幼公主殤未幾清甯宮災日者謂建寧犯歲忌太皇太后恚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果然禍及矣廣懼遂飲酖死上疑廣有異書遣使即其家索之得賄籍多文武大臣名餽黃白米各百千石上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

明通鑑卷三十八

末

上怒下法司按問諸臣皆懼昏夜赴壽甯侯張鶴齡求解時方以宮災求直言編修羅玘因言今日之事如癭瘤之割去易而身危消之去遲而身安竊見文武官賄廣求進廉恥掃地其間有部寺之尊將帥之寄天下四裔方以為丙魏姚宋方召衛霍今一旦指名暴其惡恐啟遠人慢朝廷心雖實有方召丙魏之徒亦不復信此大可憂也如遂已之廉恥愈衰臣請降敕密諭賄廣者使引疾退或可消已成之黨絕未起之禍章下所司而言者猶訐大臣不已一時未得賄籍主名各以意揣遂及尚書周經經憤甚上疏曰昨科道劾廷臣奔競李廣

闖入臣名雖蒙恩不問臣實含傷忍痛無以自明夫人  
奔競李廣冀其進言左右圖寵眷耳陛下試思廣在時  
曾言及臣否且賄籍具在乞檢有臣姓名否請嚴鞠廣  
家人臣如有寸金尺帛遺廣或會一造其門即治臣交  
結之罪斬首市曹以爲奔競無恥之戒若無毫毛干涉  
亦乞爲臣洒雪否則含汗忍垢即填溝壑目且不瞑上  
慰蒼之竝下其章于所司廣雖懼罪自殺上猶憐之廣  
黨蔡昭等復爲之請詔予祠額祭葬大學士劉健以廣  
賊跡昭著爭不當予乃罷給祠額仍撰文賜祭 免後  
內順天廣平順德河間保定五府旱災稅糧凡四萬七

明通鑑卷三十八

完

千八百餘石及選明史本紀免兩畿山西陝西廣西廣  
東被災稅糧于是年之末三編揭貨錄系  
免畿內糧于是年十一月壬子罷陝西織造羊絨  
之十月今揭之 是月給事中吳仕偉以李廣賊敗因疏論宦官不可用  
乞盡召填守中官還上不能從然是時中官出鎮者屢  
申救戒諭之福建邵原浙江麥秀河南藍忠宣府羅清  
頗以廉潔愛民稱賜勅獎勵 閏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已巳詔自壽節祈報外所有齋醮悉罷之 乙酉罷  
福建織造絲布 是月下御史胡獻給事中胡易于獄  
獻舉九年進士改庶吉士至是改御史踰月即極論時  
政數事言屠瀟爲吏部尙書王越李蕙爲都御史皆交

通中官李廣得之廣得售奸皆陛下任廣太過也今廣  
事已往然當慎于將來今之弊政有亟宜革者京通二  
倉總督監督中官每收米萬石人索白金十兩以歲運  
四百萬石計之人四千兩夫監督倉儲自有戶部焉用  
中官乞賜罷遣京操軍士自數千里至總兵坐營等官  
勅令辦納月錢乞嚴革以蘇其困東廠校尉本以緝奸  
適者但爲中官外戚泄憤報怨如御史武衛忤海甯侯  
張鶴齡及太監楊鵬主事毛貞忤太監章泰廠校推求  
細事誣以罪名舉朝皆知其枉無敢言者臣亦知言之  
必爲所陷然臣弗懼也又言陛下遇災修省去春求言

明通鑑卷三十八

幸

諫官及郎中王雲鳳主事胡燧皆有論奏留中不報雲  
鳳尋得罪如此則與不修省何異疏入上不擇鶴齡與  
泰各疏辨會易劾監庫中官賀彬貪贖八罪彬亦許易  
遂並獻下詔獄謫獻藍山丞久之釋易獻未赴官遷宜  
陽知縣馬文升數薦于朝遷南都察院經歷改選胡獻  
等下獄事  
見本傳諸書皆不載三編明鑑 十二月庚子榜禁中  
系之是年閏十一月今揭增 外奢靡踰制 壬子以清甯宮災詔赦天下改與據詔  
書在是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以修清甯宮議採木于四川尙書馬  
文升請發內帑免徵派詔停採木之役 是月以吏部  
侍郎侶鍾爲右都御史 是冬王越卒越方經理甘肅

會李廣得罪死言官交章劾廣黨皆及越越聞憂恚卒于甘州初越舉景泰二年進士廷試對策忽旋風起殿其卷去更給卷乃畢事及秋朝鮮使至言其王視朝時有卷從風中墮謹持以獻視之乃越卷也帝語吏部曰此當任憲官因授越御史不五年即擢大同巡撫其後屢告邊功晉威甯伯督兵既久健將武校多出其門賞予豎無吝惜嘗一夕值大雪越故環縱方圍燼飲諸伎擁琵琶侍一小校訶敵還陳敵情未竟越喜酌金卮命飲即賜之卮語畢益大喜指伎絕麗者立予之校感激所至為盡死力越膽智過人自負豪傑而比汪直得封

明通鑑卷三十八

三

爵既罷復結李廣謀起用士大夫以其破敗名檢咸鄙之 清甯之灾給事中華景上言二事一請廣言路以開天下之壅蔽一請明國法以誅天下之大奸謂李廣雖死其餘黨猶蟠據中外諸大臣賄賂公行納諸宦官之門以為固結之計乞亟發廣私籍收其私人合其數十百萬之賂內充帑藏之虛外舒軍國之用亦足以寬一分之民力非止弭灾之一端也檢討劉瑞請罷醮壇治故閣李廣汪直之黨起用直言之楊茂元王雲鳳等戶科給事中叢蘭疏陳弭灾六事末言中官梁芳陳喜汪直韋興等先以罪貶斥復資緣還京師請按治一時

南北言官指陳時政皆有論劾上以劉健李東陽之請皆置不問國子生江瑋劾健東陽杜抑言路健等請罷上慰留之而下瑋于獄二人力救乃得釋 是歲免南畿山西陝西廣東廣西被災稅糧

明通鑑卷三十八

三

明通鑑卷三十九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三十九 起屠維協洽盡元 點掩茂凡四年

孝宗敬皇帝

宏治十二年春正月辛未大祀南郊免慶成宴 是月  
遼東總兵官李杲等誘殺朶顏三衛人以提聞初三衛  
自成化末為韃靼所逼走匿邊塞勢衰久不振自小王  
子及和碩即大儲見前相倚日漸為東西諸邊患遼塞屢失  
事杲與巡撫張玉填守中官任良欲昌功掩罪策三衛  
積弱可欺乃令都指揮崔鑑王璽魯勳設酒席誘其來

明通鑑卷三十九

市者三百餘人盡殺之而詭稱三衛分道入寇官軍敗  
之遂以提聞廷臣以三衛安輯久頗疑杲等詐願未有  
以發也既而朶顏諸部來貢訴其事乃命副都御史顧  
佐往覈之 二月壬辰免山東被災夏稅 戊申嚴左  
道惑眾之禁 三月戊辰太白晝見凡五日 丁丑賜  
倫文叙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禮部之試士也  
大學士李東陽禮部侍郎程敏政為考試官舉人徐經  
唐寅預作文與試題合給事中華景劾敏政鬻題乃下  
經寅及景于獄時榜未揭詔敏政毋閱卷其已錄者令  
東陽會同考官覆覈二人卷皆不在所錄中東陽以聞

上意欲置之而給事中林廷玉復攻敏政可疑者六事  
救廷臣會鞫 夏四月癸巳勅宣大延綏備邊 是月  
免湖廣江西被災稅糧 下程敏政及林廷玉等獄坐  
徐經嘗贊見敏政寅嘗從敏政乞文皆黜為吏敏政勒  
致仕而景以言事不實與廷玉俱調請敏政出獄憤志  
發疽卒後贈禮部尚書或言敏政之獄傳瀚欲奪其位  
令景奏之雖事秘莫能明而敏政自言夙構試題為其  
家僮竊贖則瀚之構斲亦敏政自有以取之云三編質  
史選舉志程敏政唐寅傳具載此獄志于寅有借詞敏  
政傳于此獄有疑詞惟唐寅傳云江陰富人徐經嘗題  
于敏政家僮然言之不詳蓋由明孝宗實錄極其顯末  
華景以為瀚婢補于敏政政明史存疑而不詳其顯末

明通鑑卷三十九

敏政傳所謂事秘莫能明者亦以此也攻雷禮列卿記  
載禮部尚書徐瓊事蹟附記此獄頗悉又王世貞史乘  
以備敏政列卿記云瓊于己未知貢舉是年主考為李東  
陽程敏政政發瓊平日為何修退齋記為題人罕知者  
其說至是果以瓊難舉答無遺二子矜誇雀躍與論沸  
騰謂敏政資題受賄給事中無遺二子矜誇雀躍與論沸  
凡知策問無措自言夙構試題為家僮竊贖中林廷玉復  
言敏政受賄雖無指實而自言家僮竊贖有可疑詔  
逮敏政等入門下獄經服稱平日嘗以雙綺饋敏政敏  
政勒致仕程寅俱下獄為吏史乘其位時劉健當國既  
錄于志怒莫之能辨適大學士謝遷論德王華當國既  
政而都御史莫之能辨適大學士謝遷論德王華當國既  
併力交攻難成獄與遷華皆同籍乃屬科道數輩內外  
世貞按傳文穆有傾程之意人亦知之至于家僮竊題  
事已彰著且與劉謝不相關蓋芳乃李南陽賢門客程

則南陽婿也故頗為拚覆而劉謝與芳有隙遂肆其醜  
詆若此按三編所載全據明史敏政傳而發明中謂敏  
政有自取之 前禮部主事楊循吉上言建文君乃高  
皇帝適孫躬受神器後太宗入繼大統削其位號百餘

年來未蒙顯復夫建文雖以左右非人得罪社稷而實  
則生民之主也請復尊號如景皇帝故事庶幾裨益先  
聖有光大孝下禮部議仍格不行效異諸書但載六年  
吳世忠請即建文諸  
臣而是年舊吉請復建文位號事軼之 五月戊寅免  
三編增入日中並及六年事今分書之

南畿被災秋糧 六月甲辰闕里文廟灾戶部郎中陳  
仁疏請修省給事中吳世忠亦因灾陳八事時不能盡  
用 秋七月己卯遣太常卿李傑詣曲阜祭告先師並

敕山東撫按官重建效異明史本紀統書于六月甲辰  
下明史稿別系遣官祭告于七月  
蓋奏報在先遣使在  
後也今摺分書之 八月復免南畿及河南被災夏

稅 九月壬午普安賊婦米魯作亂米魯者霑益州土  
知州安民女普安司土判官隆暢妻也效異三編引實  
錄以米魯為隆  
暢之妾實錄前以魯為安民女後又言魯匿其姪安民  
家是以米魯為安民之姑蓋奏報異詞也今據明史  
士司  
傳 初以罪為暢所出居其父家暢老子禮襲有營長

曰阿保者與米魯通因諷禮迎歸同烝之暢聞怒誅禮  
毀阿保寨阿保挾米魯與其子阿鮮等攻暢暢走雲南

時東甯伯焦俊為總兵官與巡撫錢鉞和解之既歸米  
魯于道中酖暢死遂與阿保據寨反暢別有妾曰適烏

生二子出居安南衛阿保欲並殺之築寨圍其城又別  
築三寨于普安而令阿鮮等防守名所居寨曰承天自  
號無敵天王出入乘黃霧官軍不能制填巡官以聞乃  
發諸衛及土兵萬三千人分道討之 甲申重建清甯

宮成上孝事兩宮太后甚謹而兩宮皆好佛老至是宮  
成命灌頂國師設壇慶讚又遣中官齋真武像建醮武  
當山使使詣泰山進神袍或白晝散燈市上大學士劉  
健等力諫而上重違太后意曲從之但優詔褒荅而已  
是月小王子入居河套初小王子通貢遂駐牧套中  
然永堅則來永泮則去雖出沒為寇猶不廢朝貢尋以

入貢賞薄益大肆虜掠至是入居河套延綏之間益為  
敵衝矣效異小  
王子入貢在元年入套駐牧在八年以  
敵衝矣後皆見明史韃靼傳惟復入河套紀傳皆書于  
十三年之冬三編改系之是  
年之九月蓋本實錄今從之 冬十月己亥錄囚 是

月命採珠于廉州舊制廣東珠池十年一採而守珠中  
官英宗始設天順間嘗一採之至是以中官請復有是  
命效異采珠見明書及法傳  
錄在是年之十月今據增 十一月乙丑太皇太后  
遷居清甯宮太后弟長甯伯周彥家有賜田有司請釐  
正之上未之許太后曰奈何以我故亂皇帝法卒使歸  
其地于官效異太后以是年清甯宮成遷居之  
見明史后妃傳其月日據明書增入 十二  
月吏部尚書屠滂兵部尚書馬文升等請罷傳奉官上

明通鑑卷三十九

三

明通鑑卷三十九

四



初卽位罷成化時傳奉官尋修京城河橋成從太監李興請授工匠四人官已又傳陞通政司經歷沈祿爲參議王恕周經爭之不能止嗣後傳奉漸多及是一月中陞授二百餘人滿言傳陞文職過多請惜名器之濫究黃緣之奸文升言祖宗設武階以待軍功非有臨戰斬獲不得輕授實欲奔走天下豪桀責其效死以報國家今傳奉指揮張玘輩特畫工耳歲有俸月有給亦既可償其勞或優寵之賞以金帛榮以冠帶足矣乃竟槩銓武職悉注錦衣准其襲替則介冑之士衝冒矢石著績邊疆者陛下更何以待之倖門一開恐不足爲天下勸

明通鑑卷三十九

五

不報是時言官亦皆上疏極諫而給事中張宏至陳初政漸不克終八事其言尤切曰初汰傳奉官殆盡近匠官張廣甯等一傳至百二十餘人少卿李綸指揮張玘等再傳至一百八十餘人異初政者一初僇方士李孜省斬僧繼曉近則燒煉齋醮不息異初政者二初去萬安李裕輩朝彈夕斥近被劾數十疏如尙書徐瓊者猶覩然居位異初政者三初嘗諭有大政召大臣面諭近自十年三月召見文華殿不復再召上下否隔異初政者四初停增設內官近已還者復去已革者復增異初政者五初慎重詔旨左右不敢妄干近陳情乞恩率奉

俞允異初政者六初令兵部由舊章有妄乞陞武職者奏治近乞陞無違拒異初政者七初節光祿供億近冗食日繁移太倉銀賒市廛物異初政者八章下所司而已攷異此據三編在是年十二月據實錄也明鑑系之十一年十二月蓋明鑑漏去十二年不書其所記此事及王守仁疏陳邊務此二條是歲餘姚王守仁成實十二年事也今據三編書之進士奉使治王越葬還時朝議方急西北邊守仁條八事上之一曰蓄才以備急聚公侯之子教之武學生歲升其超異者兵部兩侍郎更迭巡邊擇科道二三人以從使周知虛實則一旦有急不患無人二曰舍短以取長邊將驍勇者多以過失擯棄誠使立功自贖賢於不

明通鑑卷三十九

六

知地利者遠矣三曰簡軍以省費邊將之請京軍徒以事不濟則責有所分耳誠以賞京軍者賞邊卒數萬之銳卒可立致也四曰屯田以給食三邊之戍不輟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各食其力可以少息輸餽也五曰行法以振威邊將失機立正軍法則軍威肅矣六曰敷恩以激怒兵方失利士氣銷沮誠恤其孤寡宣以國恩諭以復仇則氣可奮矣七曰損小以全大小有剽掠一以爲當救一以爲可邀遂以疲勞致敗今許以便宜惟責大效而小挫不問則我師常逸矣八曰嚴守以乘敵嬰城固守使食足威成然後出奇制勝所謂立于不敗之地

而後能敗敵也疏上授刑部主事攷明鑑書守仁陳年字辨見上蓋守仁以是年成進士王越以去年十二月卒明史本傳謂治王越葬還正十二年事也今據明鑑仍改入起丁憂布政使雍泰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泰蒞任參將王傑有罪泰劾之下泰逮問泰又請按千戶八人上以泰屢抑武臣方詔都察院行勘而參將李稽坐事畏泰重劾乞受杖泰取大杖決之稽乃奏泰凌虐上遣給事中徐仁偕錦衣千戶往按傑復使人走登聞鼓下訟泰妄逮將校至八十六人并及其壻納賂事法司覈上禱為民攷異明史泰傳泰撫宣府在是年其劾參將被逮事當在次年今類記于初田州土知府岑溥以岑欽等既死命是年之末

明通鑑卷三十九 七

復還田州事見宏治三年九年總督鄧廷瓚請復溥職令帶土兵赴梧州聽調是年溥為子猷所弑猷亦自殺次子猛方四歲溥母岑氏及頭目黃驥護之赴制府告襲未幾驥爭權首亂又黨于思恩土官岑濬攻劫田州殺掠萬計廷瓚奏請治濬罪而田州岑猛亦宜乘此區畫降府為州毋基異日尾大之患從之然是時濬方據舊田州不果行

十三年春正月乙丑大祀南郊 己卯禁民間收鴛單器 二月戊子免山西被災稅糧 庚寅詔更定刑部條例初洪永間定制法司斷獄一依律擬議英憲以後

巧法之更往往舍律用例子是條例日繁五年以鴻臚少卿李鏐請命刑部尚書彭韶刪定問刑條例及是給事中楊廉復言高皇帝肇造之初特命劉基陶安等詳定律令且諭之曰立法貴簡若條例繁多可輕可重吏得因緣為奸聖祖重律輕例之意見矣百三十年來律行既久條例漸多近令法司詳議汰其繁瑣臣以為非深于經者不足以議律非深于律者不足以議例望特選素有經術深明律意者專理其事以太祖立法貴簡之意為主一切近代冗濶之例悉為革去俾以例通律之窮不以例濬律之正庶刑官有所遵守上嘉納之乃

明通鑑卷三十九 八

下尚書白昂會九卿定議擇條例可行者二百九十餘事與律並行詔如所請頽之中外時上所任前後刑官如何喬新彭韶及昂閔珪持法皆平會情比律一歸仁恕天下翕然稱頌焉 乙未嚴旌舉連坐之法 是月檢討陳獻章卒獻章自序其為學言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于古聖賢垂訓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數年而未得此心此理之湊泊處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以之應物種種應酬

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以之認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始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是乎？張元禎叙其學，謂其靜坐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日用。一真萬事，本自圓成，不假人力。無動靜無內外大小精粗，一以貫之。後之論者，以為實開姚江之宗。派而于禪學，亦遂不能無疑云。致異據憲章錄在是月稽之明儒學案則二月十日也今夏四月甲午夜彗星見室壁間，丈尺許，漸長至三尺餘。給事中屈伸上言：災異類仍邊方多警，願惕然敬畏，以應天赫，然震怒以禦侮，納之。

明通鑑卷三十九

九

自大青山數道入威遠衛游擊將軍王杲登城望之，見敵騎不多，易之曰：失此不擊，令他人分吾功。都指揮鄧洪固止之，不聽。遂帥兵出寇，佯走杲，馳赴之。既見敵騎漸眾，知墮計，急駐兵伏騎七千餘，噪而出，衝突官軍陣，離為五裨，將死者五十二人。軍士死亡千餘人，戰馬兵仗稱是時，副總兵馬昇參將秦恭分兵列營距杲戰所，僅十里許，逗留不敢進。杲孤軍無援，遂大敗。守臣諱不以實聞。命給事中許天錫往勘，乙巳以平江伯陳銳為靖虜將軍充總兵官，太監金輔監軍戶部侍郎許進提督軍務禦之。尋天錫還言狀，論杲恭昇罪死，總兵王璽

謫戍巡撫洪漢奪官。庚戌錄囚。壬子召閣臣議軍政，先是大同之警，京師戒嚴，兵部請甄別京營諸將，上乃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出英國公張懋等自陳疏而議去，留乃罷。遂安伯陳韶、成山伯王鏞、甯晉伯劉福三人。致異議軍政事見明史劉健傳特書是年四月三編據實錄在是月壬子蓋二十九日也五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丙辰復召劉健等三人面議朝政，上親書手敕召鎮遠侯顧璉、督團營時上視朝，頗晏健等復以為言，頷之而已。致異據此則召閣臣面議連月行之以邊警故也然自十年三月以後至此始孝宗之倦勤亦于此見矣。癸亥和碩復寇大同，時寇以威遠得志去，乃復擁五萬騎入大同，左衛縱掠游擊

明通鑑卷三十九

十

將軍張俊。致異俊明史本紀作俊三編據實錄及明史本傳改今從之遣兵三百邀其前，復分兵三百為策應，而親率軍出擊，面被數箭，猶力戰。敵乃却。時陳銳為大帥，怯懦無將，畧副總兵劉甯從銳軍，雖宿將顧已老病，又與銳不協。敵至，銳令諸軍堅壁毋出戰，故敵所向無阻。俊獨奮擊之，以少却眾為一時奇功。上聞大喜，立擢都督僉事，頃之代王璽為總兵官。辛巳夜彗出太微垣，入紫微垣，踰月而滅。是月吏部尚書屠滂、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刑部尚書白昂、工部尚書徐貫皆以星變請致仕，許之。滂加柱國，瓊加太子太保，昂貫太子太傅，賜敕馳驛廷臣。

爭上章留經一時中外論薦者至八十餘疏咸報寢  
以右都御史侶鍾為戶部尚書禮部侍郎傅瀚為本部  
尚書左都御史閔珪為刑部尚書工部侍郎曾鑑為工  
部尚書 起侍郎劉大夏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  
救使及門攜二僮行廣人故思大夏鼓舞稱慶大夏為  
清吏治捐供億禁內外填守官私役軍士盜賊為之衰  
止致異起致異督兩廣憲章錄系之是年之五月今從之 六  
月甲申免江西被災秋糧停山陝採辦物料 庚子言  
宮劾陳銳金輔等玩寇無功竝及許進皆召還進尋致  
仕去復益兵改命保國公朱暉為靖虜將軍太監扶安

明通鑑卷三十九

十一

監軍 是月召南京吏部尚書倪岳為吏部尚書屠滽  
既罷廷推馬文升掌吏部御史魏英等言兵部非文升  
不可上亦以為然乃命岳代而加文升少傅以慰之  
召南京刑部尚書戴珊為左都御史又以侍郎史琳為  
右都御史經畧紫荆關 秋七月己巳京師地震致異  
日云是月十七日己巳夜也是月癸丑朔 八月辛卯江西復以水災告詔  
巡撫等官發粟振之 九月下行人司行人王雉于獄  
時上方召還陳銳代以朱暉出師禦寇雄上言克敵在  
將得其人選任不可不慎比者寇入大同廷臣首推陳  
銳以衆之死生國之存亡試之謀勇無聞之人寇益猖

獮今斥銳而用朱暉特以暉從父征伐嘗經戰陣顧錐  
之處襄未猶未見安知暉之多于銳耶願陛下及暉未  
發而止其行責前日舉銳之罪然後拔其生長邊陲久  
歷行陣者俾專閫外勿署監軍提督以撓之今之監督  
即唐觀軍容使與監軍之任也以郭子儀李光弼之勇  
畧而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九節度皆潰相州況其下乎  
上以雄妄言下獄謫縣丞比暉至寇已退乃還 冬十  
月丁未太白晝見凡三日 戊申兩京地震鳳陽亦同  
日震致異鳳陽震見明 是月小王子諸部復寇大同  
十二月辛丑和碩寇大同南掠百餘里張俊亦竟不

明通鑑卷三十九

十二

能禦也 是歲小王子以居河套犯延綏神木堡時廷  
議用兵延綏吏部尚書倪岳論西北邊患其畧曰近年  
來寇屢入邊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于屯牧故敵  
頗據其地擁衆寇掠諸將怯懦率嬰城自守遇敵驟至  
既莫敢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致命將徂征四年  
三舉會無寸功且軍旅一動輒報捷音以希爵賞甚至  
妄殺平民謬稱首級功賞所加非私家子弟即權門厮  
養而什伍之卒轉餉之民則委骨荒城膏血野草天怒  
人怨非細故也京營素號冗怯留鎮京師猶恐不及顧  
乃輕于出禦用喪天威為敵人所侮且延綏邊也去京

師遠直大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令宣府出兵五千大同一萬并力以援延綏而不慮其相去既遠往返不逮人心苦于轉移馬力疲于奔軼夫聲東擊西者寇盜之奸態也批亢擣虛者兵家之長策也精銳既盡于西老弱乃留于北萬一北或有警而西未可離必至首尾衝決遠近坐困至于延綏土馬屯集糧餉不貲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轉粟之役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并落空虛幸而得至東芻百錢斗粟倍直不幸遇寇身且不保他何足云輸將不足則有輕齋輕齋

明通鑑卷三十九

圭

不足又有預徵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何其可預也又令民輸粟補官輸粟給鹽官爵日輕鹽法日沮而邊儲之不充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給邊歲為銀數十萬山西河南輸輕齋于邊者歲又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于養兵之中寓養狙之術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為準折權價實則侵尅軍需故朝廷有糜廩之虞軍士無果腹之樂罔上行私大率似此及訪禦敵之策則又議論紛紜有謂復受降之故城守東勝之舊鎮然塞外既無屯兵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之累餽餉之艱設遇

抄掠進不能戰退不得歸一敗而聲威大損矣又有謂統十萬之眾褻半月之糧奮揚武威掃蕩窟穴使河套一空事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武之法以逸待勞今乘危履險以覬萬一之倖一旦情見勢屈為敵所困既失坐勝之機必蹈覆沒之轍其最無策者又欲奔延綏勿守使兵民息肩不知一民尺土受之祖宗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于延綏而關陝震動今奔延綏則它口之害鍾于關陝而京師震動寇愈近而禍愈大因陳重將權增城堡廣斥埃募民壯去客兵明賞罰嚴間諜實屯田復邊消數事時兵部方主用兵不能盡

明通鑑卷三十九

西

用也致異倪岳論邊患事見明史本傳在任吏尚之後而岳以明年十月卒通紀系之是年之末今據之中間預徵一段與成化七年諫大舉投套語複蓋指三編所載乃岳為侍講時所上此因論西北用兵後申言耳今分延綏大同之役兵科給事中吳世忠上言國初設七十二衛軍士不下百萬近軍政日壞精卒不能得一二萬人此兵足憂也太倉之儲本以備軍近支費日廣移用日多倘興師十萬犒賜無所取給此食足憂也正統己巳之變尚有石亨楊洪邇所用李杲阮興趙昶劉淮之屬先後皆敗今王壘馬昇又以失事告此將帥足憂也國家多事大臣有以填之邇者忠正多斥貪庸獲存既鮮匡濟之才又昧去就之節安能摧強敵振

國威此任人足憂也政多乖舛民日咨怨京軍做力役  
京民苦催科畿甸覬恩尤切顧使不樂其生至此臨難  
誰與死守此民心足憂也天變屢徵火患頻發雲南地  
震墜萬餘家大同馬灾踏二千匹此天意足憂也願順  
好惡以收人心肅念慮以回天意遣文武重臣經畧宣  
大以飭邊防策免不職諸臣而起素有才望如何喬新  
劉大夏倪岳戴珊張敷華林俊諸人以任國事則寇將  
望風遠遁而邊境可無憂矣上以言多詆毀切責之然  
已起用大夏岳珊等如世忠言 副都御史顧佐勘三  
衛還奏李杲等誘殺昌功屬實乃取任良回鑄崔鑑王

明通鑑卷三十九

五

璽魯勲各一級杲及張玉俱令致仕時科道交劾杲王  
欺飾罪當顯戮而優以致仕之禮恐三衛聞之積憤反  
側非所以儆邊臣懲有罪上不問朶顏諸部恨次骨遂  
北結和碩謀復讐數寇廣甯甯遠諸衛所由是遼塞益  
報警矣 福建建安書林火吏科給事中許天錫言去  
歲闕里孔廟灾今茲建安又火古今書板蕩為灰燼闕  
里道所從出書林文章所萃聚也春秋書宣榭火說者  
曰榭所以藏樂器也天意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  
為禮樂不行天故火其藏以示戒也頃師儒失職政教  
不修上之所尚者浮華下之所習者枝葉此番灾異似

欲為儒林一掃積垢宜因此遣官臨視勘定經史有益  
之書其于培養人才實非淺鮮章入下所司議從之  
建安安事見明史天錫傳在是年五行志有十二年建  
陽書坊火未知是一事二事年分偶差否今按許天錫  
疏中言去年闕里孔廟灾則建安  
書林灾在十三年今据天錫本傳

十四年春正月庚戌朔陝西延安慶陽二府同華諸州  
咸陽長安諸縣潼關諸衛連日地震有聲如雷朝邑尤  
甚頻震十七日城垣民舍多摧墜人畜死甚眾縣東地  
拆水溢成河于是兵部尚書馬文升言陝西與敵為鄰  
延慶二府尤密邇河套乃地震不已此外寇侵凌之兆  
今小王子部落日眾精兵數萬其酋長和碩梟雄桀黠

明通鑑卷三十九

末

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其患非小且海內民困財竭兵  
衰將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正安內攘外之時修德弭  
灾之日伏乞行仁政以養民講武備以固圉節財用停  
奢黜止傳奉冗官禁奏乞閒田撤還陝西織造內臣振  
恤被災之家上從其言南京操江御史林俊疏述古宮  
闈外戚內侍坊臣之禍乞罷齋醮減織造清占役汰冗  
員止工作省供應簡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人又請  
豫教皇儲因薦侍郎謝鐸少卿儲權楊廉致仕副使曹  
時中處士劉閔堪輔導報聞俊以成化中請斬僧繼曉  
被謫尋復官改南京上即位累遷雲南副使按察使九

年引疾不待報徑歸久之薦起廣東布政使不拜尋起是職累疏乞休薦時中自代不許 是日河南之永甯盧氏山西之蒲州安邑同時地震 己未大祀南郊 二月乙未蒲州地震踰月方止凡二十九震 己亥罷陝西織造中官 是月寇犯榆林 三月鴻臚卿陳壽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先是寇犯神木堡乘勝掠紫陌溝鎮巡官不以實聞為言官所劾上命給事中艾洪刑部郎中黃暉往勘至是洪等還言總兵官陳瑛退避玩寇巡撫王嵩坐視蒙蔽宜治其罪乃逮嵩等下法司以壽代壽至蒐軍實廣間謀分布士馬為十道使互相聲援軍勢始振 保定武臣獻白鵠以為瑞禮部尚書傅瀚劾其不當奏詔斥遣之 是春吏部侍郎王鏊上禦邊八策一曰定庸算二曰重主將三曰嚴法令四曰恤邊民五曰廣招募六曰用閒七曰分兵八曰出奇又言今日和碩小王子不足畏而變倖亂政功罪不明委任不專法令不行邊圉空虛深可畏也比年邊將失律率令戴罪殺賊人心日懈士氣不振望陛下大舉乾綱有罪必罰有功必賞專主將將權起致仕尚書秦蒞為總制節制諸邊右都御史史琳坐填京營遙為聲援厚恤沿邊死事之家召募邊方驍勇之士更請仿前代

明通鑑卷三十九

七

制科薦舉之例以收異材時不能用實與王鏊上疏刺特書是年之春蓋大同之役以後延綏之役以前今據之並參王鏊本傳增入後段語 夏四月庚辰以寇人延綏命工部侍郎李銓督軍餉戊子命朱暉仍為總兵官史琳提督軍務太監苗達監軍分道禦之先是小王子和碩諸部連兵大舉自紅鹽池花馬池入縱橫數千里延綏甯夏皆告警巡撫陳壽督兵捍禦寇先以百餘騎來誘諸將請擊之壽不可自出帳擁數十騎據胡牀指揮飲食寇望見疑之引去諸道乘勢襲擊斬獲甚多會朝廷遣暉等帥重兵至則壽已奏捷上嘉之加祿一等方壽之奏捷也或勸其注子弟名籍壽不可曰吾子弟不知弓馬甯當與血戰士同受賞耶時朱暉統都督李俊李澄楊玉馬儀劉甯五將往比至寇已入甯夏飽掠又分掠固原而去 戊戌免山西陝西一切物料 甲辰錄囚 五月庚戌振大同被兵軍民免其稅糧 辛酉免陝西被災稅糧 戊辰遣使修闕里文廟並命各布政司上所屬地里圖 是月雲南參議郭緒諭孟養降之初孟密宣撫司之設也實割木邦宣慰司地既而孟密思謀復于界外侵木邦地二十七所屢諭之還不聽乃調孟養宣撫思祿兵脅之思謀始還所侵地然多殺孟養兵思祿營之發兵越金沙江奪

明通鑑卷三十九

末

木邦故割孟密地十有三所兩酋構怨不己巡撫陳金承詔遣緒與副使曹玉往諭旬餘抵金齒參將盧和先統軍距所據地二程而舍遣官馳驛往諭皆留不報和懼還軍至干崖遇緒語故戒勿進緒不可玉以疾辭緒遂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南甸峻險不可騎乃斬棘徒步引繩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澤土官以象輿來緒乘之往行毒霧中泥沙踣蹕又旬日至孟賴去金沙江僅二舍手自爲檄使持過江諭以朝廷招徠意蠻人相顧驚曰中國使竟至此乎發兵率象馬數萬夜渡江持長槊勁弩環之數重從行者懼請勿進緒拔刀叱曰明日必

明通鑑卷三十九

九

渡江敢阻者斬思祿既得檄見警曉禍福甚備又聞至者纔數人乃遣酋長來聽令且致饋緒却之出敕諭宣示思祿亦繼至緒先叙其勞次白其冤狀然後責其叛諸酋聞咸僥伏呼萬歲請歸侵地緒索前所留使人乃盡出而歸之和及玉聞報馳至則已歸地請降矣事見明史郭緒傳特書云時宏治十四年五月也三編書之十六年正月下蓋據其入貢歸侵地之年月耳今從本傳分六月甲申貴州官兵討普安賊婦米魯敗績初米魯作亂救填巡官帥土兵進討事見十二年竝責安民獻米魯民乃攻斬阿保父子米魯亡走而安民陰資魯兵五百襲殺適鳥及其二子據別寨殺掠又自請襲爲

女士官填巡官受魯賂請宥魯嚴旨切責必得魯乃已會焦俊卒曹愷代爲總兵官遂與巡撫錢鉞中官楊友等發兵進討而副使劉福陰索賂于米魯故緩師賊益熾官軍敗績都指揮吳遠被擄普安幾陷友等請濟師從之攷黑明史本紀但書是年七月命王軾討米魯事明史軾則于六月分書遣雲南貴州守臣討米魯蓋先命守臣率官兵進討踰月始命將也證之土司傳是時官兵已敗稍普安幾陷是命雲貴守臣討米魯又當在命王軾之前又證之三編摺實錄所載特書是年六月官兵敗績云云據此則是因敗問至始命王軾也今摺三編及明史土司傳分戊戌寇犯延綏清水堡是月陝西巡撫熊翀以邦縣民所得玉璽來獻謂秦

明通鑑卷三十九

三

璽復出也禮部尚書傅瀚率同列言秦璽完毀具載簡冊今所進形色篆紐皆不類蓋後人仿爲之且帝王受命在德不在璽太祖製六璽列聖相承百三十餘載天休滋至受命之符不在秦璽明矣請姑藏內府上是其言攷異明書系之十三秋七月丁未秦甯衛人犯邊年七月今據輯覽東時海西有僧格者舊作尙古以不得通貢怨中國數以兵阻諸番入貢諸番並銜之總兵官蔣驥巡撫陳瑤旋招僧格議款于是衛人以僧格爲詞駐兵塞下攻遼陽迤東諸堡分守副總兵孫文毅等帥官軍四千禦之敵窺迤西無備乘虛毀邊牆四十餘道擁騎八千分道直入長勝諸堡遼東大震填巡官諱之巡按御史車梁以聞



遣給事中鍾渤等往勘狀渤等還奏如梁言且劾驥瑤  
納侮邀功致寇深人方下刑部議會廣甯復敗驥瑤偽  
以提聞給事中屈伸御史耿明等交章劾其欺罔乃下  
巡按御史核實刑部請逮驥瑤廷鞫乃召驥等還或異  
史本紀及三編所記皆奉前衛入寇李明史三衛傳僅  
記尚古納款而入寇邊陽不載其攻毀邊牆及深入長  
勝本末乃于韃靼傳中插入此事以為小王子  
之等殆誤也今據本紀參三編目中語書之 癸亥  
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左副都御史提督軍務討貴  
州賊婦米魯是時貴州守臣請兵上以命軾軾未至而  
楊友等議招撫賊揚言願降益擁眾攻圍普安安南衛  
城斷盤江道又乘間劫執友右布政使閻鉅按察使劉

明通鑑卷三十九

三

福都指揮李宗武郭仁史韜李雄吳捷等皆死焉于是  
賊勢益熾 丁卯朱暉史琳等襲寇于河套以提聞是  
時寇已徙帳不在套中暉琳及中官甫達率劉甯等大  
發兵由紅城子啟直搗其巢無所遇遂還以斬首三級  
聞驅孳畜千餘歸賞甚厚 庚午分遣給事中御史清  
理屯田 閏月乙酉小王子以十萬騎從花馬池入官  
軍敗于孔壩溝都指揮王泰死之時寇分道散掠開成  
甯夏境戕殺慘酷關中震動鎮將嬰城不敢出而朱暉  
等又逗遛不急赴奉旨切責 戊戌振兩畿江西山東  
河南水災 六月丁未和碩諸部犯固原 己酉免河

兩被災稅糧 辛亥寇復分道散掠韋州環縣萌城靈  
州皆自花馬池入諸路官軍先後得敵人首級十二復  
以提聞 己巳減光祿寺供奉悉如元年初制時上以  
軍興缺餉屢下廷議大學士劉健等言天下之財其生  
有限今光祿歲供增數十倍諸方織作務為新巧齎醮  
日費數萬太倉所儲不足餉戰士而內府取入動四五  
十萬宗藩貴戚之求土田奪鹽利者亦數千萬計土木  
日興科斂不已傳奉冗官之俸薪內府工匠之餼廩歲  
增月積無有窮期財安得不匱願陛下絕無益之費躬  
行節儉為中外倡天下幸甚上納之初成化時光祿寺

明通鑑卷三十九

三

增坐家長隨八十餘員傳漆湯飯中官百五十餘員天  
下常貢不足于用乃責買于京師舖戶價直不時給市  
并負累兵部尚書劉大夏亦因天變言之乃裁減中官  
減省銀八十餘萬 是月和碩諸部復犯甯夏東路  
九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丁亥遣大理丞劉憲太僕少  
卿王質募兵于延綏甯夏甘涼時有建募土兵之議者  
故有是命 甲辰召史琳還起秦紘為戶部尚書兼副  
都御史代之紘以十一年引疾歸至是廷臣薦紘雖老  
可用乃起紘總制三邊紘至按行敗所躬祭陣亡將士  
掩其骼奏錄死事指揮朱鼎等五人劾治敗將楊琳等

四人罪更易守將練壯士與屯田申號令軍聲大振初  
寇既徙出河套平涼開成皆內地無患自小王子諸部  
復往來駐牧開成當兵衝為平慶臨鞏門戶而城隘民  
資兵力單弱商販不至紘乃拓治城郭招徠商賈改開  
成為固原州以州境迤北延袤千里屯田數十萬頃其  
曠野近邊無城堡可依者議于花馬池池西至小鹽池  
二百里每二十里築一堡堡周四十八丈役軍五百人  
固原迤北諸處亦各築屯堡募人屯種每頃歲賦米五  
石可得五十萬石詔令規畫行之 冬十月戊午錄囚  
辛酉南京地震 是月吏部尚書倪岳卒岳狀貌魁

明通鑑卷三十九

三

岸風采嚴峻善斷大事每盈廷聚議決以片言聞者悅  
服及長吏部嚴絕請託不徇名譽銓政稱平贈少保謚  
文毅岳父謙累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謚文僖明世父  
子官翰林俱謚文自岳始 改馬文升為吏部尚書代  
倪岳也尋召劉大夏為兵部尚書文升在班列中最為  
耆碩上推心委任特敬禮之歲時賜賚諸大臣莫敢望  
也大夏自兩廣至再以疾辭不允仍趣之入見既至問  
曰朕召卿卿數引疾何也大夏頓首對曰臣老且病竊  
見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度力不辦故辭  
耳上默然 十一月癸巳分遣刑部侍郎何鑑大理寺

丞吳一貫往振兩畿山東河南饑民攷異明史紀閏月  
河南水災此復書者先命有司自振至此復遣使也江  
西但命有司振卹不遣官故不再書統見于三編十一  
月日 十二月戊辰遼東大饑命戶部發帑金五萬振  
之 是歲免畿內山東山西湖廣江西被災稅糧 劉  
天夏之內召也以南京刑部侍郎潘蕃為右都御史總  
督兩廣帳下士舊不下萬人蕃悉汰之纔給使令而已  
起前南京祭酒謝鐸為禮部侍郎管祭酒事鐸謝病  
家居將十年薦者益眾至是廷議兩京國學當用名儒  
遂起鐸及南監缺議以章懋補之懋自成化初改官南  
京評事遷福建僉事滿考致仕歸屏跡不入城市奉親

明通鑑卷三十九

書

之暇讀書講學從游者日眾海內稱楓山先生中外交  
薦以親老辭不赴及是奉命方遭父憂不就時南監闕  
司業且二十年詔特以羅欽順為之命南侍郎楊守陞  
攝祭酒而虛位以待懋時以為異數云攷異意章錄系  
是年證之明史本傳鐸以四年謝病歸至此已十年懋  
以十六年服闋蒞任則起用正在是年今並系于是年  
末之  
十五年春正月丙子朱暉帥師還暉本非制勝才師行  
紆迴無紀律邊民死者徧野轉輸徵發數十萬而先  
後僅獲首功十五級時寇已出套暉留兵三千以參將  
楊玉領之遂引兵還都給事中屈伸疏劾暉等西討無

功班師命甫下而將士已入國門不知奉何詔旨且此一役糜京帑邊儲共一百六十餘萬而首功止三級是以五十餘萬身一無名之首也所有有功將士至萬餘人假使殲一渠魁如和碩或斬級至千百將竭天下財不足供費而報功又不知幾萬萬也請寘暉等于重典不報時所上搗巢有功將士萬餘尚書馬文升大學士劉健持之上先入苗達等言竟錄二百十人署職一級餘皆被資及班師上猶遣中官齎羊酒迎勞暉以十三年命督三千營領右府事至是言官交劾不問仍督團營如故 丙戌大祀南郊 是月吏部考察朝覲官舉

明通鑑卷三十九

重

治行卓異者六人浙江按察使朱欽預焉未幾僉都御史林俊又舉欽自代乃遷湖廣左布政使 江西盜起新昌王武爲首巡撫韓邦問不能靖命操江御史林俊巡視俊身入武巢武請自効悉禽賊黨詔卽以俊代邦問俊引朱熹代唐仲友包拯代宋祁事力辭不允乃更定要約庶務一新王府徵歲祿率倍取于民以俊言大減省甯王宸濠貪暴俊屢裁抑之王請易琉璃瓦費二萬俊言宜如舊且引叔段吳王濞故事以戒王怒伺其過無所得會俊以聖節按部遂劾奏之停俸三月尋以母憂歸攷異俊治江西盜事見明史本傳意 二月癸

丑免河南被火稅糧 是月傅瀚卒以禮部侍郎張昇爲本部尙書代之、三月癸未罷饒州督造瓷器中官先是卽位之初以浮梁景德鎮所造御用磁器最多且久費不貲命督造中官還尋復遣之至是復撤 庚寅賜康海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壬寅振京師貧民 乙丑錄四 五月庚子免湖廣被灾秋糧 是月以灾異修省詔羣臣言時政闕失大學士劉健請早朝以勤政日講以視學節儉以省費剛斷以決事上納之攷異明史本紀不載見劉健傳特書是年四月三編之系之五月據實錄也蓋詔下在先上書在後本傳率連並記耳 今從三編 六月歲星連日晝見 秋七月己卯錄劉

明通鑑卷三十九

美

基九世孫瑜爲指揮使初景泰中錄基七世孫祿與顏孟二氏後竝爲翰林五經博士至是給事中吳仕偉言誠意伯乃功臣其後裔不當爲博士乃命瑜爲處州衛指揮使予世襲攷異錄劉基裔孫諸書皆系之六年錄是年七月 今從之 己丑王軾平普安斬賊婦米魯先是軾至師以便宜調廣西湖廣雲南四川官軍土軍八萬人合貴州兵分八道進是年正月參將趙晟破其六陸峩賊遁過盤江都指揮張泰等渡江追擊指揮劉懷等遂進解安南衛之圍賊復還攻平夷衛及大河扼勒諸堡都御史陳金以雲南兵禦之賊遁歸馬尾籠寨至是官軍

環攻益急僉事王懋中士官鳳英等追及之英臨陣格殺米魯餘黨遂平用兵凡五閱月破賊皆千餘斬首四千八百有奇捷聞賜勅嘉勞尋召還錄功加太子少保已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軍務效異明史載傳特書正等之捷及解安南衛之圍而賊之攻平夷衛又在其後故傳言用兵凡五閱月是正月至五月賊黨已平本紀書之七月又據其奏報辛卯命各邊衛設養濟院漏澤園 八月庚戌以南畿災遣官祭告孝陵太廟及皇陵辛亥勅兩京羣臣修省先是六七兩月南京鳳陽靈雨江溢又大風連日摧孝陵神宮監及懿文陵樹木吏部尚書馬文升請減膳撤樂修德省愆御經筵絕游宴

明通鑑卷三十九

三

停不急務止額外織造振饑民捕盜賊時河南湖廣亦大水京師苦雨沈陰兵部尚書劉大夏請凡事非祖宗舊而不便于軍民者悉條上釐革上皆褒納之效異明系之是月據遣官祭告之日也證之九月庚午朔五行志書于六七兩月並參列傳增入日有食之效異憲章錄于是年五月九月皆書庚午朔日食二申錄同蓋五月誤也今據正史丙戌南京徐州大名順德濟南東昌兗州同日地震丁亥錄囚 戊子放減內府所蓄鳥獸從光祿寺卿王珩之請也珩列上內外官役酒飯及所畜鳥獸料食之數凡百二十事及降旨有仍舊者有減半者有停止者于是放去乾明門虎南海子猫西華門鷹犬御馬監山

猴西安門大鴿等各減省有差存者減其食料 冬十月癸卯罷明年上元燈火先是太監李興請辦明年上元燈火有詔裁省至是因禮部尚書曾鑑奏盡罷之丁卯南京地復震 是月戶部上天下會計之數尚書侶鍾言常入之賦以災傷漸減常出之費以請乞漸增入不足當出正統以前軍國費省小民輸正賦而已自景泰至今用度日廣額外科索河南山東邊餉浙江雲南廣東雜辦皆昔所無民已重困無可復增往時四方豐登邊境無調發州縣無流移今太倉無儲內府殫絀而冗食冗費日加于前願陛下惕然省憂力加撙節且

明通鑑卷三十九

三

敕廷臣共求所以足用之術吏部左侍郎韓文亦以為言上乃下廷臣議議上十二事其罷傳奉冗官汰內府濫收軍匠清騰驥四衛勇士停寺觀齋醮省內侍畫工番僧供應禁王府及織造濫乞鹽引令有司徵莊田租皆權倖所不便者疏留數月不下鍾乃復言他皆報可而事關權倖者終格不行效異事見三編蓋據明史鍾論冗食冗費語意十一月壬申瓊州黎賊作亂初前任瓊州知府張桓貪財私歛繼以余濬賊虐尤甚黎人苦之遂有符南蛇等聚眾為亂鎮兵討之不能下戶部主事馮顛上言瓊州在大海中周三千里其五指山林

籌深密川澤險阻兵不可入黎衆聚散無常攻之則巢穴難窮置之則侵掠無已乞勾考熟知夷情者令各集士兵聽巡守官節制有能禽斬首惡者復其祖職此以夷攻夷數月間當見俘獲不然師旅之興無時已也上是其言時潘蕃總督兩廣檄副使胡富調狼土兵討之而賊方攻圍儋州富與參將劉信往覘賊突至殺信富手斬劇賊一人賊乃退甲午始罷廣東採珠召中官還自十二年之採中官歲守之費以萬計而所得不償是年得珠較多而歲久珠老不堪用上始悟而罷之是月雲南景東衛晝晦凡七日十二月己酉大明會

明通鑑卷三十九

元

典成凡一百八十卷大學士劉健等表上之初修明會典於萬曆初年宏治再修于萬曆明史藝文志言二百二十八卷者萬曆重修之卷數其宏治初修一百八十卷之數見御製序中未嘗宏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蓋是月己亥朔也今據書之辛亥上以疾不視朝時廷臣以南京鳳陽大水言時政久之不下閣臣劉健等因極陳怠政之失請勤聽斷以振紀綱上皆嘉納改明年改卜郊張本是月免南畿被災稅糧凡三十萬有奇是歲致仕兵部尚書項忠刑部尚書何喬新皆卒忠僞儻多大畧練戎務彊直不阿以劾汪直得罪事見十直敗復官致仕家居二十六年卒年八十二贈太子太保謚襄毅喬新既罷歸後巡按江西御史陳

詮奏其始終全節中間祇以受親故餽遺之嫌勒令致仕進退黜昧誠為可惜請行取任用不報後中外多論薦竟不復起至是卒年七十六江西巡撫林俊為彭韶及喬新請謚吏部覆從之有旨令上喬新致仕之由給事中吳世忠言喬新學行政事莫不優忠勤剛介老而彌篤御史鄒魯挾私誣劾一詞不辨恬然退歸杜門著書人事罕接士大夫莫不高其行若必考退身之由疑旌賢之典則如宋蔣之奇嘗誣奏歐陽修矣胡紘輩嘗誣奏朱熹矣未聞以一人私情廢萬世公論也事竟寢正德十一年復以廣昌知縣張傑言贈太子太保明年

明通鑑卷三十九

辛

賜謚文肅升陝西之開成縣為固原州設總制府用總制秦紘議也自和碩諸部出沒河套開成遂為敵衝至是改立州治而以固靖甘肅四衛隸之設總制參將游擊等官遂為重鎮地理志宏治十五年置固原州屬平涼府御史車梁以災異條列時政中言東廠錦衣衛所獲盜先嚴刑具成案送法司法司不敢平反請自今徑送法司毋先刑訊章下未報主東廠者言梁從父郎中霆先以罪為東廠所發挾私妄言遂下梁詔獄給事御史交章論奏乃得釋出之于外終漢陽知府擢南京太常寺卿楊一清為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

尚書劉大夏之薦也西番故饒馬而仰給中國茶飲以去疾太祖著令以蜀茶易番馬資軍中用久而浸弛奸人多挾私茶闌出為利番馬不時至一清嚴為之禁盡罷茶利于官以服致諸番番馬大集攷異事見明史本傳通紀亦系之是年之末今從之

明通鑑卷三十九

三

明通鑑卷四十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變編輯

紀四十 起昭陽大淵獻盡旃 彙赤奮若凡三年

孝宗敬皇帝

宏治十六年春正月癸酉享太廟以疾遣官行禮 是

月雲南宣撫司思祿入貢茲歸木邦侵地攷異孟養請降在十四年

五月此據其入貢分書之明書亦系 二月辛丑上疾攷異三編目云帝有疾自正月己巳朔至

愈始視朝戊申大祀南郊改卜也攷異三編目云帝有疾自正月己巳朔至

是月辛丑始視朝乃改卜 將郊賜大學士劉健等三人

各蟒衣一襲閣臣賜蟒自健等始 是月以會典成加

明通鑑卷四十

十一

劉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李

東陽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謝遷太子

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副總裁吳寬王鏊以

下皆陞賞有差 勅取河南牡丹三十本巡撫都御史

孫需諫命已之 三月癸巳免山西被災稅糧 夏四

月辛亥敕宣大嚴邊備 乙丑錄囚 是月南京國子

祭酒章懋服闋復固辭不允乃之任六館士人人自以

為得師時謝鐸在北論者以為李時勉陳敬宗後至此

始再見云 五月戊子以雲南災變敕兩京羣臣修省

並遣南京刑部侍郎樊瑩巡視雲貴察官吏問民疾若

先是雲南晝晦之異值景東大疫又隴川宣撫司雨雪如手掌盡殺禾稼宜良地屢震暴風曲靖大火數發貴州亦多災異上以災變非常皆由官不得人以致小民含怨上千天和特命瑩視之瑩至劾填巡官黜文武不職者千七百人廉知景東之變由指揮吳勇侵官帑以災異可倖寬政因雲霧晦冥虛張其事即奏劾勇罪巡行所部修城池厲兵馬振貧窮撫流散威惠大行初瑩巡按雲南甚有聲諸蠻懼服至是有訴土官奪其牛者瑩還其牒論土官歸其牛他土官聚兵仇殺瑩聞曰吾在賊敢爾耶果爾當擣其巢覆其族土官聞之懼各歛

明通鑑卷四十

二

兵還明年召還擢南京刑部尚書 瑩之巡視雲南也戶部員外郎席書上疏言災異係朝廷不係雲南如人元氣內損然後瘡瘍發四肢朝廷元氣也雲南四肢也豈可舍致毒之源專治四肢之末今內府供應數倍往年冗食官數千投充校尉數萬齋醮寺觀無停日織造頻煩賞賚踰度皇親奪民田宦官增遣不已大獄據招詞不敢辯刑官亦不敢伸大臣賢者未起用小臣言事謫者未復文武官傳陞名器大濫災異之警偶泄雲南欲以遠方外吏當之此何理也漢遣八使巡行天下張綱獨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今樊瑩職巡察不能劾賊

晚大臣獨考黜雲南官吏舍本而治末乞陛下以臣所言弊政一切釐革他大害當祛大政當舉者悉令所司條奏而興革之時不能用 六月減蘇杭織造三分之一先是上納諸大臣言召還織造中官中官鄧瑤以請又許之工部尚書曾鑑極言之乃有是命 吏部尚書馬文升以考滿晉少師兼太子太師 是夏京師大旱兵部尚書劉大夏引咎乞致仕不許 秋七月辛卯歲星晝見壬辰太白晝見 是月總督兩廣都御史潘蕃討瓊州黎賊平之符南蛇在海南聚眾數萬勢益熾蕃請益兵進攻破賊巢千二百餘所斬符南蛇瓊州遂平

明通鑑卷四十

三

會歸善南海諸賊方蜂起蕃移師討之遂平歸善劇賊古三仔唐大髯等 八月上念故贈侍講學士劉球之忠詔有司訪其曾孫祠錄為通政司知事改撰錄劉球不載三編摺實錄系于是年之八月今從之 九月丁丑振兩畿浙江山東河南湖廣被災軍民分遣都御史王璟巡視浙江副使汪舜民于淮揚僉事閔璽于廬鳳舜民前副都御史奎之從子也其北直隸山東河南湖廣被災州郡皆敕有司如例振之又以廬鳳二府滁和二州灾尤甚發南京戶部兌餘米給振時韓文為南京兵部尚書以米價翔踊請預發軍餉三月戶部難之文曰救荒如救焚有罪

吾自當之乃發廩十六萬石米價為平環至浙陳荒政  
十事奏減杭嘉湖甯紹台六府稅省杭湖糧三十餘萬  
石活饑民四十餘萬人舜民用便宜發粟活饑民百二  
十萬人流民復業者八千餘戶璽亦多所全活云 詔  
清理鹽法初奸商投外戚張鶴齡乞以長蘆舊引十七  
萬免追鹽課每引納銀五分別用價買各場餘鹽如其  
數總為販上許之自後奸民援例乞兩淮舊引至百六  
十萬自此鹽法大壞奸人橫行江湖官司莫能禁也一  
日上召見閣臣劉健等于便殿論及理財李東陽因極  
言鹽法之壞由陳乞者眾劉健進曰太祖時茶法始行

明通鑑卷四十一 四

駙馬都尉歐陽倫以私販坐死高皇后不能救如倫事  
誰敢為陛下言者上曰非不敢言不肯言耳乃命戶部  
覈議鹽法利弊以聞是時上在位久益明習政事數召  
見大臣面議而健等三入謁誠盡慮知無不言初或有  
從有不從既乃益見信所奏請不納每進見上輒屏  
左右有從屏後竊聽者但聞上數數稱善紀不具明史本  
稿系之是月丁丑三編明 壬午崇明海溢 是月桃  
李華 進建昌伯張延齡為侯 冬十月丙午錄囚  
十一月甲戌罷營造器物及明年上元燈火是時工部  
尚書曾鑑言諸省方用兵且水旱多盜賊乞罷諸營繕

及明年煙火龍虎山上清宮工作報從遂有是命 是  
月免南畿被災秋糧十二月丙午免淮揚浙江所辦  
物料

十七年春正月辛未復振應天饑上恐閭閻等分振未  
周專敕南京工部侍郎高銓振之銓陳荒政八事報可  
甲戌大祀南郊 壬午嚴誣告之禁 是月考察京  
官都御史戴珊廉介不苟合給事中吳舜王蓋自疑見  
黜連疏詆吏部尚書馬文升並言珊縱妻子納賄珊等  
乞罷上慰留之御史馮允中等言文升珊歷事累朝清  
德素著不可因浮詞廢計典乃下薜蓋詔獄命文升珊

明通鑑卷四十一 五

卽舉察事珊等言兩人逆計當黜故先劾臣等今黜之  
彼必曰是挾私也苟避不黜則負委任而使詐諛者得  
志上命上兩人事蹟皆黜之已劉健等因召對力言蓋  
罪輕宜調用時上方嚮用文升珊卒不納 以道士崔  
志端為禮部尚書志端李廣之黨也習步虛聲音吐洪  
暢成化中傳奉懋官至太常少卿久之進卿至是驟擢  
尚書仍掌寺事言官以志端羽流不宜清秩抗疏力爭  
上曰先朝有之既擢用矣不聽 二月戊戌太白晝見  
丙午截留漕糧振鳳陽諸府饑民從應天巡撫張縉  
之請也凡發米十五萬五千石精請期以三年償之于



官上曰民困甚矣今既振之母令償也 己未申識緯妖書之禁 庚申免浙江被災稅糧 是月詔建延壽塔于朝陽門外除道士杜永祺等五人為真人大學士劉健等力諫得寢 政異建延壽塔輯覽載之十六年二年二月今 詔每歲官錄重囚毋限一日故事會官錄囚率以一日告竣兵科給事中潘鐸言審錄數多一日不能詳定恐致冤濫太宗皇帝時刑部上大辟三百餘人諭各官再訊遲十日不為害祖宗好生之仁萬世所當遵也從之 復以災詔減光祿寺供奉十之二諭曰歲饑民貧朕實痛焉其務節約毋濫費尋有是詔時尚

明通鑑卷四十

六

書劉大夏亦以各省被災乞命撫按官蠲減租役專務生養上命事當興革者所司具實以聞大夏乃會廷臣條上十六事皆權倖所不便者相與力尼之上不能決下廷臣再議大夏等言事屬外廷悉蒙允行稍涉權貴復令察核臣等至愚莫知所以久之乃得旨傳奉官疏名以請勿匠厨役減月米三斗增設中官司禮監駁奏四衛勇士御馬監具數以聞餘悉如議制下舉朝歡悅 政異大夏陳興革事諸書或系之十五年或系之十六年 詔之明史本傳特書十七年二月三編亦類記之減光祿寺供奉目中本紀則但書二月甲寅減供用物料而已今並系之二月下 土爾番阿哈穆特死 即阿黑麻 先是哈密部下阿爾保喇等 即阿字刺詳見

前以怨善巴故陰搆土爾番迎阿哈穆特幼子展特穆爾 善作真 主哈密善巴懼挈家走苦峪時恩克保喇 木兒 奄克舍音和珊 舊譯 俱在肅州邊臣以二人為番眾所服令遣輔善巴與百戶董傑偕行傑有膽畧既抵哈密阿爾保喇與其黨五人約夜以兵來劫傑知之與恩克保喇等謀召阿爾保喇等計事立斬之其下遂不敢叛乃令善巴還復主哈密展特穆爾還土爾番而展特穆爾之母即哈商女也 土爾番與哈商結 聞其父阿哈穆特已死兄莽蘇爾 舊作滿 嗣與諸弟相仇殺懼不敢歸願依外家邊臣慮其與善巴隙居之甘州 政異事具明

明通鑑卷四十

七

書是年春諸書皆系之 三月壬戌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諡曰孝肅睿皇后癸未寔耐廟制初慈懿錢太后崩雖合葬裕陵而異隧距英宗元堂數丈許室之虛右擴以待隧獨通至是上御便殿出裕陵圖示閣臣劉健等曰陵有二隧一室一通皆先朝內臣所為未合禮昨見成化時彭時商輅等章奏先朝大臣忠厚為國如此先帝亦甚不得已耳因與健等議欲通隧欽天監奏恐動地脉乃止後詢耐廟禮健等言漢以前一帝一后耐二后自唐始耐三后自宋始曩時定議慈懿太皇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用唐宋故事上曰事須師

古末世不足效祖宗來惟一帝一后今若竝祔是變禮自朕始也乃援孝穆紀太后別祭奉慈殿為言下廷臣議禮部尚書吳寬言魯頌闕官春秋考仲子之官皆別廟于是英國公張懋等援春秋考仲子之官胡安國傳云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所以此觀之廟無二配而周禮有祀先妣之文疏云姜嫄也唐宋推尊太后不配食者皆別立廟祀之亦得闕官之義宜仿故事于奉先殿外建廟奉祀為宜上然之將建廟欽天監奏年月不宜始議暫祀太皇太后于奉慈殿正中徙孝穆居左終明世皆用其制 夏四月己酉葬孝肅皇后于裕陵

明通鑑卷四十

八

丁巳振淮安火災 閏月辛酉闕里文廟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東陽自曲阜還上疏曰臣奉使適行適遇亢旱天津一路夏麥已枯秋禾未種輓舟者無完衣荷鋤者有菜色盜賊縱橫青州尤甚南來人言江南浙東流亡載道戶口消耗軍伍空虛庫無旬日之儲官缺累歲之俸東南財賦所出一歲之饑已至于此北地皆瘠素無積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事變之生恐不可測臣自非經過其地則雖久處官曹日理章疏猶不得其詳况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耶臣訪之道路皆言冗食太眾國用無經差役煩煩科派重疊京城土木繁興供役

軍士財力交殫每遇班操甯死不赴勢家鉅族田連郡縣猶請乞不已親王之藩供億至二三十萬游手之徒託名皇親僕從每於關津都會大張市肆網羅商稅國家建都於北仰給東南商賈驚散大非細故更有織造內官縱羣小拊擊開河官吏莫不奔駭鬻販窮民所在騷然此又臣所目擊者夫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庶堂不得而知也庶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於容隱成于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臣在山東伏聞陛下以災異屢見敕羣臣盡言無諱然詔旨頻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內廷貴戚者動為掣肘

明通鑑卷四十

九

累歲經時俱見過罷誠恐今日所言又為虛文乞取從前內外條奏詳加採擇斷在必行上嘉歎悉付所司 庚午免山東被災稅糧 乙亥以四方災異勅羣臣修省先是給事中楊禕言兩畿河南山東自春徂夏不雨黃河以北窮民晝劫淮揚嘉湖頻報災荒乞敕百官修省從之庚辰諭曰庶政滋弊害及軍民上干和氣朕甚軫焉令所司詳議以聞時外戚近侍多干恩澤上深知其害政奮然欲振之至是尚書劉大夏應詔復陳數事首以為言上嘉納之 己丑錄囚 五月壬辰罷南京蘇杭織造中官從尚書劉大夏之請也先是以曾鑑言

僅罷三分之一至是大夏請悉罷召中官還令填巡官領之是月戶部尚書伯鍾致仕鍾以忤權倖東廠偵事者發其子瑞受金事鍾屢疏乞休命馳驛歸以秦紘為戶部尚書代之六月癸亥太白晝見是日京畿雨雪致異明史五行志上文是年二月青鄭陽均州雨雪下文書六月癸亥兩雪其下文不書地即京師也三編亦指實錄書六月兩雪日云乙亥更定兩京考察制故事方面官三年朝覲一考察兩京堂上官不與至五品以下十年始一行居官率九載年勞轉遷或服除改補多不及期給事中許天錫請京官六年一考察大僚令自陳簡去之又以內官冗濫並請考察以定去留

明通鑑卷四十

十

其畧言祖宗御內官恩不泛施法不輕貸內府二十四監局及在外管事者並有常員近年諸監局掌印僉事多至三四十人他管事無數留都亦然馮陵奢暴蠹蝕民膏第宅連雲出廬徧野膏梁厭于輿臺文繡被乎狗馬凡此之類皆足召灾乞救司禮監會內閣嚴行考察此後或三年五年一行永為定制上善其言于是令兩京四品以上竝自陳聽命五品以下六年考察遂著為令而內官考察事格不行辛巳召閣臣劉健李東陽于煖閣議邊務以和碩諸部謀犯大同也先是韃靼諸部上書請貢許之竟不至時入大同殺掠墩軍都指揮

鄭瑀禦之會游擊將軍衛勇副總兵官黃鎮與都指揮尉景李敬等分護官軍番上者事竣遣值和碩擁眾數百與瑀戰于焦山衛勇等合兵援之寇眾五千餘忽集持長矛四面圍擊迨暮復益騎萬餘官軍殊死戰凡十數合殺傷相當瑀戰久力屈猶手刃數人而死敵就前支解之事聞上召閣臣諭曰墩軍我赤子被殺如此即日遣京軍一萬征之健言京軍恐未可動東陽曰近韃靼與朵顏相結潮河以北古北口甚可慮若彼聲東擊西而我兵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遂罷議而中官苗達力勸出師上為之動越三日癸未大同敗問至復召兵

明通鑑卷四十

十一

部尚書劉大夏于便殿問曰卿在廣聞苗達搗巢功乎對曰臣聞之俘婦稚十數耳賴朝廷威德全師以歸不然未可知也上默然良久問曰我太宗頻出塞今何不

可對曰陛下神武固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遠不逮且當時淇國公小違節制舉數十萬之眾委之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守耳時都御史戴珊同召亦從旁贊決上遽曰微卿曹朕幾誤由是不果出致異明史本紀召劉健李東陽在是月辛巳而墩軍敗問越三日癸未至似閣臣召見不止一次然據明史劉大夏傳則大夏召見在召閣臣之第三日今據明史本紀書上之召大夏也問曰卿前言天下民窮財盡祖宗以來稅斂有常何期

今日至此對曰正謂不盡有常耳如粵東西歲取香藥  
木材固以萬計它可知矣又問天下軍若何對曰窮與  
民等上曰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窮對曰其帥侵剋  
且過半安得不窮上太息曰朕臨御久乃不知天下軍  
民困何以爲人主先是大夏陳兵政十害且乞致仕上  
不許令詳具弊端宜革者以聞于是大夏舉南北軍轉  
漕番上之苦及邊軍困做邊將侵剋之狀極言之至是  
召對畧如前乃下詔嚴禁上察知大夏方嚴練事數召  
見咨決同時惟都御史戴珊以材見每有宣召或專及  
大夏或兼及珊諸大臣不能與也上嘗諭大夏曰臨事

明通鑑卷四十

三

輒思召卿慮越職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具揭帖以進大  
夏頓首曰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閣臣可矣揭帖滋  
弊不可爲後世法上稱善又嘗問天下何時太平對曰  
求治亦難太急用人行政悉與大臣面議當而後行久  
之天下自治矣致異明史稿書劉大夏召對于宏治十  
六年之五月乙未且云自後大學士劉  
健李東陽謝遷尙書馬文升劉大夏都御史戴珊數召  
見今致孝宗自十三年以後屢召閣臣固不始于十六  
年而文升大夏戴珊之召明史本傳所載皆十七年事  
又據大夏本傳論民窮財盡及問苗達廣東事特書于  
十七年六月蓋即在六月辛巳召對閣臣之後所謂越  
三日者是也輯覽明鑑書之十六年五月者蓋沿史稿  
之誤重修三編始據實錄改正今從之惟明史本紀十  
七年但書馬文升戴珊召對事而遺却大夏亦一疎漏  
也今召對人名年月皆 甲申江西廬山鳴如雷次日  
據三編增識其異于此

大風雨平地水丈餘皇子德安二縣人溺死者無算  
三編系廬山鳴于六月據明 秋七月癸巳命工部侍  
郎李燧大理少卿吳一貫通政司參議叢蘭分道經畧  
邊塞甲午左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司參議熊偉分理  
邊餉以京營不出故也 八月戊辰命天下撫按三司  
官奏軍民利病士民建言可採者所司以聞 甲申免  
南畿被災夏稅 丁亥召吏部尙書馬文升都御史戴  
珊于暖閣諭以明年考察務訪實蹟秉公黜陟又以文  
升年高重德再呼告之命左右掖之下階始文升爲都  
御史王恕在吏部兩人皆以正直任天下事恕去人望

明通鑑卷四十

三

皆歸文升迨爲吏部年已八十修壽長眉遇事侃侃不  
少衰 是月復召劉大夏論軍務上欲宿兵近地爲左  
右輔大夏言保定設都司統五衛祖宗意當亦如此請  
遣還操軍萬人爲西衛納京東兵密雲薊州爲東衛從  
之先是大夏嘗乘間言四方填守中官之害上問狀對  
曰臣在兩廣見諸文武大吏供億不能敵一鎮守其煩  
費可知上曰然祖宗來設此久安能遽革第自今必廉  
如鄧原麥秀者而後用不然則已之大夏頓首稱善大  
夏每被召跪御榻前上左右顧近侍輒引避嘗對久億  
不能興呼司禮太監李榮掖之出榮等陽修好于大夏

而陰銜之至是因請設東西衛中官監京營者盡失兵  
揭蜚語宮門上以語大夏曰宮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  
不利失兵耳由是間不得行

明鑑曰中官監織造苛擾貪黷其弊百出孝宗以劉  
大夏之言罷之可謂能斷矣然既知中官之不可監  
織造甯不知其不可為填守者而猶以祖制為詞鐵  
牌之禁獨非祖制乎夫昏杯之倫其性皆全于陰其  
才則狡險而已其志則富貴而已而乃以廉望之是  
以望君子者望小人也若麥秀之在浙鄧原之在閩  
千百中不一二且度亦不過彼善于此耳何若專任

明通鑑卷四十

五

置吏之為得乎使大夏更力陳之孝宗未必不從其  
議何乃一聞擇廉之語輒為頓首稱善此三編

御批所以深為大夏惜也

九月庚寅錄囚論法司不得任情偏執致淹獄囚 甲  
寅命太常少卿孫交經署宣大邊務 丁巳御煖閣召  
輔臣劉健等曰諸邊首功巡按御史察勘動淹歲年非  
所以示勸自今奏報以遠近立限違者詰治 經筵進  
講太監李榮等有以觸忌為言者上聞之諭輔臣曰講  
書須要明白直言不諱可傳語諸講官不必顧忌是時  
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觀望規諫不

聞故特示之俾知上意所嚮云明史本紀書于是  
我則以李榮米說講章內有以善道殺沃他他字不是  
對上語上微笑後恐諸講官因此顧忌乃特宣示並書  
于是月之晦日王折續文獻通考亦云九月  
三十日正丁巳也今據本紀參意章錄書之 是月復

置起居注初洪武間設起居注後廢至是太僕少卿儲  
懔言古者史官記言記動典至重也臣見陛下宣召羣  
臣多係帷幄造膝之言近臣不得與聞史官莫由紀錄  
失今不圖恐歲月綿遠傳聞各異無以究其始末乞敕  
廷臣會蒙召問者備錄呈覽宣付史館庶幾聖君言動  
舉無所遺羣臣論說亦以附見報可 冬十月戶部尚  
書秦紘間召以年老連章力辭乞致仕賜敕乘傳歸明

明通鑑卷四十

五

年九月卒年八十贈少保謚襄毅紘廉介絕俗妻孥菜  
羹麥飯常不飽性剛果勇于除害不自顧慮其督兩廣  
威望尤著時以為偉人 十一月戊子罷雲南銀場上  
初即位減雲南銀課二萬兩十三年巡撫李士賓言雲  
南九銀場四場礦脈久絕乞免其課報可及是從巡撫  
陳金言竟罷之 辛卯寇入莊浪 是月逮大理寺少  
卿吳一貫先是泰甯衛部十餘騎射傷海西貢使故都  
指揮僉事張斌以罪廢孫天祥入粟得祖官斌欲冒功  
起廢使天祥出關掩殺他衛三十八人指為射貢使者  
巡撫張鼎奏捷巡按御史王獻臣疑之方移牒駁勘會

指揮張茂及子欽與天祥有卻詐為前屯衛文書呈獻  
臣具言天祥掩殺狀獻臣以聞未報而獻臣嘗令步卒  
導從遊山為東廠所發被徵以余濂代上命一貫偕錦  
衣指揮楊玉會濂勘之盡得其實論斌等死天祥斃于  
獄天祥叔父洪屢訟冤上密令東廠廉其事還奏所勘  
皆誣上信之欲盡反前獄出東廠揭帖示閣臣命盡逮  
一貫等會訊閣下劉健言東廠揭帖不可行于外既退  
復爭之上再召見責健等健對曰獄經法司讞皆公卿  
士大夫言足信上曰法司斷獄不當身且不保言足信  
乎謝遷曰事當從眾若一二人言安可信健等又言眾

明通鑑卷四十

六

證不可悉逮上曰此大獄逮千人何恤苟功罪不明邊  
臣孰肯効力者健等再四執爭見上聲色厲終不敢深  
言東廠非一貫等既至上御午門親鞫之欲抵一貫死  
閔珪進曰一貫推案不實罪當徒上不允珪執如初上  
怒命更擬珪終以原擬上諭一貫嵩明州同知獻臣前  
已貶上杭丞再貶廣東驛丞濂雲南布政司照磨茂父  
子論死而斌免洪得論功上勵精圖治委任大臣中官  
勢稍絀惟天祥及滿倉兒事皆發自東廠廷議猶為所  
撓云 召南京兵部尚書韓文為戶部尚書 十二月  
庚午申閉糴之禁 己卯寇犯靈州 甲申免湖廣被

灾秋糧 是月戶部覈奏天下戶口之數戶凡一千五  
十萬八千九百三十有五口凡六千一十萬五千八百  
三十有五 是冬以南京鴻臚卿王璟為僉都御史巡  
撫保定時以莊田故遺緹騎逮民二萬餘人畿輔騷動  
璟抗疏切諫尚書韓文等在內力持之管莊內臣稍得  
召還 是歲兩廣總督潘蕃請討思恩土官岑濬濬與  
岑猛相讐殺不已前制撫屢撫不服蕃平瓊州之亂奏  
請移兵勦之廷議未決而濬復掠上林武緣諸縣死者  
不可勝計又攻破田州猛僅以身免掠其家屬五十餘  
人聞于朝兵部乃議調兩廣及湖廣兵合勦之

明通鑑卷四十

七

十八年春正月己丑小王子諸部圍靈州入花馬池遂  
掠韋州環縣自秦紘召還尋致仕遂虛制府不命官填  
巡官無統攝邊備遂疎至是寇復分道人詔戶部侍郎  
顧佐往理陝西軍餉 乙未大祀南郊 甲辰小王子  
復陷甯夏清水營上曰清水營堡乃西陲要害寇直入  
焚掠邊地甚矣其令巡按御史閱實以聞尋寇以攻靈  
州不克散掠內地指揮仇敏邀其歸路與總兵官李祥  
擊走之 是月考察京外官一日上御便殿劉大夏戴  
珊同侍上曰時當述職諸大臣皆杜門如二卿者雖日  
見客何害因袖出白金資之曰少佐爾廉且屬勿廷謝

恐為他人忌也珊以老疾乞骸骨優詔勉留已大夏燕見復為珊請上曰彼屬卿言即主人留客堅客且為強留珊獨不能為朕留耶且朕以天下事付卿輩猶家人父子今太平未兆何忍言歸大夏出以告珊珊泣曰臣死是官矣屬以新君嗣位不忍言去力疾視事疾作遂卒其諸書皆系之六十七兩年今證之本傳言帝晚年且是年方嚴考察故有時當述職諸臣閉門之語其為是年之正月無疑也傳中叙其二月戊辰御奉天門諭戶兵工三部曰方今生齒日繁而戶口軍伍日就耗損此皆官司撫恤無方因仍苟且所致其悉議弊政以聞于是戶部尚書韓文等上言耗損之故有二

明通鑑卷四十

有因災傷歛重逼迫逃移者有因懼充軍匠諸役賄里長匿報者若不加招撫之恩嚴稽查之法則逃移者永無復業之望匿報者別無清理之術如荆襄流民尤多宜簡命大臣一人往理其它各行省敕撫按等官招撫復業若逃避軍匠等役許首報更正違者罪之自後歲一稽覈仍令有司輕徭薄征以寬恤之上從其議三編引王世貞身山堂別集言國家戶口登耗有絕不可信者如宏治十七年口至六千十萬五千八百三十五十八年戶至一千二百九十七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而正德元年戶僅九百一十五萬一千七百七十三頓減三百八十二萬一千二百一十口僅四百六十八萬二千五百一十口一千三百三十萬三千七百八十五自是而劉六等亂中原藍鄂等亂楚蜀江廣無處不被兵而八年以後口却增至六千三百三十餘萬然則有司之造冊

與戶科戶部之稽查皆見戲耳 是月上御經筵學士張元禎請講太極圖西銘等書上觀之喜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元禎家居閱二十年中外交薦不赴宏治初召修憲宗實錄累遷至學士充經筵日講官上頗向用元禎體清癯長不踰中人每日講上特設低几聽之至是欲大用不果三月癸卯賜顧鼎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月下戶部主事李夢陽于錦衣衛獄時上優禮外家皇后弟壽甯侯張鶴齡建昌侯延齡並驕縱多犯法夢陽上書陳二病一曰元氣之病謂士氣日衰也一日腹心之病謂內官日橫也又陳三害一曰兵害二曰民害三曰

明通鑑卷四十

壯場饑民之害又陳六漸一曰匱之漸二曰盜之漸三曰壞名器之漸四曰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蠱惑之漸六曰貴戚驕侈之漸累數千言而未言貴戚則專斥張鶴齡招納無賴罔利賊民勢如翼虎鶴齡奏辨摘疏中陛下厚張氏語誣夢陽訕母后罪當斬后母金夫人復訴于上前上不得已下之獄已問劉健曰夢陽言事何若健曰小臣狂妄謝遷曰赤心為國耳上領之踰月即降中旨有出僅奪俸三月金夫人懇不已上不聽左右知上護夢陽請無重罪而予杖以泄金夫人憤亦不許未幾劉大夏召見于便殿謂曰君輩欲以杖笞陽耳

朕甯殺直臣快左右心乎他日上遊南宮鶴齡兄弟入侍酒半皇后及金夫人起更衣上出游覽獨召鶴齡語

左右莫聞也惟遙見鶴齡免冠首觸地自是稍斂迹

據三編夢陽下獄在三月其上疏在二月出獄在四月皆見空同集今類記于三月下其游南宮一事亦見慶陽秘錄中蓋得之光祿卿張璞云云

明史未傳及三編俱采入今從之 夏四月戊寅命

刑部侍郎何鑑撫輯荆襄流民從戶部尚書韓文之請

也鑑周歷河南湖廣陝西連界閱實戶口得戶二十三

萬五千有奇口七十三萬九千有奇因疏善後十事及

軍民利病以聞 甲申上不豫 五月庚寅大漸召閣

臣劉健李東陽謝遷至乾清宮諭曰朕承統十有八年

明通鑑卷四十

三

年三十六歲遭疾殆不能興故召卿輩健等皆慰籍上

曰朕自知命也朕守祖宗法度不敢怠荒天下事重煩

卿輩又曰東宮年十五矣未選婿可亟令禮部行之皆

應曰諾即令司禮太監授遺詔命就榻前書之執健手

曰卿輩輔導良苦朕備知之東宮年幼好逸樂卿等當

教之讀書輔導成德越日辛卯召太子諭以法祖用賢

午刻帝崩帝恭儉有制勤政愛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

道用使朝序清甯民人康阜仁宣而後此其中興之令

主歟

明史何喬新等傳贊曰孝宗之為明賢君有以哉恭

儉自飭而明于任人劉謝諸賢居政府而王恕何喬

新彭韶等為七卿長相與維持而匡弼之朝多君子

殆比隆開元慶曆盛時矣喬新韶雖未竟其用而望

著朝野史稱宋仁宗時國未嘗無嬖倖而不足以累

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孝

宗初政亦畧似之不然承憲宗之季而欲使政不旁

撓財無濫費滋培元氣中外又安豈易言哉

壬寅太子即皇帝位以明年為正德元年大赦天下除

宏治十六年以前逋賦 戊申小王子犯宣府時寇乘

喪大入連營二十餘里總兵官張俊遣諸將李稽白玉

明通鑑卷四十

三

張雄王鎮穆榮各帥三千人分扼要害俄寇由新開口

毀垣入稽遠前迎敵王雄鎮榮各帥所部拒于虞臺俊

帥三千人赴援道傷足以兵屬都指揮曹泰泰至鹿角

山被圍俊力疾益調兵五千人持三日糧馳解泰圍又

分兵救稽王等皆潰圍出獨雄榮阻山澗援絕死諸軍

大困收兵還寇追之行且戰僅得入萬全右衛城士馬

死亾無算俊及中官劉清巡撫李進皆徵還御史郭東

山言俊扶病馳援宜令贖罪許之 庚戌命太監苗達

監督軍務保國公朱暉為征虜將軍充總兵官右都御

史史琳提督軍務禦寇宣府 辛亥太白經天 六月



庚申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敬皇帝廟號孝宗 秋七月  
加大學士劉健左柱國李東陽少傅兼太子太傅謝遷  
少傅兼太子太傅踰月東陽遷亦加柱國 八月甲寅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癸亥太白晝  
見凡六日 朱暉等出師分駐大同宣府會寇轉掠大  
同參將陳雄擊斬八十餘級還所掠人口二千七百有  
奇虜引去暉以捷聞丙子召暉等還加太保史琳太子  
少保琳尋卒暉之奏捷也列有功將士二萬餘人侍郎  
閻仲宇大理丞邵璋往勘所報多不實而中官苗達力  
持之會太監劉瑾用事乃悉如暉請 辛巳歲星晝見

明通鑑卷四十一

三

凡三日 京師自六月霖雨至于是月時東宮舊暨劉  
瑾與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邱聚高鳳羅祥等八人  
俱用事謂之八黨亦謂之八虎日導上遊戲由是怠于  
政事遺詔中當興罷者悉廢格不行大學士劉健等乃  
上言陛下登極詔出中外歡呼想望太平今兩月矣未  
聞汰冗員幾何省冗費幾何詔書所載徒爲空文此陰  
陽所以失調雨暘所以不若也如監局倉庫城門及四  
方守備內臣增置數倍朝廷養軍匠費鉅萬計僅足供  
其役使甯可不汰文武臣曠職債事虛糜廩祿者甯可  
不黜畫史工匠濫授官職者多至數百人甯可不罷內

承運庫累歲支銀數百餘萬初無文簿司鑰庫貯錢數  
百萬未知有無甯可不勾校至如放遣先朝宮人縱內  
苑珍禽奇獸皆新政所當先而陛下悉率制不行無以  
慰四海之望上雖溫詔答之而左右宦豎日恣增益日  
益衆每上出帶刀被甲擁駕後內府諸監局僉書多者  
至百數十人光祿日供驟益數倍健等極陳其弊請勤  
政講學報聞而已 九月甲午申刻河鼓北斗晝見是  
日南京及蘇松常鎮淮揚甯七府通和二州同日地震  
攷異明史本紀但書甲午 丁酉振陝西饑 以副都  
御史屠勛爲右都御史 上踐阼未數月漸改先帝之

明通鑑卷四十一

三

舊戶科給事中劉菴疏諫曰先帝大漸召閣臣劉健李  
東陽謝遷於榻前託以陛下今梓宮未葬德音猶存而  
政事多乖號令不信張瑜劉文泰方藥弗慎致先帝升  
遐不卽加誅容其奏辨中官劉瑯貽害河南宜按治僅  
調之薊州戶部奏汰冗員兵部奏革傳奉疏皆報罷夫  
先帝留健等輔陛下乃近日批答章奏以恩侵法以私  
揜公是閣臣不得與聞而左右近習陰有干預矣願遵  
遺命信老成政無大小悉咨內閣庶事無壅蔽權不假  
竊報聞 冬十月丙辰小王子帥數萬騎犯固原總兵  
官曹雄軍隔絕不相聞副都御史楊一清巡撫陝西時

在平涼率輕騎晝夜行抵雄軍為之節度多張疑兵脅寇寇移犯隆德一清夜發火礮響應山谷間寇疑大兵至遁出塞 庚午葬孝宗敬皇帝於泰陵 十一月甲申御文華殿日講大學士劉健等請之也 辛丑命太監韋興填守湖廣興自成化未得罪久廢至是黃緣出守科道官言詔革天下填守內官非舊額者墨猶未乾乃復遣興無以示天下信方上之踐阼也劉健等釐諸弊政凡先帝所欲興罷者悉以遺詔行之而四方填守中官易置者多僅撤均州齊元而韋興復黃緣代均州于是兵部尚書劉大夏復議上應撤者二十四人又奏

明通鑑卷四十

五

減皇城京城守視中官皆不納頃之列上傳奉武臣當汰者六百八十三人報可大漢將軍薛福敬等四十八人亦在汰列於是福敬等故不入侍以激上怒上遽命復之而責兵部對狀欲加罪中官甯瑾頓首曰此先帝遺命陛下列之登極詔書不宜罪上意乃解至是復以興故大夏等再三爭執皆不聽 十二月丙辰長甯伯周彥請加侯封吏部言封爵重典其以恩授者皆出特旨未有如彥之自請者上是之時彥與東光民訟田為言官所劾尋有是請蓋效尤張氏兄弟也 丁巳詔修孝宗實錄英國公張懋為監修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

遷為正總裁吏部侍郎張元禎焦芳為副總裁元禎以上嗣位擢居卿貳入東閣專典誥敕然元禎素有名譽晚而復出館閣諸人悉後輩見其言論意態以為迂濶又名位相軋遂騰謗議言官交章劾之元禎七疏乞休劉健力保持之健去元禎亦卒 攷興修實錄明史本紀二月稱武宗實錄為是月丁巳從之 是月南京御史陸崑疏陳重風紀八事一獎直言古者臣下不匡其刑墨宋制御史入臺踰十旬無言有辱臺之罰今郎署建言如李夢陽楊子器輩當加旌擢而言官考績宜以章疏多寡及當否為殿最二復面劾舊制御史上殿被劾者趨出待罪即唐

明通鑑卷四十

五

人對仗讀彈文遺意近率封章奏聞批荅未行彌縫先入乞遵舊典面奏立取睿裁三明淑慝尚書劉大夏王軾以病乞休張元禎陳清屢劾不去賢不肖例置實治亂消長之關宜勉留二人放還元禎等四殿命令近者言妨左右類見留中事出所私輒收成命乞令諸曹章奏俱具數送閣已行者備考稽未行者便奏請五養銳氣御史與都御史例得互糾行事不宜牽制六均差遣御史以南北為限顯分重輕自今除巡按面命外其它差遣及遷轉資格宜均擬上請以示一體七專委任河南道有考覈之責請擇人專任八勵庶官郎中田岩姚

汀員外郎李承勛胡世甯等二十人皆宜顯擢章下所  
司時不能用 禮部尚書張昇條奏四方災異自今年  
正月至九月天鼓妖星山崩地震霖雨暴風雷火水旱  
之變凡百三十餘處而南京根本重地地亦震尤變之  
大者然兆于先帝賓天之前示于陛下踐阼之始天心  
仁愛伏願陛下清心潔已延訪公卿聽用忠諫屏去邪  
諛節省濫恩謹修邊備以協人心而回天意疏入下所  
司議當興革者以聞 是冬小王子諸部入鎮夷所指  
揮劉經死之 是歲平思恩州先是岑濬攻破田州總  
督潘蕃奏請調集三廣官土軍十萬八千餘人與總兵

明通鑑卷四十一

庚

官毛銳大監韋經等分六哨各取道共抵賊砦尋賊分  
兵阻險我軍緣崖而進濬勢蹙遁入舊城諸軍圍攻急  
濬自縊城中人獻其首前後斬捕四千七百九十級俘  
男女八百人盡平其地捷聞聖書嘉勞兵部議濬既伏  
誅不宜再錄其後而岑猛世濟凶惡亦宜停襲請改思  
恩田州俱爲流官以雲南知府張鳳平樂知府謝湖俱  
陞廣西右參政掌思恩田州府事 谷密忠順王善巴  
卒子巴爾濟舊作拜襲昏愚失道國內益亂先時土爾  
番酋莽蘇爾方嗣位桀黠踰于父見谷密不振復有併  
吞之志

明通鑑卷四十一



續修四庫全書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四十一 柔兆攝提  
格盡一年

武宗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

皇帝

正德元年春正月乙酉享太廟 己丑大祀天地于南  
郊 甲午大學士劉健等言郊壇廟享內官內使隨從  
數多今祭太社耕藉田在邇地方窄狹至釋奠大典太  
學生徒園橋觀聽尤不可無以肅觀瞻乞查照正統以  
前舊制定爲名數勿使仍前冗濫上嘉納之 乙未以

明通鑑卷四十一

一

山陵甫畢免宴並罷上元燈火 戊戌兵部言陝西守  
臣各報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寇擁衆數萬毀邊牆散入  
固原諸處宜勅都御史楊一清隨宜徵調延甯游兵及  
莊浪土兵相機戰守別選錦衣千戶一人星馳赴彼偵  
探實情乃敕千戶屠璋往 是月召南京刑部尚書張  
敷華爲左都御史 以巡撫陝西左副都御史楊一清  
總制陝西延綏甯夏甘肅等處邊務兼督馬政時一清  
上言甯夏花馬池興武營直抵高橋二百餘里爲寇入  
邊門戶近因警報議調延綏遊兵土兵分布防禦而無  
一人至者以事關各鎮不相統攝彼此抵牾故也宜簡

大臣一人為總制無事則常駐慶陽有警則往環縣鞏州諸處居中調度如彼出套即行經畧花馬池一帶庶幾有備無患全陝可安兵部尚書劉大夏即請以一清任之一清遂建議修邊其畧謂陝西各邊延綏據險甯夏甘肅扼河山惟花馬池至靈州地寬延城堡復疎寇毀墻入則固原慶陽平涼鞏昌皆受患成化初甯夏巡撫徐廷璋築邊墻餘亘二百餘里在延綏者余子俊修之甚固由是寇不入套二十餘年後邊備疎墻墜日夷宏治之末寇連侵畧以至于今秦紘僅修四五小堡及靖虜至環慶治塹七百里不足捍敵臣久官陝西頗悉

明通鑑卷四十一

形勢寇動稱數萬往來倏忽未至徵兵多擾費既至召援輒後時欲戰則彼不來久持則我師坐老臣以為防邊之策大要有四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今河套即周之朔方漢之定襄唐之受降城也夫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為寇巢穴深山大河勢乃在彼而甯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邊患所以相尋而不可解也誠宜扼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屬甯夏使河套方千

里之地歸我耕牧屯田數百萬畝省內地轉輸策之上也如或不能及今增築防邊敵來有以待之猶愈無策因條上墩臺守軍及置衛所增兵備各地勢事宜上可其議大發帑金數十萬使一清築墻未幾而劉瑾構之僅成要害間四十里之地而止致異一清請築邊墻本未見明史本傳諸書多系其總制三邊于去年之冬蓋因寇犯固原隆德一清自平涼往援為疑兵而寇適遂牽連並記耳證之正德實錄命一清總制三邊在是年正月癸卯惟憲章錄系之正月與明實錄合今據之泰本傳書于正月之末二月壬子御經筵大學士劉健等請之也上自去年冬月後以天寒輟講健等乃以正月復請之始定遣官知經筵同知經筵事至是仍循每月初二日例 乙卯

明通鑑卷四十一

巡撫保定僉都御史王璟請革皇莊上之即位也太監夏綬乞于真定諸府歲加葦場稅少監傅孫請履畝覈靜海永清隆平諸縣田太監張峻欲稅甯晉小河往來客貨詔皆許之又以莊田故遣緹騎逮民魯堂等二百餘人畿南騷動璟抗疏切諫下廷臣議僉言此千百頃瑣瑣之利恐不足以孝養兩宮宜悉革之通給小民頌種有旨令再議于是尚書韓文等覆題謂畿民宜加存恤若謂莊田以奉兩宮不可給散小民則宜移文巡撫官覈實召人佃種畝徵銀三分解部輸內庫進用其管莊內官仍悉召還庶地方得免侵漁之害上曰卿等為

國爲民意良厚但朕奉順慈闈事非得已管莊各留內  
官一人校尉十人餘悉召還子粒如擬徵銀不許分毫  
多取如有仍前生事爲民害者令巡按御史具實以聞  
大學士劉健等復言皇莊旣以進奉兩官自宜悉委有  
司不當仍主以私人反失朝廷尊親之意因極言內臣  
管莊擾民不省政異王璟請革皇莊事見明史本傳系  
二月證之實錄蓋是月乙卯也請革皇莊始于王璟廷  
議從之因上令再議韓文始有召佃徵銀之請上復欲  
留管莊內官一人校尉十人故劉健復有責之有  
司撤還內官之請實錄所記尤爲明折今據舊之  
已遣官行釋奠禮于先師 乙丑耕藉田 戊辰吏戶  
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言事爲宦官所撓傳示上意

明通鑑卷四十一

四

令閣臣調旨大學士劉健等不奉命別擬以奏上不聽  
健等力諫謂奸商壞亂鹽政武臣負罪玩法北征將士  
無功授官御用監書篆濫用匪人皆宜痛抑今陛下不  
信大臣而信羣小欲以一二私人私恩壞百年舊制臣等  
豈敢苟從所擬四疏謹以原擬封進不報居數日健等  
又言陛下即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想望太平而朝令  
夕更迄無備口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  
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擾查  
革弊政則謂之紛更憂在于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  
涉于近侍貴戚則牢不可破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

或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比爲戶  
兵等部隨法賞功諸事極陳利害拱俟數日未奉玉音  
若以臣等言是宜賜施行所言旣非亦當明加斥責乃  
留中不報視之如無政出多門咎歸臣等宋儒朱熹有  
言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  
則不取一日居乎其位伏乞聖明矜察特賜退休上慰  
留之然疏仍不下又數日健等復歷數政令十失而指  
斥貴戚近侍尤切因再申前請上不得已始下前疏令  
所司詳議健等知志終不行各上章乞骸骨不許旣而  
所司議上一如健等指上勉從之由是諸失利者益切

明通鑑卷四十一

五

齒初孝宗之末外戚慶雲壽甯家人及商人譚景清等  
奏請買補殘鹽至百八十萬引戶部尙書韓文條鹽政  
夙弊七事論殘鹽尤切孝宗嘉納未及行而崩卽入上  
登極詔中罷之侯家復奏乞下部更議文等再三執奏  
弗從竟如侯請于是內閣及言官復論之詔下廷議文  
言鹽法之設專以備邊今山陝饑寇方大入度支匱絀  
飛輓甚難奈何壞祖宗法致誤邊防景清復陳乞如故  
文等請執付法司事始已戶部疏中首論奸商壞亂鹽  
政卽指景清也于是失利者以爲事始于文銜之尤甚  
癸酉罷採寶石西珠時中旨傳采辦下戶部尙書韓

文請屏絕珍奇以養儉德從之 己卯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皆先後上疏乞致仕不許 三月甲申上幸太學釋奠于先師禮畢御養倫堂祭酒司業進講畢還宮 乙酉錦衣千戶屠璋自陝西勘事還奏稱鹽池之役陣亡十八人亂馬川之役指揮張瑛中流矢死者又十八人今寇已出套東渡宜行一清督各鎮守臣隨宜區處時都給事中艾洪等劾太監陸閻御史劉淮等冒功掩罪而所報衝鋒三次當先之將士或身在京師而冒報名姓或令人頂替而妄作已功因及苗達朱暉敷奏失實准等紀功之冊宜行覆勘報聞俟查明酌處之

明通鑑卷四十一

六

丁亥大學士劉健等言自開講以來不時傳旨暫免免者多以兩宮朝謁為詞近又云擇日乘馬臣等愚見以為乘馬等事似與講學兩不相妨至于慈宮問安往來不過頃刻且兩宮以宗社為念見皇上勤于講學亦必喜動顏色今以頃刻之問安而廢一日之學業恐非所以慰慈顏承尊意也伏乞日勤聽講除舊例假日外其餘尋常之日不暫停免使臣等得以少効涓埃則聖德日隆聖治日新矣報可 先是正月天鼓鳴二月陝西地震星斗晝見于是六科給事中張文等十三道御史李鉞等先後上書請重輔導抑權幸清弊政末言劉

健等執奏鹽法等十事未及施行而薊州草場雖有查撥之命小民未得實業大臣如南工部尚書李孟暘等之不職宣府巡撫都御史李進之失機都督僉事神英父子之贓罪皆未明正黜典弊之大者也詔下其章于所司 夏四月癸丑五府六部等衙門英國公張懋等合詞上疏其畧曰自古人君未有不以憂勤而興驕佚而壞者蓋之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成王初政周公作無逸以訓之誠見夫廢興之機于此焉繫不可以不慎也我太祖高皇帝百戰而得天下深懼後世溺于宴安故作皇明祖訓首謂守成之君當存敬畏以祖宗

明通鑑卷四十一

七

憂天下為心則能承受天眷若生怠慢禍必加焉貽謀之遠蓋與古人異世而同符也仰惟皇上嗣位以來日御經筵躬親庶政天下喁喁望治邇者忽聞燕閒之際留心騎射甚至羣小襍沓徑出掖門游觀苑囿縱情逸樂臣等聞之不勝驚懼昔漢文帝從霸陵欲西馳下峻阪袁盎諫曰聖主不乘危不微幸今騁六飛馳不測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唐太后何宋孝宗常規鞍馬薛季宣諫曰羣馬之事惟陛下所以習勞講武至于衛生之害積于細微銜槩之危起于所忽則不可不慎夫家累千金坐不垂堂蓋謂所託者重也陛下負託

之重豈但千金之子而乃自釋端拱之安以犯垂堂之險萬一御者蹉跌銜轡有失左右不及致力將如之何仰惟天縱聖明初無此念必左右近侍引之非道陛下不察而誤蹈之臣等實爲寒心況去歲以來災異迭見若復從事佚樂何以感動天心疏入上嘉納之是時上好微行故懋等言之尤切攷異法傳錄載張懋等諫騎射于三月明書載上始微行于五月諫之武宗實錄在是月癸丑疏中所言皆微行騎射也明史張輔傳言武宗即位與羣小狎遊懋等文武大臣諫其言皆切直然此疏御馬監太監陳貴葉陽以馬房屋宇傾圮奏欲開耕草場地以資修理費戶科都給事中張文等言我朝養馬仿周人牧師之制

明通鑑卷四十一

六

于內甸民耕之外各營設置草場每夏秋收放縱其馳逐馬大蕃息而武事以修所以尊國勢而防寇患也近日錦衣指揮傅聰御馬太監錢能各緣父兄之故請草場爲業既誤許之于是貴陽遂有此奏臣等考之正統時提督人員有侵其地者英宗皇帝令改正戒再犯必殺毋赦成化中太監李良都督李玉等又各侵首舊地詔罰王俸三月仍遣官覈實以正其經界近年太監覃昌陸愷奏討香河等縣草場壽府仁壽宮奏撥永清等縣草場給事中周旋查出先帝又令照數還官夫莫尊于母后莫親于皇弟先帝不得而私之貴陽聰能何人

乃敢以香火爲請而留數百畝以修理爲詞而乞數千畝是欲以一時之私情而壞累世之成憲將必至于草場蕩廢馬政空虛而後已武備削弱戎狄生心患莫大焉乞絕其私請令原差科道官通行覈實辨別定界竝揭累朝禁約之旨使知遵守不敢輕犯上是之仍令修理工完卽止 丁巳吏科給事中胡煜以災異上書其畧曰臣聞變不虛生必有由致惟人主一心與天心相爲感通苟不務勤學則無以正心修身夫一念之不純一動之失中皆足以干陰陽之和故近古之君不但勤于畫學而又選擇名儒夜直禁中不時召對所以防非

明通鑑卷四十一

九

聖欲爲持守身心之助也今陛下以英妙之年正力學之時暮夜既無召對之條晝日又鮮勤學之益雖曰日御經筵然儒臣之講未畢而已有鴻鵠之思几席之讀未幾而倏興逸樂之想惟聞與近侍導諛者不時游玩雜巧滿目一暴十寒得之方微耗之已甚聖學如此何由緝熙光明伏望日新以清化源遠佞以端好尙又必選文學名臣侍從左右朝夕講誦以開廣聰明凡內外章奏悉付內閣大臣議定而行則憂勤惕厲之心勝宴安偷佚之志也正心以正朝廷何患天下之不治天變之不消邪下所司知之 吏部尙書馬文升請致仕許

之初文升承遺詔汰傳奉官七百六十三人詔留太僕李綸等十七人餘盡汰之既而中官王瑞復請用新汰者七人文升持不可給事中安奎刺得瑞納賄狀劾之瑞恚誣文升抗旨更下廷議皆是文升上終不聽文升因乞歸不許是時朝政已移于中官文升日懷去志會兩廣缺總督推兵部侍郎熊繡可任繡不欲出外頗快俠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劾文升徇私文升連疏乞休至是始得旨乘傳歸賜璽書優禮之因團文升致仕實錄連疏乞休至是始許之也據實錄致仕歸在是月丁巳三編亦系之四月今從之癸亥兵科給事中楊一渙以上好騎射時出微行上疏言人主不

明通鑑卷四十一

十

可有他嗜好馳驟弓矢尤非所宜況深居九重出必清道豈易輕易游行秦皇巡幸變起副車武帝微行戒嚴柏谷蓋天下重器置之安處則安置之危處則危萬一不虞所關非細疏入下所司知之 丁卯以吏部左侍郎焦芳為本部尚書代文升也芳粗鄙無學識好嫚罵劉健謝遷諸正人皆惡之芳既積忤廷臣乃深結奄宦以干進上初即位廷議以國用不足勸上節儉芳知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須用度何況縣官諺云無錢揀故紙今天下多逋租匿稅不是檢索而但云損上何也上聞大喜至是文升去遂代之 是月南京祭

酒章懋乞致仕不許 文升之罷也言官邱俊石介等薦南京吏部尚書林瀚上用焦芳乃改瀚南京兵部參贊機務命未至瀚引疾乞休因陳養正心崇正道務正學親正人四事優詔慰留尋及南京諸臣條時政十二事語涉近倖多格不行 掌大理寺工部尚書楊守隨奏每歲熱審行于京師而不行于南京五歲一審錄詳于在京而畧于在外請更定兩京內外皆一例從之 五月丙申減蘇杭織造歲幣三分之半從工部尚書曾鑑之請也時內織染局奏蘇杭織造上供錦綺為數二萬四千有奇鑑力請停罷乃有是命 兵部尚書劉大

明通鑑卷四十一

十一

夏乞致仕大夏以請汰填守中官及武臣不悅于上未幾又言填守中官如江西董讓蘄州劉瑯陝西劉雲山東朱雲貪殘尤甚乞按治上皆勿問大夏自知言不見用遂連疏乞骸骨至是許之加太子太保賜敕馳驛歸給事中王翊張禴請留之吏部亦請如翊禴言不報 戊戌戒科道毋得挾私舉劾先是馬文升致仕廷議推補吏部御史王時中言銓衡重寄如閔珪劉大夏不宜在推舉之列戶科給事中劉蒞言別天下之賢才在公論寄天下之公論在科道若公論不明賢不肖倒置天下未有不亂者大夏官至二品不為子乞恩歷官數十



年家不踰中人之產蓋亦一時之望而言者斷斷不可  
是非之乖謬甚矣乞究治造言無實之人庶老臣得安  
其位而行其志時閔珪亦連疏請休上慰留之乃有是  
詔國事見明史劉蒞木傳證之實錄即在大夏致仕  
之後而閔珪亦以四月請致仕此蓋為留珪而發也  
今從之 甲辰諭戶部會各官議經制事宜先是總督倉  
儲戶部侍郎陳清兵科給事中徐忱各疏言倉庫空虛  
可慮給事中張文等亦以為言于是尙書韓文會英國  
公張懋等議謂京庫銀兩歲入者為一百四十九萬兩  
有奇以歲用言之給邊折俸及內府成造寶冊之類為  
一百萬兩餘皆貯之太倉以備餉邊急用故太倉之積

明通鑑卷四十一

三

多或至四百萬少亦半之近歲所入以積欠蠲除虧于  
原額而所出乃過于常數蓋一歲之用已至五百餘萬  
兩矣今海內虛耗兵荒相仍以有限之財供無窮之費  
若非痛懲侈靡務為減節豈能轉膏為豐以濟一時之  
急邪因條具經制八事一崇節儉二裁冗食三節冗費  
四賊罰解部五處置鹽法六清查積朽七錢鈔折銀八  
清查草場詔下所司詳究近年支用日漸增加多至數  
倍之由及運送各邊銀兩已用未用之數並有可行長  
策仍議處以聞 丙午擢兵部侍郎許進為本部尙書  
代劉大夏也進始起佐兵部兼督團營時劉瑾用事進

亦多委蛇徇其意而瑾終不悅方督團營時與瑾同事  
每閱操談笑指揮意度閒雅瑾及諸將咸服一日操罷  
忽呼三校前各杖數十瑾請其故進出權貴請託書示  
之瑾陽稱善內竊銜之又國許進代劉大夏為兵尙事  
證之實錄則本月丙午也法傳錄憲章錄書召總制宣  
大右都御史劉宇為兵部尙書又並劉大夏致仕同系  
之九月皆誤也宇以明年四月代閔仲宇為兵尙蓋進  
以是年十月改吏部而仲宇代之明年仲宇致仕乃以  
宇代之三年進以吏部致仕宇又代進證之 六月辛  
亥以內官監太監劉瑾提督十二團營 乙卯南京科  
道官牧相等奏請自今百司章疏若朝廷大政必由內  
閣六部而以公論付臺諫勿令徑從中出禮部覆奏謂

明通鑑卷四十一

三

宜從其言上曰朝廷自有處置不省 辛酉禁吏民奢  
靡踰制 免陝西被災稅糧 是日大風雨雷震郊壇  
獸瓦庚午敕羣臣修省于是大學士劉健等上言自古  
人君以勤敬為德怠荒為戒伏觀陛下近日以來視朝  
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游戲漸廣茲當長夏盛暑之  
時經筵日講俱各停止臣等愚昧不知陛下宮中何以  
消日且更有何事大于此者夫奢靡無度濫賞妄費非  
所以崇儉德彈射鈞獵戕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  
狐兔田野之畜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冑戰鬥之象不  
可施于宮禁夫使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

不達而此數者交襍于前臣等不勝憂懼疏入上曰自古帝王不能無過而貴于改過覽卿等奏具見忠愛之忱朕當從而行之一時廷臣以災異應詔陳言者禮部尚書張昇工科給事中陶諧禮科給事中葛嵩監察御史王渙吏部主事孫馨及六科給事中連名之張良弼十三道御史連名之熊卓等下內閣議于是健等上言臣等看得府部等衙門災異陳言各本詞意懇切有臣等所不及知者竊恐萬幾之繁不暇徧覽謹擇其所陳時政切要者恭錄以進請置坐隅分為數類曰無單騎馳驅出入宮禁曰無頻幸監局泛舟海子曰無事鷹犬

明通鑑卷四十一

西

彈射曰無納內侍進獻飲膳伏望朝夕觀省以成聖德國事見明史劉健傳傳中所言錄廷臣所陳時報聞政切要者不著姓名亦不言何時所陳今證之實錄自劉健等以下府部臺諫皆以災異應詔陳言下之內閣健等因條錄其切要者以進即張昇等諸人之疏也今參健傳並武宗丙子南京暴風雨雷震孝陵白實錄統系之庚午下 土岡樹 秋七月己卯以夏儒為錦衣衛指揮使尋進中軍都督府同知時上將大婚儒皇后父也 辛巳減允祿寺供奉時國用不足給事中張文等疏請節用戶部集議謂韓文等所言冗食冗費宜令光祿寺查看每年所徵厨料及內外近侍官員每日所費酒饌有不急之用悉從減省得旨准行于是該寺會計膳羞供應視

宏治元年日增一倍禮部言日費如此歲費益多宜令開具凡昔無而今有者去之昔少而今增者減之必使仍復舊規以紓民力而充國蓄詔從之 壬午南京六科給事中李光瀚等因災異言事謂災異所見大都陰盛陽微意者戎狄宦官之應如北寇屢犯邊疆而太監苗達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琳無功冒賞實足啟戎心而輕中國大學士劉健等所陳鹽法邊功利害留中不報而太監高鳳李榮納賂招權顛倒國是將使老臣不安其位乞追奪達等賞贈裁抑鳳等權寵然後精選內外主將親信內閣大臣議其興革之當先務者十三道

明通鑑卷四十一

五

御史陸崑等亦以為言竝請裁革新添南京守備內臣廣開言路屏絕宴遊騎射疏入俱下所司知之 癸未戶部尚書韓文復會英國公張懋等議覆近年支用加增之由及再陳可行長策言臣等追維其故銀兩之用于京軍屢出調度頻繁山陝饑荒供億加倍往者孝庶登極賞賜悉出內帑戶部止湊銀三十餘萬兩今則銀一百四十餘萬皆自戶部出矣往者內府歲造金冊皆取諸內庫今則戶部節進過一萬四千八百餘兩矣往者戶部進送內庫銀止備軍官折俸今則無名賞賜無益齋醮皆取而用之矣此銀費所以日增也招收投

兌之匠傳陞乞陞之官役占影射之軍皆貪絲權貴蠹  
公營私或臣下建白而裁革不行或方行裁革而旋復  
仍舊深根滋蔓潛耗京儲此冗食所以日增也光祿寺  
供應每告不敷內監局工作畧無停息至如玉帶蟒衣  
一概濫賜其他瑣屑不能枚舉此冗費所以日增也伏  
望陛下深懲夙弊俟諸司查奏至日應裁革減省停止  
者即賜施行其各邊解送銀兩已用未用數目及有無  
冒支侵耗之弊宜行各邊巡按御史清查造冊以憑追  
繳至可行長策則各處稅課司河泊所及山場湖陂田  
土或被奸民侵占或係王府舊嘗陳乞爲業者盡取還

明通鑑卷四十一

六

官召人佃種如例徵租解庫備用而沿邊屯田昔年禾  
黍盡入荆榛宜敕各邊總制會同巡按督同巡守管屯  
等官清查舊有及新增頃畝除已給軍領種外召人佃  
種如例徵銀或增或減便宜行之以此數事亦可稍助  
公家之費上曰然屯田積穀乃餉邊上策前代及國初  
太祖成法昭然可攷今沿邊及遼東屯田其擇御史能  
者分行覈實賈臻實效不可虛應故事 戶科都給事  
中張文給事中劉蒞薛金等以災異應詔陳五事一謹  
內批謂邇者中外請乞直從批荅無不賜准其爲各科  
參論或諸司執奏者一切報罷是非不一事理乖舛書

而不法後嗣何觀請謹嚴以杜罔上行私之漸一裁冗  
員謂內臣遷改增添紛然襍出如劉杲吳祺等之兼督  
倉場溫祥范亨等之驟進司禮余慶黃準等之同守南  
京官多事擾乞通查裁省以遵明詔一節恩禮謂貴戚  
宗藩比多請乞如駙馬崔元林岳建昌侯張延齡之乞  
田土崇府德府之奏子粒徵府之撥屯地蜀府之買引  
鹽宜一切停止以拯民窮一肅京儲謂京通倉提督太  
監蔡用等欲將已革曬夫四基各色錢物仍追收備用  
奏賜俞允歲計銀七萬四千兩其它巧取固可類推乞  
實之法以儆奸貪一清收地謂頃議清查馬房草場地

明通鑑卷四十一

七

土以餘畝空間委棄可惜與其爲小人壑欲之資孰與  
助邊方萬一之急而太監甯瑾陳貴等奏蒙停免仍留  
牧放以便已私乞申前命差官清查仍宜瑾等于法以  
戒將來疏入忤旨責文等具狀自劾文等復執奏如初  
但以言之懇率請伏罪詔姑宥之仍罰俸各三月 己  
丑夜有星見紫微西藩外如輝九色蒼白越數日有微  
芒見參井間漸長二尺如帚西北至文昌欽天監奏言  
恐日久不消爲咎非淺蓋彗之漸也 庚子夜彗星見  
光流東南長三尺越三日壬寅長五尺許掃下台入太  
微垣也彗星三編庚子是月二十三日蓋是月戊寅朔  
庚子則云青州府諸城縣彗星見有光

流東南云云證之明史五行志皆不言起于青州今仍據三編書之是時八黨竊枋朝政日非災異迭見于是南京御史陸崑偕同官上疏極諫其畧曰自古宦豎欲擅主權必先盡其心志如趙高勸二世嚴刑肆志以極耳目之娛仇士良教其黨以奢靡導君勿使親近儒生知前代興亡之故其君惑之卒皆受禍陛下嗣位以來天下喁然望治乃未幾寵倖闢寺顛覆典刑大監馬永成魏彬劉漢傳興羅祥谷大用輩共為蒙蔽日事宴游上干天和災祲數告廷臣屢諫未蒙省納若輩必謂宮中行樂何關治亂此正好人蒙君之故術也陛下廣殿細旂豈知小民窮簷漏屋風雨之

明通鑑卷四十一

六

不庇錦衣玉食豈知小民刑寒暑雨凍餒之弗堪馳騁宴樂豈知小民疾首蹙額赴訴之無路日者雷震郊壇彗出紫微夏秋亢旱江南米價翔貴京城盜賊橫行可縱情恣欲不一顧念乎伏望側身修行屏成輩以絕亂源委任大臣務學親政以還至治疏入上不省是月司禮監傳旨以大婚禮需銀四十萬兩先是尚書韓文以上即位後山陵大婚及賞賚需銀一百八十萬兩有奇部帑不給請先發承運庫詔不許文又請賞賚自京邊軍士外請分別給銀鈔稍益以內庫及內府錢並暫借助戚賜莊田稅而救承運庫內官核所積金銀著

之籍且請罷諸不急費上不欲發內帑命文以漸經畫至是文以戶庫空虛請先發十萬兩因言海內虛耗加以水旱頻仍邊儲缺乏皇上初服宜慎儉德懷永圖禮有定制非臣下所敢輕議然百凡賞賚必酌時宜從省約庶幾以身示樸由近及遠而財用以充監察御史趙佑言左右以婚禮為名將肆無狀之欲計臣懼禍而不敢阻閣臣避怨而不敢爭用如泥沙坐致耗國不幸興師遣使僅將何以為計哉其後有詔得減四之一八月乙卯命內官監崔梟等往南京織造綵粧緞匹工部尚書曾鑑言皇上嗣位詔停織造德音方布何乃輒復

明通鑑卷四十一

九

沮之今東南水旱相仍生民失業况綵粧緞一匹用數十人之工踰半年而後可完夫服以彰德賞以酬勞賞之有節則得之者寶藏珍重以為奇濫則亦以尋常視之耳伏望躬行節儉裁抑賜予勿使重困地方六科給事中陶諧等十三道御史杜旻等亦以為言不聽南京織造之遺據明史本紀在八月乙卯與實錄同三編列之九月者改之實錄某等因織造奏計長蘆鹽引故陶諧杜旻等以為不可許且并請停織造戊午立夏氏三編蓋牽連並記耳今據實錄分書之為皇后丙寅劉健等言視朝太晏近者兩月以來或至日高數丈侍衛執役人等不能久立俱縱橫坐臥棄仗滿地四方朝見官吏外國朝貢使臣疲于久候非但

精神困倦抑且廢時誤事夫早朝乃人君首務天下觀瞻于此焉繫況當天變民窮之日恐懼修省猶恐不及若君怠于上臣荒于下太平之治何以能成臣等叨膺重寄憂切于中誠恐聖心別有所繫妨誤不小故敢冒死上陳上曰知之矣尋又以災異上言人君所畏惟天惟祖宗皇上紀元之初天變迭見所以仁愛警戒者至矣祖宗之制每日早起祝天拜席然后視朝遇節日忌辰因事祭告必親自行禮近來每遣親王代行似于尊祖敬宗之義有所未盡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中世雖以日易月亦止行之宮中今先帝大喪小祥未久雖大昏

明通鑑卷四十一

三

事重吉禮告成而思慕之誠自不能已向嘗屏去鷹犬停止騎射小大臣民莫不欽爲聖德近者傳聞或有羣小引誘造成玩器深夜之際廣爲游樂萬一有之似于諒闇之禮有所未合前代之典凡遇天變必減膳撤樂今當修省之時而爲怠荒之事似于敬天之義有所未安况視朝日遲午奏多至日暮誠恐起居無常寢膳失節以致耗費精神妨誤政事伏望敬天勤民節財省役進賢去佞賞功罰罪庶幾民心可慰而天意可回上曰卿等所言皆爲朕憂國憂民之事朕當從而行之然羣小鉅蔽日深不能改也是月致仕吏部尙書王恕上

言自古明王之治天下良臣之輔太平其嘉謀謫論之大要無過乎大公至正而已如發號施令進賢退姦賞善罰惡安邊治內與凡一切政務必須處之得共公正然後可以服人心而成善治至如嚴軍法以肅邊境裁冗員以節財用重官爵以惜名器禁僭侈以化民風存羨餘以備不虞給民業以均貧富皆今日致治保邦之急務也老臣無以報國輒効愚直以仰副陛下詢謀求治之盛心伏惟采而行之臣死且不朽先是上登極覃恩遣使賚敕存問且諭以有嘉謀謫論毋有所隱故恕有此奏云 九月戊寅上御經筵先是經筵既開以暑

明通鑑卷四十一

三

月停免至八月大學士劉健等以爲請而是時上方大婚命俟九月至是司禮監復傳旨欲免午講健等以先帝故事日再進講且四書尙書聖賢之大道固當先務若通鑑大學衍義皆指陳治道之書不可不講伏乞聖明少留數刻令臣等照舊每日二次進講庶幾盡保傅之責以免曠職之愆諭以知之然卒力爭不可得中官崔杲等督織造將之南京奏乞長蘆往年支剩鹽一萬二千引上欲許之給事中陶諧徐昂御史杜旻邵清楊儀等先後諫尙書韓文等言鹽課之設專備邊餉與織造無干成化宏治年間弊端始開先帝深知其害即

已停止近登極詔書復申其禁今若允臬等所奏是詔  
為虛文何以令天下請竝織造停之如諸晏等所言不  
允劉健等復言之上召健等至殿閣面議頗有所詰問  
健等皆以正對上不能難最後厲色曰天下事豈皆內  
官所壞朝臣壞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因命  
監引悉如臬請健等退再上章力言不可上自愧失言  
乃俞健等所奏一時中外咸悅以上庶幾改過于是健  
等始有去八黨之計 冬十月丁巳大學士劉健謝遷  
等戶部尚書韓文等請誅太監劉瑾等不果瑾自以內  
官監兼督團營漸見信用日與馬永成等進鷹犬歌舞

明通鑑卷四十一

角觝之戲導上佚游又勸上令填守內臣各進萬金奏  
置皇莊增至二百餘所畿內大擾健等謀去之連章請  
誅瑾等皆留中不報會給事中陶諧御史趙佑等交章  
論劾章下閣議健等持之甚力先是尚書韓文以八黨  
用事每朝退與僚屬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進曰公泣  
何為比諫官疏劾諸奄執政持甚力公誠及此時率大  
臣固爭去八人易易耳文持鬚昂肩毅然改容曰善縱  
事勿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報國即令夢陽草疏既  
具文讀而刪之曰是不可文文恐上弗省不可多多恐  
覽弗竟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其畧曰臣等伏觀近日

朝政日非號令失當中外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  
永羅祥魏彬邱聚劉瑾高鳳等造作巧偽淫蕩上心擊  
毬走馬放鷹逐犬俳優裸劇錯陳于前至導萬乘之尊  
與外人交易狎暱嫫婁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  
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甯雷異星  
變桃李秋華考厥攸占恐非吉兆緣此輩細人惟知蠱  
惑君上自便其私而不知昊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陛  
下一身萬一游宴損神起居失節雖齏粉若輩何補于  
事竊觀前古奄宦誤國為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  
變其明驗也今永成等罪惡彰彰若縱不治將來益無

明通鑑卷四十一

忌憚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奮乾綱割私愛上告兩宮  
下諭百僚明正典刑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祚疏  
入上驚泣不食乃遣司禮中官李榮王岳等至閣議一  
日三反欲安置之南京遷以為處之未盡欲遂誅之健  
推案哭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  
使若輩敗壞至此臣死何面目見先帝于是健遷聲色  
俱厲惟李東陽語少緩王岳者素剛直嫉邪慨然曰閣  
議是具以健等言白上八人者乃大懼以瑾尤巧伎佞  
戾敢于為惡乃謀使瑾入司禮監執事權以為脫禍固  
寵計謀既定會焦芳微聞閣中議遣人馳告瑾謂健將

以明日約文及諸九卿伏闕面爭而岳從中應之于是  
八人者夜伏上前環泣以首觸地曰微上恩奴儕儻  
狗矣上色動瑾進曰害奴儕者王岳也上曰何故瑾曰  
岳結閣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鷹犬何損萬  
幾若司禮監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此上大怒立命收岳  
擢瑾掌司禮監永成大用掌東西廠各分據要地詰朝  
事遂中變 戊午大學士劉健謝遷致仕是日韓文等  
方再請誅瑾等忽有旨召諸大臣入至左順門健迎謂  
曰事垂濟公等第堅持尙書許進曰過激恐生變健不  
應有頃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

明通鑑卷四十一

書

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遽寘于理幸少寬之上當自  
處耳衆相顧無言韓文乃抗聲數八人罪侍郎王鏊助  
之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榮曰上非不知第欲少寬之  
耳鏊直前曰設上不處奈何榮曰榮頭有鐵裹邪敢壞  
國事遂退于是健遷即日求去東陽亦繼之故事輔臣  
乞休必俟三四疏乃允瑾等惟恐其去之不速又見上  
屢以逆耳獻之遂矯詔聽健遷致仕歸而獨留東陽岳  
謫充南京淨軍瑾復遣人追殺之于途于是中外大權  
悉歸于瑾文臣之禍自此始矣夜異據明史紀傳及崆  
峒集所記皆丁巳戊午  
連日事丁巳則韓文等請誅劉瑾之日戊午則劉健謝  
遷致仕之日中間擢劉瑾掌司禮監馬谷二人分掌東

西廠則在丁巳之夜戊午之朝蓋處分既定而後召諸  
大臣等示以自處之諭故健等知事已變乃請致仕諸  
書所記次序不明今參寶錄書之健等致仕即在是日  
紀中特著之證之寶錄則瑾等矯詔許之故事輔臣乞  
休以下數語皆 己未李東陽復請致仕詔慰留之先  
是請誅瑾等疏相傳以爲東陽乘筆後以閣議少緩故  
不及健遷瀕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正色曰何泣爲使當  
日多出一語與我輩同去矣東陽嘿然劉健等請誅  
稿系之八月下所謂留中者是也十月丁巳之疏則韓  
文率九卿請誅瑾而閣臣力持之紀中以爲劉健等主  
之者是也健等之功主稿者東陽文等之功主稿者李  
東陽故東陽乘筆之語明著之寶錄中諸書不載今據  
增至于東陽之留人亦幸其留則 壬戌以吏部尙書  
似後修寶錄之曲筆也今不取 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吏部侍郎王鏊兼翰林學士竝

明通鑑卷四十一

書

入內閣預機務初許進輩以年資推芳入吏部劉健不  
悅曰老夫不久歸田此坐卽焦有恐諸公俱受其害耳  
及是果附劉瑾謀柄政而廷議獨推鏊瑾迫公論令鏊  
與芳同入閣芳裁閱章奏一阿瑾意鏊雖持正不能與  
之抗事有不可與東陽彌縫其間多所補救東陽雖居  
首輔嘗委蛇避禍芳嫉其位已上月夕構之于瑾會通  
鑑纂要成瑾以騰寫不謹欲因以爲東陽罪東陽大窘  
芳爲解乃得無事 戊辰奉詔停免日講大學士李東  
陽等上言先帝初年日講恒至歲暮皇上去年亦至十  
二月十四日方止况今冬節甚遠天未甚寒停止講讀

似乎太早伏乞收回成命仍舊日講不納 己巳大學士焦芳辭吏部印許之芳實欲兼掌部印專進退百官之權以東陽勸之乃辭自是彌不悅取異據明史七卿部印此初命也證之實錄則芳 癸酉戶科給事中劉蒞刑科給事中呂紳抗疏請留劉健謝遷其畧言二臣不可聽去者有五孔子稱孟莊子之孝以不改父之臣為難二臣皆先帝所簡以遺陛下今陵土未乾無故罷遣何以慰在天之靈不可一也二臣雖以老疾辭實由言違計沮不得其職而去陛下聽之亦以其不善將順非實有意優老也在二臣得去就之正在陛下有棄老

明通鑑卷四十一

臣之嫌不可二也今民窮財盡府藏空虛水旱盜賊星象草木之變迭見襍出萬一禍生不測國無老成誰與共事不可三也自古剛正者難容柔順者易合二臣既去則柔順之人必進將一聽陛下所為非國家之福不可四也書曰毋遺壽考健等諳練有素非新進可侔今同日去國天下將謂陛下喜新進而厭舊人不可五也不聽先是給事中艾洪劾中官高鳳姪得林營掌錦衣衛諸疏傳至南京為守備武靖伯趙承慶所得應天尹陸珩錄以示諸僚兵部尚書林瀚聞而太息于是給事中戴銑御史薄彥徵率南京科道官合疏言元老不可

去宜豈不可任劉瑾大怒遂矯旨逮銑彥徵等並蒞狎洪俱下詔獄南京都御史陳壽抗章論救勒致仕取異明史劉蒞及呂紳傳中實錄但載紳名蓋紳居首又據紳傳為紳主稿故五不可之疏列之紳傳下仍據實錄也三編亦據明史傳並類記南京科道疏 是月改許進為吏部尚書踰月以閻仲宇代為兵部尚書取異許部在丁巳戊午之後數日而峻嗣祕錄有吏部尚書許進過微悉生變之語舛州致誤謂彼時為吏部尚書者 稱焦芳為許紀事之難如此今謂焦芳已沒問議至此方欲藉以擠健等必不肯作此緩頰語蓋夢陽偶誤記兵部為吏部耳意章錄記進語尤詳進言此輩得疎斥足矣若峻其事恐有甘露之變既而果貽縉紳數年之禍云云據此則過激生變之語實出進口且意章錄明言兵部尚書許進不言吏部其 劉瑾之亂政也時欽天

明通鑑卷四十一

監五官監候楊源故御史瑄之子也上言自今年八月初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不止大角天王之坐心宿中星天王正位也俱宜安靜今乃動搖其占曰人主不安國有憂意者陛下輕舉逸游七獵無度以致然也又北斗第二第三第四星明不如常二為天璇后妃之象后妃不得其寵則不明廣營官室安鑿山陵則不明三為天璣不愛百姓驟興征役則不明四為天權號令不當則不明伏願陛下祗畏天戒安居深宮絕嬉戲禁遊畋罷騎射停工作申嚴號令毋輕出入抑遠寵倖裁節賜予親元老大臣日事講習以修聖德而弭災變疏下禮



部尙書張昇等稱源忠愛報聞 十一月癸卯冬至節  
以大喪未畢免朝賀 甲辰戶部尙書韓文罷時劉瑾  
恨文甚日伺文過不得及是有以偽銀輸內庫者遂以  
爲文罪詔錫一級致仕給事中徐昂疏救中旨責其黨  
護遂落文職竝除昂名又譴及戶部郎中陳仁竝坐文  
罪謫文出都門乘一騾宿野店而去瑾又憾李夢陽代  
文草疏踰月亦謫山西布政司經歷勒致仕 十二月  
丁巳太監李榮傳內旨六科給事中俱令守科日至酉  
乃出仍令錦衣衛直指揮不時點閱違者以名聞其奉  
京差非遠出者亦如之 乙丑謫兵部主事王守仁爲

明通鑑卷四十一

三

龍場驛驛丞時劉瑾矯旨逮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  
二十餘人守仁抗章論救瑾怒廷杖四十遂有是謫龍  
場居貴州萬山中苗獠襍處守仁因俗化導夷人喜相  
率伐木爲屋以棲守仁致異文成謫龍場驛丞諸書多  
年十二月乙丑也劉健謝遷之罷在十月劉港等論救  
卽在其時文成之得罪又因救劉港等而年譜乃作元  
脫十月耳今據實錄 丁卯景帝后汪妃薨禮部議疑  
其禮學士王鏊曰妃廢不以罪宜復故號葬以妃祭以  
后乃命輟朝致祭如制 癸酉詔除曲阜孔氏田賦初  
正統初令訪求孔氏後裔之在浙江者洎宏治之末衢  
州知府沈杰始訪得孔洙之六世孫彥繩請授以官至

是後彥繩翰林五經博士于孫世襲杰亦言其先世祭  
田徵稅日重請改輕則以供祀費于是竝減衢州祭田  
之稅自是孔氏有南北三宗云 甲戌罷工部尙書楊  
守隨左都御史張敷華韓文等之罷也言官論救者皆  
得罪守隨憤甚乃上疏極論之曰陛下嗣位以來左右  
近臣不能祇承德意盡取先朝良法而更張之盡誣先  
朝碩輔而刻汰之天下嗷嗷莫措手足內臣劉瑾等八  
人奸險佞巧誣罔恣肆而瑾尤甚日以荒縱導陛下禁  
內鼓鉦震于遠邇官中火礮辟徹晝夜涓襍尊卑凌夷  
貴賤引車騎而供執鞭之役列市肆而親商賈之爲致

明通鑑卷四十一

三

陛下日高未朝漏盡不寢此數人者方且竊弄威權詐  
傳詔旨放逐大臣刑誅臺諫邀阻封章廣納貨賂傳奉  
冗員多至千百招募武勇收及孩童紫綬金貂盡予爪  
牙之士蟒衣玉帶濫授心腹之人附已者進官忤意者  
褫職內外臣僚但知畏瑾不知畏陛下夫太阿之柄不  
可授人今陛下于兵刑財賦之區機務根本之地悉以  
委之或掌團營或主兩廠或典司禮或督倉場大權在  
手彼復何憚于是大行殺戮廣肆誅求府庫竭于上財  
力殫于下武勇疲于邊上下胥譏神人共憤伏望大奮  
乾綱立實此曹重典遠鑒延熹之失毋使臣蹈蕃武已

覆之轍疏人瑾銜之次骨先是廷臣之論殘鹽也中旨詰是何大事守隨語韓文曰事誠有大于是者于是文遂偕九卿伏闕論八黨實自守隨啟之及廷臣交論瑾等內閣力主之上猶豫未決敷華乃上言陛下近日政令與詔旨相背行事與成憲交乖致天變上干人心下拂今給事中劉蒞御史朱廷聲徐鉉等連章論列但付所司英國公懋與臣等列名上請但云朕自處置臣竊嘆惑請畧言時政之弊如四十萬庫藏已竭而取用不已六七歲童子何知而招為勇士織造已停傳奉已革尋復如故鹽法莊田方遭官清核而奏乞之疏隨聞監

明通鑑卷四十一

辛

督京營填守四方者一時屢有更易政令紛拏弊端滋蔓夫國家大事百人爭之不足數人壞之有餘願陛下審察疏入不報已而朝事大變宦官勢益張至除夕忽傳旨敷華與守隨俱致仕然瑾等之憾猶未釋云事見明史楊守隨張敷華本傳三編二人致仕同列之十二月據守隨傳二人致仕同在除夕今據之是月三十日蓋甲戌也是月以戶部侍郎顧佐代韓文為本部尚書晉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焦芳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王整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明通鑑卷四十二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四十二 起疆圍畢開盡著 雍執徐凡二年

武宗毅皇帝

正德二年春正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是日不御殿免文武羣臣朝賀 乙酉大祀南郊免慶成宴 閏月丙午上始視朝時上以疾傳旨暫輟視朝者凡半月至是始復常 庚戌杖給事中艾洪呂紳劉蒞及南京給事中戴銑御史薄彥微等二十一人于闕下劉瑾以其請留劉健謝遷憾之也詞連林瀚及府尹陸珩俱勒致仕趙

明通鑑卷四十二

十

承慶以傳錄諸彈章削半祿二十一人皆謫為民銑受杖糾甚尋卒其後仍列之奸黨云又與二十一人據本云杖洪藩紳等三人銑等六人彥微等十二人合之正二十一人與紀合又攷宦官傳則言呂紳劉蒞及南京給事中戴銑等六人御史薄彥微等十五人證之實錄及明史陸崑戴銑傳六人者銑及李光瀚徐蕃牧相任惠徐暹也十五人者崑及薄彥微葛浩貢安甫王蕃史良佐李熙任諾姚學禮張鳴鳳蔣欽曹閱黃昭道王宏蕭乾元也其時所逮之十五人昭道宏乾元三人未至京師闕下者彥微等十二人銑等六人加以洪藩紳三人本紀所云二十一人又在紳彥之外似連昭道宏乾元數薄彥微等二十人又在紳彥之外似連昭道宏乾元數之而與實錄本紀皆不合也惟南京科道之外實有艾洪劉蒞呂紳而宦官傳中無洪名蓋漏脫耳今據本紀參實錄書之而並附記其姓名于此 乙丑下尚寶卿崔璿湖廣按察副使姚祥工部郎中張瑋于

獄璿以冊封還祥以御史外陞璿以巡河舊例奉使遠出者率乘輜以爲常至是劉瑾秉政欲厲法禁以示威于是璿等皆以違例乘輜爲東廠緝事者所發下鎮撫司獄具內批枷號兩月璿等不勝幾死大學士王鏊謂璿曰士可殺不可辱今辱且殺之吾輩何顏居此于是李東陽復上言璿等罪犯自有法司論擬若枷號乃至重之典死生係焉由儒生而入官者豈能忍死至一兩月之久命在旦夕實可矜憐況今枷號業已數日亦足示懲伏乞稍霽威嚴曲賜矜宥詔始釋之仍發邊衛充軍

安異明史本紀不載明書憲章錄皆系之

正月證之實錄蓋閏月乙丑也今據之

明通鑑卷四十二

三

部尙書張昇刑部尙書閔珪工部尙書曾鑑皆乞致仕鑑尋卒時秦府鎮國將軍誠澈請襲封保安王昇執不可遂忤劉瑾珪久于法官年踰七十再疏求退會劉瑾用事九卿伏闕固諫韓文既斥珪復連章乞休始許之鑑與韓文請誅宦官不勝諸大臣留者率巽順避禍鑑獨守故操上欲拓皇親夏儒第鑑執不從至是中官黃準守備鳳陽請賜旗牌鑑言大將出征諸邊守備乃有旗牌內地守備無故事卒寢之比見瑾勢日橫力求致仕許之卽以是月卒于官贈太子太保以南吏部尙書李傑爲禮部尙書都御史屠勛爲刑部尙書工部侍

郎李鑑爲本部尙書右都御史劉宇代勛爲左都御史劉瑾用事一月之間中官傳旨幾無虛日瑾欲全竊大柄乃日構裸藝俟上玩弄則多取各司章疏奏請省決上每日吾用爾何爲乃以此一一煩朕耶自是瑾不復奏事無大小任意剖斷悉傳自行之上多不之知也

明通鑑卷四十二

三

二月己卯大學士李東陽等疏請早朝謂一則聖躬志氣清明二則朝廷氣象嚴肅三則侍從宿衛俾免守候可以整飭朝儀四則文武百官不至弛懈可以理治政務五則鐘鼓有節可以一都市之聽聞六則引奏有期可以登外夷之瞻仰一舉而衆善咸具祇在聖心一轉移頃耳上曰已知之矣 戊戌杖江西清軍御史王良臣于午門巡按直隸御史王時中荷校于都察院門皆劉瑾矯旨構之也良臣以戴銑等被速馳疏論救瑾怒逮付鎮撫司責其回護朋黨杖之三十罷爲民時中出按宣大黜貪汙者甚衆瑾謂其酷刻命以重枷繫之院門滿一月時中病甚其妻往省遇都御史劉宇哭且語宇不得已爲言于瑾釋之請戍鐵嶺衛 三月丙辰封后父都督同知夏儒爲慶陽伯 己未以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楊廷和爲南京吏部左侍郎翰林學士劉忠爲南京禮部左侍郎時上御經筵二人皆直講講畢因

致諷諫語上退語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又添出許多話來瑾因奏曰二人可令南京去于是竝遷南侍郎外似陞之實遠之也故事南京六部止設右侍郎一員時廷和掌誥敕且與忠俱日講當以次入閣矣廷臣中有陰擠之者會講筵中有指斥佞倖語瑾亦惡之託言吏禮左侍郎缺遂有是命國史講筵中指斥佞倖語見明禮志亦欲改南官為自全計善為辭以託于瑾因得是處云云蓋于廷和有微詞以其尋遷戶尚入閣疑其為瑾內援也薛氏憲章錄因之不知晉漢與楊公記而高氏鴻猷錄薛氏憲章錄因之不知晉漢與楊公交惡其言豈足據耶若後二人之改南以指斥佞倖則其先之見惡于瑾可知若後二人之改南以指斥佞倖則語不過誣其始終黨瑾耳至實錄所載謂二人改南係

明通鑑卷四十二

四

許進為吏部尚書受瑾指推之議者謂進素直若此類其阿瑾亦多矣云云此亦必修實錄者誣進之語今皆不取 庚申總制三邊右都御史楊一清以疾乞退許

之令馳驛歸病痊之日有司以聞仍俟召用 南京國子祭酒章懋五疏乞休皆不許至是復引疾懇辭許之仍令病痊之日有司以聞 乙丑戶部郎中劉釋往遼東總理糧儲東廠校尉復發其違例乘轎事下鎮撫司獄獄具仍荷重校于戶部門滿一月乃釋 辛未劉瑾憾健遷不已又憾其朋黨多人次第論列乃矯詔列健遷及尚書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磐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禮

敬陳震徐昂陶諧劉蒞艾洪呂紳任惠李光瀚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宏任諾李熙王蕃葛浩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鏗王良臣趙佑何天衢徐珏楊璋熊卓朱廷聲劉玉等凡五十三人目為奸黨榜示朝堂竝朝罷傳宣羣臣跪于金水橋南劉瑾以救授鴻臚宣戒之先是鞠獄時獨任諾王蕃抵不預知然廷杖及奸黨之數皆列焉遂有恥道其姓名者救諭之文乃瑾私人屬草或曰即焦芳為之國史五十三人傳三編竝列之任諾實錄作任詒餘皆同至任諾王蕃抵不與知則實錄已于廷杖二十一人中揭出之即三

明通鑑卷四十二

五

編所本也至疏出焦芳亦見實錄今據增 諸言官之劾瑾也南御史蔣欽既下詔獄廷杖為民居三日欽獨具疏曰劉瑾小豎耳陛下乃以腹心股肱耳目視之不知瑾悖逆之徒蠹國之賊也臣等待命在席目擊時弊有不忍不言者昨瑾要索天下三司官賄人千金甚有至五千金者不與則貶斥與之則遷擢通國寒心而陛下真之左右是不知左右有賊而以賊為腹心也給事中劉蒞指陛下闇于用人昏于行事而瑾削其秩撻辱之矯旨禁諸言官無得妄生議論不言則失于坐視言之則虐以非法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前後是不知前後有賊而以賊

為耳目股肱也一賊弄權萬民失望陛下憤然不問縱之使壞天下事亂祖宗法陛下尚何以自立乎幸聽臣言亟誅瑾以謝天下然後殺臣以謝瑾使朝廷一正萬邪不能入君心一正萬欲不能侵臣之願也疏入命再杖三十繫獄越三日復具疏曰臣與賊瑾勢不兩立賊瑾蓄惡已非一朝乘間起釁乃其本志陛下日與嬉游茫不知悟內外臣庶凜如冰淵臣昨再疏受杖血肉淋漓伏枕獄中終難自默願借上方劍斬之朱雲何人臣肯稍讓臣骨肉都銷涕泗交作七十二歲之老父不復顧養死何足惜但陛下覆國喪家之禍起于旦夕是大

明通鑑卷四十二

六

可惜也陛下誠殺瑾梟之午門使天下知臣欽有敢誅之直陛下有誅賊之明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使臣得與龍逢比干同遊地下臣誠不願與此賊並生疏入復杖三十方欽屬草時燈下微聞鬼聲欽念疏上且接奇禍此殆先人之靈欲吾寢此奏耳既而嘆曰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為先人羞不孝孰甚復奮筆曰死即死此棄不可易也杖後三日竟卒于獄南京御史之劾八黨也陸崑為首其請留健遷也薄彥微為首而彥微公疏出自貢安甫屬草故諸人皆列之奸黨而安甫遂為南御史之首云 是月命天下填守太監

悉如巡撫都御史之制干預刑名政事時劉瑾欲廣布私人以分擅天下之柄令內閣撰敕給之 夏四月兵部尚書閻仲宇致仕改左都御史劉宇代之尋起致仕尚書皆滿掌都察院事皆以媚瑾得遷擢者也是時瑾勢傾中外公侯勳戚莫敢鈞禮諸司科道以下私謁皆相率跪拜批答章奏瑾不學輒持歸私第與妹婿禮部司務孫聰及松江市僧張文冕相參決詞率鄙冗焦芳為潤色之凡內外所進章奏先具紅揭投瑾號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號白本皆稱劉太監而不名都察院奏謝誤名瑾瑾大怒詈之滿率十三道御史謝罪跪階下瑾

明通鑑卷四十二

七

數責之皆以首觸地毋敢仰視宇介焦芳結瑾為都御史承瑾指推折臺諫御史有小過輒加笞辱瑾以為賢瑾初通賄望不過數百金宇首以萬金贊瑾大喜曰劉先生何厚我尋擢是職 五月壬子杖監察御史馮允中于午門時允中刷卷南京參劾指揮張翰等罪翰等職其復命時在道還家先發奏聞下獄拷訊並坐參究不實命司禮監杖之三十尋褫職為民而被參之翰等竟置不問 戊午度在京在外僧道四萬人時僧錄司左善世等謂已及十年給度之期宜如例舉行禮部侍郎張傑等覆奏請照缺度補不可濫給蠹耗民財不省

逮順天府丞周璽于獄璽屢與中官抵牾劉瑾等積不能堪及是命璽與監丞張淮侍郎張縉都御史張鑑錦衣都指揮楊玉勘近縣皇莊玉璽黨也淮等三人皆下之璽詞色無假且公移與玉止用牒文玉奏璽侮慢敕使瑾矯旨執付鎮撫司榜掠死 己巳復甯王宸濠護衛初甯靖王奠培以有罪革護衛歸之地方為南昌左衛至是宸濠請仍改護衛賜府管轄兵部執奏不從蓋劉瑾受宸濠重賂而陰主之也宸濠輕佻無威儀而善以文行自飾術士李自然李日芳妄言其有異表又謂城東南有天子氣宸濠益喜時謂朝中事而重賂瑾

明通鑑卷四十二

八

以為內援上不知也 六月甲戌奉孝宗神主附太廟 戊寅罷修邊牆之役時楊一清引疾去兵部奏請別簡大臣往督各填巡官將未完邊牆乘時修築俾垂成之功不至廢弛因會推侍郎文貴副都御史張胤等以請詔且止之令所餘未用錢糧巡撫等官覈實輸送京師時劉瑾憾一清不附已劾其破冒邊費故有是詔未幾復逮一清下錦衣衛獄大學士李東陽王鏊論救乃得釋未幾仍撫他事先後罰米六百石國朝明史本紀費京師三編則于六月載楊一清下獄事證之明史本傳一清致仕在先下獄在後耳今據三編牽連記之 戊子賞大同等處軍功在京者一千五十二人宣府

六百十二人大同一千六百十二人山西四十四人陝西三百人計銀四千四百餘兩絹布有差此外仍有衝鋒破敵先入賊陣及三次當先之名邊賞自此益濫矣 秋七月癸卯歷代通鑑纂要成劉瑾矯旨點騰寫不謹官二十餘人 乙丑謫翰林院編修謝丕為民丕前大學士遷之子也劉瑾怒遷焦芳既入閣追憾遷去時曾薦王鏊自代不及已會丕請疾乃取中旨罷之尋又罷遷弟兵部主事迪 戊辰以災免河南開封等府睢陽等衛山西大同府竝大同衛夏稅 是月擢南侍郎楊廷和為南京戶部尚書 八月丁丑太監李榮傳旨

明通鑑卷四十二

九

取太倉庫銀二十萬兩太僕寺馬價銀十五萬兩入內承運庫 己卯工部以接濟工程奏請令陰陽僧道醫官有缺許其生徒及仕宦子孫農民納銀送部免考授官其等有四軍民容商人等納銀許授七品以下散官榮其終身仍免襍徭其等有二民間子弟納銀許授都布按府州縣諸司承差知印吏役其等有八詔皆從之時方修理南海子及製造明年元宵燈諸項工程所費動以萬計自正月來已用銀二十餘萬因以此為權宜之計前此納粟輸邊之例無此冗濫也 丙戌作豹房上為羣奄蠱惑乃于西華門別構院籓築宮殿而造密

室于兩廂勾連櫛列命曰豹房初上令內侍仿設屢肆  
身衣估人衣與貿易持簿握籌喧詢不相下更令作市  
正調和之擁至廊下家廊下家者中官于永巷所張酒  
肆者也坐當壚婦其中上至襍出牽衣蜂簇而入醉即  
宿其處楊守隨前疏所謂親商賈之爲者以此至是既  
作豹房朝夕處其中稱之曰新宅日召教坊樂工入新  
宅承應久之樂工以承應不及請撤取河南諸府樂戶  
精技業者遣送入京教坊人至者日以百計羣小見幸  
者趨承自便不復入大內矣 是月以通鑑纂要成晉  
焦芳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王鏊少傅兼太

明通鑑卷四十二

十一

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東陽僅加俸一級吏部尙書許  
進兵部尙書劉宇俱太子少保 九月江西提學副使  
蔡清乞致仕許之清剛正不與俗諧時甯王宸濠驕恣  
遇朔望諸司先朝王次日謁文廟清不可先席而後王  
王生辰令諸司朝服賀清曰非禮也去蔽膝而入王積  
不悅會王求復護衛清有後言王欲誣以詆毀詔旨清  
遂乞休王佯挽留且許以女妻其子清力辭竟去明年  
三月劉瑾知天下譏己用蔡京召楊時故事起清南京  
國子祭酒命甫下而清已卒清之學初主靜後主虛故  
以虛名齋平生飭躬砥行所著易經四書蒙引後皆奉

詔刊行萬麻中贈禮部侍郎追謚文莊國事見明史本傳請書皆系  
之是年證之實錄則九月也劉瑾起清爲南京祭酒則  
傳中特書云時正德三年三月也今類記之乞休下  
冬十月癸未熒惑犯太微垣上將先是藎霧時作欽  
天監監正楊源上言此衆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其君  
小人擅權下將叛上引譬甚切劉瑾怒矯旨杖三十釋  
之至是源又言占得火星入太微帝座前或東或西往  
來不一乞收攬政柄思患預防蓋專指劉瑾也瑾大怒  
召而叱之曰若何官亦學爲忠臣源厲聲曰官大小異  
忠則一也又矯旨杖六十請戍肅州行至河陽驛以劄  
卒其妻斬蘆荻覆之葬驛後時謂楊氏父子以忠諫名

明通鑑卷四十二

十一

天下爲士論重而源小臣抗節尤人所難云天啟初賜  
謚忠懷國事見明史楊瑄傳諸書多類記于元年十  
行志及實錄則火星入太微在十月故三編系之十月  
下是也惟十月種霧事明史源傳書之元年十月下恐  
上下文有漏脫也二事實 甲申逮各邊巡撫都御史  
錄俱不載今據三編書之 及管糧郎中下獄時兵科給事中王珣等查勘遼東每  
歲運送官銀及關中徵收糧料草束之等還奏所勘定  
邊等衛各倉場糠粃汔爛虧折之數因劾知州章英等  
及管糧郎中王蓋劉釋分守參政今升甯夏巡撫冒政  
參議方矩前巡撫今陞南京右都御史張鼎致仕侍郎  
馬中錫見任都御史鄧璋皆令錦衣衛逮至京師下鎮

撫司請黜有差 丙戌召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為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廷和改南上不之知一日問楊學士何在瑾以南京戶部對乃召入閣 己丑免山東濟南等府七十州縣夏稅 辛卯逮蘇松巡撫都御史艾瑛下獄初魏國公徐備與無錫縣民鄒塾等及妙相院僧爭田巡按御史曾大有委蘇常二府推官注勘以備奏無實復差兵科給事中徐忱錦衣千戶屠璋往會巡撫瑛同大有覆勘忱等履畝查究詢之鄉民皆云備家初無田土乃斷給僧民備復奏改大臣勘問詔戶部左侍郎王佐同大理少卿王鼎錦衣指揮僉

明通鑑卷四十二

三

事周賢往勘于是佐等奏查文案黃冊並無洪武初欽賜魏國公莊田之卷僅有備家所收無錫佃戶勘合二紙可據又據無錫鄉民許祿等供稱中山王以平吳越有功賜莊一所其後子孫以承業初發鳳陽開住田遂荒蕪塾等以己業相鄰混收入冊請斷還魏國府于是上怒大有等扶同妄報命錦衣衛差官械送京師下璞于獄杖之五十全家遷南海為民餘俱謫降有差是役也以重賂劉瑾得之許祿則罷黜之縣吏欲以媚備為作供證故佐等所具獄詞皆出祿口因之連坐前後勘官遂與大獄蓋皆承瑾指也 國史徐達傳言備嘗與無錫民爭田賄劉瑾

為時所議即此事也諸書不載今月日皆據實錄

是月禮部尚書李傑致仕

以禮部侍郎劉機代之 十一月丙辰授三氏學生員

孔聞禮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子思祀事時衍聖公孔

聞韶奏稱子思廟在鄒縣主祀缺人請擇族中之賢者

授以博士世職俾主其事竝以聞禮名上從之 國史據

林傳事在正德三年今據實錄改入是年十一月 辛酉詔宥田州土官岑猛

濬之誅也猛亦降千戶徙之福建平海衛猛逗留不肯

行掌田州府事謝湖為猛所拒不即之任旋納猛賂總

督兩廣右都御史陳金劾湖曠職而以猛悔罪願改附

近衛所聽征殺賊是時猛納賄劉瑾求復故地賜救撫

明通鑑卷四十二

三

之竝遣官逮湖械至京師 張本三編系之三年九月今

揭實錄年 癸亥陞文華殿書辦等官張駿等駿由光

祿寺卿擢禮部尚書其他陞光祿鴻臚太常尚寶卿及

中書舍人者凡十餘人先是通鑑纂要成劉瑾以騰寫

不謹命右少監陶錦提調駿等改騰至是騰畢皆超進

官秩裝潢匠役竇瑁等七人亦陞文思院副使更有不

與騰寫而廁名授卿授序班者皆瑾矯旨為之 十二

月壬辰開浙江福建四川銀礦時上以庫帑所入國用

不敷令各填巡官查照先年事例開礦採辦戶部奏請

行查不許時中官秦文等賂劉瑾復興是役既而浙江



守臣言礦賦已絕乃令歲進銀二萬兩瑾誅乃止

三年春正月丁未大祀南郊 已酉以上元節賜文武

羣臣假十日 辛亥吏部會都察院考察內外官吏凡

罷黜及降調者方面官以上五十餘人忽附批翰林院

學士吳儼帷幙不修令致仕引疾御史楊南金無病欺

詐令為民儼家多貲劉瑾遣人求全啗以美官儼峻拒

之瑾怒南金素清鯁都御史劉宇惡其不阿已咎辱之

南金恚甚告疾歸宇遂讒于瑾乃藉考察竝罷之中外

問者莫不駭異 是月逮前郎中李夢陽下錦衣衛獄

劉瑾既謫夢陽憾猶未已至是復摭他事械至京師將

明通鑑卷四十二

西

寘之死時翰林修撰康海與夢陽夙以詩文相倡和夢

陽在獄書片紙出曰對山救我對山者海別號也海與

瑾同鄉瑾曾招致之不肯往及是因夢陽故遂謁瑾瑾

大喜為倒屣之迎海因詭詞說之夢陽乃得釋同時都

御史張敷華致仕歸行至徐州洪舟觸石幾死瑾恨不

已欲藉湖廣倉儲浥爛坐以贓罪海復過瑾曰吾秦人

愛張公如父母公忍相薄耶瑾意稍解然海竟以是坐

瑾黨瑾敗遂落職反異夢陽下獄實錄不載事見明史

本傳憲章錄明書及紀事本末皆系之是年之正月今從之並據張敷華傳補入海救敷華蓋同時事也 二月己巳朔光祿

寺寺丞趙松歸省違限劉瑾聞之曰凡省親丁憂養病

皆託故營私曠職者也乃定制違限三月者宥之四五

月者罰俸六七月者逮問八九月者致仕十月以上削

籍于是吏部查奏違限文武凡百四十六員皆如新例

處之又定養病一年以上者亦令致仕然松卒以厚賂

瑾踰月仍擢本寺少卿 是月刑部尚書屠勛乞致仕

許之加太子太保賜敷馳驛歸時廷推南京兵部尚書

何鑑鑑前撫江南嘗按千戶張文冕罪文冕亡去投瑾

構之遂不用會南京都御史王鑑之甫授官未行遂以

內批擢是職或言勛之去即鑑之擠之以求代云 三

月乙卯賜呂柟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焦芳欲寘其

明通鑑卷四十二

五

子黃中為一甲黃中素無學李東陽王鏊猶以芳故寘

之二甲首芳不悅言于劉瑾遂以內批授黃中翰林檢

討芳以黃中故時時詈東陽瑾聞之曰黃中昨在我家

試石榴詩甚拙顧恨李耶芳始愧沮 是月召前南京

右副都御史雍泰仍起原職提督操江上之即位也給

事中潘鐸等薦泰有敢死之節戡亂之才尚書馬文升

奏起之固辭不赴至是許進為吏部復起泰前官劉瑾

泰鄉人也實授進意而泰之官卒不謝瑾遂銜之 復

起致仕尚書周經為禮部尚書時尚書劉機丁憂經壻

兵部侍郎曹元方善劉瑾因言經老可用乃有是召經

因辭不許強起受事 逮御史涂禎下獄禎自江陰知縣行取御史巡鹽長蘆瑾縱私人中鹽又命其黨畢真託取海物侵奪商利禎皆據法裁之比還朝遇瑾止長揖瑾怒矯旨下詔獄江陰人在都下者謀斂錢賂瑾解之禎不可喟然曰死耳豈以汙父老哉遂杖三十論戍肅州創重竟死獄中瑾怒未已取其子樸補伍瑾敗乃還復禎官賜祭禎新淦人政異涂禎事見明史周璽傳實錄不載諸書皆系之是年三月今 夏四月乙亥復以餉用不足令軍民輸銀者授指揮僉事以下官 己丑逮致仕工部尚書楊守隨下獄瑾憾守隨不已會讞河南民獄以守隨前在大理

明通鑑卷四十二

志

任內覆讞失出遂有是逮尋罰米千石輸塞上贖罪踰年復以坐庇鄉人重獄除名追毀誥命再罰米二百石守隨家立破瑾誅始復官 是月致仕吏部尚書太子少保王恕卒恕歷中外五十餘年剛正清嚴始終一致所引薦耿裕彭韶何喬新周經李敏張悅倪岳劉大夏戴珊等皆一時名臣它賢才久淹草澤者拔擢之恐後宏治十八年間眾正盈朝職業修理號為極盛者恕之力為多至是卒年九十三訃聞上輟朝贈特進上柱國晉太師謚端懿 五月壬寅下吏科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彥于錦衣衛獄時奎等奉使覈甯夏等處邊餉還

奏劾文武一百三十餘員忤瑾意以不分情罪輕重下獄拷訊柳東西長安門外又譴及戶部尚書顧佐等大學生李東陽力救始釋之奎彥俱黜為民 六月丁卯朔工科都給事中許天錫暴卒天錫奉使安南還見朝事大變諸敢言者皆貶斥大憤會奉詔清覈內庫得瑾侵匿數十事知奏上必罹禍乃以是夜具登聞鼓狀將以尸諫令家人于身後上之遂自經時妻子無從者一童侍側匿其狀而遁或曰瑾懼天錫發其罪夜遣人縊殺之莫能明也時有旨令錦衣衛點閱六科以天錫三日不至訊之死矣聞者哀之天錫閩縣人政異事見明史本傳特書

明通鑑卷四十二

志

于六月之朔證之實錄是月己巳錦衣衛點閱六科給事中是日該直指揮余寅奏工科給事中許天錫不至詢之則初一日已死矣明史月朔及三日不至云云蓋皆據實錄也惟天錫上書實錄不具但云以朝廷耳目之官畏中官之橫甯就死以免禍害可哀也夫蓋天錫既死疏亦未上諸書所記大畧相同今據本傳書之瑾之用事也尤惡諫官一時懼禍者往往自盡以求免下獄廷杖之辱海陽周鑰為兵科給事中勘事淮安時奉使還者瑾皆索重賄鑰至淮安商于知府趙俊許貸千金既而不與鑰計無所出行至桃源自刎從者救之已不能言取紙書趙知府誤我遂卒事聞繫俊至京責鑰死狀竟坐俊罪平定郟夔官禮科給事中奉使覈延緩邊功瑾屬其私人夔念從之則違國典不從則懼禍

及遂自經死瓊山馮願初爲主事尙書劉大夏亟稱之  
上卽位借中官高金勘涇王所乞莊田清還二千七百  
餘頃後以事件瑾爲瑾所誣遂自經人皆惜之瑾誅始  
俱復官賜祭且恤其家政異事皆見明史天錫傳中惟  
郊變嚴延緩邊功事在五年今  
仍據本傳  
類記之已巳逮兵科給事中潘希曾御史劉子勵

下獄二人奉勅覈湖廣貴州邊儲僅劾千戶二人未及  
經管文武內旨責其回護欺罔下鎮撫司拷訊尋逮湖  
廣巡撫湯全及管糧管屯之叅議副使等時全已致仕  
仍卽其家捕之于是人皆側目而視重足而立矣壬  
辰午朝退有遺匿名書于御道歷數瑾罪者瑾矯旨召

明通鑑卷四十二

六

百官跪奉天門下頃之令堂上官起瑾出立門左翰林  
院跪白于瑾亦令起御史甯梟訴曰某等素知法度豈  
敢爲此此或新進士所爲瑾曰與新進士何預由若輩  
壞朝廷事吾整治之遂懷怨望若輩未聞太祖法耶是  
日酷暑太監李榮乘瑾入以冰瓜啗羣臣曰君等且起  
比瑾出榮曰來矣速就跪瑾瞥見之怒于是太監黃偉  
憤甚謂諸臣曰書所言皆爲國爲民事挺身自承雖死  
不失爲好男子奈何枉累他人瑾愈怒曰匿名書罪已  
當死況寘之御道是何好男子耶卽日逐偉南京勒榮  
閒住及日暮悉收下錦衣獄凡三百餘人明日大學士

李東陽等奏言匿名文字出于一人之陰謀諸臣在朝  
倉卒拜起豈能知之況今天時炎熱獄氣薰蒸數日之  
間人將不自保矣瑾亦廉知其同類所爲衆獲免而刑  
部主事何欽順天推官周臣禮部進士陸伸已暈死其  
它因暈而病者無算

三編發明曰瑾因匿名書數已罪敢于矯旨召百官  
長跪甚至有暑甚暈死者瑾之橫至此極矣向非廉  
知其同類所爲則此下獄之三百餘人遭其慘毒當  
更有不可言者觀其書不出于外人而卽出于其儕  
黨益信衆怨所歸人心不昧雖若輩亦知其爲法所

明通鑑卷四十二

九

不容而武宗乃恣其所爲而不之覺可謂好惡與人  
殊矣至翰林官林于凶餒竟至跪白乞憐而甯梟身  
爲御史脂韋其辭以訴且欲嫁禍于新進士尤爲可  
鄙轉不若黃偉數言猶能抗直何士氣之委靡一至  
于此哉  
甲午大學士李東陽等上寬恤數事末言各省查覈糧  
儲有虧折涸爛者罪坐所司不宜逮及巡撫蓋職有大  
小事有兼專今責之管糧管屯等官固難辭咎若巡撫  
則覺察不嚴如別無侵盜情節請從輕減因及近日官  
校眞僞不分假名撓法適足爲地方之害上是之章下

所司既而戶部覆奏言糧草虧折事有專司巡撫官總  
攬大綱失察自有明條不宜一概逮問瑾大怒矯旨詰  
責數百言中外駭嘆 是夏西廠太監谷大用遣邏卒  
四出刺南康縣民吳登顯三家于端午競渡擅造龍舟  
捕之籍其家自是偏州下邑見華衣怒馬京師語音輒  
相驚告官司密賂之人不貼席矣同時填守河南太監  
廖堂擅保奏司府州縣官員且擬陞調某職吏部多所  
覆從吏科給事中何紹正論駁上是之切責堂令自陳  
所奏官員令巡按官察實以聞論者謂近日惟此一舉  
尙近法耳厥異此二事見紀事本末一系之五月一系  
之六月證之舟州中官攷載于六月匿名文

明通鑑卷四十二

三

書之前今摺之統 秋七月己亥平廣西柳州叛獠先  
系于是年之夏 是柳州所屬馬平洛容二縣獠賊數萬為患總督兩廣  
都御史陳金偕總兵官毛銳發兵十三萬討之俘斬七  
千餘人奉敕獎勞進左都御史時斷藤峽苗時出剽掠  
金念苗嗜魚鹽可以利廩也乃立約令民與苗市改峽  
曰永通苗性貪而黠初陽受約既乃不予直殺掠益甚  
潯州人為語曰永通不通來葬江中誰其作者噫嘻陳  
公蓋咎金之失計云 壬子上諭鐘鼓司太監以近來  
音樂廢缺非所以重觀瞻下禮部議選三院樂工嚴督  
教習又諭該部移文各布政司精選通藝業者送京師

供應以充三院樂工自是筋斗百戲之等充禱禁廷矣  
是月陞操江副都御史雍泰為南京戶部尙書甫四  
日卽勒致仕以其終不附劉瑾也 八月癸酉吏部尙  
書許進罷時劉瑾欲去進以劉宇代之焦芳亦以干請  
不得因擠進會南京刑部郎中闕適員外郎無實授者  
進循故事以署主事二人上瑾以為非責令對狀進不  
引咎三降嚴旨譴責進不得已乃請致仕遂以宇代之  
又以進故譴及侍郎白鉞及文選郎中員外主事等皆  
罰俸 辛巳立內廠時東西二廠橫甚道路以目瑾猶  
未嫌復立內廠白領之尤為酷烈中人以微法無得全

明通鑑卷四十二

三

者凡所逮捕一家有犯鄰里皆坐或瞰河居者以河外  
居民坐之屢起大獄冤號相屬又矯旨悉逐京師客傭  
命寡婦盡嫁喪不葬者盡焚之于是輦下益洶洶瑾恐  
激變罪其失業首倡言者一人以安衆心 庚寅劉瑾  
憾前尙書韓文甚摺摭萬端會戶部偶遺故籍欲以為  
文罪屬尙書顧佐上其事委咎于文佐不可奪佐俸三  
月尋逮文及侍郎張縉俱下錦衣獄數月始釋訓知文  
廉家素貧因劓罰米法以困之罰文千石輸大同縉五  
百石輸宣府尋又假它故罰文米再家業蕩然佐以失  
瑾意再疏乞病始得歸以劉璣代之瑾憾不置三罰米

翰塞上至千餘石家貧稱貸以償自是忤瑾者悉誣以舊事入之罰米例中中外文武無甯日矣 是月山東盜起時有曹州等處賊首趙實等劫掠鄉鎮欲與歸德已禽妖賊趙忠為亂守臣以聞詔山東鎮巡三司等官捕之毋致滋蔓竝行河南兩直隸鄰境集兵防守 以曹元代劉宇為兵部尚書元柔佞滑稽不修士行與劉瑾有連自瑾侍東官即與相結及瑾得志遂貨緣職進是職兼督團營踰月又加太子少保 晉楊廷和少保兼太子太保 九月癸卯削致仕尚書雍泰馬文升許進劉大夏籍泰既罷瑾憾不已坐進私泰又追論前薦

明通鑑卷四十二

泰者遂及文升大夏竝給事中趙士賢御史張津等皆斥為民其它罰米者吏科都給事中任良弼御史陳順等凡五十六人三百石進二子誥譏在翰林俱輸贖調外任 庚戌劉瑾責令前後諸官罰米者皆定限完報下戶部議在京者自今日始限一月在外及去任者俱自移文至日為始依水程遠近定限赴倉輸納違者聽內外管糧官舉劾一時列上前後罰米官員之數自一千石韓文以下凡罰米五百石至二百石者一百四十餘人惟南副都御史陳壽坐延綏倉儲虧損罰米二千三百石布千五百匹貧不能償上章自訴瑾知其貧

竟免之諸官之罰米也多以公事及邊儲虧折而中傷之往往鬻產陪納或稱貸償之瑾實假此納賂後有因事註誤而罹其網者往往賂瑾求免雖平日號清謹者懼遭械繫之苦亦遷就以為自全之計矣夜聖罰米諸列傳中明史本紀系之八月明史稿系之九月證之實錄則八月罰米例九月定完限也至罰米諸人據實錄九月所載一百四十餘人但就九月之前後言耳若明史潘蕃傳廣東庫藏一獄罰米者凡八百九十九人其它見于實錄者幾無虛月皆辛酉逮致仕兵部尚書劉大夏于獄初孝宗時大夏在兵部劉宇巡撫大同私市善馬賂遺權要大夏于宴見時為帝言之宇聞深憾大夏及是與焦芳譖于劉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

明通鑑卷四十二

費十二會田州岑猛賂瑾求復故地械謝湖至京湖訟寃以為激猛叛者由填守太監韋經及總兵官毛銳巡撫都御史潘蕃也經復訟寃謂猛之初叛由大夏主兵部時請與思恩俱改流官降猛千戶徙之遠衛以致怨望瑾遂坐大夏激變論死閣臣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激變都御史屠滂亦言劉尙書無死法瑾謾罵曰即不死可無成耶瑾亦謂大夏家實貧乃坐戍極邊初擬廣西芳曰是送之歸也遂與蕃同論戍肅州時大夏年已七十三徒步荷戈至大明門下叩首而去觀者嘆息泣下大夏既遣戍瑾猶撫他事構之不已蕃與大夏前會

總督兩廣既而瑾從戶部郎中莊禕言遣太監章霖覈廣東庫藏奏應解贓罰諸物多朽敝梧州貯鹽利軍賞銀六十餘萬兩不以時解復逮蕃大夏及前左布政沈銳等八百九十九人皆罰米輸邊大夏又坐它事罰者再 癸亥振南京鳳陽等府饑 是月復逮前御史葛浩陸崑下獄浩等前已杖謫為民瑾憾不已至是坐劾奏武昌知府陳晦不實命南京錦衣官校執送內外守備官杖之三十仍為民蓋瑾受賄賂也取里據明史陸 昌知府陳晦不實與葛浩貢安甫王蕃李熙姚學禮六人逮杖闕下證之實錄但書崑浩二人明史或別有所據抑或安甫等四人逮而未至故 冬十月辛未振湖不書耳今仍據實錄而增議于此

明通鑑卷四十二

廣河南饑命南京工部右侍郎畢亨兼僉都御史往監振事 是月陞南京右都御史張泰為南京戶部尚書尋勒致仕泰清謹劉瑾專權朝貴爭賂遺泰奏表至京惟餽土葛瑾憾之乃藉陞擢以罷之如雍泰故事泰以明年七月卒瑾復撫他事罰米數百石瑾誅賜祭葬如制又黑事見明史本傳特書 罷送各邊年例銀兩劉瑾因戶部奏送各邊年例令尚書顧佐查天順以前年例銀數佐曰天順以前並無此例瑾怒曰此戶部官通同邊方巡撫共盜內帑之明驗也奏請悉罷 薛應旂曰按自成化間開設榆林衛巡撫余子俊增

置城峽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糧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依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送者至宏治間戶部尚書葉淇奏改商人赴邊納糧中鹽之法令納銀運司解部分送各邊自此始有年例銀兩而鹽法屯田一時俱壞商人既不上納本色而邊方米價湧貴市糴艱難鹽課銀兩不敷支用遂日漸增加迨至數萬益以各鈔關商稅猶且不足而加賦於民內帑漸虛東南民力日竭若鹽法復國初之舊則邊境田地皆為商人佃種以供本色而年例銀兩可以盡革惜顧佐不盡言於瑾而復正鹽法迨後邊儲告缺而年例銀兩終不可罷自茲輾轉侵漁其弊日滋而邊方屯田盡皆荒蕪國計民生將何底極雖逆豎猶知年例之為害邊墻之無益恐不可以人而廢言也

明通鑑卷四十二

劉瑾矯旨出翰林修撰何瑋為開封府同知瑋武陟人在翰林為宿學所推獨仗直不附瑾同官有人入而拜見者瑋獨不往見瑾但長揖而已瑾怒一日瑾贈諸詞林川扇獨不及瑋諸受贈者復拜謝瑋正色曰何僕僕也瑾大怒詰其姓名瑋直應曰修撰何某瑾益銜之遂有

是謫瑋知必不為瑾所容尋致仕去時有翰林學士張  
芮亦以不埒瑾坐事謫為鎮江府同知聞者駭異瑋事  
見明史本傳意章錄系出張芮于十月紀事本末並載  
出何瑋事惟瑋傳但言致仕不言出為開封同知紀事  
本末必別有所據蓋論瑋未之官而 禮部尚書周經  
引疾致仕許之以吏部左侍郎白鉞代 戶部侍郎僉  
都御史韓福奉詔覈理湖廣缺餉尋召還福前督蘇松  
糧儲未幾召入為右副都御史坐累下詔獄劉瑾以同  
鄉故立出之自此遂為瑾効力福喜操切務為嚴苛湖  
廣民租自宏治改元後逋六百餘萬石福欲追徵之劾  
所司催科不力自巡撫鄭時以下凡千二百人奏至舉

明通鑑卷四十二

三

朝駭愕戶部議從之瑾忽大怒取詔旨報曰湖廣軍民  
困敝朕甚憐之福任意苛斂甚不稱朕意福引罪求罷  
乃召還 十一月乙未朔戶部奏鳳陽淮安揚廬等處  
災荒重大宜簡命大臣往理振事詔撥補未解事例銀  
十五萬兩並南京各衛倉糧三十萬石勅南京戶部侍  
郎王瓊會同鎮巡官分道振之 辛丑給事中白思誠  
御史儲珊等復參劾遼東倉庫自宏治十五年至正德  
三年前後各任挪移虧折之數遂及都御史王宗彝陳  
瑤張飛馬中錫韓重原任兵部尚書馬文升侍郎熊繡  
原任戶部尚書侶鍾顧佐韓文侍郎王儼李孟陽王佐

張縉及郎中給事中御史等凡數十人除病故者勿追  
餘俱各罰米輸邊自一千石以下有差其中所罰有至  
再至三者時劉瑾權傾中外諸奉使者承望風旨于是  
有行人張龍以附瑾擢兵科給事中出覈遼東餉至以  
腐豆四石逮問監守諸臣罰郎中徐璉以下米三百石  
有差瑾以為能擢通政參議 是月工部尚書李鑑致  
仕廷推戶部侍郎吳文度及南京戶部侍郎王珩二人  
者皆瑾所不悅而文度前巡撫雲南瑾以地產金寶屢  
責賄文度無以應瑾深銜之及是內旨改文度為南京  
戶部尚書與珩俱致仕命下舉朝駭異踰月乃以南京  
都御史洪鍾為刑部尚書 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  
謝鐸請致仕許之鐸經術浩深為文章有體要為國子  
師嚴課程杜請謁增號舍擴廟門置公廨三十餘居其  
諸生貧者周恤之死者請官定制為之斂家居好施與  
自奉布衣蔬食而已後二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文肅  
是冬無雪遣英國公張懋祭告京都城隍之神 是歲  
劉瑾請于朝陽門外作宮祀北極元帝以延聖壽至是  
宮成賜名曰元明宮上親書額閣臣李東陽為之記

明通鑑卷四十二

三

明通鑑卷四十三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四十三 起屠維大荒落盡  
上章敦泮凡二年

武宗殺皇帝

正德四年春正月丙午大祀南郊 丁未工科給事中  
吳儀駁甯夏固原等處倉場批爛虧折之數劾歷任巡  
撫都御史徐廷璋賈俊王珣冒政孫需楊一清等十六  
人侍郎顧佐及管糧郎中副使僉事徐鍵等十八人又  
通判董全等一百八十八人又以馬價鹽課劾巡撫甯  
夏僉都御史劉憲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楊一清及苑

明通鑑卷四十三

十一

馬寺卿僉事知府同知及管屯衛官十餘人皆入罰米  
例重者五百石輕者三百石以下致仕者半之時憲已  
病故仍罰米五百石一清雖致仕仍罰米三百石 己  
酉憲庶廢后吳氏薨劉瑾欲焚之大學士王鏊持不可  
曰服可不成葬不可薄也從之 庚申遣給事中張禕  
段彥御史房瀛等十四人盤察南北直隸各行省錢糧  
先是諸司官朝覲至京畏瑾虐焰恐罹禍各斂金賂之  
每省至二萬餘兩往往貨于京師富豪期回任後倍償  
之名曰京債上下交征恬不為異瑾私人侍郎張綵以  
媚瑾擢佐吏部考察內外官糾摘嚴急間示薄罰諸司

臺諫不堪謫辱因之賄賂肆行已見瑾急賄天下怨次  
骨因乘間說曰公亦知賄入所自乎非盜官帑卽剝小  
民彼借公名自厚入公者未十之一而怨悉歸公何以  
謝天下瑾大然之乃欲藉此自掩其迹于是有稽等之  
遣時有監察御史歐陽雲工科給事中吳儀方奉差回  
仍循故例厚賂瑾適綵建是議說瑾勿受官差餽遺乃  
籍二人有貪跡用考察熟為民自此因賄得罪者甚眾  
歐陽雲張綵等事見明史張綵傳本紀不載三編系之  
二月蓋因賄瑾者先後得罪牽連茲記也語之實錄在  
正月庚申歐陽雲吳儀二人適同時事故歸入正月  
考察中今茲據實錄月日惟吳儀奔州史及作貝儀  
是月刑部尙書王鑑之致仕改工部洪鍾代之以兵部

明通鑑卷四十三

十二

侍郎才寬代為工部尙書 二月丙戌黜前大學士劉  
健謝遷為民初健遷在內閣時詔天下舉懷才抱德之  
士至是浙江大吏以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  
彪四人應詔劉瑾焦芳方日偵健遷過無所得遂以禮  
等皆遷鄉人而草詔由健欲以此為二人罪矯旨謂天  
下至大豈無應詔者何餘姚處士之多也乃下禮等鎮  
撫司獄屬主者周內入健遷欲遂速二人籍其家大學  
士李東陽為力解焦芳從旁厲聲曰縱輕賞亦當除名  
旨下竟如芳言禮等咸論成邊劉宇復劾兩司以下訪  
舉失實皆入罰米例且榜禁餘姚人不得選京官 三



月甲辰振浙江餓撥納銀事例及該解贓罰等款凡六萬二千餘兩以備振用又停止本年應解襍款銀六萬兩以寬民力仍俟豐稔徵解償之是日上御經筵自正月以來屢奉停免至此始行己酉詔吏部考察京官不必以時從侍郎張綵之請也綵初入吏部一意事瑾顛倒威柄箝制百官既創為非時之舉又增入舊例所未有者首令堂上官四品以上皆自陳于是自閣部以下無不先後乞休皆得旨慰留惟閣臣王鏊去志已決夏四月乙亥大學士王鏊致仕許之賜璽書乘傳歸是時中外大權悉歸于瑾鏊初開誠與言間有藥納

明通鑑卷四十三

三

及焦芳專事媵阿瑾橫益甚鏊自度不能抗凡去疏三上始得請李東陽在內閣與鏊多所補救劉健謝遷劉大夏楊一清及見逮之平江伯陳熊輩皆幾得危禍東陽潛移默奪善類賴以保全而氣節之士多非之遂有湘江春草之謠子規鷓鴣之諷其後侍郎羅玘勸之早退至上書請削門生之籍東陽得書俛首長嘆而已鏊既辭位東陽復援楊廷和共事而閣臣代者皆劉宇曹元之等于是東陽勢益孤壬午孝宗敬皇帝實錄成大學士李東陽等表上之初修孝宗實錄焦芳為副總裁劉健謝遷去後芳入內閣遂操史筆凡所褒貶多挾

恩怨舊時大臣如何喬新彭韶謝遷皆天下所推許以為端人正士而芳輒肆詆誣反自詡以為直不恤人言同官李東陽等畏避其惡皆不敢為異同故奏表中有傳疑傳信庶以備于將來之語蓋為芳改竄實錄之張本云先是瑾以宏治間所修會典多糜費又摘其小疵降尚書梁儲為侍郎庶子毛澄論德傳珪等皆奪陞職東陽亦坐罰俸至是以實錄成始復之疏興憲章法傳宗實錄于五月之實錄蓋四月壬午也諸書言降奪諸人惟李東陽如故明書則云出自內旨今證之實錄並無此語而東陽罰俸實錄猶云瑾以是月命工部為未能盡法其無內旨明矣今據本傳是月命工部尚書才寬兼左都御史總制延綏甯夏甘肅等處軍務

明通鑑卷四十三

四

先是各填巡等官奏三鎮有警不相應援兵部乃請仿王越秦紘等故事仍設文職大臣總制三邊鎮巡以下皆受節制遂有是命起山西按察副使王鴻儒為國子祭酒鴻儒先以病乞致仕至是劉瑾欲以人望收之遂有是命五月壬子吏部論陞纂修實錄翰林官忽附內批調侍講吳一鵬于南京刑部侍讀徐穆于南京禮部編修顧清于南京兵部汪俊于南京工部皆員外郎編修賈詠李廷相于兵部溫仁和于戶部劉龍于禮部翟樂董玘于刑部崔銑于南京吏部陸深于南京禮部檢討王九思于吏部汪偉穆孔暉于南京禮部易舒

詰于南京戶部皆主事初瑾憾諸翰林不下已欲盡出之外為張綵勸沮及是又持前議綵復力沮而焦芳父子與檢討段良輩謂可乘此以擠所不悅者乃疏名上之瑾愆愆成之謂之擴充政事圯始漏網有語焦黃中者明日附他批補出與詹事主簿李繼先同降知縣上自改之乃降刑部 丁巳逮山東巡按御史胡節下獄節奉使將還度無以藉手見瑾微露意于布按二司因貸修曾子庸宇及香費等銀三千兩至京仍循故事餽瑾而張禴奉使山東已發其事瑾遣官校立捕之下獄竝歸其賄于官獄具節謫戍肅州布按以下皆降罰有

明通鑑卷四十三

五

差禴以發奸有功令吏部記名候陞 是月以實錄成進焦芳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東陽加正一品俸而已 六月甲子免蘇松常鎮四府被災稅糧 戊子以吏部尚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宇前在兵部賄賂狼藉及為吏部權歸張綵而文吏贈遺不如債帥嘗怏怏嘆曰兵部自佳何必吏部也至是劉瑾欲用綵代宇乃令宇以原官入閣宇宴瑾閣中極驩大喜過望明日將入閣辦事瑾曰爾真欲相耶此地豈可再入宇不得已乃乞省墓歸 庚寅以張綵代為吏部尚書綵由郎署三遷遂長六卿每瑾出休沐公卿往候自辰至

晡未得見緣故徐徐來直入瑾小閣歡飲而出始揖眾人眾以是益畏綵見綵如瑾禮綵與朝臣言呼瑾為老者凡所言瑾無不從以此中外餽遺金帛相望于道性尤漁色撫州知府劉介其鄉人也娶妾美綵特擢介太常少卿盛服往賀曰子何以報我介皇恐謝曰一身外皆公物綵曰命之矣即使人直入內牽其妾與載歸又聞平陽知府張恕妾美索之不得令張禴按致其罪擬戍恕獻妾始得論減其橫如此 是月江西樂平盜汪澄二汪浩八等作亂肆劫村落知縣汪和率民兵捕之不克和被虜殺民兵三百餘人淮王以聞未幾東鄉瑞

明通鑑卷四十三

六

州之賊竝起自是江西盜風日熾 實錄云在萬年縣東里許深可十五里蓋與樂平連界也然正德七年始分餘干之萬春鄉置萬年縣而據陳金傳則又以姚源為南昌所屬證之志萬年有姚源洞姚源水出焉亦別無姚源之名疑皆傳寫之誤今仍據實錄書樂平 秋七月戊戌劉瑾復矯旨遣御史喬岱等往覈兩浙鹽課追論歷次巡鹽御史及運司官陪償商課自數千兩至數百兩按歷年深淺及欠課多寡以定賠納之數皆令輸京師內承運庫遂有謫戍已故之御史彭程家貧止遣一孫女罄產不足償竝女鬻之行道者皆為之流涕 因事見明史彭程傳三編系之三年八月罰米目中今據實錄年月分書之彭程野史有誤程為部者蓋詔亦曾奉詔整理鹽法 癸丑刑部侍郎張鸞印授

監少監李宣指揮同知趙良趙三編作張今據實錄自江西勘事

還贖白金二萬兩循故事賂劉瑾瑾納其賂輸之內承

運庫因請按三人罪鸞致仕宣良俱發南京閒住因及

都御史林俊等三十一員凡江西見任及致仕者俱各

罰米三百石 是月四川流賊劉烈等轉掠漢中聚眾

二千餘人守臣以聞詔四川陝西湖廣三省填巡官隨

宜勸捕毋致滋蔓 八月辛酉劉瑾以各邊罷送年例

銀兩邊儲日匱奏請遣御史等官清理屯田時副都御

史韓福方整理湖廣軍儲遂命督理遼東屯田福以徵

斂為能所在驚擾至是有義錦等州戍卒高真等脅眾

明通鑑卷四十三

七

為亂焚毀廨舍毆逐委官守臣懼激變發銀二千五百

兩撫諭之亂者始息事聞劉瑾歸罪于鎮巡官不能宣

布威福論巡撫都御史劉焄以下罪踰月給事中徐仁

劾福苛斂狀瑾不得已勒福致仕一時分遣清理屯田

之胡汝礪周東等皆承望風旨各邊偽增屯田數百頃

悉令出租人不聊生東在甯夏尤為苛刻人心憤怨指

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寘鋪謀起兵以誅瑾為名瑾之

禍自此始致異福事見明史本傳據實錄激變在是月

九月今九月丙午六科十三道給事中御史等奏兩

廣江西湖廣四川陝西等處自本年正月以來盜賊縱

橫大肆焚掠其餘未經奏聞者若薊州大壩等處被害

頗多請勅所在填巡三司地方軍衛等官隨宜勦撫詔

下所司行文各省斟酌行之是時江西之賊自樂平東

鄉外則贛州之大帽山賊何積欽等負嶠四掠蔓延福

建廣東境上而四川則保甯賊藍廷瑞自稱順天王鄧

本恕自稱利地王廖惠自稱掃地王擁眾至數萬自是

累年用兵腹地騷然 閏月小王子犯延綏圍總兵官

吳江于隴州會參將王勛統兵來援寇尋解圍去于是

總制尙書才寬及太監劉保以捷聞賜勅獎勵已巡按

御史胡瓚劾奏江逗留無勇總兵侯勛輕率寡謀是役

明通鑑卷四十三

八

也斬獲九十餘級我軍死者亦畧相當所喪馬至二千

七百餘匹奉詔切責兵部議臨敵未可易將仍令江等

戴罪自贖從之 巡按廣東御史袁仕劾奏廣東所屬

府州縣官周夔等四十餘員吏部覆議宜如朝覲考察

例行制曰可自張綏倡不時考察之議御史楊武與瑾

同鄉復附和之其後段豸按陝西亦劾其所屬且請行

之各省通行各撫按隨時考覈自此天下官以微罪而

去者顧多于朝覲矣 都察院左都御史屠滸致仕改

南京戶部尙書陳金代之 冬十月戊戌太白晝見凡

八日 是月山東督漕運官奏黃河北徙恐奪漕運疏

陳修築事宜初黃河水勢自宏治七年劉大夏修理後  
由南清河口入淮十八年北徙三百里至宿遷縣小河  
口正德三年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本年六月  
又北徙一百二十里至沛縣飛雲橋俱入漕河自南河  
故道淤塞水惟北趨單豐之間河窄水溢決黃陵岡尚  
家等口曹單田廬多沒至圍豐縣城郭兩岸濶百餘里  
若不及早修治恐經鉅野陽穀二縣故道則濟甯安平  
運河難保無虞詔下所司議攷異語見明史河渠志  
之是月也今從之十一月甲子寇入花馬池總制尙書  
才寬率兵禦之頗有斬獲敵伏兵沙窩寬乘勝深入中

明通鑑卷四十三 九

流矢卒總兵官曹雄擁兵不救踰月始遣其子謚齋奏  
詣京師伴引罪乞解兵柄竝自陳聞敗統軍與寇戰于  
鼠湖追數十里斬獲數倍收寬尸還雄瑾黨也奏至瑾  
偉謚貌妻以從女優詔褒雄令居職如故劾雄者反被  
責云攷異明史本紀系才寬戰沒于是月甲子據曹雄  
十二月初五日  
禦寇于花馬池兩戰皆捷明日遇沙窩伏寇中流矢死  
按十一月己未朔寬戰沒于初六日正甲子也惟寬以  
尙書總制三邊戰死沙場陝西去京二千餘里踰月之  
人始行奏聞其特劉瑾為護符可知雄之子縮婚是  
于瑾亦必先有成約始遣齋奏也今參實錄書之  
月尙書張綏洪鍾皆加太子太保鍾尋改都察院左都  
御史以刑部侍郎劉璟為本部尙書 十二月戊戌平

江伯陳熊以罪削爵謫戍海南熊督漕運有同宗陳俊  
欲以濕潤官米買銀輸京熊許之為緝事者所發熊素  
忤瑾瑾遂摭其事下詔獄論賊私欲實之死李東陽力  
爭乃解然猶請戍追奪誥券同時總督漕運副都御史  
邵寶素不與瑾通瑾以危言撼之不為動至是遂坐熊  
勒致仕去攷異紀事本末系陳熊事于正月意章錄系  
月皆誤也寶以正月方授副都御史督漕運見之實錄  
中其坐熊致仕紀事始因其授官之日牽連並記耳若  
能之奪爵功臣表書于是年十二月戊戌與實錄合意  
章錄法傳錄系之九月明書系之十月蓋據其事發逮  
問之月日耳今據 庚戌追奪前致仕大學士劉健謝  
遷及尙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誥命時健遷等

明通鑑卷四十三 十

已罷為民瑾芳二人憾未已于是都給事中李憲復追  
論之詔竝追還所賜玉帶服物同時奪誥命者凡六百  
七十五人皆希瑾芳指也 是月以畢亨為工部尙書  
代才寬也  
五年春正月丁卯大祀南郊 己卯劉瑾焦芳矯旨裁  
革江西鄉試解額竝仕者不得選除京職著為令初成  
化末芳坐尹旻黨被謫疑出萬安彭華意華安福人屢  
請芳無學芳以此銜江西人次骨去年滿刺加國遣使  
朝貢有使臣亞劉者本江西萬安人曰蕭明舉先以罪  
逃入海外至滿刺加至是與其國人端亞智等同來

事見明史焦芳及外國傳書曰亞劉本江西人證之實錄則云亞劉者本江西人據此則劉字絕句本字屬下讀三編書之四年日中云亞劉本者故江西萬安人既以本字屬上讀又易下本字為故未知何據今從實錄中塗謀入淳泥國索寶物且殺亞智等事聞方下所司劾奏芳在內閣即署其尾曰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李孜省彭華尹直等素干物議且其地鄉試解額過多于是請裁五十名及停授京職例芳又言王安石禍宋吳澄仕元皆宜榜其罪戒他日毋濫用江西人楊廷和解之曰以一奸民波及一方既裁解額矣宋元人物亦欲并拔邪乃止芳深惡南人雖論古人亦必詆南而譽北嘗作南人不可為相圖進瑾又欲自私其鄉以瑾乃陝

明通鑑卷四十三

三

西人諷給事中趙鐸奏言鄉試額不均遂票旨增陝西額為百以媚瑾自增其鄉河南為九十五並及山東山西俱增至九十其徇私變法大率類此瑾芳敗皆復舊或異裁江西解額語見明史芳傳證之實錄大畧相同惟五十人重修三編作十五人其後漸增然無出百名外者江西解額定為六十五人其後漸增然無出百名外者成宏間江西官于朝者最多而據高氏鴻猷錄言禮部以瑾故議增陝西九十五名與江西等然則江西之額已近百名可知今減去五十名則四十五名也三編十人減江西額五十人未知三編別有所據否附議于此庚辰籍故尙書兼都御史秦紘家紘致仕歸卒其婦弟楊瑾為經紀其家家奴憾之乃以紘所遺火礮投緝事校尉誣瑾蓄違禁軍器劉瑾怒歸罪于紘籍其家無

所得言官張九叙涂敬等復希瑾意劾紘士類唯之是月兵科給事中高滂奉使覈滄州地劾前任都御史及歷年巡按御史以下凡六十一人皆逮問滂父銓嘗巡撫保定滄州其所隸也滂欲媚瑾遂竝誣劾其父以此不齒于人云或異滂劾其父事見明史三編系之四月二月癸巳以曹元為吏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元代劉宇入閣瑣瑣無能在閣中日飲酒諧謔道里巷鄙語而已辛丑兵科給事中屈銓請頒行劉瑾所定見行事例按六部為序編集成書頒布中外以昭法守詔下廷臣議行時瑾所創新例變亂成憲擅作威福天下

明通鑑卷四十三

三

側目重足朝不謀夕銓乃承望風旨助瑾為虐廷臣鄙之共欲緩其事國子祭酒王雲鳳復以為請將刊行而瑾敗或異三編系之三月今姑實錄為二月辛丑三編發明曰瑾以私智擅威福之權紊典章之舊其所施行一時已為側目又豈可垂諸久遠貽毒將來且令者人君所自操渙大號而昭示中外海宇共之子孫守之尤非闕宦所得假竊者屈銓恬不知恥請將瑾所創例編集頒行以獻媚于逆璫可謂小人之尤者矣乃武宗亦竟詔下廷議廷臣雖明知其不可而亦竟議行但欲姑緩其事向令逆瑾不敗則其事

能終緩乎武宗之深信不疑若是諸臣之依違遷就  
又若是何怪乎王雲鳳之復請乎雲鳳在孝宗時嘗  
以劾宦官得罪而一旦易節盡反所為儉人矯飾一  
時末節盡露良足哂矣

是月晉楊廷和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以兵部左  
侍郎胡汝礪為本部尚書代曹元也汝礪以同鄉黨于  
瑾奉使清理宣府屯田至是召還遂有是擢未至任而  
卒踰數月瑾始誅遂弗及于罰 太監張永總神機營  
初黨于瑾已而惡其所為瑾亦覺其不附已也言于上  
將黜之南京永知之直趨上前懇瑾陷已上召瑾與質

明通鑑卷四十三

圭

方爭辨永輒奮擊瑾上令谷大用等置酒為解由是二  
人益不協然是時上方嚮用永故瑾之間卒不行事見  
臣官傳寶錄不載憲章錄紀事本末皆系之是年之二  
月證之永瑾二人傳皆叙于討真籍之前上方嚮用永  
則其事蓋相去不遠 三月甲子黃霧四塞大風蕪天  
色晦冥者數日 填守湖廣總兵官毛倫奏安陸漢襄  
沔陽地方連年凶荒寇盜蜂起因劾昔年整理糧儲之  
侍郎韓福追徵失宜詔截留湖廣今年起運米十萬石  
仍取貴州布政司銀十萬兩及前此侍郎畢亨奏留餘  
銀八萬四千餘兩易穀借振倫亦瑾黨故敢劾福然福  
時已閒住竟宥不問 辛未以天時亢旱風蕪累作遣

官祭告禱雨竝省釋獄囚大學士李東陽等復陳寬恤  
數事從之 以水旱免湖廣河南山東貴州浙江江西  
陝西山西四川廣西及南北直隸被災州縣正德三年  
進賦 乙酉以江西賊熾御史沙鵬奏言南贛地遠界  
連湖廣廣東福建三省不相統屬乞專遣大臣一人總  
其事吏部議南贛舊有巡撫近年裁革宜如鵬言添設  
巡視乃以南京右僉都御史王哲巡視江西南贛等處  
以都御史洪鐘總制川陝河南鄖陽軍務兼振湖廣  
饑 是月擢兵部侍郎王倣為本部尚書代胡汝礪也  
是春日本國王源義澄遣使宋素卿來貢時劉瑾竊

明通鑑卷四十三

西

枋納其黃金千兩賜飛魚服前所未有也素卿本鄞縣  
朱氏子名縞幼習歌唱倭使見悅之而縞叔澄負其直  
因以縞償至是充正使至蘇州澄與相見尋以通番事  
發當死瑾庇之謂澄已自首竝獲免事見明史日  
春今 夏四月庚寅錄囚先是大學士李東陽等因風  
從之 夏四月庚寅錄囚先是大學士李東陽等因風  
種請寬恤而是時三法司會審僅二人得減死論成皆  
承劉瑾指也 安化王寘鐸反寘鐸者慶靖王之裔孫  
分封安化性素狂誕術者言其當大貴遂覬覦非分與  
其黨指揮周昂千戶何錦丁廣衛學生孫景文輩潛蓄  
異謀會周東方以偽增屯田為瑾賄何錦周東等 戊卒

皆憤怨而巡按御史安惟學數杖辱將士妻將士銜刺骨真鑄知眾怒令景文飲諸武臣酒以言激之多願從者會有邊警游擊將軍仇鉞與副總兵楊英率兵出防禦總兵官姜漢簡銳卒六十人為牙兵令周昂領之昂遂與何錦為真鑄定計設宴招填巡官飲于第惟學東不至錦昂率牙兵直入殺漢及太監李增都廣于坐分遣丁廣等殺惟學東于公署遂焚官府釋囚繫撤黃河渡船于西岸以絕渡者即使人招楊英仇鉞降英眾潰單騎奔靈州鉞時駐玉泉營佯許之引兵入城真鑄奪其軍分隸羣賊出金帛犒將士偽署昂等官有差令景

明通鑑卷四十三

五

文作檄以討劉瑾為名檄至諸鎮皆畏瑾不敢以聞延綏巡撫黃珂封上之因陳討賊便宜八事 癸巳巡撫陝西都御史黃寶奏四川賊流入陝西湖廣三省大擾時已命洪鐘總制三省詔更于陝西湖廣各增設副總兵一人以莊浪右參將吳鉉及致仕都指揮同知康泰充之 庚子封左軍都督府致仕署右都督神英為涇陽伯賜詔券歲祿米八百石英以媚劉瑾自陳在邊鎮舊功遂有是封 丙午起右都御史楊一清總制甯夏延綏甘涼軍務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官游擊將軍仇鉞副之討真鑄又陞協守延綏副總兵侯助充總兵官填

守延綏 戊申游擊將軍仇鉞襲執真鑄遂平甯夏先是鉞解兵隸真鑄歸臥家稱病何錦等信之時時就同計鉞亦謬輸心腹而陰結壯士遣人潛出城令還報官軍旦夕至鉞因給錦等宜亟出兵守渡口遏東岸兵勿使渡河于是錦及丁廣等悉傾營而出是時副總兵侯勛參將時源分兵扼河東陝西總兵曹雄聞變遣指揮黃正以兵三千駐靈州檄楊英督靈州兵防黃河而指揮韓斌亦以兵來會雄更遣靈州守備史鋪浮渡奪西岸船營河東焚大小二壩積草賊大懼鑄潛遣人通鉞書約為內應錦等既出獨留周昂守城會真鑄以禡牙

明通鑑卷四十三

六

召鉞聞鉞病亟遣昂來視鉞方堅卧呻吟伏卒猝起捶殺昂鉞乃被甲橫刀提昂首躍馬大呼壯士皆集徑馳詣真鑄第縛之傳真鑄令召錦唐還而密諭其部曲以禽真鑄狀眾遂大潰錦廣單騎走賀蘭山皆獲之械送伏誅真鑄自舉事至是凡十九日而敗敗與真鑄以是史本紀月日與實錄同是月丙戌朔故諸王傳及紀事本末皆云四月五日惟實錄不載禽真鑄及命太監張永監軍日分而明史本紀書于四月辛亥命張永督南夏軍務是日游擊將軍仇鉞襲執真鑄據此則禽真鑄在辛亥為四月二十六日而證之明史傳中則云真鑄舉事凡十八日而敗重修三編多據列傳而改十八日為十九日今攷實錄以庚寅舉事十九日而敗則四月二十三日也紀事本末書禽真鑄在云四月二十三日以庚寅舉事計之至戊申廿九日或三編據而改之抑明史數庚寅之越日為十八日故三編明書十九日

以與舉事之庚寅相應不然何以上下文皆據列傳獨  
 改十八日為十九日其為據紀事本末之日分可知也  
 至明史本紀書禽實錄于辛亥則距庚寅二十一日蓋  
 據奏至京師之日分耳今仍據三編十九日語系之戊  
 中為得 先是楊一清奉命將行俄傳鉞降于賊廷議欲  
 追救還閣臣楊廷和曰鉞必不從賊今知朝廷擢用志  
 當益堅不然棄良將資敵人耳乃寢之已而事果定一  
 清及監軍之張永等未至鉞之捷奏已聞 辛亥命太  
 監張永提督甯夏軍務詔赦天下 亥異武宗實錄不載  
命永監軍月日而于  
 五月突書張永請賞功銀牌又禽實錄亦不載而于五  
 月書曹雄奏捷亦第以實錄已禽甯夏平七字了之疑  
 鈔本轉寫四月之事必有漏脫而張永監軍明史本紀  
 書之辛亥必有所據今從之至憲章錄載禽實錄于五  
 月法傳錄又系 是月大理寺評事羅僑以京師旱殍  
 之六月皆誤也

明通鑑卷四十三

上疏請慎逸游屏玩好放棄小人召還舊德又請敕法  
 司慎守成律毋妄有輕重時朝士久以言為諱僑自揣  
 必死與櫬待命劉瑾大怒矯中旨詰責令廷臣議罪大  
 學士李東陽力救得改原籍教職其秋瑾敗尋召僑復  
 官卒引病去 五月丙辰湖廣盜劉惟華洪景清等掠  
 桂陽指揮鄧景樂之遣千戶楊泰先往未至而遁景馳  
 進力戰死賊殺指揮翟翔劉懷百戶朱鏞趨樟橋百戶  
 于江率所部力戰殺惟華景清餘黨并力刺江死焉事  
 聞賜贈卹竝逮楊泰論罪 壬申以甯夏平召總兵官  
 神英班師還張永楊一清仍往甯夏安撫地方及械送

寘鑄于京師一癸未焦芳罷芳居內閣五年凡劉瑾濁  
 亂朝政荼毒縉紳流惡海內皆芳導之詔事瑾至稱干  
 歲自稱門下士四方賂瑾者必先賂芳泊芳以子黃中  
 不得一甲嘗讀卷官瑾亦漸厭之會張綏以媚瑾游擢  
 吏部尚書芳父子鬻爵薦人無虛日綏構之于瑾遂疎  
 芳而段昞見芳勢稍衰轉附綏因盡發芳陰事于瑾瑾  
 大怒于眾中斥責之芳不得已乃乞歸黃中丐閣蔭以  
 侍讀隨父還皆許之 六月癸巳巡撫四川副都御史  
 林俊奏劉烈之亂自眉州逃匿保甯山中諸不逞者率  
 假其名四出剽掠詔洪鐘自湖廣移師討之時俊懸二  
 千金之賞購禽烈者至圖形以捕之不能得而藍廷瑞

明通鑑卷四十三

鄂本怨廖惠勢益張聚眾十萬餘僞署四十八總管延  
 莫秦楚間廷瑞與惠謀據保甯本怨謀據漢中取鄖陽  
 由荆襄東下三省大震 亥異紀事本末系之四月今  
據實錄林俊原奏在是月  
 巡按御史周廷徵勘報延甯二鎮功次推甯夏總兵楊  
 英所部斬獲最多宜優陞賞內批謂此功本曹雄奏報  
 乃獨歸之甯夏且混入延綏職名兵部失于查參于是  
 尚書王儆等亦以為言因自引咎詔各奪俸兩月是時  
 劉瑾方結婚于雄故以甯夏功盡歸之雄廷議不敢難  
 也 庚子上自稱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



慧佛命所司鑄印上之上于佛經梵語無不通曉內臣  
誘以事佛遂有是命于是番僧乞田百頃為法王下院  
中旨下禮部稱大慶法王與聖旨並禮部侍郎傅珪伴  
為不知執奏大慶法王何人敢與至尊並書大不敬詔  
勿問然所乞田亦竟止 是月致仕吏部尚書馬文升  
卒文升有文武才朝端大議待以參決功在邊鎮外國  
皆聞其名致仕歸後坐朋黨除名及是卒年八十五瑾  
誅後始復官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傅賜諡端肅 劉宇  
請致仕許之宇以展墓還知劉瑾不相容乃有是請仍  
賜之敕遣之 秋七月丁巳降副使甯梟為山西叅議

明通鑑卷四十三

九

先是梟以僉都御史撫治直定有盜于內巨縣劫修撰  
康海財物海貽書于瑾瑾責令有司捕賊遂論順德知  
府郭紕及捕盜官坐奪俸又以梟報稽遲遂降官海  
言于紕曰所失非吾財皆瑾寄橐也紕不得已斂諸州  
縣民財至數千兩償海其事始寢 致異明史海傳不見  
瑾黨不得以李夢陽事藉口而此據實錄書之海坐  
明人以名士故諱之今據增 王申總制川陝湖廣  
等處洪鍾平湖廣陽州之賊時賊首楊清邱仁等僭  
號天王將軍往來洞庭上下遂攻破臨湘圍岳州鍾與  
總兵官毛倫調土漢官兵檄布政使陳鏞副使蔣昇及  
都指揮潘勳柴奎等擊破之湖湘底定詔鍾移師入蜀

八月乙酉免福建銀課一年時礦賦微細得不償費  
守臣復以地方旱災為請故有是命 癸巳總制楊一  
清奏請蠲甯夏被兵稅一年從之 甲午張永自甯夏  
還俘竄歸及其親屬十八人上御東安門受之何錦及  
諸從逆者數百人皆反接由東華門入獻俘既畢金鼓  
之聲徹于大內 是日劉瑾謀反事發初瑾在八黨中  
尤狡悍為七人所推及專政七人有所請瑾俱不應咸  
怨之及張永方嚮用奉詔西征上戎服送之東華門寵  
遇甚盛瑾愈忌之永至甯夏楊一清與之結納相得甚  
歡知永與瑾有隙乘間扼腕言曰賴公力定反側然此

明通鑑卷四十三

三

易除也如國家內患何遂促席畫掌作瑾字永難之一  
清慨然曰公亦上信臣今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上意  
可知曷以此時功成奏捷請間論軍事因發瑾奸極陳  
海內愁怨恐變生心腹上英武必聽公誅瑾瑾誅公益  
柄用悉矯弊政安天下心呂強張承業暨公干載三人  
耳永曰脫不濟奈何一清曰言出于公必濟萬一不信  
公頓首據地泣請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為公動  
苟得請即行事毋須與緩永勃然起曰老奴何惜餘年  
不以報主哉意遂決時瑾信術士俞日明言謂其從孫  
二漢當大貴遂謀不軌會瑾兄都督同知景祥死將以

八月十五日侯百官送葬因作亂及永捷奏至請以是日獻俘瑾使緩其期欲事成竝禽永或馳告永永先期入獻俘單上置酒勞永瑾及馬永成等皆侍比夜瑾退永密曰瑾反狀且出袖中奏數其不法十七事上已被酒俛首曰奴負我永曰此不可緩緩則奴輩當齎粉陛下安所歸乎永成等亦助之乃命執瑾瑾宿于內直房聞喧聲問曰誰應曰有旨瑾披青蟒衣出就縛之夜啟東華門繫之菜廠夜異據實錄是月甲申朔甲午乃八期者在十五之前四日故實錄書獻俘與禽瑾同日蓋即以前午之夜禽之也紀事本末乃誤以甲午為望日又云劉景祥死將以八月甲午葬不特與史所云先期之語不合而甲午乃是月之十一日並非望日也蓋由

明通鑑卷四十三

三

不推麻而致誤今據明史本紀及實錄書之 乙未上出張永奏示內閣請瑾奉御鳳陽閑住

三編

御批曰劉瑾罪惡貫盈擢髮難數固神人所共憤然張永本其黨與即稍有猜嫌亦未必遽肯自傷同類楊一清乘機恣意而永尚懷疑慮知非復可以大義相規因以瑾誅公益柄用一語中其所欲遂慨然直任不辭一清蓋能洞見小人肺腑而論以行其正者

丁酉籍劉瑾家上既謫瑾意猶不欲誅之及是籍其家得金銀累數百萬致異王弇州引震澤長語詔籍沒劉瑾家黃金一千二百五萬七十八百

兩白金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而憲章錄皇明通紀因之致誤王莽時黃金尚餘六十萬斤梁孝王沒黃金四十萬斤以十六兩為一斤計之則莽時金尚不及一千萬而孝王亦不及七百萬至于漢盛時大司農錢四十餘萬兩水衡錢十八萬兩而已董賢產直錢四十二萬兩梁冀產直錢三十萬兩其時錢最貴止于萬錢為一金大概俱不能當瑾二十之一恐當時傳聞如此未必真有此數證之正史則但云累數百萬此得其實今 珠玉寶玩無算及裘衣玉帶甲仗弓弩諸違禁物又所嘗持扇內藏利匕首二上大怒曰奴果反趣付獄于是六科給事中謝訥十三道御史賀泰等列奏瑾罪凡十九事請亟賜誅上是之令法司錦衣衛會百官鞠訊于午門外都給事中李憲瑾私人也至是亦劾瑾瑾聞之笑曰憲亦劾我邪鞠之日刑部尚書劉璟噤不敢發聲瑾大言曰公卿多出我門誰敢問我者皆稍稍却避駙馬都尉蔡震曰我國威得問汝即使人批瑾頰曰公卿皆朝廷用云何餘汝抑汝何藏甲也曰以衛上震曰何藏之私室瑾語塞獄乃具即日有旨巡撫兵備官裁革者及鄉會試中額增減者俱如舊制考察京官仍依朝覲例江西之萬安南城浙江之餘姚仍選京官其翰林院調外任者具名以聞文武官誥俱免追已追者仍給之追賠汜爛糧米竝以事罰米者皆免之職官籍沒家產不在叛逆律者仍還之其餘應改正者令所司詳擬以聞致異據實錄更正劉瑾所定之新例此數事皆見之日詔中者而

明通鑑卷四十三

三

據明史列傳所載... 所載則但萬安南... 寫有誤字也... 科給事中謝訥... 實錄事反由瑾... 人禁開陰謀不... 春下放謹以恩... 罪四而後行在... 宅或後人呼瑾... 及非象有變瑾... 七受神英監及... 芳劉宇張綵曹... 元為心腹楊玉... 石文義為爪牙... 孫聰張

明通鑑卷四十三

文冕為刀筆字... 尚書入閣其子... 庶吉士尋授編... 續宗俱傳奉檢... 黃中用侍郎編... 此十起又革四... 一都御史劉憲... 順天錢丞周璽... 御籍設其家罪... 之謝禮否則輒... 內拜見禮各官... 動至數千亦不... 糧草有滯濶虧... 罪十五以嚴刑... 賢否禍福繫其... 額改會試南北... 卷又因私忿令... 姚萬安南城三... 縣

不選京職巧立... 曹雄子謐為瑾... 日陞千戶罪十... 宗之靈下以雪... 部尚書張綵都... 指揮楊玉掌鎮... 起前禮部尚書... 瑾敗上疏自陳... 哀而鄙詔許致... 官奏劾內外官... 書則吏部張綵... 亨南京戶部張... 則吏部柴昇李... 陳震刑部張子... 工部張志瀄都... 巡撫則順天劉... 同張綸淮揚屈... 貴馬炳然大理... 通政司則通政... 廷儀劉介尚寶... 丞則石祿翰林... 討段吳吏部郎... 則王九思王納... 給事中則李憲... 段豸

明通鑑卷四十三

則吏部柴昇李... 陳震刑部張子... 工部張志瀄都... 巡撫則順天劉... 同張綸淮揚屈... 貴馬炳然大理... 通政司則通政... 廷儀劉介尚寶... 丞則石祿翰林... 討段吳吏部郎... 則王九思王納... 給事中則李憲... 段豸

御史則薛鳳鳴朱袞秦昂宇文鍾崔哲李紀周琳其他  
 郎署監司又十餘人于是綵論死福以在湖廣所餽白  
 金數十萬兩封識宛然遂謫戍餘或謫外或閒住或除  
 名一時朝署為清又竝及與焦黃中同傳奉之檢討胡  
 纘宗與劉仁同傳奉之編修邵銳黃芳主事李志學韓  
 守愚俱詞外及此所謂六十餘人者皆據明史焦芳傳  
 守愚者二十六人亦有不在六十餘人之數者如河南  
 僉事白思誠參議王欽去任司務孫聰掌真定府事參  
 政楊儀順慶知府莊禕徽州知府柯瑛杭州知府楊孟  
 瑛蓋傳中所列皆京官外官則但有巡撫故白思誠等  
 七人皆不著非漏脫也若武官內臣皆給事中張瓚  
 不在在此數今隨事書之而附錄于此

明通鑑卷四十三

三

竝都督毛倫納賄冒陞并及家人陳鑑亦傳陞指揮使  
 伏羌伯毛銳求管漕運納賂不貲浙江都指揮僉事劉  
 昶備倭僉事魏文禮前任揚州備倭官袁傑涼州副總  
 兵徐謙俱以賕進內外交通乞執送法司明正其罪時  
 雄倫方有功別有旨鏡著回京自昶以下或閒住或為  
 民 甲辰浙江道監察御史舒晟奏劾劉瑾之黨除已  
 劾處分之焦芳劉宇等又稱趙松之違限賂免松事見  
 三年而反得美官左布政使潘楷按察使張禎貪濫倖進按  
 察使仲本奔競取容主事侯自明之輕浮員外郎徐璠  
 寺丞紀世梁之貪財怙勢皆請按治會禮科給事中李

貫等亦以為言且及副使閻潔郎中高選黃緣陞遷均  
 乞罷黜然上以科道官職居言路不能先事發奸故凡  
 論劾者皆從輕典云 丙午詔前調之翰林吳一鵬等  
 十六人除王九思入劉瑾黨外餘皆復職 丁未復革  
 甯府護衛以科道官劾其賂瑾奏請更正從之 戊申  
 劉瑾伏誅時法司上瑾獄令毋覆奏即依凌遲律磔之  
 市三日怨家爭購其肉生噉之瑾從孫二漢及張文冕  
 等俱坐反逆竝瑾親屬劉傑等十五人皆論斬婦女送  
 浣衣局 己酉釋劉瑾所謫戍諸臣 是月進楊一清  
 為戶部尚書代劉璣也 前吏部尚書許進卒進以忤

明通鑑卷四十三

三

劉瑾致仕歸又坐薦雍泰削籍追奪誥命未幾瑾又摘  
 進在大同時籍軍出雇役錢失勾校欲籍其家會瑾誅  
 得解復官致仕未聞命卒傳意章錄于進有微詞謂雖  
 不婚瑾亦不與抗事多調停朱瀆欲傾進乃言于瑾謂  
 許尚書伴為恭謹而外示仇直會瑾以怒雍泰因及進  
 云云按此始沿實錄之誣也實錄言進素恃直敢不犯  
 權貴以此屢遭挫抑而名輒隨之然亦多權術人不能  
 則其為吏部瑾所用書辦官劉選之常出入其門進  
 退百官多徇瑾意凡所書辦劉選者輒聽瑾屬與善  
 地以稅瑾其得罪也蓋焦芳劉宇陰中之又言進將行  
 以金銀賂瑾免後禍反為瑾所薄曰進銀或取之俸  
 薪金則何自得之云云按進果有臨行賂瑾之事何至  
 歸後則籍奪誥命不已又欲藉大籍行賂瑾之事何至  
 進之終不附瑾可謂不己又欲藉大籍行賂瑾之事何至  
 事大畧相同疑亦修實錄者有憾于進而為之詞耳今  
 取皆不 復給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左都御史潘蕃誥命

吏部以劉瑾誅請更正也是時廷臣奏瑾所變法請更  
正者吏部二十四事戶部三十餘事兵部十八事工部  
十三事詔皆如舊制 九月乙卯以旱災免山東濟南  
等府五十四州縣稅糧應天之太平甯國安慶等府大  
水溺死者二萬三千餘人戶部奏請覈實蠲稅仍以所  
在公錢振濟從之 斬逆賊何錦等于市 丙辰以平  
宜鏞功封仇鉞咸甯伯劉瑾以暱曹雄盡歸其功而抑  
鉞鉞竟無殊擢巡按御史閻睿訟其功坐奪俸三月及  
是瑾誅始進署都督僉事充甯夏總兵官尋論功封給  
世券 初甯夏之變都指揮僉事楊忠在巡撫公署適

明通鑑卷四十三

賊衆衝入殺都御史安惟學忠罵曰賊狗何敢犯上反  
耶遂遇害都指揮僉事李睿聞變馳至宜鏞府門閉不  
得人因大罵遂爲亂兵所殺宜鏞脅百戶張欽不從夜  
遁至雷福堡遇賊不屈死楊一清總制甯夏始具其事  
以閻丁巳諭曰朝廷養兵本以禦患也臨難守義每難  
其人深可慨嘆今忠等守義不屈亟宜旌之以勵臣節  
于是三人皆贈官予廕表忠睿曰忠烈之門欽曰忠節  
之門 戊午以吏部尙書劉忠梁儲並兼文淵閣大學  
士預機務忠先以忤劉瑾改南禮部侍郎尋進尙書改  
吏部焦芳薦之召還瑾見忠頗負氣岸甚悔乃傳旨以

吏部尙書兼翰林學士專典誥敕儲以修會典爲瑾摘  
其小疵降左侍郎尋復尙書調南京吏部至是瑾敗二  
人遂同召入閣 己未以平宜鏞劉瑾功封太監張永  
兄富泰安伯弟容安定伯是時永兩建奇勳自閣臣李  
東陽以下交請之會有涿州男子王豸嘗刺龍形及人  
王字于足永以爲妖人禽之兵部尙書何鑑乞加永封  
下廷臣議永欲身自封侯引劉永誠鄭和故事風廷臣  
內閣以爲非制永意沮乃辭免恩澤尙書楊一清言宜  
聽永讓以成其賢事竟已 癸酉封義子朱德太監谷  
大用兄大寬馬永成兄山魏彬弟英皆爲伯

明通鑑卷四十三

不知所自出初爲裴太監所養其姓後賜姓朱能造  
西域食餌有寵賜姓朱云云然則蓋上之義子也并州  
史攷時上義子少故崇封之其後世宗時下獄始知其  
爲山西人又名皮德蓋北音裴皮同稱也英亦非魏彬  
之弟耳尋又以平甯夏叛逆功晉東陽左柱國楊廷和  
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劉忠少傅兼太子太  
傅武英殿大學士梁儲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  
士六部尙書皆有陞賞御史張芹奏稱劉瑾亂政之時  
閣臣李東陽阿諛承順不能力爭及陛下任用得人潛  
消內變又攘以爲功冒膺恩蔭乞賜罷斥疏入不報時  
瑾雖誅而張永用事政仍在內魏彬馬永成等擅竊威  
柄閣部仍斂手而已 庚辰南京十三道御史張侏等

劾奏劉瑾黨除張禴張龍等已處外有南京鴻臚寺卿趙履祥湖廣叅政尹灝山西叅議甯果原任荊州知府王綬俱交結劉瑾納賄轉遷者得旨黜綬為民餘降調有差 辛巳斬張文冕于市妻妾悉送浣衣局 是月禮部尚書白鉞改內閣管誥敕以禮部侍郎費宏為本部尚書工部尚書畢亨坐瑾黨改南京復召李鑑代之國子祭酒王雲鳳請休致不許改南京右通政初雲鳳為陝西提學副使笞辱生徒同于拷訊有至死者瑾聞而喜之復以張綵薦遂擢祭酒及進謁瑾笑其多髭雲鳳皇恐跪謝後既上章請頒瑾新例又欲請瑾臨

明通鑑卷四十三 堯

太學如唐魚朝恩故事士論鄙之及是為科道所劾內不自安乃有是請然猶以平日虛名終得免于罪云禮部請給還前大學士劉健尚書許進馬文升原賜玉帶衣物內批已之蓋是時劉瑾雖敗中官之黨猶憾健等未已也 是秋河復衝黃陵岡入賈魯河汎溢橫流直抵豐沛御史林茂達亦以北決安平鎮為虞而請濬儀封考城上流故道引河南流以分其勢然後塞決口築故堤工部侍郎崔巖奉命修理黃河濬祥符董盆口榮澤孫家渡又濬賈魯河及亳州故河各數十里且築長垣諸縣決口及曹縣外堤梁靖決口功未就而驟雨

堤潰巖上疏言河勢衝蕩益甚且流入王子河亦河故道若非上流多殺水勢決口恐難卒塞莫若於曹單豐沛增築堤防毋令北徙庶可護漕且請別命大臣知水利者共議於是上責巖治河無方而以侍郎李鑑代之鑑言蘭陽儀封考城故道淤塞故河流俱入賈魯河經黃陵岡至曹縣決梁靖楊家二口侍郎巖亦嘗修濬緣地高河激隨濬隨淤水勢不多而決口又難築塞今觀梁靖以下地勢最卑故眾流奔注成河直抵沛縣藉令其口築成而容受全流無地必致迴激黃陵岡堤岸而運道妨矣至河流故道埋者不可復疏請起大名三春

明通鑑卷四十三 辛

柳至沛縣飛雲橋築堤三百餘里以障河北徙從之攷據明史河渠志河決在九月實錄系之十月者蓋奏報在先修治在後也今據志系之是秋 冬十月己丑斬劉二漢及劉瑾親屬十五人于市 己亥磔張綵尸于市綵初以交結劉瑾論死遇赦當免法司因改擬與瑾謀反遂瘐死獄中詔仍僇其尸籍其家妻子徙之海南方劉二漢臨刑曰吾固當死第吾家所為皆焦芳與張綵耳我處極刑綵下獄論死而芳獨寔然豈非冤哉瑾之敗也芳子黃中坐黨黜為民久之芳使黃中賁金寶遺權貴上章求前雪復官為吏科所駁于是吏部覆奏請械繫黃中法司以彰天討黃中狼狽遁走

芳居第宏麗其後大盜趙鏗入泌陽火之發嘗多得其  
藏金乃盡掘其先人冢墓襍牛馬骨焚之求芳父子不  
得取芳衣冠被庭樹拔劍斫其首曰吾為天子誅此賊  
鏗後被獲臨刑嘆曰吾不能手刃焦芳父子以謝天下  
死有餘恨芳父子竟良死張絲焦芳事見明史本  
傳惟據實錄斬劉二漢臨刑有  
已丑磔絲尸在已亥相距十日而芳傳謂二漢臨刑有  
我與絲俱處極刑之語三編則直云我處極刑絲到尸  
其實絲之到尸在二漢死後而絲與死獄中二漢又何  
從而知其處極刑耶蓋絲時已改擬謀反不赦之死罪  
二漢知其必不免故以焦芳之不預為免明史本紀但  
書戮張絲尸于已亥而證之實錄在斬劉二漢後之十  
日今但書下乙巳霸州盜起初畿輔多盜馳馬鳴箭  
號曰響馬有司患之募捕盜者有霸州文安人劉六名

明通鑑卷四十三

三

寵其弟劉七名宸應募至與其黨楊虎齊彥名等協捕  
數有功會劉瑾家人梁洪徵賄于寵等不得誣為盜令  
捕之寵急乃投大盜張茂素招納亡命為逋逃主家  
與太監張忠鄰結為兄弟資緣馬永成谷大用輩出入  
豹房侍上蹴鞠而乘間為盜如故後數為河間參將袁  
彪所敗茂窮求救于忠忠置酒私第招茂彪東西坐酒  
酣舉觴屬彪字茂曰彥寶吾弟也自今毋相厄又舉觴  
屬茂曰表公善爾爾慎毋犯河間彪畏忠唯唯而已既  
而茂為御史甯杲所禽斬寵宸等相率詣京師謀自首  
忠與永成為請于上且曰必獻萬金乃赦寵宸無以應

逃去及瑾誅有詔許自首寵等乃出詣官兵部奏赦凡  
三十四人令捕它盜自劾寵等憚要束未幾復叛 庚  
戌以水災減浙江湖州嘉興甯波三府夏稅 十一月  
戊辰謫曹雄戍海南雄以黨劉瑾結婚瑾敗降指揮僉  
事尋言官交劾之逮繫都察院獄論死至是念其平寘  
鐫功赦之寘鐫之平也仇鉞為首功雄既至則就禽已  
二日矣一時劉瑾以其功盡歸之雄人皆不服然雄聞  
變即統兵墜境上而賊之不得渡河者雄遣史鏞奪船  
之力為多又令鏞潛通書于鉞俾從中舉事論者以為  
是役也功雖成于鉞而居外布置賊不內顧雄有勞焉

明通鑑卷四十三

三

既以平賊功受上賞不自安乃引咎自劾推功諸將故  
雖以黨逆被劾而寬政之及蓋有由也 是月巡撫四  
川右副都御史林俊言劉瑾謀逆未覺之先臣嘗草一  
疏俟賊平隨上幸天假手張永先發其奸陛下神武英  
斷立決此獄誠國家之大幸然臣徐思之昔風沙衛殿  
師楊思勗平亂前史書之謂政出闕寺國為無人今賊  
瑾謀逆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一內臣永也幸一  
永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陛下信文武臣之不如永也  
臣又聞近日大臣有缺與二三內臣會推夫百官統于  
冢宰九伐掌于司馬今吏兵二部是也使內臣應預周

制之矣我太祖稽古建官又制之矣弊端未可自今日始也夫為戶部莫如韓文許進為內閣莫如劉健林瀚謝遷王鏊方撥亂反正之始而不引忠良端謹不可屈之人治未可望也伏望慮遠慎微時時以專任賊瑾之誤為戒循用先朝舊人修復舊治則聖政日清盛業允昌矣謹錄前稟附進上以瑾已正典刑俊乃不陳之于亂政之時而追論于既誅之後有旨詰責疏明史本傳不載今據實錄增惟實錄于俊有既詞言當瑾用事出為巡撫俊欲避禍以全身耳及瑾既敗又覲保完名故上此奏然為計已拙士類笑之予謂此亦必惡俊者為之詞耳史稱俊歷事四朝抗詞敢諫以禮進退始終一節即以此奏而論劉瑾雖敗張永馬永成之等復起而俊仍指斥內臣不宜預吏兵二部之柄故奉旨詰責亦

明通鑑卷四十三

三

必出自內批未可以其追論劉瑾而疑之也 十二月乙酉以霜災免山西

渾源蔚朔等州山陰馬邑等縣秋糧 已丑四川賊破

江津僉事吳景典史張俊死之先是藍廖鄧三賊謀取

荆襄東下巡撫林俊議過通江而廖惠已至陷其城殺

參議黃瓚僉事錢朝鳳等適官軍自他郡還賊疑援兵

至遁去俊發土兵蹙之龍灘河賊墜崖溺水死者無算

遂禽惠監鄧二賊奔陝西西鄉越漢中三十六盤至大

巴山官軍追及復大破之而瀘州賊曹甫復糾眾寇川

南棊江等縣大肆劫掠殺照磨漆堅等遂犯江津俊聞

亂自率兵馳救而廷瑞等因乘間招集散亡勢復熾

是月吏部尚書劉機刑部尚書劉璟皆以瑾黨被劾致仕 詔發太倉庫銀三十萬兩入寶藏庫應用戶部尚書楊一清言太倉銀專備三邊軍餉宏治間各邊皆有積餉自劉瑾括天下之財斂之京師半入公帑半歸私橐故太倉雖稍有蓄積而四方庫藏為之一空即今大同邊警各省災傷亡省無益之費為天下惜財詔以十萬兩送庫 是歲下禮科給事中陳鼎于獄初填守河南中官廖堂福建人其弟鵬之子鎧冒中河南鄉試籍物議沸騰畏堂不敢難鼎上章發其事遂除名堂鵬大恨會霸州盜起鼎陳弭盜機宜堂屬權倖摘其語激上

明通鑑卷四十三

三

怒下詔獄掠治坐前籍平江伯貴產附劉瑾增估物價

疑有侵盜尚書楊一清力救之乃釋為民 方劉瑾之

敗也刑部員外郎夾江宿進疏陳六事言忤逆瑾死者

丙臣如王岳范亨言官如許天錫周鑰竝宜卹贈又附

瑾大臣如兵部尚書王敞等及內侍餘黨俱宜斥疏入

上怒將親鞠之命張永召閣臣李東陽東陽語永曰後

生狂妄且日暮非見君時幸少寬之永入少頃執進至

午門杖五十削籍歸未幾卒嘉靖初贈光祿少卿 劉

宇曹元既罷劉忠梁儲入閣政事一新而內臣猶用事

導上嬉遊如故皇子未生多居宿于外又大興豹房之



役閣臣李東陽憂之累疏切諫不報連乞致仕亦不許

明通鑑卷四十三

三

明通鑑卷四十四

江西永甯知縣富塗夏變編輯

紀四十四 起重光協洽盡元  
然詔濼凡二年

武宗毅皇帝

正德六年春正月壬子朔巡撫林俊大破瀘州之賊于江津俊以藍鄂二賊未滅遣人招諭曹甫甫伴聽命而令其弟瑄劫掠如故指揮李蔭斬瑄首賊遂移江津分七營將攻重慶後發酉陽播州土兵助蔭遂以元旦掩破其四營賊遁入民家焚之盡斃乘勝搥老營指揮汪洋中伏死蔭復進去賊十五里而軍甫以數十騎突出

明通鑑卷四十四

一

遇蔭兵敗走官軍乘勝進圍之俘及焚死者二千有奇及黑紀事本末憲章錄俱系破江津賊于是年正月之朔中有元旦夜半語蓋據奏報之文也實錄中載之二月據其奏至之月日也今 甲子大祀南郊 戊辰林俊奏報吳景死事狀言賊至江津御史俞繼避入重慶委景及都指揮龐鳳禦之鳳要景與俱走景不可幸與史張俊迎敵手殺三賊矢被面亟收兵入保而城已陷乃大呼曰甯殺我毋殺百姓賊強之跪不屈遂與俊俱死詔贈恤賜祭葬仍立祠江津祀之及黑吳景死事在去年十二月實錄所記正月蓋奏報之月日也惟陷江津之賊明史林俊傳作瀘州賊曹甫據實錄則云重慶人曹瑄劫於此 癸酉四川賊陷營山分巡僉事王源死之源行部川

北會藍鄒諸賊自大甯竹山轉掠通巴至營山源率典  
史鄧俊禦之賊縱火焚門源開門力戰遂與俊同遇害  
維時總制洪鍾已至蜀檄陝西湖廣河南兵分道進剿  
而林俊方破江津之賊不遑顧曹甫眾潰遁俊乃還兵  
與鍾會而鍾與俊議不合軍機牽制盜卒不戢 乙亥  
以四川布政使高崇熙為右副都御史巡視四川會洪  
鍾等討賊 丁丑南京御史周期雍王佩奏前忤瑾建  
言諸臣收相任惠貢安甫等及以事獲罪于瑾之趙士  
賢李夢陽等如其年力才識可用者乞復其原職吏部  
覆以為請從之 是月改楊一清為吏部尚書以孫交

明通鑑卷四十四

二

掌戶部又以南京兵尚何鑑為刑部尚書 以王守仁  
為吏部主事守仁以五年陞廬陵知縣其年冬聞瑾敗  
始入覲授刑部主事至是改吏部又起李夢陽為江西  
提學副使 改異守仁陞廬陵知縣在五年尋陞刑部主  
事在五年十二月詔之文成年譜其年冬入  
覲改授刑部是年 二月丙申寅鑄伏誅錮其子孫五  
人于西內 壬寅巡視四川高崇熙奏播州楊友之亂  
請撫之責令立功贖罪初友編置保甯與其弟愛不相  
能諸苗構煽挾友糾眾攻播州焚愛居第及公私廨宇  
畧盡愛屢奏于朝至是四川盜熾恐友乘衅而起故崇  
熙以其與江津不同因以撫請兵部議友叛逆已著若

復柔之以德慮諸蠻效尤宜調土人及四川兵征之俟  
其悔過歸誠撫之未晚從之 停江西徵派物料及燒  
造築器以地方災故也 己酉起左都御史陳金總制  
江西等處軍務時樂平姚源洞賊汪澄二等攻安仁縣  
陷之巡視御史王哲及鎮守太監王嵩會兵討之不克  
指揮秦勳通判梁奎等死焉而東鄉賊王鈺五徐仰三  
等瑞州賊羅光權陳福一等及贛州大帽山之賊何積  
欽等方熾廷議以江西盜賊熾起官軍屢失利宜簡大  
臣一人總制軍事時金守制家居遂起之南直隸浙江  
福建廣東湖廣文武將吏俱聽節制都指揮以下不用

明通鑑卷四十四

三

命者得專刑戮嵩等請調廣西狼土兵為助金亦以屬  
郡兵不足奏請從之尚書楊一清復薦雲南按察副使  
吳廷舉蘇州同知李嘉言俱有才畧乃授為江西參政  
僉事俾統領土兵佐金等平賊 是月召工部侍郎李  
鏜還鏜築大名隄工未竣又請增築陳橋集銅瓦廂設  
副使一人專理會河南盜起命姑已其不急者乃召鏜  
而委其事于副使堤役自此復罷 改異據明史河渠志  
從 三月甲寅山東賊四十餘騎劫掠彰德府回龍驛  
入延津轉封丘長垣東明曹等縣百戶張世祿死之詔  
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巡撫都御史防守要害 丁巳巡

撫薊州都御史李貢等奏霸州劉六劉七齊彥名等流劫山東殺斃京營指揮張英等六人詔巡撫都御史蕭翀會貢分督副總兵守備統領官軍隨賊所在討之也 戊辰賜楊慎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慎大學士廷和子也 庚午小王子諸部入河套寇掠沿邊諸堡巡撫延綏都御史黃珂會同填巡官擊却之斬首六十四級獲馬九十三匹提問賜救獎勵 命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帥京營銳卒討畿輔山東河南之賊先是劉六等既叛復四出劫掠部檄下有司緝捕安肅知縣獲齊彥名繫之獄六等率眾劫去旬

明通鑑卷四十四

四

日間號召至數千畿南大震有趙風子鏗者故文安諸生聞劉六等之亂孳家匿渚中賊得之驅之登陸將汗其妻女鏗素驍健有膂力手格殺二賊賊聚執之遂入其黨為渠魁自是賊勢益橫延蔓山東河南界上連攻濱州臨朐臨淄昌樂日照蒲臺武城陽信曲阜等縣及泰安州皆破之日照典史余清巡官司福禦之皆被殺尚書楊一清建言推用大將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遂有是命 丙子太監張永傳旨近來各處盜賊縱橫多因水旱衣食維艱有司不能振恤遇朝廷下詔蠲免視為具文徵解重複以致小民冤抑無伸流離失業

相誘為非苟延性命日復一日實可矜憐其令都察院出榜分給直隸山東河南四川江西湖廣陝西福建兩廣用兵地方凡被寇之府州縣概免稅糧一年 己卯賊犯信陽州指揮僉事馬振等督兵城守賊解去追擊至湖廣應山縣境官軍失利振及信陽衛指揮陳鎮皆死焉詔參將宋振分兵千人赴河南會守臣協勦 夏四月癸未大學士劉忠致仕忠累疏乞休不許至是復以省墓為請賜救給驛歸是年忠典會試甫畢上以試錄文義多舛召李東陽示之忠知為中官所竊遂有是請抵家再上章乞致仕許之 致異據薛氏憲章錄言忠致仕之由謂禮部費宏摘

明通鑑卷四十四

五

其會試錄中疵謬語粘貼文字旁託中官入奏張永進之于帝遂有致仕之請王弇州史乘攷誤辨其必無此事今按明史忠傳但言忠為中官所竊三編目中並言張永嘗造謠謗忠忠僕隸遇之又卻其饒永大恨云云然則忠之以會錄得謗即永所構也證之會錄但云上摘其文字之疵不言中官亦無一語及費宏是憲章錄之不足信明矣且據實錄忠省墓之請在會錄未進之餘詳攷 癸卯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都御史陶汝等奏淮安頓榆等處盜賊蜂起乞處置兵食下戶部議請以運司鹽課銀十萬兩及截留本年鈔關所入給之因言淮民造麪者歲糜麥數十萬石請權時禁之不許霸州賊五六百騎自青城過壽光攻濰縣知縣張志臯先期遁去防守指揮張陞知事杜德銘死之 五月甲

寅四川盜藍廷瑞自鹽亭縣焚劫富村及柳邊驛殺百戶賈雄茂州知州汪鳳朝與戰馬蹶而死盜遂攻破梓潼掠蓬劍二州劍州判官羅明及其子介義官王思政鄭廷祿等禦之不克明父子罵賊死思政廷祿竝遇害詔贈卹死事者而令洪鍾會林俊合兵討之 庚申以蝗災免陝西華州渭南十一州縣去年稅糧 己巳河南盜由湖廣應山縣破雲夢掠黃州官兵追敗之乃趨江西掠星子縣都指揮趙鉞敗之于左蠡復還湖廣丙子命太監張永會兵部尚書何鑑及科道官各一員選京營軍南京太監黃偉會科道官各一員選南京軍備討賊也 是月以提督軍務右都御史馬中錫為左都御史右副都御史王鼎為右都御史中錫侯賊平回掌院事兵部尚書王做坐瑾黨乞致仕改何鑑為兵部尚書明年始以刑部侍郎張子麟進尚書代鑑 四川松潘之賊復起有綽嶺寺僧倡之遂聚眾焚紅花屯指揮胡甯與賊被執復據黃土坡山殺千戶史寬總制洪鍾請改巡視都御史高崇熙提督松潘軍務兼理巡撫從之 六月癸未山西盜李華等起逆瑾黨亡命者多從之眾至千人衣幟皆赤與劉六等合掠壺關縣之趙村大肆焚戮潘王乞師詔切責鎮巡官令軍衛有司失

明通鑑卷四十四

六

事者俱停俸帶罪殺賊說異明史本紀是月山西盜起其與劉六等合不備載今據實錄增 南京十三道御史周朝佐等上言三事一重操江謂長江之險武事日弛若徐鳳之盜猝突而南九江之盜順流而東何以備之請敕操江都御史及總兵官慎選久任之士卒俾練習舟師一選官軍謂南京操備軍士壯者占役私門老弱濫充行伍其把總管隊官又皆非將材乞令南京兵部會科道官閱選有例外多占軍伍投充勢要者太監總兵而下悉令指實劾奏一嚴守備謂南京城中盜出入自如往歲有盜洪武門金獸環者守衛之疎可知矣乞令各城門守臣嚴加戒備有私役賣放者據實重處詔下所司依議行之 己丑江津賊曹甫餘黨方四等以正月之敗遁走碁江旋流入貴州之思南石阡等府不受撫與花水盜任倖舟合聚眾至二千人號萬人勢復振官軍與戰不利踰月遂陷婺川龍泉坪焚烏江屯寨四十巡撫湖廣都御史陳鎬奏調永順保靖土兵征之 甲午霸州賊楊虎等自河南至山西由山西十八盤山還破武安縣毀臨洛關掠威曲周武城清河故城等縣及景州東西關由淮鎮店渡河直入文安與劉六等合六七等自湖廣江西仍由故道入長清齊河等縣直抵霸州所至縱

明通鑑卷四十四

七

橫如蹈無人之境時都指揮桑玉迎勦與劉六劉七遇于文安村中六七匪民家樓上欲自刎玉素受賊賂故緩之有頃齊彥名持大刀殺傷官軍數十人直至樓下大呼救兵至六七遂發弓注矢出射殺數人去守臣請益兵詔署都督同知張俊充副總兵率京營兵千人援之 乙未江西華林山盜陳福一等攻陷瑞州府指揮通判皆先期遁詔陳金分兵捕之 戊戌巡撫陝西都御史藍章奏請撫四川賊先是湖廣永順土兵敗賊于陝西之石泉藍廷瑞遂走漢中都指揮金冕圍之食竭力盡時章統兵駐漢中廷瑞遣其黨何虎等詣章乞還

明通鑑卷四十四

八

川就撫章以廷瑞本川賊恐急之必致死陝且受患遂令冕護之出境至是以聞兵部以為非策且令總制填巡官會議便宜行之 六月與實錄合而所載六月十四日而賊之請撫又在共前今以為藍賊約期出降延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因已外誤而去謂十五日延瑞始得于永順土舍彭世麟冀得聞逸去世麟受之密以白鍾鍾授方畧使同之遂以十六日禽藍等此尤誤也鍾等之禽二賊事在八月明史本紀及實錄皆同而實錄記其請降以後之事皆在七八月間則紀事之明者日分必有脫誤所謂六月十五十六等日者恐即八月誤八為是月是月起右副都御史周南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先是守臣奏其地四省接壤盜賊出沒宜仍設巡撫官以統治之故有是命 明史周南本傳言

南贛設巡撫始于宏治十年見職官志中後復裁之至是又請設實錄所載甚明今據之 秋七月丁巳賊陷棗強縣知縣段牙死之先是賊薄城牙率眾捍禦斬賊二百餘人賊首一人賊怒攻圍益急越三日城陷牙身中數矢一鎗猶瞋目奮呼曰殺賊殺賊知不可為乃赴水死賊怒殺其為首者遂屠其城死者四千八百餘人絕者五十餘家時參將宋振駐兵縣東門與賊對語不發一矢賊尋引去事聞贈牙太僕少卿錄其子科道交劾振詔令戴罪自贖 王申劉六劉七楊虎等合犯文安密邇近郊京師戒嚴癸酉兵部尙書何鑑以盜賊縱橫非京營軍所能制延緩二鎮游奇兵多邇

明通鑑卷四十四

九

來邊警稍緩請調副總兵許泰馮禎遊擊將軍卻永各領所部泰永千人由居庸關至涿州禎千五百人由紫荆關至保定聽提督官調遣從之調邊兵討賊自此始是時又有賊二三千人自稱劉六攻破南宮縣執知縣孫承祖燬縣治放獄囚又掠甯晉皇莊事聞兵部請停二縣掌印巡捕官俸責限滅賊且許招募土兵立功陞賞毋為賊用從之 是日太白晝見踰月方止凡十二日 乙亥盜攻江西臨江府破之總制副都御史陳金前請調兩廣土兵未至詔復趣之 八月己卯命兵部侍郎陸完兼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統宣府延緩及京

營官軍勦直隸山東河南之賊時馬中錫師久無功兵部尙書何鑑劾其玩寇奏遣完代之故有是命 總制都御史洪鍾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禽斬四川盜首藍廷瑞鄒本恕及其黨二十八人初廷瑞等倡亂蜀中二三年間烏合十餘萬人僭號稱王道四十八營攻城殺長吏流毒三省俊及鍾連年征討不克及賊爲湖南土兵所敗走漢中求撫巡撫藍章遣人護之還蜀鍾傳令至東鄉聽撫而賊意在緩師遷延累月依山結營要求營山縣或臨江市屯其衆要官爲質鍾令漢中通判羅賢入其營本恕來謁約既定會官軍有殺其樵採者賊

明通鑑卷四十四

十一

復疑懼遂殺賢剽如故欲乘間脫走官軍爲七壘守之不得逸廷瑞乃以所掠子女詐爲己女結昏于永順土舍彭世麟世麟佯諾之密白鍾鍾授方畧使圖之及期廷瑞本恕暨其黨王金珠等二十八人皆來會伏發悉就禽惟廖麻子得脫其衆聞變驚潰渡河鍾遣兵追擊俘斬七百餘人于是鍾俊及藍章各以捷聞得旨陞賞賜救獎勵 國圖禽斬藍鄧二賊明史本紀系之八月己卯實錄同是月戊寅朔己卯乃八月二日也紀事本末以爲六月十五六等日者不特甲申陸完月分相差卽干支亦全不合今悉據本傳 出師至涿州忽報賊犯固安上召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至左順門問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宜令兵

部追還陸完使東出東陽等曰甚當但恐官軍在北賊若南奔益不可制上曰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害東陽復奏曰願朝廷賞罰嚴明諸將効力必有成功上領之 丙戌召總兵官張偉都御史馬中錫還中錫書生不習兵事偉亦執絢子見賊強諸將怯度不能破賊乃議招撫謂盜本良民由中官貪黷所激若推誠待之可不戰降遂下令賊所在勿捕過勿邀擊饑渴則食飲之降者待以不死賊聞欲就撫相戒毋焚掠猶豫未定尋朝議調宣府延綏兵中錫欲戰則兵未集欲撫則賊時反覆終不得要領旣建議主撫不能變會劉六等聞邊兵

明通鑑卷四十四

十二

且至退屯德州桑園中錫與入其營開誠予之酒食慰諭之衆拜且泣送馬爲壽六慷慨請降七乃仰天咨嗟曰騎虎不得下今奄臣柄國人所知也馬都堂能自主乎遂罷會而是時方詔懸賞格購賊六等偵知之益疑懼徑去焚掠如故獨至故城戒毋犯馬都堂家由是中錫謗大起謂其以家故縱賊言官交劾之下詔切責中錫猶堅持其說以請兵部尙書何鑑謂賊誠解甲則賞死卽不然毋爲所誑既而六等終不降乃遣陸完代之 乙巳下都御史馬中錫惠安伯張偉于獄以六科十三道先後劾之也下法司鞫問皆論死中錫死獄中偉

革爵初中錫受命討賊大學士楊一清曰彼文士耳不足任也竟無功明史思澤表偉無革爵事以嘉靖十四年卒贈太師謚康靖或以外戚故旋革旋復耳實錄亦云革太保祿米閒住今據明史中錫傳書之九月己酉流賊楊

虎等二千餘人攻滄州奪船為浮橋列兵圍之數重知州張奇鹽運使楊遂等分城守禦焚其橋圍三日不克會浙江解兵器至以弓弩藥矢焚賊攻城梯具劉六劉七中流矢走先是六等倡亂官兵望風先遁至是副總兵許泰游擊將軍卻永等兵出霸州平口迎戰斬數百人賊始懼南奔于是天津指揮賀勇等過之于信安鎮又敗之泰復追擊于東光半壁店禽斬二百七十餘人

明通鑑卷四十四

三

永再破之景州鑑橋集未幾馮禎破之于阜城卻永破之于棗強永又會泰敗之于叁老集及薛官屯皆楊虎黨也餘賊東奔皆從劉六于是勢復熾 庚申四川賊藍郟餘黨復自陝西漢中流入甯羌州沔縣等處遂及畧陽徽州成縣皆破之指揮王韶屯沔不敢出徽州知州成縣知縣皆不戰而遁畧陽扶風知縣敗而遁千戶侯爵百戶瓦劄舍人郭玘等皆死焉先是任扶風知縣者為孫璽巡撫藍章以畧陽為漢中要地舊無城檄璽往城之工未竣賊至縣令嚴順欲遁璽拔刀斫坐几曰欲去者視此乃率僚屬堅守數日城陷璽被執大罵不

屈賊榜殺之順遁去誣璽俱逃溺于江以他人尸斂璽子紹相訟于朝稱其父拒守凡五日力屈而死盜投之江中下巡按嚴實如紹相言踰年方賜贈卹明史忠義傳在是年今據記于癸亥命都指揮張勇充副總兵伏風畧陽被陷之下 官赴江西勦賊先是陳金以兩廣土兵將至議調參將金堂及勇統之至是以兩廣多賊堂分守潯梧不可去乃以勇統兵別設把總二人 丙寅陸完請益兵詔再調宣府及遼東兵給之 己巳廣東流賊三千餘人入江西永豐縣此吉安府所屬縣知縣朱璉逃去遂破樂安新淦參政趙士賢及知縣皆被執士賢吏走臨江索銀贖之

明通鑑卷四十四

三

仍敕陳金趣調兩廣土兵分道勦捕 是月四川賊方四等復攻江津林俊督酉陽播州石砬等兵分三道擊破之尋遣人招撫不從翌日副使李鉞分兵為六哨四面蹙之破其中堅禽賊首任鬍子等賊大敗追殺三十餘里斬首一千八百餘級生禽方四妻妾未幾賊見官兵少還擊殺千戶田宣冉廷質等方四妻妾復逸去遂率餘賊二千餘人遁入思南境內 冬十月癸未流賊入山東長山縣典史李暹與戰殺數十人中流矢卒甲申賊劉六等攻濟甯州不克焚糧艘千二百有奇陸完遣張俊往援運船不及遂與漕運總兵鎮遠侯顧仕

隆都御史張縉及濟甯州衛官俱被劾詔俱停俸帶罪  
自贖 丙戌劉六寇曹州屯裴子巖馮顧卻永等迎戰  
斬首三百餘級又追至集北禽斬千八百餘人又獲賊  
首朱千戶餘黨遂遁 丁酉小王子犯陝西山丹境都  
指揮張鵬擊却之尋犯甘州副總兵白琮與戰于黑柴  
溝斬首百六十三級獲馬駝牛騾甚眾賜勅獎勵 戊  
戌賊方四等四千餘人自貴州石阡踰馬騰關復入四  
川綦江縣陷之百戶柳芳義官曹騰皆戰沒巡撫林俊  
奏調總兵楊宏都御史高崇熙會勦從之 是月太監  
張永奉敕揀選團營官軍得十二萬三千七百有奇永

明通鑑卷四十四 酉

請于將臺下精選六十萬為正兵又每營各選三千為  
奇兵共四萬二千人隨時操練以備調遣 提督軍務  
侍郎陸完奏賊千餘人自宿遷渡河攻虹縣去鳳陽皇  
陵不遠而賊劉六等在沂莒間京邊兵少不能兩援請  
救河南都御史鄧璋直隸都御史張縉會兵防禦南直  
隸京操班軍亦宜留守詔從之仍令完度賊勢緩急別  
議調軍 十一月庚戌命太監谷大用提督軍務伏羌  
伯毛銳充總兵官統領京軍五千人會陸完討賊時完  
奏邊兵屢捷大用謂賊可即平故謀督軍以出冀亦如  
前夏論功也 張異谷大用毛銳領京軍明史本紀所載  
月日與實錄合明史紀事本末系之八月

誤也意章錄系之十月亦非今據本紀實錄至大州之  
出諸書皆以此事非書生所能辨惟實錄謂完討賊屢  
捷大用等亦欲如前夏論功 丙辰命戶部侍郎叢蘭  
故有是請此得其實今據之 振濟南直隸及河南南京戶部侍郎王瓊振濟北直隸  
及山東時各省災祲被寇給事中張潤等奏請發帑分  
振戶部覆奏四川江西等處令巡撫督有司振之南北  
直隸山東河南特遣二人遂有是命蘭奉使未至而河  
北賊自宿遷渡河將逼鳳陽乃命蘭以本官巡視廬鳳  
滁和兼理振事 巡撫四川右都御史林俊致仕俊在  
軍與總制洪鍾議多左而中貴子弟欲冒軍功者輒為  
所格御史俞繼走避賊而僉事吳景戰沒繼慙欲委罪

明通鑑卷四十四 壬

于俊遂劾俊累報首功賊終不滅加以鑿井毀寺逐僧  
徒迫為賊于是俊前後被切責會藍鄙二賊就禽方四  
屢敗俊辭加秩及賞乞以舊職歸田詔不許辭秩仍聽  
致仕言官交請留不報俊歸士民號哭追送 明史俊傳  
特書云時正德六年十一月也證之實錄在十一月丙  
辰憲章錄系之八月乃平藍鄙二賊之月俊之加秩蓋  
在其後紀事本末系之九月 戊午京師地震保定河  
亦誤也今據本傳及實錄 間二府薊州及畿南八縣三衛同日震皆有聲如雷動  
搖居民房屋薊州尤甚三日中十有九震又山東武定  
州亦同日震 政異明史五行志但言八縣三衛證之實  
錄八縣則長興房山固安東安寶坻永清  
文安大城也三衛則萬全懷來隆慶也十九次實錄作  
十次又志言山東武定州亦同日震蓋實錄所書皆議



輔也今仍據明史志書之辛酉詔百官修省乙亥命用兵所在

瘞暴骸十二月丁丑小王子犯宣府龍門所守備趙

瑛都指揮王繼死之己丑以旱災免浙江長興天台

等六縣暨昌國衛稅糧癸巳以禮部尙書費宏兼文

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是秋宏自侍郎進尙書上耽于逸

樂早朝日講俱罷宏上疏切諫報聞而已及是劉忠致

仕遂以宏代宏既入閣以禮部侍郎傅珪為本部尙書

尋進楊一清少保兼太子太保一清固辭不許甲午

黃河清自清河口至柳舖九十餘里自是至丙申凡三

日辛丑四川賊麻六兒等自陝復入川劫掠兵備副

明通鑑卷四十四

六

使馮傑率兵追擊于蒼溪縣之鐵山關敗績死之馮傑

戰沒于鐵山關據實錄在是年十二月辛丑又系之于

七年正月癸亥蓋因奏報至而複記也今據實錄六年

明是月以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張鳳巡撫山東仍

兼河道右副都御史彭澤巡撫直隸保定等府以旱

雹災免陝西慶陽西安等府稅糧是冬谷大用等出

師見賊勢方熾駐臨清不敢進劉六尙在山東而楊虎

陷宿遷執淮安知府劉祥靈壁知縣陳伯安適陷虹永

城虞城夏邑及歸德州邊兵追及賊退至小黃河口百

戶夏時設伏蹙之虎溺死餘賊奔河南復推劉三名惠

者為首大敗副總兵白玉軍攻陷沈丘縣丞杜斌死之

殺都指揮王保執都指揮潘狎射殺河南布政司經歷

任傑北陷鹿邑有黨陳翰者與甯龍謀奉惠為奉天征

討大元帥趙鏐副之翰自為侍謀軍國元帥府長史與

龍立東西二廠治事分其軍為二十八營以應列宿各

置都督聚眾至十三萬欲歧出以牽制官軍于是惠鏐

援河南劉六兄弟及齊彥名等擾山東黨分為二已而

劉六復轉而北卻永敗之濰縣還走霸州會上以明年

正月有事南郊舊制以十二月朔省牲于是賊謀以是

日乘間犯駕尙書何鑑奏開亟召陸完赴援即夜嚴設

守備厥明鑑請上早出安人心遂成禮退賊知有備西

明通鑑卷四十四

七

掠保定諸州縣以去完擊破之文安賊南至湯陰完又

督諸將追敗之先後俘斬千人劉七之入山東也所

過州縣率閉城守或棄城遁或遺之芻粟弓馬乞賊勿

攻先後破者九十餘城惟樂陵知縣許達慨然為戰守

計縣初無城督民版築不踰月城成令民屋外築墻墻

高踰簷啟圭竇縱容人家選一壯者執刃伺竇內餘皆

入隊伍日視旗為號違者軍法從事又募死士伏巷中

洞開城門賊果至旗舉伏發竇中人皆出賊大驚擾斬

獲無遺後數犯數却之遂相戒不敢近事聞進秩二等

同時知縣能抗賊者益都則牛鸞鄒城則唐龍汶上則

左經濟縣則陳滯然所當賊少而遠屢禦大賊有功遂  
與鸞俱超擢兵備僉事其抗節不屈而死者則登州通  
判邵章萊陽縣丞陳韜萊蕪知縣熊驥主簿韓瑋也  
熊驥韓瑋見明史忠義傳據實錄七年正月贈登州府  
通判邵章為知府萊陽縣丞陳韜為州判各賜祭一壇  
二人當亦在是年賊之擾河南也上蔡知縣霍恩與  
典史梁遠共守賊至恩語妻劉曰脫有急汝若何劉誓  
同死乃築臺廨後約曰見我下城即賊入矣及城陷恩  
拔刀下城劉臺上見之即縊未絕以簪刺心死恩被執  
賊脅之跪罵曰吾此膝豈為賊屈乎賊日殺人以懾之  
罵益厲賊以刀抉其口支解之遠自經死西平知縣王

明通鑑卷四十四 六

佐聞賊起練民兵為守具拒賊于城上手殺數十人矢  
斃其渠帥賊忿急攻三日佐力竭被執罵不絕口賊懸  
諸竿殺而支解之縣丞毛繡亦遇害葉縣知縣唐天恩  
賊至與其父政等七人俱死永城知縣王鼎城陷繫印  
于肘端坐待賊不屈死裕州同知郁采與都指揮詹濟  
鄉官任賢共堅守斬獲多城陷被執采罵不輟賊碎其  
輔頰而死濟亦不屈死賢嘗為御史方里居招巨子三  
千人拒守罵賊死一家死者十三人西華知縣李景拒  
賊死教諭孔環自來安知縣為劉瑾黨所陷左遷是賊  
賊陷西華環被執賊曰呼我王即釋環厲聲曰我恨不

得碎汝萬段肯媚汝求活耶遂被殺固始丞曾基被執  
使馭馬不從遇害夏邑丞安宣方之官聞賊至或勸勿  
往宣兼程進抵任七日賊大至拒守有功城陷死之息  
縣主簿邢祥已致仕城陷罵賊死時又有鹽運使同知  
徐天英封御史朱紀皆以守城被害又陣亡指揮景瑞  
等三十三人皆不得其月日其賊擾南畿抗節而死者  
則靈壁主簿蔣賢指揮同知梁文也  
致選此所載死事  
諸人皆是年河南  
山東被擾前後事並據明史忠義傳又西華知  
縣李景及徐天英以下三人皆據三編補入  
七年春正月甲寅賊復犯潞州京師戒嚴兵部尚書何  
鑑請救陸完及谷大用毛銳還禦近畿其分擾山東之

明通鑑卷四十四 九

賊責之邊將許泰卻承劉暉李鉉河南之賊責之邊將  
馮順時源神周金輔周英子也 丁巳賊入大城縣知  
縣張汝舟與主簿李銓迎戰不克皆死之汝舟子策與  
故典史張俊之子信生員楊思恭醫士孫堂同遇害詔  
分別賜贈卹  
致選據明史本紀及忠義傳惟載主簿李  
銓與汝舟同戰死其汝舟子策以下四人  
皆據實 已未大祀南郊是時賊方敗于湯陰北走交  
河遣京師圍營分布近畿又調遼東兵至屆期成禮而  
還 癸亥賊自安肅博野攻蠡縣遂至臨城主簿張俊  
率兵拒之斬其酋一人遂遇害詔從重褒卹  
致選張俊  
死事明史  
不載此亦據實錄增此與大城典史  
之張俊似非一人蓋姓名偶同耳 是月兵部奏議

平賊賞格各官軍能用命禽斬賊三名賞加一級獲賊首一人者授世襲正千戶賞銀千兩其將領亦陞三級賞如之有能禽滅劉六楊虎之等者如甯夏例待以封爵無所吝報可是時賊黨雖眾多脅從者其精銳不過千餘人自兵部首功令下官軍追賊城輒驅良民當之急則棄所掠逸去官兵所殺皆良民故提書屢奏而賊勢不衰 伏羌伯毛銳勦近畿之賊會賊自臨城出遇于長垣銳與戰大敗谷大用擁眾觀望不敢進銳率師至真定復大敗身被傷失將印會許泰援兵至銳僅以身免言官交章劾乃與谷大用竝召還

明通鑑卷四十四

三

是年之正月而實錄不載 二月丁丑以咸甯伯仇鉞請書亦系之正月今從之 為平賊將軍偕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討河南賊太監陸閣監軍時河南賊劉惠趙鏐等連破州縣親王守臣告急日至乃以命鉞兵部會議請以文臣一人提督討賊事澤方擢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未行復有是命澤陳便宜十一事厚賞峻罰以激勸將吏從之 已卯賊陷利津 山東賊犯萊州界指揮僉事蔡顯率兵禦之不克與其三子洪英順同力戰死舍人劉勳劉仲武臣等皆殉焉詔贈顯父子官卹其家

及異事見明史忠義傳惟據實錄有舍人劉勳以下三人今據增

丙申副總兵時源敗河南之賊于陽

武斬首三百七十餘級 是月四川賊方四等復入川南陳金以兩廣土兵至先議勦東鄉之賊遣參議徐蕃等分屯要害 三月丙午朔巡按山東御史張璠言山東生民被害已極賊之自北而東也則由樂陵海豐壽光安丘以入青州其自南而西也則由莒沂滕嶧以趨東充縱橫荼毒朝廷命將出師宵旰不遑而渠魁未殲徒黨愈熾一月而兩超鄆州震動畿輔者其害有三一曰蠲征無實今賊徒被脅自首者得免糧稅三年而瘡夷溝壑之民迫于官司以辦公家之稅不早停免是為盜賊民也一曰冗兵太多今奏帶將士皆膏粱遊子未經戰陣遇賊輒藉邊兵以自衛而邊兵有功輒怙勢而奪之何以服人心而一軍令一日事權不一今總督提督互相是非發謀命將經宿而後定故機事泄而功不成其言皆切中時弊詔下所司議行 己未賊陷陽山蕭睢甯等縣睢甯主簿金聲邱紳義士朱用之皆力戰死之 辛未副總兵時源敗績于河南都督僉事馮禎死之先是劉惠趙鏐連陷河南州縣駐師西平會詔仇鉞彭澤出師又以河南之賊專責之禎源等于是禎源會參將神周金輔敗惠鏐于西平賊奔入城官軍塞其門乘夜焚死千餘人斬馘甚眾餘賊潰而西時仇鉞彭

明通鑑卷四十四

三

澤等尚未至巡撫鄧璋等以為賊不足患朝崇王于汝甯宴飲連日賊招散亡陷鄆陵萊陽汜水鞏遂圍河南府三日諸軍始集賊屯洛南岷官軍饑疲迎戰右哨金輔不敢渡洛瀕及源周方陣而後哨參將姚信所部京軍先馳失利遠遁還陣亂賊乘之瀕下馬殊死戰援絕死焉由是賊勢復張瀕殉難之地明年是日風霾大作又明年亦如之敕有司建祠歲以死日致祭 夏四月丙子太監谷大用奏請陞賞陸完許泰等下兵部議以四方盜賊蠶起雖捷書屢奏而賊首未禽宜通俟功成之日奏請定奪其有功者且令紀功官勘實以聞于是

明通鑑卷四十四

三

僅賜大用救獎勵時大用召還慙于無功故有此奏 甲申以水災免淮安府稅糧十六萬石 戊子振畿內山東饑又發通州天津德州臨清四倉米二十萬石遣侍郎王瓊會各巡撫官振之 是月副都御史彭澤至軍引見諸將校責以畏縮當死諸將校股栗伏罪久乃釋之遂下令鼓行薄賊是時賊聞澤至乘夜奔汝州官軍扼之于要害賊乃走寶豐復由舞陽遂平轉掠汝州東南敗奔固始屯朱學鎮 五月丙午劉六等自山東敗于滕嶧乃奔東萊總制陸完師次平度州令游擊卮永參將溫恭等迎勦副總兵許泰軍萊陽策應敗賊于

古城集東復令指揮傅鏗張椿夾攻其左右賊大敗山東遂平是時賊分為二一西走騎兵追及之于淮河易服而遁一復北走霸州犯香河寶坻玉田等縣殺參將王果于武清畿輔復震而賊復轉南至冠縣副總兵劉暉連敗之遂奔邳州 戊申湖廣承順宣慰使彭明輔及都指揮曹鵬等敗河南之賊于朱學鎮賊倉卒渡河溺死者二千人斬首八十餘級餘眾悉走光山 甲寅陳金勦東鄉之賊令副總兵張勇士官岑猛等並進連敗之于赤岍蔭嶺等處禽徐仰三賊王鉅五等克柵二百六十五斬首萬一千六百餘級俘七百五十餘人撫

明通鑑卷四十四

三

州遂平移師姚源政異明史本紀系平東鄉賊于是月 月始平故傳記移師姚源于五月蓋以二月進兵五月 是撫州之平在五月也今分書之 丁巳巡撫南贛都御史周南討贛州大帽山賊平之先是南之任徵集江西福建廣東三省兵督副使楊璋僉事凌相指揮孫堂義民林富等分道進勦江西總制陳金亦遣兵來助至是江西兵自安遠入克其砦七廣東兵自程鄉入亦克七砦福建兵自武平入克其砦八禽斬賊渠何積欽劉隆李四仔張時旺等先後斬獲五千人遂平贛州南乃移師會金討賊于撫州政異諸書皆系平大帽山賊于正月而三編目中則云平東鄉 之前一月是四月也明書本紀據實錄而實錄多據奏報之月日且撫州賊平在前而此言周南移師會討撫

州之賊是平大輶山之賊又當在前三編所記未為誤也今仍據實錄書之而附議于此 丙寅盜

殺總督南京糧儲都御史馬炳然于武昌江中時劉七

等五百餘人自邳州南渡抵固始聞劉六等敗于河南

遂走湖廣由團風鎮奪船十三艘溯流至夏口炳然自

蜀攜家赴南京道遇賊詐稱胥吏來迎遂登舟殺炳然

投之于江其妻吳氏亦自沈死已賊焚劫漢口指揮滿

弼等追及之禽斬六十餘人其中一箭溺水死獲其尸

即劉六及其子仲淮也 閏月戊寅山東餘賊陷濰縣

時楊虎已死其妻崔氏曰楊寡婦者率千騎犯境指揮

喬剛禦之賊少却僉事許達復追敗之于高苑令指揮

張助邀之于滄州米家屯凡俘斬二百七十餘人明史

紀事本末作陷利津今據實錄係濰縣從之 已卯獲四川賊方四磔于市

四破碁江僉事馬吳率土兵敗之犇葵川復劫梁山縣

與曹甫不協相攻眾遂散四變姓名潛逃開縣義官李

清獲之遂伏誅四之畧梁山也時梁山主簿時植攝縣

事賊至拒却之斬獲數十級踰月復至相拒數日城陷

賊說之降不屈脅取其印不予大罵被殺妻賈聞變即

自縊女九歲赴火死詔贈植表其妻女曰貞烈 方四

之亂士民之冒死殺賊者有梁山諸生趙趣同友人黃

甲李鳳何璟蕭鏡徐宣楊茂寬趙采誓死拒守城陷皆

明通鑑卷四十四

丙

死都御史林俊嘉其義立祠祀之又有徐敬之者亦梁

山人眾推為部長以拒賊陷陣死雷應通嘉州人與賊

戰于百丈關父子七人倡義死戰被執俱慷慨就殺袁

璋江南人素以勇俠聞林俊委勦賊所在有功後為賊

執其子襲挺身救之連殺七賊亦被執俱死襲死三日

兩目猶睜視其父俊表其門曰父子忠烈 甲申咸甯

伯仇鉞追擊河南之賊于光山遣諸將神周姚信時源

金輔左右夾擊大敗之斬首千四百有奇盜眾潰奔六

安 已丑北部伊畢喇伊木等寇甘肅指揮王杲等擊

却之 壬辰仇鉞彭澤等討河南賊平之先是賊敗于

光山會湖廣軍亦敗其別部賈勉兒于羅田賊沿途潰

散自六安陷舒城復還光山至商城官軍追之急賊復

南攻六安將陷時源等涉河進敗之七里岡賊趨廬州

至定遠西又敗還至六安分其眾為二劉惠與趙鏗二

弟鏘鎬率萬餘人北走商城而鏗道遇其徒張通及楊

虎遺黨數千人勢復振掠鳳陽陷泗宿睢甯定遠于是

澤與鏗計使神周追鏗時源金輔追惠姚信追勉兒勉

兒復與鏗合信連敗之宿州追奔至應山其眾畧盡鏗

雍髮懷度牒潛至江夏飯村店軍士趙成執送京師伏

誅輔追劉惠連戰皆捷惠窘走南召指揮王謹追及于

明通鑑卷四十四

妻

土地嶺射中惠左目自縊死勉兒亦為都指揮夏廣所  
敗獲之項城餘黨皆先後被禽凡出師四月而河南賊  
悉平 趙鏐之起也稍有智計定為部伍勸其黨無妄  
殺移後府縣約官吏師儒毋走避迎者安堵由是以風  
子名橫行中原勢出劉六等上嘗攻釣州五日以馬文  
升家在州中舍之去有司遣人齎招撫榜至鏐具疏附  
奏言今權奸在朝舞弄神器濁亂海內誅僂諫臣屏棄  
元老舉動若此未有不亡國者乞陛下睿謀獨斷梟羣  
奸之首以謝天下即梟臣之首以謝羣奸蓋其桀黠如  
此趙鏐之入釣州諸書或系之去年之冬或系之今年

明通鑑卷四十四

三

之春蓋與入泌陽雋芳家皆同時事而明史仇鉞傳謂  
鉞攻釣州以馬文升方家居舍之去此沿野史之誤也  
野史皆云馬文升卒于七年正月趙鏐入釣州傳聞以為  
是時文升尚在不知文升卒于五年六月霸州盜起于  
十月故王弁州定國史以糾皇明通鑑章諸書之  
誤明史馬文升傳亦記其卒于五年是與仇鉞傳中文  
升方家居之說自相矛盾蓋沿野史書之未 六月癸  
卯四川賊方四餘黨奔甯羌遂犯沔縣官兵擊敗之追  
至老馬山賊與苗蠻合千戶黃虎死之 丁巳劉七等  
自武昌黃州下九江經安慶太平儀真以達鎮江所過  
殘掠南京守臣奏乞增兵防禦廷議鎮江四達之地東  
南抵浙江西北抵山東逆流而上抵湖廣沿江而下則  
濱海傍江均宜防守請救彭澤仇鉞統兵自湖廣而下

駐南京以東陸完自山東淮揚而南駐蘇常浙江便地  
督操江坐營鎮巡及備倭巡海兵備三司府衛等官水  
陸巡防分守要害以防窮寇北潰從之 壬戌黑貨見  
初自河間順德二府及涿州夜出傷人有至死者尋見  
于京師形兼赤黑大者如犬小者如猫若風行有聲居  
民夜持刁斗相警達旦不敢寢踰月乃息後又見于河  
南封丘縣 乙丑戶部侍郎王瓊奉命振北直隸山東  
被寇者時順天河間保定真定大名廣平六府及山東  
濟南青兗登萊東昌被賊殺斃男婦六萬五千有奇陣  
亡官軍民快人等一千五百有奇詔俱恤其家 丁卯

明通鑑卷四十四

三

南京御史周朝佐等奏賊以奔敗餘孽自湖廣越黃州  
下九江抵鎮江其舟不過十三眾不過五百而豕突縱  
橫如入無人之境操江都御史陳世良武靖伯趙安澤  
宜如馬中錫張偉例械繫京師別簡才能大臣代之兵  
部亦請如奏上不許仍令世良等戴罪自効 秋七月  
丁丑四川賊陳二等降陳二即曹甫也時副使馬昊偕  
總兵官楊宏副使張敏等分擊賊于營山蓬州等處斬  
于三百餘人賊勢大蹙總制尚書洪鍾乃遣人分詣賊  
營撫諭敏單騎入甫營甫聽命而廖麻子忿甫肯已殺  
之并其眾敏被拘留既而送還然是役也甫黨散者幾

三萬人廖麻子收甫餘眾復轉掠川東官兵仍不敢擊  
 潛蹶賊後馘良民為功土兵虐尤甚民間謠曰賊如梳  
 官軍如篋土兵如鬚言愈搜愈密也論者咸歸咎鍾之  
 不能戢下云 贈卹四川陣亡官軍其死事之都指揮  
 樊煜推官吳伯鈞各贈二級賜祭一壇 初河南虞城  
 訓導圻琮以守城禦賊被害至是其子自勝陳奏令贈  
 卹如例 戊寅以副總兵劉暉時源邵永李鉉俱充總  
 兵官分守山東河南南北直隸時河南山東已平令各  
 率所部千人仍于各部選留五千人屬之假以總兵名  
 目暫留填守仍聽提督官征調 壬午罷陳世良趙宏

明通鑑卷四十四

澤以副都御史俞諫懷甯侯孫應爵代督操江事 癸  
 未吏部奏請起致仕尚書劉大夏韓文等詔大夏等已  
 復職致仕勿復言 癸巳江西按察司副使周憲討賊  
 于華林敗績死之初賊累敗食盡憲連破賊于仙女雞  
 公嶺斬獲千餘人乘勝進攻北門三戰賊少却憲與子  
 幹先登躡之賊下木石如雨憲中鎗頰幹前救父力戰  
 墜崖死憲劍重被執罵不絕口賊怒支解之事聞贈憲  
 按察使幹陞二級令有司旌其門曰孝烈 丁酉振四  
 川饑 是月山東殘賊自冠縣劫朝城大同指揮謝琴  
 率兵追之斬首七級力戰而死時流賊雖已敗奔間復  
 嘯聚少者百人多或千人甯陽鄒費臨邑高唐諸州縣  
 復遭蹂躪巡檢劉斌潘佑皆死之詔分別贈卹 上以  
 黑省之異京城內外謠言迭起欲命谷大用仍舊提督  
 宮校內外緝訪大學士李東陽力諫不納 八月己酉  
 總制都御史陳金勛姚源洞賊平之初姚源賊殷勇十  
 洪瑞七鄒成七等復先後起積年猖獗金受總制之命  
 募鄉兵得五六萬人令叅政董朴吳廷舉等分營餘千  
 貫溪安仁鄱陽樂平遏其要害金親統軍搗其巢勇十  
 剝重死會副總兵張勇以土兵至毒弩射殺瑞七等俘  
 斬五千餘人金以捷聞時賊聞敗沿途潰散而土兵虐  
 而貪姚源敗賊賂之乘夜遁走貴溪廷舉以土兵追及  
 于弋陽賊復轉掠徽甯聞金更假作賊僭號以張其功  
 朝廷不知賊首王浩八乞降竟許之 及異金平姚源賊  
 事見明史本傳而  
 上兵受賄賊復逸去轉掠徽 初劉七等賊在長江一  
 帶乘潮上下官兵所遇輒敗已而賊治舟孟瀆陸完等  
 至鎮江留仇鉞防守令溫恭以騎兵駐江北自督劉暉  
 劉永等以舟師趨江陰福山港七月十八日賊至通州  
 其夜颶風大作舟壞乃奔狼山二十一日完遣同知羅  
 璉等為鄉導率諸將登狼山列陣以戰賊敗奔山頂矢  
 石交下暉自山北承自山南皆蒙盾自蔽揮刃而上齊

明通鑑卷四十四

彥名中鎗死劉七率其親信數十人下山謀奪小舟逸  
官兵列岸擡矢射之七中矢溺水死餘黨殲焉霸州之  
賊至是遂平明通鑑卷四十四 賊至是遂平明通鑑卷四十四 賊至是遂平明通鑑卷四十四  
支而系之八月申亥者據奏至之月日也實錄所記七月  
十八日賊至通州遇颶風及二十八日破賊狼山事皆  
原奏月日至八月癸亥始奏至京師故據書之大氏實  
錄所載多據奏報月日而破賊必在前一月兩月不  
諸書系之八月亦自不誤而所書丁丑王辰等日丁丑  
千支繫之八月下此則其推麻之失詳也今仍姑實錄  
晉八月癸亥而別系破賊 癸亥陸完等以捷聞賜救獎  
勸是役也以數盜橫行中原殺人滿野村市為墟喪亂  
之慘百數十年所未有京軍再出無功乃調諸邊之兵

明通鑑卷四十四

竭天下之力經三載賊以舍陸從舟困于暴風實天賦  
其虐非專恃兵力所致云 是月江西增設東鄉縣于  
撫州府以臨川縣之孝岡又析金谿進賢餘干安仁四  
縣地置焉又增設萬年縣于饒州府以餘干縣之萬春  
鄉又析鄱陽樂平及貴溪三縣地置焉從總制都御史  
陳金請也陳金請也 陳金請也 陳金請也 陳金請也  
年八月置則陳金任內事也實錄系 九月乙酉陳金  
討華林賊平之先是副使周憲遇害于華林軍潰南昌  
知府李承勛單騎入憲營眾乃復集金即檄承勛代之  
賊黨王奇聽撫按其衷刃釋之置麾下奇感激誓死承

勦遣奇密入砦說降其黨約期為內應至期承勛率銳  
卒五百人夜銜枚登山令奇前導歷重險抵賊壘羣賊  
方酣寢奇拔柵率眾入五百人大呼奮擊內應者起來  
攻賊倉卒不知所為四奔山谷尋斬賊渠羅光權及其  
黨胡雪二等華林遂平自金出兵勦東鄉甫八閱月破  
劇賊幾盡惟所用土兵貪殘嗜殺剽掠甚于賊有巨族  
數百口閩門罹害者所獲婦女率指為賊屬載數千艘  
去民間謠曰土賊猶可土兵殺我金亦知民患之方倚  
以討賊不為禁又不能持廉軍資願私入土民皆深怨  
焉 戊子召總制四川軍務洪鍾還以彭澤在河南有

明通鑑卷四十四

平賊功擢右都御史總制四川軍務代之鍾以不能戢  
下為巡按御史王綸紀功御史汪景芳所劾尋四川賊  
自合州渡江陷銅梁榮昌等縣殺驛丞侯忠等直趨內  
江遂甯諸州縣綸再劾之遂有是命鍾既召還尋乞歸  
丙申賜義子一百二十七人皆國姓初中官奴卒及  
市井桀黠偶為上所悅者輒收為義子永壽伯朱德及  
都督朱甯朱安為首其次朱國朱福朱剛皆至都督餘  
則授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旗舍之等時有朱靜等  
五人皆凶虜亦至千戶自後賜姓者日益多云 是月  
狼山餘賊十二人奔入秦興主簿黃璉率兵追之為賊

第一冊續修四庫全書第 5 版反外



所殺贈知縣一冬十月戊申旌表直隸沙河縣生員王  
得時等女玉梅等十人玉梅爲賊所奪欲汙之不從遂  
支解之其九人則大名縣民李欽女王得山女錢雄女  
駢珩妻王氏王表妻張氏黃縣民馮茂女李璿妻馮氏  
魏縣民楊善妻劉氏及其女皆死于賊者也 甲子增  
建豹房工部上言豹房之造迄今五年所費白金二十  
四萬餘兩今又增修房屋二百餘間國乏民貧何以爲  
繼乞卽停止或量減其半不聽 是月免河南江西浙  
江被災及被寇者稅糧 以平賊功加陸完太子太保  
時王鼎罷遂擢完都察院左都御史侍郎李士實爲右  
都御史 十一月壬申命填守河南總兵官時源佩平  
賊將軍印充總兵官會總制彭澤討四川賊澤請之也  
丁亥留宣府大同遼東兵于京營先是河南賊平兵  
部議以仇鉞所部邊軍酌留三之一備賊餘悉遣還其  
劉暉時源卻永李鉉分鎮山東河南等處亦令各留千  
人餘亦遣還至是遼東宣府大同軍過闕賞勞上方好  
弄兵時大同游擊江彬隸總兵官張俊赴調過薊州殺  
一家二十餘人誣爲賊得賞嘗與賊戰于淮上被三矢  
其一著面鏃出于耳故之再戰上聞而壯之及還軍過  
京師彬因錢甯得召上見其矢痕曰彬健乃爾邪彬狡

明通鑑卷四十四

三

黠有力善騎射談兵上前上大悅遂與宣府守將許泰  
皆留不遣擢彬都督僉事出入豹房同卧起寵在甯上  
甯心忌之彬知甯不相容顧左右皆甯黨欲藉邊兵自  
固因盛稱邊軍驍悍勝京軍請互調操練言官交章諫  
閣臣李東陽疏陳十不便皆不省 是月太監張永罷  
初永在御用監託以稽查令庫官吳紀等竊出銀七千  
餘兩昇歸私宅至是御用監太監上聚發其事執紀等  
下鎮撫司鞠治具得其實永多方營救乃調御用監閒  
住 十二月丁卯大學士李東陽致仕東陽乞休前後  
章數上至是因調邊兵力持不可上坐乾清門趣之東  
陽卒不奉詔翌日復以老病請許之賜敕給廩隸如故  
事 己巳巡按御史王綸等奏四川流賊廖麻子攻破  
綿竹樂至金堂等縣都指揮許鳳西安衛指揮殷輔千  
戶伊佐等十四人力戰死時洪鍾方召還彭澤未至巡  
撫高崇熙懼怯主招撫麻子等陽受約崇熙遽許罷諸  
軍令副使張敏徙開縣臨江市民空其地處之許給復  
三年爲請于朝副使馬昊力爭謂臨江市上達重敘下  
迫湖湘地土饒衍奈何棄以資賊自貽患崇熙不從昊  
乃益治兵以防其變 是月免南畿山東山西陝西被  
災寇者稅糧 是冬祈雪

明通鑑卷四十四

三

明通鑑卷四十五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四十五 起昭陽作噩盡闕  
逢掩茂凡二年

武宗毅皇帝

正德八年春正月癸酉以右副都御史俞諫代陳金討江西賊初金及張勇討姚源之賊狼兵受賂縱賊復主招撫賊渠王浩八陽聽約未幾復叛率五峯蠻兵與東鄉賊分劫州縣言官交章劾金乃召金還 辛巳宣府守臣奏送降虜托克托泰等 舊作脫脫太 至京命充御馬監勇士尚書何鑑等言漢魏徙氏羌于關中郭欽江統皆

明通鑑卷四十五

十一

勸晉武以蚤絕亂階苻堅處鮮卑于塞南苻融亦慮其窺伺虛實以生邊患此既往之明驗也今使降虜出入禁闔萬一結外寇以為內奸將來之患可勿深慮仍乞徙之遠方以杜後患不聽 韃靼小王子犯大同命宣府延綏及山西諸鎮兵禦之 壬午大祀南郊 乙酉以邊將江彬許泰分領京營皆賜國姓是時邊軍調集京師而神周坐罪謫黃緣入豹房復官已而復召劉暉尋設勇士營周暉分領之又立東西兩官廳軍彬泰分領之名四鎮兵又名外四家云 癸巳命戶部右侍郎叢蘭以右僉都御史巡視西路自居庸關至龍泉右僉

都御史陳玉巡視東路自山海關至古北口以大同之警故也 是月以旱災免陝西西安延安等府南直隸鳳陽等府被災州縣稅糧 追卹狼山陣亡之石頭港巡檢溫聰等三百九十二人 二月辛丑以四川賊復熾罷總兵官楊宏時宏為言官所劾遂繼洪鍾召還宏怯懦寡謀數為賊敗或傳其在德陽賊縛之樹而毆之宏急示以印乃引去宏僅以身免士民多怨之竟免于罪云 甲辰贈西安後衛指揮使雲海為都指揮同知初藍廷瑞等劫掠川陝海領兵與戰身先赴敵射殺數十人賊圍之數重海提刀力戰而死至是奏聞始賜贈

明通鑑卷四十五

十二

卹 乙巳以浙江水災竈丁冬溺死者巡鹽御史林季瓊奏請免歲辦鹽課八千九百餘引仍令巡視都御史量為振濟從之 丙午以平賊功封太監谷大用弟大亮陸閻姪永皆為伯時大用等欲如甯夏例求封兵部執不可謂仇鉞獨建奇謀削平禍亂今羣賊殄滅乃諸將併力非一人之功且諸將如劉暉卻永時源皆出萬死一生而大亮永藉父兄之勢坐而得之其誰不解體上令再議兵部復請比朱甯例加陞至右都督而止仍不許尋內批竟封之賜誥券歲食祿千石 癸亥江西紀功給事中黎奭奏姚源賊王浩八等劫弋陽上饒等

縣尋入浙江開化境上時上命填守徐邳總兵官李鉉  
協同俞諫提督江西軍務令統所部大同官軍一千人  
副總兵李瑾統湖廣官軍二千人會勦詔俟俞諫及鉉  
等至分道討之 三月戊子置鎮國府處宣府官軍  
癸巳逮四川巡撫高崇熙至京師以廖麻子復叛也崇  
熙既主撫遣張敬處賊于臨江市買田安置比敏至新  
甯賊以爲誘已執之屠殺數百人言官劾崇熙不俟命  
罷兵遂就逮尋調延綏兵千八百人以指揮同知杭雄  
統之甯夏慶陽固靖三鎮兵共千五百人以署都指揮  
僉事楊義統之仍聽彭澤時源節制擢馬吳四川巡撫

明通鑑卷四十五

三

代崇熙 甲午以今春少雨風蕪屢作令英國公張懋  
祭告天地社稷敕百官修省 夏四月壬寅平鎮竄叛  
苗初鎮竄五寨平頭烏羅等處苗賊龍童保龍麻陽等  
連年構亂湖廣貴州填巡官調土漢各軍攻之禽麻陽  
以歸至是都御史沈林總兵李昊率都指揮張泰等分  
四路攻之破其砦禽童保等六十餘人平九十七寨捷  
聞賜敕獎勵守臣請增設鎮守備一人從之 癸丑  
姚源賊首王浩八等聚眾萬餘屯開化分掠婺源休甯  
諸縣有章仁者故石埭諸生也少習妖書爲羣盜凶命  
與浩八合詔巡按御史張縉購懸賞格有能禽斬浩八

仁及賊徒自禽斬以獻者俱授正千戶賞銀千兩 庚  
申上御經筵以講官修撰何瑋語觸忌諱傳諭內閣欲  
捷之閣臣楊廷和等委曲申救乃以舉止不恭謫爲開  
州同知致異事具明史瑋傳而實錄謂其敝衣垢面言  
論之詞而是時江彬被寵瑋進講時必有指摘故  
史以爲觸忌諱者此實錄也今仍据本傳書之 乙  
丑總制四川軍務彭澤等敗賊于劍州廖麻子之叛也  
澤尙未至至是與總兵時源屢戰敗之麻子眾潰奔羅  
江馬吳以五千騎與澤敗之游擊將軍閻勳追及于劍  
州之青林口賊棄馬登山拒戰勳射而顛邊軍黃回兒  
等爭撲之斬麻子首以捷聞既而紀功給事中王萱言  
勳之禽賊由龍州土官把事王臣實爲鄉導且用鐵爬  
擊仆之回兒等始爭取首級以去兵部請覆勳不許  
是月副都御史俞諫督江西浙江福建諸軍討賊先是  
右參政吳廷舉從陳金破賊于姚源王浩八乞撫許之  
既而復叛又有胡浩三者亦降而復叛廷舉乃以單騎  
入浩三營撫諭之爲所執廷舉居三月盡得其要領因  
識其左右有謀勇者陰結之使爲內應竟送廷舉歸賊  
之入開化也副使胡世甯僉事高賓以聽撫賊艾茹七  
等二百人爲新兵而茹七所過縱兵虜掠執安仁縣官  
氏二女欲汙之不屈俱赴水死給事中黎奭劾世甯等

明通鑑卷四十五

四

竝及廷舉詔以廷舉方被拘執世甯亦討賊有勞令停俸戴罪自贖會諫至與世甯畫討賊之策乃檄都指揮白宏參將李隆與嘉興同知伍文定等分道進兵 五月辛巳小王子犯大同由白羊口入掠平虜并坪乾河等處官軍敗績于黃土嶺寇解去遂趨朔州犯馬邑巡撫都御史高友等乞命將出師以彰天討詔咸甯侯仇鉞充總兵官統京營軍六千人會填巡官禦之 癸巳都御史俞諫等破姚源之賊先是賊屯開化諫檄白宏與湖州知府黃衷軍馬金鎮李隆伍文定與僉事儲珊都指揮江洪軍華埠賊黨劉昌三等衝入馬金破之執

明通鑑卷四十五 五

宏軍士死者十餘人王浩八突華埠文定擊敗之斬汪十二及其黨二十人隆珊追至池淮擣其巢斬首百七十二級而江洪以奇兵深入賊伴敗走以金帛擲地眾兵競取之賊遂反攻執洪及指揮張琳等文定等殿後得還暮抵華埠而是時賊勢亦衰遁歸江西德興以所執宏洪等為質求撫于按察使王秩秩受之為傳送姚源浩八等卒不降被異姚源之賊王浩八為首而吳廷舉被執之賊為胡浩三胡浩二胡浩一者廷舉往諭為可證而三編目中則云有賊渠胡浩三胡浩二胡浩一者廷舉往諭為廷舉被執之賊即王浩八固誤野史又有以為胡浩八者亦誤也池淮明史伍文定傳作地淮誤也實錄作池淮三編質實云池淮溪名有二源一出歇嶺一出開化縣西百里大榕嶺台流至縣西三十里滕巖下之池淮

版曰池淮溪皆本一統志今據之 六月戊戌朔河決黃陵岡廷議以其地界大名山東河南守土官事權不一請嵩遣重臣乃命管河副都御史劉愷兼理其事愷奏率眾祭告河神越二日河已南徙尚書李鏐因請祭河且賜愷羊酒愷于治水束手無策特歸功于神曹單間被害日甚庚子巡撫山東都御史趙瑄奏霸州賊之亂曲阜縣治被賊殘破而闕里廬廷又在曠野請移縣治就闕里并為一城庶易守從之 丙午給事中潘瓊等復劾奏游擊江彬討流賊次新河縣蘇添村不進乃殺其居民康強等四十一人闕學等九人耦而耕又召而殺之都指

明通鑑卷四十五 六

揮張銘亦于鉅鹿韓家塞殺耕夫趙五漢等二十八人至隆平又殺六人以冒首功請行勘按治詔令彬等停俸竟不之罪也 乙卯俞諫破賊于貴溪時王浩八等至姚源仍不受撫復奔據貴溪之裴源山餘眾復集連營十里諫檄按察使王秩副使胡世甯參政吳廷舉等列屯要害斷其歸路躬與都督李鉉乘夜冒雨潛進大破之俘斬數千人遂禽浩八捷聞賜勅獎勵然是時賊黨潰走玉山而有司急于報功仍議招撫越兩月而勢復熾 辛酉江西豐城縣西南隕火星如斗光赤明日火起既滅復作者累日焚官民廬舍二萬餘間死于火

者三十餘人戶部以火災異常請敕巡撫官查勘被火之家分別振之 是月戶部尚書孫交禮部尚書傅珪皆致仕二人均以忤中官罷之也時征討流寇調度煩急加以歲凶正用不足交區畫必先其急者四方告饑輒請蠲振以故民不至甚敝而小人用事者皆不便之雲南填守中官張倫請采銀礦南京織造中官吳經奏費乏交皆力爭流寇之擾河南也太監陸閻謀督師監神鎗軍廷議莫敢先發珪厲聲曰師老民疲而賊日熾以冒功者多僨事者漏罰失將士心今賊橫行肘腋間民嗷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安得

明通鑑卷四十五

七

首鼠兩端由是議罷疏上竟遣閻而中官皆憾珪珪奏災異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災變六十九事今自去秋來地震天鳴雹降星隕龍虎出見地裂山崩凡四十有二而水旱不預焉災未有若是甚者極陳時弊十事語多侵權倖權倖益深嫉之至是遂傳中旨與交同罷兩京言官交章請留不省以戶部侍郎王瓊為本部尚書吏部左侍郎劉春為禮部尚書 是夏北部額布勒舊作亦卜與小王子仇殺初額布勒竄西海阿爾托蘇舊作禿蘇與之合逼脅洮西屬番屢入寇巡撫張翼不能制漸深入至是擁眾來川遣使詣翼所乞邊地駐牧修貢翼陷

以金帛令遠徙額布勒遂西掠烏斯藏據之自是洮岷松潘無甯歲 秋七月總制四川彭澤奏廖麻子之黨有喻老人王長子等二百餘人自昭化渡江襲殺都指揮姚震百戶周增轉入通巴利州判官曾璉并研主簿張岐力戰過賊死之賊復謀趨陝越甯羌犯畧陽夜走度廣元為官軍所遏還趨通巴招餘黨總兵官陳珣不敢擊詔逮珣且責馬昊刻期滅賊 八月丁酉免南畿水災稅糧 戊戌總兵官仇鉞奏小王子等寇萬全衛沙河境督參將昌佐等與戰斬首三級以捷聞時陣亡官員二十餘人馬百四十餘匹論者謂是役也所失十

明通鑑卷四十五

八

倍所獲鉞威名以是頓減 庚子王浩八之黨劉昌三蔡六二柳三十等奔據玉山縣之懷玉山寺列險屯柵俞諫會巡撫南贛周南江西巡撫任漢都督李鉉等集三省兵四路邀擊前後斬首二百餘級生禽五百餘人昌三等走匿西源為知縣陳攬所獲餘賊千餘復奔姚源 壬寅追贈江西瑞金知縣萬琛為光祿寺少卿初琛知瑞金劇盜大至縣人洶洶逃竄有勸琛亟走者琛斥之率民兵數十人相持至明日力屈被執罵不絕口賊攢刺之乃死同時有廣昌知縣王祐者賊至民盡逃援兵又不至祐拔刀自刎其腹曰有城不能守何生為

左右奔奪其刀後援兵集賊稍退越七日復突至祐倉  
 皇赴敵死之事在宏治之末至是始得旨贈卹見明史  
 忠義傳探死特書于宏治十八年之正月實錄紀于  
 是年之八月據請贈卹之年月書之也今揭實錄仍追  
 記其死事于是月東鄉萬年之賊復起先是陳金所  
 撫東鄉賊隸胡世甯部下為新兵以所過殘掠為言官  
 所奏乃下令散遣于是賊艾茹七樂庚三等懼罪復叛  
 眾至二千餘入萬年界萬年雖立縣賊尙眾吏胥多賊  
 黨官府動息必知副使李情治峻急眾欲叛畏都督李  
 鎡在餘干不敢發會是月十六日宏疽發背卒于是萬  
 年縣賊王垂七胡念二等乘間起殺縣丞馬環主簿冬

明通鑑卷四十五 九

禎典史孔卓于菱塘縱火毀公私廨宇殆盡遂殺情及  
 浙江督捕指揮邢世臣饒州通判陳達秦碧千戶許政  
 隸卒死者甚眾事聞命鎮守山東右都督劉暉往代鎡  
奏稱鎡以六月十六日疽發背卒于是萬年賊起云云  
又據六月所載俞諫破貴溪之賊有司仍議招撫起兩  
月而復復作即指是月玉山東鄉萬年之役也又據明  
史本紀十月丁未俞諫破賊于東鄉是實錄據其奏  
捷之日追書之明矣今仍揭奏報中語系之八月下  
 土爾番復據哈密初哈密巴爾濟之立也部人不順會  
 土爾番莽蘇爾嗣其弟展特穆爾尙在甘州宏治之末  
 莽蘇爾遣使求展特穆爾廷議持不可以甘州守臣言  
 送之還遂輸邊情于莽蘇爾于是莽蘇爾復有吞併哈

密之志而哈密巴爾濟心怵國人害已莽蘇爾因數以  
 甘言誘之至是巴爾濟竟棄其國奔土爾番莽蘇爾奪  
 其印遂遣和卓塔寶鼎舊作大者據哈密亦黑哈密土  
治十七十八兩年舊譯俱見二十五卷巴爾濟即拜牙  
即莽蘇爾即滿速兒展特穆爾即真帖木兒也今悉據  
三編目九月甲戌俞諫破賊于姚源稿在是月按史  
姚源與姚源此作先是姚源賊胡浩三送吳廷舉還其  
 黨不協浩三遂殺其兄浩二官軍乘間攻之諫遂會李  
 鎡督廷舉及參政王子言副使李情僉事李嘉言等合  
 勦禽浩三等俘斬四百餘人會徽州知府熊桂等亦破  
 賊于休甯婺源遂以捷聞 癸未以旱災免大同州縣

明通鑑卷四十五 十

衛所夏稅之半又免河南開封等府睢陽等衛夏稅有  
 差 乙酉巡視江西右僉都御史王哲卒哲為御史有  
 風裁巡按江西劾填守太監董讓怙勢驕縱諱盜不聞  
 擢臨清副使外夷來朝貢者私市鹽事發哲清沒入之  
 而返其直人稱得柔遠體及巡視江西病不能事事而  
 甯王宸濠屢以計去守臣不附已者哲自濠所宴飲歸  
 以病暴卒時以為濠毒之云或異明所設巡按巡撫外  
常設耳哲以正德五年三月巡視南贛而是時南贛巡  
撫則周南江西巡撫則任漢似時哲仍係巡視而諸  
書及實錄皆作巡撫今仍據本紀五年所命巡視之官  
書之再哲以實歸暴卒實錄系之是年九月乙酉而據  
明史孫燧傳言甯王惡哲不附已毒之冬十月丁未  
 得疾踰年死與實錄小異附識于此

俞諫討東鄉賊平之先是艾茹七等之叛守臣匿不以聞臨川縣民陳琦等連章上愬且言茹七等各有窩主潛為間諜不盡誅之亂無已時詔俞諫等相機撫剿至是諫遣參將桂勇李隆等分道進兵大敗之遂禽茹七庚三等及其家屬窩主十九人俘斬三百餘人又禽萬年賊首王垂七等送京師伏誅江西遂平方事之殷也諫懲陳金失一意用兵而巡撫任漢巽懦先為布政使嘗贊金主撫亟上首功追賊遂緩以致餘黨復熾至是言官劾漢竝及諫南贛巡撫周南兵部請召漢還命諫兼領巡撫 甲子江西新淦縣賊張元二等作亂知縣

明通鑑卷四十五

十一

劉天錫縣丞朱公倣等率兵勦之而公倣通賄于賊棄兵逃去天錫傷于賊幾死尋獲公倣巡撫任漢請治其罪詔逮公倣仍令都御史俞諫會鎮巡官尅期勦滅以靖地方 十一月己巳江西紀功給事中黎奭奏姚源之賊尚有數千時懷反側東鄉諸處仍宜防禦而溫處南贛之兵多病死逃回所恃者惟邊軍然止長于騎射未能舍馬而戰請增調附近永順保靖等處精銳士兵三千人相為犄角以殄殘賊兵部議以苗蠻反覆徵調非宜必不得已則福建浦城縣民快亦驍勇可用從之詔選浦城士兵一千選二司官一人統領仍聽俞諫等

調遣

薛應旂曰正德間平中原盜用邊兵平蜀盜用苗兵平江西盜用狼兵而兩京十三省之兵舉無一可恃自是以後不但邊兵日益驕悍而福建省城之兵亦效尤矣

癸未以災傷免浙江甯波府五縣衢州府四縣及衢州守禦千戶所秋糧十八萬石有奇 是月兵部尚書何鑑致仕鑑以諫召邊兵設勇士忤上意中官尤忌之甯王宸濠謀復護衛鑑力遏之都督白玉以失事罷厚賄豹房諸倖臣求復鑑執不從至是倖臣嗾詞事者發鑑

明通鑑卷四十五

十二

家僮取將校金錢言官交章劾鑑遂罷歸以左都御史陸完代之完有才智急功名善交權勢劉暉許泰江彬皆其部將後竝寵倖用事完遂得其力又與宸濠素善濠久萌異志至是聞完掌本兵致書盛陳舊好踰年遂請復護衛宸濠亂階始此都御史李士寶致仕以侍郎石玠代之 十二月辛丑吏部尚書楊一清論救逮問下獄之巡按陝西御史劉天和王廷相二人者太監廖鏜構之也初鏜填守陝西誅求無厭天和廷相相繼按其地稍裁抑之遂致怨鏜之弟指揮使鵬時詔事申官錢甯拜為恩父甯每自豹房歸輒過鵬家止宿會鏜以

事謫南京閒住因鵬求解于甯遂復職未幾鐘奉旨蘭州采辦宜關白巡按天和以蘭州為馬河然所轄辭不往洛川妖民邵進謀為亂事覺自首于官廷相釋之鐘遂撫奏天和違命竝及廷相釋賊事詔遣官校械繫二人至京師下鎮撫司拷訊獄久不釋先是有巡按雲南御史張璞為填守雲南太監梁裕所構逮問死獄中一清等因言巡按御史責在振風紀禁奸貪否則人將指而議之且填守內臣縱皆安靜其隨從官舍頭目人等豈能盡循禮法今以小加裁抑即成大隙信口撫拾何患無詞適聞璞已死獄中天和等或疾疫相染或驚

明通鑑卷四十五

三

憂不測傳之中外未免駭動人心又恐此後巡按官相率隱忍因之風紀掃地奸貪肆行其所關係實非淺鮮伏望特敕有司將天和等早具罪狀奏請發落以全大體而安人心疏入詔即鞠實勘處以聞久之獄乃具降天和為金壇縣丞廷相賴榆縣丞天和廷相事兪據其謫降之年月也證之實錄一清等論總制四川都御史彭澤奏廖麻子之黨喻老人等為官軍所敗率數十人走匿大巴山川陝之兵已足搜捕請罷邊兵還從之 甲辰遣南京刑部侍郎鄧璋振江西先是巡撫任漢奏江西自夏徂冬不雨省城內外竝各府縣火災

屢發延毀民居不可勝計加以溫疫流行寇盜為害乞蠲糧稅仍振之乃命璋發本處預備倉及兩淮浙鹽課銀十萬兩備振 辛亥追贈誠意伯劉基太師始賜謚曰文成禮部議竝及翰林學士承旨宋濂國子祭酒宋訥皆賜謚于是謚濂曰文憲訥曰文恪明史基傳年蓋以八年之冬謚濂曰文憲訥曰文恪明史基傳旨得之今據貴錄書于是月辛亥 癸丑以水災免陝西平涼等六州縣夏稅一萬六千三百石有奇 是冬祈雪

九年春正月乙丑朔進右副都御史周南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丁卯南京十三道御史羅鳳

明通鑑卷四十五

十四

等上言甯王自交通劉瑾陳乞護衛愈生驕恣侵奪朕田倍尅富室自省城以至鄉境利之所在百計牢籠商旅不敢出入舟楫不敢停泊民之受害何可勝言撫按三司為其所餌莫敢喙息甯負君恩不敢買奇禍以忤宗室高煦寘鑄可深鑒也伏望諭令甯王改過自新無預有司之事仍榜諭江西百姓凡被王府侵占田產房舍者俱准訴復及令本省填巡三司各官謁見有時宴飲有節非禮餽送不許接受王府人役有生事擾民者執治其罪以消禍患之萌疏入不報 丁丑大祀南郊庚辰乾清官災上每歲張燈費浮數萬及是甯王宸



濠別爲奇巧以獻令所遣人入宮懸掛多著柱附壁以取新異上復于庭軒間依欄設氈幙貯火藥其中偶不戒延燒宮殿乾清以內皆燼焉上往豹房臨視回顧光焰燭天猶笑語左右曰是一棚大烟火也壬午以灾御奉天門視朝撤寶座不設遂下詔罪已竝論文武百官同加修省 癸未大學士楊廷和等以官災自劾奏請援漢廷策免例各賜罷歸別簡賢能以充委任竝請陛下念皇天付託之重祖宗創業之艱天下生民仰戴之切早朝宴罷以延接羣臣深居簡出以頤養聖體九席之蒸嘗必親其事兩宮之孝養必致其誠經筵勤日講

明通鑑卷四十五

五

之御殿廷復面奏之規大開言路以達下情遣還邊兵以防外患革禁中市肆以肅內令出西僧于外以絕異端罷皇店之設以通商賈停不急之工以紓民力減免各處織造以節民財任用正直忠良之士親信老成持重之人夙夜孜孜勤求治理將見人心感悅天意可回疏入上優詔褒荅諭令仍舊供職而疏中所陳惟皇店欲嚴禁下人工作織造令所司條陳緩急來奏姑取一二事勉徇所請而已 戶科給事中呂經言乾清宮者陛下之正寢祖宗之意欲萬世聖子神孫法天之行而永清海內也陛下舍乾清宮而遠處豹房忽儲貳而廣

蓄義子疎儒臣而昵近番僧棄文德而寵用邊戍輕朝政而創開酒店信童豎而日事宴游君臣睽隔紀綱廢弛是以天心赫怒顯示譴告陛下震驚不安悔悟求言臣望乘此悔悟之機痛懲往日之弊數詔儒臣講求消復之道退朝之暇端處寢宮四時庶享必親其事義子番僧邊戍童豎俱宜罷遣豹房酒店俱宜拆毀政事委諸六部各省委諸撫按讒諛賄賂奸貪不法委諸科道法司仍令各以職掌詳陳利病之源且以考驗各官忠佞而進退之將見元首旣明股肱自良庶事皆康而災變自可弭矣河東巡鹽御史張士隆上疏曰陛下前有

明通鑑卷四十五

六

逆瑾之變後遭蘄盜之亂猶不知警方且興居無度狎昵匪人積戎醜于禁中戲于戈于卧內徹且燕遊萬幾不理寵信內侍濁亂朝綱致民困盜起財盡兵疲禍機潛蓄恐大命難保惟陛下深鑑之工科給事中潘塤上疏曰陛下涖卹九年治效未臻灾祥迭見臣願非安宅不居非大道不由非正人不親非儒術不崇非大闕不觀兵非執法不成獄非骨肉之親不干政非汗馬之勞不濫賞臣聞陛下好戲譁矣臣以爲入而內廷琴瑟鐘鼓人倫之樂不必遊離宮以爲懼狎羣小以爲快也出而外廷華裔一統莫非臣妾不必收朝官爲私人集遠

人爲勇士也聞陛下好佛矣臣以爲南郊有天地太廟有祖宗錫祉迎庥佛於何有番僧可逐而度僧可止也聞陛下好勇好貨好土木矣臣以爲誅奸遏亂大勇也不須馳馬試劍以自勞三軍六師大武也不須邊將戍軍以自擁任土作貢皇店奚爲闢關駢闐內市安用阿房壯麗古以爲金塊珠礫也況養豹乎金碧煒煌古以爲塗膏毀血也況供佛乎是數者之好豈非可已而不已哉是時先後應詔陳言者部臣則楊一清劉春等翰林則修撰呂柟上言六事編修王思言三事科道則十三道御史羅縉等言六事監察御史施儒等言八事戶

明通鑑卷四十五

七

科給事中石天柱雷震及戶部主事馮馴中書舍人何景明等語皆切至而天柱則以前星未曜儲位久虛陛下既不常御宮中又不預選宗室何以消禍本而永靈長景明亦言聖躬單立皇儲未建內無手足相倚之親外無肺腑可托之戚上不懌悉以煩瀆置之皆不報是月起致仕南京右副都御史陳壽爲右都御史巡撫陝西時太監廖堂填守陝西以貪暴著尙書楊一清以壽剛果特請起之 二月乙未朔南京十三道御史汪正等疏言陛下嗣位九年儲位尙虛請擇宗室幼而賢者一人置之左右以代宗廟之禮盡晨昏之職俟皇子

誕生遣之歸國不報國史據實錄在是年二月據奏至月者自南 庚子上始微行夜至教坊觀樂 辛丑以兵部右侍郎鄧璋爲右副都御史總制陝西延綏甯夏甘肅等處軍務時小王子北部皆犯邊諸番部落爲所侵擾往往寄寓甘肅城外居民驚竄耕牧皆廢廷議請增設總制大臣乃命璋往時璋奉使振江西命大理寺卿燕忠兼理代之 甲辰南京禮部尙書喬宇等疏言近見邸報知乾清宮災累朝列聖寢息之所一旦蕩爲灰燼臣等不勝惶懼厯稽前代如魯新官災漢凌室災未央宮累恩災史備書之以示警戒今日之災更有甚

明通鑑卷四十五

六

焉謹按五行傳王者鄉明而治賢佞分別官人有序率由舊章禮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乃濫炎爰起燔宗廟燒官室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官故災變之發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修德可以禳之敬天以實不以文近年以來陛下視朝勤政不無疎濶經筵講學未見頻繁國本當建而宗藩之簡注不聞名分當正而義子之寵榮益盛番僧異端常留禁寺優伶賤役尙侍起居皇店設立盈耳嗟怨之聲邊兵拘留馳心戰鬥之事京師土木之繁興南京織造之工費凡此十事皆今日之重

且急者陛下思所以消弭天變莫先于此伏願復視朝之常規舉經筵之舊典選宗室之賢以備眷注黜義子之名以別嫌疑逐番僧斥優伶罷皇店遣邊兵停止京師土木之役取回南京織造之官而又簡任賢能修舉職業若臣等瘼曠宜先賜罷以謝天譴庶可化災為祥轉禍為福也疏入不報 丙午以禮部尚書勒貴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貴以官僚舊臣故有是命三編實按王 覆雙溪雜記云內閣劉忠去位楊廷和欲引門生靳貴代之朝廷以禮部尚書費宏代貴憾之後詭斥羅宏仍致仕在貴既入閣之後並非以貴代宏且宏之去位以却帝王護衛之請事見明史宏傳亦非由貴構環之所記皆不得其實也今按雙溪蓋以此詆廷和因及靳

明通鑑卷四十五

九

貴耳舟州政誤極為廷和辯而 此一事偶遺之三編之論是也 癸丑彭澤討四川賊平之先是喻思倬即喻老人等奔入通巴僅百餘人據險時出虜掠澤會總兵時源督諸軍圍之賊窮蹙降敗畧盡思倬復率其黨走匿西鄉山中官軍追至木竹溝夜禽之並斬其黨數十人思倬創重死遂以捷聞于時澤駐漢中請班師命未下而內江賊駱松祥榮昌賊范漢等復熾澤又移師討之禽松祥等再請班師巡按御史王汝舟請暫留澤鎮撫詔澤移駐保甯尋進澤左都御史太子太保初澤將西討問計于大學士楊廷和廷和曰以君才賊不足平所戒者班師早耳澤後平鄂本

恕等即請班師而餘黨復熾起不可制澤既發復留乃嘆曰楊公先見吾不及也及吳憲章鈔系平川賊于正八年十二月平范濂于本年 是月大學士楊廷和費宏梁儲再請致仕皆慰留之 三月丙子江西副使胡世甯上疏曰江西之盜勦撫二說相持臣愚以為無難決也已撫者不誅再叛者無赦初起者亟勦如是而已顧江西患非盜賊甯府威日張不逞之徒羣聚而導以非法上下諸司承奉太過數假火災奪民廩地採辦擾及旁郡蹂藉徧于窮鄉臣恐良民不安皆起為盜臣下畏禍多懷二心禮樂刑政漸不自朝廷出矣請于都御

明通鑑卷四十五

辛

史俞諫任漢專委一人或別選公忠大臣填撫救王止治其國毋撓有司以清亂源消意外變章下兵部尚書陸完議以撫勦事宜委之于諫至所言違制擾民疑出偽託宜令王約束之得旨報可 辛巳賜唐皋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月甯王宸濂請復護衛屯田初陸完遷兵部尚書宸濂貽書欲復護衛屯田完荅書令以祖制為詞宸濂遂遣人犇金帛鉅萬萬所善教坊滅賢家徧遣用事貴人屬錢甯為內主完應之事既成大學士費宏從弟案其妻與宸濂妃兄弟也知之以告宏宏入朝完迎謂曰甯王求護衛可復乎宏曰不知當日革

之何故完曰今恐不能不予宏佛然曰公自任之會宏  
充廷試讀卷官月之十五日甯王奏至中官以疏下內  
閣擬旨竟許之宏不知也是時大學士楊廷和在內閣  
不能力爭時論以是惜之致聖憲章錄謂復護衛事票  
旨實出廷和故中官持奏遇  
東閣言只請楊師傳到閣諸公不必動勢弁州史乘攷  
該謂此出護衛雜記之說甯王請復護衛閣臣惟鉛山  
一人持正不于若楊師傳為首輔自有不能辭其咎者  
第不得以汗名譏之耳今按實錄中亦無此語故三編  
指書之但云中官奏請內閣宏執不予而明史諸王  
傳亦但言乘宏請廷試卷取中旨行之不及廷和票旨  
之事此得其實今從之○明史本紀系復護衛于四月  
丁酉摺認下之月日諸書系之三月摺下內閣之月日  
也今仍書之三月 是春江西巡撫俞諫擊臨川賊斬  
其魁陳九譚懿昌等遣叅將李隆等擊新淦賊賊踞萬

明通鑑卷四十五

三

山中僭稱王且八年隆等深入悉就禽俘斬千七百餘  
人先是有劇賊徐九齡者初嘯聚建昌醴源已出沒江  
湖間積三十年黃州德安九江安慶池州太平咸被其  
害命諫移師討之收聖平臨川賊明史俞諫傳書于是  
年諸書皆系之三月而平徐九齡紀  
事本末系之八年十二月摺實錄則十年七月  
事也明史因平賊前後事彙記耳今分書之 夏四  
月丁酉詔復甯王護衛並屯田予之六科給事高滂十  
三道御史汪錫等致墨錫明史陸完傳及實錄作賜力  
惟三編改作錫注仁和人今摺之  
爭章竝下部而陸完從中庇之久不覆丙午南京禮科  
給事中徐文溥復上疏曰自古親親莫如兄弟然必以  
義制之者所以防其過而全之也秦鍼以多車出奔鄭

段以貳鄙自盛漢文之時七國方睦而賈誼鼂錯切切  
為帝言之卒有吳濞等之變曩者甯藩不靖英庶革其  
護衛屯田及逆瑾亂政重賄謀復瑾既伏誅陛下又革  
之正所謂制之以義而安全之也乃曰驅使之入夫曷  
若深遠靡征討之勞安享尊榮無居守之責何所用而  
乏人且王暴行大彰剝削商民脅制官吏招誘凶賴廣  
行劫掠致舟航斷絕邑里蕭條萬民莫不切齒及今止  
之猶恐不逮顧可縱之加恣假翼于虎乎貢獻本有定  
制乃無故馳騁飛騎出入都城伺察動靜況今海內多  
故天變未息意外之虞實未易料宜裁以大義勿徇私

明通鑑卷四十五

三

情罪其獻謀之人逐彼偵事之使宗社幸甚時宸濠與  
援其眾疏入人咸危之上但責其妄言而已又請擇建  
儲貳不報 五月甲子振順天河間真定保定大名廣  
平等被災州縣饑發存留本年起進京邊糧十之二三  
以備振濟又減免通稅 乙丑大學士費宏致仕宏以  
持宸濠復護衛屯田事權倖之受甯府賄者交街之錢  
甯數偵宏事無所得以御史余珊嘗劾宏當國其從弟  
宋宜引避不得留翰林宋亦嘗峻絕濠使甯遂以此譖  
于上責宏陳狀宏自伏乞休竝宋罷歸恩禮無所及惟  
給驛而已 癸酉罷江西布政使鄭岳斥為民江西提

學副使李夢陽冠帶閒住初夢陽提學江西令甲副使屬總督而夢陽與陳金抗禮金惡之監司五日會揖巡按御史夢陽不往揖又論諸生毋謁上官即謁長揖毋跪于是御史江萬實亦惡之准王府校與諸生爭夢陽督校王怒奏之下御史按治夢陽恐萬實右王許萬實詔下金行勘金檄岳勘之夢陽偽撰萬實劾金疏以激怒金竝構岳子沅通賄事時夢陽為甯王撰陽春書院記王亦惡岳乃助夢陽劾岳萬實復許夢陽短及偽撰奏章事遂謝病去而參政吳廷舉吉安知府劉喬素與夢陽有隙廷舉因奏夢陽侵官尋亦乞休不俟命徑去

明通鑑卷四十五

三

夢陽再劾喬受賂事是時金以軍事繁又夢陽方善于甯府乃請付巡撫任漢勘理漢時已謝病乃命大理卿燕忠會紀功給事中黎奐勘理于是給事中王爌言江西多事之秋各官不能協濟時艱乃逞其私忿自相搏噬均宜究治故岳既得罪而夢陽亦以陵轍同列挾制上官忠既往鞠羈夢陽廣信獄中諸生萬餘為訟寃不聽時夢陽以黨于宸濠亦干清議遂坐廢及與夢陽鄭史本傳而胡世嵩奏甯王事已為鄭岳訟寃故實錄系以初字敘其顛末至此事處分實錄系之是月癸酉今從之夢陽黨于宸濠明史傳中但摘其為侯陽春書院記而實錄則謂其剛愎險薄又藉甯府以報仇由是得罪公議無復有齒錄之者語雖過當亦非盡誣今仍据明史本傳書之 己丑命右都御

史彭澤提督甘肅軍務經理哈密初土爾番既據哈密復遣使赴甘肅言巴雅濟見前不能守國故遣將代守乞犒賜總制鄧璋甘肅巡撫趙鑑以聞且請遣大臣經畧關臣楊廷和等交章薦澤澤時駐四川保甯數請班師方召還未行而有是命澤久在兵間賦之以鄉土為辭且引疾推璋及咸甯侯仇鉞可任上優詔慰勉乃行督延綏甯夏固原軍駐甘肅 六月壬辰朔甯王宸濠奏請鑄護衛及經歷鎮撫司千百戶所印凡五十有八詔予之仍致書于王于是宸濠益自恣遣承奉劉吉等招江湖劇盜楊清李甫王儒等百餘人入府號曰把勢

明通鑑卷四十五

三

乙卯開雲南銀礦時有雲南瀾滄衛軍丁周達奏雲南如大理楚雄洱海臨安等處皆有銀場可採辦以益國課下戶部議銀礦之弊多派貧民賠納而利歸奸徒況近年久已封閉豈可復開茲請治達罪詔不許乃以太監梁裕等理其事 丙辰罷工部署員外郎韓邦靖為民初邦靖言廷臣頃因災變極陳闕失未見聽納前後以言得罪者未蒙召用乞開延攬採擇之門以收人心上怒遂下錦衣獄會以天熱疎遣獄囚而不及邦靖給事中李鐸等言邦靖雖狂妄之見出于忠懇之誠乞原情聽斷以全國體乃付法司擬罪詔邦靖出位矣言

罷為民且論吏部自今凡言事黜謫者毋再起用刑部  
靖三編作兵部員外郎謫之實錄蓋工部 秋七月乙  
主事署員外郎疑即本部也今從實錄

丑小王子犯大同宣府先是小王子與官軍戰于萬全  
衛得利去總兵官仇鉞以捷聞而寇益深入肆掠至是  
連營數十復入宣大塞而別遣萬騎掠懷安總制叢蘭  
告急京師戒嚴乃命太監張永提督宣府大同延綏等  
處軍務都督白玉充總兵官發京營官軍二萬人以都  
督僉事昌佐指揮姜義充左右叅將統之又發宣府京  
營諸軍凡六千二百四十人命太監張忠監督而以都  
督溫恭充副總兵官仍聽永節制 戊辰寇自懷安掠

明通鑑卷四十五

美

順聖川游擊將軍張勛守備田琦廣彪皆力戰死之御  
史于鑿參劾總兵官劉淮副總兵陶杰等請逮治兵部  
議以臨敵易將兵家所忌俟事平勘處從之 丙子以  
旱災免順天河間保定三府所屬州縣稅糧 壬午巡  
按湖廣御史王相奏致仕兵部尚書劉大夏歷官中外  
四十餘年關節不通門無私謁天下高之今年踰八十  
家徒壁立乞如例優其廩隸竝錄其子下戶部議覆謂  
宜從公論特加優禮未幾忽傳內旨己之蓋大夏主兵  
部時于中人多所裁抑故復為所沮云 是月加陸完  
太子太保中官錢甯力也 初韃靼別部額布勒阿爾

托蘇等舊作阿爾避小王子居甘肅塞上漸深入攻破堡  
寨五十三殺掠官軍居民一千二百有奇孳畜器械糧  
餉亡失以數萬計巡撫張翼等匿不奏襲取塞上老弱  
殘病及小王子所敗亡者斷其首冒為首功凡一千九  
百餘級其所斬獲不及二百以捷奏者先後十一次每

奏輒賜敕獎勵至增祿米賜蟒衣而寇熾如故至是巡  
按御史成文紀驗功次因劾翼等欺蔽狀會僉事張璉  
亦與翼許奏翼疑文主之乃與總兵王勛摺奏文事因  
辯其驗功之枉詔復遣給事中邵錫刑部郎中閔槐往  
勘具得其實內批且宥之蓋翼等皆有內援故也 八

明通鑑卷四十五

美

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癸巳甯王宸濠奏邇者宗枝日  
繁多以選用儀賓黠檢校尉為由巧索民財肆其橫暴  
乞降敕痛懲前弊其有怙惡不悛者許臣繫治尚書陸  
完等譽其忠勤請如奏戒敕榜諭及許王竝治其不法  
者于是優詔褒荅竝通行各省巡撫一體禁約是時宸  
濠逆焰方張其為此奏一以掩飾已罪沽取美名一以  
東縛宗支肆其吞噬而上不之覺也 丁酉以災傷免  
山西平陽府各州縣稅糧 辛丑以災傷免真定等四  
府稅糧之半 小王子寇白羊口及浮圖峪連營數十  
里詔保定副總兵張勇游擊將軍劉寶馳往禦之 乙

已京師地震歲星晝見凡十日 己未小王子入甯武關掠忻州定襄甯化守備指彈陳經率官兵三百餘出城鏖戰久之矢盡持刀奮擊力盡死之三百人幾殲焉 巡按御史劾副總兵神肩屨遭挫劾請逮治詔周停俸戴罪經及死事軍士贈恤有差 以災傷免陝西西安府蒲城等二十一州縣稅糧 九月壬戌小王子率五萬餘騎自宜府萬全衛新開口入踰懷安趨蔚州等處劫掠又三萬餘騎入平虜城南都御史叢蘭總兵官白玉等領兵追擊潛使人于田間寘毒飯中如農家餉而設伏以待敵至中毒伏猝發多死者乃引去 癸亥以

明通鑑卷四十五

壬

旱災免廬鳳淮揚等府縣夏稅 庚午上以狎虎被傷踰月不視朝先是上觀搏虎一日虎追上前江彬趨撲乃解上戲曰吾自足辦安用爾至是果爲虎所傷編修王思疏言孝宗皇帝子惟陛下一人當爲天下萬世自重近者虎逸于柙驚及聖躬臣聞之且駭且懼陛下卽位以來于茲九載朝亡不勤政太廟不親享兩宮曠于問安經筵倦于聽講揆厥所自盖有二端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輕其身由是戒懼之心日忘縱恣之欲日進好惡出乎喜怒政令出于多門紀綱積弛國是不立上天示警日食地震宗社之憂凜若朝夕夫勇不可好陛

下已薄有所懲矣至于荒志廢業惟酒爲甚陛下露處外宮日酒于酒廝養雜侍禁衛不嚴卽不幸變起倉卒何以備之此臣所大憂也疏入留中者數日忽傳旨降達方雜職遂謫爲三河驛丞前此言事謫官者率有譴責語至是不言諱之也思爲吏部尙書王直之曾孫人以爲無忝厥祖云 是月填守陝西太監廖堂進上用鋪花氍毹一百六十二間先是傳旨以紙式尺寸令堂及巡撫陳壽依式製造重門堂廡庖湏戶牖之屬無不悉具自是上出郊祀陳設帷幕不復宿齋官矣堂以此腹削贏金數萬將遺權倖壽檄所司留備振堂銜之謀

明通鑑卷四十五

壬

頃壽未幾壽調南京兵部侍郎 冬十月甲午刑部主事李中上言曩者逆瑾竊弄威權陛下悟而誅之天下莫不仰陛下之聖武夫何今日大權未收儲位未建義子未革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士氣日靡言路日閉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濫民財日殫軍政日敝瑾旣誅矣而善治一無可舉蓋陛下之惑於異端也夫以禁掖深嚴豈異教所得雜今乃于西華門豹房之地建護國佛寺延進番僧日與起處忠言日遠邪說日滋臣願陛下毀佛寺出番僧以謹華夷大防又妙選儒臣朝夕進講則以上諸弊可以次

第革矣疏人不報尋謫廣東驛丞 已酉工部以修乾  
清坤甯宮上請命尚書李鏊督營建工部侍郎劉丙總  
督四川湖廣貴州採木而以署郎中主事伍全于湖廣  
鄧文璧于貴州李寅于四川分理之又遣官于浙江江  
西直隸徽州等處收買竹木既而傳旨令太監谷大用  
張雄總理皆賜之敕 戊午敕左都督劉暉充總兵官  
填守山西地方兼提督三關從兵部議也 降吏科給  
事中張原為貴州新添驛驛丞原上疏言六事一汰冗  
食一慎工作一禁貢獻一明賞罰一廣言路一進德業  
時原拜官未數月傳旨原驟陞言路輒撫往事奏擾遂

明通鑑卷四十五

五

有是謫 十一月庚申命兵部選團營官軍六千人分  
前後二營與勇士竝四衛營營各三千人以右都督張  
洪都指揮桂勇賈鑑李隆分領之于西官廳操練洪勇  
士營勇前營鑑後營隆四衛營 辛酉廢歸善王當沅  
為庶人王魯荒王裔孫莊王陽鏞幼子也初流賊攻充  
州當沅率家眾乘城取護衛弓弩射却賊賜救獎諭遂  
以武健聞數與卒表質舍人趙巖校射質巖家東平武  
斷為鄉人所惡同里吏部主事梁穀少不檢頗倚質等  
為助既貴厭苦之又與千戶高乾有怨會有銜質巖者  
誑穀云質巖且為亂穀心動因竝指乾等告變于尚書

楊一清兵部議以大兵駐濟南伺變而當沅父魯王入  
長史馬魁譖言當沅結質巖欲反慮禍及奏于朝上遣  
司禮太監溫祥大理少卿王純等往按問圍當沅第索  
其兵械則前射賊弓弩牛做讞穀所指皆平人魁懼事  
敗乃諷所厚陳環及術士李秀佐證之復以書及賄抵  
填守太監畢真使逮二人詰問已而二人以實對及書  
賄事為真所發于是御史李翰臣劾穀魁誣罔而近倖  
方欲邀功責翰臣為叛人掩飾下之獄謫德州判官而  
釋穀等不問御史程啟充疏言穀魁煽惑流言死不赦  
罪縱首禍而諂言者非國體不報廷臣議當沅罪卒無

明通鑑卷四十五

五

所坐乃以藏護衛兵器違祖制廢當沅為庶人成質等  
肅州所連逮多殫死魁坐誣當斬中官送當沅之高牆  
當沅大慟曰冤乎觸牆死聞者傷之 取異事見明史魯  
王傳中明史本紀  
系之是月辛酉據  
實錄也今從之  
三編發明曰趙巖袁質隸卒賤人耳而當沅與之善  
其武斷鄉曲亦未必不倚藩府為聲勢當沅豈得為  
無過然不過交遊之濫誣以作亂初無實據而兵部  
張皇其事即議駐兵伺變遂至馬魁挾怨而售譖魯  
王懼禍以證子迨按問無狀讞訊已明當沅卒無所  
坐之罪而以射賊既做之弓弩撫拾以斷斯獄在近



倖貪功而樂禍固不足深責彼廷臣既正魁罪則宜  
為當泣昭雪其誣而復廢為庶人仍使含冤而死於  
非命豈得謂持讞之平哉

庚午小王子等入花馬池掠牧放官馬五百三十二匹  
參將尹清追之兵出百餘里與寇戰于方山中流矢死  
陝西總制鄧璋以聞詔巡按御史查勘 癸未以災傷  
免河南開封等府陽武等二十四州縣秋糧 是月晉  
楊一清少傅兼太子太傅時給事中王昂以選法不公  
劾一清奉旨切責一清上書自劾而保留昂不許謫昂  
休甯縣丞昂不避權貴一清能受盡言時兩賢之 十

明通鑑卷四十五

三

二月壬辰太白晝見自上月甲申至是凡九日 甲寅  
工部奏營建宮室庀材鳩工計直白金百萬兩請于南  
北直隸及天下各府州縣加賦于民歲徵十之二恐徵  
輸不及暫于內帑借其半以給用上終不欲動內帑乃  
令于一歲中盡徵之自是催科考午海內騷然矣明史  
稿是月甲寅加兩畿浙江賦一百萬兩建乾清宮攻明  
史則云建乾清宮加天下賦一百萬兩據此則一百萬  
之賦乃加之天下非獨兩畿浙江也證之實錄甲寅工  
部奏營建宮室庀材鳩工計直白金百萬兩宜派浙江等  
布政司並南北直隸府州縣均賦于民每年帶徵十之  
二史稿所記似即本此然既云浙江等布政司則不但  
浙江也明史改為加天下賦此得其實故三編亦據之  
目中言帝終不欲假用內帑令于一歲中盡徵之明史  
食貨志不具今 是歲乾清宮災廷臣應詔言事者後  
據三編書之

先相望會崑山周廣自莆田吉水知縣以治最徵授御  
史乃疏陳四事其畧曰三代以前未有佛法況刺麻又  
釋教所不齒者耳貫銅環身衣赭服殘破禮法肆為奸  
邪宜投之四裔以禦魍魅奈何令近君側為羣盜與兵  
口實哉昔禹戒舜曰毋若丹朱做惟慢游是好周公戒  
成王曰毋若商王紂之迷亂酗于酒德今之伶人助慢  
游迷亂者也唐莊宗與伶官戲狎一夫夜呼倉皇出走  
臣謂宜遣逐樂工不復籍之禁內所以放鄭聲也陛下  
承祖宗統緒而羣小獻媚熒惑致三宮鎖怨蘭殿無徵  
雖陛下春秋鼎盛獨不思萬世計乎中人積有資產猶

明通鑑卷四十五

三

畜妾媵以圖嗣續未有專養螟蛉不念祖宗繼嗣者也  
義子錢甯本宦豎蒼頭濫寵已極乃復攘效貨賄輕蔑  
王章甚至投刺于人自稱皇庶子僭踰之罪所不忍言  
陛下何不慎選宗室之賢者置諸左右以待皇嗣之生  
諸義兒養子奪其名爵乃所以遠佞人也末復言近今  
討賊不效如陳金陸完輩宜加切責令尅期成功以贖  
前罪甯見疏大怒留之不下傳旨謫廣東懷遠驛丞主  
事曹琥論救亦被謫甯怒不已使人遮道刺廣廣知之  
易姓名變服潛行四百餘里乃免武定侯郭勛鎮廣東  
承甯風旨以白金試廣廣不受伺廣謁御史攝致軍門

筆擊幾死御史力救之始解取事見明史廣傳傳中不言因災變陳言而疏中  
所論皆近日事今增系之是年之末

明通鑑卷四十五

三

明通鑑卷四十六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四十六

起旃蒙大淵獻盡柔兆困敦比二年

武宗毅皇帝

正德十年春正月癸亥享太廟薄暮乃成禮還 乙丑

以大祀天地誓戒致齋比夜乃傳旨免朝 戊辰大祀

南郊是夜漏下二鼓始還宮致異享太廟不常書此以薄暮議失禮也實錄享太

廟不書薄暮而證之王良佐疏中言正月初五日躬祀太廟薄暮方出行禮故明史于太廟南郊皆書薄暮今

据 乙亥大學士楊廷和等請謹視朝之節以觀示臣

民嚴官衛之防以消弭禍變庚辰吏部尚書楊一清等

明通鑑卷四十六

一

言比歲視朝太稀又復大晚或日西或薄暮入春以來

漸至昏夜日月之光既遠上下之情不達又言陛下親

閱禁兵以天子之尊行將帥之事以禁密之地為攻戰

之場震撼喧呼以夜繼日既無警蹕之規復乖堂陛之

分皆不報于是六科給事中李陽春十三道御史于鏊

等皆以為言而給事中王良佐言尤切其畧曰郊廟之

祀天子必省牲必誓戒散齋致齋有常期有專所當祭

之日夙駕而往行禮之際無貳爾心期昭假也邇者正

月初五日躬祀太廟薄暮方出行禮則登獻夙戒之饜

不將敗惡與祭斂戢之容不浸懈怠者寡矣初十日郊

祀初七日當誓戒臣等導駕與百官具朝服候至夜漏下忽見執駕之人一呼而散宿衛之士羣噪而奔臣等仁集左掖昏暗中傳聞免朝不知旨從何出皇懼失措徘徊入之至初九日車駕當臨齋宮百官莫不晨趨以俟乃薄暮方往倉卒至壇行禮甫畢旋即下營臣愚不知陛下此行果事天邪抑游幸也及次日駕還復至夜分城門失啟閉之常禁闔縱馳騁之樂一切非時與制矣又凡令節大朝賀每至昏暮而司晨之官尙報卯時傳之四方所損非細乞自今祭祀朝賀之期經筵講書之候起居寢興之節務各及時遵制舉行則事天

明通鑑卷四十六

二

事祖與百凡綱紀無不畢張矣天下幸甚不報 是月小王子犯湖河川 御史張翰上言旬日以來民間相傳謂朝廷欲博選女子以充後宮凡有女之家未字者不擇壻而配及笄者不備禮而成甚至藏于媼黨之家致帷薄之議京師如此傳之天下驚疑益甚上虧聖化下敦彝倫乞敕禮部榜諭以解萬民之惑不報尋有無賴子數輩挾二媼爲媒氏乘夜猝入李姓者家強昇其女去次夕復強昇邢氏女不從相詬爭爲邏卒所獲詰其名乃蔡明馮玉吳綱安亨也錦衣衛以聞詔令都察院禁約之人心始安 二月庚寅直隸定遠縣流寇之

亂婦女不受賊汗而死者有司奏請旌表居氏丁氏等凡五十六人禮部議立坊人衆不能徧及宜如近例刻石于旌善亭以彰貞烈人給銀三兩以資斂葬報可

巡按廣東御史高公韶奏韶州故有唐宰相張九齡祠攷九齡子拯爲伊闕令時安祿山陷河洛拯不受僞官堅守臣節忠義著聞而獨遺從祀以爲闕典禮部議覆祀九齡祠時部議又請以故大學士邱濬附祀蘇軾于瓊州奇甸書院亦從之 辛卯免南直隸鳳陽等府滁徐二州及中都留守司所屬州縣衛所被災者去年秋糧 丁酉給西域烏斯藏大德法王誥命上崇信西

明通鑑卷四十六

三

僧常襲其衣服演法內厥有綽吉我些兒者出入豹房有寵遂封大德法王至是遣其徒二人還烏斯藏請給國師誥命如大乘法王例歲時入貢且得齋茶以行禮部尙書劉春持不可上命再議春執奏曰烏斯藏遠在西方雖設四王撫化其來貢必有節制使不爲邊患若許其齋茶給之詎敢萬一假上旨以誘羗人妄有請乞不從失異俗心從之則滋害奏上罷齋茶卒與誥命事見明史春傳證之實 乙卯寇入延綏甯夏地方時錄在是月丁酉今摺之 總督彭澤奏甘肅稍甯宜令鄧璋處置陝西一省有總制總督恐多牽制竝以疾乞休致不許至是兵部議令

澤將原調延綏固原人馬發回本處防禦從之 三月  
丙寅大學士楊廷和丁父憂請回籍守制上令內閣吏  
部查奏起復例廷和不俟復上疏言臣自母喪至今不  
得見父者十有四年一旦抱恨終天冀得早從禮制親  
視殯葬此心庶可少安陛下幸以禮全臣臣今五十六  
歲計制滿不及六十古者大夫七十致仕臣若未即就  
本尚有十年堪備任使是臣以三年報父以十年報陛  
下是盡孝之日少盡忠之日多也用是不俟查覆輒敢  
以情上瀆惟陛下察其愚衷不使臣以哀苦抑鬱成疾  
雖臣父亦啣結于九原矣不允 致異明史本紀廷和丁  
憂在是月壬申證之實

明通鑑卷四十六

四

錄係丙寅蓋廷和三請始准奔喪本紀蓋凡三請壬申  
據其得請之日牽連並記耳今據實錄始得旨令奔喪勅給驛遣行人一員護送仍俟葬畢起  
復比廷和至家復三疏辭始聽終制閣臣之得終父母  
喪者自廷和始也 癸未廣東布政使羅榮等入覲各  
言填守內臣入貢之害禮部尚書劉春因列上累朝停  
革貢獻詔旨且言四方水旱盜賊軍民困苦狀乞罷諸  
填守內臣不納 謫戶部主事戴冠為廣東烏石驛丞  
冠在戶部見寵倖日多廩祿多耗乃上疏極諫其畧曰  
古人理財務去冗食近京師勢要家子弟僮奴苟竊爵  
賞錦衣官屬數至萬餘次者繫籍勇士投充監局匠役

不可數計皆國家蠹也歲漕四百萬石近水旱所入不  
及前而歲支反過之計此輩所耗蓋三之一陛下何忍  
以赤子膏血養此無用之蠹乎兵貴精不貴多邊軍生  
長邊上習戰陣足以守禦今遇警輒發京軍而宣府調  
入京操之軍屢經臣下論列堅不遣還不知陛下何樂  
于邊軍而不為關塞慮也天子藏富天下務鳩聚為帑  
藏是匹夫商賈計也逆瑾既敗所籍財產不歸有司而  
貶之豹房遂創新庫夫供御之物內有監局外有部司  
此庫何所用之疏入上大怒遂有是謫 夏四月丙辰  
下江西副使胡世甯于獄初甯王宸濠聞世甯劾已大

明通鑑卷四十六

五

怒乃奏世甯離間列其罪徧賂權倖必欲殺世甯章下  
右都御史李士實宸濠黨也與左都御史石玠等劾世  
甯狂率當治命未下宸濠奏復主指世甯為妖言乃命  
錦衣官校逮捕時世甯遷福建按察使聞之間道走京  
師自繫都察院復奏其畏避掩飾得旨下鎮撫司拷掠  
于是御史徐文華言世甯之論甯府非特為朝廷亦為  
甯王慮也安有所謂妖言誹謗離間懿親者耶甯府隱  
蔽之事豈惟世甯知之痛之憂之中外之臣亦知之痛  
之憂之矣但人多顧忌而世甯則忠于謀國耳乃以忠  
獲罪始令御史逮繫復發官校捕解世甯恐懼間關赴

訴其情蓋有難于顯白者夫人臣上為國家下為宗室發憤畢誠圖畫安危言適啟其口而災旋逮于身亦可哀已比見甯王乞護衛則予護衛乞屯田則予屯田凡聖書之褒嘉恩禮之稠疊諸宗藩未能或之先也威勢日以張大矣今不敢容有紀極乎江西之臣畏其隱禍莫敢顯言世甯一言及之實之重法異日誰復敢為陛下言者臣以為杜天下之口奪忠鯁之氣弱朝廷之勢長宗藩之威招意外之虞皆自今日始可不為寒心哉乞履霜謹始曲賜優容庶遠僭逼之嫌全治安之體不聽世甯于獄中三上書言哀濠逆狀卒不省繫歲餘言

明通鑑卷四十六 六

官程啟充等又交章論救楊一清以危言動錢甯乃論謫戍居三年而哀濠果反致異紀事本末明書及憲章錄皆記世甯下獄於十年十月蓋據其論戍遼東車連並記耳明史世甯傳在九年而末言歲餘論謫戍則下獄在九年謫戍在十年也今證之實錄書是閏月辛酉以吏部尚書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先是一清再推內閣不用及是楊廷和以憂去遂代之一清言累朝簡用內閣皆翰林館閣之英其自別衙門進者僅有李賢薛瑄蓋極一時之選近年援此濫及士林以為嘗議如臣者論才行既非前李賢薛瑄之倫又出今劉春蔣冕之下顧使處非其據必至自貽罪愆疏入溫旨趣令供職不必固

讓一清再辭新命不許 戊寅召總制甘肅左都御史彭澤還初澤奉命未至賊遣兵分掠赤斤苦峪諸衛聲言與我金帛數萬乃歸城印澤抵甘州謂番人嗜利可因而款也遣通事馬驥論還侵地及王當予重賞并蘇爾即滿速偽許之澤即賜舍音和珊即寫亦虎以幣二千銀酒鎗一往賂未得報澤駭奏番酋悔過效順事已平上乃召澤還巡按御史馮時雍言城未歸澤不宜遽召不納既而哈密卒不能復 癸未兵科給事中安金奏言京師四方之則比年俗尚太奢宴會豐腆居室宏麗錦繡珠玉下飾于倡優菴院禱祠深惑乎民庶乞嚴

明通鑑卷四十六 七

加厲禁會南京吏部郎中歐陽誥奏請續增問刑條例禮部議以禁止奢俗增入例中通行天下報可時大臣有設宴以會錢甯者一席之費遂至千金蓋風俗之壞自上導之雖有禁令徒為具文耳 丙戌時方建乾清坤甯二宮役重費繁而內官監復請營太素殿及天鷲房船塢等工大學士梁儲偕同官靳貴楊一清切諫不聽 是月以陸完為吏部尚書王瓊始擢戶部尚書至是改兵部代完也是時廷議以尚書首推彭澤而瓊以中官之援內批特用由是澤與瓊遂有隙 烏梁海朵顏衛入寇時朵顏都督有花當者恃險而驕數請增貢

加賞不許至是花當子把兒孫以千騎毀鮎魚關入馬  
 蘭谷大掠參將陳乾及指揮談茂千戶馬英百戶田營  
 等皆力戰死之厥異事見明史三衛傳寶錄統系之六  
 馬蘭谷之役系以初字明書及憲章錄皆系寇馬蘭于  
 閏月今從之惟憲章錄謂梁顏通小王子部落烏梁海  
 入寇談也烏梁海即梁顏三衛與小王子部部落自別  
 明史傳中但書陳乾戰死其談茂馬英等據寶錄增  
 五月壬辰雲南趙州永甯衛地震踰月不止有一日二  
 三十震者黑氣如霧地裂水涌壞城垣官廨民居不可  
 勝計死者數千人傷倍之地道之變此為最烈云 戊  
 戌禮部尚書劉春奏西番俗信佛法故祖宗承前代之  
 舊設立烏斯藏諸司及陝西洮岷四川松潘諸寺令化

明通鑑卷四十六 八

導番人許之朝貢貢期人數皆有定制比因諸番僻遠  
 莫辨真偽中國逃亾罪人習其語言竄身在內又多創  
 寺請額番貢日增宴賞繁費乞嚴其期限酌定人數每  
 寺給勘合十道緣邊兵備存勘合底簿比對相符方許  
 起送竝禁自後不得濫營寺宇報可 是月都察院左  
 都御史石玠遷戶部尚書彭澤遷任左都御史起前僉  
 都御史王璟為右都御史 六月庚申起致仕參政吳  
 廷舉為廣東右布政使兼按察司副使時嶺西盜賊竊  
 發廷臣薦廷舉才畧可任故有是命 己巳朶顏衛花  
 當等分道內侵命都督僉事桂勇充副總兵官禦之虜

率五百騎入板場谷千騎入神山嶺又分掠水關洞勇  
 統團營西官廳三千人守馬蘭谷花當退屯紅羅山遣  
 其子入朝請罪詔釋不問 辛未大學士梁儲等言近  
 竊聞聖駕自西安門出外經宿而回不知臨幸何所臣  
 等初聞未敢遽信既而道路相傳眾口藉藉使臣等心  
 志憂惶神魂飛越竊惟天子出入必備法駕傳警蹕將  
 士環列百官扈從所以嚴至尊之分防意外之虞也且  
 如南郊大祀不過一宿虎賁之旅鷹揚之將周旋左右  
 而直廬拱衛官軍萬餘警柝之聲夜以達旦至于皇城  
 各門亦令勦賊把守祖宗之法至為詳備今聖駕無故  
 而出不知防衛者何兵扈從者何人居守者何官文武  
 羣臣茫然不聞萬一銜履之虞寇盜之變出于意外之  
 所不及未知何以備之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陛下  
 一身乃宗廟社稷之主縱不為身惜獨不為宗廟社稷  
 計乎此必有左右羣小賈諛希寵倡引事端蠱惑聰聽  
 伏乞陛下端拱深居嚴內外出入之防止堂陛尊卑之  
 分戒非時之宴游屏無益之玩好仍遣查究導引出入  
 之人真之于法以彰剛斷之德解臣民之疑宗社幸甚  
 疏入不報 秋七月乙未俞諫討江西賊徐九齡平之  
 初諫至建昌九齡率其黨奔湖廣已復擊舟遁還醴源

明通鑑卷四十六 九

一第 270 册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編年類

諸軍進蹙之豐城知縣吳嘉聰率眾先登禽其從顏曰和等二十一人餘賊衝入高安主簿袁瑤敗之瑤亦戰死九齡引眾夜遁副使宗璽扼之于青頭岡會南昌同知汪頴兵合擊之斬九齡及其黨余長子徐九祥等前後禽斬首從四百八十一人俘一百四十一人醜源遂空提聞進諫右都御史巡撫如故己亥建太素殿成比舊尤華侈凡用銀二十餘萬兩役軍匠三千餘人歲支工米萬石三千餘石鹽三萬四千餘引是時工役繁興禁中自乾清大役外如御馬監鐘鼓司南城豹房新房火藥庫皆一新之中外因緣為利權奸奄人所建莊

明通鑑卷四十六

十一

園祠墓及香火寺觀皆取給于此時以為木妖土災云是月總制陝西鄧璋奏鹵入瓦亭隆德等處官軍禦之斬首五級千尸王友等九人死之致異明史五行志書是年七月文安水忽僵立是日大寒結為冰柱高圍俱五丈中空旁穴數日而賊至民避穴中坐全者甚眾矣州史乘致誤謂語本楊慎丹鉛錄錄言正德中事土人謂之河僵此固災異也不知五丈之水穴藏得幾許人又不知不為照見否不凍死否我能往寇亦能往避兵之說恐未可信也按文安被賊乃六年事故二申錄載之六年辛未也今附識于此不入正文以年月恐誤耳 八月丙寅小王子以十萬餘騎自花馬池入固原聯營七十餘里肆行劫殺城堡為空巡按陝西御史常在奏劾總兵官潘浩都御史邊憲及太監廖堂等詔遣給事中一人往

會巡按御史勘實以聞致異明史本紀系犯固原于是浩等事在九月奏稱八月十二日虜自花馬池入固原是月乙卯朔丙寅即十二日史蓋據原奏中語也今從之明史是月禮部尚書劉春以憂去春掌禮三年慎守彝典宗藩請封請婚及文武大臣祭葬贈謚多所裁正至是以吏部左侍郎毛紀代之九月辛卯小王子犯隴州其別部額布勒復犯洮岷命右都督張洪充總兵官提督陝西軍務領京營兵五百人以行洪以兵少請調宣府遼東兵五千許之給事中安金等言延甯甘陝兵可十萬素稱雄勁何必復出禁軍調度往返動以旬月又遠赴數千里外遲回道路而寇已過河矣況三

明通鑑卷四十六

十一

屯營山海關兵馬俱以應援薊州密邇京師備亦未可輕撤詔已有處分不納壬寅起前總制江西左都御史陳金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時府江賊王公珣等為亂廷議起金討之故有是命冬十月庚申兵部尚書王瓊奏首級論功乃羸秦之弊政行之邊方猶未為害未有內盜竊發而行首功之令者也頃年盜起部臣謬建此議差官紀功但憑耳記致使官軍惟貪首功無志滅賊如江西四川等處妄殺平民何止千萬官日濫陞賊復彌熾皆是故也向使下令領軍官有能勦滅劇賊者不吝陞賞惟不許開報首功則豈有今日之弊哉從

之遂革前議 甲子以水災免南直隸長洲常熟嘉定  
及蘇州衛秋糧 丙寅浙民日者曹祖告其子鼎為建  
昌侯張延齡家奴與延齡謀不軌狀擊登聞鼓上訴詔  
下之獄將集廷臣鞠之祖忽仰藥死時上頗疑延齡復  
命刑部窮詰祖死狀而獄無左證事遂寢然自是上亦  
疎鶴齡兄弟遂罷朝參次典事見明史外戚傳證之實  
錄言壽甯侯鶴齡兄弟蓋延齡  
實主之也明史又言延齡後為指揮司聽所許並及祖  
前所首事是前後皆延齡一人而祖之死核之延齡  
後殺司聽焚其尸則祖死亦必延齡為之特  
廷臣畏勢不敢窮詰耳今仍据明史本傳 是月擢  
河南布政使孫燧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初甯王宸  
濠有逆謀巡撫王哲死董傑代之僅八月亦死自是任

明通鑑卷四十六

主

漢俞諫皆歲餘罷歸燧以廷臣薦代之聞命嘆曰是當  
死生以之矣遣妻子還鄉獨攜二僮行改異王哲巡視  
本傳似哲實為巡撫而任漢董傑代之若及其時事則  
哲與漢同在江西並非漢代傑哲也今据本傳書之俟  
攷 十一月甲辰福建巡按御史毛伯温劾奏大理寺  
卿陳珂先任福建布政賊跡昭著今儼在九卿之列乞  
卽罷黜或令自陳以為牟利者戒不許 丙午以水災  
免浙江杭州府入縣湖州府六縣台州府一縣夏稅  
已酉命司設監太監劉允往烏思藏賞送番貢等物時  
左右言西域胡僧能知三世上人謂之活佛上欣然欲  
一見之命查永宣間侯顯入番故事遣允乘傳往迎閣

臣梁儲等言祖宗朝雖嘗遣使西番蓋因天下初定藉  
以化導愚胡填撫荒服非信其教而崇奉之也承平之  
後止因其來貢厚加賞賚未嘗輕辱命使遠涉其地今  
忽遣近侍往送幢幡朝野聞之莫不駭愕而允奏乞鹽  
引至數萬動撥快馬船至百艘又許其便宜處置錢物  
勢必攜帶私鹽騷擾郵傳為官民患今蜀中大盜初平  
創夷未起在官已無餘積必至科斂軍民鋌而走險盜  
將復發況自天全六番出境涉數萬之程道塗絕無郵  
置人馬安從供頓脫中途遇寇何以禦之虧中國之體  
納外番之侮無一可者所齎敕書臣等未敢撰擬上不

明通鑑卷四十六

主

聽禮部尚書毛紀都給事中葉相御史周倫徐文華等  
竝切諫亦不聽允行以珠琲為寶幡黃金為供具賜其  
僧金印袈裟及其徒饋賜以鉅萬計敕允往還以十年  
為期所攜茶鹽以數千萬計允至臨淄漕艘為之阻截  
總督漕運叢蘭往謁不見索舟五百餘艘役夫萬餘人  
蘭馳疏極陳其害不報比入峽江舟大難進益以艍艫  
相連二百餘里至成都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百兩錦  
官驛不足取旁近數十驛供之又治入番器物估值二  
十萬守臣力爭減至十三萬工人雜造夜以繼日居歲  
餘始率千戶十人甲士千人以行越兩月入其地番僧



號佛于者恐中國誘害之不肯出允部下人皆怒欲脅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以去軍職死者二人士卒數百人傷者半之允乘馬疾走僅免復至成都仍戒其部下諱言喪敗事空函馳奏乞歸則上已龍馭上賓矣原選三編書于十月今據實錄十二月癸丑朔日有食之是日以明年南郊大祀省牲禮部請移之次日因言視牲乃郊祀之始日食乃天變之徵今大禮將舉忽遭此變上天示戒亦昭然矣伏望順承天意益加敬畏自茲以往凡郊社有事起居必以其道出入必以其時一遵祖宗典訓而慎行之至于朝賀燕享莫不然

明通鑑卷四十六 西

則天心感格災變不足弭矣不納 浙江布政使方良永乞致仕是時錢甯鬻鈔于浙鈔敝價重皆抑配于民良永上疏言浙省近年兵荒相繼食且不給豈有贏餘買此無用之物若借公帑以奉私征臣又不能請詰責罷之疏入甯大怒欲中以危法或說之曰彼豈畏罪害之適成其名耳甯乃止密召所遣人還良永待罪久之乃以母老身病再疏懇辭許之 丙辰下甯波知府翟唐于獄先是浙江市舶太監崔瑀藉貢物擾民爲唐所裁抑奸民附瑀爲惡唐執而笞之尋病死瑀奏唐阻格貢獻笞殺所遣人上怒逮下鎮撫司拷治巡按御史趙

春等交章救之給事中范洵亦言唐被逮日軍民遮道涕泣請宥令還任不納上方寵任宦寺勢甚恣中外官與抗者爲所誣陷輒得罪時太監在邊者凡四人瑀主市舶王堂爲瑀守晁進督織造張玉管營造爪牙四出民不聊生僉事韓邦奇疏請禁止堂亦奏邦奇阻格下獄有工部主事王燮出轄徐沛輝河織造中官史宣過其地索輓夫千人沛縣知縣胡守約給其半宣怒自至縣捕吏變助守約與抗宣奏于朝逮繫獄御史張經出按宣府發填守太監于喜貪肆狀爲喜所許同時又有主事王瑞之及御史施儒等皆入中官譖先後逮治于

明通鑑卷四十六 五

是給事中徐文溥言朝廷刑威所及乃在奄寺一言旗校絡驛于道途搢紳駢首于狴犴遠近震駭上下屏氣向一瑾亂政于內今數瑾縱橫于外乞治瑀等誣罔罪上終不省文溥遂引疾去于是唐邦奇等或謫外或罷爲民邦奇員外郎邦靖兄也原選三編系下翟唐獄于是月因彙記中官構邦奇等諸人事證之實錄唐下獄在是月丙辰而中官所構諸人皆兩年前後問事今牽連記之茲據明史文溥傳中補入王瑞 戊午甯王宸濠奏准王祐聚過失竝請逮淮府官校濠不俟命輒捕其長史莊典筆擊之死獄中詔遣官勘問皆如濠指乃逮淮府官校坐謫成邊衛者二十八人仍敕諭淮王戒飭之初淮王先世有古琴

名天風環珮其音殊絕宸濠謀之不得遂搆此隙時濠  
久蓄異志以饒郡湖地沃衍陰懷吞噬心王畏其威訖  
不敢奏辨也 己卯以旱災免盧鳳淮揚四府及徐州  
被災秋糧 是冬北部額布勒自洮岷入犯松潘衛番  
人磨讓六少等乘機作亂為之鄉導西土大震巡撫都  
御史馬吳招土番為間發兵捕擊之千戶張倫等夜率  
熟番禽磨讓六少額布勒遁去吳以松潘地險阻番人  
往往邀劫饋運乃督參將張傑等修築牆柵自三舍堡  
至風洞關凡五十里賜救褒之附錄實錄系之十二  
月丙辰蓋據馬吳報捷  
之月日也其叙寇入松潘系以初字核以九月額布勒  
寇洮岷則入松潘在十月以後也今統系之是年冬下

明通鑑卷四十六

六

以冬無雪遣定國公徐光祚禮部尚書毛紀等祭告  
天地社稷及山川城隍之神

十一年春正月戊子浙江道御史程啟充上言自古帝  
王莫不勤惕匪懈所以畏天命收人心勵臣工威中外  
者也近者正旦令節文武百官四夷八蠻待漏入賀迄  
酉而禮始成及散朝則夜已久矣枵腹之衆奔趨赴家  
前仆後躓互相蹂踐有將軍趙朗者竟死禁門其它臣  
僚以下失簪笏毀冠裳至相慰以得生為幸而午門左  
右吏覓其官子呼其父僕求其主喧如市衢聲徹庭陛  
萬一變起倉卒何以禦之即今郊祀在即伏願味爽而

起勤于視朝屏弃游宴則與古帝王一道矣疏入不報  
乙未大祀南郊先是大學士梁儲等請以是日子時  
詣大祀殿行禮從之越日給事中潘墳言頃者大祀天  
地夙駕出郊行禮有度頒宴以時臣工頌于朝軍民歌  
于市莫不曰聖德維新太平有象矣臣願陛下思今日  
所以動人心之歡即知前日所以拂人心之望日之出  
為朝朝則志氣清明君子聽政時也日之入為夜夜則  
精神收斂君子宴息時也故古先聖王驗出入之景制  
寢興之節而或俾晝作夜者詩人刺之邇來視朝漸稀  
每朝必晏羣臣因而偷安或過朝不入或入朝不早喧

明通鑑卷四十六

七

呼蹂踐甚者元旦之賀蹂死力士而使外藩蠻使見之  
不惟傳笑亦且生侮此非細故也至于經筵不舉庶祀  
不親游神于離宮役志于羣小輔臣不得言近臣不肯  
言羣臣不敢言所以任情逸豫至于此也誠願自今伊  
始早朝聽政率循舊規庶祀必躬經筵必舉任一時之  
勞貽四海之安則斯勞也祇其所以為樂歟昔文王自  
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故臺池鳥獸之樂得以享之  
陛下欲享其樂當自勤政始疏入不報 庚子給事中  
徐文溥等言儲貳者天下大本國家治亂所攸繫也陛  
下龍飛以來蠡斯未衍為臣子者咸懷隱憂竊惟漢文

帝即位二年羣臣請豫建太子唐憲宗立四年而李絳請宋真宗改元五年而田錫請仁宗未及十載預育宗室宮中高宗甫二十四擇立藝祖之後此數君者未嘗以蚤爲忤誠明哲知大計也陛下改元踰四君之期春秋越高宗之歲豈宜復有待耶竊願援前代故事擇宗親育之禁近俾中外知聖心所屬杜絕覬覦實爲萬世至計疏入不報未幾大學士梁儲復力言之亦不報二月甲寅給事中潘塤言邇聞西安門外積慶鳴玉二坊居民誹傳以爲朝廷有所興作或云欲添設教場或云欲創造私第今京師軍民房屋皆吞并于勢豪二坊

明通鑑卷四十六

六

託帝居以爲固且猶不免此必左右近幸時出新奇可喜之事以惑聖心非陛下本意請諭坊民以安其心時四鎮軍操練毀二坊民居造皇店酒肆建義子府故墳言之御史熊相曹雷亦以爲言皆不報 戊午遣刑部郎中留志淑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審錄罪囚舊制審錄官率五年一遣以正德五年盜起暫免至是以御史周倫言刑部請如舊例從之 庚申召巡撫江西右都御史俞諫還先是甯王宸濠以諫不附已諷所厚御史張鰲山首劾之遂有是命諫尋乞致仕許之 壬申傳旨以太監張忠都督許泰分領東西兩官廳都督江彬兼

領之上又別領羣奄善騎射者爲一營號中軍晨夕馳逐甲光照徹宮苑呼噪聲達九門上時臨閱謂之過錦言望之如錦也諸軍悉衣黃炭甲中外仿之雖金緋盛服亦必加此于上下至市井細民亦皆披之秦等更于遮陽帽上飄旋染天鵝翎以爲貴飾貴者飄三翎次二翎時兵部王瓊得賜一翎冠以下教場自謂殊遇時論鄙之致是東西兩官廳設于八年初以江彬許泰分領至是東官廳易以張忠改命江彬兼領也今摺實錄分 戊寅巡按直隸御史屠僑言近奉旨令居庸關太監李嵩等禽致虎豹生者臣惟虎豹非一人之力所能致必廣集徒衆而後可得今邊關烽火方急顧乃撤

明通鑑卷四十六

九

防守諸兵盡赴山澤捕虎豹邪且居庸東北陵寢在焉今爲捕虎豹震驚陵寢尤非所宜乞寢前命不報 三月壬午內旨授馬昂爲右都督昂初爲延綏總兵官以奸貪驕橫劾罷有女弟善歌能騎射嫁指揮畢春有娠昂因江彬奪歸進于上召入豹房大寵遂陞昂職其弟昉泉竝賜蟒衣大璫皆呼之爲舅賜第太平倉東熏灼動京師都給事中呂經等言陛下果爲皇儲之圖自宜傳選世族以備嬪御奈何溺卑汚以自褻且聞昂及其子弟出入宮禁肆無忌憚又樹立徒黨以爲羽翼小人之情無狀失今不治後悔何及伏望將昂顯示誅戮竝

斥所入孕婦以息人言御史徐文華張淮等亦以為言  
文華言中人之家尚恥再醮之婦以萬乘之尊而顧為  
此反之于心則未安宣之于口則不順傳之于天下後  
世則可醜為陛下進此者其罪可族若謂其多技能而  
甚宜子陛下悅彼甘言已婚未婚有娠無娠皆不及計  
萬一防杜未周不幸而有李園之徒抵隙以進豈細故  
哉望早賜誅遣以絕禍源皆不報越數日都給事中石  
天柱復上疏曰臣等議出孕婦未蒙進止竊疑陛下之  
意將遂立為已子歟秦以呂易嬴而嬴亡晉以牛易馬  
而馬滅彼二君者特出不知致墮奸計謂陛下亦為之

明通鑑卷四十六

辛

邪天位至尊神明之胄尚不易負荷而況么麼之子藉  
使以陛下威力成于一時異日諸王宗室肯坐視祖宗  
基業與它人乎內外大臣肯俯首立于其朝乎望亟遣  
出以清宮禁消天下謗卒不報上數從數騎過昂飲一  
日酒酣召昂妾昂以妾病辭上怒而起昂懼復結太監  
張忠進其妾杜氏遂傳陸吳都指揮景儀真守備昂喜  
過望又進美女四人謝恩然馬氏寵後亦漸衰 庚寅  
巡按直隸御史盧雍言近日軍民人等相傳謂朝廷欲  
于宣府蓋造行宮惟宣府北鄰虜寇風土氣候與內地  
不同人君一身為宗廟社稷主豈有輕于臨幸之理而

小民無知互相煽惑以為萬一營建規制必廣民居必  
被拆毀土木之役又將取給其何以堪請榜諭明示以  
杜民疑不報時江彬寵倖數導上遠遊因言宣府樂工  
多美婦人且可觀邊釁踰年而遂有宣府之幸故罷為  
府張本證之雍言則是年已夏四月丁巳以久旱命  
建行宮矣今據實錄年月增 定國公徐光祚等禱雨祭告天地宗廟社稷時大學士  
梁儲等以災異請策免得旨慰留 丙寅賜甯王宸濠  
所建書院曰陽春從其請也濠久蓄異志厚賂中人凡  
所奏請朝入夕允又假文墨以誘致賓客而奏章上請  
乃以河間東平自擬云 先是以旱災禮部奏請修省

明通鑑卷四十六

壬

報曰上天示戒災異頻仍事關朕躬者已知之中外官  
其同加修省以回天意癸酉給事中徐文溥上言陛下  
頃因災異下令修省謂事關朕躬者皆已知之臣惟茲  
一念之誠足以事上帝迓天休矣雖然知之非艱行之  
維艱陛下誠能經筵講學早朝勤政布寬恤以安人心  
躬獻享以重宗廟孝養慈闈敬事蒼昊舍豹房而居大  
內遠嬖倖而近儒臣禁中不為貿易皇店不以罔利還  
邊兵于故伍斥番僧于外寺毋昵俳優盡屏義子馬氏  
已醮之女弗留于後宮馬昂梟獍之族盡奪其兵柄停  
諸路之織造罷不急之土木汰倉局門戶之內官禁水

陸舟車之供奉出留中奏牘以達下情省傳奉冗員以

慎名器則陛下所關朕躬者非徒知之且一一行之而

不轉禍為福者未之有也疏入報聞改異此据實錄在

時其言事關朕躬者皆已知之即先期敕廷臣修省詔

中語惟明史文傳傳特書十年四月誤也旱災在十一

年而事關朕躬之語文傳叙入疏中其非十年之四月

明矣且傳書文傳上疏之下復叙其論救翟唐等五人

而系以初字蓋論救唐等在十年十二月奏災異在是

年四月傳中系以初字本不誤疑上文十年下漏去一

字耳今 戊寅振河南饑發銀五萬兩並移開封府東

南州縣及南陽汝甯等處倉粟振之從巡撫副都御史

李充嗣請也改異明史稿書于四月戊寅据實錄也惟

實錄又後書于五月癸未發銀三萬兩與

前異今据 是月科道官周金錢如京等論奏織造太

監史宣崔瑤及差往烏斯藏太監劉允皆宜召還所乞

鹽課悉令停止戶部覆奏請如金等言不納 五月甲

申南京六科給事中殷雲霄等十三道御史范輅等復

請誅馬昂並斥昂妹于外語皆切直不報 已丑振陝

西饑 庚寅土爾番歸哈密城初彭澤遣舍音和珊即

亦虎 賂莽蘇爾即滿 舍音和珊者素桀黠雖為哈密臣

居肅州而陰通莽蘇爾為之耳目據城取印皆其謀主

而澤不知也澤還巴雅濟即拜 遂不得返其據城之和

卓塔寶鼎即火者 他只丁 亦不肯退復邀重賞始還城印而巴

雅濟留如故至是巡撫都御史李昆上言得莽蘇爾牒

言巴爾濟不可復立即還哈密人心已失難保無變乞

下廷臣議仍求安定王後裔立之如必欲仍取巴雅濟

亦乞降敕宣諭莽蘇爾並塔寶鼎仍乞厚賜糧帛以懷

遠人事下兵部集議以經畧西番已踰三年而巴雅濟

迄無遷期宜絕其貢使以兵威之惟今城印已歸宜從

昆請責而撫之如其不從則閉關嚴兵以為之備詔如

議改異此据明史本紀年月證之實錄同明史哈密傳

系彭澤還于十一年土爾番還城印于十二年皆誤

差一年也澤還于十年閏四月還城印在十一年五月

實錄及明本紀皆有月日干支可據且彭澤經理哈密

在九年至十一年正三年與 甲辰錄自宮男子三千

四百六十人充海戶月給米人三斗時有無票帖不錄

者尚數千人復扣禮部門求錄用令逐歸原籍再至京

奏擾者罪之然卒不能禁也 是月致仕兵部尚書劉

大夏卒大夏既歸以在孝宗朝裁抑中官權貴謙之不

已御史王相廣東布政吳廷舉請復廩隸輒為用事者

所持不許大夏家居教子孫力田謀食稍贏散之故舊

宗族預自為墳志曰無使人飾美俾懷愧地下也嘗言

居官以正已為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又言人生蓋

棺論定一日未死即一日憂責未釋及是卒年八十一

贈太保謚忠宣初大夏被劉瑾陷逮方鋤菜園中入室

攜數百錢跨小驢就道赦歸有門下生為巡撫者在百

明通鑑卷四十六

三

明通鑑卷四十六

三

里謁之道遇扶犁者問孰為尙書家引之登堂即大夏也朝鮮使者在鴻臚寺館遇大夏邑子張生因問起居曰吾國聞劉東山久矣安南使者入貢曰劉尙書戍邊今安否其為外國所重如此效無憲章錄載劉大夏卒于正德六年兪州史乘攷謀詳之謂大夏以五年自甘肅救還十二年始卒證之司史本傳實十一月五日據實錄也實錄系之是月庚戌然亦據奏至之月日六月甲寅太白晝見凡六日耳今系之五月之末

丁巳遣尙衣太監浦智往蘇杭等處織造紗羅紵絲一萬六千七百餘疋工部以其地連歲兵荒乞裁減其數或十年五運以紓民力不從 戊午宣府大雨時游擊將軍斬英遣兵三千禦寇于龍門行至漫嶺迤東山

明通鑑卷四十六

酉

山水暴漲官軍溺死者七十餘人 乙丑六科給事中呂經十三道御史程昌等皆疏論山西左布政倪天民右布政陳達右參議孫清登州知府張龍為天下四害且言登州之金滿蕪襄陵之酒盈載潞州之紬嘉興之絹杼軸一空蓋皆取之于窮民散之于豪貴故劾疏曰上而不報往年方面官一被舉劾則朝廷不能容大臣不能庇而在已亦自知無所容以得全歸為幸未有排之甚力而居之益安如四臣者誠不知其果何所恃邪朝廷留之則為容姦長亂大臣庇之則為害正黨惡使其依社為城壞天下非小也詔下吏部時四害中清樂

工賊賢庇之龍錢甯庇之天民達或以為楊一清庇之故疏中大臣之語蓋有所指云 戊辰南京六科給事中孫懋等言臣等累有論建皆留中不報不審果經聖覽以為不急而姑置之邪抑左右壅蔽未之達邪夫明目達聰堯舜所以成聖治偏聽獨任秦隋所以致敗亡伏願以堯舜為法以秦隋為鑒不報 秋七月甲申填守太監黎鑑奏東嶽泰山有碧霞元君祠請收香錢為修繕費許之工科給事中石天柱言祀典惟東嶽泰山之神無所謂碧霞元君者淫祀非禮可更崇重之乎疏入下所司知之 己丑河南巡撫李充嗣奏近時填守

明通鑑卷四十六

壬

太監進貢有古銅器窳變益黃鷹角鷹錦雞獵犬羔羊皮之類皆假名科欵自為取財計此外又有拜見銀須知銀圖本銀稅課司銀及椿草馬價甲夫河夫等銀動以數十萬計而左右隨從賣馬賣布賣紙鈔鋪陳又沿途抽索客貨其弊甚多乞行禁止以甦民困詔進貢如舊但不許下人科取河南自太監廖堂附逆瑾勢假以進貢無名之徵百出其後繼之者率以為常卒不能禁 甲午免山東等府濟南等衛所旱災稅糧 乙未小王子犯薊州白羊口命太監張忠監督軍務左都督劉暉充總兵官率東西官廳軍禦之 丙午命工部右侍

郎趙瑣於順天等三府左侍郎俞琳於保定等五府整飭邊備皆兼僉都御史時北寇近邊京師戒嚴防其深入也 是月致仕大學士李東陽卒初劉瑾等壞政時閣臣劉健謝遷皆罷而東陽獨留以是為清議所持累疏乞骸骨晚始許之然當瑾勢日張衣冠之禍未知底止東陽潛移默奪保全善類蓋不為無功云為文典雅流麗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工篆隸書碑版篇翰流播四裔罷政家居求詩文書篆者填塞戶限頗資以給至是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正致異東陽以成藉居京師清梁儲新貴就問之一清等知其不起慰曰國朝以來文臣未有謚文正者公如不諱請以謚公東陽倚楊顛

明通鑑卷四十六

美

首遂卒皇明通紀又易其詞謂東陽頗以謚為憂此皆野史之傳聞也一清等問疾此必有之事而至于許其請謚文正恐出清議之口以其依違劉瑾不應得此美謚故託為預要之說耳今不取又按三編於諸名臣卒皆書其年月獨東 八月辛亥命左都御史彭澤提督京營兵防邊既異明史本紀命彭澤朱輔同系之八月已本紀蓋牽連竝記耳又按實錄及明史澤傳言廷議初以許泰將兵澤總制東西兩邊軍務及詔下罷泰不遣又不命澤總制澤言文臣不任鋒鏑王瓊乃奏遣朱輔云云據此則遣澤在前遣輔在後今據實錄分書之時小王子分道入寇總兵潘浩敗績于賈家灣裨將朱春王唐死之張永等遇于老營坡被劄走居庸敵遂犯宣府凡攻破城堡二十殺掠人畜數萬宣府告急故有是命 癸丑以旱災免順天永平保定河間四府及陝

西西安府所屬州縣山西大同州縣衛所夏稅 丁巳命成國公朱輔充總兵官偕彭澤行先是廷議以許泰領兵澤總制東西邊軍務及詔下罷泰不遣又不命澤總制但令提督兩遊擊金輔陳珣兵六千人以行至是澤言臣文臣摧鋒陷陣不能獨任請仍遣許泰同行如泰別有差委乞推名望素著之將官一人統領官軍兵部王瓊始議遣輔從之復命給事中俞泰汪元錫隨軍紀功 庚申振宛平縣民被寇者人米二石 甲子大學士楊一清致仕初一清入閣張永方得罪罷而錢甯用事甯故善一清有構之者因蓄怨會一清因災異自

明通鑑卷四十六

毛

劾極陳時政有狂言惑聖聰匹夫搖國是禁廷褻介胄之夫京師無藩籬之託語譏切近倖上弗省甯與江彬輩聞之大怒使優人于上前為蜚語刺譏一清甯又嗾武學生朱大周許一清前任吏部考察不公吏部駁大周誣罔大周復上書醜詆一清吏部以其撓銓制傷國體乞下法司究治甯從中主之詰責吏部互相掩飾令陳狀戶科都給事中周金等上疏曰考察內外官皆吏部會同都察院奉命舉行此累朝故事也問刑條例備載考察被劾之人不得挾忿撫拾大周前後具奏瀆亂宸聰開羣枉之門闢僥倖之路迹其肆言無忌必有主

使之人舞亂國經未有若是之甚者請嚴鞠大周以為將來之戒御史陳軾亦以為言皆不聽一清乃力請骸骨歸 戊辰擢南京鴻臚寺卿王守仁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初南贛之賊為陳金俞諫先後討之稍戢不數年復嘯聚為亂謝志山據橫水左溪桶岡池仲容據洴頭皆稱王與大庾陳日能樂昌高快馬柳州龔福全等攻剽府縣而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于是江西福建廣東湖廣之交千餘里皆亂前巡撫文森託疾求去尚書王瓊劾罷之薦守仁才遂有是命明史王守仁傳系之是年八月證之實錄則是戊辰也年誦系之九月時文成在南京據其奉旨

明通鑑卷四十六

天

之日又記其十月歸省明年正月始至贛州諸書皆據之而紀事本末書于十月尤誤也今據實錄及明史本傳 南京地震湖廣武昌府亦同日震實錄是月 丁丑以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大學士

預機務冕清謹有器識雅負時望至是以一清去代之是月寇犯清河謙場地方官軍陣亡及傷者五十餘人詔逮問分守都指揮王宣守堡指揮趙鐸等 九月癸未寇犯龍門所官軍失利陣亡三十人詔撫按逮治守墩百戶張鎮領軍千戶王隆等及守備參將並分守太監張鳳等 庚寅以旱災免陝西鞏昌等府衛州縣及山東濟南府州縣稅糧之半 辛丑巡撫江西都御

史孫燧奏上猶盜謝志山合廣東樂昌盜高快馬等千七百餘人掠大庾攻南康贛州贛縣主簿吳玘戰死兵士陣亡者五十人詔燧會南贛巡撫王守仁調兵進剿 丙午改南京祭酒魯鐸為國子監祭酒鐸自司業累擢南祭酒成均教士務為切實不專章句士有假歸廢學者訓飭之悔過乃已初鐸為司業與祭酒趙永皆大學士李東陽門生也東陽生日兩人相約以二帕為壽比檢笥亡有徐日鄉有饋乾魚者蓋以此往詢諸庖食過半矣以其餘詣東陽東陽喜為烹魚置酒留二人飲極歡乃去 是月土爾番復據哈密侵肅州初哈密都

明通鑑卷四十六

天

督舍音和珊與莽蘇爾通已忽有隙莽蘇爾欲殺之大懼求和于和卓塔實鼎為之解許賂幣千五百匹期至肅州界之且陷之入寇曰肅州可得也莽蘇爾喜令其婿瑪哈穆特舊作馬 等俱隨入貢以覘虛實且徵賂時巡撫李昆慮它變羈其使甘州而驅舍音和珊出關和珊懼弗去和卓塔實鼎有弟日和卓繼扎爾舊作火者 亦充貢使偕來為所羈塔實鼎聞之怒遂復奪哈密城請莽蘇爾移居之分兵據沙州擁萬騎寇嘉峪關游擊芮甯與參將蔣存禮都指揮萬榮王琮各統兵往禦甯以七百人先遇寇寇悉眾圍甯而分兵綴諸將甯援絕



死焉一軍盡沒遂薄肅州城副使陳九壽固守先絕其  
內應下舍音和珊于獄寇知事泄慮援兵至大掠而去  
初彭澤之賂土爾番也九疇奮曰彭公受天子命制邊  
豈不能身當利害何但模稜為乃繕營壘練卒伍常若  
臨大敵者至是果却之改異明史本紀系土爾番復據  
年之正月蓋掃奏報之月日而所叙據哈密攻肅州事  
皆在前一年故諸書皆系之是年九月明史哈密傳言  
十二月而命彭澤總制恰在二月今分書之 改禮部尙  
書毛紀掌詹事府進禮部侍郎李遜學代之 冬十月  
已酉朔享太廟遣駙馬都尉游泰代行禮 甲寅免直  
隸順天等四府南直隸池州府六縣河南開封等五府

明通鑑卷四十六

辛

陳州鄆陵等二十四州縣福建泉州等三府州縣被災  
稅糧 己未下監察御史徐文華于獄文華為御史好  
建白人多憾之至是因議禮論祧廟及耐食之失下禮  
部議謂孝宗當日救下廷臣議擬裁定一遵成憲傳之  
焉世而不可易者臣等未敢別議詔以文華出位妄言  
尋黜為民 十一月甲申免湖廣武昌漢陽等八府沔  
陽安陸二州及山西太原平陽二府澤潞二州被災州  
縣稅糧改異明史本紀書是月甲申免湖廣被災稅  
糧之實錄兼有山西二府二州今據增  
壬辰六科都給事中葉相等言邇來月不數朝朝或入  
晏今冬至正旦令節在邇天下諸司官朝覲及宗藩四

裔皆入賀朝廷舉動四方儀法不可不慎伏望夙興視  
朝以示法天下十三道御史屠僑等亦言近日免朝日  
多視朝日少請司百辟惟知有左順門之趨候而已伏  
望罷順門之傳旨復奏事之舊規皆不報 十二月丁  
未朔上以明年南郊視牲是日車駕暮出比還宮已夜  
分邊軍馳騎擁門扈從羣臣為其蹂踐幾不得入 己  
巳振河間水災 乙亥免南直隸鳳陽淮安揚州三府  
及徐州所屬州縣被災稅糧 是冬小王子以二萬騎  
分掠偏頭關諸處協守延綏副總兵安國偕游擊杭雄  
禦之敗之尙嵐州斬首八十餘級獲馬千餘匹寇遂遁

明通鑑卷四十六

辛

先是白羊口之役張忠劉暉等統京軍至寇已飽掠去  
忠暉恥無功紀功御史劉澄甫攘國等功歸之大行遷  
賞忠等悉增祿予世蔭國僅以署都督僉事實授甯夏  
總兵官意不平乃具疏力辭為部卒重傷者乞叙錄兵  
部始議進都督同知當是時倭幸擅朝債帥風大熾獨  
國以材武致大將克盡其職在鎮四年卒 是歲安南  
社堂燒香官陳高與其二子昂昇作亂弑其主黎暉而  
自立詭言前王陳氏後仍稱大虞帝改元應天貶暉為  
靈隱王暉臣都力士莫登庸初附高後與黎氏大臣阮  
宏裕等起兵討之高敗走獲昂及其黨陳璘等昂與昇

薛諒山道據長甯太原清節三府自保登庸乃共立明

兄灝之子諱以登庸有功封武川伯自是登庸遂專國

政政見安南傳書于是年憲章錄系之是年四月今據書于是年之末

明通鑑卷四十六

三

明通鑑卷四十七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四十七 起疆圉赤奮若盡著 雍攝提格比二年

武宗毅皇帝

正德十二年春正月戊寅召內閣府部大臣及科道官

傳旨十三日郊祀畢駕幸南海子觀獵于是大學士梁

儲等上疏曰朝廷至大至重之事無有過于郊祀者今

祀禮未舉而先有意于游獵則精誠已分矣祖宗百五

十餘年來未聞有此舉動况塵埃草野之中車馬叢雜

等威不辨警蹕不嚴萬一可虞之事或有出于意料之

明通鑑卷四十七

一

所不及者則臣等雖萬死不足以贖誤國負君之罪矣

尋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大理等衙門及成國公朱輔

等皆以為言不省政見明史本紀正月己丑祀南郊遂

召百官至左順門明告以己丑郊竣將幸南海子蓋據

實錄也武宗蓋慮臨時諸大臣之諫阻而先傳旨明告

可謂不畏天怒不恤人言言餘等之諫亦何益哉己丑大祀南郊禮畢遂獵于

南海子文武諸臣追從之上方縱獵門閉不得入日晡

傳旨令諸臣先還候于承天門夜中駕始入御奉天殿

羣臣行慶成禮明日以所獵禽獸分賜府部翰林五品

以上及科道官初上時出微行猶諱之自是恃宣諭外

廷無敢力爭者旬日間再獵南海子西北巡邊之行自

此始矣 壬寅甘肅守臣以土爾番侵肅州羽書上聞  
竝言先後入貢番使宜隨所在羈之而巡按御史王光  
亦劾諸將失律罪請遣文武大臣有才畧者在經略之  
亦與實錄書土爾番事于壬寅實據奏報之日而  
明史稿送據之後修明史改入于十一年九月蓋參核  
彭澤傳土爾番之復修明史乃十一年事惟哈密傳于  
十一年五月下書彭澤上言土爾番効順請賜臣骸骨  
歸里下文言明年五月甘肅巡撫李昆上言蘇爾爾謂  
巴爾濟不可復立如必欲其復國請救論蘇爾爾兄弟  
云云按此即十一年五月事故實錄系之五月庚寅其  
非十一年之明年可證也且上文既云十一年五月下  
文又言十二年正月不應中間復出明年五月四字今  
詳加參校彭澤召還十年傳中叙九年彭澤經略事  
下當書十年五月因轉寫衍一字如此則澤請賜骸骨  
在十年而下文所謂明年五月者正十一年之五月與  
本紀及彭澤傳相合而上下文義亦一氣貫注矣今記  
土爾番事年月悉參實錄本紀書之竝附刊土爾番傳

明通鑑卷四十七

之誤 是月王守仁行抵贛州開府郡中選民兵行十  
于此 家牌法其法仿保甲行之又以連年調狼兵土軍動經  
歲月糜費逾萬有損無益乃集江西福建廣東湖廣四  
省之兵選其驍勇者每省或五六百人或四五百人分  
隊統帶責之分守兵備官時左右多賊耳目守仁乃呼  
老黥隸詰之隸戰栗不敢隱因貰其罪令誦賊賊動靜  
無弗知于是檄福建廣東會兵先討大帽山之賊 二  
月庚戌命左都御史彭澤提督陝西等處三邊軍務填  
守甯夏右都督邵永充總兵官太監張永監軍 增設  
陝西織造中官給事中任忠言陝西地瘠早寒民多穴

居衣皮舖蓋無它生計况沿邊郡縣屢遭寇掠耕牧曠  
廢其腹裏不被兵者又以調集士馬輓運芻糧亦皆疲  
敝糜麥稿于春夏苗稼盡于雪霜逃竄流移十室而九  
近聞復遣太監往監織造費輒數萬催督峻急民不堪  
命夫烏窮則啄獸窮則攫臣不勝意外之虞民或啄以  
攫也疏入不報 己未免陝西鞏昌府秦隴等被災州  
縣去年稅糧 三月己丑免大同府所屬州縣被災稅  
糧 癸巳賜舒芬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芬進賢人是  
日上微行騎出北安門軍士從者纔數人至順天府大  
街而還比夜始傳制 戊戌陝西填巡官復以織造爲

明通鑑卷四十七

言請將兩淮浙江四川河東鹽課充陝西織造之用從  
之 夏四月壬子靳貴致仕貴在閣三年無所建白初  
貴主辛未會試以家人通賄驚題爲言官所劾是科復  
主會試人言藉藉給事中王俊民復劾之貴始乞休仍  
賜救給廩祿如例 丙辰甘肅副總兵鄭廉及哈密都  
督阿爾保喇 見前卽奄 等敗土爾番于瓜州斬獲七十  
九級乃遁去又與衛拉特 卽瓦 相攻力不敵移書求款  
巡撫李昆以聞且請罷兵于是彭澤張永等皆止不遣  
總兵邵永已先發命暫駐甘州近地俟事甯乃還 是  
月毀積慶鳴玉二坊民居給事中石天柱等疏請停止

不省 五月丙子以禮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預  
機務代靳貴也紀以屢諫有名望同列皆倚重之 戊  
寅甯府典寶副閩順典膳正陳宣等潛走京師告甯王  
所親信典寶正涂欽與致仕都御史李士實都指揮葛  
江等謀不軌乞救法司勘治有旨執付錦衣衛獄已王  
亦奏順等背義私逃杖之五十發孝陵衛種蔬時內外  
權貴皆受宸濠賂雖上變勿問 癸未上微行至石經  
山湯峪山玉泉亭數日乃還石經山朱甯所營建也窮  
極壯麗至是邀上幸之 乙未都御史彭澤以衰病乞  
休許之馳驛給夫廩如制六科給事中黃鍾十三道御

明通鑑卷四十七

史潘倣等交章請留而為兵部尚書王瓊所尼不報初  
瓊與澤以廷推有隙而澤常使酒陵瓊復時時謾罵錢  
甯甯聞大怒遂與瓊偵澤事欲共傾之舍音和珊之繫  
獄也其黨實巴伊克舊作失拜烟峇被捶死及事平械和珊至  
京下獄實巴伊克子旋以入貢至京探知王瓊欲傾澤  
遂訟父冤法司行甘肅訊報瓊欲因此與大獄奏遣科  
道二人往勘 是月巡撫南贛王守仁討大帽山賊平  
之時賊首詹師富等據長富村為巢守仁督副使胡璉  
等破之逼之象湖山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戰死守仁親  
率銳卒屯上杭佯退師出不意搗之連破四十餘寨俘

斬七千有奇遂禽師富散其脅從者四千餘人攷明史  
守仁本傳然系之是年正月似誤也文成以正月至贛  
州調兵團練一切部署必無是月遂平劇賊故憲章錄  
紀事本末皆系之五月而證之實錄六月丙辰始以捷  
聞則五月破大帽山賊可證也若其年誦謂是年二月  
平漳寇四月班師駐軍上杭則正與明史本傳合蓋平  
漳寇後移師上杭故討詹師富等即在是時本傳正字  
疑係五字 六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乙卯命安遠侯  
柳文防守古北口署都指揮趙承序防守白羊口華勛  
防守黃花口以謀報寇在宣府沿邊駐牧也 是月禮  
部尚書李遜學改管誥敕以吏部侍郎毛澄代之王璟  
遷左都御史代彭澤也以刑部侍郎張綸為右都御史  
秋七月乙亥朔享太廟遣會昌侯孫銘代行禮 陞

明通鑑卷四十七

山東按察僉事許達為江西副使達以屢破劇賊威名  
大著擢授是職會宸濠方謀逆其黨橫甚達至以法痛  
繩之語巡撫孫燧曰甯王敢為暴者恃權臣也權臣左  
右之者貪重賄也重賄出于盜藪今惟剪盜則賄息賄  
息則黨孤燧深然之 丙戌下大理寺評事沈光大及  
司務林華于錦衣衛獄時有殿衛校卒喧爭三法司道  
上華出不避因杖之校卒仍不遜光大復杖而囚之錢  
甯遂奏校乃執駕人役二人擅辱之有旨俱下獄拷訊  
且令法司從重擬罪法司議降調內旨黜光大為民華  
調外時殿衛聲勢赫奕校卒至各部白事呼卿佐為老

尊長卿佐亦降顏禮遇之皆錢甯江彬等與援也 庚寅命巡撫南贛僉都御史王守仁提督軍務先是江西盜熾起守仁至稍稍平之因奏盜賊日滋由于招撫之太濫招撫太濫由于兵力之不足兵力不足由于賞罰之不行乞假以令旗令牌得便宜行事兵部王瓊議請許之乃更兵制二十五人為伍伍有小甲二伍為隊隊有總甲四甲為哨哨有長協哨二佐之二哨為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三營為陣陣有偏將二陣為軍軍有副將皆臨事委不命于朝副將以下得遞相罰治于是乃議討大庾之賊 是月上納江彬言將幸宣府巡視居

明通鑑卷四十七

六

庸關御史張欽上疏曰比者人言紛紛謂車駕欲度居庸遠遊邊塞臣謂陛下非漫遊欲親征北寇也不知北寇猖獗但可遣將徂征豈宜親勞萬乘英宗不聽大臣言六師遠駕遂成已巳之變匹夫猶不自輕奈何以宗社之身陷不測之險今內無親王監國又無太子臨朝國家多事甘肅有土番之患江右有輦賊之擾淮南有漕運之艱巴蜀有采辦之困京畿諸郡夏麥少收秋潦為沴而陛下不虞禍變欲縱轡長驅觀兵絕塞臣竊危之已聞廷臣切諫皆不納復疏言臣愚以為乘輿不可出者有三人心搖動供億浩繁一也遠涉險阻兩宮懸

念二也北寇方張難與之角三也臣職居言路奉詔巡關分當効死不敢愛死以負陛下疏入不報國史欽諫見明史本傳特書于是年之七月蓋欲諫止上行非臨時奏也諸書皆系之帝幸宣府之八月今據實錄書之為下幸宣 八月甲辰朔上微服如昌平乙巳大學士梁儲蔣冕毛紀追及于沙河上疏請還不納己酉至居庸關時傳報出關甚急巡關御史張欽命指揮孫堽閉關納門鑰藏之分守中官劉嵩欲詣昌平朝謁欽止之曰車駕將出關是我與君今日死生之會也關不開車駕不得出違天子命當死關開車駕得出天下事不可知萬一有如土木我與君亦死甯坐不開關死死且不

明通鑑卷四十七

七

朽頃之上召堽堽曰御史在臣不敢擅離乃更召嵩嵩謂欽曰吾主上家奴也敢不赴欽因負救印手劍坐關門下曰敢言開關者斬復夜草疏曰臣聞天子將有親征之事必先期下詔廷臣集議其行也六軍翼衛百官扈從而後有車馬之音羽旄之美今寂然一不聞輶云車駕即日過關此必有假陛下名出邊勾賊者臣請捕其人明正典刑若陛下果欲出關必兩宮用寶臣乃敢開不然萬死不奉詔奏未達使者復來欽拔劍叱之曰此詐也使者懼而返為上言張御史幾殺臣上大怒顧錢甯為我趣捕殺御史會儲等至沙河再疏請還官于

是禮部尚書毛澄給事中王潮暨成國公朱輔英國公張崱等皆合詞疏請回蹕欽疏亦至丙辰上不得已始自昌平還戊午夜視朝 庚申大庾賊陳日能盤踞山崗與上猶淵頭諸賊相犄角守仁督副使楊璋潛師以入乘夜縱火焚巢破十九峯禽日能俘斬五百六十餘人時橫水賊謝志山乘間急攻南安知府李敬擊敗之攷事見明史本傳紀事本末系之七月實錄書于八月庚申據報捷之月日也三編目中書禽日能在十二年九月蓋橫水賊之破 癸亥以廣東布政使吳廷舉為右副都御史振湖廣饑先是巡撫秦金奏武漢荆岳黃襄德常安沔等府州並所屬俱水災請特遣大臣一人發銀往振從之 是夜南京祭歷代帝王廟風雨大作雷震死齋房吏 丙寅上復微行夜出德勝門趨居庸關時御史張欽巡白羊口上夜宿羊房民舍辛未疾馳出關數問御史安在欽聞追之已不及欲再疏諫而上已命谷大用守關毋納京朝官欽感憤西望痛哭而已癸酉大學士梁儲等請回蹕不報 九月甲戌朔車駕駐宣府江彬營鎮國府第悉輦豹房珍玩女御實其中上遂忘歸時夜出見高門大戶即馳入或索其婦女富民率厚賂彬以求免軍士樵蘇不繼輒毀民房屋以供爨市肆蕭然白晝戶閉閣臣梁儲尚書毛澄等南京

明通鑑卷四十七

尚書吳儼等僉都御史胡璜禮科給事中陳憲等皆先後諫不報 辛卯河決城武 壬辰上駐蹕陽和時上自署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鈞帖行之閣臣梁儲等言舊有徵發悉以威武大將軍鈞帖行之閣臣梁儲等言舊制一應軍馬錢糧非奉敕旨不許擅行支應今一旦以此帖行之異日設有姦人乘機詐冒軍衛有司不能辨其真偽安能保無它患伏望停止並請即日還宮以安中外不報 庚子有旨戶部發銀一百萬兩輸宣府以備賞勞戶部尚書石玠力持之不納乃輸其半 冬十月癸卯朔車駕駐蹕順聖川會鞦韆小王子入寇先是上在陽和聞小王子以五萬騎駐邊將入寇上喜以雄畧自見遂命大同總兵官王勛副總兵張觀游擊陳銓孫鎮軍大同遼東參將蕭澤軍聚落堡宣府游擊時春軍天城副總兵陶杰參將楊玉延綏參將杭雄軍陽和副總兵朱繼軍平虜游擊周政軍威遠時前月戊戌也其月辛丑寇分道南下勛等帥所部禦之上命春澤往援政暨及參將麻循高時尾敵後又調宣府總兵朱振參將左欽等俱會陽和參將江桓等為之策應是月甲辰助與敵遇督軍步戰寇南循應州而去明日勛等復遇敵于應州城北五里寨戰數十合殺傷相當薄暮寇

明通鑑卷四十七

傍東山去既而分兵圍勛等比曉天大霧圍解勛等入  
 應州城巒及都指揮徐輔兵至明日勛等出城大戰時  
 春澤兵亦至寇復以別騎迎敵官軍不得合丁未上自  
 率太監張永魏彬張忠都督江彬等兵自陽和來援眾  
 殊死戰敵少却諸軍乃得合日暮即其地為營乘輿止  
 焉明日敵來攻上復督諸將禦之自辰迄酉戰至百餘  
 合敵退引而西上與諸將躡敵後至朔州邊會大風霧  
 晝晦官軍亦疲困辛亥還駐大同是役也斬首十六級  
 官軍死者五十二人重傷者五百六十三人乘輿幾陷  
 命勛等以提聞于朝改是月甲辰下三編全據其文證

明通鑑卷四十七

之明史本紀外國傳亦大畧相符而至于官軍死傷乘  
 輿幾陷等語疑難傳皆佚之且云是後歲犯邊然不敢  
 深入似據正史之文然不如實錄甲子歲星晝見凡  
 所紀之詳而信也今悉據書之  
 六日 是月王守仁討橫水左溪令都指揮許清贛州  
 知府邢珣等各一軍會于橫水南安知府季教及守備  
 郊文等各一軍會于左溪又令吉安知府伍文定等遏  
 其奔軼守仁自駐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  
 賊巢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大驚謂官  
 軍已盡犁其巢遂潰乘勝克橫水謝志山及其黨蕭貴  
 模等皆走桶岡左溪亦破守仁以桶岡險固移營近地  
 諭以禍福賊首藍廷鳳等方震恐見使至大喜期仲冬

朔降而珣文定已昌雨奪險入賊阻水陣珣直前搏戰  
 文定等自右出賊倉卒敗走諸軍遂破桶岡志山貴模  
 廷鳳面縛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斬六千有奇時湖廣  
 巡撫秦金亦破蕪湖全禽斬千人乃奏請設崇義縣于  
 橫水隸南安府從之 十一月丙戌總督兩廣都御史  
 陳金討府江賊平之府江地方餘亘二千餘里皆賊巢  
 穴金偕總兵郭勛太監甯誠調兩江土兵及湖廣官軍  
 分六路討之禽斬賊首王公珣等百餘人餘賊六十餘  
 人俘獲男婦千五百餘人提聞以功進金少保兼太子  
 太保尋召還 丁亥命大學士楊廷和入內閣供職先

明通鑑卷四十七

是廷和服闋召至京上已北巡吏部為請至是已踰月  
 乃得旨改是月甲辰下三編全據其文證  
 以九月請也明史本傳亦言廷和至京上已北巡  
 不言帝在宣府賜廷和羊酒銀幣廷和疏謝因請回蹕  
 不報復與大學士蔣冕馳至居庸欲身出塞請帝命谷  
 大用扼關門皆入月事無論廷和未到即居庸關令谷  
 大用從有羊酒銀幣之賜若使帝有所賜廷和復有疏諫  
 實錄中不容無一語及之且廷和傳言與蔣冕馳至居  
 庸而冕傳言上出關時冕方以病在告因上疏諫云云  
 則是冕亦何嘗至關凡此非揚文襄諛墓之詞 戊子  
 即升菴行狀歸美之語今不取但據實錄書之  
 上還至宣府 辛丑冬至上在宣府文武諸臣行遙賀  
 禮 南京六科給事中汪元錫十三道御史孫孟和等  
 上疏諫親征且請返蹕不報 十二月壬寅朔上在宣

府傳旨以閏月朔省牲大學士楊廷和等請明降諭旨  
振旅還京師 癸亥太監張永等自宣府還傳旨以邊  
報未甯未得還京自閏十二月初一日為始遣官省牲  
及大祀皆照例舉行于是楊廷和等復上疏言我祖宗  
列聖百五十餘年來每遇郊祀前一月躬往省牲歲之  
首月卜日行禮所以天心克享而天下久安今陛下駐  
蹕關外顧以邊報未甯遂欲廢此百五十餘年盛典萬  
一天下臣民及各處宗藩疑而問故則將何說以應之  
伏望收回新命即日車駕還以成大禮禮部尚書毛  
澄等科道官朱鳴陽袁宗儒等亦以為言皆不報內閣

明通鑑卷四十七

三

大臣及九卿欲赴行在請還宮行至居庸關有禁不得  
出關而還 閏月壬申朔上在宣府大學士楊廷和等  
代行省牲禮復傳旨京城九門守門官毋放朝官出城  
甲申楊廷和等言近日武清東安等縣虛溝橋清河  
店等處俱有盜賊少則四五十人多則百餘人劫掠村  
店燒毀房屋殺虜人口搶掠財物道路為之不通而京  
城之內東直門諸坊強賊白日剽殺該部奏請調度兵  
馬未奉明旨不敢執行恐誤事機竊思盜賊之起固由  
饑寒所迫實亦數月來窺知乘輿違狩京城居守無人  
投閒抵隙肆無忌憚若不及早撲滅恐日漸滋蔓不但

如近年劉六楊虎之禍而已況今郊祀天地時享太廟  
及正旦朝賀諸大禮相踵在邇所以聳四方之觀聽繫  
天下之人心請及早還京次第施行此實治亂安危之  
機臣等故敢昧死言之不報 丁亥立春上命迎春于  
宣府備諸戲劇又飾大車數十兩令僧與婦女數百雜  
載戲暱上觀之大笑以為樂

十三年春正月辛丑朔上在宣府 壬寅佛郎機來貢  
其地近滿刺加因襲而據之至是遣使臣加必丹永等  
貢方物請封至廣東填巡官以海南諸番國無其名又  
使臣亦無本國文書未可信乃留其使者以請詔給其

明通鑑卷四十七

三

方物之直遣還其人久留不去已而黃緣填守中貴遂  
入京及與佛郎機即今之佛蘭西亦曰法蘭西大西洋  
歐羅巴洲之一國也萬里間利瑪竇至中國自稱  
大西禮禮臣不知其後艾儒略出其所撰職方外紀始  
知歐羅巴洲中七十餘國統名大西而意大里亞佛  
郎西皆在焉攷之明代自正德以前大西洋朝貢未嘗  
通于中國即鄭和七下西洋應諸番數十國亦僅至西  
南洋而止故大西之通中國實始于此而西而西  
明人不審但以其自滿刺加來遂以為佛郎西而不知  
佛郎西遠在大西洋時因來至南洋開通市準滿刺加  
即南洋之一國今所稱麻六甲者佛郎西據之而非其  
本國之相近也明史外國傳但知意大里亞為大西  
而不知佛郎西亦大西洋又因佛郎西取滿刺加遂併  
佛郎西亦誤以為南洋之一國自西人地理書  
出與圖瞭然今仍據明史書之而拘議于此 癸卯  
戶科給事中邵錫言去秋雨水為災秋成失望順天保  
定河間被災尤甚真定大名等五郡次之人民艱食流



移日多盜賊漸起陛下近發戶部銀兩德州倉糧遣郎  
中二人振濟恐所發不足以贍所振請救大臣一人專  
司振事仍乞量予蠲免從之于是以僉都御史李鉞督  
順天河間保定等府與巡撫李瓚臧鳳分道振之 丙  
午車駕至自宣府先是禮部具迎駕儀令京朝官各朝  
服迎候而傳旨用曳撒大帽鸞帶並賜羣臣大紅紵絲  
羅紗各一具綵繡一品斗牛二品飛魚三品蟒四品麒麟  
五六七品虎彪翰林科道官不限品級皆預焉惟部  
曹以下不預言官論其非制不納及是迎駕德勝門外  
羣臣具綵帳綵聯皆金織字序詞惟稱威武大將軍不

明通鑑卷四十七

四

敢及尊號衆官列名其下亦不敢稱臣各陳羊酒白金  
綵幣手紅梵夾候道左蓋皆中官預傳上意也時上戎  
服乘赤馬佩劍邊騎簇擁遙見火毬起戈矛間烟直上  
乃知駕至羣臣齊伏地叩首上下馬坐御幄大學士楊  
廷和奉觴梁儲注酒蔣冕進果榻毛紀擎金花稱賀上  
曰朕在榆河親斬敵首一級亦知之乎廷和等皆頓首  
稱聖武上遂馳馬入東華門宿豹房是日大雨雪駕至  
夜已久廷臣迎駕僕馬相失曳走泥淖中夜半入城有  
幾殆者及此此據三編皆本實錄之全文而明史廷和  
傳謂廷和獨不可曰此里俗以施之親故耳天  
子至尊不敢瀆獻帝使諭意執不從乃已今證之實  
錄廷和並未嘗執奏而綵帳羊酒稱賀之事未見中止

疑亦志狀中歸美之詞而明史因之且傳中亦言士多  
過失廷和諫不聽亦不能有所執奏以是邑邑不自得  
此紀實之語與上文執不從之語矛盾矣大氏野史所  
記廷和附權貴事多出仇口弁州辨之是也而至于武  
宗失德廷和依違其間此實有之三編多據 丁未罷  
南郊致齋初至不及也 庚戌大祀南郊祀畢復幸南  
海子先是南京尙書吳儼等言臣等初聞車駕出幸昌  
平曾具疏極論不蒙采納既而又聞出居庸幸宣府大  
同宰輔不及知羣臣不及從六軍之士不及衛護臣等  
戰懼驚惶未測其故既而思之是必因邊圍告急陛下  
慮羣帥之不力憫邊氓之被俘急于制御遂不暇咨謀  
而行耳然今在廷之臣文武如林痛無一人可委任者

明通鑑卷四十七

五

而陛下必欲自行耶方車駕之初出臣民引領北望皆  
謂回蹕必在九月萬壽節時則以天下之朝賀者畢至  
蕃服之貢獻者在廷豈宜使之空行及九月既過人謂  
回蹕必在長至令節時則以九廟有灌獻兩宮有慶賀  
豈宜遣人以代及長至既過又謂必在明年元旦時今  
過元旦又十日矣車駕還否遠不可知萬一未還則郊  
祀大禮尤非臣下所敢代者將遂缺而不舉歟若謂寇  
尙在邊則待寇滅而後還歟又萬萬無此理況近者內  
外人心搖動口語藉藉轉相傳播徐淮以南饑饉千里  
去冬雨雪爲災民無衣食至于父子流移兄弟離散畧

不繫念甚有自引決者民窮至此安保其不為盜臣恐

所禦之寇尚在藩籬而不虞之患或起肘腋此不可以

不慮也時戶部侍郎張津應天府丞許廷光給事中孫

懋御史潘沃先後馳疏請回駕皆不報三編實按是年正月辛丑朔

武宗以丙午還京乃月之六日吳儼疏有過元辛亥

且十日語蓋儼官南京尚未知武宗之已還也

至自南海子御奉天殿夜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復

以親征所獲刀械兵器示羣臣縱觀之 丁巳留廬鳳

淮揚竝徐州兌運糧五萬五千石及折糧脚價銀四萬

兩淮浙鹽價銀各三萬兩分給被災府州縣以大水故

也致異三編叙于正月振京師日中云二月發運糧及鹽價等銀證之實錄即正月丁巳也今揭之

明通鑑卷四十七

己未賜文武羣臣銀牌子左順門一品重三十兩二品

三品十兩鏤其上曰慶功四品五品及都給事中五兩

左右給事中四兩給事中御史三兩鏤曰賞功又各被

以花紅先是廷臣具綵帳及賀儀其出銀以品級為差

故所賜亦如其數翰林以無賀儀是日遂不預賜云

辛酉上復如宣府廷臣從者四人餘以次追及于是楊

廷和等復上疏言臣等蒙賜襲衣獵品又給花紅銀牌

終夜思之不勝踧踖竊惟自古帝王雖以武功定天下

而恒以文德致太平有虞之時三苗不服帝乃誕敷文

德而有苗來格漢武帝窮兵贖武卒致海內虛耗後雖

有輪臺之悔抑已晚矣伏望陛下以虞舜為法漢武為

戒即今四方水旱相仍餓殍載道朝廷每差官振濟猶

恐不及若復勞師費財其何以堪伏望深居大內頤養

天和疏入不報 壬戌都給事中汪元錫等言前日頒

賜賞功銀牌臣等實不敢受竊念應州之役殺虜人民

難以數計六軍之眾損折亦多得失相較實為懸絕而

君臣動色相賀不知寇退之時亦有此等大賚如中國

之為乎民之拘係于北庭南向而哭者亦望吾君臣有

以救之乎由此言之則前項賜物非惟臣等不敢受抑

亦不忍受矣貴州道御史李潤等亦共疏辭免皆不報

明通鑑卷四十七

是月又振山東水災給京師流民米人三斗瘞死者

提督南贛軍務王守仁討洴頭賊平之初守仁之平

詹師富也龍川賊盧珂鄭志高陳英咸請降及征橫水

洴頭賊將黃金巢亦以五百人降獨池仲容未下橫水

破仲容始遣弟仲安來歸而嚴為戰守備詭言珂志高

讐也將襲我故為備守仁佯杖繫珂等而陰使珂弟集

兵待遂下令散兵歲首大張燈樂仲容信且疑守仁賜

以節物誘入謝仲容率九十三人營教場而自以數人

入謁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屯于外疑我乎悉引入厚

飲食之賊大喜過望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觀燈樂正月

三日大享伏甲士于門諸賊入以次悉擒戮之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寨斬馘二十有奇餘賊奔九連山山橫亘數百里陡絕不可攻乃簡壯士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內外合擊禽斬無遺乃于下洞立和平縣置戍而歸自是境內大定 二月庚午朔上在宣府丁丑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黃瓚以災異上言天道遠而難知然微之人事亦有可得而言者伏見皇輿北巡累月弗返輔臣百官至有涕泣獻于邸舍而不忍言亦且不敢言是以謫見于天以警動陛下陛下自視遠寓邊將之家孰與夫金闕紫宸之壯麗邊土擊牛烹羔孰與夫大官尚食之珍腴乃快意于彼而忘此者殆必有邪慝者爲之地主使陛下微服混迹臣庶兜鍪加于龍衮刁斗徹于宸聽堂陛凌夷莫甚于此伏望及今還宮以振天下紀綱循祖宗法度則災變猶可止也不報 己卯慈壽太皇太后王氏崩越三日壬午上至自宣府乃發喪 癸未降監祭御史張士隆許完爲判官士隆晉州完定州初士隆出按鳳陽織造中官史宣列黃梃二于騶前號爲賜棍每以扶人有致死者自都御史以下莫敢問士隆劾奏之又劾錦衣千戶廖鎧奸利事且曰鎧虐陝西卽其父鵬虐河南故習也河

明通鑑卷四十七

末

南以鵬故召亂鎧又欲亂陝西乞置鎧父子于法錢甯素慝鎧見疏大恨會士隆按薛鳳鳴獄鳳鳴者寶坻人先爲御史坐事削籍諂事佞倖尤善甯與從弟鳳翔有隙嗾緝事者發其私下吏論死刑部疑有寃竝捕鳳鳴鳳鳴懼使其妾誣枉自刎長安門外詞連寶坻知縣周在及素所讐數十人悉逮付法司而鳳鳴得釋士隆與完先後按治復捕鳳鳴對簿釋在還職甯怒令鳳鳴女告士隆完治獄偏枉竝下詔獄尋謫外宣事在十一年據明史本傳言甯恨士隆遂因士隆按薛鳳鳴獄以陷之誣之實錄士隆謫外是在是年二月今據之竝記其被擄之禮部尚書毛澄等請上視朝文武羣臣行奉慰

明通鑑卷四十七

末

禮上曰朕哀痛方切未能視朝乙酉澄等再請仍不允丙戌傳旨以大行山陵將開隧道朕欲輕騎往視啟土工畢徧祭諸陵大學士楊廷和尙書毛澄等言山陵之役祖宗列聖以來皆以付之有司雖梓宮發引送之不踰禁闕其爲慮也深矣伏望勉從家法以安人心科道朱鳴陽等言梓宮在殯陛下于視朝聽政猶且不允輕騎遠出豈禮所宜且吉凶異禮喪祭異宜陛下欲徧記諸陵不知服從吉乎抑以凶乎以衰絰之哀慘行俎豆之雍容尤不可之甚者也修撰舒芬上言陛下三年之內當深居不出雖釋服後儼然熒疚也且自古萬乘

之重非奔竄逃匿未有不嚴侍衛者等威莫大于車服  
今以天子之尊下同庶人舍大輅袞冕而羸車褻服是  
御非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不報 戊子諭以二十二  
日西角門視事 兵部主事蘭溪陸震上疏言日者昊  
天不弔威降大威車駕在狩羣情惶惶陛下單騎衝雪  
還宮百官有司莫不感愴以為陛下前蔽而今明也乃  
青梓宮在殯遽擬遊巡臣知陛下之心必有蹙然不安  
者且陛下即位十有二年矣十者千之終十有二者支  
之終當氣運周會正修德更新之時顧乃營宣府以為  
居縱騎射以為樂此臣所深懼也古人君車馬遊畋之

明通鑑卷四十七

三

好雖或有之至若以外為主以家為客挈天下大器賞  
罰大柄付之于人漠然不關意念此古今所絕無者伏  
望勉終喪制深戒盤遊不報越五日癸巳給事中石天  
柱見廷臣屢諫上意不回思所以感動之乃刺血草疏  
其畧曰臣竊自念生臣之身者臣之親也成臣之身者  
累朝之恩也感成身之恩欲報之于陛下者臣之心也  
因刺臣血以寫臣心明臣愚忠冀陛下憐察近者昊天  
不弔禍延太皇太后喪禮大事孫子所當自盡陛下于  
太皇太后未能盡孝則羣臣于陛下必不能盡忠不忠  
將無所不至猝有變故人心瓦解矣方今朝廷空城市

空舍糜空邊鄙空天下皆知危亡之禍獨陛下不知耳  
治亂安危在此行止此臣所痛心為陛下惜復味死為  
陛下言也凡數千言當天柱刺血時恐為家人所阻避  
居密室雖妻子不知既上即易服待罪聞者皆感愴而  
上終不悟 是月大學士楊廷和以上失德屢諫不聽  
時以疾在告再疏請致仕不許 下巡按御史董相及  
刑部主事鄭懋德林桂于錦衣衛獄相以行部遇江彬  
為營卒報怨遣百戶朱英執人于平谷勢張甚相杖而  
繫之方欲奏聞彬遂愬于上坐擅辱軍職得罪懋德桂  
在刑部部中獄卒例有供食錢後移為公使費而以囚

明通鑑卷四十七

三

糧之贏者給之相沿已久會錢甯所善錦衣千戶王注  
有警者善歌出入其家警者之兄與人鬥不勝注為執  
門者榜掠之尋死其家訟于刑部懋德捕注待質甯庇  
之不發乃陰諷東廠發盜用囚糧事懋德與桂相繼提  
率遂坐罪刑部尚書張于麟力解乃寢不治久之二人  
皆謫外 三月壬寅恭上太皇太后尊謚曰孝貞  
純皇后 壬子勒致仕都御史彭澤為民竝逮甘肅巡  
撫李昆副使陳九疇至京師初王瓊憾澤遣官往勘哈  
密事欲中澤以危法至是還于澤一無所引瓊又遣  
人喊夷人之拘館中者令暴澤短會同館主事張潔不

可瓊計沮乃自劾澤擅遣使妄增金幣遺書議和失信  
啟衅辱國喪師竝及昆九疇等下廷臣議多不平然畏  
瓊不敢言尚書毛澄稍折辯之瓊厲聲曰使械至闕前  
鞠以重刑當自吐實澄曰是何言也古者刑不上大夫  
于是給事中王爝石天柱皆曰事不可枉瓊迫眾議乃  
援筆易奏稿謂澤歸踰年乃失事請宥其逮治奉旨從  
輕奪職爲民昆謫官九疇削籍澤材武知兵然疎濶負  
氣其經畧哈密事頗不當瓊與錢甯之交齟亦有以也  
爝彭澤致仕在十二年五月王瓊欲搆之遣科道二  
人往勘證以明史本傳澤以致仕之明年罷爲民蓋勘  
還澤無所坐故瓊復搆其通賄請無事諸書或系之十  
年或系之十一年皆據其經畧哈密及致仕之前後章

明通鑑卷四十七

三

述並記耳明史紀事本末書于十二年六月正彭澤致  
仕後事遣人往勘當在六月以後實錄系澤罷爲民于  
是年二月正勘還 戊午調給事中石天柱王爝于外  
覆奏之時今據之 時以彭澤事二人論救尤力瓊憾之竟取中旨調天柱  
雲南臨安府推官熿廣東惠州府推官 戊辰上如昌  
平 夏四月己巳朔車駕謁六陵遂幸密雲吏部尚書  
陸完等六科給事中朱鳴陽等皆請返蹕不報 癸未  
逮永平知府毛思義下錦衣衛獄時上在密雲民間競  
傳欲括子女歛財物以充進奉所至避匿思義下令謂  
大喪未畢車駕必不出此必奸徒矯詐自今非有府部  
撫按文書安稱駕至擾民者悉捕治之上聞大怒遂逮

下獄降雲南安南知州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車駕  
駐喜峯口上欲招朶顏三衛至關宴勞巡撫薊州副都  
御史臧鳳言此夷雖朝貢不絕而野性難馴今屈萬乘  
之尊以臨之彼懷誦詐未必肯從即使率其部落而來  
無以塞無厭之求請早回蹕垂拱大廷四夷自來王矣  
問臣楊廷和等亦以爲言皆不報 丙午巡按直隸御  
史劉士元言招三衛入貢有不可者四請亟還宮以示  
威重時給事中汪元錫等亦以爲言皆不報未幾三衛  
叛邊事亦中寢 戊申車駕自喜峯口還宮 丁巳執  
巡按御史劉士元于京師繫錦衣衛獄先是上幸河西

明通鑑卷四十七

三

務指揮黃勳以供應爲名科擾侵盜士元按之勳逃至  
行在因嬖倖譖言士元聞駕至令民間藏匿婦人盡嫁  
其女遂命裸縛士元而訊之野次無杖取生柳杖四十  
幾死囚繫車後馳入京竝執知縣曹俊等十餘人皆下  
錦衣衛獄于是左都御史王璟六科給事中陳霽十三  
道御史牛天麟等交章論救皆不報 是月巡按江西  
御史范輅請定出使官朝見諸王禮儀時甯王宸濠令  
諸司以朝服見輅不可因奏言高皇帝定制王府屬僚  
稱官後乃稱臣其餘文武京官出使者皆稱官朝使相  
見以便服今天下王府儀注制未畫一臣以爲尊無二

上凡不稱臣者皆不宜具朝服以嚴大防章下禮部議  
 長濠馳疏爭之廷議請如輅言宸濠銜之尋輅又奏劾  
 甯府佾人秦榮僭侈請按治又劾填守太監畢真貪虐  
 十五事疏留不下真乃據它事誣輅遂下詔獄值上巡  
 幸淹繫經年始詢龍州發異事見明史本傳證之實錄  
 六月蓋實錄但言宸濠卒中傷之而七月南京御史曹  
 益等論救且言輅已械繫至京而真晏然在位是朝廷  
 之法獨加于耳目之官不及于近幸之臣也據此  
 則輅之下獄即五月以後七月以前事今類記之 六  
 月庚辰大行太皇太后梓宮發京師上戎服從癸未至  
 山陵遣官祭告后土六陵及天壽山之神是夜上飲于  
 帳殿遂宿焉 甲申葬孝貞純皇后于茂陵乙酉車駕

明通鑑卷四十七

發昌平己丑至京師壬辰耐孝貞純皇后神主于太廟  
 上逮暮乃入廟雷電風雨大作燭盡滅言官上疏請修  
 省不報孝貞皇后之耐廟也迎主自長安門入修撰舒  
 芬上言孝貞皇后作配茂陵未聞失德祖宗之制既葬  
 迎主必入正門昨孝貞之主顧從陛下駕由旁門入他  
 日史臣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純皇  
 后主入長安門將使孝貞有不得正終之嫌其何以解  
 于天下後世昨耐廟之夕疾風迅雷甚雨意者聖祖列  
 宗及孝貞皇后之靈傲告陛下也陛下宜即明詔中外  
 以示改過不報芬遂乞終養不許致異事見明史舒芬本傳即是月孝貞皇

后耐主後所上也云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  
 皇后主入長安門而本紀則云乙酉至自昌平致之實  
 錄甲申葬孝貞皇后于茂陵乙酉上奉神主還京己丑  
 以發之日為至之日而芬疏中云云乃其目見之月日  
 必不誤也今據實錄書乙酉發昌平己丑至京而昌平  
 至京師不過兩日程以中開行再虞三虞四虞至己丑  
 行七虞禮皆在途中故歷五日也又芬此疏實錄及三  
 編皆不載不知何以遺 秋七月己亥上將復巡塞上  
 傳旨以北寇屢犯邊疆誠恐四方兵戎廢弛其遼東宣  
 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率六軍往征令內閣草敕  
 朱壽者上自名也有頃復召內閣大臣及九卿科道官  
 至左順門諭意是時閣臣楊廷和蔣冕皆在告梁儲毛

明通鑑卷四十七

紀泣諫眾亦泣皆不納 錄應州功陞賞叙蔭者凡五  
 萬六千四百餘人兵部援昔年禦寇例議當陞賞者九  
 千五百餘人得旨謂朕此次親統六師全捷而歸比之  
 命將分討事體殊異仍敕依原冊擬六科十三道復言  
 陞賞人員有未聞出國門而昌名者乞賜宸斷處以至  
 公不報尚書王瓊復援征勦流寇予蔭例以媚張永谷  
 大用等于是中官武職皆蔭其弟姪為錦衣千百戶等  
 軍功之濫至此為甚 癸卯令兵部議加威武大將軍  
 公爵內閣言陛下躬膺天命所居者祖宗之位則所行  
 者當遵祖宗之法以上順天意下慰人心今手敕威武

大將軍公爵傳之四方必將羣聚而議之曰所謂威武  
大將軍者果何時官制所謂總兵官某者果何人姓名  
且親統六師之說陛下既自任之矣何為又舉而歸之  
總兵官為總兵官者豈可曰統六師乎至于神功聖武  
之一言乃臣下褒頌君上之詞今以之施于大將軍至  
欲加以公爵公爵雖尊亦人臣而已豈可以當神聖之  
名乎事之不經名之不正言之不順一至于此自古及  
今未之有也不知陛下何為而樂此乎或曰此陛下假  
飾之詞姑以為戲耳然不韙之名無故而加諸人人必  
嗚然而怒陛下貴卑而賤尊惡祥而喜異况人君一言

明通鑑卷四十七

美

一動上通于天豈可戲言以干天怒適者陛下久不親  
政天下人心危疑憂懼若復聞此其為疑懼又當何如  
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為言不知陛下將  
何以處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惡為名不知陛下  
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修身以家  
固不足惜但恐朝廷之上禍亂將從此始耳伏望追寢  
前旨以釋天下之疑弭未萌之禍疏入不報激異武宗  
大將軍朱壽又欲加公爵楊廷和等諫三編亦載其疏  
于九月月中而益之明史廷和傳無諫語梁儲傳則言  
是年七月廷和與廷爭累日帝竟不聽據此則實錄所云  
紀亦引疾儲廷爭累日帝竟不聽據此則實錄所云  
廷和等者以廷和為首輔故儲等所諫必署廷和為首  
此內閣例也實錄亦別無梁儲諫疏此可見矣今但歸

之兩閣不 丙午上復北巡黎明發京師由東安門出  
廷臣知而送者五十二人 丁未車駕度居庸關歷懷  
來保安諸城堡遂駐蹕宣府初上以豹房為家及江彬  
導上宣府之行治行宮乃輦豹房子女珍玩實焉上甚  
樂之每稱曰家裏還京後數數念之不置至是彬導上  
復出再度居庸乃戒守者毋出京朝官自是遂以宣府  
為家云 己酉提督南贛汀漳軍務王守仁奏江西諸  
賊盡平賜勅獎勵尋進右副都御史初朝議賊勢強發  
廣東湖廣兵合勦守仁疏止之不及桶岡既平湖廣兵  
始至及平湖頭廣東尚未奉檄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

明通鑑卷四十七

美

裨小校遂平數十年巨寇而王瓊在兵部任以事權不  
為掣肘以是成功獨速云國史守仁平賊實錄及史稿  
其既平奏捷及賞功之日也明史守仁本傳言其所  
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數十年巨寇等語三編摺之  
此得其實而實錄所記謂守仁之改提督實結王瓊得  
之故凡奏捷章疏專歸功于瓊極其諛佞瓊亦稱獎奏  
請無差賞資稠疊權歸瓊附識者鄙之云此蓋修武  
宗實錄者與晉溪有郤而文成為晉溪所薦故交誼之  
以副總裁專任者董玘也實錄廷和為總裁費宏繼之而  
皆歸美于兵部而一疏相及內閣費以忤成濬被禍文  
成巡撫江西亦無一疏相及內閣費以忤成濬被禍文  
至于晉溪獨識文成而文成感其知遇故前此論得之  
醜詆之詞今不取但據 是月上以威武大將軍行邊  
明史本傳參三編書之

時大學士蔣冕病在告聞之疏諫曰陛下爲天地神人之主中國四裔孰不尊陛下爲皇帝猶稱天爲天稱日爲日誰敢以威武大將軍稱者陛下命名于先帝自祭告外誰敢稱名況公爵雖尊下王爵一等尙車駕所過諸王竟以大將軍禮見陛下何詞以折之曩廢皇帝北征六軍官屬近三十萬猶且陷于土木今宿衛單弱經行邊徼甯不寒心請治左右引導者罪不報 八月戊辰朔上在宣府 庚午六科給事中徐之鸞十三道御史李潤等言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並居師保重地主憂與憂主樂與樂邇者敕諭中外將有疆場之行廷

明通鑑卷四十七

表

和等先後稱疾家居比至駕行竟不一出今六飛臨邊且踰月矣宗廟社稷百官萬姓寄于空城之中正大臣身繫安危之日也猶復杜門堅臥以求決去其自爲計則得矣居守之事將誰是託中外之心將誰是恃三臣者正宜納約自牖憂形于色乃徒以疾求去冀以感悟聖心亦已迂矣萬一意外之虞起于倉卒大疑無所取決而或至于債事三臣者將何詞以白于天下哉伏望陛下以天下爲念君臣同心共圖化理則人心固宗社安矣俱不報 乙亥南京尙書喬宇等上疏曰夏太庚改于洛表夷羿拒之周穆王宴于瑤池徐方叛之自古

遂豫害德未有見其利者且自古善用兵者莫如漢高祖唐太宗然高祖伐匈奴而困于白登太宗征高麗而困于鴨綠佳兵不祥足以爲鑒然猶以外言也抑聞季氏伐顛與而不知憂在蕭牆秦人築長城而不知禍在望夷本根受病可勿寒心不報 乙酉上自萬全左衛慙懷安天城陽和至大同 九月戊戌朔上駐蹕大同大學士楊廷和等言聖駕出巡今已一月內外人心慄慄危懼又有謠言傳播威武大將軍名號及巡幸山陝河南山東南北直隸之說愚民無知轉相告語甚至扶老攜幼逃避山谷此風一傳關係甚大自古人君乘輿

明通鑑卷四十七

表

違幸皆因不容已之勢乃有不得已之行今陛下當無事之時爲有事之舉雖有內外左右忠良之臣諫亦不聞言亦不入不知聖明之見何以出此方今邦畿遠近盜賊公行各處災異奏報不絕天變于上人怨于下竊恐朝廷之憂不在邊方而在腹裏也不報 庚子上至偏頭關工科都給事中竇明等言南北直隸並山東河南爲建乾清坤甯二宮徵派物料民已不堪今又傳車駕不日臨幸有司科擾百姓流移至以幼女適人不待禮聘萬里外傳聞之誤又不知何如也乞敕撫按官禁約民間非時婚嫁及有司之科歛病民者不報時車駕



所至近侍多先掠良家女子以充幸御至數十車在道  
日有死者左右不敢開且令有司餼廩之外別具女衣  
首飾爲賞資費遠近騷動民多逃匿而上不知也 癸  
丑上在大同降敕自封爲鎮國公歲支祿米五千石令  
吏部如敕奉行時楊廷和蔣冕皆在告于是梁儲毛紀  
馳疏諫曰陛下謬自貶損既封國公則將授以誥券追  
封三代祖宗在天之靈亦肯如陛下貶損否況鐵券必  
有免死之文陛下壽福無疆何甘自菲薄蒙此不祥之  
詞臣等決不敢阿意苟從取它日僂身亾家之禍也廷  
臣皆相繼極諫皆不報 江西鉛山縣民李鎮等作亂

明通鑑卷四十七

三

巡撫孫燧討平之初費宏致仕歸鉛山甯王宸濠以其  
力持護衛屯田事銜之宏抵臨清濠遣人焚其舟資裝  
盡毀及歸杜門謝客濠復求與通不荅濠益怒會李鎮  
及周伯齡吳三八等三姓人與宏族人訟濠遣人誘致  
鎮等諭以意使專賊宏于是鎮等三姓恃濠援遂據險  
作亂費氏舉族避之縣城中三姓率衆斬關入破縣獄  
大索執所與訟者支解之宏亦幾不免守巡官以下畏  
濠置不問鎮等勢益張衆且三千發宏先人冢劫掠鄉  
民二百餘家遠近騷動宏遣人走訴于朝下燧按治燧  
以屢撫不服乃調饒信官民兵檄副使王綸討之執鎮

于陣伯齡解甲降三八走匿濠府諸俘獲者多所縱遣  
及獄上論斬濠復欲脫鎮燧覺乃榜殺之餘多瘐死或  
有從濠反者後藏于陣 甲寅封都督江彬許泰皆爲  
伯時上張大應州功陞賞叙蔭復以二人領東西廳兵  
尤假重乃親爲定爵名封之給事中劉濟御史張景陽  
等言彬無俘馘泰足跡未至應州賞不當功乞愛惜名  
器收回成命不納 丙寅免直隸河間府所屬被災州  
縣稅糧 是秋秦王惟焯請關中閒田爲牧地江彬錢  
甯張忠等皆爲之請上排羣議許之命內閣草制時楊  
廷和蔣冕皆在告上怒甚梁儲度不可爭乃上制草曰

明通鑑卷四十七

三

太祖高皇帝著令茲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其土廣饒  
藩封得之多畜士馬富而且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  
社王今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蓄士馬毋聽狂  
人謀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  
可得已上駭曰若是其可虞事遂寢 破異此事實錄及  
明史秦王傳皆不  
識惟見梁儲傳中叙于是年九月下而憲章錄及諸書  
皆系之十二年七月今按去年七月廷和尚未至京即  
至亦未入閣安得有在告之語 冬十月丁卯朔享太  
廟遣駙馬都尉馬誠代行禮 戊辰車駕渡河 丁丑  
大學士楊廷和等言每歲法司會審重囚例該冬前後  
處決先期該科三覆具奏皆出聖裁去年因聖駕在外

該決囚犯有旨監候今冬至漸近三覆奏本已下未知所處將欲如上年暫留不決則奸宄何所懲戒且奸獄積多已不能容凶惡構結慮生它變將欲遠行處決設有訴冤于登聞鼓下者臣下又安敢擅便議擬伏祈聖駕速回以遵舊典不報 己卯上駐蹕榆林 庚寅副都御史王守仁辭陞秩且請致仕不允致異文成年譜言是年三月疏乞致仕不允遂平大帽洞頭諸寇證之實錄文成三月疏亦無致仕之請而其平上中下三洞事在正月餘賊奔竄亦必經數月之久始克盡平故其奏捷至京師在七月其平賊當在四五月間而據本傳平三洞賊後追及于九連山禽斬無遺安得有復平大帽山之事其叙守仁平大洞乃藉大帽山之降賊盧珂等集兵以助並非珂之復叛年譜蓋誤記也文成平大帽山賊在去年五月年譜但以平漳寇三字了之其實大帽山雖界連廣

明通鑑卷四十七

三

東福建亦非漳寇也然則年譜蓋誤以平大帽賊在後故相差一年不如明史本傳所叙皆有次第可攷今參以實錄尤得其詳云。文成進右副都御史據實錄即在是月故並其請辭陞秩及致仕彙記之年譜系之六月以爲產橫水桶岡之功不知平賊之奏以七月至蓋是時三洞之賊盡平若如年譜所載則陞秩在前奏捷在後此亦誤也至文成辭陞秩一疏實錄全載其文蓋其疏中事歸美兵部遂爲內閣諸人口實今但據實錄年月餘 是月內閣禮部及六科十三道官以將屆冬至朝賀及大祀省牲之期請先時返蹕以成大禮皆不報 十一月丁酉朔上在榆林 庚子以火牌調西官廳勇士及四衛營兵六千二百餘人馬六千五百餘匹赴宣大又徵太監甘清高忠等九十一人赴延綏其家人匠役之等皆給傳以行時車駕遠發凡所徵調皆

遣夜不收持火牌下所司施行蓋循用邊帥之體後遂以爲常云 乙巳大學士楊廷和等言祖宗以來凡有政令下各衙門均以旨意批紅經由內府司禮監傳奉發出竝無火牌發與外衙門施行者且調遣官軍事體重大乃不用旨意惟用火牌萬一奸人乘機真偽莫辨意外之患將由此起况火牌乃在外官府倉卒行下所部文移豈可行于堂堂朝廷之上且創見不勝驚駭又况勇士官軍皆天子禁兵所以擁護宗社防守官闈關繫甚重豈可無故遠調以失居重馭輕之勢伏望恪遵祖宗舊制亟賜收回仍停所調官軍勇士則事體順

明通鑑卷四十七

三

而人心安矣不報 丙午冬至上在榆林文武百官于奉天門行遙賀禮 己酉以水災免江西南昌等七府夏稅又免應天安甯池太等五府稅糧 壬子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尋納其女江彬導之也 十二月丙寅朔上在榆林諸大臣代行視郊牲禮 己巳免山東濟南等六府被災州縣秋糧 癸酉振杭嘉湖三府饑 戊寅上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幸石州文水時巡按陝西御史張文明以駕將幸陝馳疏諫且請誅江彬不省 戊子車駕次太原先是上在偏頭關索女樂于太原晉府樂工楊騰妻劉氏善謳上悅之載以俱

歸大見寵幸左右或觸上怒陰求之輒一笑而解江彬與諸近倖皆母事之稱劉娘娘云 是歲欽天監博士朱裕請修改麻法初宏治中欽天監推月食屢不應日食亦舛正德十二三年連推日食起復皆不合裕乃上言至元辛巳距今二百三十七年歲久不能無差若不量加損益恐愈久愈舛乞簡大臣總理其事令本監官生半推古法半推新法兩相交驗回科推驗西域九執歷法仍遣官至各省候土圭以測節氣早晚往復參較則交食可正而七政可齊部覆言裕及監官歷學未必皆精今十月望月食中官正周濂等所推算與古法

明通鑑卷四十七

請

及裕所奏不同請至期考驗既而濂等言日躔歲退之差一分五十秒今正德乙亥距至元辛巳二百三十五年赤道歲差當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不經改正推步豈能有合臣參詳較驗得正德丙子歲前天正冬至氣應二十七日四百七十五分命得辛卯日丑初初刻日躔赤道箕宿六度四十七分五十秒黃道箕宿五度九十六分四十三秒為歷元其氣閏轉交四應併周天黃赤道諸類立成悉從歲差隨時改正望敕禮臣併監正董其事部奏古法未可輕變請仍舊法別選精通歷學者同濂等以新法參驗更為奏請從之

明通鑑卷四十八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四十八 屠維單闕 書一年

武宗毅皇帝

正德十四年春正月丙申朔上在太原 戊戌車駕將還京師發太原 辛丑享太廟遣官行禮 甲辰改卜郊先是太常寺奏以是月十二日郊祀至是以聖駕未回請改卜內批改次日既又命改卜于是禮科給事中邢寶等言祖宗以來郊祀必于正月上旬所以重一歲之首昭莫大之敬也今改而又改日復一日不惟隳祖宗相循之制亦且非祇畏天地之道請如期返蹕以成大禮先是尚書毛澄等見車駕未有還期因馳疏諫曰去歲正月以來乘輿數駕不違甯居今茲之行又已半歲矣宗廟社稷享祀之禮竝係攝行萬壽正旦冬至朝賀之儀悉從簡畧今歲律既周郊禋已卜皇祖之訓曰凡祀天地精誠則感格怠慢則禍生今六龍遐騶旋軫無日萬一冰雪阻違道塗梗塞元正上日不及躬執玉帛于上帝前陛下何以自安仰惟趨駕還躬親禋享宗社臣民幸甚皆不報 致異甲辰改卜郊據實錄也其則丁未也蓋甲辰已及致齋之期而帝無還日故請改卜三編則云郊祀卜于是月甲辰是臨期改卜蓋牽連

明通鑑卷四十八

十一

泣書證之實錄改卜于三日 前者似為近之今從實錄 王子車駕至宣府上自  
 宣府抵西陲往返數千里不御輦率馳馬腰弓矢衝風  
 雪以行從者皆病憊而上不以為勞也 壬戌欽天監  
 奏擬郊祀日期傳旨令擇二月上旬以聞太常寺奏仲  
 春當釋奠先師及祀社稷而郊禮未成請俟郊後擇丁  
 戊日行禮報可 二月壬申車駕至自宣府文武羣臣  
 具綵帳銀幣羊酒迎駕如先年儀先是御史虞守隨言  
 去年迎駕文武諸臣皆曳大帽纓帶此非法之服豈可  
 以為常制請自今迎駕禮儀毋拘前旨疏入不報至是  
 仍用之竝賜閣首級器仗及廷臣銀牌花紅皆如初

明通鑑卷四十八

二

丁丑大祀南郊上擁百餘騎馳入郊壇禮畢仍獵南海  
 子是日京師地震風蕪戊寅上夜還宮風蕪乃止 甲  
 申大學士楊廷和等請明詔天下自今以後不復巡遊  
 先是上還宮郊祀禮畢廷和以所奉居守敕進繳傳旨  
 朕今不時巡幸其勿繳廷和等憂懼而風聞聖駕欲往  
 山東江南諸處因上疏言東南乃國家財賦所出之地  
 近年大水為災兼以征徭煩重民不能堪若復軍旅經  
 過日費不貲其將何以應之且裏河一帶路狹水淺今  
 營建大木及漕運糧艘尙未能如期而至又加以皇船  
 數多擁擠而行大木必不能前運船必不能急誤事匪

輕況意外之虞尤有不可測者伏願端拱深宮頤養聖  
 體以延椒寢之祥宗社幸甚臣民幸甚一時部寺大臣  
 及科道官皆連章請止巡幸悉留中不發時刑部主事  
 汪金疏論南巡不可者九所宜戒者一謂酒也上嗜飲  
 常以杯杓自隨左右欲乘其昏醉以市權亂政故多備  
 罌罍伺其既醉而醒又復進之或未温亦輒冷飲之終  
 日酣醺顛倒迷亂故金力言之時以為對病之藥云  
 已丑上降手敕諭吏部曰鎮國公朱壽宜加太師又諭  
 禮部曰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今往兩畿山東  
 祀神祈福復諭工部急修黃馬快船備用閣臣楊廷和

明通鑑卷四十八

三

等諫不聽禮部尚書毛澄偕廷臣上言陛下以天地之  
 子承祖宗之業九州四海但知陛下有皇帝之號今日  
 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者臣等莫知所指  
 夫出此旨者陛下也加此號者陛下也不知受此號者  
 何人如以皇儲未建欲徧告山川祈福則遣使走幣足  
 將敬矣何必躬奉神像獻寶香如佛老所為哉因歷陳  
 五不可不報既而廷和等以聖學久曠請以三月御經  
 筵亦不報 三月丁酉六科都給事中邢寰十三道御  
 史王度等疏諫巡幸南京六科孫懋十三道張紳等亦  
 以為言皆不報一時在京科道官徐之鸞楊秉忠等請

賜批荅相率伏闕俟命自辰至申上令中官宣諭乃退  
既而鴻臚寺請以望日升殿視朝傳旨朕因氣感疾免  
朝蓋欲託以爲伏闕者罪也

致異此據實錄增爲下文諸臣跪杖之張本

癸丑以諫巡幸下兵部郎中黃鞏等六人于錦衣衛獄  
跪修撰舒芬等百有七人于午門五日時上決意南巡  
羣臣憂惶計無所出于是鞏具疏言陛下臨馭以來祖  
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  
帥之手蓋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  
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因陳最急者  
六事一崇正學二通言路三正名號四戒遊幸五去小

明通鑑卷四十八

四

人六建儲貳其言正名號曰孔子有言名不正則言不  
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至于民無所措手足名之所繫重  
矣陛下近日以來忽無故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遠  
近傳聞莫不驚駭以爲怪事陛下聰明智勇上法唐虞  
下躋商周何所不可顧乃自輕如此夫陛下自稱爲公  
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  
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臣也臣等竊實恥之言戒  
遊幸曰昔益之戒禹曰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之告  
成王曰毋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目  
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遊戲不出大廷論者猶

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延綏  
諸處所至費財動衆州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  
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  
萬世陛下自以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  
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怒而不敢言  
幾何不驅之于死亾流而爲盜賊也一旦變生陛下悔  
之晚矣彼居位之大臣用事之中官暱昵之近侍皆欲  
陛下遠出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否則亦袖手旁觀  
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  
之心哉言去小人曰易言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小

明通鑑卷四十八

五

人用事未有不亾其國而喪其身者也竊觀今之小人  
競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于首開邊事以兵  
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  
今不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凶很傲誕無  
人臣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不聞其有可賞之功  
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託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之  
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  
亂不止天下之人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則天下之亂  
將日熾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邪伏望大整乾綱  
真彬于法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末言凡此六者芹

曝愚忠輒敢盡言死生進退不遑顧恤天下安危治亂之機誠不忍視陛下自取覆亡爲後世笑此臣等所以相對痛哭臨楮嗚咽而不知所裁者也會員外郎陸震亦草疏將諫見鞏疏稱嘆因毀已稿與鞏連署上之鞏請田人修撰舒芬見言官伏闕諫者皆被譙讓又念甯王宸濠久蓄異謀與近倖相結恐生意外之虞乃與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主事萬潮庶吉士汪應軫要諸曹連章入諫衆皆許諾芬應軫遂偕編修崔桐庶吉士江暉王廷陳馬汝驥曹嘉同上疏曰自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遺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

明通鑑卷四十八

六

位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若陛下之出不過如秦皇漢武侈心行樂而已非能行巡守之禮者也博浪柏谷其禍亦可鑒矣近者西北再巡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痛之聲上徹蒼昊傳播四方人心震動故一聞南巡詔書皆鳥驚獸散而有司方以迎奉爲名徵發嚴急江淮之間蕭然煩費萬一不逞之徒乘勢倡亂爲禍非細且陛下以鎮國公自命苟至親王國境或據助臣之禮以待陛下將北面朝之乎抑南面受其朝乎假令循名責實深求悖謬之端則左右倖臣無死所矣尙有事堪痛哭不忍言者宗藩蓄劉濞之衅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

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奕棋以革除年間爲故事特左右寵倖智術短淺無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將警蹕而出尙敢輕騎漫遊哉疏入尙書陸完迎謂曰上聞有諫者輒恚欲自引決諸君休矣勿歸過君上沾直名芬等不應而出有頃良勝湖過芬扼腕且恨完會太常博士陳九川至芬酌之酒曰匹夫不可奪志君輩可遂已乎明日良勝潮九川遂連疏入于是吏部郎中張衍瑞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陸俸等五十三人繼之禮部郎中姜龍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孫鳳等十六人又繼之而醫士徐鏊亦以其術諫畧言養生之道猶置燭然室閉之則墜風之則

明通鑑卷四十八

七

泐陛下輕萬乘習嬉娛躍馬操弓捕魚玩獸邇復不憚遊遊昌涉寒暑關門不戒饕飲不調誠非養生之道也況南方卑溼尤易致病乞念宗廟社稷之重勿事鞍馬勿過醉飽喜毋傷心怒無傷肝怨無傷腎勞無傷脾就密室之安違暴風之禍臣不勝至願諸疏既入上與諸倖臣皆大怒遂下良勝湖九川鏊及鞏震詔獄芬及衍瑞等百有七人罰跪午門外五日乙卯又下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于獄丙辰又下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略何遵蔣山卿三人于獄是時諸人

連名疏相繼上上益怒竝下詔獄俄令叙廷瓚大輅三  
人與鞏震等六人俱跪闕下五日加枯孝焉至晚仍繫  
獄諸臣晨人暮出纍纍若重囚道塗觀者無不嘆息泣  
下而廷臣自內閣外莫敢有言者尚書石玠論救被詰  
責請罪乃已于是諸大臣出入士民爭擲瓦礫詬詈之  
諸大臣皆恐入朝不待辨色因請下詔禁通政司有言  
事者格勿受是時天迎日風曠晝晦南海子水漏四尺  
餘金吾衛指揮僉事張英曰此變徵也乃肉袒戟刃于  
胸持疏諫當蹕道跪哭即自刺其胸血流滿地衛士奪  
其刃得不殊因縛送詔獄杖之八十遂死改撰明史本紀下黃鞏等

明通鑑卷四十八

六人于獄謂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朝陳九川徐黎也舒  
芬等百有七人罰跪午門據實錄張衍瑞等十四人陸  
倬等五十五人姜龍等十六人孫鳳等十六人則一百  
一人加以舒芬及連名之任應軫崔桐江暉王廷陳馬  
汝驥曹嘉共一百有八人而明史夏良勝傳言  
陸倬等五十三人如此則又少一人而明史夏良勝傳言  
人既下獄復同跪午門不在芬等跪數內也至實錄載  
甲寅楊廷和等論救黃鞏等六員孫鳳等百一十二員  
則又于百有七人外多五人疑紀載之異抑或百有十  
二人中有內援庇之不入罰跪之數亦未可知至所杖  
之人明史夏良勝何遵兩傳紀載特詳今據列于下然  
亦不全具也陸倬等五十三人仍據明史附著其異于  
此  
丁巳南京禮部侍郎楊廉等上疏諫南巡不報  
戊午杖舒芬等一百七人于午門各三十以芬及陸倬  
張衍瑞姜龍為倡首俱調外任仍戒吏部科道官毋得  
推舉錄用餘各罰俸六月方芬等之受杖也江彬怒諸

臣等斥其罪惡陰助上怒杖之特重呼號之聲徹于禁  
掖芬創甚幾斃昇至翰林院中掌院者懼得罪命標出  
之芬曰吾官此即死此耳既詢裏創就道時以為榮

夏四月甲子免南畿被災稅糧 戊寅杖郎中黃鞏員  
外陸震等六人六人名見上即前繫獄者也及大理寺正周叙主事

林大輅行人司副余廷瓚三人各五十餘三十人各四  
十周叙余廷瓚兩疏連名鞏震及夏良勝萬朝陳九川  
皆黜為民叙等三人降三級外補徐整謫戍瘴方餘皆

降二級鞏震之繫獄也上怒甚仍令日跪午門眾謂天  
子將出鞏曰天子出吾當牽裾死之既黜為民江彬憾

明通鑑卷四十八

不已遣人刺于道治洪主事知而匿之間行得脫歸震  
在獄與鞏講易八卦憂患之道既杖創甚江彬必欲致  
之死絕其飲食震季子體仁年十五變服為他囚親屬  
職納橐餽焉震竟卒獄中一時同受杖者吏部則姚繼  
巖行人則陶滋巴思明李錫顧可久鄧顯麒熊榮楊秦  
王懋黃國用李儼潘銳劉徽張岳大理寺則寺正金鸞  
寺副孟庭柯張士鎬郝鳳升傅尙文郭五常評事姚如  
臯蔡時竝謫官致異此據明史夏良勝傳中亦本實錄也惟實錄二十二二人中有行人王翰無  
朝名見下 其與震等同杖而死者工部主事何遵上  
之南巡也以進香為詞遵抗言淫祀無福萬一宗藩中

有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福未降而禍已隨蓋指宸濠也諸權倖受濠賄者格其疏不進會黃鞏等已得罪遵乃偕同官林大格等上疏極言江彬怙權倡亂鞏等無罪乞賜寬宥母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上怒下詔獄廷杖四十創其肢體俱裂越二日卒諸曹之諫南巡也以次得罪而諸奸又日以危言恫喝以故戶曹不敢出疏工曹諫者止三人惟大理閻署諫上怒加甚評事林公黼主疏草夜聞泣嘆聲不顧比入獄鞏與語嘆曰吾取友徧天下乃獨遺質夫質夫者公黼字也竟以體羸不勝杖卒行人司副余廷瓚行人李紹賢孟陽詹軾劉槩李

明通鑑卷四十八

十一

惠皆與遵同死杖下其先遵受杖死者刑部主事劉校照磨劉珏刑曹之疏校所草也杖將死大呼曰我無恨恨不見老母耳子元妻年十一哭于旁校曰爾獨不識事君致身義乎善事祖母及母母媿爾父遂絕其以創死稍後者禮部員外郎馮涇驗封郎中王欒行人王翰皆被創先後卒然當廷杖時死者傷者相繼上亦為之感動竟罷南巡蓋諸臣力也按此兩次廷杖明史本紀午所杖皆跪午門之人四月戊寅所杖皆繫獄之人謂之明史諸人傳則鞏等六人及周叔等三人亦入午門罰跪之列是此九人者既繫獄又跪午門及其受杖仍各五十加重也其杖而死者十一人三編皆據實錄書之則陸震何遵余廷瓚劉校劉珏林公黼李紹賢孟陽詹軾劉槩李惠也惟明史何遵傳更補出創死稍後

之馮涇三人又補出同時受杖之姓名姚綱嚴等二十二人今據書之惟劉校劉珏據實錄在十一人之列而明史何遵傳則云劉校劉珏先受杖而死似此二人之死又當在前月所杖一百七人之列今證之明史一百七人中之可致者有刑部郎中陸倕等五十三人是劉校所草刑曹之疏即此時也如此則明史以爲先受杖而死者必有所據故本紀亦云先受杖而死者十一人此得其實 癸未謫巡按御史劉士元爲廣東麟山驛驛丞士元自去年五月被杖逮至京師淹繫經年至是錦衣奏送刑部議贖杖還職不許遂有是謫維時南京六科給事中何邦憲等言邇聞巡撫雲南都御史范鏞巡撫甘肅都御史李昆巡撫山東都御史伍符巡按直隸御史劉士元巡按陝西御史張文明潘倣相繼繫獄是數臣者事之是非罪之輕

明通鑑卷四十八

十二

重臣等雖未能盡知竊聞其所坐或差委偶誤或議處失宜或迎候愆時或敢言過當似皆在可原之列伏望通加寬宥若果有罪亦宜赦下法司付諸公論不報是月戶部尚書石玠致仕許之詔倉場尚書楊潭回部管事 五月己亥詔山東山西陝西河南湖廣流民歸業者官給廩食廬舍牛種復五年 丙辰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江西宣諭甯王宸濠初宸濠久蓄異謀交通肘腋因上巡幸不時人情危懼遂日夕覬覦與致仕都御史李士實舉人劉養正等圖不軌閻順等之上變也事見十二年 變人錢甯臧賢庇之得



不問而... 濠疑出承奉周儀指使殺儀家及典仗查武  
等數百人巡撫孫燧疏上其事中道為所邀不得達燧  
念左右皆宸濠耳目陰察副使許達忠勇可屬大事與  
之謀乃託禦他寇預為備先城進賢次城南康瑞州患  
建昌縣多盜割其地置安義縣以漸弭之而請復饒撫  
二州兵備不得復則請救湖東分巡兼理之九江當湖  
衝最要害請重兵備道權兼攝南康甯州武甯瑞昌及  
湖廣之興國通城此據明史孫燧傳三編武英殿底本  
傳寫誤以興國二字連瑞昌書入江  
西下質實遂誤以興國之與國以便控制廣信橫峯青  
縣富之今據明史本傳校改

明通鑑卷四十八

主

又恐宸濠劫兵器假討賊盡出之它所宸濠圖燧已  
使人賂朝中倖臣去燧而遺燧棗梨薑芥以示意燧笑  
却之去年江西大水宸濠素蓄賊凌十一吳十三閔念  
四等出沒鄱陽湖燧與達謀捕之三賊走匿宸濠祖墓  
間于是密疏白其狀具言宸濠必反章七上皆為所邀  
阻然宸濠反狀雖著猶以上無儲貳冀其子入嗣可得  
大統又不受悖逆名故蓄謀不發重賂錢甯求取中旨  
召其子司香太席甯言于上用異色龍箋加金報賜異  
色龍牋者故事所賜監國書牋也宸濠大喜列仗受賀  
復脅填巡官及諸生父老奏闕下稱其孝且勤時江彬

與太監張忠欲傾甯及臧賢乘間為上言甯賢盛稱甯  
王陛下以為何如上曰為文武百執事可任使也薦藩  
王何為者忠曰彼稱甯王孝議陛下不孝耳稱甯王勤  
讓陛下不勤耳上曰然下詔逐王府人毋留闕下宸濠  
益與士實養正謀造奸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道淡  
旬往返蹤跡大露諸權姦多得宸濠金錢匿不以聞南  
昌人熊浹官給事中草奏盡列其狀授御史蕭淮上之  
時上已疑宸濠而錢甯在上前輒詆淮妄言離間宜罪  
上曰虛實人當見之果誣淮將焉往遂以淮奏示內閣  
大臣楊廷和等令議處廷和請如宣宗處趙府故事遣  
勅成大臣宣諭乃遣義等往竝收其護衛宸濠知事泄

明通鑑卷四十八

主

義等未至而濠已反致異廷和請收宸濠護衛事見明  
史本傳而憲章錄謂東廠太監張  
鏡初黨于濠助楊廷和為濠復護衛已而知其有異謀  
且知上入張忠等言乃與廷和謀復革去護衛以免後  
患云云紀事本末皇明通紀皆據之此亦晉溪一輩人  
語矣州以仇仇口者是也證之實錄但言太監張鏡見  
上無繼嗣與錢甯等欲結濠為異日地已而濠勢日橫  
竊路近侍及諸大臣有謝儀者南昌人出入鏡所發濠  
反狀勘鏡勿受其賄而鏡是時與甯方有隙亦欲藉以  
傾甯遂疏濠請不法事因御史熊蘭授蕭淮上之並不  
及廷和一語是初黨于濠乃張鏡而所謂諸大臣者  
乃指陸完輩非廷和也大氏宸濠反狀已著非趙王之  
比廷和此舉未免優柔少斷野史之  
濤抑亦所謂連得問矣今據本傳

六月丙子宸濠  
反巡撫江西副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達死之先  
是賴義等行京師競傳謂且禽治甯王王所遣偵卒林

華者聞之即兼程逃歸先一日為宸濠生辰宴鎮巡三司等官聞報大驚罷宴遂密召劉養正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詰旦諸守官入謝宴可就禽之殺其不附己者因而舉事乃夜集賊首吳十三等皆衷甲以俟是日各官入謝拜畢左右帶甲露刃侍衛數百人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孝宗為李廣所誤抱民家子我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今太后有詔令我起兵討賊亦知之乎眾相顧愕胎燧直前曰安得此言請出詔示我濠曰毋多言我今往南京汝宜扈駕燧大怒曰汝速死耳天無二日我豈從汝為逆哉濠怒叱燧燧益怒急起不得出濠入

明通鑑卷四十八

古

丙殿易戎服出麾兵縛燧逵奮身起曰汝曹安得辱天子大臣因以身翼蔽燧賊并縛逵二人且縛且罵不絕口賊擊燧折左臂與逵同曳出先是宸濠反狀著達勸燧先發燧曰奈何予賊以名且需之至是達謂燧曰我勸公先發者知有今日故也濠素忌達將曳出問許副使何言達曰副使惟赤心耳濠怒曰我不能殺汝邪達罵曰汝能殺我天子能殺汝汝反賊磔尸萬段悔之何及遂與燧同遇害于惠民門外尋執太監王宏巡按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金山參議黃宏許效廉布政使胡濂參政程杲劉棻副使賀銳僉事賴鳳王疇指揮許清

馬驥白昂王玘郝文等皆羈之獄黃宏被執憤怒以手栝向柱擊項是夕死賊義而棺斂之思聰亦抗節死一時從逆者布政使梁宸參政王綸季敦僉事潘鵬師夔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而綸受僞兵部尚書位左右丞相李士實劉養正下于是宸濠集兵十萬馳檄遠近指斥朝廷皆養正主之也四日也先一日為宸濠生日俎卒即以是日至故諸書皆云十三日明史孫燧傳特書六月乙亥者是其殺孫燧許達及舉兵反則在次日從逆之人明史諸守官入謝者是也其編據之而增識于實中云王金下獄見明史諸王傳而孫燧傳則謂金從逆稱首呼萬歲放王守仁集處置從逆官員疏云參政王綸受僞理僉事潘鵬師夔被脅招降撫民情罪尤重知府鄭繼已經別案問結外參照布政梁宸參政劉

明通鑑卷四十八

五

葉程杲參議許效廉副使賀銳僉事賴鳳王疇指揮許清或行咨撫守或盤庫放糧勢雖由于迫脅事已涉于順從鎮守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布政胡濂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僉事王疇都指揮馬驥許清白昂郝文或被拘于城內或脅隨于舟中事雖涉于順從實由于迫脅據此則金固始下獄而後從者又胡濂程杲許清明史諸王傳作胡濂陳杲許清皆誤按實分別下獄從逆兩等據守仁疏置官員一疏而王金之先繫後釋已見實錄中惟據此疏則先下獄而後從者似不止王金一人而明史諸王傳所載如程杲劉棻許效廉賴鳳據疏中而勘固同在行咨撫守盤庫放糧之則亦實錄從之確證而疏中所指之日馬思聰亦卒其除之則自梁宸以下十九人皆云稽首呼萬歲濠令各驛報之文似不如守仁處置一疏之得其實然如賀銳王疇馬驥王玘郝文五則明史所遺而與守仁處置之疏實合此外又有參議楊學禮則明史與守仁疏皆遺之今所記多據明史三編惟王金仍入王疇指增入馬驥太監王宏副使賀銳及僉事賴鳳王疇指增入馬驥

王玘和文皆據守仁處置一疏惟揚學禮一人據實錄後載已陞陝西參政令之任故不在處置之列耳  
丁丑宸濠偽授賊首閔念四吳十三凌十一等爲都指揮等官與承奉涂欽等領兵攻九江南康並掠運舟于吳城又遣校尉趙智如浙江報大監畢真令助兵又遣儀賓李蕃等如瑞州招華林瑪腦等寨偽參贊王綸移檄招姚源等洞賊兵又使妃弟婁伯募兵于進賢廣信偽參政季敷持檄諭南贛王守仁等直至廣東時濠即欲僭大號改元順德李士實劉養正等請俟至南京行之從之 戊寅宸濠兵陷南康自知府陳霖以下皆先期遁去己卯陷九江副使曹雷知府江穎等亦遁濠急

明通鑑卷四十八

未

欲東下乃署師夔爲偽兵備副使守九江濠兵之東下也欲先取進賢以通廣信之路李士實曰大事既定彼將焉往進賢知縣劉源清聞之積薪環室命家人曰事急火吾家一漢逸手刃以徇縣中諸惡少與賊通者悉杖殺之濠妃弟婁伯募兵過進賢源清邀戮之賊檄至立斬其使會餘干知縣馬津龍津驛丞孫天祐亦起兵拒賊賊自稱七殿下者奪運舟于龍津天祐與戰殺數人賊黨募兵過龍津天祐追殺之焚其舟婁氏家衆西下亦爲天祐所過禽七十餘人賊兵不敢經湖東以窺兩浙者三人力也

改異事見明史詹榮附傳證之實錄書于是月戊寅蓋濠既東下復謀取

水陸兩路以通兩浙之兵故遣將四出 庚辰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會吉安知府伍文定起兵討宸濠先是守仁方奉命勦福建叛軍行至豐城聞宸濠反遂亟趨吉安文定聞守仁至急以卒三百逆之峽江進曰此賊暴虐無道久失人心其勢必無所成公素望重且有兵權勤王之師在此一舉守仁慨然任之乃與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馳疏上變即移檄數濠罪集諸守令將士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南都不保吾欲以計撓之使少遲數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徧檄府縣言都督許泰郤永將邊兵劉暉桂勇將京兵各四萬南贛

明通鑑卷四十八

七

王守仁湖廣秦金兩廣楊旦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搗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爲檄書遺士實養正獎其歸順之誠令愆忠早發兵東下而縱謀洩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即大位濠益大疑十餘日詎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給之也  
守仁起兵以是月十八日紀事本末系之庚辰與實錄今惟年譜言文成以十五日丙子至豐城間變趨吉安十九日馳疏上變按丙子係十四日而十九日係辛巳非庚辰也年譜干支錯誤又以七月干支禱之六月中今據初兵部尚書王瓊薦守仁巡撫南贛尋以平賊假便宜提督軍務比宸濠反書聞舉朝惴惴瓊曰諸君勿憂吾用王伯安贛州正爲今日賊且旦夕禽耳未幾果

如其言攷異文成以是月十五日至豐城聞變即趨吉  
安蓋與文定議討賊也而實錄所載謂守仁勸  
事福建以宸濠生日將屆取道往南昌賀之會大風舟  
不得前行至豐城聞變遂載小艇潛逃還贛及至吉安  
文定請發兵守仁初不許既深然之乃檄各郡邑起兵  
云云此皆修武宗實錄之誣詞故明史不取今悉據本  
傳書

發南昌先是濠將發聞王守仁等在上流起兵乃遣涂  
欽竝賊首凌十一等領兵為前鋒而自留居守既聞守  
仁兵尚未集乃與李士實劉養正謀留兵付宜春王拱  
櫛內官萬銳等及降官胡濂劉棐許效廉唐錦賴鳳王  
玘等使守城而自引兵東下選護衛及所鳩賊兵市井  
惡少及脅從之衆合八九萬人聯舟千艘將行祭天奠

明通鑑卷四十八

九

牲几折牲覆于地又偽封宗室宸璽為九江王使前驅  
舟始發雷雨驟作瀆震死觀者皆知其不祥也 丙申  
謫御史張文明為電白縣典史初文明諫北巡不納及  
朝行在諸權倖隨駕者文明復裁抑之所需多不從太  
監張忠因譖之于上復撫其事執繫京師下詔獄是年  
春言官交章請宥不報比駕旋命執至豹房上將親鞠  
文明自謂必死及見命釋之尋有是謫 甲辰宸濠反  
狀聞邊將在豹房者各獻禽宸濠之策上亦欲假親征  
南巡遂傳旨言宸濠悖逆天道謀為不法即令總督軍  
務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統各鎮兵征勦命安邊伯

朱泰為威武副將軍帥師為先鋒大學士楊廷和等力  
阻不聽 巡撫都御史王守仁起兵于南贛先是守仁  
傳檄四方諸軍漸集議所向守仁曰兵家之道利在速  
戰今逆尙在南昌非其時也我師遷延不發示以自守  
彼必他出然後尾而圖之先復省城搗其巢穴彼必悉  
兵來援然後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至是聞濠果出  
傳檄勤王時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副使羅循羅  
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張鰲山周魯評事羅僑同知郭祥  
鵬進士郭持平降請驛丞王思李中咸先後赴軍而御  
史謝源伍希儒自廣東還守仁留之紀功因集衆議所

明通鑑卷四十八

九

往或謂宸濠經畫旬餘始出留備南昌必嚴攻之恐難  
猝拔今聞濠攻安慶久不克兵疲意沮若以大兵逼之  
江中與安慶夾攻之必敗彼既敗南昌不攻自破矣守  
仁曰不然我師越南昌下與逆相持江上安慶之衆僅  
能自保必不能援我于中流而南昌兵議其後絕我糧  
道腹背受敵非計也不若先攻南昌逆賊志在東下精  
銳皆出守禦必單弱我兵新集氣銳可一鼓破也彼聞  
我攻南昌必解安慶圍遣兵自救比聞南昌已破喪膽  
奪魄首尾牽制此成禽矣衆皆曰善 丙午宸濠攻安  
慶不克先是都督僉事楊銳與知府張文錦指揮崔文

等禦之江上見賊勢熾收兵入城誓以死守令軍士鼓  
譟登城大罵之圍十餘日濠至泊黃石磯躬自督戰令  
軍士運土填塹攻城城上矢石如雨多死傷者濠慚憤  
語其下曰安慶且不克安望金陵哉尋遣僞僉事潘鵬  
諭降鵬遣家人持檄至城下銳手斬之支解其尸以徇  
濠乃引兵去銳復遣兵襲擊敗之方濠之謀逆也瑞州  
知府宋以方修城募兵濠忌之又以徵索不應遂迫鎮  
守劾繫南昌獄將東下脅之降不可械舟中至是兵敗  
問地何名舟人曰黃石磯江西土音則王失機也濠以  
爲不祥斬以方祭江遂行是月丙午解圍去故實錄

明通鑑卷四十八

三

以爲凡被圍十八日而解者是也計濠發南昌在  
是月朔丙午十五日正濠抵安慶時也今據實錄 戊  
申王守仁師至臨江樟樹鎮知府臨江戴德孺袁州徐  
璉贛州邢珣都指揮余恩通判瑞州胡堯元童琦撫州  
鄒琥安吉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新淦李美泰和  
李楫萬安王冕甯都王天與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號  
三十萬已酉次豐城以伍文定爲前鋒先遣奉新知縣  
劉守緒襲其伏兵庚戌夜半文定兵抵廣潤門守兵駭  
散辛亥黎明諸軍梯垣登縛拱櫓等官人多焚死軍士  
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  
室人心乃悅改撰文成平宸濠事明史本傳及諸王傳  
記其月日皆有干支雖實錄不具載而證

之章錄紀事本末參之年譜無不賅合至于克南昌  
後掠之事實錄所載至于積尸橫路雞犬不鳴未免過  
當故不但明史刪之即憲章錄諸書亦不載也今  
所記克南昌未悉據明史本傳書之爲得其真 乙  
卯伍文定等敗宸濠于黃家渡守仁克南昌居二日遣  
文定與邢珣戴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邀宸濠而使胡堯  
元等設伏以待會濠還兵遇于黃家渡文定當其前鋒  
賊趨利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及余恩乘之德孺與  
徐璉張兩翼分賊勢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腦  
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兵守仁遣官以次復二郡丙辰  
復戰官軍却守仁斬先却者文定親督官軍殊死戰身  
犯矢石火燎鬚不爲動賊復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爲方

明通鑑卷四十八

三

陣悉出金寶犒士 丁巳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奄  
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濠妃婁氏以下皆  
投水死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萬安知縣王冕所部兵  
追執之士實養正及降賊楊璋等皆就禽士實養正死  
于獄中凡三十五日而賊平改撰明史所載守仁文定  
兩傳月日皆與實錄符惟  
實錄以惡晉溪遂及文成又以忌文成之功遂及文定  
等因言軍中爭壞濠積文定所獲以數十萬計徐璉邢  
珣謝源伍希儒亦各數萬惟戴德孺一無所取此豈非  
仇口語乎今皆不取茲期識之。士實養正之死實錄  
亦載之是月惟言守仁與養正交比就禽養正猶冀守  
仁活之守仁畏其口通令引決傳首京師又言守仁自  
南昌還養正母喪暴露使人葬之且祭以文曰君臣之  
義不得私于其母喪暴露使人葬之且祭以文曰君臣之  
州史乘攷誤辨之以爲朋友之情瘞其母可也祭而重  
之以文則不可今按葬母祭文一事亦見年譜中以非

正史故 是月兵部尚書王瓊等給事中汪元錫御史  
不錄 吳閻等皆諫親征不報御史陳察復以為言得旨罰俸  
一年再有犯顏來奏者治以極刑不宥 八月壬戌命  
江彬提督東廠兼錦衣衛彬具疏辭不允優詔答之時  
張銳居東廠錢甯居錦衣衛而彬又兼之自是中外大  
權皆歸于彬矣 己巳命太監張永提督團營及宣府  
北路官軍贊畫機密重務兼發勘宸濠反逆惡黨及改  
逆効順者即于軍門奏請處分仍查覈宮眷庫藏 乙  
亥大學士楊廷和等請以宸濠謀逆詔告天下並條陳  
寬恤事宜從之既而寬恤之詔竟寢不行 上將親征

明通鑑卷四十八

三

命草威武大將軍制又欲以江彬為威武副將軍竝下  
內閣楊廷和不可曰朝廷親征奉行天討誰敢云差遣  
又誰敢稱威武大將軍近聞逆濠移檄方以失政為名  
威武大將軍是何政令邪上心恚會推南京吏部尚書  
劉春理誥敕以廷和私其鄉人切責之廷和謝罪乞罷  
不許梁儲等請與俱罷復不許廷和方引疾不入上乃  
罷彬副將軍但傳旨以威武大將軍敕行之癸未車駕  
發京師命廷和及毛紀居守梁儲蔣冕扈從 亥與廷和  
遂有廷推切責之事此見明史本傳而據高氏鴻猷錄  
但云廷和辭疾而以力辭草制歸之梁儲一人又言儲  
不肯草制上乃自稱之不復言草制彬亦罷副將軍而  
薛氏憲章錄又增入更命廷和草之之語楊慎丹鉛錄

辨草制出自梁儲內閣有敕書稿簿綴撰者姓名于其  
下焉可証也王弇州信其說以為梁儲果有抗顏直諫  
然則草此敕者當非梁公耶以楊文襄于墓志一字不  
薛氏言梁儲不肯草敕而廷和草之固非即丹鉛錄謂  
其父不肯草敕而梁儲草之亦非也二公皆非草敕之  
人廷和兩引疾即其不肯草敕之張本而至于十三  
年草鎮國公之敕廷和亦在告梁儲毛紀泣諫豈有前  
至于泣而南巡無一語亦必不然故高氏之歸美梁儲  
雖不足信而其言竟罷草制及彬副將軍姓名可攷然  
升菴謂梁儲草制有敕書稿簿撰人姓名可攷然廷和  
是時引疾則內閣姓姓名自以梁儲為首未可以此定  
之獨草也弇州又引楊文忠行狀謂公不肯草敕因言  
朝廷親征誰敢云差遣又誰敢稱威武大將軍云云當  
中官傳旨來內閣閣臣必有詞以折之此數語似是紀  
實而至于下文謂上復遣蕭敬等來以阻撓軍機有之  
不為動迨敬等相率跪拜仍不從敬等知不可奪乃去  
遂有八月十九日因廷推切責之事此似亦升菴歸美  
其父之語與高氏薛氏之歸美梁儲皆有私意惟明史  
于楊梁二傳寥寥數語是亦不信兩家之說可謂斟酌

明通鑑卷四十八

三

盡善詞意謹嚴今所叙仍據本傳推 丁亥車駕次涿  
州王守仁捷奏至且諫親征其畧曰臣于告變之後選  
將集兵振揚威武先攻省城擣其巢穴繼戰鄱湖擊其  
情歸今宸濠已禽逆黨盡獲閩廣赴調軍士已散地方  
驚擾之民已定竊惟此逆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  
必將親征先于沿途伏有好黨期為博浪荆軻之謀今  
逆不旋踵遂已成禽法宜解赴軍門式昭天討然欲付  
之部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有意外之虞  
臣死有遺憾矣疏入上秘不發大學士楊廷和等馳請

班師梁儲蔣冕等亦以為言皆不省紀而守仁提奏之本  
至諸書皆云駐蹕良鄉則去京師僅七十里也實錄無  
發京師至涿州日分但云戊子至保定疑中間有漏脫  
也車駕以癸未發京師涿州去京師僅一百四十里五  
日始至而保定去京師三百五十里安能以至涿州之  
次日遠抵保定本紀謂丁亥至是月上至保定府攷  
涿州亦恐未確今據書之俟攷  
據實錄書戊子今依本紀丁亥至涿州則至保定當在  
月終也實錄于九月書駐蹕保定府則以前月至保定  
矣明九月壬辰朔上駐蹕保定宴于府堂巡撫都御史  
伍符及巡按御史管糧主事皆侍宴行酒上與符為藏  
閣之戲符探得閣上不悅飲符至醉乃大笑癸巳上發  
保定 戊戌車駕至臨清方上之南發也劉姬疾不從  
約以玉簪召上過蘆溝橋馳馬失簪索之不得及至臨

明通鑑卷四十八

清

清遣使召姬姬以無信約不肯往于是上復自臨清北  
行乘單舸晨夜疾趨至張家灣載與俱南從官無知者  
凡往返者踰月于是巡按山東御史熊相亟馳疏言陛  
下挾一二親倖單舸微服野宿宵行萬一不虞如太后  
何如宗社何昔漢文帝忽于馳坂之險以袁盎之諫而  
止元帝不畏從舟之危以薛廣德之諫而罷陛下之為  
是行亦危且險矣伏望思垂堂之戒嚴警蹕之儀天下  
幸甚清軍御史劉狎亦以為言皆不報攷  
載史稿次之癸丑證之實錄帝以戊戌至臨清因遣人  
召劉姬往返十五日癸丑乃回舟而北踰月始返也  
史稿蓋據其發臨清之日書之耳今據實錄  
丁未王守仁械宸濠將獻俘

至杭州投太監張永初守仁上宸濠反書因請黜奸諛  
請嬖倖恨甚及事平又欲相與媚功且懼守仁發其罪  
競為蜚語謂守仁初與宸濠通謀慮事不成乃起兵又  
欲令縱宸濠湖中待上自禽之于是命太監張忠安邊  
伯許泰率禁軍往江西守仁乘其未至俘宸濠發南昌  
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守仁不與間道趨玉山上  
書請獻俘止上南征上不許至是行抵錢唐遇永永時  
提督軍務在忠泰上而故與楊一清除劉瑾天下稱之  
守仁夜見永頌其賢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之擾  
永深然之曰永此來為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勛永

明通鑑卷四十八

美

知之但不可徑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聞上將至淮  
揚復自杭州趨京口攷  
壬寅發南昌六日而至疑發南昌尚在壬寅前今據實  
錄至杭州之月日記之至張永之行亦是邀守仁令回  
江西而實錄謂守仁攜家而還永潛遣人邀其轎重守  
仁懼乃以宸濠付永且厚結焉此亦修實錄者誣詆文  
明史本傳  
冬十月戊辰大學士楊廷和等復請班  
師且言時享已過而瞬屆冬至朝賀及十二月省牲正  
月南郊大禮所在曠廢非宜請乘輿速返以順天意而  
協人心扈從之梁儲蔣冕等亦以為言計自乘輿發後  
累疏數十上皆不省 壬午上發臨清 甲申御史謝  
源言逆藩宸濠謀為不軌久矣當時固有先事折其奸

謀而反為中傷者在今日尤宜錄其功如大學士費宏及其弟編修案之去以沮復護衛也布政使鄭岳之為民以不遂侵求也副使胡世甯之謫戍御史范輅之職以發其奸惡也此五臣者其明能逆料于逆謀未露之前其枉向未白于大害既除之後伏望召還諸臣復其官秩以為忠義之勸御史伍希儒等亦以為言且請起都御史俞諫皆下其章予所司 十一月辛卯朔車駕過濟甯丙申至徐州辛丑御龍舟自徐州順流而下乙巳至淮安清江浦幸太監張陽第時上巡幸所至捕得魚鳥分賜左右受一鱗一毛者各獻金帛為謝至是

明通鑑卷四十八

漁于清江浦累日南京及河南山東淮揚等處文武官迎送車駕皆戎裝步行而江彬不時傳旨徵索旗牌官拷縛郡縣長吏有如奴隸通判胡琮懼而自縊南京守備成國公朱輔見彬長跪總兵官鎮遠侯顧仕隆稍不為屈彬數窘辱之又遣官校四出至民家矯傳上旨索鷹犬珍寶古玩民皆惴惴不敢詰近淮三四百里間無得免者 壬子冬至車駕駐清江浦扈從及撫按等官朝賀于張陽第 丁巳上至淮安府屏侍衛徒步入城幸總兵官顧仕隆第 羈管太監錢甯于臨清密遣人繫其家屬以通逆濠事發也先是上將發京師留甯居

守甯恐離上左右為人所發乃求扈從許之江彬素與甯爭寵至臨濠進問因止甯董皇后役彬于途中遂盡白其通濠狀上大怒曰我固疑之黠奴乃敢爾邪時將渡淮遂令即所在繫之籍其家玉帶至二千五百束金十餘萬兩銀三千箱胡椒數千石它珍玩財貨不可勝計初甯之通濠濠也樂人臧賢主之上將發京師事始洩杖之午門詞連甯及發遣甯遣人殺之張家灣欲以滅口也 及奏用盧明錢甯臧賢俱下獄奔州及談辨之甚詳蓋附逆諸人惟臧賢下獄最先錢甯次之其餘中官如盧明等及尚書陸完之下獄皆在十五年十一月據奔州攷證蕭敬則並無下獄事也今據正史分書之 已未上至寶應漁于汜

明通鑑卷四十八

光湖 是月王守仁自京口復返南昌 及異年譜言文士揚一清止之楊家京口也據此則文成至京口始返而紀事本末則云以濠濠付張永乘夜度浙江過越還江西誤也過越則必歸省年譜不應漏脫蓋之明史本傳亦云身至京口而年譜記其自湖口返省則由大江取道非由浙河明矣惟楊一清之沮年譜載之明史王楊二傳皆不見今不取 先是守仁至京口欲朝行在會上命守仁巡撫江西乃自大江取道還是時張忠許泰等已先至恨失濠濠執知府伍文定縛之文定罵曰吾不恤九族為國家平大賊何罪汝等天子腹心屈辱忠義為逆賊報讐罪當斬忠益怒推文定仆地文定求解任不報忠泰必欲誣守仁與濠濠通詰責濠左右皆言無有嚴詰不已日獨濠遣弟子冀元亨



詣宸濠論學耳初宸濠懷不軌而外務名高貽書守仁問學守仁使元亨往濠以語挑之伴不諭獨與之論學濠目爲癡他日講西銘反覆君臣義甚悉濠亦愧服至是忠等聞其事大喜榜元亨加以炮烙終不承乃械送京師詔獄比守仁至故縱京軍犯之或呼名嫚罵守仁不爲動撫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遭喪于道必停車慰問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忠泰言甯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異時盡以輸京師要人約爲內應可按籍稽也忠泰故嘗納宸濠賄者氣懾不敢復言已輕守仁文士強之射徐起三發三中京軍皆

明通鑑卷四十八

亥

懽呼忠泰氣益沮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冢哭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聞之無不泣下思歸忠等不得已乃班師 十二月辛酉朔上至揚州先是江彬謀奪富民居爲威武大將軍府知府蔣瑤執不可彬閉瑤空室挫辱之脅以上所賜銅瓜不爲懾大監吳經矯上意刷處女寡婦民間洵有女者一夕皆適人乘夜爭門逃匿不可禁瑤詣經懇免麾之去忽夜半遣騎卒數人開城門傳呼駕至令通衢燃炬如白晝經徧入人家掉婦女出破垣毀屋必得乃已尋以諸婦分送尼寺寄住有二人憤恚不食死瑤爲具棺歛自是諸婦家皆以

金贖乃得歸會上漁獲一巨魚戲言直五百金彬以昇瑤責其直瑤懷其妻簪珥鞋服以進曰庫無錢臣所有惟此上笑而遣之府故有瓊花觀詔取瓊花瑤言自宋徽宗北狩此花已絕今無以獻又傳旨徵異物瑤具對非揚產上曰苙白布亦非揚產邪瑤不得已爲進五百疋當是時權倖以揚繁華要求無所不至徵瑤民且重因云 壬戌上以數騎獵于府城西遂幸上方寺自是數出漁獵以劉姬諫而止總兵神周奉旨至泰州取鷹犬城中騷然 丙寅免河南開封等府被災四十五州縣秋糧 辛未大學士梁儲蔣冕以郊祀期近請返蹕

明通鑑卷四十八

亥

先是傳旨以郊祀不及欲暫于南京行禮儲等言郊禮犧牲制帛等項皆須先期備辦嚴謹督視若倉卒措置取具一時鹵莽苟簡徒爲褻瀆且南京郊壇配位洪武時止有仁祖永樂初方增太祖一位遷都以後京師郊壇止以太祖太宗竝配今若欲于南京舊壇行禮既不

災十一州縣稅糧 癸未漁于儀真之新開命江彬祭告大江明日幸民黃昌本家閱太監張雄及守備馬昊所選妓以其半送舟中 乙酉車駕渡江丙戌至南京發臨清冬月朔始過濟甯實錄所記月日皆詳計其至南京已在十二月下旬明史本紀及三編皆據實錄今從之 是歲土爾番求通貢許之哈密都督舍音和珊亦虎仙 繫京師獄至是減死遂貢緣錢甯與其婿得入見前卷 豹房侍上左右悅之賜國姓授錦衣指揮扈駕南征

明通鑑卷四十八

三

明通鑑卷四十九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四十九

起上章執徐盡重光大荒落比二年

武宗毅皇帝

正德十五年春正月庚寅朔上在南京詔百官戎服朝正旦尚書喬宇不可率羣臣朝服賀江彬索諸城門鑰宇語都督府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禁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予雖天子詔不可乃已彬跋扈甚惟宇與應天府丞寇天叙挺身與抗彬為之稍斂 癸巳改卜郊先是禮部奏以是月八日行南郊大祀至是以車駕未還

明通鑑卷四十九

一

傳旨本年郊祀改卜二月上旬 丙申諭行在閣臣以宸濠將至議處分梁儲蔣冕請如宣德間親征漢庶人例罪人既得即日班師還告天地宗廟下廷臣及各王府議其罪不納 械太監劉瑯畢真及廖鵬之子鎧下錦衣衛獄言官發其通逆濠狀也 丁酉立春上迎春于南京仍備諸戲劇如宣府故事 辛亥大學士楊廷和等言近欽天監改卜二月十三日郊祀又孝貞太皇太后大祥神主祔廟亦在二月十日此禮皆皇上所當躬自舉行者今日期漸近內外人心不勝懸望伏乞早迴乘輿不報 甲寅免南直隸鳳淮揚三府徐滁和

州所屬被災州縣稅糧以去年淮揚大饑人相食也

戊午免湖廣武昌安陸等十五府被災稅糧 復械太

監劉璟都指揮廖鵬齊佐王準都督同知王璵等皆繫

錦衣衛獄與畢真劉瑯同侯宸濠至日鞠訊定擬 是

月王守仁被召至蕪湖得旨仍返江西張忠等讒之也

初張永自杭州復械宸濠至江西留數旬偕張忠許泰

等歸永見上極言守仁之忠而忠泰等嫉紀功給事中

祝續御史章綸等讒毀百端獨永時時左右之一日忠

泰復讒之于上曰守仁在杭州竟不赴行在陛下試召

之必不來永遣急足先告守仁守仁聞召不退食即與

偕行比至蕪湖忠泰仍沮之不令見守仁乃入九華山

日晏坐僧寺上覘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聞召即至

何謂反永復傳上意令守仁還鎮重上捷音乃返

明史本傳三編系之閏八月日中據其重上捷音及受

停之月日也實錄自守仁至杭州以宸濠付張永後凡

數月不及文成一守故弁州以為修實錄者忌之是也

據憲章錄文成則召至蕪湖而返系之正月而年譜所

載亦云趨至上新河竟為諸權倖沮 二月庚申朔

不得見其為忠等尼之明矣今據增入 上在南京 兵科都給事中汪元錫等言宣府報寇警

稱有萬騎自威遠東行京畿逼近去年冬白羊口所獲

奸細皆云使探聖駕消息乘機深入不可不慮伏乞乘

輿亟歸以防寇患不報 大學士楊廷和等請罷養豕

及宰殺之禁不報 己巳孝貞太皇太后大祥遣壽甯

侯張鶴齡祭茂陵其神主祔廟日期令改擇 三月己

丑朔上在南京 戊戌清明節太常寺奏陵寢祭牲已

有定制豕為必用之物請池其禁從之 辛丑大學士

楊廷和等以郊期屢更嫌于褻玩又瞬屆廷試之期御

殿傳臚不宜無事曠廢乃玉音屢下而返駕無期恐非

所以示天下梁儲蔣冕及禮部尚書毛澄六科給事中

邢寰十三道御史唐符等相繼上疏皆不報 夏四月

戊午朔上在南京 己未振淮揚等府饑時巡撫都御

史叢蘭巡按御史成英以振濟不給為言請截留蘇松

漕運十萬石及輕齎銀七萬二千餘兩鳳陽揚州儲庫

事例銀六千一百餘兩備振從之 甲申大學士梁儲

蔣冕言臣等自去年八月隨駕而南罪人斯得今宸濠

解至又兩月餘矣比夏令已深天氣炎熱不時暴風作

或將賊船漂沈或值賊眾病斃則陛下此行櫛風沐雨

越江涉湖徒勞無益何以祭告郊廟詔諭臣民邪且因

討罪而廢大祀天地之禮又廢太皇太后升祔之禮以

至殿試傳臚朝覲考察之期無不違誤竊恐陛下必有

不能自安者伏乞振旅早還以順天意而悅人心南京

六科給事中孫懋十三道御史蔣亨等亦以為言皆不

報 五月戊子朔上在南京 辛丑以水旱災免南直隸甯國池州太平安慶四府所屬州縣稅糧 壬寅都御史王守仁奏江西諸郡大水千里為壑舟行于閭巷民棲于木杪室廬漂蕩烟火斷絕為數十年所未有非常之變厥咎在臣因自陳四罪請賜罷黜下其章于所司國語見實錄據年譜亦系之五月惟實錄言守仁自負其功以為人所抑故上此奏亦誣語也今不取 六月丁巳朔上在南京駕幸牛首山宿焉諸軍夜驚左右皆不知上所在大擾久之乃定傳者或謂江彬欲為逆云 癸亥大學士梁儲蔣冕言近南京錦衣衛重囚反獄隨捕未獲臣等竊以重囚在監尚且逃逸今

明通鑑卷四十九 四

反賊宸濠并逆黨船泊江上舳艫相銜助逆奸細豈無潛匿踪跡往來窺伺潛蓄異圖者使聞反獄之變萬一因風縱火乘機劫奪倉卒之間何以禦之伏乞早迴乘輿以消未形之患不報 甲申兵科都給事中汪元錫等言陛下臨幸南都踰年不返隨行人馬不下數萬供億之費連及數省陛下不及知也姦宄之徒詐充官校陵虐有司索騙財物陛下不及知也軍士在外妻孥隔絕不諳風土客死道旁陛下不及知也少女老婦充牣離宮苦雨淒風多成怨魄陛下不及知也夫天下可恃者理也不可恃者勢也易見者形也難見者幾也陛下

不以宮闈為重專事遠游欲望久安長治豈可得哉不報 是月以陳金為右都御史 秋七月丁亥朔上在南京 辛丑大學士梁儲蔣冕等言陛下駐蹕南京欲乘秋後獻囚振旅而近數日來遠近惶惶或至夜間爾我相傳以為耳目有所聞見互相驚恐常不自安及行質問則又彼此推託莫知所自竊惟聖駕所經萬靈擁護豈宜有此或者因郊祀未舉廟祭未親太皇太后升廟未行祖宗之心容有未安在天之靈以此警動陛下未可知也南京科道官亦以為言皆不報時行在有物若豕首墮上前色碧又進御婦人室中若懸人首狀人

明通鑑卷四十九 五

情益驚故儲等云然 是月小王子犯大同宣府 王守仁重獻捷于京師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畧討平叛亂而盡入諸虜倖名江彬張忠等讒乃已 八月丙辰朔上在南京 癸未免江西稅糧 上之南巡也在京之大學士楊廷和毛紀行在大學士梁儲蔣冕前後諫請班師疏凡數十上皆不省及是守仁捷書至儲等復動以危言于是始有還意而羣小猶欲導上游浙西泛江漢儲冕益懼復手疏跪泣行宮門外歷未至酉上遣人取疏入諭之起儲等叩頭言未奉命旨不敢起也上不巳許不日還宮乃叩頭出 上之南巡也江彬縱其

黨橫行州縣將抵常州民大恐時知府武進知縣咸入  
覲推官張日翰兼稽府縣印召父老約曰彬黨至若等  
力與格又釋囚徒令與丐者各具瓦石以待已彬黨果  
累騎來父老直遮之境上曰常州比歲災物力大屈無  
可陷若曹府中惟一張推官一錢不入即欲具芻秣亦  
無以辨言已彬黨疑有他變乃稍退馳使告彬曰翰即  
上書巡按御史言狀御史束郊行部過常州謂曰事迫  
矣彬將以他事縛君命曰翰登已舟先發自以小舟尾  
之彬黨果大至索曰翰誤截御史舟郊使嚴捕截舟者  
而陰令緩之其黨恐御史上聞咸散去曰翰遂免彬亦

明通鑑卷四十九

六

戒其黨毋擾由是常以南諸府得安 閏月丙戌朔上  
在南京 癸巳受江西俘上欲自以為捷命設廣場戎  
服樹大纛環以諸軍令釋逆濠等去桎梏伐鼓鳴金而  
禽焉然後置械行獻俘禮 丁酉上自南京返蹕是夕  
發龍江辛丑至儀真壬寅漁于江口癸卯自瓜州濟江  
登金山遂次鎮江幸大學士楊一清第樂飲兩晝夜賦  
詩賡和以數十又徧覽一清所藏書籍取冊府元龜二  
百二冊以歸先月致仕大學士靳貴卒至是上幸貴第  
臨其喪取冊府元龜以進則據實錄增也惟傳言一清  
從容諷止帝遂不為江浙之行實梁儲等挽回之力傳中  
馬時有此諫耳然江浙之行實梁儲等挽回之力傳中

所載恐亦後人歸 庚戌上發鎮江宿望江樓癸丑至

揚州 九月乙卯朔上駐蹕揚州戊午發揚州庚申至  
寶應復漁于汜光湖鎮守太監印得索進貢物不得以  
鐵鉅繫知府蔣瑤寤辱備至數日乃得釋扈駕至臨清  
而返 辛酉上駐蹕淮安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  
等進賀功金牌花紅綵帳上戎服簪花鼓吹入城先是  
有司治故尙書金濂第至是遂幸之 丙寅上至清江  
浦復幸張陽第己巳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大恐  
爭入水掖之出自是遂不豫 丙子上至東昌戊寅至  
臨清是日萬壽節百官稱賀于填守太監第 是月以

明通鑑卷四十九

七

水災免順天永平保定河間四府所屬州縣夏稅又以  
旱災免陝西鞏昌臨洮二府及蘭州甘州等衛夏稅  
冬十月庚寅上至天津庚戌至通州上之北運也每令  
宸濠舟與御舟銜尾而行意甚防之及抵通州謂左右  
曰吾必決此獄乃入召勳戚大臣議宸濠獄時上久駐  
于外京師洵洵人情危懼大學士楊廷和毛紀等請還  
大內然後獻俘誅宸濠不納羣臣請如宣德間處置高  
照例祭告天地宗廟社稷赦天下諸王議罪乃明正以  
法亦不聽至是用江彬言命治交通宸濠者罪 十一  
月庚申執吏部尙書陸完赴行在先是中官張永至南

昌搜逆濠籍得完平日交通事上之大怒還至通州執完並收其母妻子女封識其家完至通州錢甯畢真劉瑯劉璟廖鵬齊佐王準王璣等皆先完就執甯之通濠也江彬盡發之真始填守江西與濠親厚濠為出資資緣改浙江及濠反密遣人馳報真真倡言甯世子來取浙浙中大震三司及府縣官先夕收城門諭令官軍甲以俟遂不得發瑯守備南京欲自託于濠遣弟璋事之比聞濠舉逆聚家丁百餘攜火礮軍器欲為濠應事洩乃已環獄賜皆與濠通貨賂佐準則濠婿也至是鞫訊皆服而上以完大臣甯素所信任顧負恩通逆尤恨之

通鑑卷四十九

欲寘之極刑皆命裸體反接揭其姓名于幟襍俘囚中列凱旋前部以行 逮太監商忠杜裕少監盧明秦用趙秀錦衣衛都指揮薛璽陳喜及監察御史張鰲山河南布政使林正茂等俱下錦衣衛獄皆以通宸濠有迹也初官兵克復南昌得濠簿籍所記平日餽送姓名徧于中外多者累數萬少亦以千計李士實疑其太費濠笑曰此為我寄之庫耳王守仁以簿籍連及者眾令焚之張永所發者僅百之一二云 辛酉傳旨司禮太監蕭敬李英閒住亦以嘗與宸濠通也 十二月甲申朔上在通州 己丑宸濠伏誅先是有旨召皇親公侯駙

馬伯內閣府部大臣科道官俱至通州治宸濠獄至是列其罪狀上之並同逆之宗藩拱樞等皆論死上令從輕賜自盡仍焚弃濠尸是時江彬欲亟治宸濠獄峻勸上復幸宣府仍上言臣奉鎮國公朱壽指示方畧禽宸濠及其逆黨十五人乞速正典刑上乃下詔褒賜鎮國公次及彬歲加祿米百石廕一子世襲錦衣衛將欲西幸會上體憊甚左右力請還朝越三日乃返京師 甲午車駕還京師文武百官迎于正陽橋南是日大耀軍容俘諸從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犖道東西生者標其姓名死者懸首于竿皆標以白幟凡數里不絕上戎服

明通鑑卷四十九

乘馬立正陽門下閱視良久乃入諸俘者自東安門踰大內而出彌望皆白幟者以為不祥云 以親征凱旋遣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蔡震武定侯郭勛祭告天地太廟社稷 丁酉大祀南郊初獻上拜疾作嘔血不克成禮遂還齋宮踰宿乃入御奉天殿文武羣臣行慶成禮傳旨免宴 庚子免四川保甯順慶二府被災州縣稅糧 丙午免陝西西安府所屬被災州縣秋糧又以霜災免山西行都司並大同府所屬衛所州縣秋糧 是月改王瓊為吏部尚書 是歲佛郎機使者在京師上之南巡也其使火者亞三負綠江彬得入豹房侍

上左右上時學其語以爲戲于是御史邱道隆請責令  
還滿刺加壘上方許朝貢又御史何鰲言佛郎機最凶  
狡兵械較諸番尤精前歲駕大舶突入廣東會城礮聲  
殷地留驛者違制交通入都者桀驁爭長今聽其往來  
貿易勢必爭鬥殺傷南方之禍殆無紀極祖宗朝貢有  
定期防有常制故來者不多近因布政吳廷舉謂缺上  
供香物不問何方來即取貨致番舶不絕于海滋蠻人  
裸沓于州城禁防既疎水道益熱此佛郎機所以乘機  
突至也乞悉驅在澳番舶及番人潛居京師者疏下禮  
部議從之已亞三從駕入都侍上驕甚居會同館見提

明通鑑卷四十九

十

督主事梁焯不屈膝焯怒撻之江彬大詬曰彼嘗與天  
子嬉戲肯跪汝小官邪明年彬敗亞三始下吏自言本  
華人爲番人所使乃伏法絕其朝貢國傳實錄系之是  
年十二月與傳合今四川芒部隴氏亂初芒部土舍  
隴壽與庶弟隴政及兄妻支祿爭襲仇殺所部焚蠻阿  
又礪等乘機倡亂流劫事聞命鎮守中官會撫按官捕  
治至是貴州參政傅習都指揮許詔督永甯宣撫司女  
土官奢爵等討禽阿又礪等四十三人斬一百十九級  
事乃定

十六年春正月乙卯以旱災免淮鳳揚徐二十三州縣

及長淮等十三衛稅糧 庚申以旱災免陝西西甯洮  
州二衛稅糧 癸亥以上不豫改卜郊 癸酉刑科給  
事中顧濟言人情之至親而可恃者莫如子母室家陛  
下久居在外兩宮隔絕至情日疎今復聖體違和所恃  
以爲安者何人哉昔漢高帝以病卧數日樊噲排闥直  
入且曰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今羣臣之中豈無樊  
噲之憂但拘于形迹不敢盡言伏願慎擇近臣如內閣  
官坊並府部寺院科道等官輪日各一二員更番入直  
凡起居動靜皆令與聞膳羞藥餌必令檢點或時賜召  
對以通下情其餘淫巧雜伎傷生亂德之事一切屏去

明通鑑卷四十九

十一

則保養有道聖躬不患不安矣不報 是月以兵部侍  
郎王憲爲本部尙書代王瓊也憲時從幸黨于中官至  
是廷推居末內批特擢用之 二月甲申朔上以疾不  
視朝 庚寅疾不果郊 己亥巡撫雲南副都御史何  
孟春討雲南苗平之初雲南彌勒州十八寨阿勿阿寺  
等交納甯州土舍祿氏爲居民害都給事中劉洙屢以  
爲言命孟春及巡按御史陳察會填巡官軍進兵禽寺  
斬勿仔其黨千七百餘人至是以捷聞並奏請設永昌  
府增五長官司五守禦所從之 乙巳大學士楊廷和  
等言各處地方水旱相仍災異迭見歲賦錢糧小民拖

欠各邊軍士奏請餉需殆無虛日欲徵之于民而脂膏已竭欲取之于官而帑藏已空其畿內州縣及山東河南陝西等處盜賊千百成羣白晝劫掠若不早圖拯救厚賜寬恤則將來事勢有大可憂者陛下近日聖體漸康乞將前項詔書早賜頒降以慰四海雲霓之望不報刑部員外郎周時望言聖體違和輟朝累月天象變異人心憂皇乞念宗廟社稷之重建立國本以杜邪謀御史王琳主事陸澄陳器亦以為言俱不報 是月寇犯威遠松山等堡軍士陳玉死之 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庚申傳旨改西官廳為威武團營以西官廳監

明通鑑卷四十九

三

督太監張忠及江彬等提督團營教場與威武團營操練令別闢團營教場彬矯旨也于是六科給事中汪元錫十三道御史張仲賢等言別置教場拓地則不免侵民廬墓興工則不免費官財力且威武團營既為陛下自將則泰等不過奔走麾下乃概加以提督之名不已僭乎兵部亦以為言不聽命團營官軍暫即五軍營教場操練其團營教場令所司亟相度以聞 乙丑大漸諭司禮監曰朕疾不可為矣其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重與閣臣審處之前事皆由朕談非汝曹所能預也丙寅帝崩于豹房年三十有一

三編

御批曰武宗為宦官所誤至于元氣孱削不克享年乃回顧生平不憚引為己愆而于羣小則特明其無預武宗固蠱惑滋深亦不應始終不悟若此當時豹房寢疾左右無人其言僅出自中涓之口安知非若輩恐朝臣追論其罪故矯傳此命以託為解免之由豈足為憑信哉

明通鑑卷四十九

三

是日太監張永谷大用等以皇太后命移殯大內遂頒遺詔先是司禮中官魏彬以帝無皇嗣至內閣言國醫力竭矣請捐萬金購之草澤大學士楊廷和心知所謂不應而微以倫序之說諷之彬等唯唯至是帝崩永大用至內閣議所當立廷和出祖訓于袖中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易之今興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立梁儲蔣冕毛紀咸贊之乃令中官入啟皇太后廷和等候左順門下頃之中官奉遺詔及太后懿旨宣諭廷臣一如內閣請遂定策遣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及中官谷大用韋彬張錦奉遺詔迎興世子厚熄入嗣皇帝位故事奉迎當以內閣一人偕禮官往廷和欲留蔣冕自助而慮梁儲老或憚行乃佯惜之儲奮曰事孰有大于此者敢以老辭遂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禮部尚書毛澄偕光祚等行廷和又以遺詔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尚書王憲選各營兵分布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南北要害厥衛御史以其屬扞振于是事大定改異事見明史楊梁二傳與實錄所載同惟實錄言定策時史尚王瓊以己不預屬聲排掖門入三編目中亦采之而明史廷和及瓊傳皆不具按修實錄者處處指摘晉溪不過爲新都修報復耳定策事由內閣非銓除之比且新都是時密議禁中方忌晉溪之生異議而謂遠洩之于瓊必不然矣傳中刪此數語似罷威武團練營諸邊兵入衛者俱有斟酌今從之

明通鑑卷四十九

西

以遺詔釋南京逮繫囚放遣四方進獻女子停京師不急工務收宜府行宮金寶歸諸內庫 戊辰頒遺詔于天下 庚午以皇太后懿旨下江彬神周李琮于獄彬知天下惡已又見罷遣邊兵益內疑琮勸彬速反不勝則北走塞外彬猶豫未決詭稱疾不出陰布腹心衷中觀變令許泰詣內閣探意廷和慰以溫言彬稍安乃出成服于是廷和謀以太后懿旨捕誅彬遂與蔣冕毛紀及司禮中官溫祥謀張永伺知其意亦密爲備司禮魏彬者故與彬有連廷和以其弱可脅也因題大行銘旌與彬祥及它中官張銳陳殿等爲言江彬反狀以危語脅之魏彬心動惟銳力白江彬無罪廷和面折之冕曰今日必了此乃臨巖亦從旁贊決因俾祥彬等入白太后良久未報廷和冕益自危頃之殿至曰彬已禽矣蓋是日上坤甯宮脊吻遣彬與工部尚書李鐸行禮彬吉服入衆不得從祭畢張永以計留彬鏃共飯于宮外會懿旨令收彬彬覺亟走西安門門閉尋走北安門門者曰有旨留提督彬曰今日安所得旨門者擁之遂被執拔其鬚且盡有頃周琮亦縛至琮罵彬曰奴早聽我豈爲人禽既下獄籍彬家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他珍寶不可勝計 甲戌奉太后旨遣太監溫祥孫和

明通鑑卷四十九

五

惠安伯張偉兵部右侍郎楊廷儀領官軍三千人迎護嗣君 夏四月癸未興世子發安陸 辛卯禮部奏遺詔以日易月是日當除服今新天子未至宜勿除懿旨從之 癸卯興世子自興邸至京師止于郊外有議用天子禮奉迎者尚書毛澄曰今卽如此後何以加豈勸進辭讓之禮當遂廢乎乃具儀請如皇太子卽位禮世子願長史袁宗臯曰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楊廷和請如禮臣所具儀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極不允會皇太后趣廷臣上牋勸進乃卽郊外受牋是日中入自大明門遣官告宗廟社稷謁大行皇帝几

筵朝皇太后出御奉天殿即皇帝位頒詔天下言奉皇  
兄遺詔入奉宗祧以明年為嘉靖元年大赦天下卹錄  
正德中言事罪謫諸臣賜天下明年田租之半自正德  
十五年以前逋賦悉免之 上之未至京師也楊廷和  
總朝政者三十七日中外倚以為安及上即位廷和草  
詔自卹錄蠲租外凡先朝蠹政釐剔殆盡所革錦衣內  
監旗校工役凡十餘萬減漕糧百五十三萬二千餘石  
其中貴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倖得官者大半皆斥去  
朝野僉稱新天子神聖且頌廷和功而諸失職之徒銜  
之次骨廷和入朝有挾白刃伺輿傍者事聞詔以營卒

明通鑑卷四十九 七

百人衛出入 甲辰禮部尚書毛澄等言大行皇帝大  
喪成服已畢伏望皇上以宗廟社稷為重少節哀情于  
西角門視事文武百官行奉慰禮上曰朕哀痛方切未  
忍遽離喪次其以二十七日視朝具儀來聞于是澄等  
具上儀注曰本月二十七日上服衰服御西角門視事  
文武百官素服烏紗帽黑角帶行奉慰禮二十八日以  
後如之至五月十八日遵遺詔二十七日服制已滿自  
十九日後合依孝宗敬皇帝服制上釋衰服易素翼善  
冠麻布袍要經御西角門視事俱不鳴鐘鼓文武百官  
仍素服朝參至百日後變服如常制日可

預與此據實錄徐氏讀禮

通攷亦據之以為世宗服二十七日如子為父之服以  
為滿武宗之謚按武宗以三月丙寅崩至此已過二十  
七日之期此以世宗入京師至喪次成服計之故以五  
月十八日為二十七日之期世宗初入惟此一議最為  
得禮諸書不

費宏復入內閣宸濠既敗諸言事者屢請起宏不報至  
是始召之加少保入輔政並復其弟宋編修官 戊申  
詔議興獻王主祀及尊稱時上即位甫六日于是禮部  
尚書毛澄請于大學士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濂  
王事授之曰此足為典據矣澄稱善 己酉下尚書王  
瓊于獄瓊自構彭澤于錢甯中以危法又陷雲南巡撫  
范鏞甘肅巡撫李昆副使陳九疇于獄中外多畏瓊而

明通鑑卷四十九 七

大學士楊廷和亦以瓊所誅賞多取中旨不關內閣弗  
能堪至是言官交章劾之繫都察院瓊疑出廷和指力  
訐廷和上愈不直瓊下廷臣襍議坐交結近侍律論死  
瓊疏辨減死戍邊 是月戶部尚書楊潭兵部尚書王  
憲罷工部尚書李鏐致仕 五月乙卯罷雲南大理銀  
礦 丙辰大學士梁儲致仕儲從上自安陸還給事中  
張九叙等劾儲結納權奸持祿固寵儲三疏求去命賜  
敕馳傳遣行人護送歲給廩祿如制 戊午毛澄會諸  
文武羣臣六十餘人上議曰考漢成帝立定陶王為皇  
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者皇太

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備至今陛下入承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主後興國又考宋英宗以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范鎮亦言陛下既考仁宗若復以濮王爲考于義未當乃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爲濮國公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爲人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而謂所生爲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既明而所生亦尊崇極矣今與獻王子于孝宗爲弟于陛下爲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

明通鑑卷四十九

太

等陛下宜稱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與獻大王妃爲皇叔母與獻王妃凡祭告興獻王及上箋于妃俱自稱姪皇帝某則正統私親恩禮兼盡可以爲萬世法議上上大愠曰父母可更易若是邪命再議論曰天子諸侯有統而無嗣凡經史之言嗣者皆嗣統之嗣非嗣續之嗣也繼統之義不可以倫序言故春秋僖公不書即位公羊傳曰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何休注曰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又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左氏言子雖齊

聖不先父食杜注云臣繼君猶子繼父公羊傳曰譏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何休注云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于文亦猶祖也春秋之義後世議禮者皆宗之杜氏通典晉武帝咸甯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爲後穆太常博士問應何服博士張靖荅宜依魯僖服三年例又東晉康帝爲成帝之母弟入繼大統有司奏請一周除服而帝深維君親相準名教之重遂終三年其後哀帝嗣位于穆帝則大功昆弟而王琨江霽議禮援春秋先禰後祖之義請于大行奠祭之文悉稱哀

明通鑑卷四十九

九

嗣宋太宗之繼太祖亦兄弟相及雖以日易月亦行斬衰重服故其後哲宗崩徽宗以弟嗣位太常寺請用開寶故事爲哲宗服重衰若宗廟祝詞則當宋真宗時禮官議稱太祖皇伯戶部尚書張齊賢謂天子絕葭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請自今有事于太廟則太祖並諸祖室稱孝孫孝曾孫嗣皇帝太宗室稱孝子嗣皇帝此即春秋祖閔公而禰僖公之例也世宗之天下受之武宗繼武宗之統則當禰武宗而祖孝宗楊廷和等乃舍歷代兄弟相繼之事是爲世宗今日鐵證者概不之及而但引定陶濮議二事之

不相類者以為據于是舍武宗而考孝宗又以興獻之于孝宗與濮王之于仁宗倫序相當因襲其稱濮王為皇伯父者而稱興獻為皇叔父不知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稱與獻為皇叔父則夷之于臣下之列世宗之心必有所不安而至于舍武宗而考孝宗遂為繼統不繼嗣者口實今觀世宗初入喪次舉行重服當日詔旨所命與禮臣所上儀注皆與古制不謀而合自廷和澄等議考孝宗一語遂起後來無限波瀾而以興獻為皇叔父遂為後來改孝宗為皇伯父張本則甚矣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明通鑑卷四十九

辛

己未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毅皇帝廟號武宗 壬戌以吏部侍郎袁宗臯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宗臯由進士授興府長史上以藩邸舊臣甫即位擢至卿貳至是遂入閣 丙寅補庚辰廷試賜楊惟聰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壬申錢甯伏誅武宗時內臣得幸豹房者甯為首張鏡張雄次之鏡居東廠雄入司禮監招權納賂勢行中外宸濠前後餽送各萬計次則張忠屢以提督軍務昌功受賞于經首開皇店又于張家灣宣大等處稅商權利怨聲載路額進之外皆為已有孫和謀領團營挾勢取賂劉養營造侵欺公私蠹耗劉

祥即得吳經顏大經許全馬錫張信始賄銳雄繼賄錢甯江彬扈駕巡遊與雄等張皇聲勢所至搜求婦女科索民財甚于狼虎帝為此輩蠱惑而莫之悟天下莫不恨之至是言官交劾悉執送都察院鞠治 乙亥毛澄復會廷臣上議曰禮為人後者為之子自天子至庶人一也興獻王子惟陛下一人既入繼大統奉祀宗廟是以臣等前議欲令崇仁王厚炫主興獻王祀至於稱號陛下宜稱為皇叔父興獻大王自稱姪皇帝名以宋程頤之說為可據也本朝之制皇帝于宗藩尊行止稱伯父叔父自稱皇帝而不名今稱興獻王為皇叔父大王

明通鑑卷四十九

壬

又自稱名尊崇之典已至臣等不敢復有所議因錄程頤代彭思永議濮王禮疏進覽上不從命博考前代典禮再議以聞澄乃復會廷臣上議曰臣等會議者再請改稱興獻王叔父者明大統之尊無二也然加皇字于叔父之上則凡為陛下伯叔諸父皆莫能與之齊矣加大字于王之上則天下諸王皆莫得而與之並矣興獻王稱號既定則王妃稱號亦隨之天下王妃亦無以同其尊矣況陛下養以天下所以樂其心不違其志豈一家一國之養可同日語哉此孔子所謂事之以禮者其他推尊之說稱親之議似為非禮推尊之非莫詳于魏

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于宋程頤之議至當之禮要  
不出此并錄上魏明帝詔書時廷和蔣冕毛紀復上言  
三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所生父瞽瞍三代以後  
賢莫若漢光武亦未聞追崇所生父南頓君惟陛下取  
法二君疏皆留中不下攷異毛澄兩次上兩議皆在五  
午一書是月二十四日乙亥皆本實錄蓋是月壬子朔  
也三編系之四月日中蓋因詔議崇奉與王典禮牽連  
並記耳惟日中上文漏去五月戊午四字而下文所謂  
是月二十四日者乃五月日分也今據本傳參書之  
論曰伯父叔父乃天子臣諸父而稱之之詞此經義  
也故張璠之言曰陛下稱聖母為皇叔母則當以君  
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然則繼統不繼嗣之說豈

明通鑑卷四十九

三

非乘其間而攻之乎至澄等謂加皇子叔父之上以  
示崇異不知皇亦大之稱而已曲禮祭王父曰皇祖  
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其見于特牲  
少牢者皆大夫士祭其宗廟之祝詞也若服間言公  
子之妻為其皇姑則庶婦尊其夫之所生者亦然然  
則皇考亦生我之稱而非至尊之號明矣且以伯叔  
稱其所生之父于古未之前聞即後世士大夫之出  
繼者亦臨文不易其考妣之稱未有泯然夷之于伯  
叔之列者唐宋以來諸家之文集可證也世宗謂父  
母之稱豈可移易此實至性中語澄等此議不足以

動世宗之心又焉能關張璠桂萼諸人之口而奪其  
氣乎父母為所生之專稱宋時政府已發此議詳具  
禮議辨  
之嚴晰

是月復起孫交為戶部尚書彭澤為兵部尚書林俊為  
工部尚書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石珪為吏部尚書珪  
玠之弟也 錄正德中忠諫諸臣陸震等死者加贈陰  
餘皆次第起用 詔內外諸官一遵舊制革其旗牌諸  
物不許干預他事 遣使存問致仕大學士謝遷遷弟  
迪起為參議子丕復官翰林遷遣子入謝勸上勤學法  
祖諸事優詔答之 六月戊子江彬伏誅先是福建道

明通鑑卷四十九

三

監察御史王鈞劾奏司禮太監魏彬與逆惡江彬結為  
婚姻內外盤據御馬監太監張忠于經蘇縉或爭功啟  
衅排陷忠良或首開皇店結怨黎庶或導引巡幸流毒  
四方今彬既捕治此輩亦宜亟賜併處以明法紀以清  
姦黨得旨魏彬已有處分忠等從寬發充孝陵衛淨軍  
既而給事中楊秉義復請亟治彬罪給事中徐景嵩吳  
巖並劾許泰張忠等得旨令錦衣衛執泰送都察院鞠  
治而魏彬等仍寘不問于是雲南御史蕭淮等奏太監  
谷大用邱聚張永等盡惡先帝黨惡為奸竝宜誅僂以  
謝天下得旨大用聚降奉御孝陵司香彬永閒住時京

師久旱江彬誅遂大雨而哈密舍音和珊亦伏誅惟許  
 泰張忠以黃緣貴近得減死戊邊時以偽除惡未盡云  
效異明史本紀戊子上脫 乙未縱內苑禽獸令天下  
六月二字今據明史稿增 母得進獻 丁酉革錦衣衛冒濫軍校三萬餘人 戊  
 戌振江西災 壬寅革傳陞僧道教坊官三百餘員盡  
 削內外金剛老及把總大管家各色名目 癸卯振遼  
 東饑 己酉停陝西織造絨服 是月以南京尙書金  
 獻民爲左都御史以陳金玉璟皆致仕也 秋七月壬  
 子進士張璠上疏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  
 莫大乎以天下養陛下嗣登大寶卽議追尊聖考以正  
 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誠大孝也廷議執漢定陶宋  
 漢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夫天下豈  
 有無父母之國哉記曰禮非天降非地出人情而已漢  
 哀帝宋英宗固定陶濮王子然成帝仁宗皆預立爲嗣  
 養之官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故師丹司馬光之論行  
 於彼一時則可今武宗無嗣大臣遵祖訓以陛下倫序  
 當立而迎立之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未嘗著爲人後  
 之義則陛下之興實所以承祖宗之統與預立爲嗣養  
 之官中者較然不同且迎養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  
 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于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

明通鑑卷四十九

書

人後聖考止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  
 絕其父母之義故在陛下謂入繼祖後而得不廢其尊  
 親則可謂爲人後以自絕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  
 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承惠帝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  
 帝後則以兄孫繼非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  
 然後謂之繼統也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立聖考庶於  
 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  
 考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帝方扼廷議得璠  
 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亟下廷臣議廷臣爲  
 之大駭及異明史本紀書張璠上疏于是月壬子是月  
辛亥朔壬子初二日也明史毛澄傳書八月庚  
 辰朔則七月之朔當爲辛亥而璠傳作七月朔不繫于  
 支憲章錄書七月庚戌庚戌亦非七月之朔證之實錄  
 六月壬午朔則庚戌乃六月之晦 癸丑詔自今親喪  
 不得奪情者爲令 丁巳小王子犯莊浪指揮劉爵禦  
 却之 甲子召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于文華殿初  
 廷和授大禮議于毛澄曰有異議者卽奸邪當斬時璠  
 方成進士觀政在部與禮部侍郎王瓚言上入繼大統  
 非爲人後瓚微言之廷和恐其撓議改官南京至是瓚  
 見廷議三上三却乃揣上意言之上銳意欲尊崇所生  
 屢召廷和慰諭欲有所更定廷和卒不肯順上指毛澄  
 等執奏如故及璠疏至上遣司禮太監持示廷和廷和

明通鑑卷四十九

書

曰秀才安知國家事復持入于是上召廷和等授以手  
敕欲尊父為興獻皇帝母為興獻皇后祖母為壽安皇  
太后廷和等持不可封還手詔于是給事中朱鴻湯史  
于光御史王濬盧瓊交章劾璉皆不聽璉封還手詔璉等  
本紀連叙于壬子張璉上疏之下證之實錄丙子革  
召廷和等在甲子憲章錄明書皆同今據之  
錦衣衛及監局寺廠司庫旗校軍士匠役投充新設者  
凡十四萬八千餘人 丁丑甯津盜起轉掠至德平知  
縣龔諒率吏民禦之力竭被害事聞贈濟南通判恤其  
家 是月吏部尚書石瑄改掌詹事府典誥救自羣小  
竊枋銓政混濁瑄剛方謝請託諸犯清議者多見黜時  
望大孚而內閣楊廷和有所不悅甫二月仍改故官  
八月庚辰朔再命廷臣集議尚書毛澄等復上疏曰先  
王制禮本乎人情武宗既無子嗣又鮮兄弟援立陛下  
于憲廟諸孫之中是武宗以陛下為同堂之弟考孝宗  
母慈壽無可疑矣可復顧私親哉疏入上不憚復留中  
會給事中邢寰請議憲廟皇妃邵氏徽號澄上言皇妃  
誕生獻王實陛下所自出但既承大統則宜考孝宗而  
母慈壽太后孝宗于憲廟皇妃宜稱皇太妃則在陛下  
宜稱太皇太妃如此則彝倫既正恩義益篤疏入報聞  
是月以南京尚書喬宇為吏部尚書 九月乙卯袁

明通鑑卷四十九

美

宗畢卒宗畢初入閣以疾辭不允至是甫踰四月亦無  
所建白云 庚午葬毅皇帝于康陵 癸酉上母妃蔣  
氏自安陸至通州先是下廷臣議奉迎禮尚書毛澄等  
請由崇文門入東安門上不可乃議由正陽左門入大  
明東門又不可比母妃次通州聞尊稱未定止不肯入  
上聞而泣欲避位奉母歸藩澄等仍執議如初上乃自  
定議由中門入仍下廷臣前疏更令博采輿論以聞致  
蔣妃至京師明史本紀書之于十月壬午證之毛澄等  
傳蓋以九月未至通州故諸書皆系之九月癸酉是母  
妃以尊稱未定故 是月免山東山西被災州縣稅糧  
冬十月己卯朔追尊父興獻王為興獻帝祖母憲宗  
貴妃邵氏為皇太后母妃蔣氏為興獻后先是尊崇禮  
未定會母妃在通州又聞朝議考孝宗志曰安得以我  
子為它人子于是張璉益喜著大禮或問上之且曰非  
天子不議禮願奮獨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章既下  
毛澄等知勢不可已乃謀于內閣請以皇太后懿旨行  
之遂頒詔壬午興獻后至京師謁奉先奉慈二殿初欲  
謁見以廷議而止致是月己卯朔證之毛澄傳則云十月  
二日庚辰相差一日今從本紀又澄傳言稱興獻帝妃  
日興國太后與本紀稱興獻后者異按初封太后係與  
獻其改稱興國具見明年三月詔 毛澄等之考孝宗  
中本紀分書之是也今摺本紀 也時兵部主事霍韜私為大禮議駁之澄貽書相質難

明通鑑卷四十九

毛

韜上書力辨其非已知澄意不可回是月韜上疏其畧  
言廷議謂陛下以孝宗為父興獻王為叔考之古禮則  
不合質之聖賢之道則不通於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  
儀禮喪服章云斬衰為所後者又云為人後者為其父  
母報是于所後者無稱為父母文而于本生父母又無  
改稱伯叔父母之云也漢儒言為人後者為之子果如  
其言則漢宣帝當為昭帝後矣然昭為從祖宣為從孫  
孫將謂祖為父可乎唐宣宗當為武宗後矣然武宗姪  
而宣宗叔叔反謂姪為父可乎是考之古禮則不合也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所得私也孟子言舜為天

明通鑑卷四十九

天

子瞽瞍殺人臯陶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是父母重而天  
下輕也若宋儒之說則天下重而父母輕矣是求之聖  
賢之道則不通也武宗嗣位十有六年孝宗非無嗣也  
今欲強陛下重為孝宗之嗣是孝宗有兩嗣子而武宗  
無嗣子可乎若曰武宗以兄固得享弟之祀則孝宗獨  
不可以伯享姓之祀乎既可越武宗而繼孝宗獨不可  
并越孝宗直繼憲宗乎武宗無嗣無可如何矣孝宗有  
嗣復強繼其嗣而絕興獻之嗣是于孝宗無所益而于  
興獻不大有損乎是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也已而  
巡視松潘御史熊汝亦馳疏如韜言而是時興獻帝后

之稱已定俱下所司十一月庚戌復振江西災丁  
已錄平宸濠功封王守仁新建伯初上在興則深知守  
仁平逆功甫即位越召入朝受封而廷和以王瓊故銜  
之廷臣亦多忌其功者乃託言國喪未畢不宜賜宴行  
賞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尚書守仁以親老請歸省至是  
諭功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封伯爵世襲歲祿一千石  
然不予錢券歲祿亦不給云 甲戌乾清宮成上入居  
之御史鄭本公上言事之可思者六是宮八年營構一  
且告成陛下居安思危當遣羣小節宴遊以防一朝之  
患重妃匹廣繼嗣以為萬世之計慎終如始兢兢業業

明通鑑卷四十九

天

常若天祖之臨求言益切訪政益勤用防壅蔽之患持  
聖心遠貨色毋溺于鴆毒重興作惜財力永鑒于先朝  
上嘉納之時上方欲加興獻帝號本公力言不可然不  
能用 罷廣西貢香諭各填巡守備官凡額外之征悉  
罷之 是月收修武宗寶錄 十二月己丑復傳諭興  
獻帝后皆加稱皇字內閣楊廷和封還手敕尚書毛澄  
抗疏力爭又偕九卿喬宇等合諫皆不納攷異明史本  
傳云十二月十一日己丑 紀不具毛澄  
蓋是月己卯朔也今據之 初宸濠謀逆于南昌守臣  
死事之最烈者巡撫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達濠既禽之  
明年守臣上其事于朝不報至是歲上即位追贈燧禮



部尙書謚忠烈達左副都御史謚忠節明年改元復加贈達禮部尙書竝祀南昌賜祠曰旌忠又追贈參議黃宏太常少卿主事馬思聰光祿少卿竝配享旌忠祠燧生有異質兩目燦燦夜有光死之日天忽陰慘烈風驟起凡數日達當事急以文天祥集貽其友給事中張漢卿而無書漢卿語人曰甯邸必反汝登其爲文山乎達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史及副使卽爲文易服哭人恠問故曰副使必吾兒也南昌吏民見天變亟走收兩人尸尸未變黑雲護之蠅蚋無近者伍文定起義兵于吉安設兩人木主于文天祥祠率吏民哭之宸濠已

明通鑑卷四十九

三

禽燧子堪率兩弟擗陞扶輿歸兄弟廬墓蔬食三年服除以父死難更墨衰三年世稱三孝子達長子瑒好學有器識既葬父日夜號泣六年而後就廕語人曰吾父死乃因之得官忍就廕邪痛哭不能仰視二家子孫孫氏最貴顯許亦能傳其家云 方宸濠之謀爲變也西江士民受害者不可勝紀初遣闕校四出籍民田廬收縛豪強不附者有萬木鄭山俱新建人集鄉人結砦自固賊黨謝重一馳入村二人執之積葦張帷陽前縛人馬生焚之濠黨不敢犯二人飲江上爲盜凌十一所通趨見宸濠烙而椎之皆罵賊死趙楠南昌諸生兄模

嘗捐粟佐振宸濠捕模索金桶代往脅之不屈被掠死同邑宰增見迫抗節不從一家百口皆死諸生劉世倫儒士陳經官義士李廣源皆被掠不屈死葉景恩者以俠聞族居吳城宸濠將作難捕景恩脅降之不從死獄中宸濠兵過吳城景恩弟景允以三百人邀擊賊賊分兵焚劫景允家其族景集景修等四十九人皆死

明通鑑卷四十九

三

明通鑑卷五十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五十 起元默致祥盡昭陽協洽凡二年

世宗欽天履道英毅神聖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

皇帝

嘉靖元年春正月癸丑享太廟 己未大祀天地于南郊是日清甯宮後殿災壬戌尚書毛澄等言陛下郊祀甫畢禁中失火密邇青宮變不虛生宜應之以實法成湯之自責效周宣之側身思禮樂教化之或愆念慶賞刑威之有失克其懼災憂患之心以致夫順天悅親之

明通鑑卷五十

實上曰上天示戒朕心兢惕當與卿等同加修省以回天意先是上手敕加興獻帝后皇號楊廷和等偕禮官執奏一時廷臣諍者百餘人皆言稱皇非是且請斥張璉等邪說俱不報至是殿災廷和等因言興聖帝后加稱列聖神靈容有未安今大災示戒昭然可見給事中鄧繼曾亦言天有五行火實主禮人有五事火實主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禮不興今之火災廢禮失言之所致也上不得已乃勉從眾議諭稱孝宗為皇考慈壽皇太后為聖母興獻帝后為本生父母不稱皇據明史本紀因清甯宮災牽連書之即三月頒詔之方文也證之實錄並無此語蓋傳諭之言後始行之

科道官之論諫也給事中安磐謂與為藩國不可加于帝號之上獻為謚法不可加于生存之母本生所後勢不俱尊大義私恩自有輕重會廷臣多力爭俱下所司知之 己巳甘肅軍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焚其屍銘之死也實總兵官李隆以私憾喉部卒殺之而以銘酷刻激變軍士報聞尋擢陝西按察使陳九疇為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庚午以火災風霾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救百官修省 二月己卯耕藉田致異據明史本紀是月己卯耕藉田之實錄戊寅遣官祭先農亦不載已卯親耕藉田事而明書則系之三月乙卯今據本紀 丁酉召何孟春為吏部右侍郎孟春巡撫雲南平叛苗有

明通鑑卷五十

二

功上即位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半道復被召佐吏部先是孟春在雲南聞大禮議起馳疏奏曰臣惟前世帝王自旁支入奉大統推尊本生得失之迹具載史冊宣帝不敢加號于史皇孫光武不敢加號于南頓君晉元帝不敢加號于恭王抑情守禮宋司馬光所謂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者也哀安桓靈乃追尊其父祖犯義侵禮司馬光所謂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者也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夫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

尊無二上若恭敬之心分于彼則不得專于此故也今者廷臣詳議事猶未決豈非皇叔考之稱有未當者乎抑臣愚亦不能無疑禮生日父母死曰考妣有世父母叔父母之文而無世叔考世叔妣之說今欲稱與獻王爲皇叔考古典何據宋英宗時有請加濮王皇伯考者宋敏求力斥其謬然則皇叔考之稱豈可加于與獻王乎卽稱皇叔父於義亦未安也經書稱伯父叔父皆生時相呼及其既沒從無通親屬冠於爵位之上者然則皇叔父之稱其可復加先朝已謚之親王乎且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自太祖傳至孝宗孝宗傳之先皇帝特

明通鑑卷五十

三

簡陛下授之大業獻王雖陛下天性至親然而所以光臨九重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南面者皆先皇帝之德孝宗之所貽也臣故願以漢宣光武晉元三帝爲法若非古之名不正之號非臣所願于陛下也及孟春官吏部則已稱與獻帝后及本生父母遂中寢 壬寅以巡撫湖廣副都御史席書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初書自戶部員外陞外任武宗時歷河南僉事貴州提學副使時王守仁謫龍場驛丞書擇州縣子弟延守仁教之士始知學履遷福建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上改元改南京兵部右侍郎江南北大饑奉命振江北

令州縣十里一厥煮糜哺之全活無算方書在湖廣見中朝議大禮未定揣上向張璉霍韜因獻議言昔宋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出爲人後今上以與獻王長子入承大統英宗入嗣在衮衣臨御之時今上入繼在宮車晏駕之後議者以陛下繼統武宗仍爲與獻帝之子別立庶祀張璉霍韜之議未爲非也爲今日議宜定號曰皇考與獻帝別立庶大內歲時祀太廟畢仍祭以天子之禮似或一道也蓋別以庶祀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稱則至愛篤而本支不淪尊尊親親並行不悖至慈聖宜稱皇母某后不可以與獻加之獻謚也豈宜

明通鑑卷五十

四

加于今日議既具會中朝競詆張璉爲邪說書懼不敢上而密以示桂萼萼然其議 三月辛亥弗提衛獻生豹却之 甲寅上幸太學釋奠于先師孔子 丁巳上慈壽皇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曰莊肅皇后戊午上皇太后尊號曰壽安皇太后與獻后曰興國太后攷異明史本紀所載尊號年月皆據實錄而與國太后是時稱母后曰興國太后蓋以廷臣言與獻謚法不可加于生母之母據此則去年十月之稱之爲興獻后明矣明史毛澄傳子去年十月下書興國太后蓋紀載之誤 壬戌頒詔天下論曰考孝宗遂不得以武宗爲皇兄而以武宗爲皇兄遂爲稱莊肅皇嫂張本楊廷和等之初誤于草

遺詔兄終弟及一語及草卽位詔直稱奉皇兄遺命入奉宗祧于是考孝宗兄武宗之議起矣不知世宗所承之統在武宗不在孝宗今舍武宗而考孝宗是滅武宗世次也成帝無子故以哀帝為嗣而考成帝仁宗無子故以英宗為嗣而考仁宗今孝宗自有子武宗既考之于前而世宗復考之于後是使孝宗有子而無子也況兄終弟及為同父者言之耳而遺詔中以為倫序當立則喪服小記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之例也故鄭注云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庶祭之就其祖而已据此則宗子孤為殤

明通鑑卷五十

五

者不得為之立後故族人以其兄弟之倫序相當者來為殤之父後不為殤後此卽春秋子般卒之例也子般乃為殤未踰年而死者故閔公嗣位為莊公後不為子般後若僖公之繼閔公則成君也成君則宜為之後不得仍後莊公春秋之義亦如此今武宗身為天子十有六年一旦以無後而傳之世宗何至楊廷和毛澄等夷之于宗子為殤之列使世宗但以其倫代而不為之後又于孝宗之宜入祖廟者而禍之于是考孝宗而皇兄皇嫂之稱遂不得不出于此自此為有明一代故實而莊烈尊熹宗后為懿安皇后

稱之曰皇嫂實自廷和等兄武宗一議啟之而徵之于禮實未見其然也

甲子廣西荔浦縣賊流劫桂林陽朔等處殺臨桂縣主簿曹時古田縣典史陳祚命填巡官督兵捕之 戊辰遣官詣安陸上興獻帝尊號時命禮部侍郎賈詠題神主詠題神主曰興獻帝神主不稱考及叔亦不叙子名朝論是之 壬申論定策功封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皆為伯費宏蔭一子錦衣衛指揮皆世襲禮部尚書毛澄加太子太傅蔭一子錦衣衛廷和等五人各累疏懇辭皆溫旨褒荅不允已復力辭至以去就決之始命

明通鑑卷五十

六

改蔭錦衣衛等官廷和等仍堅辭不受給事中許復禮張九功等御史汪良貴秦武等及兵部主事霍韜各交章奏封爵武蔭非諸臣所安宜聽辭免尋許改蔭文階廷和澄以議大禮不合上意數求去而御史張鵬請罷蔣冕趙永亨又詆石瑄不可掌銓衡二人亦求去朝議不平乃復以溫旨諭留以是諸臣竟不敢拜命云 初詔罷額外貢獻是月中都填守中官張陽復貢新茶給事中張紳言陛下詔墨未乾旋卽反汗人將窺測朝廷玩侮政令且陽名貢茶實雜致他物四方效尤何所底極請守前詔一切罷之報可 夏四月癸未禁廣東看

守珠池及市舶太監不許干預地方事務 壬辰命各  
邊巡按御史三年一閱視軍馬器械著爲令 丙申罷  
甘肅總兵官李隆隆以私憾戕害撫臣許銘時陳九疇  
尚未至陝西巡按御史喻茂堅發隆罪狀乃褫職命逮  
勘以聞 戊戌上御經筵 己亥南京兵部尙書王守  
仁疏辭封爵初守仁以功爲內閣所忌受封之日諸同  
事有功者惟吉安守伍文定當上賞擢至大官其他皆  
名不遷而陰黜之廢斥無存者守仁憤甚比歸丁父憂  
乃疏辭封爵乞錄諸臣功且言殃莫大于貪天之功罪  
莫大于掩人之善惡莫深于襲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已

明通鑑卷五十

七

之恥四者備而禍全臣之不敢爵非以辭榮也求避禍  
耳不允所錄功亦不報致異據年譜文成以正月辭封爵二月丁父憂七月再疏辭封爵此摺其在越上書之月也實錄載守仁辭封于五月已亥蓋卽年譜正月所上疏也惟實錄但載辭封不允而明史本傳則並載乞錄諸臣功于丁父憂之丁證之年譜乞錄不允乃在七月詒免之疏今分書之  
是月起致仕都御史林俊爲工部尙書未至會刑尙張  
子麟致仕乃改俊代之以副都御史陶琰爲工部尙書  
五月己酉以迎立功封駙馬都尉崔元爲侯外戚邵  
喜蔣翰皆爲伯時元等因閣臣皆辭封爵亦疏辭科道  
官及吏部均請宜聽辭免以慎重名器保全戚里不允  
六月丁丑大學士楊廷和等上言近以暑日傳旨經

筵日講俱暫免又免午奏臣等職司輔導實有未安伏  
乞官中無事不廢讀書其大學尙書容臣等接續前日  
所講讀者量進起止仍不時御文華殿召見臣等俯賜  
訪問上是之已而編修湛若水亦以爲言俱報聞 是  
月南京禮部尙書章懋卒懋告歸後屢起爲南京太常  
卿及南禮部侍郎皆不就言者屢陳懋德望詔有司歲  
時存問上嗣位卽家擢是職仍致仕方遣行人存問而  
懋已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少保謚文懿懋爲學恪守先  
儒訓或諷爲文章曰小技耳予弗暇有勸之著述者曰  
先儒之言至矣芟其繁者可也通籍五十餘年歷俸僅

明通鑑卷五十

八

滿三考難進易退世皆高之 禁內官弟姪母得官錦  
衣衛世襲著爲令 是夏吏部員外郎方獻夫自家還  
朝道聞大禮議未定乃上疏畧曰先王制禮本緣人情  
君子論事當究名實竊見近日禮官所議有未合乎人  
情未當乎名實一則守禮經之言一則循宋儒之說也  
臣獨以爲不然據禮經喪服傳曰何如而可以爲人後  
支子可也又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  
統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  
大宗爲是禮者蓋謂有支子而後可以爲人後未有絕  
人之後以爲人後者也今與獻帝止生陛下一人別無

支庶乃使絕其後而後孝宗豈人情哉且為人後者父嘗立之為子子嘗事之為父故卒而服其服今孝宗嘗有武宗矣未嘗以陛下為子陛下于孝宗未嘗服三年之服是實未嘗後孝宗而強稱之為考豈名實哉為是議者未見其合于禮經之言也又按程頤濮議謂英宗既以仁宗為父不當以濮王為親此非宋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其不同者一孝宗有武宗為子仁宗未嘗有子也其不同者二濮王別有子可以不絕與獻帝無別子也其不同者三豈得以濮王之事比今日之事哉為是議者未見其善述

明通鑑卷五十

九

宋儒之說也若謂孝宗不可無後故必欲陛下為子此尤不達于大道者也推孝宗之心所以必欲有後者在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而已豈必拘拘父子之稱而後為有後哉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是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是實為有後也且武宗君天下十有六年不忍孝宗之無後獨忍武宗之無後乎此尤不通之說也夫與獻帝當父也而不得父孝宗不當父也而強稱為父武宗當繼也而不得繼是一舉而三失焉臣未見其可也且天下未有無父之國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今使陛下舍其父而有天下

陛下何以為心哉臣知陛下純孝之心甯不有天下決不忍不父其父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豈有子為天子而父不得稱帝者今日之事臣嘗為之說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與獻之異羣庶在稱帝而不稱宗得稱帝者以陛下為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伏乞宣示朝廷復稱孝宗曰皇伯稱與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于人情當乎名實非唯得先王制禮之義抑亦遂陛下純孝之心矣報

明通鑑卷五十

十

畧言陛下初即位天下忻然望治邇來漸不如初初每事獨斷今戚里左右或潛移陰奪初每事咨訪大臣今禮貌雖隆而實意日踈初罷諸不經淫祠今稍稍議復初屏絕玩好今教坊諸司或以新聲巧伎進初日覽奏章今或置不省輒令左右可否初釐革冗食冗費今騰驥勇士不行覈實御馬監數亦無稽察初裁革錦衣冒濫今大臣近侍以迎立授世蔭舊邸旗校悉補親軍初中官有罪懲以成法今犯者多貸死舉朝爭之不得初中官有過不復任用今鎮守守備營求易置倖門復啟初納諫如流今政事不便者言官論奏直曰有旨訑訑

拒人疏入上頗納之未幾出為河南副使致異汪珊事

傳中特書云元年七月蓋本實錄也今摺實錄日分已酉以南直隸江西浙江

湖廣四川旱災詔各撫按官講求荒政積穀預備事宜

逮濟甯管閘主事陳嘉言下獄先是太監溫祥賈州

寶詣安陸還訴嘉言欺侮上震怒遂命錦衣官校逮問

尋御史沈灼陳四漸末言嘉言不宜逮上怒其黨護奪

俸 辛亥兩廣盜起命總督都御史張嶺討之 丙辰

甘肅巡按御史奏正德中寇入蘭州指揮張瀛與所部

總旗施二俱力戰死請追賜贈卹兵部議從之仍令有

司祠祀 甲子大同軍士以告餉率眾謹謀欲為亂提

明通鑑卷五十

十一

督侍郎臧鳳巡按御史張欽捕首惡張的祥等請寘之

法戶兵二部議以宣大二鎮糧餉久缺以致軍士爭呼

宜且撫之上命法司會議謂近年主將因循驕兵脅制

在福建則犯守臣在陝西則犯巡撫大同兵素曠悍自

逆彬擅調後轉加狂悖若非重懲恐益長亂詔僇其首

禍者五人以徇 己巳南京暴風雨江水涌溢郊社陵

寢宮闕城垣吻脊欄楯皆壞拔樹至萬餘株大江船隻

漂沒甚眾直隸鳳陽揚州廬州淮安等府同日大風雨

雹河水泛漲壞官民廬舍樹株溺死人畜無算致異明

志系之七月實錄則己巳也二申錄書七月二十四日戊辰至次日己巳蓋是月乙巳朔與實錄合 庚

午刑部尚書林俊言宮中府中俱為一體近年各內臣

犯法屢詔免逮問惟下司禮監勘治非祖宗法也請自

今內臣所犯悉下法司明正其罪如所論不當自可明

正法司之罪疏入報聞而已俊起用年已七十寄止朝

房示無久居意數為上言親大臣勤聖學辨異端節財

用朝有大政必侃侃陳論中外想望其風采 是月王

守仁再疏辭封爵為諸臣訟寃其畧曰宸濠變初起勢

焰猖熾人心疑懼退阻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

徐璉戴德孺諸人外又有知府陳槐會璵胡堯元等知

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顧必劉

明通鑑卷五十

十一

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

鰲山伍希儒謝源等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

謀議監錄經紀所謂同功一體者也帳下之士若聽選

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詹千戶

王佐等或詐為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偽書反

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今聞紀功文冊改造者多所

刪削舉人冀元亨為臣勸說甯王反為奸人構陷竟死

獄中尤傷心慘目負之真寘之中者今臣獨崇封爵而

此同事諸人者或賞不行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而罰

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閑或冒蒙不忠之

號而隨以廢斥臣竊痛之奏入卒寢不行初上嗣位言者交白冀元亨冤出獄五日卒故守仁及之元亨在獄善待諸囚若兄弟囚皆感泣其被逮也所司繫其妻李季無怖色曰吾夫尊師樂善豈他慮哉獄中與二女治麻泉不輟事且白守者欲出之曰未見吾夫出安往按察諸僚聞其賢召之辭不赴已就見則仍囚服手不釋麻泉問其夫學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衽席間聞者為之悚然 八月己亥釋李夢陽于獄初夢陽罷歸益阡池負氣治園池招賓客射獵為娛自號空同子名震海內宸濠反誅御史周宣劾夢陽黨逆遂被逮坐前作陽

明通鑑卷五十

三

春書院記削籍頃之卒 庚子以南京災異敕羣臣修省 九月丙午巡按江西御史程啟充得逆濠通蕭敬陸完等私書內有守仁可任江西巡撫語因極論蕭敬張銳等竝劾守仁陰謀黨惡素與交通請追奪封爵戶科給事中汪應軫上書明守仁功而刑部主事陸澄亦上疏為六辨以折之然上知守仁功不問致墨年譜系是年七月蓋因文成再上疏辭封爵類記之也今據實錄在九月丙午而實錄但有汪應軫上書論守仁功其下文向信再劾稱應軫與守仁同府澄係其門生即陸澄也是實錄上文漏去刑部主事陸澄六字今據年譜增 戊申刑部尚書林俊以災變奉諭修省因上言今日之最急者惟反法祖宗躬行節儉茲大婚屆期六禮之儀

固不可缺中外賞犒為費尤多時繼舉贏其何能濟臣願一切罷省務崇儉以為天下先詔褒納之 己巳吏部聽選監生何淵上言請權以禮制量立世室于太廟東北之地奉與獻帝之神如周祀文王于世室遺意則陛下四時躬祭而事生事存之心始得以自盡太后千秋萬歲後亦得配食太廟于無窮不必遠耐安陸矣上然之命所司會議以聞 辛未立皇后陳氏先是昭聖太后為上選婚臺官言大名有佳氣乃求得大名府元城縣學諸生陳萬言女迎入宮至是遂冊立之萬言先授鴻臚寺卿尋陞為中軍都督同知后母翼氏封夫人

明通鑑卷五十

四

給詔命 冬十月辛卯以南畿湖廣江西廣西災傷重大命所司發倉粟竝戶部發帑銀二十萬兩分道振之仍各蠲免稅糧有差壬辰敕羣臣修省 甲午刑科給事中張紳言中官出鎮非太祖太宗舊制景帝遣國家多故偶一行之謂內臣是朝廷家人但有急事令其來奏乃往歲宸濠謀叛填守太監王宏反助為逆內臣果足恃邪時平則坐享尊榮肆毒百姓遇變則心懷顧望不恤封疆不可不亟罷之上是其言後張孚敬為相竟罷諸填守內官其論實自紳發之云 乙未禮科給事中章喬言三代以下論正學莫如朱熹近有倡為異學



者樂陸九淵為簡捷而以朱子為支離宜嚴禁以端士  
習御史梁世鏢亦以為言上是之詔禮部國子監及各  
提學官申其禁 丙申免山西被災州衛稅糧 十一  
月辛亥總督兩廣軍務張嶺討廣西賊平之 丁巳刑  
科都給事中劉濟請定行刑時限時太監廖鵬父子及  
錢甯黨王欽等皆以從逆論斬鵬等夤緣中人冀脫死  
濟因言自來死囚臨斬鼓下猶受訴詞奏上得報已及  
日盱再請而后行刑則已薄暮殊非與眾弃之之義乞  
自三請後鼓下不得受詞鵬欽等罪甚當幸陛下勿疑  
詔自今以申酉行刑鵬等竟緩決欽復以中旨免死濟

明通鑑卷五十

五

力爭不聽 戊午陞修撰舒芬員外夏良勝等十五人  
官及編修費宋王思等皆加陞俸以旌忠直從吏部之  
請也 庚申壽安皇太后邵氏崩初與獻之藩太后時  
已進封貴妃留京師及上嗣位太后已老目肯矣喜孫  
為皇帝撫之自頂至踵至是崩上尊謚曰孝惠皇太后  
別祀泰慈殿七年七月改稱太皇太后 壽安太后之  
崩也大學士楊廷和等謂上為孝宗後不宜為孝宗之  
庶母持祖母承重服因摘大明律令孫為祖服齊衰期  
年之文以示同官禮部如其議上之上不從令喪制二  
十七日而除然以廷和等言不頒遺詔僅行二十七日

之服于宮中攷異楊廷和議期服事明史本傳不載此  
之實孫瑞部所上儀則十三日而除其二十七日則世  
宗自以見之制中然注廷和之議期服與其自記之文  
合而明史紀事本末亦云廷和定制哭臨一日喪服十  
三日而除文移兩京不以詔天下則是廷和此議雖經  
禮部摺奏而上不從至于不頒遺詔僅行二十七日之  
服于宮中則仍從廷和議也今據徐氏讀禮通考增入  
論曰楊廷和等之議本生但議興獻帝后可耳而至

于壽安皇太后則憲宗之妃孝宗之庶母而世宗所  
生之祖母此與本生之祖母無涉也春秋之義母以  
子貴故僖公之母成風薨于文公二年春秋書之曰  
我小君是于文公為祖母故文公有三年之服其後  
漢文帝母薄太后薨于景帝前二年天子朝臣竝居

明通鑑卷五十

六

重服漸衰三年見杜佑通典此庶祖母承重之例也況明  
之孝肅周太后者英宗之妃而憲宗之生母故憲宗  
嗣位稱之曰聖慈仁壽皇太后孝宗嗣位又加尊曰  
太皇太后此正壽安太后今日之比例然則興獻不  
可稱帝章聖不可稱太后而至于壽安則準孝肅周  
太后之例尊之以太皇太后無嫌也況天子諸侯無  
斬衰以下之服而孫為祖父母期乃大夫士父在之  
服而為祖母期又祖父在之服祖母承重在父卒後  
故云祖父卒而後此豈可以例天子諸侯乎宜其說  
為祖母後者三年之卒不能行也

甲子山東青州礦盜王堂等起顏神鎮流劫東充轉入萊蕪新泰臨城間都指揮楊紀等追及于泰安州之龜山賊據山爲固紀進攻不克臨清指揮僉事楊浩死之賊大掠魯橋勢張甚事聞兵部議魯橋諸關近連曹濮及河南封上延津界賊若踰河則河南州縣當之今宜亟遣賊使不得奔突請敕河道侍郎李瓚督率管河管關等官發潞河丁夫晝夜防守給事中陳時明請以山東京操官軍暫留其地別遣大臣將保定等官兵趨山東會勦乃救保定巡撫周季鳳副總兵楊銳選集漢達官兵以備調遣于是山東兵備等官分道逐賊賊不敢

明通鑑卷五十

七

屯聚往來行劫魚臺金鄉間官軍追至寨里集賊且鬥且行會諸道兵大集就圍之俘斬數百賊乃敗散東土稍甯而餘賊突至曹州者欲渡河不得乃轉掠考城循河西岸至東明長垣餘黨王友賢等流入祥符封印于是河南及保定巡撫皆告警而御史盧瓊言河水且合漕舟聯絡以千數宜于要地嚴兵防守無使害及漕河禍延鄰省兵部議以諸道巡撫權位相埒請敕漕運總督俞諫與都督魯綱並提督兩畿山東河南軍務節制諸道軍從之 丁卯冬至以壽安皇太后新喪停止慶賀辛未御西角門視事 大理寺卿鄭岳言內臣賈金

等侵盜倉庫宜竄之法而曲貸之將使左右效尤恣意侵盜及至敗露又圖倖免其害何可勝言且法者人主所與天下共者也事干近倖輒有輕重是法不信于天下矣古人言法行自近始又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故中唐嘉壽鄧通而文帝不以爲忤韓琦安置任守忠而英宗不以爲專前史書之以爲美事陛下宜遠鑒前代之規近守祖宗之法自今內官有犯悉聽法司問擬本寺審錄以昭聖世平明之治得報有旨 十二月戊寅振陝西山東被寇之民先是陝西數被套寇深入固靖環慶間殺傷以萬計復有陝西流賊百餘人寇掠綏德

明通鑑卷五十

六

米脂葭州吳堡等處殺傷指揮瞿相等而山東青州之賊流入東兗二府竝及河南直隸地方于是兵部議遣科道官分部閱視其被寇地方請量發太倉庫銀振濟詔遣科道官各二員戶部發太倉銀十萬兩以六萬給陝西三邊四萬給山東等處不足則以各司府州縣庫銀佐之 癸未命廷臣議擇壽安皇太后葬地時文武大臣皆言椽子嶺地形高敞可以卜葬而上意欲附近茂陵命興工擇日大學士楊廷和等言宋甯宗欲耐孝宗于裕思諸陵之旁朱熹累疏謂祖塋之側不宜數興工作驚動神靈今欲耐壽安皇太后于茂陵左右將開

金井興大工在天之靈恐有未安且其襟抱疏洩利害所關非細臣等不言是為負國請如原議不納 戊子陞任山東僉事史道劾大學士楊廷和昔年曾交通逆濠及諂附錢甯江彬等事且言先帝自稱威武大將軍廷和未嘗力爭今于興獻帝一皇字一考字乃欲以去就爭之實為欺罔廷和自議禮執奏至數十上上忽忽若有所恨左右因乘間言廷和恣無人臣禮而道以給事中出外謂為廷和所構于是尙書喬宇彭澤等言廷和定策討逆忘身盡忠乃為奸黨所誣陷不可不治上乃下道于獄以安廷和御史曹嘉論救道劾澤等阻

明通鑑卷五十

九

塞言路上置不問然于廷和眷亦衰矣 戊戌南京十三道御史方鳳等上疏辯論吏部員外郎方獻夫與張璁霍韜議禮非是及欲為興獻帝立廟京師尤不可因請黜浮言早定大禮為獻帝立後祀于安陸章下所司辛丑刑科都給事中劉濟言故事殿衛有所逮必取原奏情事送刑科簽發駕帖今千戶白壽賫帖至竝無原奏索之不與未使簽發而壽堅執自來駕帖送科皆開寫事畧會同署名實不係御批原本兩人列詞竝上而上先入壽言竟紕濟議濟在諫垣久言論侃侃多與權倖相枝梧中官崔文僕李陽鳳坐罪已下刑部上受

文憲移之鎮撫濟率六科爭之不聽都督劉暉以奸黨論成有詔復官甘肅李隆以殺許銘逮入都營免赴鞫濟皆力陳不可上從其言暉奪職隆受訊伏辜后父陳萬言奴何璽毆人至死上命釋之濟執奏曰萬言縱奴殺人得不坐為幸今竝釋璽等是法不行于戚畹奴也自是濟直聲愈著上亦頗憚之 是月工部尙書陶琰改南京工部以侍郎趙璜代之 是冬戶科給事中張漢卿偕同官上言陛下軫念畿輔莊田之害遣官會勘勅自正德以後投獻及額外侵占者盡以給民王言一布天下孰不誦陛下之仁乃者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

明通鑑卷五十

十

祖主事張希尹勘上涿州薰皮廠安州鷹房草場詔旨留用所司執奏不從非所以全大信昭至公也皮廠起于馬永成鷹房起于谷大用皆奪民業為之今馬俊趙霖恃藩邸舊恩妄求免革是復蹈永成大用故轍也乞盡還之民而嚴罪俊霖以為欺罔者戒不納及異勘莊錄皆在是年明史漢卿本傳記其上疏特書之田事據實于是年之冬實錄系之明年正月今據本傳 是歲安南武臣莫登庸自稱安興王初安南黎諫立登庸專政潛蓄異志黎氏臣鄭綏以諫徒擁虛位別立其族子西榜發兵攻都城諫出走登庸擊破綏兵捕西榜殺之益恃功專恣逼妻諫母迎諫歸目為太傅仁國公正德

之未率兵攻陳高爵敗走死至是登庸遂自立謀殺譙  
譙母以告乃與其臣杜溫潤間行以免居于清華登庸  
立其庶弟應遷居海東長慶府方上即位之初命編修  
孫承恩給事中俞敦詔諭其國至龍州聞其國大亂道  
不通乃却還

二年春正月己酉山東流賊三千餘人至考城縣副使  
李珏都指揮凌備等合擊之斬首數十賊勢少沮退聚  
歸德堰中都留守顏愷等顏三編禦之會河南守備廖  
涇等兵亦至俱次郭村涇退縮不進河南新募降賊張  
進父子引三百騎馳至愷令與賊對壘進請俟河南兵

明通鑑卷五十

三

至不聽麾兵擊賊賊見我師無後援殊死鬥進隊中忽  
搖旗者三遂先却賊乘之官軍大潰指揮趙太等三十  
餘員官軍八百人死之巡按御史任洛以聞詔逮愷涇  
下法司敕巡撫都御史周季鳳陳鳳梧何天衢等督兵  
平賊自贖仍敕提督軍務都御史俞諫申明軍法以肅  
士心重懸賞格以購賊首給事中汪應軫上言弭盜與  
馭夷不同馭夷之法逐之境外而已弭盜而縱之出境  
是以鄰國為壑也請為定例凡一方盜起彼此玩視不  
即撲滅以致出境流劫則兩處填巡以下官俱坐罪兵  
部議從之 乙卯大祀南郊 丁卯小王子以萬餘騎

入沙河堡總兵官杭雄禦却之 是月大學士楊廷和  
以史道曹嘉論劾累疏乞休不許上三遣中使至第宣  
諭慰留而嘉等攻之不已語侵內閣竝及喬宇彭澤等  
于是閣臣毛紀蔣冕尚書毛澄林俊孫交及宇澤等先  
後乞休俱不允 二月乙亥給事中夏言等以查劾莊  
田事竣因陳四事其一請改後宮負郭莊田為親蠶廠  
公桑園一請禁戚里一切求請及河南山東奸民獻民  
田王府者下禮部議以皇城西苑隙地宜桑且合唐苑  
中之制請建蠶室于此詔姑已之餘如奏行 癸未振  
遼東旱災 壬辰提督軍務俞諫討山東賊與總兵官

明通鑑卷五十

三

魯綱連營進兵遂會河南山東保定巡撫及總理河道  
侍郎李瓚平之時有司多誣良民為賊諫審釋無辜竝  
宥其脅從者皆感泣而去 丙申葬孝惠皇太后于茂  
陵先是楊廷和等請別擇葬地不從禮官集議侍郎賈  
詠等乃請定葬地于茂陵元宮之右至是遂耐焉 庚  
子禮部尚書毛澄致仕先是澄屢疏乞歸上遣使賜藥  
優詔諭留至是以衰年久疾辭疏懇至乃許之仍賜敕  
馳驛並歲給廩祿如例澄端亮有學行論事侃侃不撓  
上欲推尊所生嘗遣中官諭意至長跪稽首澄駭愕急  
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無父母奈何使我不

獲伸必祈公易議因出囊金界澄澄奮然曰老臣忝老不能廢典禮獨有一去不與議已耳自是抗疏引疾至五六上既得請力疾就道舟至興濟而卒上雅敬憚澄雖數忤旨而恩禮不衰其卒也深悼惜之贈少傅謚文簡致與澄致仕及卒見明史本傳實錄系致三月壬寅給事中安磐上言頃御史曹嘉陳公議辯邪正至以廷臣五十人列為四等過矣夫以一人之議眾人如唐王珪之論房元齡等本朝解縉之論黃福等皆承上命而品藻之未有出自己意舉在廷縉紳而肆其口吻者也已而戶科給事中毛玉復以為言先是以閣部乞休

明通鑑卷五十

五

降史道為河南通判至是復出嘉于外謫昌邑知縣乙巳諳達寇大同舊作俺荅諳達者韃靼之別部也時小王子最富強徙幕東方分諸部落在西北邊甚眾曰濟費舊作吉費曰諳達者于小王子為從父行據河套雄點喜兵為諸部長至是諳達大舉入總兵杭雄不能禦降旨切責雄自劾乞解兵柄不許 甲寅奉武宗神主耐太廟戊午賜姚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癸亥御經筵仍以次日日講時以久旱風蕪禮臣疏請修省于是給事中章僑上言陛下高拱清穆之上而付萬幾于章奏之間空文太多未必盡經睿覽臣下得接清光不過早

朝頃刻間耳奉天門奏事徒為觀聽之具文華殿講讀畧無問難之言乞舉祖宗故事早朝退班許百官以次啟事經筵日講時賜清問密勿大臣時勤召對仍簡儒臣數十人更番入直便殿以備咨訪則君臣之間情意交孚災沴自弭矣上嘉納之 辛未歲星太白同晝見是月召南京禮部尚書羅欽順為禮部尚書辭不赴夏四月壬申朔以災異敕羣臣修省時兩畿山東河南湖廣江西及嘉興大同成都皆旱赤地千里殍殣載道故有是敕 癸未以宋朱熹裔孫聖為五經博士奉祀婺源初正德中給事中戴銑汪元錫御史王完等先

明通鑑卷五十

五

後言朱子上繼孔子孔子之後有曲阜西安朱子之後亦有建安婺源今建安已置博士其子孫在婺源者宜如衢州孔廟例官其嫡長一人以奉祀詔從之至是乃以授聖尋以西安訓導席端言令世襲 癸巳命兩京三品以上及撫按官各舉堪任守令者以聞 給事中張嵩以天戒上言三事一保聖躬一崇正學一務實惠其論崇正學言太監崔文等以左道惑陛下修齋醮奏青詞宜斥其人毀其書日臨講讀親近儒臣加以聖躬之調護有節獨租之實惠在民庶人心悅而天意回矣章下所司 乙未始命興獻帝家廟享祀樂用八佾初

中官蔣榮以上命奉祀安陸請祭器樂舞禮部議如鳳陽例用籩豆十二無樂奏凡再上不允御史黎貫言陛下信一諛臣之說委祭祀于署官神必不享請選宗室近屬者主之沈灼言古有九世之庶無墓祭之文庶祭宜隆陵祭宜殺今陵祀不用樂鳳陽諸陵皆然何獨安陸給事中底蘊等亦請如前議而是時監生何淵方上言請立世室于太廟東北給事中章僑周瑯皆極言其不可于是詔以先後疏下廷臣會議至是議言帝后尊稱原于聖母之懿旨安陸立祠成于陛下之獨斷情孝已兩盡矣然正統本生義宜有間八佾既用于太廟則

明通鑑卷五十

姜

安陸廟祀自宜有辨以避二統之嫌時廷臣集議者數四疏留中十餘日特旨竟用八佾是月廣西思州土官岑猛率兵攻泗城州土舍岑接拔其六寨進薄州城克之接告急軍門言猛無故與兵猛言接非岑氏後據其祖業欲得所侵地詔總督張墳勘處以聞給事中張紳以災異偕六科諸臣上疏曰昔成湯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壺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今誠以近事較之快船方滅而輟允戴保奏添鎮戍方裁而更聽趙榮分守詔核馬房矣隨格于閭洪之一言詔汰軍匠矣尋奪于監門之羣牀是政不可

謂節也未作競于奇巧游手徧于閭閻耕桑時廢缺俯仰之資教化未聞成偷薄之習是民不可謂不失職也兩宮營建採運艱辛或一木而役夫萬千或一椽而費財十百死亡枕藉之狀呻吟號嘆之聲陛下不得而見聞是宮壺不可謂不崇也奉聖保聖之封莊奉肅奉之號或承恩漸鄰于飛燕或黠慧不下于婉兒內以移主上之性情外以開近習之負倚是女謁不可謂不盛也窮奸之鏡雄公肆賂遺而逃籍沒之律極惡之鵬鎧密行請託而通三載之誅錢神靈而王英改問于錦衣關節通而于喜竟漏于禁網是苞苴不可謂不行也獻廟

明通鑑卷五十

姜

主祀屈府部之議而用諛佞之謀重臣批荅乏體貌之宜而入羣小之間上以汨朝廷之是非下以淆人物之邪正是讒夫不可謂不昌也凡此皆成湯之所無而今日之所有是以不憚斧鉞之誅用効責難之義願陛下采納政異張紳言事見明史本傳特書云嘉靖二年四月蓋正修有求言時也實錄系之是月庚辰而疏文不具但云引成湯六事以責時政言是時對切而已三編亦遺之今據本傳增時上用太監崔文言建齋醮于宮中紳方遷禮科上言頃聞紫禁之內禱祀繁興乾清宮內官十數輩究習經典講誦科儀賞賚踰涯寵倖日密此由先朝罪人遺黨若太監崔文輩挾邪術為嘗試計愚弄陛下而已得肆其奸欺干撓

政事牽引羣邪傷太平之業失四海之望陛下悅之以為可延年已疾耳側聞頃來嬪御女謁充塞宮幃致令意日講疎召對政令多僻起居愆度小人窺見間隙遂以左道蠱惑夫以齋醮為足恃而恣欲宮壺之間以荒淫為無傷而邀福邪妄之術甚非古帝王求福不回之道也給事中安磐亦抗疏言曩武宗為左右所蠱命番僧鎖南輩出入豹房又命內官劉九迎佛西域陛下登極放允囚鎖南奈何甫及二年遽襲前轍不齋則醮月無虛日此豈陛下本意實太監崔文等為之文鐘鼓廝役黃緣昌遷既經降革乃營求遺職導陛下至此使貽

明通鑑卷五十

三

譏天下後世且其嘗試陛下欲行香則從之欲登壇則從之欲拜疏則又從之無已則導以游幸土木導以征伐方且連類以進伺間以逞臣以為文可斬也疏入俱報聞效異張神安磐諫齋醮事見明史本傳傳中叙次皆在二年前若廷和等上疏在是年閏四月而是時建齋醮已久諸臣先後上疏皆見實錄其不始於閏四月明矣今類書于神因災異言事之下為廷和復諫張本閏月乙巳大學士楊廷和上慎始修德十二事而于建齋醮一事首力言之謂祈禱之事帝王弗尚何況僧道邪妄之書豈可輕信今乃無故修設齋醮日費不貲至屈萬乘之尊親蒞壇場此皆先朝亂政之徒芟耨未盡妄引番漢僧道嘗試上心夫齋醮之事乃異端

誑惑藉以為衣食計者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同一虛誕昔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臺城一則累為金虜求福未得反以召禍又如近日劉瑾錢甯輩崇信佛道建造寺宇皆殺身亡家畧不蒙祐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辨矣然則行香拜跪之勞莫如移之以御講筵設醮修齋之費何不移之以周窮困臣等職任輔導不敢不盡其愚惟陛下采納斥遠左右奸人及遠方僧道罷停齋醮及一切冒濫恩賞天下幸甚九卿喬宇等亦言陛下登極詔書首正法王佛子國師禪師之罪榜禁內府宮觀出入引誘之人裁革世善

明通鑑卷五十

夫

真人爵號及新建寺宇概行拆毀邪正之辨了然甚明今一旦信用妖幻九重之內建立壇場媒瀆神明煩勞聖體不可之大者也夫天生聖人以為天地神人之主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神人之和應之即如往者禱雨祈雪之事陛下一念精神隨感應應何必藉佛力以禳災誦道經以修福邪疏入皆報曰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朕已知之已而給事中鄭一鵬御史張珩皆以為言下所司知之 丙午錄囚 己未太監崔文家人李陽鳳等求賄于工部匠頭宋鈺不獲因以它事喉文杖鈺幾死下法司問未決文訴于上得旨改令鎮撫司訊

理尚書林俊等執留不遣力爭不納明日又奏上怒責令陳狀俊言祖宗以刑獄付法司以緝獲奸盜付鎮撫司訊鞫既得猶必付法司擬罪未有奪取未定之囚反付推問者文乃先朝之漏奸而左道之作備罪不容誅茲復干內降臣不忍朝廷百五十年紀綱為此輩壞亂也上憚其言直置之已而都御史金獻民等六科給事中劉濟等十三道御史王約等交章論諫前後章凡十四署名者八十人皆下其章于所司 己巳以亢旱諭禮部禱雨 五月庚午小王子犯密雲入石塘嶺殺指揮殷隆等四人詔逮治參將霍如忠等 庚辰翰林院

明通鑑卷五十

堯

編修湛若水上疏言陛下初政漸不克終左右近侍爭以聲色異教蠱惑上心大臣林俊孫交等不得守法多自引去可為寒心亟請親賢遠奸躬理講學以隆太平之業又疏言日講不宜停止修撰呂柟亦以為言俱報聞 壬午詔修宋臣韓琦范仲淹祠于延州建故吏部尚書王恕祠于三原命翰林院各擬祠額有司歲時致祭從都御史姚鏞給事中張原請也 丁亥御馬監太監閻洪乞外豹房永安莊地戶部尚書孫交言先帝以豹房故貽禍無窮今洪等欲修復以開游獵之端非臣等所敢聞詔以地十頃給豹房餘令百戶趙愷等佃如

故 己丑額布訥犯甘涼 六月辛亥以旱災免直隸廣平府所屬州縣稅糧 癸丑以災傷免嘉靖元年天下稅糧之半 甲寅日本貢使宗設抵甯波未幾宋素卿偕瑞佐復至 素卿來貢見正德五年 互爭真偽素卿賄市舶太監賴恩宴時坐素卿于宗設上船後至者先為驗發宗設怒與門殺瑞佐焚其舟追素卿至紹興城下素卿竄匿他所免凶黨還甯波所過焚掠執指揮袁璉奪船出海都指揮劉錦追至海上戰沒事聞禮部察素卿勘合係宏治朝素卿訴稱正德朝勘合為宗設等奪去請救素卿還國移咨其王令察勘以聞素卿者即正德間通

明通鑑卷五十

手

夷事覺以賂劉瑾免究問者也 並見正德五年 于是給事中張紳御史熊蘭言素卿罪重不可貸請並治賴恩交通罪乃下素卿于獄 攷其事見明史外國傳特書是年五月甲寅 據其在甯波爭殺時也實錄系之六月 係宗設故下云奪船出海去實錄言素卿竄至慈谿放火大掠遂有執殺璉之事 是月兩歲大名順德鳳陽廬州徽州安慶浙江嘉興河南開封江西吉安袁州廣信等府州縣旱 秋七月辛未已革錦衣衛旗校王邦奇屢求復職安警言邦奇在正德時貪贓搏噬有若虎狼其捕奸盜也株連鍛鍊謂之鑄銅板其緝妖言也誘民從教掩捕無遺謂之種妖言此輩奸黨敗露得保



首領亦已幸矣尙敢肆然無忌屢瀆天聽耶宜嚴究治以絕禍源上不能從其後邦奇卒爲大厲如警言 壬午賜后父都督同知陳萬言第于西安門命工部營造工部言其地逼近宸居闕廣踰制宜裁其半旨未下萬言恐不全給伴具疏辭且言丈量規畫皆營繕司郎中葉寬員外翟璘主之上怒乃下寬璘詔獄工部尙書趙璜引罪論救寬璘等章下所司 庚寅刑部尙書林俊致仕俊以耆德重望遇事屢格疏請骸骨凡數上皆不許至是復以老請且上疏曰自古未有不親大臣而能治者我孝宗皇帝天啟其衷大臣如劉健謝遷李東陽

明通鑑卷五十

三

劉大夏等時賜宣召幄前咨議移時方退乃嘆曰豈知軍民貧至是又問安得太平如帝王時大夏對言但事皆如近日與內閣議當而行人之自治孝宗信用其言是以大治今大臣如健大夏者不少陛下宜召果如孝宗事事悉與內閣議之未不如孝宗者若徒取文具何裨政理伏望陛下用臣之言遂臣之去上曰覽奏懇切忠愛特允所請給驛以歸仍加太子太保有司給廩隸如例 以旱災免山東濟南等府稅糧 甲午調禮科給事中劉最爲廣德州判官先是最劾太監崔文以齋醮蠱惑聖心糜費內帑文請敕最查明侵帑數目

至是最言帑銀屬內府司計之臣不能知臣何由知之文欲假難稽之事以掩已過投可乘之際以搆臣罪此風不可長也上以最不諳事體率意妄言遂有是譴先是南京應天等府旱災御史陶儼請大發內帑及餘鹽贖罰銀兩以備振恤從之是月南畿復大水江淮河並溢漂沒人畜田廬無算吏部侍郎何孟春復條恤災八事曰禁奢靡曰慎賞罰曰減百官俸薪曰革冗費曰廣聽納曰安撫江淮百姓曰不許鄰近州縣過釋曰免來歲被災稅糧上命文武官俸如故餘悉依議 以吏部侍郎汪俊爲禮部尙書以羅欽順不至也 八月庚

明通鑑卷五十

三

子進外戚壽甯侯張鶴齡爲昌國公陳萬言爲泰和伯吏部尙書喬宇等言累朝皇太后戚屬無生前封公者且昌國公乃鶴齡父張巒沒後所贈今以父之贈而封子非制也若萬言之封伯比之于巒亦太驟矣不納南京禮部尙書秦金等言上政不如初者八事因言初政所以清明者政出公朝而左右不能預也今政不能如初者政在左右公朝或不知也夫政不可一日不在朝廷權不可一日逮于左右所謂政在朝廷者非必其獨運也設公卿以代理之立臺諫以糾察之股肱有託耳目有寄卽主威重于九鼎國勢安于泰山矣不然則

內廷外朝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宦寺女謁之情親而聽受有不察名曰一日萬幾而權已移于下矣上嘉納之仍敕羣臣交傲焉 辛酉小王子犯遼東丁字堡殺虜軍士男女五千餘口都指揮王綱追襲出境死之是月遷左都御史金獻民為刑部尚書召總督漕運都御史俞諫回掌院事 九月癸酉敕南京戶部侍郎吳廷舉兼僉都御史振濟徽甯池太安慶五府地方 丙子復命戶部清查畿輔莊田尚書孫交等言舊數多者以奏乞投獻虛開妄報也新數少者以奉旨清查退給除豁也短少之數請俟年豐將原報低窪地土查有水

明通鑑卷五十

三

利可耕者召民佃種量徵子粒以補之得旨令查成化宏治間原數以聞 振遼東饑仍停徵子粒 已卯命以故贈江西按察使周憲配享孫燧許達旌忠祠憲詩華林 賊死難見時御史鄧顯言黃宏馬思聰死節不明請罷正德七年 配享從之未幾給事中毛玉復請表章竝及承奉周儀會宏子紹武訴于朝巡按御史穆相列上二人死事狀甚悉遂無異議致異此據實錄參明史黃宏傳書之蓋實錄因請配祀周憲並及罷黃宏馬思聰事也 據本傳言穆相列上二人死節狀甚悉是罷後尋復明矣傳言宏之死賊義而斂之子紹文奔赴求得其棺以偽命治斂非父志亟易之扶歸而思聰繫獄中絕食六日死意即相所上死事狀也今附識之 初正德末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樂護工部主事華湘通

麻法俱推光祿少卿管欽天監事是月湘上言古今善治麻者三家漢太初以鍾律唐大衍以著策元授時以尋景為近今欲正麻而不登臺測景皆空言臆見也望許臣暫罷朝參督中官正周濂等及冬至前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記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分至合朔日躔月離黃赤二道昏旦中星七政四餘之度視元辛巳所測離合何如差次錄問更敕禮部延訪精通理數者徵赴京師令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下禮部集議而覆謂麻不可改與湘頗異禮部言湘欲自行測候不為無識請令二臣各盡所見窮極異同以協天道

明通鑑卷五十

三

從之改異語見明史麻志皇明通紀從信錄皆書于是年之末證之實錄華湘樂歲兩奏皆在是月而志中亦系之嘉靖二年但無月分 耳今據實錄系之是月之末 冬十月庚子灤州民趙紀以田被土豪侵占許前任永平知府郭九臯又賄太監芮景賢訴之東廠御史劉翀言細民事應告撫按而越訴東廠此必有主之者給事中劉濟言定國公徐光祚其先祖徐達曾有欽賜田土坐落彼處業于洪武之末辭退已經順天撫按官查覆給與軍民佃種今光祚欲規復之故嗾紀捏奏以為將來請討地請竝逮光祚鞫究詔下其事于所司 戊申以旱雹災免直隸大名府各州縣及大同衛所稅糧 庚申以災傷免山東

各府衛稅糧 是月戶部尚書孫交兵部尚書彭澤俱致仕交年已七十連章乞罷上輒慰留遣醫視療至是請益力許之加太子太保澤以史道之劾言官復交章論之澤不自安累疏乞休詔加少保均賜勅乘傳歸給廩隸如例 十一月丁卯免南畿被災稅糧 已卯下前謫任廣德州判官劉最及巡鹽御史黃國用于獄初最既外謫中官銜之不已東廠太監芮景賢奏其在途仍用禮科舊銜乘坐船索夫役御史黃國用復遣牌送之遂竝逮詔獄尋戍最而謫國用法司爭之不能得給事中劉濟率同官上言國家置三法司專理刑獄或主

明通鑑卷五十

五

質實或主平反權臣不得以恩怨爲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爲重輕自錦衣鎮撫之官專理詔獄而法司幾成虛設最等小過耳羅織于告密之門鍛鍊于詔獄之手旨從內降大臣初不預知其爲聖政之累非淺且李洪陳宣罪至殺人降級而已王欽兄弟黨奸亂政謫戍而已以最等視之奚翅天淵而罪顧一律何以示天下上怒奪濟俸一月 己丑振河南饑 庚寅大學士楊廷和等以直隸江北水災異常疏請集議振救竝蠲一應歲派及額辦錢糧上曰仍當議所以振救之法戶部集廷臣條陳救荒八事又言江北傷重振之非二十萬不

可請將淮揚折糧及運司餘鹽銀兩分派振濟從之仍勅將存留起運糧米及歲辦等項錢糧悉予停免復命南京兵部侍郎席書兼僉都御史振濟江北地方 是月改南京兵部尚書秦金爲戶部尚書改金獻民爲兵部尚書以南京刑部尚書趙鑑爲刑部尚書代之 十二月庚子以災傷免南直隸江北等府嘉靖元年二年未徵稅糧 甲辰南京兵部侍郎席書言南畿旱澇相仍饑民甚多錢穀甚少考古荒政可行于今日者惟作粥一法不煩審戶不待防奸至簡至要可以舉行因條振粥活民事宜上之詔許以便宜舉行 都察院右都

明通鑑卷五十

五

御史俞諫言罪人王欽兄弟既有其死不宜復免追贓近戶部會議振災太倉之儲僅七十萬難以動支而欽一家應沒贓銀至八十餘萬兩與其庇此一二奸人以私恩孰若追以備振用活數十百萬饑民之爲德乎乞將各犯贓銀照數追完三分之二而后發遣庶國法不廢而奸貪亦懲科道諸臣亦以爲言報聞而已 庚戌敕依成化宏治年間創造內織染局官二員前往蘇杭等五府提督織造事宜先是禮科給事中章僑言道路傳聞填守浙江太監梁瑤遣人挾貨營管織造事之有無雖不可知竊爲朝廷慮此舉動也蓋自兩浙等處

添設內臣官民受害不可勝言幸明詔停革與天下更始甫及二年豈宜復有此舉矧四方災饑報無虛日窮民九死一生何堪重困乞敕下司禮監移文梁瑤戒無生事疏入下所司知之已而內織染局太監刁永等果以上用袍服及兩宮等服御為言遂有是命事下工部覆言不可而吏科給事中曹淮兵科給事中楊元亦以為言于是工部議以上用袍服宣示花樣令填巡三司官如式織造無煩內臣提督不允大學士楊廷和因上疏曰今年直隸浙江等府水旱異常額徵稅糧尚冀蠲免若更遣官織造一切物料工役何從措辦非惟逼勒

明通鑑卷五十

三

逃亾尤恐激成他變近聞淮揚邳徐諸府軍民房屋田土滄沒殆盡百里之內斷絕炊煙賣子鬻女輒以斤計至于相視痛哭投水而死又傳聞鳳陽泗州洪澤饑民嘯聚成羣白晝劫掠商舡過客莫敢誰何未知何日勦平況將來事勢尚有不可預料者疏入上以累朝舊例業已差遣趣內閣撰救施行廷和等不奉命一時九卿尙書喬宇等六科給事中解一貫等十三道御史彭占祺等皆極陳其不可于是廷和復上疏言臣等與舉朝大臣言官言之不聽顧二三邪佞之言是從陛下能獨與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且陛下以織造為累朝

舊制不知洪武以來何嘗有之創自成化宏治耳憲宗孝宗愛民節財美政非一陛下不取法獨法其不美者何也因請究擬旨者何人疑有假御批以行其私者上為謝不審復以草敕命蔣冕冕亦具疏請止不從敕亦久不進上責其違慢冕引罪卒不奉命給事中張紳等御史謝汝意等主事黃一道等各疏言宜信任大臣停止織造而上俱以有旨報之但戒所遣官毋縱肆而已不能止也于是廷和求去之志益決政異明書系之十明年正月罷廷和日中惟通紀書十二月證之實錄蓋是月庚戌章倚之論梁瑤又在其前今連類記之初興獻帝稱號已定霍韜既歸張璠亦除南京刑部主

明通鑑卷五十

三

事而是時刑部主事桂萼與璠同官南京日夜私詆朝議不宜稱本生會南京兵部侍郎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先以大禮未定各草疏請追崇所生意與璠合而是時中朝競詆璠為邪說遂中寢是冬萼窺上雖勉從廷臣意未慊遂上疏竝錄書獻夫二疏上之其畧言禮官失考典章納陛下于與為人後之非而滅武宗之統奪獻帝之宗且使與國太后厭于慈壽太后禮莫之盡三綱頓廢非常之變也乃自張璠獻議論者指為干進逆箝人口致違禮者不敢駁議竊念陛下侍與國太后慨興獻帝弗祀已三年矣拊心出涕不知其幾願速發

明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皇考別立庶大內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庶協事天事地之道至廷臣所執不過宋濮議耳按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受仁宗詔為之子封爵悉用皇子與入繼之主不同則朱臣之論亦自有別今陛下奉祖訓入繼大統未嘗受孝宗詔為之子則陛下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也明甚考興獻帝母與國太后又何疑臣久欲以請乃者復得席書方獻夫二疏伏望並付禮官令臣等面質上得疏為之心動與議懼不敢上後為桂萼所見並上之按書與獻夫上疏皆在元年而證之實錄則書之疏未上而獻夫疏已報聞故元年十二月南京御史方鳳等劾之並及張

明通鑑卷五十一

堯

璉種翰蓋是時興獻帝后稱號已定本生二字史以為尊崇議且廢者是也萼同官于南京故並上二人疏且云至今未奉宸斷豈陛下偶未詳覽耶抑二臣疏上而中止耶所謂未經詳覽者似即指獻夫疏也至萼所上疏諸書皆系之是年之冬實錄則書于三年正月丙戌惟明史桂萼本傳叙次詳明其言萼以二年十一月上疏明年正月手批議行據此則三年正月丙戌實錄所記據下廷議之日也所以遲遲得旨者實以廷和在朝恭之迨三年正月廷和乞休尋下此議今據本傳書于是年之冬為明年下廷議張本

明通鑑卷五十一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五十一 閏逢涪灘 盡一年

世宗肅皇帝

嘉靖三年春正月丙寅朔南京地震有聲直隸之開州濬縣東明陝西之西安河南之開封許州同日地震丙子山東曹州地震攷異明史本紀兩畿河南山東陝西同時地震據實錄山東之震在丙子非同時也丁丑大祀南郊禮畢行慶成禮先是上以災傷欲罷宴修撰唐臯等言郊正大禮不可廢乃詔行之 庚辰免上元節宴 乙酉以災傷免浙江嘉興等

明通鑑卷五十一

一

十四縣稅糧 丙戌下主事桂萼疏令禮部會文武羣臣集前後章疏詳議尊稱典禮以聞 丁亥戶部主事唐胄上言織造之害莫大于遣中官之提督此輩夤緣干請欲以自便其私故成湯自責必以女謁讒夫為言自古人君養德左右僕從罔非正人宜亟去之以彰憲典況已奉明詔裁革此端一開則凡條內所稱如監督燒造及鎮守守備之等能保其不再干乎臣恐正德諸弊政種種相因遂復不可救藥矣御史王杲亦以為言章並下所司 是月朶顏都督花當子把兒孫擁眾犯邊敕撥團營兵三千備之 南畿大饑詔亟發太倉銀

十五萬兩遣官分振南京侍郎席書復請撥淮徐二倉及南京續到糧米詔發二倉粟各五萬石及南京戶部截留漕糧十萬石命書隨宜給振 二月丁酉下給事中鄧繼曾于獄繼曾言祖宗以來凡有批荅必下內閣擬議而行頃者中旨事不考經文不會理左右羣小竊權希寵以至于此陛下不與大臣共政而容若輩干之臣恐大器不安也疏入上震怒遂下詔獄掠治謫金壇縣丞給事中張達韓楷鄭一鵬御史林有孚馬明衡季本皆論救不報上初踐阼言路大開言者過于切直亦優容之自劉最及繼曾得罪後厭薄言官自此廢黜相

明通鑑卷五十一

二

繼矣 庚子侍讀湛若水言臣以經術事陛下嘗讀易至屯否二卦屯者陰陽始交而難生君臣欲有爲而難遂此陛下登極下詔時也否則陰陽隔而不通內外離而不孚陛下自視今日于此卦何如哉夫屯而不濟必至于否否而不濟則將來有不可勝言者一二年間天變地震山川崩涌人饑相食報無虛月夫屯否之時元氣之消復繫焉今元氣之急莫如親賢願與一二賢大臣講明先王之道以轉屯否之幾疏入下所司知之 丙午大學士楊廷和致仕廷和以議禮不合累疏乞休語露不平又以諫織造忤旨力求去而上方得桂萼諸

人疏慮爲所持勉留至再遂許之賜敕馳驛給廩隸如例仍敕吏兵二部擬論功世蔭以聞言官交章請留不報廷和既去而大禮議復起 先是上下廷臣集議大禮禮部尙書汪俊集廷臣七十有三人上議曰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今陛下爲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明矣孰謂與爲人後而滅武宗之統也儀禮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漢宣起民間猶祀孝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魏明帝詔皇后無子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孰謂入繼之主與爲人後者異也宋范純仁謂英宗親受詔爲子與入繼不同蓋言恩誼尤篤尤當不顧私親非以

明通鑑卷五十一

三

生前爲子與身後入繼者有異也萼言孝宗既有武宗爲之子安得復爲立後臣等謂陛下自後武宗而上考孝宗非爲孝宗立後也又謂武宗全以神器授陛下何忍不繼其統臣等謂陛下既稱武宗皇兄矣豈必改孝宗稱伯乃爲繼其統乎又言今禮官所執不過宋濮議臣等愚昧所執實不出此蓋宋程頤之議曰雖當專意于正統豈得盡絕于私恩故所繼主于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于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殆爲今日發也謹集諸章奏惟進士張璠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與萼議同其南京尙書喬宇楊廉等侍郎何孟春汪

俊汪偉等給事中朱鳴陳江等御史周宣方鳳等郎中  
余材林達等員外郎夏良勝郁浩等主事鄭佐徐浩等  
進士侯廷訓等凡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  
議議上留中尋有旨召張璠桂萼于南京又召霍韜越  
旬有五日戊申下詔曰朕奉承宗廟正統大義不敢有  
違第本生恩情亦當兼盡其再集議以聞廷臣汪俊集  
書及明史本傳皆書正月實錄系之二月戊申者乃再  
下廷議之月日也其言俊等議上俱留中越旬有五日  
乃下詔云然則俊之集議上疏在正月二十九日是  
年二月丙申朔戊申十三日上朔正月大建之月日正  
所謂越旬有五日者也今據實錄統系之戊申下而書  
俊等上議于前系以先是二字則于文旬有五日之  
語相應矣惟實錄言召張璠桂萼霍韜于南京時韜  
病歸粵東不在南京也明書言召張璠桂萼于南京召

明通鑑卷五十一

四

席書霍韜于家而書時在南京兵部任中亦非召之于  
家今分書之至明史桂萼傳同時上疏諸人姓名不具  
今據實錄增入喬宇等十六人中 庚戌夜南京地震  
有明史傳中所不見者茲類書之 辛亥蘇常鎮三府地震  
行志作正月辛巳今據實錄 庚申以各處水旱相仍及連月地震敕羣臣修省並  
利弊當與當革者條具以聞 乙丑下御史朱瀚馬明  
衡于獄先是昭聖皇太后生辰有旨免命婦朝賀制曰  
皇太后親挈神器以授陛下母子至情天日昭鑒若傳  
免朝賀何以慰親心而隆孝治明衡亦言暫免朝賀在  
恒時則可在議禮紛更之時則不可且前者興國太后  
令節朝賀如儀今相去不過數旬而彼此情文互異詔

旨一出臣民駭疑萬一因禮儀末節稍成嫌隙即陛下  
貽譏天下匪細故也時上亟欲尊崇所生而羣臣必欲  
上母昭聖相持未決二人疏入上恚且怒立捕至內廷  
責以離間官幃歸過于上越下詔獄拷訊修撰舒芬言  
昭聖皇太后聖且乃陛下愛日承歡之會而諸命婦朝  
賀則又得天下之懽心以事其親者也今遽傳免恐失  
輕重況陛下于所生有加稱之議此報一出人心驚疑  
伏乞別降諭旨以彰至孝詔以芬出位妄言奪俸三月  
已御史蕭一中言朝廷設臺諫為耳目之官所以防天  
下之壅蔽今御史馬明衡朱瀚言涉狂直遽下詔獄臣  
恐中外聞之將謂陛下以言為諱雖有奸邪欺罔之情  
何由上聞乞賜矜宥以彰聖德章下所司于是御史季  
本陳迺戶部員外郎林應璫相繼論救上怒竝下詔獄  
皆論謫時上必欲殺制明衡二人變色謂閣臣蔣冕曰  
此曹誣朕不孝罪當死冕膝行頓首請曰陛下方興堯  
舜之治奈何有殺諫臣名良久色稍解欲戍之冕又固  
請繼以泣乃杖八十除名為民二人遂廢明衡故主事  
思聰子也 先是汪俊等再集廷臣議以上尊崇意切  
不敢違乃請于本生考本生母上加皇字以全徽稱議  
上復留十餘日三月丙寅朔諭禮官擇日加尊號祭告

明通鑑卷五十一

五

郊廟頌詔天下又諭別建室奉先殿側恭祀獻皇于是  
俊等復上疏爭之畧言陛下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猶  
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昔興獻帝奉藩安陸則不得祭  
憲宗今陛下入繼大統亦不得祭興獻帝是皆以禮抑  
情者也然興獻帝不得迎養壽安皇太后于藩邸而陛  
下得迎與國太后于大內受天下之養而尊祀獻帝以  
天子之禮樂則人子之情獲自盡矣乃今聖心無窮臣  
等敢不將順但于正統無嫌乃為合禮報曰朕但欲別  
建一室于奉先殿側以伸追慕之情耳迎養藩邸祖宗  
朝無此例何容飾以為詞令陳狀俊具疏引罪奉旨切

明通鑑卷五十一

六

責攷異俊等再議之上亦在二月實錄系之三月朔者  
言留中十餘日故于俊等再議仍系以先是二字下文  
至三月朔乃詔禮官云云據實錄也今同系之三月  
已巳吏部尚書喬宇等疏言必以孝宗為考而後憲廟  
之大宗始不絕若名稱之間則大明律乃太祖所定考  
其所稱則所後所生同名父母而于所生者冠以本生  
二字則於所後有別伏願陛下遵聖訓律文定擬名稱  
于孝宗稱皇考于興獻帝稱本生考則隆殺輕重釐然  
自別報曰朕尊奉正統未嘗偏厚本生而是時議于本  
生皇考上去興獻二字上尊謚曰恭穆獻皇帝于是修  
撰唐臯編修鄒守益等給事中張紳御史鄭本公等交

章抗言大畧謂本生之恩特加帝后之號則于私親不  
可謂不隆矣乃又以皇考之稱去其始封之號則于正  
統毫無分別紳及本公等復極以立廟大內為不經疏  
入上不悅以守益出位妄言姑置不問餘皆奪俸三月  
庚午總督兩廣都御史張嶺討廣東賊平之初廣東  
新甯恩平賊蔡猛三等剽掠眾至數萬嶺合兵三萬餘  
人擊新甯諸賊破巢二百禽斬一萬四千餘人俘賊屬  
五千九百餘人猛三等皆投首嶺南用兵以寡勝眾未  
有若是役者尋又平程鄉歸善賊捷聞賜勅獎資 王  
申振淮揚饑御史朱衣往勘言淮揚諸郡父子相食殍

明通鑑卷五十一

七

謹載道復命發帑截漕振之 已卯禮部尚書汪俊復  
上疏論大禮先是上不從廷議趣立廟甚急俊以有干  
正統不奉詔復下廷議至是俊等集諸臣議曰謹按先  
朝奉慈別殿蓋孝宗皇帝為孝穆皇太后設仿周特祀  
姜嫄制也至為本生立廟大內則從古未聞惟漢哀帝  
為定陶恭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為不可哀帝不聽卒貽  
後世之譏臣等不敢以衰世之事導陛下請于安陸特  
建獻帝百世不遷之廟俟它日襲封與王子孫世世獻  
饗陛下遣官持節奉祀亦足伸孝思于無窮矣命仍遵  
前旨再議 辛巳振河南饑 丙戌張璠桂萼復自南



京各上疏爭大禮璵言陛下以入繼大統之君而禮官強比與爲人後之例絕獻帝天性之恩伏讀聖諭云與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微稱罔極之恩何由得報執政窺測上心有見于推尊之重不察于父子之親故今日爭一帝字明日爭一皇字而陛下之心亦日以不帝不皇爲憾既而加稱爲帝謂陛下心已謝矣故留一皇字以規陛下將來未盡之心遂敢稱孝宗爲皇考與獻帝爲本生父父子之名既更推崇之義安在禮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陛下尊爲萬乘父子之親人可得而奪之又可容人之奪之乎故今日之禮不在皇與不皇惟在考與不考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姑以是塞今日之議陛下亦姑以是滿今日之心臣恐天下知禮者必將非笑無已也萼亦言執政窺伺陛下至情不已則加一皇字不知陛下之孝其親不在于皇而在于考使考獻帝之心可奪雖加千百字微稱何益于孝陛下不將終其身爲無父人乎二議竝上上益大喜趣召益急仍下禮部會議以聞禮部尙書汪俊罷俊以議禮不協再疏引疾求退上責以肆慢聽之去廷推吏部侍郎賈詠禮部侍郎吳一鵬代之特旨召南京兵部侍郎席書爲禮部尙書書未至命一鵬代

明通鑑卷五十一

八

管部事 夏四月乙未給事中張嵩曹懷章僑安磐等各疏論主事張璵霍韜首爲厲階侍郎席書員外方獻夫私相附和而主事桂萼竊衆議以濟已私攘臂不顧熒惑聖聰請竝斥之以謝天下而磐疏謂今欲別建一廟于大內則是明知恭穆萬萬不可入太廟矣孝宗既不得考恭穆又不得入是無考也世豈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說之自相矛盾者也疏竝下所司 戊戌九卿吏部喬宇等合疏請留汪俊罷召張璵桂萼等又言前論事黜謫之馬明衡季本陳逅等先後効忠不宜坐以離間至席書不與廷推特由內降乃百數十年所未有

明通鑑卷五十一

九

者請收回成命令書仍守故職疏入報聞 張璵桂萼聞召復自南京偕刑部郎中黃宗明都察院經歷黃緒合疏論曰今日尊崇之議以陛下與爲人後者禮官附和之私也以陛下爲入繼大統者臣等考經之論也兩議相持有大小衆寡不敵之勢臣等則曰惟理而已舜視天下猶草芥惟不順于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今言者徇私植黨奪天子之父母而不顧在陛下能一日安乎臣等大懼欺蔽因循不克贊成大孝請陛下親御朝堂明詔百官示以入承大統非與爲人後之例前此典禮未及詳稽深用悔艾今當明父子大倫繼統大義改稱

孝宗為皇伯考昭聖為皇伯母而去本生之稱為皇考  
 恭穆獻皇帝聖母章聖皇太后如此則在朝百工有不  
 感泣而奉詔者乎更以此告之天下此即周禮詢羣臣  
 詢萬民之意也上得疏大悅而是時本生之稱已從廷  
 議遂報聞攷異據實錄前後詔諭但欲于本生父母加  
 皇字而已自桂萼疏上乃有稱孝宗皇伯考  
 與獻皇考之議自南京開召乃請去本生二字  
 而是時頌詔仍從本生之稱蓋蔣冕毛紀等格之也故  
 明史紀事本末言總至東昌讀詔書嘆曰兩考並稱綱  
 常紊矣據此則總等此疏乃欲于未頌詔之前奏請更  
 正而是時微稱已定故實錄但書報聞二字然已為稱  
 孝宗為皇伯考張本矣諸書皆系之四月頌詔之後今  
 據實錄 已亥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以病請告不允獻  
 夫疏上廷臣目之為邪說至不與往還獻夫乃杜門乞

明通鑑卷五十一

十一

假既不得請則進大禮上下二論其說益詳卒以此嚮  
 用 禮部侍郎吳一鵬既署尚書會上趣建獻帝廟甚  
 急壬寅一鵬復集廷臣上議曰前世入繼之君間有為  
 本生立廟園陵及京師者第歲時遣官致祀尋亦奏罷  
 然猶見非當時取議後代若立席大內而親享之從古  
 以來未有也臣等甯得罪陛下不欲陛下失禮于天下  
 後世今張璠桂萼之言曰繼統公立後私又曰統為重  
 嗣為輕竊惟正統所傳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統立嗣  
 所以承宗統之與宗初無輕重況當我朝傳子之世而  
 欲仿堯舜傳賢之例擬非其倫又謂孝不在皇不皇惟

在考不考遂欲改孝宗為皇伯考臣等歷稽前古未有  
 神王稱皇伯考者惟天子稱諸王曰伯叔父則有之非  
 可加于宗廟也前此稱本生皇考實裁自聖心乃謂臣  
 等留一皇字以規陛下又謂百皇字不足當父子之名  
 何肆言無忌至此乞速罷建室之議立席安陸下璠萼  
 等法司按治報曰朕起親藩奉宗祀豈敢違越但本生  
 皇考寢園遠在安陸于卿等安乎命下再四爾等欺朕  
 冲歲黨同執議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往且勿問其  
 奉先殿西室亟修葺盡朕歲時追遠之情禮官即擇日  
 具儀仍執違者無赦攷異據實錄書禮部會文武羣臣  
 不書名蓋是時正一鵬者部事也

明通鑑卷五十一

十一

明史一鵬本傳書之並云時 己酉立昭聖皇太后尊  
 嘉靖三年四月也今據之 號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庚戌上興國太后尊號曰  
 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癸丑追尊與獻帝為本生皇考  
 恭穆獻皇帝大赦頒詔天下 丙辰都給事中李學曾  
 等御史胡瓊等各疏言秩宗重任非席書所能堪吏部  
 尚書喬宇因言書等以曲學邪說妄議典章而璠萼尤  
 很復宜罷二人書仍故職並聽方獻夫致仕去時張漢  
 卿亦劾書振濟乖方乞遣官往勘書亦屢辭新命並錄  
 上大禮考議且請遣官勘振荒狀從之 丁巳以旱災  
 風蕪罷端陽宴京師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並敕羣臣

修省 辛酉編修鄒守益復上疏曰陛下欲隆本生之  
恩屢下廷臣會議諸臣據禮正言致蒙詰責昔曾元以  
父寢疾憚于易簣愛之至也而曾子責之曰姑息曾公  
受天子禮樂以祀周公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周公  
其衰矣臣願陛下勿以姑息事獻帝而使後世有其衰  
之嘆且羣臣欲專意正統此皆為陛下忠謀乃不察而  
督過之以為忤慢臣歷觀前史如冷褒段熲之徒當時  
所謂忠愛後世所斥以為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  
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以為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  
視古望陛下不吝改過察羣臣之忠愛信而用之復召

明通鑑卷五十一

三

其去國者無使奸人動搖國是離間官闈疏入上大怒  
下詔獄拷掠謫廣德州判官 是月戶部侍郎胡瓚等  
言大禮已定席書督振江淮實關民命不必徵取來京  
上從之竝止璉等勿來時璉等已抵鳳陽見邸報敕加  
尊號復馳疏論曰臣知本生二字決非皇上之心所自  
裁定特出禮官之陰術皇上不察以為親之之詞而禮  
官正以此二字為外之之詞也且禮官懼臣等面質故  
先為此術求遂其私若不亟去此二字天下後世將終  
以陛下為孝宗子墮其欺蔽中矣于是上益心動趨復  
召之取異胡瓚以大禮已定請止席書及璉等實錄  
不具證之明史璉傳言閣臣以尊稱既定請停召

命上不得已從之二人已在道復馳疏云云與明  
史紀事本末合惟胡瓚佚其名今據紀事增入 五  
月乙丑大學士蔣冕致仕自楊廷和罷冕以首輔當國  
上愈欲尊崇所生逐禮尙汪俊以休冕而用席書代之  
且召張璉桂萼物情甚沸冕乃抗疏極諫曰陛下嗣承  
丕基固因倫序素定然非聖母昭聖皇太后懿旨與武  
宗之後特兄弟之名不容紊故兄武宗考孝宗母昭  
聖而于孝廟武廟皆稱嗣皇帝稱臣稱御名以示繼統  
承祀之義今乃欲為本生父母立廟奉先殿側臣雖至  
愚斷斷知其不可夫情既偏重于所生義必不專于所

明通鑑卷五十一

三

後將孝武二廟之靈安所託乎邇者復允汪俊之去趨  
張璉桂萼之來人心益駭方廷臣議建廟之日天本晴  
明忽變陰晦至暮風雷大作天意如此陛下可不思變  
計哉因力求去上不悅猶以大臣故優詔答之冕再疏  
請罷建廟議且乞休疏中復以天變為言上益不悅遂  
令馳傳歸給月廩歲夫如制冕為首輔僅兩閱月卒齟  
齬以去論者謂有古大臣風云 修撰呂柟以修省自  
劾不職十三事內以聖學少怠聖孝未廣大禮未正詔  
祀日崇忠諫受禍元惡失刑貴倖濫澤及軍民利病數  
事皆災變所由致而引以為己不能獻納之罪言甚切

直上謂大禮已定柙摭拾妄言事涉忤慢下鎮撫司獄  
拷訊于是尚書喬宇言適當天變修省之時求言正切  
而柙與鄒守益皆以言事下獄人心皇皇以言為諱況  
翰林侍從之官尤宜待以優禮未可以非罪見辱給事  
中張紳章僑御史張鵬翰等交章論救俱下所司尋有  
旨謫柙山東解州判官 壬申上手敕以奉先殿西室  
為觀德殿奉安獻皇帝神主命禮官具儀以聞丁丑命  
署禮部尚書吳一鵬偕中官賴義京山侯崔元迎獻帝  
神主于安陸一鵬上言歷攷前史竝無自寢園迎主入  
大內者此天下後世觀瞻所係非細故也且安陸為恭

明通鑑卷五十一

西

穆啟封之疆神靈所戀又陛下龍興之地王氣所鍾故  
我太祖重中都太宗重留都皆以王業所基永修世祀  
伏乞陛下俯納羣言改題神主奉安故宮為百世不遷  
其觀德殿中別設神位香几以展孝思則本生之情既  
隆正統之義亦盡矣奏入不納趣即治行一鵬慮中使  
為道途患疏請禁約上善其言而戒飭之 己卯以吏  
部尚書石瑄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瑄既改掌詹事  
府遣祀闕里及東嶽事竣還里屢乞致仕言官交章請  
留乃起赴官至是入閣亦以祀獻帝于奉先殿側為非  
禮不報 辛卯中官谷大用既謫孝陵司香奏乞留京

調理禮科給事中章僑言先帝初政清明未幾為大用  
等所誤內連瑾賊外引甯彬樹八黨之兇釀十六年之  
禍遂使先帝不克正其終陛下知之節奉詔旨列其罪  
狀死有餘辜一旦何所窺矚敢違前旨為干進地若不  
早痛遏恐乘間復起不至擾亂天下不已也章下所司  
知之 六月張璫桂萼至京復條上七事極論兩考之  
非以伯孝宗而考與獻為正時廷臣方側目于二人萼  
稱疾不敢出璫數日後始朝而恣肆論列不已戊戌禮  
科給事中張紳等三十餘人御史鄭本公等四十餘人  
通章論劾紳等言兩人賦性奸邪立心險佞變亂宗廟

明通鑑卷五十一

五

離間官闈詆毀詔書中傷善類宜亟出之為人臣不忠  
者戒本公等言璫萼首肆欺罔黃綰為其鷹犬宗明有  
如走隸方獻夫居中內應以成夾攻之勢席書陰行間  
謀以伺漁人之功尚書之命由中而下行取之旨罷而  
再頒大臣因此而被逐言官因此而得罪雖當日瑾甯  
之奸其流禍亦不至此同時御史戴金言萼等既被召  
命而從容道途詔令已布奏瀆不休御史章袞言璫萼  
等敢以新詔為譏定禮為非妄肆更張務為欺誣御史  
張日翰言席書等乘間獻諛陽竊禮經之文陰懷干進  
之路給事中謝賁御史郭希愈沈教涂相等交章累上

俱下所司 辛丑上以觀德殿將成命太常寺協律郎  
崔元初集樂舞生二十餘人肄于大內太常寺卿汪舉  
以其未奉明詔請治元初等擅入罪上命寺官一員導  
之于是禮部侍郎朱希周言太常樂舞有定數不當更  
設不從舉復爭之奉旨詰責既其事見明史希周本傳  
錄作元初 丙午擢桂萼張璠為翰林學士方獻夫為  
侍講學士時廷臣交章劾璠等上獨是其言將考與獻  
而伯孝宗給事中張璠等憂之會席書以振濟為言官  
所劾璠乃乘間取廷臣劾萼璠等章疏送刑部令上請  
且私相語曰倘上亦云是者即撲殺之璠等以其語上

明通鑑卷五十一

未

聞上因留疏不下而責刑部尚書趙鑑等朋邪害正遂  
特進璠等三人言于是學士豐熙修撰楊維聰舒芬編  
修王思疏請罷斥已而修撰楊慎復偕同列三十六人  
上言臣等與萼輩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所執者程  
頤朱熹之說也萼等所執者冷褒段猶之餘也今陛下  
既超擢萼輩不以臣等言為是臣等不能與同列願賜  
罷歸上怒俱切責停俸有差自是而大禮之訟與伏門  
之獄起矣 辛亥桂萼張璠方獻夫上疏辭學士萼請  
令召對大廷與璠面折諸臣之非正兩考之謬璠言兩  
考之失不更萬世之笑未已優詔答之于是尚書喬宇

言內降恩澤施于倖佞之人若士大夫一與其列即不  
為清議所齒今言官論劾萼等前後十二疏矣夫聖朝  
養士當以名節自愛以翰林清望之選而使干進者得  
之內降則凡儲材翰苑者誰復與之共列班行哉上以  
字違忤切責之已而吏科給事中李學會等二十九人  
河南道御史吉棠等四十五人竝疏言萼等曲學偏見  
紊亂典章為聖世所必誅乃以一言之合驟遷美秩又  
以傳奉得之其為聖德之累不小御史段續陳相又特  
疏極論席書及璠萼等罪狀請正典刑上怒詰責學會  
等令對狀已而學會上疏伏罪宥之而以續相欺罔妬

明通鑑卷五十一

七

賢下鎮撫司拷訊已俱降二級調外任 吏部員外郎  
亳州薛蕙上為人後解二篇為人後辨一篇其畧言陛  
下繼祖體而承適統正合于為人後之義而二三臣詭  
經畔禮謂陛下為獻帝不可奪之適嗣按漢石渠議曰  
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絕父嗣以後大宗  
不戴聖云大宗不可絕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  
晉范汪曰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  
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禮言繼祖繼  
嗣今之言者不知推本祖禰惟及其父母而止此弗忍  
薄其親忍遺其祖也公羊傳言為人後者為之子故儀

禮為人後者斬衰三年服之以父母之服傳言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由為之子故耳今但服以父母之服而不為之子則稱謂之間將不曰父而仍曰伯父叔父乎又立後而不為之子則是聖人偽教人以立後而實未嘗子之所後既不得而子則祖考亦不得而孫矣豈可以入其庸而奉其祀乎何其言之悖禮若是也為是言者亦自度其說之必窮于是又為遁詞以倡之曰夫統與嗣不同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不知禮為大宗立後者重其統也統不可絕乃為之立後是繼嗣即所以繼統統

明通鑑卷五十一

太

與嗣非有二也自古帝王入繼者必明為人後之義而後可以繼統蓋不為後則不成子也若不成子夫安所得統而繼之故為後也者成子也成子而後繼統又將以絕同宗之覬覦焉聖人之制禮也不亦善乎春秋重授受之義以為為子受之父猶為臣受之君故穀梁子曰臣子必受君父之命斯義也蓋尊其君父亦將使人之尊己也如此則義禮明而禍亂亡今說者謂倫序當立斯立已是惡知禮與春秋之意哉若夫前代之君固有兄終而弟繼姪終而伯叔父繼者此遭變不正者也然多先君之嗣先君於已則考也已于先君則子也故

不可考後君而亦無兩統二父之嫌若晉之哀帝唐之宣宗是也其或諸王入嗣則未有仍考諸王而不考天子者也陛下天倫不先于武宗正統不屬于獻帝是非予奪至為易辨而二三臣者猥欲比于遭變不正之舉是悖禮之尤者也其它所辨七事亦多仿此疏入上以憲出位妄言下鎮撫司拷訊于是張璠桂萼復列欺罔十三事力折廷臣疏奏留中 戊午鴻臚寺少卿胡侍劾璠萼二人越禮背經因据所條奏反復辨論凡千餘言上怒命逮治尋以言官論救謫潞州同知陳相胡侍三人劾張璠等及薛蕙上為人後解明史本紀俱系之是年六月無日明史稿系段陳二人及薛蕙于辛亥系

明通鑑卷五十一

九

均侍于戊午皆據實錄日分而李學曾二十九人吉棠等四十五人皆在辛亥之前後問學曾等以請罪而宥之故但下段陳二人于獄也今悉據實錄增大辛酉順天保定河間及南直隸徐州蝗救有司捕之且覈實災傷之處量予蠲免是月以蔣冕去進毛紀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都御史俞諫以疾告改南京刑部尚書邊憲代之 秋七月己巳吏部尚書喬宇致仕上即位之初銳意求治宇以選郎擢長吏部與林俊孫交彭澤並召皆海內人望也俊等相繼去獨宇在位所執漸不見聽又以屢爭大禮請罷張璠桂萼等忤旨遂以微疾乞休許之賜驛給廩隸如例 御史王時柯言桂萼等以議禮迎合傳陞美

官薛蕙陳相段續胡侍等連章論劾實出公論今諸臣  
超遷而言者獲罪恐海內聞之以陛下乏包荒之量也  
疏入奉旨切責 壬申免南畿十府二州被災夏稅

乙亥諭禮部更定章聖皇太后尊號去本生之稱趣令  
具儀侍郎朱希周乃率郎中余才汪必東等上言陛下  
考孝宗母昭聖三年矣而更定之論忽從中出則明詔  
為虛文不足信天下祭告為瀆禮何以感神祇且本生  
非貶詞也不妨正統而親親之義寓焉何嫌于此而必  
欲去之以滋天下之議于是翰林學士豐熙等疏言陛  
下頒詔三年乃以一人妄言欲去本生之稱專隆鞠

明通鑑卷五十一

辛

育之報臣等聞命驚皇罔知攸措竊惟陛下為宗廟神  
人主必宗廟之禮加隆斯繼統之義不失若乖先王之  
禮貽後世之譏豈不為聖德累哉同時六科給事中張  
紳等十三道御史余翺等吏部郎中余寬等戶部郎中  
黃待顯等兵部郎中陶滋等刑部郎中相世芳等大理  
寺丞母德純等俱率同官上疏諫上怒甚命逮其為首  
者熙紳等八人于詔獄又諸書及明史何孟春傳皆  
謂人下詔獄即伏哭左順門  
之事證之實錄此八人論諫皆書之乙亥在戊寅伏哭  
之前蓋是時各衙門先後執奏上以八人為臺諫府部  
之首特旨下之詔獄迨伏哭左順門則此八人尚未入  
獄故追論時牽連並記也且八人姓名皆與明史傳合  
惟紀事本末漏去余翺又諸書所記大禮 初上用桂  
上疏諸人先後參差今悉據實錄月日

等議欲亟去本生二字屢遣司禮監至內閣諭大學  
士毛紀等皆力言不可乃御平臺召紀等責之日爾輩  
無君欲使朕亦無父乎紀等惶懼退乃集廷臣左順門  
宣勅以後四日恭上册寶于是翰林臺諫諸臣前後章  
凡十三上紀復與石珪合疏爭之並請頒諭臣民示以  
宗廟之禮決不改稱亦不更詔天下則九廟神靈皆安  
即獻帝之心亦安矣得報已有旨 戊寅下議禮諸臣  
員外郎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于錦衣衛獄先是張璉  
以欺罔十三事斥廷臣為朋黨侍郎何孟春偕九卿秦  
金等具疏發十三難以折璉等疏入留中一時先後具  
疏爭者皆留不下羣情益洶洶會朝方罷孟春倡言于  
眾曰憲宗朝百官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帝卒  
從之此本朝故事也修撰楊慎撰袂起曰國家養士百  
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于是編修王元正給事中  
張紳等遮留羣臣于金水橋南謂今日有不力爭者必  
共擊之孟春金獻民徐文華轉相號召于是九卿則尚  
書獻民及秦金趙鑑趙璜俞琳侍郎孟春及朱希周劉  
玉都御史王時中張潤寺卿汪舉潘希曾張九叙吳祺  
通政張瓚陳霑少卿徐文華及張縉蘇民金瓚府丞張  
仲賢通政秦議葛禮寺丞袁宗儒凡二十有三人翰林

明通鑑卷五十一

辛

則掌詹事府侍郎賈詠學士豐熙侍講張璧修撰舒芬  
楊維聰姚汝張衍慶編修許成名劉棟張潮崔桐葉桂  
章王三錫余承勳陸欽王相應良王思檢討金臯林時  
及慎元正凡二十有二人給事中則張狎劉濟安磐張  
漢卿張原謝賈毛玉曹懷張嵩王瑄張挺鄭一鵬黃重  
李錫趙漢陳時明鄭自璧裴紹宗韓楷黃臣胡納凡二  
十有一人御史則王時柯余勳葉奇鄭本公楊樞劉頴  
祁杲杜民表楊瑞張英劉謙亨許中陳克宅譚繼劉狎  
張錄郭希愈蕭一中張恂倪宗嶽王璜沈教鍾卿密胡  
瓊張濂何鰲張日韜藍田張鵬翰林有孚凡三十人諸

明通鑑卷五十一

三

司郎官吏部則郎中余寬黨承志劉天民員外郎馬理  
徐一鳴劉勳主事應大猷李舜臣馬冕彭澤張鷟司務  
洪伊凡十有二人戶部則郎中黃待顯唐昇賈繼之楊  
易揚淮胡宗明乘登黨以平何巖馬朝卿員外郎申良  
鄭漳顧可久婁志德主事徐嵩張庠高奎安璽王尙志  
朱藻黃一道陳儒陳騰鸞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  
錄周詔戴允繆宗周印其仁祖琚張希尹司務金中夫  
檢校丁律凡三十有六人禮部則郎中余才汪必東張  
聽張懷員外郎翁磐李文中張灤主事張鏗豐坊仵瑜  
丁汝夔臧應奎凡十有二人兵部則郎中陶滋賀

汝臯劉淑相萬潮員外郎劉漳楊儀王德明主事汪漆  
黃嘉賓李春芳盧襄華倫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順陳  
質司務李可登劉從學凡二十人刑部則郎中相世芳  
張敬詹潮胡璉范錄陳力張大輪葉應驄白轍許路員  
外郎戴欽張儉劉士奇主事祁敷趙廷松熊宇何鰲楊  
濂劉仕蕭樟顧鐸王國光汪嘉會殷承叙陸銓錢鐸方  
一蘭凡二十有七人工部則郎中趙儒葉寬張子衷汪  
登劉璣江珊員外郎金廷瑞范總龐涓主事伍餘福張  
鳳來張羽車純蔣珙鄭騶凡十有五人大理之屬則寺  
正母德純蔣同仁寺副王暉劉道許事陳大綱鍾雲瑞

明通鑑卷五十一

三

王光濟張徽王天民鄭重杜鸞凡十有一人俱跪伏左  
順門上令司禮中官諭退眾皆曰必得俞旨乃敢退自  
辰至午凡再傳諭猶跪伏不起上大怒遣錦衣先執為  
首者于是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眾皆哭聲震闕廷  
上益怒命收繫四品以下馬理等凡一百三十有四人  
而令孟春等二十一人洪伊等六十五人俱待罪  
本紀下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錦衣衛獄在七月戊寅  
明史稿系之丁丑並書逮其為首者之豐熙張翀等即  
下獄之八人者是也惟實錄則但于左順門之事一概  
人于詔獄而以後廷臣伏闕及同哭左順門之事一概  
漏脫證之明史何孟春傳所載伏闕之二百二十餘人  
皆著其官及其姓名核之明史紀事本末徐氏典彙諸  
書皆同蓋當時國史非野史也翰林二十二二人連楊慎  
王元正數之諸書作二十人者以慎與元正倡議在先



受杖在後也給事中二十一人諸書作十六人者劉濟  
安著張漢卿張原王時柯五人受杖在後而時柯非給  
事明史改入御史中又增入為首之張神為二十一  
也御史三十人諸書作二十九人蓋明史連王時柯數  
之也自諸司郎官以下人數姓名皆同惟繫獄之馬理  
等一百三十四人紀事本末諸書所載與明史同而三  
編目中載則云楊慎等獄門大哭上益怒命盡錄諸  
臣姓名時有不在列者其親故以不預義舉為嫌多為  
代書遂繫馬理等一百九十九人于獄據此則似馬理等  
不可致矣今所叙次悉據明 已卯上章聖皇太后尊  
號曰章聖慈仁皇太后是日尚書秦金獻民趙鑑趙

璜侍郎何孟春朱希周都御史王時中大理少卿張縉  
徐文華皆不赴行禮上怒責陳狀希周等伏罪復嚴旨  
切責而是時庶僚盡繫獄中希周上言諸臣狂率固不

明通鑑卷五十一

青

可有但今獻皇帝神主將至必百官齋迎乃克成禮乞  
早寬縲綬用襄大典不納 癸未杖馬理等于廷編修  
王相王思給事中毛玉裴紹宗御史張日韜胡瓊郎中  
楊淮胡璉員外郎申良張濬主事安璽仵瑜臧應奎余  
禎殷承叙司務李可登凡十六人皆病創先後卒  
實賈云廷臣受杖死者明史世宗本紀明實錄以為十  
六人何孟春傳以為十八人王時柯傳以為十七人證之  
明實錄不載張原故止十六人然攷明史張原傳云原  
再被杖姓名重卒則王時柯傳十七人者為得其實云按  
十七人姓名皆原再被杖杖重卒據此則原以二次受杖  
之張原傳言原再被杖杖重卒據此則原以二次受杖  
死蓋在楊慎等再杖七人之列故明史本紀系王相再杖  
杖而卒本紀分書之合之則仍十七人與傳合明史之  
謹嚴周密如此今拂書之其何孟春傳言十八人疑八

字轉寫 甲申奉安獻皇帝神主于觀德殿上尊號曰  
聖考恭穆獻皇帝 丙戌免河南開封府被災夏稅

已丑大學士毛紀致仕紀請宥伏闕諸臣上怒傳旨責  
紀要結朋奸背君報私紀乃上疏曰曩蒙聖諭國家政  
事商榷可否然後施行此誠內閣職業也臣愚不能仰  
副明命邇者大禮之議平臺召對司禮傳諭不知其幾  
似乎商榷矣而皆斷自聖心不蒙允納何可否之有至  
于笞罰廷臣動至數百乃祖宗來所未有者亦皆出自  
中旨臣等不得預聞宜召徒勤扞格如故慰留雖切詰  
責隨加臣雖有匡救之心不能自盡夫要結朋奸背君

明通鑑卷五十一

五

報私正臣平日所痛憤而深嫉者有一于此罪何止罷  
黜今陛下以之疑臣尙可一日覲顏朝之間哉乞賜骸  
骨歸鄉里以全終始尤望陛下法祖典學任賢納諫審  
是非辨忠邪以養和平之福上銜紀亢直聽之去馳驛  
給夫廩如故事紀有學識居官廉靜簡重與楊廷和蔣  
冕正色立朝並為縉紳所倚賴其代冕為首輔亦僅三  
月遂相繼去論者惜之 辛卯復杖修撰楊慎檢討王  
元正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御史王時柯七人  
于廷慎等前已被杖越數日有言前此朝罷羣臣已散  
糾眾伏哭乃慎等七人倡之也上怒命再杖原受傷創

重卒致異明史本紀及列傳皆言再杖七人而張原以再杖七人皆散見傳中而摺王思傳則云初繫之詔獄杖三十踰旬再杖之思與同官王相等凡十有七人皆病創先後卒摺此則十七人死之先後雖不可考而思以再杖而卒與張原同是辛卯所杖不止慎等七人而核之祭未杖死者除去王思又止十五人蓋紀載之異詞然十七人之數具見後來諸臣請卹疏中似不謬也是時諸臣受杖死者先後相繼後軍都督府經歷俞敬言翰林學士豐熙及部寺科道以言下獄拷訊者迹似狂悖心實忠誠今聞給事中裴紹宗編修王相主事余禎等俱已故矣熙等在獄者亦垂亾矣而呻吟社席病不能起者又不知凡幾伏惟獻帝神主已奉迎入唐願陛下推大孝于天下霽雷霆之威施雨露之澤已故

明通鑑卷五十一

表

者優恤其後垂亾者宥釋其身使為臣者無復以言為諱宗社幸甚章下所司已而原死貧不能歸葬久之都御史陳洪謨備陳原與毛玉裴紹宗王思王相胡瓊等妻子流離狀請卹于朝不許 大禮既定上始下何孟春等前疏責曰朕嗣承大統祇奉宗廟尊崇大禮自出朕心孟春等毀君害政淆亂是非且張璫等所上十三條留中未發安得先知其以實對于是孟春等具疏伏罪言璫等所條于未進之日先以私稿示人且有副本存通政司故臣等知之臣等忝從大臣後得預議禮之末竊以璫等欺罔故昌言論辯以瀆天聰罪當萬死惟

望聖明加察辨其孰正孰邪則臣等雖死亦幸上怒不已責孟春倡眾逞忿非大臣事君之道法宜重治姑從輕奪俸一月楊慎豐熙等請成有差已而復出孟春為南京工部左侍郎故事南部止侍郎一人時已有右侍郎張琮孟春居左蓋贖員也 八月癸巳謫南京太僕寺少卿夏良勝為茶陵知州初上即位以良勝曾諫武宗南巡被黜召復故官尙書喬宇賢之奏為文選郎中公廉多所振拔大禮議起數借寮長力爭及席書張璫桂萼方獻夫用中旨超擢又執不可由是為議禮者所切齒以久次遷官南卿未赴先是給事中陳沈奉使回

明通鑑卷五十一

表

籍居二年始復命在道聞外轉湖廣僉事仍以舊銜上疏傅會張璫等議並力詆良勝與尙書喬宇等羣結朋黨任意擠排以致史道曹嘉等或調外任或擯邊方請斥罷良勝召還道嘉等以作政言之氣章下吏部侍郎何孟春言沈已外補猶昌舊銜假建言以亂國典宜行究問不納竟出良勝于外而命道等俱復舊職 大同兵亂殺巡撫都御史張文錦初文錦以拒宸濠得重名既擢巡撫銳意整飭邊政大同北四望平行寇至無可禦乃議于城北九十里外增築水口宣甯等五堡參將賈鑑督卒嚴致怨及堡成欲徙鎮卒二千五百家成之

衆憚行請募新丁僚吏咸以爲言文錦怒曰如此則令不行矣鎮中親兵先往孰敢後親兵素游情有室聞當發大恐文錦嚴趣之行鑑承風杖其隊長諸邊卒自甘州之役殺巡撫許銘朝廷處之輕頗無忌至是鎮卒郭鑑柳忠等遂倡亂殺賈鑑裂其尸走屯塞外文錦恐結外寇亟令副將時陳等招之入城卽索治首亂者郭鑑等乃復聚爲亂焚大同府門入行都司縱獄囚又焚都御史府門文錦踰垣走匿博野王府第亂卒欲焚王宮王懼出文錦郭鑑等殺之亦裂其尸遂焚鎮守總兵署出故總兵朱振于獄脅爲帥事聞上命兵部侍郎李昆

明通鑑卷五十一

庚

宣敕往欲撫定之改宣府都御史李鐸巡撫大同陞都指揮桂勇署都督僉事 己亥禮部尙書席書奉趣入朝行至德州聞廷臣伏闕哭爭盡繫詔獄因馳疏言議禮之家名爲聚訟兩議相持必有一是陛下擇其是者而非者不必深較乞宥其愆俾自新不允未幾書至京師大禮議遂定 通政司經歷李繼光言今日大同之變由朝廷處置甘州叛卒之少寬故敢于縱逆如此邇遣侍郎李昆往撫未見別有措置臣愚謂驕將悍卒法不容貸勦撫二事未可少偏乞敕兵部大會廷臣妙選時望假以事權簡練兵卒討除逆黨以正國法又言追

崇尊號乃人子至情之不容已者羣臣一時昌拂陛下悉從重處治大臣紛紛去位小臣苟嘿自容今日兵變曾無一人進一疏畫一策者則大小臣工志之不固氣之不揚可見矣乞將去位論成者追復賜赦在位者委任寬假令各陳邊計採擇施行 辛丑霍韜復馳疏論大禮兩考之失先是韜聞召辭疾不赴至是聞考獻帝母章聖已去本生之稱意猶未慊復馳疏言今日大禮之義正統天倫二者而已徒尊正統其弊至于利天下而弃父母徒重天倫其弊至于小加大而卑踰尊故臣竊謂陛下宜稱孝宗曰皇伯考獻帝曰皇考此天倫之

明通鑑卷五十一

壬

當辨者也尊崇之議則姑在所緩此大統之當崇者也乃廷議欲陛下上考孝宗又兼考獻帝此漢人兩統之失也本原旣差則愈議愈失臣之愚慮則願陛下預防未然之失毋重將來之悔而已上深嘉其忠義趣令趨朝自是改孝宗爲皇伯考之議復起 先是陳沆之上疏也禮部侍郎吳一鵬自安陸還朝見朝事大變而沆復踵之譎張尤甚乃抗疏曰大禮之議斷自聖心正統本生昭然不紊而沆妄謂陛下誕生于孝宗沒後三年嗣位于武宗沒後二月無從授受其說尤爲不經謹按春秋以受命爲正始故魯隱公上無所承內無所受則

不書即位今陛下承武宗之遺詔奉昭聖之懿旨正合春秋之義而沈謂孰從授受是以陛下為不得正始也沈本小人不痛加懲艾無以杜效尤之漸疏入留中久之庚戌始得旨以席書方獻夫張璉桂萼前後奏疏及論議悉下禮部令集廷臣博攷倫理再議以聞 辛亥南京國子祭酒崔銑以災異自陳請罷因言近日主事張璉等以獻議超遷而內閣蔣冕尙書汪俊以執議見忤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御史馬明衡段續陳相員外郎薛蕙俱以議禮或擯斥或下獄非聖朝美事上不悅令致仕去 甲寅給事中陳沈復上疏指斥議禮諸臣

明通鑑卷五十一

辛

吳一鵬金獻民朱希周薛蕙汪俊汪偉等竝及大學士費宏于是宏等皆上疏乞致仕得旨慰留 乙卯以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賈詠為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詠為人長者在政府無所建白充位而已是月改南京吏部尙書楊旦為吏部尙書代喬宇也會旦自南京上書言璉萼學識頗僻心術奸回徒以一言偶合躡陞清秩非所以示大公于天下方獻夫屢陳有疾臣等未暇論之望將璉萼放歸田里獻夫准令養病疏奏上方嚮用璉萼獻夫不悅未幾陳沈希旨劾旦未任而免致異明史七卿表吏部尙書楊旦是年八月命未任免致之實錄則旦以未命前上疏劾璉萼

獻夫迨九月更定大禮十月為陳沈 九月甲子錦衣衛革職百戶隨全光祿寺革職錄事錢子勳希旨言獻皇帝梓宮宜改葬天壽山事下工部尙書趙璜以為改葬不可者三皇考體魄所安不可輕犯一也山川靈秀所萃不可輕泄二也國家根本所在不可輕動三也昔高皇帝定鼎南京而仁祖之陵遠在鳳陽文皇帝遷都北京而孝陵遠在鍾山皆不敢遷改陛下之視顯陵猶太祖之視仁祖太宗之視孝陵也時五官靈臺郎吳昇嘗與事顯陵亦上言以為不可乃下禮官集議 丙寅更定大禮稱孝宗曰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曰皇伯母獻

明通鑑卷五十一

辛

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先是上下諸司大禮疏之留中者令禮部與張璉桂萼方獻夫會議會席書亦至乃大集廷臣于闕左門議既定大理少卿徐文華及侍郎汪偉鄭岳猶力爭于武定侯郭勳家初璉萼至京師數日始朝退班聞朝臣有伺擊者乃出東華門走入勳家勳喜約為內助至是倡言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璉等言當書曰大臣事君當將順其美乃定議越日大學士石瑄復諫曰大禮一事已奉宸斷無可言矣但臣反覆思之終有不安于心者心所不安而不以言言恐觸忤而不敢盡則陛下將焉用臣臣亦何以仰報君

父哉夫孝宗皇帝與昭聖皇太后乃陛下骨肉至親也今使疏賤讒佞之小人輒行離間但知希合取寵不復為陛下體察茲孟冬時享在邇陛下如在之誠能毋少動于中乎上得奏不悅戒勿復言而奪文華等俸各二月已而改題廟主文華諫曰孝宗有祖道焉不可以伯考稱武宗有父道焉不可以兄稱不若直書曰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帝猶為兩全而無害也疏入再奪俸徐文華等三人力爭得郭勳言之乃定語見明史文華本傳實錄不載惟于石瑄疏中言請如鄭岳徐文華所擬上戒瑄勿復言而奪文華岳俸各二月云云即文華等力爭之證也郭勳之倡言定議據明史紀事本末言勳等至京師已預結勳為內助者是也石瑄上疏實錄在丙寅之次日類書之

明通鑑卷五十一

號頒詔天下

論曰大統之干在帝與不帝之分非皇與不皇之異也帝則未有不皇而皇則容有不帝者自古三皇稱皇五帝稱帝秦始合二字稱之故加皇于帝之上則皇為專稱殊皇于帝之外則皇為通稱考妣之等是也然則皇考皇妣可以通于所生之父母若以帝后尊號而追崇其不為天子之父母則自開創之天子外無此例也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此即開創追尊之始蔡邕獨斷言漢高得天下而父在上尊號曰太上皇不言帝非天子也宣帝光武皆不敢加尊號于祖父至殤帝追尊所生

父清和王曰孝德皇桓帝追尊所生父蠡吾侯曰孝崇皇獻帝追尊所生辟慎亭侯曰孝仁皇凡此皆稱皇不敢稱帝之明證廷和等舍其稱帝稱后者不敢爭而徒較量于皇字之有無迨至爭考爭皇不得乃議加本生二字而本生者亦添足續脛之贅文因之希旨進諛者反以為自外其親之詞于是激而稱皇考皇帝與繼體之禰先君無異矣又激而去本生二字于是竟考與獻不考孝宗而黜孝宗為皇伯矣夫以孝宗為伯父是臣之也非但臣之向也以考孝宗而兄武宗遂使武宗無後今又以考與獻而伯孝宗

明通鑑卷五十一

遂使孝宗亦無後何者世宗而後興獻則將使興獻上為憲宗後而孝武兩朝之世次俱滅此則議禮之大變國家之奇禍一時楊慎等三百餘人大呼高孝皇帝而哭于左順門者誠以有明一代之統至此幾絕而世宗入為天子若漢晉之分為東西宋之分為南北所謂統絕而復續者豈不可為痛哭哉丙戌土爾番寇肅州初正德之末土爾番求通貢許之自是朝廷待之如故亦不問巴爾濟事即拜牙即至是莽爾蘇見上卷忽以三萬騎圍肅州巡撫都御史陳九疇聞之自甘州晝夜馳至入城守禦而告警于朝詔

尚書金獻民總制軍務都督僉事杭雄克總兵官率師西討未至九疇及總兵官姜爽等力戰敗之斬塔實鼎即他只丁賊乃引去獻民至蘭州賊已退乃以捷聞請班師九疇因言賊不可撫乞閉關絕貢專固邊防報可效墨明史本紀獻民總制軍務杭雄克總兵官太監張忠提督軍務據實錄也三編目中云獻民總制軍務克總兵官疑脫去都督僉事杭雄六字 冬十月壬寅陳洗上疏薦致仕大學士謝遷尚書廖紀起復吏部侍郎胡世甯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姜清而劾汪偉吳一鵬及新陞尚書之楊旦等吏部言洗所薦四臣宜推用而至如旦偉一鵬皆一時人望此必有奸邪欲得其位故嗾洗言之又劾洗

明通鑑卷五十一 書

講張大言欲以微暖風聞變置大臣援立私黨不宜居言官任上不從卒如洗言趣召紀世甯清而黜偉且令致仕初世甯丁憂歸既免喪家居聞朝廷方議大禮異議者多得罪世甯獨是張璠等言乞早定追崇大禮未上語聞京師故洗竝薦之 甲辰應天巡撫都御史吳廷舉言內官監監收漕運白熟梗米額外科索大率正糧一石加費二石方獲批單屢奉禁革科索如故請令提督太倉中官一員與倉場侍郎會同監收戶部議總督倉場官與內府不相統攝詔內官監收悉如故事每石加耗一斗不得分外多收違者究治不必別遣巡視

科道官 禮部尚書席書會廷臣上言顯陵先帝體魄所藏不可輕動昔高皇帝不遷祖陵文皇帝不遷孝陵隨全等諂諛小人妄論山陵宜下法司按問報曰先帝陵寢在遠朕朝夕思念其再詳議以聞書復集眾議極言不可乃已 壬子大學士費宏等言邇者戶部奏徵逋賦自正德元年以後俱限三月內徵完竊恐查催之年分太遠比併之期限太迫民不能堪必生嗟怨蓋十餘年拖欠錢糧迭經赦免即有二三應徵之數或里長已更換而非經手之人或官吏已陞遷而無可查之案或原欠人戶今已丁糧盡絕或原僉解人今已家產破

明通鑑卷五十一 書

蕩雖欲盡法追併勢必不行徒為仁政之累請令查催止于正德十年以後比併則以五月十月為期仍戒諭差官毋得徇情寬縱亦不得過事苛擾疏入上嘉納行之 是月起原任南京兵部尚書廖紀為吏部尚書都御史邊憲卒以總督漕運右都御史李鉞代之 十一月壬戌禮部尚書席書言伏請詔書所裁革錦衣官校及勇士匠役人等至十餘萬歲省京儲米百五十萬石今貴緣求復者日眾請捕治一二以示警且言中外貴臣自今毋再陞錦衣諸秩以杜倖門上以書言窒礙難行不允 癸亥巡按御史朱寔昌言太監吳勳張志聰

一第 2 冊 續修四庫全書 2 卷 21

以私恨劾奏浙江布政使馬卿杭州知府查仲道奉旨  
逮問竊惟二臣節省愛民觸忤權貴浙省連歲災傷死  
者過半志聰科擢不已乞召還而以浙江織造專委本  
省鎮守太監竝看卿仲道復職疏入上以爲妄言狂率  
切責之 甲子侍郎胡世甯以疾在告聞大禮之議諸  
臣有廷杖死者馳疏言陛下踐阼之初臣以仁明武三  
言進竊謂三者尤以仁爲本仁者生成之德明者日月  
之臨皆不可一日無武則雷霆之威但可一震而已震  
之久或震之過皆足以干造物之和今廷臣忤旨辱以  
箠楚體羸弱者輒斃傳之天下書之史冊謂鞭撻行殿

明通鑑卷五十一

美

陛刑辱及士夫非所以光聖德新進一言偶合後難保  
必當舊德老成一事偶忤後未必皆非望陛下以三無  
私之心照臨于上無先存適莫于中時世甯方上疏諫  
遷顯陵遂竝前議禮疏上之上深嘉嘆至是疏入上雖  
不能從亦不忤尋召爲兵部左侍郎 乙丑陳洸復許  
郎中薛蕙交通前亳州知州顏木陷參將石璽父子事  
請下河南撫按官勘問蕙宜回籍聽勘詔蕙解任既而  
事白蕙南歸吏部數移文促蕙起蕙以摠芻等方用事  
堅不赴 已卯命戶部左侍郎胡璫提督宣大軍務都  
督魯綱充總兵官討大同叛卒先是大同之亂上命李

昆往曲赦叛卒摧蔡天祐爲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天祐  
從數騎馳入城諭獻首惡衆心稍定會尙書金獻民總  
兵杭雄出師甘肅過大同亂卒疑見討復鼓譟天祐懼  
亟請再赦兵部言元惡不除無以警後請特遣大臣總  
督軍務以制其變遂有是命璫及綱統京軍三千人往  
未發而進士李枝解餉銀至亂卒曰此承密詔盡殺大  
同人爲軍犒也夜中火起圍枝館枝出牒示之乃散時  
大同城門皆叛卒守之晝夜持兵呼嘯勢乃益張致異  
本紀書命胡璫提督宣大軍務于十月已卯十月無已  
朔已卯乃十一月十九日也明史稿作十一月已卯與  
實錄合蓋明史初張璫之議禮也南京禮部主事侯  
脫去一字耳

明通鑑卷五十一

美

廷訓與璫同舉進士而持論不合卽上疏請考孝宗且  
言不當私藩邸舊臣語頗切直迨官南京復據宗法爲  
大禮辨時汪俊方遷禮部遂王之及尊稱已定廷訓心  
非之乃撰刻前書疏潛寄京師被訪得之竝及樂護華  
湘是月逮至京師下鎮撫司拷訊廷訓子一元方十三  
歲上書訟冤竟得釋護湘竝謫外任 十二月辛卯大  
理寺評事韋商臣上言臣以廷平庶獄爲職請得以獄  
之大者爲陛下評之今廷臣以議大禮忤旨調任者侍  
郎何孟春爲首謫戍者豐熙等八人杖死者王思等十  
七人以拂中使而逮訊者副使劉秉鑑布政馬卿知府

羅玉查仲道等若干人以失儀就繫者御史葉奇主事  
蔡乾前後五人以京堂官為所屬小民許奏下獄者少  
卿樂護華湘御史任洛副使任忠凡四人此皆國家大  
獄關係非輕臣妄議以為諸臣皆所當宥者也乞陛下  
大奮乾斷錄死者之後復成者之官釋逮繫者而正妄  
訐者之罪疏入以商臣賈直沽名率意瀆奏令降二級  
調外任 癸巳寇犯遼東甯遠等堡守備閻振與戰敗  
之 乙未巡按御史王官奏大同叛卒于十一月十一  
日聚眾格殺知縣王文昌其勢方熾今胡瓚等大兵壓  
境人心動搖是越之叛也請亟止禁軍容臣與鎮巡等

明通鑑卷五十一

美

官密計圖之乃命瓚等暫駐兵宣府尋叛卒復聚眾圍  
代王府脅王具奏請赦王急攜二郡王走宣府避之而  
巡撫蔡天祐奏總兵官桂勇已捕五十四人請止京軍  
勿遣上責以阻撓眾心必獲首惡郭鑑等時天祐所報  
罪人姓名乃叛卒詭以昔日行劫已死之岳世美等具  
上與中官王觀所報之郭鑑等不同故奉旨切責令嚴  
限追捕以功贖罪 戊戌遼東賊作亂主事王冕死之  
冕初為萬安知縣佐王守仁平宸濠守仁既封冕未及  
叙坐他事落職已錄前功擢為兵部主事巡視山海關  
會妖賊陸雄李真等作亂突入關侍吏欲扶冕趨避冕

不可曰吾奉命巡視且有親在亟趨母所執兵以衛賊  
至母被傷冕奮前救之被執脅以刃大罵遂見害事聞  
贈光祿少卿命有司祠祀之 丁未以甘涼寇退召兵  
部尚書金獻民還攷選召金獻民還明史稱系之丁未  
據論功班師之日也 已酉總督宣大侍郎胡瓚奏禽  
首惡郭鑑等十一人得旨斬首梟示先是瓚承敕駐師  
陽和移文總兵桂勇密令千戶苗登等以計禽鑑等既  
誅撫定五堡軍士人心稱快越二日鑑父郭巴子復糾  
徐瓚兒等夜殺勇家口十餘人又燬登等家瓚言非盡  
殲不可上乃切責天祐召勇還京以故總兵朱振代之

明通鑑卷五十一

美

敕瓚仍駐宣府無何天祐捕徐瓚兒等瓚等遂請班師  
戊午起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邊  
初大禮議起一清方家居見張璉疏寓書門人喬宇曰  
張生此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又勸席書早赴召以定  
大議璉等既驟顯頗引一清上亦以一清老臣特起用  
之故相行邊自一清始至是凡三為總制溫詔褒美比  
之郭子儀云



明通鑑卷五十二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五十二

起旃蒙作噩盡柔兆掩茂凡二年

世宗肅皇帝

嘉靖四年春正月丙寅小王子別部之駐西海者以萬騎寇甘肅總兵官姜瓖禦之于苦水墩斬其魁寇乃引去瓖明史本紀是月丙寅西海下見孩犯甘肅證之與亦卜刺以內難奔西海者亦卜刺丁卯兵部侍郎李昆言大同叛卒僅獲其四而巴子潛逃塞外必為後患比聞胡瓚班師宜救止之上方遣使往勸會瓚及魯

明通鑑卷五十二

一

綱至京師言臣等肅奉天討首惡已除二三逋逃無足為患從之乃罷勸官勿遣 辛未大祀南郊 丙子贈郵冀北道僉事田美初胡瓚用兵大同遣美往渾源應州等處預備芻糧會伏鹵二百騎掠大同縣之瓜園美遂遇害至是巡按御史王官以聞贈美光祿寺少卿 二月辛卯禮部尚書席書初薦楊一清王守仁可大用至是一清總制三邊書因薦守仁可入閣且曰今諸大臣皆中材無足與計天下事定亂濟時非守仁不可報曰書為大臣當行猷畧共濟時艱何以中材自諉于是守仁迄不獲柄用 安慶衛指揮方欽以捕逐江寇遇

害操江御史伍文定奏請賜卹並錄其子 丙申蠲蘇

松常三府通賦 丁未發圍營卒五千人修都城 乙

卯監察御史王鼎言禮月令仲春命有司省囹圄去桎

梏今所犯笞杖徒流罪業已在獄淹繫經年不即遣釋

多以禁死足以干天地之和上是之詔內外理刑官凡

獄成者各即放遣毋得久禁違者罪之 三月甲子逮

雲南巡按御史郭楠先是大禮既成楠自雲南馳疏言

人臣事君阿意者未必忠犯顏者未必悖今羣臣伏闕

呼號似悖而實忠乃或撈掠隕身或間關請戍不意聖

明之朝而忠良獲罪若此乞復生者之職卹死者之家

明通鑑卷五十二

二

庶以收納人心號召忠義先是御史王懋亦以廷杖死者十七人為言請賜優卹上怒謫四川典史至是見楠疏怒益甚遣緹騎逮治言官論救皆不納卒下鎮撫獄撈掠復廷杖之削其籍 壬申巡撫蔡天祐捕獲郭巴子等四人助逆之焦啞雲等三十四人先是巴子既逃復糾黨夜潛入城焚總兵朱振第明日天祐閉城大索遂就禽悉斬以徇捷聞賜獎勞天祐振及巡按王官皆錫之銀幣國圖據從信錄系獲郭巴子等于是月庚午實錄系之壬申振奏報之日也今據之 甲戌詔修獻皇帝實錄 壬午夜仁壽官灾昭聖皇太后所居官也敕羣臣修省 是月給事中柯維熊言

陛下親君子而君子不容如林俊孫交彭澤之去是也  
遠小人而小人尙在如張璉桂萼之用是也且今伏闕  
諸臣多死徙而御史王懋郭楠又誦譴竊以爲罰過重  
矣宜欽恤寬宥以來言者章下所司于是張璉桂萼各  
上疏乞休得旨仍慰留之 初大同之亂上以張文錦  
築堡激變不予贈卹文錦妻李氏上疏辯雪上怒命執  
抱疏者治之至是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諛言文錦邊  
圉重臣措置乖方誠宜加譴若謂其假手士卒又從而  
愆愆之傳之四方羣小藉口浸生陵替之階其于國家  
法紀所損非小乞矜其哀願量賜優卹庶名分全而國

明通鑑卷五十二 三

紀以振上以洪謨出位妄言降旨詰責 初國子監生  
何淵以請建世室除平涼縣主簿既之官屢爲上官所  
笞辱遂自陳請改內職許之尋授光祿寺署丞至是復  
請建世室祀皇考于太廟下廷臣議夏四月戊申禮部  
尙書席書等上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周以文  
武有大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庶皆百世不遷我太祖  
立四親庶德祖居北後改同堂異室議祧則以太祖擬  
文世室太宗擬武世室今獻皇帝以藩王追崇帝號淵  
乃欲比之太祖太宗立世室于太廟甚無據也不報已  
而張璉特奏言漢哀帝追尊定陶共王立廟京師與孝

元序昭穆于紀亂統貽譏萬世今淵請入獻皇帝主于  
太廟不知序于武宗之上歟抑武宗之下歟孝宗之統  
傳之武宗序獻皇帝于武宗之上是爲于統無疑武宗  
之統傳之陛下序獻皇帝于武宗之下又于繼統無謂  
昔漢宣帝嗣昭帝昭則宣叔祖也而史皇孫別爲立廟  
未聞有議漢宗廟無禰者今觀德殿爲陛下禰廟猶史  
皇孫之別爲禰廟也私親之廟親盡則遷迨夫孝廟祧  
則獻皇帝之親亦盡古之禮也先儒謂孝子之心無窮  
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皆不足爲  
孝今陛下爲獻皇帝別立一廟禮之得爲者也此臣所

明通鑑卷五十二 四

以昧死勸陛下爲之也若請入獻皇帝于太廟禮之不  
得爲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陛下勿爲也乞賜廷臣罷  
議無滋多口于是書連上三疏皆如璉議報曰俟會議  
上朕自能審處會禮科給事中楊言南京員外林益各  
上言何淵瀆禮不經宜正其罪以爲妄言者戒章俱下  
所司因國諸書皆系何淵請建世室于四月證之實錄  
乃禮部集議之月日今統系之四月而 戊午禮部會  
書淵上疏于其上爲下文集議張本 廷臣集議世室上疏曰禮莫嚴于宗廟分莫大于君臣  
故承正統爲天子者得祔太廟今獻皇帝分封安陸稱  
藩爲臣二十餘年廟祀安陸又三年矣當時議尊崇者

其論有三曰別立嗣王使之主祭者廷臣之初議也曰歲時遣官致祭安陸者廷臣之後議也曰別祀大內者張璉桂萼等先後之論也皇上斷自聖衷建室奉先殿側朝夕瞻拜歲時享祀上不干祖廟下不拂人心此誠足爲萬世法矣今何淵乃欲祀太廟何不經之甚也考自唐虞至今五千年未聞有以藩王祀祭太廟者萬一爲此將置主于武宗上歟則武宗君也以臣先君分不可僭置主于武宗下歟則獻皇叔也以叔後姪神將不安在廷諸臣于稱考稱伯異同相半今耐廟之舉無一人以爲可者伏望俯納羣言毋爲儉人邪說所惑疏

明通鑑卷五十二

五

入仍命更議以聞 五月己巳禮部尙書席書言頃者奉旨集廷臣再議世室耐廟事乃部臣如吏部尙書廖紀等勲臣武定侯郭勲等六科給事中楊言等十三道御史葉忠等凡數十百人咸謂大禮已定不宜再更陛下孝心無窮禮制有限臣等萬死不敢以非禮誤陛下初廟祀之再議也上遣中官傳諭書曰必耐廟乃已書既上議復密疏陳其不可上不悅責以畏衆飾奸令仍會議久而不定庚午吏部尙書廖紀復上疏請罷議于是廷議爲獻帝別立一廟而耐廟之議始寢 甲戌賜廬州知府龍誥加秩一級誥在任修義倉置義田行和

雜貸振之法又條積蓄便民八事上特嘉之敕撫按官勘其便利者通行各府州縣仿誥所行有成效者具奏如例 庚辰作世廟祀獻皇帝時禮部會議言世室耐廟之事臣等萬死不敢奉詔至于立廟京師別爲祭享此則禮之得爲者稽之漢宣帝爲史皇孫別立一廟不序昭穆正與今日事體相似及考之中庸言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小記言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皇上統御萬方四時有事獻皇自宜祭以天子之禮謹准漢宣故事于皇城內別立一廟前後寢如文華殿

明通鑑卷五十二

六

制出入不與太廟同門坐位不與太廟相竝祭用次日廟欲稍遠庶以成廟獨尊之體避兩廟二統之嫌制曰可乃令于太廟左右相度營建上親定名曰世廟既而上覽疏內有獻皇親盡與孝廟同之語復令禮部查議于是禮官言禮天子九廟親盡則祧獻皇與孝宗兄弟同爲一世孝宗祧遷則獻皇亦然但孝宗神主藏于太祖寢殿之後獻皇別自一廟雖無左昭右穆亦有前殿後寢請于祧遷之期藏于夾室不享時祭止于歲暮合祭太廟一出主焉請于獻廟寢殿後置一龕室爲異日藏主地報曰皇考止生朕一人入繼大統別無奉祀

適嗣今既特立一庶宜世世獻享同于不遷之祖以伸  
朕之孝思國朝實錄議立世廟在是月庚辰明史本  
仍定為百世不遷明史禮志及諸書皆遺之今據實錄  
增為與日稱宗張本○又按禮部所上別立一廟之議  
援漢宣帝為史皇孫立廟京師師也實錄此飾說也漢  
宣為皇考立廟立之困陵耳非京師也證之漢書大  
子傳云帝即位謚悼皇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  
家後八歲有司言禮父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  
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焉蓋奉園  
戶千六百家以為奉明廟據此則史皇孫昔稱悼皇悼  
園至後始改稱皇考立廟不名園而因園為寢在廟  
後其為立廟于奉明廟矣立廟京師始於漢哀故師丹  
以為于古未聞若不果立史皇孫廟于京師則冷褒  
段猶之徒豈得不援以為證哉嘉靖禮議諸臣徒以漢  
哀世不敢擬于世宗故假漢宣之立廟京師以為證  
而不知宣帝之立廟實不在京師也今刪去京師字  
是月復傳奉官初上即位盡革先朝傳奉之例已太

明通鑑卷五十二 七

監潘傑邱福等死詔官其弟姪為錦衣司禮太監張欽  
死其家人李賢承蔭兵部尚書金獻民等先後執奏皆  
不納然間有傳奉不至累數十人錦衣千戶王邦奇初  
在武宗朝夤緣得官挾勢構害甚眾既以冒濫汰去復  
與其黨李全等詭詞奏辯下兵部議獻民言全邦奇等  
足不履行陣而坐論首功身不隸公家而躡躡顯秩陛  
下登極汰去者三百餘人人稱快萬一倖門再啟則  
前詔皆為虛文瀆奏何所紀極上竟授全等試百戶獻  
民復奏曰今出惟行弗惟反今以小人奏辯一旦復官  
九十餘人徇左右私壞祖宗法竊為陛下惜之乞仍斥

全邦奇等以息人言卒不聽 六月庚寅赦高墻庶人  
家屬二百餘人聽自便從御史葉忠議也 辛卯命于  
環碧殿舊址創建禰廟制如太廟而高廣稍減之 庚  
子武宗毅皇帝實錄成大學士費宏等奏上之 是月  
以武宗實錄成進大學士費宏少師兼太子太師石珪  
賈詠皆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兵部尚書金獻民  
致仕以都御史李鉞代之改南京吏部尚書顏頤壽為  
左都御史 秋七月庚午擢翰林院檢討席春為修撰  
春尚書書弟也預修武宗實錄成春及同官劉夔俱已  
外除官職內閣擬旨就陞春按察司僉事書因憾首輔

明通鑑卷五十二 八

費宏上疏言累朝實錄進官未有調陞外任者上方嚮  
用書遂有是擢竝擢夔編修于是給事中張翀御史徐  
岱等劾書為其弟春陳乞改官有玷清議會給事中鄭  
一鵬御史聶豹等亦以為言皆奉旨切責 戊寅免河  
南開封等府被災稅糧 庚辰兵部尚書李鉞言織染  
局軍匠二千一百六十餘名內官監則七千八百五十  
餘名今又新收一千五百名計一萬一千五百有奇一  
監局一歲之支計米十五萬二百四十石其他監局食  
糧人役難以數計見今京通二倉無三年之積若使弊  
端復開冗食不節其何能繼請敕該監將見在人役以

次裁減毋得濫收詔從宜處之 八月戊子工部會廷  
臣議修仁壽宮會世廟大工方興四川湖廣貴州山林  
空竭所在災傷請發內帑銀兩及戶部鈔關兵部馬價  
工部料價各銀兩以佐工費上不許先是御史葉忠以  
災變陳十事其一言修造仁壽宮宜稍損舊制以紓財  
力上頗然之仍敕四川巡撫王軌爲工部侍郎兼僉都  
御史督採大木 己丑四川副使余珊應詔陳十漸其  
畧曰陛下有堯舜湯武之資而無稷契伊周之佐致時  
事漸不克終者有十正德間逆瑾專權假子亂政不知  
紀綱爲何物陛下起而振之未幾而事習因循政多苟

明通鑑卷五十二

九

簡名實乖謬官府異同遂至朝廷官省各自爲心此紀  
綱之頽其漸一也正德間士大夫寡廉鮮恥趨附權門  
幸陛下起而作之乃未幾而去者復來來者不去自夫  
浮沈一世之人擢掌銓衡首取軟美脂韋之徒列之有  
位致使諛佞成風廉恥道薄倖門日開賈販如舊此風  
俗之壞其漸二也正德間國柄下移王靈不振是以有  
安化南昌之變賴陛下起而整肅之乃塞上戍卒近益  
驕恣連殺二巡撫縛參將致榆關妖賊效之而戕主事  
北邊庫吏仿之而賊縣官惑于姑息之言欲爲權宜之  
計遂使二三戍卒脅制朝廷此國勢之衰其漸三也自

逆瑾以來以苞苴易將帥故邊防日壞賴陛下起而申  
嚴之而積弊已久未能驟復今朶顏踣于遼海羌戎  
跳梁于西川北寇蹂躪于沙漠二三食肉之徒乃假鎮  
靜之虛名掩無能之實跡甚至詐飾捷功濫邀陞賞官  
秩日增而塞上日以多事此外裔之強其漸四也逆瑾  
以來盡天下之脂膏輸入權貴之室是以有劉趙藍鄒  
之亂賴陛下起而保護之乃近年以來黃紙蠲放白紙  
催徵致江淮母子相食兗豫盜賊橫行川陝洵貴疲于  
供餉民不聊生此邦本之搖其漸五也正德朝衣冠蒙  
禍家國幾空幸陛下起而收錄之乃未幾而狂瞽之言

明通鑑卷五十二

十

一鳴輒斥謫配遐荒筆死殿陛自呂柟鄒守益去而殿  
閣空顧清汪俊等去而部寺空張原胡瓊等死而言路  
空此人才之凋其漸六也正德朝奸邪迭進忠諫不聞  
幸陛下起而開通之乃閱時未久復諫頻聞非勦說而  
折人以言卽臆度而虞人以詐朝進一封暮投千里甚  
至三木囊頭九泉含泣此言路之塞其漸七也正德間  
忠賢排斥天下幾危賴陛下起而主持之豈意一轉瞬  
間儼邪投隙飾六藝以文奸言假周官而奪漢政堅白  
異同模稜兩可王莽匿情于下士之日安石垢面于入  
相之時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致使羣陰日盛正不敵邪

此邪正之淆其漸八也正德之世大臣日疎小人日親  
賴陛下紹統堂廉復近乃自大禮議起凡偶失聖意者  
譴謫鞭笞幾一網而盡之自是大臣顧望小臣畏懼上  
下乖戾寢至睽孤而泰交之風息矣此君臣之睽其漸  
九也正德間天鳴地震物怪人妖曾無虛日陛下紹統  
災異稍息乃頃歲以來雨雹雷風晝晦如夜四方旱澇  
奏報頻聞此災異之臻其漸十也又言獻皇帝好賢下  
士容物恕人天下所共知也今議禮諸臣一言不合輒  
以悖逆加之謫配死徙朝亡為空此豈獻皇帝意苟非  
其意雖尊以天下無當也陛下何不起而用之使駿奔

明通鑑卷五十二

清廟以慰獻皇帝在天之靈哉疏反覆萬四千言最為  
剴切下其章于所司疏見明史本傳惟傳書  
四年二月證之實錄則八月己丑  
蓋珊疏上于二月留中久之至八月乃下也實錄但書  
十漸之日及起用謫降諸臣等語今日據之其十漸  
大畧仍乙未禮部言天方等國使臣來貢方物由陝  
西都司具奏而其玉石疵惡其使臣所私貨者皆良請  
下巡撫勘明都司有無弊端其伴送千戶陳欽及通事  
人等請下法司論治報可疏在去  
年禮部所奏在本年  
八月今據增為六年費  
宏因貢玉受諸張本丁未上以歲災民困欲暫停  
仁壽宮工役大學士費宏言昭聖皇太后久處仁智殿  
意或未安請以漸修復庶足彰陛下之孝上曰皇伯母

孝奉不可缺小民亦當愛念自是仁壽宮之建遂不果  
甲寅免順天保定河間三府被災州縣稅糧 是月  
南畿地震河南懷慶開封二府俱震聲如雷 廣西田  
州土官岑猛自改流後頗怨望泗城之役自恃兵力數  
侵奪鄰境會總督張嶺征上思州徵猛兵不至以狀聞  
詔巡撫盛應期巡按謝汝儀議調官軍討之屬應期以  
他事去命都御史姚鎮往代汝儀與鎮卻乃誣鎮之子  
涑納猛萬金力勸其父議撫且詭為涑家書獻之鎮惶  
恐再疏請征剋期進勦從之疏見明史土司傳姚鎮  
請討岑猛在四年實錄系  
之十一月據兵部議覆時也三編書之是年八  
月因彙記後年平田州事今據三編仍分書之九月

明通鑑卷五十二

己未免鳳陽淮安揚州及徐滁二州被災稅糧 乙亥  
免江西南昌新建進賢豐城餘干五縣被災秋糧 戊  
寅戶部尚書秦金等言錢糧為國家之命脈其盈縮係  
安危輸供為小民之脂膏其緩急係休戚今內府各監  
局軍匠食糧之數亦已不少若復收充濫役冗食莫此  
為甚時內府各監請收軍匠俱有旨聽許多者數千少  
亦數百故戶部以此為言不聽兵部尚書李鉞等亦言  
內府人匠先朝本有定額自正德間政權不一招收過  
度耗太倉之粟幸賴皇上龍飛一詔通行裁革誠千載  
一時也今若復行收選聽其紛紛奏討宿弊復滋政體

漸壞乞將諸臣前後章疏少賜省覽收回成命仍戒諭諸內臣勿復紛紛奏擾俱報有旨 甲申河南河陰縣盜殺致仕都御史許廷光事聞敕鎮巡官嚴督所屬責限捕賊廷光得旨卹錄 是月致仕尚書林俊家居從病中上書言古者鞭扑之刑辱之而已非欲糜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又非所以加于士大夫也成化時臣及見廷光二三臣率容厚棉底衣重氈屨褻然且沈卧久乃得痊正德朝逆瑾竊權始令去衣致末年多杖死臣又見成化宏治時惟叛逆妖言劫盜下詔獄始命打問他犯但言迭問而已今一槩打問亦非故事自去歲舊

明通鑑卷五十二

三

臣斥逐朝署幾空乞聖明留念既去者禮致未去者慰留碩德重望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輩宜列賓左右臣衰病殆盡復何它望敢效古人遺表之意敬布犬馬之心章下所司明年俊疾革復上書請懋學隆孝任賢納諫保躬導和且預辭身後卹典遂卒年七十六俊歷事四朝抗辭敢諫以禮進退始終一節卒後一年以明倫大典成追論俊附和楊廷和削官隆慶初始復贈少保謚貞肅 是秋土爾番復犯肅州分兵圍參將雲冒而以大眾抵南山時陳九疇已引疾去命總制楊一清遣兵援之 冬十月丁亥作玉德殿景福安喜二宮

工部尚書趙瑄等以歲饑財匱請暫停俟仁壽宮完徐議營建不許乙未瑄等復請停罷玉德殿等工大學士費宏亦以爲言乃罷之遂併罷仁壽宮召採木侍郎王軌還京于是給事中黃臣御史楊彞俱上疏言昭聖暫居別殿陛下必有所不安臣知陛下事孝宗之心無異于獻帝而仁壽宮之建亦豈緩于世庶哉竊以爲他工可罷仁壽宮不可罷下其章于所司竟罷之 辛丑清甯宮後殿成太監崔文等爲各匠役乞官陞授順天府經歷知事等職者百五十人給事中黃臣等切諫以爲不可不聽未幾又陞管工馮鐸爲錦衣衛副千戶兵部

明通鑑卷五十二

四

執奏謂錦衣非軍功不陞且陛下登極詔書一切裁革今復踵先朝弊政非所以示後亦不聽 初世廟之建禮部議于環碧殿舊址出入不與太廟同門乘輿及從祀官宜從闕左門入別開神路以抵廟所於是何淵奏稱經太廟殿後折北而南復折南而北乃達廟所神路迂遠未便臣以爲宜與廟街同門直開一路以達世廟爲當廟街者端門之外左題廟街門以識太廟由此而入也上是之癸丑下禮部會廷臣議尚書席書言獻皇帝廟議已定不預太廟而君臣之分嚴獨尊禰廟而父子之恩篤雖神路稍遠其一節耳若通此街須毀垣伐

木撤神官監而後可未免有礙上不允仍令廷議于是給事中韓楷等御史楊泰等皆言垣木官監俱太腐舊物一旦拆毀斬伐神靈不安御史葉忠亦言獻皇帝別立一廟尊崇已極又何必同出廟街門然後為尊耶上怒責忠對狀遂與楷等俱奪俸二月席書璉等因持兩端議上上卒如淵議量拆神官監北房取路東行循溝北入但僅容板輿通行不必寬廣議遂定國世廟門明史禮志及謝書皆不具今姑實錄增為獻皇帝異日入祀太廟張本是月改應天巡撫右都御史吳廷舉為南京工部尚書辭不拜稱疾乞休詔慰留已復辭且引白居易張詠詩語多恢諧中復

明通鑑卷五十二

五

用嗚呼字上怒以廷舉怨望無人臣禮勒令致仕國世廟明史廷舉本傳證之實錄及舟州史攷所引白居易張詠詩而詠詩中有獨幸太平無一事江南開煞老尚書齊史因言張詠詩已改恨為幸而廷舉不知宜其為上所怒也舟州謂廷舉原疏實作幸字證之實錄不誤十一月丙寅免徐州淮安及杭州等府被災稅糧己巳學士張璉言今日有君無臣有治法無治人因薦致仕大學士謝遷雖垂老之年實台輔之器昔宋哲宗時太師文彥博年八十一猶六日一朝一月再赴經筵有益於國雖老何害陛下有願治之心願斯人而不用耶倘有以老為言者皆忌嫉之徒也時桂萼亦以為言雖以薦遷實以攻內閣諸臣章下所司于是大學士石

珩引疾求去優詔留之 乙亥浙江市舶提舉司太監賴恩請換敕諭兼提督海道遇警得調官軍得旨許之兵部執奏太監原無提督沿海職任成化間太監林槐係出一時創例尋復更正今援此以為故事不過欲藉為招權罔利階耳給事中鄭自璧亦言市舶提舉建干太祖之初年而提督沿海之勅乃頒于憲宗之末歲准行之後朝廷旋覺其非即為釐正雖以正德年間政體紛更而市舶一敕不敢輕議請換何意聖明之世而有貪倭狡詐如恩者顧可徇其請以壞國法耶乞收回成命別選老成以代之章下所司 辛巳免順天府被災

明通鑑卷五十二

末

州縣稅糧 召總制三邊楊一清還初御史吉棠以閣臣費宏與席書有隙因薦一清宜召還內閣以護聖躬消朋比詔許之給事中章僑言棠輕視三邊危視朝廷其言若有為而發者獨不聞一清昔年自三邊而吏部而內閣乎迹其所為幾致狼狽豈云今日克蓋前愆況左右前後延頸抵掌豈無誤一清以誤朝廷者安在其獲聖躬而消朋比也臣謂今內閣可無一清而三邊不可無一清給事中鄭一鵬御史侯秩相繼爭之秩言西陲有事之秋征勦西番及處置土爾番事皆未定一清未可輕動上以秩妄言撓瀆謫降外任卒用棠言召之



及侯秩論官事至一清以十一月召還見七卿表明年  
五月始拜也今據 十二月丁酉起致仕兵部尚書王  
實錄參本傳書之 憲提督陝西三邊軍務初一清既召廷臣首推彭澤王  
守仁不允復推前戶部尚書鄧璋及憲會給事中鄭一  
鵬劾璋甘肅壞事憲負緣權倖請更擇有才望者吏部  
復推數人名上上竟用憲趣令赴代吏部尚書廖紀言  
臣等請留一清不允復會推數員為邊方得人計耳而  
禮部尚書席書謂臣等內則柔順于相臣外則牽制于  
科道含糊展轉曲為兩請之詞書為此言必有所主今  
當考察之期乞罷臣用書必能用舍得宜黜陟咸當得  
旨慰留于是科道交章劾奏書構結是非陰行箝制無  
大臣體上責其妄言宥之 辛丑大禮集議成初侍講  
學士方獻夫言大禮之議仰賴聖明獨斷天倫已明惟  
臣等所議未經傳布朝端學士未睹其說之始終閭巷  
小民何知大事之曲折臣為是纂集學士張璠等五臣  
所奏首以禮官之初議終以近日之會章編為上下二  
卷顛末既明是非自見不必家諭戶曉而聖孝光四海  
傳後世矣得旨令刊行之已而上命席書輯大禮集議  
書言近題請刊布多係建言于三年以前若臣書及璠  
等獻夫韜所正取者不過五人給事中熊浹郎中黃宗

明通鑑卷五十二 七

明經應黃箱金述監生陳雲章儒士張少連及楚王棗  
陽王二宗室外所附取者不過六人有同時建議若監  
生何淵主事王國光同知馬時中巡檢房濬言或未純  
義多未正亦在不取其他罷職投閒之夫建言于璠等  
召用後者皆望風希旨有所覬覦亦一切不錄其錦衣  
百戶聶能遷昌平致仕教諭王价建言在三年二三月  
未經采入今二臣奏乞附名應如其請從之于是以獻  
夫所輯上下二卷增入侍郎胡世甯等所奏為第三卷  
世室建議為第四卷已張璠復依編年法為纂要上下  
二卷通為六卷上之詔頒布中外茲詔大禮已定自今  
有假言陳奏者必罪不宥 國史大禮集議所采正附諸  
人見明史黃箱傳其卷數具  
載實錄中以獻夫所輯上下二卷冠其首即正取者是  
也三卷係附取四卷則世室五六兩卷則璠所輯纂要  
上下篇是也證之明史藝文志大禮集議四卷  
纂要二卷與實錄合今參明史黃箱傳書之 庚戌  
罷給事中陳洗為民初洗家居無賴與潮陽知縣宋元  
翰不相能令其子柱許元翰謫戍元翰撫洗罪及惟薄  
事刊布之名辨冤錄洗由是不齒于清議及張璠桂萼  
以議禮驟顯洗方調外因上書附和得還給事中職璠  
萼遂引以擊異已者于是言官交章劾之御史藍田竝  
封上元翰冤錄都御史王時中請罷洗聽勅洗奏羣  
奸恨臣抗議大禮將令撫按殺臣請遣一錦衣往洗意

明通鑑卷五十二 六

錦衣可利誘也得旨遣刑部郎中葉應龍及錦衣千戶李經往應龍與焚香誓天會御史熊蘭涂相等雜治具上洗罪狀至百七十二條除赦前及曖昧者勿論當論者十三條罪極惡宜斬妻離異子柱絞洗懼復乞詣闕申訴上持應龍奏不下尙書趙鑑副都御史張潤給事中解一貫御史鄭本公等連章執奏上不得已始命覆覈郎中黃縮力持應龍議萼為居間不能得邀璫共奏謂洗以議禮為法官所中上入其言特宥其死得罷歸大理寺卿湯沐爭之不能得已尙書趙鑑及一貫連章請治洗罪皆不納 閏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戊辰奸

明通鑑卷五十二 九

商遂俊等負緣近倖以增價為名奏買殘鹽開中宣府戶部秦金言淮浙長蘆等處引鹽均為供邊之用必邊臣奏討本部覆奏方許開中各司通融搭配未有商人擅自奏討及專開准鹽者又必挨年報開不許預先透派故宏治間各處鹽課多有餘積至正德間權奸用事奏開殘鹽遂使鹽法大壞皇上登極詔首裁革鹽法疏通今以奸商之奏復開兩淮額鹽三十萬引于宣府臣恐奸人占中准鹽賣窩罔利使山東長蘆等鹽別無搭配積之無用虧國用誤邊儲莫此為甚御史高世魁亦爭之詔減准引十萬分兩浙長蘆鹽給之金復執奏宣

大俱重鎮不宜令奸商自擇便利但中宣府致大同緩急無備上然之已而俊等請以十六人中宣府十一人中大同竟從其請 乙亥振遼東饑 是月以大禮集議成加席書太子太保張璫進詹事兼翰林學士又詔禮部錄諸營上議未加恩賞者書彙奏上之于是楚王榮滅棗陽王祐樞降救慰勞其餘附議之六人以下皆陞賞有差初張璫上疏踰月而襄府棗陽王奏至自是希寵干進之徒紛然而起下至失職武夫罷閒小吏亦皆攘臂努目抗論庶謨即璫萼輩亦羞稱之不與為伍故自正取附取外率無殊擢若聶能遷王价之等則以

明通鑑卷五十二 十

璫璫等附名而是時有南京刑部主事陸澄初極言追尊之非逮服闋入都大禮已定璫萼方用事澄乃言初為人誤質之臣師王守仁乃大悔恨萼悅其言請除禮部主事而上見澄前疏惡之請高州通判以去時論鄙之 是歲禮部彙奏四方災異天鼓鳴五地震六十三星隕八水雹十一火六氣二雪寒二雷擊者三山崩三水溢八產妖二疫一詔曰災變非常朕心憂懼事關治體者朕自圖之中外羣臣其同加修省以弭天變 五年春正月乙酉以京師饑命發郡縣倉粟及太倉錢穀振之 乙未大祀南郊 丙午南京給事中林士元

言陳洗犯重辟而學士桂萼曲庇之至與刑部尚書趙  
鑑爭論攘臂相加殊失大臣之體初張璠以大禮集議  
成欲爲洗開釋至是萼復爭之故爲土元復劾然上已  
先入萼等言不問 是月陝西道御史張袞以禮定庶  
成請有昔年議禮諸臣以先孝治下吏部看詳具奏福  
建道御史喻茂堅因上言陛下幸念得罪諸臣下之吏  
部堯舜之仁不是過也于是尙書廖紀等列名疏上自  
大臣楊旦任偉等宜起用外諸降調者自修撰呂柟以  
下十二人爲民者給事中張漢卿以下六人謫戍者學  
士豐熙以下十一人行勘者薛蕙一人已死者編修王

明通鑑卷五十二

三

思以下十七人凡宜復職赦罪及優恤者共四十七人  
其給事中劉最及鴻臚少卿胡侍以他事坐黨繫獄者  
不預焉疏上仍報罷 疏見四十七人其事俱前其姓名  
具見者降調呂柟以下郎中劉天  
明編修鄒守益給事中鄧繼曾御史李本陳相陳道  
爲民張漢卿以下給事中安榮御史王時柯郭楠馬  
衡朱湖是六人也請成豐熙以下修撰楊慎檢討王元  
正給事中張琳劉濟御史余郭郎中余寬黃待顯陶滋  
相世芳評事母德純是十一人也合之薛蕙及廷杖死  
者十七人共四十七人以上 二月甲寅以龍虎山上  
背官道士邵元節爲真人賜銀印先是真人張彥頰以  
府第被焚請賜修造許之命有司興治復遣內臣一人  
督工給事中黃臣等言頃者趙秦榮三府災第詔行勘

估計未嘗輕動土木誠愛民節用至意也今彥頰所請  
未經勘估輒以煩有司且遣中官往督是陛下優容假  
借反出諸親王上也昔漢樂巴喫酒殿廷而成都火滅  
今陛下謂彥頰有道術而曾不能救其家之燬將焉用  
之不納至是復賜元節真人銀印亦彥頰請也 乙丑  
戶科給事中管律言兩淮鹽課舊制七十二萬引有奇  
其常股四分以給工役振濟之需其存積六分非國家  
大事邊鎮有警未嘗擅開糧草皆輸本色未嘗濫收銀  
價是以國不言虛邊不告歉正德中改常股存積皆爲  
正課破例生奸遂令商人自請開中又皆折收銀價緩

明通鑑卷五十二

三

急無備請自嘉靖五年始盡復舊規則公私兩便戶部  
覆議從之 壬申振畿輔饑是時順天保定河間大饑  
死者甚衆巡按御史張珩以狀聞命巡撫及有司先發  
倉糧振濟不足則更發通倉太倉銀粟壬午復糶米振  
京師 是月巡撫遼東副都御史張璉奏謫戍給事中  
劉濟疾篤乞放生還以廣聖澤兵部亦以爲請上以濟  
倡率阨門欺謾君上璉黨護奏擾切責宥之 三月戊  
子南嶺巡撫潘希魯奏先年因兩廣軍餉不足奏准廣  
鹽于南雄府抽分許行南嶺發賣繼因南嶺軍餉不足  
復令廣鹽于贛州抽分行袁吉臨三府發賣正德十三

年戶部仍禁廣鹽不得至三府蓋恐奪准鹽利也然准鹽溯流而上費繁價重相去蓰蓰三府之民以為不便況家民以私販為業連艘挾刃官不能禁且私征稅焉是賈盜也不若因其勢而導之令廣鹽行鹽三府如故道經贛州量行抽稅以資兵食兵部覆議從之 丙申遣太監刁永督辦陝西織造工科給事中張嵩言陝西織造羊絨已奉詔裁革今陛下以奉親之故復有是遣惟陝西外困番醜內徵征徭民困未蘇不堪中使之擾請改命工部經度其費而以其事屬之撫臣便御史陳言等亦以為言上謂業已遣官不允 戊戌總督漕運

明通鑑卷五十二

三

都御史高友璣請濬山東賈魯河河南鴛鴦口自黃陵岡決開封以南無河患而河北徐沛諸州縣河徙不常歲比告歉友璣請開二河口以分洩水勢不致偏害一方部議發卒濬河工費不貲藉令工成河徙能保山東河南之民不復為徐沛乎莫若捐治河之費以振被水之民輕徭省賦而徐沛安矣何必以鄰省為壑哉上從部議事遂寢友璣又請修築朝陽門至張家灣諸橋梁開壩以濟轉運得旨允行而開河壅塞已久尋報罷 庚子下禮部主客郎中陳九川提督會同館主事陳邦爵于獄初天方貢玉九川揀退其疵惡者所求討蟒衣

金器等奏不與題覆本館通事胡士紳等為之請詬罵之邦偁亦嚴禁番人出外貨易皆懷怨恨士紳等因詐為番人怨詞訐奏九川邦偁上怒下錦衣衛拷訊士紳又訐奏九川以貢玉饋大學士費宏製帶錦衣指揮駱安等請會多官鞠之不允士紳等得免逮刑科給事中解一貫等爭之不納卒坐九川侵盜貢玉戍邊黜邦偁為民 辛丑賜龔用卿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丁未定有司人任法從吏尙廖紀奏也紀言邇者守令遷轉太頻政多苟且宜遵舊制俟九年考滿有政績者乃遷上是之故有是詔 是春北部額布訥即亦剌復犯洮州

明通鑑卷五十二

香

尋謀渡河入套遂駐牧賀蘭山後數擾邊 夏四月己未四川苴部平初隴氏之亂見正德十五年土舍隴壽與庶弟政兄妻妾祿爭龔上改元以適故立壽而政與支祿結烏撒土舍安甯等仇殺如故總兵何卿率參將楊仁等進勦政敗奔烏撒卿檄安甯禽之安甯佯許諾卒不出政兵久不解四年政誘殺壽奪其印巡撫王軌巡按劉徽各上其事徽言隴政支祿怙終稔惡戕朝廷命吏罪不可赦乃命填巡官諭安甯縛政祿及助惡者時政已為官軍禽于水西追獲苴部印信斬首及生禽者甚眾旋招撫白烏石等四十九寨遂平之至是兵部言隴氏

舉起蕭牆騷動兩省王師大舉始克蕩平今其本屬親  
支已盡無人承襲請改爲鎮雄府設流官治之復分置  
懷德歸化威信安靜四長官司使隴氏疏屬四人統之  
如程番府例令三年一入朝貢馬十二匹而以重慶通  
判程洸爲試知府報可 壬戌詹事桂萼張璠以陳九  
川侵盜貢玉事訐大學士費宏初璠萼驟貴舉朝惡其  
人宏在內閣每示裁抑遂爲所怨上嘗御平臺特賜御  
製七言一章命宏輯倡和詩署其銜曰內閣掌叅機務  
輔導首臣其見尊禮前此未有也璠萼滋害宏寵萼言  
詩文小技不足勞聖心且使宏得馮寵凌壓朝士上置

明通鑑卷五十二

三

不省會九川事發萼遂與璠毀宏于上言宏納九川所  
盜天方貢玉及受尙書鄧璋賕謀起用竝及其居鄉事  
宏因上疏乞休其畧曰萼挾私怨臣屢矣不與經筵  
講官則怨不與修獻皇寶錄則怨不爲兩京鄉試等官  
則又怨不爲教習則又怨萼疑內閣事屬臣操縱抑  
知臣下采物望上稟聖裁非可專擅萼聽日攘袂益擊  
覬覦臣位臣安能與小人相齟齬乞賜骸骨上優詔慰  
留然終不以譴璠萼于是二人益謀構宏璠事見明  
罷在明年二月傳書其事之本末故云時六年二月也  
證之寶錄即在陳九川等下獄之次月今月日皆指實  
每 庚午小王子犯大同總兵官朱振禦却之復分兵

犯宣府都督傅鐸禦却之 是月張璠桂萼疏請辭位  
以謝人言時御史鄭洛書言璠萼之劾費宏是宏爲食  
夫不可以司政本而人無非之者以其藏垢納汙之量  
也璠萼之言宜其可以秉國柄而人無與之者以其謀  
代宏恐流毒天下也宜諭宏以知足之義戒璠萼以蹊  
牛之嫌別簡賢良備任使于是宏再疏乞休皆不允  
太監張忠奏乞傳陞官匠趙奎等五十四人兵部侍郎  
胡世甯諫不納已太監周縉王本等復乞錄已故太監  
羅籥秦文宗屬詔復許之尙書李鉞等言陛下登極釐  
革未幾而內臣乞陞之奏隨請隨得如祖宗成憲何如

明通鑑卷五十二

三

天下公議何報曰陞授官職亦先朝故事戒鉞等勿復  
言 五月戊子御史謝汝儀言近者給事中衛道御史  
邱養浩以言事忤旨尋復其官天下莫不頌陛下之至  
明太監崔文罔上專權輒賜罷斥天下莫不仰陛下之  
英斷乃御史張袞請宥豐熙等罪陛下既命部臣議上  
矣俄而復寢竊謂熙等狂愚諫之已足示罰人才難得  
若不及今賜環恐歲月彌深死凶踵至御史喬琪亦以  
爲言竝下其章于所司 甲午廣東徭賊大掠肇慶府  
所屬州縣殺守備李松等詔提督兩廣都御史姚鎮討  
之 庚子以楊一清爲吏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

少師仍兼太子太傅復入閣上以一清老臣特免常朝日講侍班朔望朝參令晨初始入閣視事御書和章及金幣半醴之賜不絕時以為異數云 初方獻夫以廷臣排擊不自安謝病歸尋以大禮集議成進少詹事獻夫自家復具疏辭不允趣令赴京供職霍韜引疾歸後以書成擢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至是亦疏辭且言邇年流弊官翰林者不遷外任官吏部者不改他曹陞京堂者必由吏部于是二官權要人爭趨之百官以吏部為趨向吏部以內閣為腹心請自今凡六部長貳翰林給事御史俱調外任練政體在外監司守令政績卓異者

明通鑑卷五十二

毛

即擢卿丞有文學者擢翰林舉貢入仕皆得擢翰林陞部院不宜困資格上趣韜赴京供職而下其章于所司于是刑科給事中沈漢及尚書廖紀交章攻之遂格不用夜墨獻夫翰事見本傳獻夫以四年冬引疾歸韜以三年謝病歸至是皆以陞職召之實鈔同系之是年五月今刑部尚書趙鑑致仕以左都御史顏頤壽代之踰月以南京刑部尚書聶賢為左都御史 六月戊辰禮科給事中謝蕢疏請革嚴刑以全民命上曰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問刑官于罪輕宜用常刑者率以酷刑拷訊傷人因而致死朕甚憫焉其即以朕意示各撫按官論諸問刑者務為寬恤自今有嚴刑死傷人者

罪之竝所司同坐 乙亥逮長沙人李鑑于獄初鑑與其父華流劫村落以拒捕殺巡檢馮琳琳子春震奏狀華坐死獄中鑑復為盜事覺知府朱卿論之死時席書方巡撫湖廣發卿賊私因劾卿故入鑑罪上遣大臣按不如書言書既得幸請逮鑑入京再訊且言臣以議禮犯眾怒故刑官率右卿而重鑑罪請救法司辨雪會御史蘇恩大理評事杜鸞會訊乃各論奏言鑑之罪至于殺官兵劫人財燒房屋可謂極矣昔宋證而獄成今親審而詞服乃知原問官嚴實定擬非有私也席書以宋卿故輒為奏辨且以議禮為言夫大禮之議發于聖孝

明通鑑卷五十二

毛

而書以一言當意動輒援此以挾陛下墜羣僚壞亂政體甚矣請亟將李鑑明正典刑于是刑部復讞上無異詞而上重違書意特減鑑死遣戍 丙子恭穆獻皇帝實錄成大學士費宏等表上之 戊寅徐沛河水溢壞豐縣城 是月致仕戶部尚書韓文卒文自劉瑾誅復官上即位加太子太保賜詔存問至是年八十六為人清修耿介識量宏遠居常抑抑至臨大事輒毅然不可奪論者謂其愚同甯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于學上亦嘉其忠亮贈太傅謚忠定歐異韓文之卒通紀系之是月者據奏至之月日今據之惟文卒年八十六通紀及明史本傳同實錄作八十一或一字誤耳

今從 廣東道御史李儼以世厯成上言二事一虛心  
本傳 以廣聖度請卹用議禮獲罪諸臣二果斷以消朋黨邇  
者羣臣凡有章奏動引議禮為言或以擠排善類或以  
翻異成獄或以變亂朝章大非清朝盛事乞察羣臣忠  
邪之實破背公死黨之私給事中管律亦言邇者言事  
者每假議禮為詞或乞休或告疾或認罪或為人辨罪  
于議禮本不相涉而務欲牽引比附此其故何哉蓋欲  
中傷于人恐非此無以激陛下之怒欲固寵于己非此  
無以得陛下之歡也乞嚴加戒諭令自今凡諸司言事  
者毋得假借飾詐以亂是非俱下所司知之 秋七月

明通鑑卷五十二

元

壬午朔享太廟遣官行禮禮科給事中章僑言廟享大  
禮無故不宜遣大臣又況臨時差遣倉皇蒞事誠敬何  
存上以僑妄言奪俸兩月 丙戌起妖人李福達之獄  
福達者山西崞縣人初坐妖賊王良李鉞黨戍山丹衛  
逃還更名午為清軍御史所勾再戍山海衛復逃居陝  
西之洛川縣以彌勒教誘愚民邵進祿等為亂于鄜州  
洛川間官兵捕進祿等誅之福達先還家得免復更姓  
名曰張寅挾重貲往來山西徐溝縣已復至京師竄入  
匠籍輸粟得山西太原衛指揮以燒煉黃白術于武定  
侯郭勛大信幸久之踪跡頗露復還徐溝其仇薛良發

其事訟于巡按御史馬錄福達懼復乞入京師求勛以  
書抵錄為之所免錄不從時已捕得福達子大義大禮  
按治之福達窘身自抵案獄具偕巡撫江潮奏擬照謀  
反律請寘重典妻子連坐竝劾郭勛以勳成世爵交通  
逆謀請竝逮治至是都察院聶賢等覆奏如錄等言上  
責令勛對狀勳懼乞恩因為福達代辯且以議禮激眾  
怒為言上置不問獄亦久不決 福達通紀明書皆系李  
等為三法司訊是獄牽連竝記耳明史紀事本末書福  
達之獄發于五年之七月與實錄符蓋據實錄則是時  
馬錄等奏擬已上正下其章于都察院之時而是時張  
書已定郭勛以言官屢請竝治勳遂以議禮為言結張  
勳在郭等構成是獄其 庚寅免四川成都府及綿巴

明通鑑卷五十二

辛

等州被災州縣稅糧 乙未給事中陳臯謨言大禮之  
舉出自聖孝至情而席書乃貪為己功奏擾挾制如李  
鑑父子流劫拒捕已經會驗法當論死而書曲為申救  
至謂諸臣以議禮憾臣遂入鑑罪夫議禮者朝廷之公  
合與不合何至深仇即使仇書而鑑非書之子弟親族  
交游何乃甘心誣陷耶至于郭勛之訴尤所未喻勛貽  
書馬錄冀脫張寅罪而張寅之為李福達供證已明勛  
無可辯乃亦以議禮激眾怒為言豈儒臣博士之所未  
深究而武夫悍將反優為之此在席書猶不宜自言而  
勛又竊其緒餘以欺天罔上罪不容誅以朝廷純孝之

盛舉乃為奸邪營私之三窟豈不異哉乞亟罷書勛李鑑仍從原坐福達亟真重典疏入不報時南京御史姚鳴鳳王獻亦以為言俱下所司知之 庚子上以觀德殿在奉慈殿後地勢迫隘欲改建于奉先殿左工部尙書趙瑄等言移觀德殿于奉先殿左必與奉慈殿對峙恐獻皇之靈不安禮部尙書席書亦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甫告成力亦宜節于是給事中張嵩衛道御史郭希愈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乞仍舊以寬民力俱不報尋諭閣臣費宏等曰觀德殿在奉慈殿後出人不便故今欲遷耳別建方位已有定所即令工部擇日與

明通鑑卷五十二

三

工宏等遂不敢言 壬寅上以世廟垂成自製樂章示大學士費宏等命更定曲名別于太廟宏等議以獻皇帝生長太平初不以武功為尙其三獻皆當用文德之舞從之已而太常請增用武舞上命禮部會張璠議璠言樂舞以佾數為降殺未聞以文武為偏全若必以武功定天下者得兼用武舞則堯舜禹以揖讓相禪而大禹謨言舞干羽于兩階其兼尙可知矣使用其文而去其武則兩階之容得其左而闕其右何以為天子之禮樂哉疏入卒從璠議張璠改建觀德殿及世廟之成皆在是年明史禮志特書五年七月與實錄合通紀謾書于四年而其所載日分則仍是五年七月日分也世廟成在壬寅而明史紀事本末作了

丑則丁字又辛字之誤也今月日皆據實錄 是月張璠以省墓請歸許之陛辭將行詔復用為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給事中杜桐揚言趙廷瑞交章力詆竝劾吏部尙書廖紀引用邪人上怒切責之兩京給事御史解一貫張錄方紀達戴繼先等復交章論不已皆不報 八月丙寅振湖廣饑詔發太和山香錢備給其湖廣漕運米十萬石俱改徵折色壬申以江西災復准折兌運米二十七萬石 九月丙戌上以世廟奉安神主宣百官至左順門諭以章聖皇太后欲謁見世廟令考求典禮以問大學士費宏楊一清曰國初以大婚冊后定皇后謁太廟禮自永樂

明通鑑卷五十二

三

後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上以問張璠桂萼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謁見儀國初用之永樂後此禮遂失臣謂皇太后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闕次謁世廟以成今禮之全禮部侍郎劉龍曰會典所載謁見禮為大昏冊后制耳璠等所引是大昏禮今世廟新建奉安神主是大祭之禮事本不倫例難引用璠萼復折之曰周天子宗廟之祭王服衮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禕而入立西序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古禮未為不可因自具儀以上于是大學士石瑄復上疏曰我朝家法后妃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太廟尊嚴非



時享祫祭天子亦不得入況后妃乎莠輩所引庶見禮  
今奉先殿是也聖祖神宗行之百五十年已為定制中  
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未嘗有敢議及者何至今日忽  
倡此議且陰陽有定位不可侵越陛下為天下百神之  
主致母后無故入太廟坤行乾事陰侵陽位不可之大  
者也不納卒如璵議時席書以目眚在告上言母后謁  
席事出創聞禮官實無所據惟聖明裁酌且世廟既成  
宜有肆赦之典請盡還議禮遣成諸臣所謂合萬國之  
歡心以事先王此天子大孝也報聞書等又請聖母謁  
廟必得上同行以主斯禮從之 辛卯奉安獻皇帝神

明通鑑卷五十二

三

主于世廟實錄禮部所奏本月十一日是月辛巳朔也  
通紀誤書于四年之七月辛卯不知 已亥上奉章聖  
辛卯正五年九月日分也今據史稿 已亥上奉章聖  
皇太后有事于世廟亥實錄系之戊戌者據先期祭  
告之日而禮部奏擇本月十 癸卯給事中王科御史  
九日正已亥也今據本紀 陳察劾奏武定侯郭勛專權罔利侵收團營草場租銀  
不下數萬占用軍匠科索多端保舉屬官以賄為第班  
軍派役以賄放免及用私人郭虎鄭傑等勛上疏自辯  
于是給事中鄭一鵬鄭自璧程輅趙廷瑞沈漢張達御  
史程啟充盧瓊高世魁任濟南京御史潘壯成雄等復  
言勛怙寵售私竝及受張寅賄屬事俱下所司知之刑

部覆言所奏俱有指實請下法司勘擬兵部亦請罷勛  
兵政別簡重臣代之俱報有旨 庚戌巡撫山西副都  
御史江潮言宗室蕃衍祿米日增歲徵不足用乞減價  
徵收每石夏稅六錢秋糧八錢而收支則折銀五錢摺  
其餘數以補不敷及節年拖欠之數戶部請著為令從  
之 冬十月辛亥朔時享太廟及世廟先是禮部議祭  
世廟用太廟次日太常寺言齋戒省牲先期難于兩用  
又歲暮之祭次日即元旦也部臣復議歲暮權與太廟  
同日制曰俱用同日次第舉行議遂定 壬子振南畿  
及浙江旱災並免稅糧物料 甲子復以災傷免廬鳳

明通鑑卷五十二

四

淮揚四府稅糧禮部言今年災異非常自水旱外如水  
雹害稼大風拔禾以及山崩水漲物怪人妖歷考史籍  
未有如今日之甚者請敕羣臣同加修省從之戊辰遣  
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及被災地方山川之神  
庚午御製敬一箴及注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四箴  
頒賜內閣費宏等各上疏謝言此帝王傳心之要法致  
治之大本請勅工部蓋亭豎立翰林院仍敕禮部通行  
南京國子監及各省提學官摹刻于府州縣使天下人  
士服膺聖訓有所興起從之 壬申御經筵 戊寅禮  
部尚書席書以久患目眚再疏乞休舉原任禮部尚書

羅欽順自代慰留不允 是月填守薊州總兵馬永上言前任尚書陸完勦除流賊有功今卒于戍所乞照例賜以贈卹學士豐熙等議禮被謫亦乞宥罪上以完交通逆藩熙等歸過朝廷處分已定而永出位妄言責令陳狀永具疏引罪復切責之令革任回南京後府閒住于是試御史魏有本言武定侯郭勛之貪暴言官本兵交章劾乃聽其誼辨置之不問總兵馬永東北干城願以進言而遠棄之二臣罪過孰為重輕于國家孰為損益較然明甚願陛下審公論而斷之于心奪勛兵柄復任馬永則于軍政邊陲兩有所賴上責有本狂妄奏

明通鑑卷五十二

奏

擾令調外任已而給事中解一貫沈漢陳守愚御史許翔鳳竝疏救永及有本不報已尚書廖紀因南京營務薦永可用竝乞宥宥有本復職于是有本始得免調 兵部尚書李鉞致仕以兵部侍郎王時中代之 十一月癸未以故司禮監太監黃英有功官其弟姪八人為指揮千戶等職給事中鄭自璧言朝廷恩不可太濫濫則人輕之而不以為德若以英效忠多年則賜錘修築旌功予額賁幽之典亦足以為報矣今一旦官其弟姪八人而八人之中尚有異姓亦獲厠名官爵之濫孰此為甚請收回成命以愜公論無已亦宜官其近族一二無

濫及疎遠異姓此則臣等勉為將順之策非令之善也時兵尚王時中等亦執奏俱報有旨 是日御道上有投匿名帖子二鴻臚寺以聞下錦衣衛推究閣臣費宏等言匿名文書告訐人罪律有明禁造律之初用意深遠蓋小人欲為中傷之計又恐陷誣告之辜以此設為機穽隱其姓名若復推究適以開告密之門令無辜者受囹也倘緝得其人決當如律重治以警刁風至所投文書即宜焚毀不必上經御覽于是上命毀之竝敕都察院嚴禁曉諭犯者無貸 丙戌以蝗災免四川簡州資陽等處稅糧 丙午給事中管律言比來五府掌印

明通鑑卷五十二

奏

僉事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坐營坐司類以侯伯為之流官擢用者不過一二以國家兵馬綱領之地坐擁參養驕侈之徒平居無事恬不知兵一遇有警束手無措乞敕所司嚴加簡汰而以諸將官有年力勲績可備緩急之用者當之庶人才振厲威武奮揚可以固根本之重折覲覲之奸且都督流官無所怙恃心常小而畏常深恩之易感威之易行公侯世爵難禡有犯不能盡其法有求必欲盡其恩此祖宗于兵政所以重任都督而不輕授侯伯也章下所司 是月張璉桂萼累疏劾大學士費宏不職俱下所司宏亦累疏乞休復慰留之會宏

子懋良坐罪下吏璉等攻之益力復錄前後劾疏上之不得則力求罷詆宏尤切于是宏因災異復自劾求退仍不允御史張錄言宏以子懋良犯罪繫獄心不自安兩疏乞休而陛下慰留之及張璉等累劾其不職而陛下又以其疏下之所司竊謂懋良以膏粱子弟恣情犯法爲之父者不能救正若責宏以家法不嚴教子無方則聽其乞休可也若念宏爲先朝耆舊輔導有功不忍以其子之小過而遂棄國之大臣則當于璉等之疏而戒其瀆擾可也夫何溺二臣之愛持兩可之心使宏去志不決輒昧遠嫌避位之思璉等懷心未已愈肆下井

明通鑑卷五十二

三

投石之毒況大臣有協恭之義卿佐非糾劾之官懋良之事卽其未發尙非璉等所宜言何況事已下獄情罪輕重宜俟宸斷而璉等乘機傾陷毋乃已甚乎吏科給事中解一貫亦言璉等與費宏積怨已久欲奪其位而居之迹其累疏攻訐非真爲國家也不過假此以報復私怨耳陛下欲兩解之而一二言者或專攻宏或兼論璉等不知去宏易而去璉等難何也君子難進易退而小人不然宏恤人言顧廉恥猶可望以君子若璉等則小人之尤無忌憚者也臣恐璉等之計得行則奸邪之氣益愈增善類之中傷無已天下之事將有大可慮者

疏入俱下所司 十二月己未上林苑監丞何淵以所上前後疏爲席書所格請一并增入大禮集議中于是詔內閣草敕命儒臣纂修全書其先所頒行集議且令繳進時書方病告因奏前建庶卷內大畧已具惟開神道以衆論不一及遷主謁廟之儀未及編入宜卽敕原議禮官如方獻夫霍韜黃宗明熊浹黃綰同本部官增修續之其內閣及翰林官昔曾跪門呼號者無煩使之事事以致紛更至淵章奏文義乖謬無足取者陛下委曲成全請以建庶諸所宜悉者編次爲兩卷仍以纂要丙次第歲月提綱分目據事直書續附原編之後其已成之書不可更易一語竝已頒行者止勿取繳從之詔

明通鑑卷五十二

三

罷監修總裁官取原議禮官翰等五人至館供事以張璉桂萼總之自是復有明倫大典之輯及異諸書皆載于六年正月證之實錄則因何淵之請璉等復希旨纂爲全書諸書不載今據實錄增入爲修明倫大典本 癸亥大學士楊一清以災異修省上書言今年災異層見迭出不特近歲未有抑亦載籍罕聞考其證驗皆陰陽失常陰盛陽微之所致推理論之以上下言則君道爲陽臣道爲陰豈乾綱下移而威柄或不自上出歟以人品言則君子爲陽小人爲陰豈直道難容而君子在野邪佞易親而小人在列歟以天下言則中國爲

陽四裔為陰豈兵政日弛而內治不修邊寇侵陵而外  
攘無術歟以治道言則德教為陽刑法為陰豈恩澤過  
于下流而民無實惠法令阻于侍門而人無懲戒歟陛  
下端拱九重委任臣下而因循玩愒之弊多精明振厲  
之功少故所用未必才才者未必用所聞未必實實者  
未必聞所見未必真真者未必見所行未必當當者未  
必行是朝廷且未能正況百官乎況萬民乎臣願陛下  
益嚴敬畏常存此心總攬紀綱以防欺蔽之奸延接大  
臣以資輔導之益覽諸司之章奏則天下之事得以周  
知辨臣下之忠邪則聽斷之間不為所惑仍戒敕諸司

明通鑑卷五十二

堯

官修守職言責納忠勿事因循勿懷顧忌大要以卹民  
固本為主民心悅則天道和豈惟災變可弭亦且禎祥  
可致也疏入上嘉納之一清復條上修省四事一祭告  
二寬恤三用人四革弊報曰格天感神只是常存敬畏  
祭告可不必行其寬恤小民事宜令所司開具條件當  
于來春降赦行之 甲戌山西巡撫都御史江潮巡按  
御史馬錄及兵科給事中鄭自璧給事中秦祐常泰試  
御史邵幽評事杜鸞郎中劉仕主事唐樞等各疏劾郭  
勳交結妖賊李福達蔑視國法請亟行兩觀之誅以謹  
無將之戒章下所司已給事中張達亦以為言乞逮問

如律乃敕錦衣衛差官逮福達至京仍遣錦衣官逮錄  
赴京下鎮撫司獄待鞫 是冬以河道御史章拯為工  
部侍郎兼僉都御史治河先是徐沛災黃河上流驟溢  
東北至沛縣廟道口截運河注鷄鳴臺口入昭陽湖汝  
泗南下之水從而東而河之出飛雲橋者漫而北淤數  
十里河水沒豐縣徙治避之大學士費宏言河入汴梁  
以東分為三支雖有衝決可無大害正德末渦河日就  
淤淺黃河大股南趨之勢既無所殺乃從蘭陽考城曹  
濮奔赴沛縣飛雲橋及徐州之溜溝悉入漕河泛溢彌  
漫此前數年河患也近者沙河至沛縣浮沙湧塞官民

明通鑑卷五十二

旱

舟楫悉取道昭陽湖春夏之交湖面淺涸運道必阻渦  
河等河必宜亟濬御史戴金言黃河入淮之道有三百  
中牟至荆山合長淮曰渦河自開封經葛岡小壩丁家  
道口馬牧集駕鴛口至徐州小浮橋口曰汴河自小壩  
經歸德城南飲馬池抵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  
宏治間渦白上源壅塞而徐州獨受其害宜自小壩至  
宿遷小河併賈魯河駕鴛口文家集壅塞之處盡行疏  
通則趨淮之水不止一道而徐州水患殺矣御史劉欒  
言曹縣梁靖口南岸舊有賈魯河南至武家口十三里  
黃沙淤平必宜開濬武家口下至馬牧集駕鴛口百十

七里卽小黃河舊通徐州故道水尚不涸亦宜疏通督

漕總兵官楊宏亦請疏歸德小壩丁家道口亳州渦河

宿遷小河督漕御史高友璣及拯亦屢以為言俱下工

部議以為濬賈魯故道開渦河上源功大難成未可輕

舉但議築堤障水俾入正河而已又言沛縣一帶開河

築濬之工誠不容緩宜令各官相度黃河水勢向背開

河地勢高下講求疏濬之法詔如議行又以拯事權未

重乃擢侍郎僉都之職令督同山東河南淮揚撫按官

拉將戴金揚宏等所奏事宜會議行之張異章拯治河

志惟志言陸拯侍郎在六年之冬蓋誤記相差一年也

證之實錄命章拯在五年十二月丙子其言費宏諸人

所議系以先是二字蓋在高友璣請治賈魯河及徐沛

水災之前後間至冬始以治河命章林也志自誤五年

為六年而下文言拯請治孫家渡趙皮寨系之六年之

明年而證之實錄及諸書所記實六年六月事是志所

記誤以五年事為六年遂竝誤以六年事為七年

也今據實錄年分不書月日仍系之是年之冬

明通鑑卷五十三

聖

明通鑑卷五十三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五十三 疆國大淵

世宗肅皇帝

嘉靖六年春正月庚辰總督兩廣都御史姚鏞奏田州

平初鎮請討岑猛烈期進勦借總兵官朱麟檄都指揮

沈希儀張經等討之猛烈之妻歸順知州岑璋女也失愛

于猛烈憾之鎮乃令希儀結璋為內應尋發永順保靖

兵八萬分道竝入猛聞大兵至令其下毋交兵裂帛書

免狀陳軍門乞憐察鎮不聽督戰益急身與麟等連破

其數砦猛于邦彥勒兵守璋佯以兵千助邦彥比官

軍攻千人忽自潰大呼曰兵敗矣邦彥兵亦潰希儀斬

邦彥于工堯隄猛懼謀出奔璋以甘言誘猛走歸順為

殺之斬首以獻至是告捷京師乃請改田州為流官竝

陳善後七事詔俱從之張異平田州在五年實錄書之

諸書皆系之五年 癸未復以寬恤令四品以上官及

六科十三道各條其便宜竝民間利病限本月二十以

前奏上光祿少卿余才言求言之道必限四品以上未

免不廣報聞 己丑大祀南郊 辛卯張璠以上命纂

議禮全書復借桂萼上書畧言此禮之失自漢宋諸君

失之也此禮之爭自漢宋諸臣爭之也陛下今日之改與臣等今日之爭前之成于禮部者多從案牘之文今之出于史館者宜從典則之體請仿通鑑凡例以年歲月為綱事關大禮者必書諸臣奏議如禮者必采其精不如禮者亦存其槩備載聖裁見非天子不議禮也聘請增入上初至諸臣勸進迎立章奏詔旨及大臣進退百官譴謫本末上命俱付史館採擇二卷仿編年例已入大禮集議中而此疏所上謂修明倫大典也後言要畧即此書所定凡例非纂要之外別有要畧也並議于此庚子詔開館纂修大禮全書仍以閣臣費宏等及席書為總裁官張璠桂萼副之各賜金幣有差 二月

明通鑑卷五十三

二

辛亥小王子犯宣府參將王經死之 壬子席書以疾屢疏求退不允至是疾篤上念書議禮功特加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賜第宅京師支俸如故踰月卒疏異據明史七卿表昔以二月加武英殿大學士三月卒實錄同惟明史書傳言加武英殿大學士賜第宅京師前開命而卒實錄亦于三月戊子書其卒且言開命甫三日按書以見任在京師不應二月加官三月始開命也壬子為二月初五日與三月戊子相距一月有餘疑書以二月卒三月始奏請退在先加官在後牽連並記耳今仍據明史表之書 己未錦衣衛百戶王邦奇上書言哈密事遂誣奏致仕大學士楊廷和尙書彭澤並及閣臣費宏石琚初邦奇以遺詔裁革傳奉官削千戶怨廷和既復職為澤所抑又怨之至是言哈密失國土爾番內侵由澤賂番

求和廷和殺舍音和珊所致請誅此兩人則哈密可復邊境無虞下兵部勘未報邦奇復言宏及琚俱廷和黨嘗夜過楊一清所欲為彌縫而廷和子兵部主事慎藏匿故牘令前後奏詞皆不得驗又澤弟冲與廷和婿修撰余承助鄉人侍讀葉桂章交關請囑並當逮治其誣讒妄言皆承張璠桂萼指也初璠萼屢構宏不得會璠居兵部宏欲用新甯伯譚綸掌奮武營璠遂劾宏劫制府部宏屢疏乞休不允璠萼日夜求逞私憾又以議禮恨廷和乃劾邦奇劾奏欲藉此與大獄復內訌于上上信之下愾等獄時桂章冊封唐府未還命械繫至京會鞫于是給事中楊言抗章論奏畧言故輔廷和有社稷之勲閣臣費宏乃百寮之表邦奇心懷怨望文飾奸言詬辱大臣熒惑聖聽若窮治不已株連益多臣竊為國家大體惜也上得疏大怒並收繫言親鞫于午門備極五毒卒無撓詞既罷下五府九卿議鎮遠侯顧仕隆等覆奏邦奇言皆虛妄上切責之卒以鞫治無狀斥愾為民餘皆調熟有差獄乃解宏及琚自此去志益決致異明史哈密傳中三編據之惟言斥廷和彭澤為民傳蓋因璠等與大獄終言之證之實錄但言斥廷和于情為民而明史彭澤傳澤奪官為民在明年逮陳九疇下獄之後至廷和傳中則並無六七兩年奪官為民事又哈密傳敘七年逮九疇事亦但云澤及金獻民

明通鑑卷五十三

三

癸亥大

學士費宏石瑠俱致仕先是宏瑠以邦奇之奏各疏乞  
休慰留不允及是見璉等交構不已乃以同日乞骸骨  
請得全身遠害上皆許之瑠疏言臣一節之士無他材  
能惟有此心不敢欺君耳上責瑠歸怨朝廷失大臣諫  
惟賜宏敕馳驛廩隸如例瑠一無所予歸裝襍被車一  
輶而已都人嘆異謂自來宰臣去國無若瑠者自宏瑠  
罷政迄嘉靖之季密勿大臣無進逆耳之言者矣宏瑠  
係同日致仕明史本紀系二人致仕俱在二月癸亥據  
實錄也七卿表書瑠致仕于八月蓋八字誤耳今據本  
紀訂 戊辰免廣東韶州南雄二府被災稅糧 庚午  
復召致仕大學士謝遷入閣時費宏既去閣臣楊一清

明通鑑卷五十三

四

等薦遷家居十有六年天下想望其風采今其年雖老  
耳目清矚步履強健且史冊所載如唐之郭子儀裴度  
皆以八十之年身係天下安危宋文彥博年九十二被  
召平章軍國一時以為美談上從其言遣行人齎敕召  
遷趣即馳驛赴京師 是月以席書卒起服闋禮部尙  
書羅欽順復任 遼東大饑巡撫都御史張雲奏請以  
築邊工費米四萬四千石振之不足則于行庫官銀內  
支用從之 三月庚辰寇復犯宣府參將開山死之所  
部卒殺傷殆盡上以宣府一月間連喪兩軍遠總兵傅  
鐸起引疾總兵卻永代之攷異按開山明史本紀開作  
關疑誤也今據實錄三編又

明史贊輿傳 俱作開從之 丙戌以宣府再寇命簡練京軍起致仕  
兵部侍郎馮清提督軍務比聞寇退仍敕駐大同偏頭  
關經理 甲午以禮部右侍郎翟變為吏部左侍郎兼  
翰林院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時廷推閣臣上意在張璉  
弗與命再推乃及變中貴人多舉變者遂踰次用之楊  
一清以變望輕請用吳一鵬羅欽順皆不許攷異事見  
明史本傳  
傳言帝欲用張孚敬按璉更名 乙未田州復叛初姚  
在十年二月今仍據原名書之 鎮請改田州府設流官留參議汪必東僉事申惠參將  
張經以兵萬人填其地而以知州王熊兆署府事會必  
東惡皆移疾他往惟經熊兆在府兵勢漸分防守稍懈

明通鑑卷五十三

五

于是岑猛之黨盧蘇王受等乃為偽印誑言猛不死且  
借交趾兵二十萬以圖興復蠻民信之聚眾薄府城經  
出擊兵少不敵欲引還而城中陰為內應呼譟四出官  
軍腹背受攻力戰不支突圍渡江走賊逼其後爭舟溺  
死者甚眾賊沿江置關索伏藥弩夾岸竝起官軍且戰  
且行失士卒三四百人賊遂入踞府城燒倉粟以萬計  
巡按御史石金上其事劾鎮失策罔上竝論前撫盛應  
期生事召衅而給事中鄭自璧請仍檄湖廣永順保靖  
兵并力勦賊上以四方兵數萬方歸休未可復調命鎮  
等再計機宜以聞 丙申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謨上

所積穀七十四萬有奇合故所積共一百五十四萬有奇上以洪謨穀數多賜銀幣旌之 壬寅河道侍郎章拯言河自豐縣漫溢至沛橫貫運河衝決隄岸其勢徑趨昭陽湖以此運河南流勢緩停淤沙泥幾與岸平今故道疏築已通而東岸勢卑土疎善崩秋水泛漲恐復淤決乞僉復蕭瑒原額淺夫專令在沛時常防守仍令徐州判官督同沛縣主簿開官往來閱視隨宜疏築遇秋水時至徐州管洪主事量調徐呂二洪夫役協力修濬其管河等官有能平治得宜三年無患者破格超遷工部覆議從之 癸卯李福達逮至京師命刑部尚書

明通鑑卷五十三

六

顏頤壽等會訊于午門外初郭勛以言官交論不已乃乞張璠桂萼為援璠萼亦欲藉是以洩廷臣攻己之憤乃合謀騰蜚語曰諸臣內外交結藉端陷勛將以次及諸議禮者上為之心動而外廷不知攻者益急上愈疑之及是法司集訊竝告者薛良證者李景全韓良相石文舉等三十人面質對眾共指之福達語塞獄既具上之上怒頤壽朋姦肆誣故人重罪將親鞫之于廷閣臣楊一清言有司之職非人君所宜預今案牘具明詞證咸在仍令諸司虛心研審則真情自得何至上勞黼履之尊下親獄訟之事哉上乃已 是月戶部尚書秦

金致仕兵部尚書王時中亦以引疾罷 陞詹事桂萼為禮部侍郎 陞選等陞禮部侍郎至八月以治李福達見實錄為下 吏部郎中彭澤以考察浮躁降外任張璠為之訟寃言昔議禮時澤見臣所著大禮或問深加歎賞勸臣進呈又為錄送內閣以是大不理于眾口而徐文華余才盧瓊以臣所進要畧備載其議禮排擊等語不勝憤恨乃謀于鄉人御史程啟充與都御史聶賢構成虛詞列之浮蹤啟充與瓊且欲以次攻擊臣等也上從璠言澤遂得留居三日璠復上書言臣與舉朝抗四五年攻臣者至百十疏今修大禮全書元惡寒心羣

明通鑑卷五十三

七

奸側目故要畧方進讒謗復與使全書告成將誣陷益甚因引疾求退以要上上復優旨慰留之 田州之賊盧蘇等雖據府城猶聲言聽撫遣人迎署府事王熊兆而其黨王受又糾眾萬餘攻據思恩城執知府指揮等官已而釋之亦投牒上官伴聽撫姚鏡以兵未集姑受之以緩其謀尋檄諸土官勒兵自效且責失事守巡參將等官立功自贖復疏調湖廣永順保靖及江西贛州福建汀州兵俱會于南甯并力進勦兵部議從之上曰蠻夷為亂日久填巡等官受命大征未及殄絕輒奏捷散兵使餘孽復滋煽動鄰境今姑置不問仍令勦賊自



贖且發南頓兵五千監以兵備等官赴援不足再發永保土兵各三千助之竝令御史石金紀功致仕少師大學士劉健卒健致仕家居二十年前上改元降敕存問加賜廩隸至是卒年九十四遺表數千言勸上正身勤學親賢遠佞上震悼爲輟朝一日贈大師謚文靖健器局峻整學問深邃在朝正己率下退則察察私謁不交一語同時在閣者李東陽以詩文引後進海內士皆抵掌談文學健若不聞獨教人治經窮理其事業光明俊偉明世輔臣鮮有其比既以忤逆瑾退歸聞武宗南巡輒涕泗不食曰吾負先帝多矣其忠君愛國始終不易

明通鑑卷五十三

八

如此攷異明史本傳健以五年卒年九十四通鑑亦記其卒于五年十一月實錄系之是年三月據奏至之年月也三編亦據實錄今從之是春寇犯神木永興等堡參將黃宰擊却之夏四月庚戌上俞太監梁諫之請遣中官往南京織造工部執奏不可于是給事中張嵩御史程啟充等各言近年災異江南尤甚且陛下初詔頒行一切織造采運之事釐革殆盡今復遣官此輩生事銜能假供應之名爲貪贖之計欲令安靜豈可得哉不納甲寅大學士楊一清等言論德顧鼎臣病痊復職仍令充經筵日講官從之因命禮部侍郎桂萼兵部侍郎張璉俱充日講官璉辭兵部請以詹事兼翰林學士專心

史局効力經筵上以總裁進講不妨佐理事所辭不允己未遣工部侍郎黃衷督採大木庚申以論李福達獄謫刑部主事唐樞爲民樞論是獄畧曰李福達之獄陛下駁勘再三誠古帝王欽恤盛心而諸臣負陛下欺蔽者肆其讒諛諛者溷其說固位者緘其口畏威者變其詞訪緝者滄其真故陛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于是哀矜而至于辟矣臣竊惟陛下之疑有六謂謀反罪重不宜輕加于所疑一也謂天下貌有相似二也謂薛良言弗可聽三也謂李珣初牒已明四也謂臣下立黨傾郭勛五也謂嶠洛證佐皆讐人六也臣請一一

明通鑑卷五十三

九

辨之福達之出也始而王良李鉞從之其意何爲繼而惠慶邵進祿等師之其傳何事李鐵漢十月下旬之約其行何求我有天分數語其情何謀太上元天垂文秘書其辭何指劫庫攻城張旗拜爵雖成于進祿等其原何自鐵伏誅于前進祿敗露于後反狀甚明故陝西之人曰可殺山西之人曰可殺京畿中無一人不曰可殺惟左右之人曰不可則不得而知也此不必疑一也且福達之形最易辨識或取驗頭禿或證辨鄉音如李二李俊李三是其族識之矣始認于杜文柱是其姻識之矣質證于韓良相李景全是其友識之矣一言于高尙

節王宗美是鄜州主人識之矣再言于邵繼美宗自成是洛川主人識之矣三言于石文舉等是山陝道路人皆識之矣此不必疑二也薛良怙惡誠非善人至所言張寅卽福達卽李午實有明據不得以人廢言況福達蹤跡謫密黠慧過人人咸墮其術中非良狡猾亦不能發彼陰私從來發摘告訐之事原不必出之敦良厚朴之人此不當疑三也李珏因見薛良非善人又見李福達無龍虎形殊砂字又見五臺縣張子貞戶內實有張寅父子又見崞縣左廂都無李伏荅李午名遂苟且定案輕縱元兇殊不知五臺自嘉靖元年黃冊始收寅父

明通鑑卷五十三

十一

子忽從何來納粟拜官其爲素封必非一日之積前此何以隱漏崞縣在城坊既有李伏荅乃于左廂都追察又以李午爲真名求其貫址何可得耶則軍籍之無考何足據也況福達既有妖術則龍虎形殊砂字安知非前此假之以惑衆後此去之以避罪亦不可盡謂薛良之誣矣此不當疑四也京師自四方來者不止一福達旣改名張寅郭勛從而信之亦事所有其爲妖賊餘黨固意料所不能及勛自有可居之過在陛下旣宏議貴之恩諸臣縱有傾勛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不用疑五也鞠獄者曰誣必言所誣何因曰讐必言所讐何事

若曰薛良讐也則一切證佐非讐也曰韓良相等讐也則高尙節石文舉非讐也曰魏泰劉永振讐也則今布按府縣官非讐也曰山陝人讐也則京師道路之人非讐也此不用疑六也望陛下六疑盡釋明正福達之罪庶羣奸屏跡宗社幸甚上大怒立罷之 戊辰改建觀德殿成易名曰崇先殿 己巳免廣西被災稅糧 甲戌吏部尙書廖紀以疾乞休許之賜敕給傳及廩隸如例 乙亥初定各鹽運司每引價值兩淮六錢兩浙四錢長蘆二錢山東一錢五分從戶部議也填守浙江太監鄧文以進貢爲名乞于商販內量收脚價戶部執奏

明通鑑卷五十三

十一

以爲額外之征上曰各處進貢朝廷悉從節省鄧文意在侵取商稅不允 是月以南京戶部尙書鄒文盛爲戶部尙書工部尙書趙瑣致仕以工部侍郎童瑞代之御史陳察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具疏辭因薦原任給事中劉世揚等二十餘人上怒察不卽拜命泛舉多人以市恩要譽降遠方雜職十三道御史連章乞宥不報已而吏科給事中王俊民鄭一鵬傅良諫復論救上責其朋比各奪俸二月尋謫察爲廣東海陽縣教諭 五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辛巳翰林院編修廖道南疏陳洪範九事其言建用皇極謂皇極者帝王大中至正之

道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言民不可立黨也曰人無  
有比德言臣不可立黨也比年以來朝廷無和衷之美  
毗庶有胥戕之風朋言既興譸張爲幻聞人之善從而  
媚嫉之聞人之過從而媒孽之聞人談道則斥之爲僞  
學聞人論文則訾之爲謬談士氣日萎人心日漓皇極  
之道敝也久矣曰又用三德謂剛克柔克者乃人君威  
福之權故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言權不可下移也曰  
臣無有作福作威言臣不可上僭也不移于下則天下  
之政出于一不僭于上則天下之勢定于一此邦紀所  
以肅也其他所論天時人事皆切時弊疏入上嘉納之

明通鑑卷五十三

三

然不能用 癸未以久旱遣順天府官求雨禮部請命  
羣臣致齋修天地社稷山川之祀大學士楊一清等言  
陛下竭誠露禱于上帝后祗則天地之祀不宜再瀆惟  
遣官祭告于社稷山川而順天府官仍率屬禱都城隍  
如故從之 乙酉以暑月輟講仍命講官及翰林院官  
日輪一員將經書通鑑撮其有關君德政事與修省之  
道者錄要以進內閣楊一清等言經義淵微通鑑浩繁  
切見先朝令講官自經進之外日以大學衍義進講甚  
爲有益宜將此書令講官日輪一員條析其義參以時  
事明白敷陳則經書格言通鑑要旨盡在此書而治國

平天下之道備矣從之定以五日一進講不以寒暑暫  
廢 丁亥起前南京兵部尙書王守仁兼左都御史總  
制兩廣江西湖廣軍務討田州叛蠻初上以姚鎮討賊  
不效餘孽復滋切責圖功自贖會紀功御史石金上言  
鎮自岑猛死後輒奏捷功處兵善後無一良策輒請改  
設流官以致失職怨望之黨煽誘復起臣以爲宜亟擇  
智仁信勇之人使往代之令其相度二賊占踞攻取之  
勢及田州應否改流籌畫盡善因薦守仁可任從之先  
救姚鎮仍前鎮撫敦趣守仁就道至日仍令石金紀功  
守仁疏辭不允改異命守仁討田州明史本紀系之是  
月丁亥據實錄也通紀系之五年十二

明通鑑卷五十三

三

月明書系之六年六月惟文成年譜所載與實 戊戌  
錄同其石金一奏諸書及年譜皆不具今據增 免涿州良鄉等五縣被灾稅糧 是月方獻夫霍韜以  
纂修大禮赴召獻夫與韜同里至是復合疏言自古力  
主爲後之議者宋莫甚于司馬光漢莫甚于王莽主漢  
議者光爲首呂誨范純仁呂大防附之而光之說惑人  
最甚主定陶議者莽爲首師丹甄邯劉歆附之而莽之  
說流毒最深宋儒祖述王莽之說以惑萬世誤後學臣  
等謹按漢書魏志宋史畧采莽及丹邯之奏與其事始  
末及魏明帝之詔宋濮園之議悉論正以附其後乞付  
纂修官參互攷訂俾天下臣子知爲後之議實起于莽

宋儒之論實出于莽下洗羣疑上彰聖孝詔下其書于  
吏館 先是起羅欽順為禮部尙書不至至是復起為  
吏部尙書仍不至乃聽致仕是時吏部廷推前尙書喬  
宇楊旦會禮部尙書亦缺推侍郎劉龍溫仁和仁和以  
俸深爭于是張璠乃乘間言宇且乃楊廷和黨而仁和  
不宜自薦上是璠言宇等遂廢不用竝命今後大臣休  
致者非奉詔不得推舉欽順泰和人見璠等方柄用相  
與樹黨屏逐正人欽順恥與同列故屢詔不起家居二  
十餘年足跡不入城市潛心格物致知之學時王守仁  
以心學立教海內宗之欽順獨致書與辨比書再至而

明通鑑卷五十三

西

守仁歿矣欽順謂釋氏之學有見于心無見于性今人  
明心之說混于禪學而不知有毫釐千里之謬道之不  
明厥由于此因著困知記自號整菴年八十三卒贈太  
子太保謚文莊 六月丙午朔提督兩廣軍務姚鎮乞  
致仕許之仍命兵部亟趣王守仁赴代 河道侍郎章  
拯言黃河濟漕固為國家之利至于汜濫則為地方之  
患今欲築濬分殺以免民患而濟運漕者一為滎陽北  
之孫家渡一為蘭陽北之趙皮寨皆可引水南流但二  
河通渦水東入淮又東至鳳陽長淮衛經壽春王諸園  
寢為患巨測惟甯陵北空河一道通飲馬池抵文家集

又經夏邑至宿州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口自趙皮寨至  
文家集凡二百餘里濬而通之水勢易殺而園寢無患  
乃為圖說以上工部請從其議詔拯等刻期舉工 丁  
未南京給事中鄒架御史毛憐之等以拾遺糾劾都御  
史周金陳洪謨等竝及禮部侍郎桂萼詔洪謨金致仕  
萼供職如故 壬戌禮部侍郎桂萼請召用王守仁王  
瓊經畧邊事上以守仁已起用瓊應否起用命吏部勘  
議以聞已而給事中鄭自璧御史譚讚等竝疏言瓊貪  
汗險賊不可復用竝論萼薦引奸邪請下法司追論瓊  
罪章下所司 甲子巡撫湖廣都御史黃衷言盧蘇等

明通鑑卷五十三

五

乃岑猛餘黨賊眾不多廣西南贛之兵自足勦除永順  
保靖土兵素無紀律所過騷擾恐生他變請勿調遣部  
議宜令王守仁視賊緩急以為進止從之 辛未振畿  
內饑 四川芑部復叛初隴氏既滅改設流官餘賊沙  
保等謀復之擁隴壽子勝糾眾攻陷鎮雄府執知府程  
洸奪其印殺傷數百人洸奔畢節事聞給事中鄭自璧  
等言鎮雄初設流官蠻情未服而有司失先事之防不  
亟收遺裔隴勝而令沙保得擁孺子致煽禍一方宜速  
遣總兵何卿并力勦寇兵部覆言隴勝非真隴壽子沙  
保罪不容誅當勦何卿方守松潘勢難相援宜亟趣都

御史王廷相之任竝救總兵牛桓調兵速進 是月桂  
萼上言故輔楊廷和廣植私黨蔽聖聰者六年今次第  
斥逐然遺奸猶在言路昔憲宗初年嘗詔科道官于拾  
遺之後互相糾察言路遂清請以時舉行如舊例章下  
吏部侍郎孟春覆言憲宗初竝無此詔而萼言在被論  
之後情涉報復無以厭眾心萼言詔出憲宗文集春欲  
媚言官宜并按問下部再議春等言成化中科道有超  
擢巡撫不稱者憲宗命互劾去者七人非考察拾遺比  
上終是萼言趣令速舉給事御史爭之竝奪俸 是夏  
黃河水溢決入漕渠沛北唐道口淤填七八里糧艘阻

明通鑑卷五十三

六

不進御史吳仲以聞因劾章拯不能辦河事乞擇能者  
往代上切責拯 秋七月丙子復下桂萼議于吏部吏  
科都給事中王俊民等言皇上此舉誠欲綜核名實以  
重言路今六科已去四人十三道已去十人比之它曹  
不爲不嚴惟耳目之官職司甚重惟皇上裁擇之御史  
盧瓊劉隅等言陛下龍飛兩舉考察之典御史被黜亦  
已多矣今復令扶同糾劾是開攻訐之門滋報復之計  
非聖世所宜有上切責俊民等仍趣速舉于是吏部都  
察院考上不謹御史儲良材等四人名上上獨黜良材  
而特旨黜給事中鄭自璧孟奇且令部院再覈復黜給

事中余經等四人給事中顧濬等數人乃己自璧素敢  
言權倖中以蜚語故被斥己而良材復奏辯言孟春等  
乃楊廷和之黨欲嗾言官保留王俊民程啟充等而以  
臣嘗劾都御史聶賢欲爲之報復桂萼復言良材任怨  
遭誣去非其罪上從之竟復其官 取選事見明史桂萼  
傳三編統系之是年  
六月日中今據 是月都御史聶賢罷廷推南京尙書  
李承勛胡世甯詔改世甯爲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世  
甯疏辭官銜許之 桂萼之薦王瓊也言者攻之不已  
上亦憫瓊老病令還籍爲民御史胡松復劾萼上怒謫  
外任已同官周在請宥松遂竝下詔獄萼復言瓊前攻

明通鑑卷五十三

七

廷和故廷臣羣起排之上乃命瓊以尙書待用 八月  
庚戌小王子以數萬騎踏水過河遂犯甯夏塞提督尙  
書王憲督總兵鄭卿杭雄等分據要害屯兵禦之令都  
指揮卜雲伏兵斷其歸路卿等敗之于石日墩寇退走  
青羊嶺伏發又大敗之斬首二百餘級捷聞賜救獎厲  
加憲太子太保自鄭卿以下陞賞有差 癸丑桂萼上  
言昔甘肅之變番人以殺降爲詞實欲誣究而陳九疇  
輒張大其事奏請發兵驅之以致荼毒一方蓋楊廷和  
欲成王瓊之罪故科道官噤無一言比遣勘問又相推  
諉臣故請起王瓊以明此事臣豈有私于瓊哉初土爾

番之敗都指揮王輔言莽蘇爾即滿速兒伊蘭即牙已斃礮石下九疇以問已兵部尚書金獻民至肅州寇已退亦奏捷如九疇言後二人上表求貢上疑之而番人先在京師者為蜚語言肅州之變由九疇激之上益疑會王邦奇許楊廷和彭澤詞連九疇而芻等憾廷和澤甚又欲藉此以興大獄云 癸亥內閣賈詠致仕先是李福達事逮巡按御史馬錄繫獄中詠曾通書于錄為鎮撫司緝得之上雖不罪詠詠內不自安遂求去吏部侍郎孟春以錄書詞連及辭不敢問上怒春不引咎求退命法司並收待訊取墨据明史馬錄傳抄錄後得賈詠等五人書現無孟春名而

明通鑑卷五十三

六

實錄所記則以通書故首下春獄其後下顏頤壽等四十餘人于獄獨不及春以春之下獄在前也通紀亦云以書詞連及侍郎孟春并逮 庚申諭學士張璠桂萼焉是春之下獄明甚今据增 纂修大禮全書規定名曰明倫大典並命增入宋儒歐陽修等之論以資考證璠等請敕翰林院查付史館從之 庚午湖廣大水漂沒民田廬凡五府二十四州縣巡撫孫修等請發太和山香銀鹽鈔折銀及倉庫贖罰等銀粟振之並請以兌運米二十五萬及南京倉三十萬或折銀或減其半上以災傷重大命亟行之 是月晉楊一清左柱國華蓋殿大學士以南京尚書李承勛為吏部尚書 以桂萼署刑部尚書張璠署都察院左

都御史方獻夫署大理寺卿治李福達之獄初上以楊一清言罷親鞫仍下廷臣會問尚書顏頤壽等不敢自堅改擬妖言律斬上猶怒命法司俱戴罪辦事下馬錄鎮撫司拷訊並及前問官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珪僉事章綸都指揮馬豸等時璋珪已遷都御史璋撫甯夏珪撫甘肅皆就逮法司不得已乃反前獄抵薛良誣告罪上以罪不及錄怒甚遂逮顏壽及侍郎劉玉王啟左都御史聶賢副都御史劉文莊僉都御史張潤大理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似寺丞汪淵俱下獄而以萼等分署三法司事稜治之取墨治李福達獄明實錄統系之九月壬午下據定獄之月日也明

明通鑑卷五十三

九

史小紀書于八月庚戌蓋据顏頤壽等下獄及命桂萼等署三法司稜治之月日實錄九月丁丑擢桂萼吏部左侍郎仍署刑部事則治獄 南京吏部尚書朱希周乞致仕初希周以議禮忤旨改官南京是年大計京官南六科無黜者桂萼素惡希周及兩京言官嘗劾已因言希周畏勢曲庇希周言南六科止七人實無可去者臣以言路私之固不可如避言路嫌譴責之尤不可且使舉曹皆賢必去一二人示公設舉曹皆不肖亦但去一二人塞責乎因力引疾乞休許之家居三十年中外論薦者三十餘疏竟不復起 九月戊寅張璠以署都察院復考察各道不職御史王璜等十二人又奏行憲

綱七條籍束巡按御史先是璉以京察及言官互糾已  
黜御史十三人前後共二十餘人臺署為空璉傳作十  
二人實錄作二十二人而下文所敘王璉以下列姓名  
者僅十人疑連前京察所糾並計之也今據本傳書之  
己卯以江西水河南山西旱免被災秋糧尋免兩畿

山東稅糧 壬午桂萼等治李福達獄具上之先是萼  
等三人希旨嚴刑拷訊以上怒馬錄甚搜其篋中書得  
大學士賈詠都御史張仲賢工部侍郎閔楷御史張英  
及寺丞汪淵私書詠引罪致仕遂下仲賢等于獄萼等  
遂列前後言官諸曹之奏劾是獄者上言給事中劉琦  
常泰郎中劉仕聲勢相倚挾私彈事佐錄殺人給事中

明通鑑卷五十三

三

王科鄭一鵬秦祐沈漢程輅評事杜鸞御史姚鳴鳳潘  
壯戚雄扶同妄奏助成奸惡給事中張遼御史高世魁  
方幸張寅速決得誣郭勛謀逆連名架禍郎中司馬相  
妄引事例故意增減誣上行私邇者言官締黨求勝內  
則奴隸公卿外則草芥司屬任情恣橫殆非一日請大  
奮乾斷彰國法上納其言遂竝下諸人獄前後凡四十  
餘人先是廷臣會訊太僕卿汪元錫光祿少卿余才偶  
語曰此獄已得何可再鞠偵者告萼以聞亦被逮萼等  
遂肆拷掠錄不勝刑自誣故人入罪萼等乃定爰書言  
張寅非福達錄等恨勛構成冤獄因列諸臣罪名上悉

從之謫戍極邊遇赦不宥者徐文華及李璋等凡五  
人謫戍邊衛者琦達泰瓊啟充仕及知州胡偉凡七人  
為民者賢科一鵬祐漢輅世魁涓鳴鳳相繼凡十一人  
革職閒住者顧壽玉啟湖文莊沐似淵元錫才楷仲賢  
潤英壯雄及前大理丞遷僉都御史毛伯溫凡十七人  
其它下巡按逮問革職者副使周宣等復五人錄以故  
入人罪未決擬徒上以為輕欲坐以奸黨律斬萼等謂  
張寅未死而錄代之死恐天下不服宜永戍烟瘴地方  
令錄及子孫乃戍廣西南丹衛遇赦不宥上意猶未慊  
語楊一清等曰與其侈及後世不如誅止其身以從舜

明通鑑卷五十三

三

典罰弗及嗣之意一清曰祖宗制律具有成法錄罪不  
中死律若法外用刑吏因緣作奸人無所措手足矣上  
不得已從之以萼等平反有功勞之文華殿賜二品服  
俸金帶銀幣給三代誥命遂命輯欽明大獄錄頒示天  
下致墨福達一獄具詳明史馬錄傳即大獄錄原文也  
實錄月中正同三編書下顏頤壽等四十六人于獄據  
明史傳中之數傳中所載成遂遇赦不宥及成邊為民  
部侍郎孟春下獄在先傳中偶遺之今證之實錄開住  
者十七人有孟春無毛伯溫蓋伯溫時巡撫甯夏逮問  
未至故實錄記入下文其後亦以職職歸是拉伯溫數  
之當十八人通紀亦云侍郎孟春閒住據此則明史傳  
中漏脫耳其下巡按逮問之周宣等五人則宣及副使  
王昂知州杜惠胡偉及鎮撫鮑玉而傳中已入偉于成  
遂七人之列故下文但云宣等五人而不復敘也是獄

史馬錄傳最詳今悉據傳是獄也凡前後所爭福達事者悉被株連惟鄭自壁趙廷瑞陳阜謨邵幽王獻唐樞六人不在桂萼等指名論劾之列遂得免而樞于上疏時已觸上怒斥為民惟樞論是獄最得要領及定大獄錄惡其詞辨晰刪之不載云攷異前敘唐樞上疏據三編實錄亦不載蓋據明是月改都御史胡世甯為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改禮部尚書吳一鵬為南京吏部尚書初一鵬以本官入內閣專典誥敕兼掌詹事府事前此典內閣誥敕者皆需次柄政而璫萼方用事素銜一鵬異已乃出之以桂萼為禮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故事尚書無

明通鑑卷五十三

三

兼學士者自萼始陞少詹事霍韜為詹事仍兼翰林學士韜固辭言自楊榮楊士奇楊溥以及李東陽楊廷和顯權植黨籠翰林為屬官中書為門吏故翰林遷擢不由吏部而中書至有晉秩尚書者臣嘗建議謂翰林去留盡屬吏部庶不陰倚內閣為腹心內閣亦不陰結翰林為羽翼且欲京官補外以均勞逸議未即行躬自蹈之而又躐居學士徐縉上何媿如之上優詔不允 桂萼既署刑部事復請治陳洗之獄初洗既罷為民會大禮書成並原洗妻子前按洗事之郎中葉應聰事見四月十二尋遷吉安知府母喪歸至是璫萼益用事萼方掌刑

部會馬錄等下獄洗謂乘此故案可反也上書許應騷等萼因訟洗冤詔逮應騷黃縉于獄詞連四百人兩見明史葉應騷傳應騷及黃縉皆見四年十二月陳洗罷為民下依編年例分書之黃縉明史附應騷傳乃又一黃縉係河南息縣人與議大禮之黃冬十月戊申以張璫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璫辭免署都察院事不允 庚戌侍郎溫仁和請歸省仁和代吳一鵬掌管誥敕至是員缺閣臣張璫請以桂萼補上曰祖宗舊制無東閣官後來添設不知始自何年任是職者徒建虛名以希幸進乃罷不設國設官專典誥敕臣徐溥等請如先朝王直故事乃擢東陽以侍郎兼侍讀學士入內閣專典誥敕自宏治七年後未嘗缺員世

明通鑑卷五十三

三

宗謂不知始自何年璫亦忘之 戊午巡倉御史吳仲其實此官之設年月具可攷也 請濬通州運河言自大通橋東下抵通州之通惠河屢經修復皆為權勢所撓願通流等八閘遺跡俱存因而成之為力甚易歲可省脚價銀二十餘萬又言漢唐宋時皆從運河直達京師未有貯國儲于五十里之外者今京軍支糧通州率稱不便而密雲諸處皆有間道可通設邊寇因鄉導輕騎疾馳信宿可至燒毀倉庾則國儲一空京師坐困此非細故請下戶工二部修濬甬舟夫畧運百萬試之與陸運兼行俟各閘既成徑達京倉此無窮之利也上是其言敕戶工二部各委堂上官一



員會同運官及御史吳仲等親行相度地形計處工力以聞 甲子賜大學士楊一清等銀圖書各二許軍國重事密疏用印以聞張璉既入閣一清為首輔翟璉亦在閣上待之皆不如璉嘗論璉朕有密諭毋泄所賜卿帖悉朕親書璉因引仁宗賜楊士奇等銀章事上賜璉章二文曰忠貞貞一日繩愆弼違因竝及一清等自閣臣外惟尙書桂萼預焉 乙丑大學士謝遷至辭不拜溫詔諭之乃復入閣 免陝西慶陽等府被災稅糧 丙寅諭內閣選擇翰林諸臣稱職者留用不稱者量才外補初張璉以議禮驟拜學士諸翰林恥之不與竝列

明通鑑卷五十三

五

璉以為恨會侍讀汪佃以講洪範不稱旨令補外璉乃請自講讀以下量才外補一時改官及罷黜者凡二十二人諸庶吉士皆除部屬及知縣由是翰院為空 錄上以汪佃講洪範不稱旨改調外任遂命楊一清等考察翰林院不稱職者量才外補自佃調南國通判外則左中允劉棟右中允楊維聰侍講陳沂鄭璠修撰蕭與成季方編修劉泉皆外補編修王同祖黃易宜罷上猶以外補數少命更加選擇內閣因議前歲所選庶吉士大半徇私宜重加考選留內閣五人餘皆改科道部屬一清等乃奉命復簡侍讀崔桐修撰張衍慶陸欽江暉編修黃佐應良皆外補左中允邊憲任深宜處以兩京他秩計前後考黜遷轉二十七人云惟實錄所載講讀以下姓名之可攷者僅十七人又但言內閣楊一清等奉詔簡擇而據明史璉傳所記則璉實 上既罷主之今據書並附議實錄所載諸人姓名

識文學者量為推舉改官僚翰林以廣用人之路毋取備員乃改大理少卿黃綰南京通政司參議許誥南京尙寶卿盛端明福建按察副使張邦奇四川按察副使韓邦奇山西按察副使致仕方鵬刑部員外歐陽德吏部主事金瑯御史張袞皆授學士講讀官坊編修等官已而詹事霍韜又言大學士之選宜于巡撫方面部院等官通融推用下吏部集九卿科道詳議以聞 戊辰京師地震 震之實錄十月亦不書惟見十一月御史劉隅奏中是漏脫 是月改吏部尙書李承勛為刑部尙書加太子少保改刑部尙書胡世甯為都察院左都御史復以王時中為兵部尙書 上以章拯治河不效令廷臣推大臣才望素著者一人總其事先是拯言河渠淤塞勢難驟通惟金溝口地北新衝一渠可令運船出此入昭陽湖出沙河板橋其先阻淺者則西厯雞塚寺出廣道北口通行下部議未決給事中張嵩言昭陽湖地庫河勢高引河灌湖必至瀾漫使湖道復阻請罷拯別推大臣部議如嵩言是時光祿少卿黃綰詹事霍綰左都御史胡世甯兵部尙書李承勛各獻治河之議綰言漕河資山東泉水不必資黃河莫若濬堯冀間兩高中低之地道河使北至直沽入海韜言議者欲引河自

明通鑑卷五十三

五

轉翰院多人復諭內閣下吏禮二部都察院咨訪有才

蘭陽注宿遷夫水溢徐沛猶有二洪為之東捍東北諸山亘列如垣有所底極若道蘭陽則歸德鳳陽平地千里河勢奔放數郡皆壑患不獨徐沛矣按衛河自衛輝汲縣至天津入海猶古黃河也今宜于河陰原武懷孟間審視地形引河水注于衛河至臨清天津則徐沛水勢可殺其半且元人漕舟涉江入淮至封邱北陸運百八十里至淇門入御河達京師御河即衛河也今導河注衛冬春沂衛河沿臨清至天津夏秋則由徐沛此一舉而運道兩得也世甯言河自汴以來南分二道一出汴城西滎澤經中牟陳潁至壽州入淮一出汴城東祥

明通鑑卷五十三

美

符經陳留亳州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甯至宿遷出其東分五道一自長垣曹鄆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至徐州小浮橋出一自沛縣南飛雲橋出一自徐沛之中境山北溜溝出六道皆入漕河而南會于淮今諸道皆塞惟沛縣一道僅存合流則水勢既大河身亦狹不能容故溢出為患近又漫入昭陽湖以致流緩沙壅宜因故道而分其勢汴西則濬孫家渡抵壽州以殺上流汴東南出懷遠宿遷及正東小浮橋溜溝諸道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濬一道以洩下流或修武城南廢堤

抵豐單接沛北廟道口以防北流此皆治河急務也至為運道計則當于湖東滕沛魚臺鄒縣間獨山新安社地別鑿一渠南接留城北接沙河不過百餘里厚築西岸以為湖障令水不得漫而以一湖為河流散漫之區乃上策也承勛言黃河入運支流有六自渦河源塞則北出小黃河溜溝等處不數年諸處皆塞北併出飛雲橋于是豐沛受患而金溝運道遂淤然幸東面皆山猶有所障故昭陽湖得通舟若益徙而北則徑奔入海安平鎮故道可慮單縣穀亭百萬生靈之命可虞又益北則自濟甯至臨清運道諸水俱相隨入海運何由通臣

明通鑑卷五十三

老

愚以為相六道分流之勢導引使南可免衝決此下流不可不疏濬也欲保豐沛單縣穀亭之民必因舊堤築之堤其西北使毋溢出此上流不可不堤防也其論昭陽湖東引水為運道與世甯同乃下總督大臣會議尋起引疾工部侍郎盛應期為總督河道右都御史十一月丁丑上諭內閣以庶吉士不須教養悉除遣之大學士楊一清等言宜照常例酌留三吾人在翰林及選科道等官張璠謂此輩心切奔競口尚乳臭不應處之翰林而科道言官又豈少不更事者之所宜今悉處以部屬知縣等官將來必無營求幸進者上曰祖宗舊制

不可自朕擅改議遂寢 甲午大學士楊一清等言竊見近畿八府土田多爲各監局及戚畹豪勢之家乞討或作草場或作皇莊民既失其常產非驅之死地則去而爲盜既往無論已願陛下自今凡勢豪請乞絕勿復許小民控訴亟賜審斷使畿內之民有所倚以爲命畿內安則四海安矣上然其言令戶部推侍郎及科道官有風裁者各一員賜敕往勘不問皇親勢要凡係冒濫請乞及額外多占者悉還之民如有畏避權勢從中隱匿者具以狀聞竝坐之 乙未免山東濟南兗州等府被災稅糧 是月改禮部尙書桂萼爲吏部尙書以吏

明通鑑卷五十三

天

部侍郎方獻夫代萼 都御史胡世甯既掌憲務持大體條上憲綱十餘事末言今天下赴訴之牘有奸民畏死輒行奏辨冀再問以緩須臾者有實刑冤抑而所司不理第將原案增飾具上者有貧民無力奏辨而卒死獄中者有富民無辜而所司引嫌彼此相比竟不得出者是亦足以上累聖德感召災異原其本皆以士習不正伎刻成風一遭譏毀遂使終身廢棄如浙江僉事彭祺爲令以循良稱爲御史以守正著一旦因發豪強罪受謗奪官諸如此者宜許大臣申理宥之復職以爲守正者勸上采其言于是祺得免論 十二月甲辰朔諭

戶部曰鹽課接濟邊儲泉貨流通民用俱爲急務邇來鹽法之壞由于私販盛行錢法之壞由于私鑄者多其令戶部區處禁約事宜以聞于是戶部尙書鄒文盛言欲正今日之弊源必先申明祖宗之舊制誠使朝廷之上杜奏討之門而奸無所利絕占窩之弊而商有所資然後鹽法不阻于奉行之吏錢法不淆于市肆之奸因條上二法各六事鹽法則首禁私販次嚴奏討錢法則首禁私鑄次收官鑄上以文盛議皆可行仍令戶工二部會鹽鈔各官詳議以聞 庚戌大學士楊一清等言開住太監張永昔年討甯夏寘鑄及奏發劉瑾罪有功

明通鑑卷五十三

天

朝野稱快宸濠之變隨武宗南巡時逆賊已平而張忠許泰等搜捕餘黨扳引餘類永至多所矜釋一方始安洎武宗晏駕計禽江彬提督九門防奸制變無所不至內臣若永者誠未易得臣一清嘗與同事甯夏知之爲詳今置之閒散誠爲可惜乞賜起用量加委任則凡供職于內者皆知爲善之有益而勉于効忠矣上是之詔永掌御用監印督團營兼管神機營操練 是月改李承勛爲兵部尙書胡世甯仍爲刑部尙書以兵部侍郎伍文定爲都察院右都御史 是冬雲南土舍安銓作亂銓以改流失職怨望侵掠嵩明木密楊林等處巡撫

傳習檄守巡官討之參政黃昭道副使周奎敗績賊遂陷尋甸嵩明殺指揮王昇唐功千戶郭彬趙倬等知府馬性魯棄城走事聞詔發夷漢土兵會川貴填巡官台討之國圖安銓作亂明史土司傳在六年實錄系于七年正月揚奏報之月日也實錄言六年冬安銓作亂蓋因奏至而追叙其事如此今據之田州之役王守仁奉命在道中會蘇受人思恩封府庫以賊兵守之而自率眾攻武緣甚急叅將張經堅壁拒守鎮守頭目許用與戰斬其渠帥一人賊見援兵大集乃遁去姚鏞以捷聞上以首惡未禽仍令守仁亟督兵勦撫守仁威名素重及督軍務調兵數萬至諸蠻心懾守仁以冬月行至南甯偵知受

明通鑑卷五十三

三

等勢方熾未可猝滅乃上疏陳用兵非計且言流官之設徒有虛名反受實禍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備土人之反復流官之無益斷然可睹況田州鄰交趾深山絕谷悉猛獠盤據必仍設土官斯可藉其兵力以爲屏蔽若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自我當之後必有悔章下兵部尙書王時中條其不合者五乃令守仁更議以聞然守仁已定計撫之未幾而田州果叛守仁在明年二月據本傳所載奏疏及平年誌則冬月守仁在南甯道中所上也今系之是冬爲平思田張木

明通鑑卷五十四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五十四 起著雍困敦盡屠維赤奮若凡二年

世宗肅皇帝

嘉靖七年春正月庚辰御史吳仲劾奏武定侯郭勛京營諸不法事且言勛動藉大禮大獄脅制廷臣無敢議其後者請解勛兵柄按治其罪上切責仲而賞勛勿問癸未初考覈天下巡撫官先是胡世甯李承勛建巡撫久任之議上頗採其言至是命吏部會兵部戶部及承勛世甯考覈撫臣宜去留者以聞于是吏部尙書桂

明通鑑卷五十四

一

萼等劾湖廣巡撫孫修甯夏巡撫孟洋才宜簡僻河南巡撫蔣瑤清操可稱風采不足總理南京糧儲杭桂保定巡撫林庭楫文名頗著政望未孚遼東巡撫張雲貴州巡撫袁宗儒鄖陽巡撫夏從壽操江提督張九叙或才不踰人或病多廢事議以修洋調用瑤等暫回籍聽別用從之仍諭廷臣秉公推補務求可久任者毋襲往時遞遷之弊 乙酉總理河道都御史盛應期言沛縣池北河道地形庫下泥沙易集以故累濬累塞臣詢之官民皆言昭陽湖東自北進江家口南出留城口約百四十餘里可爲通道北引運河之水東引山下之泉內

設蓄水開旁設通水門及減水壩以時蓄洩較之疏通舊河力省而利永計用夫六萬五千銀二十四萬兩取兩淮鹽價佐以山東官帑剋期六月集事蓋用胡世甯策也下廷議從之詔及春和督工興事應期又請令管河郎中柯維熊員外王大化于趙皮寨孫家渡南北溜溝等處役夫挑濬以殺上流之勢武城地西至滄縣地南修築長堤以防北潰之患俱從之 丙戌大祀南郊是月逮前僉都御史陳九疇于獄初上以王邦奇因番事許楊廷和彭澤詞連九疇乃遣給事中錦衣至邊勘狀未還報而獄解會番酋伊蘭復求通貢自言非敢

明通鑑卷五十四

二

獲罪天朝所以犯邊由冤殺舍音和珊實巴伊克二人譯見前即寫亦虎仙失拜烟荅也于是勢欲重興是獄請留質伊蘭遣譯者諭其主還侵地而脅禮兵二部尙書方獻夫王時中同上議曰番人上書者四輩皆委咎前吏雖詞多詆飾亦事出有因宜嚴覈激變虛實以服其心時上方疑邊臣虛妄欲窮治之大學士楊一清以事既前決請毋追論上不聽手詔數百言切責九疇而戒一清勿黨此遂逮九疇竝及尙書金獻民侍郎李昆以下坐累者四十餘人國史哈密傳敘其事始於六年之春即王邦奇初與是獄時也至獄解之後復因番人來貢桂萼等欲藉九

以殺楊廷和彭澤因有逮九疇之事而其下文言七年正月九疇逮至下獄傳中分書最爲明晰今據三編參明史 上手救加張璉桂萼俱太子太保時上視朝見璉萼班兵尙李承勛下意嫌之楊一清請加散官遂有是命璉辭以未建青官官不當設乃更加璉少保兼太子太保 二月丁未免浙江甯波府被災各縣稅糧工科給事中陸燾言自正德初年今大學士楊一清總制三邊欲將定邊營地東石澇池至甯夏橫城堡凡三百里增築邊牆事已就緒會一清去任僅築四十里而止闕今二十餘年屹立如故則邊牆之明效可觀矣請依當時原議築牆浚濠高廣深濶皆如前式加築敵

明通鑑卷五十四

三

臺煖舖墩堡之等以資守禦乞敕陝西提督邊務大臣會同撫按相度整理仍發太倉銀一二十萬不足則量開鹽引或支陝西布政司無礙官銀選委賢良專董其事期以一二年間凡三百里內平衍宜墻之地悉踵成之實爲守邊固圉之長策上是其言敕提督陝西邊務王憲會同鎮巡官相度修舉所有經費令戶工二部詳議以聞 丙辰改三邊尙書王憲爲南京兵部尙書起前兵部尙書王瓊代憲 戊辰田州平提督軍務新建伯王守仁奏捷疏曰臣奉命于去年十二月至廣西平南縣與巡按御史石金及藩臬諸將領等會議思田禍

結兩省已踰二年今日必欲窮兵盡勦則有十患若罷兵行撫則有十善臣與諸臣搃心極論今日之局撫之為是臣抵南甯遂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內解歸者數萬惟湖南土兵數千道阻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甯解甲休養待間而動而盧蘇王受先遣其頭目黃富等訴告願得歸境投生乞宥一死臣等論以朝廷威德令齋飛牌歸巢曉諭期以速降免死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尋率眾至南甯城下分屯四營蘇受等囚首自縛與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復論之曰朝廷既赦爾罪爾等擁眾負固騷動一方若不

明通鑑卷五十四 四

示罰何以雪憤于是下蘇受于軍門各杖一百乃解其縛又諭之曰今日宥爾死者朝廷好生之德必杖爾者人臣執法之義眾皆叩首悅服願殺賊立功臣隨至其營撫定其眾七萬餘人復委布政使林富等安插于二月二十六日悉命歸業是皆皇上至孝達順之德神武不殺之威未期月而蠻民率服不折一矢不傷一人而全活數萬生靈即古舞干之化奚以加焉疏聞上嘉之遣行人齎敕獎資國遇實錄系平田州于五月壬午又乙未皆據奏至之日也證之明史本傳及土司傳中備書平賊皆有確切月日可據其云二月二十六日即是月戊辰也明書及文成年譜皆與明史列傳同今據之是月四川鎮巡官奏平

苾部初苾賊沙保等聞官軍將至出鎮雄府印乞降然尙持兩端欲立土官如故四川撫按以保狡悍不可剿檄瀘州守備擊之又遣使勞賜苾部撫夷邵良佐使討禽保保怒復叛至是會川貴諸軍討之沙保敗禽斬三百餘級招撫蠻羅男婦以千計捷聞仍設鎮雄流官如舊 山西潞城縣青羊山賊陳卿等作亂官兵捕之敗績賊遂執知州王朝雍郭鑑殺傷指揮知縣等官事聞詔副總兵趙廉調兵進剿尋遣都御史常道統三關兵助之 三月壬申大學士楊一清聞陸燾建議築邊牆之議復上書請遣專官董其事上命廷臣會推以兵部

明通鑑卷五十四 五

侍郎王廷相可任乃擢廷相為都察院僉都御史提督延甯邊防仍命廷相以一清所奏會三鎮鎮巡等官悉心經畫俾有實效 戊寅大學士謝遷致仕遷之赴召時年七十九矣敦趣不已乃拜命至則張璉已入閣而楊一清以官尊于遷不相下遷居數月力求去上不許待之愈厚以天寒免朝參除夕賜御製詩及以病告則遣醫賜葯餌光祿致酒餼使者相望于道而遷自正月以來請益力至是始許之賜敕馳驛給廩夫如故事仍令其子中書舍人謝正侍行 己卯詔儒臣重校大明會典訂正訛繆增入續定事例先是上閱會典冠禮目

中有成化十四年謁謝奉先奉慈殿之文奉慈殿乃孝宗即位始建以祀孝穆皇太后者也上以謬誤顯然乃有重校之舉重校會典始修于宏治十五年正德六年重修序中所謂紀載失真文詞抵牾者此類是也又序言自宏治十五年所載事例一併積增其書成于嘉靖八年四月所載事庚寅謫僉都御史陳九疇戍極邊黜致仕尚書彭澤為民當九疇之下獄也桂萼等必欲致之死竝株連澤及楊廷和于是下法司會議刑部尚書胡世甯言于朝曰世甯司刑而殺忠臣甯殺世甯乃上疏訟九疇冤畧言番人變詐妄騰蜚語以誣害我謀臣夫其蓄謀內寇為日已久一旦擁兵深入諸番約為內應非九疇先幾奮使彼敗謀而退則肅州孤城豈能復保臣以為文臣有勇知兵忘身殉國者無如九疇宜番人深忌而欲殺之也惟聽郡將妄報以莽蘇爾等為已死則其罪有不免耳疏入上意稍解九疇得免死戍邊金獻民等及澤皆落職惟廷和得免歐陽事見明史胡世甯陳九疇諸傳三編統系之是年正月月中其時黜為民者惟彭澤全獻民等數人廷和皆不及焉故目中于澤等斥為民下特書云惟廷和得免此可見矣蓋廷和之斥為民乃在明倫大典書成之日前已辯之茲更癸巳雲南武定府土舍鳳朝文作亂殺同知以下官吏劫奪州印舉兵反時雲南尋甸土舍安銓方亂朝文與之合犯雲南府撫臣以聞是時二

明通鑑卷五十四

寇連兵滇中大擾詔以都御史伍文定為兵部尚書仍兼右都御史提督雲貴川廣軍務調四鎮土漢官軍討之以戶部侍郎梁材督理糧儲丁酉小王子犯山西自乾溝墩入號十萬圍游擊邵定軍宣大告急兵部言寇自春出入套東行沿邊駐牧窺伺日久各官罔知警禦以致邵定輕追被圍請救給事中一員同彼處巡按御史查劾以聞從之是月以伍文定督師雲貴命李承勛以兵部尚書兼管都察院事靈寶縣黃河清輔臣楊一清張璠等屢疏請賀御史周相抗疏言河未清不足虧陛下盛德而好諛喜事之臣輒張大文飾之佞

風一開獻媚者將接踵願罷祭告止稱賀詔天下臣民毋奏祥瑞水旱蝗蝻即時以聞上大怒下相詔獄拷訊復杖于廷謫韶州經歷而諸慶典亦止不行歐陽相疏傳書云七年三月三編統系之是年四月甘露降自中亦云是年春今摺增夏四月庚戌以各處災傷又連日大風吹沙塵霾蔽天敕羣臣同加修省甲寅南嶺巡撫汪鉉奏所部甘露降以為上仁孝之感上喜遣官祭告郊廣廷臣請表賀以災異止之

也部既平而叛酋沙保子普奴糾烏撒毋魯苗蠻龐革等復起攻劫畢節屯堡殺掠士民貴州巡撫袁宗儒以聞上竝以屬之伍文定時文定奉命南征上疏請量

明通鑑卷五十四

發內帑選擇掛印武臣統領畿輔諸處勁兵以圖討賊而廷議頗不謂然上諭以俟黔國公沐紹勛推誠處置其卽會填巡官及梁材協力勦撫便宜行事 乙丑刑部尙書胡世甯以災異求退因言十事一勸上閱大學衍義二久任巡撫守令竝寬其文法三久任布政司徑陞九卿等官不必再推巡撫四分巡僉事三年間專管一道不必更移五陞除有司官就于近地以便之任六布按二司官只于所在衙門升轉不必南北交遷七才力不及官量調相宜處所不可置諸遠方八邊方布按二司及佐貳官宜越資簡用使之諳練邊事以備邊鎮

明通鑑卷五十四

八

巡撫九廣西四川雲南司府州縣官宜選用有精力諳風土者不可樂用衰老貪懦之人十嘉靖二年五年二次察黜各官多剛正有爲之人宜與引疾乞休者一體令大臣科道保舉推用上嘉納之惟朝覲考黜官僚係累朝舊制不宜更易以滋紛擾其餘皆下吏部議行五月己卯刑部尙書胡世甯上陳沈宋元翰等獄元翰及葉應騄俱爲民洗閒住黃綰降二級遠方用藍田時已入察典上謂其以謗書入奏致興大獄仍令巡按御史卽其家逮治以聞尋勘狀黜爲民 甲申黔國公沐紹勛上言土舍之役臣奉命會同巡撫等調發官軍

分道勦撫諸賊抗逆執留所遣官軍二人所謂集各土舍又重自疑畏臣謹以便宜榜示先給冠帶待後奏請承襲衆始感奮于二月進兵擊斬強賊十餘人賊奔回武定乞敕部臣授方畧俾獲便宜行事竝有各土舍往罪凡有功者俱許承襲作其敵愾之氣上納之賜救獎屬竝令會同提督尙書伍文定計禽首惡餘黨隨宜撫勦所調土舍准令勘明襲替免其赴京 丙申御製顯陵碑遣禮部侍郎嚴嵩詣安陸暨碑祭告 是月王守仁奏恩田之捷侍郎方獻夫請于田州特設都御史一人專駐撫綏下守仁議守仁因薦布政使林富及閒往

明通鑑卷五十四

九

總兵官張佑從之 六月辛丑朔明倫大典成上之上親製序文復命張璠爲後序宣示史館刊布天下以纂修功加璠少傅兼太子太傅桂萼少保兼太子太傅方獻夫太子太保餘自閣臣楊一清等以下陞賞有差癸卯詔定議禮諸臣罪以故大學士楊廷和爲首言其謬主濮議自詭門生天子定策國老法當僇市姑削籍爲民蔣冕毛紀毛澄汪俊喬宇林俊俱奪職斥何孟春夏良勝爲民 丙午王守仁議處置經畧思田事宜請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卽改田州爲田甯府設流官知府同知經歷知事各一員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



夷之情岑氏世有田州民心繫戀議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次于邦相爲吏目署州事俟有功擢知州而于田州置十九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于流官知府上皆從之 癸丑御史吳仲報通惠河成因疏五事言大通橋至通州石壩地勢高四丈流沙易淤宜時加濬治管河主事宜專委任毋令兼他務官吏開夫以罷運裁減宜復舊額慶豐上開平津中間今已不用宜改建通州西水關外剝船造費及遞歲修船俱宜酌處上以先朝屢勘行未卽功仲等四閱月功成詔予賞悉從其所請仲又請留督工郎中何棟專理其事爲經

明通鑑卷五十四

十一

久計從之仲復進所編通惠河志命送史館采入會典自此漕艘直達京師人思仲德建祠通州祀之 丁卯免河間保定順德真定廣平大名六府被災州縣稅糧 雲南叛蠻平初武定土知府鳳詔母子坐事留雲南朝文給其衆謂詔已僂朝廷且盡勦武定蠻衆以是諸蠻信之悉從爲亂朝議以歐陽重代傅習巡撫雲南而命伍文定督兵討之文定未至重已擊敗賊而追詔母子遷故地諸蠻相顧錯愕咸投詔降朝文計窮犇東川爲追兵所及磔死餘衆猶盛遁據尋甸故巢列砦數十至是官兵分哨夾攻之諸砦先後破乃併力攻拔其老

巢安銓竄入芑部爲土舍祿慶所執遂平之是役也生禽渠賊及黨逆千餘人斬首二千九百餘級俘獲男婦千二百餘人撫散夷黨二萬有奇沐紹勛等以捷聞俱賜救獎勵 己巳寇犯大同中路分守叅將李蒸擊敗之 是月以明倫大典成超拜霍韜爲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韜因言翰林院修書遷官日講蔭子及巡撫子弟蔭武職之非而以爲己不能力挽不可隨衆趨且稱給事中陳洸寃薦監生陳雲章才可用上優詔褒荅不允辭韜復奏曰今異議者謂陛下特欲尊崇皇考遂以官爵餌其臣臣等二三臣苟圖官爵遂阿順陛下意臣

明通鑑卷五十四

十二

將自慨若得禮定決不受官俾天下萬世知議禮者非利官也苟疑議禮者爲利官則所議雖是彼猶以爲非何以塞天下口因固辭不拜上猶不允三辭乃允之 秋七月己卯以大禮成追尊孝惠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恭穆獻皇帝爲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辛巳尊章聖皇太后爲章聖慈仁皇太后戊子頒詔天下 謫指押聶能遷初能遷以議禮附名大禮集議中及見明倫大典成陞職不及能遷遂懷怨望乃嗾閹住主事翁洪疏誣新建伯王守仁賄通禮部尙書席書得見舉用詞連詹事黃綰及大學士張璉于是綰上章疏辨上慰留

乃敕法司讞能遷誣罔無左證璉欲真能遷于死首輔楊一清擬旨戍邊洪黜為民璉以為輕遂與一清有隙已丑陝西三邊尙書王瓊言往年撤馬爾罕天方土爾番哈密四國各遣使入貢未至而土爾番旋寇邊故都御史陳九疇將土爾番哈密貢回夷人羈留不出以觀其變迄今二年各懷觀望請通行驗放出關仍宣諭番酋令其改過自新示柔遠之德從之 辛卯命工部侍郎潘希曾兼僉都御史總理河道代盛應期也初應期奉敕治河請疏濬昭陽湖東一帶新河期以六月工竣至是工已及半會旱災修省言者多謂新河之開非

明通鑑卷五十四

三

計上遽令罷役應期請展一月竟其功不聽尋召應期還初應期請令郎中柯維熊分濬支河維熊力贊新河之議至是亦言不便應期上章自理上怒詔與維熊俱奪職尙書胡世甯言新河之議倡自臣應期尅期六月今四月工已八九緣程功趣急怨譁煩興維熊反覆變詐傾大臣誤國事自古國家債事必責首議之臣臣請與應期同罷上不許應期後更赦復官致仕卒應期罷後三十年復興工仍循新河遺跡成之通道蒙利焉致興應期之罷即在是月罷後與柯維熊同奪職據實錄在九月世甯論敕即在是時今據明史應期本傳終言之是月新建伯王守仁討斷藤峽八寨賊平之初都御

史韓雍既去兩廣斷藤峽賊復時出剽掠時總督兩廣陳金與苗約仍許互市改曰永通諸蠻益無忌其地土連八寨下逼仙臺花相諸洞盤亘三百餘里郡縣罹害者數十年守仁平田州還兩江父老遮道言狀降人慮蘇王受亦請立功自贖守仁乃留南甯罷遣諸兵示不再用伺賊不備潛師突進連破牛腸六寺等寨循橫石江而下攻克仙臺花相諸賊復令布政林富率蘇受搗八寨直抵其巢禽斬三千餘俘獲無算于是峽賊復平兩江悉定遂以捷聞改異平斷藤峽賊明史本紀系之九月甲戌據守仁奏至之月日也實錄紀其大畧于九月復統敘于閏十月中並據守仁報功兵部覆奏之月日也證之諸書及三編平斷藤平

明通鑑卷五十四

三

八寨皆在七月而其平賊之月日皆見奏疏中證之文成年譜亦云七月襲八寨斷藤峽平之是以七月奏捷九月奏至故本紀系之九月中三編改系之七月則平賊月日也今從之並參據奏捷原疏中語 八月辛丑河道侍郎潘希曾言河流故道非一其大者有三一孫家渡經長淮衛趨淮入海一趙皮寨經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入海一沛縣飛雲橋經徐州趨淮入海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支河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宏治以前三支分流會于淮而入于海故徐沛無患漕渠不淤今上流二支俱就堙塞全河東下併歸于飛雲橋一支于是決隄壅沙大為漕患今日之計急宜疏上流近因趙皮寨開濬未通疏孫家渡口以殺河勢請敕河

南巡撫潘頃督管河副使調集夫役選委職官亟為疏濬尅期成工上是其議從之希曾又言漕渠廣道口以下忽淤數十里者由決河西來橫衝口上竝擊開河之水東入昭陽湖致開水不南而飛雲橋之水時復北漫故也今宜于濟沛間加築東堤以遏入湖之路更築西堤以防黃河之衝則水不散漫而廣道口可永無淤塞之虞上亦從之 王子免河南彰德衛輝懷慶等府被災稅糧 是月大學士楊一清乞休初一清再相由張璁桂萼力既入閣傾心下二人而璁終以壓于一清不獲盡如意遂相齟齬及聶能遷論成璁以擬旨輕恨一

明通鑑卷五十四

丙

清至斥為奸人鄙夫一清因再疏引退且刺璁隱情上手詔慰留因極言璁自伐其能恃寵不讓良可嘆息璁見上忽暴其短頗愧沮 兵部尚書李承勛以疾三疏乞休且陳時事畧言近日山西潞城賊以四道兵討之不統于一人故無功川貴芑部之役措置乖方再勝再叛宜命伍文定深計毋專用兵豐沛河工二年三易大臣工不就宜令知水利者各陳所見俾侍郎潘希曾度其可否未言治天下在決壅蔽之患以通上下之情請仿唐宋輪對次對故事不時召見大臣上不允辭下其議于所司 是科定各省主試皆遣京官或進士每省

二人用張璁議也初兩京房考亦皆取教職至是命各加科部官一員闕兩科兩京房考科部皆罷之 九月甲戌王守仁奏捷至京師竝經畧斷藤八寨事宜先是上以平思田功遣行人賚敕獎資會守仁已平廣西遂以疾陳請解職不許反異守仁奏斷藤八寨之捷在七月上以思田功賜獎資據年譜九月八日行人馮恩賚敕至鎮則守仁疏謝及引疾皆在此時今據年譜次于是月甲 庚辰吏部議以兩廣既平江西無事請裁革巡撫江西官從之 壬午振浙江杭嘉湖三府災詔于兌軍運內量留二十萬石及撥南京倉糧六萬石徐州倉糧四萬五千石分振之反異明史本紀是月壬午振嘉興湖州災明史稿振

明通鑑卷五十四

五

杭嘉湖災證之實錄亦云疑本紀脫去杭州二字也今從史稿 癸未以各處災傷勅下廷臣講求寬恤事宜竝命禮部尚書方獻夫彙書天下災異進覽以存做戒 丙戌上以諸軍討潞城賊久無功欲罷兵以俟其自定閣臣楊一清張璁等皆以為不可乃召常道還改保定巡撫王應鵬于山西代之竝兼提督雁門關等處 甲午召都御史伍文定還先是尚書李承勛以芑部用兵為非計而御史楊彝復言芑部改土易流非長策又時值荒饑小民救死不贍何能越戰上亦軫念災傷令罷芑部兵俟有秋再議征討仍命沐紹勛會川貴填巡官區處以聞 冬十月辛丑小

王子復犯宜府總兵趙瑛擊却之時我軍死傷畧相當而寇仍駐近邊謀再入敢填巡官嚴備之 丁未皇后陳氏崩上性嚴厲后以被譴驚悸墮娠遂不起禮部奏喪儀上服十三日羣臣二十七日上以皇太后在上諭從殺上素服御西角門十日即御奉天門羣臣皆素服二十七日而除 己未寇犯莊浪總督三邊王瓊分遣諸將邀擊前後斬首十級未幾寇復自紅城子入掠會三原主簿張文明解餉至遂遇害 閏月庚午冊謚大行皇后曰悼靈皇后 壬申潞城平初青羊山賊陳卿等聞官兵四集乃遁脅近山居民編為五甲簡其驍銳

明通鑑卷五十四

七

者令其弟陳相陳良等率七八百人禦河南兵自與其弟陳奉陳訪等率千餘人禦山西兵各守險要仍遣其黨乘間掠河南山西州縣都御史常道潘墳統山西河南官兵一駐潞城一駐彰德總兵官魯綱統直隸兵駐潞州副使牛鸞率山東鎗手會之分道竝進賊大敗其黨殷得海等投降卿窘迫亦請僉事陳大綱營降父子家屬俱為山東兵所俘諸賊黨斬獲畧盡散其脅從者二千三百餘人提聞兵科給事中夏言等言諸賊本皆良民因常道撫勦失宜魯綱安坐潞州未嘗與賊會戰乃飛章報捷詭為已功俱宜議罪其他有功及失事官

吏請遣給事中一員馳詣軍門會同撫按官分別以聞從之 壬午禮部奏大行皇后梓宮發引及山陵事宜時已卜葬皇后于襖兒峪上以禮官所定如百官哭臨及禁屠撤樂皆于發引三日之前梓宮出當于端門行辭祖禮從午門等中門出凡此之等悉令從殺哭臨止于一日辭祖亦從罷免而梓宮命由左王門出于是禮科給事中王汝梅上言皇后正位七載齊體至尊生以禮歸沒不以禮葬非所以重大倫為萬世法請更議報曰所言具見忠愛但未權其輕重耳已而給事中徐景嵩言哭臨辭祖之儀臣固未敢輕議若梓宮出門乃萬

明通鑑卷五十四

七

姓瞻仰所係王門之議臣心實不敢安也詔如前旨是月兵部尚書王時中罷初時中代李鉞為尚書中官黃英等多所陳請時中皆執不可比引疾數月復任以敘薊州平盜功濫及通州守備鄧祐為言官李鳴鶴等所劾時中因乞休且詆言者復為給事中劉世揚等所劾至是上切責時中令罷歸聽勘 王守仁報斷藤之捷因言庶廊諸臣推誠舉任公心協贊故臣得以展布四體共成厥功宜先行庶堂之賞次錄諸臣之勞上不悅先是上以守仁捷書示閣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夸六且及其生平學術一清等不知所對守仁之起由聰

薦薦萼故不善守仁以璵強之後萼長吏部璵入內閣積不相下萼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交趾守仁辭不應一清雅知守仁而黃綰嘗上疏欲令守仁入輔毀一清一清亦不能無移憾萼遂顯誣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獻夫及霍韜不牟上疏爭之言諸猶為忠積年初嘗用兵數十萬僅得一田州旋復召寇守仁片言馳論思田稽首至八寨斷藤峽賊阻深巖絕岡國初以來未有輕議勦者今一舉蕩平若拉枯朽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況守仁固承認得便宜從事者乎守仁

明通鑑卷五十四

六

討平叛藩忌者誣以初同賊謀又誣其輦載金帛當時大臣楊廷和喬宇飾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於江西再屈于兩廣臣恐勞臣灰心將士解體後此疆圉有事誰復為陛下任疏上報聞而已十一月丁未免大名廣平順德真定被災秋糧 庚戌免甯夏鎮所地方秋糧仍發銀振之 乙卯免河南開封府被災秋糧 丁巳伍文定還自貴州道湖廣請歸省墓許之 丙寅冊立順妃張氏為皇后 三編質實氏史不詳其地望據毛奇齡形史 拾遺記后父揖錦衣衛指揮僉事 丁卯新建伯兵部尚書王守仁卒于南安守仁在軍中病篤疏乞骸骨舉

鄭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年五十七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守仁天姿異敏年十七謁上饒婁諒與論朱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講讀五經不苟言笑游九華歸築室陽明洞中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謫龍場窮荒無書日釋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篤信不疑其為教專以致良知為主謂宋周程二子後

惟象山陸氏簡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傳而朱子集註或問之類乃中年未定之說學者翕然從之世遂有陽明學云 茂異文成之卒三編系之八年正月質實云按守仁集所載年譜生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卒

明通鑑卷五十四

五

于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年五十七明實錄系之八年正月蓋赴告至京之月也按實錄于大臣之卒大抵林富為副都御史巡撫兩廣條內言守仁舉富自代不俟命即歸上怒其專擅云云下文即書云無何而守仁卒是守仁乞骸骨之奏以正月至而卒之月日不具則言文成計至桂萼方劾奏公養病之疏乃令該司匿不舉報而祭公擅職役軍功冒濫等事是文成無起告月日之證也三編所記仍據林富代任兩廣條內語今仍據年譜書之譜言公卒于十一月丁卯丁卯即十一月二十九日明儒學案所載亦同附識于此是月改胡世甯為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以南京刑部尚書高友璣為刑部尚書 初土爾番之據哈密也廷議閉關絕其貢四年矣及陳九疇得罪張璵桂萼請起故尚書王瓊督邊乃釋還九疇所拘繫前後番使數十

輩且許之通貢議已定番酋伊蘭者即牙本曲先衛人幼為番掠去長而黠健阿里即阿力一以妹妻之握兵用事久為西陲患本年夏以獲罪其主率所部二千人降邊臣處之內地莽蘇爾怒遂引衛拉特即瓦刺一作威喇特見前犯肅州為游擊彭濬所敗乃遁走復因赤斤使人持番文求貢願以哈密城易伊蘭詞多諄慢瓊希璉等指必欲議撫因言番人悔罪宜原情許之照舊通貢以罷兵息民于是詹事霍韜言番人久習哈密以來議者或請通貢或請絕貢聖諭必有悔罪番文然後許今王瓊譯進之文皆其部下小醜之語無印信足憑我遽許之

明通鑑卷五十四

三

恐戎心益驕後難駕馭時胡世甯主兵部令詳議以聞十二月丙子小王子復寇大同大掠陽和天城平虜三衛及雲朔二州指揮趙源戰死 壬午下吏科都給事中劉世揚給事中李仁于獄先是世揚等劾奏詹事顧鼎臣汙庸貪佞不足以當眷注居啟沃之任竝有今日詹事他日輔臣之語上詰曰詹事進輔臣例出何年責令對狀世揚等引罪上怒其狂妄奏擾杖之鼎臣內不自安具疏論救不許 癸未四川巡撫唐鳳儀言烏蒙烏撒東川諸土官故與芑部為唇齒自芑部改流諸部內懷不安以是反者數起今懷德長官阿濟等分設懷德

等四長官司雖自詭禽賊其心固望隴勝得一職以存事見五年 隨後臣請如宣德中復安南故事俯順夷情則不假兵而禍源自塞川貴巡按戴金陳講等奏如鳳儀言金又以首惡如母嚮祖保等宜勦誅以折其驕氣始下撫處之令許生獻沙保等待阿濟以不死然後復隴勝故職或降為知州其長官或因或革或分隸庶操縱得宜恩威並著章下所司仍敕四川貴州填巡官宣諭諸土官或有定亂長策仍詳議以聞改異事見明史土司傳蓋之實錄鳳儀等上疏在是年十二月其改流官復為土官在九年四月今分書之 是月戶部尚書鄒文盛致仕以戶部侍郎梁材陞任代之 初胡世甯之論救

明通鑑卷五十四

三

陳九疇也欲棄哈密不守言巴爾濟久歸土爾番即還故土亦其臣屬其他族裔無可繼者回回一種逃附肅州已久不可驅之出關然則哈密將安與復哉縱得忠順嫡派界之金印助之兵食誰與為守不過一二年復為所奪益彼富強辱我皇命徒使再得城印為後日要挾之地乞聖明熟籌如先朝和甯交趾故事置哈密勿問如其不侵擾則許之通貢否則閉關絕之庶不以外番疲中國詹事霍韜力駁其非至是世甯改掌兵部上言番酋變詐多端方許之朝貢而寇騎已至河西幾危此閉關與通貢利害較然今瓊等既言寇薄我城堡轉

我士卒聲言大舉以恐嚇天朝而又言番方懼悔宜仍許通貢何自相抵牾願無墮其術中弛我邊備斯可矣伊蘭本我屬番為彼掠去束身來歸事屬反正宜即撫而用之招彼攜貳益我藩籬至哈密三立三絕今其王已為番酋所因民盡流亡借使更立他族彼強則入寇弱則從番難保為不侵不叛之臣臣謂立之無益適令番酋挾為奸利耳乞賜瓊璽書令詰莽蘇爾入寇狀如果事出術拉特則縛其人以自贖否則羈其使臣發兵往討庶威信並行寇知斂戢更敦瓊為國忠謀無狃于通番入貢當以足食固圍為長久計封疆幸甚上善其

明通鑑卷五十四

三

言會王瓊再請通貢張璠等主其議自是番酋通貢如故而哈密存亡遂真不問河西稍獲休息而莽爾蘇桀驁愈甚

八年春正月己亥振山西旱災詔發太倉銀給之致異明史本紀書正月己亥振山西災明史稿振山西旱災詔之實錄則云振陝西旱災按明史五行志嘉靖七年陝西大旱八年山西及臨洮鞏昌俱旱是山陝俱旱也實錄書正月己亥振陝西旱災發太倉銀七萬又于戊午書陝西歲餘發太倉銀十萬據此則正月之振乃山西恐實錄抄本有誤字今仍據明史及史稿惟史稿誤已亥為乙亥乙亥乃二月干支乙巳陞林富為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巡撫兩廣提督軍務時守仁請疾奏甫至上以其不俟命責令具狀未幾守仁赴至京師桂萼令所

司匿不舉報遂劾守仁擅離職役及處置思田八寨恩威倒置並詆守仁前奏江西軍功冒濫乃下廷臣議其功罪以聞致異此據黃綰行狀增入蓋桂萼之劾即在此時踰月乃會議入奏也今分書之庚戌大祀南郊 戊午以災異數見敕諭羣臣修省先是去年十二月長星見光芒數丈本年立春之日長星復見白氣亘天加以各省災傷迭奏大學士楊一清等條彈災急務數事以上上嘉納之尋有是敕 是月兵部尚書胡世甯致仕世甯居兵部甫三月求去上不許免朝參世甯又上備邊三事固稱疾篤至是凡三請乃許之世甯初以議禮與張璠桂萼合二人德之欲援以

明通鑑卷五十四

三

自助世甯不肯附會論事多抵牾洎萼主吏部世甯言今天變人窮盜賊滋起咎在吏戶兵三部不得人而兵部尤重請避賢路又以哈密議語侵璠諸大臣多忌之而上始終恩禮不替賜敕乘傳給廩夫如制歸數月復起南京兵部尚書固辭不拜踰年秋卒贈少保謚端敏 二月癸酉以吏部尚書桂萼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萼素與張璠比後皆用事積不相下及同居政府遂致相失 甲戌詔停新建伯王守仁世襲並卹典皆不行方桂萼之劾守仁也上曰守仁擅離重任非大臣事君之道況其事功學術亦多可議于是萼會廷

臣議言守仁夷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之不孚則爲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沿訛悖謬彌甚但討捕牽賊禽獲叛藩功有足錄宜免追奪伯爵以彰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上從之遂有是詔至隆慶初廷臣多頌其功詔贈新建侯予伯爵世襲謚文成 丁丑振湖廣災時湖廣襄陽府大饑巡按御史張祿繪饑民圖以獻詞甚慘切時已有旨留顯陵工銀及貴州折兌銀備振上覽祿奏復命部臣再申前旨下所司多方處分有奉行不力及作弊

明通鑑卷五十四

者悉論如法 甲申以經春久早上親禱雨于南郊乙酉禱于社稷 丙戌十三道御史穆相等以災異陳八事其二事一請宥謫降諸臣一請清宮禁謂後宮女謁太多陰氣閉鬱亦足以致災異宜如貞觀故事大出官女上以其事關君德留中自裁其六事爲理財用停興作禁投獻均糧役平獄情清驛傳下所司議行 是月改方獻夫爲吏部尙書代桂萼也改李承勛仍爲兵部尙書代胡世甯也以副都御史熊浹爲右都御史掌院事 三月丙申葬悼靈皇后 戊戌巡撫河南潘瓚奏河南大饑近發帑銀五萬兩尙不足振詔盡發河南司

府倉庫錢穀不足則移山東臨清廣積二倉米二萬石益之 庚子廣東按察僉事林希元條上荒政畧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之民便振米次貧之民便振錢稍貧之民便轉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餽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亟埋葬遺棄貧民急收養輕重囚繫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振借牛種以通融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遺使其綱有六其目二十有三各參酌古法體恤民情上以其疏切于救民令有

明通鑑卷五十四

司酌量行之 癸卯調國子祭酒陸深外任先是上御經筵深進講孟子講罷奏講章爲內閣所改時鴻臚方贊行禮上不悉聞命之退深上疏請罪上始知之曰此舊規也汝有所見當別疏具聞至是深言經筵講章必送內閣裁定是其意盡出閣臣而講官不過口宣之耳此于大義深有未安而感孚之道亦甚相遠請容臣等各陳所見因以觀臣等之淺深更請自訓誥衍釋之外凡天下政事典章得依經比義條列陳奏以仰裨聖學上以深欺罔下吏部參究乃以深不敬當罪詔降一級遂謫福建延平府同知 甲寅賜羅洪先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 是月以禮部侍郎李時爲本部尙書 都御史伍文定罷先是文定還朝仍掌院事會四川巡按御史戴金復上言叛酋苴部稱亂之初勢尚可撫而文定決意進兵一無顧惜飛芻輓粟糜數十萬及有詔罷師尙不肯已又極論土酋阿濟等罪軍民訛言幾復生變臣愚以爲文定可罪也尙書方獻夫李承勛因詆文定好大喜功傷財動衆上怒勒令致仕文定忠義自許遇事敢爲不與時俯仰苴部之役憤小醜數亂欲爲國伸威爲議者旁撓廟堂專務姑息以故功不克就既歸諭年七月卒天啟初追謚忠襄 夏四月己巳大學士

明通鑑卷五十四

美

楊一清等考選翰林院庶吉士得胡經等二十人先是廷試授職閣臣桂萼請自一甲三人外停選庶吉士一清及吏部尙書方獻夫言館閣爲儲才之地于諸進士選俊異者培養其間以備任使祖宗之法誠至善也頃考選僅取唐順之等三人臣等以爲少復增取胡經等二十人疏其名上卽請命官教習萼不敢執一清等復請侍讀侍講修撰各增爲三員編修檢討各增爲六員從之竝著爲令 庚辰追贈江西安仁縣陣亡醫學訓科倪澗竝錄其子命有司歲時祀之初正德間桃源賊寇安仁澗挽弓捍敵連發七矢中七賊賊敗去復擁衆

來攻澗身當一面身被九鎗尋死至是有司始以狀聞故有是命 是月命兵部尙書李承勛兼提督團營初伍文定既罷廷推兵部侍郎于廷相黃衷因言今方裁革冗員團營似不必專官乃援正德初許進以兵侍兼督團營事上是之乃以命承勛 五月己酉令兩京文職四品以上翰林院五品及在外三品以上官各舉堪任知府者一人翰詹科道及在外五品以上各舉堪任知州知縣者一人所舉不拘進士凡舉監吏員皆令一體保薦 乙卯免直隸順天等五府被災州縣稅糧 是月刑部尙書高友璣致仕以南京刑部尙書周倫代

明通鑑卷五十四

毛

之致異友璣致仕據年表在四月蓋以治郭勛獄忤旨也今類書之 六月戊辰大學士桂萼進輿地圖凡十有七各有紀敘得旨留覽 己巳陝西三邊總制王瓊奏小王子等擁兵十萬謀入套乞調大同遊兵三千應援延綏等處而大同填巡官亦奏北寇臨邊恐乘虛突入顧此失彼兵部議東西二邊一時告急敵張虛聲而令官軍東西奔命是自困也宜留大同遊兵于本鎮若延綏有警聽總制調度三邊土馬策應宜大兩鎮有警責令填巡互相救援萬一寇勢孔亟然後大同延綏分道應援不可拘以常法從之 是月致仕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卒廷和卒後一

日上問尚書李時太倉所積幾何對曰可支數年由陛下初年詔書裁革冗員所致上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不可沒也然終以議禮故銜之故贈恤不行隆慶初復官贈太保謚文忠致異廷和之卒贈恤不行故實錄不具赴告月日今括明史本傳及三編書之

秋七月甲午下刑部郎中魏應召于獄右都御史熊浹坐免時京師民張福訴里人張柱殺其母東廠以聞刑部坐柱死不服福姊亦泣訴官謂母福自弑之其鄰亦為柱訟寃至是應召復按實如福姊言具有左驗乃改坐福于是東廠奏法司妄出入人罪上怒遂下應召獄浹管院事執奏如初上愈怒褫浹職給事中陸粲劉

明通鑑卷五十四 天

布簡爭之上大怒竝下二人獄侍郎許讚等遂抵柱死應召及鄰人皆遣戍杖福姊百人以為寃時上方疾孝武兩后家柱乃武宗后家夏氏僕故上必欲殺之云乙未兵科給事中孫應奎上疏劾大學士楊一清遂及張璫桂萼且言萼以梟雄之資鷹鷂之性作威福而沮抑氣節援黨與而脅制言官私其親故政以賄成使天下敢怒而不敢言請陛下鑒別而去留之于是一清求去益力且言今日持論者尚紛更臣獨主安靜尚刻覈臣獨主寬平用是多齟齬願避賢者路上復優詔荅之自是一清與璫萼皆不安于位而攻璫萼者四起 癸

明通鑑卷五十四 天

丑禮科給事中王準劾張璫所舉通州參將陳璠桂萼所舉御醫李夢鶴皆私人宜罷斥仍戒璫萼勿私偏比以息人言行人司副岳倫相繼論劾上命所司查奏先是萼乞休不允至是璫復稱疾上皆慰留之 八月乙丑提督兩廣林富上言邇者詔下廣東采珠聞祖宗時率數十年而一采未有隔兩年一采如今日者也蓋珠之為物一采之後數年始生又數年始長又數年始老故禁私采數采所以生養之也自天順年間采後至宏治十二年方采珠老故得之頗多正德九年又采珠已半老故得之稍多至嘉靖五年又采珠尚嫩小故得之甚少今夫前采僅二年珠尚未生恐少亦不可得矣五年之役病死溺死者五十餘人而得珠僅八十兩天

下謂以人易珠恐今日雖以人易珠亦不可得給事中王希文言雷廉珠池祖宗設官監守不過防民爭奪正德間奄宦用事傳奉采取流毒海濱陛下御極革珠池少監沃八旋復驅無辜之民蹈不測之險以求不可必得之物而責以難足之數非聖政所宜有皆不納致異

事見明史食貨志證之實錄在八月乙丑今據書之惟五年采珠據實錄得珠入千八百餘兩而志中作八千兩相去遠甚按志言宏治十二年獲珠二萬八千兩此珠老最多之數也其後隆慶六年廣東采珠入千兩萬懸間廣東采珠五千一百餘兩是八千餘兩之珠亦中數耳志言五年采珠僅得八十餘兩恐十字仍係千字

之誤也今括明史食貨志書之附議其異于此 丙子張璉桂萼罷先是王準劾璉萼引用私人上已心動顧雖厭萼而眷璉不衰温旨慰諭于是同官工科給事中陸粲不勝其憤上疏曰璉萼兇險之資乖僻之學曩自小臣贊大禮拔置近侍不三四年位至宰弼恩隆寵異振古未聞乃敢罔上逞私專權招賄擅作威福報復恩仇璉復自用執拗多私萼外若寬迂中實深刻伎忍之毒一發于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死臣姑舉數端言之萼受尙書王瓊賂鉅萬連章力薦璉從中主之遂得起用昌化伯邵杰本邵氏養子萼納重賄竟使奴隸小人濫襲封爵萼所厚醫

明通鑑卷五十四

辛

官李夢鶴偶託進書夤緣受職居室相鄰中開便戶往來常與萼家人吳從周等居間又引鄉人周時望爲選郎交通鬻爵時望既去胡森代之森與主事楊麟王激又輔臣鄉里親戚也銓司要地盡布私人典選僅踰年引用鄉故不可勝數如致仕尙書劉麟其中表親也侍郎嚴嵩其子之師也僉都御史李如圭由按察使一轉徑入內臺南京太僕少卿夏尙樸由知府期月遂得清卿禮部員外郎張敬假律麻而結知御史戴金承風搏擊甘心鷹犬皆萼姻黨相與朋比爲奸者也禮部尙書李時柔利善逢猾狡多智南京禮部尙書黃綰曲學阿

世虛談眩人論德彭澤夤緣改秩躐玷清華皆陰厚于璉而陽附于萼者也璉等威權既盛黨與復多天下畏惡莫敢訟言不亟去之凶人之性不移將來必爲社稷患疏入上大感悟罷璉萼列其罪狀而以粲準職司糾彈不早發詔與萼所私李夢鶴等俱下法司逮問尋命璉馳驛去 壬午上親祀山川諸神先是上諭禮部太祖高皇帝初定祭祀之條稽之皇明祖訓山川諸神之祭皆無遣代之者後以出入不便命官行禮今次變多端宜禱于神以祈轉化是年秋祭山川諸神朕欲親往令禮官具儀以聞是日車駕出郊祭山川壇禮畢還官

明通鑑卷五十四

辛

竝下所司著之令典 是月以工部侍郎章拯爲本部尙書南京兵部尙書王憲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張璉桂萼之罷政也其黨霍韜攘臂曰張桂行勢且及我矣遂上疏謂言官陸粲等受楊一清指使臣與璉萼皆以議禮進二臣去臣不得獨留竝及一清受張永蕭敬賄一清再疏辨乞罷上慰留之而是時璉已行抵天津九月癸巳遣行人周禪齋手敕召璉還于是楊一清復上疏乞骸骨仍慰留之 乙未工科給事中劉希簡言張璉桂萼之去言官論劾實出自上裁而霍韜乃肆爲欺謾之詞謂出自大學士楊一清鼓噪言官攻擊璉萼夫

輔臣去留係國家大事豈言官為人所使可以擊去之邪孔子謂少正卯行僻而堅言偽而辨韜乃少正卯之流也願陛下戒韜以人臣之理毋得鼓煽私說以惑亂聰明疏入上怒命錦衣衛逮送鎮撫司 辛丑謫行人司副岳倫為山東主簿給事中王準為雲南典史工科給事中陸燾為貴州驛丞三編實按明史孫應奎傳嘉靖十一年大計天下庶官王準調富民典史應奎言都御史汪鉉為聰等修御詔以不謹而黜之乞復準官吏部尚書王瓊亦言準當黜乃請應奎高平縣丞是謂準以大計請典史不以劫聰等也然放陸燾王準合傳云聰等罷準亦下吏請富民典史稍遷知縣汪鉉希聰指以攷察罷之則準實以劫聰等論官至十一年又以大計論黜孫應奎傳誤台為一事耳按實錄亦系降王準典史于是月 癸卯霍韜正劾聰等後事質實之語是也今據書之

明通鑑卷五十四

三

疏乞給假省母不許時法司治芻私人獄猶未解韜揣上意已變獄可反乃復攻一清竝誣法司承一清指羅織成芻罪上責刑部尚書周倫不能從公審斷改令三法司會同錦衣衛鎮撫司稟議已改倫為南京刑部尚書以刑部侍郎許謹為本部尚書越五日讚等議上如韜言請罷一清令致仕上令一清自陳張璠再上密疏引一清贊禮功乞賜寬假實以堅上意俾速去癸丑一清復上疏致仕許之尋法司論李夢鶴等假託行私與芻無異詔削夢鶴籍吳從周等論罪芻復散官仍令致仕 乙卯奪科道劉世揚等四十九人俸各三月上

以楊一清有罪科道曾無一人言之非附則畏令俱從實陳狀乃從輕薄責 是月免兩畿河南被災稅糧振江西湖廣饑 先是北寇以數萬騎犯甯夏已又犯靈州總制王瓊督遊擊梁震等擊之邀斬七十餘人是秋瓊集諸道精卒三萬按行塞下寇聞風遠遁耀兵而還初南京給事中邱九勿劾瓊上慰留之及聰等復用上乃寢前劾聰等黨者咸首瓊乃令致仕及聰等復用上乃寢前詔賜慰留會番大掠臨洮瓊集兵討籠板爾諸族焚其巢斬首三百六十降七十餘族錄功加太子少保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刑部員外郎邵經邦上疏言

明通鑑卷五十四

三

茲者正陽之月有日食之異質諸小雅十月之篇變象懸符說詩者謂陰壯之甚由不用善人而其咎專歸皇父然則今之調和變理者得無有皇父其人乎邇陛下納陸燾言命張璠桂萼致仕尋以璠議禮有功復召輔政人言藉藉陛下莫之恤也乃天變若此安可勿畏夫議禮與臨政不同議禮貴當臨政貴公正皇考之微稱以明父子之倫禮之當也雖排眾議任獨見而不以為偏若夫用人行政則當辨別忠邪審量才力與天下之人共用之乃為公耳今陛下以璠議禮有功不察其人

是不以所議者為公禮夫禮為至公乃可萬世不易較  
近于私則固可守也亦可變也陛下果以尊親之典為  
至當而欲子孫世守之乎則莫若于諸臣之進退一  
付諸至公優其齊予全其終始以答其議禮之功而博  
求海內碩德重望之賢以弼成正大光明之業則人心  
定天道順俾萬年之後廟號世宗子孫百世不遷顧不  
偉與如徒加以三公之任使之履盈蹈滿犯天人之怒  
亦非璫等福也上大怒立下鎮撫司拷訊獄上請送法  
司擬罪上曰此非常犯不必下法司遂謫成福建鎮海  
衛原疏言萬世之後稱為世宗用賈誼治安策  
衛語耳沈氏野獲編乃謂經邦敏于人生生前擬擬謫

明通鑑卷五十四

書

號與曹魏大臣預尊明帝為烈祖向始千古笑柄蓋誤  
會經邦奏詞而不知其泛論也然謂世宗二字已默契  
聖衷則世宗他年之罷世廟此似其張已已詔除外  
本也見後五十六卷嘉靖十五年下  
戚世封先是安昌伯錢維圻卒其庶兄維垣請嗣爵下  
吏部議至是尙書方獻夫等言外戚之封不當世及歷  
引漢唐宋事以證上善其言詔自今外戚封爵者第終  
其身毋得請襲自是外戚永絕世封著為令 是月復  
以旱蝗免順天永平等府及陝西臨鞏等府夏稅及山  
東秋糧 禮部彙上四方灾異因言今歲蠲振比之他  
歲尤多伏願密察于天人之際考其感召之由以博大  
為心寬平為政審于聽言慎于用人振貧窮恤刑獄一

政令守成憲敕諭臣工毋嫉忌以傷國體毋苛刻以損  
元氣崇廉讓之節敦長厚之風共求所以弭灾之策而  
次第行之上納其言因戒諸臣各宜體國奉公痛加懲  
艾以消天變 初王守仁既平思田議設流官又議移  
南丹衛於八寨改思恩府城於荒田改設鳳化縣治於  
三里添設流官縣於思龍增築五鎮城堡于五屯及侍  
郎林富繼之又言田州界居南甯泗城交通雲貴交趾  
為備非一不宜改設流官南丹衛設在賓州既不足以  
遙制八寨遷八寨又不得以還護賓州為今日計獨上  
林之三里守仁所議設縣者可遷南丹衛於此夫設縣  
則割賓州之地以益思恩是顧彼而失此也遷衛則扼  
八寨之吭以還護賓州是一舉而兩得也然不宜屬田  
州而仍屬南甯為便其議與守仁頗有異同詔從其言  
十一月丙申河南道御史劉安上疏言治可以緩圖  
而不可以急效以急切之心行督責之政指摘臣下或  
既出而復返或方信而忽疑以致大小臣工救過不暇  
若有不安其位者夫安其位乃可以行其志位既不安  
孰能為陛下建長久之計進治安之策哉疏入上以安  
要名竇直煩瀆奏擾下錦衣衛杖鞠兵科給事中胡堯  
時論救上怒其回護竝下錦衣衛逮問尋謫安為江西

明通鑑卷五十四

書

典史堯時湖廣主簿一庚子召桂萼復入閣時史館備  
士蔡圻窺上意必復用萼因疏訟萼功請召還乃賜手  
敕以內閣乏人令照舊供職竝令撫按官催趣上道萼  
未至國子生錢朔等復請趣萼上怒曰大臣進退么磨  
敢與聞邪遂追論圻竝下吏四月至京三編統系之召萼下圻等給事中劉世揚  
下獄蓋在萼未至前也今彙書之 等以災異上陳八事一曰養和德以培治本二曰消嫌  
疑以廣忠藎三曰久大任以責治效四曰廣起用以資  
久任五曰褒廉介以勵風俗六曰戒奔競以養氣節七  
曰重巡按以安地方八曰復言路以重朝廷其褒廉介

明通鑑卷五十四

一事言故南京戶部尚書林泮大學士石瑄俱有清節  
未能得謚而故工部尚書李鏊以國之盜臣身後遺金  
蚤緣遂得賜謚乞或追謚以一行或削謚以儆貪上怒  
其徇私欺妄謂石瑄有謚已久乃言無謚李鏊蚤緣得  
謚何以不早舉奏乃謫世揚為江西布政司 甲辰免  
浙江杭州等府被災稅糧仍敕守巡等官開倉振之  
戊申上躬禱雪于南郊己酉祈于社稷是日雨雪丁巳  
上親詣郊壇告謝百官表賀 十二月辛未都察院右  
都御史王憲罷先是寇犯大同朔州邊臣告急兵部議  
仿先朝許進劉大夏故事特遣素諳邊務大臣一人赴

宣大及偏頭關等處提督軍務假以便宜事畢還京于  
是李承勛等會推憲憲稱病不欲行眾固推之憲拒益  
力給事中夏言語憲曰都御史宜慨然奉命一行萬一  
事急即本兵亦宜請行承勛應曰然憲竟不從言及御  
史趙廷瑞劾憲臨事避難非大臣體上怒乃罷憲冠帶  
閑住已廷議更推兵部侍郎王廷相刑部侍郎汪鋌會  
邊事稍甯報罷 丙子免山西太原平陽等府及南直  
隸鳳陽揚州等府被災秋糧 乙酉詔發預備倉振真  
定等府饑

明通鑑卷五十四

明通鑑卷五十五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變編輯

紀五十五

起上章攝提格盡元默執徐凡三年

世宗肅皇帝

嘉靖九年春正月丁酉大祀南郊 丙午始作先蠶壇于北郊從吏科都給事中夏言議也初言奉詔查勘順天田請改後宮附郭庄田為親蠶殿公桑園上是其言下廷臣議未及舉行至是言復奏農桑之業衣食萬人不宜偏廢請勅禮官會議與作上令廷臣考求古制于是大學士張璁等請于安定門外建先蠶壇詹事霍韜

明通鑑卷五十五

以道遠爭之戶部亦言安定門外近西之地水源不通無浴蠶所皇城內西苑中有太液瓊島之水考唐制在苑中宋亦在官中宜仿行之上謂唐人因陋就安不可法禮部尚書李時等言大明門至安定門道路遙遠請鳳輦由東華元武二門因條上四事一治蘭之禮二壇壇之向三採桑之器四掌壇之官上從其議命自元武門出內使陳儀衛軍一萬人五千圍壇所五千護于道餘如議攷異明史本紀據實錄系之正月蓋據廷議及下詔之月口也三月丁巳皇后親蠶于北郊是以正月議禮三月行之而通紀從信錄 丙辰兵部尚書李承勛言耕藉親蠶之事三代以下非無行之而草

率文具不足稱述惟漢文帝二年詔開藉田賜天下民

田租之半其時衣食滋殖刑罰罕用伏望陛下取以為

法因此二事而思小民衣食之孔艱皆以重本抑末為

主燕閒之際見帷幄服御之類即思曰得無有製錦繡

作淫巧以害女紅者乎見器用車騎之類即思曰得無

有進珠玉事侈靡以病農事者乎享玉食之費即思曰

凶年饑歲得毋有因衣食而不安于田里者乎有司以

成獄上讞者即思曰得無有刑罰過于德化使赤子無

所措手足乎察中外臣工實心愛民者進之虛浮無實

者黜之又藉田隙地皆可耕種官道之旁皆可植桑宜

明通鑑卷五十五

二

飭有司田地荒蕪者召人承佃而寬其租賦逃移失所者召回復業而貸以牛種有益于農桑者無一不舉有妨于農桑者無一不去則衣食足而禮讓興教化隆而刑罰措矣上嘉納之下所司議行 丁巳振山西饑是月諭禮部曰天地至尊次則宗廟次則社稷今奉祖配天又奉祖配社此禮官之失也宜改從皇祖舊制太社以句龍配太稷以后稷配乃以更正社稷壇配位禮告太廟及社稷遂藏二配位于寢廟更定行八拜禮其壇在西苑幽風亭之西始名曰西苑土穀壇明年上以土穀亦社稷之常稱無以別于太社太稷乃采帝藉之

義改爲帝社帝稷以上戊明日祭後改次戊若次戊在望後則仍用上已春告秋報爲定制 二月戊辰上祭社稷畢出郊祭先農親耕藉田 乙亥振京師饑時畿府旱災流民皆入京師求食道殣相望乃詔都察院分別收養振粥俟春和丁壯遣歸老疾仍留之御史傅漢臣請敕有司奉行察不以時者逮之 丁丑禁官民服舍器用踰禁從都御史汪鉉之請也 是月命大學士張璉會給事中夏言議郊祀禮初上既定明倫大典益覃思制作凡郊廟百神皆欲斟酌古法釐正舊章乃問璉曰書稱燔柴祭天又曰類于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

明通鑑卷五十五

三

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以形體主宰之異言也朱子謂祭之于壇謂之天祭之屋下謂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耳未見有祭天之禮也況上帝皇地祇合祭一處亦非專祭上帝璉對言國初遵古禮分祭天地後又合祀說者謂大祀殿下壇上屋屋即明堂壇即圜丘列聖相承亦孔子從周之意上復論璉曰二至分祀萬代不易之禮今大祀殿擬周明堂或近矣以爲即圜丘實無謂也朕意南北分郊庶伴古制又論祀日月禮論璉曰日月照臨其功甚大歲一從祀義所不安當竝建東西郊與南北郊而四聰以祖制既定不

敢決上銳欲定郊制卜之奉先殿太祖前不吉乃問閣臣翟纘纘具述因革以對復問禮部尙書李時時請少需月日博選儒臣議復古制上復卜之太祖不吉議且寢會言請舉親蠶禮上以古者天子親耕南郊皇后親蠶北郊適與所論郊祀相表裏因命璉會言陳議言乃上疏言國家合祀天地及太祖太宗之竝配諸壇之從祀舉行不干長至而于孟春俱不應古典宜令羣臣博考詩書禮經所載郊祀之文及漢宋諸儒匡衡劉安世朱熹等之定論以及太祖國初分祀之舊制陛下稱制而裁定之此中興大業也言疏入未下禮科給事中王

明通鑑卷五十五

四

汝梅等上書極詆言說非是上切責之乃敕諭禮部會廷臣各陳所見限十日內以聞已又摘舉汝梅等原疏以召詰中郊用二牛謂明言合祭天地不知用二牛者一帝一配位非天地各一牛也又或謂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擬之夫婦同牢褻慢已甚又或謂郊爲祀天社稷爲祭地古無北郊夫社乃祭五土之神猶言五方帝耳非皇地祇也社之名不同自天子以下皆得隨所在而祭之故禮有親地之說非謂祭社即方澤祭地也于是始下言疏稱其慎重國典令禮部一併議行

汝梅等語實錄王汝梅等詆夏言說之非時言疏尙未下故世宗切責之語謂言以前月二十九日以大祀更議



之說來上今已過月朕所以未下其奏于所司者欲俟祭祀畢降敕施行乃本月初五日王汝梅等遽誅其非此必有使之言者藉以窺測朕意耳據此則汝梅等預見言奏稿而誣之實則言奏尚未下也今據實錄書之三月丙申張璠錄上郊祀考議一冊請自上裁上竝下之禮部令取太祖存心錄及祭祀禮儀書仍遵前旨會議以聞時詹事霍韜深非郊議且言分祀之說惟見周禮莽賊偽書不足引據上覽奏大不悅于是夏言復奏周禮一書于祭祀為詳大宗伯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實柴燔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醴沈醢辜之禮大司樂冬至日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至日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故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為定今議者既以大社為祭地則南郊自不當祭皇地祇何又以分祭為不可也合祭之說實自莽始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宋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郊資之費每傾府藏故省約安簡便耳亦未嘗以分祭為非禮也今之議者往往以太祖之制為嫌為懼然但知合祭乃太祖之定制為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為可復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訓為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太祖之著典為可遵且皆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者而已敬天法祖無

明通鑑卷五十五

五

二道也周禮一書朱子以為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深切何可誣以莽之偽為耶且合祭以后配地實自莽始莽既偽為是書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神地祇之祭而自為一說耶疏入上嘉其發明古典下之禮部令折衷羣議以聞 庚子下霍韜于都察院獄韜素護前見夏言奏辨上眷方深不敢復瀆乃貽言書痛詆之復錄其草送法司于是言復上疏言韜為國近臣同在議禮之列既有定見自當明目張胆再三執奏何必貽臣私書又以書送三法司其意何居上大怒令法司從重治罪韜從獄中上疏哀祈張璠復兩疏申救皆不許 辛丑禮部集上羣臣所議郊禮奏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鉉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憲及時未可為言者大學士張璠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為方丘者尚書李瓚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為非者尚書方獻夫等二百六人無可否者英國公張崙等一百九十八人臣等祇奉敕諭折衷衆論分祀之義合于古禮但壇壝一建工役浩繁禮屋祭曰帝夫既稱昊天上帝則當屋祭宜仍于大祀殿專祀上帝改山川為地壇專祀皇地祇既無創建之勞行禮亦便上復諭當遵皇祖舊制露祭于壇分南北郊以二至日

明通鑑卷五十五

六

行事言乃奏曰南郊合祀循襲已久朱子所謂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而陛下獨破千古之謬一旦舉行誠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也已而命戶禮工三部偕言等詣南郊相擇南天門外有自然之丘僉謂舊邱地位偏東不宜襲用禮臣欲于具服殿少南為園丘言復奏曰園丘配天宜即高敞以展對越之敬大祀殿享帝宜即清闕以盡昭事之誠二祭時義不同則壇殿相去亦宜有所區別乞于具服殿稍南為大祀殿而園丘更移于前體勢峻極可與大祀殿等制曰可于是郊分南北制遂定初南郊之祭建文元年改奉太祖配洪熙改元以

明通鑑卷五十五 七

太祖太宗竝配至是言復上疏曰太祖太宗竝配父子同列稽之經旨未能無疑臣謂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太祖足當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太宗足當之時禮臣集議以為二祖配享百有餘年不宜一旦輕改上乃降敕諭欲于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孟春祈穀奉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于是張璠等言二祖分配于義未協且錄仁宗所降敕諭竝當日告廣文以進上復命集議于東閣皆以為大廟之祀列聖昭穆相向無嫌竝列況太祖太宗功德竝隆園丘大祀殿所祀均之為天則配天之祖不宜闕一臣等竊議南北郊及大祀殿

每祭皆宜二祖竝配上終以竝配非禮諭閣臣講求璠等復言古者郊與明堂異地故可分配今園丘大祀殿同兆南郊冬至禮行于報而太宗不與孟春禮行于祈而太祖不與心實有所不安上復報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惟一天祖亦惟一祖故大郊天之祀止當以高皇帝配文皇功德竝隆但開天立極太祖肇之如周之王業武王實成之而配天止以后稷配上帝止以文王不聞當時爭辨功德也因命寢其議已而言復疏言虞夏殷周之郊惟配一祖後儒穿鑿分郊丘為二及誤解大易配考孝經嚴父之義以致唐宋變古乃有二祖

明通鑑卷五十五 八

竝侑三帝竝配之事望斷自宸衷依前敕旨報曰禮臣前引大廟不嫌一堂夫祀帝與享先不同此說無當仍令申議于是禮臣復上議言大祀殿乃太祖所創若不得侑享其中恐太宗未安請祀南北郊以太祖獨配大祀殿仍二祖竝配如故遂依擬行致異諸書及三編均其本紀書五月己亥更建四郊據實錄與工之月日也其實議禮皆在二三月而五月己亥工部言與工次第莫先園丘而方丘及東西二壇次之先蠶壇又次之是與工實始于五月而四郊之議悉定于年之春今所叙以悉據實錄 乙卯延綏大饑命戶部發帑銀三萬兩于山西保德汾州等處糶米振之從巡撫都御史蕭淮之請也 丁巳皇后行親蠶禮于北郊祭先蠶禮畢

皇后親詣采桑壇公主及內外命婦從之賜宴畢還官  
踰月蠶事告成復行治爾禮 夏四月乙丑革鎮雄府  
流官知府復授芑部士裔隴勝為通判署鎮雄府事令  
三年後果能率職奉貢准復知府舊銜兵部議覆巡撫  
唐鳳儀之請也鳳儀請復芑部見前卷八年 丙寅奪前大學士楊  
一清職初一清與故太監張永善至是張璉等憾一清  
不已乃構朱繼宗之獄坐一清受永弟容金錢為永志  
墓又為容請世襲指揮詔革容職而賞一清勿問已而  
給事中趙廷瑞等復希璉指劾之遂有是命一清大恨  
曰老矣乃為孺子所賣疽發背卒遺疏言身被汗賊死

明通鑑卷五十五

九

不瞑目上聞而悼之一清博學善權變尤曉暢邊事羽  
書旁午一夕占十疏悉中機宜晚為璉等所軋不獲以  
恩禮終後數年復故官久之贈太保謚文襄一清卒三  
在是月蓋因奪職牽連並記也通紀記一清卒于是年  
九月而證之實錄亦在九月然實錄所記亦據奏報之  
年月若明臣言行錄以為明年則誤也今仍據三編連  
奪職終書之○又按朱繼宗張永家人也證之實錄繼  
宗許奏永勸事江西時盜宸濠庫金二千兩以其半饒  
一清轉陞容等官職下法司推鞠得永存日饒一清生  
日賀金百兩及容求志墓折儀銀二百兩 丙戌戶部  
以延綬饑甚先後奏請發帑銀十五萬兩及延安等處  
倉糧振之 南京御史鄧文憲言近者郊祀親蠶之議  
給事中夏言未必是而詹事霍輶未必非陛下賞言而

罪輶是煥諛而惡直也疏入上以文憲附和謫降邊方  
襍職 是月桂萼行至徐州以疾辭不許遂至京師仍  
入閣辦事 五月己亥更建四郊時郊分南北制已定  
而閣部諸臣僉以日月從祭本非朝日夕月之舊制乃  
奏定仍依春秋分分祭日月而建朝日壇于朝陽門外  
西向夕月壇于阜城門外東向朝日無從祀夕月以五  
星二十八宿周天星辰共一壇南向附焉制曰可于是  
工部尚書章拯等奏興工次第請先園丘次方丘次東  
西二壇次先蠶壇從之一清卒五月己亥明史稿作王寅明史據實錄改今從之  
己酉擢夏言為都察院僉都御史固辭不拜時言以議

明通鑑卷五十五

十

郊祀蒙上眷令監壇工會延綬饑言薦僉都御史李如  
圭為巡撫吏部推代如圭者上不用再推及言御史熊  
爵謂言出如圭為己地至此之張綵上切責爵令言毋  
辨而言不平更許爵且辭新命上乃止仍賜言四品服  
俸 是月吏部尚書方獻夫引疾求退先是羽林指揮  
劉永昌劾都督桂勇語侵桂萼及兵部尚書李承勛等  
于是獻夫言國家進退人才糾劾庶僚付之部院科道  
祖宗以來無敢出位妄言者且五品以下司屬例不糾  
劾永昌又武弁非有言責乃假以建言陰圖報怨紊亂  
朝綱請下法司逮問毋令奸人以蜚語中傷善類上不

悅獻夫因以疾請詔慰留之 六月癸亥立曲阜孔廟  
孟三氏學從巡撫都御史劉節之請也取孔氏生員儒  
士為塾師凡三氏子弟立十六塾八歲以上皆就塾十  
五以上提學官試其學業有成者送入三氏學仍立為  
廩增附生員名目其廩增人數皆依州學例各三十名  
壬申以真定府等處大旱命太常寺官持香帛禱于  
北嶽之神是日雨沾足守臣以聞時上好言祥瑞河南  
四川等處皆獻瑞麥令薦之奉先等殿尙書李時請表  
賀不許再請許之大學士張璠因作嘉禾頌以獻 初  
河道侍郎潘希曾築單豐沛三縣長堤次第告成是夏

明通鑑卷五十五

十一

五月攷異據河渠志三孫家渡河堤成踰月河決曹縣  
堤成在八年六月一自胡村寺東東南至賈家壩入古黃河由丁家道口  
至小浮橋入運河一自胡村寺東北分二支一東南經  
虞城至碭山合古黃河出徐州一東北經單縣長堤抵  
魚臺漫為坡水傍穀亭入運河單豐沛三縣長堤障之  
不為害希曾言黃由歸德至徐入漕故道也永樂間漕  
開封支河達魚臺入漕以濟淺自弘治時黃河改由單  
豐出沛之飛雲橋而歸德故道始塞魚臺支河亦塞今  
全河復其故道則患害已遠支流達於魚臺則淺涸無  
虞此漕運之利國家之福也上悅下所司知之乃召希

曾還京以戴時宗為僉都御史代之自是豐沛漸無患  
而魚臺數溢 秋七月戊子下兵部主事趙時春于獄  
時春見上方以災異修省而希旨者詭言祥瑞廷臣相  
率稱賀乃上疏曰陛下以災變求言已旬月而大小臣  
工率以浮詞面諛蓋自靈寶知縣言河清受賞都御史  
汪鉉繼進甘露今副都御史徐瓚訓導范仲斌進瑞麥  
指揮張楫進嘉禾鉉及御史楊東又進鹽花禮臣李時  
再請表賀仲斌等不足道而鉉瓚東皆職司風紀時典  
掌三禮乃罔上欺君壞風傷政此小臣所以撫膺流涕  
而不能已于言也若不嚴加禁遏誠恐此風漸長上下

明通鑑卷五十五

十二

相蒙甚非國家之福疏入上責其妄言謂時春所責大  
臣科道不言彼必有讜言善策令條具以聞時春皇恐  
引咎未對論趣之于是時春復上言今之務最大者有  
四最急者有三最大者曰崇治本君之喜怒賞罰所自  
出勿以逆心之事為可怒則賞罰大公而天下治曰信  
號令無信一人之言必參之公論毋狃一時之近必稽  
之永遠苟利十而害一則利不必興功百而費半則功  
不必舉如是而天下享安靜之福矣曰廣延訪宜仿古  
人輪對及我朝宣召之制使大臣臺諫侍從各得敷納  
殿陛間羣吏則以其職事召問之曰厲廉恥大臣宜待

以禮取大節畧小過臺諫言是者用之非者寬容之庶  
臣下自愛不敢不勵其最急者曰惜人才凡得罪諸臣  
其才不當棄其過或可原宜沛然發命召還故秩且因  
南郊禮成除謫戍之罪與之更始曰固邊圉敗軍之律  
宜嚴臨陣而逃者裨將得以僂士卒大將得以僂裨將  
總制官得以僂大將則人心震悚而所向用命曰正治  
教請復古冠昏喪祭之禮絕醮祭禱祀之術凡佛老之  
徒敢有假引符籙依托經懺幻化黃白飛昇遐景以干  
冒寵祿者卽賜遣斥則正道修明而民志定上覽之愈  
怒遂下獄掠治黜爲民 丙午給事中孫應奎劾尙書

明通鑑卷五十五

三

方獻夫私其親故大理少卿洗光太常卿彭澤上不聽  
而論獻夫勿辯光等視事如故越日給事中夏言亦劾  
獻夫壞選法徙張璉所惡浙江參政黃卿于陝西而用  
璉所愛之黨以平代之復以邪回之彭澤踰等躐遷太  
常及他所私昵皆有交通賄賂迹上乃令卿等還故官  
于是獻夫及璉皆疏辨上重違二人意復令卿等如前  
擬 是月桂萼翟變皆稱病給事中趙漢請救致仕竝  
及張璉上以大臣進退非所預聞令奪漢俸一月 八  
月甲子免應天太平安慶池州等府被災稅糧 乙丑  
給事中薛甲上言四事其二正習俗以明體統大畧謂

先朝權臣竊柄正氣銷亡至于今日遂成傾危之習如  
劉永昌以武夫劾冢宰張濶以軍餘劾勛臣下凌上替  
不知所止願存廉遠堂高之義俾小人不得肆攻訐章  
下吏部獻夫請從甲言敕都察院嚴禁吏民毋得譁張  
亂政竝飭兩京給事御史及天下撫院官論事先大體  
毋責小疵當是時上方欲廣耳目周知百僚情偽得獻  
夫議不憚報罷于是給事中饒秀劾甲阿附自劉永昌  
後言官未聞議大臣獨夏言孫應奎趙漢議及璉獻夫  
耳漢已蒙詰譴言應奎所奏皆用人行政之失甲乃指  
爲毛舉細故而頌大臣不已勛臣貪縱亦不欲人言指

明通鑑卷五十五

古

張濶所 必使大臣橫行羣臣緘口萬一有逆人廁其間  
奈何奏入上心善其言下吏部再議甲具疏自明上惡  
其不俟部奏命削二官出之外吏部謂甲已處分不復  
更議上責令置對停獻夫俸一月 壬午免江西被災  
稅糧 甲申命撤故少保姚廣孝配享太廟先是上諭  
輔臣曰廖道南嘗言姚廣孝不宜配享太廟夫廣孝在  
我皇祖太宗時建功立事配享已久不宜遽更但廣孝  
係釋氏之徒使同諸功臣竝食于德祖太祖之側恐猶  
未安令禮部詳議至是尙書李時及閣臣張璉桂萼等  
議以廣孝功業加以厚秩賜以顯爵亦足酬其勞矣若

削髮披緇沾榮俎豆則非所宜如聖諭即行撤去移祀于大興隆寺每歲春秋致祭上從之仍命告于皇祖太宗以行 九月辛卯都御史汪鉉言西北沿邊如甘肅甯夏延綏大同宣府等鎮每鎮官軍不下六七萬人又設墩臺城堡守禦之計似無不周然每當寇入官軍損傷動以千計其故何也蓋墩臺初無遏截之兵徒為瞭望之所而城堡又多不備所執兵器不能及遠往往覆敗臣前所進佛郎機銃小如二十斤以下遠可六百步者則用之墩臺每墩一銃以三人守之大如七十斤以上遠可五里者則用之城堡每堡三銃以十人守之

明通鑑卷五十五

五

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維遠近相應足以收不戰之功然後按一鎮之軍士覈其墩堡守禦之數十用其一已有餘裕分撥指揮千百戶等官管領仍行巡按御史巡視稽考餘軍悉以屯田仍十取其一更番操備于鎮城則不必調客兵而常額之士且十可九耕不必出內帑開鹽利而屯田之入歲可數十萬疏入上嘉其籌邊之善命戶兵二部議行之 壬辰給事中高金請黜真人邵元節元節封真人見五年畧言陛下革姚廣孝之配享以其為釋氏之徒也大聖人之崇正黜邪如此豈意有所謂真人邵元節者談蒙殊恩以為聖治累邪夫元節一

道家流耳因真人李元晟之請而波及之縱使二人有陰翊皇度之功酬之金帛足矣豈可既贈其師而賜之祭葬復榮其身而使之衣紫腰玉乎臣以為廣孝不可配享于太廟則二人亦不可爵祿于聖朝疏入上怒令錦衣衛逮問元節令安心供修本教 詔裁革雲南垣守太監從巡按御史毛鳳詔之請也鳳詔言填守中官本非洪武永樂舊制擾害地方日甚一日近陛下明見萬里取回太監杜唐番民歡頌有如更生更乞悉追復祖宗舊制將續差太監停止以甦邊徼之民疏下兵部議覆雲南自古羈縻之地本係以夷治夷近年用兵軍

明通鑑卷五十五

六

民受害省官節用正為今日之急務宜如御史議革之便從之 乙未免南畿被災秋糧 是月方獻夫致仕獻夫累被劾不自得兩疏引疾報許之然猶虛吏部尚書位以待云 冬十月丁巳朔禮部奏宮中應行事宜及講女訓儀注初上諭翰林院撮諸書關女教者撰為詩言進呈以備宮中誦咏又命將仁孝文皇后內訓及聖母章聖皇太后所撰女訓通行翰林院講讀官每月撰成直解各三章仍引經傳及高皇后傳內事實互證事取簡明以便女官記誦因定每月逢六之期女官進講三次皇后率妃夫人于坤甯宮聽講並具儀注上之

報可 辛未上以更定郊制命大學士張璠會禮部尙書李時等纂輯成書璠議錄禮文規制及詔書不必祿以臣下之奏上謂此事廷議再三不書臣下議論無以示將來乃定編爲三冊首載神位禮器壇制祝詞樂舞儀注之類二三兩冊則備書年月日敕諭及大小官員章奏以張璠爲正總裁官又陞夏言爲翰林院侍講學士爲纂修官之首 更製園丘壇成親視于文華殿召閣臣張璠同視尋敕禮部上大祀園丘儀注卽以本年冬至舉行定名園丘壇殿曰皇穹宇又手敕璠等北郊及東西郊以次告成皆及明年夏致祭之期 是月

明通鑑卷五十五

七

陞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鋌爲兵部尙書提督團營仍管院事 十一月癸巳上因更定祀典命儒臣纂輯成書乃諭大學士張璠以次裁定纂入書中璠因言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叔梁紇乃孔子之父顏路曾皙孔鯉乃顏曾子思之父今三人配享庠庭紇及諸父從祀兩廡效異紇祀殿西非從祀此誤也原聖賢之心豈安請于大成殿後別立室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之上以爲然因言聖人尊天與尊親同今籩豆十二牲用犢全用祀天儀亦非正禮其謚號章服悉宜改正命禮部會翰林諸臣議編修徐階以爲不可改上怒謫階官乃御製正孔子

祀典說宣付史館張璠因作正孔子廟祀典或問奏之上以爲議論詳正并令禮部集議御史黎貫等言太祖初正祀典天下嶽瀆諸神皆去其號惟先師孔子如故良有深意陛下疑孔子之祀上擬祀天之禮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雖擬諸天亦不爲過自唐尊孔子爲文宣王已用天子禮樂宋儒皆無異詞其辨孔子不當稱王者止元吳澄一人而已伏望博考羣言務求至當時貫疏中言莫尊于天地亦莫尊于父師陛下敬天尊親不應獨疑孔子王號爲僭上因大怒疑貫借此以斥其追尊皇考之非詆爲好惡下法司會訊褫

明通鑑卷五十五

末

其職給事中王汝梅等亦極言不宜去王號上皆斥爲謬論于是禮部會諸臣議人以聖人爲至聖人以孔子爲至宋真宗稱孔子爲至聖其意已備今宜于孔子神位題至聖先師孔子去其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改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其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左邱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不復稱公侯伯遵太祖首定南京國子監規制製木爲神主其塑像卽令屏撤春秋祭祀遵國初舊制十籩十豆天下各學八籩八豆樂舞止六佾至從祀之賢不可不考其得

失申黨即申棖釐去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  
 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罷祀林放蘧  
 瑗盧植鄭眾鄭元服虔范甯各祀于其鄉后蒼王通歐  
 陽修胡瑗宜增入命悉如議行行人薛侃議進陸九淵  
 從祀上亦從之于時兩廡從祀凡九十一人而敕天下  
 學官別建啟聖公祠春秋祭祀與文廟同日遂為定制  
 辛丑頒示天下致異更定文廟祀典及從祀先賢先儒  
 人名俱詳明史禮志而三編質實尤詳

明通鑑卷五十五

三編發明曰自唐以後加孔子號為文宣王蓋亦不  
 免史遷作世家之見張璠請更正祀典改稱至聖先  
 師其議頗當乃黎貫輩狃于聞見猶引祖制相爭豈  
 知孔子以布衣為萬世師欲尊孔子固不繫王號之  
 追崇璠以議禮見寵恣睢政府伐異黨同為世所詬  
 病其人固不足取若更定孔廟祀典之議史冊具在  
 又豈可以人廢言哉

甲辰上視牲于南郊致異自建文元年後皆以正月南  
 郊之前一月視牲蓋太祖初制如  
 此實錄是年禮部所上儀注係前期十日大明會典同  
 又稽之明史禮志嘉靖十一年更定冬夏至祈穀俱祭  
 前五日視牲而九年初定分祭視牲于甲辰正祀在已  
 酉則亦前五日或禮部所上帝自更之至十一年遂定  
 以為例耳 己酉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禮成大赦頒詔  
 于天下 十二月丁巳免湖廣武昌等各府衛被災秋

明通鑑卷五十五

糧 是月工部尚書章拯致仕先是上命桂萼等覈巡  
 撫去留召河南巡撫蔣瑤還至是拯去遂以瑤代之  
 十年春正月辛卯祈穀于大祀殿奉太祖太宗並配禮  
 畢上心終以為未當諭張璠曰自古惟以祖配天今二  
 祖並配決不可法後世嗣後大報與祈穀俱奉太祖配  
 明年遂行之 甲午更定庶祀遂祀德祖初太祖定庶  
 祀孟春特享羣廟各南向三時祭于德祖廟序用昭穆  
 後罷特享四孟歲暮俱以昭穆序北京既建庶制一如  
 南京及憲宗升祔則德懿熙仁四祖太祖太宗及仁宣  
 英三宗九室已備用禮官議祀懿祖孝武繼祔復祀熙  
 仁二祖獨德祖以始祖不祧每時享太祖位猶東向上  
 以太祖不得正南向之位乃于九年春復行特享禮令  
 祠官于殿內設帷幄如九廟位皆南向各奠獻如儀至  
 是更定遂遷德祖主于祧廟奉太祖主于殿正中七宗  
 以序進遷于是太祖始正南向位而德祖不復與時享  
 矣丁酉上詣太廟行特享禮致異明史本紀是月甲午  
 據實錄甲午乃祭告之日丁酉乃特享之日證之禮官  
 所上儀注定以正月初九日祭告謂告于太祖及德祖  
 也是日遂遷德祖主于祧廟奉太祖主于殿正中  
 中擇于十二日行特享禮甲午乃是月九日丁酉十二  
 日致之明史禮志亦云丁酉帝詣太廟 乙巳桂萼致  
 行特享禮與實錄同今據而分書之 任萼初銳意功名勇于任事不恤物議驟被摧抑氣為



之懾再入閣不敢復放恣居數月屢引疾上輒優旨慰留至是始得請歸卒于家 二月甲子以甘露降顯陵祭告世廟 丁卯上親祀歷代帝王于文華殿初洪武定制每歲郊祀以歷代帝王祔祭于大祀殿上更定郊制罷之令建歷代帝王廟于都城西歲以春秋致祭至是廟尙未成權于文華殿行之 甲戌免廬鳳淮揚四府被災秋糧 庚辰上親祀大明于朝日壇 壬午賜閣臣張璉名曰孚敬璉自以名嫌御諱屢請改之至是始更名竝字曰茂恭御書四大字賜焉在壬午明史本紀作壬申而敘次乃在甲戌下蓋申字之誤也今据實錄刊正 三月丙申寇犯甘肅

明通鑑卷五十五

三

掠莊浪甘州丁酉又犯大同 戊申罷四川填守中官是時分守四川太監閻良貪縱不法巡按御史邱道隆劾其贓罪因請罷遣內臣以恤民瘼下兵部議覆從之 是月兵部尙書李承勛卒承勛代胡世甯主兵部兼督團營時言官攻張璉桂萼黨竝及承勛承勛連章求退輒溫旨留之中官出鎮者率暴橫承勛因諫官李鳳毛等言先後裁二十七人又革錦衣官五百人監局冒役數千人獨御馬監未汰復因給事中田秋奏多所裁減而請以騰驤四衛歸兵部覈其詭冒者上皆從之是春大風晝晦上憂邊事承勛言去歲水合敵騎盡入河

套延甯固原皆宜警備又言襲河西患土爾番今額布訥又深入兩寇雲擾孤危益甚套寇出入竝經莊浪急宜繕塞設險斷臂截踵使不得相合烏梁海逼近京師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傲而交趾世子流寓老撾皆足為患惟急用人理財以固邊鄙上嘉納之承勛沈毅有大畧上所信任自輔臣外惟世甯承勛有大事輒咨訪之世甯卒半歲至是承勛亦卒上深嗟悼贈少保賜諡康愨 夏四月丁巳皇后親蠶于西苑先是禮臣言去歲皇后躬行采桑已足風厲天下今先蠶壇殿工未畢宜且遣官行禮上初不可令如舊行已而以皇后出入

明通鑑卷五十五

三

不便命改築壇于西苑壇之東為采桑臺臺東為具服殿北為蠶室左右為廂房其後為從室以居蠶婦設蠶官署于宮左令一員丞二員擇內臣謹恪者為之至是遂于西苑行禮上謂親耕無賀此安得賀第行叩頭禮女樂第供宴勿前導 甲子禘于太廟初上以禘祫義詢輔臣張孚敬令與夏言議言撰禘義一篇獻之大意謂自漢以下譜牒雜稽欲如虞夏之禘黃帝商周之禘帝嚳不能盡合謹推明古禮采酌先儒精微之論宜為虛位以祀上深然之會中允廖道南謂朱氏為顛頊裔請以太祖實錄為據禘顛頊遂以道南竝言疏俱下禮

訪會官詳議議者皆謂稱虛位則茫昧無據尊顯頊則世遠難稽高皇帝既正始祖之位當禘德祖為正上意主虛位令再議而言復抗論禘德祖有四可疑且言今所定太祖為太廟中之始祖非王者立始祖廟之始祖上竝下其章諸臣乃請設虛位以禘皇初祖南向奉太祖配西向禮臣因言大禮既歲舉大禘請三歲一行庶疏數適宜上自為文告皇祖定丙辛歲一行敕禮部具儀擇日至是行之 復以王時中為兵部尚書 五月壬子始祀皇地祇于方澤名其壇殿曰皇祇室 是月以夏春不雨命順天府祈禱並敕羣臣修省三日 六

明通鑑卷五十五

志

月丁巳雷震德勝門癸亥雷震午門諭羣臣修省三日仍御製祝文行露告禮于殿陛改撰實錄作癸丑乃五月之後誤也明史五行志作癸亥三編亦據書于是年六月 閏月戊子免山東濟南等府被災稅糧 己丑詔求開國功臣常遇春李文忠湯和鄧愈後襲封時劉基裔孫瑜已襲處州衛指揮使吏部上其名竝命起送至京 革填守浙江兩廣湖廣福建及獨石萬全永甯填守中官時上以次裁革填守太監于是給事中張潤身劾奏填守鎮江等處太監鄧文等及分守獨石等處田霖等凡七人遂有是命 庚寅都察院歷事監生詹啓初奏吏部侍郎徐緒徇私

納賄事上以糾察所歷衙門奸弊乃歷事監生之本職宜行都察院從公勘實以聞都察院汪鉉等具上其欺罔狀得旨擬罪至是啓復發緝通賄事詞連員外吳道南郎中伍餘福等竝下都察院會有人投牘于大學士張孚敬之門孚敬發之乃緝行賄于孚敬者遂封奏之上怒諭厥密訪會官廷鞫于是法司問成緝賄孚敬事而以啓挾私妄訐宜竝擬罪上先入孚敬言不許降調道南餘福俱外任而貫啓勿論 丙申陝西西安等府大旱總制尚書王瓊請發倉粟庫銀振之竝免被災州縣夏稅 乙巳彗星見于東井芒長尺餘指西南庚

明通鑑卷五十五

志

戊彗掃軒轅第一星芒漸長至翼長七尺餘東北掃天樽入太微垣久之始斂 辛亥敕羣臣修省以來月二日為始俱青衣視事至沒而止是時彗見凡二十四日是月前少傅大學士謝遷卒年八十有三謚文正 秋七月癸丑上以陝西旱甚益發帑金三十萬遣侍郎葉相往振之 戊午張孚敬罷詹事夏言恃上眷數以事訐孚敬孚敬銜之未有以發會行人司正薛侃上疏言祖宗分封子弟必留一人京師司香有事居守或代行祭享列聖相承莫之或改自正德間逆瑾懷貳始悉令就封乞稽舊典擇親藩賢者居京師慎選正人輔導

以待它日皇嗣之生此宗社大計屬稿定以示太常卿彭澤澤與侃及言皆同年生而澤附乎敬知乎敬方欲傾言因默計上方祈嗣侃所言觸上諱必與大獄誣言同謀可禍也給侃稿示乎敬因報侃曰張公甚稱善此國家大事當從中贊之與為期趣之上乎敬乃先錄侃稟以進謂出于言請勿先發以待疏至上許之及侃疏上上果震怒下獄廷鞫究交通主使者拷掠備至侃獨自承累日獄不具澤挑使引言侃瞑目曰疏我自具趣我上者爾也爾謂張少傅許助之言何預都御史汪鉉欲坐言主使言拍案大罵幾欲歐之給事中孫應奎曹

明通鑑卷五十五

美

汴乃揖乎敬令迴避乎敬怒遂疏聞詔下言竝應奎汴于獄命郭勛翟變及司禮中官會廷臣推鞫再三侃疏實出已意澤誣以言所引皆無證上乃釋言等出乎敬密疏二示廷臣斥其悖罔于是上頗不直乎敬會御史譚繼端廷赦唐愈賢交章劾之乃聽致仕侃黜為民澤論成獨贊言勿問攷異事見明史張璠及薛侃傳三編乎敬令避證之實錄蓋避夏言也時在鉉欲坐言主使言大詈罵幾欲歐之故應奎等揖乎敬告以歐鉉將竝及乎敬也明史侃傳脫此數語上下文氣不屬今據實錄叙入乎敬致仕下辛巳鄭王厚烷獻白雀二上命薦之宗廟獻之兩宮傳示廷臣多有獻白雀頌賦者是月召方獻夫還獻夫疏辭舉梁材

汪鉉王廷相自代不允遣行人蔡駿趣之 八月癸未上親祀夜明于夕月壇 丁酉免揚州淮安旱蝗稅糧 戊戌謫前吏部郎中夏良勝于極邊衛充軍初良勝既黜為民乃撮其部中章奏名曰銓司存稿凡議禮諸疏具在為讐家所發凡兩下獄三年不決至是御史秦武始具以進法司會錦衣衛論杖當贖上以為輕特旨謫戍遼東三萬衛踰五年卒于戍所隆慶初贈太常卿 辛丑改安陸州曰承天府先是有請建京師于安陸者下禮部議以京師之建于典禮無據太祖發祥濠州改州為府核之安陸事體相同宜升為府治上乃更定

明通鑑卷五十五

美

府名又設鍾祥縣為府治 甲辰總制三邊王瓊等奏甘露降于固原上之命薦之內殿獻兩宮 乙巳免山西太原等府旱災稅糧 九月丙辰罷南京郊祀初上命修輯郊社諸壇未成南京太常寺卿黃芳等言天地社稷山川既統祀于京師其在南京者可弗舉也若有時祭告及災變修理等事因事行之亦非常祭之比宜祭告孝陵及山川諸神不必備物酒醴脯醢而已上以為然遂罷之 乙丑修葺西苑官殿成特設成祖位祭之先是上率閣臣尙書及侍郎夏言等同往西苑視工遂御幽風亭召羣臣親親收穫因諭曰西苑乃我文祖

臨御之地宜設位致祭其令禮部具儀擇日以聞至是行之祭畢行落成禮宴羣臣于西苑 丙寅以禮部尚書李時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初張孚敬桂萼在閣與費宏楊一清等相傾軋不已萼先卒孚敬尋罷翟燾獨秉政者兩月至是時入二人皆遜順無齟齬政府稍甯 壬申御無逸殿命閣臣進講無逸及幽風七月篇武定侯郭勛及九卿翰林俱侍講講畢宴儒臣于幽風亭 是月戶部尚書梁材以憂去改刑部尚書許讚代之又改兵尚王時中于刑部 以夏言為禮部尚書代李時也時士大夫多惡張孚敬恃言抗之言既以開敏

明通鑑卷五十五

三

結主知又折節士大夫得聲譽朝廷制作一出于言閣臣取充位而已 手敕召王瓊還以主吏部乏人也先是葉相奉詔督陝西振事已而有疾上召閣臣翟燾李時于西苑問誰可代相者時舉劉天和樊舉徐瓚上曰唐龍何如皆頓首曰善已復諭曰吏部事重龍既去朕欲用王瓊為吏部尚書即以龍代瓊為總制何如復頓首曰善遂陞龍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兼理振事國史本紀系葉相振陝西于七月三日也證之實錄則龍始以吏部侍郎往及上欲召王瓊還乃陞龍尚書代之相之引疾龍之奉詔皆非同月事今 九月召十二月至京視事也今茲彙記于授龍總制之

下 冬十月甲申詔罷改遷陵寢之議是時議遷顯陵者數輩至有謂上震位久虛歸咎于陵寢者上令廷臣會議尚書夏言力陳其不可且請自後有妄議遷陵者罪之會有湖廣聽選官黃惟臣等數奏遷陵上廉得其情有所希冀乃命錦衣衛逮送法司拷訊自是議始息 乙酉寇犯大同以六萬餘騎驟至應朔二州告急詔填巡守官悉力禦之 是月帝社帝稷壇成初上欲建雩壇于南城既以南城乃游觀之地非祭天所宜因欲于奉天殿丹陛上行大雩禮尚書夏言言按左傳龍見而雩蓋已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為百穀祈膏

明通鑑卷五十五

三

雨也月令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通典曰巳月雩五方上帝其壇名雩祭于南郊之傍先臣邱濬亦謂天子于郊天之外別為壇以祈雨濬意蓋欲于郊傍擇地為雩壇孟夏後行禮臣以為孟春既祈穀矣苟自二月至四月雨暘時若則大雩之祭可遣官攝行如雨澤愆期則陛下躬行禱祀從之至是建崇雩壇于圜丘壇外泰元門之東為制一成歲旱則禱奉太祖配 十一月甲寅祀天于南郊之圜丘 丙辰中允廖道南請更定庶制先是上諭閣臣李時等以宗廟之制父子兄弟同處一堂于禮非宜

太宗以下皆宜立專廟南向尙書夏言奏太廟兩傍隙地無幾宗廟重祀始謀宜慎未報至是道南言太宗以下宜各建特廟于兩廡之地有都官以統廟不必各爲門垣有夾室以藏主不必更爲寢廟第使列聖各得全其所尊皇上躬行禮于太祖之廟餘遣親臣代獻如古諸侯助祭之禮上悅命會議言等言太廟地勢有限恐不能容小其規模又不合古禮且使各廟既成陛下徧歷羣廟非但筋力不逮而日力亦有不給若以代獻而言古諸侯多同姓之臣今陪祀執事者可擬古諸侯之助祭者乎先臣邱濬謂宜間日祭一廟歷十四日而徧

明通鑑卷五十五

五

此蓋無所處而強爲之說耳若以九廟一堂嫌于混同請以木爲黃屋如廟廷之制依廟數設之又設帷幄于其中亦足以展尊尊之敬矣議上不報 戊辰免陝西被災秋糧 丁丑召張孚敬復入閣時夏言益用事李時翟變在閣未幾方獻夫復入乎敬亦不能專恣如曩時矣國朝召孚敬在是年冬月還朝在明年三月今據明史本紀 是月召原任左都御史王憲爲兵部尙書代王時中也 十二月戊子下監察御史喻希禮石金于錦衣衛獄時上方修醮所嗣設壇于欽安殿令文武大臣日輪一員進香行禮後二日上親詣壇行禮尙書夏言等請照例遣官不許于

是禮部侍郎顧鼎臣湛若水皆以爲言不報至是希禮上言陛下祈嗣禮成瑞雪遂降臣以爲召和致祥不盡于此往者大赦今歲免刑臣民盡沾惠澤獨議禮議獄得罪諸臣遠戍邊徼乞量移近地或特賜赦免和氣薰蒸前星目耀上大怒曰謂朕罪諸臣致遲嗣續耶所司參議以聞議未上金亦言陛下下一日萬幾經理勞瘁何若中涵太虛物來順應凡人才之用舍政事之敷施始以九卿之詳度繼以內閣之咨謀其弗協于中者付諸臺諫之公論陛下恭默凝神挈其綱領使精神內蘊根本純固則百斯男之慶自不期而至王守仁首平逆藩

明通鑑卷五十五

五

繼靖巨寇乃因疑謗泯其前勞大禮大獄諸臣久膺流竄困鬱既久物故已多望錄守仁功寬諸臣罪則太和之氣塞宇宙問矣上不悅曰金欲朕勿御萬幾卽古奸臣導其君不親政之意其并察奏夏言等言二人無他賜上益怒下二人詔獄而責言等陳狀伏罪乃宥之二人並謫戍邊衛 丁酉裕享太廟是時罷歲除之祭以冬季中旬行大禘禮設德祖位于太廟正中南向懿祖而下以次東西向 是冬泮泮河決巡按御史傅漢臣言泮泮流經大名故所築二堤衝敗宜修復如舊乃命撫按官會議其明年赦太僕卿何棟往治之棟言河發

渾源州會諸山之水東趨真定由晉州紫城口之南入甯晉泊會衛河入海此故道也晉州西高南下因衝紫城東溢而東鹿深州諸處遂為巨浸今宜起藁城張村至晉州故堤築十八里高三丈廣十之植椿榆諸樹乃濬河身三十餘里導之南行使歸故道則順天真保諸郡水患俱平矣又用郎中徐元祉言于真定濬滹沱河以保城池又導東鹿武強河間獻縣諸水循滹沱以出皆從之自後數十年水頗戢無大害

十一年春正月己巳免四川被災稅糧 辛未祈穀于圖丘上既罷二祖竝配之制尋親製祭文更定儀注改

明通鑑卷五十五

三

用驚蟄節禮視大祀少殺不設從壇不燔柴著為定式至是將行會上躬有疾乃命武定侯郭勛攝事于是給事中葉洪言祈穀大報名雖不同其為郊一也祖宗以來無不親郊成化宏治間或有他故甯展至三月不宜攝行已而主事趙文華亦言勛武臣不宜代祭疏入奪文華俸五月 甲戌振保定河間饑 二月庚辰朔上疾有瘳始視朝先是武定侯郭勛以上體已平請于顯靈宮建醮祝釐上嘉其忠愛許之于是閣臣李時等以聖嗣未降請上自製祝文遣廷臣詣岳鎮名山祈禱上命武定侯郭勛等詣地祇壇行禮仍望祭天下山川復

擇日卜筮于太廟 戊戌免湖廣武昌等十二府旱災稅糧 三月癸亥寇犯延綏先是小王子求通貢未得朝命邊擁十萬騎入寇總制唐龍欲從其請上怒其桀驁不許命兵部亟議往勦時兵部尚書王憲等集廷議上平戎十一事詔依擬行之 戊辰賜林大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辛卯續封開國功臣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後皆為侯 致異據實錄遇春後封懷遠侯文忠後封臨淮侯愈後封定遠侯和後封靈璧侯于是開平岐陽南河東陝四王皆延世緒又遇春八世孫世振文忠七世孫性愈六世孫繼坤和六世孫紹宗皆見明史功臣表中 癸巳太白晝見 是月諭吏部用人兼取三途自進士外如有舉人歲貢才能卓

明通鑑卷五十五

三

異者皆行取以備科道官之選新進士授職者皆遵舊制習知民事俟有年勞始如例行取選用著為令 五月戊午夏至祀皇地祇于方澤遣武定侯郭勛攝事二郊之攝自此始也 丙子方獻夫入閣先是獻夫被召潛入廣州之西樵山以疾固辭使命再至乃就道至是命以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六月壬午免順天河間保定等府被災秋糧並發太倉庫銀二千兩振之 甲申封故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瑜為誠意伯予誥券世襲 秋七月戊辰免南直隸應天太平等府被災夏稅 是月遣工部郎中徐元祉往振河間保定

元祉因上言地方之災由于河患河本以洩水今反下壅淀本以瀦水今反上溢故畿輔常苦水順天利害相半真定利多于害保定害多于利河間全受其害弘正間管築長堤排決口旋即潰敗今惟疏濬可施其策凡六一濬本河俾河身寬遠九河自山西來者南合滹沱而不侵真定詣郡北合白溝而不侵保定詣郡此第一義也一濬支河令九河之流經大清河從紫城口入經文都村從涅榮口入經白洋淀從蘭家口入經章哥窪從楊村河入直遂以納細流水力分矣一濬決河九河安流時本支二河可受遇漲則岸口四衝宜每衝量存

明通鑑卷五十五

三

一口復濬令合成一渠以殺湍急備淫溢一濬淀河令淀淀相通達于本支二河使下有所洩一濬淤河九河東逝悉由故道高者下下者通占據曲防者抵罪一濬下河九河一出青縣一出丁字沽二流相匝于苑家口故施工必自苑家口始漸有成效然後次第舉行庶減諸郡水害上嘉納之 吏部尚書王瓊卒瓊之召長吏部也南京御史馬墩等十人力詆爲先朝遺奸上大怒下墩等詔獄慰諭瓊至是卒贈太師謚恭襄當正嘉間瓊與彭澤竝有才畧中傷不已亦迭爲進退而瓊險峻公論尤不孛然在本兵時功多而其督三邊也人以比

楊一清云初方獻夫去上虛吏部以待者一年洎獻夫初辭不赴乃召瓊瓊病會獻夫入閣上令署吏部至是瓊卒乃詔獻夫以內閣掌部事 八月己卯彗星見東井芒長丈餘東北行歷天津掃太微垣及角宿天門漸長至丈餘凡一百十有五日乃滅 戊子以星變敕羣臣修省禮部請敕百官素服辦事三日仍通行九卿六科十三道條時政得失以聞 政異明史本紀書是月戊子據下詔修省之日也證之明史五行志及實錄 甲午庶代帝王廟成上躬祭于廟 辛丑張孚敬罷先是上以星變心疑大臣擅政孚敬因求罷猶慰留之至是給事中魏良弼引古占書

明通鑑卷五十五

三

言彗晨見東方君臣爭明彗字出井姦臣在側因劾孚敬專橫竊威福致妖星示異亟宜罷黜孚敬疏辨言良弼以濫舉京營官奪俸由臣擬旨遂挾私報復坐臣專權夫臣爲皇上守法顧來專權之毀而人之曲法媚人者乃獲稱情之譽臣恐自是効忠無地矣于是給事中秦鰲劾孚敬強辨飾奸言官論列輒文致其罪擬旨不密引以自歸明示中外若天子權在其掌握臣愚以爲不去孚敬天意終不可得而回也上是鰲言令孚敬陳狀遂准致仕去尚書李時請給廩隸敕書不許再請乃聽馳傳歸 是月河決魚臺總督河道御史戴時宗請

委魚臺爲受水之地言河東北岸與運道鄰惟西南流者一由孫家渡出壽州一由渦河口出懷遠一由趙皮寨出桃源一由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往年四道俱塞全河南奔故豐沛曹單魚臺以次受害今患獨鍾于魚臺宜棄以受水因而道之使入昭陽湖過新開河出留城金溝境山乃易爲力至塞河四道惟渦河經祖陵未敢輕舉其三支河頗存故迹宜乘魚臺壅塞令開封河夫捲埽填堤逼使河水分流則魚臺水勢漸減俟水落畢工并前三河共爲四道以分洩之河患可已詔下工部會廷臣議之 九月丁巳振陝西饑 侍讀學士吳

明通鑑卷五十五

美

惠郭維藩進講經筵既退上諭輔臣李時等曰惠言省無益之費停得已之役維藩言去操切更張之弊務消厚寬大之體者云何卿等可以朕意問之可補救時宜者令條列以對于是惠疏言方今民窮財竭而宮殿興作不已采木燒磚大爲川廣蘇松之患此宜停罷各省歲辦物料敕有司准以折色解京從宜置辦毋使民困于徵解之苦此宜節省且自鹽法沮壞糧草改折諸邊積貯空虛宜減價惠商疏通餘鹽其輸邊糧草可仍復本色以爲足國經久之計維藩疏言今士風漸漓一切好更張以取聲譽以講張爲變通安靜爲迂腐嚴急爲

才幹寬厚爲無能好惡任情不以爲恥此則俗薄而政靡非細故也宜申飭臣工崇本實修職業毋徇操切之論求人過甚立法太嚴以養成渇厚寬大之體且請復庶吉士之選以育人才停選貢之條以疏壅滯疏入俱報聞二臣頗有所指切上亦不罪也 庚申上以星變召見輔臣李時等于文華西室諭以引咎修省之意因從容語及人才上曰過猶不及時等乃退而條三事上一曰務安靜所謂安靜者非無所事事也虞廷之上不廢都兪方今議事之臣倘如聖諭中正可行者有何不可惟其用心過當務求勝人言利未必可與言弊未

明通鑑卷五十五

美

必可革至使在職者搖奪奉行者觀望一旦事出倉猝靡所適從爲害非細宜敕羣僚遵守舊章各安職守勿過論以爲高勿趨利以干進則政本清而天下之治成矣二曰惜人才惟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要在包容教育以適于用耳近日謫降諸臣有生于朴忠發于狂直者跡雖難看情在可原宜舍短取長敕吏部量加甄錄責以後效則人無棄才而政事畢舉矣三曰慎刑獄刑獄出入民命攸關近日刑官不守律例任意出入欲遠嫌疑而以深刻自明承望風旨而以鍛煉求合事干證佐沈滯經年展轉駁查求其罅隙或罪本不大而重



泰兩請或事實無干而羅織逮繫至于外省問刑衙門  
箠楚任其喜怒冤抑至于垂亾傷和召災莫此為甚乞  
敕法司痛革前弊當平反者勿以輕出為嫌涉觀望者  
止照律例議擬眾證明白不必駁查勘報稽遲指名參  
究如此則欽恤之仁達于窮巷而災沴可弭矣疏入上  
嘉納之 丁卯免廬鳳淮揚四府滁和徐三州被災稅  
糧 是月以汪鉉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都給事中  
魏良弼劾鉉貪恣邪佞不宜處以銓衡重任工科給事  
中葉洪亦乞罷鉉上方嚮用鉉于是良弼洪俱各奪俸  
半年召前都御史聶賢為工部尚書巡撫順天副都御

明通鑑卷五十五

三

史王大用為右都御史 冬十月甲申復考選庶吉士  
例先是大學士方獻夫言館職缺員請下兩京科道部  
屬推補大學士李時以舉薦未必公宜如考選庶吉士  
例凡各衙門所舉者臣等會同吏部試之內閣報可尋  
諭于新進士未選者自年三十五以下悉令就試時等  
選取進士錢亮等凡二十一人以聞上閱卷彌封姓名  
疑有私遂報罷已而編修程文德疏請試于文華殿上  
自裁定上曰朕既委之輔臣及吏禮二部又何以親臨  
為復命時等覆考得進士呂懷等二十一人奏改翰林  
院庶吉士從之自張璉建議諸庶吉士皆除部屬知縣

遂停考選庶吉士例至是始一行之 下翰林院編修  
遂甯楊名于詔獄先是名以星變應詔陳言謂上喜怒  
失中用舍不當語甚切直上銜之而荅旨褒其納忠令  
盡言無隱至是名再上疏言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  
之表而汪鉉小人之尤也武定侯郭勛奸回險譎太常  
卿陳道濂金贊仁粗鄙酣淫數人者羣情皆曰不當用  
而陛下用之是偏于喜也諸臣建言觸忤者心實可原  
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才為請即荷嘉納而吏部不為  
題覆以虛文塞責夫此得罪諸臣羣情以為當宥而陛  
下不終宥是偏于怒也真人邵元節猥以末術過蒙采

明通鑑卷五十五

三

聽普令設醮內府且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遂至不肖  
之徒有昏夜乞哀出其門者書之史冊後世其將謂何  
凡此皆聖心之稍有所偏者故臣敢抒其狂愚疏入上  
震怒立命錦衣衛執送鎮撫司拷訊鉉疏辨謂名乃楊  
廷和鄉人妄思報復故攻及臣臣蒙上簡用欲一振舉  
朝廷之法而議者輒病臣操切且內閣大臣率務和同  
植黨固位故名敢欺肆至此上深入其言益怒命所司  
窮詰主使名數瀕于死無所承言曾以疏草示同年生  
程文德乃竝文德下獄侍郎黃宗明等數救之先後皆  
下獄法司再擬名罪皆不當上指特詔謫戍邊衛文德

降邊方禱職宗明亦調外任

國明史本紀系之十月

月日也三編系之八月彗星見東井之月類記之耳證

之實錄名兩上疏皆在十月一戊寅一甲申故明書及

通紀皆書之十月 丙戌免山東七十九州縣被灾稅

今並記于甲申下 糧 戊子太白晝見 辛卯免河南歸德祥符等八十

五州縣被灾稅糧 丙申御史郭宏化以星變上疏言

按天文志井居東方其宿為水邇者彗出于井必土木

繁興所致臣聞四川湖廣貴州之采大木者江西浙江

之采雜木者勞頓萬狀而應天蘇松常鎮五府又以成

造大輒民間耗費不貲而窳戶之逃竄者多矣至于廣

東以珠池之役激窮民為盜凡此皆上干天和召星變

明通鑑卷五十五

堯

也請停不急之工罷采木采珠之役則彗滅而前星曜

矣章下戶部尚書許讚等言近以工興采木燒造之役

半天下且五年間凡三采珠物力易殫民困日深宏化

言宜聽上怒曰采珠舊例非朕所增若以前星之曜為

言則朕未立嗣豈以采珠致耶因詰責讚等附和黜宏

化為民詔吏部錮勿用 南京巡按御史松江馮恩上

言彗星之見變不虛生人召之也欲舉時政之得失而

更張之不若舉臣工之邪正而進退之因言大學士李

時小心謙抑應變非長翟燮附勢持祿遇事模稜戶部

尚書許讚雖乏剴斷之才尚無不經之費禮部尚書夏

言多蓄之學不羈之才駕馭任之庶幾救時宰相兵部

尚書王憲剛直不屈通達有為刑部尚書王時中進退

昧幾委靡不振工部尚書趙璜廉介自持制節謹度次

及六部侍郎皆有評論而極論大學士張孚敬方獻夫

都御史汪鉉三人之奸以孚敬為根本之彗鉉為腹心

之彗獻夫為門庭之彗三彗不去百官不和庶政不平

雖欲弭灾不可得矣疏入上大怒立命錦衣官校扭械

來京改恩馬恩上疏與楊名同月皆據實錄日分其實

實錄據其奏 已亥免山西石澤沁絳等二十州縣被

灾稅糧並以河東鹽銀二萬兩振之 是月改工部尚

明通鑑卷五十五

甲

書聶賢為左都御史王大用巡撫右都御史如故 十

一月甲寅巡撫四川都御史宋滄獻白兔上好文飾太

平而彗星連月不滅雖循故事救羣臣言時政然實不

樂聞讜言自楊名馮恩以言事下獄而南京副都御史

萬鏗復應詔陳事勸上黜虛文崇實政亦大怒黜為民

于是滄希旨獻白兔詭稱祥瑞上喜廷臣表賀 庚申

祀天于南郊之園丘 是月改南京戶部尚書秦金為

工部尚書 十二月乙亥免畿內河間真定等府被灾

稅糧 辛巳禘侍讀學士郭維藩職時羣臣表賀白兔

皆有詩歌賦頌上優荅焉維藩以獻賦忤旨遂論黜

己亥免山西蒲解二州被災秋糧仍以河東鹽銀一萬兩及儲庫事例銀振之既異明史十二月己亥免畿內被災稅糧證之實錄則乙亥也又明史稿十二月乙亥振山西饑證之實錄則乙亥也己亥也蓋己乙二字皆因形近而誤今並刊改

明通鑑卷五十五

皇

明通鑑卷五十六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五十六起昭陽大荒落盡柔兆諸離凡四年

世宗肅皇帝

嘉靖十二年春正月甲辰朔下左副都御史王應鵬于獄應鵬以所進章疏遺漏職名上怒令執送鎮撫司拷訊禮科給事中魏良弼言此係失誤況當履端之始不宜以微過繫大臣請示薄罰不聽坐應鵬不敬視職並奪良弼俸半年己御史陳邦敷復為申救謫貴州驛丞丙午河南巡撫都御史吳山獻白鹿禮部請告太廟

明通鑑卷五十六

一

世廟百官表賀自是諸瑞異表賀以為常 丙辰復召張孚敬入閣遣鴻臚寺少卿陳璋趣之 是月免浙江河南被災稅糧 二月丙子始以驚蟄節祈穀于圜丘遣武定侯郭勛攝行 戊寅以巡撫宣府右副都御史劉源清為兵部侍郎總制大同宣府偏關保定等處軍務先是北寇謀屯套內屢犯邊密雲四鎮告急無虛日兵部請簡文武大臣各一員節制宣大等處廷臣疏薦源清故有是命 辛巳土爾番遣人奏三事一請追治前巡撫陳九疇罪一請遣官議和一請歸叛人伊蘭詞多諄謾兵部言土爾番恃通貢益桀驁漸不可長宜傳

諭戒飭但修職貢無妄言然亦卒不能罪也自舍音和  
珊既誅伊蘭復被羈留于是莽蘇爾失其所倚賴勢亦  
漸孤部下各自雄長稱王入貢者多至十五人政權亦  
不一矣 乙酉振雲南饑明史本紀作乙酉明史

稿作已酉證之實錄乙酉是

也己酉乃三月 壬寅寇犯延綏先是北部額布訥卜  
千支非二月 與小王子仇殺逃至西海

兩噶等舊作卜兒孩額布訥 求款于我方下守臣勘議無何小王子之從父行濟農

等即吉囊 掠固原各邊戒嚴不得間乃突出四五萬騎循河南濟

西襲額布訥等二部大破之總制尙書唐龍以聞且言

二部衰敗遠徙西海獲甯請無更議款事濟農等既破

西海旋竊入宣府永甯境大掠而去 是月下南御史

馬恩于獄先是恩至京師下錦衣獄究主使名恩日受

榜掠瀕死者數語卒不變惟言御史宋邦輔嘗過南京

談及朝政暨諸大臣得失遂竝逮邦輔下獄奪職尋復

移之刑部獄上欲坐以上言大臣德政律寘之死尙書

王時中等言恩疏毀譽相半非專頌大臣宜減戍上怒

日恩非專指乎敬三臣也徒以大禮故仇君無上死有

餘罪時中乃欲欺公嚮獄耶遂褫時中職奪侍郎聞淵

俸貶郎中張國維員外郎孫雲極邊雜職而恩竟論死

明通鑑卷五十六 二

恩長子行可年十三伏闕訟寃日夜匍伏長安街見冠  
蓋者過輒攀輿號救終無敢言者時汪鉉已遷掌吏部  
王廷相代為都御史以恩所坐過當疏請寬之不聽比

朝審鉉當主筆東向坐恩獨向闕跪鉉令卒拽之西面

恩起立不屈卒呵之恩怒叱卒卒皆靡鉉曰汝屢上疏

欲殺我我今先殺汝恩叱曰聖天子在上汝為大臣欲

以私怨殺言官邪且此何地而對百僚公言之何無忌

憚也吾死為厲鬼擊汝鉉怒曰汝以廉直自負而獄中

多受人餽遺何也恩曰患難相恤古之義也豈若汝受

金錢鬻官爵邪因歷數其事詆鉉不已鉉益怒推案起

欲毆之恩聲愈厲尙書夏言及廷相引大體為緩解鉉

稍止然猶署情真恩出長安門士民觀者如堵皆嘆曰

是御史非但口如鐵其膝其膽其骨皆鐵也因稱四鐵

御史恩母吳氏擊登聞鼓訟寃不省明史恩事見明

之十一年十月據其上疏之月牽連記之也明史本傳

恩下刑部獄在是年之春則下錦衣獄又在前其逮至

京師當在去年故傳以為明年春下獄也至其免死

已初開經筵 丙辰上幸太學釋奠于先師孔子遣官

祭啟聖公禮畢上御彝倫堂祭酒林文俊等進講畢還  
宮侍講廖道南獻臨雍崇教頌優詔褒荅 夏四月乙  
亥張孚敬至京師 己卯諭吏部曰部院考察京官及

明通鑑卷五十六 三

科道拾遺事既竣獨科道互相糾劾業有成命今數日未見題請顯有畏附之私宜遵例令兩京十三道六科從實互舉以聽去留于是科道官復互糾劾如初是月改聶賢為刑部尚書以南京兵部尚書王廷相為左都御史致異明史七卿表賢以去年九月召為工部尚書十月改左都御史證之實錄皆未赴也賢改左都本代汪鉉而賢實未蒞左都之任故明史傳中以爲王廷相代鉉耳廷相之任左都在四月則治馮恩之獄或先已代署抑或奏請寬免五月乙巳以春久不雨命禮官祈于山川城隍之神 丙辰禮部尚書夏言等言古者大雩之祀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蓋假聲容之和以宣陰陽之氣請于三獻禮成之後九奏樂止之

明通鑑卷五十六

四

時樂奏雲門之舞仍命儒臣括雲漢詩詞制雲門一曲使文武舞士竝舞而合歌之蓋雲門者帝堯之樂周官以祀天神取雲出天氣雨出地氣也因上其儀視所穀禮又言大雩乃祀天禱雨之祭凡遇亢旱則禮部于春末請行之詔用仲夏之吉令欽天監擇日以請餘如議六月辛巳彗星見五車芒長五尺餘尾指西南越日大學士張孚敬以星變請避位不許壬辰詔羣臣修省己亥彗掃大陵及天大將軍芒長丈餘 秋七月甲寅彗掃閣道犯騰蛇至八月二十八日而沒 是月起服闋詹事霍韜為吏部右侍郎仍兼翰林院學士 八

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己丑皇弟一子生乙未頒詔天下大赦惟大禮大獄得罪者及建言諸臣馮恩等皆不原致異明史書乙未據下詔之日也丁酉京師地震九月庚戌廣東巢賊亂糾眾攻城劫庫殺人積年官軍不能制至是提督侍郎陶諧調兵分道進剿破其巢寨一百二十斬三千八百人遂平之 丁巳復召前兵部侍郎黃宗明為禮部右侍郎宗明以論救楊名調外至是廷推禮侍凡三上皆不用尋特旨以宗明任之冬十月乙亥大同兵變殺總兵官李瑾先是小王子屯大同塞外瑾督役浚濠急役卒王福勝王保等數十人

明通鑑卷五十六

五

鼓譟殺瑾因焚巡撫潘倣署恣虜掠代王聞變奔宣府之西城倣新任倉卒不知所為乃以瑾激變聞廷議發兵尚書王憲請以撫勦事宜責之填巡官俾之便宜從事上曰逆軍蔑視國法屢肆叛亂罪不容誅乃詔總督劉源清會總兵官邵永討之以都督僉事曾綱代理趣之行倣屢上疏為叛卒乞命為都給事曾沐所劾其官以江西布政司參政樊繼祖為僉都御史代倣致異明史本紀是月乙亥大同兵變蓋據殺李瑾之日分也實錄系之庚辰據奏至之日分也據原奏殺李瑾在是月六日之夜是月庚午朔乙亥正六日也明書亦系之乙亥今日仍據明史本紀書之丙子下建昌侯張延齡于獄初正德間曹祖之死事見正德十年延齡

以太監錢甯等之援獄遂解其後指揮司聰與天文生董景子至謀首其事以脅延齡賄延齡復執聰幽殺之焚其尸聰子昇噤不敢言常憤詈至至慮事發是年九月乃撫聰前奏上之上以昭聖皇太后遇其母蔣太后無加禮方銜張氏得至奏欲坐以謀逆族其家昭聖太后窘迫無所出欲為之請上謝不見使人請不許獄既具大學士張孚敬言延齡守財虜耳何能反若坐謀逆恐傷皇太后心上手救報曰天下者高皇帝之天下孝宗皇帝守高皇帝法卿慮傷伯母心豈不慮傷高孝二帝心邪孚敬復奏曰陛下嗣位時用臣言稱伯母皇太

明通鑑卷五十六

六

后朝臣歸過陛下至今未已茲者大小臣工嘿無一言誠幸太后不得令終以重陛下過耳夫叛逆之獄成當坐族誅昭聖獨非張氏乎陛下何以處此時法司逮延齡及諸奴祿治延齡嘗買沒官田宅造園池僭侈踰制又以私憾殺婢事併發覺竟坐違制殺人論死延齡上疏自明上以延齡罪重責通政司不宜與封進奪通政俸半年竝削昌國公鶴齡爵延齡遂繫獄待決 己卯皇長子薨謚曰哀冲 戊子都御史朱裳代戴時宗總理河道乃條治河二事畧言一塞黃河之口以通運河夫黃河之當殺者有三大支孫家渡趙皮寨梁靖口是

也三支開則河流可去其七其三分自梁靖口迤東由魚臺入運河謂之岔口冬春水涸之時計岔口半月可塞塞則黃河之水資其捍禦則穀亭鎮迤南二百餘里淤者可以及時疏濬矣一借黃河之水以資運河夫黃河自穀亭鎮轉入運河順流而南二日即抵徐州徐州逆流而北四日乃抵穀亭黃河之利莫大于此但河流有北趨之勢或由魚臺金鄉濟甯漫衍而至安平鎮則運河隄岸為之衝決或三支之水一有壅淤則穀亭鎮迤南運河亦難保其不衝決也二者非繕築堤岸以束黃入運不可疏入下廷臣議詔裳相度處置毋避難以

明通鑑卷五十六

七

貽後患 己丑湖廣道御史郭宗臯上言災異之來有先事而為兆者有後事而為應者或兆或應在防患于未然而已疏入上謂宗臯職居言路自當明白敷奏何以隱約其詞命逮下詔獄審其情實以聞于是宗臯對狀謂始因星變及大同事上怒命廷杖四十釋之 十一月己亥振遼東饑 劉源清卻永討亂兵至大同榜令解散而榜中有五堡之變朝廷處之太寬等語五堡遺孽大懼師次陽和潘倣與僉事孫允中督餉郎中詹榮等密捕亂卒杖死十餘人繫賊首王保等七十餘人令允詣源清所獻之請旋師源清懲昔胡璜事不欲

已以囚屬御史蘇祐囚妄言前總兵朱振失職首亂且多引無辜源清遣參將趙綱入城大索城中訛言城且屠復夜諫殺千戶張欽會允中自源清所至諭源清意撫慰之始定振前爲亂卒所擁實不反詣源清自明因言亂黨捕且盡可毋煩兵不許振發憤自殺永兵圍城欲盡得亂卒遺孽遂盡反迎戰殺游擊曹安等數十人官軍益攻城晝夜圍擊亂卒出前參將黃鎮等于獄奉爲帥死守傲與鎮國將軍俊懋等登城止毋攻俊懋出見永請緩兵皆不聽允中繼城出言將士安殺狀源清叱曰汝爲賊游說邪欲囚之允中不敢歸源清因多設

明通鑑卷五十六

八

遷卒過王府及有司章疏而請益師五萬上遣侍郎錢如京都督江桓統京軍八千往已忽悟大同小變不足煩大兵罷弗遣專責源清永討賊傲馳疏言將士安殺激變速旋師亂可已源清亦詆傲媚賊張孚敬及廷議皆右源清侍郎顧鼎臣黃縉言用兵之謬上久不決乃詔源清內討外禦勿致疎虞且敕入城之日務求分別善惡毋致濫殺 癸丑大學士翟燮以憂去 乙丑祀天于南郊之圜丘上以疾遣武定侯郭勛攝行南郊遣代自此始 十二月己卯濟農犯甯夏鎮遠關總兵官王效延殺副總兵梁震擊却之

十三年春正月壬寅詔遼東都指揮史俊充參將領兵三千應援大同從劉源清之請也是時小王子犯大同至教場北官軍擊却之城中叛卒出應寇官軍捕斬百三十七人 癸卯廢皇后張氏 王子立德妃方氏爲皇后以十年三月選入宮上欲仿古禮爲九嬪之選冊妃曰德嬪與鄭氏王氏閻氏章氏沈氏盧氏沈氏杜氏同冊爲九嬪上袞冕告廟還服皮弁御華蓋殿傳制遣大臣行冊禮蓋創禮也上以后行禮敬且升降有儀度悅之至是遂冊爲后而封沈氏爲宸妃閻氏爲麗妃副之復下禮臣議廟見禮于是禮臣議天子立三宮以

明通鑑卷五十六

九

承宗廟禮經有廟見之文乃考據典禮參大明集禮擬儀註以上至是上率后謁太廟及世廟乙卯頒詔天下是月河道都御史朱裳復言今梁靖口趙皮寨已通孫家渡方濬惟渦河一支因趙皮寨下流睢州野鷄岡淤正河五十餘里漫於平地注入渦河宜挑濬深廣引導漫水歸入正河而於睢州張見口築長堤至歸德郭村凡百餘里以防汎溢更時疏梁靖口下流且挑儀封月河入之達于小浮橋則北岸水勢殺矣夫河過魚臺其流漸北將有越濟甯趨安平東入于海之漸嘗議塞至河之口以安運河而水勢洶涌恐難遠塞塞亦不能

無橫決黃陵岡李居莊諸處不能無患徐州迤上至魯橋泥沙停滯山東諸泉水微運道必澀請創築城武至濟甯縷水大堤百五十餘里以防北溢而自魯橋至沛縣東堤百五十餘里修築堅厚固之以石自魚臺至穀亭開通於河引水入漕以殺魚臺城武之患此順水之性不與水爭地者也孫家渡河二支俱出懷遠會淮流至鳳陽經皇陵及壽春王陵至泗州經祖陵皇陵地高無慮祖陵則三面距河壽春王陵尤迫近祖陵宜築土堤壽春王陵宜砌石岸然事體重大不敢輕舉也清江浦口正當黃淮會合之衝二河水漲漫入河口以致

明通鑑卷五十六

十一

淤塞滯運宜濬深廣而又築堤以防水漲築壩以護行舟皆不可緩往時淮水獨流入海而海口又有套流安東上下又有澗河馬邏諸港以分水入海今黃河匯入於淮水勢已非其舊而諸港套俱已堙塞不能速洩下壅上溢梗塞運道宜將溝港次第開濬海口套沙多置龍爪船往來爬盪以廣入海之路此所謂殺其下流者也河出魚臺雖借以利漕然未有數十年不變者也一旦他徙則徐沛必涸宜大濬山東諸泉以灌于汶河則徐沛之渠不患乾涸雖全河口塞亦無虞矣工部覆如其議詔允行 以冊后禮成晉張孚敬少師李時方獻

夫及夏言俱少保 二月癸酉上以大同亂久不定乃奪劉源清職閒住以督餉侍郎張瓚兼右副都御史代之先是叛卒被圍久大困毀王府及諸解舍供饗兵部復下安撫令源清亦樹幟招降叛卒稍稍自投首惡黃鎮等亦分日出見乞通樵采路卻永許諾翌日採薪者出永悉執之城中益思亂卒復叛勾韃靼為助永遇之大敗而遁叛卒遂引寇騎十餘入城指代府曰以此為語延居即那顏諾延者華言大人也城中人聞之皆巷哭尋韃靼攻東南二關叛卒與犄角官軍殊死戰互有殺傷韃靼知叛卒不足賴倒戈擊之大詬而歸是時韃

明通鑑卷五十六

十二

韃游騎南掠至應朔源清請募九邊兵增總制官禦之已得一意攻城上不許源清乃百道攻穴城為毒烟熏死者相枕藉復壅水灌之上聞語閣臣曰宣大為京師北門要地如手臂之衛頭目也今誰非祖宗遺民而源清必欲城破人誅忠乎否耶朕今欲罪去二臣掣還諸路人馬別遣文武大臣識事者專備北寇密令多方計禽叛卒之為首者庶免老師費財皆曰善已源清亦知事不可為自劾求去乃有是命兵部請並罷永上以永謀勇素著留之 兵科都給事中曾忭言今團營務重王增誠任本兵勢難兼顧況當邊報旁午營務視昔加



重請改都御史王廷相提督團營俾憲得專心部事經理邊務從之乃加廷相兵部尚書仍掌院事提督團營  
乙亥南京禮部侍郎黃綰調外任已復留之先是夏言長禮部以上方嚮用綰乃潛附之與張孚敬左南郎中鄒守益引疾詔綰覈實久不報而守益竟去吏部尚書汪鋡希孚敬指發其事奪守益官竝劾綰欺蔽孚敬調旨削三秩出之外會禮部請祈穀導引官詔留綰供事綰于是再疏攻綰且撥及他事上復命調外綰上疏自理因詆鋡爲孚敬鷹犬乞賜罷黜以避禍上終念綰議禮功仍留任如故綰自是顯與孚敬貳矣 已丑侍

明通鑑卷五十六

三

郎張瓚撫定大同亂卒平之先是瓚未至大同管糧郎中詹榮在城中密約都指揮紀振游擊戴濂鎮撫王甯同盟討賊察叛卒馬昇楊麟無逆志許宥其死俾自劾昇麟遂結心腹禽首惡黃鎮等九人僇之會巡撫樊繼祖來代潘倣開城延之入復捕斬二十六人亂乃定及瓚至麾兵退二舍鼓吹入城大集文武將吏置酒高會賞有功將士于是城中自宗室而下無不室家相慶瓚還駐宣府所調京營及諸路兵悉罷之惟留梁震史俊于大同東西二路以備北寇 辛卯代王返大同 給事中曾忭等上言大同雖已撫定亦苟且姑息而已不

足以彰天討懲後亂請令兵部議所以整飭善後者竝覈被兵之地量行振救罹鋒刃者周給埋葬給事中周崑言昨該鎮軍變有耿指揮錢指揮等數家竝以忠義闔門受禍最慘宜賜優卹令有司建祀歲祭俱報可

閏月庚申太白晝見自去歲十一月十六日至于是日光曜與日爭明反異明史天文志書是月庚申太白晝至此凡晝見一百二見證之實錄始自去年十一月十六日十七日也今據增 魏國公徐鵬舉備孫也備之父

承宗自天順初守備南京遂及三世都御史王廷相言

南京守備權重不宜以徐氏世典上從之已鵬舉疏請

解兵柄不許給事中曾忭復以尾大爲言是月乃詔兵

部舉代者 三月壬申命禮部侍郎黃綰振撫大同竝勸明功罪以聞初大同之變綰言用兵非策上是之至是亂定代王請遣大臣綏輯張孚敬力持不欲遣而禮

明通鑑卷五十六

三

尙夏言以爲宜許因極詆前用兵之謬語侵孚敬上委曲諭解之乃特以命綰 乙酉濟農犯響水波羅堡參將任傑設伏大破之 夏四月丁酉朔時享太廟遣武定侯郭勛攝行上久不親祀事皆勛代之戶科給事中張選言宗廟之祭惟誠與敬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傳曰神不歆非類孟春廟享遣官暫攝中外臣心知非得已茲孟夏禘享尙更不親行則迹涉怠玩或聖體初

復未任趨踰宜明詔禮官先期告席陛下亦宜靜處齋  
官以通神祝上大怒下之禮部尚書夏言等言代祭之  
文載之周官論語日子之所慎齊戰疾疾當慎無異于  
祭選言非是但小臣無知惟陛下曲赦上愈怒責言等  
黨比命執選闕下杖八十上出御文華殿聽之每一人  
行杖畢輒以數報杖折者三曳出已死上怒猶未釋是  
夕入大內透殿走製祭祀記一篇一夕錄成明旦分賜  
百官選出家人投良劑得甦竟坐削籍 已酉方獻夫  
致仕初獻夫致仕家居自尊大監司謁見輒稱疾不報  
鄉人屢訐告獻夫以屬僉事龔大稔會大稔坐事落職

明通鑑卷五十六

西

疑獻夫為之遂條上其不法數事詞連霍韜時上方眷  
獻夫大稔遂被逮削籍獻夫既被召馮恩以為尋見之  
應上下思于獄獻夫中惡引疾乞休不許自是雖執大  
政氣厭厭不振獨上欲殺張延齡常力爭而是時桂萼  
已前卒張孚敬罷相者屢矣霍韜黃宗明言事一不當  
輒下之吏獻夫見上恩威不測居二歲三疏引疾至是  
始許之令乘傳尋道里費家居十年卒 是月戶科都  
給事中管懷理上疏論餘鹽畧言私鹽四出官鹽不行  
市易之難正課壅矣而司計者因設餘鹽以佐之餘鹽  
利厚商固樂從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雖歲入巨萬無

益軍需嘗考祖宗時商人中鹽納價甚輕而鹽戶煎鹽  
工本甚厚今鹽價十倍於前而工本不能十一何以禁  
私鹽使不行也故欲通鹽法必先處餘鹽欲處餘鹽必  
多減正價大抵正鹽賤則私販自息今宜定價每引正  
鹽銀五錢餘鹽二錢五分不必解赴太倉俱令開中關  
支餘鹽以盡收為度正鹽價輕既利于商餘鹽收盡又  
利于竈未有商竈俱利而國課不充者也事下所司戶  
部覆以為餘鹽銀仍解部如故而邊餉益虛 五月丁  
卯朔夜有客星見于騰蛇厯天廢入閣道凡二十四日  
而滅 癸巳月與太白同晝見 上以疾久不視朝至

明通鑑卷五十六

五

是召見輔臣張孚敬等于重華殿並觀江西所進祭器  
及恭和宣宗御製閱輿地圖詩 黃縉之至大同也有  
為亂卒通問韃靼者縉執而僇之于是亂卒復相懾縉  
大集軍民曉以禍福罹害者陳牒縉伴不問而密以牒  
授給賑官按里覈實一日捕首惡數十人亂卒尚飲者  
曾殺一家三人懼不免鳴金倡亂無應者遂就禽縉復  
圖形購首惡數人軍民乃不復虞註誤事畢還朝上疏  
極詆劉源清卻永請逮治給事中曾忭言宸濠亂源清  
有保障功當蒙八議之貸上怒下忭詔獄逮源清治之  
獄人不決縉以憂去乃減死斥為民 六月乙巳張孚

敬引疾乞休不許孚敬以大同議不用乞休疏凡三上已而子死請益力報曰卿無疾疑朕耳孚敬不引咎復上疏歷詆議禮之莠獻夫韜縉等上詰責之乃復起視事甲子南京太廟災上以南京祖宗根本之地令禮部擇日上易服親詣太廟祭告專遣大臣一人往南京祭告仍遣官祭告天地社稷山川之神並敕羣臣一體修省應詔直言致異明史五行志書是月甲子據實錄其太廟火亦當在六月也甲子爲六月二十九日史文不具耳今據書之秋七月丁丑建神御閣于南內先是上諭內閣以祖宗御容寶訓實錄宜有尊崇之所訓錄宜再以稽書總作石櫃藏之遂有是命加汪銖

明通鑑卷五十六

未

柱國兼兵部尚書督大工八月丁未重建京師太廟先是上欲更營太廟命夏言等相度規制會南京太廟災禮部尚書湛若水請權將南京太廟香火并于南京奉先殿重建太廟補造列聖神主上召言會廷臣集議言與輔臣張孚敬等言國有二廟自漢惠始神有二主自齊桓始周之三都三廟乃遷國立廟去國載主非二廟二主也子孫之身乃祖宗所依聖子神孫既親奉祀事于此則祖宗神靈自當陟降于此今日正當專定廟議一以此地爲根本南京原有奉先殿其朝夕香火當合併供奉如常太廟遺址當仿古壇墀隨意高築墻垣

謹司啟閉以致尊嚴之義言又言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遺災殆皇天列祖啟佑默相不可不靈承也時上雖循故事因廟災求直言然實喜言等緣飾之詞以災爲幸乃諭以春和興工禮部請以所頒敕議刊示天下從之致異諸書記營太廟及定九廟制于十一年六月因南京廟災類記年也三編書營太廟于是也今據實錄月日分書之壬子濟農擁十餘萬騎由花馬池入將窺固原副總兵梁震及總兵劉文拒却之九月辛未始議建九廟初上欲改同堂異室之制各立專廟會南京太廟災上意欲中止而夏言復以原議請于是禮部會廷臣議于太廟南左爲三昭廟與文祖

明通鑑卷五十六

七

世室而四右爲三穆廟虛其上以待有功德之宗羣廟各深十六丈有奇世室殿寢稍崇縱橫深廣與羣廟等列廟總門與太廟戟門相並列廟後垣與太廟祧廟後墻相並具圖進上以世室尚當隆異令再議言等請增拓世室前殿視羣廟崇四尺有奇深廣半之寢殿視羣廟崇二尺有奇深廣如之制曰可致異按建九廟之議十四年之二月成于十五年之十二月故諸書所記各不同此據實錄爲禮部定議之始事辛卯以孟冬時享先期命侍郎顧鼎臣霍韜捧主會二人皆有期功之服有謂古禮期服諸侯絕大夫降今之公卿卽古之諸侯與祭重事不得以私妨公下禮部議尚書

夏言奏封建法廢世無諸侯久矣古之諸侯建邦啟土世有其國伯叔兄弟皆其臣也故期服可絕今之公卿豈其比乎且二臣所服非小功總麻皆服之重者也太廟捧主禮之重者也以服之重而與于禮之重者是豈得謂之知禮乎乃敕鼎臣韜回避以侍郎黃宗明林廷楊代之 是月起服闋尚書梁材仍為戶部尚書以許讚請歸省代之也 冬十月乙未兵部勘覆大同之亂陣亡都指揮僉事李榮等七百十九人其忠義將士因捕諸首惡為亂軍所狀者總旗王安等三人全家被害其身尚存指揮等三十三人身已被殺妻子間存俱賜

明通鑑卷五十六

末

贈恤給贈蔭軍士張宗等十七人身亡世絕宜表其門閭又以黃縮奏旌大同節婦董氏等三人烈婦王氏一人孝子溫越一人俱報可 己酉南京兵部主事劉世龍以南京太廟災應詔陳三事一杜諂諛以正風俗二廣容納以開言路三慎舉動以存大體末言張延齡憚寵為非法難容假側聞長老之言孝宗時待之過厚遂釀今日之禍顧區區腐鼠何足深惜獨念孝宗在天之靈太皇太后垂老之景乃至不能自庇其骨肉於情忍乎恐陛下孝養兩官亦不能不為一動心也頃創造神御閣啟祥宮特令大臣督理其事臣以為南京太廟方

被災工役之急富無過此今興作頻年四方凋敝正時紬舉贏之會亦且量酌緩急而為之以漸此皆應天以實之道也疏入帝震怒謂世龍訕上庇逆械繫至京下詔獄拷掠獄具復廷杖八十斥為民時夏言等以災為幸希旨議禮故世龍首及之又上以張太后故必欲殺延齡故世龍得罪尤重云 攷其事見明史世龍本傳三編類記于六月南京太廟災之下今摺 十一月甲子免南畿被災稅糧 庚午祀天子南郊之園丘 總督河道都御史朱裳以憂去命副都御史劉天和代之未幾河決趙皮寨入淮穀亭流絕廟道口復淤大和役夫十四萬濬之已而河忽自夏

明通鑑卷五十六

末

邑大邱回村等集衝數口轉向東北流經蕭縣下徐州小浮橋天和言黃河自魚沛入漕河運舟通利者數十年而淤塞河道廢壞開座阻隔泉流衝廣河身為害亦大今黃河既改衝從虞城蕭碭下小浮橋而榆林集侯家林二河分流入運者俱淤塞斷流利去而害獨存宜濬魯橋至徐州二百餘里之淤塞制可 十二月辛丑逮直隸巡按御史李新芳大名兵備副使楊彝下獄先是新芳行部至廣平以城門銃猝發被驚管銃手並知縣周謚又用左右譖謂謚居官多不法恐見按治故使銃手謀害遂執謚謚不服廣平知府李騰霄亦不平請

新芳辨折頗厲新芳遂誣奏騰霄主使謚謀害尋遣推官楊經泰新民馳府執騰霄拒之稍集眾自衛新芳復劫其拒城為亂檄義勒兵二千往捕之騰霄奔官走通判吳子孝推官侯珮經歷吳尙質皆走郡地一空新芳復遣數百人追執騰霄等于趙州竝于孝珮尙質皆笞之數十尙質立斃于是騰霄謚等交訴于朝巡撫都御史周金亦奏新芳謬妄及發兵幾激變狀上命新芳回籍聽勘遣給事中王禎郎中李標往得實以聞遂下新芳獄與義俱黜為民新芳擅作威福調官兵而尙質之死不究時以為失刑云上以疾又值憲庶妃楊

明通鑑卷五十六

辛

氏薨詔免明年元旦朝賀並輟視朝六日南御史馮恩繫獄待決其子行可上書請代父死不許是年冬事益迫行可乃刺臂血書疏自縛闕下謂臣父幼而失怙祖母吳氏守節教育底於成立得為御史舉家受祿罔報無地私憂過計陷於大辟祖母吳年已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若臣父今日死祖母吳亦必以今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復死臣然一孤必不獨生冀陛下哀憐置臣辟而赦臣父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儻臣不傷臣心臣被僇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刃迺政使陳經為入奏上覽之惻然令法司再議得免決

及異據明史本

傳在十三年之冬正是年秋決之期所謂又明年者據恩上書數之也通紀繫書于十二年下特系之日甲午冬今從之

十四年春正月壬戌朔上不視朝召輔臣張孚敬李時武定侯郭勛尙書汪鉉夏言于文華殿示以元旦詩一章令孚敬等廢之王申龍督理倉場中官初孫交為戶部尙書請盡罷監督倉場中官並臨清淮徐諸倉一切勿遣上為撤其半餘如故至是監督中官王奉李順互以奸賊計奏不法司按問給事中管懷理因言倉場錢穀皆戶部事今參用內官惟肆貪饕無裨國計請悉撤回從之癸酉御奉先殿文武百官行慶賀禮丙

明通鑑卷五十六

壬

戌莊肅皇后夏氏崩禮臣上喪儀上曰嫂叔無服且兩宮在上朕當服青臣民如母后禮夏言曰皇上以嫂叔絕服則羣臣不敢素服見皇上請暫罷朝參許之二月己亥始建九廟先是上諭閣臣曰今擬建文祖廟為世室則皇考世廟字當避張孚敬言世廟著明倫大典頒詔四方不可改文世室宜稱太宗廟其餘羣廟不用宗字用本廟號他日遷遷更牌額可也從之于是盡撤故廟又以避渠道遷世廟悉改建之諸廟各為都宮廟各有殿有寢太祖廟寢後有祔廟奉祔主藏焉太廟門殿皆南向羣廟門東西向內門殿寢皆南向丁未禁

冠服踰制從直隸提學方一桂之請也 己酉禮官議  
莊肅皇后尊謚張孚敬言大行皇后上嫂也與累朝元  
后異宜用二字或四字李時言宜用八左都御史王廷  
相吏部侍郎霍朝等日均帝后也何殊焉夏言集眾議  
因奏曰古人尚質謚法簡嚴稱美之詞無幾後世增加  
亦臣子至情也生今世宜行今制大行皇后宜如列聖  
元后謚二四及八于禮無據上不從命再議羣臣請如  
孚敬言上曰得六合陰數焉越月上尊謚曰孝靜莊惠  
安肅毅皇后既而上覺孚敬言非是明年復敕曰孝靜  
皇后謚不備不稱配武宗仍改上十二字 三月戊子

明通鑑卷五十六

三

葬孝靜皇后于康陵 己丑遼東軍亂故事遼東諸衛  
所每軍一佐以餘丁三每馬一給牧地五十畝巡撫副  
都御史呂經到任損餘丁之一編入均徭冊盡收牧地  
還之官眾已怨之至是經巡視遼陽檄將吏增築邊牆  
將吏承經意督役嚴急諸軍大噪羣擁詣經乞罷工及  
免牧地租都指揮劉尙德叱之不退經怒呼左右撈訴  
者眾益鬪爭起毆尙德及指揮李鉞經倉皇踰垣走匿  
亂卒遂毀府門火均徭冊鳴鐘鼓糾眾驅途人授之械  
刃盡閉諸城門出放游擊將軍高大恩于獄欲擁以為  
主搜得經盡裂其衣冠幽之都司署于是填守總兵官

劉淮以狀聞兵部請從實查勘先令副總兵李鑑入城  
宣示恩威令諸軍守法歸伍一面查明生事激變之呂  
經劉尙德等以聞 是月兵部尙書王憲致仕召提督  
兩廣軍務兵部侍郎張瓚代之趨赴任視事 夏四月  
辛卯朔時享太廟世廟時方修建宗廟暫于奉先殿崇  
先殿行禮 張孚敬以疾在告屢疏乞休不許至是遣  
中官賜藥餌手敕言古有剪髮療大臣疾者朕今以已  
所服者賜卿手敕得溫諭不自安仍乞骸骨上雖眷孚  
敬不衰而與李時言頗及其執拗且不惜人材以叢眾  
怨狀甲午復請致仕許之命行人御醫護歸有司給廩

明通鑑卷五十六

三

隸如制先是上與時論孚敬因言內閣乏人朕欲取舊  
老費宏來與卿共事何如時遜謝稱善及孚敬罷遣行  
人即其家起宏官如故攷國朝明史本紀召費宏入閣  
與孚敬致仕同日七卿表則云  
七月召八月入閣按實錄與李時言召宏即在孚敬致  
仕之前而宏以七月至京師亦見實錄又證之明史費  
宏本傳言聰去位帝始追念宏四月再遣行人即家起  
官如故七月至京師據此則本紀書之四月甲午者近  
之而年表四字誤作七七 丙申賜韓應龍等進士及  
第出身有差是年廷試以莊肅皇后之喪越月始行之  
己亥以僉都御史韓邦奇為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召  
呂經還先是遼陽之亂巡按御史曾統方按金復聞變  
亟檄副總兵李鑑撫諭亂卒凡經所措置眾不便者悉

罷之亂卒稍稍就約束城門始開高大恩自投于獄銑亦馳至遼陽分部諸亂卒令就伍劾劉尙德等希經指激變而爲亂卒乞原下都察院議都御史王廷相言往年大同叛卒戕害主將罪在不宥撫臣輒爲請赦蓋一時苟且之計今遼陽復抗軍令辱大臣竟置亂卒不問而盡劾諸將吏以娛之恐士氣益驕無以懲後詔下兵部再議皆是銑言乃召經還朝而以邦奇代之 庚子奉孝靜皇后神主祔廟 丙午廣甯兵亂先是呂經既被召還入廣甯治裝都指揮袁璘者素諂事經擬扣諸軍所給草價爲經飭裝具悍卒于蠻兒遂鼓衆倡亂出

明通鑑卷五十六

五

獄囚有陳孝兒者先以積惡爲經摘發尤恨經率衆持挺突入署執經數之毀膚裂髮裸而置之獄縱火焚公署劫軍器庫分其黨爲四部鳴鐘鼓竟日夜尋又反接經及璘揭白幟標其姓名環遊城市孝兒且行且批其頰窘辱備至仍繫之獄督餉郎中李欽吳發帑給衆又脅填守太監王純總兵劉淮疏劾經璘罪乞逮治于是禮部侍郎黃宗明言前者遼陽之變固生于有所激近重賦苛徭悉已釐正復囂然而起又誰激之法不宜復赦請令新撫臣韓邦奇勒兵壓境揚聲討罪取其首惡用振國威上不聽竟從純淮請遣官校逮經璘止

邦奇母行以山西巡撫任洛代之而以邦奇代洛是時撫順備禦指揮劉雄以培克斂怨部卒王經等見遼陽倡亂乃乘機夜糾衆突入雄署掠其囊篋執雄父子幽之空館閉城門鳴鐘鼓一如蠻兒等所爲會官校逮呂經者至廣甯諸亂卒疑其詐曰是僞爲錦衣以脫經也竝真諸獄總鎮官諭以禍福乃出官校以經付之會銑具以其事聞然官校被繫事疏中未之及也 五月辛未兵部以遼陽廣甯連日告變請遣大臣往勘詔遣工部侍郎林庭楊兼僉都御史以行已給事中曾忭等言自大同以來撫鎮苛刻之過軍士驕悍之習國家姑息

明通鑑卷五十六

五

之久三者相因而成今元惡不盡捕之明正其罪恐奸邪得意而亂臣接踵也詔庭楊勘報 癸酉祭地于方澤上躬詣行禮國祀方澤本紀不書此以親祀書也 六月己亥大理寺丞林希元見大同兵變以來朝廷專務姑息而廣甯之變會銑奏不以實乃抗疏曰自大同之變處之過寬故諸悍卒咸有輕侮心一有觸發則攘臂而起夫都御史天子重臣庸隸下卒敢執縛囚辱之是無朝廷也近聞所遣官校亦被囚繫狂悖視大同尤甚本兵大臣因循不振致叛卒益無忌憚朝廷號令不行此不忠之大者也疏入上責希元妄言下錦衣衛令對狀而錦衣指

揮王佐等亦諱言囚繫事遂降希元外任 南御史馮  
恩既免死長繫獄中尙書聶賢與都御史王廷相言前  
所引律情與法不相麗宜用奏事不實律輸贖還職上  
不許至是復言恩情重律輕請成之遂徵報可遂遣戍  
雷州越兩月而汪鉉亦報罷矣恩後遇赦家居隆慶初  
錄先朝直言臣卽家拜恩大理寺丞致仕年八十一卒  
子行可亦以孝行旌取與見明史本傳蓋恩之免決在  
去冬其請成則在是年之六  
月故傳云恩論戍而鉉亦後兩月罷矣蓋是月濟農  
鉉罷在是年九月也今皆據實錄分書之 是月濟農  
犯大同總兵官魯綱督參將段堂等戰敗之斬首八十  
級 秋七月甲申巡按御史曾銑討廣甯叛卒平之先

明通鑑卷五十六

美

是有亂卒趙剗兒者實倡亂聞侍郎林庭楫將至懼不  
免潛詣廣甯與于蠻兒合謀爲逆剗淮偵知之不得逞  
復結死囚王杲等欲侯庭楫至閉城門舉兵反而是時  
銑已刺得二賊及撫順爲逆者姓名密授諸將遂同日  
捕獲剗兒等數十人因具奏其事且請重治失事之呂  
經劉尙德等上以首惡旣禽乃召還庭楫命銑勘實悉  
斬諸首惡梟示邊城全遼遂定擢銑大理寺丞經諳戍  
苑圍遼陽之變在三月廣甯之變在四月平在  
七月明史本紀悉據實錄諸書系之九月者非 是月  
費宏至京師復命入閣 刑部尙書聶賢致仕召總制  
三邊尙書唐龍代之 八月乙巳召輔臣費宏等于無

選殿因論遼東兵變事上曰撫臣處置失當耳宏因言  
推舉巡撫內地者向由吏部會戶部邊方則會兵部恐  
不能盡得人材臣欲會九卿推之如京堂例上曰善命  
著爲令 丁未詔起原任右都御史姚鎮爲兵部尙書  
仍兼原官總制陝西三邊費宏初薦鎮上命廷推旣而  
曰朕旣用之安用推爲至是遂命之 是月以林庭楫  
爲工部尙書時秦金改南京兵部以廷楫代之 九月  
己未汪鉉罷鉉長吏部不協清議屢爲言官所劾上眷  
亦衰會御史曾翀論劾南京兵部尙書劉龍刑部尙書  
聶賢等詔吏部秉公覈議鉉言龍等無大過不宜遽弃

明通鑑卷五十六

美

上不悅謂李時等曰近來言路不開外廷咸歸罪張乎  
敬今觀吏部此疏似是愛惜人材然亦私意耳已而給  
事中薛宗鑑孫應奎交論鉉奸回誤國擅作威福鉉上  
章自理竝以宋言官結黨論范富歐陽等事爲比于是  
翀復劾鉉不畏朝廷鴟張彌甚疏入留中不報一日語  
輔臣費宏李時等曰鉉六卿之長被論如此何顏復列  
班行聽致仕去已復出翀等疏責以挾私報復乃下翀  
及宗鑑于錦衣衛獄一時給事御史降調外任及黜爲  
民者凡十餘人取與薛宗鑑明史附馮恩傳特書云十  
四年九月初也是月己未朔實錄鉉罷  
在己未 甲申免山西大同府渾源等州被災稅糧



冬十月戊申大學士費宏卒宏再入閣上眷遇益厚每召見移時始出賜銀章曰舊輔元臣宏承璫莠操切之後易以寬和朝士皆慕樂之上問其卒嗟悼賻恤加等贈太保諡文憲宏三人內閣佐兩朝殆十年中遭譏搆訖以功名終十一月乙亥冬至祀天子南郊之圓丘十二月壬辰免湖廣武昌府被災稅糧乙未以冬深無雪命順天府官祈禱仍遣尙書夏言等徧祭羣神丁未廣西田州土目盧蘇殺本州州判岑邦相因糾歸順州土官岑瓚搆引夷兵攻毀鎮南府居民遇害者無數巡按御史曾守約以聞兵部以土目自相仇殺

明通鑑卷五十六

表

不宜遽興問罪之師驅吾民于鋒鏑宜先降旨詰責宣布恩威乃詔守臣勘處以聞改撰盧蘇殺岑邦相事見明史土官傳傳言御史曾守約以聞帝命守仁亟為勘處誤也守仁卒于嘉靖七年即令盧蘇殺岑邦相事在前而實錄奏報乃在是年十二月安得有命守仁勘處之事再檢實錄乃命守臣亟為勘處明史傳寫誤臣為仁也今刊改仍據實錄書之是月總理河道都御史劉天和條上沿河數事大畧言黃河之當防者惟北岸為重當擇其去河遠者大隄中隄各一道修補完築使北岸七八百里間聯屬高厚則前勘應築諸堤舉在其中皆可罷不築從之十五年春正月壬戌改湖廣上湖南道分巡僉事為兵備僉事駐劄蘄州專管漢陽而下至蘄黃德安等處各

曰下江防道原駐岳州僉事專管武昌而上至沔陽岳州常德長沙等處名曰上江防道各給敕書關防從湖廣巡撫都御史翟璣請也改劉天和兵部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代唐龍也時天和總理河道候代趣令赴鎮暫令管河郎中攝河道事先是濟農居套中西抵賀蘭山限以黃河不得渡用牛皮為渾脫渡入山後諳達即俺答亦自豐州入套相率為邊患龍雖遣將屢敗之然蹂躪迄無甯歲至是龍內召遂有是命二月癸巳振湖廣災三月丁巳徙豐縣于故城初河決豐縣徙治華山至是河流南徙民懷故土遂復之戊午有客星見于天棊東行歷天厨入天漢踰月而滅丙子上奉章聖皇太后如天壽山謁陵免昌平今年稅糧三之二賜高年粟帛癸未謁恭讓章皇后景皇帝陵是日還宮上過沙河見居民蕭條顧謂輔臣李時等曰七陵在此宜加守護時對曰昔邱濬建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為南昌平為北薊州保定為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今若于昌平增一總兵可南衛京師北護陵寢上乃下廷臣勘議于沙河築華城為置戍焉三編實錄華城在昌平東南二十里地本名沙河店今有同知及都司戍此夏四月癸巳皇后不親覽遣女官祭先靈之神詔建山陵諭輔臣

明通鑑卷五十六

表

明通鑑卷五十六

李時等曰朕法祖宗預作幽宮茲擇地于長陵之左十八道嶺谷問臣民皆曰吉其議建之 丙申行大禘禮于太廟 癸卯以建山陵親詣七陵行祭告禮時禮部請遣官不許是日車駕發京師癸丑還宮 是月濟農以十萬眾屯賀蘭山後分兵寇涼州副總兵王輔禦之奪其蘇斬五十七級又入莊浪總兵官姜爽禦之于分水嶺三戰三敗之捷聞進劉天和右都御史天和赴鎮修戰具飭邊備增築城堡時兵車皆雙輪用二十人遇險即困又行運不適于用天和乃仿前總督秦紘隻輪車上置礮槍弩戟前樹狻猊牌左右虎盾連二車蔽三

明通鑑卷五十六

辛

四十人一人輓之推且翼者各二人戰則護騎士其中敵遠則施火器稍近發弓弩又近乃出短兵敵敗則騎兵追之復製隨車小帳令士不露宿又毒弩矢修墻塹以為禦敵之備議上皆從之既異明史本紀寇甘涼在州為王輔所敗復寇莊浪為姜爽所敗本紀為詳三編統系之正月下据投劉天和總制三邊彙記之也今据明史月分

三編

御批曰兵車雖古制亦不過施于平原彼此伎倆相等者耳後世地利不同用之即難取效房瑄陳濤之敗已事可徵至宋而李綱宗澤間一議行卒未收其實

用况隻輪人挽運用鈍遲欲以此挫銳衝堅殆如兒戲劉天和特為變通良法輒用以練習邊兵不知一車之上而弩戟牌盾錯置雜陳勢必艱重難勝所謂適用者安在况邊隅攻戰全在精騎推鋒豈可轉以連車碍其馳騁書生迂拙之見真不值一哂耳

起前任戶部尚書許讚為吏部尚書時讚以母憂家居詔俟服闋赴任 五月丁巳免順天永平府屬被災稅糧 乙丑毀禁中佛像禁中舊有大善殿元時所建藏金銀諸佛像及佛骨佛牙等物上欲撤之以其地為皇太后宮乃偕輔臣及郭勛夏言等入視殿址言請赦有

明通鑑卷五十六

辛

司將佛骨等物瘞之中野上曰邪穢之物其燬之便于是燬之通衢金銀佛像凡一百六十九座函物凡萬三千餘斤既異明史紀事本末言夏言力請焚瘞證之官今從錄六月壬子以吏部侍郎霍韜為南京禮部尚書韜素剛愎佐吏部屢與尚書汪鉉爭鉉等亦憚之鉉既罷上久不置尚書以韜掌部事閣臣李時傳旨用鴻臚王道中為順天府丞韜仍循故事列道中及應天府丞郭登庸二人名上上以韜守成法乃用登庸而改道中大理少卿未幾韜復上書言博士行人等官皆當由吏部考選不宜以歷俸得之禮部觀政進士盧榘劾其移

甲第之權開鑽刺之路上是梗言令吏部照舊銓除不  
必更議尋改韜爲南尚書 是月巡茶御史劉良卿上  
言律例私茶出境與關隘失察者並凌遲處死蓋西陲  
藩籬莫切于諸番番人恃茶以生故嚴法以禁之易馬  
以酬之以制番人之死命壯中國之藩籬斷匈奴之右  
臂非可以常法論也洪武初創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  
之用宏治中召商中茶或以備振或以儲邊然未嘗禁  
內地之民使不得食茶也今減通番之罪止於克軍禁  
內地之茶使不得食又使商私課茶悉聚於三茶馬司  
夫茶司與番爲鄰私販易通而禁復嚴於內郡是毆民

明通鑑卷五十六

三

爲私販而授之資也以故大姦闌出而漏網小民負升  
斗而罹法今計三茶馬司所貯洮河足三年西甯足二  
年而商私課茶又日益增積久腐爛而無所用茶法之  
弊如此番地多馬而無所市吾茶有禁而不得通其勢  
必相求而制之之機在我今茶司居民竊易番馬以待  
商販歲無虛日及官易時而馬反耗矣請敕三茶馬司  
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馬當發若干正茶之外分毫毋  
得夾帶令茶價踴貴番人受制良馬將不可勝用且多  
開商茶通行內地官榷其半以備軍餉而河蘭階岷諸  
近番地禁賣如故更重通番之刑如律例洮岷河責邊

備道臨洮蘭州責隴右分巡西甯責兵備各選官防守  
失察者以罷軟論奏上報可于是茶法稍飭 秋七月  
壬戌下順天府尹劉淑相于獄淑相坐所親賊私被鞠  
疑夏言如通判費完陷之因訐言請屬事上怒遂下詔  
獄淑相與霍韜善言亦疑韜主之遂訐韜扈蹕謁陵遠  
遊銀山寺大不敬韜自訴因論言請謚故少師費宏爲  
文憲憲乃純皇帝庶號人臣安得用會南京給事中曾  
鈞騎馬不避尚書劉龍潘珍驕龍與鈞互訐奏韜劾鈞  
且請禁小臣乘輜給事中李克濁曹邁等交章言近侍  
之臣不當避道雜舉公會宴次得與尚書同列以證語

明通鑑卷五十六

三

頗侵韜韜疑克濁倚言爲內主訐克濁爲奸黨復摭言  
他事言益怒奏韜大罪十餘事且言彭時宋濂皆于正  
德間謚文憲不避庸號韜陋不知故事上方不直韜淑  
相復自獄中摭言它事上益怒命拷訊詞服韜主使仍  
斥淑相爲民降韜俸一級 丁丑神御閣成奉御容祖  
訓實錄于其中其訓錄所藏更名曰皇史宬 九月庚  
午車駕發京師至天壽山躬祭七陵丁丑還宮 改謚  
悼靈皇后爲孝潔皇后從禮官夏言之請也 是月罷  
奉慈殿初孝宗建奉慈殿祀孝穆紀太后其後孝肅周  
太后孝惠邵太后皆入祀焉至是上以三太后別祀奉

慈殿不若奉于陵殿為宜下廷臣議言古者天子宗廟  
惟一帝一后所生母薦于寢身沒而已孝宗奉慈殿之  
祭蓋子祀生母以盡終身之孝焉耳然禮妾母不世祭  
疏曰不世祭者謂子祭之於孫則止以繼祖重故不復  
顧其私祖母也今陛下于孝肅曾孫也孝穆孫屬也孝  
惠孫也禮不世祭議當祧攷宋熙甯罷奉慈殿故事與  
今同宜遷主陵廟歲時耐享如故言等又言孝潔皇后  
先因耐于所親暫耐奉慈殿孝惠太后之側茲三后神  
主既擬遷于陵殿則孝潔亦宜暫遷奉先殿旁室享祀  
祭告則一體設饌從之 是秋濟農復犯延綏劉天和

明通鑑卷五十六

知西有備寇必東密檄延綏副將白爵宵行與參將吳  
瑛合寇果東至黑河墩遇伏大創而去既又入蒺藜川  
爵尾擊之敵多死傷尋又為爵瑛所敗其分犯甯夏者  
亦為王效所敗捷聞進天和左都御史夜異寇入延綏  
係之是秋三編據實錄書之即本冬十月戊子皇子  
紀所稱四戰皆敗者也今據三編生 戊戌改題三后神主時禮官言奉慈殿之祀乃子  
上尊號于母孫上尊號于祖母故有皇太后太皇太后  
之稱今遷于陵殿實在裕陵茂陵之側宜去子孫之稱  
仍從夫婦之義乃定制止稱皇后謚號去睿字純字以  
別于適制曰可 己亥更定世廟曰獻皇帝廟先是上

諭禮部夏言曰前以皇考廟比世室之義名曰世廟今  
分建宗廟惟大宗及世室不遷而世之一字來世或用  
加宗號今加于考廟又不得世宗之稱徒擁虛名不如  
別議言等議未上上復諭曰皇考廟名如題曰獻皇帝  
廟庶別宗稱且見推尊之意于是言等議廢以謚名既  
合周典又與列聖廟號同符請敕有司擇吉題額立宣  
付史館 戊申以三后遷陵殿禮成車駕發京師越日  
至天壽山壬子遷宮 是月京師及順天永平保定所  
屬州縣及萬全都司各衛所俱地震有聲詔修省 以  
工部侍郎甘為霖為本部尚書專督大工 張延齡之

明通鑑卷五十六

下獄也提牢主事沈椿等以戚畹故寬其械繫聽其奴  
出入因得私通親知往來或置酒獄中以為樂有獄囚  
劉東山者發延齡手書訕上事得免戍又陰構奸人劉  
琦誣延齡盜宮禁內帑所告連數十百人以上以為實令  
仍照原議處決 十一月戊午以皇子生頒詔赦天下  
夜異明史本紀書是月戊午頒詔之月 辛巳冬至  
日也實錄皇子在十月戊子今分書之 祀天子南郊之圜丘 是月設宣大總督時以邊警從  
御史徐九臯胡鰲議也事體與總制陝西三邊同尋俱  
更名總督 十二月辛卯九廟成上奉安德懿熙仁四  
祖神主于祧廟太祖神主于太廟自太宗獻廟以下皆

分日行之 霍韜之議乘輅也時夏言被劾不預都御  
史王廷相會禮部侍郎黃宗明張璧請禁飭小臣乘輅  
如韜奏而南京諸給事御史自如韜請復加申飭眾不  
悅給事中曹邁及同官尹相等遂與韜忿爭相劾韜遷  
南部怨望擅取海子魚與鄉人羣飲郊壇松下韜上疏  
自理下廷議上為停韜俸四月韜復上書力詆言比之  
李林甫秦檜而給事中李鶴鳴竝摭韜居鄉不法諸事  
上兩置之 閏月甲寅以定廟制加上昭聖皇太后徽  
號曰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戊午加上章聖皇太  
后徽號曰聖母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癸亥頒詔

明通鑑卷五十六

美

天下攷異兩宮徽號明史本紀統系之是月 乙丑以  
禮部尚書夏言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張孚  
敬方獻夫等相繼去言寵益專數召見諮政事善窺上  
旨有所傳會皇子生賜予甚渥登加宮銜至是入閣李  
時雖為首輔政多自言出焉 丙寅享九廟 甲戌以  
道士邵元節為禮部尚書元節自三年召入京師見于  
便殿大加寵信令專司禱祠封真人總領道教班二品  
至是以皇儲生嘉其禱祀功遂有是命攷異邵元節擢  
紀事本末及三編皆書之十二 是月以嚴嵩為禮部  
月實錄系之閏月甲戌今據之 尚書代夏言也嵩久擢禮部尚書至是始管部事 是

冬濟農復犯大同入掠宜大塞總制侍郎劉天和總督  
尚書楊守禮及巡撫都御史楚書悉力禦却之 初安  
南莫登庸用事事見 黎誌走居清華登庸立其庶弟應  
嘉靖五年遣使求封為總督張嶺所格六年登庸令其  
黨范嘉謨偽為應禪詔篡其位改元明德立其子方瀛  
為太子旋誅殺應九年登庸禪位于方瀛自稱太上皇  
其年九月誌卒于清華國公上自踐阼遣使詔諭其國  
道不通而還是年冬皇子生當頒詔安南禮官夏言言  
安南不貢已二十年兩廣守臣謂黎誌黎應均非黎暉  
應立之嫡莫登庸陳曷均彼國篡逆之臣宜遣官按問

明通鑑卷五十六

美

求罪人主名且前使既以道阻不通今宜暫停使命下  
兵部議本兵張瓚等主用兵上亦以安南久不貢宜致  
討武定侯郭勛力贊之詔遣錦衣官問狀中外嚴兵待  
發侍郎唐胄上疏諫曰今日之事若欲其修貢而已兵  
不必用官亦無容遣若欲討之則有不可者七請一一  
陳之古帝王不以中國之治治蠻夷故安南不征者在  
祖訓一也太宗既滅黎季犛求陳氏後不得始郡縣之  
後兵連不解仁廟每以為恨章皇帝成先志棄而不守  
今日當率循二也外夷分爭中國之福安南自五代至  
元更曲劉紹吳丁黎李陳八姓迭興迭廢而嶺南外警

遂稀今紛爭正不當問奈何歿赤子以威小醜割心腹以補四肢無益有害三也若謂中國近境宜乘亂取之臣考馬援南征深歷浪泊士卒死亡幾半所立銅柱爲漢極界乃近在今思明府耳先朝雖嘗平之然屢服屢叛中國土馬物故者以數十萬計竭三十餘年之財力僅得數十郡縣之虛名而止況又有征之不克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朝故事乎此可爲殷鑒四也外邦入貢乃彼之利一則奉正朔以威其鄰一則通貿易以足其國故今雖兵亂尙綦奉表牋具方物欵關求入守臣以姓名不符却之是彼欲貢不得非抗不貢也以

明通鑑卷五十六

奏

此責之詞不順五也興師則需餉今四川有採木之役貴州有凱口之師而兩廣積儲數十萬率耗於田州岑猛之役又大工頻興所在軍儲悉輸將作興師數十萬何以給之六也然臣所憂又不止此唐之衰也自明皇南詔之役始宋之衰也自神宗伐遼之役始今北寇日強據我河套邊卒屢叛毀我藩籬北顧方殷更敢南征之議脫有不測誰任其咎七也錦衣武人闇於大體倘稍枉是非之實致彼不服反足損威卽令按問得情伐之不可不伐不可進退無據何以爲謀且今嚴兵待發之詔初下而征求騷擾之害已形是憂不在外夷而在

邦城中矣請停遣勘官罷一切征調天下幸甚章下兵部請從其議得旨待勘官還更議

明通鑑卷五十六

奏

明通鑑卷五十七

江西永甯知縣富塗夏燮編輯

紀五十七 起建國作靈盡重  
光赤奮若凡五年

世宗肅皇帝

嘉靖十六年春正月戊子徽王厚燭獻白兔竝撰頌上之上留之宮中言願付史館 己丑發太倉糧京師平難以振貧民從御史韓岳之請也 癸卯皇弟三子生先是廷議征安南上命起守制副都御史毛伯溫為都察院右都御史蓋欲畀以征討事也是月伯溫以服未闕辭詔奪情來京竝諭吏部趣之 致與伯溫起右都御史富在上年之

明通鑑卷五十七

冬實錄不具但于十六年正月書伯溫以服未闕辭新命是起官在上年之冬明矣且實錄言上報伯溫言將畀以征討事據此則伯溫初起為都御史尚 二月辛無征安南之命諸書牽連竝記今分書之 亥刑部奉詔錄上誦成文武臣凡一百四十二人內有建言之豐熙楊慎王元正劉濟張翀等均以大禮被罪又馮恩邵經邦亦預焉詔皆不宥 壬子安南黎甯遣國人鄭惟僚等赴京師告難甯諱之子也諱卒國人立甯為世孫權主國事屢馳書邊臣告莫登庸篡弑狀俱為登庸邀殺至是惟僚等始至乞與師問罪亟除國賊禮部嚴嵩謂其言未可盡信請羈僚等待勘官回奏從之 己巳詔罷親蠶禮 癸酉清明節上奉章聖太后

如天壽山謁陵三月癸未幸金山甲申還宮 壬寅寇

犯甘州 丙午幸大峪山視壽陵 先是上將征安南

命錦衣千戶陶鳳儀鄭璽等分往廣西雲南勘事竝救

四川貴州湖廣福建江西守臣預備兵食候征調及是

月鳳儀等至梧州廣東廉州知府張岳言于總督潘旦

曰致異總督潘旦明史張岳本傳作張經按經代潘且

為兩廣總督其蒞任在二年而此時張岳疏中已有

林希元請討安南之語又昭代典則載其移填巡三司

書與此語大畧同則明史以為張經者當為潘旦之誤

改今刊 莫氏纂黎可無勘而知也使往受謾詞辱國請留

使者母前且不可時欽州知州林希元方上書陳討安

南策岳私書亟止之因上書言自古夷狄性猾夏則誅

逆命則誅未聞以不通貢勞問罪之師也今用兵之聲

先已傳布誠恐往勘之使生事樂禍迎合附會謀動干

戈因力陳目前事勢之不可者六事復為書貽執政曰

今莫登庸立黎諱之幼弟應卒弑之而諱之子在清華

陳嵩在諒山安南國分為三黎在南莫居中陳在西北

後諒山亦為登庸所有陳氏遂絕而黎所居即古日南

地與占城鄰限以大海登庸不能踰之南故兩存近登

庸又以交州付其孫福海而自營海東府地居之安南

諸府惟海東地最大即所謂王山郡也此賊負篡逆名

常練兵備我及時揚言求入貢邊人以非故王不敢聞

明通鑑卷五十七

二

愚以為彼自內亂未嘗有所侵犯我不若姑置之待其亂定責貢未晚也上是時方主用兵趣毛伯溫至京師以是執政不能決致異諫征安南諸書及三編但記唐張岳自粵東所上疏而未言登庸路海東為目前事勢亦見明史岳傳中惟本傳無月日據原疏言勸使以是年三月初一日至梧州請止勿行證之明史安南傳言上尋召鳳儀等還則岳言未嘗不納也蓋帝亦無必討意特欲威服之故伯溫久而後遣卒以撫終此可見矣諸書類記前後之文年月多倒置此據岳原疏之文確有月日可攷夏四月壬子上駐蹕沙河議建行宮癸丑還京師 庚申禮兵二部會廷臣議列莫登庸十大罪請尅期征討詔以南京刑部侍郎胡璉原任巡撫江西副都御史高公韶俱為戶部侍郎兼副都御史先馳

明通鑑卷五十七

三

雲貴兩廣調度軍食以都督僉事江桓牛桓為左右副總兵其大將需後命兵部復奉詔條用兵機宜十二事從之致異此據明史安南傳然其言是時起毛伯溫參贊軍務則實錄不載蓋上欲用伯溫而征討之命未下故明史本紀書伯溫參贊軍務于十七年三月癸酉與伏鸞並命所謂大將需後命者是也今年月悉據本紀參贊錄書之辛酉罷兵部侍郎潘珍職間住時兵部議討安南珍上疏諫曰陳嵩莫登庸皆弒逆之賊黎甯與其父諱不請封入貢亦二十年揆以大義皆所當討何獨徇甯請為出師耶且其地不足郡縣叛服無與中國今北敵日蕃聯帳萬里烽警頻聞顧釋門庭之防勞師冀遠非計之得宜遣大臣有文武者聲言進討檄

數登庸罪赦其脇從且令黎甯合勦使一國之人借我天聲壯彼士氣可坐收其功也上責珍撓成命遂被黜尋以恩詔復官致仕 壬申罷各處私叛書院時御史游居敬論劾王守仁湛若水偽學私叛故有是命 五月丁亥毛伯溫至京師上命且管院事俟征討安南之命伯溫因條上議處安南六事先是潘珍諫征安南兩廣總督潘且亦馳疏請停前命言朝廷方興問罪之師登庸即有求貢之使宜因而許之戒嚴觀變以待彼國之自定嚴嵩張瓚窺上旨力言不可宥且言黎甯在清都圖恢復而旦謂彼國俱定上表求貢決不可許且疏

明通鑑卷五十七

四

遂寢至是伯溫復希執政旨以且不可共事請易之奏上上意忽中變謂黎甯誠偽未審令三方守臣從宜撫勦參贊督餉大臣俱暫停且調用以副都御史張經代之伯溫在院管事如故于是御史何維柏請聽伯溫終制不許伯溫引疾不出服除始起視事致異張經請書經傳經初昌蔡姓人乃復也又傳言經以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而據實錄張經是時方進副都御史及受兩廣之命乃進兵戊戌雷震謹身殿鴟吻上問廷臣修省之宜禮部言謹身殿即古路寢天子肅容之所也上天示戒宜求刑政之所以失者而改之報聞仍詔修省如例時給事中謝廷蔭御史徐九臯應詔陳言俱



請罷征安南之師而給事中朱隆禧謂宜舍安南專事西北鎮疏入皆奪俸 六月癸酉濟農寇宣府指揮趙鏗戰死 是月工部尚書林庭楫以被劾致仕許之以吏部侍郎溫仁和代 秋七月癸卯免甯國太平安慶等府被災稅糧 八月壬戌遣官振湖廣災民時掌詹事府顧鼎臣言今歲夏秋多雨京城內外房舍傾圮軍民多斃死者又聞南北直隸山東河南陝西江浙各被水災而湖廣尤甚衝沒城邑人多漂溺幸而存者家產蕩盡勢必聚而為盜請勅行優卹湖廣災重仍宜遣大臣徧祀山川循行郡邑振救安輯分遣有司掩骼埋胔

明通鑑卷五十七 五

詔從之尋遣成國公朱希忠祭告顯陵 甲子免順天永平保定河間四府稅糧仍命有司振之 甲戌濟農寇大同擁四萬騎從偏頭關東入副總兵郝鏗中路參將張世忠等各率所部與三關軍合禦之兩鎮兵共一萬四千人衆寡不敵乃調延甯游兵分布要害又選保定漢達官軍三千保偏頭關是時寇復分兵再犯宣府殺參將張國輔 是月雲南巡撫汪文盛以獲登庸間謀及所撰偽大誥上聞上大怒命守臣仍遵前詔征討時文盛招納黎氏舊臣武文淵得其進兵地圖謂登庸必可破上之朝廣東按臣余光言莫之篡黎猶黎之篡

陳不足深較但責以久不修貢不必遠征罷敝中國臣已遣使宣諭彼若來歸宜因而撫之上以光輕率奪俸一年 九月己丑免江西被災稅糧 辛卯命咸甯侯仇鸞掛印充總兵官填守甯夏鸞鉞之孫也 癸卯南京應天府進呈鄉試錄上閱其策題以國家祀戎大事為問所對語多譏訕考官諭德江汝璧洗馬歐陽衢令錦衣官校逮至京師尋謫汝璧福建提舉市舶司衙廣東南雄府通判並赦所取貢士不許會試 冬十月乙卯免山東被災稅糧 十一月丙戌冬至祀天于南郊之園上以足疾遣郭勛攝行 是月逮故昌國公張鶴齡下獄初鶴齡既削爵降南京錦衣指揮至是有奸人班期于雲鶴誣告延齡兄弟挾左道咒詛辭及太后鶴齡遂自南京坐逮瘐死獄中期雲鶴亦坐誣謫戍

明通鑑卷五十七 六

本紀系遠張鶴齡于是月明史稿系之是月丁亥證之實錄統叙于明年正月而以班期雲鶴之告追書去年冬事是本紀系之十一月者正合 今並瘐死事統系之十一月之末 十二月癸亥以順天永平二府災尤重詔發太倉銀二萬兩通州倉米二萬石振之都御史巡撫順天黨以平請之也 是月工部尚書甘為霖以陵工稽遲為武定侯郭勛所劾職聞住以右都御史毛伯溫代之 是冬詔開地印店野雞岡諸口上流四十餘里由桃源集丁家道口入舊黃

河截渦河水入河濟洪從總河副都御史于湛議也

初田州岑邦相之立也其庶兄邦彥有子曰芝依大母

林氏氏居官給養田會盧蘇之亂蘇殺邦相事見邦

相又侵削二氏原食莊田二氏遂與蘇合謀以芝犇梧

州赴軍門求襲尋氏與蘇構殺邦相國遂無主是歲

巡按御史諸演以芝承襲未定致令鄰封覬覦請給劄

付令芝管事是時蘇亦悔罪請給芝冠帶而已願裏糧

立功及追補累年通賊疏入部議以土蠻自相仇殺當

從未減皆令立功方准贖罪復官從之

十七年春正月丙申下巡視東城御史陳讓于獄初奸

明通鑑卷五十七

七

人劉東山以射父坐死戍邊復命讓檄兵馬司捕獲

之東山復謀脫已罪乃誣告張延齡並構讓及遂安伯

陳德數十人冀以悅上意奏入下錦衣衛窮治讓在獄

中上疏言東山扇結奸黨圖危宮禁陛下有帝堯既睦

之德而東山敢為陛下言漢武巫蠱之禍陛下有帝舜

底豫之孝而東山敢導陛下以暴秦遷母之謀離間骨

肉背逆不道義不可赦疏入上頗悔悟指揮王佐典其

獄鈎得東山情奏之乃械死東山赦讓德等而延齡長

繫如故 是月廣西道御史吳悌疏請宥應天中式貢

士容赴禮部試上怒其違旨奏擾命錦衣衛執送鎮撫

司拷問尋宥之後南京事竣禮部復以諸生為請乃詔

送國子監肄業 二月癸丑免順天府被災稅糧 戊

辰以清明節謁天壽山陵是日車駕發京師壬申還宮

三月壬辰賜茅瓚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辛丑命

咸甯侯仇鸞佩征夷副將軍印克總兵官兵部尚書毛

伯溫參贊軍務討安南莫登庸也先是雲南巡撫汪文

盛傳檄安南登庸如束身歸命籍上與圖待以不死于

是登庸父子遣使奉表乞降且投牒文盛及黔國公沐

朝輔具述黎氏衰亂陳嵩叛逆已與子方瀛有功為國

人歸附所有土地已載一統志中乞賞其罪修貢如制

明通鑑卷五十七

八

至是朝輔等奏聞而黎甯承前詔懼天朝竟納其降備

以本國藝秣始末及軍馬之數水陸進兵道里來上俱

下兵部集廷臣議僉言莫氏罪不可赦亟宜進師遂有

是命 是月禮部尚書梁材致仕詔倉場侍郎李廷相

回部代之 是春三衛入寇大清堡總兵馬永擊却之

先是指揮徐顯誘殺泰甯部九人故三衛復叛 夏四

月庚戌如天壽山癸丑躬祭太宗聖蹟亭亭在天壽山

之東太宗昔年駐蹕地也甲寅還京師 戊午罷征安

南先是張經至粵上言安南進兵之道有六兵當三十

萬一歲之餉需百六十萬舟馬制器犒軍之費又須七

十餘萬況我調大衆涉炎海與彼勞逸殊勢不可不審處也疏方上欽州知州林希元復力陳登庸可取狀兵部不能決復請廷議及議上上不悅曰朕聞卿士大夫私議咸謂不宜興師爾等職司邦政漫無主持悉委之會議既不協心謀國其己之仇讎毛伯溫令在京別用武定侯郭勛請復各處填守內臣命取礦課以資國用上命于雲南兩廣四川福建湖廣江西浙江大同各用一人部給事中朱隆禧等言前此罷革內官中外臣民一時稱快勛因取礦一事而欲併復填守誠恐贖貨殃民自此無已也是其言竟已之 甲子以春久不

明通鑑卷五十七

九

兩上親詣郊壇行大雩禮戊辰雨 辛未寇犯大同參將張世忠等禦却之 是月命毛伯溫以兵部尚書仍管右都御史事以刑部侍郎楊志學爲工部尚書督工詔戶部撥銀米振京城內外饑民旱故也 五月改楊志學刑部尚書以右都御史周叙代爲工部尚書 六月丙辰始定明堂大饗禮初洪武定郊祀大典別無明堂祀上帝及配位之制至是有致仕揚州府同知豐坊熙之子也上疏言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宜建明堂尊皇考爲宗以配上天又天下郡邑宜各立明堂歲時祝拜君上以尊朝廷勿寄位釋宮褻體統下

禮部議尚書嚴嵩上言諸儒論禮不一臣惟明堂圖上皆以事天地今大祀殿在圖上之北正應古之方位明堂秋饗之禮卽此可行不必更建至於侑饗之禮傳以爲萬物成形於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自漢武追唐宋諸君莫不皆然主親親也至於錢公輔司馬光孫抃程朱諸賢所論主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則宜配獻皇第揆以嚴父之旨以皇考而不得配陛下庸有所弗甯矣至於稱宗之禮則未有稱宗而不耐太廟者臣不敢妄議惟聖明裁擇上以示夏言言不敢議上曰明堂秋饗宜於奉天殿行之其配首皇考稱

明通鑑卷五十七

十

宗不爲過情何在爲不宜也復命集議戶部侍郎唐胄疏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於周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說者謂周公有聖人之德制作禮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然後爲孝卽周公歸政之後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武王也及康繼成亦未聞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後世祀明堂皆配以父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故有問於宋儒朱熹者曰周公之

後當以文王配耶當以時王之父配耶朱熹曰祇當以文王配又問繼周者如何熹曰祇以有功之祖配之後來第為嚴父說所惑耳由此觀之明堂之配不專於父明矣皇上嗣統之初廷臣執為人後之說於是力正大倫惟張孚敬席書諸臣及何淵有建廟之議陛下嘉答諸臣亦云朕奉天法祖豈敢有干太廟顧今日乃惑于豐坊之說乎臣謂明堂之禮誠不可廢惟當奉太宗配于禮為宜若獻皇帝得聖人為之子不待稱宗議配三編待作得武英殿底本作而專廟之享百世不遷矣待似作待文義為順今從之疏入上大怒下胄錦衣獄黜為民尚書嵩乃上言考秋

明通鑑卷五十七

十一

饗成物之旨嚴父配天之文皇考侑饗允合周道上嘉攷異明史本紀書定明堂大饗禮于是月丙辰據納之實錄也諸書皆系之九月據唐宗廟太廟及配位之月日也明書及通紀並系之六月實據議禮之始而實錄所載則並稱宗廟皆類記于六月惟本紀三編分書定大饗禮于六月稱宗廟是月寇犯宣府都指揮周冕死之 秋七月辛卯開雲南大理等府河南宜陽等縣銀礦上初即位閉大理銀場其後勸豫齊晉川滇所在進礦砂金銀會大工頻興復議開採遂有是命 癸巳慈甯宮成即毀禁中佛殿為之也 八月甲辰濟農犯河西總督劉天和率部卒禦之斬首八十餘級上嘉天和功進兵部尚書 丙辰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

顧鼎臣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李時為首輔而夏言荷上眷專甚鼎臣素柔媚不敢與抗惟充位而已改工部尚書溫仁和于禮部掌詹事府 九月戊寅免畿內順天保定河間真定廣平順德大名永平諸府被災秋糧 辛巳上太宗文皇帝廟號曰成祖同日上獻皇帝廟號曰睿宗遂奉睿宗神主附太廟躋武宗上先是上既定明堂大饗配位乃命議稱宗附廟之禮集文武大臣于東閣嚴嵩等初議稱宗不及附廟上大不悅乃著明堂或問以難之嵩等惶恐盡改前說乃言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次故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宋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前事可據今皇考與孝宗當同一廟奏上羣臣無敢異議上又念太宗永無配享無以謝廷臣至是復諭曰文皇帝與高帝同創大業宜同稱祖號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躬宜薦宗稱于是議遂定辛卯大饗上帝于元極寶殿奉睿宗配時議撤大祀殿建大殿殿未成權于元極殿行之殿在官右乾隅即舊欽安殿也初張璉之議大禮也有同年生胡鐸意亦主考興獻王與璉合璉要之同署鐸曰主上天性固不可違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獻王不己則宗宗不己則入廟入廟則當有祧以藩封虛號而于治世之宗可乎且入

明通鑑卷五十七

十二

廟則當有祧以藩封虛號而于治世之宗可乎且入

庶則有位將位于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為之臣死不得躋于君然魯嘗躋僖公矣恐異日不乏夏父之徒也至是果如其言 乙未如天壽山行秋祭禮車駕發京師丁酉還宮 是月以南京工部尚書蔣瑤為工部尚書 冬十月甲子上以天垂景雲祭告元極寶殿旋詣南郊恭上帝尊號曰皇天上帝先是上將舉大饗有雲祥于是禮部尚書嚴嵩奏慶雲見請受羣臣朝賀又為慶雲賦及大禮告成頌上之上悅命宣付史館尋命禮部擇日進冊表 十一月辛未朔上詣南郊恭上帝天上帝冊表還詣太廟加上高皇帝高皇后尊號是日

明通鑑卷五十七

三

皇后捧高皇后主同詣太廟行亞獻禮文武官及命婦皆陪祀後漢上皇上帝尊號明史本紀三編皆系之十一月據上尊號之月日也其慶雲見及祭告南郊恭上帝在前月甲子故三編目中系以先是二字今分書之 乙酉振湖廣武昌府屬災戶部請將京庫折銀停徵而以本年京庫折米銀及太和山香錢荆州抽分料銀倉庫銀穀相兼振之 辛卯祀天于南郊之園上詔赦天下 乙未免江西被灾稅糧戶部仍請振之報可 十二月癸卯章聖皇太后蔣氏崩 乙巳詔議大行皇太后合葬禮先是上營壽陵于大峪山欲遷顯陵改葬焉至是太后崩諭禮工二部曰大峪山在成祖長陵之西南林木茂鬱岡阜

豐衍別在諸陵之次實為吉壤朕欲奉皇考山陵遷附于此其詳議以聞尋又諭禮部曰茲事重大不可緩其即奏遣重臣于天壽之大峪山建造顯陵一面南奉皇考梓宮來山合葬于是武定侯郭勛大學士夏言等議以皇考山陵遠在江漢每履陛下歲時之感茲慈馭上賓聖情中切合葬之事揆之古禮而正即之聖心而安此皇上大孝舉也丁未命駙馬都尉崔元尚書張瓚等為奉迎禮儀使壬子上素服親詣大峪山相視山陵甲寅還京師 乙卯李時卒贈太傅謚文肅 戊午振甯夏災 方車駕之發京師也直隸巡按御史陳讓上言

明通鑑卷五十七

西

合葬之舉出自陛下誠孝之一心然臣聞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今出皇考體魄于所藏之地竊非所宜昔黃帝衣冠之陵在陝西者曰橋陵舜葬九疑二女不從古人事死之禮先廟而後墳重魂而後魄臣以為宜奉睿宗皇帝遺衣冠與章聖皇太后合葬于大峪山又以章聖皇太后遺冠帔奉以合葬于顯陵如此則體魄不動陟降有歸仁之至義之盡也疏入上責其阻撓成議黜為民已而上自大峪山還己未諭輔臣曰遷陵一事朕中夜思之皇考奉藏體魄將二十年一旦啟露于風塵之間撼搖于道路之遠朕心不安即皇考亦必不

甯聖母尤大不甯也今欲決以禮之正情之安莫如奉  
慈宮南詣合葬穴中其令禮臣再議以聞嚴嵩等言靈  
駕北來慈宮南詣共一舉耳宜如初議上意終不決因  
止崔元等且勿行而令指揮趙俊南往啟視幽宮于是  
親幸承天之議起放異陳讓此疏實錄書于上幸大略  
山之下雖以阻撓被黜而上意中變  
欲奉慈宮南詣合葬顯陵觀讓疏所論衣冠合葬數  
語精當不易不知諸書何以遺之今據實錄增入  
丙寅上大行皇太后尊謚曰慈孝獻皇后 以大行皇  
太后之喪罷明年元旦朝賀時禮部以十二月三十日  
己當二十七日除服之期仍復疏專請是日御殿受朝  
奉旨詰責然猶素服御殿百官行八拜禮鳴鐘鼓鞭奏

明通鑑卷五十七

五

堂下樂上以服除令如議行皆嚴嵩等所請也

十八年春正月辛未上諭輔臣考定喪服冠裳衰絰之  
制繪圖注釋編輯成書上之竝命禮部擇日恭奉大行  
皇太后梓宮南附 丁酉禮部以上帝尊號及皇祖謚  
號禮成奏遣使詔諭朝鮮上曰安南亦朝貢之國未可  
以邇年叛服之故不使預聞踰月起侍郎黃綰為禮部  
尚書克正使諭德張治副之 是月以尊號禮成武定  
侯郭勛進封翊國公晉夏言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  
師舊制人臣無加上柱國者言所自擬也又晉顧鼎臣  
少保兼太子太保 總河都御史胡纘宗請開考城孫

繼口孫祿口黃河支流以殺歸睢水患且灌徐呂因於  
二口築長堤及修築馬牧集決口報可 二月庚子朔  
立皇子載壑為皇太子封載屋為裕王載圳景王辛丑  
頒詔天下大赦 壬寅起舊輔臣翟變為兵部尚書兼  
右都御史克行邊使以將南狩故也 丁未所穀於元  
極寶殿初上定祈穀之祭奉太祖高皇帝配至是禮部  
嚴嵩等請以皇考配上難之自此遂停配祀 遣官致  
祭先師孔子詔授先賢曾子裔孫貢粹為翰林院世襲  
五經博士 壬子遼東饑戶部請以本鎮採買銀一萬  
二千餘兩及舊振餘銀一萬六千餘兩振之報可竝給

明通鑑卷五十七

六

遼東等衛官衣服各折銀有差 癸丑安南莫方瀛遣

使欵鎮南關乞降竝籍其土地戶口聽天朝處分詔納  
之下禮兵二部協議 乙卯上幸承天先是趙俊自承  
天還言顯陵不吉上欲親詣承天周闕卜兆九卿大臣  
許讚呂柟等皆諫上曰朕豈空行哉為吾母耳已而給  
事中曾烜御史劉賢郎中岳倫皆諫倫及聽選歲貢陳  
良弼言陛下之孝當在於愛養斯民不在乎躬親送葬  
之末上怒俱下錦衣衛逮訊於是命宣城伯衛輝遂安  
伯陳德及大學士顧鼎臣等輔皇太子監國是日車駕  
發京師夏言嚴嵩扈從 辛酉次真定望於北嶽 丁

卯車駕次衛輝夜四鼓行宮火從官倉卒不知上所在  
錦衣指揮陸炳排闥負上出御乘輿後宮及內侍有殞  
於火者炳之母上乳媪也自是炳益愛幸先是上過趙  
州及臨洺鎮皆於駕發後行宮火乃命有司嚴捕治之  
初張孚敬既致仕踰年上復遣官齋手救視疾起其  
還行至金華疾大作乃歸至是卒孚敬以大禮大獄叢  
詬沒世然上終始眷禮廷臣卒莫與二嘗稱少師蘿山  
而不名既卒嗟悼不已禮官請謹上取危身奉上之義  
特謚文忠贈太師孚敬以剛果不避嫌怨既遇主知亦  
時進讜言如清勛戚庄田罷天下填守內臣先後殆盡

明通鑑卷五十七

皆其力也張廷齡之獄孚敬以恐傷昭聖皇太后心強  
諍之上志責曰自古強臣令主非一若今愛死囚令主  
矣當悔不從廷和事敬皇帝邪蓋欲以危語惕止孚敬  
而孚敬意不已以故終昭聖皇太后世廷齡得長繫云  
亥張孚敬以是月卒見明史本傳實錄亦系之是月  
乙巳惟實錄所載大臣卒多據奏報月日而孚敬之卒  
本傳言帝在承天聞之傷悼不已似奏至當在  
三月後實錄所記據其赴至京師也今從之 車駕  
之南巡也武定侯郭勛兼領後府兵扈從勛恃寵請以  
五世祖英侑享太廟廷臣持不可侍郎唐胄諍尤力不  
納英竟得侑享 三月己巳朔車駕渡河祭大河之神  
辛未至鈞州望祭中嶽 甲戌免畿內被災稅糧

庚辰車駕至承天府辛巳謁顯陵還御龍飛殿 甲申  
饗上帝於龍飛殿奉睿宗配禮成遂秩於國社國稷及  
境內山川河瀆徧於羣祀頒胙於陪祀諸臣 丁亥作  
顯陵新宮 戊子以大享禮成御龍飛殿受羣臣朝賀  
頒詔天下初禮臣請表賀行在輔臣夏言謂宜俟乘輿  
至京上乃報罷意大不懌至是嵩復以為請上曰夏言  
請俟回京是也雖然禮樂自上出何害乃受之詔赦天  
下給復承天三年免湖廣明年田賦五之二畿內河南  
三之一 庚寅辭顯陵壬辰車駕發承天 夏四月戊  
申車駕還都過堯母墓監察御史謝小南言慶都縣城

明通鑑卷五十七

外有堯母墓當時祀典失於紀載乞修建與歷代帝王  
陵寢三年一遣祭為定制從之尋諭禮部曰帝堯父母  
異陵可徵合葬非古也自是遷陵議遂寢 庚戌夜彗  
星見芒長三尺許光指東南掃軒轅北第八星旬日始  
滅 壬子車駕還京師 壬戌免湖廣被災稅糧 癸  
亥太白晝見 甲子幸大峪山駕發京師丙寅還宮先  
是上欲葬皇太后於大峪山至是周歷審視召殿嵩於  
行宮諭曰大峪不如純德純德者即承天之松林山更  
名也于是奉梓宮南附之議遂定 是月山西聞喜文  
邑平陸猗氏夏縣各地震有聲如雷越二日復震 五

月己巳夏言罷尋諭留之言為首輔郭勛害其寵嚴嵩與言同鄉謹事之而言者以門客嵩恨甚至是以言在承天失上意遂與勛交構之會上遷京復幸大峪山言進居守敕稍遲大怒責言怠慢不恭命還前賜銀章並累降手敕言惶懼謝罪請免追銀章手敕為子孫百世榮詞甚哀上怒不已疑言毀損令禮部追取言乃以手敕四百餘並銀章上之尋削言勲階令致仕越數日上怒解命止其行復諭以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言疏謝諭以秉公持正毋為眾怨言知所云眾怨者勲輩也再疏謝謂自處不敢後他人一志孤立為眾所忌

明通鑑卷五十七

五

上復不悅詰責之惶恐謝乃已未幾以所追銀章手敕還之己卯寇犯遼東甲申大行皇太后梓宮南行由運河水道達承天是月復以梁材為戶部尚書代季廷相也材初長戶部以力除宿弊忤權貴失上眷遂以侍郎閒住至是上知其廉廷臣復交薦之會廷相致仕召復原官未幾考察京官特命材監之又命兼掌刑部事上嘗曰尚書得如材者十二人無憂天下矣六月丁酉朔雷震奉先殿左吻及東室門楹同時皇城北鼓樓燬詔諸司修省三日並條時政得失越日都御史王廷相應詔自陳曰人事得而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

小臣廉今廉隅不飭賄賂公行大小效尤內外征利每遇一官有缺必有數人爭之要路權門終日十至且都御史職在糾察百僚振肅風紀臣叨茲任既不能正身格物使弊絕風清復不能抗疏論列乞賜罷黜以儆有位疏意蓋指斥嚴嵩張璜輩也上但諭留而已是月以右都御史周希為刑部尚書以楊志學致仕也秋七月庚午頒御製大狩龍飛錄於文武羣臣壬午免山東濱州德州等處被災稅糧是月召南京吏部郎中鄒守益為司經局洗馬時霍韜長南吏部以皇太子幼未能出閣惟日聞正言見正事可為養正之助乃

明通鑑卷五十七

五

與若水上聖功圖自神堯茅茨土階文王為世子及上在西苑耕稼蠶桑凡為圖十有三奏入上以為謗訕幾得罪久之以韜故得解效異事見明史霍若水傳月日據實錄也賢錄詳載十三事實家養之切要諸書遺之今據增閏月己亥遼東軍復亂總兵官馬永討平之遼東自十四年軍變但禽首惡數人而遺孽未盡時有不逞心至是因歲饑糾惡少四十餘人乘夜倡眾為亂城中人無應者永率家丁三百餘人捕之千戶張斌先登被殺眾兵繼進斬首四十級生禽二賊無一人得脫者事聞賜勅獎勵陞永左都督丙午免浙江被災稅糧庚申葬獻皇后於顯陵辛酉罷禮部尚



書黃縉復議征安南縉之奉使安南也上方幸承天極  
赴行在受命縉憚往至徐州以疾請緩期奉旨詰責宥  
之縉數陳便宜請得節制兩廣雲貴重臣又請遣給事  
御史同事仍擇郎官二人備任使上悉從之至是又為  
其父母請贈且援建儲恩例請給誥命如其官上怒遂  
寢新命令以侍郎間住上既責縉謂征南之議發自夏  
言眾皆隨之今乃訕上聽言計共作慢詞此國應棄應  
討何無定議即於是張瓚及廷臣惶懼請如前詔仍命  
仇鸞毛伯溫南征如登庸父子束心歸命無異心則待  
以不死從之致與此據實錄月日也事見明史黃縉參  
安南傳書之傳言縉至七月尚未行而七

明通鑑卷五十七

卿表言伯溫以四月回任七月征安南證之  
本紀是縉罷及命伯溫皆在閏月今摺之 八月辛

未奉慈孝獻皇后神主廟廢宗獻皇帝廟 癸巳免河

南及陝西被災稅糧 九月乙未朔日食三分詔免救

護致異明書是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本紀不書以免救護也今摺實錄 免畿內被災稅

糧 辛酉以奉安成祖陵碑詣天壽山是日車駕發京

師敕駙馬都尉崔元刑部尚書周期雍居守 以河南

災甚請遣大臣賫幣往振上命推素有才識者乃遣戶

部侍郎王杲往杲上言河南已奏報死亡十萬有餘其

存者且夕冀得升合以延殘喘彼處倉庫所貯錢穀恐

不足用待其查勘往返動淹累旬救荒如救焚未可稍

緩請先發內帑銀十萬兩會撫按官分行振濟下戶部  
議戶科給事中郭鋈等亦以為言詔發臨清倉糧價銀  
五萬兩杲以民饑甚僅足資兩月之用來春青黃未接  
勢難坐視必增銀十五萬兩乃可戶部議發德州倉銀  
五萬二千七百餘兩及河南布政司庫解京銀並開封  
府河道贓罰銀八萬兩與之詔從之致與明史本紀九  
據實錄也實錄八月免河南稅糧九月遣王杲振河南畿  
三編統系之閏七月蓋摺巡撫之請也今從本紀

明通鑑卷五十七

是秋寇兩犯宣府軍卒楊思忠等六人戰死又犯榆林  
總兵官周尙文敗之 吏科都給事中蔣廷寵以考察  
劾尙書嚴嵩張瓚等上曰嵩瓚朕所簡用也嵩等以被  
論自陳嵩言今日之臣必使主孤立自勞率皆觀望禍

福上以為然命盡心供職不必辭避 冬十月乙丑朔

上躬祭長陵丙寅還京師 十一月丙申冬至祀天於

圜丘 己亥免江西被災稅糧 癸卯免山西被災稅

糧 十二月乙亥免浙江被災稅糧 是冬大同五堡

成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張文錦尋又殺總兵李瑾由是

兵益驕文武大吏不敢要束廷議以為憂移陝西總兵

官梁震往填大同震畜健兒五百人至則下令申約束

無不帖服寇至累破之會毛伯溫督師巡邊震議修五

堡不數月工成至是震卒先以功贈太子太保尋加贈

太保謚武壯嘉靖間西北推名將者震為首次及馬永周尙文震死健兒無所歸守臣請編之行伍邊將猶頗得其力云

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上以疾不視朝壬寅始受羣臣朝賀嚴嵩等請之也是日上拜于元極殿禮畢遂御朝

丙午翟變行邊還詔以原職太子少保禮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變之行邊也文武大吏俱棄鞋郊迎餽遺不貲既事歸裝用以遺賁近遂復入閣 辛亥濟農寇大同以五百騎伏大厖灣而遣四十餘騎分掠參將張世忠等追之伏發殺指揮周岐等二十九人

明通鑑卷五十七

及是明史本紀是月辛亥實錄系之五月之末蓋據兵部議功罪之月日也原奏稱正月十八日寇入大同云云是月甲午朔正正月十八日也實錄多據奏報月日而原奏所載勝負月日之可據者史家多因之紀實也周岐等二十九人 二月辛未振河南湖廣饑時侍郎顧璘督理顯陵工程因言河南湖廣旱災會顯陵興工饑民皆赴工就食至是工竣失所之民不振將有嘯聚之患請量留二省無災府縣免運正糧濟之戶部議覆免

運正糧許量折每石七錢湖廣清軍御史姚虞因上流民圖極言承天工所流民宜行拯卹詔璘會同撫按官設法振濟毋使流亡失業 己卯罷武科鄉試時兵部請開武科上以累科未見得人遂報罷給事中王夢弼

請以六年一試著為令上責其妄議奪俸二月 三月戊戌詔修西苑仁壽宮 是月濟農寇延綏總兵周尙文迂道會援副總兵楊信稱病不出寇大掠而去攷異稱作戊戌實錄系之王寅似皆 夏四月庚辰上以入

春雨澤愆期躬禱宮中復行所司祈禱癸未雨于是輔臣夏言尙書嚴嵩等皆表賀 五月丙申國子司業王同祖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失教故也請敕兩京公侯伯子弟凡未仕者悉入成均俟學有成方請叙蔭不率者治之上是其言尋命已任事者亦送監肄業自是少年勛戚頗以入學為榮 是月工部尙書蔣瑤以逾七

明通鑑卷五十七

十令致仕仍敕馳驛歸瑤既改北部會大工頻仍歲募民克役費二百餘萬瑤以為言請停不急者又營建率役京軍多為豪家占匿瑤清出之上亦浸不悅遂以老罷瑤既歸僻處陋巷以清介稱卒年八十九贈太子太保謚恭靖 瑤之罷也同時南京兵部尙書湛若水亦

以年逾七十致仕若水與王守仁同講學後各立宗旨守仁以致良知為宗若水以隨處體認天理為宗守仁言若水之學為求之于外若水亦謂守仁格物之說有不可信者四又曰陽明與吾言心不同彼所謂心指方寸而言吾所謂心者體萬物而不遺者也故以吾之說

為外一時學者遂分王湛之學卒年九十五 六月丁卯戶部尚書梁材罷時大工頻興役外衛班軍四萬六千人翊國公郭勛籍其不至者責輸銀雇役廩食視班軍當李廷相在戶部嘗量給之材既代堅持不予勛遂劾材上命補給勛又以軍不足籍逃亡軍布棉折餉銀募工材言今京班軍四萬餘已足用不宜藉口耗國儲上從其奏勛益怒劾材變亂舊章先是宮中醮壇須龍涎香材不以時進上銜之至是遂責材沽名誤事落職閒住材歸尋卒隆慶初贈太子太保謚端肅嘉靖中歲大臣多阿上取寵材獨不撓以是終不容自材去邊儲

明通鑑卷五十七

庚午

國用大窘上乃嘆曰材在當不至此 庚午增設填守江淮總兵官上即位之八年江洋盜發時夏言為兵科給事中奏請專設填守江淮總兵官督兵勦捕未幾賊平兵部奏革以其重任仍歸操江武臣如故凡浙江糧運自蘇州常州裏河取道者由鎮江京口關抵儀真其開河土疏易於府縣必歲時濬治然後糧運無阻是年京口關淤阻漕運咸撥民船多為海寇所掠甚至執戮官吏南京兵科給事中楊雷以其事聞下兵部以設官本末查覆因請設總兵官命以旗牌勅符俾駐劄鎮江提督沿江上下兵防西自九江安慶東及淮揚蘇常諸

郡凡備倭守備衛所及有司巡捕官悉受節制從之已而金山儀真守備官各加以將領之號分領江南江北地方凡衛所掌印巡捕諸官悉令服屬 辛巳衛拉特即瓦剌部長款塞初衛拉特既衰其酋仍稱太師遣使朝貢土爾番之據哈密也故都御史許進以金帛陷衛拉特令以兵擊走之正德十三年土爾番復犯肅州副使陳九疇復遣衛拉特綵幣使乘虛襲土爾番三城殺掠以萬計土爾番畏逼與之和其後復以議婚相仇隙土爾番益強衛拉特數困敗又所部輒自殘多歸中國于是衛拉特部長卜六王者以西番侵掠不支亦求內

明通鑑卷五十七

庚午

附下兵部議已甘肅巡撫丁汝夔疑其詐與土爾番交惡為合勢內侵之計兵部竝上其事詔遣之出關後遂不知所終 是月改南京工部尚書李如圭為戶部尚書以戶部侍郎張潤為工部尚書先是蔣瑤在工部以節年營建兵部撥軍戶部支糧工部止于辦料適年以軍數不足議令工部雇夫津助計內外工程共用銀六百三十四萬七千餘兩中間辦料約四百二十餘萬其餘盡係雇夫車價之數請將各衙門工程悉暫停止上不許令工部會戶兵二部詳議以聞潤既代瑤乃復上四事一議工部節慎庫見貯止六萬餘兩而所欠夫匠

物料尚二十七萬無從措辦撥借戶部每年扣省通惠河脚價及崇文門稅皇莊草場子粒等項銀兩一議戶兵二部見食糧官軍宜赴工者計各營錦衣衛等處共六萬餘名查撥分撥可省雇役之費一議暫停西苑仁壽宮及鼓樓等侯前工告完以次舉行一議四郊所費銀兩不過四十六萬慈甯宮不過四十八萬乃今慈甯宮已用銀七十一萬有奇一號等殿已用銀七十六萬有奇費漸侈矣而工猶未完乞敕內外樽節疏入惟西苑及殿工宜併力速成餘暫停止 秋七月癸卯濟農寇萬全衛總兵官白爵與戰于宣平敗之追至北莊又大敗之壬子寇涉桑乾河官軍半渡急擊三敗之斬百餘級捷聞兵部以為宣府數十年未有之功詔進爵都督同知致異明史本紀寇萬全在是月癸卯實錄系之八月據奏捷月日也原奏稱七月十四日是月庚寅朔癸卯正十四日也又云二十三日敗敵于桑乾河正壬子也今據書之 戊午振江西水災時南昌府及新建等縣俱水戶部議以新建等縣兌運正米內量改折色十一萬石並留派剩南糧四萬石振之 八月壬戌禮科給事中曾鈞言用人之術莫先於端士習士習之敝則廉汙之介弗嚴也靜躁之分不明也今之下僚多以挾賞得顯擢一有員缺則自銜求進交爭而不慚至於大臣之自處尤有可議者古者

明通鑑卷五十七

大臣慮周四方今則守局循常矣古者大臣恭儉率物今則窮奢競靡矣古者大臣被論惶恐待罪今則強辨傷體矣古者大臣同寅協恭今則交惡相傾矣故夫忠佞之辨在陛下加之意而已疏入上以鈞所論深中時弊嘉納之 甲戌寇犯平涼流劫岢嵐石州等處 丁丑杖太僕卿楊最死上好神仙術給事中顧存仁高金王納言皆以直諫得罪會有方士段朝用者以所煉白金器百餘因郭勛以進云以盛飲食物供齋醮即神仙可致也上立召與語大悅朝用因言上深居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上益悅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假一二年親政如初舉朝愕不敢言最抗疏諫曰陛下春秋方壯乃聖諭及此不過得一方士欲服食求神仙耳神仙乃山棲溪練者所為豈有高居皇屋衣衣玉食而能白日翀舉者臣雖至愚不敢奉詔上大怒立下詔獄重杖之杖未畢而死尋監國議亦罷致異楊

明通鑑卷五十七

明史本傳通紀明書或系之去年八月或系之六年十月惟明史本紀書杖楊最於是年八月丁丑而實錄不具疑漏脫否則史臣諱書之也然證之實錄是年七月賜段朝用紫府宣忠高士名號並加郭勛祿米歲百石又入月丁丑指揮同知劉永昌言代聞皇上欲命東官監國暫攝聖躬此盛德事而諸大臣乃固爭之如此則當幸承天時監國亦非也上以監國重事朝廷自有處分非承天時所宜言下鎮撫司拷問云云據此則明史系之入月丁丑蓋同時事也 甲申以秉一真人陶典知實錄何以遺之今據明史

真子世同爲太常寺丞婿吳濬孫陶良輔俱食博士俸  
典真後更名仲文初受符水訣于羅田萬五山復與邵  
元節善隨秩滿黃梅縣吏至京師遂寓元節邸舍元節  
年老因薦仲文於上以符水噴劍絕宮中妖莊敬太子  
患痘禱之而愈益見龍異去年南巡元節病以仲文代  
次衛輝有旋風遮駕上問何祥對曰主火已而果驗上  
益異之授秉一真人至是上欲命太子監國專事靜攝  
楊最杖死廷臣震懾大臣爭諂媚取容而神仙禱祀日  
逐矣 是月江西浮梁景德鎮民以陶爲業聚備至萬  
餘人會大水食絕遂肆虜掠村鎮爲墟守臣以聞詔巡

明通鑑卷五十七

表

撫都御史王暉撫戢因請增設府佐一人駐鎮督理從  
之 九月己酉召仇鸞還鸞奉使南征至粵陵鎮守  
令總兵安遠侯柳珣以戎服見珣不聽遂互訐於朝上  
以鸞輕傲命珣代佩征夷副將軍印會同毛伯溫議處  
安南事 是月以南京戶部尙書錢如京爲刑部尙書  
以周期雍致仕代之也先是郭勛以風薶請如先年策  
免大臣故事各令自陳仍聽科道拾遺於是閣部諸臣  
皆引咎乞罷溫旨諭留獨期雍准致仕勛搆之也 濟  
農寇固原總督劉天和令總兵官周尙文與戰於黑水  
苑大敗之斬濟農子錫沙王舊作小寇寇遁延綏總兵任

傑追擊於鐵柱泉又敗之是役也三鎮斬獲至四百四  
十餘級捷聞上大嘉之進天和太子太保尙文以下皆  
陞賞有差攻異黑水之戰實錄系之是年冬月據奏捷  
入境九月十二日始去故明史本紀以八月二十一日  
明史稱首系之是月無日今從之 冬十月甲子顧  
鼎臣卒 是月霍韜卒韜與夏言攻許不勝最後見郭  
勛與言有郤乃陰庇勛與共齟齬言上雖置不問然亦  
頗厭之及卒賜祭葬如例韜舉進士出毛澄門下既以  
議禮不合遂請削門生籍初詆司馬光後議薛瑄從祀  
至追論光不可祀孔廣其不顧公論如此 十一月壬  
寅冬至祀天於圜上郭勛攝行是日太白晝見 丙午

明通鑑卷五十七

三

以巡撫甯夏副都御史楊守禮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時  
以邊寇甫退恐其積忿報復命推久任邊方諳練戎務  
者廷臣咸薦守禮遂任之 王于上以久疾有瘳嘉陶  
仲文所禱有功進少保禮部尙書 丙辰慈慶宮成  
是月晉輔臣夏言少師翟璉及尙書張瓚皆少保以邊  
功叙錄也 十二月戊辰以冬深無雪命有司祈禱  
乙亥以沙河行宮成免順天八府明年稅糧三之一  
二十年春正月戊子朔上以疾不御殿百官於奉天門  
外朝覲官外藩使於午門外行禮是日雪 丙申上以  
陽九日拜天於元極殿尙書嚴嵩等請拜畢御殿受羣

臣朝賀從之 壬寅免南畿被災州縣稅糧 丙午海  
 西部長卜爾噶舊作卜爾孩與額布訥遣人獻金牌馬  
 匹款塞兵部尙書張璠等言卜爾噶據海西二十餘年  
 爲甘肅腹心之患若果輸誠則河西可轉危爲安第其  
 誠僞不可知宜敕總督楊守禮勘議以聞從之 二月  
 乙丑顯陵成給復承天三年 丙寅下監察御史楊爵  
 錦衣衛獄爵富平人時上經年不視朝日事齋醮工作  
 煩興嚴嵩等務爲諂諛爵拊膺太息乃上疏曰今天下  
 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骸莫不受患卽欲拯之無  
 措手地方且奔競成俗賂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

明通鑑卷五十七

三

瑞而稱賀讒諂面諛流爲欺罔士風人心頹壞極矣諍  
 臣拂士日益遠而快情恣意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此  
 天下大憂也去年自夏入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  
 秋禾既而一冬無雪元日微雪卽止民失所望憂旱之  
 心遠近相同此正撤樂減膳憂懼不甯之時而輔臣夏  
 言等方以爲符瑞而稱頌之欺天欺人不已甚乎翊國  
 公郭勛中外皆知爲大奸大蠹陛下寵之使稔惡肆毒  
 羣狡趨附善類退處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  
 亂者一也臣巡視南城一月中凍餒死八十八人五城共  
 計未知有幾孰非陛下赤子欲延須臾之生而不能而

土木之功十年未止工部屬官增設至數十員又遣官  
 遠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腴民膏血而不知恤是豈不  
 可以已乎況今頻年災沴上下交空尙可勞民糜費結  
 怨天下哉此興作不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  
 陛下卽位之初勵精有爲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矣乃  
 數年以來朝御希簡經筵曠廢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  
 得一睹聖容敷陳復逆未得一聆天語恐人心日益怠  
 惰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都俞吁咈協恭圖治之  
 氣象也此朝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左  
 道惑衆聖王必誅今異言異服列于朝苑金紫赤綬賞

明通鑑卷五十七

三

及方外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今舉而昇之奇邪之徒  
 流品之亂莫以加矣陛下誠與公卿賢士日論治道則  
 心正身修天地鬼神莫不祐享安用此妖誕邪妄之術  
 列諸清禁爲聖躬累也臣聞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近者  
 妖盜繁興誅之不息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貽四方之笑  
 取百世之譏非細故也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  
 危亂者四也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一時  
 臣工言過激切多有獲罪自此以來臣下震於天威懷  
 危慮禍未聞復有犯顏直諫以爲沃心助者往歲太僕  
 卿楊最出言而身殞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

國體治道所損甚多臣爲最等惜也古今有國家者未有不以任德而興拒諫而亡忠蓋杜口則讒諛交進安危休戚無由得聞此阻却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望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覽臣所奏賜之施行宗社幸甚上震怒立下詔獄榜掠血肉狼藉關以五木死一夕復甦所司請送法司問罪上不許命殿錮之獄卒以聖怒不測屏其家人不許納飲食屢瀆于死處之泰然 庚午下方士段朝用于獄初朝用以術進復因陶仲文進銀萬兩投紫府宣忠高士竝請歲進數萬金以資國用上益悅之已而其術

明通鑑卷五十七

不驗會朝用有徒王子岩者發其諸誣穢隱惡事仲文懼爲所累上章自理詔下朝用鎮撫司拷訊而實仲文不問 三月乙巳賜沈坤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王子以久旱親禱雨于西苑仍詔順天府祈禱 是月張潤以憂去先是甘爲霖以工部尙書督工至是令回部管事仍督大工 是春濟農寇甘肅之蘭州參將鄭東以二百餘騎馳援力戰被創還營卒尋又寇鎮朔堡甯夏總兵李義等迎敵斬首四十九級捷聞賜救獎勵踰二年按臣覈東死事狀請賜贈卹 肅于二月寇鎮朔于三月乙巳證之明史稹和傳及實錄所 夏四月己未載俱云是春無月日今茲系之是春下

安南莫登庸納款請降許之先是兵部尙書毛伯溫奉命討安南至廣西徵集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并檄雲南守臣及諸司俱集議分正兵爲三哨分奇兵爲二哨烏雷山等處兵爲海哨又將雲南別集之兵分三哨與黔國公沐朝輔安遠侯柳珣提督軍務侍郎張經巡撫都御史汪文盛等部署已定乃馳檄安南臣民諭以朝廷興滅繼絕之意討罪止于莫登庸父子有能舉郡縣來降者卽以其郡縣授之擒斬莫登庸父子來降者賞二萬金官顯秩申告再三又諭登庸父子果能束身歸罪盡籍其土地人民納款聽命亦待以不死伯溫等

明通鑑卷五十七

駐師近邊登庸聞之懼遣使詣軍門乞降詞頗卑切伯溫等承制許之時登庸子方瀛已死乃留孫福海守國登庸與姪文明并首首阮如桂等四十餘人入鎮南關各尺組繫頸徒跣匍稽首上降表復詣軍門盡籍國中土地軍民職官悉聽處分于是伯溫等宣諭朝廷威德暫令歸國俟命伯溫乃與諸守臣會疏言安南畏威束身歸罪其黎甯自稱黎氏之後譜系不詳無以爲據乞宥納登庸削故爵量授新秩疏聞上大嘉詔改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授登庸都統使秩從二品銀印舊所僭擬制度悉除去改其十三道爲十三宣撫司各設

宣撫同知副使僉事聽都統黜陟仍三歲一貢以為常  
并令覈黎甯真偽如果黎氏後勦所據四府俾奉其祀  
事否則已之伯溫受命歲餘不發一矢而安南定是役  
也功成于伯溫而伐謀制勝則巡撫雲南汪文盛功為  
多方文盛至滇即檄安南所部來歸諭以威福其登庸  
部眾降者文盛分地處置皆當交廣水陸之衝安南懼  
通請降伯溫至南甯受之卒如文盛議及是論功伯溫  
及兩廣填巡官皆進秩而文盛止資銀幣 辛酉九廣  
災是日薄暮雨雹風霾大作入夜火從仁宗廟起延燒  
成祖廟及太廟羣廟一時俱燼惟睿宗廟獨存其成祖

明通鑑卷五十七

七

仁宗二席帝后神主皆燬焉上親祭告南北郊宗廟青  
服御西角門視事丙子頒詔天下行寬恤之政敕羣臣  
修省 壬午杖戶部主事周天佐下獄死天佐晉江人  
以楊爵下獄欲論救之至是因廟災詔百官言時政得  
失乃上疏曰陛下求言之詔示人以言耳國家置言官  
以言為職今爵繫獄數月而聖怒彌甚一則曰小人二  
則曰罪人夫以盡言直諫為小人則為緘默逢迎之君  
子不難也以秉直納忠為罪人又孰不能為容說將順  
之功臣哉爵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溘先朝露使諍  
士飲恨直士寒心損聖德不細上覽奏大怒杖之六十

下詔獄天佐與爵無生平交入獄時爵第隔扉相問訊  
而已天佐體素弱不勝楚獄吏絕其飲食三日即死尸  
出獄有大興民祭而哭之慟者或問之民曰吾傷其忠  
之至而死之酷也天佐既死復有文登浦鉉者時巡按  
陝西馳疏諫曰天下治亂在言路通塞言路通則忠諫  
進而化理成言路塞則奸諛恣而治道隳爵以言事下  
獄幽囚已久臣行部富平皆言爵誠信孚鄉里孝友式  
風俗且爵本以論郭勛獲罪今勛奸大露則爵言未為  
妄也乞賜矜釋上大怒趣緹騎逮之秦民遠近奔送舍  
車下者萬人皆號哭曰願還我使君鉉赴徵業已病下

明通鑑卷五十七

七

詔獄榜掠備至除日復杖之百錮以鐵押爵迎哭之鉉  
息已絕徐張目曰此吾職也子無然繫七日而卒隆慶  
初贈天佐光祿卿鉉少卿 攷異周天佐浦鉉事俱見明  
證之本傳天佐諫在四月九廟災後明史稿系之是月  
壬午是也鉉事據傳同在是年而本紀及實錄皆不載  
惟傳中有除日復杖之語且正郭勛獲罪之後是與天  
佐下獄死皆是年事也今牽連並記于天佐下獄之下  
五月丁亥以兵部侍郎王以旂總理河漕是時黃河  
南徙決野鷄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舊決口俱塞徐呂  
二洪亦竭漕舟膠總河郭持平久治不效降俸戴罪乃  
命以旂往治之以旂至上言國初漕河惟通諸泉及汶  
泗黃河勢猛水濁遷徙不常故徐有貞白昂劉大夏力



排之不資以濟運也今幸黃河南徙諸開如舊宜濬山東諸泉入野鷄岡新開河道以濟徐呂而築長堤沛縣以南聚水如閘河制務利漕運而已詔以旂便宜行之  
戊子以修建九廟遣工部侍郎潘鑑左副都御史戴金等採木于湖廣四川 壬辰三衛入犯開原參將孫繼祖率兵禦之斬首二十三級指揮金潮死之效異明  
月壬辰寇犯開原設之實錄蓋三衛求增入貢人數不許遂肆劫掠原奏稱五月七日即壬辰也金潮之死亦見實錄  
甲寅振遼東饑 六月庚申以順天府所屬州縣災傷詔免稅糧仍發太倉銀二萬兩通倉米二萬石及各州縣預備倉銀穀相兼振之復出太倉米一萬

明通鑑卷五十七

石減價平糶又以永平大饑發太倉庫銀六千兩通倉米六千石振之 戊辰三衛復犯太康堡參將趙國忠敗之斬首一百二級 壬申振山西饑竝蠲免本年夏稅 秋七月丁酉諳達即俺答及其屬阿布噶舊作阿遣其使石天爵欵大同陽和塞求貢天爵本中國人被掠入寇中為間諜至是聲言許貢當趣令一人歸報彼即約束其下不敢犯邊否則從帳北鄙率精騎南下巡撫都御史史道以聞兵部議以北鄙自宏治後不入貢且四十年歲入邊侵暴果其誠心歸欵未必非中國利惟寇情多詐或示和以緩我師或乘間以擾我境其却

之便從之仍敕嚴加防禦以尙書樊繼祖督理宣大軍務竝懸賞格購諳達阿布噶首以振國威 是月以山東災傷復留臨德三倉小麥各二萬石及動支倉庫錢糧相兼振之又免山東及河南陝西被災稅糧 左都御史王廷相罷初廷相居憲職請以六條考察差違御史上允行之及九廟災詔廷臣修省因責廷相曰卿總憲有年自定六條後不聞考黜一人宜痛加修省廷相皇恐謝武定侯郭勛橫甚廷相督團營與勛共事遂巡其間不能有所振飭會奉敕清軍役令勛與廷相覈實奏聞敕書既具勛久不領于是給事中章允賢劾勛肆

明通鑑卷五十七

慢竝劾廷相稽留四十餘日不覆為畏勛權勢而慢朝廷上以責勛勛奏辨有何必更勞賜勅之語上大怒言官復交章劾勛上以廷相扶同抗違遂褫職黜為民勛亦自此得罪效異廷相之罷諸書俱系之九月郭勛下廷相罷為民在七月證之實錄亦書于九月郭勛下獄中然其所載勛事本皆係以先是二字如清軍役在是年之春章允賢劾稽勛事在四月屆災應詔陳言疏中據此則廷相之罷表以為七月者似得其實而毛伯溫時在安南以八月召回管院事則廷相之罷在前尤可證也今據七卿表與郭勛下獄分書之  
月辛酉昭聖皇太后張氏崩 甲子巡撫大同史道言諳達阿布噶以求貢不允將入犯山西詔保定副總兵周徹率所部守紫荆倒馬等關復發京營兵三千命參

將任鳳領之命甫下山西巡撫陳請奏北寇分道入犯諸達阿布瑪下石嶺關趨太原濟農由平虜衛入掠平定壽陽諸處時寇眾驟至甯武關石湖嶺山西副總兵丁瑋遇敵死之遊擊周宇禦于太原之塌地溝慶戰移日斬獲頗多以援兵不至死之事聞命總兵官趙卿率京營二千往援尋起原任都御史翟鵬督理畿輔河南山東軍務兼理糧餉政異明史本紀是月請達等分道巡撫史道奏寇將犯山西此亦據奏報月耳是月警報送至原奏稱八月十七日寇入甯武關是月甲寅朔十七日則庚午也明史稿系寇犯甯武于甲子者亦非今但據實錄所書牽連並記統系之甲子下又參之明史雜紀丁丑上太行皇太后尊諡曰孝康敬皇后傳書之

明通鑑卷五十七

庚

庚辰夏言罷言與郭勛交惡日甚九廟災言以疾在告自陳乞罷不允昭聖皇太后崩詔問太子服制言報疏有譎字上切責言言謝罪且乞還家治疾上以方厡災修省之初昭聖大喪之際不念主憂敢于求逸因令致仕去 是月召毛伯溫還掌院事 九月乙未郭勛有罪下獄先是四月厡災給事中戚賢劾勛擅作威福網利虐民勛遂引疾在告京山侯崔元新有寵直內苑忌勛會夏言亦在告上從容問元曰言勛皆朕股肱相妬何也元不對上問言歸何時曰俟聖誕後乃敢請又問勛何疾曰勛無疾言歸即出耳上領之言官窺上眷言

明通鑑卷五十七

甲

而惡勛因共劾勛會敕書之獄上惡勛無人臣禮于是給事中高時因盡發勛貪縱不法十數事上大怒遂下勛錦衣衛獄然猶念勛曾贊大禮諭鎮撫司勿加刑訊奏上當勛罪斬上以奏當不明命法司復勘會給事中劉天直復劾勛未盡奸惡並數其紊亂朝政凡十二事于是法司更當勛不軌罪論斬没入妻孥田宅奏上留中不下上意在寬勛屢示廷臣指而諸臣惡勛甚謬為不喻指者勛坐是踰年死獄中 癸卯免浙江台州府被災稅糧仍收巡按御史設法振之 辛亥寇犯山西入石州先是山西直隸巡按御史所報皆言寇從容出關所調延綏大同兵並未見敵于是給事中龍遂御史傅鎮請遣官勘實報聞寇遂于是月七日復自平虜衛入山西犯朔州至是復犯石州飽掠而去 是月以南京尚書劉天和為兵部尚書時樊繼祖督師宣大以天和代之並提督圍營以刑部侍郎吳山為本部尚書以錢如京致仕代之也 冬十月癸丑以山西連被寇患詔復徭役二年仍發帑銀六萬兩遣戶部侍郎張漢往振之 丁卯復召夏言入閣先是言將出都詣西苑齋言叩首謝上聞而憐之特賜酒饌俾還私第治疾俟後命會郭勛下獄復有是命且令疾愈入直然言雖在告

閩事多取裁決勛之獄皆其指授也 是月以寇出邊  
山西解嚴召翟鵬趙卿還 吏部尚書許讚以四月九  
廡災自陳免居半歲上難其代至是復起讚任之 十  
一月辛卯葬孝康皇后于泰陵 丙申免四川被災稅  
糧 乙巳太白晝見 丁未冬至祀天于圜丘 十二  
月甲戌詔發通州倉米十萬石于宣府十五萬石于大  
同茲救戶部遣官督解是時兩鎮旱荒米價翔踊從撫  
臣之請也 是月禮科給事中章九賢劾奏總督薊州  
兵部侍郎胡守中當郭勛勢盛之時甘心比附同惡相  
濟及勛之敗復觀望以圖反噬今勛當會審之際他無  
一言惟言守中負我此其爲黨明甚因條列守中在薊  
州諸不法狀上方惡勛得旨守中監候處決

明通鑑卷五十七

皇

明通鑑卷五十八

江西永甯知縣富塗夏變編輯

紀五十八 起元熈攝提格盡  
柔兆敦牂凡五年

世宗肅皇帝

嘉靖二十一年春正月壬午朔御奉天殿以昭聖皇太  
后未耐廡免百官稱賀賜文武節錢鈔免宴 戊子吏  
部尚書許讚以邊報屢警軍需匱乏請發內帑借百官  
俸並解山東河南各贓罰以濟軍儲得旨內帑不必發  
餘俱報可讚又請括富民之財開鬻爵之令上以非盛  
世事不允 是月戶部尚書李如圭條上鹽法四事先

明通鑑卷五十八

十

是上以變亂鹽法由于餘鹽敕罷之淮浙長蘆悉復舊  
法夾帶者割沒入官變賣者以時估爲準並令戶部詳  
議以聞至是如圭議請一革餘鹽一禁權勢囑託及占  
窩買賣之弊一商人報中俱置印信簿籍行各邊郎中  
或巡撫收掌收納事完轉行巡鹽御史查驗一各邊急  
缺糧草者方令商人上納其孤城遠堡不得以兌支爲  
名致多侵冒是時御史吳瓊又請各邊中鹽者皆輸本  
色詔皆從之然令甫下而尚書許讚復請開餘鹽以足  
邊用部議從之于是餘鹽卒不能禁 反異據明史食貨  
志載罷餘鹽事在  
二十年實錄統系之  
是年正月今從之 二月癸亥啟蟄行祈穀禮于元

極寶殿造成國公朱希忠代命建春祈大齋于朝天宮  
三日 丙子詔暫罷耕藉遣官祭先農 三月壬午以  
僉都御史崔鵬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總  
督宣大軍務兼理糧餉時樊繼祖被劾罷宣大總督員  
缺吏兵二部會推毛伯温及鵬上以鵬方督三省軍務  
遂用之 壬辰承天督工工部尚書顧璘還進所輯輿  
都志書詔付史館取實錄刪定之 是月內閣夏言以  
九年考滿復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勳階兼官  
悉如舊仍賜宴禮部給予誥命自郭勛之敗上復嚮用  
言而嚴嵩之構起矣致墨復夏言少師等官明史宰輔表系之二月證之實錄則三月壬

明通鑑卷五十八

二

申也今改系 夏四月丙辰建大享殿先是上命撤大  
之三月下 祀殿以為明堂大享之所至是諭禮部曰周之明堂與  
郊祀竝重曩以季秋享地未定特祭于元極寶殿朕心  
歉焉茲朕自作制象立為殿以祀上帝配以皇考睿宗  
恭薦名曰大享行禮如南郊陳設如祈穀其令工部速  
濟大工以稱朕寅奉上帝之至意 庚申大高元殿成  
先是上欲別祀天神為民祈福命于西苑建殿舉安神  
大典至是成詔自初十日始停刑止屠百官齋戒行香  
至二十日止仍令英國公張溶等分詣朝天宮及祠廟  
行禮致墨明史本紀系之是月庚申即實 丙子振順

天永平府饑 是月總督兩廣軍務右侍郎張經會同  
總兵安遠侯柳珣討思恩九姓土司平之初思恩既設  
流官遂有土目王受及田州盧蘇之亂新建伯王守仁  
一意招撫檄受等破入寨之賊因請列思恩地為九土  
巡檢管以頭目其後九司頭目日恣所轄蠻民不堪于  
是土民劉觀盧回等因之煽誘聲稱盡除九司之官復  
流為土至是亂且三年經珣會督田州土兵遣副使翁  
萬達等進勦萬達因有事安南計禽盧回殺之招撫從  
亂者三十餘人思恩遂平 五月辛巳張經柳珣奏勦  
廣東瓊州黎賊禽斬五千有奇殲其賊首三十八人俘

明通鑑卷五十八

三

獲男女一千二百餘人招撫餘黨七千有奇捷聞詔加  
珣少保陞經兵部尚書致墨沈氏從信錄以為論平安  
月與實錄同招實錄二人加官皆 丁酉以久旱夏疫  
以平黎州賊功非安南也今從之 令太醫院及順天府惠民藥局措置藥物散給居民上  
躬禱雨于太素殿戊戌雨數日乃止諸臣表賀優詔答  
之 閏月戊辰詣達復遣使石天爵欵塞求貢巡撫大  
同龍大有欲掩以為功誘天爵而縛之詭言用計禽獲  
詔下兵部議以天爵本華民為寇驅使去年守臣失計  
放還遂至塗炭山西震驚畿輔茲復馮藉故智叩關申  
請宜禽斬以振國威詔磔天爵于市自大有以下文武

將吏皆陞賞有差于是邊患復熾效興諸書皆系之六連並記也明史本紀系誘殺諸達使于閏五月戊辰據實錄也本紀但言遣使證之鞫鞫傳即石天爵也實錄所載較詳今參書之庚午總督宣大侍郎翟鵬奏頃據降虜言

寇已集兵三十餘萬將入犯乞亟調陝西薊遼各兵赴鎮防禦並敕戶部多發鹽銀分委召羅以備兵需鵬自

蒞任以來三請皆不許至是兵部復奏鵬尙駐宣府宜令速赴朔州以便認度上以鵬新受命首索銀幣舉措

已乖又出京日久尙駐宣府抗命怠事深負委任令革職閉住其邊務由兵部亟行各邊撫鎮戮力建功總督

官且罷設 六月辛巳上以久雨傷禾切責內閣因發

明通鑑卷五十八

四

夏言欺謗舞文各罪狀初言復入閣上雖優禮然恩眷

已不如初慈慶慈甯兩宮宴駕郭勛嘗請改其一以居太子言不可與上意合至是上猝問太子當何居言忘

前語念興作費煩對如勛指上不悅又疑言官劾勛出言意及建大享殿命中官高忠監視言不進勅稟入直

西苑諸臣上皆令乘馬又賜香葉束髮巾用皮帛爲履言謂非人臣法服不受又獨乘腰輿上積數憾欲去言

因手敕歷數其罪而嚴嵩之間遂行嵩久恨言會言失上意嵩日以柔佞取寵言懼斥呼嵩與謀嵩則已潛造

陶仲文第謀齟言代其位言知悞甚諷言官屢劾嵩上

方憐嵩不聽也兩人遂大怨一日嵩燕見頓首雨泣懇言見凌狀上使悉陳言罪嵩因振暴其短自是上不直言矣效興此據明史夏言本傳諸書多系之七月下蓋罷言在七月而先期責言罪狀並嚴嵩懣言見凌云云傳中皆書于六月證之實錄同今分書之辛卯諳達因石天爵被殺之

怨遂帥眾寇山西駐朔州先是兵科給事中錢亮等言龍大有撤大同兵以守鴈門是舍門戶而禦堂室也宜

留大同兵以遏敵衝調陝西兵以備鴈門本兵議撤宣大兵而守居庸是支東而傾其西也宜留宣大兵以守

藩籬增調遼東兵以備居庸又言井陘乃河北諸郡襟喉平陽爲山西全省要害俱宜增戍請調山東河北民

明通鑑卷五十八

五

壯以守井陘調河南徐邳軍壯以守平陽而博訪將才

尤爲急務兵部覆議從之上以宣大二鎮凡戍重兵正爲山西畿輔藩籬宜專責之守臣協力戰守詔甫下而

寇已入山西境矣 上既歷數夏言之罪復日郭勛已下獄而言猶干羅百織言官爲朝廷耳目專聽言主使

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閣軍國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視等戲玩欺謗君上怒及神鬼言大懼請罪居十餘日

丙申值睿宗諱辰猶召言入拜候直西苑言因謝恩乞骸骨語極哀疏入留中入日效興此亦六月事而實錄

七月朔日罷而上疏乞骸骨在前入日六月小建則二

十三日也又致言七月再乞致仕疏中言六月十六日

蒙皇上口宣召臣入拜皇考忌辰證之實錄睿宗忌辰在丙申為六月十七日則以先一日召言入拜也傳中所記六月日分皆與實錄符今從之 壬寅寇入雁門犯廣武官軍敗績

丁未犯太原山西撫按告急兵部議撥甯武兵守省城復調延綏固原兵應之寇至城外無所掠大肆焚燒遂

引兵南下 秋七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夏言罷言再

疏乞骸骨會日食乃下手詔曰食過分正坐下慢上之

咎其落言職閒住已又降敕諭禮部自引三失自明日

為始修省三日躬告于元極寶殿期大小臣工各宜洗

潔乃心修舉職業並令部臣刊刻頒告天下于是御史

喬佑給事中沈良才等皆具疏論言且請罪上大怒凡

明通鑑卷五十八 六

貶黜十三人而高時以劾郭勛故遂同謫遠邊

實錄所載降一級謫邊方者四人喬佑錢應揚楊傑及高時也對品調外任者九人何允魁章榮白賈朱統黎

循典熊璉李孫余煥龍遂也此外又有奪俸半年之王

疇等三十六人奪俸兩月之賈太亨等二十四人以皆

留用故不在貶黜之列而沈良才不預于貶黜十三人

之數疑亦從輕奪俸耳又實錄言高時初擬對調上特

改入降級調邊則傳中所言以劾 庚戌寇自太原南

郭勛故者是也今增識于注中 下欲犯平陽澤潞山西撫按請發京兵赴援上以京兵

未可輕動下兵部議部言寇既下平陽則省城固已解

嚴各路阻隔官兵亦隨至矣請將見在王客官兵摘發

二枝專守省城以固根本至于寇入平陽蓋有三路中

由靈石冷泉口趨霍州以入東由介休趨沁州經岳陽

浮山以入西由石州趨隰吉石樓等處以入竊計靈石

大險勢難突至其中郭家溝韓信嶺三四百里險甚分

兵伺之寇可圖也或由澤潞衝突太行越入懷慶北去

臨清真定僅數百里宜令諸路守臣伏兵堵截使敵不

得過太行乃為無虞蓋潞安黎城等處與河南武安接

境一下武安則地曠難守河南山東北直隸一帶俱為

可慮也或知有備不至又將由隰州入石州趨偏頭甯

武亦宜備之諸凡賞格宜各行榜諭以勵人心從之是

日我軍遇寇騎于孝義縣師同橋斬首十三級寇方移

營北走會延綏巡撫萬潮奏頃得降者言虜謀不獨寇

山西直欲趨盧溝橋以窺京師兵部言都城備豫久矣

儻盧溝橋有警不得不調援宣薊兵馬除赴援別鎮外

餘即整棚以待上以近日軍情警急凡本兵題請奏討

許各部先發後聞不必往復稽遲以致誤事 乙卯兵

部言寇在山西勢甚猖獗各鎮守巡官軍因無總督大

臣調度未免各分彼此不肯修力往年遼東兩廣河套

有警俱用總督專征戎事有賴近雖奉旨裁革但今日

邊事方殷事權不一乞敕吏部會同府部九卿科道推

舉在廷大臣忠誠有將畧者復令為總督則節制歸一

而邊患可無虞矣上從其請令閑住侍郎翟鵬復任

明通鑑卷五十八 七

已未寇犯潞安大掠沁汾襄垣長子等處詔河南山西巡撫各選精兵趨山西之潞黎及河南之磁州臨洛等處以爲聲援仍令翟鵬兼督山西河南巡撫以下俱聽節制事甯之日如故 丙寅寇復回太原由忻崞代州而北屯祁縣參將張世忠督兵力戰敵圍之數重自己至申所殺傷相當已而世忠矢盡見殺百戶張宣張臣俱中流矢死寇遂從雁門關故道去致異明史本紀是月已未寇犯潞安掠沁汾襄垣長子參將張世忠戰死韃靼傳於寇路安下云復從忻崞代州而北屯祁縣張世忠力戰死據此則世忠之死在祁縣也實錄系寇回太原于丙寅贈張世忠于丁卯蓋亦摺奏報之文耳世忠之死當在己未以後丙寅以前今摺實錄書之張宣張臣之死亦見以韃靼傳中證之實錄言宣臣中流矢死今摺書之事聞

明通鑑卷五十八

八

贈世忠右都督謚忠愍 八月辛巳詔募兵于直隸山東河南有忠勇願赴軍門立功者各撫臣具籍奏聞從給事中李徵議也 壬午振山西被寇軍民發太倉銀十萬兩竝免殘害地方田租三年 戊子寇復以四萬餘騎犯朔州時翟鵬方報寇已北遁會延緩警報繼至上曰寇擁衆入境未及一舍遂北遁此詐也且亟檄陝西守臣謹備之無墮其計時方募兵因敕翟鵬徧諭大同三關之民能斬敵首一級者賞銀四十兩所得人畜悉以予之 癸巳禮部尚書嚴嵩加武英殿大學士入閣預機務嵩自夏言罷後上日益親信之時上方修元

教醮祀青詞非嵩無當意者嵩入閣年已六十餘不異少壯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嘗一歸洗沐上益嘉其勤而嵩無它才畧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上英察自信果刑謬頗護已短嵩以此得因事激上怒戕害人以成其私誅斥者不可勝計云 乙未吏科都給事中沈良才等致異據此則良才前以夏言事不在貶熟十三人之列其爲奪俸留用可知也劾奏大學士嚴嵩貪汙奸詔屢經論劾一旦首膺簡命恐失天下仰望之心嵩自陳乞休不允 是月戶部尚書李如圭罷吏科給事中周怡劾之也時周府奏增祿米如圭爲題覆許之怡劾其受周府之賂詔令回籍聽勘怡並劾提督

明通鑑卷五十八

九

團營兵部尚書劉天和年老天和乞休許之令馳驛歸 九月庚申巡按山西御史童漢臣論劾吏部尚書許讚以山西寇患臨事依違至有經年不選正官而其所選補者又多不堪策勵之州佐縣貳竝劾嚴嵩貪惡不堪輔臣之任于是嵩及讚上疏申辯竝乞罷黜俱優詔慰留不允 癸亥作雷壇用真人陶仲文之請也仲文以元教于上寵因請建祐國康民雷壇于太液池西而所司希上意務爲宏侈程工峻急工部員外郎劉魁欲諫度必得重禍先命家人竊棺以待乃上疏日前營大享殿大高元殿諸工尙未告竣內帑出入不支而一役

之費動至億萬土木文繡工匠班朱紫道流所居擬于宮禁國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復為此不經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後世上震怒命杖于廷錮之詔獄是月以總督漕運右都御史王杲為戶部尚書李如圭罷上以邊備急務命吏部速推大臣有才望者部臣會推前工部尚書張潤兵部尚書王廷相及杲上特用杲劉天和既罷兵部奏請推提督團營上以提督官非祖宗舊制罷之仍命兵部兼督河道侍郎王以旂條治河四事先是總河副都御史郭持平請濬孫繼口及扈運口李景高口三河使東由蕭碭入徐濟運至是以旂復請于

明通鑑卷五十八

十一

孫繼口外別開一渠洩水以濟徐呂凡八月三口工成攷異據明史河渠志郭持平請濬孫繼口在是年之春以旂復請別開一渠向在一時凡八月工成故志中系之是年之秋今以旂持平皆被獎遂召以旂還冬十月己卯舉崇報歲成大典于大高元殿遣成國公朱希忠行禮並命停刑禁屠癸未雪百官表賀諭曰朕為民祈禱非梁武宋徽之比卿等宜益竭忠誠以邀天眷戊子免直隸真定保定等府被災稅糧丁酉上宿端妃曹氏官官婢楊金英等謀逆伺上熟睡以組繫上項為死結得不殊有張金蓮者知事不就走告皇后后馳至解組上得甦后立命內監張佐等捕官人裸治言

王甯嬭實首謀又言端妃亦預知時上病悸不能言后傳旨收端妃甯嬭及金英等同謀者不分首從悉磔于市仍判尸梟示並收斬其族屬十人餘給付功臣家為奴時諸婢為謀已久上幾危中外震恐次日始知聖躬無恙羣心乃定久之始知端妃冤甚憫之自是上移御西苑不復還大內矣戊戌巡按四川御史謝瑜上疏言昔堯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今郭勛胡守中張瓚嚴嵩聖世之四凶也陛下旬月之間誅殛其二天下翕然稱聖明矣二凶尚存何不放之流之以全堯舜之功並劾大學士翟燾昔年行邊受餽遺事疏入不報已變四

明通鑑卷五十八

十二

瑜言乞休不允而嚴嵩疏辨以為臣雖不肖何至儕之四凶之列上曰此中傷之計耳同時南京給事中王煜御史陳繼等並劾嵩子世蕃招權納賄將為國禍嵩復疏辨求退皆慰留不允是月刑部尚書吳山罷時法司列上應決重囚上以方修崇報大典有礙行刑因以奏決過期詰責于是嚴嵩希旨論劾山遂坐罷改南京尚書聞淵代之兵部尚書張瓚卒十一月丁未朔以官闕之變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輔臣嚴嵩謂事出倉卒中外驚疑更乞煥發綸音以安天下從之壬子冬至祀天于圜丘命成國公朱希忠攝行是月以都



御史毛伯温為兵部尚書仍兼督團營 十二月改南  
京兵部尚書熊浹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掌  
院事代毛伯温也時右都御史潘鑑以採木赴四川遂  
簡用浹 是歲免陝西福建被災稅糧

二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上御奉天殿受朝  
免賀賜百官節鈔免宴 甲寅詔各撫按等官通將所  
屬大小官員課第殿最彙進揭帖封送吏部以備朝覲  
考察之黜陟著為令 辛酉貴州銅仁平頭苗首龍子  
賢鎮算苗首龍桑科等作亂流劫湖廣麻陽等處上以  
諸苗再叛責激亂者而起都御史萬鏗討之鏗未至二

明通鑑卷五十八

主

苗已就撫會麻陽知縣朱崇方以勘事取道辰溪遇苗  
人拘執之收其所遺篋篋苗憤甚遂聚眾拒崇方殺其  
從役追至麻陽圍之遂劫掠巡司鄉寨復叛叛異實錄  
再叛即龍子賢龍桑科也明史土司傳以為桑科先作  
亂遂討平之未幾龍子賢復叛似誤也傳中諸苗再叛  
之語本據實錄其為子賢桑科明甚且一為平頭一為  
鎮算傳亦未析其言未幾子賢復叛蓋已降而復叛傳  
中亦少申叙今 二月丙申七陵工成奉安神位上初  
欲親行已而不果乃遣英國公張溶安平侯方銳等分  
祭及異明史本紀不具明書則云上天壽山五日乃  
行今據 已亥方士段朝用下獄論死初朝用術既敗  
其所獻銀多出郭勛勛既得罪朝用執勛奴榜掠且告

日歸語爾主餽我金十萬當為免追賊勛不應乃繫其  
奴捶之至死其家人上訴朝用誣勛奴欲行刺為己所  
覺邂逅致死上怒朝用不悅擅以私事殺人下鎮撫司  
拷訊具得其實法司請加顯戮沒其妻子財產從之未  
幾朝用瘐死獄中 是月改南京禮部尚書張璧為禮  
部尚書 三月庚戌復遣工部尚書樊繼祖採木于湖  
廣 甲子宣大總督翟鵬奏二鎮軍餉議發本色而大  
同道路險遠轉輸實難乞將大同糧米盡留宣府以給  
客兵將宣府糧草價銀移支大同度彼此通融兩鎮俱  
便其宣府所留前米應發各城堡者仍酌道里遠近量

明通鑑卷五十八

主

予脚價亦于客兵銀內動支永為定制從之及異諸書  
錄月日 癸酉奉安列聖神位配祀大高元殿遣成  
國公朱希忠祭告 是春諸達屢寇延綏諸邊時濟農  
即吉囊 已死諸子朗台吉等舊明散處河西勢既分而  
諳達獨盛云 夏四月庚辰張璧至自南京嚴嵩請解  
部事許之仍賜之鈔幣羊酒御饌 福建福州興化泉  
州漳州四府地震 乙未安南都統使莫福海遣其宣  
撫同知阮典敬等謝恩修貢是時莫登庸已死禮臣以  
安南既黜王爵則入貢官員非異時陪臣比宜裁其賞  
資上日福海既納貢輸誠其資使宜如故第賜宴稍減

供饋耳 庚子嚴嵩家起堂室以尊藏宸翰為名奏乞  
賜額詔賜堂曰忠弼樓曰瓊翰流輝供奉元像日敕賜  
延恩之閣 六月癸未吏部奉詔裁革冗員奏言各衙  
門官原係額設及隨事添設各有職掌者俱應存留其  
添設官獨戶工二部欽天監太醫院為多但今邊疆多  
事廂工甫興戶工二部難遽裁革欽天監太醫院當咨  
行禮部考選去留南京並在外應裁官員行南京吏部  
及各省撫按官會議具奏詔從之仍令查各衙門添註  
官見在員數以聞已而吏部查戶工二部太常太僕鴻  
臚寺尚寶司中書科順天府上林院監制敕誥勅房文

明通鑑卷五十八

四

華武英殿辦事各添註官員具名數疏以進上日各官  
既有添註每遇實缺何乃不行推補却往往別推以致  
冗食者多自今內外官遇有實缺即以添註者補之違  
者該部即時糾舉著為令 乙酉鹵駝套中先是鹵犯  
山西率以四月出套東渡時將近秋復入套遣輕騎掠  
延綏中路等邊守臣告急以本鎮守備單弱乞量撥附  
近兵馬應援或撤回本鎮游兵調赴山西者兵部議以  
寇往來無定調撤紛紜兩無所濟宜量捕發所調遊兵  
一枝赴延綏令總督楊守禮屯花馬池別敕陝西巡撫  
屯固原相與控扼險要歸翟鵬節制如山西無警陝西

當援即以便宜先發後聞再千里徵兵兵家所忌近因  
山西然眉之急故為此被髮纓冠之計若遂踵為故常  
不惟河東餽餉日難且使河南精銳日就消疲宜諭鵬  
等嚴督宜大偏保填巡諸臣各將本鎮之兵及時蒐輯  
務克原額以整秋防免致紛紛徵調得旨如議 戊子  
遣兵科給事中楊上林河南道御史沈越清京衛京營  
官軍力士匠役之冗濫者先是詔裁中外冗食兵部因  
條其所當革者數事上乃別簡風力科道官按疏稽覈  
定其去留者以聞 壬寅下吏科給事中周怡于獄致

明通鑑卷五十八

五

政多所請託郎中王與齡勸讀發之嵩奏辯上方眷嵩  
切責讀讀乃不敢言怡因上疏力詆二輔馮藉寵靈恃  
恩修怨且言朝廷以禮讓為先而禮讓以大臣為首朝  
廷者萬方之所宗仰大臣者羣臣之所楷模朝廷有違  
言之隙則讒譖之釁開大臣有動色之爭則攻擊之禍  
起今嵩等在內閣則有違言失色見陛下則有私陳背  
詆是大臣已不和矣又安望其率下事上也又言陛下  
日事禱祀而四方之水旱災傷未能消歲開納銀之例  
而府藏未能實蠲租之令數頒而百姓未能蘇選將練  
士之命時下而邊境未能甯所以然者陛下焦勞于上

而下無奉命之臣凡所以利國家惠民安邊徼者曾無遠慮惟知背公營私以市威福嵩以盛氣陵轍百司中外之臣但知畏嵩而不畏陛下翟變依違其間苟取克位今許讚以兩世居吏部不敢復辨其弱已甚臣恐大小臣工無復有直言敢諫者矣疏入上以怡言諸臣不和論非不正然其本意直是謗訕至其所論禱祠等事皆在朕躬何以不先言之令其實對狀怡復具疏請罪詔杖之闕下命如楊爵例錮之詔獄十三道御史徐宗魯等論救皆坐奪俸 是月寇入湯站堡指揮孫勝戰死致異明史本紀不據實錄增 秋七月丙午太白晝見 時

明通鑑卷五十八

末

以八早上親禱雩壇癸丑大雨百官表賀學士費宗撰頌奏獻優詔甚之 壬戌免陝西被災稅糧 戊辰以踰月萬壽節建大熊于朝天宮七日以去年官闈之變謝神佑也 八月丙子山東泰安知州馬逢伯獻瑞麥嘉禾上曰禾麥之祥民食所關命擇日奏謝于元極寶殿獻於祖廟 是月寇以三萬騎犯延綏自波羅響水堡深入及綏德州延綏遊擊張鵬擊却之寇引去總兵官吳瑛等復追擊出塞又敗之致異明史本紀記吳瑛敗敵事明史稱言寇入延綏張鵬擊却之吳瑛追擊又敗之實錄系奏捷于十月據原疏則八月事與明史稿同今從之 九月丙午行季秋大享禮于元極寶殿命英國公張溶攝

行 庚戌免浙江湖州等府被災稅糧 戊午免應天等府被災稅糧 逮山東巡按御史葉經嚴嵩以私憾搆之也初嵩官禮部以秦晉二藩宗人襲封事受重賄經奏劾之嵩懼甚力彌縫得免是科山東進鄉試小錄上覽第五策防邊一問語含譏諷嵩乃嗾張壁等謂今歲虜未深入輒以饜飽為詞請逮考試官周鑽等會經時為監臨御史嵩密言于上謂御史實主試事上乃降旨斥經狂悖杖八十黜為民剝重卒鑿及提調陳儒等皆誦官嵩之借事激上怒以殺異已自經始也先是謝瑜劾嵩見嵩以初得政未敢顯為擠陷上雖譙讓瑜未

明通鑑卷五十八

七

深罪也自經之死嵩益肆志報復其後卒以大計囑主者黜瑜遂除名于是給事中王繼沈良才陳瓊御史俞時陳紹及山西巡撫童漢臣福建巡按何維柏等相繼得罪皆與瑜先後劾嵩者也致異此此三編書之蓋皆嵩殺經先後事類書之 三編發明曰葉經初以秦晉二藩受賄事劾嵩嵩疏辯遂付襲爵事于廷議而置嵩不問朝廷固已失刑矣越二年嵩遂得挾宿憾害經其為報復情亦顯然而世宗不知致嵩由此得以盡勦異己之人流毒忠良實自經始始之初六日羸豕乎踳躅程傳謂羸弱之豕其中心在乎踳躅雖陰微在下而有漸盛害陽

之象焉蒿之殺經殆將嘗試其躡躅之技乎

冬十月壬申朔上欲更新太廟詔閣臣及禮工部儒臣會議廟制廷議睿宗孝宗並居一廟同為昭上以諸臣不能竭忠任事寢其議已而左庶子江汝璧請遷皇考廟于穆首以當將來世室與成祖廟並峙禮部覆議以世室未至遞遷之期未可預建于是議亦寢 庚辰免直隸真定等府被災稅糧 甲午免河南開封等府被災稅糧 是月朶顏三衛入寇昌平州北之墓田峪殺守備陳舜副總兵王繼祖赴援斬三十餘級乃退本紀系朶顏入寇于是月三編同實錄系之十一月乙卯据奏報之月日也原奏稱前月今從之

明通鑑卷五十八

末

一月丙午貴州道御史何贊言京師苦寒小民凍餒枕藉乞多方振救並行江北諸郡加惠以廣德意上曰今歲殿寒困窮可憫所奏宜亟行之仍行各省一體振恤 丁巳冬至祀于圜丘遣朱希忠攝行罷慶成宴 壬戌上以諸臣議廟制不協禮意復命禮工二部相度舊基自東垣外拓至河溝僅八十丈有奇規制歷臨至是仍復前代同堂異室之制諭曰禮非天降乃起人情祖考列聖權聚一堂斯實時義之順者茲當建立新廟仍復舊制前為太廟後為寢又後為祧以藏遷主定制太祖居中羣廟分為左右每時祫祭享奉太祖正位南

向而奉迎成祖及羣廟及皇考睿宗神主俱同堂而序

祭祭畢奉列廟主歸寢庶昭穆以明世次不紊自是廟

制始定效與諸書皆系之二十四年太廟成下明史禮志書于二十二年据議建太廟之年也十月

始詔廷臣會議故志据之證之實錄則定議 十二月

在十一月壬戌上諭禮工二部云云今据之 十二月

甲戌以冬月少雪禱于雷殿禁屠停刑六日遣張溶等

分祭朝天等宮廟 上以採木工完加湖廣採木工部

尚書樊繼祖太子少保川貴採木右都御史潘鑑為工

部尚書召鑑還解任院事 乙亥貴州叛苗平都御史

萬鏗奏龍母叟罪大宜置重典詔安置遼東 乙酉免

蘇松常鎮四府被災稅糧 辛卯雨雪廷臣以上常露

明通鑑卷五十八

九

禱各具疏表賀上以非壇廟禮禱却之 是月詔旌表

山西孝子張鈞烈婦白氏等凡十三人鈞石州人父赦

國子生隱居州城北不仕鈞以正德末舉于鄉以親老

亦不仕讀書養親遠近皆稱其孝嘉靖二十年詣達犯

石州鈞慮父遭難自城中馳一騎赴救寇至射中其肩

裹創疾馳至則父已遇害鈞隕絕盡餽父血水漿不入

口三日不勝悲痛而卒至是有司上其狀詔特旌之是

時殺掠甚慘石州為親死者十一人其最著者張承相

子博張永安云承相少孤長為諸生養母二十餘年以

孝聞寇至負母出逃為所得叩頭號泣乞免其母寇怒

竝殺之抱母首死博二歲而孤奉母盡孝寇抵城下博  
方讀書城中母居村舍亟下城號泣求母母已被執遇  
于途博取石奮擊寇寇殺博剖其心母得逸去年止十  
有八永安石州吏也父爲寇所逐永安持挺追擊之傷  
二賊趣父逸去而身自衛之被數十創死又有溫繼宗  
者沁州諸生父卒不能葬日守柩哀泣二十一年寇入  
犯或勸繼宗出城避難以父殯不肯去寇至與叔父淵  
等擊傷一賊中矢死柩旁淵等皆死同時婦女之死最  
著者凡八人白氏安烈妻也寇至從夫匿土穴寇攻穴  
急度不免趣夫逸去白遂被執罵賊不屈被十餘創死

明通鑑卷五十八

三

李氏牛宗近妻也居四塢村家貧隨夫傭作寇至走山  
谷中爲所得李伏夫身求代賊竝殺之山下吳氏侯景  
儒妻也寇至見鄰婦被掠度不免乃推兩兒山下自投  
溝水賊曳出載之馬上吳自刑其面不屈遂被殺郭氏  
喬甫妻也母家富而夫甚貧然奉其舅姑絕孝賊至亦  
不屈死李氏典膳張環妾也年老寡居馮氏張蘭妻也  
年二十而寡守志三十餘年皆罵賊不屈死烈女賀氏  
年十七未嫁賊至從父匿山洞被執罵賊死温氏年十  
六與母俱被擄伏地不肯從賊死有司先後以聞至是  
皆旌之攷異張鈞等五人均見明史孝義傳其白氏等八人同時旌表皆擄質錄旌表之年書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庚子朔上不視朝文武百官及藩使  
皆詣奉天門行禮 丁未總督宣大侍郎翟鵬以邊報  
秀午請調各鎮援兵兵部謂盡掣全陝薊遼之兵獨守  
宣大山西不知各鎮有警何以待之且望援之心重則  
自勵之心輕除延綏遊兵二枝外餘皆不得徵調詔如  
部議 丙寅請達犯黃崖口官軍擊敗之攷異據明史崖口在正月丙寅實錄書于三月據奏報之月日也原奏稱寇犯在正月二十七日是月庚子朔丙寅正二十七日也 二月丙子改巡撫山東副都御史曾銑以原  
秩提督鴈門關等處兼巡撫山西 戊寅請達又犯大  
水谷官軍射死數人遂退攷異原奏稱犯大水谷在二月初九日即戊寅也實錄同

明通鑑卷五十八

三

系之三月 辛巳太白晝見 三月癸丑請達復犯龍  
今據本紀 門所時宜府徵軍修築墩堡寇以五百餘騎入總兵官  
卻永等擊却之追及慶陽口禽斬二十七級 丁巳賜  
秦鳴雷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禮工二部方  
新太廟左贊善郭希顏言周建四親廟我太祖創造之  
初因之今宜立太廟以祀太祖立世室以祀成祖成祖  
世室居左其右則但立四親廟祀皇高祖以下至皇考  
睿宗而祀孝宗武宗禮臣力斥其妄上以希顏所陳亦  
臣子之心然廟制已定毋庸更議于是論劾希顏之御  
史劉存德奪俸半年希顏三月未幾太僕寺丞吳寵復

請更定庶制上惡其瀆擾詔自今有妄議庶制者罪之  
五月丙午贈建州死事之都指揮趙奇佟勲等初寇  
以八百餘騎入犯鴉鵲關提調都指揮康雲乘醉出堡  
過伏敗死奇勲及把總王鎮往援皆死之我軍死者八  
十人被殺者一百二十餘人至是巡撫孫禕言雲使醉  
輕敵死有餘辜而奇等奮勇赴援忠義可錄詔奇勲等  
三人各贈秩二級予世襲 六月戊寅免南直隸鳳陽  
府被災稅糧 丙申禮部以淫雨不止請行順天府祈  
禱 秋七月庚子以大理寺右丞朱方為右僉都御史  
整飭薊州邊備兼巡撫順天版此據實錄月日為朱方下獄張本 甲

明通鑑卷五十八

三

子免福建福興泉漳四府被災稅糧 是月諸達犯大  
同總兵官周尙文戰于黑山敗之版明史本紀系之四年正月巡按李天寵勘上大同斬虜功原奏稱二十三年七月與明史合蓋妄報在踰年也今據本紀不書日 八月壬申西苑嘉禾生一莖雙穗凡六十有四上  
以為修元之應禮官因請表賀許之 癸酉免畿內被  
災稅糧 甲午翟變罷嚴嵩入閣變以資地居其上嵩  
惡之會變子汝儉汝孝與其師崔奇助姻親焦清同舉  
進士嵩遂屬給事中王交王堯日劾其有弊下吏部都  
察院會劾變疏辨上怒曰變被劾待勘敢先瀆授耶二  
子縱有才何至與其師並進遂勒變父子及奇助清並

分考官編修彭鳳歐陽暎俱為民而下主考江汝璧及  
鄉試主考秦鳴夏浦應麟詔獄杖六十褫其官變自以  
行邊起用通賄賂得再柄政聲譽日衰至是復為其子  
所累訖不復振踰三年卒 是月戶部言江南災甚請  
以應天等十一府州今年各項糧收事例銀兩與本處  
贓罰解邊餘銀俱糶穀備振並議應天巡撫丁汝夔所  
條振荒事宜皆報可戶部又言天下災傷過半而太倉  
積貯糧米有餘請將今年糧米四百萬石徵本色七分  
折色三分以蘇民困詔俱從之又以大同軍餉支用不  
給敕戶部預發明年例銀六萬兩以補官軍月餉之

明通鑑卷五十八

三

需 九月癸卯免浙江被災稅糧 丙午免畿內順天  
永平二府被災稅糧 丁未以吏部尚書許讚兼文淵  
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張璧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嚴  
嵩為首輔大權一歸之讚璧入閣不得預票擬讚常嘆  
曰何奪我吏部使我旁觀人因屢乞休不允 壬子以  
湖廣旱甚戶部請發本省贓罰事例及雲南借用支剩  
等銀九萬七千八百餘兩與預備倉穀太和山香錢相  
兼備振不足則量准兌軍糧米十萬石照改兌支運事  
例折銀從之 是月晉嚴嵩兼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  
士改兵部尚書掌都察院事熊浹為吏部尚書踰月以

一第 乙 升 貴 參 日 車 全 書 第 0 頁 三 四

總督漕運副都御史周用為都察院左都御史 冬十

月戊辰免河南開封衛輝等府被災秋糧 甲戌小

子等寇萬全右衛改異是年入寇明史本紀及韃靼傳皆作小王子翟鵬傳作諸達三編據

之今按是時北寇自小王子外諸達最強或分道而入或互為聲援一時邊謀往來稱號不一據實錄所載亦稱小王子今據之于 總兵卻永不能禦遂毀邊牆 乙

亥至順聖川戊寅掠蔚州至完縣京師戒嚴上命兵部

議防守事宜部臣請救宣大二鎮力守三關以遏敵內

犯給事中戴夢桂請救翟鵬亟部宣府二枝兵馬赴京

保衛卻永部大同軍馬由紫荆關取道出城之南以遏

其南下周尙文領三關兵馬由倒馬關自西而東王繼

明通鑑卷五十八

祖領薊州兵馬自東而西以遏寇之左右詔兵部先檄

二鎮士馬急赴畿輔隨寇所在分布截殺一切機宜審

其緩急行之 乙酉逮宣大總督翟鵬巡撫薊州僉都

御史朱方先是寇以春入詔調各鎮兵至大同防秋會

寇退方建議掣之鵬在朔州聞警夜半至馬邑調兵食

復趨渾源遣諸將遏敵于是御史楊本深劾鵬逗留致

震畿輔給事中戴夢桂亦劾方掣兵太早藉口惜費使

寇得以乘間深入上方倚鵬殄寇所請無不應聞之大

怒立遣官械鵬及方至京師而御史舒汀等復劾兵部

尙書毛伯溫用職方郎中韓最議朦朧題覆况方建議

撤薊州客兵乃並宣大二鎮客兵一律罷遣則本兵之

非也詔褫伯溫職杖最八十成極邊改異明史本紀三編但記翟鵬未方

坐逮事不及兵部據實錄伯溫職同在一時 以兵

部侍郎張漢總督宣大大理少卿郭宗舉巡撫薊州順

天皆兼右僉都御史 己丑叛人王三伏誅王三者大

同左衛指揮王鐸之子也鐸素與濟農通即吉囊遣子

三遺之酒物濟農因留之妻以部女遂為寇用頻年入

寇皆三導之至是為大同順聖川卒劉玘所禽並其黨

三人巡按御史李天寵以聞上大悅命賞玘銀一千兩

加陞五級三械繫至京師命磔于市 是月以副都御

明通鑑卷五十八

史管大理寺事戴金為兵部尙書兼提督團營 十一

月庚子京師解嚴上以為修元獲神佑歸功于真人陶

仲文特加仲文秩少師上自遭官婢之變移居西內日

求長生郊廟不親朝講盡廢君臣不相接獨仲文得時

見見輒賜坐稱之為師而不名于是小人顧可學盛端

明朱隆禧輩皆因緣以進仲文前加保傅至是兼領三

孤前此未有也 丙午以獲叛人王三遣官祭告南郊

宗廟社稷先是三至京師禮部請擇日獻俘上以為非

外寇之比命已之至是請修告謝禮百官表賀從之

癸丑免大同被災秋糧 癸亥冬至祀天子園丘朱希

忠攝行 是月翟鵬朱方至京師俱下詔獄拷訊鵬坐  
 永成以方情罪重械至午門外杖八十死鵬行至河西  
 務借宿民家為所窘告之鈔關主事杖之民家訴之厥  
 衛以聞復命逮至京師瘐死獄中人皆惜之 十二月  
 丙子振江西災戶部請以正改兌米折銀備振不足則  
 以九江鈔關稅銀贛州鹽稅銀撥給報可 壬午以兵  
 部侍郎翁萬達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先是張漢代  
 翟鵬薨蒞宣大至是寇已出境乃命萬達而以漢專督  
 畿輔山東河南諸軍張漢代見明史翟鵬附傳為明年漢下獄

明通鑑卷五十八

美

二十四年春正月乙未朔上不視朝文武百官仍于奉  
 天門行慶賀禮 乙巳以恭錄皇史宬所貯刻祖御製  
 文集及四書五經性理大全二十一史等書成自總裁  
 監修官以下俱陞賞有差 是月上以春多疾疫命施  
 藥于朝天門外薄濟貧民吏部侍郎孫承恩言宣大山  
 西等處疲于征伐疾疫尤多請一體施濟詔遣錦衣千  
 戶齋赴各邊會同撫按官立法給散以廣同仁 閏月  
 戊辰輔臣嚴嵩請有宜召乞與成國公朱希忠京山侯  
 崔元並許讚張璧偕入如祖宗朝蹇夏三楊故事時嵩  
 為首輔欲示厚同列且塞言者意因以顯夏言短上雖

明通鑑卷五十八

美

不納而心益喜嵩 戊寅太白晝見 甲申總督陝西  
 三邊張珩總兵官仇鸞奏去年十一月追寇于永昌斬  
 其酋朗台吉即狼台吉見前卷濟農子也 下兵部議以奏捷夸張且  
 朗台吉首級未有明驗而疏內叙功鸞兄弟與其掾史  
 家丁皆預焉因劾鸞奏希恩請下巡按御史詳覈不  
 聽詔陞珩右都御史加鸞太子太保 是月兵部尚書  
 戴金罷先是刑科給事中張永明劾金嘗為巡鹽御史  
 加增餘鹽羨銀沮壞邊計不宜更主部事金疏辨乞休  
 不允至是給事中楊上林復劾金器小才偏不堪重任  
 得旨令金致仕改南京吏部尚書唐龍為兵部尚書龍  
 未至命兵部侍郎路迎暫署部事張永明在是月明史七卿表系龍任于正月金罷于閏月也證之實錄張永明劾金在正月金請致仕不允閏月復為楊上林所劾乃從之 二月甲午逮總督直隸河南山東兵部侍郎張  
 漢于獄漢嘗條陳選將練兵信賞必罰四事且請申嚴  
 軍令大將得專殺偏裨而總督亦得斬大將如此則人  
 知退怯必死自爭赴敵上不欲假臣下權惡之兵部言  
 漢老邊事言皆可用上令再議部臣乃言漢議皆當惟  
 專殺大將一事與會典成制有違上姑報可至是以考  
 察拾遺都給事中盧勳等劾漢剛愎自用遂命錦衣官  
 械繫下詔獄謫戍鎮西衛後數年邊警御史陳九德薦



漢上怒斥九德為民漢居戌所二十年卒改與明史本紀書于是年三月壬午今揭明實錄系之二月甲午逮在先也惟漢是時已改督畿輔山東河南軍務故實錄據書之與明史本傳同本紀仍作總 壬寅以順天永平府屬饑發

通州倉粟米萬七百石太倉銀二千兩振之 戊申詔天下有司招撫流民復業給牛具種子有能開墾閒田者蠲賦十年從山東巡按御史劉廷儀議也 三月丙寅復以保定府饑發臨清廣積倉銀萬一千兩振之三編目中作一千兩 已卯以風沙日作二麥失滋諭

脫萬字今據實錄補 禮部擇日祈禱 癸未應天等府十一州縣相繼告饑詔撫按官督有司以南京諸司及後湖庫貯無礙銀錢

明通鑑卷五十八

庚

分振之諭戶部諸臣曰今歲以來天時少順若有旱火之慮所應振卹諸務宜亟行之又詔曰近來水旱災傷皆由官不得人甚至貪殘害民致干和氣令撫按具奏處治 夏四月丙申上禱雨于神祇壇命百官齋戒修省 陞尚寶司少卿嚴世蕃為太常寺少卿掌尚寶司事時嚴嵩請為其子改別職遂命兼官 戊申贈去年十月宣府死事指揮李彬從勤事給事中何雲雁之請也 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甲子南京考功郎中薛應旂調外任時常州知府符驗以考察降調福建道御史桂榮訟其究因劾應旂常州人恣行胸臆敢為報復

其所考察多非在任之人乞復符驗職罷斥應旂上以考察重典不容輕變以起後來援引救護之端驗仍依原議降調惟被黜人員多係陞遷事故去任之人前有旨禁革此弊而部院全不遵守聊取塞責乃真部院不問而特謫應旂初嚴嵩入閣南京給事中王煜首劾之言者踵至會大計京官嵩令所私尚寶丞諸傑移書應旂使黜煜應旂執傑使欲以聞南京尚書張潤止之而傑先為南京御史有貪聲潤及都御史王以旂並黜之至是榮希嵩劾劾應旂並及潤以旂等嵩之逞私憾報復皆此類也致與據實錄俾及符驗被劾桂榮論救因劾應旂降調事至應旂執諸傑使及傑為

明通鑑卷五十八

庚

張潤王以旂所熱皆見紀事本末今證之實錄言應旂調外任張潤王以旂始不查究是紀事本末必有所據而實錄不詳也然潤是時以憂去以旂任都御史在二十六年似非一時事蓋亦牽連並書耳 戊子免山東濟南等五府被災夏稅 六月壬辰朔新太廟成禮部奏上奉安神主儀注先期祭告從之貴州道御史周冕言大典初成皇上宜于奉安之日秋祭之期親致孝享上以對越祖考下以儀刑百辟不宜更遣官代攝以負神人之望疏入上怒命錦衣衛執送鎮撫司拷訊 庚申以太廣成遣官祭告南北郊社稷 是夏免畿輔山西陝西被災稅糧 秋七月辛酉朔奉安太祖列聖神主于太廟遣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嚴嵩行禮

先是禮部尙書費家等以太廟安神請定位次上曰太祖居中則左右之次定乃定左四序成宜憲睿右四序仁英孝武皆南向德懿熙仁四祖為祧廟亦南向于是奉睿宗于太廟之左弟四序躋武宗上而罷特廟之祀壬戌禮成頒詔天下赦徒罪以下文武百官皆于奉天門上表稱賀 是月以新太廟成自內閣六部以下皆陞賞賜蔭有差初工部匠作官郭文英積功陞至工部侍郎蔭其子文慰院副使至是以廟工加恩再陞俸級文英復以蔭子請准授其子鴻臚寺序班于是給事中張元忠劾奏文英徒以繩墨斧斤奔走冬官之府既

明通鑑卷五十八

手

帶俸竊銜仍復瀆請恩廕此于國體名器所關非細上不悅曰名器固不可濫工役亦需得人何至遽壞國體有再論者罪之 致仕謹身殿大學士毛紀卒紀歷仕四朝守正不阿以明倫大典成追論奪官後數年遇恩詔赦復嘉靖二十一年年八十撫按以聞詔遣官存問再賜夫廩至是卒贈太保謚文簡 八月壬辰以萬壽節加嚴嵩少師又欲加真人陶仲文伯爵仲文疏辭請贈蔭許之詔追贈其三代給與誥命廕其孫入國子監于是嵩亦三上疏請辭少師皆許之 致異嚴嵩先以太太至是復加少師俱見明史 卒輔表據實錄言嵩三上疏辭免少師許之陶仲文辭伯爵證以是年十二月夏言

至始同加少師則八月陞通政使顧可學為工部尙書之辭是也今據實錄 帶俸皆以供奉元教陞賞云 辛丑大享殿成禮部請行秋享于新殿上命是秋仍于元極寶殿行禮自是歲遣官行之以為常 壬寅釋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工部員外郎劉魁于獄赦其罪放還原籍時上惑于叶仙曾有神降叶言三人冤立出之未幾尙書熊浹言叶仙之妄上怒曰我國知釋爵諸妄言歸過者紛至矣復令東廠追執之爵抵家甫十日校尉至與共麥飯畢即就道尉請處置家事爵呼其妻告之去竟不顧魁未抵家緹騎先至繫其弟以行魁在道聞之趣就獄于是與怡

明通鑑卷五十八

手

三人復繫之詔獄三年 致異事見明史爵等本傳實錄言嚴嵩請并殺劉魁而不及叶 仙事疑修實錄者諱之也今據本傳書之叶傳作此則叶與籍同蓋古文尙書字後遂從 俗作此耳請書作箕字尤誤今訂正 丙午詔瘞京城九門暴骸 庚戌寇犯遼東松子嶺駿陽守備張文瀚死之久之御史劉廷儀始發其事並劾巡撫都御史盧蕙總兵官趙國忠等上以蕙視事未久宥之 致異據明史本紀系 之是月庚戌實錄系之十一月據廷儀劾奏也原奏稱八月二十日是月辛卯朔蓋本紀據入寇之日也今從之 是月寇犯大同中路總兵官張達拒却之又犯鵝鴟峪參將張鳳率指揮劉欽千戶李瓚及生員王邦直等各殊死戰鳳挺先陷陣中流矢死欽等與其所部將

士二十八人皆戰沒邦直河南人先是詔求天下武力之士邦直應募至宣府鴉鴿之戰我軍寡不敵衆守者趣之且激邦直曰若素以勇聞奈何見敵不殺邦直恥之大呼入陣奮大刀殺數十人力竭死邊人壯而哀之改異明史魏朝傳書于是年之秋實錄書于九月原素稱八月是九月乃奏報之月也今據原疏系之八月下張璧卒璧在位無所表見入閣後以磨工加太子太保尋病瘥不能視事遂卒 九月庚午以南畿江西湖廣河南所屬州縣旱災所有稅糧悉改徵折色 丁丑起原任大學士夏言復故官嚴嵩既柄政許讚數求罷會張璧死上微覺嵩橫乃起言茲賜手敕趣之行 楚

明通鑑卷五十八

三

王世子英耀以弑父事發伏誅英耀王顯格長子也性淫惡烝楚王宮人又使卒劉金納妓別館王知之欲罪金金遂勸英耀謀逆會是年元夕張燈置酒饗王別宴王弟武岡王顯槐于西室酒半金等從坐後以銅瓜擊王中腦立斃顯槐奔救被傷得免英耀徙王尸宮中以中風報王從者執門出告變撫按官以聞上命駙馬都尉鄔景和等往鞠得實逮至京師至是遣官告太廟磔英耀于市焚尸揚灰逆黨悉伏誅改異英耀弑父事諸書或系之正月據伏逆之月日或系之五月據詔逮之月日也是月丁丑伏誅見實錄三編卷之九月與實錄同惟此係正月元夕事故明書于正月己酉而明史傳作十八日未知何據冬十月庚子免山西大

同稅糧 十一月戊辰冬至祀天于園丘朱希忠攝行

癸酉巡按御史賈大亨言今年河決南入鳳陽沿河諸縣議徙五河蒙城避之而臨淮當祖陵形勝不可徙請救河臣亟濬碭山河道引入二洪以殺南注之勢從之 辛巳大學士許讚吏部尚書熊浹皆罷讚居吏部

以發嚴嵩事受詰責自是懾嵩不敢抗亦頗以賄聞及翟變罷嵩以讚柔和易制引之入閣而讚恥不預票擬

屢疏乞休至是復以老請上責其怠君愛身遂落職閒住浹以諫叶仙事件上意以事再奪俸不自安遂稱病乞休上大怒褫職為民改異明史本紀是月辛巳許讚罷又七月表浹于十一月罷為

民證之實錄二人 壬午有客星出天棊入箕宿越三日轉東北行踰月始沒 癸未以雹災免宣府諸衛及直隸保安州稅糧 是月寇犯榆林官軍擊却之追至塞外斬首七十餘級 十二月甲午祈雪 戊申夏言

明通鑑卷五十八

三

至京師復入閣言自罷歸後每遇元旦聖壽必上表賀稱草土臣上亦漸憐之至是召還盡復少師諸官階亦加嚴嵩少師若與言並者言至直隸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畧不顧嵩嵩噤不敢吐一語而銜之次骨自是二人之隙大起改異嵩加少師在是時實錄及明史言嵩二人則言加嵩少師若與之並者據此則嵩八月辭少師師至是始受也卒韓表遂誤入之七月今刊正之是

月改兵部尚書唐龍為吏部尚書陞兵部侍郎路迎為兵部尚書兼提督團營。贈正德間死事之主簿賈得山初正德六年流賊劉六等攻西平知縣王佐率本邑義民禦之得山以義民攝主簿督城中兵力戰三日夜殺賊數百人城陷得山與佐俱沒于賊一門遇害者三十七人至是有司上其事得旨追贈仍從祀王佐祠。王佐死事在正德六年見明史忠義傳賈得山追贈在後史軼之今據實錄補

二十五年春正月己未朔上出御奉天殿文武羣臣及藩使行慶賀禮罷羣臣宴賜節鈔是日雪廷臣皆表賀

丙戌謫降貴州道御史周冕初皇太子年十歲禮部

明通鑑卷五十八

書

尚書費采等上冠履禮儀因言古制文王十二而冠成王十五而冠今皇太子尚幼且暫停冠禮先以童服出閣講讀上令緩之至是冕復請東宮出閣引賈誼保傅篇謂天下之本繫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乞早賜施行上怒以典禮自上出冕奏瀆令降邊方裸職有再言者加罪之乃謫冕雲南典史。二月丙申總督宣大侍郎翁萬達奏濟農子駐牧河西諸達引兵渡河除調客兵應援外請募山東長鎗手三千以備山險兵部議三千之數但取長鎗不無老弱充數且調延綏游兵二枝甯夏固原遼東游兵各一枝務滿三千

人期以五月初旬赴宣大聽候調遣詔從之。是月翁萬達奏請修築邊牆議自大同東路陽和口至宣府西陽河須工費銀二十九萬上已許之兵部撓其議以大同舊有二邊不當復于邊內築牆上不聽乃自大同東路天城陽和開山口諸處為牆百二十八里堡七墩臺百五十四宣府西路西陽河洗馬林張家口諸處為牆六十四里敵臺十斬崖削坡五十里工五十餘日成進萬達右都御史。三月庚申謫巡按湖廣御史包節戍邊初承天守衛太監廖彬擅作威福節欲以法繩之而語先泄斌乃伺節謁陵獻膳遂使撤去而詭稱節麾出之復劾節不以正且謁陵次日始至上怒節欺慢不敬遂坐謫。戊辰四川白草番亂攻陷平番堡殺百戶耿爵流劫村寨副總兵高岡鳳不能禦刑科給事中諸葛峴薦何卿前鎮松潘有威望時以北警召卿入衛至是命卿充總兵官仍鎮松潘討之。庚辰以應天等十一府旱災詔留解京銀三萬兩振之從巡撫應天歐陽必進之請也尋又以淮揚災重詔發兩淮運司餘銀二萬五千兩振卹竈丁從巡鹽御史劉存德之請也。夏四月乙未以提督雁門關巡撫山西兵部侍郎曾銑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先是上已起用前總督兩廣尚書張經

明通鑑卷五十八

書

之復劾節不以正且謁陵次日始至上怒節欺慢不敬遂坐謫。戊辰四川白草番亂攻陷平番堡殺百戶耿爵流劫村寨副總兵高岡鳳不能禦刑科給事中諸葛峴薦何卿前鎮松潘有威望時以北警召卿入衛至是命卿充總兵官仍鎮松潘討之。庚辰以應天等十一府旱災詔留解京銀三萬兩振之從巡撫應天歐陽必進之請也尋又以淮揚災重詔發兩淮運司餘銀二萬五千兩振卹竈丁從巡鹽御史劉存德之請也。夏四月乙未以提督雁門關巡撫山西兵部侍郎曾銑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先是上已起用前總督兩廣尚書張經

旋為給事中劉起宗所劾上以經簡自廷推已有成命  
下廷臣議兵部尚書唐龍執奏經可任上以經既論劾  
令更推可用者乃以命銑 五月戊辰諸達復遣使詣  
大同塞求貢自龍大有誘殺石天爵事見二寇頻年入  
犯信使不通會玉林衛百戶楊威為寇所掠詭言能定  
貢市諸達乃遣使三人並釋威還請自議和後牧馬塞  
外不敢侵擾行至雙廟山墩墩卒納之適總兵巡邊家  
丁董寶等狃天爵前事復殺之以首功報總督翁萬達  
言北敵宏治前歲入貢疆場稍甯自虞臺嶺之戰我師  
覆敗寇漸輕中國侵犯四十餘年石天爵之事臣嘗痛

明通鑑卷五十八

素

邊臣失計今復通款即不許宜善為諭遣誘而殺之此  
何理也請亟誅寶等榜示塞上明告以朝廷德意解其  
蓄怨構兵之謀上不聽 是月工部尚書甘為霖罷以  
南京都御史王以旂代之 六月甲辰寇犯宣府千戶  
汪洪戰死 是月給事中何光裕劾兵部尚書路迪怠  
廢戎務疏甫下迎輒投劾乞休上責令陳狀迎言臣才  
不勝任以亟賜罷歸為幸上怒令革職閒住改禮部尚  
書管通政司事陳經于兵部時吏部先推侍郎萬鏗韓  
邦奇繼推尚書王梟等上俱不允特旨用經給事中宋  
伊言經小心退抑僅能自守非折衝禦侮之材上以經

用出自特簡賈伊安奏經尋疏辭不允改異路迪之罷  
陳經之代明史  
七卿表系之六月實錄既書之于五月辛亥又書之于  
六月癸巳蓋傳寫重複也今據明史七卿表不書日  
秋七月丁卯免河南被災夏稅 戊辰翁萬達復上

言諸達再三陳款持有番文印信茲據降人言虜性貪  
利入寇則利在部落通貢則利在酋長迹其所請之急  
意在利吾賞賚耳使處之當而不拂其情可以及時撫  
定否則旦夕之變不無可虞臣職守封疆惟知戰守貢  
亦備不貢亦備時時戒嚴似無可乘之隙疏入兵部及  
科臣皆疑敵情多詐會巡撫郭宗臯奏稱寇已祭旗請  
亟發京營人馬策應兵部復言寇入犯以牽我師求貢

明通鑑卷五十八

素

以緩我備宜行邊臣悉心戰守毋墮彼計中于是通貢  
議復寢 癸酉諭禮部今年夏末秋初醴泉出承華殿  
雖不可恃以自怠亦不可不敬謝其自二十五日至于  
八月望諸司停常封奏事自是遇慶賀齋祀輒停封奏  
以為常 是月薊州巡撫郭宗臯奏報寇四十萬在宣  
府獨石欲東西分犯已侍郎翁萬達奏寇于七月十一  
日犯宣府北路龍門所守備陳勳死于陣萬達又奏七  
月中寇以十餘萬騎由甯塞營入犯保安西掠慶陽環  
縣等處指揮崔桂死于陣總督三邊侍郎曾銑率參將  
李珍等出塞直搗敵巢于馬梁山後斬首百餘級而還

撫聞巡按御史盛唐言寇深入幾及千里駐內地且半  
月慶陽一帶斷絕人烟幸陰雨決旬泥陷馬滑弓膠弦  
解又以慶陽山路深峻寇乃殺諜者自引去未可以為  
銑功上以銑唐所奏功罪各別遣御史勘實以行賞罰  
或異明史本紀是月諸達犯延安慶陽不及犯宣府事  
證之實錄犯宣府在八月延安慶陽在十月皆奏報之  
月日也原奏一稱七月十一日一稱 吏部尚書唐龍  
七月中今據之崔桂死事據實錄增 罷龍居官著勞績及長吏部每事咨僚佐年老多疾輒  
為所欺御史陳九德劾前選郎高簡罔上行私竝論龍  
衰暮乃下簡詔獄龍引疾未報科臣復論簡詔杖六十  
遣戍黜龍為民龍時已有疾輿出國門卒龍故與嚴嵩

明通鑑卷五十八

庚

善其罷也實夏言主之云 改左都御史周用為吏部  
尚書以南京兵部尚書宋景為左都御史 八月癸巳  
以萬壽加輔臣夏言正一品俸嚴嵩特進光祿大夫又  
加封真人陶仲文為神霄紫府闡範保國宏烈宣教正  
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掌道教事給誥印陞帶俸尚書  
盛端明顧可學俱為禮部尚書 戊戌南方有流星大  
如椀赤色光大起自中天西南行至近濁 是月京師  
淫雨詔修九門城垣 九月己卯免南直隸鳳淮揚三  
府被災稅糧 寇以七十餘騎自義州清河入犯錦義  
參將周益昌禦之明日復以萬餘騎至益昌被圍指揮

鍾世威率所部及游擊武鏗并力攻之益昌奪圍出寇  
尋去 或異明史本紀不具據實錄系之十月據遼東巡  
撫奏報在九月二十五日是月乙卯朔今據之  
是月寇犯甯夏 冬十月丁亥寇犯清平堡游擊高  
極遇伏死士卒十五人創二十二人寇亦引去總督  
侍郎曾銑請嚴邊將失律罪兵部議從之 或異明史本  
紀書寇犯清  
平堡于是月丁亥實錄書于十二月原奏稱十月初  
三日蓋奏報在後也是月乙卯朔與本紀合今據之  
癸巳代府奉國將軍克灼謀反伏誅初克灼以劫奪大  
同知府財物坐奪祿心懷怨望乃結昌化五府宗室及  
大同奸人張文博等謀引寇圍大同約為內應總督宣  
大翁萬達獲其偽書旗幟以聞命械克灼等至京師司

明通鑑卷五十八

癸

禮監錦衣衛會科道官鞠訊得實克灼首倡逆謀磔于  
市諸宗室從逆者及文博等凡三十人俱依謀反律弃  
市 甲午故建昌侯張延齡決于西市胡守中亦伏誅  
十一月己未總督宣大翁萬達奏請自今各邊有安  
殺降人冒功者按實後不必解京許巡按御史于秋後  
就地梟首示眾以杜奸人玩法之心刑部覆議從之  
癸酉冬至祀天于圓丘朱希忠攝行上久不御朝賀禮  
部費采等希指上言積雪初霽天氣凝寒冬至朝賀有  
煩聖躬請如昨歲例廷臣各具朝服于奉天門行禮上  
以為忠報可一時朝論薄之 十二月庚子總督三邊

會銑建復河套議銑素以功名自喜及總督三邊感上知遇益圖報稱念寇居河套久終為邊患乃會巡撫謝蘭張問行等上疏畧曰寇據河套侵擾邊鄙將百年孝宗欲復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使濟農據為巢穴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畿輔入套則寇延甯甘固以擾關中深山大川勢顧在敵而不在我封疆之臣曾無有以收復為陛下言者蓋軍興重務也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鑊刀鋸面背森然臣非不知兵凶戰危而枕戈汗馬切齒痛心有日矣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矢勁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橐春寒陰

明通鑑卷五十八

罕

雨壤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勝臣請以銳卒六萬益以山東鎗手二千每當春夏交攜五十日餉水陸交進直搗其巢材官騎發礮火雷激則寇不能支此一勞永逸之策萬世社稷所賴也遂條入議以進是時銑與延甯撫臣欲西自定邊營東至黃甫川一千五百里築邊牆禦寇請帑金數十萬期三年畢功疏並下兵部部臣難之請令諸鎮文武將吏協議詔報曰寇據套為中國患久矣朕宵旰念之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銑倡恢復議甚壯其令銑與諸鎮臣悉心上方略予修邊費二十萬于是銑銳意行之 乙巳延綏巡撫張問行

罷會銑既建復套之議諸巡撫皆難之問行與謝蘭及甯夏巡撫王邦瑞等遷延不應銑怒請于上上為責讓

諸撫臣于是問行引疾乞休上以延綏有事之秋託疾

規避斥為民調山西巡撫楊守謙代之效異據實錄銑

等具奏而三編目中亦有借奏之語惟明史銑傳謂銑

既上疏請撫臣久不會奏似銑上疏時問行等未嘗會

銑也然問行引疾必銑咨照時許之會奏既知其難是

以求罷實錄下文以為遷延不應者似得之今參傳中

語而易去久 丁未免河南歸德開封等府被災稅糧

又振陝西被寇軍民從巡按御史盛唐之請也 是歲

土爾番求通貢時莽蘇爾死子沙嗣而其弟瑪哈穆舊

馬黑亦稱蘇爾坦即速壇譯分據哈密已而兄弟仇殺

瑪哈穆乃結婚衛拉特以抗其兄且墾田沙州謀入犯

其部下來告瑪哈穆乃叩關復求為地安置邊臣諭還

故土仍許其貢明年定令五歲一貢而貢期如制來使

益多終嘉靖之世番文至二百四十八道朝廷輒羈縻

之

明通鑑卷五十八

罕

明通鑑卷五十九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變編輯

紀五十九 起強固協洽盡上章掩茂凡四年

世宗肅皇帝

嘉靖二十六年春正月甲寅朔不御殿百官于奉天門行禮 初楊守謙巡撫山西上言偏頭老營堡二所餘地千九百餘頃請興舉營田堪以內省京運外資防守且舉副使張鎬為提調以本官兼攝上以為忠詔行之至是守謙移撫延綏仍請久任鎬終其事鎬卒成之詔以其法行之九邊 是月吏部尚書周用卒改刑部尚

明通鑑卷五十九

一

書聞淵于吏部踰月以南京刑部尚書屠僑代淵為刑部尚書 寇犯永昌總兵蕭漢敗績總督曾銑奏請逮問 二月總督宣大都御史翁萬達會宣大山西填巡官議上邊防修守事宜復請帑銀六十萬兩修大同西路宣府東路邊城凡八百里詔許之時曾銑建復套之議輔臣夏言實主之萬達數以通貢議請不許其在邊也上以其更事久深倚之所請無不從獨言請達事與上意左上既力繼貢議乃以復套事行邊臣議之萬達議曰河套本中國故壤成祖三犁王庭殘其部落舍黃河衛東勝後又撤東勝地以就延綏套地遂淪失然正

統宏治間我未守彼亦未取乃因循畫地而守遂捐天險失沃野之利宏治前我猶歲搜套後乃任彼出入盤據其中畜牧生養譬之為家成業久矣今欲一舉復之提軍深入山川之險易途徑之迂直水草之有無皆未熟知我馬出塞三日已疲彼騎一呼可集我軍數萬眾緩行則持重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即得小利歸師尚艱倘失嚮導全軍殆矣彼遷徙遠近靡常一戰之後或保聚或伴遁笳角時動壁壘相持已離復合終不渡河我軍于此戰耶退耶兩相持耶數萬山寨亦必數萬眾援之又須兼通餉道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

明通鑑卷五十九

二

者彼所長守險者我所便弓矢利馳擊火器利守險舍火器守險與之馳擊于黃沙白草間大非計也議者徒見近時搆巢恒獲首功然搆巢因其近塞勝則倏歸舉足南向即家門若復套則深入其地後援不繼事勢迥殊若令彼有其隙我乘其微從而圖之未嘗不可今塞下喘息未定邊卒剗夷未起橫挑強寇以事非常竊所不解也時上方嚮銑議不省 都御史宋景卒改工部尚書王以旂代之以工部侍郎文明為尚書代以旂三月庚午賜李春芳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上以久旱禱雨于宮中己卯大雨詔舉醮謝典停封止刑三日



夏四月丙戌逮巡撫山西都御史孫繼魯下詔獄先是總督翁萬達議撤山西內邊兵并力守大同外邊詔從之會繼魯代楊守謙撫山西抗章言紫荆居庸山海諸關東枕溟渤雁門甯武偏頭諸關西據黃河天設重險以藩衛國家豈可聚師曠野洞開重門以延敵夫紫荆諸關之拱護京師與雁門諸關之屏蔽全晉一也今議者不撤紫荆以并守宣府豈可獨撤雁門以并守大同耶况自偏頭甯武雁門東抵平刑關為山西長邊自右衛雙溝墩至東陽河鎮口臺為大同長邊自了角山至雙溝百四十里為大同緊邊自了角山至老牛灣百

明通鑑卷五十九

三

四十里為山西緊邊論長邊則大同為急山西差緩論緊邊則均為最急此皆密邇河套譬之門閭山西守左大同守右山西并力守左尙不能支又安能分力以守也使三關將士遠離堡戍欲其不侵犯難矣全師在外強寇內侵卽紫荆倒馬諸關不將徒守哉萬達聞之不悅上疏言增兵擺邊始於近歲與額設守邊者不同繼魯乃以危言相恐復遺臣書言往歲建雲中議宰執幾不免近年撤各路兵督撫業蒙罪其詆排如此今防秋已逼乞別調繼魯否則早罷臣無誤邊事兵部是繼魯

言上不 下廷議廷臣請如萬達言上方倚萬達怒繼魯騰私書引往事議君上而夏言亦惡繼魯不為地遂逮下詔獄疽發於項瘐死繼魯耿介所至以清節聞然好剛使氣為巡撫僅四月遽以非罪死論者惜之 乙

已四川白草番平總兵官何卿至鎮會巡撫張時徹議分所部兵為三哨更調馬湖及建昌諸衛士兵助之生禽首惡數人斬首六百九十三克番寨四十七毀碉房四千八百七十餘獲牛馬器械儲積以萬計白草為四川東路生羌最強至是悉平之于是松潘威茂間終嘉靖世邊境稍甯卿之功為多云

明通鑑卷五十九

四

與實錄小異其白草為四川東路生羌亦見傳中今參實錄書之 己酉諸達復求貢總督翁萬達以邊境之役版築方興宜羈縻使毋侵擾時上方趣會銑出塞不允 五月總督三邊會銑襲套寇敗之先是銑以初春出塞掩擊敗還匿不以聞至是復選銳卒擊之斬首二十七級生禽一人餘斃于矢石者甚眾獲馬牛駝器械以千計寇移帳漸北間以輕騎人掠銑復督諸軍驅之遂遠徙不敢近塞捷聞陞銑俸一級賜銀幣銑復列上諸臣功罪論功則參將李珍韓欽為最又請卹陣亡之千戶鄭稍百戶徐相皆從之銑又奏邊方守令所繫甚重乞于進士舉人監生內選年

力精銳材幹強敏者銓補稱職者特加獎擢仍慎選監司以為表率勒限到任以豫秋防上是其言詔兩廣四川雲貴邊方皆用此例前明史銓傳書于奏復套之月日也三編言銓以初春出塞掩擊賊六月戊戌免還不以聞疑在蕭漢敗績之前後間事南直隸鳳陽揚州淮安三府被災夏稅 庚子曾銑奏延甯寇警議調莊浪魯經兵三千暫駐蘭州適中之地以備應援而甘肅總兵仇鸞及巡撫楊博以本鎮兵寡為詞不聽調遣上曰孫繼魯首肆阻撓鸞復效尤何以一事權而申軍令詔奪鸞祿米半年博亦停俸三月是月諳達諸酋與小王子有卻小王子欲寇遼東諳達

明通鑑卷五十九

五

以其謀來告請與中國夾攻之且以此立信為通貢地翁萬達以屢奉嚴旨不敢輒為請求乃于請催撫臣赴鎮奏中及之亦不省 秋七月丙辰河決山東曹縣水入城二尺漫金鄉魚臺定陶城武衝穀亭漂沒廬舍人民死者甚眾工科都給事中劉天直劾河道都御史詹瀚詔巡按御史查勘以聞 丁巳改巡撫南贛汀漳都御史朱純巡撫浙江兼管福建福興漳泉建甯五府海道初日本以嘉靖二十三年來貢部臣以其未及期且無表文却之其人利互市留海濱不去而內地奸人利其交易商富豪貴爭趨之沿海遂有倭患先是六月巡

按御史楊九澤言浙江甯紹台溫皆濱海界連福建之福興漳泉諸郡雖有巡海副使備倭都指揮而海寇出入無常兩地官弁不能通攝制禦為難請如往例特遣巡視重臣盡統海濱諸郡庶事權一而威令易行廷議善之遂以命統國紀事本末昭代典則皆係倭寇于明史日本傳系楊九澤上書于三年六月朱純傳巡撫浙江在七月皆據實錄惟諸書皆云兼福興漳泉等處證之日本傳則兼建甯是月陝西澄城麻陂山界為五府也今據日本傳增 牌嶺晝夜吼數日山忽中斷移走東西三里南北五里八月丙戌免陝西被災稅糧 是月兵部尚書陳經罷經以七月秩滿加太子少保未幾南京給事中張思

明通鑑卷五十九

六

誠御史宋治各劾其庸鄙不職遂令致仕給驛歸國史七卿表經以七月加太子少保致仕證之實錄則加宮銜在七月致仕在八月今據實錄罷禮部侍郎許成名崔桐少詹事王用賓黃佐先是吏部左侍郎缺例用翰林資深者推補尚書聞淵初擬成名桐忿爭乃竝舍之而用祭酒王道未幾道卒淵仍擬桐及佐名上給事中呂時中言桐始以與成名爭舍之而用道今復用桐是賞爭也何以抑躁競給事中徐霖御史艾朴又言桐與成名詬爭成隙而用賓佐復從中覲觀宜俱釋用而別選雅望者上是之乃有是命仍奪淵俸半年 月己未免南直隸徐沛蕭宿五河虹各州縣

被灾秋糧 戊辰免江西撫州吉安瑞袁臨五府被灾稅糧 戶部尙書王杲罷先是禮科給事中馬錫勅杲與巡倉御史艾朴私受兩淮運司解官黃正大賄勒管庫員外郎余善繼私納低銀上怒下杲鎮撫司究問杲奏辯請與該科面質不省尋戶科給事中厲汝進等奏近日交通關節自杲外如太常少卿嚴世蕃順天府丞胡奎總督尙書王暉等皆有踪跡宜盡法窮治嚴嵩上疏自理言欲汙蟻臣故借臣子世蕃肆其巧詆上益怒執汝進至闕下杖八十會奏之給事中查秉彝徐養正劉祿杖六十俱降邊方襍職杲朴從重發極邊衛充軍

明通鑑卷五十九

七

杲竟卒于戍所 是月以湖廣貴州苗連年行劫虜參將楊欽殺沅州衛百戶陳恩等湖廣都御史姜儀上章自劾請與貴州巡撫王學益訂期進剿上以苗寇播惡屢勅二省協勤而學益愆期翫寇令巡按官據實參奏逮京重治 改左都御史王以旂爲兵部尙書兼督團營改刑部尙書屠僑爲左都御史以南京戶部尙書夏邦謨爲戶部尙書 閏月丙午振成都饑 是月以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右都御史喻茂堅爲刑部尙書代屠僑也 冬十月甲寅免畿內被灾稅糧 丙辰巡撫延綏都御史楊守謙言激勸軍士在重賞令甲斬一首

者陞一級不願者予白金三十兩賞未免薄又文移察勘動涉歲時以故士心不勸近宜大事棘請加賞格倍增其數填巡官驗明卽給蓋增級藁蔭有官者利之窮卒覲賞而已兵部以爲然定斬首一級者予五十兩著爲令守謙以前山西修邊功增俸一級賜金幣有加請給新設游兵月餉發倉儲貸饑卒皆報許 是月湖廣道試御史陳其學劾錦衣衛掌事都督同知陸炳先是炳以京師流寓人多恐潛藏奸宄乞行禁城從之至是其學劾炳肆行威福矯下逐客之令又以鹽法劾炳與京山侯崔元加抽病民且受奸商徐二請託請一并究

明通鑑卷五十九

八

治詔執二下鎮撫司拷訊炳與元各對狀尋炳等引罪竟宥勿問 十一月己卯冬至祀天子園丘朱希忠攝行 壬午大內火釋前御史楊爵等三人于獄是夜大高元殿灾上禱于露臺火光中若有呼三人忠臣者立傳詔釋爵竝給事中周怡員外劉魁爵等再下獄桎梏加嚴飲食屢絕會有天幸得不死爵歸二年一日晨起大鳥集于舍爵曰伯起之祥至矣果三日卒隆慶初贈光祿卿謚忠介爵之初入獄也上令東廠尙書言動五日一奏枝尉周宣稍左右之輒受譴其再至治廠事太監徐府奏報上以密諭不宜宣亦重得罪先後繫七年

日與怡魁切劓講論忘其困所著周易辨說中庸解則

獄中作也及異實錄但書釋爵不及怡魁亦不言乙

未皇后方氏崩詔曰皇后比救朕危奉天濟難其以元

后禮令禮部議喪儀 是月總督三邊曾銑會同撫按

官疏陳邊務十八事曰恢復河套修築邊牆選擇將材

簡練士卒買補馬羸進兵機宜轉運糧餉申明賞罰兼

備舟車多置火器招降用間審度時勢防守河套營田

儲蓄及明職事息訛言寬文法處孳畜又上營陣八圖

曰立營總圖及遇敵駐戰選鋒車戰騎兵迎戰步兵搏

戰行營進攻變營長驅獲功收兵各圖上覽而嘉之下

明通鑑卷五十九 九

兵部會廷臣集議皆言銑先後所上方畧俱可施行上

乃下銑前後諸疏令廷臣定策以聞 巡撫浙閩朱紘

既至討覆鼎山賊平之會日本遣使周良等復先期求

貢用舟四人六百泊海外以待明年貢期守臣沮之則

以風為解至是事聞上以先期非制且人船踰額敕守

臣勒回 十二月辛酉逮甘肅總兵官仇鸞鸞在邊久

貪縱酷虐恣為不法總督曾銑劾其不聽調遣詔姑奪

俸令按臣查覈以聞鸞知不可掩益狂悖無顧忌銑復

上疏劾鸞不法數事上大怒命錦衣差官校械繫來京

師鞠治 戊辰冊謚大行皇后曰孝烈皇后 乙亥倭

犯甯波台州大肆殺掠官軍莫有禦者巡按御史裴紳

以聞詔逮分守參議郭世威等令所司嚴備之及異實錄但云

海寇故明史本紀據之證之

日本傳即倭也今據傳書之

二十七年春正月戊寅朔不御殿百官朝賀如前例

癸未夏言罷竝逮陝西三邊侍郎曾銑言素以經濟自

許思建立不世功會銑請復河套遂贊決焉初江都人

蘇綱者言繼妻父也雅與銑善為延譽于言言遂密疏

薦之謂羣臣無如銑忠者銑鳩兵繕塞數破敵上亦雅

嚮之令言擬旨優獎者再銑益銳志出師條上方畧廷

議一如銑言及是上下銑議于九卿科道覆奏甫上上

明通鑑卷五十九 十

意忽中變諭輔臣曰今征逐河套不知出師果有名否

兵食果有餘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

嚴嵩知上意遂極言河套必不可復廷臣王以旂等亦

如嵩指盡反前議于是嵩力攻言謂向擬旨褒銑臣皆

不預聞言大懼謝罪且言嵩初竝無異議今胡乃盡譏

于臣而上已入嵩譖怒不可解乃遣錦衣官校逮銑而

盡奪言官階令致仕初言再召陵嵩甚而海內士大夫

方怨嵩貪枝謂言能壓制之深以為快而言以廢棄久

務張權唐龍之罷高簡之戍許成名崔桐王用賓黃佐

之斥逐以及王杲孫繼魯之獄皆言主之以上事皆見前朝士

因之失望最後御史陳其學劾崔元陸炳亦見前言擬旨

令陳狀二人懼皆造言請死炳長跪乃得解于是二人

日與嵩比而構言言未之悟也上數使小內豎詣言所

言傲岸奴視之及詣嵩嵩必延坐親納金錢袖中以故

日譽嵩而短言言進青詞晚失上指嵩愈精治其事由

是嵩益被寵而言眷漸移至是嵩復從中構之以至于

敗上既譴言復以科道官無一人論言者命錦衣官悉

逮至杖之于廷各奪俸四月夜異據明史陸炳傳言炳

故曬炳一日御史劾炳諸不法事言即擬旨逮問炳窘

行三千金求解不得長跪泣謝罪乃已證之實錄御史

陳其學劾炳監法事詔責炳陳狀炳等引罪乃已核

與言本傳合並無違問之語今仍據夏言傳書之

明通鑑卷五十九

十一

己亥振陝西饑時鞏昌漢中二府大饑鳳翔府汧陽縣

為水所沒巡撫謝蘭以聞詔發太倉銀五萬兩于鞏漢

充振徙汧陽縣治于城東三里外竝蠲衝決地租三千

石 是月改王以旂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三邊以

南京戶部尚書趙廷瑞為兵部尚書先是兵部缺推總

督倉場戶部尚書劉儲秀儲秀上疏辭謝且力贊復套

之議上怒遂坐免 總督河道都御史詹瀚以河決曹

縣請于趙皮寨等處多穿支河修築堤岸以捍水患從

之 寇犯廣甯參將閻振死之夜異明史本紀作把都

明史稿書寇實錄系之二月 二月癸丑作永陵時大

行皇后將葬上以陵名未定下禮官議于是尚書費宗

言太祖葬孝慈皇后于孝陵成祖葬仁孝皇后于長陵

皆命名在先卜葬在後載之實錄中上乃自定孝烈皇

后陵曰永陵命朱希忠告太廟 三月癸巳殺總督陝

西三邊侍郎曾銑竝逮致仕尚書夏言銑既就逮上初

無意殺之會仇鸞為銑所劾逮問入獄嚴嵩欲以陷銑

者竝及言乃代鸞獄中草疏誣銑掩敗不聞侵尅軍餉

鉅萬遺其子曾瀄屬所親蘇綱賂當塗其言絕無左驗

而上深入其說立下瀄綱詔獄于是給事中齊譽等見

上怒銑甚疏稱法司議銑罪律無正條且比守邊將帥

明通鑑卷五十九

十二

失陷城寨者論斬上責譽黨奸避事鐫級調外任法司

見上必欲依正條乃當銑交結近侍律斬妻子流二千

里決不待時報可即日斬銑西市銑既沒家無餘貲妻

子狼狽遠徙天下聞而冤之時夏言罷歸方抵通州上

既誅銑即遣官校逮言言聞逮大驚墮車曰噫吾死矣

自是嵩構之益急 癸卯釋仇鸞于獄嚴嵩以鸞發曾

銑邊事德之鸞復厚賄嵩相為表裏久之恃上寵復陵

嵩出其上以及于敗 夏四月丁未夏言逮至京下鎮

撫司拷訊言上疏訟曰臣之罪釁起自讐家恐一旦死

于斧鉞之下不能自明今幸一見天日瀝血上前雖死

不恨往者曾銑倡議復套仇鸞未嘗執以為非既而上  
意欲罷兵救諭未行而鸞疏已至此明係在京大臣為  
之代撰藉鸞口以陷臣肆意詆誣茫無證據天威在上  
仇口在旁臣不自言誰復為臣言者又言嵩靜言庸違  
似共工謙恭下士似王莽父子弄權似司馬懿在內諸  
臣受其牢籠在外諸臣受其箝制皆知有嵩不知有陛  
下臣生死係嵩掌握惟歸命聖慈曲賜保全凡再疏入  
皆不省獄具刑部尚書喻茂堅都御史屠僑等議言罪  
當死惟直侍多年效有勞勩據律宜在議能議貴之條  
上切責茂堅等奪其俸猶及言前不帶香冠事于是言

明通鑑卷五十九

三

竟坐與銑交通律論斬繫獄待決頁異諸書皆系之十  
月殺言之下證之實  
錄言以四月丁未至獄具即在是時蓋曾銑決不待時  
言侯秋決故以十月誅也明史言傳謂言逮至京師再  
疏訟冤實錄但載其前疏而劾嵩靜言庸  
違以下似係再上之疏今據本傳連書之 丁巳太白  
晝見 是月直隸巡按御史吳相言邊兵戍守之勞鋒  
鏑之憂既無恒產而所得月餉不才將領又從而朘削  
之彼朝夕自救之不暇何暇禦寇臣以為各邊民田自  
原額糧畝外餘者尚多宜下所司勘實給軍佃種寬其  
租庸其無餘田者許軍民以附邊屯田參伍為業部議  
從之 五月丙戌葬孝烈皇后于永陵 是月寇犯宣  
府官軍敗績據原奏稱五月今從之 六月丁未湖

貴苗亂貴州巡撫李義壯以聞初湖貴間有山曰蜡爾  
諸苗居之東屬鎮溪千戶所孛子坪長官司隸湖廣西  
屬銅仁平頭二長官司隸貴州北接四川西陽廣袤數  
百里諸苗數反官兵不能制萬鎰征之四年不能克乃  
授其魁龍許保冠帶湖苗漸息而貴苗反如故鎰班師  
許保及其黨吳黑苗復亂義壯請設總督節制三省兵  
部議從之初張岳總督兩廣平連山賊李金及賀縣賊  
倪仲亮等莅鎮四年巨寇悉平召拜兵部侍郎至是命  
以右都御史充湖廣貴州四川總督三省填巡官皆聽  
節制 戊申日本貢使周良等六百餘人駕海舟百餘

明通鑑卷五十九

南

艘入浙江界求請詣關朝貢巡撫朱統以聞禮部議舊  
例貢以十年為期來者無得踰百人舟無得過三艘今  
舟數人數皆數倍于前宜令仍循十八年例起送五十  
人赴京餘留嘉賓館量加犒賞諭令歸國若互市防守  
事宜在執善處之報可 秋七月甲戌詔改巡撫浙閩  
等處為巡視從御史周亮給事中葉鏗之請也初明祖  
定制片板不許入海承平久奸民闖出入勾倭人及佛  
郎機諸國入互市閩人李光頭款人許棟踞甯波之雙  
嶼為之主司其質契勢家護持之漳泉為多或與通婚  
姻假濟渡為名造雙桅大船運載違禁物將吏不敢詰

也或負其直棟等即誘之攻剽負直者將吏捕逐之  
泄師期令去期他日償他日至負如初倭大怨恨益與  
棟等合而浙閩海防久廢戰船哨船十存一二漳泉巡  
檢司弓兵舊額二千五百餘僅存千人倭剽掠輒得志  
益無所忌來者接踵執巡海道採僉事項高及士民言  
謂不革渡船則海道不可清不嚴保甲則海防不可復  
上疏具列其狀于是革渡船嚴保甲搜捕奸民聞人資  
衣食於海驟失重利雖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壞之  
統既至平覆鼎山賊踰年將進攻雙嶼使副使柯喬都  
指押盧鏗會兵由海門進而倭使周良己先期至統度

明通鑑卷五十九

五

不可却錄其船延良入甯波賓館防範之計不得行是  
年夏四月鏗遇賊于九山洋俘日本國人稽天等許棟  
亦就禽棟黨汪直等收餘眾遁鏗築塞雙嶼而還番船  
後至者不得入分泊南麂礁門青山諸島勢家既失利  
言被禽者皆良民因脅有司引輕比律統上疏請悉以  
便宜行戮執法既堅勢家益懼會周良安捕已定聞人  
林懋和爲主客司宣言宜發回其使執力爭之且曰去  
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  
衣冠之盜尤難聞浙人咸惡之而閩尤甚亮聞產也至  
是與鏗上言統以一人兼轄二省遣駐福建而倭夷入

貢者艤舟浙江海口統一身奔命已不能及今聞浙設  
有海道專司苟得其人不必更用都御史部議竟從之  
乃復巡視舊例自是事權不一統遂不得行其志卒以  
此得罪致墨朱統授浙江巡撫在二十六年七月平覆  
改巡視即在其後明史統傳所載年月皆與實錄合諸  
書記後事前後參錯今悉據明史朱統日本兩傳參實  
錄書 丙子免南直隸鳳陽府被災州縣稅糧 戊寅  
京師地震順天保定二府俱震詔以災重遣官祭告郊  
庶社稷 庚子西苑進嘉穀遣官薦于太廟百官俱于  
奉天門稱賀 八月癸丑京師復震遼東廣甯衛山東  
登州府同日地震祭告如初仍敕百官修省各條時政

明通鑑卷五十九

六

得失以聞踰月京師復地震有聲致墨明史本紀京師  
行志則並載八月京師地震三編地震目中又  
據實錄增入九月京師復震有聲語今據之 丁巳  
請達犯大同指揮顧相等死之寇攻大同邊牆不克退  
犯五堡總兵周尙文追敗之于次野口 九月辛巳免  
淮鳳揚徐被災稅糧 壬午寇犯宣府東路深入永甯  
懷來等處畿輔震動是役也守備魯承恩等死之官軍  
敗績寇屠堡數百殺掠人民數萬懷永之間流血成川  
積尸滿野詔逮總兵趙卿等致墨寇犯大同于八月犯  
史本紀實錄書于明年正月二月初十日九月癸酉朔壬午  
原委一稱八月終一稱九月初十日九月癸酉朔壬午  
正月初十日也 乙未免陝西被災稅糧 是月逮參將  
今據明史

李珍等上既誅曾執怒不已遣給事申价等往勘冒功  
通賄狀珍起自徒中為執錄用功最多至是价等希指  
劾珍與指揮田世威郭震為執爪牙遂坐逮連及巡撫  
謝蘭張問行御史盛唐皆貶黜又請勒曾洎蘇綱賊郵  
陣亡軍士及居民被難者執嘗檄府衛銀三萬兩製軍  
仗亦責償于洎既下獄酷刑拷珍令實尅餉行賂事珍  
幾死卒不承洎用是得免踰年珍竟論死世威震坐請  
戊 冬十月癸卯殺前大學士夏言言既下獄嚴嵩數  
以邊警激上曰此夏言會執開邊釁故報復耳上不悟  
然尚無意殺言會有蜚語聞禁中謂言怨望訕上上怒

明通鑑卷五十九

七

趣命決于西市或曰蜚語即嵩所構或曰嵩以災異密  
疏引漢誅翟方進故事上意遂決然其事秘世莫得知  
也言既誅妻蘇氏流廣西從子主事克承從孫尙寶丞  
朝慶皆坐削籍言彊直自遂初與嵩共事輒遇事裁抑  
之世多稱言及大用後頗修恩怨物議遂不悉協及嵩  
擠言至死專權顯賄禍及天下久乃多惜言者隆慶初  
其家上書白冤狀詔復其官賜祭葬謚文愍及異此據  
明史言傳  
而嚴嵩以蜚語及災異  
構言二事參實錄書之 丙辰寇入隆慶八達嶺距天  
壽山僅七十餘里巡按御史王應鍾聞警夜馳赴昌平  
時守臣俱不設備應鍾怒執守陵諸軍校鞭之寇尋退

應鍾劾奏守備石美中等竝及提督太監王敏敏亦劾  
應鍾乘夜突至未謁陵而先鞭撻戍卒不敬詔以應鍾  
有功免究美中革任敏亦降級閒住及異明史稿寇犯  
隆慶在是月丙辰  
據實錄也明史本紀統系之九月所謂深人  
永甯懷來隆慶等處是也今據史稿分書之 十一月  
甲戌免山東被灾稅糧 丙子詔議孝烈皇后耐庶既  
而罷之先是部臣以后喪且期年神主宜耐享乃援孝  
潔皇后故事請權耐奉先殿東夾室上曰非正也可即  
耐太廟于是輔臣嚴嵩等請設位于太廟東皇妣睿皇  
后之次後寢藏主則設帷于憲廟皇祖妣之右以從耐  
于祖姑之義上曰安有享從此而藏彼之禮其祀仁宗

明通鑑卷五十九

六

耐以新序即朕位次勿得亂禮嵩曰耐新序非臣下所  
敢言上命姑已之且俟再葺以聞 甲申冬至祀天子  
園丘朱希忠攝行 丙戌太白晝見凡十日 乙未順  
天府密雲縣進生沙金五十兩詔入內庫仍行各撫按  
官多方採獻 十二月禮部尙書費宗卒  
二十八年春正月壬申朔不御殿百官慶賀如前例  
是月寇犯永昌鎮羌官軍擊却之 二月乙巳振陝西  
饑發太倉銀四萬兩竝蠲臨洮鞏昌等府州縣稅糧  
辛亥以南京吏部尙書張治為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  
學士國子監祭酒李本為少詹事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竝預機務自夏言得罪後嚴嵩獨相且年餘矣至是治本皆以疏遠入閣益不敢預可否嘿嘿而已 壬子諸達入寇宣府滴水崖指揮董陽把總江瀚唐臣張淮等皆戰死全軍覆焉寇遂東犯永甯關南大震 乙卯總兵周尙文率大同兵萬騎至南路禦于曹家莊大敗之斬其酋四會翁萬達自懷來赴援鼓譟而東寇知大兵衆謀東走丙辰宣府總兵趙國忠又敗之于大滹沱寇狼狽夜遁是役也戰功爲數年之最而尙文功尤多捷聞加太保兼太子太傅自萬達以下皆陞賞有差本紀月日皆據實錄惟董陽本紀作董賜誤也今據三編又據實錄增入死事之唐臣張淮二人又有赴援之

明通鑑卷五十九

十九

延綬游擊徐仁保定都指揮陳機達 是月以吏部侍郎徐階爲禮部尙書初費采卒以孫承恩代尋被劾免陞階代之 三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乙酉皇太子冠

越二日丁亥薨 是春巡視浙閩朱統疏言臣整頓海防稍有次第而御史周亮欲侵削臣權致屬吏莫肯用命已又陳明國是正憲體定紀綱扼要害除禍本重斷決六事語多憤激而中朝士大夫先入浙閩人言亦有不悅統者先是統討閩海之賊連戰三月大破之而是時浙人通番出入于甯波定海間閩人通番出入于漳州浯嶼間統以爲非嚴禁通番則沿海無甯日會是年

三月佛郎機國人行劫至詔安統遣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鏜捕獲通番渠首李光頭等九十六人統以便宜立決之于演武場具狀問語復侵誚勢家未幾而劾者踵至矣按異諸書記倭寇事皆無月日而其叙改巡視于視于去年捕通番九十六人于是年皆與實錄合實錄雖據奏報月分泰差而所書詔安之捷部議謂賊發于二月而奏報于三月非臨陣之比據此則明史統傳書詔安之捷于三月者是也統以四月被劾亦見實錄今分書 夏四月庚戌朱統捷奏至部臣請下巡按勘覈御史陳九德劾統不俟奏覆擅專刑戮請治統罪竝逮柯喬盧鏜下兵部會三法司稟議僉以統不俟得旨行刑及喬鏜等率請正法皆不得爲無過然事難遙度請遣風力憲臣往按之乃遣給事中杜汝楨往會巡按御史陳宗夔勘實以聞竝令統罷職待勘 是月兵部尙書趙廷瑞以疾罷陞兵部侍郎范總代之總疏辭忤旨黜爲民 諳達等復犯永昌鎮羌參將蔡勳等擊退總督宣大翁萬達言是年春寇犯宣府射書入我營中言求貢不得當以秋間大舉入邊直犯畿輔臣聞其言詞桀驁頗肆要挾與數年前遣使情狀殊異上命整秋防以俟勿墮敵計中未幾竟如其言 五月己卯禮科給事中沈東以請郵總兵官下獄初總兵周尙文以戰功擢都督同知兼僉後府事時嚴嵩爲禮部尙書子世蕃

明通鑑卷五十九

二十

...

官後府都事驕蹇不法尙文面叱將劾奏之嵩謝得免  
調世蕃治中以避尙文遂銜之其後尙文歷功加至太  
保嵩謀傾陷之而連年諳達寇邊上方倚以抗強敵故  
讒不得入至是春曹家莊之役錄功兼太子太傅賜賚  
有加未幾卒嵩欲格其卹典不予東乃上言尙文爲將  
忠義自許適者寇騎深入聞警疾馳奮勇先登多所殺  
獲此亦一時奇功也宜加封爵延子孫又如董陽江翰  
搜北寇之鋒遏南奔之勢援兵不至繼之以死雖已瘠  
祀宜加賜祭以彰死事今當事之臣任意予奪冒濫者  
倖恩忠勤者捐棄何以鼓士氣而激軍心疏入上大怒

明通鑑卷五十九

三

詔廷杖劔之詔獄遂長繫尙文卹典卒不行穆宗立始  
贈太傅謚武襄 是月召翁萬達還任兵部尙書 六  
月日本國復求貢許之 秋七月乙亥總督湖貴四川  
都御史張岳言貴州諸苗旋撫旋叛湖苗因之貳心若  
貴苗不誅則湖苗之撫不固因條上會兵討苗事宜期  
以八月集兵會勦詔以便宜行之 庚寅免河南陝西  
被災夏稅 是月浙江海盜起寇浙東初祖制設浙江  
市舶提舉司中官主之駐甯波海舶至則平其直制馭  
之權恒在上及上撤天下填守中官并市舶司罷之而  
濱海奸人遂專其利初猶市商主之及通番禁嚴遂移

之貴官家復屢負其直倭使互市者留海濱輒喪其資  
不得返國大恨而大奸若汪直徐海陳東等遂窟其中  
以內地不得逞悉逸海島爲主謀倭聽指揮相煽入寇  
而海中巨盜亦襲倭服飾旂號分艘掠內地自朱統至  
始稍稍治之純既罷海禁益弛亂滋甚時海上承平日  
久民不知兵聞警則竄走一空終嘉靖之世遂無甯歲  
矣史本紀明史稿皆作海賊蓋是時倭寇既起通  
番奸人率假其名以掠財物其實不盡倭寇也實錄亦  
言諸奸勾引島夷及海中巨盜所在劫掠乘汎登岸動  
以倭賊爲名其實真倭無幾也故今仍據海盜之文書  
之○是年浙東之役據明史日本傳起自貴官家負直  
不予激之人寇而據實錄所載言海上之事初起于內  
地奸商汪直徐海等常開出中國財物與番客市易皆  
主于餘姚謝氏久之謝氏頗抑其直諸奸索之急謝氏

明通鑑卷五十九

三

度負多不能償則以言嚇之曰吾將首汝于官諸奸既  
畏且懼乃糾合徒黨及番客夜劫謝氏火其居殺男女  
數十人大掠而去縣官倉皇申聞上司輒云倭人入寇  
云云此與明史所載大畧相同而謝氏即所稱貴官家  
者始也商負其直及移之豪貴則並倭與商而吞噬之  
故倭寇之來以商始以商終汪直徐海之等皆奸商也  
識之 八月己亥詔戶部覈天下出納之數以聞是時  
邊供繁費加以土木禱祠之役月無虛日帑藏匱竭司  
農百計生財甚至變賣寺田收贖軍罪猶不能給乃遣  
部使者括逋賦百姓罄罄海內騷動給事中張秉壺以  
爲言于是戶部覆議天下財賦每年實徵起存之例夏  
稅秋糧馬草屯田地租食鹽錢鈔稅課鹽課門攤之類  
各有定數成化以前各邊甯謐百費省約一歲出入沛

然有餘今則不然京通倉糧歲入三百七十萬石嘉靖十年以前每歲軍匠支米二百八十萬石廩中常餘八九年之積十年以後歲支加至五百三十七萬石抵今所儲僅餘四年太倉銀庫歲入二百萬兩先年各邊額用一年大約所出一百三十三萬常餘六十七萬嘉靖八年以前內庫積有四百餘萬外庫積有一百餘萬近歲來除進用修邊給賞賑災諸項外一年大約所出三百四十七萬視之歲入常多一百四十七萬及今不爲之所年復一年將至不可措手矣且今生財之道既竭計惟節用請勅中外諸臣就職論事專意清理務求節

明通鑑卷五十九

三

財助邊仍令兩京戶部并工部太僕光祿及各直省司府衛所以及遼薊宣大陝西諸邊每歲終將一年出納錢穀修成會計錄分爲四目一曰歲徵如府庫監局倉場額派錢穀幾何一曰歲收如收過本年先年額徵錢糧完欠幾何一曰歲支如本年用過各項錢糧于歲派額數增減相多幾何一曰歲儲如本年支剩存積錢糧幾何務令簡明以爲通融樽節之計從之攷異三編系之七月下今據實錄 乙卯寇犯大同先是寇入大城在大同之東官兵守之不能入寇伴西北去至是乘官兵懈復由松樹墩毀墻入大同右衛及平虜威遠等處凡攻毀堡寨

村莊五十餘戕殺官軍三千五百餘人兵部言邊臣報大同修築墻垣可恃以守一旦復毀垣衝入宜治其罪詔巡按御史勘實以聞攷異明史本紀不具史稿系之月月初十日寇犯大城在大同之東官守之不得入寇攷異明史本紀不具史稿系之云云是月戊戌朔初十日丁未寇復由松樹墩掘墻而入乙卯史稿月日蓋據實錄也今從之 九月戊辰寇復以餘騎犯榆林參將劉繼先等擊却之 庚辰免浙

江嘉湖二府被災秋糧 壬午諸達復犯大同總兵陳鳳等擊却之 是月朶顏三衛導北寇犯遼東入沙河堡守將張景福死之初詔罷三衛馬市並新設木市亦罷之自此三衛數爲韃靼嚮導而朶顏部下哈丹兒陳

明通鑑卷五十九

青

通事資主之二人者皆中國人被虜遂爲之用攷異明史本紀是月朶顏三衛犯遼東明史稿則以寇書之證之明史三衛傳蓋三衛導韃靼入寇也實錄系奏報于十一月原奏稱九月並張景福之死俱見九月奏中惟三衛傳誤列之二十一年之秋蓋連罷馬市書之未及分析耳又據實錄死事之員尚有 吏部尚書閻淵引年致仕刑部尚書喻茂堅引疾致仕皆許之改戶部尚書夏邦謨于吏部 冬十月辛丑免順天河間保定真定大名五府被災州縣稅糧 是月以吏部左侍郎潘潢爲戶部尚書兵部尚書翁萬達以憂去陞吏部右侍郎丁汝夔代之改南京尚書劉訥爲刑部尚書 十一月甲申孝烈皇后神主附太廟是時上欲祧仁宗設新序以廷

臣執奏乃命燕孝烈神主于皇妣獻皇后之側 乙酉  
太白晝見凡五日 己丑冬至祀天于園丘朱希忠攝  
行 乙未免湖廣沔陽荊門等被災州縣秋糧 是月  
工部尚書文明卒 十二月以提督倉場侍郎李士翱  
為工部尚書

二十九年春正月丙寅朔不御殿 癸未山東蓋州等  
衛地震有聲如雷踰月乃止 攷墨明史五行志佚三  
編據實錄增今從之

二月宣府謀報寇移帳駐威甯海子已復報寇朔州兵  
部議寇入宣府則衝黃花白馬古北等隘今日廣謨所  
當先定者惟亟備薊鎮屏蔽京師請發河間兵一枝駐

明通鑑卷五十九 五

密雲保定兵一枝駐通州俱聽薊州撫鎮節制從之

三月乙丑禮部以亢旱請行順天府祈雨上曰去冬無  
雪今春不雨已百五十日其亟行之毋忽辛未上躬禱

雨于禁中 壬午賜唐汝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月貴州苗賊龍許保襲思南府之印江縣執知縣徐

文伯及石阡推官鄧本忠以去初王學益李義壯相繼

巡撫貴州皆主撫議以附嚴嵩張岳至集兩省官議皆

言撫之無益不如以兵戍守之使毋出掠可也未幾許

保猖獗岳坐奪俸乃決計討之大集土漢官兵期以秋

舉 廣東黎賊平初瓊州五指諸山黎賊剽掠崖州等

處偽置總兵攻圍城邑是年之春提督兩廣侍郎歐陽  
必進會勦前後禽斬首從賊五千餘名遂平之奏言瓊  
州孤懸海外地大且遠非一副使所能彈壓請增設分  
守一人于儋州參將一人于崖州而復設守備一人于

瓊州部議以分守官不便弟設參將擇知兵者任之乃  
以欽州守備俞大猷充右參將填守儋崖 夏四月己

亥以久旱遣官祭告郊廣竝敕羣臣修省 辛亥下河  
南巡撫都御史胡纘宗于獄刑部尚書劉劬坐免初上

幸承天纘宗撫河南迎駕時有河間人王聯任陽武知  
縣纘宗嘗以事笞之尋為巡按御史陶欽夔劾罷聯素

明通鑑卷五十九 五

兇狡嘗毆其父良論死久之以良請出獄復坐殺人求

解不得知上喜告許乃撫纘宗迎駕詩中穆王入駿語

為謗詛言纘宗命已刊布不從乃屬欽夔論黜羅織成

大辟遂以去年長至日令其子詐為常朝官闕入闕門

訟冤凡所不悅若副都御史劉隅給事中鮑道明御史

胡植馮章張洽參議朱鴻漸以及知府項喬賈應春等

百十人悉構入之上大怒立遣官捕纘宗等下詔獄命

劾會法司嚴訊劬等盡得其誣罔狀仍坐聯死當其子

詐冒朝官律論斬而為纘宗等乞宥上既從法司奏坐

聯父子辟而心嫌纘宗多所詰讓復下禮部都察院參

議嚴嵩為之解會京師災異數見上以咨陶仲文仲文對言慮有冤獄得雨方解上稍動乃從輕典革繼宗職杖四十劾坐市恩亦除名法司正貳停半歲俸郎官承問者悉下詔獄嵩以對制平獄有功令兼支大學士俸嵩辭乃允時法司率執法徇上意稍執正譴責隨至劾于是獄獨持法故身雖黜而時論多之攷異此據明史至日遣子訟冤是繼宗之逮在去年至是下獄實錄系之是月辛亥今據之傳言穆王八駿語見之實錄則穆王八駿空飛電翻竹英皇淚不磨之句據此則帝之譴繼宗非無自也此等不祥之語傳布在外有似誹詛王聯之許其亦繼宗有以自取之乎 癸丑大雨百官稱賀優詔答之

壬戌封陶仲文為恭誠伯以禱雨平獄功也給事中張

明通鑑卷五十九

毛

秉壺劾仲文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于是仲文疏辭不允攷異明史本紀及恩澤表仲文封伯在八月丙寅證之實錄在是月壬戌若八月丙寅則以萬壽節加祿米也明書亦系 是月河決入淮逼泗州祖陵總漕副都御史龔輝巡按御史史載德請開直河口以通下流築二陳庄劉家溝二口以防衝決從之仍遣官修治陵寢五月辛卯重修大明會典成 是月改李士翱于刑部以戶部侍郎胡松為工部尚書 六月戊申太白晝見連日陰雲凡晝見者七日 丁巳免畿南及山東被災州縣夏稅 戊午諳達寇大同時諳達移駐威甯海子勢將南下乃由墩口潰牆而入悉精兵伏林箐中而以

羸師往來誘我總兵官張達意輕之兵未合達率麾下擊餘騎于彌陀山聞達被圍亟引兵西救會矢下如雨椿亦中流矢死之達椿皆驍勇善戰寇得二將首輒引去 閏月乙丑免山西平陽潞安太原等府被災夏稅

大同敗問至上以張達林椿忠勇遇害俱加贈賜諡時威甯侯仇鸞坐廢家居以賄嚴世蕃屬之兵部薦其謀勇可任即日復太子太保充總兵官填守大同以署都指揮僉事徐珏副之俱令星馳赴鎮 戊辰免河南被災夏稅 癸酉逮總督宣大侍郎郭宗臯巡撫大同

明通鑑卷五十九

毛

都御史陳耀先是大同之敗宗臯耀各奏言張達林椿雖敗于陣而寇亦旋退給事中唐禹言達椿効死先登全軍陷沒獨達二子張世傑張俊以血戰潰圍得出此數十年邊關未有之大創而宗臯等不自席蓐待罪乃敢蔓語彌縫冀逃罪譴死何以見達椿生何以謝二子乞明示賞罰以昭激勸上以禹奏公平賜達二子同蔭命錦衣官校械繫宗臯耀既至命各杖于廷耀死杖下宗臯謫戍邊 丙子起復翁萬達總督宣大閑住都御史趙錦巡撫大同萬達家廣東未至遣侍郎蘇祐攝其事 戊子免南直隸被災夏稅 己丑免畿內被災夏

稅 秋七月戊申詣達自威甯移駐斷頭山竝調集套虜聚眾十餘萬謀深入關南宣大守臣以聞詔戒嚴防禦 壬子逮巡視浙閩都御史朱統竝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鏗等統既罷職聽勘給事中杜汝楨巡按御史陳宗夔勘上悉如陳九德言遂坐逮方按問趣統對簿統聞之慷慨流涕曰吾貧且病又負氣不能相下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吾自決之不須人也製壙志作絕命詞仰藥死鏗喬等皆論死繫按察司獄自統死竝巡視亦罷不設中外諸臣自此搖手不敢言海禁事 己未免陝西西安等八府被災州縣夏稅 是月戶

明通鑑卷五十九

堯

部尚書潘潢以議邊餉忤旨調南京改李士翱于戶部以南京兵部侍郎顧應祥為刑部尚書 八月甲子詣達犯宣府不克先是詣達大舉入寇將擁眾窺大同時仇鸞方受命蒞鎮惶懼無策其厮養時義侯榮者說鸞曰勿憂吾為主解之乃為鸞持重賂詣達令移寇他塞毋犯大同詣達受貨幣遺之傳箭以為信而與之盟遂東去及至宣府有備不得入遂寇薊鎮己巳寇自獨石邊外東行至大興州去古北口百七十里仇鸞知之率所部馳至居庸關南而順天巡撫王汝孝駐薊州誤聽謀者謂寇向西北兵部尚書丁汝夔信之請救鸞還

備大同勿東未幾興州報至始命鸞壁居庸汝孝守薊州 乙亥寇果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遂擁眾薄關城總兵官羅希韓盧鉞不能却丁丑寇攻古北口以數千騎繞牆而軍汝孝悉眾出發火礮矢石攻之寇乃陽督兵綴薊師而別遣精騎從間道潰牆而入薊鎮兵大潰寇遂由石匣營達密雲轉掠懷柔圍順義城聞保定兵駐城內乃解而南于是益謀內犯矣 戊寅寇至通州先是寇將南下巡按順天御史王忬聞報度官軍弱無能禦者夜草疏言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敵兵剽悍若風雨而古北口距京師僅七舍漫衍無衛

明通鑑卷五十九

辛

戊辰望神京陵寢萬一蕩搖事繫非小請速集廷臣議戰守策而身出駐通州召吏民給兵仗聽約束收漕舟艤潞河西勿使為敵用事甫畢而夜半敵兵果至通州阻白河不得渡營于河東二十里分兵剽昌平犯諸陵殺掠不可勝計京師戒嚴 詔檄諸鎮兵勤王分遣文武大臣各九人守京城九門定西侯蔣傅兵部侍郎王邦瑞總督之而以錦衣都督陸炳禮部侍郎王用賓及給事御史各四人巡視皇城四門詔大小文臣知兵者許尚書丁汝夔委用于是汝夔條上八事請列正兵四營于城外四隅奇兵九營于九門外近郊正兵營各一

萬奇兵營各六千急遣大臣二人經畧通州涿州且釋  
罪廢諸將使立功贖罪上悉從之然是時所籍皆虛數  
禁軍冊籍尤缺額僅四五萬又半役內外提督大臣家  
不歸伍者在伍者半皆老弱涕泣不敢前倉卒從武庫  
索甲仗主庫太監勒常例不時發久之不能軍詔城中  
居民及四方入應武舉者悉登陣守命都御史商大節  
率五城御史統之又懸賞格募壯士軍事益旁午己  
卯寇營白河東分遣游騎四掠去都城僅三十里時仇  
鸞帥副總兵徐珏游擊張騰等自居庸至通州營于河  
西保定巡撫楊守謙副將朱楫等營于東直門外各路

明通鑑卷五十九

三

援兵頗集議者率謂城外有邊兵足恃城內虛宜移京  
軍入備內鬻于是侍郎王邦瑞請以巡捕官軍營東西  
長安街而尙書丁汝夔亦量請掣兵入營十王府慶壽  
寺前從之 辛巳寇自通州渡河而西前鋒七百騎駐  
安定門外教場壬午薄都城分掠西山黃村沙河大小  
榆河畿甸大震初寇薄通州城中所遣偵卒出城不數  
里道遇傷者輒奔還妄言誑汝夔既而言不讎汝夔弗  
罪也募他卒偵之亦如前以故敵之眾寡遠近皆不得  
知成國公朱希忠掌城中營務恐以兵少獲譴乃東西  
抽掣爲掩飾計士疲不得息出怨言而調者不得主名

則爭言汝夔仇鸞兵無紀律擾民間上方嚮鸞戒勿治  
汝夔亦容忍之以故軍民益解體上見諸鎮兵先後至  
無統攝而中官陸炳等爭譽鸞乃拜鸞爲平虜大將軍  
節制諸路兵馬進楊守謙兵部左侍郎提督軍務明史  
本紀壬午薄都城拜仇鸞爲平虜大將軍又丁汝夔傳  
言辛巳寇前鋒駐安定門外教場明日薄都城皆據實  
錄日分惟仇鸞始以賄嚴世蕃總督宣大實錄不具三  
編蓋據紀事本末書之若陸炳等請以鸞節制各路兵  
馬具見實錄 是日上御西苑召嚴嵩徐階入議軍事  
會寇至東直門執御廢中官八人去不殺詣達踞坐帳  
中語曰若歸見天子好爲我致書乃以謾語求入貢解  
送歸嵩等既入上出書示之嵩曰此禮部事復以問階

明通鑑卷五十九

三

階曰寇深矣不許恐激之怒許則彼厚要我請遣使者  
紿緩之我得益爲備援兵集寇且走上稱善者再階出  
傳上諭集廷臣議國子監司業趙貞吉抗言曰此不必  
議後生儒夫闖于事勢見寇急而許之入貢何異城下  
之盟又曰今朝廷所急在收攝人心若使追論周尙文  
之功釋沈束于獄則寇退易耳上遣中使往覘會議  
聞貞吉言而心壯之宣入左順門問計貞吉請宣諭諸  
軍懸賞格以激士氣從之擢貞吉左諭德兼河南道監  
察御史竝給賞軍銀五萬兩令隨宜區處 癸未上御  
奉天殿先是各路援兵至詔兵部覈數賞賚而勤王兵

先後至者五六萬人皆聞變即赴未齋糗糧及制下犒師牛酒無所出越二三日援軍始得數餅餌益饑疲不任戰上久不視朝軍事無由面白吏部尙書夏邦謨等請上躬御正朝廷見廷臣以振威武從民望禮部尙書徐階復固請是日文武味爽集闕下日晡上始出御殿不發一詞但諭階奉敕至午門集廷臣切責而已上以本兵舉措周章令吏部別推會歷邊方嫻將畧者部臣以都御史楊守禮名上于是丁汝夔不自安乃請躬督諸將出城禦寇以待郎孫應奎專督軍餉 甲申寇退先是上趣諸將戰甚急丁汝夔以咨嚴嵩嵩曰塞上敗

明通鑑卷五十九

三

可掩也失利輦下上無不知誰執其咎寇飽自颺去耳汝夔遂承嵩指戒諸將勿輕舉楊守謙以孤軍薄寇營而陣無後繼亦不敢戰于是皆堅壁不發一矢輒以汝夔及守謙為詞寇遂燬城外廬舍火光燭天城之西北隅內臣園宅在焉環泣上前曰將帥為文臣制故寇得縱橫至此上怒甚命逮丁汝夔楊守謙于午門外廷鞠寇掠內地凡八日本無意攻城且所虜獲已過望遂整輜重趨白羊口去 逮副都御史王儀初王忬自通州告急請援詔儀率兵二千往至是忬奏儀縱士卒虐大同軍大同軍者仇鸞兵也儀坐逮乃超擢忬右僉都御

史代之 丙戌京師解嚴侍郎王邦瑞請躡寇歸路擊之時京師大雨彌日京畿千里之內泥淖竟尺諭德趙貞吉奉使勞軍趣仇鸞乘雨襲寇不應又犒賞及鸞軍亦不受貞吉見寇已引去計無所出乃賫敕徧諭城外諸營而還上怒其處分未當輕率復命又追論其訟周尙文沈束為代人懷怨乃命杖五十謫荔波典史先是貞吉廷議罷盛氣謁嚴嵩嵩不見貞吉怒叱門者曾世蕃趨入顧謂貞吉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嵩父子街之卒得罪丁亥仇鸞敗績于昌平時寇以白羊口道狹恐我軍邀

明通鑑卷五十九

三

襲乃取昌平東北古北口舊路出鸞軍猝與之遇敵縱騎蹂擊殺傷千餘人鸞幾為所獲被救得免敵遂長驅至天壽山總兵官趙國忠列陣紅門前不敢入遂循潮河川舊道去因國明史本紀書仇鸞敗績于白羊口此乃改道取昌平東北古北口舊路鸞軍過之而敗是鸞之敗乃在昌平至古北口之路非白羊口也明史稿記寇至白羊口于甲申正改道至昌平殺兵部尙書丁汝夔侍郎楊守謙時法司坐汝夔守備不設守謙失誤軍機律俱秋後處決上以汝夔因上毒民守謙黨同坐視皆死有餘辜趣命即日斬于市汝夔仍梟示妻子流三千里以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寺卿沈



良才議獄遲緩各杖四十降俸五等刑科張侃等循故事覆奏各杖五十侃爲民初上欲行大誅以懲後汝獲窘求救于輔臣嚴嵩嵩曰我在必不令公死及見上怒甚竟不敢言汝夔臨死始知爲嵩所賣守謙臨刑慨然曰臣以勤王反獲罪讒賊之口實蔽聖聰皇天后土知臣此心死何恨守謙在邊得將士心位至開府清廉如寒士然性遲重客有勸之戰者應曰周亞夫何人乎客曰公誤矣今日安得比漢法守謙不納竟得罪邊陲吏士聞守謙死無不流涕是月戶部尚書李士翱以各營軍餉不時給被劾罷時侍郎孫應奎暫攝戶部事

明通鑑卷五十九

義

踰二月始代之初明史七卿表系之是月今從之九  
月辛卯朔詣達悉衆出塞由石城匣及張家古北等口而去仇鸞掩敗不聞令諸將收斬遺尸得八十餘級捷上優詔荅之尋加大保賜金幣詔振畿內被寇之民竝蠲免稅糧令戶部覈實以聞已而順天府尹郭鑒請于傷重之各州縣先蠲免而後查覈報可又敕京師城外及薊州昌平等處廣瘞暴骸乙未罷團營復三大營舊制詣達之內犯也兵部覈營伍不及五六萬人驅之出城皆流涕不敢前諸將領亦相顧失色至是丁汝夔既誅輔臣嚴嵩請振刷以圖善後時吏部侍郎王邦

瑞攝兵部初明史七卿表兵部尚書丁汝夔誅召翁之明史瑞本傳瑞始以兵部侍郎改吏部尚書達犯都城命瑞攝兵部初以吏部侍郎攝兵部瑞攝其事據此則瑞初以吏部侍郎攝兵部瑞攝其事下獄始攝兵部兼督團營而本職仍係吏部直達復三乃以瑞攝兵部之諸書或言吏部或言兵部未經分析又有徑作尚書者今據因言國初京營禁旅不減七八十萬自三大營變爲十二團營又變爲兩官廳寢不如初

明通鑑卷五十九

義

然額軍尙三十八萬有奇今營政廢弛見籍至十四萬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支糧則有調遣則無比寇騎深入戰守俱因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領蓋提督以下諸官多世胄執袴平時占役營軍率以空名支餉臨操則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乞遣官精覈上是其言下兵部議悉罷團營兩官廳復三大營舊制設總督京營戎政一員以武臣爲之協理京營戎政一員以文臣爲之時上方嚮用仇鸞乃以爲總督京營戎政復改邦瑞爲兵部左侍郎專督營務丁酉邦瑞復條上興革六事中言宦官典兵古今大患請盡撤提督監鎗中官報可戊申免畿輔被災稅糧壬子廢鄭王厚烷爲庶人厚烷仁宗子鄭靖王瞻垓之裔孫也初上修齋醮諸王爭遣使進香厚烷獨不遣前年七月上書請上修德講學因進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演

連珠十章以神仙土木為規諫語切直上怒下其使者于獄至是宗室有孟津王見濛子祐檣規復郡王爵怨厚燒不為奏乃乘上怒摭厚燒四十罪以叛逆告詔駙馬中官往勘無驗乃傳會其所建宮室名號擬乘輿為大不敬遂削爵錮之鳳陽高牆國野掃實錄所載厚燒罪多勘奏中文致語今悉據明史 乙卯免山西被災夏稅 是月詔起復翁萬達回部管事蘇祐總督宣大 冬十月壬申免畿內河南南畿被災秋糧 甲戌大學士張治卒時輔臣多贊元修治不自得恹恹而病及卒上不悅賜諡文隱隆慶改元更謚文毅 辛巳下刑部郎中徐學詩于獄

明通鑑卷五十九

毛

時方寇退詔廷臣陳制敵之策諸臣多擬細事以應學詩憤然曰大奸柄國亂之本也亂本不除能攘外患哉即疏劾嚴嵩畧曰外攘之備在于內治內治之要在乎端本今大學士嵩輔政十載奸貪日甚內結勳貴外比羣臣文武遷除悉要厚賄致此輩培克軍民釀成寇患國事至此猶復敢諍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謾清問近因都城有警密輸財賄南還大車數十乘樓船十餘艘水陸載道駭人耳目又納奪職總兵官李鳳鳴二千金使鎮薊州受老廢總兵官郭琮三千金使督漕運舉朝莫不歎憤而無一人敢言之者誠以內外盤結上下比周

積久勢成而其子世蕃又凶狡成性擅執父權凡諸司章奏必先關白然後上聞掩罪飾非乘機構隙故凡論之者雖不能顯禍之于正言直指之時莫不假事因人陰禍之于遷除考察之際天下痛心視為鬼蜮伏願陛下罷嵩父子別簡忠良則內治既清外患自甯矣上覽疏頗感動方士陶仲文密言嵩孤立盡忠學詩特為所私修隙耳上於是發怒下學詩詔獄削其籍國野徐學詩下獄明史本紀不具原修三編及輯覽皆系之九月重修三編據實錄改入十月又簽明係十月辛巳叙于張治卒之下今 甲申巡視京營兵部主事申熒劾仇鸞恃寵弄權更張營政鸞疏辯謂熒意不過侵官攬權束縛臣等

明通鑑卷五十九

美

使不得行事耳且京營巡視官近已添設科道二員今益之主事又以兵部之勢臨之臣等懼罪之不暇何暇禦敵詔下熒鎮撫司拷訊遂罷京營巡視官時鸞請駐師宣大間整飭兵甲俟冬月大舉以雪國恥已又請廣集兵糧以明年大舉北征上皆從之 十一月癸巳分遣御史魏謙吉等選邊軍入衛先是仇鸞總戎政請調宣大延綏各邊兵更番入衛分隸京營下兵部議各邊均屬重地使患在心腹則肢體固輕若盡撤藩籬則堂與之守何賴今不權時勢輒行調取命使四出非計之得也鸞固執前議上特許之乃詔選各邊兵六萬八千

人與京軍襍練復令京營將領分練邊兵自是塞上有警邊將不得徵調邊事日壞矣 甲午冬至祀于闐丘朱希忠攝行 壬寅祧仁宗祧孝烈皇后于太廟時上終欲祔孝烈入廟而自爲一世復下禮部議尙書徐階抗言女后無先入廟者宜祀之奉先殿禮科給事中楊思忠亦以爲然大怒階等皇恐謝罪會孝烈忌日請祭上曰孝烈繼后所奉者又入繼之君忌不祭亦可于是階等上祧祔儀注如上指而祔孝烈于太廟之第九室 辛亥免浙江四川被災稅糧 是月陞侍郎王邦瑞爲兵部尙書先是起復翁萬達未至上以問嚴嵩

明通鑑卷五十九

堯

嵩言寇患方殷諸臣不無觀望上怒遂罷之于是邦瑞始受代未幾萬達至降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守易州 十二月丙寅兵部尙書王邦瑞條上安攘十二事時仇鸞構邦瑞干上上眷漸移會鸞奏革薊州總兵官李鳳鳴大同總兵官徐珏任而薦京營副將成勳代鳳鳴密雲副將徐仁代珏旨從中下兵部不預聞邦瑞因言朝廷易置將帥必采之公卿斷自宸衷所以慎防杜漸示臣下不敢專也且京營大將與列鎮將不相統攝何緣京營乃黜陟各鎮今曲徇鸞請臣恐九邊將帥悉奔走托附非國之福也上不悅下旨譙讓于是鸞益憾

之 是歲元江土舍那鑑作亂殺雲南左布政使徐樾初那鑑殺其姪土知府那憲奪其印巡撫應大猷以聞詔黔國公沐朝弼討之朝弼會副使李維參政胡堯時等集土漢兵分五哨破之于木龍寨那鑑勢蹙遣人詣南羨監督王養浩所乞降會樾督餉至南羨以那鑑計窮求欵信之令面縛出城來降左右謂夷詐不可信樾不聽至期率百人往城下受降鑑縱象馬夷兵突出衝之樾及左右皆死焉事聞上切責朝弼養浩等各帶罪捕賊

明通鑑卷五十九

卑

明通鑑卷六十

江西永甯知縣嘗塗夏變編輯

紀六十 起重光大曆歲盡勝逢攝提格凡四年

世宗肅皇帝

嘉靖三十年春正月己丑朔不御殿 辛卯大風揚塵蔽天晝晦 辛丑謫錦衣衛經歷會稽沈鍊於邊初趙貞吉請勿許詣達求貢廷臣無敢是貞吉者鍊獨大言以為是吏部尚書夏邦謨目之曰若何官鍊曰錦衣經歷沈鍊也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鍊憤國無人致寇猖獗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合勤王師十餘

明通鑑卷六十

萬擊其情歸可大得志上不省時嚴嵩用事邊臣爭致賄遺及失事懼罪益葢金賄嵩鍊時時扼腕一日從尚寶丞張遜業飲酒半及嵩因慷慨詈罵流涕交頤遂上疏曰昨歲諸達犯順陛下欲乘時北伐此文武羣臣所共當勦力者也然制敵必先廟算廟算必先為天下除奸邪然後外寇可平今大學士嵩當主憂臣辱之時不問延訪賢豪咨詢方略惟與子世蕃規圖自便忠謀則多方沮之詔諛則曲意引之要賄驚官沽恩結客朝廷賞一人曰由我賞之罰一人曰由我罰之人皆伺嚴氏之愛惡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尚忍言哉姑舉其罪之大

者言之納將帥之賄以啓邊陲之釁一也受諸王餽遺每事陰為之地二也攬御史之權雖州縣小吏亦皆貨取致官方大壞三也索撫按之歲例致有司遞相承奉而問閭之財日削四也陰制諫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妬賢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縱子受財斂怨天下七也運財還家月無虛日致道途驛驢八也久居政府擅寵害政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上貽君父憂十也因併論吏部尚書夏邦謨詔諛贖貨狀請均罷斥以謝天下上大怒榜之數十謫佃保安 二月己未禮部尚書徐階請早建儲立太子不允 戊辰兵部尚書王邦瑞罷

明通鑑卷六十

初仇鸞聲言大舉擣巢請廣集兵糧以備北征命戶部遣使盡括南都及各省布政司儲積且督歷年逋賦又欲罷薊鎮邊牆邦瑞皆以為不可鸞銜甚益構之於上會邦瑞復陳安攘大計凡五事末言京師之大防在薊州薊鎮修邊牆為禦寇第一義頃因甲可乙否遂棄而不舉敵之窺伺無時邊兵豈可常調疏入上怒其摭拾虛詞責令自陳狀邦瑞引罪詔落職以冠帶辦事居數日邦瑞因考察自陳竟除名以兵部侍郎趙錦代之於是鸞者積 是月吏部尚書夏邦謨工部尚書胡松俱以考察罷刑部尚書顧應祥改南京 三月壬辰宣大

稽撫奏請達自去冬叩宣府求貢廷議不許入春以來

復遣其子托克托舊作脫脫貢馬求款並乞開西北馬市

三編作小王子托克托按實錄及明史鞬韉傳皆言諸達遣其子托克托又據三編武英殿底本亦云諸達義

子托克托今據之惟小王子與諸達為叔姪互相

爭雄未必有同貢之事今並小王子三字亦刪之邊臣

請許之下兵部議仇鸞會兵部尙書趙錦等言永樂成

化間皆常設馬市於遼東以待海西三衛之衆今仿其

例與諸達約永不犯塞許於大同五堡邊外每歲春秋

兩市以邊馬易中國貨物簡練習邊事之文職大臣領

之疏入上意未決以問嚴嵩嵩謂邊臣計慮周詳用以

緩彼之人修我之備事屬可行詔取侍郎史道來京

明通鑑卷六十

三

令以原職兼僉都御史前赴大同經畧邊事 癸卯兵

部主事署員外郎容城楊繼盛聞開馬市以為讐耻未

雪示弱辱國乃抗疏陳十不可五謬其畧曰互市者和

親之別名也諸達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大讐也今

不惟不能聲罪致討而反與之為和議之事此忘天下

之大讐一不可也下詔北伐日夜征繕兵食乃翻然有

開馬市之議則平日所以選將練兵者為何此失天下

之信義二不可也堂堂中國而為此市易之事此損國

家之重威三不可也海內豪傑爭磨礪待試今馬市一

開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異日復欲號召誰肯興起

此際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使邊鎮將帥日弛封守

之防益滋偷安之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

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邊卒私通境外例率裁禁

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

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私通之漸六不可也盜賊伏

莽畏國家之威而不敢動也今馬市一開則彼皆以為

天下兵威已弱睥睨之變必開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

不可也諸達往歲深入乘我無備故也今備之一歲以

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此長敵人輕中國之心八不可

也或諸達負約不至至矣或陰謀伏兵突入或今日市

明通鑑卷六十

四

明日復寇或以下馬索上直是我不能羈縻乎彼而彼

反得愚弄夫我矣此墮諸達狡詐之計九不可也以馬

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

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

千萬兩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財與馬兩難相繼十不

可也議者曰吾外為市以羈縻之而內修我甲兵此一

謬也夫寇欲無厭其以費終明甚苟內修武備安事羈

縻又曰吾因市以益吾馬此二謬也夫和則不戰馬將

安用且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於我乎不過疲弱

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又曰市不已彼

且入貢此三謬也夫貢之賞不貲是名美而實大損也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哉又曰諸達利我市必無失信此四謬也吾之市能盡給其衆乎能信不給者之無入掠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之哉又曰佳兵不祥此五謬也敵加已而應之何佳也人身四支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藥石可乎此蓋必有為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為一言宜奮獨斷悉按諸言互市者疏入上頗心動下鸞等會議鸞攘臂曰豎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諸大

明通鑑卷六十

五

臣遂言遣官已行勢難中止上尚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繼盛錦衣獄敲授一百貶狄道縣典史 丁未免昌平順義懷柔密雲去年被寇秋糧致異明史本紀不具史稿系之是月壬午壬午乃四月日分非三月證是月以吏部侍郎李默為本部尚書南京禮部尚書萬鏗為刑部尚書南京右都御史歐陽必進為工部尚書 夏四月庚午貴州銅仁叛苗龍許保吳黑苗等攻破思州執知府李允簡中途釋之歸允簡竟死巡按御史董威以聞初總督三省張岳奏自舉兵以來未閱四月禽斬賊一千八百有奇惟賊首龍許保未獲至是許保黑苗復要結殘苗七八

千人扮永保二司兵衣甲出哨者遂入之嚴嵩奏岳言湖苗聽撫而許保仍在湖苗寨中與之攻劫思州請逮治岳徐階持不可乃奪岳右都御史仍以侍郎銜戴罪任事 庚辰振畿內保定等六府饑 壬午下左副都御史商大節於獄大節經畧京城內外為仇鸞所制乃上言臣初無重兵而鸞督京營分布人馬但留營軍柔脆者防守九門而自以精銳五萬中途截掠一旦寇至以一隊衝鸞軍又以一隊趨京師在鸞則進退無據在京師則救援無兵去年之事為鑒不遠且臣奉命所得節制者參將麻宗等及巡捕官軍耳鸞又任意分調不

明通鑑卷六十

六

令臣知一旦姦宄竊發倉卒之間束手坐困請救兵部詳議或從救諭所開載或從仇鸞所分布麻宗諸人或屬之臣或屬之鸞或屬之兵部其修築城堡操練兵馬所需糧餉應屬何人乞早賜裁斷以便遵行疏入上怒其當秋防在邇諉過避難命錦衣衛械送鎮撫司杖訊法司希指當大節失誤軍機論斬嚴嵩為之申請不許明年鸞誅大節故部曲數百人伏闕訟冤兵部侍郎張時微等言大節為逆鸞掣肘以抵於法乞順羣情宥之上怒鑄時微二秩又明年竟卒于獄致異明史本紀系大節下獄于是月 丙戌開馬市於大同鎮羌堡王午史稿系之辛未蓋

諸達之眾共易馬二千七百餘匹御史喻時言寇欲無  
狀餌之以利終非長策乃侍郎史道往踰旬月各鎮邊  
防未聞經理敵情詭詐惟有備者無患耳乞敕各巡鎮  
官早爲區處疏入報聞 五月乙巳侍郎史道奏大同  
馬市竣仇鸞請加賞賚以堅其嚮化之心竝請開市宣  
府如大同例從之初鸞大言北征其實驚怯畏寇潛遣  
人持貨幣與諸達結好馬市之開蓋鸞授意使請之也  
庚戌宣府開馬市於新開堡巴圖台吉等五部共易  
馬二千餘匹 六月壬戌史道奏獲妖人蕭芹喬源等  
芹源素持白蓮教出入邊境與北寇通至是謀報寇入

明通鑑卷六十

七

大同右衛詰之諸達則以芹源等誘致爲詞道恐敗和  
議乃執妖黨五十餘人竝芹源妻子然芹源皆潛寇寨  
中索之不得詔懸賞格購之 乙亥貴州苗平先是賊  
破思州復糾諸寨殘苗攻石阡府張岳帥總兵沈希儀  
石邦憲等屢敗之岳徧搜山箐餘賊懼乃縛許保竝思  
州印以獻湖廣兵亦破禽首惡李通海等岳以捷聞請  
械許保至京詔就地梟示而是時吳黑苗未獲嚴世蕃  
督趨之未幾邦憲竟得黑苗以獻自是苗患乃息岳卒  
于沅州喪歸沅人迎哭者不絕以敘功復右都御史贈  
太子少保謚襄惠 秋七月癸巳諸達執蕭芹等以獻

芹匪寇中詭稱有術墮城寇試之不驗遂獻之詔侍郎  
史道械送法司獄尋伏誅上嘉諸臣功加鸞太子太傅  
道兵部尙書 八月壬戌召侍郎史道還初馬市既開  
議以邊馬易中國緞匹至是諸達以執送妖人蕭芹等  
因言彼國富者能以馬易帛貧者唯有牛羊請易菽粟  
道以上聞竝請許之廷議不可會宣大總督蘇祐等言  
彼之牛羊衆而塞下之粟以備軍士餉需不可許上詢  
之嚴嵩嵩仗鸞寵因言今日徵兵四集正宜決意戰守  
若任其要挾祇以示弱上然之乃罷道領馬市事 九  
月乙未京師地震有聲詔修省三日 戊戌都給事中

明通鑑卷六十

八

何光裕御史龔愷等劾奏史道任馬市之責不能宣布  
恩威以弭寇患乃敢曲爲陳請馬市開矣卽欲易米穀  
米穀不許又欲請封號且彼意在要乞而道以爲謝恩  
無狀之請惟命是從以致人懷兩可之疑士無必戰之  
志亟宜罷黜以爲謀國不忠者戒疏入上謂史道業已  
召回諸臣逆探朝廷意指且欲藉以論仇鸞詔光裕愷  
各廷杖八十餘俱奪俸 是月免南畿江西湖廣被災  
稅糧 冬十月己巳總督薊遼侍郎何棟禽獲采顏逆  
酋哈舟兒陳通事于白馬等關詔械送京師磔于市仍  
祭告郊廟 是月免畿內及山東山西貴州被災稅糧

吏部尚書李默以會推遼東巡撫忤旨被劾罷改刑部尚書萬鏗代之 十一月庚寅以獲哈舟兒等功加仇鸞何棟及閣部嚴嵩徐階等陞銜 己亥冬至祀天子園丘張溶攝行 是月陞吏部侍郎應大猷為刑部尚書 十二月以入冬無雪上親禱于齋壇乙丑雪廷臣上表稱賀優詔荅之 是冬諳達數犯大同邊塞初史道還京師寇欲牛羊易穀豆者久不得命遂分道肆掠無虛日十一月間大入邊三次搶擄人畜甚眾邊臣遣人詰問則曰諸部貧者無所得食禁之不可中國法雖嚴能禁民間無盜竊耶我自不犯焉能禁部下之不

明通鑑卷六十

九

為盜也及十二月諳達之眾與別部爭市奪其馬匹掠人口而去事聞上以非時開市詰責巡撫何思等下巡按御史勘狀會諳達又遣人以馬三百餘匹求互市請駐牧宏賜堡御史李逢時以非時叱之去逮諸通事于獄于是諳達縱部下入掠攻堡殺人數日之間凡三犯雙溝圍山及張家堡官軍數敗事聞廷議咸追咎馬市非計仇鸞慮見謹上疏請選死士萬人以待如寇入犯且令薊鎮古北口諸將縱之南下臣當率士死戰而別出精兵搗其巢內外夾攻寇不足平也又言臣欲開馬市實陰修邊備而內外諸臣計欲殺臣乃故弛備以招

寇欲其早負市約而因以中臣疏入兵部尚書趙錦言畿輔重地豈可縱之深入即使聚而殲旃而震驚內地搖動根本所喪固已多矣況我軍積弱之後雖嚴法重賞以驅之戰猶恐不前而可預令以勿過乎上是其言仍敕鸞加意防邊是時鸞實無意討賊第為大言以自解而輔臣嚴嵩見上寵信深亦欲因事間之乃請嚴鸞用兵以來各項糧餉帑銀令戶工二部籍其出入以聞版選明史本紀系寇犯大同于十一月紀事本末記三犯大同于十二月證之實錄皆以正月奏報而原奏所稱十一月三犯十二月亦三犯其人犯之本末諸書多不具今據實錄原奏書之 是歲戶部通計京邊歲用至五百九十五萬尚書孫應奎蒿目無

明通鑑卷六十

十

策乃議於南畿浙江等州縣增賦百二十萬加派于是始嗣後京邊歲用多者過五百萬少者亦三百餘萬歲入不能充歲出之半由是度支為一切之法其箕歛財賄題增派括贖贖算稅契折民壯提編均徭推廣事例與焉其初亦賴以濟匱久之諸所灌輸益少又四方多事有司往往為其地奏留或請免浙直以備倭川貴以採木山陝宣大以兵荒不惟停格軍興所徵發即歲額二百萬且虧其三分之一而內廷之賞給齋殿之經營官中夜半出片紙吏雖急無敢延頃刻者 三十七年春正月甲申朔不御殿 丙戌太白晝見凡



十一日 丁亥諸達犯大同王辰掠威遠城甲午入宏賜堡巡按御史李逢時言諸達于歲初擁眾入犯可見馬市之羈縻難恃今日之計惟大集兵馬一意討伐宜行各邊臣合兵征勦仍敕京營大將仇鸞訓練甲兵專事征進勿再隱忍顧忌釀成大患詔下其章于戎政兵部 辛丑寇復犯大同上曰此平日恃和不戒爲敵所窺耳于是仇鸞內不自安請率京營出邊 是月戶工二部奉旨奏上各邊軍餉用銀實數戶部奏自二十九年十月至于是月所入正稅加賦餘鹽五百萬有奇外項搜括四百餘萬計九百九十餘萬所出自年例各邊

明通鑑卷六十 十一

主客兵銀二百八十萬外新增軍餉二百四十五萬有奇及修邊振郵諸費共八百餘萬工部奏計工食料價銀共三十四萬五千兩上以費用過多其中必有虛冒侵尅者乃分遣給事中王國禎御史徐紳等各勘實參劾以聞 二月癸丑振宣大饑時二鎮大饑人相食兵部請量借軍餉銀振濟詔督餉侍郎馬坤往仍發庫錢二十萬坤請加給十萬報可 丁巳寇復犯宏賜堡辛酉掠懷仁川指揮僉事王恭率兵禦于平川墩不克死之乙丑復犯平虜堡時總督蘇祐奏敵兵三萬上趣兵部遣人馳視還報寇前後無過二千騎乃以偵報不實

切責祐等又聞恭戰死甚烈逮參將孫麒游擊劉潭寇且犯且請開市無敢應者至是復遣使來詔斬之大同市梟首各鎮遂罷大同馬市 夜異明史本紀是月辛酉掠懷仁川王恭戰死據實錄寇以初五日復犯宏賜堡初九日掠懷仁川十三日犯平虜堡係兵部遣人馳視還報寇犯月日見原奏中是月癸丑朔辛酉初九日乙丑十三日王恭之死據原奏係寇掠懷仁恭敗績于平川今據原奏書之 己巳建內府營上以營制既定命改舊內教場爲之以操練內侍

明通鑑卷六十 十二

三編發明曰明之末造營務盡領于中官而宿衛禁軍之制漸就隳廢史稱內臣之勢惟嘉靖時爲少殺乃忽創爲內府營以練諸內侍實則懲于庚戌之變京兵不足禦敵而爲此苟且之計夫兵之怯弱由于將帥非人改弦而更張之豈無良法區區內侍即使簡練有方又豈足以厚拱衛而備寇警徒使閣侍習兵貽患來世厥後魏忠賢遂有內操之事蓋實托昉于此作法于涼弊將若之何 三月癸未朔裕王景王冠 戊子詔仇鸞率師赴大同時代府饒陽王奏言國家與鹵爲市本一時羈縻之術乃總兵徐仁自以和戎無事平時侵尅軍餉戰守不設猝遇寇至一籌莫施輒稱疾求避巡撫何思復以游言誑闕下銀幣遣使絡驛在道副總兵王懷邦爲寇所禽

投賄乃免適日諸酋往來且禁士卒毋殺殺者如殺人  
之罪至使右衛懷仁東至陽城天和問烟塵四起淫掠  
萬狀將來地方莫知終極乞陛下亟垂省問以拯北門  
切膚之災上怒命逮仁下詔獄思懷邦罷任聽勘改駐  
守昌平都御史於敖巡撫大同副總兵孫時雍暫攝大  
同總兵事 辛卯以禮部尚書徐階兼東閣大學士預  
機務初階掌禮部事撰青詞獨稱旨屢與閣臣同召直  
無逸殿竝賜飛魚服及上方珍饌上尊無虛日廷推吏  
部尚書不聽不欲階去左右也嚴嵩仇夏言置之死而  
階為言所薦嵩以是忌之及階以請立太子拂上意復

明通鑑卷六十

三

以冠昏請先裕王後景王上皆不懌嵩因謂階可問也  
中傷之百方一日嵩獨召對語及階徐曰階所乏非才  
但多二心耳蓋指請立太子事也階危甚度未可與爭  
乃謹事嵩而益精治齋詞迎上意左右亦多為地者上  
怒漸解尋加少保遂入閣時上起前禮部侍郎歐陽德  
為禮部尚書德守制令服闋赴任仍命階掌禮部事  
夏四月乙卯仇鸞敗績于鎮川堡鸞率師出塞行二百  
餘里遇伏于貓兒莊我軍陣亡二百餘人傷二百十二  
人失馬二百餘匹鸞報斬首五級獲寇馬三十四匹請賞  
上姑許之自是知鸞不足恃矣攷鸞敗績于鎮川堡  
明史本紀不具三編目

中書之據實錄鸞奏報四月初三日也 丙寅寇以二萬餘  
騎犯遼東塞圍百戶常祿指揮姚大謨劉棟劉啟基等  
于三道溝四人皆戰沒備禦指揮王相赴援大戰于寺  
兒山殺傷相當敵引去千戶葉廷瑞率百人助相明日  
相裹創復邀敵于蠟黎山殊死鬥矢竭遂與麾下將士  
三百人皆死之廷瑞被創死復蘇敵亦尋退攷見明史  
本紀常祿等四人之死見魏輿傳諸書皆不載今據增  
又三百人中有指揮張策百戶陳克政胡鎮三人姓名  
見實錄 是役也寇謀犯錦義偵知有備乃乘虛突入遼  
東前屯時守兵不過四百人而赴援者皆觀望不至朝  
廷聞相之死深為嘆異故恤典亟下而廷瑞已報遇害

明通鑑卷六十

四

絕而復蘇遂竝賞功之典亦不及云 丙子倭寇浙江  
大掠舟山象山等處復登岸流劫温台甯紹間台州知  
事武暉追之于釣魚嶺力戰死浙東騷動攷武暉之  
系之是月温台之役下據明史忠義傳 五月甲申召  
乃台州知事戰死于釣魚嶺今參書之 仇鸞還時諳達糾各部及朶顏三衛之眾出沒塞上勢  
張甚諸邊相繼告急而自馬市既開邊牆為寇壞者十  
之五六鸞惟怯無計乃請以七月防秋之際調宣大二  
鎮選兵分布于保安懷來間以衛畿輔兵部議宣大為  
京師門戶未有門戶不守而堂宇能固者且合二鎮之  
兵力以自守猶恐不足一旦簡其精銳留其羸弱則門

戶必不能支必待其深入而後圖之晚矣上深然之乃  
救贖暫還京師議事 丙午寇以八百騎圍陝西紅城  
等堡越二日乃退 戊申倭寇浙江黃巖縣陷之縱掠  
城中七日乃去 是月戶部尚書孫應奎被劾改南京  
工部 六月己未免南畿被災夏稅 是月仇鸞復請  
調固原甯夏甘肅每鎮新兵三千人延綏二千人入衛  
不許 以戶部侍郎方鈍為本部尚書先是孫應奎罷  
以兵部侍郎韓士英代之未至為南京科道官所劾遂  
不用至是復以命鈍 秋七月丙申免陝西被災夏稅  
壬寅以倭警命巡撫山東都御史王忬巡視浙江兼

明通鑑卷六十

五

轄福建瀕海諸府自朱軾罷後巡撫並巡視官不設者  
四年倭患益熾于是給事中王國禎御史朱瑞登交章  
言海氛不靖自裁革巡視後三省軍民無所鈐轄雖設  
有海道副使而權輕不便行事往往狼狽失職請復設  
都御史使吏部議既設巡視必當兼總督巡撫使之節  
制諸軍方可責其成功上從其言且令暫復巡視遂以  
命忬初國初沿海要地建衛所設戰船董以都司巡視  
副使等官控制周密承平久船倣伍虛及遇警乃備  
漁船以資哨守兵非素練船非專業見寇舶至輒望風  
逃匿以故賊帆所指無不殘破忬至乃任參將俞大猷

湯克寬為心膂分隸諸將布列沿海各鎮堡嚴督防禦  
而是時內地居民勾引嚮導益以大奸汪直徐海之等  
為之主謀遂至不可撲滅云 攷異諸書多系王忬任巡  
撫于是月三編率連前後  
書之然亦不言先命忬為巡視官惟明史紀事本末與  
明史本紀皆作巡視證之忬傳蓋始命忬巡視明年始  
以王國禎請改巡撫也實錄亦云上命且設 是月寇  
巡視其兼管巡撫俟賊平議處今分書之  
犯薊州仇鸞病疽甚疏請與疾赴軍詔止之 攷異明史  
語見紀事本末謂之實錄八月己未收仇鸞大將軍印  
綬以薊州告急也實錄並書之己未下今從紀事本末  
為下文收鸞 八月己未兵部尚書趙錦言強寇墜境  
大將乃安危所繫而仇鸞病不能軍使寇得志長驅南  
下貽患非細臣願親往代鸞上以本兵未可遽出乃詔

明通鑑卷六十

六

鸞納還大將軍印綬命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 壬戌  
仇鸞死鸞病甚猶戀大將印不肯上會大學士徐階密  
疏發鸞罪狀詔收其兵鸞大恚恨疽益劇遂死初鸞與  
嚴嵩約為父子已鸞挾寇得專寵嵩浸惡之乃密疏毀  
鸞鸞亦陳嵩世蕃貪橫狀上稍疏嵩嵩入直不召者數  
日至在弟中父子對泣時陸炳掌錦衣方與鸞爭寵嵩  
乃結炳共圖鸞會鸞病死炳盡發其通鹵納賄狀上大  
怒命炳會三法司擬于是法司奏鸞謀反律當追戮乙  
亥詔暴鸞罪追戮其尸傳首九邊其黨時義侯榮等皆  
伏誅 戊寅命豐城侯李熙總督京營戎政 己卯請

達犯大同尋由紅土堡出邊 九月庚辰朔寇自宏賜  
堡復出三萬騎潰墻入散掠大同左右及安東十七衛  
尋自鎮川堡遁復以萬餘騎入犯平虜衛仍散掠朔應  
山陰馬邑地方攷異明史本紀統系之前月已卯蓋八  
奏謂八月九月間三犯 癸未以仇鸞誅遣官祭告郊廟  
頒詔中外 免畿內被災夏稅河南被災秋糧 乙酉  
寇分犯山西三關壬辰犯甯夏 丁酉河決徐州房村  
集至邳州新安運道淤阻五十里詔督理河漕大臣先  
議通運船以次塞決疏淺命條列次第以聞時總河副  
都御史曾鈞上治河方畧言自劉伶臺至赤晏席凡八

明通鑑卷六十

七

十里乃黃河下流淤沙壅塞疏濬宜先次則草灣老黃  
河口宜築長堤以防衝激並增築高家堰長堤及新莊  
諸開甃石以遏橫流從之 庚子兵部侍郎蔣應奎左  
通政唐國卿為其子以邊功請陞賞給事中凌汝志言  
二臣身為大臣冒功壟斷下兵部覆議如汝志言上怒  
命錦衣衛逮應奎國卿杖之闕下黜為民攷異國卿實  
錄作國相今  
摺明史 癸卯罷各邊馬市先是大同馬市罷邊臣以  
宣府守約仍互市不絕至是寇益驕開市次日即肆掠  
不已巡按御史蔡朴以聞上惡之詔各邊馬市悉行禁  
止有敢建言開市者斬 是月免山西旱災南畿水災

秋糧仍振濟鳳陽淮安揚州徐州各被災州縣 刑部  
尚書應大猷被劾罷以侍郎何鰲代之 是秋宣大總  
督蘇祐等遣兵追寇出塞行三日遇寇于涼城轉戰二  
百里把總劉欽旗牌范世傑死之士卒亡者二百人御  
史蔡朴上言狀詔贈卹欽等攷異明史紀事本末系之  
實錄系之是年八月是時蘇祐等見上方怒仇鸞不以  
間故朴劾之今據書于是秋之下紀事本末作劉欽等  
七人今 冬十月癸丑歐陽德至任徐階解掌禮部事  
戊午南京御史京山王宗茂到官甫三月即上疏劾  
嚴嵩略曰嵩本邪諂之徒寡廉鮮耻久持國柄作福作  
威薄海內外罔不怨恨如吏兵二部每選請屬二十人

明通鑑卷六十

六

人索賄數百金任自擇善地至文武將吏盡出其門此  
嵩負國之罪一也任私人萬宋為考功郎凡外官遷擢  
不察其行能不計其資歷唯賄是問致端方之士不得  
為國家用此嵩負國之罪二也往歲遭人論劾潛輸家  
資南返輦載珍寶不可數計金銀人物多高二三尺者  
下至溺器亦金銀為之不知陛下宮中亦有此器否耶  
此嵩負國之罪三也廣市良田遍于江西數郡又于府  
第之後積石為大坎實以金銀珍玩為子孫百世計而  
國計民瘼漫不措懷此嵩負國之罪四也裔家奴五百  
餘人往來京邸所至騷擾驛傳虐害居民長吏皆怨怒

而不敢言此嵩負國之罪五也陛下所食大官之饌不數品而嵩則窮極珍錯殊方異產莫不畢致是九州萬國之待嵩有甚于陛下此嵩負國之罪六也往歲寇迫京畿正上下憂懼之日而嵩貪肆益甚致民俗歌謠遍于京師達于沙漠海內百姓莫不祝天以冀其早亡嵩尚恬不知止此嵩負國之罪七也募朝士爲乾兒義子至三十餘輩若尹耕梁紹儒早已敗露此輩實衣冠之盜而皆爲之爪牙助其虐餓致朝廷恩威不出于陛下此嵩負國之罪八也夫天下之所恃以爲安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吏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剝民之財民奈何

明通鑑卷六十

九

不困不才之武將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尅軍之餉兵奈何不疲邇者四方地震其占爲臣下專權試問今日之專權者甯有出于嵩右乎陛下之帑藏不足支諸邊一年之費而嵩所蓄積可贖儲數年與其開賣官鬻爵之令以助邊蓋去此蠹國害民之賊籍其家以紓國患也疏至通政司趙文華密以示嵩留數日始上嵩得預爲地遂以誣詆大臣謫平陽縣丞方宗茂上疏自謂必死及得貶恬然出都到官半歲以母憂歸嵩無以釋憾奪其父橋官橋恹恹卒嵩旣罷相宗茂亦卒隆慶初贈光祿少卿 己未兵部尙書趙錦罷初錦自大同巡撫召

入本兵仇鸞有力焉其後議分團營開馬市錦亦贊成之旣見邊事日非鸞敗狀露乃稍持兩端以自解至是鸞誅給事中郭銜追論錦黨鸞事上是之詔謫口外爲民 己巳小王子寇遼東錦州指揮柏鳳千戶張勇程世祿等死之寇殺掠千餘人尋引去時諳達犯邊屢得志故小王子亦乘間內犯云按異明史本紀不具史稿乃小王子非諳達也明史韃靼傳但云寇犯遼東證之實錄書明年寇宣府赤城事今摺實錄增是月免畿內水災及江西旱災稅糧 十一月乙酉冬至祀天于圜丘朱希忠攝行 是月兵部尙書翁萬達卒先是趙錦罷上以萬達久歷兵事召之未至而卒初庚戌之變上趣

明通鑑卷六十

十

召萬達久且至至則嚴嵩以謁謝遲媒孽之遂坐廢悒悒而卒隆慶初追謚襄毅萬達在邊久南北征討所計畫深遠周詳無不措之有功守之可久駕馭將士能盡其才而得其死力嘉靖中葉以後邊臣首屈一指云十二月丁巳下光祿寺少卿馬從謙于錦衣衛獄時提督光祿寺中官杜泰乾沒歲鉅萬爲從謙奏發泰因誣從謙誹謗巡視給事中孫允中御史狄斯彬劾泰如從謙言上方惡人言齋醮而從謙奏頗及之怒下從謙及泰詔獄所司言誹謗無左證上益怒下從謙法司以允中斯彬黨庇誦邊方雜職法司擬從謙戍遠邊上命廷

杖八十戍烟瘴竟死杖下而泰以能發謗臣罪宥之久  
之光祿寺災上曰此馬從謙餘孽所致耳隆慶初郵先  
朝建言杖死諸臣中官追恨從謙沮之給事中王治御  
史龐尙鵬力爭詔以從謙所犯比子罵父終不許 是  
月工科給事中李用敬奏開膠萊新河其略言膠萊新  
河在海運舊道西王獻鑿馬家壕導張魯白現諸河水  
益之今淮舟直抵麻灣即新河南口也從海倉直抵天  
津即新河北口也南北三百餘里潮水深入中有九穴  
湖大沽河皆可引濟其當疏濬者百餘里耳宜急開通  
給事中賀涇御史何廷鈺亦以為請詔廷鈺會山東撫

明通鑑卷六十

王

按官行視既而以估費浩繁報罷王獻請鑿馬家壕在十九年詳志中

三十二年春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有頃大  
雪百官救護罷朝賀越日仍朝服行禮于奉天門如初  
三編發明曰史書日食陰雲不見多矣日食有常度  
而陰雲遮蔽止于一方所謂不見者獨京師不見耳  
宋紹興三十一年正月朔太史奏日當食不食然當  
時猶以日食免朝讀史者避焉嘉靖惑于瑞應惟以  
粉飾治象為心一時諸臣迎合意旨紛紛諱飾具表  
稱賀導諛貢媚相習成風幾不可勝責至因表賀之  
故奏謝郊廟則是愚人而并以愚神其誰欺欺天乎

已卯遣刑部侍郎吳鵬振淮徐水災時河決徐州凡淹  
沒十七州縣戶部請發淮徐等倉存留米麥及運司餘  
鹽銀兩遣大臣往振乃以命鵬並敕巡撫及河道官急  
將黃河下流設法疏濬使水歸故道以蘇民困 庚辰  
逮禮科都給事中楊思忠于午門外杖之百罷為民初  
思忠議孝烈皇后不宜耐席上銜之後吏部屢以資序  
擬陞不許至是科臣表賀正旦上摘其表中元禧申錫  
一語以為不順遂坐罷科臣悉奪俸 庚子下兵部員  
外郎楊繼盛于獄初上既誅仇鸞罷馬市乃思繼盛言  
自典史四遷至兵部員外郎時嚴嵩方用事恨鸞初凌

明通鑑卷六十

王

已善繼盛首攻鸞欲驟貴之復改兵部武選司而繼盛  
惡嵩甚于鸞且念起謫籍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即  
草奏劾嵩齋三日乃上奏曰臣孤直罪臣蒙天地恩起  
擢不次夙夜祗懼思圖報稱蓋未有急于請誅賊臣者  
也請以嚴嵩十大罪為陛下陳之祖宗罷丞相設閣臣  
備顧問視制草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百官奔走  
請命直房如市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是壞祖宗之成  
法大罪一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我  
所親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得罪于我  
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陛下

有善政嵩必令子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欲天下以陛下之善盡歸于嵩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陛下令嵩票擬蓋其職也嵩何取而令世蕃代之題疏方上天語已傳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語是縱姦子之僭竊大罪四嚴效忠嚴鵠乳臭子耳未嘗一涉行伍皆以軍功官錦衣兩廣將帥歐陽必進陳圭俱以私黨躡府部是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逆鸞下獄賄世蕃三千金嵩即薦爲大將已知陛下疑鸞乃互相排詆以泯前迹是引悖逆之姦臣大罪六諸達深入擊其情歸大機也嵩戒丁汝夔勿戰是誤國家之軍機大罪

明通鑑卷六十

三

七郎中徐學詩給事中厲汝進俱以劾嵩削籍內外之臣中傷者何可勝計是專黜陟之大柄大罪八文武遷擢但論金之多寡將弁惟賄嵩不得不賤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括克百姓毒流海內患起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自嵩用事風俗大變賄賂者薦及盜跖疎拙者黜逮夷齊守法度者爲迂滯巧彌縫者爲才能是徹天下之風俗大罪十嵩有是十罪而又濟之以五奸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賄結納得備聞官中言動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以趙文華爲使凡有疏至必先送嵩閱竟然後

入御是陛下之喉舌乃賊嵩之鷹犬畏厥衛之緝訪也卽令子世蕃結爲婚姻是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畏科道之多言也非其私屬不得與臺諫有所愛憎卽授之論刺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懼部寺之猶有人也擇有才望者羅致門下聯絡盤結深根固蒂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膂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使百萬蒼生斃于塗炭哉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疏入上已怒嵩見召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爲罪密構于上上益大怒下繼盛詔獄詰何

明通鑑卷六十

四

故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懼嵩者獄上杖之百移刑部定罪侍郎王學益嵩黨也欲坐繼盛詐傳親王令旨絞郎中史朝賓持之嵩謫之外于是尙書何鰲竟如嵩指成獄時繼盛下獄將杖或遺之蚺蛇膽却之曰椒山自有膽何蚺蛇爲椒山繼盛別號也及入獄劊甚夜半而蘇碎蠶盤手割腐肉肉盡筋挂膜復手截去獄卒執燈頤欲墜繼盛意氣自若 是月以兵部侍郎聶豹爲本部尙書 二月癸亥工部尙書歐陽必進奏辨楊繼盛所論嚴效忠冒功事詔兵部核覆于是武選司署郎中周冕言臣奉詔檢嘉靖二十七年通政司狀嚴效

忠時年十六因武會試未第咨送兩廣軍門聽用未及  
年餘總兵官陳圭都御史歐陽必進奏黎賊平遣效忠  
報捷授錦衣衛試所鎮撫未踰月嚴鵠言兄效忠曾斬  
首七級并功加賞應得署副千戶今效忠身抱痼疾鵠  
請代職臣心疑其偽方將覈實以聞嵩子世蕃乃自劾  
一藁屬臣依違題覆臣觀其藁率誕謾舛戾如效忠曾  
中武舉何初無本籍起送文牒今又稱民人而不言武  
舉如效忠果鵠之兄世蕃之子則世蕃數子俱幼未有  
名效忠者如效忠果斬首七級則當時狀稱年止十六  
豈能赴戰何軍門諸將俱未聞斬獲功獨宰相一孫乃

明通鑑卷六十

圭

驍勇冠三軍如曰效忠對敵脛臂受創計臨陣及差委  
相去未一月何以萬里軍情即能馳報如曰效忠到京  
以創甚疾故何以鵠代職之日止告不能受職如曰效  
忠鎮撫當代則奏捷功止及身例無傳襲如曰效忠功  
當并論例先奏請何止用通狀而通令司官奉行臣悉  
心廉訪初未有名效忠者赴軍門聽用鵠亦非效忠親  
弟其姓名乃詭設首級亦要買非有纖毫實跡必進既  
嵩鄉曲圭又世蕃姻親依阿朋比共為欺罔且累朝以  
來未聞有宰相之子孫送軍門報效者乞特賜究正使  
天下曉然知朝廷有不可倖之功不可犯之法疏入下

昆詔獄拷訊斥為民 丙寅倭寇温州參將湯克寬等  
率舟師破之俘十一人斬獲二十八級巡視王忬請定  
海防賞格四事部議從之 國朝明史本紀作是月甲子  
報月日故 戊辰以陸炳發仇鸞密謀功加少保兼太  
先後稍異 子太傅歲支伯爵祿 己巳以大同被寇又連歲饑饉  
遣給事中徐綱勘實振之 辛未太白晝見凡四日  
壬申寇犯宣府新開口參將史畧禦之敗沒寇亦引去  
是月徐邳復決初督漕都御史應橧請開三里溝新  
河口以利漕運及曾鈞論治河方畧則請開老河口暫  
閉新口至是挑濬將訖工一夕水湧復淤上用嚴嵩言

明通鑑卷六十

美

遣官祭河神侍郎吳鵬等謂三里溝新開河口迎納泗  
水清流可以避黃河之衝宜建閘以時啟閉從之 三  
月丁丑振陝西饑詔發本省布政司倉穀復以本省開  
納事例銀佐之 辛巳寇犯延綏攻墩臺副總兵李梅  
出禦之戰沒官軍死者四十八人傷者一百二十九人  
國朝諸書及三編皆作諸達明史本紀作  
吉能即吉囊亦諸達糾之也今以寇書之 壬午遣兵  
部侍郎楊博以右僉都御史巡邊 甲申振山東饑詔  
發臨清倉粟以泰山香錢佐之 丁亥巡按雲貴御史  
趙錦馳疏劾嚴嵩畧曰臣伏見日食元旦變異非常又  
山東徐淮仍歲大水四方頻地震災不虛生昔太祖高



皇帝罷丞相散其權于諸司為後世慮至深遠今之內閣無宰相名而有其實非高皇帝本意今嚴嵩怙寵張威竊權縱欲事無巨細罔不自專人有違忤必中以禍百司望風惕息天下事未開朝廷先以聞政府白事之官班候于其門請求之賂輻輳于其室銓司黜陟本兵用舍莫不承其意旨邊臣失事率廢削軍資納賕嵩所無功可以受賞有罪可以追誅至宗藩勲戚之襲封文武大臣之贈謚其遲速予奪一視賂之厚薄以至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稱號不倫廉恥掃地有不忍言者自庚戌之後陛下嘗募天下武勇以足兵竭天下財力

明通鑑卷六十

老

以給餉搜天下遺逸以任將而封疆之臣卒未有為陛下寬宥肝憂者蓋緣權臣行私將吏風靡以培克為務以營競為能致朝廷之上用者不賢賢者不用賞不當功罰不當罪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底甯民困已極而內變又虞將作願陛下立斥罷嵩以應天變會周冕以爭冒功事下獄而錦疏適至上震怒謂錦欺天謗君遣使逮錦下詔獄拷訊榜四十斤為民 甲午賜陳謹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甲辰諱達犯宣府深井堡副總兵郭都戰沒官兵傷者甚衆御史蔡朴以聞詔切責蘇祐及巡撫劉璽其失事之總兵官吳鼎發軍門取死罪

明通鑑 卷六〇

狀令戴罪立功都所賜郵典一如張遠例 閏月乙丑築京師外城初嘉靖二十一年邊報日至都御史毛伯溫等言古者有城必有郭宜築外城下戶工二部議以時絀停止至是給事中朱伯辰復言高皇帝定鼎金陵于時即築外城聖慮宏遠蓋為萬年計也文皇帝移都北平密邇邊塞顧有城無郭者則締造方始未暇盡制耳臣竊見城外居民繁夥無慮數十萬戶且四方萬國商旅貨賄所集不宜無以圍之矧今邊報屢警不可不為及時之圖臣嘗履行四郊咸有土城故址環繞周規可百二十餘里若仍其舊貫增庠培薄補缺續斷即可

明通鑑卷六十

亥

事半而功倍矣疏入詔工部相度外城周圍共七十餘里擇以是日興工命錦衣都督總督京營戎政平江伯陳圭等董其役原修三編及輯覽系之三十一年春明夢餘錄乃三十二年閏三月事明史地理志作嘉靖二十三年蓋三二字例誤也今從之實錄閏三月十九日興工即乙丑也今據與工日分 甲戌海賊汪直糾羣盜勾集各島倭夷大舉入寇連艦百餘艘蔽海而至自台甯嘉湖以及蘇松至于淮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 乙亥倭攻破浙江昌國衛屯踞凡五日參將俞大猷以舟師攻之始去 是月釋前福建副使柯喬于獄 夏四月丙子朔以久旱禱雨于內殿停刑禁屠六日 戊子倭犯太

倉州攻城不克分衆四掠復有他舟載倭四十人突至  
 浙江乍浦所遂及平湖海鹽海甯之境肆其焚掠官兵  
 前後遇之輒敗凡殺指揮四把總一千戶一百戶六縣  
 丞一所傷官軍數百人凡十六日始徜徉奪舟去 癸  
 巳倭攻上海縣破之丁酉分掠江陰縣王忬請釋指揮  
 盧鏜于獄尋復條上海防八事俱從之明史日本  
破上海掠江陰攻乍浦皆與實錄合今五月己酉倭  
據實錄日分書之疑亦奏報月日也寇海鹽參將湯克寬等守城寇四門攻之不克焚城樓  
 及城外民舍數百間而去 癸丑倭寇復入上海燒劫  
 縣市知縣喻顯科逃匿指揮武尙文與戰于市中不克

明通鑑卷六十

无

與縣丞宋鰲俱死之賊屯城中凡七日焚官民廬舍而  
去去明史四五月兩倭入上海武尙文等之死從信錄  
系之四月今據實錄在五月再入上海時宋沈氏作宗  
 王戌倭攻浙江乍浦所陷之尋去流劫海上參將  
 湯克寬等追圍之于獨山斬首千餘餘衆浮海東遁  
 諳達五百餘騎犯遼東榆林堡官軍擊却之追奔四十  
 里 庚午南京兵科給事中賀涇言倭寇泊守寶山據  
 海爲險乘風肆虐竊以留都根本重地實密邇海洋其  
 鎮江京口爲江淮之咽喉瓜步儀真爲漕運之門戶宜  
 仿嘉靖八九等年例添設總兵官駐劄鎮江俾整飭上  
 下江洋總制淮海並轄蘇松諸郡兵部議從之詔暫設

副總兵提督海防以參將湯克寬任之 六月丁丑南  
 京科道邢清徐斌等各奏言今天下被災之地不獨山  
 東徐邳爲然若南畿山西陝西湖廣浙江水旱頻仍非  
 破格蠲振不足以甦民困乃京師之帑藏既虛各省之  
 搜括已竭額外之徵求未已軍需之供億尤繁工作之  
 役頻興挑河之費日廣司農懷懷朝不給夕蠲振之費  
 將何所取臣等計無所出且請于汰冗費省繁文加意  
 撙節疏下戶部議部臣亦以度支之煩實無餘裕以佐  
 百姓之急惟通行各省撫按官勘處而已 是夏寇犯  
 甘肅及大同守將禦之輒敗邊報日急而朵顏三衛之

明通鑑卷六十

三

衆挾以恐喝中國索賞不及守臣請留山海稅銀佐之  
 諸夷驕肆中國遣卒入塞輒捕而束縛之以叩關取贖  
 諸將校苟幸無事每歛軍資賄之去巡按御史以聞上  
 欲閉關以絕之兵部奏請令該將領于撫賞時宣布朝  
 廷恩威以諭之然是時諳達小王子之等已擁衆集邊  
 塞謀大舉矣 秋七月乙巳宣府薊鎮守臣各報諳達  
 將入寇兵部議薊州密邇京師備豫宜急乞令提督時  
 陳統入衛兵分布昌平懷柔順義等處過其自古北口  
 入犯之路仍簡京營及入衛邊兵九門列營以備戰守  
 懲庚戌之變也 戊申巡撫應天都御史彭黯巡視浙

閩都御史王忬各以倭寇出境浮海東遁聞倭自閏三月登岸至六月中温台甯紹杭嘉蘇湖揚淮十郡各州縣衛所被其攻破焚掠者凡二十餘留內地三月飽而去忬奏將士逐燬其船五十餘艘于是先所奪文武將吏俸皆得復又請築嘉善崇德桐鄉德清慈谿奉化象山諸縣城而恤諸府被寇之民詔皆從之已給事中王國禎請改敕加忬巡撫銜以重事權亦從之時國禎上善後三事末言獎才傑訪得入寇之初凡守土諸臣無不心喪膽落相率奔逃而松陽知縣羅拱辰六合知縣董邦政乃能以孤軍當勍敵立有戰功宜趣擢用之沿海地方以資激勸詔拱辰邦政俱添註浙江按察司僉事 丁巳諳達糾諸部入寇分道由大同宏賜堡等邊入戊午合衆下渾源州東犯靈丘廣昌等處 己巳寇散畧峪南溝等處急攻插箭浮圖等峪皆在廣昌之東南于是關南大震 庚午河南柘城盜師尙詔作亂陷歸德府師詔本鹽徒以私販作奸剽掠遠近官軍不能制前巡撫謝存儒苟幸無事假以總保長令總諸鎮民捕盜尙詔肆爲威虐守臣欲誅之遂反結劇盜數千薄歸德城其黨啟門納之乃劫獄囚掠帑藏去越日復攻破柘城鹿邑等縣巡按御史霍冀以聞詔河南撫按官

明通鑑卷六十

三

督官軍討之夏歷明史本紀系之是月庚午實錄系之二十六日陷歸德次日陷柘城鹿邑是月乙巳朔庚午正二十六日也三編系之九月據平賊之月日牽連並耳 辛未固原游擊陳鳳甯夏游擊朱玉率兵赴授紫荆關時寇方越浮圖峪而南鳳玉夾擊之追及于三家村大戰竟日敵大敗壬申寇自廣昌之石門峽大金井等處北遁是役也寇氛甚惡中外戒嚴上以鳳玉等力戰退敵大悅不俟勅報輒陞二人署都督僉事並賜金幣 八月乙亥寇分兵東犯蔚州西掠代州及繁峙等處 丙子小王子寇宣府由獨石入犯赤城滴水崖等處攻毀屯堡焚掠四日驅所掠人畜而去 己卯吏部尙書萬鏜罷兵科給事中朱伯辰黜爲民先是撫治鄖陽都御史員缺吏部會推通政趙文華伯辰奏劾文華邪媚奔競寵賂日彰不宜復玷臺憲有旨令別推于是文華上言通政一官例不推外鏜意在出臣又嗾所親論劾期必去臣而後快又劾鏜前進尙書考滿不及俸爲欺罔時文華爲嚴嵩所庇遂激上怒罷鏜並伯辰黜之文華供職如故 丙戌寇駐鄜延二十日延慶諸州縣屠掠幾徧乃移營中部以瞰涇原會霖雨連日夜乃引去 丙申河南賊師尙詔攻圍太康縣官兵與戰于鄆陵敗績 戊戌免山東被災稅糧並命有司振之

明通鑑卷六十

三

明通鑑 卷六〇

初廣西桂林平樂猪獠踞險肆亂殺知縣張士毅傷百  
戶曹恩焚劫歲無虛月詔提督兩廣侍郎應檀督兵進  
勦至是平之凡禽斬四百八十四人俘獲男婦三百四  
十餘人提聞賜檀蔭一子入監讀書餘論功給賞有差  
庚子贈卹浙江被倭死事指揮陳善道把總馬呈圖  
及千百戶典史等官十九人從巡按御史趙炳然之請  
也 辛丑官軍擊河南賊于霍山前鋒被賊圍後軍無  
敢進者副使曹邦輔挺刃驅之斬其最後者士卒競進  
賊遂潰斬首四百餘級賊由西華奔入太康勢復振  
是月復起李默為吏部尙書 九月丙午諳達自大同

明通鑑卷六十

三

平虜衛入犯山西神池利民等堡巡撫都御史趙時春  
率馬步軍禦于廣武謀報敵二十餘騎去此僅兩舍疾  
掩之可敗也時春掇甲欲馳總兵李涑止之不可尋遇  
敵于大蟲嶺伏寇四起涑曰公速去吾死于此矣時春  
棄衆而奔寇追之涑等殊死遮門須臾敵騎益衆涑與  
其子松及大同參將馮恩等皆力戰死全軍覆沒時春  
投一墩守哨卒以繩引之上得免寇尋引去反異李涑  
見明史本紀從信錄言涑與其子松死之證之實錄又  
有游擊李桂神池守備孔賓偏頭守備高廷太原指揮  
陳金中軍尹忠把總俞輝六人皆力戰死之蓋是時全  
軍皆沒也又諸邊奏卹有陣亡千總李時表鎗士官蕭  
文見鎮撫張第史書等地 河南賊師尙詔引來自永  
方月日皆無效增識之

城而東掠宿州欲乘虛襲鳳陽取高墻罪宗奉之官兵  
追及于五河縣破其水陸各營賊遂四散不能軍 辛  
酉以諳達寇退告謝郊廟邊臣文武皆陞賞有差先是  
宣大巡按御史毛鵬言寇自七月十六日入境至八月  
七日始去此指寇入大同以二十餘萬之衆經二十餘  
日之久地方遭其屠慘搶掠殆已無餘總督蘇祐總兵  
李涑等合營廣昌為寇衝擊而大同總兵吳瑛壁黃土  
溝宣府總兵劉大章壁黑石嶺皆閉壘觀望莫敢犄角  
致寇長驅入山西荼毒之慘殆不忍言及寇飽欲而還  
捷書連上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斬獲則增十而為千

明通鑑卷六十

三

效尤欺罔因循不改將不知疆事所終矣已山西巡按  
御史李一翰劾巡撫趙時春玩寇無謀以兵予敵繁時  
之創夷未復西路之潰敗繼聞大將駢亡匹騎不返乞  
行逮問治以軍法時上方喜于寇退兵部因希指言寇  
入雖不無虜掠而諸臣力戰所殺傷過當俾之失利引  
去實上天眷佑陛下威靈所致請擇日告廟論功行賞  
詔如議行部臣復請以告祭之次日百官賀捷于奉天  
門外命已之 癸亥河南諸軍分道追賊于蒙城商臣  
等處斬獲有名賊首多人師尙詔乃棄軍械變服遁去  
是月免南畿河南被災稅糧 冬十月甲戌振河南

山東饑戶部以兩省歲荒盜起請發臨清倉米七萬石以二萬石自衛河達衛輝振河南以四萬石振山東仍救撫按官出官銀數萬兩于隣近州縣糴粟振民及立均糴之法以平時值從之會吏部侍郎程文德上言今直隸河南山東徐邳淮揚等處方數千里水災異常民不聊生流離載道言官陳振郵未見旦夕亟行臣聞救荒莫便乎近其人莫不便乎拘以常格請于兩直隸二省各遣行人齎詔諭宣布德意慰拊顛連令各州縣自為振給聽其便宜處置凡官帑官廩贖納勸借苟可以濟民者概不限制又近日戶部申明開納事例亦暫許

明通鑑卷六十

三

本地土納隨其所有粟黍麥菽之積可救饑者皆得輸官計直視其合例者官為請部劄而授之自撫按以下凡諸常事悉暫停輟一意振郵督責諸守令夙夜從事仍令造冊登記全活之數定為等則以課殿最疏入下部議行 己卯副總兵湯克寬督兵擊倭于南沙敗績倭自東遁江上稍甯惟崇明南沙泊失風倭三百人舟壞不能去克寬及僉事任環列兵守之至是與戰不利亡卒四百餘人倭語謂明史紀事本末書崇明南沙之必死相守不下賊潛出沒環常夜追之出其前後有宰夫佩環恐有失衣環衣介馬而馳環被追急過死士以死捍環環被傷昇之至水濱梁已徹丈餘超而過遂得免宰夫留禦死焉環求其首為流涕親酌之按宰夫佩不

知何人而明史環傳亦有宰夫捍環出死之之語疑據野史附議于此 免畿內被災秋

糧仍發京通二倉米三萬石振順天府臨德二倉米三萬石振保定諸府各以本處贓罰銀佐之 免浙江被

災被寇秋糧其海鹽平湖二縣各免運米准折銀徵解仍命有司發倉粟振之 戊子倭寇移舟泊寶山湯克

寬引舟師追擊之及于高家嘴高家嘴明史日本傳高作南疑誤字 毀其舟斬首七十三級 戊戌上以各省災

傷甚民多入京求食一時米價騰貴命煮粥給錢以振之輔臣嚴嵩請發太倉米數萬石平糴上又曰荒年餓

孝必有弊諸途者乃救戶部行五城御史及在外撫按官各督率有司查視瘞之又令太倉出糴之米于十萬

石內分四萬石委官運赴城門外各廠每早召集軍民人給米一升俾沾實惠 庚子河南賊平時官軍獲師

尙詔于山東莘縣詔即所在斬之賊起四十餘日破府一州二縣八屠僇十餘萬人三省大震 辛丑京師外

城成 是月有倭舟失風漂至興化府南日寨登岸流劫殺千戶葉巨卿百戶張養正等張養正死事指

揮張棟督舟師衝擊倭走據山知府董士宏糾民兵會棟等合圍殲之是時海洋島岸有真倭阻風不獲歸者

有沿海居民自江南歸候來歲倭至者未幾南日寨復

有三舟登岸士宏擊之引去禽賊數人皆倭也比泉州舟師攻賊于石柵澳深泥灣等處凡再戰禽賊四十餘人則皆浙之臨海閩之漳州粵東之揭陽人蓋真倭僅十之三而已 十一月甲辰諭工部鑄洪武至正德九號錢每號百萬錠嘉靖錢千萬錠每錠五千文先是民間行濫惡錢率以三四十文當銀一分後益雜鉛錫薄劣無形製至以六七十文當一文剪楮夾其中不可辨于是給事中李用敬請以制錢與前代雜錢相兼行上品者俱七文當銀一分餘視錢高下分為三等下者二十一文當銀一分私造濫惡錢悉禁不行犯者寘之法

明通鑑卷六十 毛

從之而是時稅課抽分諸廠專收嘉靖制錢民苦錢少乃用嚴嵩等議發內庫新舊錢八千一百萬文折給俸糧又令通行歷代錢有以新舊錢及銅銷為造像製器之用者按盜鑄律論罪 庚戌冬至祀天于圜丘朱希忠攝行 是月倭自崇明逸至常熟擾及上海復流劫南匯所吳淞江所及嘉定地方凡十九日始去 十二月乙亥嚴嵩言戶工二部覈計鑄錢一千九百萬錠需工料銀三千二百八十二萬七百七十兩有奇今戶部太倉庫貯銀僅一百五十三萬六千兩已不敷京邊歲用之數工部節慎庫貯銀僅七十萬盡數鑄錢尚不及

十分之一行之各省又恐擾民今時值災荒無從籌措請嘉靖通寶量為依式製造陸續進用從之 是月蠲蘇松常鎮四府被寇者積逋自嘉靖二十七年至三十一年悉停征從應天巡撫彭黠之請也 是歲雲南元江平初元江土舍那鑑之亂踰年沐朝弼集土漢兵會監督王養浩攻之賊大敗鑑乞降會瘴毒起大兵復撤上怒責以尅期進剿會新授雲南巡撫鮑象賢至鎮調集土漢兵七萬人廣集糧運期分哨進兵元江為必取計那鑑懼伏藥死象賢檄百戶汪輔入城撫諭其眾禽其賊首之戕那憲殺徐樾者皆斬其首以獻遂平之

明通鑑卷六十 美

三十三年春正月壬寅朔不御殿 杖六科給事中張思靜等于廷各四十以元旦賀表中失擡萬壽字故也 三編 御批曰嘉靖酷待言官力加摧抑錮獄杖死者接踵于廷已非政體至賀表達式其事尤微何亦重加譴責蓋自嚴嵩柄用羣臣異論紛如嘉靖聽嵩之怨惡蓄怒以待者已久而眾喙仍然不已則益務先事施威欲以怵其心而箝厥口耳爾時臺諫陳言固不必盡中事理而嘉靖藉端抒憤至以元日盡撻科臣乖安更甚矣

壬子康妃杜氏薨妃裕王母也時王已成婚詔主其喪  
遵孝慈錄斬衰三年以日易月二十七日而除 戊辰

倭自太倉南沙潰圍出轉掠蘇松各州縣賊據南沙五  
閱月官軍列艦于海口圍之數重不能破軍中疾疫作

乃開壁西南隙賊遂逸出 二月庚辰倭寇松江府官  
軍敗績縣丞劉東陽死之 具見從信錄諱之實錄是也

增 是月詔贈卹河南死事歸德府檢校董綸舉人  
陳聞詩初師尙詔入歸德知府及守衛官皆遁綸率民

兵巷戰被執垂死猶手刃數賊妻賈及童僕皆從死聞  
詩柘城人舉于鄉以親老絕意仕進親沒居喪哀毀賊

明通鑑卷六十

完

陷歸德聞其名欲劫為帥已陷柘城擁之至誘說百端  
聞詩不屈乃引其家數人斬之曰不從滅爾族聞詩給

曰必欲吾行毋殺人毋縱火賊許諾擁以行聞詩遂不  
食至鹿邑自經死至是有司以聞詔贈綸歸德同知聞

詩鳳陽同知竝立祠死所 所載蓋追贈月日也綸傳作倫

倫 三月甲辰以南京兵部侍郎屠大山兼僉都御史  
巡撫應天提督軍務時應天巡撫彭黜丁憂尋被劾罷

初以江西布政使陳洙代之上令再推忠謹可任者會  
吏部尙書李默言蘇松巡撫所轄一十二府州地遠不  
便兼轄况當軍興之際調兵轉餉難責一人請增設提

督軍務大臣一員專責勦賊而令巡撫專督軍餉兵部  
言兵糧兩分行事不便不若依近年浙江添設提督軍

務都御史例令提督巡撫合為一人以專責任上然之  
乃令洙別用而改大山于應天巡撫之兼提督自大山

始也 戊申復議錢法時方嚴私造濫惡之禁而民間  
行用小錢已久驟革之頗稱不便又出內庫錢給文武

官俸不論新舊美惡悉以七文折算諸以俸錢市易者  
悉以七文扣勒予民民亦騷然屬連歲大祲四方流民

就食京師死者相枕藉論者謂錢法不通所致于是御  
史何廷鈺奏請許民用小錢以六十文當銀一分戶部

明通鑑卷六十

罕

尙書方鈍郎中劉爾牧皆執不可廷鈺因訐奏爾牧謗  
及朝廷用財如泥沙蓋斥齋醮也竝及鈍上大怒命廷

杖爾牧一百黜為民鈍始貸之因畧采廷鈺議令民自  
便仍定嘉靖制錢七文當銀一分洪武等號十文前代

三十文時小錢以初禁之嚴竟不復用而民間乃競私  
鑄嘉靖錢與制錢通行矣 壬戌倭分掠蘇松等處湯

克寬逆戰于採淘港斬首八百餘級時克寬以南沙縱  
賊罪奪官戴罪勦賊乃以通泰參將解仁道代之尋王

忬復薦克寬為浙西參將 乙丑倭自蘇松掠民舟入  
海趨江北登岸薄通泰等城焚掠各鹽場餘眾有剽入

青徐界者山東震動國史諸書皆系之三月實錄書是月乙丑而明史本紀誤入乙丑于二月下二月無乙丑蓋乙丑是月倭復寇浙江甯波上廩三月二字耳今刊改

之普陀山參將俞大猷率將士攻之半登賊突出官兵敗績陣亡武舉火斌等三百人國史見明史俞大猷傳

之三月之末蓋與蘇松入寇之倭傳書三十三年實錄系為兩事也明史本紀不載今據增倭之掠蘇松也有莒州人孫鏗商販吳越間倭擾松江鏗謁郡守請輸貲佐軍守薦之叅政翁大立試以雙刀若飛躍遂錄為土兵擊走倭出參將任環于圍中遣人還莒括家貲悉召里兒為爪牙吳中倚鏗若長城倭舟渡泖澆鏗突出酣戰竟日援兵不至還至石湖橋半渡遇伏中刃墮水死

明通鑑卷六十

望

踰年巡按御史孫慎以聞與同時陣亡之巡檢李叢祿千戶董元俱賜贈蔭國史孫慎死事見明史忠義傳據實錄三十四年孫慎請師奏中自鏗以下凡三人奏稱三十三年蘇松之役今據禮部書之李叢祿董元陣亡同在一奏中茲錄之

尙書歐陽德卒陞吏部侍郎王用賓代之 夏四月甲戌以今春雨澤少雷未發聲遣官祭告各壇廟停常封九日詔發京通二倉米振順天府屬饑民其流民就食者振以粥 乙亥都城內外大疫命太醫院給醫藥戶部發米五千石振粥死者令官民收瘞之國史見明史五行志實錄

作成都誤也蓋都城是日始雷 倭犯嘉興參將盧鏗等禦之稍却次日復戰于孟宗國史實錄宗作壠伏家疑宗字是也

發殺官軍四百人溺死五百人都司周應禎指揮李元肆千戶薛綱宗應瀾等俱死之國史周應禎死見明史本紀李元肆死見從信錄餘二人據實錄增入又據實錄與周應禎等同請師者有百戶梁喻趙軒朱璽等其陣亡地方月日無攷並附識 戊寅倭寇嘉善陷之辛巳復攻嘉興副使陳宗夔帥兵禦却之焚其舟賊遁入乍浦尋掠海甯等縣壬午倭攻通州揚州千戶洪岱中所千戶文昌齡泰州所千戶王烈督兵赴援遇賊于西門外三里橋力戰俱死之 乙酉倭夜襲崇明陷焉知縣唐一岑死之一岑建新城議徙居之為千戶高才翟欽所沮至是倭突入一岑且戰且誓遂被殺 甲午諸達寇宣府潰牆大掠

明通鑑卷六十

望

去 五月壬寅倭自崇明薄蘇州大掠至崑山百戶劉愛臣死之國史據實錄增丁未犯崇德 丁巳給事中王國禎等以倭寇猖獗逼近留都請設總督大臣督理南直隸浙江山東兩廣福建等處軍務俾調兵餉得以便宜從事先是南京兵部尙書張經言洪武間以倭寇不靖命信國公湯和經畧海防凡閩浙濱海之區陸有城守水有戰船故百餘年來寇不為害其後法弛弊生軍士有納料放班之弊于是強富者放遣老弱者充役戰船損壞亦棄不修以致寇得而入請行各巡撫嚴督所屬預集兵船以守要害追捕納料軍士以實行伍清理積歲

一萬七千七百五十四年 4 反文句



料銀以造戰船朝議是之至是廷臣交薦乃以命經  
癸亥彗星見北斗天權星旁踰月西北行犯文昌入近  
濁凡二十七日而滅 是月給事中王國禎言招撫降  
賊非計是時有議招汪直之等故國禎言脅從之賊猶  
可撫而賊首必不可撫降一汪直未必不生一汪直是  
賞以勸惡也上從之然猶救張經等勦撫竝行毋誤事  
機 六月癸酉諳達犯大同時總兵官岳懋巡邊遇寇  
于五堡迎擊之深入陷伏中遂力戰死焉指揮僉事薛  
泰突圍出聞懋被戕復冒陣入死之事聞贈懋泰官懋  
賜謚立祠如張達例泰附祀懋祠從異諸書不載薛泰  
死事實錄于明年

明通鑑卷六十

皇

追贈泰官始及其陣亡之本末今摭增 己丑逮宣大總督蘇祐大同巡  
撫侯絨以岳懋敗沒故也尋以刑部侍郎陳儒兼僉都  
御史振恤大同軍士戶部發太倉銀十萬兩給之 壬  
辰擢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以僉都御史巡撫浙江代  
王忬也時上已命張經總督南直隸浙閩等凡六省專  
任勦倭事會宣大告警乃改忬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  
而浙設巡撫如舊制乃以命天寵忬受巡撫浙閩之命  
方視師閩中而賊復大至犯浙江盧鏜等頻失利御史  
趙炳然請逮治上特宥之然忬在浙閩嚴偵哨謹斥堠  
起用盧鏜及薦擢湯克寬俞大猷之等後皆為名將至

是去而海上復騷然矣 戊戌以京師霪雨漂沒民居  
詔戶部發銀振濟工部濬渠洩水 是月倭自蘇州轉  
掠嘉興都指揮夏光禦之背王江涇而陣倭鼓譟而前  
官軍大潰光中流矢溺死事聞贈都指揮同知立祠祀  
之國禎嘉興之掠明史本紀不具明史  
之稱系之是月甲申見實錄今從之 秋七月丙午  
蘇州倭寇流劫至嘉善將趨吳淞江出海參將俞大猷  
邀擊敗之于吳淞所禽七人斬首二十三級 是月總  
督張經請調廣西狼土兵五千人至蘇浙等處禦倭從  
之 上崇奉元修益篤以贊元勛戚惟朱希忠一人特  
命駙馬都尉鄔景和安平伯方承裕同入直西內又于

明通鑑卷六十

皇

輔臣嚴嵩外特命吏部尙書李默禮部尙書王用賓及  
左都督陸炳皆入直復以侍郎程文德閔如霖郭朴吳  
山供撰青詞景和以不諳元理辭上不悅遂罷入直已  
而賁在直諸臣景和猶預焉景和辭免且言臣願洗心  
滌慮効馬革裹屍之報上怒其怨訕出不祥語黜為民  
八月癸未倭自嘉興還屯採淘港柘林等處進攻嘉  
定縣城會山東募兵參將李逢時許國以山東民鎗手  
六千人至與賊遇于新涇橋逢時率麾下先進敗之賊  
退據羅店官兵追及之斬八十餘級已而國恨逢時與  
同事不約已乃別從間道擊賊庚寅復戰追至採淘港

乘勝深入伏起大潰指揮劉勇等死之國朝明史本紀八月癸未倭犯

嘉定官軍敗之庚寅復戰敗績庚寅之敗即許國追至 探海港之役也今據本紀分記之又據實錄探海陣亡

自劉勇外有千戶孫升胡應麒鎮撫 乙未諸達犯宣

李繼教義勇官徐茶等並附記之 府 九月戊申免山東東昌兗州二府被灾稅糧 下

工部侍郎談相于獄先是相丁憂乞假歸葬上諭以事

畢亟返既而相屢稱病請緩期上怒其違命命錦衣衛

送法司論斬相竟死獄中 乙卯倭以七十餘人犯海

門縣焚舟登岸淮揚兵備副使張景賢禦之于呂泗場

盡殲其眾 已未諸達入寇平虜城至山西官兵擊走

之乙丑犯湖河川丁卯掠古北口 免湖廣被灾稅糧

明通鑑卷六十 皇

是月工部尚書歐陽必進以憂去陞刑部侍郎吳鵬

代之 冬十月己巳寇攻薊鎮牆百道竝進總督楊博

總兵周益昌率軍士擐甲登陣宿止古北口垣上寇攻

之不克時上遣廠衛卒校往誦之歸報將士據牆守禦

狀上喜遣官獎犒竝賜博益昌各服色衣一襲 庚午

寇北遁關南解嚴是時寇薄牆攻四晝夜不克退屯古

城川次日復南旋駐虎頭山夜火滿野連亘數十里楊

博募死士執銳潛入敵營中夜齊發寇驚擾至旦乃解

去國朝明史本紀九月丁卯諸達犯古北口總督楊博

禦却之史稿十月庚午寇犯薊州楊博禦却之證之

實錄寇以九月晦掠古北口遂攻薊州十月 乙亥倭

庚午始退所謂攻四晝夜者是也今分書之

犯海門健跳所 辛巳改張經為右都御史兼兵部侍

郎專辦討賊以南京吏部尚書周延代經為兵部尚書

參贊機務時倭二萬餘據柘林川沙窪其黨方踵至經

日選將練兵為搗巢計以江浙山東兵屢敗欲俟狼土

兵至用之于是給事中李用敬劾其縱賊誤國四事下

兵部議經本以南京參贊之職節制東吳內外掣肘不

便行事乞量改一官專以平寇為務其參贊之任更遣

一人代之遂有是命國朝經傳授侍郎據實錄在是月明

日也又經前授總督仍用南京兵部尚書原銜至此始

命周延代之本傳言五月命經總督解部務與後改兵

部侍郎等語是解部務在十月也今據實錄 十一月

明通鑑卷六十 皇

乙卯冬至祀天于園丘朱希忠攝行 壬戌倭自柘林

分掠嘉湖二府都指揮劉恩敗之于嘉興縣賊遂攻嘉

興府 是月兵部尚書聶豹等彙奏薊鎮及山西宣大

各守臣所上禦寇功次詔邊臣楊博以下閣部嚴嵩豹

以下俱陞賞有差 十二月壬申以冬深無雪遣文武

大臣英國公張溶等祭禱各官廡是日禮部彙奏天下

灾異乃敕廷臣以禱雪之日為始各青衣視事修省九

日癸未復以禱雪不應命百官齋戒停常封三日 是

月倭寇圍嘉興不克遂分劫秀水歸安巡撫李天寵遣

副使陳宗夔都指揮劉恩禦之戰不利會百戶賴榮華

統福兵六百人至鼓行直前賊却斂兵登舟榮華乘勝薄之中礮死厥與賴榮華死見明史李天寵附傳從信錄系之是年十二月月勘上去年十二月嘉湖禦倭功罪榮華之死即在流劫秀水歸安時與從信錄月分合至榮華死事本末具見原奏中尋掠嘉善知縣鄧植棄城走

明通鑑卷六十

畢

明通鑑卷六十一

紀六十一 起旃蒙單闕盡著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雍敦非凡四年

世宗肅皇帝

嘉靖三十四年春正月丁酉朔不御殿 倭自柘林奪

舟犯乍浦海甯攻崇德縣陷之又轉掠塘棲橫塘等處

復攻德清縣殺把總梁鶚指揮周奎孫魯百戶陸陵周

應辰理問陶一貫等巡按御史胡宗憲以聞時張經所

調狼兵及保靖兵俱未至持重不發杭城數十里流血

成川經駐嘉興李天寵守杭州倭攻之不克攷異據胡宗憲原奏

倭陷崇德攻德清在正月之朔實錄書之三月據奏至之月日也明史本紀據失事月日今據之甲

子振華亭上海嘉定崇明四縣被兵災者竝蠲蘇松二

府去年稅糧 是月以倭警命南京左軍都督豐潤伯

曹松尊督孝陵衛軍防護陵寢南京都督僉事萬表克

總兵官提督漕運填守淮安 以南京兵部尚書周延

為左都御史 二月丙戌遣工部右侍郎趙文華祭告

海神兼區處防倭事先是文華疏陳備倭七事一祭海

神請遣官望祭于江陰常熟次令有司掩骼輕徭次增

募水軍次蘇松常鎮民田一夫過百畝者重科其賦且

預徵官田稅三年次募富人輸財力自効事甯論功次

遣重臣督師次招通番舊黨並海鹽徒易以忠義之名  
 令偵伺賊情因以為聞兵部議行其五惟增田賦遣重  
 臣二事不可行上切責尚書聶豹等坐免禮部議覆請  
 遣官祀神如文華言上以問輔臣嚴嵩嵩言賊擾蘇松  
 二載調兵未見實效奏報或多失實宜如部覆遣大臣  
 往祭並宣布朝廷德意即令察視賊情請以文華任之  
 乃有是命 壬辰以淮徐災傷重大詔折徵漕糧十分  
 之三每石徵銀六錢 是月諳達分道寇宜府龍門赤  
 城等處尋寇薊鎮馬蘭峪參將趙傾葵率眾禦之敗績  
 與指揮褚文明李湘周官千戶黃世勳段啟元百戶孫

明通鑑卷六十一

二

世爵等俱死之總兵周益昌馳援分扼諸隘口寇聞大  
 兵至始引去 效選明史本紀寇薊鎮在是月實錄奏報  
 在三月今仍據原奏月日其趙傾葵以下  
 之死事皆俱 三月甲寅蘇松兵備副使任環邀擊倭  
 于南沙敗之 是月召總督薊遼保定都御史楊博入  
 為兵部尚書以巡撫大同王忬代博忬以秋防事竣進  
 兵部右侍郎至是遷左 張經請調狼土兵至是田州  
 瓦氏兵先至諸將欲速戰經不可已東蘭兵繼至經以  
 瓦氏兵隸總兵俞大猷以東蘭那地南丹兵隸遊擊鄒  
 繼芳以歸順及思恩東莞兵隸參將湯克寬分屯金山  
 衛閩港乍浦擒賊三面以待永順保靖兵之集未幾趙

文華至經遂以不時進兵得罪 效選諸書多系之五月  
 耶明史張經傳書狼土兵至于 夏四月辛未工部  
 侍郎趙文華至松江祭海神時狼兵甫至人心稍安總  
 兵俞大猷遣將會瓦氏兵邀擊賊于金山衛頗有斬獲  
 文華遂趣經進兵且厚犒狼兵激之進勦至漕涇遇倭  
 數百人與戰不利頭目鍾富黃維等十四人俱死焉于  
 是賊知狼兵不足畏益縱掠沿海等處 乙亥倭犯江  
 北淮揚諸府揚州同知朱哀擊敗之沙河未幾復大至  
 薄城東門哀督兵奮擊兵潰死焉賊由通州海門登岸  
 流劫狼山利河等鎮及通泰鹽場 戊子諳達寇宜府

明通鑑卷六十一

三

參將李光啟等禦之于青邊口堡敗績光啟被執至墩  
 下寇索金帛取贖光啟大罵寇劓殺之指揮黃添祥尚  
 真蔡隆千戶郝廉賈璽尚志百戶郭勛王永同時遇害  
 事聞逮參將張問政等六人把總百戶孟雲漢等七人  
 下按臣論罪總督許論等奪俸追贈光啟都督僉事立  
 祠死所添祥等八人俱耐祀 效選明史本紀系之是月  
 報月日也原奏稱四  
 戊子實錄系之五月據奏  
 與本紀合今據之 倭自三丈浦分掠常熟江陰初  
 常熟知縣王鈇修城練民兵禦倭倭至輒為所敗至是  
 參政任環檄鈇與指揮孔燾分統官兵三千破其寨  
 斬首百五十有奇焚賊艘二十七其至江陰者游擊白

泣邀擊亦敗之斬首三十七級賊遂東遁 五月甲午朔總督張經大破倭賊于王江涇時柘林倭糾新倭四千餘人突犯嘉興經遣參將盧鏗督狼土等兵水陸擊之會保靖永順兵俱至保靖宣慰使彭蓋臣遇賊于石塘灣敗之賊將北走平望副總兵俞大猷會永順宣慰使彭翼南兵邀擊又敗之賊奔回王江涇永順兵攻其前保靖兵躡其後參將湯克寬引舟師由中路蹙之賊遂大敗斬首一千九百餘級焚溺死者稱是餘衆奔柘林縱火焚其巢賊遂駕殘舟出海遁自軍興以來戰功稱第一而趙文華劾經之疏已先至矣 戊戌川沙窪

明通鑑卷六十一 四

倭賊流劫崑山石浦等鎮僉事董邦政游擊周藩引兵追擊遇伏驚潰藩被創死之 乙巳倭率舟三十餘艘約千餘人自海洋突犯蘇州登岸肆劫復有新倭千餘合犯蘇州之陸涇壩南京都督周于德引兵赴援一戰而敗鎮撫孫憲臣被殺賊遂分其衆爲二一北掠許墅關一南掠吳縣橫塘等鎮延蔓常熟江陰無錫之境出入太湖莫能禦者 己酉逮總督張經及參將湯克寬初趙文華視師恃嚴嵩黨庇所至輒頌指大吏廣納文武賄賂時經方議徵兵大舉自以位在文華上心輕之巡按御史胡宗憲亦與經議軍事不協文華乃與之比

而似經屢趣經進兵經欲待永順保靖兵至以取萬全文華再三言經守便宜不聽且慮文華輕淺沒師期竟不以告文華怒密疏劾經養寇失機方拜疏而永保兵已至卽有石塘灣之捷比大敗倭賊于王江涇文華欲據其功謂已與宗憲督師所致上以問嚴嵩嵩對如文華指且言狼兵初至經不許戰蘇松人咸怨經上怒卽下詔逮經竝及克寬尋改應天巡撫周珣爲兵部侍郎代經總督 癸丑張經捷奏至兵科給事中李用敬閻望雲等言王師大捷倭奪氣宜乘勢擣柘林川沙窪之巢以殲醜類不宜臨陣易帥上大怒曰經欺誕不忠聞

明通鑑卷六十一 五

文華劾方一戰用敬等黨奸不可貸乃命錦衣衛執用敬等各廷杖五十黜爲民已而上疑之以問嚴嵩嵩言徐階李本江浙人皆言經養寇不戰文華宗憲合謀進勦經冒以爲功因極言二人忠上深入其言遣使賜文華宗憲銀幣然狼兵素服經威名經去而狼土兵復爲民害東南事愈不可爲矣 乙卯任環俞大猷率永順土官彭翼南敗蘇州之賊于陸涇壩斬首二百七十有奇焚賊舟三十餘艘 丁巳倭寇常熟知縣王鈇率兵乘城禦之不克會邑人錢泮字鳴聲者以江西參政里居忿倭藝其父柩乃集鄉官耆長助鈇移舟泊三里橋

敗之追及于上倉港倭掩擊之隘中鉄陷淖曠日大呼  
 腹中刃死泮被數鎗殺三賊而死者長數人皆力鬥死  
 事聞詔贈鉄太僕少卿泮光祿卿有司立祠祀之致異  
 死事見明史忠義傳傳于陣心地方未詳今據實錄增  
 入三里橋上倉港等語又傳特書云三十四年五月今  
 日分據 是月陞浙江按察使曹邦輔以右僉都御史  
 巡撫應天提督軍務 六月庚午倭犯浙東自上虞爵  
 谿所登岸犯會稽之高埠奪民樓房踞之知府劉錫干  
 戶徐子懿等分兵圍守賊縛木筏渡河遂潰圍出家居  
 御史錢鯨遇害于煙浦賊遂流劫杭州而西歷於潛西  
 興昌化等處 丙子倭踞江陰之蔡涇壩分衆犯塘頭

明通鑑卷六十一 六

知縣錢錞提狼兵禦于九里山薄暮雷雨大作伏四起  
 狼兵悉奔錞戰死事聞贈錞光祿少卿立祠祀之 庚  
 辰任環俞大猷復敗倭于馬蹟山斬首九十三級 壬  
 午罷總督南直隸浙閩等處都御史周琬巡撫浙江都  
 御史李天寵先是趙文華劾天寵嗜酒廢事遂薦宗憲  
 而琬任總督為文華所制不得展坐奪俸至是與天寵  
 竝黜為民琬在官僅三十四日耳尋改南京戶部侍郎  
 楊宜代琬而宗憲遂代天寵未幾御史葉恩以北新關  
 之敗劾天寵而宗憲亦言其縱寇遂逮天寵下獄 是  
 月山西礦賊宋愛等為亂流劫直隸定州越阜平曲陽

行唐等縣官兵追勦敗績陣亡百戶屈伸等十七人詔  
 兩省填巡官亟勦平之 秋七月乙巳倭陷南陵先是  
 高埠之賊自杭州西掠者沿途傷亡至嚴州清安縣僅  
 六十餘人以浙兵逼急遂踰山突入歙縣流劫績溪至  
 旌德典史蔡堯率民兵千餘禦之不克賊焚掠南門外  
 過涇縣知縣王時庸引兵追擊于埠塘敗績賊遂趨南  
 陵官民守分界山間風奔竄賊至陷縣城縱掠城內外  
 是時建陽指揮廖印當塗縣丞郭耿郊蕪湖縣丞陳一  
 道太平府知事郭章各率兵赴援與賊遇于縣東門印  
 等引弓射之賊悉手接其矢反射衆皆驚潰惟一道所

明通鑑卷六十一 七

率多江湖驍健乃麾衆獨進力戰不克遂被殺一道子  
 陳子義橫身捍賊刃以蔽其父亦死焉致異陳一道之  
 惟從信錄有殺蕪湖縣丞一語亦不著姓名今據實錄  
 增又與一道同請賜卹者有把總朱頂鶴其陣亡地方  
 月日無攷 丙辰倭犯南京先是倭自南陵流劫蕪湖  
 渡河入北岸肆掠各商民義勇登岸擊以瓦礫又燒石  
 灰礮擲而下賊多傷者遂趨太平府城中人斷河橋以  
 守賊遂引而東犯江甯鎮指揮朱襄率衆迎拒不克襄  
 力戰身被數鎗墮馬死官兵死者三百餘人賊遂直趨  
 南京其酋皆黃衣紅蓋率衆犯大安德門及夾岡不克  
 乃趨秣陵關而去 丁巳總督張經逮繫至京詔下法

司議罪經上疏自理言臣任總督半載前後斬首五千有餘乞賜原宥不省遂與總兵湯克寬俱論死繫獄八月壬辰巡撫應天僉都御史曹邦輔殲倭寇于許墅關先是倭自南京出者由溧水流劫溧陽宜興聞官兵自太湖出遂越武進抵無錫駐惠山一晝夜奔百八十里餘里遂抵許墅關是時柘林倭遁入海遭風壞三舟餘賊三百有奇登岸至松江之陶宅鎮據之邦輔慮二賊合爲患也乃親督副使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蹙之會僉事董邦政把總婁宇督兵守陶宅邦輔計陶宅賊據險且衆未可遽進乃檄邦政宇合勦許墅之賊敗之斬首十九級賊始懼欲潛走太湖爲官軍所遏追及于楊林橋殲焉是役也賊不過六七十人而經行數千里殺戮戰傷者幾四千人歷八十餘日乃滅趙文華欲攘其功而邦輔捷奏已先上文華銜之致異搢本傳邦輔及董邦政等合勦許墅關之賊而據曹邦輔傳似是勦陶宅之賊然以上下文義釋之實許墅也明史本紀是年八月邦輔敗倭于許墅下文九月乃書趙文華胡宗憲等擊倭于陶宅敗績據此則八月所勦非陶宅之賊明矣今據本紀參日本傳書之九月乙未趙文華進勦陶宅倭敗績文華恥不預許墅功又意陶宅乃柘林餘孽乘邦輔之勝可取也乃大集浙直二省之兵與胡宗憲曹邦輔夾攻之文華宗憲以浙兵營于松江之磚橋約邦輔

明通鑑卷六十一

八

以直兵會各分三道東西竝進賊悉精銳衝浙兵諸營皆潰失心軍士一千餘人邦輔率直兵進勦亦遇伏而敗死者二百餘人是役也浙兵指揮邵昇姚宏直隸領兵千戶劉烈俱沒于陣自是賊勢益張乙巳免鳳淮揚三府及徐滁二州被災秋糧丙午諸達寇大同宣府戊申倭以三舟泊台州海洋之螺門備倭指揮王沛等引舟師邀擊敗之賊弃舟登山走會參將盧鏗以大兵至入山搜勦禽真倭八十四人斬首三十餘級三舟之倭殲焉庚戌免山東濟南東昌青州等處蝗災秋糧甲寅杭嘉湖兵備副使劉蕪督兵五千餘分三道攻陶宅倭巢不克倭以二百餘人迎敵諸軍望見皆潰而走壽僅以身免戊午諸達復自宣化龍門入寇遂犯懷來保安關南戒嚴致異明史本紀是月戊午犯懷來不言懷來證之實錄犯保安懷來同系之戊午下今從之辛酉寇自保安出至東嶺參將馬芳率家丁通事千餘人夜襲其營寇大驚乃西奔張家口出境是月戶科給事中楊允繩上藥倭三策曰制曰謀曰法又言今日之患不專在外攘而重于內修近者督撫命令不行于有司非官不尊權不重也督撫蒞任例賂權要名曰謝禮有所奏請佐以苞苴名曰候禮及俸滿營遷避難求去犯罪欲彌縫失

明通鑑卷六十一

九

事希比覆輸賄載道為數不貲督撫取之有司有司取之小民有司德色以事上者撫覲顏以接下上下相蒙風俗莫振不肖吏又乾沒其間指一科十子遺待盡之民必將挺而為盜其隱憂不止海島間也語頗指斥趙文華等未幾允繩竟得罪致異見明史楊允繩本傳傳諸達之犯宣大也復分寇山西參將丁碧提孤軍數百遇于馬家窰奮刀大呼突入陷陣矢貫頭顱而死至是巡按以聞詔贈碧都督同知立祠祀之寇自春入秋數犯宣薊連失三大將謂趙領葵李光啟及丁碧也上憤甚再下賞格購諸達首者賜萬金爵伯獲即富周原者三

明通鑑卷六十一

十

百金授三品武階富原即白蓮教蕭芹之黨未獲者因在敵招集亡命居豐州築城自衛構宮殿墾水田號曰板升板升華言屋也趙全亦黨中人教敵習攻戰事敵益受重之每入寇必置酒舍所問計以此勢益張邊塞無寧日致異丁碧死見明史韃靼傳實錄言寇入大同宣府分犯山西疑即丙午之役也今據書之冬十月丙子減免山西各府被災稅糧 巡撫應天曹邦輔方報濟墅關之捷不數日而陶宅敗問至于是趙文華奏劾邦輔及僉事董邦政不能協力進兵顧乃避難擊易致師後期兵部議二寇多寡雖殊然以流劫者之慄悍濟以屯聚者之繁眾若使合而為一益復滋

蔓難圖今蘇州之賊既滅陶宅之勢自孤宜令邦輔邦政亟圖進兵俟陶宅寇平徐議功罪可也乃宥邦輔逮邦政赦總督楊宜按問 丁丑曹邦輔親督水陸兵攻倭于周浦敗績先是陶宅倭見我兵四集夜走周浦屯永定寺中而柘林放洋之賊復以九舟至巢于川沙窪邦輔分五哨攻之四哨俱潰惟中哨以邦輔阻水而陣得免 庚寅殺前任總督南直浙閩等省都御史張經巡撫浙江都御史李天寵竝及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嚴嵩既死趙文華而構經等遂坐大辟繼盛時繫獄三載上初無意殺之也已有為繼盛營救于嵩者其黨胡植

明通鑑卷六十一

十一

鄧懋卿休之曰公不觀養虎者邪留之將自貽患嵩領之至是嵩揣上意必殺經天寵比秋審因附繼盛名竝奏得旨俱決于市初繼盛繫獄每當朝審觀者塞衛見繼盛囊三木輒憤嘆曰奈何不以囊嵩言者或至泣下及繼盛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涕泣傳誦之繼盛當刑其妻張氏上書言臣夫某誤聞市井之言尚狂書生之見遂發狂論聖明不即加戮俾從吏議兩經奏讞俱荷寬恩今忽闕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仰惟聖德昆蟲草木皆欲得所何惜一迴宸顧下垂覆盆儻蒙末減不勝大幸若



以罪重必不可赦願即斬臣妾首以代夫誅夫雖遠禦  
魑魅必能為疆場効死以報君父疏上嵩格之是歲論  
決當刑者凡百有餘人詔決九人而經天寵預焉竝及  
繼盛由是天下惡嵩父子及文華益甚 是月倭賊二  
百人自浙江樂清縣登岸流劫甯紹台三府致異明史本紀十月  
辛卯倭掠甯波台州犯會稽即日本傳所稱歷五十餘  
日連犯三府者是也其所犯黃巖仙居奉化餘姚上虞  
會稽等縣據胡宗憲奏報皆在十一月十四日今分書之  
謂職之于嶽縣者據原奏在十二月十四日今分書之  
為下文連犯 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乙未倭二  
三府張本 百餘人犯福建莆田縣及鎮東衛千戶戴洪高懷張鸞  
等俱戰死 戊午倭五十餘人犯温州之平陽縣殺指  
揮邢高平陽所百戶劉愨又倭八十餘人犯舟山進屯  
謝浦參將盧鏜遣兵禦之不克指揮閔溶死之致異閔溶之死見明史盧鏜本傳 庚申冬至祀于園丘朱希忠攝  
餘俱據實錄增 倭復犯福建之興化平海衛正千戶丘珍白仁副  
千戶楊一茂死之已復犯福清海口泉州衛指揮僉事  
董乾震致異董一作童直入其壘殺十餘賊亦遇害事聞詔各  
立祠祀之 是月巡撫應天曹邦輔言川沙窪之賊集  
至四十餘艘而繼至者未已恐與陶宅之倭合而為一  
請治副總兵俞大猷擁兵觀望罪革職使戴罪立功從  
之是時趙文華以陶宅後期請罷邦輔上亦從之給事

明通鑑卷六十一

三

中孫游言邦輔督大猷進勦陶宅在九月十一日浙兵  
以次日至則後期之罪不在直兵矧蘇松士民僉稱邦  
輔實心任事何況留都流劫之倭一旦殄滅功績顯然  
而文華遽請罷黜臣不知其何心兵科給事中夏棡亦  
言之上乃申飭文華秉公視師以圖大效而許璽之捷  
賞竟不行 是月樂清登岸之倭流劫至黃巖仙居奉  
化餘姚上虞諸縣官兵後至者多陷賊伏中慈谿主簿  
畢清鄉兵監生謝志望生員胡夢龍儒士金應陽紹興  
知事何常明皆中伏死之賊由上虞渡曹娥江犯會稽  
典史吳成器引兵遮擊之禽斬三十餘人致異此所犯地方及死事  
之畢清等皆見實錄蓋胡宗憲原 閏月癸亥周浦之  
賊被官兵圍攻日急乘夜東北奔統領川兵游擊曹克  
新邀擊之斬首百三十級遂與川沙窪之賊合四山川  
東諸兵日夕伺擊之乃焚巢載舟出海己巳副總兵俞  
大猷兵備副使王崇古合兵入洋追及之于老鶴嘴焚  
其巨艦八餘賊奔上海浦東致異事見明史俞大猷傳  
倭于閏十一月初三日突圍出是月壬戌朔癸亥初  
二日也大猷破之老鶴嘴實錄書之己巳今分記之  
庚午胡宗憲進攻平陽之賊遣守備劉隆禦之于三港  
官兵敗績隆及千戶劉綱百戶張剛張澄俱死之 癸  
酉川兵游擊曹克新擊倭于嘉定之高橋慶戰自辰及

明通鑑卷六十一

三

未酉陽兵先潰諸軍遂敗越二日克新復督蜀中土漢兵分三哨進右哨酉陽兵復潰我兵亂賊乘之殺大渡河千戶李燦成都衛百戶鄭彥昇川兵傷亾及溺死者十之四諸軍奪氣先是總督楊宜以狼兵徒剽掠不可用請募江浙義勇山東箭手益以江浙福建湖廣漕卒河南毛兵比客兵大集宜不能馭川兵與山東兵私鬥幾殺參將而酉陽兵潰于高橋奪舟徑歸蘇州趙文華犒慰諭留之不敢詰也 丁丑免順天保定河間大名四府被災稅糧 十二月甲午振陝西饑 開四川山東銀礦初上以進礦砂金銀議開採助大工至是復以

明通鑑卷六十一 丙

軍需匱乏諭閣部議廣開採戶部尙書方純等請令四川山東河南撫按嚴督所屬加意搜訪以稱天地降祥之意遂有是命 壬寅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聲如雷雞犬鳴吠陝西渭南華州朝邑三原及山西蒲州諸處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有魚物或城郭庭舍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河渭溢華岳終南山鳴河清數日官吏軍民死者八十三萬有奇禮部類奏以聞詔內外臣工同加修省 甲辰官軍合攻樂清之賊于岷縣殲之是役也賊不滿二百深入三府歷五十餘日始平 乙巳趙文華疏請還朝許之文華視師數月怙寵恣睢百

司震懼公私財賄填集其門因而牽制兵機偵倒功罪雖微兵半天下而倭勢益熾官軍屢敗文華率諉過于督撫及甄橋之挫始知賊未易平欲委責去會川兵破賊于周浦俞大猷破賊于海洋文華遂言水陸成功江南清晏故有是請然是時倭尙泊浦東而川沙舊巢及嘉定高橋分黨盤踞侵犯殆無虛日及文華去而敗報復踵至矣 下戶科給事中楊允繩于獄允繩巡視光祿光祿丞胡膏偽增物直允繩與同事御史張巽言劾之下法司按驗膏窘言元典隆重所用品物不敢徒取充數允繩憎臣簡別太精斥言齋醮之用取其可耳何

明通鑑卷六十一 丁

必精擇其欺謗元修如此上大怒遂竝膏下法司擬罪刑部尙書何鰲當允繩儀仗內訴事不實律論絞應援免發戍邊衛膏受贓黜為民詔允繩依律絞仍命與巽言杖于廷巽言及膏俱降調外任致巽見明史本律絞證之實錄有援免發戍邊衛語上怒允繩甚故依律絞膏之為民上特輕其罪與巽言同降調外任可以知當日喜怒 是月倭賊屯于松江新場參政任環與都司李經等率永順保靖兵攻之中伏保靖土舍彭翅承順頭目田苗豐年等俱死之致巽事見明史任環傳皆指胡宗憲奏報增入 詔達犯神木堡參將楊璘率兵迎擊遇寇于胡家埠璘挺身陷陣中流矢死事聞贈

都督同知時璘兄弟及姪皆從戰中創詔茲錄之效異神木  
之役見明年五月奏報中原奏  
稱三十四年十二月今摺增

三十五年春正月辛酉朔不御殿 壬戌福建倭流入

浙江界留守官王倫督容美土司田九霄等扼之于曹

娥江不得渡還走官民追及之于三江民舍及黃家山

等處殲之 庚辰夜彗星見于進賢星旁長尺許西南

指漸長至三尺餘掃太微垣東北行入紫微垣犯天牀

至四月始滅 壬午官軍擊新場倭于松江之四橋敗

績參將尙允紹等死之亡卒四百餘人效異據實錄松江新場之敗御

史周如斗請卹奏中自尙允紹外有指揮李田鮑東萊千戶郭勛崔彥章李尙節李鼎百戶趙武陳清等八人

明通鑑卷六十一 六

茲識 是月兵部尙書楊博以憂去召總督宣大許論

于此 二月壬辰以山西河南同日地震詔九卿科道

陳時政得失茲遣官祭告境內山川河洛之神收瘞死

者為厲壇祭之 停徵南直隸華亭上海嘉定兵災稅

糧 甲午以地震發銀四萬兩振山西平陽府陝西延

安府諸屬縣並蠲免秋糧 己亥總督南直隸浙閩軍

務楊宜罷宜徵調各兵久無功會上年十二月新場之

敗御史邵惟中劾宜觀望畏怯所督酉陽永保兵再戰

再北請治其罪會趙文華還朝因言寇初起苦無兵今

徵兵四集所苦督撫非人不能調度請罷宜以胡宗憲

代嚴嵩復言之于上上然之乃罷宜宜在事僅踰半歲

以諂事文華故得禍稍輕尋授胡宗憲為兵部侍郎兼

僉都御史總督沿海軍務 戊午罷吏部尙書李默尋

下之獄初趙文華奏請還朝因言餘寇無幾及敗報踵

至上疑之以問嚴嵩嵩力為營解上意終不釋默與嵩

數為異同文華自江南至默尤輕之會楊宜罷嵩文華

請以宗憲代默獨推用兵部侍郎王誥二人者尤甚甚

及是文華謀所以自解者稔上喜告許乃摘默部試選

人策有漢武唐憲宗晚節為任用匪人所敗等語指為

謗訕又言臣前劾張經默以同鄉思報復及臣再論曹

明通鑑卷六十一 七

邦輔則嗾夏忒孫濬媒孽臣及宗憲而黨護邦輔今地

方之事由于督撫非人默乃不用宗憲而推王誥懷私

挾憤豈奉公憂國之大臣所為疏入上大怒下禮部三

法司議不稱旨切責尙書王用賓等皆奪俸而下默鎮

撫司拷訊刑部尙書何鰲遂坐默比子罵父律絞上怒

不已詔加等處斬錮之獄尋復逮邦輔至京師謫戍邊

默竟瘐死獄中 是月以李默罷命大學士李本暫管

部事 三月癸亥大學士李本以管吏部掌考察因言

大臣者小臣之倡大臣不職則小臣靡然從之故去不

肖者必先自大臣始上嘉其忠命分別去留于是考察

尙書侍郎九卿及巡撫都御史等十五人尋考察科道等官三十八人希嚴嵩指也時嚴世蕃貪婪不法政以賄成而趙文華一出江南公私匱竭刑賞倒置皆士論所不容嵩欲誅耨異已以懾眾志乃嗾本爲之而本亦借以行其私雖茸闌不稱職者亦有其人而凡不附嚴氏及文華所不悅者一切屏斥無遺故公論爲之不平云 丁丑賜諸大綬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癸未改工部侍郎吳鵬爲吏部尙書陞工部侍郎趙文華爲本部尙書時鵬改吏部廷推文華代鵬上悅曰文華實誠祭海受命視師宜有以酬之如此推任差爲得人即日

明通鑑卷六十一

夫

仍加太子太保賞訐發功也 是月福建倭流劫古田殺備倭指揮劉玠副千戶王月事聞詔贈恤玠等立祠祀之 陞湖廣按察使張景賢爲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廣西參政阮鶚爲僉都御史巡撫浙江皆兼提督軍務 夏四月丙申振陝西災災重者免夏稅以地震也 己亥倭舟二十餘艘自浙洋登岸攻慈谿陷之殺鄉官副使王鏊知府錢渙等大掠而去軍民死者數百人 甲辰有續至倭寇三千餘人犯鎮江瓜洲儀真等處流劫至圖山大港遂犯無爲州同知齊恩率舟師迎戰敗之斬首百餘級恩長子尙文次子嵩叔仲實弟寶榮姪

慎寅友良大卿孫童俱在行嵩年十八驍勇善射獨前追賊至安港恩率尙文等從之會伏發被圍恩等及其家丁錢鳳等二十一人力戰皆死之惟嵩慎寅三人得脫賊乘勝至金山殺鎮江千戶沈宗玉王世臣于江中百戶戚繼爵戰沒事聞贈恩光祿丞錄一子並厚恤其家建祠祀之餘皆贈卹如例 攷異事見明史忠義傳恩錄並其一家及家丁姓名增入 戰死月日見本紀今據實又戚繼爵戰沒同見請卹奏中 丙午倭復攻慈谿入之倭之犯慈谿也慈谿人杜槐爲省祭官倜儻任俠寇至縣僉其父文明爲部長令團結鄉勇槐傷父老請身任之數敗倭副使劉起安委槐守餘姚慈谿定海遇倭

明通鑑卷六十一

九

于定海之白沙一日戰十三合斬三十餘人賊一首身被數鎗陸馬死文明擊倭于鳴鶴塲斬酋一人倭驚遁稱爲杜將軍無何追至奉化楓樹嶺戰沒事聞詔父子並贈卹建祠祀之 攷異見明史忠義傳其請卹在是年下 十月見實錄今人之倭寇慈谿等縣 辛亥倭寇萬餘趨浙江皂林等處將攻杭州游擊將軍宗禮率兵九百人禦之于崇德三里橋三戰俱捷斬首三百餘級賊首徐海等皆辟易稱爲神兵會橋陷軍潰亂禮與鎮撫侯槐何衡義官霍貫道俱力戰死之賊乘勝攻桐鄉不克是役也禮所部皆死士以寡敵衆時以爲血戰第一功自是海等亦病創奪氣未幾遂就

撫 是月倭寇温州同知黃釗死之釗自去年擊走倭賊知必將復來日夜為備至是果大至釗出城遊擊分軍為三釗將中軍其二軍帥皆執袴子及與倭遇倭遣眾分掩二軍而以銳卒當中軍釗發勁弩巨礮戰良久倭方不支突二軍望敵而潰倭合兵擊釗釗腹背受敵遂被執脅之降不屈責以金贖釗笑且罵曰爾不知黃大夫不愛錢邪賊怒裸而鬻割之于購尸不獲具衣冠葬事聞贈浙江參議有司建祠祀之是時倭犯兩浙官軍死事者有海甯衛指揮徐行健松門衛指揮程祿百戶方存仁經巡按御史趙孔昭彙奏得旨贈卹如例

明通鑑卷六十一

辛

倭寇温州明史本紀不載黃釗死事見忠義傳書云三十四年釗擊走倭知必將復來備之又三年果大至云云放釗之死明書從信錄皆系之三十五年四月而實錄所載趙孔昭請卹卹黃釗等在七月則釗之死在是年之四月為得其實傳中以為又三年者疑年字為月字傳寫致誤也今據明史及從信錄月分初倭屢犯浙東州縣胡宗憲時巡按浙江與趙文華定招撫計乃令客蔣洲陳可願往諭日本國王遇汪直養子激于五島邀使見直直初誘倭入犯倭大獲利各島由此日至既而多殺傷有全島無一歸者死者家怨直直乃與激及葉碧川王清溪謝和等據五島自保島人呼為老船主宗憲與直同鄉里欲招致之時直母妻皆繫金華獄宗憲命釋之資給甚厚洲等諭以宗憲指直心

動又知母妻無恙大喜曰俞大猷絕我歸路故至此若貸罪許市吾亦欲歸耳但日本國王已死各島不相攝須次第諭之惟薩摩大隅二島已先入寇不及止誠許之通貢互市願殺賊自効薩摩大隅者徐海所引以犯皂林慈谿等處者也時方蹂躪浙之東西直乃留洲傳諭國王而遣激等護可願歸至是宗憲以聞兵部言直等本編民既稱効順即當釋兵乃絕不言及第求開市通貢隱若屬國臣測未可逾許宜令督臣振揚國威嚴加防禦移檄直等俾勦除舟山諸賊巢以自明果海重廓清自有恩賚從之時兩浙皆被倭而慈谿焚殺獨慘

明通鑑卷六十一

壬

餘姚次之浙西柘林乍浦烏鎮皂林間皆為賊巢前後至者二萬餘人上命宗憲亟圖方略或勦或撫便宜行之 改禮部尚書王用賓為南京吏部尚書以禮部侍郎吳山陞代改南京吏部尚書鄭曉為右都御史協理京營戎政 五月乙丑復遣工部尚書趙文華提督浙直軍務先是倭警選至部議再遣大臣督師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才良才陛辭陳便宜三事悉從之會上諭輔臣嚴嵩以東南事詢之文華嵩乃乘間言文華自請行且言江南人矯首望文華上信之乃止良才而改命文華立賜敕遣之 丙寅免山西去年秋糧以地震也

戊辰以江南北被倭患令各督撫官發銀糴米仍縣示勸借賞格軍民輸銀百兩或米百石以上者敕旌其門以下者令有司量加獎諭以充軍餉從戶部請也 丁丑倭解桐鄉圍以徐海之聽撫也先是海及陳東麻葉等連兵攻桐鄉急巡撫阮鶚在圍城中宗憲謀赴援既自計曰與鶚俱陷無益也遂還杭州遣指揮夏正等持汪激書要海降海驚曰老船主亦降乎謂直也然海時方受劄于崇德意頗動因曰兵三路進不由我一人正曰陳東已他有約所慮獨公耳海遂疑東而東偵知海營有宗憲使者大驚由是有隙正乘間說海降海遣使

明通鑑卷六十一

三

來謝索財物宗憲如其請予之于是海歸我俘二百人解桐鄉圍東留攻一日亦去復屯乍浦 壬午太白晝見 丁亥遣左通政王槐採礦銀于玉旺峪先是有詔採礦砂金會蘄州玉旺峪進紫礦砂一百五十斤尋下開採之令禮部議遣司官一員往既行上念天地之寶不可不重乃命追還原遣官而以槐同錦衣衛官及內使二人行 是月冀州高邑新河柏鄉隆平廣平等處一日三震聲如雷 六月己丑戶部主事張芹進山東寶山諸礦金二百七兩礦銀二百兩有奇上以為少命從實開取嚴禁官民隱匿侵盜者其未取之所仍令

奏聞尋又遣主事沈應乾赴河南自是礦使四出為民患 丙申總兵俞大猷敗倭于黃浦時蘇松之倭謀自黃浦出海大猷督水兵追之斬首三百餘級 丁酉浙江倭寇仙居縣陷之乘勝趨台州副總兵盧鏗邀擊于彭溪鎮斬首二百餘級 辛丑諸達犯宣府以三萬騎至游擊張紘率軍千餘迎戰一軍盡沒脫歸者僅十六人紘及中軍官陳徭千把總繆策陳鎮張瑞等俱沒于陣及戰張紘死見明史本紀 是月倭犯丹陽呂城守備王介擊却之 秋七月戊午總督浙直胡宗憲奏賊首毛海峯自陳可願歸後嘗一敗倭寇于舟山再敗之

明通鑑卷六十一

三

于瀝表又遣其黨說諭各島相率効順乞加重賞毛海峯即汪激也部議謂兵法用間用餌或招或撫要在隨宜濟變不從中制乃如宗憲請賜海峯等銀幣有差揭明史胡宗憲傳言蔣洲等奉使諭日本國王遇汪直義子激于五島其後遣激送可願還宗憲厚遇激令立功激遂破倭于舟山再破之瀝表與日本傳所載大畧相同惟日本傳則言汪直遣王激入見宗憲下書云激即激故日本傳後書汪直遣王激入見宗憲下書云激即王激共為一人明矣汪激諸書俱作王 辛巳官軍破倭于乍浦先是徐海許降宗憲復使人語海曰若已內附而吳淞江方有賊何不擊之以立功且掠其舸為緩急計海以為然逆擊之朱涇斬三十餘級宗憲令俞大

猷潛焚海舟心怖以其弟洪來質猷所戴飛魚冠堅  
甲名劍及它玩好宗憲因厚遇洪諭海縛陳東麻葉許  
以世爵海果縛葉以獻宗憲解其縛令以書致東圖海  
而陰泄其書于海海怒海妾受宗憲賂亦說海于是海  
復以計縛東來獻帥其眾五百人去乍浦別營梁莊官  
軍遂焚乍浦巢斬首三百餘級焚溺死者稱是餘賊遁  
入海指揮鄧城追及之沈其舟殲焉 八月壬寅上以  
古用芝草入藥詢之尚書吳山等皆云久食輕身而服  
食之法未有傳者乃詔有司採于元岳龍虎三茅齊雲  
及五岳仍訪之民間會宛平縣民張巨佑得芝五本獻

明通鑑卷六十一

酉

之上悅資以銀幣自是臣民獻芝者踵至 辛亥胡宗  
憲破海賊徐海等于梁莊初海既縛陳東等退屯梁莊  
聽撫宗憲與之約海先期猝至留甲士平湖城外率首  
長百餘胄而入趙文華懼欲勿許宗憲強許之海自擇  
沈莊屯其眾沈莊者東西各一以河為壑宗憲居海東  
庄而以西庄處陳東黨令東致書其黨曰督撫檄海父  
禽苦屬矣東黨懼乘夜攻海海挾兩妾走間道中稍明  
日官軍聞之急海投水死會盧鏜亦破大隅島賊禽其  
島主辛五郎至遂俘海弟洪及陳東麻葉五郎並海首  
獻京師海餘黨奔舟山宗憲遣俞大猷以冬月雪夜焚

其柵殲焉兩浙倭漸平按與據實錄所記梁莊之役言  
其部眾被圍急時出虜掠官兵四面俱集文華欲乘勢  
勦之執海泉虜掠為詞以責海海知有變乃阻深塹自  
守為迎戰備信好既絕我師遂薄賊營會大風縱火諸  
軍鼓譟從之海等窮迫闔戶投火中死云云按此據文  
華報捷之奏而海之授首乃胡宗憲設計誘其黨始令  
徐海執陳東等以獻至是復令東黨攻海皆聞也明史  
宗憲傳所記為 九月戊午免山東旱災逋賦又免南  
直隸江北諸州縣被寇者稅糧已未免湖廣被災秋糧

明通鑑卷六十一

壬

壬戌諸達犯遼東平川錦川等堡參將羅九臯敗績  
屯堡軍民數百人指揮劉洪臣千戶黃相李承宗百  
戶管振等死之 乙丑徽王載瑜有罪廢為庶人初載  
瑜父厚燭善方士陶仲文仲文奏其忠敬奉道上喜封  
為真人予金印及載瑜嗣益以奉道取媚命縉其父真  
人印南陽人梁高輔者自言能導引服食載瑜用其  
術和藥使高輔因仲文以進高輔被上寵不復親載瑜  
載瑜銜之已而高輔為上取藥求載瑜舊所蓄者載瑜  
不予而予仲文高輔大恨乘間言載瑜過失上疑之奪  
真人印仲文知繫已成不敢言會有民耿安告載瑜奪  
其女下有司按治因發其諸不法事乃廢之錮之高墻  
載瑜自縊死妻妾皆從之 免南畿應天池州等府被  
災及蘇松常鎮四府被寇秋糧 辛未免順天府被災  
州縣秋糧 壬午以倭寇平祭告郊廟社稷 是月免

江西被災稅糧 冬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丁亥諸  
 達犯大同紅門堡總兵孫朝等擊却之尋犯城子村參  
 將張桓死之 癸卯太白晝見凡四日 是月免浙江  
 被災福建被災稅糧 倭由温州海洋犯福甯州百戶  
 黃宏生員陳坡死之 十一月丁巳陝西山丹衛地一  
 日三震聲如雷關城多壞 戊午北寇率眾十餘萬騎  
 深入遼東廣甯等處總兵官殷尙質率游擊閻懋官等  
 禦之眾寡不敵尙質懋官俱力戰死詔贈尙質少保賜  
 謚懋贈都督同知竝立祠祀之 攷明史本紀書打來  
 即土蕃也三編譯改土默特質實云小王子之後嘉  
 靖初從慕東方惟打來孫無譯今似以北寇書之

明通鑑卷六十一

乙丑冬至祀天子園丘朱希忠攝行 庚午以倭寇平  
 諭功進趙文華少保胡宗憲右都御史餘皆陞賞有差  
 召文華還 丁丑巡撫廣東談愷等討廣東峒賊平之  
 初廣東新甯新興恩平之間多高山叢菁一時凶  
 命者竄入諸嶺中久之眾至萬餘人推陳以明為主號  
 承天霸王流劫至高要陽江等處官兵討之數敗是春  
 愷等徵諸路土兵進勦斬其驍將偽將軍伍廷章等乘  
 勝入賊巢禽斬以明及偽指揮白德元等官軍分道攻  
 各峒寨悉平之前後禽斬五百五十人餘脅從聽撫者  
 二千五百餘人 辛巳北寇復分犯一片石三道關等

處總兵歐陽安擊却之 十二月乙未趙文華以海寇  
 平上疏歸功輔臣辭免陞蔭優詔荅之不允 丁未海  
 賊陳東等伏誅告于太廟 北寇復犯陝西環慶等處  
 都督僉事袁正等擊却之 攷異據明史魏繼傳似卽十  
 連上文寇廣甯之打來孫書之實 是月刑部尙書何  
 鏊致仕起前服閩尙書歐陽必進代之

三十六年春正月乙卯朔不御殿 丁卯改巡撫浙江  
 阮鶚于福建其浙江巡撫命總督胡宗憲兼理從趙文  
 華之請也鶚自桐鄉解圍遂東渡錢唐禦他賊亦以附  
 文華故得不劾福建沿海之地向歸浙江巡撫兼轄至

明通鑑卷六十一

是文華請特設之遂以命鶚 攷異據明史職官志福建  
 泉漳沿海之地向歸浙江巡撫兼轄志以爲嘉靖二十  
 六年卽朱秩任是職也三十五年以閩浙道遠設提督  
 軍務兼巡撫與漳泉福甯海道都御史明 二月諸達  
 犯大同邊殺守備唐天祿把總汪淵旋南犯威遠復分  
 掠天城攻毀沙溝等村堡三十二所 攷異明史本紀系  
 唐天祿汪淵之死 三月有諸達別部斐巴圖爾 舊作  
 別撫魏祖傳書之 都撥眾數萬入犯永平遷安等處副總兵蔣承勳力戰  
 死之越二日引去詔切責王忬降右侍郎贈承勳都督  
 同知立祠祀之 攷異明史本紀系之三月癸丑按癸丑  
 癸未無癸丑也又證之實錄四月奏報中稱寇以三月  
 二十九日入境疑原奏三字係二字之誤而史又誤以



二月二十九日之癸丑岐入 濟農復分犯大同中西

二路指揮楊汲百戶李朝等死之寇復分犯延綏榆林

副總兵陳鳳率次子守義迎擊不克鳳死守義被創事

聞贈鳳都督立祠榆林祀之並陞守義為都指揮僉事

致墨以上皆三月入犯事實錄于四月奏報中書之惟

楊汲等之死本紀不載今據實錄增入○三編實錄云

濟農舊作吉能即前濟農子蓋濟農係蒙古王號故

父子並襲其稱舊分作吉能吉囊音譯歧誤今改正

山東沂州雨雹大者如孟小者如雞卵平地厚尺許徑

八十里傷人畜無算 夏四月甲午倭犯如臯登岸焚

劫官兵追擊敗之于白滿鎮滿一作蒲是時浙江自徐海陳

東等投首後諸寇畧平而倭之在江北者犯常鎮燒漕

艘官吏不能禦至是勢復熾 丙申奉天華蓋謹身三

殿災是日申刻雷雨大作戌刻火光驟起初由奉天殿

延燒至華蓋謹身二殿及文武二樓奉天左順右順並

午門午門左右廊盡燬越日乃熄 庚子倭流劫海門

縣凡二千餘人登岸肆掠 壬寅以殿災詔告天下引

咎罪已並敕羣臣修省齋五日止諸司封事停刑 倭

攻通州不克遂分二路西行復犯如臯及泰興是日復

有倭舟七自金沙登岸 五月癸丑倭轉掠揚徐二州

遂入山東界官兵禦之多敗百戶劉魁許勇邵宗智王

介等死之 癸亥遣工部侍郎劉伯躍兼僉都御史採

明通鑑卷六十一 天

木于四川湖廣舊制川湖采木各遣一員至是嚴嵩議

遣大臣一人專駐荊州適中之地以時巡歷並貴州三

省會同撫按官采辦從之 己巳揚州倭犯天長縣都

司沃田把總上君寵禦之不克皆死焉亡卒一百七十

餘人賊遂掠盱眙攻泗州不克遂入高郵寶應丙子犯

淮安 六月壬午諸達犯宣府馬尾梁參將郝勉率二

百人禦之寇敗追至李家梁中伏與坐營官姚登崇守

備戴昇皆力戰死亡其卒過半御史路楷以聞詔奪總

兵李賢等俸 乙酉淮揚兵備副使于德昌督水陸兵

擊倭于安東縣參將劉顯直前衝賊斬其渠諸軍鼓譟

競進水陸夾擊斬首百餘級賊多焚溺死者餘眾乃駕

舟遜入海泊于窟灣 甲午罷陝西礦 秋七月庚午

詔順天府採辦珍珠四十萬顆有奇廣東九十萬顆有

奇致異明史本紀系採珠廣東于是月庚午明史稿言

順天廣東採辦珍珠一百三十萬顆證之實錄是也

今摺 丙子福建撫臣進龍涎香十六兩廣東撫臣進

十九兩有奇 八月辛丑趙文華罷初文華掌工部時

上于西苑造新閣久不成一日登高見西長安街有高

慶問誰宅左右以文華新宅對又一人言工部大木半

為文華作宅何暇營新閣上益愠會三殿災上權視事

于端門亟欲建正朝門樓文華猝不能辨上不懌且聞

明通鑑卷六十一 天

文華視師江浙贖貨要功狀思逐之重違嚴嵩意以問  
嵩嵩乃言文華觸暑南征疾尚未愈請添註侍郎一員  
協理上以大工方興不宜稱疾自便嵩尋令文華上章  
引疾上手批令回籍休養制下舉朝稱賀嵩獨不怡者  
累日 甲辰浙直總督胡宗憲奏稱前遣諭日本之生  
員蔣洲還初汪直送陳可願還留洲徧諭各島洲至豐  
後被留令僧人往山口等島傳諭禁戢于是山口都督  
源義長具咨送還被掠人口而咨乃用國王印豐後太  
守源義鎮遣僧德陽等具方物奉表謝罪請頒勘合修  
貢送洲還前楊宜所遣鄭舜功出海哨探者行至豐後

明通鑑卷六十一

三

島島主亦遣僧清授附舟來謝罪言前後侵犯皆中國  
奸商潛引諸島夷眾義鎮等實不知於是宗憲疏陳其  
事言洲奉使二年止歷豐後山口二島或有貢物而無  
印信勘合或有印信而無國王名稱皆違朝典然彼既  
以貢來又送還被掠人口實有畏罪乞恩意宜禮遣其  
使令傳諭義鎮義長轉諭日本王禽獻倡亂諸渠及中  
國奸宄方許通貢詔可 是月寇犯義州太平等堡千  
戶鄭堂百戶崔孝忠原任指揮姚良任等俱力戰死之  
攷異明史本紀不具史稱系之是月 改歐陽必進工  
盜之實錄原奏稱八月無日今從之 部尙書代趙文華也踰月以侍郎賈應春陞任刑部尙

書 九月辛亥革趙文華職為民文華既罷上意猶未  
平而言官皆懼嚴嵩無敢攻發之者上怒無所洩會文  
華子錦衣千戶懌思以齋祀停封章日上疏請假送父  
回籍上大怒曰文華以吉修限內引疾欺襲已甚而其  
子又復疏擾不敬莫大焉因並發文華視師贖貨殺無  
辜狀熟為民懌思發邊衛充軍又以禮科失糾令對狀  
乃杖給事中謝江等于端門外俱斥為民初文華未第  
時在國學嚴嵩為祭酒才之後仕于朝而嵩日貴幸遂  
相與結為父子嵩念已過惡多得私人在通政劾疏至  
可預為計故以文華任之文華欲自結於上進百花仙

明通鑑卷六十一

三

酒詭曰臣師嵩服之而壽上飲甘之手救問嵩嵩驚曰  
文華安得為此乃宛轉奏曰臣生平不近藥餌犬馬之  
壽誠不知何以然嵩恨文華不先白己召至直所詈責  
之文華跪泣久不敢起徐階李本見之為解乃令去嵩  
休沐歸九卿進謁嵩猶怒文華令從吏扶出之文華大  
窘厚賂嵩妻嵩妻教文華伺嵩歸匿于別室酒酣嵩妻  
為之解文華即出拜嵩乃待之如初既以倭患上書嵩  
復薦之視師浙直復以總督江浙軍務獲徐海俘陳東  
日益寵貴志日驕事中貴及世蕃漸不如初諸人憾之  
至是被譴卧舟中故病盡一夕手捫其腹腹裂臟腑出

遂死 癸丑禮部彙進瑞芝凡千本有奇 癸亥殺前  
錦衣衛經歷沈鍊宣大總督楊順巡按路楷等承嚴嵩  
指搆之也初鍊請保安未有館舍賈人某詢知其得罪  
故空家舍授之里長老亦日致薪米遣子弟就學鍊語  
以忠義大節皆大喜塞外人素惡直又稔知嚴嵩惡爭  
晉嵩以快鍊且縛草爲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  
子弟攢射之或踣騎居庸關口南向戟手晉嵩慟哭而  
歸語稍稍聞京師嵩大恨順楷皆黨嵩受嵩子世蕃屬  
且許以厚報于是相與日夜謀中鍊會蔚州獲妖人閻  
浩詞所連甚衆順喜謂楷日是足以報嚴公子矣竄鍊

明通鑑卷六十一

三

名其中誣浩等師事鍊聽其指揮具獄上嵩父子大喜  
下兵部擬罪尙書許論前總督宣大常殺良民冒功鍊  
貽書譙讓論銜之至是覆如順等奏詔斬之宣府市成  
子襄極邊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待銓五品卿寺順訝  
其賞薄日嚴公意豈未愜乎復取鍊子袞袞杖殺之更  
移檄逮襄襄至掠訊方急會順楷以邊事逮乃免後嵩  
敗世蕃坐誅臨刑時鍊所教保安子弟在太學者以一  
帛署鍊姓名官爵于其上持入市觀世蕃斷首訖大呼  
日沈公可瞑目矣因慟哭而去隆慶初詔褒言事者贈  
鍊光祿少卿任一子襄乃上書言順楷殺人媚奸狀給

事中魏時亮陳縉亦相繼論之始下順楷吏論死天啟  
初追謚忠愍 甲子免山西被災稅糧 戊辰有彗星  
見于天市垣列肆星旁東北指至十月二十日始滅  
是月諳達子錫林阿舊作阿擁數萬騎犯大同右衛及應  
朔二州攻毀七十餘堡先是錫林阿有妾日托斯齊舊  
桃松 通于部目懼罪叩大同塞求降守者納之總督楊  
順以爲奇功致之京師錫林阿恥失其妾索之急遂入  
寇致異托斯齊之降實錄系之十一月而明史本紀是  
月入寇者即錫林阿蓋是時錫林阿寇大同左右衛  
凡三月實錄一掃奏報一牽連入寇本末並書之其實  
托斯齊之請降又當在夏秋間也惟實錄于九月奏報  
中但書虜不書錫林阿今據明史及三編以倭寇免南直隸寶應清河天

明通鑑卷六十一

三

長盱眙安東五縣稅糧並令傷重者振恤之 冬十月  
丁酉免畿內被災秋糧 十一月庚戌免山東被災稅  
糧並振之 乙卯總督浙直胡宗憲以計誘海賊汪直  
誅之初蔣洲等既還直乃集山口豐後二島主源義長  
源義鎮等備方物入貢遂遣夷目善妙等四十餘人隨  
直來于十月泊舟山之岑港浙人聞直以倭舟至大驚  
巡按御史王本固亦言不便聞于朝朝臣謂宗憲且釀  
東南禍令陳兵嚴備之直乃遣汪澈即毛海峯詣宗憲  
日我等奉詔來將息兵安境宜遣使者遠迎宴犒交至  
今盛陳軍容禁舟楫往來公得毋給我耶宗憲解諭至

再直不信復令激以書招之直因要一貴官為質宗憲  
立遣指揮夏正借激往宗憲嘗預為赦直疏引激入卧  
內陰窺之激還以語直直疑稍解乃偕其黨葉宗滿王  
清溪等入謁宗憲慰藉之甚至令至杭見本固本固遂  
下直等獄宗憲疏請曲貸直死俾戍海上繫番夷心本  
固爭之彊而外議且疑宗憲納賊賂宗憲懼易詞以問  
直論死宗滿等戍邊激等聞大恨遂支解夏正柵舟山  
阻岑港而守于是賊復流入閩廣界攷異事見明史胡宗憲及日本傳實錄所載互有詳畧惟王激即毛海峯實錄不著倭變紀畧又以為汪直養子毛烈疑毛烈即海峯亦即王激也至汪直就禽據紀畧載胡宗憲原奏稱王直即汪五峯直隸徽州府歙縣民氏是直一人汪王稱稱故其養子

明通鑑卷六十一

語

亦然而實錄又有毛激之稱其與毛海峯為一人明甚  
諸書皆不見惟明史兩書之並著之日本傳中今從之  
辛未冬至祀天子園丘朱希忠攝行 丁丑錫林阿  
縱掠大同圍右衛數匝楊順懼乃詭言敵欲以叛人趙  
全邱富等來易其妾托斯齊兵部許論以為便順乃遣  
托斯齊夜逸出塞給之西走陰告錫林阿錫林阿執而  
僇之于是敵狎知順無能圍右衛益急 十二月庚辰  
朔太白晝見 癸未免浙江被災稅糧 戊戌以冬寒  
暫停保定及山東山西採礦召主事張芹等還時一歲  
先後所入各礦金銀不過數萬兩而礦使之為民患者  
日甚久之盜且起 是月胡宗憲奏平嘉湖賊先是有

妖人馬祖師者流寓湖州之烏鎮以幻術惑眾其黨毛  
岑計中江升高仙許達等更相煽誘愚民脅從者眾約  
以九月起兵攻嘉興會有泄其謀者官司掩捕禽岑中  
等數人馬乃樹青白幟縱掠民間參政劉燾督兵擊之  
賊潰走南潯官兵追擊之于松林殲之而馬祖師者卒  
逸去 初遣主事王健等採取龍涎香于閩廣久之無  
所得至是健言宜于海舶入灣之時酌定抽分事宜凡  
有龍涎披進者方許交商貨買則價不費而香易獲不  
必專官守取部議以為便請取回奉差各官責廣東撫  
按官設法收取並酌定海舶抽分事宜從之自是分道

明通鑑卷六十一

語

購龍涎者前後凡十餘年久乃稍稍得之  
三十七年春正月庚戌朔不御殿 癸亥罷河南採礦  
召主事沈應乾等還 是月錫林阿圍大同並分兵犯  
宣葡西鄙震動總督楊順告急言自去冬以來城門晝  
閉樵汲不通危在旦夕上聞之大駭命郎中謝毅巡視  
並發太倉銀十萬兩振之 是月倭犯潮州千戶魏岳  
等死之原奏增入蓋是年正月事 二月丙申錦衣  
衛匠餘陳岳援大工開納事例輸銀二千三百兩乞陞  
兵部議授署都指揮僉事月支俸一石子孫承襲一代  
都給事中湯日新等言錦衣古虎賁金吾之職也入司

扈衛出掌緝捕國家非特恩不授非異功不龔而以一匠餘絲粟之貲得之且支俸承襲母乃已濫乎夫朝廷雖急財而名器則不可不重若侍門一開胥徒市儈爭相慕效求拾級而升則禁衛幾為龍斷之場豪傑妨其進取之路以此權錐刀得失果孰輕而孰重也上是其言詔停俸襲而奪兵部司官俸三月 是月大同右衛告警賦入太倉者僅七萬帑儲大較不及十萬戶部尙書方鈍等憂懼不知所出乃乘間具陳帑藏空虛狀況因條上便宜七事上復命廷臣各條理財之策以聞 三月丙辰刑科給事中吳時來言近者大同右衛之急帑

明通鑑卷六十一

美

藏空虛至厯聖懷捐工資銀兩以濟然眉而總督宣大侍郎楊順自蒞鎮以來所請帑銀無慮三十餘萬乃該鎮兵食日見空虛寇勢披猖城堡盡破順未能出一奇發一矢以効尺寸托斯齊即桃松寨虜中一遁逃淫婦耳順既失策納之自誇威德矜示朝廷比黠酋喝脅來索不能拒絕而罵言易我奴叛取而予之失體損威甘受敵侮凡在臣民無不搥腕嘆憤而巡按御史路楷受其賂金七千秘不以聞安在其為朝廷耳目臣也去冬寇入應州屠堡七十男婦死者以三千計楷之疏報具在及奉旨勘覆則為之諉其責于鎮巡府道州縣而以其所

殺邊民侈為順功于是諸臣被劾而順反叨世蔭兵部尙書許論雷同附和漫無主持此三臣者一受捍禦之任一司糾詰之責一綜帷幄之籌而黨庇一轍何以紆陛下宵旰之憂乞亟黜此三人別選忠誠有為者代之庶幾邊患有瘳耳疏入上以問嚴嵩嵩不能救乃遣錦衣官校逮繫順楷至京師其宣大總督令兵部侍郎江東暫理于是斥論為民又改戶部尙書方鈍于南京尋起楊博為兵部尙書改刑部尙書賈應春于戶部以右都御史鄭曉代之兼署兵部事 戊午振遼東饑 甲子逮福建巡撫阮鶚初鶚提學浙江會倭薄杭州鄉民

明通鑑卷六十一

美

避難入城者有司拒不許鶚手劍開門納之全活甚眾後以附趙文華胡宗憲得超擢右僉都御史初巡撫浙江不主撫自桐鄉被圍懼甚洎改福建倭犯福州賂以羅綺金花及庫銀數萬又遣巨艦六艘俾載以走不能措一籌而欲括民財動千萬計帷帟盤盂率以錦綺金銀為之于是御史宋儀望等交章論劾及逮至京仍以賂嚴嵩得薄其罪黜為民 辛未錫林阿由滴水崖南犯永甯川宣薊告急兼管兵部尙書鄭曉請以三大營聽征官軍營造工役者悉令回營操練以備戰守從之是月命兵部尙書楊博視師宣大 逮兵部侍郎吳

嘉會下獄嘉會詔事嚴嵩三遷巡撫荊州所築邊  
牆侵冒官帑旋築旋圯致寇乘之而入至是御史萬民  
英巡視薊鎮還劾之遂就逮尋黜爲民 初上以邊報  
告急財用缺之爲憂以問嚴嵩言今帑藏雖虛然天  
下之財有可變通足國者若革裁冗費追逋折解咄咄  
間即可得數百萬顧司計之臣束手無策不能措畫耳  
請下令廷臣有可以生財者條議以聞于是吏部尙書  
吳鵬等給事中趙鐸等御史李承平等各應詔陳理財  
事宜戶部覆行者二十九事率瑣屑非國體而請追宿  
逋增賦額遂大爲民困惟兵科給事中劉體乾上疏略

明通鑑卷六十一

美

曰蘇軾有言豐財之道惟在去其害財者今之害最大  
者有二冗吏冗費是也歷代官制漢七千五百員唐萬  
八千員宋極冗至三萬四千員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職  
已逾八萬令文職蓋十萬餘今邊功陞授勳貴傳請曹  
局添設大臣恩蔭加以厥衛監局勇士匠人之屬歲增  
月益不可悉舉多一官則多一官之費請嚴敕諸曹清  
革冗濫減俸將不貲又聞光祿庫金自嘉靖改元至十  
五年積至八十萬自二十一年以後供億日增餘藏頓  
盡進御果蔬初無定額止際內監片紙如數供御乾沒  
狼籍輒轉鬻市人其他諸曹侵盜尤多宜著爲令典歲

終使科道臣會計之以清冗費二冗既革國計自裕舍  
是而督逋增賦是揚湯止沸也于是部議請汰各監局  
人匠從之 給事中吳時來復上疏劾嚴嵩曰頃陛下  
震怒逮治債事邊臣人心莫不稱快臣謂邊臣廢軍實  
餽執政罪也執政受其餽朋奸罔上獨得無罪哉嵩輔  
政二十年文武遷除悉出其手潛令子世蕃出入禁所  
批荅章奏世蕃因招權示威頤指公卿奴視將帥筐篚  
苞苴輻輳山積猶無廢足用所親萬家爲文選郎方祥  
爲職方郎每行一事推一官必先稟命世蕃而後奏請  
陛下但知議出部臣豈知皆嵩父子私意也如趙文華

明通鑑卷六十一

美

王汝孝張經蔡克廉以及楊順吳嘉會輩或祈免死或  
祈遷官皆剝民膏以營私利侵官帑以實權門陛下已  
洞見其一二言官袁洪萬民英之等亦嘗屢及之顧多  
旁指微諷無直攻嵩父子者臣竊謂除惡務本今邊事  
不振由于軍困軍困由官邪官邪由執政之好貨若不  
亟去嵩父子陛下雖宵旰憂勞邊事終不可爲也同日  
刑部主事張紳董傳策亦交章劾嵩紳疏曰自嵩輔政  
文武將吏率由賄進邊臣不論功次但金多而賂厚者  
卽被超遷修邊築堡不覈其實甚至覆軍者得蔭子濫  
殺者得轉官公肆詆欺交相販鬻遂使祖宗二百年防

邊之計爲之盡壞戶部歲發邊餉本以贍軍自高輔政朝出度支之門暮入人臣之府輸送者四餽高者六臣每過長安街見嵩門下無非邊鎮使人未見其父先饋其子未見其子先饋家人嚴年之富已踰數十萬嵩家可知私藏充溢半屬軍儲邊卒凍餒不保朝夕遂使祖宗二百年參養之軍爲之耗弱邊防既隳邊儲既虛使人才足供陛下用猶不足憂也自嵩輔政藐蔑名器私營囊橐世蕃以狙猶資倚父虎狼之勢招權罔利以名器爲騙局致一時無恥之徒絡繹奔走靡然從風有如病狂于是祖宗二百年培養之人才爲之頽靡矣嵩父

明通鑑卷六十一

卑

子以傾危箝天下之口使不敢言而其惡日以恣陛下誠賜斥譴以快衆憤則緣邊將士不戰而氣自信百司庶府不令而政自新矣傳策疏曰嵩稔惡誤國陛下豈不洞燭其奸特以輔政故優容之而嵩恬不知戒居位一日天下受一日之害臣竊痛之因歷數其壞邊防變官爵蠹國用黨罪人騷騷傳壞人才六大罪言臣待罪刑曹宜詰奸慝陛下誠不惜嚴氏以謝天下則臣亦何惜一死以謝權奸疏上時大學士徐階雅與嵩異而狎及時來皆階門生傳策則階邑子時來先又官松江于是嵩疑階主使密奏三人同日構陷必有人主之且時

來方奉使琉球憚涉海濤藉端自脫上入其言立下時來等三人詔獄嚴鞠主謀者三人瀕死不承第言此高廣神靈教臣等爲此言耳鎮撫司乃以三人相爲主使具獄詔俱發烟瘴衛所遠戍嵩尋上疏乞罷上雖慰留之然自是亦稍厭嵩矣張經行五千金及聖斷不貸而詭爲賄卹王汝孝以二千而岸得遺成蔡克廉以三千而卹轉寺卿據此則所謂或祈免死者指張經王汝孝也所謂詭稱賄卹者謂經死後還其賄也按經非行賄之人其五千者或求免死或其家人代爲營救故時來奏中分別言之非斥經爲嵩黨也今是春新倭大至犯浙江台溫等府台州之太平縣數被攻圍百戶陳椿太平典史葉宗皆死之張經太平死事之百戶夏四

明通鑑卷六十一

空

月辛巳有新倭自浙江台溫等府入福建之福州興化泉州皆登岸焚掠而去致異此皆據奏報月日而阮鶚州之語蓋倭之犯浙自浙至閩皆在是年之春史彙書之至汪直餘黨據明史日本傳由岑港移之柯梅造新舟出海是年十一月始犯福建故突未復振遼東饑四月之寇資錄以新倭書之是也先是復以邊警再增一萬尋又以巡按御史周斯盛之奏復發二萬兩命御史吉澄督振事致異明史本紀四月癸未振遼東饑證後發太倉銀八萬兩今分書之丙戌兵部尙書楊博塗中奉詔卽趨大同上喜賜之銀幣令亟解大同右衛之圍丁亥總督浙直胡宗憲得白鹿于舟山獻之是年之春新倭大

至致異此據明史胡宗憲傳之既鴛之被嚴旨責宗

憲宗憲懼得罪上疏陳戰功謂賊可指日滅所司論其

欺誕上怒盡奪諸將命大猷等職責宗憲令尅期平賊

而趙文華已死宗憲失內援見寇患未已思自媚于上

遂有是獻上果大悅行告庶禮厚賚宗憲銀幣 壬辰

寇解大同右衛圍去寇圍大同凡六閱月守將王德戰

沒致異明史本紀不見此據楊博傳補又攷明史右衛

城中烽火斷絕輔臣嚴嵩與尙書許論議欲棄右衛不

許詔諸臣發兵措餉而以侍郎江東代楊順會參將尙

表以餽餉入圍城悉力捍禦粟盡食牛馬徹屋爲薪士

卒始無變志表時出兵突賊獲諳達孫及塔與其部將

各一人于是東及巡撫楊選總兵張承勳等各嚴兵先

後進寇偵知城中守益堅乃引去是役也前後動發太

倉銀以數十萬計皆爲守者侵尅饋遺當路至于勢不

可支則請弃地以資敵若非亟速楊順路楷易以江東

楊博之等則右衛岌岌矣 丙申倭攻福清縣破之執

知縣葉宗文劫庫獄殺擄男婦千餘焚官民廨舍時舉

人陳見率家僮禦賊不克與訓導鄔中涵被執同屬賊

而死 丁酉兵部尙書楊博以右衛解圍聞賜江東及

總兵張承勳陞任副總兵尙表等銀幣召東還又以御

明通鑑卷六十一 聖

史樂尙約之奏復發太倉銀二萬兩屯糧銀二萬兩分

振被寇者博復上善後便宜十事以飭秋防其一修築

邊牆謂大同邊牆傾圯城堡破壞雖有士馬不能遏南

犯之路今宜以此爲第一要務次則塞銀釵驛馬等嶺

以絕寇窺紫荆倒馬之路備居庸南山一道以絕寇窺

陵寢畿甸之路修陽方神池諸牆塹以絕寇入山西之

路一申明職守言邇者御史樂尙約之奏謂戶部之餉

已發而軍無見食則罪巡撫兵部之符已遣而兵無成

效則罪總兵持日太久畧無寸功則罪總督此至論也

臣謂諸邊獲功不惟巡按御史毋得預雖本兵亦何預

焉蓋御史勘功罪本兵擬賞罰若使預有其功則必有

張大掩飾之者矣故叙功宜專以臨戰者爲主督撫止

于賞資本兵巡按無所預上是其言報可 五月甲寅

倭攻惠安知縣林咸率兵乘城禦之五日不克引去咸

乘勝追賊于縣境之鴨山中伏死之事聞贈泉州同知

賜建祠祀並贈卹同時死事之巡檢汪詔等致異據實

同時請卹其陣錄詔與咸甲戌福建倭結艘自海口出港參將

尹鳳督武舉楊承業等引舟師擊之衝沈賊舟七斬首

六十八級生禽七人餘舟敗遁鳳等追至東洋斬首百

餘級而還 六月丁丑侍郎江東至京師上欲召尙書

明通鑑卷六十一 聖



楊博以問嚴嵩言博修築墩堡宜令按日歲工博才足有爲且以本兵臨之則令行而事易集茲且令江東署部事俟秋防既畢徐議其宜上以爲然乃不召博

癸未免大同被寇稅糧 初江西一省派行淮鹽三十萬引後南安贛州吉安三府改行廣鹽惟南昌等府仍行淮鹽二十七萬引既而私販盛行袁州臨江瑞州三府私食廣鹽撫州建昌廣信三府私食閩鹽于是淮鹽僅行十六萬引國計大絀巡撫馬森疏陳其弊請于

明通鑑卷六十一

蜀

國報可 丙戌浙西倭分犯樂清永嘉等縣指揮劉茂朱廷鑰千百戶周賓季爵劉源秦杭等禦之于白塘港敗績皆死之永嘉致仕僉事王德偕族父沛督義兵擊倭倭宵遁俄一舟突來犯沛及族弟崇堯崇修殲焉亡何復至大掠德憤怒勒所部追襲至龍灣軍敗手射殺數人罵賊死然倭自是不敢越德鄉侵郡城矣事聞賜贈蔭立祠日愍忠沛等皆耐祀或異實錄有王崇大者或別一人或大字誤也今據明史忠義傳書之 辛卯盜殺安慶守備黃佐于江中巡按御史董鯤以聞且言江防汗漫守臣相率推諉請以池州及安慶守備並聽九江兵備道節制從之 丙申倭

分犯福建興漳泉諸府攻福清南安二縣陷之 是月鄭曉解署兵部事還刑部 秋七月癸丑兵部尙書楊博請救薊鎮入衛兵聽宣大調遣時王忬總督薊遼言古北諸口無險可守獨恃入衛卒護陵京奈何聽調發初上用嚴嵩議令忬選補額兵操練戰守不得專恃他鎮援兵至是以忬不聽調發怒曰曩令薊鎮練兵今一卒不練遇防秋輒調他鎮兵下兵部詳議部臣言薊鎮額兵多缺宜察補乃遣兵部郎中唐順之往薊鎮覈實以聞 初上以南北軍事棘從給事中徐浦議令九卿科道及在外督撫各舉將材于是原任侍郎郭宗臯都

明通鑑卷六十一

蜀

御史曹邦輔以及祭酒鄒守益修撰羅洪先之等皆在舉中御史羅廷唯謂中有清修苦節之士非可廁之縱橫戎馬之場蓋指守益等也上乃切責吏部吳鵬等已而所薦諸臣亦皆不用 閏月癸未楊順路楷被逮下獄下三法司擬罪初輔臣嚴嵩父子深德順楷之殺沈鍊當二人初逮右衛勢方危急嵩見上怒甚欲緩其獄乃言楷受金當勘而令其黨給事中鄭茂往至是茂還事事爲順辨復言楷受金無左證法司乃更與輕比順免死戍邊楷降職用由是朝論皆謂出嚴嵩父子指而主刑部者爲鄭曉阮鶚及順楷之獄曉不能執時以

為失出云 癸巳胡宗憲再獲白鹿于齊雲山獻之上  
以一歲中天降二瑞遣朱希忠等告謝元極寶殿及太  
庶廷臣上表稱賀隆宗憲俸一級 八月己未濟農以  
三萬騎犯永昌涼州圍甘州十四日始遁 壬戌以宣  
大有秋詔發太倉銀十五萬兩遣御史一人會同管糧  
郎中及時糴買米豆分貯宣大各要地倉場備用 己  
巳寇犯宣府赤城把總馮尙才戰死游擊董一奎擊却  
之 九月庚寅郎中唐順之閱視薊州還言薊鎮兩關  
額兵九萬有奇見卒僅五萬七千又皆羸老總督王忬  
總兵官歐陽安巡撫馬珮及諸將袁正等俱宜按治乃

明通鑑卷六十一

吳

降忬俸二級初忬以才器見重所請無不從及為總督  
邊將數以敗聞漸失上眷嚴嵩故不悅忬會以議練兵  
事上問嵩邊兵入衛舊制乎嵩曰祖宗時無調邊兵入  
內地者惟正德中劉六之亂始調許泰邵永領邊兵討  
賊庚戌之變仇鸞選邊兵十八支護陵京未用以守薊  
鎮至何棟始借二支防守忬始盡調邊兵守要害去歲  
又徵全遼士馬入關致寇乘虛入犯遼左一空若年復  
一年調發不已豈惟糜餉更有他憂由是忬遂得罪  
事見明史王忬本傳證之實錄唐順之是月唐順之條  
之之遷在九月為明年忬死張本 是月唐順之條  
上薊鎮兵食九事其為補兵言者凡六為築牆工食及

邊糧言者凡三又言陛下于貢馬常賜之外歲發銀三  
萬為撫三衛之費然北寇信使皆在三衛連年入寇皆  
三衛為之鄉導也中國之于夷狄譬之大家之隣盜不  
慮其強而慮其近近則我之防備易疎而彼之抵隙易  
入宜令督撫諸臣深慮熟計捐財帛以結其心振兵威  
以奪其氣用計間以搗其交縱不能以夷攻夷亦可使  
必為我耳目不為寇導詔下所司議行之 陞工部侍  
郎雷禮為添註工部尚書督三殿大工 冬十月癸丑  
禮部類奏四方所進瑞芝一千八百六十四本詔更求  
徑尺以上者 己未命郎中唐順之視師浙江與胡宗

明通鑑卷六十一

吳

憲協謀勦倭先是浙江岑港之倭巢于柯梅造新舟出  
海宗憲利其去不之追賊遂揚帆而南入閩界勢將與  
新倭合宗憲屢討之不能克于是南京御史李珣以私  
誘汪直啟毀為宗憲罪宗憲奏辨上曰宗憲設計誘賊  
人所皆知小人嫉功會以彼奏上元瑞遂有言朕以此  
寬假者其勿問 戊辰錫林阿之衆復大舉寇遼陽清  
河等堡總兵官楊照率守備申有爵等分道出擊之斬  
首數百級 放異明史本紀不載魏輶傳以為土蠻摺實  
也下文始云北虜土蠻犯界嶺 錫林阿妻巴圖爾之衆  
口傳蓋率連書之今摺實錄 王申北寇土默特即  
縶擄十萬騎薄界嶺口副總兵馬芳禦之寇不克進乃

分騎潛犯黑谷墩把總馬時雍死之明日寇復還奔界嶺芳及總兵官歐陽安等力戰却之賞王忬等銀幣據從信錄亦別書北虜土番即土蠻也惟黑谷作里峇雍作雜今據實錄十一月丙子冬至祀天子園丘朱希忠攝行甲申陝西邊外番夷犯莊西等處百戶常棟等與戰死之丙戌浙江柯梅倭出海總督俞大猷自沈家門引舟師橫擊之沈其米艘稍有斬獲賊遂揚帆南去自是倭患盡移于福建茲湖廣間亦紛紛以倭警聞矣丙申免湖廣被災稅糧上以是冬無雪親禱于洪應雷殿丁酉雪廷臣表賀十二月巡撫遼東都御史路可由連疏告饑乞大破常格以保重鎮詔復發太倉庫銀三萬兩並山東折布折糧銀共九萬餘兩給之給事中魏元吉等復條陳救荒四策得旨允行

明通鑑卷六十一 吳